叢書集成新編

八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七册目錄

文學類

瑣談

話腴四卷（甲、乙集）、附補、提要	宋 陳郁撰	適園	一
甕起雜事一卷	宋 劉泌記	稗乘	一四
鶴山筆錄一卷（此書摘錄九册鶴山渠陽讀書雜抄不及十分之三，此處不重出	宋 魏了翁撰	寶顏	
行營雜錄一卷	宋 趙葵撰	說海	一六
程史十五卷附附錄、提要、補正、補辨、辨證	宋 岳珂撰	學津	二一
游宦紀聞十卷	宋 張世南撰	知不足	七九
密齋筆記五卷附續錄、提要、校譌	宋 謝采伯撰	琳琅	九六
鶴林玉露十六卷附補遺	宋 羅大經撰	稗海	一一四
諧史一卷附提要、校記	宋 沈俶撰	說海	一六一
虛谷閒抄一卷	宋 方回錄	說海	一六四
志雅堂雜抄二卷	宋 周密著	粵雅	一六八
吹劍錄一卷	宋 俞文豹著	讀畫	一八七
清夜錄一卷附提要	宋 俞文豹著	歷代	一九九
腳氣集二卷附提要、補正	宋 車若水著	寶顏	二〇一
養疴漫筆一卷附提要	宋 趙溍錄	稗海	[illegible]
隨隱漫錄五卷附提要、校記	宋 陳世崇撰	稗海	[illegible]
西畬瑣錄一卷	宋 孫宗鑑撰	學海	二三四
北牕炙輠錄二卷附提要、辨證、補正	宋 施彥執撰	讀畫	二三六
白獺髓一卷	宋 張仲文撰	歷代	二五二
江行雜錄一卷	宋 廖瑩中錄	說海	二五四
遺史紀聞一卷	宋 詹玠錄	龍威	二五八
袖中錦一卷	宋 太平老人撰	學海	二五九
搜採異聞錄五卷附校記	宋 永亨漫	稗海	二六一
山家清事一卷	宋 林洪著	顧氏	二七〇
邇言一卷附提要	宋 劉炎撰	百陵	二七三
清尊錄一卷	宋 撰人不詳	說海	二七六
宣政雜錄一卷	宋 撰人不詳	說海	二八〇
續墨客揮犀十卷附提要、補正	宋 撰人不詳	說海	二八二
碧湖雜記一卷附提要	宋 撰人不詳	說海	二九三
南窗紀談一卷附提要	宋 撰人不詳	知不足	二九六
大唐傳載一卷附提要、補正	宋 撰人不詳	守山	二九九
兩鈔摘腴一卷	元 史清輯	稗乘	三〇四
困學齋雜錄一卷	元 鮮于樞撰	知不足	三〇八

ED02/03

山房隨筆一卷	元 蔣正子撰	知不足	三一四
就日錄一卷附補	元 虞集撰	說海	三一八
閒居錄一卷附提要、補正	元 吾丘衍撰	學津	三二一
山居新話一卷	元 楊瑀撰	知不足	三二七
遂昌山樵雜錄一卷附提要補正	元 鄭元祐撰	讀畫	三四〇
雪履齋筆記一卷	元 郭翼著	函海	三四七
至正直記四卷	元 孔齊著	粵雅	三五一
研北雜志二卷附提要	元 陸友仁著	寶顏	三八八
東園友聞一卷附提要、補辨	元 撰人不詳	說海	四一一
希通錄一卷	元 蕭參撰	稗乘	四一六
瑯嬛記三卷附提要、補正	元 伊世珍輯	學津	四一九
農田餘話二卷附提要	元 長谷眞逸輯	寶顏	四三五
女紅餘志二卷附提要	元 龍輔著	詩詞	四四七
解酲語一卷	元 撰人不詳	稗乘	四五六
東南紀聞三卷附提要、辨證、補正	元 撰人不詳	守山	四五八
馬氏日抄一卷	明 馬愈編	學海	四六七
石田雜記一卷	明 沈周著	學海	四七三
苹野纂聞一卷	明 伍餘福述	學海	四七七
寓圃雜記二卷	明 王錡著	紀錄	四八〇
雙槐歲鈔十卷	明 黃瑜撰	嶺南	四八五
閒中今古錄摘抄一卷	明 黃溥撰	紀錄	五三七
縣笥瑣探摘抄一卷	明 劉昌纂	紀錄	五四二
讕言長語二卷附提要	明 曹安輯	寶顏	五四七
三餘贅筆一卷	明 都卬著	續知	五六九
病逸漫記一卷	明 陸釴撰	紀錄	五七二
瑯琊漫鈔一卷	明 文林撰	學海	五七六
方洲雜言一卷附提要	明 張寧輯	學海	五八〇
蘇談一卷	明 楊循吉撰	紀錄	五八四
聽雨紀談一卷附提要	明 都穆著	續知	五八八
都公譚纂二卷	明 都穆著 明 陸采編次	硯雲	五九四
皐言一卷	明 馬中錫撰	百陵	六〇八
前聞記一卷	明 祝允明撰	紀錄	六〇九
已瘧編一卷	明 劉玉記	稗乘	六一九
損齋備忘錄一卷附提要	明 梅純撰	說海	六二二
天香閣隨筆二卷	明 李介撰	粵雅	六二六
林泉隨筆一卷	明 張綸言	今獻	六四〇
雙溪雜記一卷	明 王瓊言	今獻	六四九
知命錄一卷附提要	明 陸深著	寶顏	六五五
豫章漫抄四卷	明 陸深撰	紀錄	六五八
玉堂漫筆一卷	明 陸深著	紀錄	六六六
玉堂漫筆一卷	明 陸深著	寶顏	六六九
金臺紀聞一卷	明 陸深著	寶顏	六七三
春雨堂隨筆一卷	明 陸深著	今獻	六七六
願豐堂漫書一卷	明 陸深著	寶顏	六七八
燕閒錄一卷	明 陸深著	寶顏	六七九
漫記一卷	明 崔銑撰	紀錄	六八三

話腴

陳郁撰

藏一話腴序

陳藏一以詩文名世眞西山劉漫塘陳習庵交稱之余始過其語今觀所述話腴博聞强記出入經史研究本末則可法度而風月夢怪謔譚詭誕淫靡氣習淨洗無遺豈非自思無邪三字中踐履積累致是耶適知三君子可謂具眼矣嘗謂近時江湖詩人多然不詩而謾則空而迂流於渴者皆是惟藏一閉戶終日窮討編籍足不蹈毀譽之域身不登權勢之門及叩其中則詞源學海浩乎莫之涯涘若藏一豈多得哉詩史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因爲藏一誦而併書之編首云棠湖翁岳珂肅之

藏一話腴甲集卷上

臨川藏一陳　郁仲文

藝祖微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卻殘星趕卻月國史潤飾之乃云未離海嶠千山黑才到天心萬國明文氣卑弱大不如元作辭意慷慨規模遠大渙渙乎已有萬世帝王氣象也

孝廟時一名士解邵文學秩歸用押綱賞格循轉其詞曰爾以師儒之重甘從綱吏之卑爾既不愛其身朕亦何吝於賞勉進一秩以旌厥勞大哉王言不知自策勵以副訓誓者非士也

易於豐噬嗑有雷電之威故皆能折獄若賁無雷之威則爲小明不足以立事故曰無敢折獄子路片言折獄以其有威也信矣人必有威然後不爲人所慢侮且可以懲狎然之蘊君子不重則不威其立身之本歟

左氏傳襄九年載魯穆姜之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坦然明白後十三年而夫子生則繫辭非夫子作也明矣亦左氏之辭多誕乎抑文言非夫子所作乎

仁廟時歐陽修以九月朔拜內相眞西山以端平甲午九月初除內相洪平齋草制云粵我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年拜內相於季秋之朔當時以爲用事精切如此

孫冕臨江軍新淦人擢進士第天禧末守蘇州會鄉里蔡交罷相以賓傳出判杭舟泊蘇臺歡款甚密謂孫曰老兄淹遲日久且賈衮予當致拜闕冕正色答曰君二十年出處中書以素交狀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今事權屬他人去廟堂千里爲方面始以此語見說得爲信乎里人姚謝夜半解舟潛遁題大書一詩於廳壁拂衣歸九華詩云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蘇州孫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清節高操可羞百執事之頹朝廷聞之令再仕詔下已歸竟不出矣

舒之山谷寺前溪有二巨石南之石名詩崖北之石名酒磐嘗有達官與文士賦詩飲酒於石之上因得美名何貪泉狠石辱井之不幸耶

廬陵周先生倦吟惟遊廬山大林寺一律云木色含雲白鵲聲應谷清余味其詞意則前一句明後一句滅道在是矣

象山陸先生四歲侍父行遇事必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曾魁從龍赴省時館於衞之順溪題一絕云紅照西沈暫解鞍偶然假館豈求安新豐獨酌誰爲侶坐對窗前竹一竿蔣奎重珍未第時雷雨夜賦絕句云電飛窗上明如月雨溜檐前響過泉蟄動有生皆發越是龍那得不升天志氣不同皆於未達時已見之

潛庵胡先生謫新州梁室城南名小桃源而闢之且題詩其上云閉門養鶴立木靜怡情叩門是非花莫笑白點乎能言心遠闊塵境路幽迷水村逢人不須說自喚小桃源或者謂寓避秦之意然又作小西湖於所居之前亦寓不忘君之義乎

眞西山鎮溫陵春諸武帥前將官王大受被甲三重發百矢皆中帖西山遣之補充正將後月餘忽海寇猖獗令大受將五百卒以禽之獲趙某等三渠魁及從百餘輩大受歸傷重而殁趙宗子也始皆疑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西山引諸囚入教場縛二渠魁於中摘其心令諸軍射簡如蝟而賊未死或斬或捐文箭而畢惟置趙於旁觀之次陵遲二渠魁且以心肝祭大受訖補其二子以招使又配其二女以良婿賞罰兼行士民讙服皆以爲趙可生也事畢西山呼趙而責之趙稱宗室不絕西山曰宗室爲賊首則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決交脊二百而卒眾無敢譁大略似誅少正卯時也一時爲詩歌者百數獨長溪丞王奕世一絕云漂陵海若玩波神恃乾坤不殺身刀鋸未加先自殞陸梁未有白頭人西山大喜爲之於朝後卒建安而卒云

米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爲佛弟子爲菩薩余謂元章以字畫名世技癖而書胡語已不能無罪況以夷狄比擬聖賢乎元章師聖賢也藏非師聖賢者也

司馬遷史記可謂美矣余恨其學不醇而言多駁爲春秋之法惟諸侯方得世祿雖卿大夫亦不可而以孔子列於世

家廉讓潔身報德氣節凜凜可謂天下之義士也而列於
刺客其作敘傳則尊道術而薄六經倘可得謂所學之醇
乎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無故
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尚何
顏登人門戶委身於潭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爲藏石
屏爲詩以美之云士有敗風節慙魂羞九京幽閨持大義
千載樹嘉名父不重然諾女能輕死生寒潭墮秋月心跡
兩精明余謂王儉有文學政事受晉宋高爵而躬執璽以
授齊馮道傳爲大臣而甘事數姓曾不若女子之有節誼
也媿諸

滑州地無尺木沙如掌平唐太守失其名有句云歸來莫訝
無歡吹修竹旁邊是滑州又云萬沙無寸木還是他州山
平可知矣

凝塘劉司令宰字平國早有經世志居官居里遇事精實西
方推前中以微疾不出召起者再力辭而免嘗大字編書
其印紙示終身爲其語曰怪矣病容無食只相介然孤性
無容物量智撓而慮不周材疏而用則斷不返初服輒啟
染望豈但二不可七必弗堪亦恐一不成萬有餘喪故俛
焉以歸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襲之辱飯蔬食何必入
珍之饌膝几餘閒杖屨獨往或從田家瓦盆之飲或聽漁
父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響優游歲
月逍遙天載路逢扁舟西去書諸之曰汝非霸越之人乎
觴天下之中須子致富宜至去毋亂吾槃遇籃輿而來者
揖之曰非不屑見皆郵者歟宜亟歸有濶於道者縱得錢
付酒家終不若高臥北窗日傲羲皇之上也

眞西山在嶽麓書院請蔡季通分講西山請講艮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蔡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
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也內既無我外既無物宜聖人
以无咎許之

林榕臺在福州陳止齋作倅請榕臺解論語學而第一章林
云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心與道一也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道與人一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道與天
地一也

淇內翰通分教福州請學論林少穎知己說書林云堯典舜
典皐陶謨大禹謨等篇知之爲知之者也汩作九共九篇
槀飫不知爲不知也

名山大川登臨之勝多在乎西故放翁之西湖洪駒父之西
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陽樓齊安之臨皋金陵之賞心白鷺
揚之平山堂蘇之姑蘇臺荊楚之雲夢郢之白雪滁之瑯
琊九江之庾樓皆延爽挹翠賓夕陽而迎初月彼東北南
未必無勝覽之地恐不多數耳

菱芡皆水物也胡爲菱寒而芡暖蓋菱花開必背日芡花開
必向日故也桃杏雙仁者必殺人其花本五出有六出必
雙仁而殺人矣反常故也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
必不蠹而能浮若不浮者亦殺人蠹既沙爛則不能蠹者
而生蠹獨不見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有物必有理
若可窮矣然蓋之石牌帖云石牌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
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又未可以意窮也非至聖吾誰與
歸

小孤山在宿松縣江北岸與江州彭澤接境山形如覆鐘高
數十丈山西有小孤廟相對有彭浪磯俗謂山爲小姑磯
爲彭郎遂有小姑嫁彭郎之說古詩云倚天巉絕玉浮屠
肖爲彭郎婦小姑又有曰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
彭郎皆因其謬惟陳簡夫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
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可以證謬

孔子曰吾執御矣正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何言之遜及言媚
竈則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何言之厲蓋君子發辭宜遜
立行宜嚴不遜則召禍不嚴則受侮忍傷乎行不得不厲
也後世之爲君子者既不遜於言又不厲於行吁

近世拜官多爲飾說已可恥矣而朝廷又爲之法曰至某官
方許辭免若此則未至某官之前必不許之辭既至某官
之後必使之辭是教人爲僞也兩府將有除命未下之先
必曰押入名最不正蓋賢者當以禮進以禮過既可押入
必可押出矣有過西府飄半年不赴章再上矣猶且悍然
古者三讓恐不如是此皆進退之名不正襃貶之義不明
乃爾當如黃憲閻召卽起受官卽拜上未聞使之辭下未
敢恨所賜雍容中禮義也參辭仲車云

曾子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子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
去妻也以叱狗姑前皆以事辭而去也唐李廣支以嚚妓
陶芳於中門而去妻當時有敕停官及斃亦無追贈今世
如李者多矣

李文山羣玉吟鷓鴣詩世惟以屈曲崎嶇鉤輈格磔一聯稱
不知文山用工正在第五第六句云曾泊桂江深岸雨亦
於梅嶺阻歸程但詠其鳴之時與地鷓鴣明矣其失鶴詩
亦然清海蹉跎遠秋風碧落深歷然失鶴之意所謂吟詩
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是也近徐山民鑱詩趙山中得詩皆
稱文山之論

鄭俠介夫未第時讀書清涼寺王荊公以中書舍人持服寓
江寧聲迹相聞然俠未嘗往見荊公使門人楊驥鵰之大
雪中俠呼爐共飲酒酣題詩於扇像閣云濃雪暴寒齋寒
齋苣怕破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一酌拚孔孟何勞留
賜回驥歸入詩句問上玉樓衰楊君爲荊公誦此詩公大
稱賞曰眞好學也且期以高第拾平四年果擢甲科後公
參大政俠以疑獄數事爲公謀公者如其請俠爲監門公
行新法俠極言其非不報時荊公有詩曰何處難忘酒君
臣會遇時高堂拱堯舜密席坐皋夔和氣薰萬物歡聲連
四夷此時無一盞爭奈負鹿鳴詩俠和云何處難緘口熙寧
政失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辭如水開忠耳似
聾君門深萬里焉得此言通故宰相之欺終不能勝監門
之直云

唐太常丞宋沈傳漢中王瑀說云元宗雖雅好度曲然未嘗
使蕃漢雜奏天寶十三載始詔諸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
合作識者異之明年祿山叛元微之立部伎樂府云宋沈
嘗傳天寶季法曲胡音忽相和明年十月燕寇來九廟千
門虜塵土流吁翁如釋如繼承長久之意也促拍衰煞此何
義耶君子於是起古

城邑交易之地通天下以市言至村落則不然約日以合一
閧而退曰墟以虛之日多會之日少故西蜀名墟曰痎如

瘧之閒而復作也江南人嫌瘧之名未美而取其義節文曰亥故今分寧縣治鄂武寧縣村市名常以亥曾分而爲縣市也洪錫之議方可驗荆吳之俗取寅申巳亥日集故亥日爲亥市張籍詩曰野橋經亥市山路過申洲張籍江南曲有曰江村亥日長爲市山谷詩曰漁收亥日妻到市滿長齋詩曰已向三長齋亥市便從雙井問寅庵

後謝居上無蠢直以世胄官其子而自相半三江五湖間遇林泉勝處輒引杯嘯詠發見於詩者千餘篇紹興間名達九重累詔不起詩豈窮人哉然考其爲人簡易佚蕩與人交傾倒無隱情無戚疎賢愚皆知愛慕蓋有在於詩之外者嘗謂士大夫既抱文才流清譽而復有德以將之若後一湖可也

中山劉貢父嘗題壽安甘棠館云金館佀仙家逸清竹徑斜山禽忽驚起衝落千巖花然劉因朝聞見錄第一條以此詩乃慕孝儀王仲提避天竺所作豈偶忘之耶

李守大異伯珍回醫生之書云遺白金三十兩奉納以備栖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閑乃知世俗亦耳雅談叢錄不可不知

太白云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江南李後主曰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略加東坡已覺精彩至寇萊公則謂愁情不斷如春水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汪尚書應辰一帖與蜀李侍郎云兩蒙賜教佩慰申字此一字利害雖無甚輕重而近世官文書以爲差別昔王弘中牒袁州以故牒韓退之不敢當况其重於此者乎幸望痛揮改正退之所謂伏乞仁慈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者也觀此則今人繁文縟禮式有加而情不足者當何如哉

馬友犯長沙向薌林抒之不敢而潰道遇友別將方舟而來家人聳懼知弗脫矣賊指求薌林薌妾嬖聞命無懼色自語賊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即盛飾以待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刻肩輿至即奮而登既過河望賊舟不甚相遠妾忽語輿卒欲少止輿卒乃弛輿妾一躍入水急救之已絕矣賊相顧不發薌林亦悠然而

去云

孟子不見諸侯然齊宣梁惠兩次見者不一及其去也何三宿而不行非不見也不見不聞道不尊賢者矣余嘗有附友人句曰舉頭莫看王侯面失腳恐爲名利人非使之斷不見王侯也儻有能尊賢才而樂聞道將千里而見矣正孟子之遺意

溫陵有木秀甚無有識其名者俗皆以無名木呼之有士人葉廷珪賦詩中聯云入依清樾摩挲認鳥宿高枝睥睨看詩中用全書句固有此格須是十分著題方佳如坡詩云君特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一中之蓋就題引用極是切當近有賦多景樓者曰遊者如斯未嘗往後之視昔亦猶今

於多景乎何干賦吳之壺巖者曰大抵有興須有離莫論誰是與誰非於巖乎何預賦三高亭者曰見幾而作不終日後世以來無此風於三高乎何關若不東切題則此三聯凡引古詩皆可用也惟曾搏齋遺論歸賦自有詩中一聯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兩餘雲託物寄情得坡之意

三代而降典謨訓誥之後有董賈司馬遷揚雄二班之文莫可繼曰文止於漢入分大隸之餘鍾衛二王之書莫可肩曰書止於晉三百篇在矣五字律興焉有杜工部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之有加曰詩止於唐本朝文不如漢書不如晉詩不如唐惟道學大明自孟子而下歷漢晉唐皆未有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萬世繼絕學開太平者也

馬融不惟經學精深詞章暢妙樂長笛一篇深於音矣其於弈秋尤爲不淺圍棊賦云怯者無功弱者先亡離離馬目連連雁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攻覺擊虛橫行亂陣收死卒今無使相迎守觀不同爲所唐突深入敵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事留變生收拾欲疾皆高手語也

青魯其王餘黃先賢於屋壁以自警凡視聽言動目擊道存毋敢一毫妄想知此意則知金盆浴鴿孔雀牡丹張陳滿室者胸中之塵不可萬斛量也

藏一話腴甲集卷上

藏一話腴甲集卷下

臨川藏一陳 郁仲文

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又曰若由也師之稱弟子以名也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故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同朋稱其字而不稱其名至於師之前雖朋友皆稱其名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予將日有禮焉明者是也

春秋魯史也以諸侯之事而書西狩獲麟何也蓋孔子作春秋用意深微以一字爲褒貶遂狩乃天子之事而諸侯爲之書西狩所以譏其僭也

讓爭難事也漢武帝兒疑助虆恨得之晚終以誅死公孫弘光任之雖觸實未嘗讜之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見黯之所可敬者可知矣希豈強爲者哉陽城未嘗言遑爾發諫或者大之余謂城居諫職日與居酤飲一旦悖然強諫酒狂之語爾行且未著諫豈盡瘁久而不言是不能言也宜其不足以聳君聽呼大人格君心之非黯有焉若城者未閑任已而直人者也

作詩作文非多歷齒然者決不入勝處三閭阨而騷獨步杜少陵愁而詩冠古今退之欲人輟一飯之贊以活己而文起八代上窺玉壘孟郊術山耕水買慰新米俱無窮尤甚者其詩清絕高遠非常人可到且有以也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充棟汗牛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黃景說謂造物者不以富貴浼堯章而使之聲名焜燿於無窮正合前意甚矣士之貧賤不足憂而學不充道不聞深可慮也

岳鄂王飛謝收復河南赦及罷兵表略曰夷狄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暫圖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又曰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與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厚幣者進願定規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

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未幾虜渝盟河南復陷後六十年得虜之南遷錄見當時諸酋議論銳意爲取江南之計爲三京以誘吾歸兵於平地吾保河南則江防必虛若吾不守河南則是彼嘗見歸吾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吾矣虜謀若此鄂武穆之料敵信不妄云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酒觴於小白團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璫云汝有能吟之客可命續之因持鄰里太學生既宣入內侍酉恭讀宸製不知指意乞寫取旨或續句呈或藏書扇左上曰朝來不喜餐必恐那也當以此爲詞以續於扇續進上大喜官將策士命於末奏名徑使進庭賜以第爲上御詩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嘗偏只許江梅一點酸

中興紀年若隆興二字實兼法建隆紹興淳熙則淳化雍熙紹熙則紹興淳熙慶元則慶曆元祐開禧則開寶天禧嘉平則端拱太平唐德宗與李泌議改元德宗謂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宜各取其一改曰貞元義與今同

韓非外儲說左上篇云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十數而遇賊者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周召斷事是以成其欲於天下季孫今養孔子之徒所與朝服而坐者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又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逼上一日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余謂成王大聖也與周召斷事決不近優侏儒近優侏儒矣何安能與周召斷事哉夫子美仲之功與德直許之以如其仁今也以泰侈逼上而非之又以其朱蓋青衣置鼓陳鼎之榮而謂之爲良大夫何夫子褒貶之權衡如是其舛逆也若仲果泰侈逼上豈能成輔伯之功哉吾斯之未能信

种師道爲小官時夜赴同僚之集每致薪炭自袋供行至會飲之家或風雨凝冷或宴久夜長或主人給散偷薄不能滿從道之適則陰賜予之他皆羣眾喧囂聲達於內賓主不安惟師道所部深夜作粥充飢爐薪爇炭附爆而坐靜觀諸卒之不肅者忘夜之艾也師道後以文資易右列持重兵變化莫測人心附之於細事可見今世士夫託爲名色同寮寅寀一樽一榼擁妓縱博遂且不休豈知從道者是等軍聽其凍飢於戶外呻吟之聲盈耳本官何能樂其樂哉觀師道幾歷故曰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云

昌黎唐文章之伯故李翺張籍從之游歐公宋文章之師故蘇子美梅聖俞爲之徒善觀人者觀其所主而端人則取友亦端也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大艦過其征數十人持兵仗問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聞詩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贈一絕云暮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逃名去世上如今半是君

甚矣巫覡之妖爲民害也昔爲河伯娶婦起於秦獻公八年初以君妹妻河見六國表後鄴爲河娶婦淩道爲山娶婦使不遇西門豹宋均二子撕俗豈易除哉紹興甲寅南城胡有開字益之來宰分寧先是邑民狃於淫祀僧巫造舟畏祀歲十月大集惡少千百爲羣鉦鼓弓矢角勇技於祠下所鬬以死勿訟爲盟約謂之打元齋由此而死者無虛歲益之下車首革是事焚其舟拘其凶器且作毀元齋辨以祛民惑而鬬乃息蒞職三載歲稔民康絕此風至今日當時刻碑記事猶屹立於叢府觀之廡姑蘇愚民無貧富輸於奉親而厚於祀邪者相半洞庭山有村民之黠者以詐鼓愚號爲水仙太保掠人之財賄誘人之妻妾不可勝數爲害數十年使君王寶齋追而鞫之殊無異狀逼毀壇絕祀於其家蹙面戢背而不發語於是投之江又爲辨惑之文以警眾意蘇民必悟而方且交哭於巷望祭於江三四年邂逅僧侈祭設豐腆有加於昔呼益之賢宰寶齋賢守補於風教者雖無媿於豹均二子其如蘇民之愚有媿於分寧之惡少歟

潛庵劉先生於福州僉廳分扇得一扇畫古木間一人騎驢向西南行初見似無思致及有新興之命方知畫爲先兆也先生書一絕於上云數向生綃白團扇畫將羈客據征鞍南遷萬里知前定璧上崖州莫怕看

石林云五代離亂無一俊傑而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前輩謂自佛入中國散逸人才豈其然乎六一先生云天下無事時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往往伏於山林老死不出故序祕演惟儼之詩曰演狀貌雄偉胸中浩然儼退偃一室而言天下事聽之終日不厭又皆驍勇文章豈所謂遺才者歟

韓昌黎闢佛有文李文公去佛有辨而佛之徒著於圖畫於壁以誑愚者曰韓參大顛李師藥山蓋佛之徒惟不知聖人之書者爲其所惑耳使知人倫天分不可滅絕奚墜其妄哉今世王公大人更相施舍供養請能植福亦與不讀書者同一見合一愚耳東坡宿徑山中夜有叩扉者徐問之則云放天鐙人歸如此則天鐙之僞不辨而明

真廟朝覆殿側有古檜秀茂不尋名御愛檜然橫礙殿櫩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因以爲瑞題詠者多惟福州羅源特奏林栩唐律稱旨云古殿當年欲葺時槎牙高檜礙檐楹人間斤斧難容手天上風雷爲轉枝螢色併來春益重月華偏得夜相宜眞皇一駐鸞輿賞從此聲名四海知真皇見之喜見天顏即賜號南華翁詩名由此大顯今有南華集行於世詩豈負人哉

趙昂總管始肄業臨安府學困躓無聊賴遂脫儒冠從禁弁升御前應對一日侍阜陵蹕之德壽宮高廟宴席間問今應制之臣張掄之後爲誰阜陵以昂對高廟俯臉久之知其嘗爲諸生命賦拒霜詞昂奏所用腔令綴嬰羅門引又奏所用意詔自述其梗概即進呈云暮霞照水水邊無數木芙蓉曉來露濕輕紅十里錦絲步障日轉影重重向楚天空過人立西風夕陽追中歎秋色與愁濃寂寞三千粉黛臨鑑妝慵施朱太赤空惆悵教妾若爲容花易老煙水無窮高廟善之賜銀絹加等仍俾阜陵與之轉官我朝之獎勵文人也如此

藺相如避廉頗卒爲刎頸交蓋人臣之有私怨國家之禍也私怨之成其人無實不肯理無曲直皆當被不忠之刑何者彼誠賢直則必心存國家無事於爭矣凡怨讐必擧於交相勝苟能忘己以下之彼豈有終怨而不吾釋者邪相如下廉廉頗趙國强寇悔過自復而漢業成郭子儀善李光弼而唐室興此萬世人臣之法也

蘄州林敏功字子仁學既高明而服膺中庸故發於言行不爲險怪奇靡守節介終主璧無玷杜門不出二十年呂居仁錄能詩者二十六人號江西宗派是仲威在選中名達九重崇寧觀賜號高隱處士元祐朝散大夫告詞曰爾好學博古蓬志山林蕭然無爲恬不願仕朕所嘉尚賁以令名前輩高尚之士豈如今之朝吳暮越躍馬叩門者逐逐勢利之場以爲榮而言與行大相遼絕哉因作一絕云柳絲輕薄事狂遊長被東風舞未休秋桂寂然居月府世間何地不香浮

尚書天子之事也終以文侯之命可矣定於夫子乃以費秦二誓繫於後蓋所以戒周所以警後世也詩有頌蓋明德而告成功太平之事也刪於夫子乃以商頌十二篇繫之豈以是盛德事邪蓋不欲絕一代之事因而附之耳故序曰得商頌十二篇非與周室之盛例論也

松漠紀聞云有外國人來廣東必重譯而後辨其語頃有索通來投有司者譯人受僞家囑時適久旱有僧欲身而禱就訴來投者以爲例欲捨身太守不察其所以竟叱諸卒推而焚之終不能辨生死之機發於譯者之口今入衆命擬之筆專稱勸之權長史不審而判照即行也何異外人視譯之言而生死哉

諸葛武侯薦馬超於先主關羽恐其出己右移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翼德並驅衡然非髯將軍比也羽聞而喜余謂武侯此語既不掩超之美又有結羽之心深沈大略可涯涘邪當其兵數敗衄而時下教曰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聞過耳請君攻亮之過則兵決可勝矣人有失誰不懼忌而武侯獨願聞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故其殞也雖廖立黜乃素所黜而感泣至於嘔血蓋如武侯之才固不乏而武侯之德可以服人心爲開見耳其次謝安兄識度量可彷彿相似然安有期服而不廢樂於德有損彼崔浩者輒非武侯浩何人哉敢爾邪

荊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皆以牽牛爲黃姑明矣及讀李後主詩乃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如此則以織女爲黃姑矣宗坦又云黃姑即河鼓未知孰是

甲午歲端平元年七月八日我師尅復彭城麾下洪福得亡金人手鈔詩冊王貴叔之客即彭城舊歸朝人連水教官孟格承之也見之曰某鄉友趙顏仲祥之筆澤承之因言詩家名字爵里余於其中得一二篇適知河朔幽燕渾厚之氣至此散矣因錄於後李國棟夏卿感懷云東金西木兩睽違由此生男不足依但願相忘不相顧莫言誰是復誰非幾家能用三牲羹千古空傳五彩衣一把殘骸書無處不歸舊壑欲誰歸自注云珞璪子曰東金西木定生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政爲此爾梁詢莊仲經甫釋州人哀遼東一首云守臣肉食頭如雪夜半尋門登雉堞十萬人家靡子遺馬鞭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車宮殿焚娟娟少女蛾眉董路逢人語辛酸事骨痛心摧不忍聞我今來作遼陽客入境臨風弔冤魄遼水無聲遼地空蕭蕭暮雨天垂泣青袍價賤直承明偏愛縵胡不稱情見說豺狼當路立自憐烏帽枝戲安邊計策無何有嵐屬形骸太瘦生何日凱還思舊業不才猶可薦威英史舜元哀王旦一首云八月風高胡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鐵門不守犯孤城失我堂堂仁勇將將軍之起本儒臣韓武經文才過人墨磨楯鼻埽千字箭射戟牙驚六軍憶昔同時初上疏明日東華聽宣諭我從金鑾東巡還公起干戈練征戍三月和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襲通州緋衣出郭雖頻戰氈帳沿河未肯休將軍盡出兵如火燒胡之車破胡壘倒戈棄甲十萬人亂嶽廉旗三百里金甲煌煌金印光詔書命我守昆陽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倉無一日糧叛臣暗作開門第一虎翻爲萩犬猶胸中氣憤爆雷聲頭下紊張蝟毛碟將軍雖死何如生與巢遙傳忠義名昔聞陝右段忠烈今兒常山顏杲卿棟折榱崩人短氣平生況切同年義試歌慷慨一篇詞定權英雄千古擬王旦者昆陽守王子明也余於感懷篇著其無父子之道亡國之本也於哀遼東哀王旦篇著其敗亡之迹以見天道之好還也因名集曰文俘而歸之云

湯立賢無方立者舉而建之於民上然獨稱於湯者唐虞以來所用大臣皆世家巨族未有如湯自畎畝中起伊尹爲師臣者也

景祐中梅中丞知昭州嘗爲瘴說其略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轄下亦不可免何但嶺方而已仕者不知而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此說深中士大夫之疾道鄉鄒公志完爲詩以美之云市門臨去不知年蔽芾甘棠蔭藥川五瘴作時雖不染一篇留誡豈其然直須鑴板人皆與庶使蘇醫病可痊更有奇方公未說上醫醫國許心傳

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廬山之力不副天奇靈巖擁前山不可觀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深潭乃知物之全能難也況求友擇人而欲責全邪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少有志氣年十二侍父之官康州過悅城五龍廟題詩云五龍兄弟古英明今日孥舟過悅城莫向茅茨久蟠屈早施霖雨活蒼生御史孔道輔謫官經從見其詩歎曰此子他日未可量也後登慶歷六年第皇祐四年五月作番禺令爲儂智高所圍遂突圍出募海上強壯二千人與賊戰屢焚其舟斬首五千級諸道援兵入城竟其殄渠魁九月丙辰注爲廣南東路都監盜賊悉平可謂詩言志矣

李易安工造語故如夢令綠肥紅瘦之句天下稱之余愛趙彥若剔繰花詩云花隨紅意發葉就綠情新綠情紅意似尤勝於李云

藏一話腴甲集卷下

藏一話腴乙集卷上

臨川藏一陳　郁仲文

呂東萊先生在麗澤書院與諸生講詩至南山前一日諸生欲覘其師立言之旨及東萊次日升堂講南山之詩終其篇然復斷之曰關雎樂而不淫若南山樂而過於淫者也人皆以爲得體

晉重耳少好士年十七有士五人曰趙衰狐偃顛頡司空季子魏武子驪姬之禍避於狄時年四十三又十二年乃去之衞之齊又五年之曹之楚自秦而反凡十九年時年六十二矣其流離逋竄瀕於死者數然志不少衰過楚時成王饗之厚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曰羽毛齒革子女玉帛則君之所餘未知所以報曰雖然必報不穀曰不得已與君王以兵會平原廣澤請避王三舍其後卒能威諸侯正中國顯名於天下後世此非獨得天也實得人也實不失所以立己也故君子不患不得乎天患失人不患不得人患不能自立晉文之事雖無足道者以其好士而進之云

高祖入咸陽王陵聚黨數千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者至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使者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漢王長者無以妾持二心遂伏劍而死母賢哉之處知存亡去就之大義決死如歸其視不嫁之共姜可無愧范增爲羽上客豈不知羽殘忍多忌非人君之度而從之與漢王爭天下其言皆不用乃曰豎子不可與謀奪天下者必沛公也其後疑間一行竟以疽死何覺之晚耶不及一婦人遠矣周少隱賓范之詩曰西楚興王亦有人半扶炎祚作謀臣老生不解歸明主事去方知是失身

彭門左泗右沛負擔齊楚古今豪傑登眺寄懷慨於詩歌者不可悉數惟范司諫一首稍紀其全云徐方舊鎮多興廢懷古觀今思莫收地勢北來連海岱天文南斗接奎婁亂華或見稱戎國列鎮元聞屬禹州官紀雲龍夫子學木漂忠信丈人辭田文故邑高臺盡靖節荒墳蔓草稠楚漢定雖分沛郡地任爭長遜滕侯偉乎石氏荊榛合都邑韓王雄據秋劍斷白蛇終滅項書傳黃石願封留萬重山勢通河過十里灘聲繞郭流宮殿雲中分等級星辰空裏闢陛謳辭能愛上臺頭寺白傅曾題燕子樓若向彭門訪遺事我詩吟誦當曾遊

朱文濟吳人善琴入翰林待詔舊琴七絃阮五絃太宗詔文濟與蔡裔皆益二絃文濟以爲非是上曰古琴絃五增文武爲七今毅曰不可文濟曰五絃猶有遺音益之二已足上怒叱之裔益絃如詔又俾文濟鼓之文濟辭不能上益怒獨賜裔緋裔益富文濟甚貧上聞以金帛置於文濟旁以新琴阮命之辭如初復使中貴送二人詣相府都近臣同觀文濟竟以琴阮中七絃作古風入松操上以爲有守終亦賜緋文濟風骨爽秀如神仙中人上令供奉伶元寫其眞留禁中寵眷如此余謂文濟以藝進守其所學發之以威而不懾引之以利而不動可謂有常者矣今世假仁義之言作慷慨之色不肯在古人後及臨威見利外貶中喪以失其身此文濟之狗彘也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木犀忽變紅色異香因接本以獻闕下高廟雅愛之曾畫爲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榮疑云月宮移就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一一爲君開復古殿又題云秋人幽巖桂影團香深粟粟照林丹壓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由此昌盛益史本色深而香烈移之外境則香色俱殺故也廬陵胡公渠嘗攝象山峯賦詩云絳雲援香作肌骨齊曰吹紅染膚色人間何處有此花一種風流初未識東風月戶編三千夜修玉闕瀛洲前拂搖枝子偶墜地雨露培植開華蓮史君移根出徙倚彫斜持歸紫微殿一朝麗質冠百昌御墨分題落團扇何年流轉江南鄉一本奚翅千金償分枝接葉色已變縱有此花無此香絕愛西山佳麗地鸛鶴修林倚清吹爭論斜日杳花酬春許點春海棠睡足時含氣初高男宇宙軒豁澄拔氛埃浮疑雪互點綴濃芳馥馥飄爭鬨瀟灑繁黃今不數破秋山信棟裙文獻香香細擁紅雲肅奉虛星遊碧宇擷持寶鏡吹破金寒光萬頃空人心煩君擷取紅窗住便恐香魂夜飛去一舟之微香色精異能動至尊人品題且目其主可以人而不如木乎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益夫子之謂命修己以俟天而已非今日推算之謂也唐李虛中始以人初生歲月日時洞其十母十二子相生相克以逆知人之貴賤休咎若脈診疾鑑燭形無一毫爽世由此遂以推算爲天命本朝壽春馬賞道亦以年月日時逆數禍福都道鄉蒲其驗有若離婁之分白黑師曠之聽鼓鐘以故車馬常滿門盧中貲道士大夫也不能講明修己以俟天之說而未免爲推算之歸況有如今日曾術之徒如洪盤洲所謂叡鼠觀閱夸誕足怪乎余謂孔子於群弟子中惟於顏淵曰不幸短命死矣於冉伯牛曰亡之命矣夫可以言命也若仲由之行行若不得其死然猶不足以言命今世之推算者當知何

太公兵法所兩十二篇者有曰奪其寵臣以遠之進美文淫聲以惑之余謂太公老遇文王孟子比之聖人夷致當時相文武之兵曰戡黎曰侵阮曰肆伐大商不過戎車虎賁三百五伐六伐而止耳曷嘗窮兵黷武爭殺變詐如後世行詭道識況亂臣美女之計乎今好兵者必以太公藉口又以權衡機衡著而爲書是汙文武是累太公是侮聖人乎余未之盡信

高沙發祉湖產徑寸珠爲淮至寶解文伯炳世居湄之南爲文伯手鈔經史心苦學問一話一言悉主乎正世傳其詩一聯云萬事無心閑日月一杯有味小公侯其輕富貴賤名利立志已可尚然爲不得其全近乃見之云年過入袠霜鬢頭時對親朋話舊遊萬事無心閑日月一杯有味小公侯矯兒蟲爾選讀家訓從來戒刻錯世道斷艱宜勇退爲善聞早學松椒味之則持身教子居易俟命於道尤深知今有子甚先入上庠登進士第出入中外持節把麾帶大有爲於世文伯教忠之所致歟亦地靈而人傑也

僧覺範於猩猩筆詩中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謂魯直本用阮孚人生能著幾兩屐之句以下句非全對人生爲平生且曰若以人生對身後豈不佳哉余謂山谷豈不知人生身後是佳對蓋猩猩不可言人故變之耳老妻畫紙爲

蕃局雅子蕺針作鈎鈎此蓋言士君子宜以直道事君而當時小人反以直爲曲故也覺範今以妻比臣雅子比君如此則臣爲毋君爲子可乎何不察物理人倫至此耶人言覺範爲僧中龍恐非

史越王浩隆興元年拜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張浚與浩俱在上前議邊事浚請上幸建康上顧浩浩曰萬乘一動有名則可以臣觀之曰親征乎曰勞軍乎曰移蹕乎今日兵力未盛民力未蘇財力未足三者俱未可請之親征而動大軍則虜必以大軍應我是無故而招數十萬人寇邊請之勞軍則用度當如上皇時當時費耗幾數百千萬其他可知六軍過之必害所過不如前日必怨望矣若曰移蹕未審陛下自與六宮以往乎借曰上皇欲往則未有德壽宮且未知上皇意向臣料上皇未必行也上皇不行陛下安得與六宮往乎上皇不行乃是親征即非移蹕若曰親征則有功乃歸乎不待有功而歸乎三者皆未可也陛下父慈子孝今日豈可跬步相離耶上始悟謂浚曰都督先臨邊俟有功朕何憚行浚又欲取山東又欲取資於民如燕山錢免夫錢浩力爭之浚自請於上由是三省樞密院僅以金字牌自命諸將出兵外廷莫之知也五月戊戌浩得邵宏淵報準御前金字牌奉聖旨擇日進兵始知四月甲午師已渡淮矣浩大驚謂康伯曰今出兵數日吾人俱以宰相兼樞密使而不得與聞焉用相上表力辭乃除浩提舉洞霄宮十有四日符離失利大軍十三萬一夕奔潰上降詔哀痛罪己六月浚上表自劾余謂浚非不忠也特太急耳浩可謂責難於君者矣可謂見遠識微之士矣可謂得鎮撫四夷之體矣是可爲師出無名之戒云

周邦彥字美成自號清眞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儈妓女知美成詞爲可愛而能知美成爲何如人者百無一二也蓋公少爲太學內舍選年未三十作汴都賦鋪張揚厲凡七千言奏之天子命近臣讀於邇英閣遂由諸生擢太學正聲名一日震耀海內神宗上賓哲宗寶之文館徽宗列之郎曹皆自文章而得至於詩歌自經史中流出當時以詩名家如晁張皆自歎以爲不及姑以一二篇言之如對侯馬云對侯河東士蒙也以戰功累官左侍禁西方罷兵對歸吏部授官辯所乘騧馬寓武城坊經年不得調羈馬庫屋下馬悲敗主人屋時時嘶鳴市販盜騙對悉賣裝以償傷已既屈因對馬以泣鄰居李文士因之爲對作傳同舍賦詩者十一人僕與其一對侯佼健如生狻不識中原生土窟蛇子丈入常在手騂馬蕃鞍雲錦袍往爲驃姚探虎穴狐鳴篝篝風立髮短嚇衃血新胡歸夜斷堅冰濡馬渴中都久住武城坊屋頭養騧如養羊枯萁不飽饑無盡秣巷惡叢盆盎傷只今棲棲守環堵五月暑風柔巨黍千金夜出闉市兒笑帳畫眠鼻鼾鼓過人親死亦尋常笑裏辭家登戰場登勞定武屈壯士兩眼雙熒收淚光齒堅食肉何害老騧馬身輕飛一鳥焉知不將萬人行横槊秋風習蕭道如天驕白云乘城陷獨王湛曲眞夜縋以出眞持木爲兵且走且戰前陷大澤中顧其旁有馬而白晳騰上馳去五戰達米脂城因以得脫眞名其馬爲天驕白蔡天啟得其事於西人邀余同賦君不見書生鐵光勒兵入羌來薄城東練急縱丸飛出陣大家帳下健兒勞雨泣蕃沙剝石終無水攜擾萬人如渴蟻挽絙竊出兩將軍身前躍來風振耳道旁神馬白雪毛噤口不嘶深夜逃忽尚漢語米脂下黑霧壓城風怒號脫身歸來對刀筆短衣射虎朝朝出自椎雜賓塗衛劊心折骨驚如昨日穀城曾公天下雄陰陵一跌與力脂楫舟不渡驚亭長有何面目歸江東將軍偶生名已弱鐵花暗澀龍文銹縞帳肥剪剔馬慁閑堂篤頭向西落若此凡僮百篇豈區區學晚唐者可及耶樓攻媿謂其辭氣烏几之銘可與鄭圃誅鬪相局旋而論辭之文則從病乞巧之流亞不爲溢美矣撰清眞者又當於樂府之外求之

沈約傳云性不飲酒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老病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今世歌詠者必曰沈腰憔悴皆多欲所致以髮鬢攻之畢午去織女臨銀河七十二度古詩云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又附會以爲謠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振鷺載於詩杜樊川以風標公子目之非凡禽比可見矣入詩人之詠者多如文與可兩絕清披可喜頸細銳鈎淺曲腳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又云雖雨竹間點點疑風柳下翩翩靜依寒蓼如畫獨立晴沙可憐近今寧海方元善岳一絕云雙兩吟肩似我愁蕭蒲葉下一身秋影風昨夜吹魚落飛過前灘看水流亦佳甚嘗著梅史行於世云

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夫遺義之士獨立萬物之表若不可以一毫外物動其心然豈怨然忘天下不與世同其好哉蓋隱居所以求其志耳伊尹三聘而成格天之功孔明三顧而定興漢之計棄遺義乃若是今百世而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其志豈不可爲世則大抵富貴功名先入其心者不可與論天下之事也

戴石屏之父東皋子平生喜吟身後無遺藁石屏能昌其詩遂裒羅僅得題小園一律云小園舒事日徘徊飲報家人送酒來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引些渠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多謝有情雙白鷺暫時飛去又飛回乃刊於石屏集之首宋西園之父騏驥居士平生好吟亦無遺藁而歸壟竊父舞因旁搜亦僅得二絕夏食米倉云陋巷顏回獨屋空生涯惟在一瓢中太倉腐粟脂山積非義寧甘君子窮蓋鑄云男必耕衣女必蠶古人曾有我何貪裕祈時候成春服歌詠來歸追味甘亦刊於西園集之首二君之詩雅正同遺篇之多寡同二君之子能傳其業同而發揮前人之美亦同使二君之子而弗肯堂二君豈能流芳哉近日詩家子弟失其業者不可數故李梅亭云宗文阿買輩於是有媿信然

熙寧末年早詔議改元執政初擬美成上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擬豐亨上曰亨字爲子不成惟豐字可用遂改元元豐因攷字說云止戈爲武花者草木之化人者專於孝而有文者謂之教爲元者太初之中氣能因其元則爲完因之完殘其所完則爲寇矣昔人有是說也今言命者有日丑爲破田戊爲負戈丙丁爲平頭辛卯甲申爲懸針亦取字說

常以勝歟怨命寘之丙戌丙申丙戌丙申平頭矣宦至侍從而無子金輝命寘之甲午辛卯甲午辛卯懸針矣故祕爲海寇三遭抉配後爲都統制贈武義大夫二官人之命且若是況朝廷一年號之重乎字說亦不可不致

昌黎伯祁饕晉公東征詩云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蓋以我之旗況彼雲霞以彼之山況我劍戟回鸞舞鳳格也王勃滕王閣記云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蓋一句之中物華天寶龍光牛斗自爲對謂之帖身對也鄭谷弔僧詩云幾思聞靜話夜雨對禪床未得重相見秋燈照影堂以後二句對前二句扇對也月中桂詩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山行云崩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僧遷居云往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蓋以下土秋風樵子葛洪遷居十載假對也懷古云嶽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借對也趙紫芝云近方嘗地肺本自住天台及子午谷丁卯橋琴心帶眼之類的對也余嘗因是以橋甲對蠶丁山纖對斬鶴瓶貯縣令元無粟紙裁書生不識錢赤幟城邊生履武白書樹下死麂猶日醫覺都無卯酉若得看不到辛壬蓋不但的對而人品事類亦相當體格不止此觸類而長之可也

王晉公祐創第京師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子孫必有登第爲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歐陽文忠公作魏公神道碑首載此語人因以三槐王氏稱之韓檜使元吉祖居京師之惠政坊植桐於門歲久木大且異人遂以桐木韓氏稱之後著桐陰舊話十卷王氏有別族居建陽馬冀巷人俱號爲馬冀王子曰擇不處仁焉得智信君子所居不得不擇也今槐桐之美馬冀之汙厥監不遠

李華弔古戰場文本於庾信哀江南賦韓愈送窮文本於揚雄逐貧賦李白大鵬賦本於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相如大人賦又本於屈原之遠遊皮日休桃花賦殆出於舒元輿牡丹賦若柳宗元之乞巧文劉禹錫之問大鈞則同時而暗合者也

藏一話腴乙集卷上

藏一話腴乙集卷下

臨川藏一陳　郁仲文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天下之至相比而無間可入者莫如水之與地先王之民所以親其上死其長歷數百年不可亂者其上下之相比蓋如此其至也然其所以能如此者亦豈徒善而已哉必有法焉封建是也夫建萬國則萬國之民各比於其君親諸侯則萬國合爲一以比於天子此其所以相維相附若綱在網深根固蔕不可動搖而後此道成也後世之郡縣異於是矣聖人於此之象特發其義而備者多以封建爲聖人不得已且自附於柳宗元之說夫豈未之思乎

世論多以阮籍爲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以迹觀而不以心察之也余見其沈湎不理若與世違然觀攜莛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於哀戚哉當其王室不競强臣擅國數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衞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致之罪而籍終皆以沈湎避其禍微見寄託保身弗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屣於禍穽哉吁善觀人者當攷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四明昌國縣東有幾潭依據山巖深淺不可測宣和中旱甚謝尉鋼泌投詩於潭曰求躍天衢臥寂寥碧潭流溢海山巖埋藏頭角雖多日鼓動風雷在一朝既若有心成變化豈能無意澤枯焦神蹤許爲蒼生起廟貌威靈上九霄詩沈而雨作時人異之詩能動天地感鬼神其此之謂歟

唐元次山承詔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亦承詔詣京師遂與山龜一例乘郵而至因上書章陛尚書願不以結留於山龜而以士君子之禮見吁在次山進退則甚輕軒鶴之禍所稔則甚重可不鑒諸

樊噲起屠狗一健將耳而其諫留秦宮譙責項羽鴻門排闥見帝以爲高祖之尊氣當時諸公所不能者亦豈易稱哉還軍霸上此最高祖全身以得天下之機微噲之諫子房

之助吾知其不免矣方項羽拜章邯於河北遏輕沛公豈朋能先入關哉及關而關閉然後乃知沛公已得秦而拒之此其追恨懷王忿忿於沛公者毒矣有如復先據其宮室貨寶子女而一無推遜之形可以自解說則旦日合戰之禍雖有子房項伯誰能救之故觀秦之富貴而勿之顧而秦人信其廉封府庫足以自解而項羽亮其誠宜取不取聽命於項氏使項氏私之而天下多其直此吾所謂全身以得天下之機特發於噲之一言戰譎市屠之子豈反若是耶

金城記黎常舉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以芥嫁筍但恨時不同耳若牡丹荼蘼楊梅枇杷盡可以爲友爲此說者如或有用吾知其必普銓量人物也供盤洲海棠詩云兩遲吳妝鳳儷蜀錦裁自遜生較晚不得聘寒梅正用前語

讀四牡之詩當思君臣之義讀棠棣之詩當思兄弟之義讀伐木之詩思朋友之義讀采薇之詩思征伐之義有爲者亦若是乃可也節曰未讀論語是這般人讀了論語向只是這般人便是不曾讀論語學詩者 曉唐五字云乎哉

羊叔子登峴山慨息謂鄒湛曰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余觀叔子當時捨吳之功未就難得之歲易流登臨有感恐事不成而名氣同草子之歎豈見女子之歎耶甚不能於此時壯其辭氣以激昂叔子之志相與發憤戮力其事而進謚美之辭以求容悅安知叔子之歎在彼而不在此也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自矜驕或有作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神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曲仲端統兵日有叔文必被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之不聽遂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端勞傷撫殘之餘軍正以將叔敗告潰當伏誅不免委諸法既誅矣端乃咸服發書其祭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向事士良不畏廣又方秦丞相殺諸公時趙公鼎謫於潮所有名士大夫遣祭於道閔秦罵而衛之將驅繳以畀而其文止敘年月日具位姓名致祭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尚享而已秦竟不得而罪焉

李龍眠有別墅堰流觴之名曰旋淵館有亭曰讀貞蓋取龍眠山上悵嵩昔於此日讀太貞經也林和靖題詩其上云信斷荒涼宵秋城百尺寒梢子滿庭俗客不來高興足焚香應讀太貞經此絕今集所遺

蘭亭之茂林修竹足以盈右軍之美而平泉之草木不足以貸贊皇之牽午橋之樹館涼臺足以佚晉公之老而金谷之池亭不足以蓋季倫之愆信乎園池臺沼僅無損德以爲之而不知所以樂其樂則自晉芳醉聽之外無它遊自樂安樓倚之餘無異趣辭不貲皇季倫若也

建炎擢嵩昌廬川人也上庠釋褐出身元名山御筆改今名朝廷令往河北劃地粘罕須昌撤傘而後見昌云彼此皆王臣也卒交耳發有擄傘之禮竟不從粘罕亦莫之屈當時河北百姓不肯劃土昌因與爭戰死河北聖恩褒其忠蓋日榮戀見東都事略昌死未幾於東京相國寺廊壁題詩云星流一箭五心摧電掣戈矛兩爵同車馬叢中願項碎烏鳶啄後骨成灰有身報國今償志無計歸家望舉哀寂寞孤魂何處託冥冥空繫望鄉臺字畫儼然如昌奮樂見者皆憫之昌子爲湖北帥司參議孫周臣爲市舶提舉曾孫喬爲高郵主簿忠魂英氣已死猶生而聖朝賞延不絕豈負人也哉

春秋桓公十一年十二月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杜氏云既書伐宋又書戰於宋者以見宋之無信也余謂不然蓋宋諱敗耳春秋爲魯諱則可若居將帥之任受閫外之寄小勝則告捷而邀功大敗則不言諱過而避罪是欺君也孰謂君可欺乎

行都城北五十四里臨平湖岸有山山有景星觀觀有工真人祠祠有丹竈工本唐人仕嘗爲邵棄官學道於此飛昇顧況訪之有詩曰五月五日日正午獨自騎驢入山問來到君家不見君下驢倚杖叩君戶驚起山童開竹扉黃犬搖尾銜人衣試問先生往何處云入山中采紫薇平明一去今未歸引我池中看釣磯池中數個白鷗兒見人慣後疑不飛待君歸來君未歸卻復騎驢下翠微句句可詠也

孟子聞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門人問其所以喜則曰正子好善優於天下一不好善讒諂面諛之人至國欲治可得乎蓋小而郡守大而監司上而宰相有直諒多聞之士爲司愼賓屬相與咨諏相與扶持相與講明相與贊助是所以爲善也若日坐於僉廳者惟圖軀是謀奉承上意書疑遵就是不好善是讒諂面諛之人矣范文正公曰僉押須得可爲我師者爲之正孟子之意也

有號楚客者以能詞居淮東余嘗於焉深居寓館見十數解肯淫麗不則之句初無止於禮義者其死也淮安守趙些之云一從達客死淮山無顏色吁長淮富英奇其來尚矣蒙衛一炬老瞞褫魄非盧江周瑜而誰正色一叱六館震驚非歷陽何蕃而孰相楚三月吏無姦邪期思叔敖也守蜀數年俗好文雅舒人文翁也桐鄉嗇夫治行稱最居鄉豆父計謀多奇河南二程道學宗師而生黃陂包馬二公人物冠冕而生肥水它如山陽徐積淮海秦觀或以孝節稱或以才學顯不可悉數近世如龔先輩槐工宗章挾風夢斗焦炳炎皆以文能謀國者又磨見疊出皆山川孕秀神祇鍾符奚獨以楚客之存亡而爲輕重耶因賦一絕云淮邦產賢皆奇士楚客能詞只小夫些語淒涼君自感未應山色獨蹤渠

郴之桂陽縣東有勝日九江王所祀之鬼乃英布吳芮共殺也紹興閒劉蒼爲守乃謂九江王項羽所僞封芮教追殺帝而布殺之放弒之賊豈容廟食遂毀之荆門有伍子胥廟南軒張先生首平之蓋子胥吳臣之爲忠楚臣之爲讐何安得血食於眾惡之地耶劉張所見前後契合偉哉

明之慈谿縣西北有慶安寺寺之前有古松夾道綠互數里望之如蒼雲其一最巨而奇蜿蜒若能飛假如蒼臨池之上寺後有泉出於深谷僧以巨竹連筒引行數里支分於松下石池溢人於谿舒龍圖叟有詩云門前屏障繞崖後

付與林御夜定還松盞作雲迷十里竹籠行雨出千山白公香火蓮開後謝氏池塘草夢閒我亦鳳皇臺上客圖閣錦笑未能開其後邑長沈時升有造舟之役睥睨茲松將斤焉里士馮文學觀作詩以遺沈賴以不伐松因詩而壽焉曰寒松一幹老蒼蒼古寺門前歲月長匠伯偶圖舟楫利禪翁方患斧斤傷得全此日同青棣勿翦他年比召棠可但與君期久遠相將俱列大夫行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辭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史越王有表中自序云逡巡歲月七十有三補報乾坤萬分無一語意相類

白石姜堯章奇聲逸響率多天然自成一家不隨近體有詩說行於世三薇十年來曾與建劉改之張韓伯翁靈舒趙紫芝徐無競高菊礀諸公俱已矣自餘以詩鳴者者弄能專傳白石之燈惟番陽張東澤受訣白石攻研澄潔駸駸欲溯太白而上之余嘗謂東澤家本二千石而瓶不儲粟身本貴游子而癯如不勝衣舉世阿附而日夜延騷人韻士論說古今客遲吟餘寄趣徹骨不一毫預塵世事蓋所養相似所吟亦不相遠信詩人之不得不尚友師也

司馬遷謂袁盎仁心爲質引義慷慨余謂盎陰持叛詐陽爲忠直之人耳盎與鼂錯有隙七國之變盎獨宣言於廷曰不足憂也疑若有必勝之策及景帝屏人語但言斬錯以謝七國則兵可不血刃而罷及既斬錯而七國之兵亦不退豈假天子之威以報私怨耳豈仁心耶

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爲賊賊以爲官軍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當時昭陵奏陵內是日石馬皆汗流故李義山美李晟平朱泚詩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待昭陵石馬來余謂詩固佳矣豈可待石馬來耶貸任京日有客傳賀新郎一曲乃爲東閣趙先生壽者奇甚大意扶炎宋爲吾皇維衡嶽孕長沙星夢社稷動搖天地窄不數留名功勇要自有胸中妙用學普東南天一柱看遺民貿貿歸耕種官職易此身重責封己見傳宣送恰春來洪鈞初轉紫樞歸拱歲歲玉樓春嘆處慧質明妝環擁正弟勸兄酬歡動一寸丹心堅似鐵

侍磨崖勒就浯谿頌龍尾道接天蹕余謂奇則奇矣然當今九重奠枕東岡坐鎮淮右豈宜更待勒浯谿之頌耶傳曰盡美矣未盡善也此詩此詞之謂歟

容齋隨筆云今之州縣移徙改割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異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軍在江東而南康縣乃隸南安南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乃隸泉州鬱林爲州鬱林縣隸貴州桂陽爲軍桂陽縣隸郴州余因攷之兩漢地理志所載縣名重複亦多如清河臨淮之兩東陽東海臨淮之兩開陽齊及東萊之兩臨朐濟南南陽之兩朝陽潁川汝南之兩定陵平原琅邪之兩平昌臨淮東萊之兩昌陽武都五原之兩武都鉅鹿常山之兩曲陽五原代郡之兩安陽山陽泰山之兩平陽代郡勃海之兩平舒清河定襄之兩武城以至泰山東郡東海犍爲之爲武陽者四又不可不知也

黃東浦題二十四字於寓居壁間云氣韻閒曠言詞精省威儀端潔動作詳雅辭態溫恪接納謙洽字畫宏楷每訪之一見使人肅然加敬前輩風儀蓋如此

寫照非畫科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惟難寫之人尤其難者也夫帝堯秀眉彝僖司馬亦秀眉舜目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嵇叔夜亦龍漢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倛陽虎亦如蒙倛賈將軍燕肩馬賓王亦燕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乃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嵩乃狼抗若此者寫之似足矣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而肖矣儻筆無行吟澤畔憔悴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是矣儻不能筆其風騷沖澹之趣忠義傑特之氣峻潔葩麗之姿奇僻瘦博之學離寓放曠之懷亦非浣花翁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夫善論寫心者當觀其人必胸次廣識鑒高討論博知其人則筆下流出間不容髮矣儻秉筆而無胸次無識鑒不察其人不觀其行彼目大舜而性項羽心陽虎而貌仲尼違其人遠矣故曰寫之人尤其難本朝士大夫辭戲筆墨者自坡仙叔黨文與可楊補之米元暉趙宣仲而文遺騰皆爲世寶二十年來徐抱獨鮑希亮高菊磵起予圖陳肖白亦各擅與於當世亦爭傳帷寫照入神今僅葉書機一人而已蓋吾穫讀唐詩叢百家蕭學有鬻人句日與漢鄭人物遊凡江湖吟人未謝則討論之既盡則寫之今積集爲每一卷舒如親興論吟人談笑觴詠窮達夷險洞見肺肝皆不能隱眞寫心者矣唐尊詩詩人也前輩謂其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其與吾穫同一志趣歟故曰寫照非畫科比寫形不難寫心惟難寫之人尤其難者其有以也

詩云涇以渭濁東坡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是涇不自知其濁而反以渭爲濁也惟杜少陵曰回首渭清濁深得其旨

瀟湘居隱道士鄭淵潁詩卷云江湖曾是飲清波肇桑霜華秋最多夢裏諸君新句好覺來無奈月明何

竹爲植物出地不盈寸與凡草本同及解籜柯葉橫出幹三四丈畸爲器凡卉秋受霜冬被雪摧折毀裂如無生獨此君方蟬娟聳秀坐視霜雪而自若豈凡草木比哉故君子亦若是乎居懇接交遊詡詡怡怡若庸人也倏事有不可於心人皆戚戚我獨愕愕物悉流矣身獨止焉是亦此君之不以霜雪而改柯易葉也子猷曰不可一日無此君蘇長公曰無竹令人俗豈爲觀美耶借竹以養性不爲俗子之歸耳古今詩人風流蘊度精節高趣亦自不凡加竹可癡使人一見灑然意消余得俗子之詩曰俗子俗到骨一揖已覺人不知此曹面何得有許廣正予猷長公之所畏惡者也

顏氏家訓云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有不學者羞爲鄙樸道聽塗說强事飾辭呼徵質爲周鄭謂霍光爲博陸上荊州必稱峽西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若此之類轉相祖述尋問之則不知源流施之則時復失所殊可笑而不可化也平江里巷傳習呼學鼓之首曰丁魁朱魁謂娘之門曰閃闌者然則賢魁衡魁貴賤不分雌雄莫別而捐金闌候櫬闌與函谷關大散關雉稱之亦莫知是何地頭矣是亦可笑而不可化者矣

藏一話腴乙集卷下

藏一話腴甲乙集四卷宋陳郁撰郁字仲文臨川人理宗朝充緝熙殿應制又充東宮講堂掌書始末略見其子世崇隨隱漫錄中是書分甲乙二集又各分上下卷多記南北宋雜事間及詩話亦或自抒議論岳倦翁序曰陳藏一以詩文名世眞西山劉漫堂陳習庵交稱之今觀所述話腴博聞强記出入經史研考本末具有法度而風月夢怪洗淨無遺乃知三君子可謂巨眼其中所采詩文如馬融之圍棊賦洪平齋草眞相制岳鄂王謝收復河南赦及罷兵表范司諫彭城詩周美成兩詩均極佳古今說海學海類編止刊一卷均不全此本分甲乙上下卷又經常熟王振聲以汲古閣寫本勘定說字較少惟汲古本甲集爲卷上乙集爲卷下他本又分內外編爲上下四卷所編雖不同書則無異也歲在閼逢攝提格烏程嚴鈞衢跋

話腴補

說郛卷六十補錄原書十六條

自古取蜀將帥皆不利漢岑彭來歙討公孫述遭刺客之禍魏鄧艾鍾會討劉禪皆族滅後唐郭崇韜康延孝輔王繼岌討王衍皆死本朝王全斌崔彥進討孟昶皆坐贓廢開禧楊巨源李好義討吳曦皆爲安子文所殺近余玠爲宣諭凡十年亦不克令終

京兆李夔欲以女妻孜旦欲令孜改姓孜辭謂有千金未必能移姓之句僧貫休以詩謁錢王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王喜甚遣人諭之令改十四爲四十乃可相見貫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遂入蜀事並如詩事與孜旦相類

拜亦多儀矣九拜者九稽首也九拜手也稽顙者頭至地也荀子大略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曰磬折頭與腰平曰平衡也頓首者頭叩地也太甲拜稽首者蓋頭至地而留之稽久也法帖中晉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者蓋尊師傅如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者君臣相答拜非皆俱稽首也空首拜者頭至手所謂之拜手也雅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也奇拜者一拜也褒拜者（報拜）再拜也因拜者拜而後稽顙也吉拜者振動戰慄也雙拜者古人之拜兩膝俱屈如今道士拜是也或曰有父母答拜其子姑舅答拜其婦者蓋古人皆席地而坐只拜手而受其拜亦非伏地也惟婦人之拜自則天欲自尊更而爲跪樂府曰長跪問夫君有曰伸腰再拜跪如今樂舞者有似之也男子亦有跪秦王聞范雎[illegible]君前臣跪父前子跪是也亦膝跪地而立而傾身狄之拜曰禮拜今覺稱之拜揖兩拳以受類是也夫尊君之禮不過曰戰慄震恐頓首頓首今折簡平交必曰惶恐百拜曰惶懼再拜又曰惶懼再拜又曰惶恐再拜百拜申稟何也

溫湯溫泉有之者不一盖之城外一池頗寬源之初熱流之末溫流滿百步可以溉田耆稻少率浴者而已盧陵大吳新田二泉熱不可觸分率毛竹仙泉在驛路之側溫而不熱僅以密室往來者便浴焉臨川麻山熱可烹飪其流分爲二派其陰泉常寒陽泉常沸飛霧如烟雞羅羣集以故其熱然諸泉皆本硫黃氣臨而見浴者可以愈疥崇人伍峯山下有湯泉常溫能發人肌膚潤人顏色張無盡之詩曰誰知馬上香金客洗去塵埃

換玉顏是也浴之者百疾俱愈多吉祥章獨不腥者豈神仙浴丹之所沾溉歟人歙之黟山第四峯有香溪泉其溫如湯其赤如朱刺史薛邕就立廬舍設欄杆以浴病者病無不瘥蓋硃砂發見者也好事者皆汲去澄砂以入藥經歲月而香甘宛然清潔如故耿南仲孫元龜皆有文以記其異此泉不可與硫黃湯同日而語矣

唐人稱長安壽香非東南比于詩句對之如錢塘東西南北路紅闌三百九十橋十萬爲誰也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相當爲翻也（小註）晚來兩獨悲傷神恐當爲共也後人皆做而爲之如三十六所春風雨一一香風送管絃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又如假紅爲檀紅與翻爲有監司曰但中翰暑也今雖人見人朗白高翻彼此通暢常（小註）蓋王建宮詞曰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卻道勝常凡此皆律詩不如此則不協律矣

杜子美父名閑杜詩中無閑字王荊公父名益故所著無益字東坡祖諱序故爲人作序俱云敍又改作引字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改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亦倣之用此乃非也

閉門學易程去子清坐焚香范史君蓋燒香士大夫之清致也此不可與香修香例論嘗攷沉香之所產非一眞臘爲上占城次之而眞臘之中又有三品綠洋爲上比之三佛齊安爲下矣大抵生結者爲上熟脫者次之堅黑者爲上黃者次之然當攷之氣體然沉之形亦多異形如犀角沉也形如燕口沉也如附子者附子沉也如梭者梭沉也又不可專取其體與形似也試之亦有方訂之入水而沉有聲者有先沉而後浮者有先浮而後沉者有似沉似浮而弄水者又常先其氣質而後論其沉浮也予嘗斷以一說龍涎不必合烏里博蓬萊攜檀速不必用但以大黑片辨沉質之烈火上而以舊鐵加沉片之上待其沸則取片翻于舊鐵之汁中其妙足矣蓋此外多淫豔不則之香不若此清而雅也予又謂香有富貴四和不若蕭閣四和蕭閣四和不若山林四和蓋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茅山黃連之類各有自然之香也漫及之

自元豐以孟子爲鄒國公廟在兗州之鄒縣政和五年春乃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爲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

皇建率符伯祭醉伯陵代圻水伯彭更雷澤伯公孫子平陰伯臧丘
蒙項城伯高子酒水伯桃應郿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費陽伯子叔子
陽伯自漢江以後蠹書隔絕而孟子無廟其配食從祀學者罕知之後有
機韓孝舉而行之
君有君屬稱有郎稱郎曾夫鄰人曰君曰郎曰郎者皆所以貴之美
之也曰平原曰酹於漢碑曰府君桑梓曰何止容君數百人用周顗故事
指王茂弘之流也王子猷愛竹目爲此君尊尚之無可疑至于稱郎有不
同曰荀郎曰虞郎杜少陵指花爲而稱之曰人道花郎絕世無似乎溢美
及鄰者果爲宋璟云中丞奈何卿五郎乃知卿亦可重而亦可輕也然宋
璟復鄰之語曰爾非張家奴何郎之有曹改武承嗣稱二張呼爲五郎六

郎安樂山畳林甫呼爲十郎王鉷畏王鉷呼爲七郎宣者不敢名李輔國
呼爲五郎是承嗣等奴事于人而稱之明以是呼郎亦不足爲美若然則
少陵詩中交蘇四郎寄鄭十七郎何似奴于人而郎稱之者論之不可也
予謂孫郎周郎何郎荀郎沈郎等皆一世文人少年勳業才名貴重人矣
以郎不敢斥行稱者斯足貴無不然則中山何自稱曰前度劉郎者必非
敢與張林王李崔伍也或自貴君郎之外獨以行稱如高三十五孟六歐
陽九蘇二之稱今人若此必棄其嗤鄙矣
吳下風俗尚侈細民有女必教之樂藝以待設宴者之呼使令奚逆尋承
惟恭甚觀利瞻家一切不顧名爲私妓實與公妓無異也長大嚴爲妾狠
戾則縛之官劾以千計習俗澆惡莫此爲甚寂邢亦有未若吳之甚也天
台鹹潤道作吳民女一詩殊得風教吳民嗜錢如嗜飴天屬之愛亦可移
養女日夜望長成長成未必爲民妻百金求師教歌舞使望將身嬪門戶
一家飽暖不自憐傍人觀之方垂涎朱門列屋爭妍麗百計逢迎主人意
當時棄肉自熙嗔一旦承恩多妬忌古人怕爲爺子婦夜夜孤眠淚如雨
今人甘爲貴人妾得寵失寵花上月爺子不歸寒空房主人寄恩多不常
吁使凋道爲妾守二年則善教將一新矣
酒有善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葡萄西涼也竹葉滌北
也十旬春榮陽也石凍春富平也婷香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
田酒名曰青田壺三伏取蓮葉爲酒筒漬柄吸之謂之筒酒又以黃甘釀酒
曰洞庭春色此古人名酒者也吾我國朝京師遣酒惟內酒坊酒法庫上

皇朝始置上閤局其外諸后殿親王府與主弟勸戚之家例許釀造閤賜
以美名慈恭后殿曰儀寧德后殿曰坤儀延慶殿曰日月波濤聖后殿
曰坤珍宣仁高后宅曰香泉欽聖向后宅曰天醇欽成朱后宅曰瑤池紹
慎劉后宅曰玉腴明達劉后宅曰瑤池燕邸曰迎釀趙邸曰瓊腴曰玉液
蔡邸曰眷泉鄆邸曰瓊釀嘉邸曰嘉醴清邸曰淨春曰嘉成蕭邸曰蘭旨
昌王宮曰瑞露荊王宮曰親賢李瑋邸曰金波王師約曰源露李瑋曰寶
盤王詵曰碧香張敦禮曰慶液曰醽醁曾詩曰成春曹晟曰保平潘正夫
曰慶源曹湜曰介壽蔡京曰君臣慶會鄭紳曰清醇秦檜曰棣華皇甫
曰奉功叉官府所造開封曰瑤泉洛口曰金泉下至市肆如太平豐樂亦
賜名曰眉壽取用不同而俱得古人名酒之意
公孫弘在相位大開館閣以延賢所謂館目則各有別曰欽賢曰翹材曰
接士欽賢以待德任叱實之賢翹材以處九卿二千石之列若接士則一
介之善一方之藝皆得居之其好賢樂士之意亦粲然可觀矣及高賀以
故人見乃止食之以脫粟覆之以布被豈弘之奉養例謝非薄邪抑故人
者私有以處之不在三館之列耶而賀十子也館之接士者姑若是而
所謂欽物叉自別有待上客之盛禮耶弘之詐是未可知也獨恠今之登
顯仕者其取觸貨要則有姬勞有亞送水陸具陳聲妓交集曰折俎也觴
從也曰供不盡也曰筵不半也巧爲名色獻議貢餌惟恐權富之不喜至
于禮士友待親朋則不過具草酌須尊食而已曰真率也曰亡具也曰公
將繁底也曰廚傳鷹餘也誰肯色距人千里惟恐困急之不暇是何輕

貧賤而重富貴若是其甚耶高賀有云脫粟布被我自有何用故人爲叉
云弘內五鼎外膳一殺其險詐也噫
嘗見有人稱范蠡文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恥非其鬼而祭聖經是禁今
有緣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魂豈當久居可
不警醒恥于千歲之前正禮爲予萬世之下吳江三高即越之范蠡晉張
季鷹唐陸魯望也效之世代相去甚遠揆之名節乃大不同切見范蠡越
則謀沼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句踐哉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
差既遂厥謀又疑其主鄙君如烏喙累大夫種以伏誅自已曰鴟夷載西
施子而潛遁且古之隱者自稱草野易稱高尚不事王侯如蠡者敵產業
數千萬而變姓名于齊陶轉貨逐什一利而詭蹤跡于江海吾其高節則

未可謂之知衛郎有餘假昂井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況嘗無邊勝
地之上者此不共戴天之讎其祀孤柴尊樂敗履名眷筆林萃龍短棹江
湖者豈容與之並爲臨風聯觴酌雪耶殺觀往詩擬政近吟九江王之翻
桂陽紹興劉領爲啟弑之賊而毀其貌伍子胥之祀荊楚南軒張公以讎
陳之人而平其祠事正相符會不容過可笑吳儂亡越懷却為范蠡作三
高劉清軒見識固已深千年冤願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黃東浦賜消
尤不擇得謂名勝雖亞清高所合祠其祀于斯當沉其像于澱水別議高
尚如季鷹魯望者充其祀庶幾笠澤之高風與凜凜松江之夜月增明不惟
公論可以大伸抑且風教實非小補此文雖近乎刻亦有大議論存焉因
錄記之

孩提之童才入學使之徐就規矩亦必有方發于善學是也故上大人丘
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殊有妙理子解之
曰大人者眾人之通稱也在上有大底人孔子是也丘是孔子之名以一
箇身已教化三千徒弟其中有七十二賢士但言七十者舉成數也爾是
小小學生八歲九歲底兒子古人八歲始入小學也佳者好也作者爲也
當好爲仁者之人可者肯也又當肯如此知禮節不知禮無以立也若能
爲人知禮便做孔子也做得凡此一段也二十五字而爾字居其中上截
是孔子之聖也下截是教小兒學做孔子其字畫從省者欲易于書寫其
語言叶韻者欲順口好讀已士子禮四字是音韻相叶也之一字乃助語
以結上文耳皆踰不文欲使理到使小兒易通曉也
紹興間張彥實擅知制誥行紅霞帔張頎兒轉郡夫人詞有曰某某兒柔
惠宅心溫恭率履早備掖庭之列居多夙夜之勤積善彌芳溢恩斯歷叉
紅霞帔鄭廿八使九娘轉尚字詞曰以爾內聽誠信外謹恪勤夙夜在公
禮無違者躋升爾秩膺爾服恩叉紅霞帔馮十一娘張眞奴劉翠奴劉十
娘轉典字詞紅霞帔鮑倬兒紫霞帔王愛奴轉掌字叉典記邢廿二轉司
字叉掌闈劉宣添轉典字紅霞帔王八兒轉掌字夫以宮禁百執事之人
固有定分有定職不可躐進所以轉遷資品皆有誥詞以示寵褒亦是國
體然馮十一邢廿二王八兒倬兒之名殊覺不雅有忝王言曷不以柔惠
懿美等或一字或二字名之豈不得體必也正名乎此之謂也
唐人詩中用字平仄與今人不同嘗書之于前矣今以未書者再書之唐

彥謙春雨詩云燈檠昏魚目熏爐咽麝臍嬰字平聲今作去聲用王建贈
李僕射宸嬪四面下鞋襯手詔頻來老將憂每日城南空挑戰不知坐
擁入唐州挑字平聲今作上聲用韓田侍郎中歸鎭詩曰將士請衣忘去
背絲留紅燭酒收新諸作平聲用劉夢得贈日本僧知藏詩云爲問中華
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聲以寧字爲平聲李山甫赴舉別所知云黃祖不
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以麒字爲去聲杜荀鶴經賈島墓詩云謫官
自麻衣皆怨至死時以爲怨以去聲爲平聲矣元微之春遊篇欲終心
懶慢轉恐兹閑散以散爲山以去爲平聲矣本朝李平叔和韻云望峯書
岳峙憐窗覺窗散亦以散爲平聲也今世人稱樂工爲之散樂指散爲
上聲予謂不然唐梨園樂部所放散之樂工也此時家輸放散如此則
散乃去聲矣

學海類編一條

端平甲午七月八日吾師超復彭城羣下洪寨得亡金人手抄詩余于其
中得一二首乃知河朔幽燕渾厚之氣至此散矣因録于後李屛山夏夢
懷舊云東金西木兩興廢由我生曾本是依但願相忘不相顧寞書歸是
復誰身幾家能用三牲養千古空傳五縱衣一把瓊鉄著無昏不歸漂餓
欲誰歸自註云瑭孫子曰東金西木定生五徙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
故爲此耳梁仲益哀遼東一首云守臣肉食顧如羣夜半書胡登壤十
萬人家輸子遣馬蹄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車宮殿焚娟娟少女嬌擁輩路
逢人語辛酸事骨痛心摧不忍聞吾今來作遼陽客作人臨風吊鬼魂邊

水無聲遼塲空蕭蕭暮雨天垂泣青燐慣歸夜來明過蘩燒胡不稱情見
說射雕當路立自携烏鵲過枝驚安邊計策無何有畫圖形獄太瘦生何
日氣壹恩當徹不才猶可奪城吳史舜元哀王旦一首云人月風高胡馬
壯胡兒彎弓向南望遼門不守犯孤城失吾堂堂仁勇將將軍之起本儒
臣韓武經文才過人堡磨眉鼻揣千字箭射蛾牙驚六軍憶昔同時初上
疏明日東華宣論吾從金谷東巡通公攝于戈練征戍三月胡兵好始
條胡兵一夜襲通州縱衣出郊覽顧戰斷慢潞河未肯休將軍盡出兵如
水燒胡之車破胡轟倒戈棄甲十萬人亂散歸旗三百里金甲燦燦金印
光詔書命吾守昆陽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會無一日報叛臣暗作開門
策一虎翻爲羣犬獲胸中氣憤爆竹聲領下髯張蝟毛磔將軍歸死尙如
生爲男兒當忠義名昔爲陝右殺忠烈今見常山顏杲卿裸行嶺崩人姪
氣平生況切同年戀試散儀復一書痛定兩英爲千古冥王旦者昆陽守
王子明也余于感懷詩著其無父子之遺亡爲之本也于哀遼東哀王旦
詩著其敗亡之迹以見天道之好還也

藏一話腴四卷

宋陳郁撰郁字仲文號藏一臨川人理宗朝充緝熙殿應制又充東宮講堂掌書始末略見其子世崇隨隱漫録中世崇載度宗嘗贊郁像有文寵西漢詩到盛唐之語寵奬甚至而珂序稱其閉戸終日窮討編籍足不蹈毀譽之域身不登權勢之門然劉壎隱居通議有度宗御札敕借其下訪陳郁父子之車騎語詳隱居通議條下又周密武林舊事載諸色伎藝人姓名所列御前應制者八人姜特立爲首而郁居第四則亦特立之流惟特立名列宋史佞倖傳而郁不與焉似乎未可同日語耳是書分甲乙二集又各分上下卷多記南北宋雜事間及詩話亦或自抒議論珂序又稱其出入經史研究本末具有法度而風月參怪嘲戲謔誕淫麗氣習淨洗無遺今觀所載如謂周子遊廬山大林寺詩水色含雲白禽聲應谷情一聯前句是明後句是誠附會迂謬殆可笑噱惡其解杜甫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鍼作釣鉤一聯以老妻比臣以稚子比

君固爲妄誕郁必謂上句比君子之直道事君下句比小人之以直爲曲亦穿鑿無理所録諸詩亦皆不工其持論如謂孔子不當作世家豫讓不當入刺客傳斥史記不辭頗涉膚廓李虛中以年月日時推命而不知韓愈作虛中墓誌其推命實不用時尤失考證然所記遺聞多資勸戒亦未嘗無一節之可取焉

龍起雜事

劉泌記

吳門劉　泌記

芝麻李之遁也髡髮爲頭陀僧及天下既定遊徐
之永固河河上有留連亭李徘徊久之乃題一
筆云憶昔曾爲海上豪臙脂馬上赤連刀此地
斬分陳總管彼時所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
定方信當年漫自勞英雄每每無常在戰袍着
盡又方袍三嘆投筆而出乃有一翁方且以舟
艤岸見李發嘆問其故李泣下謂曰我即蕭縣
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乃匿蹤緇流

暫免鋒鏑而功名不就鄉舊何存是以不能不
悲耳此翁亦淚流不止自陳其由所謂湘鄉賊
鄧文元也避難詭姓名作渡于此二人沽村酒
酌之話昔日之強梁傷今日之狼狽聞者爲之
感嘆

方谷珍起兵時嘗造天台山隱士周必達問計必
達曰當今四方雖亂君舉義爲天子除盜斯名
正言順富貴可致耳餘非我所知也谷珍不別
而去必達意珍復來乃題句扉上云海角愚夫
不自料妄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
羽英雄亦就擒遂携妻子入山谷中明日珍果
來恨不先殺之焚其廬而去後谷珍事不成爲
兵所困方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嗚
呼晚矣乃投水死

徐壽輝以閭巷之庸纔一月而即稱帝（至正十一年八月起）（以九月即位于蘄水）僭號十年然長于謀敵而短于制
勝故攻城畧地皆委于倪文俊等及有功者多
忌之是以卒罹其難大抵欲計功謀利者當置
心人腹中不宜相忌則必有一傷矣

四飛山亦曰陽山産白墡膩滑精細士誠取之作

皆商之飾和以脂膠久而不變有水雲白雪浪
花玉鱗屛等各以形製名也

元夕張燈城中燈毬巧麗他處莫及有玉柵燈琉
璃燈萬眼羅百花欄流星紅萬點金街衢雜踏
人物喧嘩士誠登觀風樓開賞燈宴令從者賦
詩號望太平

張王基本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來忽有三異亦
氣厚之所鍾也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
之以承露或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爲天膏一
異也其根可以爲廚料置飲食中盛暑不敗二
異也一男子陰囊大如斗號浪蕩子陝西大賈
識爲至寶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絶
無三異也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爲秦軍謀國事三
人皆奴才也丁未春蔡葉伏誅于南京風乾其
屍于竿一月王已死矣吳人爲十七字詩云丞
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鱉竟其
成讖

韓林兒始出潁川逃之武安爲穿窬漸肆劫殺有
徒既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福通迎居亳州未

幾遁于安豐至正十八年又都河南汴梁

林兒母楊氏雖老而善自粧飾性頗淫見人則匿
其年云四十自稱少娘又善爲嬌狀使人忘其
老司徒杜遵道通焉目之爲少郎自是專權怙
勢人皆嫉之時有好事者榜其門云斜倚水開
花有思綫隨風轉柳如癡花喻楊柳喻杜也

林兒居汴時事皆决于左右日惟于福源池捕魚
以爲樂得魚則鱠之與群小沉醉自謂所鮮之
會又起樊樓于土市子街西飾紅裙綺瑟于上
將帥出師飲餞于此林兒自稱樊樓主人或森
夜燈火遊翫

宋故宮大后死舊有土冢十餘處林兒命士卒毀
平之獲紅玉指環青金照子花紋石研粉盤等
物

林兒爲劉福通等所推戴建國曰宋改元龍鳳劉
護軍基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
皇祖時亦與共事故平僞周榜有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之語仍稱龍鳳十二年　皇祖嘗謂
劉應使除之乎基云不足爲何他息增時彼已
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祖從之韓果先殄實

洪武元年也

張士誠至正十三年據高郵僭號後居蘇州兵糧
饒足雄視一時

丞相士信守湖州粧二美姬以進士誠起香桐芳
蕙二館居之又選三吳良家女八十餘人充內
使時宮闕未備就于府後起重樓邃閣數十間
以爲閨闥之所總名之春錦園

城內淤川士誠嘗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載美人
泛此列妓女于上使唱尋香採芳之曲本朝高
太史啓詩云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

無窮奢畢竟輸漁父長保秋風一幅蒲因名其
處曰錦帆涇今府城濠是也
韓林兒在安豐時建八部龍天會讖言取巳征伐
齋八百個道人一道人齋畢置一鉢盂而去盂
上細書云兩木是孤林一木掛曲尺曲尺成四
方孤林風自拔林兒見之不悅乃築四尺臺以
自解

壟起雜事終

行營雜錄

趙葵撰

行營雜錄　說纂八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恐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践祚矣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游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眞無常劇飲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淸徽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眞龍得眞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轘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巳祓禊駕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我壽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居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數日忽不見上

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淸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飮宦官宮妾悉屛出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飮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　湘山野錄

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意思悽惋不久下世　金玉詩話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多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旣入乃復招群公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遂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於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枕軒錄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其友人於鼎臣求爲閣達于朝鼎臣即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祝私事恐爾家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爲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爲立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朝廷所尊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

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眞宗有勑書令放有章奏即附驛欲詣闕即乘驛放遂乘驛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爲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吾其榮矣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兩字時以爲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後方見太平爾自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仍有太平興國之號 茅亭客話

大中祥符六年緜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舃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茅亭客話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籍至夜迯下樹臥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偃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伐叛討逆恭奉行天誅也 茅亭客話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江表志

人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首名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宦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衙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謂之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慶歷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卿換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默記

神考嘗問荊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歎者乎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道山清話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道山清話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 歸田錄

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何義 歸田錄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猳猪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廟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冷齋夜話

司馬温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而死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邪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訕上語下詔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

方在獄時宰相舉軾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兹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死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京卞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之問曰

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道君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一一口乂乂一乃御製易運碑刻之延福殿東壁其略曰始建元基高宗御字德基紹興德壽謂紹興年號德壽宮年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高宗聖壽八十一歲祖傳甲庚吉太祖子孫再傳建炎炎共盛之勢建炎年號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由人致朕皆聞易孰善本基庚子辛丑禍起東南謂方臘方戕坳干戈元衡立坳壬寅癸卯宮和聞下人亂天亦云衰哉甲辰乙巳與金虜交兵山丙午丁未金虜入寇二帝北狩內有內火天下生靈塗炭至半是時天下大亂江表之虞駕幸江表莫知何辜戊申己酉高宗初立時正炎劫金虜渡江苗劉內變

庚戌辛亥偏重勢輕高宗航海劉豫僭帝于汴壬子癸丑後成敗建改元紹興甲寅乙卯立應豐穰年足大有丙辰丁巳朕已何在徽宗以紹興五年崩祖宗復有中興之後是年孝宗以建國公進封普安郡王復紹太祖之後云云其後事皆歷驗信乎聖哲先知之明因往推來在天數者果不可逭與坦齋筆衡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南渡御蹕過杭聞縣名曰仁和上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為金狄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而至眞之道未正宜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為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邪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為

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狄之成群千丹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幸際玉霄之士是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狄之魔而宣和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風便發生

其後女眞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爲國號讖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其讖可勝歎哉 坦齋筆衡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宦遊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爲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娠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 行都紀事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進前既不能免即齧其鼻僧去翊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臥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捕聞官時韓彦古子師爲郡將流其僧廢其寺 行都紀事

豐有俊宇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倡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子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匳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 桯史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側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其誼 桯史

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從空而下逼與爲淫婦入室取刀爲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曉乃一喫菜事魔人也信哉邪之不可干正也如此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刳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恠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唯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諸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實妻弁姦夫於法

初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遂上吉於會稽民間冢墓附近者往往他徙高宗思陵與役之際孝宗密勅無輒壞民墓其愛物之心一至於此文王澤及枯骨未足多也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閔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麤足逍遥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淸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梁溪漫志

歐公甥女適夫張氏夫死攜孤女歸父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至京師捕得之開封府劾乃梢人與晟妾通妻知而欲管之反爲妾所誘併與梢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

勢而張氏反異公遂得明白猶坐以張氏
以其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翊日引驗了
無瘢痕宰恠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
以熟麻油酒臥之火燒地上覺而疼腫盡
消又有　中刺血如箭出將者以炒原
蠶蛾末傅之立愈又云前方亦治跌撲後
方大治金瘡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
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
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邇仰對曰天地之
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
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
編修（中興遺傳）
紹興中金人遣其祕書監劉陶來聘因問
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
欲謀叛為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
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
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
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
伴者默不能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
不職罷其人（坦齋筆衡）
行都崇新門外鹿花寺乃殿帥楊存中郡
王特建以處北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
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
女往觀乃為數僧引入房中置酒蔵僕逼
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遽殺母而留女女
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窗外乃是
對地女因窺窗見一卒在地打草呼近窗
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知速
來取我卒如言往報將官即告楊帥帥令
人告報本寺云來日郡王自齋合寺僧行
人力本府自遣廚子排齋至是坐定每二
卒擒下一僧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又令
百餘卒破其寺果得此女見父號慟遂綁
三人主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逐
去諸羌（葦航紀談）

宋趙葵錄

行營雜錄終

桯史

岳珂著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編載南北宋雜事凡一百四十餘條其間雖多俳優詼諧之詞然惟金華士人著命司諸條不出小說習氣爲自穢其書耳餘則大旨主於寓褒刺明是非借物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所記遺事惟張邦昌劉豫二冊文可以不存又康與之題徽宗畫一條爲張端義貴耳集所駁敖陶孫議韓侂胄詩一條與葉紹翁四朝聞

見錄互異亦偶然失實至於石城堡寨汴京故城諸條皆有關於攻取形勢他如湯岐公罷相施宜生趙希先節概葉少蘊內制乾道受書禮范石湖一言悟主紫宸廊食燕山先見大散論賞書秦檜死報鄭少融遷除任元受啟陳了翁始末開禧北征二將失律愛莫助之圖慶元公議黃潛善諸條皆比正史爲詳備所錄詩文亦多足以旁資考證在宋人說部中亦王明清之亞也惟其以桯史爲名不甚可解考說郛載柳珵常侍言旨其第一條記明皇還西內事末云此事本在朱崖太尉所續桯史第十六條內則李德裕先有此名（案此書唐志不著錄疑即德裕次柳氏舊聞之別名也）珂蓋襲而用之然考工記曰輪人爲蓋達常爲圍三寸桯圍倍之註曰桯車杠也說文解字曰桯牀前几也皆與著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爲碓桯集韻訓與楹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毛晉刻本末有附錄一卷前爲岳飛傳及飛遺文併珂詩文各一首已與此書無關又附明劉瑞孝娥幷銘王公祠記各一篇尤足

驗非此書所舊有今併刪之庶不溷簡牘焉

桯史序

亦齋有桯焉介几間髹表可書余或從搢紳間聞聞見歸倦理鉛槧輒記其上徧已則命小史錄藏去月率三五以爲常每竊自恕以謂公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廢也見竊者不若身歷膝口者不若目擊史之不可已也審矣彼猶時者持謗以售其身或張夸以爲傲或溢厭以爲誇言則靑書則疑疑則久久而亂莫天下誰將質之茲非稗官氏之辱乎況戲笑近謔辭章近雅辯論近縱諷議近約若是而不屑書殆括囊者夫金匱石室之

藏蓋夫對人之記者庫不同而行之者一也於是稍裒積爲編載筆者聞而譏之曰嘻今朝廷設官盈三館大槩皆汗青事詳覈備記裁以三長含毫簡筆括孫其難而莫之敢議也彼齊東者何爲哉子幸生天下無事時豈竊粟縣官進不得載名蘭臺以垂信退不得隱几全其忘言之真呫呫徒取椟牛膝於世無毫髮益而猶時囚頤出啄木畫誠可笑誠余無以復則指其桯曰汝將多言日殷知五逆之變午乎汝將嘿嘿養元如老聃之柱下乎人言匆鄭汝姑謂汝將奚擇桯答然不應予笑曰此真良史也遂以爲序嘉定閼逢閹茂歲圉如既望

珂序

程史

程史目錄

卷第一 十二則

張紫微原之　藝祖禁讖書
徐鉉入聘　石城堡寨
湯岐公罷相　南陔脫帽
張元吳昊　王義豐詩
琵琶亭術者　汴京故城
施宜生　晉盆杅

卷第二 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犇蠡字說
李順吳曦名讖　陞典按鞫
東坡屬對　富翁五賊
太學祭齋牌　泉江三地名
牧牛亭　黠鬼醞麥
望江二翁　劉改之詩詞
金華士人滑稽　賢巳圖

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梓潼神感
機心不自覺　館娃語讖
天子門生　姑蘇二異人
趙希光節槩　稼軒論詞

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周麥與釋語
鄭廣文武詩　九江二盜
葉少蘊內制　宣和御畫
乾道受書禮　一言悟主
蘇葛策問

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部胥增損文書
看命司　宣和殿妖
安慶張寇　盱山舒城
宸奎堅忍字　何處難忘酒
見一堂　義騶傳
鳳凰弓　大小寒
趙良嗣隨軍詩

卷第六 六則

汪革謠讖　鐵券故事
鴻慶銘墓　蘇衛人妖
快目樓題詩　記龍眠海會圖

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贄啓　楚齊僭冊
優伶詼語　嘉禾篇
朝士留刺

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日官失職

紫宸廊食　阜城王氣
袁孚論事　鵰鶚論
月中人妖　牸牧相衛
解禳偈　玉虛密詞
太廣方位　逆亮辭怪

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狀元雙筆
堯舜二字　正隆南冠
龍渡橋　燕山先見
獨游圖　寧聖護僧
魯公拜後　金陵無名詩
萬歲山瑞禽　王涇詹督
猇虎王畫飾

卷第十 八則

丞秦捷章　解中鶴
劉蘊古　大散論賞書
成都貢院　萬春伶語
山谷范滂傳　棠巖二銘

卷第十一 八則

李白竹枝詞　蝴蝶圖
周益公降官　番禺海獠
王荊公　曾鞏集表
三忠堂記　臨江四謝

卷第十二 十三則

王盧溪送胡忠簡　秦檜死報
呂東萊祭文　猫牛盜
味諫軒　龍見赦書
丹稜異觀　鄭少融遷除
沙世堅　淮陰廟
金鯽魚　張賢良夢
乾坤鑑法

卷第十三 六則

范碑詩跋　晦庵感興詩
武夷先生　任元受啓
冰清古琴　選人戲語

卷第十四 五則

程史目錄
陳了翁始末　八陣圖詩
開禧北征　泗州塔院
二將失律
卷第十五　八則
淳熙內禪頌　愛莫助之圖
慶元公議　樹貝議命
獻陵疏文　李敬子
黃潛善　郭倪自比諸葛亮
附錄
岳鄂武穆王本傳
武穆著述
御書屯田三事跋　奉詔移僞齊檄
五嶽祠盟記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東松寺題記　永州祈陽縣大營驛題記
律詩
題翠巖寺　寄浮屠慧海
詞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滿江紅　小重山
亦齋雜著
經進百韻詩　顧天辯謗通敘
附劉瑞雜著
孝娥井銘 有序　王公祠記

程史目錄

程史卷第一 十二則

宋相州岳珂亦齋著

張紫微原芝

高宗覽斐陟明寅亮之議垂意祖烈詔擇宗支並建二王邸恩禮未有隆殺也會建康芝生太宮百執事多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芝紹興二十四年芝生于太廟楹當仁宗英宗之室詔羣臣觀職奉表文德殿賀歟二年芝復生其處按書郎臣張孝祥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篤丕祐于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歟哉在昔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爲公授我英宗以承我基祚於惟欽哉我聖天子躬濟大業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寧饗有煜茲芝胡爲乎來天羅顧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廟產斿曷不于他于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小臣敢告我聖天子告我聖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貳起辛伯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貳之懼敢告聖天子爲萬世利蓋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恩惟我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國萬死奚恤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上得之喜即擢爲南宮郎於是內廷始漸有所別芝子建傳云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蝟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閉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卽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時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此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第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訛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而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實來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艱其選請于藝祖藝祖曰姑退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酬復者亦勸且默矣余按當時附實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騁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征包茅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羲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榮爲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宣獻鑰皆出手編辯詰圖三幕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鍇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于右扃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候景壘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朮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遯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籬庋自清涼

寺而上皆古石頭頹壖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萬里持漕節嘗有詩曰巳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闕一壘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蘇俱解此寃哉愧協可憐生若言虎踞渾堪倚萬歲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淳熙乙未郭棣帥淮東築維揚城又旁築一城曰堡寨地皆佩平相去餘數里雖牽制之勢亦不相及竟不曉何謂殆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湯岐公罷相

湯岐公思退相高宗紹興二十一年以煩言罷洪文安遵在翰林當直側作不語諫官隨而擊之以祠去孝宗朝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适適視草焉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因御其章仍從戸侍矣蓋其相兩朝再罷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公中詞科時與文敏邁實同年云

南陵脫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

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襁服爲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燕樂雜遝簫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巳失所在騶馭皆恇擾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敏詢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南陵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戚矩訓括旬月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陵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旣定問南陵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巳竊跡其後旣負而趨南陵覺負巳者之異也亟納珠帽于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陵過之攀幰呼焉中大人悅其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上問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今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旣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巳如此南陵寀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爲不諱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

張元吳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嶮驚人而邊帥豢安皆莫之知假無所適聞夏酋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憩執之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寶元西事蓋始此其事國史不書詩文雜見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爲人槪可想見文敏謂二人名偶與酋同實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義豐詩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總得翁以歸佾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搉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木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榦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屠祇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庄田木

芘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蜺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幾兩旬而得湖陰之詩矣紫微益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龍去今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爲不及旣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猶鮮白玉樓中骨巳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亦新徐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津其出於蘊者蓋鮮校官馮椅爲之序

琵琶亭術者

淳熙巳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爲重華宮光宗旣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召還省闈過鄂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祥小憩亭上有術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謾呼問家人字數多齊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乎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錢謝遣之旣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

異豈天道誕應因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藝祖初脩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鑒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幾遠瞻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饋堂

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鑒子有奇相故欲驗予術耳歸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躓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旋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為訌建劍宜生心欲以巢莊尚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干以祕策汝為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為敗變服為傭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鏟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爾實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日者燕客執事咸饌而汝獨孫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歆然不怡此豈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支為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實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贐之金隱之

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橈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糜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遂捷遼亮時有意南牧拔獨冠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為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虜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為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我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諜者傳逆舟講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邱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忽庾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釁而我有備矣宜生貴先漏師焉歸為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虧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

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淮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皃而俠者也逆而順順而戮豈其相然耶權埋於先一折枝而賸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國史逸其事余固之淮士臧子西如此

晉盆杅

余居負山在溢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為戎帥皇甫斌宅斌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堅土凡市之塗塈版築咸得而畚致之無孰何者遂鑿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既來始屬其禁而山已不支慶元元年五月大雨隤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甓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書得之以獻莫知所繇來居數日而山隤塈周半覽骨髮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盌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尚熒熒取之即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抉盌中有甘蔗節它皆已化有小甕缾如硯滴竅其背為蝦蟇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褻器有銅帶鈸銙緣合餘者一片傳示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

殊無古制度中有雙魚盆底有四鐶附著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杅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甓若年月姓名如先獲者環塈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墓余既哀而揜之既數日復雨山無址竟壞焉余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距今九百餘載是時蓋未有墩郭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甓範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為起於唐韋陟五朵雲面不知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人魚

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吊屈原君文亦有蔗意其殺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隕皆碎裂餘或爲親識間持去盆杅僅在而余侍親如閩留于家丙辰歲詔禁挾銅者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泉監家人懼杅復偕送官獨盆偶櫝它所今乃歸然存其出其毀要必有時亦重可歎也因志于此以俟博識

桯史卷第一

桯史卷第二　二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籍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脈爲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峰爲萬松八盤嶺下爲釣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識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眞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顓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斃于位熺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留主家廟以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即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煜爽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通衢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實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蓋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符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犇蟲字說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賾微窅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甚者姑以犇蟲二字言之牛

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爲變黨伐之論於是浸闓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也

李順吳曦名讖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正月巳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安使王繼恩克成都順就擒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款于虜甲午即蜀王位丁酉受虜冊二月乙亥隨軍轉運安丙奉密詔梟曦于興州說者析順字謂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析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其即位受冊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于蜀嗟亦異矣

隆興按鞠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鴆躬御鞍馬以習勞事倣陶侃運甓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幕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勩逸入廡間簷甚低觸于楣俠陛驚呼失色亟奔凑馬已馳而過上手擁楣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逐之殿下皆稱萬歲蓋與藝祖挺城挽髻事若合符節英武天縱固宜有神助也

東坡屬對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

數傍拔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難哥欲起辨拔曰而謂我總其一耶謹對而吾兩朝兄弟邦鄰為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議輒為拔逆敓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反齰舌不敢復言他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

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既魁癸丑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寄以詩謎繫大理光宗知其名特詔赦之是歲臚傳有因廷策指時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薦入圖司同父見之不悅終期集如始見云

太學祭齋牌

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為燈亭守歲之酌祝辭惟新速化而已羣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紹代之謂之明目爵中皆有數鴨脚每歲則以酒沃之謂之僥倖凡今世之登科級者人或竊以此目之則怫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願而不獲者乎余謂不然蜡狂之歡以勉張觀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韓業立禮齋嘗為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天聖間皇城使蘇某者墓

役壠中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饒衛將軍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濤南絕之曰掘斷嶺石門澗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據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坵傳者謂其地有休符太史嘗占之以聞于朝有詔夷鏟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輒役萬鬼而塡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傍者聞鬼言以為所畏者犬豚耳遂烹羣犬而實骨焉釘以銅為書符篆以絕地脉或曰殺童男女瘞其下為厭勝是為童丁說皆不根誕漫然余嘗親歷其地坵乃一平疇在大畈中支阜之下猶十餘里所止處初無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與嶺俱隱然有鋤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考之業主之質劑則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驗近世罕有精者姿一男子謂某所有某氣輒隨而發之戕人用牲勞民以爽塏詰應於恍惚固清朝之所不為也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窪相襲而益訛考之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寶運錄有唐金州刺史崔堯封用太白山人之說掘牛山黃巢谷金桶水一事不著於唐史蓋不經之說而余所書崇寧鑿

阜壞王氣僅雜見於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邱壠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里金碧相照楊誠齋嘗乘軺過之題詩壁間曰函關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邱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點折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梭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邱壠不知丞相更顛不復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人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為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節似蘇子卿而晚謬余嘗過其地二刹正為其家不撿子孫所據主僧相繼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寺歸之官刻大碑于門不許其家人之與其事始稍復振檜墓前隧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臥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為今已矣檜在虜不久即逃歸捷辣實縱之不知何以假予卿也

錄鬼醒夢

清源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

之紹熙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傍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肴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寂有僕曰劉五臥西廡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覩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欲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灌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為之罷博及明漫謊之覩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于地殷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湔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盌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雋于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繼之者曰唐廙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絕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記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兄外家能誦傳

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與勝之爲僚皆親聞其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冶之隸如張翁家議圖家若以鬻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冶方乏炭此可窰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因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買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整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殺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皆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醼之酒五行肇發緡三百賓之阼賓辭予寵酌酒于斝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賤請

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冶則非也余于利一時之微以是紿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强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撐拒詰且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爲餉幕庾吏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數原王安世遇英伯邁皆寓是邦暇日相與詭奇吊古多見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閑來遊木葉漸脫人間秋關河景物異南

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爲謫仙一朝放迹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各與此樓長笑兀以初爲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囑余爲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又嘉泰癸亥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弃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傚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邏目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亹亹皆似之逾喜垂別賙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

是腔對偶錯綜蓋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證耳坐中烘堂一笑既而別去如崑山大姓某氏者要之女焉余未及瓜而聞其訃以初後四年來守九江以憂免至金陵亦卒游從歷歷在目今二君墓木拱矣言之於邑

金華士人滑稽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王中父觀之宰德化暇日爲余戲言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賢巳圖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巳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迸盆中五皆玈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覩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桯史卷第二

桯史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建炎庚戌狄騎飲海上躬御樓船次于龍翔秋駐蹕會稽時虜初退師尚宿留淮泗朝議褒稟懼其反旆士大夫皆有杞國之憂范丞相宗尹虞劾散大夫毛隨有甘石學有詔赴行在所隨入對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房房心宋亳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柳留于張柳張河洛分也故湯征無敵餘慶衍猶及微子武王

定鼎郟鄏而周公迄營成周四方以無侮今年冬歲當躔而興宋自此虜必不能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自治願修政以應天道上大喜既而果不復來紹興辛巳逆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虜且送死詔以問太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其辭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收淝水之勳鬭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指此是冬亮遂授首二事之驗不差毫釐蓋宋國之號而吳則今時巡之所都天意篤棐於是益昭昭矣隨家衡之江山後亦不顯

梓潼神應

逆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已其弟晛力慫慂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梓潼自玠璘以禱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脩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來事必禱有驗乃齋而禱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玉悉付安丙矣既寤大喜謂事必遂將安以隨軍漕在魚關辟召以歸命以爰立安顧逆謀堅決屬之且俱席帷徐圖可以得志不得已諾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

權知都省事授之居踰月而成養嘉之積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興壬子遺人殺帥張孝芳蓋嘗正書見于閱武堂逆黨恇潰以迄天誅相安之夢得之蜀士適之變在京觀公鎧帥蜀時慶元己未余在中都親聞之其他蓋不可殫數云

檜心不自覺

秦檜在相位顧指所欲爲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鏹告貨壅莫售日嚣而爭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鏹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違唯而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貨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樣上省寂無所聞矣都堂左揆閣前有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罪其機穽根於心雖覺頃弗自覺此所謂莫見乎隱者亦可嘆也

館娃語溪

靈巖中宮爲蘇丞勝槩吊古者多詩之近世王義豐楊誠齋爲之賦植意卓絕脫去雕篆睢盱余得之王英伯錄藏焉義豐賦館娃曰汎浮玉之北堂得館娃之遺基從先生而遊焉揖夫差而弔之或曰是可唾也奚以弔爲哉夫沈湎以喪國固君人之失道然而有鍾鼓者胡可以弗考閶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厥妃之富愛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則女樂亦可少乎必曰夏有妹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而吳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專於此也齊有六變威公以興正而不譎聖人稱焉非夫九合一正之業得仲父以當其任則其一已之內少有以自適者舉不足以害成耶闘大夫進夏德豈昏微子得政商豈穢聞燕公家父並用則烽火豈得妄舉子胥不見戮則吳之離宮別館至于今可存抑夫差之資異在列國亦超楚一戰而越沮再會而諸侯懼使僅得一中佐賢雙翼於猛虎惟自剖其胥鍾而放意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何足問獨爲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遺殺夫差不可愚苧蘿之妹適足爲我娛胡得

而竊吾之符棨楯可居適足華吾廬胡足以隳吾之都惟忠良之旣誅始猖狂而自如臺兮姑蘇舟兮太湖食兮鯿鱸曲兮棲烏宿兮嫦娥脩眄兮夷光二八兮分明捧心兮專房徑兮採香屧兮響廊笑倚兮玉牀奈樂兮東方稻蟹種兮不遺爭盟兮黃池無人兮箴規有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爲禾黍悉陂池與臺榭倏一變而甍宇入笙歌於海雲兮聲鍾而轉鼓儼麋鹿之容與駭僧儀而覩覩駭越壘以在望奚五戎之關武松引韻以鳴咽柳顰眉而凝佇山黯黯兮失色水洶洶兮暴怒追此謬於千里本差之於毫釐嘗之養生揹其長醫速疾作於中夜僧藥石之不知志士仁人所爲太息於斯焉蓋嘗反覆于此竊謂種蠡亦可哂也勾踐方明舉國以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衆戰何伐不定何至假負薪之女爲是可恥之勝哉始其土城海淫自若終焉五湖合歡其臣靑溪之典不正金谷之義不立蕩蕩扁舟遂其全璧使之脫鼎中之魚而娶沙頭之鷺返耶溪之漣而吐洞庭之橘竊謂越之君臣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陋矣吳亦大虜士曰旣挾夫誰納思可卑人之仁已其

自反而責躬乎公既然殞相與欷歔起視四山之中覺蕭颯兮悲風滅霽駛浯溪曰子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兮俱順未一瞬而百里欻兩岸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然若仙客之鑑清漪也其一嵬峩誇謗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溪也蓋唐亭在南峿臺在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余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心動毛髮森豎乃躡故步還至水滸剔苔讀碑慷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嘆曰惜彼中唐國已膏肓匹馬北方僅或不亡觀其一過尚父曰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斁矣夫曲江為篋中之羽雄狐為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矣夫水蝗稅民之畝融堅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彀蔽見唐獨不隊厥緒哉觀馬嵬之威垂涕七孝之欲雖殆尤物以說焉僅不遂於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為得也靈武之啟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下之事易於處而不難於

議也使夫謝奉冊於高邑將稟命於西帝遵人欲以圖功犯衆怒以求濟天下之士果肯欣然為明皇而致死哉蓋天厭不可以復祈人厭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幾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蒞以耄荒則夫千麾萬旟一呼如響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間不容穟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怨諸進則百世之揚觶嗟肅宗處此其實難爲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吾行役日已久大息登舟水駛於箭回覽兩岸江蒼茫而不見矣豐賦中湘先生盍將從花石湖成大游誠齋則以環轍湘衡過顏元碑下耳二地出處本不倫筆力到處便覺夫差肅宗無所逃罪獨恨管子趙霸之說不可以訓如為唐謀則忠今兩刻中皆無此刻而醒暮複語往往滿壁間云

天子門生

盤石趙逵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為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搢

紳脅息趙至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之間知其家尚留蜀因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白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勿拂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不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浚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猶狐兎耳何物小子乃敢爾耶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于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醞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縲巾之招高宗更化徹聞其事十一月亟詔兼官朱邸繼復召對擢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禮有以切磋之上意蓋欲以此破前誘趙之未召實為東川僉幕繼領符行中有子預薦意其為類試官寀以文屬之趙不啓緘擲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預勝總因以他事摧撼之甚峻然卒不能湊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姑蘇二異人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蓑衣曰歎道僧蹤跡皆奇詭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何本淮陽朐山人書生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世為鼎族遭亂南來寓于郡嘗授業于父已能文一旦焚書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既乃歸被草結廬于大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有驗臥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渡焉郡至吳江五十里往反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瘵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草去甸而愈始翕然傳蓑可瘉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於是遠近稍敬異之孝宗在位忽夢有蓑而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寤以語左璫時上意頗崇緇抑黃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上仙莊文繼即世璫因進勉釋而及之意欲以驗前定寬上心上覺然憶昨夢輟泣而嘆璫進曰臣微聞蘇有何姓者類其人亡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為上大驚有詔諭遣不至上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虛位圖所以膺佐餕承顏之重者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者曰汝見何則致贊而

已問所以來則曰陛下自禱我不及知覗其餉以復命璫承命惟謹何忽掉首巽音曰有中國人卽有蕃人有日卽有月不須問趣之去既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側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菴于觀之內親御寶翰書扁以寵之已而成肅正中宮歸謝氏蓋本朝故事惟欽成本姓崔後育任氏朱氏既而惟從朱姓不復歸上意嘗欲以為比而未決也北伐之議亦少息焉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既撒欲試其驗擧造其廬拜且白之

何從求薛輔主者設以與何笑曰來日自有施者至午而使者果來旣答則曰我不能入覲以此累使者上聞而益奇之會浙西趙憲伯驌亦爲之請遂肆筆金闕參陽殿額出內帑緡錢萬緡事一新以答其意上每歲以瑞將命卽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咸訝而請亟起于臥握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瑞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岸滸招而呼聽廬言之衆白何固未嘗出也因言所以其狀眞是歛道僧者

貫本郡人爲兵家子少有所遇何嘗與之友狎不知幾何時覺而髮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不慧而言發奇中與何頡頏好蕩游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卽予之貧者何旣不趨召它日瑞或爲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來見于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館之元懼其逃猝無以應上命果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何以杖詬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遂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瑞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與罔測亦莫以爲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矣稿素如言焉二人勇於啗肉食至十數斤獨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何又能耐寒暑余兒局伯言有元某嘗丙午歲七十矣嘗言自丱角見之顏色無少異蘇有婺道士日從之游將儉其爲何不怒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捨道士不能偕慨而去余兒往見之頗能言宦歷所至酷不喜韓子師方爲守千騎每來則提挈而罵之亦有人所不堪者子師素嚴厲於此不以爲

忤也道僧先數年卒何慶元間猶往相傳百餘歲矣洪文敏夷堅辛志乙三志亦雜載其事雖微不同要皆履奇行怪有不可致詰者故著之

趙希光節槩

吳畏齋獵諭蜀有邛守楊熹者頗往輶軒所聞因道資中趙希光節槩甚悉余見德夫時從幕府得其書以示余楊之言曰趙昱字希光淳熙宰相衛公雄之子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爲師每謂存天性之弟良貴充諸己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歷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此汛掃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舍終身弗改先是衛公相孝宗皇帝一日奏事上從容語及鄭丙曰鄭丙不曉事問他吳挺乃云小孩兒解甚底衛公曰以大將比小兒丙誠不曉事然以臣見挺雖有所長亦有所短上曰何故公曰爲人細密警敏此其所長然敢於欺君父又恃其險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朝廷用之不得其地上曰何謂不得其地衛公曰往年恢復至德順中原父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肩摩袂接悉取免數錢大失民

望迄以無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爲西將西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挺亦望宣撫之任久矣蜀雖名三軍二軍僅當其偏裨雖陛下神武御將百挺何能爲然古帝王長慮却顧爲子孫萬世之計似不如此上大感悟後挺死朝廷雖略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昱每念衛公此語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絶不蘇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關門弗果行於是製大布之衣每有自號表遊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亟貽書成都帥臣楊輔謂逆曦輔暨于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此宜恩騤無知爲虜所陷逆順昭然其下未必皆樂從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尚可爲因勸以舉義遂絶粒至於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置一劍枕間每舉欲自刺輒爲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數四終不食而死其所紀具是不從損益余生雖晚尚及識衛公父子紹熙壬子冬先君捐館于廬余甫十齡護喪北歸衛公以寧武之節來治于淮余舟過章江亟命幕屬來唁親以文奠焉余已卒無時之哭因謁棨下援手言疇昔欷歔不自勝顧余甚幼遣使從

先夫人求余程業頗奇其不穉賞其詞語而撫其叅孫也余歸未釋經而衛公薨輤車西泝余幹希光于琵琶頎然溫厚今想見之已足以信衆之傳時方暑侍亭上親吏言希光方治養生術以子午時有所行謝客移數晷乃得見沖澹無競其素也衛公止一子希光雖重穉體之託亦無嘗云

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贄謁刺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涖事僅兩旬卽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旣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旣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甚諄問

康顛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
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
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
于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
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眞宰上訴天
應嗔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識然
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
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
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
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實中予痼乃咏改其語
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語之合
益加厚頗取視其骫骳欲以家世薦之朝會其去未果
是時潤有貢士姜君玉堂中嘗與余游偶及此又日携
子綬席上者如數詩書萬卷致君人番沉陸且置請纓
康伯可順庵樂府一袤相示中有滿江紅作於癸女潘
封萬戶徑須賣劍酬黃犢慟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
之句與稼軒集中詞全無異伯可蓋先四五十年君玉
亦疑之然余讀其全篇則宅語却不甚稱似不及稼軒

出一格律所攜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曉也順庵詞今
麻沙尚有之但少讀者與世傳但語不同

桯史卷第三

桯史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時因
羅人問以共怡顏會將舉慶典市有北賈攜通犀帶一
因左璫以進于內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
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尼之禱賈索十
萬緡既成矣傍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摘之曰凡
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
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

詩既聞遍闕中無復售者余按會要開寶九年二月十
九日召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其子惟濬射苑中
俶進御衣金器壽星通犀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
此一見耳

周夢輿釋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
泰辛酉禾嘉周夢輿呂齡宰德化垂滿與士有以故例
請者弗報贄以啓東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貧余適
謁琴堂坐間夢輿口占授札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
長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
研生塵未免將迎之咎避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
亡弓所恨其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覩奪錦之歸
來更冀恢洪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
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擲其報竟
于門而去閽者白之曰正白之褚君就席以爲宮開背
度無所間邑士不欲名夢輿老儒自號牧齋精史學議
論齋豈老人意表器局凝重喜慍不形於色獨微有上
齒之短仕終安豐倅云

鄭廣文武詩

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題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
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
之延祥兵以徼南溟延祥隸帥閫廣旦望趨府聟僚以
其故所爲循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
未衙羣僚偶語風物或及詩句廣矍然起于坐曰鄭廣
麄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屬耳乃長吟曰鄭廣
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
做賊却做官滿坐慚嗥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
士大夫愧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九江三盜

吾鄉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觀前富大數十皆西北健種
晨羅昏縱穿寄者無敢覷其藩一日起觀鬧鶴有異發
笈空焉亟集里正視驗蹤捕四出杳莫知所從居三日
始獲之初盜得貲分塗一盜出蛇岡山將如韻吉耆日
嘗過其下見道傍梅有繫寶夜渴甚登本而取之有蛇
隱葉間傷其指貧傷而逃至侯溪則指發如脫矣不能
去臥旅邸中主人貧狀曰于無它藏獨餘鋌銀可斧而

售既而無利不可碎歸之盜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間
無售者時德壽宮中貴人劉黃盧石耳峰下持以求質
黃日魅異汝萬錢詰朝歸汝餘金黃已聞周氏之盜意
疑其是馳使示之曰吾家物也捕于邸賊證一網而得
因以跡餘黨如言無脫者又有馬居居城東爲僞秀亂
眞蔵以其秀售舒蘄間得馬騶驛以歸裴丁肆以器畫
復出入但見其驛玉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來適
黃有遁寇黃鮁之捕吏卽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實盜也
覺其意人肆叟姜坐而袒裼自褫其巾噉于衆閧而出

捕者以其變服弗之識也詬其久商于其徒曰吾目見其入今暮矣杳不再覿是冢非藂盜者乎遂偕入搜之盜則遁去而僞券之印楮篋且儼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二盜之彰亦異矣椿實偶然而藏匿捕吏無心而得驗天固以此啓之耶抑隱慝當露適因其所值耶大不能狀詰之以繇則曰是夕也以脉蹄傳麻苧雜草烏京之大壬輒投苧纏藥噤無復聲者馬驅毋至賤賈而售使門庭翕然寘咽既非其所仰蓋可肆於廉取它日語人曰吾以薄取致厚售之速耳市人弗覺也此盜亦有道者歟

葉少蘊內制

童貫以左璫幸大觀間積階邊功建武康節鉞公言弗與而莫敢攖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覩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愧於衆論丁酉鎖院適自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司徒易鎭洮而已少蘊黽勉奉詔制出告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託王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備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輒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爲宜威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于以制四夷之命賞賊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賊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醲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頳面裎擤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解釋而己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于祐

陵納告報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雖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以亂異己不知適以張閹官之威也少蘊自志其事以余觀之三公論道官雖曰檢校亦不若終沮以正之均爲一去云洞霄在中朝從官當漉之不專以處宰執南渡以後乃不然也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携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殽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鑠宮屏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冰鸂鶒鷺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翻來東向鳴人間畫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

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溪與之雖非可倫儗者第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乾道受書禮

紹興要盟之日虜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旣挾以無恐盡思弭虜務梧其主禮文之際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逆亮渝平孝皇以奉親之故與雍繼定和好雖易稱叔姪爲與國而此儀尙因循未改上常悔之乾道五年陳正獻俊卿爲相上一日顧問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騎兵于建康以示北向會歸正人侍旺未遣虜屢以爲言正獻恐召釁執不可亟奏曰臣早來蒙聖慈宣問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憤切但當理會屬今者有疑似之迹彼必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爲備萬一先動吾事力未辦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遲若專遣使則中外疑惑使者旣行只宜便相聽許猶爲有名苟或未從殊失國體天下之人以爲陛下捨其大而圖其小也適蒙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旨本末今遣使不爲無辭臣之愚見欲姑俟侍旺事少定或冬間因賀

正使遣王卞偕行先與北館伴議論言朝廷將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犬羊豈可責以禮度則臣願陛下深謀遠慮磨厲以須忍其小而圖其大俟時翦除醜類恢復故疆名分自正國勢自強在於今日誠未宜計虛名而受實害也臣淺陋愚暗念慮及此更乞宸衷少賜詳酌天下幸甚上爲少止而終以爲病其秋命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上密求顏對將范石湖自南宮郎崇政說書爲右史侍講天意攸屬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將先以陵寢爲詞而使使者自及受書以御札問正獻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所請茲役鄭藻例施行卿意以爲何如可密具奏來正獻復奏曰臣伏蒙中使宣降到御札下咨臣以遣北朝泛使求未顧臣淺陋豈足上當天問恭讀聖訓不勝感泣仰惟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規恢遠略志將有爲痛祖宗之陵寢未還念中原之版圖未復精誠所感上通於天天祐聖德何功不成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憤切心以仰贊廟謨爲國雪恥恨不即日掛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然而

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彼計其萬全不敢爲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亦以爲使者當遣但目前未可恐洩吾事機以實謀者之言彼得藉爲備若鎮之以靜遲一二年彼不復疑吾之財力稍充士卒素飽乃遣一介行李往請所難往反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師臨我然後徐起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夫天下之事爲之有機動惟厥時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臣之愚暗安知府變不過如向所陳不敢收辭以迎合睿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疎往直奏罪當萬死惟陛下憐其愚而録其忠不勝幸甚上不聽正猷遂去國范遷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丹陽郡開國公爲祈請使以行上臨遣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范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還計心甚安之王色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氊或有之不彼明言恐負卿耳范奏乞國書併載受書一節弗許遂行虜遣吏部

郎中田彥皐侍御史元顏溫逆焉范知虜法嚴附請本不可達一不泄語二使不復疑至燕乃夜藏帷褁燭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其辭云云大昕而朝遂懷以入初既進國書隨伏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昨嘗附元顏仲李若川等口陳久未得報臣有奏劄在此搢笏出而執之雍酋大駭顧謂其宣徽副使韓鋼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處耶自來使者未嘗敢爾厲聲令納起者再三范不爲動再奏曰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雍酋怒拂袖欲起左右掖之坐又厲聲曰教拜了去鋼復以笏抑范拜范屹如初雍酋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達當下殿百拜以謝乃宣詔令納館伴處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臣僚彼敵粉然既而虜太子謂必戮之以示威其見越王不可而止頃之引見如常儀歸館伴果宣旨取參去是日鋼押宴謂范曰公早來殿上甚忠勤皇帝嘉嘆云可以激厲兩朝臣子范唯唯謝廷議方殷會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夏爾外祖號任令公再世見事謀篡其國事敗而族蜀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爲夏人所獲致之虜庭雍酋益怒

范朝辭遂令其臣傳諭詰之范答以姦細之僞不可測退朝而館伴持其書來印文儼然可識范笑曰御寶可僞況印文乎虜直其詞遂不竟十月范還虜之報章有曰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知其忠勤有大用意彼八年遂參大政云受書乃隆興以彼盟書大節目故備記其事特詳當時倘他有廷臣謀議可參見日月尚遜惜乎其未盡聞也

一言悟主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上用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勝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欲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玉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論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閤門官日月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

一旦驟欲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願謂何耶官屬縱俛首吏民親聽又謂何耶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句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既而范意不安于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申命實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立赤幟云

蘇葛策問

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婾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左正言朱光庭首摘其事以爲不恭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交章劾奏一時朝議譁然起宣仁臨朝爲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紛紛除肆始小定既而亦出守紹聖崇寧治黨錮言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政和間葛文康勝仲爲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聖上懲建大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綜覈勵精追寧考治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督責竊通慢而無刻核之

迹隆牧養猶甚弟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何其間今見丹陽集中是時語忌最嚴而無一人指斑之者文康迄位法從哀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一而禍福迥殊大異是蓋有命也

程史卷第四

桯史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由赦新復州縣赦文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朮讀之以問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爲譽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擅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以華子婿及其黨程克俊補鷙故其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

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軺許光宗廟諱盟好來存殁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國慶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訪洗空遺恨郢國傳顏尚有人收拾金繒煩廟算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禮君王赦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爲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它書多詺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都胥增損文書

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爲余言其姻張氏不欲名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巨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民家者民素患其圖環溪畜犬猙獰吏莫敢闖其藩張欲躬捕弓級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僥取之復之往信宿而得鞫其棄侶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縶而來賊證具以告之縣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它事忤令遂之至令詆爰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報張乃知之訴之掾吏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

且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又訴之亦弗得自分絕望又一年秩滿貨舟如京過韶因謁憲臺坐禮次有它客襲譚一尉事適相類援告之客曰是不可爲然於法情理見虐嘗聽職者雖非躬獲亦當免試京得賚盍試請一公移儻可用張方慮闕歷薦削不及得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成案錄爲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員營入殘零張良窘偶思有此掠以示部胥胥覩之色動曰句我一昔得與同曹議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虐請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與君謝君能信我事且立辦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日損至其邸張疑未決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賂謝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卻盍爲賞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請毋得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犒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緡成約張貸其半于道夫同械識于蜀東賊氏兩月不復來頗以爲妥相與深咎輕信徒取悔曰忽夜二鼓有扣門者乃胥焉喜見眉睫曰幸不辱命文書御袖取覩之則名登于進者矣張大駭且質之左銓良是三代爵里皆無

爲又非之省闈亦然以爲自天而下然終莫測其繇也欣然畀謝貨又厚以儀而問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汔事何庸知我既而班見如彝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闕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爲侍左郎道夫在館因密訪其事蓋胥初得憲司據見所書功閥皆曰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尉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如格矣筆勢損織無少異同列不之覺發案故府胥亦驚而者之但者婿乞曹賓祿之命從其行委曲遮護徒以欲速告乞不下元處而實遂行刻木

輩舞文害賊蠹乃其常蓋未有若此者以此知胥遴蠹積蠹不可勝算司衡綜者可不謹哉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于門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且日徙居其對爾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軋敵乃有喻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以資善謔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腹圍謂之腰上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皇竟有青城之禍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比歟

安慶張寇

兩淮自開禧搶攘之後惟舒僅全嘉定己巳歲淬饑潰兵張軍大嫡亂始犯桐城掠富公朱少卿致知之家頗得民馬遂合亡命兩夕而浸多遂賊張闖郡太守林仲虎棄城遁入自北門至于遂路號于邦人曰凡吾之來將以爲父兄子弟非有掠敓之心也謹無捐而居無棄而業無嬰我兵鋒於是逃者稍稍抱馬足乞生賊亦弗殺至譙門立馬覩權鬲四顧曰我射而中安牛之首照購入不然舍去一發中之登郡廳大發府庫以予民翕然爭趨惟尸胥魁一人曰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爲除之而已即日去屯潛山營于真源宮將大其所圖甚以真兵會有詔池陽兵千捕他盜偶遇之塗而登山賊不虞其至之遽也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衆寡莫敢先入環

而守之賊計窮越山而跳數道流而奪其巾衣僞爲逬逃者告于官軍曰賊衆方盛宜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而械轟木間馬嘶廡下鉦鼓寸斗雜然四發盡信其有人將謀于軍日賊在內徒株守無益焚其宮是將焉往是日風盛百燎並舉從閧號呼而竟莫有出者宮既蕩盡以爲賊亦灰矣亟奏功朝廷初聞仲虎失守亟詔池出兵繼得撲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大乃自望江劫二舟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登層樓揮金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姦者疑其爲執訊得實乃知焚死者多繫留之黃冠也獄具肆于市而尸前嘗舟中多衣冠家人遞牒送其所居眞源無孑遺其徒適有游方者歸旋理瓦礫爲復營計今尚未完匹夫奮草莽囚歲常事然驟得一郡即市恩忍殺其志蓋不淺脫身煙焰智足周身卒以所嗜敗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既戰而棄郡兀朮入之即日集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爲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稽天盤薄不得進兀朮怒躬命巨艘張颿徑前風益猛自度不習

舟楫撓舞舵側窘懼欲却而未脫諸口也遙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篙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朮慨然歎曰昔唐斥境極于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日御舟將如館頭亦遇于風不爾幾殆蓋天褫其魄而閼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虜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蓋以舒之比音爲輸也

寇奎堅忍字

光堯既與子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時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爲可喜效每落落淳熙中上盍明習國家事老成鄉用矣一日躬朝德壽從容承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于選德殿壁辛丑歲將廷策多士貢名者或請時事于朝路間闕其語而不敢形於大對且慮於程文不安帖僅即其近似爲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終既而御集英臚唱宰執進讀獨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爲第一蓋親擢也周伯兄嘗誦此事謂凡文字明白痛快當如此余聞於其客劉達夫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偉放豪邁如其爲人余得其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豪傑將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醆壯氣激雷霆何處難忘酒姦邪太陸梁腐儒空有鄙好漢總無張曹趙扶闕寶王徐寶靖康此時無一盞淚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逢聊置畚運茅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石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景文它文極多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又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篇特典重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皋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眞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瘖鳴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閑雅不伴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見一堂

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

驚諭宰相使問其餘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老上曰姑遂其欲時何秩未負郎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詩而祖之何歸築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較其積閱謂雖居位猶未該延賞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運余在故府時昌運爲左帑嘗因至北關送客畢勝之爲余道其事今知連州

義驍傳

吾鄉有義驍事甚奇余嘗爲作傳曰義驍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錯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進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卒聞虜至而逃畜孳滿野或徇地至花靨見病驍焉疥而瘠背如堵牆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狼藉莫適爲主勢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俱完毛彩夜生日寘之櫪櫪惣惣然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闉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

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檛候長屬鶩行立俟厭指畫乍退以爲常馬或賊恭不任相通融爲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驍往始命鞍瞿然人立左右驤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執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韉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鬖拴縱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裼而騎相望後先驍之馭者終莫敢竊覘其膺鬣稍前即歷齧之軍中或指爲鷙悍擴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執府

調兵三千人以往戍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栅戍出搏鬬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鉤出其腋及鞬而隊死焉官軍承鳴鉦驂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晁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禰有弟得夜恃鞬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蹋進退折旋良愜即不勝喜貯以上廄煮豆粟濯泉翦鬃用金玉爲鞍華韉沃獲極其鮮明羣渠皆醵酒來賀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驗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怪之於是日游

其驗於峒岖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栅官軍闘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驗以來驗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檛擊之腭盡傷驗不復顧自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技之驗也是異服者必其酋相與遂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禰以徇于軍曰得元禰之弟矣蒙而進賊軍大駭軍士勇躍爭奮遂敗之急羽書以出奇獲醜聞徼遂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月後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恥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驗之事驗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驗歸病傷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觀驗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與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歷跨下而不知恥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技才不勝德媲之駑駘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劉取著于篇

鳳凰弓

鄒非原居中在宥府和子美詵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召與語而悅之遂薦於徽祖數奏明堂大契宸旨進横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彊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貧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蘄王世忠因之稍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克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焉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熙寧神臂之規實不然也詵知兵嘗沮伐燕之議以及於責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蓋兩河名將云

大小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爲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敘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爲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余憶慶元己未歲如中都道徽之祁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宮

者所作其辭曰塞衛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皇親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積尚新但云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驂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惜然若不少悟何耶

趙良嗣隨軍詩

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間以詩篇進蓋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續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脩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嗣實預名參詳與驂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據矣後既坐誅其所自爲集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視蕩毀無收拾者余讀北遼遺事見良嗣與王瓌使女眞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上京蓋今虜會寧乃契丹所謂西樓者實耶律氏之咸鎬豐沛犬羊固不足邮而良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貴爲九卿一旦决去視宗國顛覆殊無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爲人從可知也雖有名篇正亦不足錄況僅止爾耶五鑾乃上京殿名保機之故巢也

桯史卷第五

程史卷第六　六則

汪革謠讖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大震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詔以三百萬名捕其年革遁入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逮下大理獄亡梟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閱之番易周國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孚師中嘗登鄉書以財豪鄉里爲官榷坊酤以捕私醞入民家格鬬殺人且因以掠致黥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魏公都督江淮孚逃歸上書自詭募

亡命爲前鋒雖弗效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貲產復致千金革偶鬬不得志獨荷一繖出闖淮有耕冶可業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荊橋使里人錢某秉德主焉錢世吳越支節也貧不能家妻美而豔革私之邑有酤坊在倉步白雲革訟而擅其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別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爲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戶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居巖時出佩刀劍盛騎從環數郡邑官吏有不慊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合毆擊瀕死乃寘於是爭敬畏之願交驩奉順旨革亦能時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自儕夷以下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倜以寬得衆別聚忠義爲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光祖頗矯前所爲奏散遣其衆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舊爲軍校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長子某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往果喜留之一年而盡其技革貲用

遂厚謝以鐵錢五十緡二人革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革因寄書以遺恭革與郡好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重書緘尾曰通事俟欲京即得踐約二人既出飲宅肆酣相與吝怨結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恭門有茗坊延之坐自入于室取四縑將遺之恭有妾曰小姐夠嘗縑旁以恭之好施也吝不予縑屏後有詈言二人聞之怒恭堅持縑出不肯受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市謂革有異謀從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連軍中爲應我因逃歸故使還者聞之意欲以藉手冀復收光祖摩得之恐捕二人送復司既無以脫遂出其書爲讖光祖繳上之朝有詔捕革郡命宿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彎卒又咸辭不敢前妄謂拒捕幸其事之乞屏以自解時邑無令有王某者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說諭革已聞之頗爲備飲簿以酒炙鵝不熟而薦意豬倉皇簿覺有異不敢言而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擇者至擇與汪革交稔故郡使繼簿將命從以史卒十餘人簿下馬道革語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遂入革復飲之時天

六月方暑曰以酒自巳至申不得去擇初詢革無他既見乃露刃列兩廂門下憧憧往來袒裼呼嘯頗懼豈孫辯句去革畢飲字謂擇曰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革且不知所從始雀鼠貪生未敢出有楮券四百句希顏爲我勝肦擇陽諾方取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餉飲也醉鬬其得錢抑怒呼曰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取謀反人敢隸乃受錢展眼耶革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爾乃匿聖旨文書給吾父死地戶闔甲者輿王立先中二刃仆爲死盡殲捕吏獨史出寘牆下將殺擇探懷中得所藏擇移擇擁頸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爲苟得尉辯正死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逃遁惟冶下多逋逃罪盜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餘六日辛亥遲明蓐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子弟亦有能文者俄且武平居以盲人稱革皆親下之革有三馬號惺惺騮小驄騍曰書婆子駿甚馭曰劉青號捷遍入革是日被白錦袍屬橐鞬腰劍總髻梨旋風髻道荊橋秉

德之妻閽于垣隙弗之見乃過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擇何尉頑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也革然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夜則前一日以定民訟舍村寺未歸乃燿武郭中復南出劉青方整忽頓革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家革曰良是反騎趨縣尉廨在縣治革將至有長人衣白立門閒高與樓齊其從共見之人馬辟易亟奔還則錢四二者已與其衆潰逃略盡惟龔董等郭擇不去者尚五六十人計無所出遂殺擇而走麻地其居屋數百間藏書甚富殺粟山積盡火之幼孫于一甫十一歲使乘惺惺騮知無爲潰司分析非敢反特爲尉迫脅狀遂殺二馬挈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大荒湖泊葦間與龔董混漭洲去曰各逃而生毋以爲君累也其大子有婦張實太湖河西花香璽買張四郎之女有智數嘗勸革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潰于湖時人哀之王立既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聞革起聚民兵會趣尉來捕且驛書上言詔發兩統帥偏裨撲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近視舟有烟火且

聞伐鼓擊柝久不出使聞之則無人焉煙乃熾麻屑爲
詐曲如印盤轉羊鼓上使以蹄擊革蓋東矣革之至江
上劫二客舟浮家至焉汶釆石僞官歸峽者謁征官而
去人莫之疑舒單既失革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
購革乃匿其家于近郊故死友家夜宿弊窖曰吾事明
家可歸師中兄遂入北關遇城北廂官白某者于塗白
嘗爲同安監官識革方髮避革曰闖官捕我急請以爲
君得束手詣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楚毒卒不
言從獄中上書言臣非反者蹤跡至此蓋脅役匿請得
以兩淮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見矣不知訟臣
反而捕者爲誰請得以辯乃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漢恭
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秋期乃屯事革寘坐手殺手
人論極典從者末減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千里
方其孫訴漕司府遂押繫太湖荷小校遇棠梨市國器
嘗見之惺惺騎棄野間爲人取去宿松人復援之以療
死革之壻曰毛滂字疇舉第百一居倉步亦業儒以不
預謀至今存役其家果得免依乎而居後一年事益彰
乃如宿松議故業董四從有魏首詹怨之捕送郡郭擇

家人逆諸門擒擊之郡庭首不疑矣其捕董時亦賞
緡千郡不復肯畀薦莫畀僅緡奮撫州革未敗天下謂
曰有箇秀才姓汪騎箇驢見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
千趣辭又曰住在和門下鄉行第排承四八首尾皆同
凡十餘曲舞者率倩以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革第
十二以四合八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革將自廬起兵
如江云國搖又言革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
止其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極著
革時亦欲縱火殺掠使氣所時邑幾殆時守安慶者李
歲久亦不知其爲何人也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
正有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
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
其速去其屬張逵爲畫計使請鐵券旣朝辭遂造堂袖
劄以懇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
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
大喜是夕遂引道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

明日將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
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
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自檢
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
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援傅
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起庭銘墓

孫仲益觀鴻慶集太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
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
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璫耳亟
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
作於宋周臣之論諡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
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爲
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爲士大夫之不忍爲郎日
龍去事頗援類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

蘇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爲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
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

能嫁娶每行動倚市簷怨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輒傾市
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爲巨室受因畀蓋
立圉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皆依偃有璫
以轄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舁之殿前司時郭棣爲
帥周伯間一往必敬呢其聲如鐘磬時欲見之覆其
聚民力飢之浮于河至望依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
童肩長踰尺來淨悲都人爭出觀之信然事聞禁中詔
給僧牒劚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塡咽
娃香謂之活羅漢遂真施貲爲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
位之中不壽而歲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王
近於人妖矣依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快目樓題詩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滿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詩
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劉改之
余友識之旹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仲隆棟之子
似仲游因言劉叔儗詩句叔儗名儗才豪甚其詩往往
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兄周伯持潮東廣節
待交一日退仲隆同登其家後圃快目樓有詩稱閒日

上得裴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橫秋只愁笑語驚閶闔
不怕闌干到斗牛遙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囊貂裘
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
知叔儗居月餘儗來謁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
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賤路約旣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
二詩道周伯其一曰昔年樓鼓事退庭公相身爲國重
輕四海幾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千
字齒頰冰霜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中
興其二曰已買湖山卜莫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

處看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臣知有種中原消
息定關渠從今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採詔除詩成風
箬展讀大喜遂約之入制明年叔疑過會稽留連累月
餉之緡錢甚腆叔候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誦之
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鴈字聯岳陽樓上俯晴川
水聲軒帝鈞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煙大翮驚風來島外
孤雲銜日落陰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飄飄意欲僊
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拔足洗塵腐而空
之矣獨似傷露筋骨盡與改之爲一流人物云叔候後

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記龍眠海會圖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習宜作補陁大士相以施緇徒乖
老得疋楮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廼成平生稱寫其大
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常櫝致
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于英伯遂俾其兼語
爲作記其右曰南閻浮提有大善知識現居士宰官婦
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子游以是因緣
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於
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入入闇忽覩光明心大歡喜
莫可喻說宛轉諦覩神通變化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
幼姸醜各有所別足蹈滄海如履坦途蛟蜃黿鼉魚鱉
虬蛤俛首聽命如乘安車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
衆前後導從如役僕隸寶花繽紛天樂競集金橋架空
琪樹蔽日或閤而號或倚而言執鉢杖拂各有所執凌
雲御風升降莫測或解衣濯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
狀貌迭出以神神形成於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
幻三昧隨利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

文佛既成道已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
薩摩訶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
一號名曰普明既授佛記即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
云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有
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生天龍八
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不可測如
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相可乎
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圖之作追
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諸法耶求諸
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賢劫中在大抡
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部之衆演暢摩訶
衍法度無量無邊衆生其殿百寶裝嚴衆妙殊特匪因
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謂之有乎
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爲海羅漢之爲羅漢誠愚癡
蛇魚黿鼉蛙蛤天龍八部夜叉羅刹似耶否耶有耶無耶
匪太圓覺合凡聖於一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
空俱滅則法且無有何况於相相且無有何况於畫畫
且無有何况於記雖然是理也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

上乘說若夫即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
於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爲塔畫地成佛皆
是道場何况圖畫莊嚴盡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
希有功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
往昔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
弗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於是居
士瞿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嚴
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以
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此羅漢
當知是畫爲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去無量阿僧
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
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爲畫設開禧
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邁謹記英伯宅文亦多奇累試詞
聞不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故游蓋其人也

程史卷第六

程史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贄啓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
蜀召過京口以先君淵淵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東水
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荆復出
關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具有數鑒雖上
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遣妄
諜壺簞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
也因草一啓代贄及之曰騶虹過賀會覩誓欵之承倉
皇歎斯尚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
竊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
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輿紛和戰之謀誕謾賢事而異
儒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
廢無術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爲之
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鯁而爭逆亮以
難從而求譽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
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執計臥薪自厲誰爲勾踐之盛
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饋百年棄置亦已
久矣萬口和附以爲當然不特首足混於無別而反使
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
終夕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役乃益甚病閱九世之大議
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衆呈已洞暨闕議論嚦嚦堅關
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爲役慮昧
畝有懷於憂國廝莛無路而陳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
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
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
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

亦成於克捷彼皆未晝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
時之不爲邊草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莬
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
生聚但圖以千里而畏人惟脉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
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時欲
事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屏齒之邦關陝乃
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
安可卻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其守則險亦均地
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
善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
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
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蓋旗再圖北指詎不
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
險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泗宿以下粟
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
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蓋河
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爲全謀卽乎
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險道以出兵饋僅則難繼故
顯忠卒成符離之衂而至於潰李寶仁濟膠西之捷而
不敢留水路貽明徵之憂僅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
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
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
旋復兩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步僞進擊而手足猖披惟
是時之舉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貫苟盡
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
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兵覓戲
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

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窮而
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宜和之捷所以貽靖康
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
庶功可成而釁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
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誅乃無益
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蒔而蒙賞厚貴輕畀是以實而易
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
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
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遷城保郭以嚮堂使萬而
不免於屢遷成罔事機以王帥素安而常旗於僅達僅
然以承平文飾之僅賴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
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疏而不止歲市牛而不
能償耗謀與閱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饋軍錢啓
神霄屯田之策民兵丈具禁籍虛員柰何欲興不世之
傳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效於
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威宮鳴鳴之僅試
捺閱閱母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
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軺公議浩然而歸重
昇之顯閣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勸西顧之憂公特任
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遊爾褒崇旌旗千時之來建
然望嚴登列城之觀望此外闕之藩宣當盡遠猷庶銷
過計某居知是過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
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
諸軟熟之頁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勳別當修贄畏齋
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
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閥時表食牛之氣有來
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

之有後幸邸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孫合器必有表薦門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愛某行官沔鄂之間卽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枝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賁人誦故侯之名緒敘謝之意匆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願徹於諸公聞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夫倉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騈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實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刻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緇故篋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潸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楚齊僭冊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粲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冊文乃删其吠堯者而剟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

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粵惟有宋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閒端招禍反義爲仇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貞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傒擇其賢者非予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爲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罔替歲至無爰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文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遴卹王者爲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

妖氣既殄區宇大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眷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正恩偵去就之閒衆郡來王猶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扶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櫜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寵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蠢蟥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卽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昇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皆以六十六方爲制

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虖犬羊亂華顛倒冠屨一至於此蓋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孫乎

優伶詼語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萬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旣洽參軍方拱揖謝府就倚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鐶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鐶曰二勝鐶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鐶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芮煜令衿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張丞相商英始事紹聖共倡紹述崇寧二年遂爲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紱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或言其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爲開封府推官其詞時代府尹爲醊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

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旣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木異畝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敬作嘉禾篇神宗既登遐嗣皇帝沖幼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託惟我太母晦望德于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佑神孫以總大政旣臨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

呼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古先丕惟曰禹貢
九州之域久封裔壤珦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豢序
弗底平時以憂貽于我後昆廼備材力廼督事功務除
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墜厥志權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
其之所不欲一切蠲罷厥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形
愛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親忿生于弗
勝其蹊成仇其合成黨盈庭雖訏震于視聽惟聖母燭
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于偏歸于是越三載
羣慝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馨聞于上帝風雨時若

英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穗
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沖幼周公居攝近則
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
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
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
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
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
舜暨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
位君子在野其詩曰潝潝訿訿又曰噂沓背憎嗚呼鄉
士廣尹敘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
本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于每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
非離于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異妄操臣李昭敘等
立石余又嘗求其間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將
曰公在熙寧論居洛京十有五年登治書咸帝難寵嘉
以于登瀛方溯起充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祐神孫噫
吝在庭屬以宗社介特與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謝
而伸五害變法十有取入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
義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速用成心勩形瘵胡備餘生

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訃音夜奏九重震悼罷惟太師開
國于溫莫慭我民門巷煩寃廼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殁
具資一給于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
遷功虧于簣志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
夫何儗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
等字乃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
其初議論與是殊哲宗親政首爲諫官乃指呂汲公范
淳夫輩爲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爲負國甚者至
以宣仁比呂武孫視此文爲不同反覆之言豈謨其得
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賞大觀表立本以其能與
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欽宗嗣服曾時相主其入
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稱
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爲相國
志在逢君等語憂臣以爲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傳
蓋專主此篇稱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
其實非也

朝士留刺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

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
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
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
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
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抗聲曰
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閽者告之以某
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
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
官務𣜬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邪我必俟其來而白
以治汝罪閽恐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
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
以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閽
偉然蹙頞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
笑仲荀出入秦門頗褻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
傳味秦雖煬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程史卷之七

程史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淸始莫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
井在焉故余家皆益圩步猶存家居城中城負江面山
形勝盤據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曹翰討胡則
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爲上水龜非腹脇不可
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在北闕新倉後
郡治之前對庾樓有峰曰雙劍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文
若來爲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郛殘其民
取陰陽家說意劍所致乃闢譙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
盡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藏劍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
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爲意居
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爲中書舍人終
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難多筌蹄之學以
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爲疏開禧丙寅二月丙子余在京
口章以初居戎司稱風亭余淮事庚中歸過之小酌提
手庭下日方申忽覺大半碎銅有聲甚厲矯首正見一
星南隊曳尾如帚透迤久之始滅相與歎異未幾而兵
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嘉定己巳五月辛亥余里居
晚浴散步西圃瞑色將至從行一僮忽卬而驚嘑視之
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色紺青尾微熒熒自南徂
北行頗迅亦隱隱鳴于空中時虜酋易位蒙韃鬧其境
兵禍糾結數年猶不解則所隊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
習變星二星所偶見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聞亦不聞
奏報其它躔度微忒意必不能詳也

紫宸廊食

余爲息簿日瑞慶節隨班上壽紫宸殿是歲虜方挐兵
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賜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已升見
有老兵持二牓牌至金書其上曰輒入御厨流三千里
旣而太官供具畢集無齋豨脰臑僅以鍛竈刀機自隨
爨最簷下術食首以旋鮓次暴脯次羊肉雖玉食亦然
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
封其兩旁上以黃紙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徹坐旣御
合班拜舞用樂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褚爲作止之
節廊下設緋褥寘俎于前有肴核罰以銀而厚其肩爲
之一耳頗不便於飲上鐫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
議成而舉觴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
東廡入廊餼繼至適盧棘簿子文在旁因言此藝祖舊
制在汴京府天造草昧一日長春節欲盡宴廷紳有司
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帟次序勿改
以昭示儉之訓如錫宴貢院前二醆止以果實薦無品
食蓋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醆亦首以旋鮓云余
聞之典儀吏曰它日戎贄在廷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
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祖
弗之信旣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斸支隴以泄其
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爲偏閏之象而不
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旣僭遂改
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謂丁繇治其故嘗夷鏟者力役彌
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
云

袁孚論事

孝宗初政袁孚爲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内有私酤
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
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爲參預未知其倪
啓封相顧罔測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
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日遂朝方抑楫以請玉音
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
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
惠問孚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
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上人子曰何謂也曰北内給
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
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焉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
天顏少霽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
以爲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爲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
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内至於有此非
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
耳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
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孚儻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
事上許諾旣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袁
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
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踧踖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
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祠得守永嘉郡
旣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
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纖人知譖之
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
始無間此舉寔足以權輿之云

鸚鵡諭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乾道間楊嗣清甲有聲西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緒衣自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逮詣公方為左史聞之不俟車亟往白廟堂曰嘗之人家市猫于鄰卜日而致之將以咋鼠也鼠某未及問而首抉雛籠以噬鸚鵡其情可恕予當國者問其緣告以故相與大笑勢牘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勳輔位至從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謔以排根善類者為猫噬鸚鵡王中父嘗為余道而忘其所為邑之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技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觿載雜襲職方乘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月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蓄決德夫兄至蜀安大賚內與之醞視言之夫妄心一萌鼎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牸牧相衛

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嶙焉不合如礪土名曰焦崖有周氏墳其間望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一牸墳側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齔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牸二兒凝不識為虎擲瓦礫嗾而逐之虎顧牸不肯去二兒倚徒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覩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牸以角拒虎爪腦無完革矣牧子覩時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牸來時木影滿日刃環舞翁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牸少憩力甦乃前鬭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牸牸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執何既而山下民聞者持梃譟噪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牸牧竟全余時倚至家下僕輩親見之來舍道親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醞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百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虛妄者以虛辭昧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徽祖將內禪既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即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

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但聞謞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二日欽宗遂即位寔宣和七年十二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亦白虁至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亳社斡离不既逐師龍德行宮在京口纖人乘罅有劍南自奉之疑奉表亟請歸京師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詔迎謁見于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槀俾宣示宰執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為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某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假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閒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臣上新懇哀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

邦咸寧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賫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虖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聖心其有以得於天矣按蔡絛國史後補載徽祖教門尊號為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豈歸美之稱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元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真人今茅山龍虎閣皁實有三壇符籙禍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帝王之號又有其別殆未

可知也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披視見之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答於是即日溢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達理者每易一椽覆一簣輒翦翦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逆亮辭怪

金酋亮未篡僞封岐王爲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爲詩詞語出輒崛强慸慸有不爲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且驟施於國東昏疑焉未及誅而有胥儀之禍宗族大臣以亮有素譽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無忌佳兵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輟余嘗得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日暮烏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玉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卧內見其妻几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日綠葉枝頭金縷裝秋深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赭黃咏其詞旨已多圭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隱畫工

於中節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繪事大喜矚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屏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己之狀策馬而立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還汴之歲已弒其母矣又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明年竟遂前謀使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邪將射鵰軍二萬三千國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爲寵曰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鵰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卧龍韜韞果見成功旦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元黃迎路余又嘗聞開禧降者能誦憶尚多不能盡識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于辭表它蓋可知也犬猖鴟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

軟屏詩正隆事迹以爲翰林修撰蔡珪所作說曰御製反覆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於視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夷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

程史卷之八

程史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裕陵年十三居于濮邸一日正晝憩便寢英祖忽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卧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年亦以在寢席驚欽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啼耳既而果登大寶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詔錄聖瑞之詳付宗正寺

狀元雙筆

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爲二千石珏不力於學弁髦祿祿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于棘圍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爲作箋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稟稟固可敬而珏之識亦未易多得也珏死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監博州酒其孫獻簡堯俞元祐中爲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堯舜二字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支格蓋至日晏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閒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閧

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爲學者言必璧頌及之一時傳以爲雅謔余按東齋記事指爲楊文公而徒問其爲幾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爲詞場刷恥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冠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闔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嚮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覩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櫜鞬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儵已鞁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旣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闢金碧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

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沓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廏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箙數之亦亡其一矣感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驟兵是聞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瘵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搆爭戟邱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

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爲右丞暉爲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焉帝羓之禍實昉此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卻我使人徐嘉等歸而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棣正隆事迹備考它記而得其顛末熊克中興小歷書於紹興二十八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朮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紹興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爲梁王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爲正

蘆渡橋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旣卻逆亮于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鑰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檢詳適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沓至蓋亮已懲前衄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時劉武中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卮醪以前曰馮洪

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勳業義問具有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拂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龞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龞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龞知主人以計取之遣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筋上知馴致魁柄龞渡本諺語以爲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于女眞約盡取遼地而分之予女玉帛歸女眞土地歸我議旣定矣宇文肅愍虛中在西掖目言開邊之非策論事塵璽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遂使之參謀意欲溷以同洛且窒其口時有旨趣興師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論曰臣伏覩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略紹祖宗之詒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

有定議欲命臣經度帑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屬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旣與軍政苟有所見先敢隱默輒具利害仰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已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刓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

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宜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

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惏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眞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强悍之女眞以爲鄰國彼旣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强弱未分持卞莊兩鬭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墮之兵而當新鋭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閑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鄰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强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强盜從之寒士旣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鄰强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

國衣冠禮義之俗永槪昇平天下幸甚臣昨嘗言不任戰慄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捃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適又有降將曰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肅愍憂之力言于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孥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仍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旣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徽祖見之歎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是日遂詔於榻前草詔罪巳大革弊政其略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咸泣山東之詔云植之歸以童貫先改姓名李良嗣後賜國姓靖康初伏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鎭國功臣其子亦顯

鬭毒圓

高皇毓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夙賦充實自少至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鬭毒圓數百一以芫花大黃大戟爲主侍醫縮頸而上服之自如有王渥者以技進侈言勇往居之不怍間奉圭匕先意持論自詭無傷孝

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之顧淳熙丁未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餛飩貫胸膈欬瘙渥猶主前藥旣投而不支遂以大漸孝宗震怒立詔誅之慈福要上書諫薄不獲已減死黥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涖焉方覲其速斃逕貨五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璫王繼先幸紹興始用是取驗孝宗在朱邸厄蹕視師至建康館秦檜故第史文惠爲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莊文體曾龍于後圃孝宗樂飲以碼碯觥觴者十一因遊于圃二臣復各獻一巵後三日屬疾高皇賜藥使內侍視之服文惠問

之疑其爲鬭毒亟袖入參圓入問而信遂竊易之僅脫是日微文惠幾殆高皇晝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渥祖繼先之緖餘株守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慈福慶元丁巳朝廷方卜郊而后不豫始猶自强起曰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齋思勅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還御端門肆眚竣事趣駕至宮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卻之咸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八袠而以醫累人耶意懲王渥之得罪也故廟謚之

議曰卻藥輸進務全護醫盡紀實云京魏公鏜時當軸嘗親爲客言慈聖所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眞若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鑾坡爲承旨朝議謂且大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葎先於吳門兵時出妾方娠醫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焉葎也旣貴無他子遂以重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不許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有欲進者語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國其終身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諱禍福不可以智力勝當於此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荊公罷相鎭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荊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爲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為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柈貯肉炙粱米翁效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囿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騎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視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籞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飧云

王涇庸醫

宇文忠惠紹節在樞府余嘗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與紬繹有客在坐偶曰縣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遠方及乎原用事始得歸稍敘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嘗袒而示某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瘢惟噬膚之初傅以金箔則瘢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臏足之藥售于市者輒

揭扁于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于上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予將詰售客亦笑不敢應時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為位以哭及都人來廼云涇實用獨毒瀉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追涇所復官免杖流丞與余因憶在京華時傳著作行簡姚冑丞師皐皆甘涇餌目擊其殞著作未瞑手兒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隨班景靈見冑丞殿門下云瘵癖新愈因相勞苦則曰王御醫實生我癖去矣瘵下者數斗今頗疲薾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為之流涕并志顛末以悼其膺

黑虎王醫師

余稚年入閩過福閩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高宗檜官留後通國稱為醫師雖貶猶得寵於稱謂焉初秦檜擅權而未張頗賂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寔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

與檜埒大張去為而下不論也諸大帥率相與父事王勝在偏校因韓蘄王以求見首願為養子遂帥金陵軍閫者爭倣不以為怪檜欲貴其姻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乘間為檜請諸子至列延門金紫盈門擁顧眂謝撩市便脫抑民子女為妾侍罪不可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紹興辛巳六月蜀人杜莘老為南床擬擊之而未發會邊釁啓繼先首輦重寶為南遁計都城為之騷然上聞之不樂劉武忠錡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上意猶懪忍不決亶欲以兵應繼先素佚猶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間言于上曰邊鄙本無事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耶於是肅肅其下而不得逞者頗浸潤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嚞張掄往時亮以非指使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適在劉婕妤閤當饋輟食婕妤侍之閤諸侍貂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並怒丁未詔婕妤歸別第莘

老矣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玉色拂然莘老抑楊曰臣以執法事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啓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色首肯罷朝使宣旨曰朕以顯仁餌汝藥故假寵今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圖之辛亥遂詔繼先居于福子孫勒停奪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强奪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悅繼先以先事閩部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其故居華棟連甍檜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析至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覆亡趙牲之作中興遺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參以所聞而著其事

桯史卷之九

程史卷第十 八則

豕泰挽章

建中靖國初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虛心納諫弊政大
革海內翹想蔗幾慶歷元祐之治曾文肅為相頗右紹
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言以觀望挽引責
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
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
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祐疏力言豐祐政
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

感格危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
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尊
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冠初盛范
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禁中且陳平日趣向
謂非相蔡京不可上憮然亟召見曰朕且不次用卿遂
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
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誣謗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
令史官徹其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
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享蹇序辰駁
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為是矣夫二
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於是國
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邸獄責知淮陽軍范驟致尚書
左丞云

殿中鶻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
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上大
悅即日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鷴畜久而馴不
肯去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于

塵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國亭上之論與浸淫及于
艮嶽矣都城廣莫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
識者以為不祥蓋思江之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偽降以覘國而無以
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淮賈
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耶因縱譚兗國虛實以啗朝
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邊臣不疑密
以名聞時兵釁已啓詔許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
北皆登巍科惟已兩薦禮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
名富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
興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强聒于朝
辯舌泉涌廷臣咸奇之會兗誅未得間以北犯改京秩
為鄂倅隆興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
欲以營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
老未粗聞左揆陳文正參預張忠定同知辛簡穆咸是
之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姦人來為虜間國家提
防甯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諸公

雜然謂迂詐文惠徊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嘗可見也
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契丹欲以十萬
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為可斬予得萬烏合何能為
蘊古素謂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
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為吾用不
如乘其未定挾去為一捐事幸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頷
諸公曰已得之適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
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愧
不得對比案既至戰灼不復能執幾墜地遂退諸公猶

不然然迄得不遣既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
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
告者及搜所遣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
是始服文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闤闠都人
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
靈焉妄謂有心諾輒倖易牌面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
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
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
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異細作也大諜

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
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
前錄吳畏齋啓文惠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
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
也

大散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撫使吳璘謀取雍使大
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不用命貲
賞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總軍賦仲之恭
屬曰宋枝嘗登門焉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
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顧茲全蜀久
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
以體國愛民為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
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
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
兵民兩相為用之策關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
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敘為先
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故宜改更不可執一

自虜入九月六日叩關丁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宜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戶爲期必能克敵旣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率飢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鬬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日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何候聚實保阧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旣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前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數科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爵祿軍與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姑曰

不然先王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曾賞而永寧正在此舉敘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爲可教則一覽付火王蘄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敷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無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斂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箇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斂於民乃所以爲諸

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糧糗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草料累次暍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囬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旣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爲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況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上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圈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垛銀絹始能破賊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劄狀即時行下無闕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無闕爵應所僕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

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亦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吝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數也劉晏斂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勳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斂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與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一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糧糗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爲不虜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撿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椿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宜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

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爲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胥備員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兔思婉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教得書頗自懺悔仲亦大恐閏月癸酉率諸軍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嘗從蜀

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言功者多剽取而豐賞先事賫儐如宿逋然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仲之補過紱之服義要皆可書故剟取其詳而傳之

成都貢院

成都新繁有藏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命長吏事匱護界付惟謹淳熙間胡給事元質制置四川聞之謂偏陋下鄙非所宜有命歸之府議以爲乾德平僭僞雖鑾輿不親幸而耆定一方實爲儁功欲扳援𤣥武端命故事建殿以嚴恭奉遂斥羨財鳩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禁

宮有日矣僚宷或謂郡國私建宗廟誼盍先以聞俟報可胡竦然乃暫輟役馳書請于朝廷議果不以爲然弗之許胡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動觀聽不容已會貢院敝甚因撤而新之既畢工壯麗甲西川焉事有適會乃如此向予西能言其詳因伶語而及茲說

萬春伶語

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者卒饋漿公庖繼肉坐案寬潔執事恪敬闤闠于于以邑於文士論大愜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尚先達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摘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爲顛沛一爲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霈字乃從雨爲可疑衆曰是鬨然抑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置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兩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抑簾出題者初不

知昨夕之對應曰如字廷中大讙浸不可制譟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闈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執考校者一人毆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於禮遇也怒物色爲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既拆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詫博洽辯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誦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攷史牒未有以雷爲田者揖者不服撐拒滕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據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

場更不敢也俠陛皆笑席客大懽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爲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竟然其語盛傳迄今

山谷范滂傳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爲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入閩越忠定得之寶真巾篋搢紳題跋如牛腰焉既遁躬蹈其禍可謂奇讖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

紫巖二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晰夕適權姦新斃時宰恃虜好而不圖斁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事朝廷以爲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丸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爲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爲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爲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

桯史卷之十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

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子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眞亦寓言之流歟

蟻蝶圖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翻舞罥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勳歸去南柯崇寧間又遷于宜圖偶爲人攜入京鬻于相國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爲怨望重其貶會以訃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爲十詩卒章曰病人多夢醫

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一時網羅之味蓋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傅居于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僞學婺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爲相皂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實陰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台益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說橫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叩閽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上不以爲然言者益急乃鐫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罹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疎庸一介際遇四朝遠事高皇已徧歷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

於樞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屢分於閫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孤邱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壹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尚寬馭民　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躬田里視桑蔭之幾何託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人浸潤欲文致以罪

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寘於貶及奏至引咎紓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釋既而東朝奉寶冊詔復其秩時北門者當制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詿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姑薄示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融會於萬偏尊重闈而霈浹於慶施申念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詬厲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宮保以居閒舊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湔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菴朱文公而下皆褒贈賜謚於是其言始申方祖泰之

得罪有宗姓者尹京據案作色推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某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慚赧詫其罪使去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辭有矜爲咤惜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濤憚於復反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舶事寔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紹熙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尚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綿亘不能悉舉矣然稍與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聱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鬱之且輒會食不置匕箸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粱米爲一灑以薔薇散以冰腦坐者皆寘右手于褥下不用匕

此爲腐于帷以澗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于堂以謝居無溲匽有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厠鏗然有聲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甃制爲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爲而大之凡用鋌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嘗有數柱欲羨于朝舶司以其非常有恐後莫致不之許亦臥廡下後有窣堵波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甓爲大址累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其中而圜轉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磴每數十級啓一竇歲四五月舶將來羣獠入于塔出于竇啁晰號嘑以祈南風亦輒有驗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時爲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窶人鬻精金執而訊之良是問其所以致曰獠家素嚴人莫闖其藩予棲梁上三宿而至塔裹糗糧隱于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爲錯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既得之

伺天大風鼓以爲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卒不能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輿皁無遺珠璣香貝狼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饌燒羊以謝大僚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崖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興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匽皆廢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圍貲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王荊公

王荊公相熙寧神祖虛心以聽荊公自以爲遭遇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不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諸老力爭紛紜之議殆徧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廢老成務汲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于元豐上已嘶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十年其後元祐羣賢迭起不推原遺弓之本意急於民瘼無復周防激成黨錮之禍可

爲太息余嘗侍樓宣獻及此宣獻誦荊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絕句曰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意秖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京師隆冬嘗有官揜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啓視之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寘救溝中之瘠矣況小人合勢如章會蔡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宣獻忻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冢之議同文之獄以若人而居位豈不如所臆度荊公初心於是孤矣

尊堯集表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荊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寔定元祐史牒蔡元度卞又其壻方烜赫用事書始益尊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翁瓘爲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神考而厚安石曾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郡尋謫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宣辨其所紀載猶未敢以荊公爲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己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

元年徽祖閱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彙獄徙通川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於御前開拆初崇寧既建辟廱詔以荊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雍泮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疏寓意其略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論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宴閒之餘王棄瓦礫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大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鑪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懾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鄰緒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潁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水新廱像成於一將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敘則曰愚公

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殁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素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獍寧逃書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是廟堂意叵測議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刻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

先猷遂大達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譏者詢處消十載之
光陰庠惟一門之溝塹累煩撥路特建刑章若非叢庇
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余後因
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
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
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
謙先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
事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
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往復

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
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
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
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
天下俚猶不惬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
遇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荊公位實居孟子上
與顏子爲對未嘗爲北夷堅設矣國初舊制充鄒二公
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于左者蓋靖康撤荊
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然徽祖聖
孝根心毎以裕陵爲睠之故不忍以荊公爲非翠華北
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閤外有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
曹功顯勛親紀其事羹牆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辨
雖明其迄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爲將順者
歟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蜀所以尊顯風
厲以垂無窮者嘉泰四年八月始爲堂縣庠以祀三忠
時胡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歲多不懌稍謝

御版之請不肯爲一日韋布款其門者百數閤辭焉弗
可乃強爲通謁公方臥奮然起曰是當作卽爲屬藁文
不加點而成邑人愜望四方聞其復秉筆求者皆至益
公寶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蓋絕筆焉後四年余得錄
本於李大夔大章其文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
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爲
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
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
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謚

曰文忠莫不以爲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衆臣金金
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戟手罵賊視死如歸
國勢槩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
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禮衆論詾詾惟一編
脩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綱五常賴以不
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
之謚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
相如劉沆冲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寶翰苑又引窩文
忠公竊其政今姓名著在勳臣之令而謚則未聞子瑾

孫偶俱爲待制迄不能請別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徽知
節以一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
得耳廬陵宰趙汝廈郎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
焉巍巍堂堂袞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煒煌
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
耶汝廈用意遠矣其後樓宣獻銘益公墓懸其精確倫
嚴士謂紀實益公謚文忠余謂它日有尚賢者在位儕
配其間尚可謂四忠也

臨江四謝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岐其
子譽庚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時人謂
之臨江四謝譽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論文今載
集中艮齋諤紹熙間位中執法以厚德著蓋其族孫也

程史卷之十二　十三則

王盧溪送胡忠簡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擬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一時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廷珪詩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淸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它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

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於是有以聞于朝者檜益怒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既而檜死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爲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嗔作癡兒果是癡蓋復前說也壽許自便孝宗初政召對寨合詔曰王廷珪粹然耆儒稟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抵捂權臣流落摧折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數奏詳華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祟道祠官去乾道六年再召對便殿上又留之不可乃詔復祿以祝釐後告老終于家壽九十三其再召也廟堂欲予一子官既而不果識者謂以忠得壽而澤不及嗣天人報施猶若少偏時又有朝士陳剛中三山寓公褒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爲餞而得罪檜之怨忠簡蓋流毒不少置也

秦檜死報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

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汙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檜猶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加以何罪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饋食中寘肉笑靨一以爲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聞亶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闇屋仰耕之使覘椽楹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稍轉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梃惟數晷以待盡忽外致食于棠滿其中皆笑靨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紿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卸日脫械出則檜聲鍾給轉矣忠獻是時居永亦微聞當路意汾既繫昕夕不自安且念爲太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喘臥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脫縮頸忠獻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拔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猶未出語亘數指屨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訃走介星馳至近郊蓋弃程欲速是以顛踬頃刻之間堂序歡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郎郡守承風旨待以囚隸

丞不免旬呈適郡倅至張燕公堂以召之盧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命題詩堂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希二十年興搢紳同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拈如今憶得姓依稀蓋志喜也同時謝任伯之子景思伋家在天台爲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王仲言揮麈錄詳紀之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稔惡得罪爲善類之禍不貲要非幸災也

呂東萊祭文

呂東萊祖謙居于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陳同父益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丈席閒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爲然既而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洞

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悄俄蓬嬰於末疾嗇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卑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耶方來之難恃尙既往之有靈未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婺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孝宗其略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拔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晦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

訝也此說得之蔡元思念成

猫牛盜

余辛未歲官中都居旌忠觀前家素畜一青色猫善咋鼠家人咸愛之一日正午出門卽逸去購求竟不獲又憶總角時先夫人治家政城南有別墅一牯甚腯爲人所盜先夫人不欲擾其鄰弗捕既而有言湖中民分肉不均羣鬭而訟在邑余時尚幼家無紀綱僕莫能辨訟又弗問從邑中自斷後推其月日乃同一夕蓋遠在百里外牛舉趾緩迟不知何以致也它日余閒以問客有能知閭里之姦者爲余言內北和寧門實有肆其間號曰鬻野味直廉而肉豐市人所聚趨其物則市之猫犬類也夜胃犬負而趨猶幸不遇人若猫則皆晝擭都人居淺隘猫或嬉敖于外一見不復可逭每得之卽持浸戶外防虞缸桶中猫身濕輒舐非甚乾不已以故無鳴號者有見而逐之則必閒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是傳聞其手中乃有十數尾視其非者而出之都人習尚不窮姦雖知其盜以爲它人家猫則亦不問也夜則皆入于和寧之肆無遺育焉牛皆鹽盜者持一鉤一竿一

繩竿通中行則爲杖策而匿鉤繩于腰間見者固莫疑其朕伺夜入欄手鹽以飼牛牛引舌則鉤之夙導繩通中急趣其杪牛負痛欲鳴則隔竿之長欲鳴則礙鉤之利鉤者奔牛亦奔故雖數舍直一瞬耳又它日以質之捕吏之良者道盜之智甚悉所聞皆信然嗟夫盜亦入耳使卽此心以喻於義夫孰能禦哉一有所移而用止於是觀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擇焉斯可矣

味諫軒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檻華潔檻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其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晚方回時蓋徽祖始登極國論稍還是以有此句云

龍見赦書

金國熙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懼以爲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爲當肆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兹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沖之義乃曰

漢兒彊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爲瞎眼小子爲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劍剺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譯之爲愚爲姦也其年亶弒亮於登寶位赦暴其惡而及此

丹稜巽巖

眉山秀出岷峨屬邑丹稜者李文簡燾實家焉邑有山曰龍鵠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巽巖因以自號士夫至今以爲稱嘗自爲記曰予眞子三卜居乃得此山負東南面西北其位爲巽爲乾蓋虞已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權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其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常使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于巽乃可

寅權此聖賢事業也文簡字仁父一字子眞作記時年二十四

鄭少融遷除

孝宗在位久益明習國家事厲精政本頗垂意骨鯁以彊本朝淳熙六年鄭少融丙初拜西掖首疏官冗賞濫力指時政之失且請寺監丞簿事簡官備館職史官至二十員學官書局各以十數監司郡守曼授三政參議祠廟歸正添差養老將校充滿外路宣宮徽章館閣進書雜流厮役例霑賞典曰隆龍曰應奉開河修堰併場蠲賦無時推恩他司錢物濟乞移用尉不捕賊詭奏有功張大虛聲橫被醲賞累數百言上覽而壯之奎札付中書曰賞功遷職不以濫予鄭丙言是也給舍遇書讀宜隨事以聞於是廷臣始側目既而少融益臺論事敢於劇上上亦欣然納之無忤八年遂兼夕拜東宮春坊陳龜年女嫁巨宦裴艮珣裴死子酒兒艮顯訴陳女利其富死有冤事下天府詞逮龜年尹不敢治詔送大理左右有爲之地者詔漕司先審責艮顯不實反坐狀始得行少融駁奏曰願少存國法爲子孫萬世計竟如

初詔韓子師以自貺援有起廢意少融極口詆之曰是人仰累聖德後大臣或指一言之切爲賁直上不聽諭少融曰朕自喜給舍得人亟遷吏書以矯其護時王謙仲藺丞宗正進對曰今日不欺陛下惟鄭丙惜其愛莫助之耳上喜亦遷監察御史謙仲七擊搏不畏彊禦致大用獎直厲斷蓋隱然有亨阿封卽墨之風焉至今士夫閒猶能誦其獨立敢爲之實也少融兼守數郡治微尚嚴云

沙世堅

乾道間有歸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贓配隸靜江府鄭少融爲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慶元中爲德安守寵暴自如酷不喜文吏余鄉有晁仲式百辟者世名家爲安陸宰實爲其僚晁好飲而敢爲初亦相得久益厭乃納鹽不諜世堅捕邑胥羅致其罪欲劾奏之先對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發檄晁歸府見之臥内命妾以杯酒酌之頗道初意之謬謂人實浸潤非我也晁唯唯謝因歷歷囑後事且詠其與它僚同任責既而曰沙世堅武人性直沒許多事一句是一

句知縣不相怨否晁素滑稽忽抑首微對曰百辟豈敢怨太尉但心裏有些忡忡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發鄭倚又旬而死晁責坐是不得調者十年遂終于家一言輕發橫挑黥夫之辱晁固不無罪也

淮陰廟

楚州淮陰夾漕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爲荒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爲楚王信廟亟維舩登焉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兩旁皆過客詩句楹楣戶牖題染無餘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讀左廟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楊誠齋二詩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曰水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劒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怍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葬淮陰何必誠夾成其二曰鴻溝秖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大穊愁無盡此後窮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倫儗抑揚徧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爲宜成余抜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不同後得麻

沙印本朝天禧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同疑亦傳襲金既入寇舊廟當無複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金鯽魚

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寘之簷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肯言或云以闤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逆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余考蘇子美詩曰松橋扣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詩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張賢良夢 張浚父 張栻祖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竹世以積德聞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爲非大怒雖得簽書劍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達益篤意植燉晚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

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勳名爲中興第一天固右以啓之者歟

乾坤鑑法

政和初濮有異人曰王老志以方術幸賜號洞微先生蔡條國史後補已詳其事不復複紀所履既奇臨道曲驗事益涉於誕惟掉頭祿豢時出危言與靈素等異趣爲可稱其在京師每心非時事亦屢以意風蔡元長使遷於善而弗聽也徽祖嘗召之入禁籞顯肅后在坐老志率然出幅紙于袖曰陛下它日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鑑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如臣法鑄鑑各以五色流蘇垂之寘於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儆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上竦然受其說左右皆大驚既有詔尚方庀工鑑成進御而老志歸于濮遂病以死靖康陟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歎其先識古今方士多矣億中不足奇而能棄已所嘗納君於正斯可嘉也劉而載之以見聖德之兼容者

桯史卷之十二

范碑詩跋

趙綾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廼太府丞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爲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從游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攜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書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

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歎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鑄爲四明制屬攜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爲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菜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闉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攜紙句奇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餘比安世佩熟此卷非張廻巖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曾辟闕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旣竄華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況其眞翳君清傑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眞蹟呈似攻媿廼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拾遺至士俞惠叔嗁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篡攘擅天綱手驅名流入鈎黨屯雲蔽日日光無卯金神器春冰上汝南節士居危邦志勦奸文扶蘭芳致君生不逮堯舜死合夷齊俱首陽千年興壞眞暮旦殷鑒詎應如許遠安知後人哀

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有神韓蘇顏揚端逼眞少模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亦絕人平生孟博吾尚友府事駸駸建章舊胸蟠萬卷老鄉獨感斯文聊邁肘老子書名播九州一紙千金不當酬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人言老子床禪悅疾惡視滂寧罰切須知許國本精忠不幸爲滂甘伏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散棄皆吾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籍碑二詩明白痛快足以弔二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叔末章頗傷峻厲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望日如春晚飲罷披圖清興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蓮銀鈎眞墨本當年太史謫宜州腸斷梅花樓戍樓拾遺不逢東道主翰林長作夜郎囚鬱煙瘴雨森鈇鉞更値韓盧搜兔窟老色上面歎夫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殊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筆下寫出精神兼興亡萬古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說刊章下郡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絕先朝白晝狐亦鳴正氣消盡邪氣生殿門斷碑仆未起中原戎馬來縱橫生蛟入手不敢玩往事淒涼重三歎蘭亭癯鶴徒爾爲好刻此書

禪扇算牛腰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柴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冒頭不得之戲耳伯山前輩老成嘗爲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壽世科今爲鎮江外幕蓋方鄉用者

梅庵感興詩

朱晦翁既以道學倡天下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嘗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自序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也余從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跡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一曰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

翁爲我重指掌二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三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神光燭九垓元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四曰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朵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五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元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六曰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因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七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權遂崇向非私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述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八曰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衆感開九野陽德昭彩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緜緜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九曰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歲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十曰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十一曰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元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十二曰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乾禮樂別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寵門有遺歌十三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

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孳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炳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十四曰元亨循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十五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十六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

以闢鼻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顛彼榛棘逃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十七曰聖人司教化彝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叙旣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芭萬爭先冠倫魁浮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十八曰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勑書劇者炙見惡遹採湯庸言戒矯誕時行必安詳聖塗貴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十九曰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

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幾能任反躬只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參林二十曰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馳騁今古劉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其中二篇論二氏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辨晚學恨不得摳杖屨以質疑焉

武夷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官其試先烈人姓名陳之乙覽常列其閒然未有以罪也會市肆有刊武夷先生集者適常所爲文文肅之子紆適相國寺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寧間上王荊公書譏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閒不爲意文肅偶入費舍見之袖以入明日遂奏揭前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特沽流俗之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嘗有教子詩曰詞賦切宜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

也

任元受啓

秦檜秉權寖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高皇淵默雷聲首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鵰舉于外執法殿中龍遷侍御史府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好嫌慨論事聞其除亟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横榻圖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得坐送爲憲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遴掄汚我霜臺頼公雪恥輒陳管見少助風聞竊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寇十九載翰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而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據名器報儌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諸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蚤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覺遂致府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

而搏吠已慣疏鴛鷺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止於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鑪鎚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附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爲其孫就試之難旋從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於妖言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邏臣旣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半今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辭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

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政爲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卽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目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騭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尤重之委任浸墜故四海之責望尤備願言彈擊無置纍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鵰鶚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殺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

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歷府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諂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任宇元受有集名小醜楊誠齋爲之序仕亦不大顯余先君手抄其啓雜俎中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有葉知幾者官天府與焉葉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攜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皴制作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銘曰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璅餘神爽泛絕攜諸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書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風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李以質於葉葉一見色動撫摩數吒以爲至寶客又有憶誦泥水燕識中有是名者取而閱之銘文歲月皆脗合旲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覩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受教一償百萬錢鬻者擽拒不肯

曰吾祖父世寶此將貢之上方大璫某人罔許我矣直未及半渠可售李顧信葉語絕欲得之門下客爲平章莫能定余覺葉意知其爲贋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沼中字皆歷歷可數因得其所失乃以袖覆琴而問葉曰琴之嫌惡余姑請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笑未應坐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爲余曰誠然琴何以爲唐物衆譁起致詰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爲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十從貝是矣而貝字闕其旁點爲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爲贋者從政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衆猶爭取視見乞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灰自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葉慚曰是猶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彊滿酬頓損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離怒而無以辭也它日遇諸塗頹而過之今都人多售厚物人或贊媺隨輒取爲焉或稍取龍斷者之稱譽以爲近厚此與攫畫何異蓋眞飯風也

逷人戲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醼集多用之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冠衆數人游于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魁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沿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卽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卽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吒以還謂爲滄抑有慈憑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第蓋抑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堂率而請益子騫蹙頞曰如之何何必改窮公應之曰然同也不改衆懾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頰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記一時之戲語如此

程史卷第十三

程史卷第十四　五則

陳了翁始末

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為右司員外郎曾文肅布敬之欲引以附己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將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為我書且日郊恩不遠恐失汝官奈何正彙再拜願得書了翁喜則目授以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朱彥會待于賓次朱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呼笑謂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

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辯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詣尚書省投書堂中書相公面論其詳謂瓘所論為元祐淺見單聞之說兼言天下未背之才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其中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竄黜遂出知泰州鄒道鄉在西掖救之不從上臨朝謂立盧曰瓘如此報恩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偏今日如何文肅愧謝仍議竄徙韓文定為首台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若責之則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論乃薄余謂前輩名節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牘百載而下讀之凜凜有生氣余丱角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足壯他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尚憶其全文曰瓘聞之古賢未有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喜所以為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閤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閤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棄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閤下

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辯一篇已進之於上閤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為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閤下試讀之則所謂棄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閤下乃遂志壞事以為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効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閤下最知其本末今閤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他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閤下閤下將何以為對當此之時閤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恤匱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閤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冥事聞閤

下之言指尚書省為道揆之地瓘謂閤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彊之應亦閤下之所宜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閤下方且以為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閤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閤下若閤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閤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謫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蒙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脅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閤下未許其去者閤下必有以處

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諭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眷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閤下也閤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職重取頻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閤下留聽幸甚前書尊堯集表蓋與此互見始末嘗謨立論不厭屢書也正彙是仞盍可鼎從竟坐罪流別坎壈不自悔云

八陣圖詩

瞿唐灩澦天下至險每春夏漲潦砂磧巨石如屋者皆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巋然歷千古獨存識者謂其有神護紹興中蜀士有怡汝碼者持憲節來治于夔趣召過郡與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為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酒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祈鄭先生獨謂不然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之所由起其詩曰魚復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麗晴漲主人元是劉夔得載酒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沙磧細石作行相應遙臥

龍起佐赤龍子天地風雲入犁筆蛇盤虎翼飛鳥翔四
正四奇公所壘當時二十四萬師夕門闔門隨臂指幾
回嚼殺生仲達往往宵遁常駒豕海中僊人丈二履相
與往來廷玉蓋笑云此公大肚皮龍拏虎擲堆胸胃江
頭風波幾劇蕩斷岸奔崖俱嶔嶮陽侯鏖戰三峽怒䑶
此細石吹不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嘆
中杌杌何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奇癩見
之斂袂三嘆喟頗知此法自元女細與諸公剖枝柢君
不見風后英謀儀奇詭龜定蚩尤等蜉蟻濩大將軍親
闈試四夷鬭風皆發氣馬陸三千相角犄西羌茸茸落
牙胄兩公於此出新意蓋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著
雙手運立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亦如此堂堂孔明今
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了不作一件事却被猢猻坐
御床執駴天王出居汜既不能難穿膝暴秦王庭放聲
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滿地淋漓流腦
髓羨乜安晉溫太真壯乜霸越會稽蠡八年嫪戀飽妻
子灑涕東風肉生髀斑斑猶在鬓鄭髮難未落張遼
曾愛惜微軀欲安用有臣如此難準擬雖然愛國心尚

在左角右角頭語委二廣二姬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
紀況是東廂與洞當復有青龍泊句始涅涅陳法有如
許智者舍是愚者蔽此圖昔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以
己偏爲前距狄笑之制勝於茲亮其豈爾朱十萬被百
萬第頭方客何如耳嗟我去國歲月老渺渺亦心馳玉
扆可憐阿堵財女子而我未刷邦家恥愚者買舟溫川
谿扣船欲泛與江水赤甲山曾春雪準白帝城下扁舟
幾胡爲於此久留滯細雨打篷愁不睡剔閭逆難兆淮
酒涇下自將誅鞅稀六師如龍賊如鼠殺回屋兀皆甚

塹距黍直射六百步虜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猢猻大癡
絶垂死尚特廣帝乜那知光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爬
洗君不見陛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閫獻
畝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春六騑還自江之東光復舊
京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風奇癩眼
腦醉冬烘東向舞蹈壽翁醉醒聊作竹枝曲乞與欵
乃歌巴童喻三嶠人靖康初爲祠部外郎僞楚之僭
議祕省辭弁框帽喻獨拂其郛曰比豈易虜者哉卽日
掛冠去於是以拂滕自號有集十四卷乜詩文嶮怪挺

絶皆稱是劉後溪光祖實序之焉

開禧北征

開禧丙寅五月王師北伐有詔晉與江總司爵錢七十
萬犒淮東軍命官宣旨軍前宣臺檄余往時鐘旗案入
未有所底傳聞叵測人皆憚行文移峻甚余不敢辭遂
浮淸河而北次楚道北神登海舟以入于淮天方暑夜
碇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白雲之思惻然棲動
至漣水城已焚蕩六軍皆露宿狶餘軍學宣聖一殿歸
然兀礫中余謁宣參鍾溫父廷玉方病臥一板門上在
十哲之傍觀像設皆左袒相顧浩嘆遂至金城海舟之
行雙桅舞風艇幾入水稍轉則反之未嘗正也歸復道
洪澤龜山至盱眙招撫郭倪招宴酒之凝雲樓樓據城
而高城不甃址以石北望中原無龍斷焉樓之下爲虜
事後有屋三楹榜曰金蘭堂方叢符尤棟榜青屏金字
乃一士人書不卽虜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甚僅如江
浙一監當廨宇下虜官僅大抵如此閩之淮人云此
乃承平遺規南[illegible]後州郡事體始增侈既涉淮迄事
歸而[illegible]所失利潰兵蔽野下泣聲不忍聞皆傷痍或無

牛書爲之潸然間有依余馬首以南然不可勝救也是
役也殿司兵素驕貫於狄玉不能節概食部餔者復幸
不折閱多雜沙土軍中急於無糧强而受之人日莫給
飯二盂沃以狄湯多弃之道復負重暑行不堪其苦多
相泣而毙鬻道旁逃屋皆是臭不可近地多皆井亦或
赴死其間每憩馬一汲輒得文身之皮浮于桶面間以
井滿不可汲余賜甚不復能勺徒勺酒烹雜而薦之既
還南徐官下以蘊熱飲悪下利幾三月乃甦余嘗以塗
中所作詩篇爲錄曰北征多寓見莫間特不詳所歷戰
日回思少年氣鋭直前不料者爲之心折因書梗概以
老髀肉之悲

泗州塔院

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爲大殿兩旁皆荊榛瓦礫之
區塔院在東廂無塔而有院後以土石甃洞作兩門中
爲巖穴設五百應眞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衽
余以先世素敬釋氏奉其一子笈中以歸殿上有十六
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暈錦正今和州玉爲
稱也和之產紹興間始剖山得之不知中原何時已有

此前六條特異皆晶瑩如無絲承栿者二高皆丈有六
尺其左者色正紅透明暑日方出照柱而觀煜然奕明
天下奇物也泗人爲余言唐時張剌史建殿而高麗有
傷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嵐祆露立云舊有碑載其事
今不有莫詰信否塔有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
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亟往觀焉信然潤固無塔而影僊
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爲不祥洒尋爲棄豈其
應歟殿柱聞郭倪欲放以還維揚今不知何在

二將失律

王師始渡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邁以滁分三軍並趨符離環而圍之虜守實欲迎降忠義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軍反嫉其功自下射之顛踣者日是一家人猶鬬我輩何以脫於戮始復爲備符離一尉游徼于外不得歸城外十里間有叢木尉兵依焉我之偏軍者輩過其下招司不夙計征丁子市人皆無銜部運宮吏多道匿無與俱者尉鳴鼓衝者盡弃而奔則出子木間聚而焚之已輒歸三將無覺者但怪糧不時至居數日而士不繼矣初取泗舞攻具夜發盱眙柴肆之竿若

寺廟之剎爲長梯以登泗本土壇又無禦者幸而捷忠義與軍士已爭功而譁及是復不擕寸木往居酒一月而後之宿宿閭有我師以其帥府命先芟積清野待砲械無所取辦敢死又已前卻乃坐而俟高搆手莫知所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軍吏喜其免於崇薙也而營之會夜暑雨大作營乃故積水卑窪處卒以浸死元非可頓兵也平明帳中水已數尺軍饑遂先潰二軍不能支營掃營去歧塗自蘄縣歸人皴少憩而金人坐其南門覆諸山下矢兵出方千縣門發屋者皆禁石以投人我軍幾殲焉大會僕擬字蓋者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我人而啓釁端執以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之帥司提轄余永寧者聞之以告倬曰今事已爾何愛一夫而不脫萬介之命乎倬憮然頷之永寧傳呼召俊邁計事至則毆下馬反接俊邁厲聲呼倬曰俊邁有罪太尉斬之可也柰何執以與敵倬回顧汝翼俱不言第目永寧使速行俊邁脫手自扼其喉卒復救之俊邁有二馭者亡其名實在旁不能救泣而逃金既得俊邁折箭爲誓啓門以出二將

猶剿其後騎免者不能半焉輕騎至盱眙幕府自歸余時適至二將舍玻璃泉猶傳呼揚揚自若倬蓋招撫倪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頗自文欲繫以歸于宣臺議既定問余何以處余曰大義滅親正典刑以全門戶上策也俊它日朝廷欲勿行則失刑矣何以馭軍行之則失恩矣何以待招撫倪勃然變乎色不終席而揖余以湯招幕有與余厚者退而咎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以歸倬未行客有獻計於倪者曰軍方敗事未宜也繫而歸之其罰愈章遂庇弗遣余歸病中得邸狀汝翼倬俱薄譴湘潮聞意泯焉矣居亡何有旨命大理正喬麥符即京口置獄推俊邁事皆莫測所以發既乃聞余永寧者適以事至宣司謁俊邁之馭執之呼冤邸振訊焉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節材永寧春默流海島倬之弟倪輕俊人也好大言聞永寧得罪亟怒實不知其事之由於倬妄謂不然以訴于平原平原謂之曰不反易耳第萬或一然國有常憲彼時何以爲君地不如姑已倪固稱枉請直之喬遂來復追永寧于道俱下吏左驗明甚九月獄具永寧棄死倬弃市復者皆論極典汝翼

以不出語得減死竄瓊州復劾其匿軍籍之罪籍其家賞俊邁家賜宅予官時倪猶帥揚上親灑宸翰慰安之龍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京口因至揚倪泣謂之曰岳監倉在否爲我謝之愧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亦以怯懦罷逐謫南康嘉定更化與倪俱流嶺南貲產隨所在沒入之俊蓋又饑寘矣師之將也倬之罪不及汝翼倬嘗爲建康副帥在壘輕財勇往遂池不斂旬郎出兵於艱難中頗得士卒心方潰時不得已俱至蘄猶力戰獨以一諾罹禍汝翼嘗爲九江帥刻剝無藝軍士甚貧者日課屨二雙軍中號爲李草鞋其選馬帥也船發琵琶亭塗人藏詬而提擲之既敗猶取馬司五萬緡歸其家俊其籍倬死之後喬再入院鞫贓罪兼旬而竟僅得不死人猶以爲幸也明年有自虜逃歸者云見俊邁尚在虜蓋不殺或謂郭氏實倡言以自逭莫可致詰倪倬俱皆棣杲果之諸子浩之孫世將家寵利盈溢進不知退隕其家聲云

桯史卷第十四

桯史卷第十五　八則

淳熙內禪頌

中興二朝授受之懿追媲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松壬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作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瞻蔚典麗余甲戌歲在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宵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皇上帝簡在宋德誕集大命于我藝祖厥初造草昧相時之黔淪胥于虐浮頤沈顛靡所底定其孰濟之緊我是恃寧濡我身俾卽于

夷塗匪位之懷我圖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聖嗣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羨以溢于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橫絕古今炳煌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高宗克靈承于茲屬時陽九天步用艱犬羊外陵狗鼠內訌民罔奠居皇綱就淪惟我高宗克宏濟于茲左秉招搖右提干將灑掃函夏復海炎鎮茲惟難能哉與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會靡是居俾聖嗣是荷茲惟難能哉惟我壽皇紹大歷服聖謨無所事改慮我則闢之俾益光聖治無所事改爲我則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繼事靡一不述我興問寢朔望在天我往視膳麗日在戶起敬起愛用家人禮祀越二十八會靡間厥肇思篤于親爰釋大位高宗神孫伊我聖子我是用禪先後惟一孰皇乎休哉邈古之茫赫胥大鴻櫓麻編書不可致也已羲冨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于虞嬀首出帝典重華是仍亦以授禹由奴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謂臣堯舜禹之事懿矣接之於今其可儷歟臣曰奚直儷之

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遺時不易澤木滋徽才者十六未宣乃膺四族有四未竄于辟日叢萬徽以悴于厥衷式將元德歷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于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十宅帝卽真又三十有三稽圖授齡九秩式有衍朓躔萬乘兹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壽皇春秋六十有二皇屋赤霄委而弗留從容遐居靡倈大耄以今准昔其決孰需焉以虞易唐嬀變而姒惟械于位壓壓釋厥負乃若堯天于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孔時力靡遺餘受敬既究熙以鴻號錫類湛恩燕及人老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載皇上聿駿前躅日肅輿衛來覲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今其孝孰匱焉故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後于麗藻以挨不朽劉今宏休孰于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經以駕帝典顧瞻朝著將有人焉臣幾不敢與茲事堯極立民康衢有謠載在萬世不以賤廢臣誠不佞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寞孰究孰營羲儀圖之靡麗于成有聖惟勛蹟

之淪之斧其不條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勛以不有乃遜于華與世爲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供闕厥盛皇皇惟天而勛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將我稽閱世惟千泯泯棼棼曾莫闓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厥培以豐古尚克何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軼而溯之視我斯今粤歲已酉二月壬戌天仗胥蕆彤庭曉蹕穆穆壽皇如天斯臨翠后在位奉承玉音曰予一人實倦于勤退處北宮以篤予親赫是大寶畀我聖子聖子惟眷天命風以敵不吝于權盡居乃功釋焉不居惟壽皇之公壽皇之公其孰發之念我萬宗中心但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髀用成寧以燕遐福益其與于于寄退處其子爲誰緊我壽皇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于于國是益孚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閒閒聖子重瞳如帝之初於千萬年會靡或渝孰係不根孰委弗源念我萬宗允遜孔艱匪高宗是懷藝祖之思洗時之屢仁涵于肌蠻旗筱飯平國惟九其首既貸夠彼犛醜吾子吾孫吾士大夫毋刻爾刑覲質之書爾有嘉言爾

則我告我賞我勸如彼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彼庭誦匪儒弗居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雙言是聽惟大猷是經鍾我高宗啟我壽皇炎及至上篤其明昌惟是四條式克至今藝祖高宗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古之式式勿替厥虞亦以燕罔極帝開明堂百辟來賀四夷攸同莫敢或詭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普章貽載垂拱勛迫大耄乃禮于華華逮陟方俾夏建厥家孰如高宗及我壽皇與齡方昌而遠晦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膺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加我皇惟德崇崇覲號鴻休蔚其薰陛維時壽皇萬壽無疆月三受朝穹冕煌煌維時皇上治益底厥極親心載寧萬邦以無覲萬姓謳歌于室于塗微臣作頌以對于康衢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耆帝王之世以詩頌爲一代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嶽藻率不相儷且如有肅宗復

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是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爲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使俳諸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爲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于茲屬者士大夫或甚之俾自附於東漢傅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苜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召僨書朋友之義亦不果進也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發而爲文白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奇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爲長嘆息等語嘗游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甫自況階爲得官初任徑爲成都帥幙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愛莫助之圖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忠彥當國黨禍稍解天下吐氣鄧洵武爲起居郎乘間以紹述熙豐政事爲言上意雖不能無動而未始堅決也鄧氏有位中丞者曰綰成都人在熙寧初倅寧州嘗上言陛下得聖臣行靑苗民法臣以寧州民心歡悅者占之天下可從知矣惟陛下堅守勿變毋惑流俗王荊公喜薦于上遂驛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咸嗤鄙之綰有嘻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之語洵武蓋其子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嘲不及官之慮權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憂形于色有館客者問之獻計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沮之爲條例司所駮先帝以其勳勞弗之罪今忠彥得政而廢新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彥爲人臣尚不忘其父上爲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議能以此爲上別白上必感動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憮然亟俞之於是崇寧改元天下曉然知其意矣洵武復進一圖曰愛莫助之圖以豐祐人才分而爲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溫益而下一二人而列于右者皆指爲害政盡舉朝無遺焉于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上覽而是之洵武亦驟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禍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圖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隨亦厭之綰薦荆公之子雱宸筆中出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蕩人不循分守逐罷中丞知虢州夫洵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國論可謂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歟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楊艮議命

蜀有楊艮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瞽而多知自云知

數言頗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爲主不深信珞琭諸書嘉泰辛酉來九江太守易文昌被留之徧見郡官余適在闕夢與坐上時韓平原得君權震天下夢與因扣以所至艮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夫年壬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剛者莫加焉目曰劍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蓋支干納音俱爲火而履於木木實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咸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己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疑其丙寅歲病死以爲不可再值其實不然蓋火炎金液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鑪鞴萬物一橐籥孰可鄉邇是年顧當兆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爲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銷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將萌亶其時乎夢與相顧動色謹志之冊弗敢言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卿祖洽來餉軍與檄吳江袁丞韶入幕丞登科人有雋才余問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謂亦俱在四孟而丁壬

丙辛皆寅化且於格爲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艮前說因以爲擬艮作而曰惟其大分明所以非韓比特二化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既而艮言皆大驗乃歎其神袁近歲以薦者改秩爲宰蓋方晉未艾也

獻陵疏文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躬蹈大難以新京邑之酷天下歸其仁炎興中天八駿忘返高京山初以計閟朝野縞素皆有攀龍號泣烏號之痛任元受時爲下僚率中原搢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以敘其志文

遷意眞讀者灑涕其一曰時巡萬里羣心久阻於望霓豪閔三星罔問奄傳於馳馹哀纏率土荒薄層空臣等跡忝簪纓心增荼蓼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愧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擢頽何窮嘗聞無罪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請上帝矧茲二紀喪我兩君義不戴天抑九關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胡蜺蚪之誠仰千龍象之馭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聖遽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紹尊絕域本為生靈已深蹀蓋之嗟更劇輓車之痛遺弓安在憑几莫

聞熏修唯藉於佛鼓升濟式資於偈竭恭願神游超越眷識圓明匪脫塵空來卽寶華之法會永離響滅常聞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覺垂慈三殿協佑護持正法隆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偃馭眞空載嚴選薦法筵撤席更瞻餘哀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蹈千仞之淵氷脫羣生於塗炭皇天降割喬土告終萬乘墨縗將架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冤自懺蹀逖之蹤興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式助神游恭煩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名爲善寂萬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眞不滅然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元受上湯中丞敔珂固嘗書之義不忘君直不蔽姦忠信之至也徽祖上賓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寺肆筵以奠是時方身縻異境若於郡國體制之外因心爲嚴雖前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李敬子

南康屬邑曰建昌修水經焉元祐尚書李公擇常居其上宗派皆承素業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進士第爲

禮部易經魁授岳陽郡博士其祖母黃氏死敬子請解官與諸叔俱行喪義聲振一時既復分教襄陽武帥某者敬禮之敬子獨不答適郡有醵敬子預坐間言及歲薦事幕屬咸起囁嚅帥曰郡有賢儒為師楷詎可舍不薦皇及其它敬子作曰燔之無功名念久矣此決不敢當帥怒罷酒然終欲牢籠之敬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櫺星門居營帑之左昏夙啟閉之不時軍士以為病請于前校官削學地置軍門既數載矣敬子顧必復之軍吏譁呶不服上之府帥乘此欲擠之文移頗侵學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綬遁去城闉以狀白帥徑以聞且劾擅去官守有詔免所居官敬子既歸躬鋤犁其業不改治廟祀裁古今彝制為通行家事繩繩有法度築室曰耕讀以待學者橫經其間士爭趨之輿議亟稱其賢嘉定辛未詔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來敬子力辭且曰燔苟固非所學特冒焉立朝權越其分請得以幕議贊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屬方其居鄉時士子向風不遠千里至鄖者朱先生在建陽敬子實師承之其源流蓋有自云

黃潛善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驛書聞朝廷徽祖為之側席時方得燕兵端肇日後上心向爾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褒商英勤朕長天戒更致事雖復作輟廟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投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遠回六月詔天下起免夫錢圖卒固燕黃驟遷戶部侍郎建炎中興復以攀附致席軸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爲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姦阿患得之心蓋已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拂膺

郭倪自比諸葛亮

郭棣師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攖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爲少年戲劇妄標置耳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慫慂眞以爲臥龍復出遂

達當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郢貽幾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腳上船也予生而歷如斜谷郿山皆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爽塏之地摔鞅成大功頗不快邪陳景俊爲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泉威笑之余至酒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詢爲不誣也倬既潰于符離倪又敗于儀眞自度不復振對客泣離行時彭法傳師爲法而好謔適在坐識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附掌倪知而怒終罪之會罷去謹止傳師豪士以恩科得官依錢東岩之門不恤恤頗宦督府嘗欲舉以使虜而不克遣終老於選調云

唐迫朱元稱官野史盈箱溢篋最著者若朝野僉載桯史褒耕錄者不過戴種人尤膾炙桯史命予刻入史外函中以補正史之缺予意不然亦齋捉筆豈不能如歐陽承叔別立一待公案乃圖識神怪街衢瑣屑之類都率筆書之正欲後之識是書者于游戲諧浪時不忘忠孝本性其一種探情妙手可以意逆而不丞明言者意或有在矣至若鄂王所書事跡載在史

冊與嵩華等高雖五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何待桯史而後表暴哉湖南毛晉識

桯史卷第十五終

桯史附錄

岳鄂武穆王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决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爲將用其徇

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眞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

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

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殺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鎭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

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勍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端夜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

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清以歸授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

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璦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皐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

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收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墪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三百殿金兵

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所汝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新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追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

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

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西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鎭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皐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

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剿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

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淸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鎭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

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𤫉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

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

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

是甚閒詔卽日啟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奏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胄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

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善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諸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會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

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邪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彊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邪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邪諜冀

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桯河南大赦飛表謝

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㒟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

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

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
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
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
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
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小北去
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
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
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
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
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
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
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
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
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
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
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
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

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
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
受飛旗牓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
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
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
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
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召張俊楊
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
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
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
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
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方兀朮
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
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
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
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

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
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
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
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
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
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卻帝得奏大
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
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
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
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
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
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叅政王
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
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
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
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
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
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

平飛獻俘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
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逗橈之誅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
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
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
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
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
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
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
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
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
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已任
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
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
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
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
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
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
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北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

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
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
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
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
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
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
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
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
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

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獄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

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嘗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饋飾名姝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卻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濠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荊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

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荊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諡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雲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挋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

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棄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厭衆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帝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廟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閤門祗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東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辯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攷嘉定間爲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寶謨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閤門祗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鎭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

肺腑眞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武穆著述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昔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爲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積利若三子者抑重本務農使兵無糜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擊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劭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慚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役平吳身不及見

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鑴遊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倘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戰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顧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强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實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奉詔移僞齊檄

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都昔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

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杖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荊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群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儀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嘯桀犬以吠堯誓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揆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塗蚤宜擇處兵戈既過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

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廷盡屠夷使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强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喜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霞勝景瀟灑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遄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

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群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群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酋席卷盡擒歸

寄浮屠慧海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

送紫巖張先生北使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詞

滿江紅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堦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岳珂經進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簪世祿每念沉冤未雪直筆久
污一意纂修五年勤瘁上于宸覽謀簡淵衷萬
死尚寬九殞莫報今因追感先臣飛事輒賦百
韻詩一篇緒寫躬諧天庭投進伏望聖慈特賜
府察昭白而施行之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
懼震越屏營之至

永祐當陽御重熙極泰亨物窮歷土復地大攀牙萌蘗
爾我眞簡達吾海上盟履擁盤九土紛務塞三精於赫
中興主初尊九伯征赤符觀炳炳書兆得庚庚四七膺
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恢爾宇日月洗明清天授雖精
貫風清渭水英雄時臣大父韜蹟聖歷祇寶匣鳴長劍
雄冠影曳纓云奏供羿射燈火近韓檠聖世方求駿明
神豈舍屛始從魚鑰守小析羽林兵嘗膺無車乘庵單
不鼓鉦熏門摧彥政汜水從關勍羿召班旗節犀軍下
侯祐王師俱萬縮胡騎愈縱橫馬渡朝迴郝鍾山夜壘
營狂鬬身横柱大廈手支擠虜焰猶氣燃吳都忽震驚
東遷傳箸舞右袒半公嚮慣起宜興旅追收建鄴城大
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一蕩西江李重寨固石彭利兵
驅虎豹侏觀築鯨鯢王帳旋平虜銅符遂帥荊皇甕期
濯濯王事分傍傍沙漠通封豕山林息聚蚊神州宜亟
復六郡乃先爭桀犬徒馮壘苗民敢抗衡親師撫狡寇
高壘覆堅棚鼎澧兵方進湖湘寇輒平幾年兇禍結八
日駿功成叛將因資用降人豈畏阬開疆下商號結約
到殽洛謀帥離張俊遷兵慮酈瓊但虞遺後患初匪隙
枌更汚鄂重歸鎮齊劉肖據京且羞雌楚餒末用渡河
懸細柳干屯竈柔桑萬兎寬流民俱授畝戰士亦從耕

夫滄槃如帶原田盡若枰連雲登美稼滿玉飯香秔舞
稷從今省兵儲亦頓蠲吏貪無鼠碩民佚異魴赬姑定
鴻溝約交馳絕域仔鄰歡新玉帛宴衎樂資笙未捩邊
搖草務知野食苹擁容方濟濟革汞忽耕耕睿斷昭犖
赳天威鼓鼙盛六師紛霧集四技盛雷轟戎駕爰方啟
神鋒莫敢攖童髫欣再見父老喜前迎義氣通諸夏謳
聲沸入紘官兵懸筆篤胡穴泣夏狸庭步歸京闕韜衣
諸寢極吾單傳鶴咦楚鎮瘖鳥鳴機會寮今日嵯峰決
此行幸成千載績歸捧萬年壯何事東來詔徵迎札指
旌擄膺皆壯士牽袂有啼嬰彝克登樞極雅容儼佩珩
身雖處廊廟志則在幽并豈意中原署深憂時相情和
戎徒效敬投几不岡誣正爾先顆著居然謗匿盈兇威
矯吏横凰旨勁臺抒梟鬼餓吞噬鷹鸚樂使令衆疑嘗
忌冠同洛不隳程違處爲徽福先舉謂矮程一言鳴伏
馬千丈下喬遷蓋攻蒲教表兼觀陽訶許許身無少媿
憂國甚於酲彼譖宜投虎能言不離鸚鳥翩身蚤瘦兇
健足先烹有客悲周道何人歸舊祊同時惟切齒來者
但怨羹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久定務否待
終傾先帝資神武深仇憤父兄每懷得頗牧胡忍棄韓
縣哲監何嘗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遵舊號嶺表返諸塋
故壘營新祀褒封闕賜塋用心傳舜子述事廣文聲甘
雨與餘藹清天籌久育先臣死不朽聖德浩難名陛下
今湯禹王臣昔散閎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鈜心衛參
堯運規模紹漢宏遺形高閣繪長股盛朝賡故將幸非
遠微臣夠敢輕傳譌稽史謬貶俗訂言寧日繫無威筆
雲章有滿篋竹書皆歷歷玉訓尚鏗鏗願輟涓朝暇刊
承乙夜呈作詩哀寺孟覽奏念緹縈恩錫茅封寵光昭

哀字縈誓懷如皦日忠報畢餘生

岳珂顯天辯誣通叙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蘊於人心散
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横暧昧而未白然是理
之在人心自有曬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暴有時而
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
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袂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
平宜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開霸府
而先臣首被識擢蚤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閫外未嘗
有蚍蜉蟻子之模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勳名
既高讒慝横出而先臣之蹤始危矣是時虜孫貫恃勢
可冢手天下之士莫成一攖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
鑄薛仁輔以不顧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
辜而罷士儔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
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袂而劉允升以布
衣扣闍而坐授典矣一晦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
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遣防
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流亦以阿附而並沐
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狠
朵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倪而不
覗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横不敢爲
也蓋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目擊
寃抑之莫伸者之爲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
而不言銜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
僇謫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匭而暮拘天狴風旨之
下炎焰可知訖不能逭寸草之命僇及其身爲世大恥
而先臣既殁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以明先臣

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議佞悉殄而宏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為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爲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疏以寵命而祿其孫子予以稍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錮曰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溉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實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遇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廟庭而暮四海老耋童稚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梱圖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少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抑以其理之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荊襄周行舊壘見其萬衆號泣

寂無讙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悚然歎曰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擁廳訟先臣之冤邀遮喻之以當以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効死力至有爲岳公爭氣之語激慰諭久之而號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復官之旨亦略敘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整雖小犯不貸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臣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爲冤請敘先臣之所以冤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而秦檜者寔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捍敵不行迫先臣一戰而捷俊則恥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克復豈可爲退保計邪俊則怨之二也彊敵大冦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金家南還已莫揜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視於

室撫寄聲之問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敵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鄂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閒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捃摭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隸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與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逮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既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嫉先臣之心而諂事於檜檜之嫉先臣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啟大獄況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强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遛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與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所辯皆可覆也嗚呼冤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籥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於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即皓之所奏而觀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冤而後述所以爲籲天辯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翦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賊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祕計成而劉

豫廢忠信著而梁與來兩至淮堧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潁陳數十郡復於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俊先臣之勳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提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齠齔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簀而命臣者言猶在

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煬廣擁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行實之中檜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條條皆有辯辯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答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檜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兇焰𤈦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

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歷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潤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辯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檜之留官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曰星焜燿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蓋檜再相深掩諱之公腾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煌煌奎畫尚敢擧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筭鬱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無攷也嗚呼此䫉天辯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

論也而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秘惡而嬰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一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遲嶺嶠之諸孤復耘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而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寃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寃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辨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㬋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擧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辯而自明嗚呼聖恩渥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以先臣腾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貨散可也上斂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卽聖謨而謨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闢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

不幸尤可哀也臣倘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爲懷姦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遠畧爲不量彼己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爲不必辯謹叙

孝娥井銘　有序　　西蜀劉瑞撰　提學副使

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者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覆之榜曰孝娥井于時西蜀劉瑞作之銘曰天柱靴日爲月禍忠烈姦檜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涅憤如銕曹江之娥將爾節慰嬉井可竭名不可滅

汲古刻桯史有附錄一卷蓋岳鄂王故宅爲浙江臬署有孝娥井水監亭舊蹟事後明按使忠節王公祠嘉靖中臬使錢公名如京刻桯史取鄂王奉傳詩文詞亦齋雜著及提學副使劉瑞所撰孝娥井銘王公祠記附焉毛刻一仍其舊余謂作此書者爲岳王之孫附其祖孫文章并銀瓶遺跡猶云一门忠孝可見其梗概至王公祠記亦附此書之末於例爲未協故刪去祠記而附錄仍刻焉琴川張海鵬識

桯史附錄　終

程史

程史序

江泝撰

程史一書宋末岳先生珂之所著也所載皆當時史書不及收者賢哲詩文世俗瑣屑或偶奇駭怪之事不純于史體故曰程史示止備私居記述爾其大意則皆有所據而非徒然著也然觀其論議高致辭藻華深則其人所負之材學亦槩可想書板刻于浙之嘉興歲苒既多蠹蝕中廢訪求存恨未見其全者近乘朝命來按廣東大參姑蘇劉公欽謨問學該博良由富韞超出書本書經數閱嘆羨文東先生批點者爲之欣然若收遺玉初志竟得遂命翻登諸梓與同好者共之按史岳武穆王五子雲雷霖震霆先生霖之子也仕至嘉興知府又有愧郯錄亦傳于世武穆忠肝義膽直節勁氣與日月爭光與山川齊久而又有賢孫如是是書之傳文章之新將與厥祖之名同不朽歟時成化十一年乙未正月元日建安江泝題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程史十五卷

是編載南北宋雜事凡一百四十餘條其間雖多俳優詼諧之詞然惟金華士人著命司諸條不出小說習氣爲自穢其書耳餘則大旨主於寓襃刺明是非借物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所記遺事惟張邦昌劉豫二冊文可以不存又康與之題徽宗畫一條爲張端義貴耳集所駁數陶孫職做傳詩一條與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互異亦偶然失實惟其以程史爲名不甚可解考宋郭載柳珵常侍言旨其第一條記明皇還西內事末云此事本在朱崖太尉所續程史第十六條內則李德裕先有此名珂蓋襲而用之然考工記曰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注曰桯車杠也說文解字曰桯牀前几也皆與著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爲碓桯集韻訓與楹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云此書雖間及諧戲怪瑣之事然大率記朝政得失及南渡士大夫佚事爲多惟筆墨完滑不似所著媿郯錄之簡潔其記韓平原八字爲壬申辛亥己巳丙寅日者謂至卯年壬子月必得奇禍而竟驗亦足以資異聞又云其克敵弓一條謂本於种諤所上鳳凰弓非即太祖之神臂弓以容齋三筆爲據然洪氏親試詞科用之入賦亦得無所祀當得其實倦翁或別存一說耳陸氏藏書志有元刊本並載嘉定七年自序云亦齋有從焉介几關楔衣可書余或從搢紳間聞闕見見歸倦理鉛槧寶記其上齋已則命小史錄藏去月率三五以爲常每積自恕以爲公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廢也見聽者不若身歷膽口者不若目擊史之不可已也審矣是程史取義自序甚明提要所據本當缺此序耶繆氏目錄引直齋書錄云程史猶言桯記也集韻訓桯與楹同大約取楹書之義說雖不誤而亦未能引自序以明之荀學齋日記壬集下九五云桯牀前小几也此因李衛公書名而用之取几案間私史之義不過與筆記隨衍等類耳

程史補辨

龔同文撰

案提要所引較正史爲詳備諸條中有施宜生事蓋謂宜生使宋返金後於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被烹詳於金史卷七十九本傳也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六有金史施宜生傳跋引金世宗實錄及蘇璉所述宜生行狀宜生生北宋元祐六年辛未（一〇九一）卒世宗大定三年癸未（一一六〇）並無被烹之事金史本傳云云實本程史此文特爲徵引揭出又案岳珂於宋史無傳其名僅見於岳飛傳末致前人於其生平不甚瞭解所言各異此書所述涉及其本人經歷尚多亦可供考其生平之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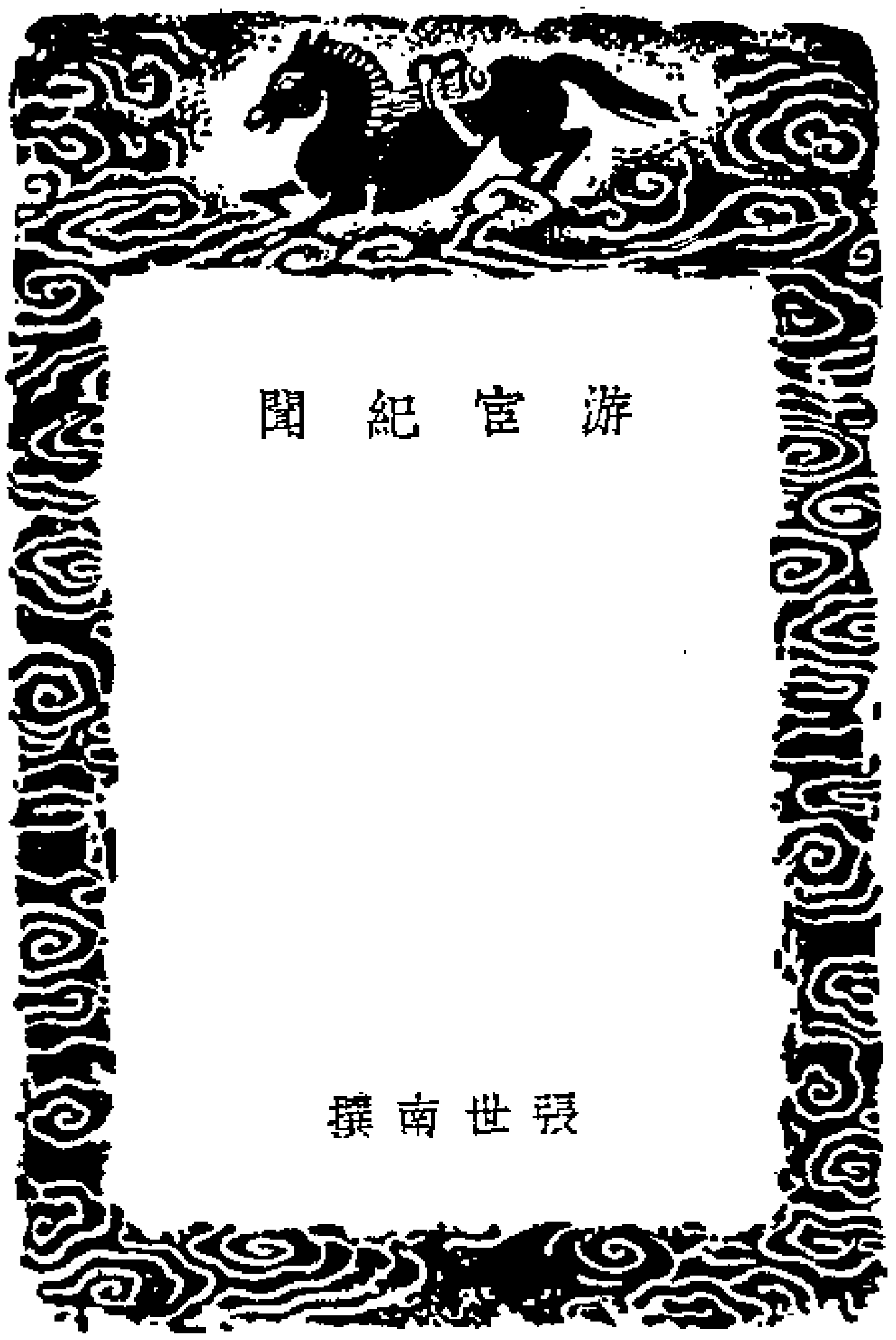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程史十五卷

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編載南北宋雜事凡一百四十餘條多足以旁資考證惟其以程史爲名不甚可解考宋郭載柳珵常侍言旨第一條記明皇還西內事末云此事本在朱崖所續程史第十六條內則李德裕先有此名（原注云案此書唐人未著錄[illegible]氏書之例名也）珂蓋襲而用之然考工記曰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注曰桯車杠也說文解字曰桯牀前几也皆與著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爲碓桯集韻訓與楹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

嘉錫案沈家本日南隨筆卷一云當是用晏子鑿楹納書事考工記注桯讀爲楹以桯爲楹乃段借字



游宦紀聞序

僕自丱角。隨侍宦游。便登青天萬里之蜀。及壯。走江湖無寧歲。聞見雖稍廣。性天不靈。隨卽廢忘。紹定改元。適有令原之戚。閉門謝客。因追思泚筆紀錄。不覺盈軸。以游宦紀聞題之。所以紀事實而備遺忘也。嗣有所得。又當傳益之云。鄱陽張世南光叔。

游宦紀聞卷第一

宋 鄱陽張世南撰

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歷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驗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時。）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爲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卽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卽爲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朞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鄱陽爲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都頡作七談一編。敍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濋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今不復存矣。嘉定乙亥。史守始延郡之前輩訪問。裒聚而爲圖經。然登載亦未詳盡。如秋薦五十有五人。殊無確然之說。世南嘗聞之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守此邦。通榜彈化。驟增員數。此說盛行。牢不可破。是亦口耳之傳。有故舊家藏元祐五年解榜。止三十有三人。在文正公之後。又德興縣開山記。載宣政間撥弋陽縣建節鄉入本縣。分割苗稅。而信州減解名

額歸饒。以此可見人言之妄。舊試考之。蓋自大觀興三舍試。番士浸盛。以在郡學人數定貢士額。歲貢一十八人半。後罷貢法行鄉舉。合三年大比。積計五十五人半。遂為定制。此說載之國史及法律學令。南渡後。西北流寓士人每郡科場各舉二人。紹興丙子。罷流寓入本貫額。諸郡各增其二。惟饒以額寬故仍舊云。

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算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數。以六十除之。不及六十數。然後在寅上數（上聲）一數（去聲）逆行。開一位是第二十。下做此。則知本年正旦得何日辰。假令辛巳年得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六數除之。先除三六十八。除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四百。又除六九五百四十。剩三十三數。自壬寅數到壬申。計三十位。又自壬申數下第三位。則旦日為甲戌。他做此。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案閩本前作後。）前一月旦日。毫髮無差。乃知數學有捷法。此亦一端也。

圖經本草。人家最不可缺。醫者處方。則便可知藥性。飲食果菜。則便可知避忌。然其閒有常用之藥。而稱以異名。卒難尋究。鄱郡官書有本草異名一編。嘗取諸藥它名登載。似覺繁冗。今摘常用者書于此。以備博知。荊芥曰假蘇。香附子曰莎草根。金鈴子曰楝實。訶子曰訶黎勒。花謝欲結子。為風吹墮者曰隨風子。嘉禾散所用者是也。今醫家只以緊實小訶子代之。山藥曰薯蕷。一名玉延。閩齋青作玉延叱。作耳曰葈耳實。馬蘭花曰蠡實。仙靈脾曰淫羊藿。牛蒡子曰惡實。茴香曰蘹香子。破故紙曰補骨脂。乳香曰薰陸香。柏子仁曰柏實。婆羅花曰紫葳。餘甘子曰菴摩勒。菱角曰芰。蘿蔔曰萊菔。已上藥名閒亦有醫者所未盡知。

余童字嵩叟。鄱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以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為壻。其意未決。余一日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午夢驚殘。子能對否。余應聲云。黃鸝百囀曉風清。宿醒消盡。項大喜。即以女妻之。仕至蘄守。其族子永之為世南言。永之亦能詩者。

劉過字改之。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出語豪縱。自謂晉宋閒人物。其詩精警策者。已載江湖集。尤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郎珂桯史。最為辛所喜。今又得數篇。其一黃尚書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閒。改之從後題一闋。其詞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拆。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藥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苔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為劉所作。厚有餽貺。（案龍洲詞題云。蘇州黃尚書開大人會宴遊程思寺。○吳宋作）（案龍洲詞。按轡作擇帶。自拆作自綻。兒句作勸酒。書松作松蓋。信風景作算風景。想東坡賦就作把東坡賦好。素壁作新壁。句好作句妙。晴珠作晴虛。揮毫處作盃行處。雪壁作醉墨。）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為殿巖。從駕還內。都人所見。一時之盛。改之以詞與郭云。玉帶猩袍。遙望翠華。馬去似龍。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騎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算韜鈐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魚陣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脫稍。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

城。氣吞蒲海。塵沙吹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郭魏劉亦險數十萬錢。（案龍洲詞此不載。）又送孫季和云。問信竹湖。（竹湖、孫自號。）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越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為。莫是秋來。未能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關情處。向南山寄傲。北澗題詩。人生了事成癡。算世上終無真是非。看雲臺突兀。無君子者。寒堂零落。有美人兮。陳雨梧桐。微雲河漢。鍾鼎山林無限悲。陽山縣。問昌黎負汝。汝負昌黎。（案龍洲詞。何為作何之。莫是作只怕。心與孤雲相伴飛作心與孤雲一樣飛。關情處作堪情處。寄傲北澗題詩作北寄傲南澗題詩。終無作久無。看雲臺作恨雲臺。負汝作孤汝。）子處見改之親筆詞一卷云。壬子秋。予求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娼。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為鄧南秀詞。非也。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疏雨秋風顫。燈燼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妝殘翠鈿狼籍。淚痕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多酒淺。但託意焦桐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怨。雲萬疊。寸心遠。（故之自號龍洲。○案龍洲詞。如何消遣作怎生消遣。秋風顫作秋聲顫。記重見作記初見。）

余儔字季倫。號凝齋。吾鄉詩人也。韋泉先生雅愛之。作書使袖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命者出。扣所由來。久猶未出。余題二詩壁閒云。謁入久不出。兀坐如枯荄。蒼頭前致詞。問我何因來。士節久彫喪。人情易嫌猜。本無性命憂。不去安待哉。其二云。名聞由昔者。禮進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後鞭。尚書八座貴。吏部一燈傳。驚代文章伯。曾容賈浪仙。已乃拂袖去。仲止見詩。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詩集號蛙吹。藏於家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觀歸田錄載歐公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春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細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搗之。已而衆藥篩盡。犀屑猶存。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熏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夷堅志載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瀉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坐。視壁閒有韻語藥方。讀之。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腳。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法治之。醫家大錯。如方服之遂愈。世南在蜀中偶訪林下人求獨煉法。鮮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道友傳授云。丹經謂捉得龍。伏得雄。言雄黃見火。則飛走。為硝焰。最難伏也。其法用雄黃不拘多少研細。甘鍋火內煅令通紅。取出擲雄黃末入焰硝內。急用桃枝攪轉。即成水矣。急傾出瓦碟內。微側碟子。則清者一邊。俟凝取出。去濁者研細。以宿蒸餅為元。如菉豆大。每服三元至七元。如前法。服雄黃末一兩。大約用焰硝一錢。此乃丹竈家秘法。得之甚艱。古人云。施藥不如施方。故詳記之。

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一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

半兩許。用水一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浮作。再添膠水。俟悉浸可寫則止。如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鎔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跡。其閒有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謁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來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補之謹謁謝子允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大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剌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殊之以誠。令人觀之。宜訛顏矣。野處先生嘗跋此碑。謂子允不知爲誰。嘗攷之。常立字子允。當時亦在館中。當是謂常無疑。而野處偶未詳也。世南家又藏彭公北山編紙。皆治平四年士大夫往還書狀。有醫博士程防右防謹祗候參節推狀元。伏聽裁旨。牒件如前。謹牒。治平四年九月日醫博士程防牒。如此類者數紙。如冬至年節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狀至。其長吏有賀冬狀一幅云。泗州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保信軍節度推官彭汝礪。右某啓。伏以晷運推移。日南長至。恭惟發運學士膺時納祐。與國同休。某限以職局所拘。不獲躬詣增拂。祗候陳賀。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具狀申聞。謹錄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與今大異。

今醫家所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烙。隨手漸剝。極易爲力。又不爲蟲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元子藥。則以乳鉢研略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酒糊元則入酒研。若以麪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虧耗分兩。

游宦紀聞卷第二

唐鄧間多大柿。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榠樝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榅桲亦可代榠樝用。此歐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榅桲。世南侍親官蜀。至梁洋間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榅桲切去頂。剜去心。納檀香沈香末并麝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出俟冷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

金橘產於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商販小株。才高二三尺許。一舟可載千百株。其實累累如垂彈。殊可愛。價亦廉。實多根茂者才直二三錢。往時因溫成皇后好食。價重京師。然患不能久留。惟藏菉豆中則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涼也。

世南嘉定甲戌侍親自成都歸夔門官所。舟過眉州。見釣於水濱者。卻而觀之。籃中皆大蝦蟇。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爲兩。旋即相負如初。扣釣者云。市間以爲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蛤。親朋間更相餽遺者此也。辛巳侍親守酉陽。一日遊郡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沅陵胡宰留。栝蒼人。聞之亟令人捉去。謂其鄉里以爲珍品。名曰風蛤。予世居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閒。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谿或巖洞閒。捕大蝦蟇。名曰石撞。鄉人貴重之。世南亦嘗染鼎。其味乃

巨田蔗耳。扣楯者云。奇而非楯。又與所見者異矣。坡公唐本。惟不脫得錦襪子。即此物也。世南嘗觀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曰。乘鱟黿鼉。同罛共羅。劉淵林注云。鱟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常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鱟。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爲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游成都藥市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宕昌。(案閣刻・宕誤作宕。)亦諸蕃寶貨所聚處。五羊桂筦桐城亦有之。往往皆來自蕃舶。又有所謂河北山犀。紋黑而不光。要之數處皆非所出。乃所聚耳。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云兩角。或云三角。郭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隋。(他果反)亦有一角者。嶺表錄異曰。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爲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向在蜀見畫圖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審孰是。此數種俱有粟紋。以黑細爲貴賤。貴者有通天花文。犀有此紋。必自惡其影。常飲濁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雞見即駭。其眞者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辰天。則形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以爲奇異。故波斯呼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曰墮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帶胯。斑散而色淺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特者是牯犀。紋理細膩。斑白分明。俗謂斑犀。服用爲上。然入藥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藥者。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爲勝。其角尖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火燂(特廉反)識者是。或謂不然。蓋犀有捕得殺而取者爲生犀。有得其蛻角爲退犀。亦猶用鹿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門下醫人吳士皐。因職子南海。見舶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植木久必爛。犀忽倚焉。即木折犀倒。而因斃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蛻角。必培土埋之。海人跡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徙去別山。遂跡不可尋。已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異物志云。山東海水中犀牛。樂聞絲竹。彼人動樂。犀則出。鮮符聞。老璫李德永。撰黠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帶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謂生犀鐵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經湯火。只如餅餡。劈四邊取方爲銙。且其文頭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全脂膩在內。兼無皴裂。四邊雲頭兩脚直者是也。不拘黔螺牸牯。黔謂無紋。螺謂紋旋。牸紋細。牯紋大而匀。或每一粒紋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猪黄犀。須是裏外透明瑩淨。如眞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犀有二種。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路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採取。故曰黔犀。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碗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畫太逼眞。易爲人所識別。然色澤粟紋。自有不可掩者。井邑間市語謂犀下品爲鬼犀。乃死犀角。其紋色絕不堪也。(案劈四邊。劈。擠上聲。破也。於義無取。疑劈字之誤。又案故曰黔犀上。似有脫文。)

淳熙丁酉。議者以混補太學人數猥冗。遂立待補太學生之法。以終場人數定其額。百人取三。輒又倍之。預選者。(案此處似有脫誤。)是亦稍收場屋之效。時多喟譏之語。獨司業計公衡名之曰貢餘。尤覺嗚水。(嗚嘗作歐。內之味也。)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蟹。以皁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號白而康。僕誑貪利。以蟹盛貯。卻翁曰。途中走滷。將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燥皁莢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爲漆所汙。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即以水膠銷開。少著水令溫。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著。即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爲油汙。石膏火煅研細糝汙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試之效。

驗漆之美惡。有髹括爲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似鉤鉤。撼動虎斑色。(案閣刻作琥珀色。)打著有浮漚。驗眞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眞者則如鼓面鞔圈子上。纔有僞則不著圈上矣。

雄黃出階州。雄黃好者如雞冠色。透明可愛。雌黃佳者成葉子。如金色。入乳缽內研。頃刻成粉。色極鮮麗。與韶粉相忌。雖非不可用二物。稍相襯則色淪晉而黑。向在蜀。曾令畫工用之。卷藏數月。已而展翫。其色果然。工亦不曉。(雌黃硃砂中皆有水銀。韶粉乃鉛燒者。水銀見鉛必黑。)

靳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爲鐵凍。例閉鑪鞴。本錢四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匠費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監約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萬緡。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元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緋書丞。故唐夫有啓事云。蟾桂騈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笏。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曾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兄弟在望。三陪鳳掖之游。二事實爲本朝儒林榮觀之盛。

韻略中無打字。已詳見歸田錄中。但於廣韻梗字韻中。有德冷。又都挺切。今俗謂打魚打水打船打轍打量之類。於義無取。沙隨先生云。往年在太學爐亭中。以此語同舍。有三山黄師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其義該而有理。無不字。但於有字韻中。音俯九。又尤字韻中。音方鳩。禮字亦常用者。偏檢字書皆無之。尖字韻中亦不載。(說文有曰。案鑯。古但作鑯。廣韻有尖字。)

東坡謂呂微仲。偵其寢覺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養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世南嘗疑坡寓言以諷呂。未暇尋閱賓究。偶因見嶺海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黄花圍長中黑。與眞目排比。端正不偏。子細辨認。方知爲非眞目也。(案蘇與石詩云。道人莫歎此龜無六眸。注云。江賦有龜六眸。宋先天中。汀州獻六眸龜。胡仲孺。)

獨之崛山有焦夫子。國初時人。亡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貌陋且怪。長目廣鼻。虬髯垂邊。

性率不自飾。雖冠帶往往爬搔捫虱。然爲歌詩有驚人句。今蜀人止能誦其一聯云。兩楹日月磨輿屋。一合乾坤夾是非。熙寧中。文與可因至天彭。館於徐公園。盃酒談笑中。肆筆成夫子像於亭之壁。曲盡粹睟態度。元豐壬戌。郡守晶子固懼其歲久昏晦漫滅。遂徙其壁于郡圃凝翠亭。今不復存矣。有石刻在。世南嘗得其本。今人但見與可枯木竹石。未嘗見其爲人物。坡公謂與可詩文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誠哉是言也。

蜀昔有術士。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試其術。書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成強其筆于楮。以爲它日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目今敷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莫不譁然哂之。且詰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爲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敷板鞠躬之說。莫不爲之一笑。

今之作倅者。皆借緋。堂除知縣亦借緋。太守則借紫。謂已經賜緋。則借。軍監則仍緋。邊郡節鎮。不俟賜緋可借紫。謂之隔借。先作州倅借紫。後得軍則仍服緋。此皆甲令定制。比年張嵩先知嘉興府。後知建昌軍。途中朝廷云。前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舊。旨從之。遂爲定例。

游宦紀聞卷第三

泊宅編云。越絕書曰。慈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沙隨先生云。以世事觀之。殆未然也。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曰。鵲生三子一爲鳩。禽經曰。鶴生三子一爲鸛。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鶉。楚鳩生鴞。（案原本鴞作鶚。）南海記曰。鱷生子百數。爲鱷者才十二。餘或爲鼉爲黿。然則堯之有丹朱。瞽瞍之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奚足怪哉。先生又書謂桂生桂。桐生桐者。理之常也。生異類者。理之變也。先儒謂揚雄宜有後。張湯宜無後。然則人之私智。安得必之於天。孟子曰。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斯言盡之矣。

昔人有謂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致。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爲美稱。殷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云云。爰盎之姪問盎曰。絲能日飲幾何。近世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諱。尤非是。生曰名。死曰諱。故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先帝廟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道家亦曰諱云。其處。案漢宣帝諱詢。）

世南少小時。嘗見親朋間有請紫姑仙。以筯插筲箕。布灰棹上書之。有能作詩詞者。初問必先書姓名。皆

近世文人。如于湖石湖止齋者。亦有能作時賦時論記跋之類者。往往敏而工。言禍福卻多不驗。近時都下有士人許其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奇中。嘉定壬午之春。三山黃公朴同一二朋友。訪許扣功名大略。即書沙門光遠降。先作自贊云。伸腳自由。屈腳自在。不知十二部脩經。不識三千條大戒。辭後高歌。無障無礙。當時若見閻王。任它枷鎖杻械。又一云。無疑無疑。自有東西。目前行險。眼下阿鼻。不認真實法性。不念如來菩提。捉取金毛獅子。任教烏兔如飛。後再書云。黃子黃子。文魁多士。胸中十萬兵。縱橫筆下三千字。無垢爲朋。汪公相似。若得火土相逢。一躍禹門浪裏。後八年歲在己丑。黃公果大魁天下。黃生於壬子。魁於己丑。實符火土相逢之句。狀元局中諸公唱和詩。有醞藉縱橫一聯。不差一字。鬼物已先知之矣。光遠乃昔時寓游人。蜀至青城山丈人觀。不爲道士所禮。俗爲袖衣出巡。盡歸觀中向來不禮之人。南僧不許入蜀者以此。距今百餘載。尚爲點鬼。可謂異事。

龍谿先生汪公藻。字彥章。吾儒之隱與人。幼年已負文名。作詩云。一春略無十日晴。處處浮雲將雨行。野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傍鷗不驚。桃花嫣然出籬笑。似開未開最有情。茅茨烟暝客衣濕。破夢午雞啼一聲。此篇一出。便爲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落。莫究所學。朱叔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與相隨。未免華兒著力擠。一日傾心顧假月。十年豹霧隱忠辭。不逢華旦開昌運。終抱沈埋返故棲。已矣九原寧可作。蕭蕭古木亂鵶嘶。亦爲諸公所稱。叔止名凱。舍人新仲之姪也。

永嘉縣之東南八十里。雁蕩寺之仙巖有篆字十形。侈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畫成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赫。好奇之士也。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懼恩蟑之費。燎薪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怪。亦不可識。三即羅漢之仙巖也。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得所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逸再錄諸本。列巖之堂。今間亦有不存者。余嘗見碑本字勢夭矯。灑落奇妙。枝葉不凋而脈絡皆通。真是奇怪。不知孰忠惠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程公衛。字子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間。市井競唱韶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梢曲。程又曰。常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僞齊稱號中原。此說載之沙隨家集中。

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不失其懽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翁。猶如翁婦翁云。身長七尺。（案尙刻作九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人。食啖與人亦倍。巨鍤長柄。略與身等。披荊棘。轉瓦礫。闢廢地爲圃。或區或架。或籬且援。底四時蔬菜。不使一閑。藝植耘芟。皆有法度。雖非培壅。時刻不差。雖隆冬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凍死。圃中根荄芽甲。滋榮暢茂。以故蔬不絕圃。味亦倍它圃。蔬爲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昔所治圃。皆補綴屢。隨壁觀。革鳥可穿。雖不可敗。纖未脫手。人爭賀之以饋遺。號曰蘇公履。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告假。隨力所及應之。負償一不經意。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人

莫測。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飢渴。時張公浚爲相，馳書函金幣，且移書閩漕，俾漕及師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遯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爲我必致之。漕帥密求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即相與變服爲游客，入其園，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銼竹几，煇光滋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册。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默計曰：此爲蘇雲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歷陳敍。且曰：不知張今何官，甚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乏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案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己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即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卿其字邪，抑名邪。紺旌旗塡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戶闃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父所記蘇翁本末如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菴，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爲名之曰灌園菴。

世南頃在瑞安董宰涓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先生與周益公小簡，心竊愛之，讀數過，遂能成誦。今二十年矣，追思尚記首尾。其間必有脫誤處，它時得見大全集，當借本改正之，謾記於此。萬里伏以涉秋益熱，共惟少保觀使丞相小陌堂莊，天渠忠蓋，鈞候萬福，相眷均慶。某近得報，知閤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止。昨收是延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勢位，豈不能燒何沙而障屋溜。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蘊，良可憾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一襆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後復奚求哉。卻嚴寒飲醇酒之論，丞相尚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眞可畏耳。近讀鄒報，得感事詩云：去國還家一歲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來蠻觸幾百戰，險盡山川多少心。何自聞人無錯在，不妨冷眼看升沈。荷花正鬧蓮蓬嫩，月下松醪且滿斟。當左揆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宿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龔定夫是也；而不輕就者亦復不恕，何哉？朱元晦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取，可畏可畏云云。又嘗記其荅益公惠鳩兔橘酒小柬云：錦羽在桑，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楓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共惟某官文章羲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兔園，夙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耆英。橘頌稱觴，酒箴侑德，塡然四美，萃此一翁。某已嘗占辭，敬致追餞云云。觀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

占城國前此未嘗與中國通。唐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木爲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得自西域，灑衣雖弊而香不滅。已上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案原刻而作則）龍火得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此亦理也。

予友人胡子瑄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割至耳，果見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搜戎右曰：贊牛耳桃茢，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焦贛易林曰：牛龍耳聵，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永福縣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泰，後避哲宗陵諱，改名永福。在唐新縣，後有邑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攀臥祖餞，留連累日。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惰將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前月滿船。末署太原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盧蔵久詩亡，大書盤以記文，鑱之字右方。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蕩，震風淩雨之所濺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武祐劉石卻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書爲正。（據記大字下亦云疑爲汰王。）

游宦紀聞卷第四

永福下邳有農家子姓張，以採薪爲業，鄉人目爲張鋤柄，狀貌醜怪，口能容拳。一日入山，遇仙人對弈，投之以桃，若不可食，張心知爲仙，覺有所遇，忽苦嗽咽，且及半，若將螫舌，遂弃其餘而歸。因忽忽若狂，絕粒食草木實，時言人隱惡，能道未來禍福，素不諳書，忽揮筆作字，得羲獻體，口占頌偈，立成如宿搆。傳聞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度爲僧人，號爲張聖者。游邑中，募緣造高蓋石橋，富室捐金相先。人曰：聖者作大功德，又自可無一頌語。僧笑云：只兩好事，石橋半出通判，石橋全出狀元。時庸頌也。及侍講鄭公僑梁魁天下，乃生於橋成之月。橋方半時，實生通判吳公時。黃倖（案黃倖下元空二格，商刻亦少此二字。）未第，偕游太學，善人倫者多言其油賦天羅，屯滯相也。黃稍稍有自沮意，僧且謂曰：待我及第日，汝當及第。乃自笑謂僧人及第，理所無也。既而黃以張安國榜中第，訪張僧，乃近住安國寺云。僧發狂時，言無不驗，其言禍敗事尤奇中。人於狂時，亦畏其奚罵，莫敢詣者。作字多以左手，或以足指挾筆，又時扱筆鼻書。時里中有吳氏建重光寺輪藏成，求讚於僧，援筆立就云：無上雄文貝葉鮮，幾生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爲珍寶，句句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復，沈毛江上馬馳前。長沙過了金沙難，望岸還知到岸緣。夜叉歡喜隨心荅，菩薩精虔合掌傳。半千六十餘函在，功德難量熟處圓。筆力遒勁可愛。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婦隨衆往謁，僧命至前，痛嘬其項，婦號呼，觀者烘堂大哂，歸語其夫，夫怒，奮臂勇往詬罵，僧笑曰：子毋怒，公案未了，宜令再來。

黑者不聽。居亡何。婦以他恚投繯而死。又有鄉民著新紫褶詣謁。僧請以爲施。民有難色。僧曰。急抖擻去狗毛。蓋民竊烹鄰狗得褶。人無知者。故戲之。又有富室擕少女求頌。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語再四。不得已遺之。即裂其底得襯紙。乃佛經也。神異多類此。後游郡郭。大爲帥府賞識。十禪僧頗多忌疾。（原疾上，內本有類此二字）中傷之不可。及冬一夕。張坐定。有青衣擎生荔一枰獻。詰旦遣還郡帥。是日十禪翔參。帥舉似之。中一僧云。得毋詐耶。山間偶亦有此。歸獻百顆。蓋郡中多以穗代薪。獻臺禾熟時寺倉積穗。荔樹上及冬猶空蕩實偶尚無恙。得以巧設欺計。帥亦因此疎張。人謂張狂時最靈。昔獻荔之夕。適會其不狂耶。張自遇異人後。絕煙火。走人間。五十餘年。奇事不止如此。友人吳信可。永福人。爲予言是數事。皆其髫齔時得之鄉里長老末議。且神仙方技秘怪之事。書傳所記。從古有之。然詭誕不經。無補世教。而君子存之者。豈非以其能言禍福於無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於發人隱惡。雖虧雅道。亦使暗室屋漏之下有所警。是亦小道之可觀者。不然。亦何足尚云。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爲天下第七福地。出縣郭。陟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曰名山。徐眞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禁。該曲臺祀典。石門插天。杉檜晝暝。猿猱清嘯。與寒泉響答。眞偉觀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椒。一日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弈。拱立良久。遺徐棋子一。吒令歸。歸即精解手談。時碎瓦器爲子。布地爲局。縱游巖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修行煉訣。有趙眞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秘密與之參究。徐喜。酌酒共飲。草逕中。時宵月草木影交。徐曰。主人沒油無以爲樂。以餘瀝一噀。頃刻林花徧開。今名所居曰花林排。徐功行成。將入山煉大丹仙去。埋棋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今老樹尚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爲戒。丹成之日。與兄弟姉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故其地七仙有亭。徐趙二眞君有祠。云自仙羽化後。俗眼凡骨。莫有一詣其上者。數百年下。有衲僧擕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偕至徐君壇。得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磴自石門中出。始盡發地秘。四方游者於是翕集。其東室明潔。前有水簾。自千仞崖顚垂空而下。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揖。西則掩藹。亦乏奇觀。獨去洞數步。有石龜與石棋枰對立。古老相傳云。龜偶處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遠出。趨師牀坐逝。主僧於齋席中即知之。歎云。尀耐小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即席坐逝。其徒決舁歸。以登涉之勞。乃茶毗龕骨。歸瘞西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即脫落如怒。或者猶疑二僧禪寂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師之趨東室也。急欲化去。跡趺不盡一脚。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敗教之罪。擠而正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目所得梗槩如此。高蓋爲閩中佳山。雖左僻名勝。往往遠從游覽。吟題甚富。有一聯云。雲擁壇仙世界。水簾遮室佛家風。時人賞之。以爲能點出山中眼目云。

永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留地成蹊。既而永邑東鄉石壁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士。邑宰

作詩云。聯峯蟲嶺與龍嶼。三處家山一壯哉。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蕭公聯峯。鄭公蟲嶺。黃公龍嶼也。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預屬籍桂仕版者。法當避避。唱名日。陞蕭公爲牓首。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滿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有云。預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嘗先。無汗馬之勞。鄭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因并書之。

永福邑東有嶽宮。乃吳太傅經勝。大門內建三清殿。上梁日。邑中請寓公咸在吳以書梁儷語。首避給事黃公龜年。公即領略。立解手帕濡墨作字云。風馬雲車。儼百順鈞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鏘。筆法高古。太傅初見公略不經思。復疑吊書非法。既而雙美。吳始大喜心服。歸語家人子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過人數等。不獨詞翰可敬。其未第時最貧素。自處澹如。應鄉貢引保日。有孜官某縣尉居隴內。見公丰姿秀發。嘆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門下。既而預薦。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累扶櫬相遇於中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夫人曰。往事倘忍言之哉。無祿縣尉得貧死無餘貲。吾攜百指扶護而歸。衣衾斥賣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爲慮。那可復議繼先約事。況黃甲少年。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爲我辭。黃垂涕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將何歸。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苟遂吾志。秋毫自辦。不敢聞命也。遂定婚於邂逅間。分攜慟哭而別。某氏從公歸。能執婦道。舉案在御。沒齒無間言。公登從臺。夫人尚無恙。若公者可謂有德有言者也。噫。今之年少搢紳。舉取科第者。項背相望。聞公之風。盍亦知所以自省哉。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廣巖。往昔荊榛叢茸不可上。給事黃公築室。讀書山下一日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命僕剷荊斬險。攀緣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千人。鄉人從往。即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於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臥山下者累月。風雨晦暝之夕。往往若有神光昇致室中。亡何有異人來。請斵爲賓頭盧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官禱雨必躬往迎致。其應如響。像眉髮皆白。骨氣龍鍾。宛若生動。每至邑中。人士敬瞻禮。送其來而惜其去。好事者至有命精工模倣以易之。雖毫髮無欠。精神莫具。不獨主巖者能辨之。自造像後。香火日盛。往來供施相屬。室內遂掃三尺闊。不載片瓦。雖疾風暴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梁空磴滑。山嶺峭拔。府者有攀躋傴僂之難。及屆上峯。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巖洞飛濺。臺殿縹緲。使人神觀軒豁。忘世[illegible]遣。有十奇。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燈石鐘。磬觀音影之類。皆自然天巧。居最者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巖而去。尚餘不盡。尾條及尋丈。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爲佛供。趨室而右。有羚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十榻。徹徑僅可著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主巖者藏貯其中。來往如猱。亦野性便習然也。啓事王公十朋倅避。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見公集內。士友吳信可亦有紀游詩云。昔訪神仙巖洞來。人言僅觀似天台。藤蘿足下攀猿嘯。鐘鼓空邊日月開。燈結佛光凝紫翠。雲將嵐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巖中乞靈多驗。如前司農卿柯公拔。少時鄉試回。嘗經從。主巖者先夜夢尊者命之曰。可說楊煮著。來日當有十九歲官人來。及期。與公同游者十餘人。老行前致茶。問稠中誰

爲十九歲官人。遂以夢告柯公。是歲鄉講。次年登科。果如其言。以上六說。皆友人吳兄信可爲世南言。信可諱鑄。永嘉人。誠敬而疏通。博學而和粹。月旦之評。最所推重。世南方以得友爲喜。納交不百日而遂隔今古。嗟乎。信可賤履如此。而遽止於斯。亦可悲也已。追思紀錄。以備遺忘。

借書一瓻。還書一瓻。或作嗤字。此鄙俗無狀語。前輩謂借書還書。皆以一瓻。禮部韻云。瓻。盛酒器也。山谷以詩借書目於胡朝請求聯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坡公和陶詩云。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吳王取伍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水中。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榼形。范蠡號鴟夷子皮。師古曰。若盛酒之鴟夷。揚子雲酒箴。鴟夷滑稽。腹大如壺。師古云。鴟夷。韋囊。(案劉作革囊。)以盛酒也。蘇黃用鴟字本此。

游宦紀聞卷第五

東坡先生嘗親筆錄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濡。公適過之。知其冤。呼謂之曰。汝冤。當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失入。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獄壽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元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程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淒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汪公應辰刻先生手書于石。筆法遒美。極可愛。

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搨。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

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宛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蠟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爲真古。其製作則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蜼(余季切)、兔、雙魚、蟠虺、如意、圜絡、盤雲、百乳、雙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穟草、瑞草、篆帶、(若糾結之繩。)星帶、(四旁飾以星象。)輔乳、(鐘名。用以節樂者。)碎乳、(鐘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鐘、鹿馬洗、雙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鎛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鐘、(大曰特。中曰[illegible]。小曰[illegible]。)鼎、尊、罍、彝、舟、(有耳[illegible]洗面[illegible]。)卣、([illegible])瓶、爵、斗、(有耳有流有尾。[illegible])卮、觶、(之豉反。酒觴也。)角、([illegible])杯、敦、簠、(方[illegible]。其形[illegible]。)簋、([illegible])豆、甗、([illegible])錠、([illegible])斝、觚、[illegible]、([illegible])鍑、([illegible])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甑、([illegible])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匜、([illegible])盦、(弋支切。[illegible])盤、洗、盆、鋗、([illegible])[illegible]、杅、[illegible]、鐎、鋞、([illegible])鐃、戚、([illegible])奩、鐘、鐸、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illegible])車輿、([illegible])提梁、蛟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詳於奩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蠟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器。流傳世間。歲月浸久。其色微實而瑩淨。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滑爲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微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爲真古也。

左太沖三都賦序云。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致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又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又蜀都賦則云。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僕至此而竊有疑焉。世南游蜀道。徧歷四路數十郡。周旋凡二十餘年。風俗方物。靡不質究。所謂龍目。未嘗見之。聞有自南中攜到者。蜀人皆以爲奇果。此外如荔枝、橄欖、餘甘、榕木。蜀皆有之。但無龍目櫻實楊梅三者耳。豈蜀昔有而今無耶。抑左氏致方志草木之未精耶。

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疝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即薏苡仁也。)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沙隨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親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葉珠。只於生藥鋪買薏苡仁亦佳。按本草。薏苡仁上等上上之藥。爲君。主養命。多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水上經。味甘微寒無毒。主筋急拘攣。不可屈伸。除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氣。其根下三蟲。生真定平澤及田野。八月採實。採根無時。今在在有之。真良藥也。蜀中巴蓬間甚多。士大夫以此相饋。遂爲之飲食間也。

嚴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腎虛體痛。沙隨先生以其尊人所傳宋顏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擣羅爲末。

無灰酒調下.趙如方製之.三服而愈.

沙隨先生在泰興時.有乳媼因食冷肉.心脾發痛.不可堪忍.知縣錢仁老名壽之.以藥與之.一服痛止.再服卽然.他.其藥以陳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錢云.高宗嘗以賜近臣.時有歸正官校尉添差縣尉.後歸軍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中又以其藥歸昌國.亦多愈人疾.眞奇方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記凡數家.取予各異.或佳其有眼爲端.或以無眼爲貴.然石之有眼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爲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鸜哥眼.曰鸜鵒眼.曰了哥眼.(鸜鵒吉了也.)曰雀眼.曰雞翁眼.曰貓眼.曰菉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爲上.黃赤爲下.諸蕃火黯爲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廟嘗書翰墨數說以賜曾勛.其一云.端璞出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潤水發墨.呵之卽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麤復燥.而色亦如後歷新坑.(舊刻脫坑字.)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已上皆聖語.石之眼少而色正者.方爲佳物.

三山方言.芙蕖曰蘇.傍水多植之.雖皆在水中.遇晚稻損蘇亦損.有一種柑曰回青.實大凌冬不彫.滿樹垂金.至春復回青.再黃始摘.味不甚佳.花極香.與抹利相頡頏.永嘉之柑.爲天下冠.有一種名朱欒.花比柑橘.其香絕勝.以箋香或降眞香作片.錫爲小甑.實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於香.竅甑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貯之.畢.則徹甑去花.以液漬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乾.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朱欒乃好柑之祖.栽接之法.始取朱欒核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柑淡.其根簇簇然.明年移而疎之.又一年.木始大.盛握.遇春則取柑之佳品.或橘之美者.接於水身.則盡爲佳者矣.朱欒乃枳也.

三山荔子.丹時最可觀.四月味成.曰火山.實小而酸.五月味成.曰中冠.最後曰常熟.中冠品佳者.不減莆中.三十年來.始能用綴枡法.取品高枝.壅以肥壤.包以黃泥.封護惟謹.久則生根.鋸截移種之.不踰年而實.自是愈繁衍矣.日乾致遠者.皆次品.果中又有黃淡子.金斗子.苦欖.果羊桃.皆他處所無.黃淡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載於橘柚條.豈橘中別有名黃淡者.長樂志曰.壬壇子.舊記又云.相傳生於王霸壇側.

玉出藍田崑岡.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于闐.疏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晉天福中.平居誨從使于闐爲判官.作記紀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主未採.禁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語.而後答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

西方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雞冠.或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雖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之中.之下.中之上.之中.之下.下之上.之中.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三山谿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負爲博戲.昔有鬭禽.未見有鬭魚.亦可觀也.聞永嘉亦有之.

本朝宰相三入者四人.趙韓王.向文簡.王冀公.文潞公.四入者止蔡京而已.其人不足算也.

自甲至癸爲十幹.自子至亥爲十二枝.後人省文.以幹爲干.以枝爲支.非也.

改元始於北和.紀號肇於漢武.後世通用之.我宋年號無過九年者.惟天聖盡九年.至十年十二月改明道.熙寧亦盡十年.紹興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後揖遜.高廟居德壽者二十六年.孝廟居重華六年.光廟居壽安宮七年.寧宗嘉定十七年.

游宦紀聞卷第六

世南有令原之戚.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修伊蒲供.山行百里.始至其下.捨輿曳杖.無非崇山峻嶺.又二十里.有平地廣袤數百畝.人煙數十家.田疇井井.滿目桑麻.問道傍之人云.歲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復有峯巒圍繞.一日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考攷記載.乃唐大歷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南康僧寶光來居.又四年.賜名懷玉.古志云.天帝遣玉.此山山神藏焉.故其地靈爽.爲仙佛所居.因以是名.由古至今兵戈不到.疫癘不及.僖宗於乾寧之四年.改賜定水禪院.時有雙峯長老師.復自長安領徒千人止息鄱公場.(今德興縣是也.)遣人致詞於寶光曰.師復酷愛此山.師具慈悲.若爲取捨.光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深遠.衆莫曉解.於是雙峯選日入院.光師攜杖下山.別建禪剎.卽今興教院是也.時禪月大師混居會下.身達性相.文筆神敏.愛其林木瀟灑.水石連雲.建讀書堂.脩禪觀.隱居石中.遺址猶存.嘗夢遊他國.於巖阿石室.親見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怙羅化身.每入定觀.率意揮染.皆其眞容.非世間相.末乃照水.自狀本形.既而絕筆.故託於夢.或自正本之外.別有臨模二本.予登羅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諦觀.竟日.其間有極破碎糜爛者.筆法高妙.相貌古怪.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搜天下古畫書.悉以進呈.至二年正月.復付本寺.免進.間有題其傍云.西岳僧貫休作.皆篆文.或古體.或玉筋.或柳葉.又一軸題云.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元逸大師守兩川

偁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貫休。字德隱。今人知禪月之號。則以爲高僧。聞貫休之名。則以爲佹寶。殊不知當時所作神異如此。非特能書。且於詩文尤高。有西岳集三十卷。翰學吳融爲之序。唐相張格。韋莊。王鐸。周序。皆有詩紀其事。去寺之左里許。下梯磴又二里。有亭曰輔龍。乃先兄之沐翁董諱焯（案焯刻本作焯作雪）字季興所創。季興向爲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活民書。壽國脈書。嘗經乙覽。今浙漕有刊本。作亭之意。蓋爲四方祈禱者憩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也。且捨田入寺。爲輔龍不朽計。又半里許。始至龍湫。仰望瀑布。作三級傾瀉於兩山之間。飛瓊濺雪。洶湧澎湃。浩浩然聲若奔雷。下臨石壁。屹立萬丈。眞奇觀也。時雲雨未收。谿流初漲。風霧滃鬱。山嶺水涯。千態萬狀。得寓目者移時。不忍捨去。世南既登覽山川之奇秀。且得攷敘其事之顛末。故詳紀之。以告來者。

秦會之當軸時。幾務之微瑣者。皆欲預聞。此招權之常態。然士夫投獻。必躬自披閱。間有去取。吾郡德輿士人姚教臨。字公儀。能篆書。秦會之。令作二十家篆孝經。上表以進。時紹興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許授以文資。未降旨間。會之招飲。姚喜忘其敬。不覺振股。以此惡之。尋得旨令充樞密院効士。辨驗篆文而已。又有蜀士投啓干謁。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

董季興嘗爲世南言。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淋血之疾。兩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渙之觀。其辭曰。渙奔其机悔亡。俄夢知大冶縣趙定叟相訪。定叟名不孩。孩久病也。言不久病也。偶閱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食三大甌。七日而愈。前此百藥皆無效。董。沙隨先生之壻也。先生嘗書此事於家廟之壁。

今之遠宦及遠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談也。頃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

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壤躍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爲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唐元和中。（案唐元和中。舊刻作唐開元中。）裴宙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徒於牆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溢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無應。即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雷霆之雨。遂爲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部大率相類。而荊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沙隨先生寓居鄱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硯。後刻銘曰。惟端有谿。孕石惟堅。兹乃下巖。舉無有比。色奪芝英。溫璧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後書紹興己未。蓋元暉親書以遺建昌守喩安中者。後又得張無垢

遺笑茂實研。後刻詩曰。端谿石硯天下奇。紫光夜半吐虹霓。不隨凡石追時好。直與日月爭光輝。韜藏久矣不亂用。惟恐俗塵污染之。吾子文章有餘地。汪汪萬頃誰能窺。願君此硯無輕棄。經史妙處其發揮。飛流濺沫徧天下。要使咳唾皆珠璣。無垢居士作。子驗子書蓋小篆。玉泉先生學張有篆。無垢從沈元用學。汪端明從無垢學。凡十有二年。三公相繼魁多士。紹興二年。李順之作魁。玉泉亦登高第。世南嘗見沙隨先生設筆紀載本章云。此奇物也。子孫世傳。不知賢公家何以不寶守此物。以三先生聲名。此硯乃沙隨程氏世傳之寶。二硯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嘆惜。

沙隨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挂壁下吹曲。其聲清揚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成。自曲江攜一道人歸三衢。亦嘗聞有數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先伯諱（上大下正）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降與乙酉請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爲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燕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過程三經字景宜屬聲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宜爲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宰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覺辰云。昨宵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聯坐。已而杳然。後三舉庚午覺辰預薦。時新舉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宰預焉。果與覺辰聯坐。宰亦天族師備。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徘徊、黃薔薇。正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半丈紅、蠟梅、梨、棗、栗、柿、楊、柳、紫薇。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綿橙、匾橘。已上種接。並於十二月間沃以糞壤。兩次至春時。花果自然結實。立秋後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寒毬、轉身紅、祝家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時將頭與本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纏。上用箬葉寬覆之。如萌茁稍長。則撤去箬葉。無有不成也。

沙隨先生嘗言一歙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相如聞道還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季路。又汪書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硯。後刻東坡銘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同參寥。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鄱陽自雍熙乙酉梁顥榜。至紹定己丑。登科者五百七十餘人。其間三世聯登者唯三家。龍谿先生汪藻。汪槩。汪穀。張宗諤。張琮。張械。鮑煜。鮑安世。鮑升之。汪氏之登科者七世。張氏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繼也。鮑氏安國。安行。安世。兄弟三科連中。故程文昌伯禹贈之詩。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兄弟俱中科第者甚多。不勝紀載。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樞密院事上

柱國李資德副使太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金富轍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啟中國體李之詞云跂予望之適江干之彌節亦既（覯·高麗諱·原注）止幸堂上之披風況飛五朵之雲特貺千金之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被寬裕而有容敢以非微而廢禮所塵名品別且染濡私覿之物則幞頭紗三枚白成鍛花銀盤一面（十二兩）紫大紋羅一匹生大紋羅二匹白鷺大綾一匹生花綾二匹白細苧布三匹大紙八十幅黃毛筆二十管松煙墨二十挺松扇三合摺疊扇二隻螺鈿硯匣一副螺鈿筆匣一副越綠樂袋一枚越綠篋子袋一枚繡緊腰一條茯苓二斤白朮二斤白銅器五事而已是年有詔于上俾得能書者至國中於是得付以徐兢為國信所禮物官兢之歸因譔高麗圖經備載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上之徽廟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進士出身擢為宗丞兼掌書學其奉使時李資謙為太師尚書令高麗國主多納李氏為后妃由是門戶光顯資德其弟也金富軾為同接伴金氏為大族自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以文學進富軾豐貌碩體面黑目露博學彊識善屬文知今古富轍亦有時譽吳曾嘗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文章動蠻貊此語蓋不誣云

游宦紀聞卷第七

沅芷黎踏硯紫者類端石而無眼有金束腰眉子紋間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仍如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自然錢於石中琢以爲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線當中而爲界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間晁路分煒字丙文始創爲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在端歙之下晁雖西戍乃中原故家居黔陽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仍精於別辨平生俸入盡費於此學小王書筆法尤妙始習補之悔而自成一家吾鄉姜堯章學書於晁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與晁論劉次莊釋十數家釋帖非是又云悟帖中只張芝秋涼帖鍾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其說尤新有續帖評二十卷惜未之見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潁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知非贋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其間前則項籍劉戊一句中觀瀾文作劉備潁濱集作劉季觀瀾文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陳登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劉賈爲荊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交薨戊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絕吳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彭城即徐州先生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來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戊耶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爲備爲季耶要當以先

生手書爲定也

己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予退而攷諸傳記乃知其爲削考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削牘知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爲二物也鄭氏曰刀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卻授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正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云

包遜字敏道象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爲世南言頃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予進因出寶章錄令書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丈留心字學數十年矣待爲叩之少選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心之協世南嘗以語士大夫間有云恐出臆斷後閱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不可毫髮之差李丈名府吾居人學問甚富世南嘗識之云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道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單秀才（宋本作單秀才·集作書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請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田主有嘗姓者已露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並植如蓋東坡訪之自爲雙楠居士長樓元豐元年火四年邑宰豬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之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沉石水中不知所在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讎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魚聚而嚼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濤浪飄泊洲嶼

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滲漉於土中。魚食乃因而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推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灝以爲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俟見聞一說稍近。

天地萬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康節先生。其學無傳。觀皇極經世書。槩可見矣。此外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災祥。刀兵水火陰晴風雨。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亦可知人命貴賤。渡江後。有北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湜。潛心此書。作太乙肘後備檢三卷。爲陰陽二遁。積局一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鑑編年。前代興亡。歷歷可攷。然自古及今。應者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間。命司天楊維德脩五福太乙占書。攷驗行度。亦爲精詳。其間云。自石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至天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蜀分。後人繼加攷算。至熙寧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嘉定二年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禪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歲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宮。凡四十五年。中更僖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既曰五福所臨。何爲又卻如此。本朝興國九年。有方士楚芝蘭言。五福今照吳分。上命建太乙宮於京城外之蘇村。命芝蘭爲春官正。又命宰臣張齊賢醮享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說。王湜肘後備檢立論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百六之數三。此皆所應者也。舜禹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己之際。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不降享國五十九年。（案不降商帝。武丁誤。）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得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繼有正觀之治。遂以此爲福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入中宮。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又云。唐昭宗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宗禪位於梁。遂以此爲禍應。（案商刻作禍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極治。與正觀比。以至夏桀放於南巢。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此其故何也。余嘗深研其所以然。昔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爲強臣之漸。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爲寖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聚。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天理。道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拘然執此。以爲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知

人乎。古之爲政者。尚以知變爲賢。況冥冥之中。本行天地號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於天地之一氣。安有因而不知變者。以堯舜禹爲君臣。文武周公爲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越珥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但不能詳知者。皆可以類推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大乙不過十神十精四計之類。彼其周流於天地間。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既不異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古至治。終不可復。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惡。隨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國則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已上皆王說。蓋太乙數中專攷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厄會。洪文敏公五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本朝康定（庚辰）慶曆（辛巳）間。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政宋綬。侍讀林瑀。皆以徐復薦。復至。仁宗訪以世務。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忌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己容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運雖凶。無能爲也。此說正與王湜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第八

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爲交友。長於詩。劉潛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齋。黃之詞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藁。今載于此云。先妣沖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捐棄。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爲文章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蕩無餘。此詞數篇。皆舊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好。且屢見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黃銖謹識。景紹則大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聲。動寒梢棲宿。等閒老去年華促。祗有江梅伴幽獨。夢繞夷門舊家山。恨驚回難續。其二。序云。力將實學實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姬來乞詞。作滿蓬萊令歌之。看鷗翻波浪。蘋末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峯。破桐陰亭午。列岫連環。溜泉鳴玉。對幅巾芒屩。況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談揮麈。才冠一時。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語。盡錦歸來。慶長年老母。且躍綵斑。莫憶歸與。聽鼠歌高舉。會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其三。菩薩蠻。闌下六曲天圍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春回。寒梢花又開。曲瓊閒不卷。沈獸香凝篆。小袭個雲閒。征鴻來。其四。序云。鴻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雨晴雲斂。煙花澹蕩。遙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正雨後梨花幽豔白。悔忽忽過了寒食。歸家漸春暮。探酴醾消息。其五。序云。季溫老友歸樵陽。人來問書。因以爲寄。（案其五句下。舊鈔本作三字。人來閑書字亦誤。）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傷離索。老懷無奈。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

朝約。尺書忽寄西飛鶴。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其六。簫思仙。晚蕊紅。看山迷暮靄。煙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鑑。鬢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蕣華潛改衰容。前事銷凝久。十年光景忽怱。念雲軒一步。回首蒼谷渺。風迷玉簫寒夜。悄悄無窮。歎應黃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有客位榜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詘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篇。嘗論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以求教於白鹿胡宗長泳。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曆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運行當速。順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之行乃過於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庵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以日之明晦爲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爲度數。蓋二十八宿乃經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紀其度數。亦猶畫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爲限節也。高麗國有九執曆。（案原刻誤九執。）正如此。稱憲曆家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假日月右轉也。朞三百六旬有六日。其原起於此。其實朞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堯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爲十二月。則多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多之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足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之成數也。雖是除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有四五日。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也。胡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紀於此。

雲林先生黃長睿云。饅頭當用饅字。（盧文弨云。案饅頭本作曼頭。不作饅。字書無饅字。）見束皙餅賦。興元關表諸郡食肆所貨窶藪。用偏字最爲有理。

予於衛國高九萬處。見蘇紀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一闋云。望關河試窮遙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

氣今何在。嘆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麥傷桃。過松倚竹。空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鶉衣簞食年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繫薄高門。歲晚誰青顧。何如引去。任樗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舊風度。又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之作摸魚兒。每舉爲朋友聞所喜。然改之尚未之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悵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舉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寫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爲我和之。十載尊前。放歌起舞。人間酒戶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高秋。世事幾如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歎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侯。榆關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神州。離恨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隴水寂寞傳恨淚。淮山宛轉供愁。遍回休也。燕鴻南北。長隔英遊。紹叟有冷然詩集十卷行於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晴明。自晡後達旦。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繞。相傳云。著牛則一歲利市。三日遊賢沙。四日遊天寧。六日烏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宮。遠暮始散。此皆圖志所不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後。惟梁武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禍。幽辱告終。至光堯太上皇帝之福壽。眞可於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樞相張昇。宮保趙槩。皆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案原刻云八十三。）杜祁公八十一。富鄭公八十。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定公八十五。范蜀公曾宣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帷史越王八十三。周益公八十云。

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呼。此甚眞實而又雅馴。可爲報同社諸人。今後請依此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遊南嶽至祝融下峯。按嶽山圖。禹碑在岣嶁山。詢樵者。謂採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眞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爲苔蘚封剝。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案何致。癸酉二字外。疑是）模（糊而字。疑）果爲奇特。字高闊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牋拚而模之。字每摹二。雖墨濃淡不勻。體畫卻不甚模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爲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嶽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厲之郡庠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後一日。予甥蕭若金忽語予云。適有自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漁人入水見一物。長八尺。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二圜。其二如字月。非鐵非石。圖形以示云。漁人舁至縣市火。復舁至桃花又火。遷于神祠始息。衆莫識。予應曰。此不難別。其制絕類岳陽樓下鐵枷。必縣傍谿中古有龍祟。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爲此物以鎭壓妖蛟蟄穴。歲月深久。水所潰。故不類鐵。致災者徙岸也。異時當復置水。岳陽沙上數枚。人以爲厭勝鐵枷。或以爲湖賊王幺釘石。或云昔人拒敵鎖江之具。圜經皆疑其非。或有傅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舉伐吳。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吳人於江

破覆舟處．蓋以鐵鎖橫截之．以爲必此物．今觀弋陽所出．可名之鐵江之具乎．以此驗彼．總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相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麻麥傷地．豬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飢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冤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蔓蔓．東蔦西蔦．父母之鄉．天子馬跡．沙隨先生跋云．右二詩不知何人作．上饒公端殿汪先生遇謫奉之進賢．手書于族舍．後三十年．門人程迥授邑于茲．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眞蹟不復存矣．友人高季安會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託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迥讀此詩．始刻於進賢．再刻於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故紀於此．

雪峯爲剎．與徑䕫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義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眞覺禪師．傳道德山五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眞覺役使．呼僕招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飛入池中．得不壞．山與遭百里．間皆叢竹．筍味極甘美．寺衆自三月至五六月獨饜飫．亦覺所植也．

游宦紀聞卷第九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蘇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泛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爲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縠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首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卽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隰州而歿．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爲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爲絕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間．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間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約以偕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爲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戔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爲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爲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爲賤．木而輕薄者爲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爲晴．水之無溷濁者爲清．目之能明見者爲睛．米之去麤皮者爲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火德王．都于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爲雒．故今惟經書

作洛．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辠（上罪．鼻辛在）字似皇．改爲罪．自出己意．劉非之多則有辠也．今經書皆以罪．易學獨賤記爾雅猶有可攷．无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屈西北爲无．今易中無皆從无．它書則雜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牒葉棄皆去世而從云．漏泄緤紲．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聲相近．若皆從云．則泄爲沄矣．故又從云而變爲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昏愍泯之類．亦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爲韶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爲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盧文弨曰．案正．未必爲始皇作征音也．）

字．聲有清濁．非強爲差別．夫輕清爲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爲衣．冠加諸首爲冠．衣與冠橫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平聲．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皆重．亦其類也．

胡堂長伯益記虞常卿涵星研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滁州虞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研．而盧山湖泳記之曰．研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長倍徙．高寸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掌．不留而出．玉斗爲池．斗之半微爲窪坎．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高．外暈綠中黃．瞳如針眼而紺碧．衆星此爲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設泉滿池．粲粲相輝．半月止矗．元雲纔鑿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巖．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

蘇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涵字髣髴．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研陰七字．本亦未嘗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研贈范純夫侍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與此研實合．以年譜攷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研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縣．史君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緘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及士人姓名．外者乙亥．（案商刻作己亥）洋州道大方誌．內者辛未杭州後洋洗上牢．坡仙元祐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內匣爲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爲先三年耳．范李後爲姻家．故研歸李云．

許椒密老書記黃祕書辯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晝一而中重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節之戒．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嫌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元於中都書．長睿父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父以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睿父書襲．歲見其子弟歸之．會兵難起．城陷．而輸所傳元總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附便舟適免．故古太元今獨予有．遂渡江圖建業．一夕兵變火作．倏攸被予舍．留予載．決溜離羅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入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橫其書盡亡．獨太元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事．

邑人得予書刻之。未幸而豫章陷。負書奔劉陽。值亂兵入。盡棄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敵陷岳陽。游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乃成。嘗念世紛之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諸黃龍經藏。因念經之幾絕而僅存艱厲若此。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蓋有天助。而哀予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共振顯之。天人之際。精誠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閒。而福祿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古太尤今不復見。惜哉。）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爲諫官御史。書時政多籍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用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眞奇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于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常處在何等。馬五諸我精婢調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書跋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顏平原浯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跋評端明正書爲本朝第一。蓋不誣也。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開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對揚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儘做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卻恐它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燾之子。其人誠如聖訓。（案原刻作盡。）自得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音說其爲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見卽盡其平生。可謂至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段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竊聰明冠倫妙處也。

階州產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色暗。今朝廷取爲册寶等用。有黃靑黑綠數色。取之不窮。有性軟易攻。故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產玉石。曰巴璞嘉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階石。其溫潤略與玉等。敘州宣化縣亦有玉石。曰宣化璞。谿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有胭脂標瓜囊標。琢爲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鑒者不能辨。峽州之上百里閒。有黃牛神祠。祠中多玉石。皆往來賈客或牽江人得於沙磧閒者以獻。有一石質黑紋白。隱然龍形。作蜿蜒狀。鱗角鬣纖悉備具。又有如孔雀尾者。是爲石中之異。忠州樂碛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售。有指甲紋。亦有磨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然皆碔砆也。是數郡所產。皆予所經歷。故亦稍能識別。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於蜀產。家君嘗手植核於小圃。伺其萌茁。再歲而樹壯。長而覆以尾。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菉豆。凡兩月漸大。有墮地者。視之木患子也。（案原刻患作核。）皮可洗衣。功不讓皁角。核則人以爲念珠者。嗚呼。地土風氣之能移物性如是耶。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怪。

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太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尙彊。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子淵注云。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方。胸中甲錯。是爲肺癰。黃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一枚。水煮服之。其說殊爲牽合無義。沙隨先生云。晚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蓋指當時辯學爲五臟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莊子云。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蓋謂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蚿。蛇行雖疾於蚿。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爲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間曰。心之爲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卻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底妙。如莊子是從譬喩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谿柴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準寧考爲祕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腳色。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公得文移。卽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致校。漕難其報。後有譏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諫省曰。其人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第十

黃秘書長孺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圍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册。并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太寧資福寺。偶錄遺文遂見之。寧甚子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宮辭押寶使。涉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稱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絕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卽居洛矣。眞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尙完。亦有石刻。書側有謹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壽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眞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眞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客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自眞原等語。其末云。淸和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賀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眞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從事郎蘇太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元衍歲在甲辰四字。）四月十五日。有看花詩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洛陽一僧舍書勝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石在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劉壽家。（案原刻作劉儀。）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

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今在此寺東序，并辛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月改七日，有寄之于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郎罕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仍太子少保。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華太宰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院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壁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爲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拓得本。世又有題其侄子作御者家問二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洛陽士人家。又有判完製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氏家，著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某名，亦應是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裕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鑣生洛州刺史㮚，㮚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案鈞字[illegible]，從史改。）出居馮翊。至藏器徙居華陰。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乚，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爲涉之祖、嚴之父，非也。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資警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爲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爲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illegible]起爲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卒於洛陽，年八十二（舊史云年八十五，誤也。）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涉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涉當送傳國寶。凝式諫曰：尊爲宰相，而國至此，不爲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己，往往陰訪羣情，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驚曰：汝赤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護持，終免梁禍。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眞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祠，遇山水勝槩，輒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眞或草，或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於尹居之側，遇入府，前與後馬猶以爲遲，乃杖策徒行，市人猶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疋。凝式悉留之僧行尼舍，俾造纊以施崇德、普明兩寺僧伽，其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送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賙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撫掌。凝式詩什亦多雜以恢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其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

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案此句下疑有脫文。）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清麗可尋也。尹洛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爲禮，尹亦以其書僻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既不遇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模其從跡，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本朝興國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頹圮，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爲清玩。世以凝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嘗曰：唐季不綱，朱晃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威，俛伏鼠遁，能全節者無幾。故六臣爲輩，穢惡昇之，惟恐居後。而凝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爲懼，因若陽狂，弗與世網，優游卒歲，言足以諷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豈特謨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楊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案[illegible]），徒知墨妙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弗書，復不爲立傳，可勝歎哉。余因錄次筆跡，遂爲之傳，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雁亭詩，嘗爲希世珍藏，而畢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貽楊績者，荊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沙隨跋其後云：張湯逢春之惡，賦殺不辜，書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遺人三數輩，貧悴[illegible]得符半年，未得去，又遭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時而爽，可爲慨嘆。又云堯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焉。然令聞廣譽常若[illegible]筆力，約常若壯夫，豈與[illegible]富貴遂者同日語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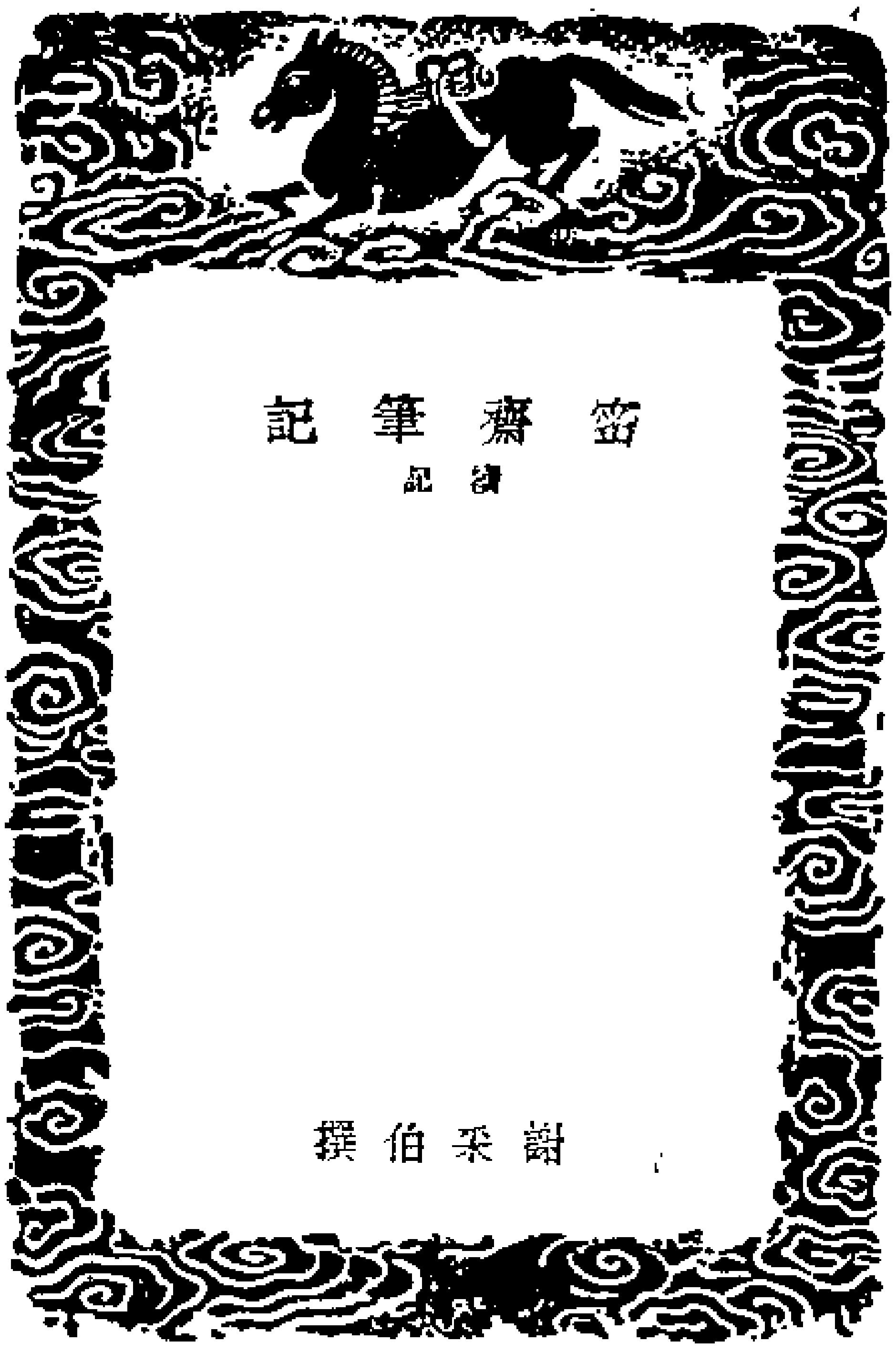
世南什閱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某頓首。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illegible]，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illegible]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聞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范先去已梧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乎，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廉，可以知其詳，續奉報。[illegible]無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爲誰，當考。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泉卓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爲世人所見，宣和初有徐上若弃官修淨業，名動天聽，被旨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慨此泉屬于勝泉寺之壁，蓋未出之先，[illegible]已見特秘而不奇耳。從來未有以道名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爲不讓谷簾，嘗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峯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說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涪翁不到紹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眞巖老詠仙。張廣之曰：寒碧朋亭勝酒泉，松聲遠輩惟雷連。詩於水

品進三疊。名與谷簾真兩全。壽壁歷霞解昨夢。茶經日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揚子江心水號中泠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以瀹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以紿游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泠別涌一小峯。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鶻棲其上。峯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玉乳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如玉。思順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由。專往訪索。僧蹙頞而言。此泉變爲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紿。乃親往驗視。果如墨汁。甞飲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今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復至寺再汲。泉又變白。貯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攢祖妣柩於井左。泉爲壞。改遷不旬日。泉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博物洽聞。儒者事也。非足跡所經歷。耳目所睹記。則疑以傳疑。猶未敢自信。況取信於人乎。太史遷少時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涉汶泗。訪齊魯之舊蹟。適梁楚之故地。然後採撿異聞。參酙往事。而大放於史筆。閱至今史官宗儒。鄱陽張光叔文獻故家也。講學家庭。藏書日富。長從雲臺史君游宦入蜀。見聞已不凡矣。及涉江湖。遊浙閩。覩耆所獲夥甚。懼遺忘而隨筆之。噫。有志哉。余與光叔交。每見其搜訪異書。如獲至寶。極力傳寫。初不知異聞之有錄也。一日出示余。洞心駭目。多聞所未聞者。以半生耕勝睹記之富。而余得大嚼焉。饜飫飽矣。使用志不已。網羅山海之百珍。畢陳其中。不特染指者之一快。脩史校書。它日或有採擇。豈小補云乎哉。因書其後撿之。紹定壬辰中冬前一日。忠定後人李發先書。

此書會稽商濬曾刻入稗海第四卷中。文有舛錯。他卷亦有脫文。余從知不足齋借得鄱人鈔本參校。乃始完善。其舊字書無褪字。又韻中不載尖字。蓋稽古但作退。尖古但作櫼也。然廣韻自有尖字。光叔未細撿耳。又舊饅頭當用饅字。見束皙餅賦。今攷束賦中自作曼字。卽字書中亦不見有饅字也。又舊正月因避始皇諱故讀爲征。此則未然。如尚書旨常星宿昔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是豈亦有諱耶。且改本字尚不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書中使君作史君。此本可通用。見于碑刻。非誤也。卽李發先跋此書。稱雲臺史君者。乃光叔之父。非謂史姓其人。書中有以啓干闕語。干闕猶求官也。商本乃改干闕作千册。古書之流傳者。往往爲不事之人所竄改。其可笑多類此。如不見舊本。又烏從而盡正之耶。因有對本而遂廢鈔本。此大不可。乾隆己亥十一月三日。東里盧文弨坐西軒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宋謝采伯撰。采伯字元若。台州臨海人。宰相深甫之子、理宗后謝氏之伯叔行也。中嘉泰二年傅行簡榜進士。歷知廣德軍、湖州。監六部門。大理寺丞。大理寺正。宋史無傳。其事蹟不甚可考。官爵名字。僅見於陳耆卿赤城志中。是編乃其易班東歸時所撰錄。以示其子者。雜論經史文藝。凡五萬餘言。自序以爲無牴牾於聖人。其間援據史傳。頗足以考鏡得失。雜錄前賢懿言懿行。亦多寓懲勸。雖持論間有未醇。其援引證據。亦未能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之博洽。而語有本原。瑜多瑕少。要亦說部之善本也。史稱謝后父渠伯早卒。兄奕宗封郡王。姪並節度使。端平初頗干國政。采伯以世家貴介。敭歷中外。乃當謝后用事之時。獨解組遺榮。至使史官佚其姓氏。則采伯蕭然於榮利之外。一無所預可知。王宗旦原序。謂士大夫晚節嗜好。鮮有不遂其初者。密齋獨以書籍詒謀後人。使知其老不忘學。則采伯潛心著述。殆以一生之精力爲之。宜其言多中理矣。原本久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謹采錄編綴。分爲筆記五卷。續記一卷。仍所題之舊目焉。

密齋筆記原序

寶祐乙卯。天台謝公鼓院來守臨川。宗旦實爲貳。一日以密齋筆記授宗旦曰。此吾先君子晚年之所著也。宗旦受而讀之。擬喜歎賞。如游寶山。如闚海市。瑰奇詭異之物。雜然前陳。駭目洞心。應接不暇。吁。是豈淺鮮者所能到哉。其殆貫穿百家。馳騖千載者歟。夫士非窮愁。莫能著書。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常情之通患也。矧耆耋高蹈。燕居引恬。未有肯措意於筆硯者。密齋以宰相子。敭歷中外。游更屢節。晚境倦游。乃能逍遙里第。耽玩墳索。抽毫漬墨。述所得以自見於世。所謂富貴不能淫。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密齋有焉。陸賈當功成名遂之餘。乞身歸田。擁卓。騎。負寶劍。邀遊諸子間。釃酒擊鮮。以自娛樂。追思向來新語。殆如夢事。向子平隱居讀易。自男婚女嫁之後。斷絕家事。勿使相關。肆意於名山大川之觀。疊時窮羈。不復過眼矣。王逸少蘭亭一序。似能言者。及其守早退之節。又不過企慕子平所爲。窮山水之遊。求藥石。植桑果。抱子弄孫。以卒歲。於著書乎何有。以密齋視三子。富貴年齒。度越遠甚。謂宜屏卻簡編。燕酣娛嬉可也。而密齋之所樂爲。有三子之所不克爲者。由是言之。士大夫晚節嗜好。有不遂其初者鮮矣。觀密齋自序。謂以此書傳示子孫。使知其老不廢學。噫。此其詒謀微意。又可與俗人言哉。越明年。鋟梓郡齋。輒爲題其後。鼓院名奕楙。密齋先生次子也。寶祐丙辰夏五中澣。通直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宗旦謹書。

密齋筆記自序

余好泛濫書傳。時年六十有三。易班東歸。天賜一閒。無以解日。書生結習未除。亦自謂有所見。豈應以覽并泯沒。遂著於篇。以示兒輩。曰或問者。兒輩所質問也。經史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餘言。固未足追蹤古作。要之無悖於聖人。不猶愈於稗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庶後之子孫。知余老不泛學云爾。淳祐元年辛丑長至。謝采伯元若甫引。

密齋筆記卷一

宋　謝采伯　撰

易稗精覽圖云。伏羲至無懷氏。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三年。神農五百四十年。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堯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年。殷六百四十四年。（案原本誤作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七十三年。（案原本誤作六十七年。）秦五十年。已上六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年。惟伏羲畫八卦傳於後代。餘既六萬餘年。略無文字可考。何耶。抑有而不傳也。班固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學。未可明也。又乾鑿度乃蒼頡註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與案圖等書。皆書也。非有而不傳者與。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戰國二百二十五年。秦四十年。生漢高祖。三國五十六年。晉一百六十年。宋六十年。齊二十四年。梁八十七年。（案原本誤作五十八年。）陳三十三年。隋三十八年。生唐太宗。五代共五十餘年。生藝祖。三大英主。撥亂反正。拯民塗炭。漢尚高厚。唐立法度。國祚悠久。本朝用儒。立國以仁。卜世卜年。永永無極。漢興諸臣。雖非粹然一出於正。然皆能以功名自奮。垂芳汗青者。正以其一時言議。合於事情。而本於理義也。沛公意欲留居秦宮中。樊噲諫曰。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沛公不聽。張良又諫曰。宜縞素爲資。二臣之諫。周公之無逸也。韓信言項王爲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又言項羽實失天下之心。又言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韓信能占民心爲趨向。是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項羽殺義帝。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宜率三軍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也。董公之言。春秋討賊之義
也。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士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
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是明於君臣之分也。人皆曰漢初諸臣。多霸基兒詐之徒。借以集事。思之皆明
於綱常。合於禮義。此理亙萬古未嘗一日泯滅也。
高祖好酒及色。范增又云貪財好色。高祖興王。史臣安敢加毀。緣是難遮掩。未免直筆。今觀其一入秦宮。
見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使欲留居。賴二臣之諫。回軍霸上。一入彭城。可謂重地。便收其貨寶美人。
日置酒高會。是時無諫者。遂一敗塗地。及得天下。又溺於戚姬。幾欲廢太子。微四皓則又是一塲狼狽。外
物易移。內欲易動。幸追於利害而止。我朝藝祖真聖主也。
真宗嘗謂王旦曰。每除拜宰相親王。不御崇德殿。不視朝。其意以命宰相親王示不敢專也。
崇寧五年。敕節文小鈔知通監造書押印造樣號。年限條禁。並依川錢法。軍人官員請給不用。外買寶倉
場庫務出納。依見錢行用。三年為界。大觀二年。第一料。其樣與今會子略同。上段印準僞造鈔。已成流三
千里。已行用者處斬。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畫泉山。下段平寫一貫文。省守倅姓押子。此會子兆端
也。紹興十二年。戶部張澄欲行會子。給事中胡需然沮之而止。紹興二十二年竟行之。今九十餘年。其弊
極矣。而大觀小鈔民以為便者。造之有限。而換之有信也。
高宗語東宮。須是讀書。便知古今治亂。便不受人瞞。朕初即位。羣臣多勸法仁宗。仁宗固是仁厚。末年紀
綱幾乎不振。所幸得韓琦。遂無事。本朝自有太祖。何故不取以為法。
聘后黃金二萬斤。新莽用三萬餘斤。晉志云。漢用二百斤。晉亦用二百斤。往往金至後世愈少。宋用銀五
萬兩。金五千兩。南渡後。又減至銀二萬兩。金二千兩。
南齊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祭后土。十一月元日。祈穀於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地。郊特牲云。郊之
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陽氣新用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者當齋戒自新也。
神宗朝。冬至當十一月晦。有言晦不可郊。而無人知此故事。惟宋敏求云。太祖乾德初郊。亦是十一月晦
日。遂用當月十六日甲子郊。國朝會要不載此事。乃宋次道家收得朝報。神宗大嘉之。蹇從正所撰。載之
甚詳。慶元丙辰。宏詞出乾德初郊慶成頌。試者非特不知晦日本宋。有一卷乃云祖宗並侑。又云歸胙慈
極。不知乾德時既未有家廟。杜太后已上僊。亦未嘗有慈極。
近年郊祀。只用黃琮蒼璧。卻不見用四圭。有人問禮官。云四圭兩圭。已於景靈宮用了。黃琮蒼璧。乃是禮
見天地。
宰執子授京秩。始於呂蒙正。時政記進御。始於李昉。班直八年敘補軍校。始於高瓊。起居注進御。始於梁
周翰。帶職致仕。始於王文正公旦。初名致校。始於周起建議。
宣和時彗星見天。徽宗震怒。謂趙挺之曰。蔡京所為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復為右僕射。始京在崇寧初。
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一日徽宗諭輔臣曰。朝廷不可與邊庭生隙。釁端一開。日尋干戈。生民肝腦塗

地。豈人君愛民之意。挺之退語同列曰。主上志在愛民息兵。吾輩當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唯而已。
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王元澤以此八字該括法律。
天聖四年。州軍並不得官置醋坊。近陳提舉振孫博通古人。仰體祖宗卹民之意。舉行萬戶停廢醋庫。邦
人至今德之。
東京記舊八作司。太平興國二年。分東西二司。乃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甎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
八作。後兼備攻城之事。乃二十一作。天聖元年置官屬。今八作司獨傳技巧之物。若致遠務。裁造院。茶湯
醫院。鍼線院。布庫。鑄場務。煎膠務。鞶鞲院。雲韶班院。印經院。燒朱所。新衣庫。染庫。纖悉畢備。及前宰執侍
從大第。環揖蓋以百數。錢塘駐蹕。庶事草創。追想全盛。太息久之。
都麴院麴賣於酒戶。西京南京皆然。東京在城每歲四十七萬四千六百四十五貫。南京在城賣麴三萬
六百九十貫二百一十七文。五十里外務場別有數。台州在城及諸邑縣諸路橋港頭酒額。每歲八萬一
千二百九十八貫。泊宅編云。院之井洚鹹不堪汲用。惟以造麴特善。他井皆不如。開寶二年。詔麴價高。可
於十分中減放二分。六年。麴價每斤止收一百文足陌。太平興國六年。詔在京賣麴每斤元定二百文。自
今每斤減五十文。淳化五年。有司言諸道州府先置榷酤。募民掌其事。內四百七十處歲額無幾。願一切
罷之。但賣麴收直。詔從其請。咸德元年。罷江淮兩浙荊湖福建榷酤。
澶淵之役。射殺其貴將達覽。遂潰。曹利用與其發龍使韓杞見行在議。寬。真宗諭輔臣曰。初欲令石普偶
延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躡其後。腹背擊之。然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激
盟。以順伐逆。殆未晚也。當人主英斷。專力全盛人材。幅湊可以戰而不戰。果享百餘年和好之利。兵端果
可輕開耶。
范蜀公正書云。舜之五刑者。流也。宮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刖宮大辟
也。書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者。此也。堯所以哀矜庶戮之不辜。遏絕之使無世在下
也。舜其仍用之乎。仍用之。則是靈苗之五虐而遂有十刑。安得云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堯嘗濟罔下民。廢
去此法矣。至禹時德既下衰。方用此肉刑。揚子云。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然禹亦未必用。只是用之
以為盟刑。呂刑所謂訓夏贖刑也。直至秦時方用。如讀太子傅之類是也。至漢文帝又不用。至宋文帝因
劫賊有赦。方於劫賊面上刺一劫賊字。至五代後周。刺配之法盛矣。大率流始於堯舜。墨始於苗。贖始於
禹。先皇考與范寺簿說羅大著點因輪對劄子。乞減配法。乃是近日配人之多。張方平亦有劄子。羅乃徽
帖在前。上付來隸寺議公議論將茶濫犯法之人刺放太輕。戶部沮而不行。
金匱曰。武王伐紂。雪丈餘。漢宣帝本始元年。匈奴擊烏孫欲擊。會天大雪。一日丈餘。民畜凍死。殺數萬級。
馬數萬匹。唐李愬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破其門。平蔡。吐蕃諾邏兵入大斗。會天大雪。吐蕃敗績
趙西道以歸。王君㚟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乘冰縱兵。盡俘以旋。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雪霧嚴晦。吐
蕃閉營撤備。乃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擒萬人。收所俘府戶五千。嘉熙丁酉十二月大雪中。大敗金人。獲

蛋恨積屍如山.豈非寃精萬殺之氣助順討逆致然.

張匯節要云.二太子寓星寀之妻余覩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黏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之元妃.各因間勸其南寇.陰報朝廷助兵攻遼之讎.又秦檜上斡離不黏罕書曰.竊觀大金今日討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共謀定計.非忠於大金也.假威大金以報其怨.附大遼妃女陰報於內.大遼之臣若余覩郭藥師.帮贊謀於外.乃吾國厄會所致.

余嘗觀靖康傳信錄以及孤臣泣血錄諸書.臣子有不忍言.後遼勸遼國閉燕京.金主珣遣人議和.遼勸遼欲得公主一名.從公主美女男子各百人.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一千人.御馬三千匹.綾羅錦衣服金銀珠寶三千載.珣皆從之.又以色戮國燕之久.再索犒軍金帛.珣復從之.其事與靖康略無少異.此貪婪大果報也.黏罕趨河東.斡離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陷開封府至順州.凡一百八十餘州.八百七十五縣.既殘殘滅.何可勝紀.而自元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殘破河東河北山東山西.復一十七府.九十餘州鎮縣二十餘處.數千里間.殺戮皆盡.城郭丘墟.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捲而去.屋宇悉皆燒燬.此殺戮大果報也.小既有小果報.大豈無大果報耶.南遷錄以爲不及百年.臣子大書於册以爲古今一大快.亦以志後日一場大果報必不輕矣.

鄭介夫俠聞子姪用王氏學.講考槃之義曰.弗諼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公歎曰.是何言歟.一不用而忿戾若此.何以爲碩人.何以爲考槃.遂訓之曰.弗諼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介夫上監門圖.已感動上意.見於施行.及流落挫折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君臣之倫盡矣.橫渠張子厚著西銘有曰.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是皆聖賢能處人倫之變.父子之倫明矣.劉庭式娶瞽女.後倅密州.喪之逾年而哀不衰.東坡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吾妻也.夫婦之倫得矣.司業趙彥昭兄弟訓.引姜肱李充陳業徐苗許荊李鴻二孔兩趙陰慶卜式桑虞蘇邕以爲勸.反覆千餘言.兄弟之倫著矣.二程之諸及門.若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時.東坡之門.若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儒學文藝.俱有切磋琢磨之益.交朋之風.不其盛歟.此我朝之治.所以遠過漢唐也.

江州冢記其略曰.開寶乙亥歲.問罪於李煜曰.朕司億兆.許卿不殺而弗信乎.煜弗之悟.繇是流矢蝟集其宮.挫煜於壕下.江州蟻聚.詬罵王師.先鋒曹翰竟屠其城.積屍三萬七千餘.明年丁丑.皇帝嗣位太平興國之二載.太子中允臣周敬術銜命察俗.又獲遺骸一萬七千.瘞於廣陽門外.本朝以仁立國.未嘗妄殺.獨曹翰一軍.輕試其鋒.曹彬有賢嗣而翰無後.天道昭然矣.

湘山錄載曹居潤蓋思誨焉進三人皆不識字.本傳但書其戰功多.不責以文學.史法當然.如晦.野史所以備言之.國初人物.魁毅沈鷙爲有餘.浮華緣飾爲不足.使立得功業.與中葉人物不同.

張子韶在經筵.太上語以朕用人義付之公道.子韶奏云.陛下付之公道.只得古人一半.太上問其故.曰.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必須又斷之斯可也.太上又云.臺諫不可承宰相風旨.子韶奏云.以臣觀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風旨.亦不可承人主風旨.

杜黃裳爲河中尹.盧坦爲尉.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責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禮遇加厚.張子湖孝祥.何侍郎異.余提刑澄.並大書刻之石.黃裳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又納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卒後.御史劾奏子載辭服.坦乃得持其短.不然.一尉之微.安敢抗對如此.李翺集坦傳亦載其事.

本朝惟文潞公建雙節.終亦辭了帖麻不行.韓忠武建鎮南武安寧國三節.出於異數.

紹興九年朝陵.乃范如圭之請.高宗云.非卿不聞此言.其夫田一書.眞有志事功之士.惜不見於用.國史秦檜傳云.校書郎范如圭上檜書.責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爲此.若不早改圖.必且遺臭萬世.未幾.如圭奉祠.中興小錄遺其書.范乃元祐故家也.

景祐四年.安平縣主言.夫吳守正父元隨范雍居漣水軍.欲罷寨務錢開酤海州沭陽縣周環村酒務.詔開封府召寡及寫狀人本宮管當人劾罪施行.又張乖崖判百姓乞增撲酒課利狀云.將五分折變於官錢.是一倍增撲於酒利.加水減料.使百姓有言.置我何地.是時朝廷州郡.皆不許人劃奪.令但給與高價.蓋不復爲後人慮也.（此接圭書夫三字疑有訛誤）

常州通判沈長卿上參政李光啓曰.搢紳守和親.先出婁敬之下策.空言難信結.孰慮吐蕃之劫盟.夷狄贊普兵敗.獻馬黃金求婚.景龍二年.遂其婚.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開元二年.其相上書宰相乞盟.上令姚崇報書.載辭未及定.而十萬之師已寇臨洮.入蘭渭.永泰請和.詔宰相杜鴻漸等同盟.而僕固懷恩不得志.導其將犯邊.衆二十萬已逼奉天.懷恩死.遂無謀主.復遣使來聘.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鹽州.蓋不止劫渾瑊平涼盟.變起會卒而已.終唐之世.凡九和而十四戰.皇甫惟明曰.皆其邊將好功之人爲之.固有是說.亦其主不守信義所致.尚主者二.自稱甥舅之國.而數爲邊患.人主撫有四海.以婉治之妻遠適異地.垢辱甚矣.君臣莫之恥也.五代以來.幸免此患.嚴尤以漢爲無長策.長卿可謂正論.權姦文致其罪.株連正人.禍其甚矣.

王欽若欲爲相.王文正公旦累抑之.云祖宗朝不曾用南人當國.故欽若以立賢無方之說.動眞廟之聽.眞廟以問文正.文正云.立賢無方.必須賢而後可.熙寧以後.更改祖宗法度.而羣小又主紹述之說.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合爲一談.稔成靖康之禍.孔孟之言.豈誤天下後世邪.王文正公云.必須賢而後可.王欽若果賢者邪.無改於父之道.謂合乎道者無改.不合乎道者.改之可也.朱文公註曰.方猶類也.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李迪挫丁謂姦邪之鋒於正燈之時.王曾乘丁謂之失而能暴其彌天之罪.進君子.退小人.此秉鈞衡者

第一義，王文正且遂無如之何。文正得君如此，不能以身為去就，去王欽若丁謂，況他相哉。偶拯奮之鑿教，置應其甚矣。贊拔異事有敍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賞花釣魚，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輔臣曰，王安石詐人也。老蘇云，王安石乃盧杞王衍合為一人，天下將被其禍。後安石參政，御史中丞呂誨叔云，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矣。安石嘗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有八九，宜只令中書自出牒，帝愕然。唐介曰，如安石所陳，則是政不自天子出。李師中始仕州縣，邸報包拯三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鄞輔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處仲，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陳了翁每論天下事變故無常，惟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必亂天下。蔡京父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逮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人固未易知，亦豈有終不可知者。安石聖君知其詐，章貫知其奸，或遇於已用，或爭於已行，非無其人，而治亂所由，分定數有不可逃爾。

新刊荊公字說二十四卷，前無序引，後無題跋，獨雷抗為之注，天下公論昭然明矣。余乃平心定氣，而嘗曰，此許慎說文解字也。雷抗即徐鍇之傳釋也。但以之解六經，導後學，則穿鑿之論鑑起，豈大儒所為也。

王安石除了銅禁，不知在何時。張樂全奏議云，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入，故中國錢耗，而西南北三邊皆山積。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禁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

王安石以六經文奸似王莽，蔡京黨籍錮正人似東漢中常侍，秦檜興大獄陷忠良似李林甫，本朝累聖相承，仁厚恭儉，過漢之文景，此三小人傳致害國，言路塞蔽，外敵侵陵，可為痛哭。

通州使名徐先生云，當時闢新法者甚衆，然都攻他不破，惜乎諸公思慮不及此，成周之法，大處是井田封建，荊公大底不會行得，卻如何要把細碎處來行，失了大綱目，理會末節，只就他裏面點檢，其說當自息。

秦檜修禮樂文太平，止專用一官者邵諤主之，人呼為邵局，今禪儀樂器中猶錄邵姓名，識樂之器，間有不合經典處，是欠名儒討論。

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靖康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金人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又其向來檜臣誤國之旨也。一意於和，將士解體，尚敢議戰乎。此胡澹庵之論若然，則景德慶曆之和，致一百七十餘年承平之效，非歟。寇萊公富鄭公豈果誤國者歟。余曰，和在我則為禦侮，在人則為納侮。紹興八年，金遣烏陵思謀來議和，秦長遂賣主之，上雖聽檜計與之和，嘗疑其詐。王倫奏北有悔割地意，繼誅達賚，十年兀朮集兵祁州，分四道入侵。檜言於上曰，臣昨見金變遣賚，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疆，既而兀朮戕其叔達賚，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金之初和也，諸將有異議，及其果叛盟，壹以和為非。檜有再和之議，獨患諸將難制，於是范同獻策召三大將，既至，遂

皆拜樞筦而罷其兵。三十一年，金人復敗盟陵淮。此紹興和議始末。至隆興甲申和議定，而開禧丙寅復自渝盟矣。

中興小錄云，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云，主和則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旋奉祠。其子衡守滁州，日錄其父彈秦檜文投平津。止及其彈秦檜婚翁王次山姻婭王昂及楊愿兄梓等，不言其主和何也。必是別有一疏不主和議，其子失記錄，而彈王仲嶷等。小錄又失於記錄爾。

密齋筆記卷二

武帝欲立昭帝，以子幼恐效呂氏，殺鉤弋夫人，云汝以子不得活矣。太宗感李淳風之言，欲盡殺陵宮，淳風曰，不可，恐生少者，陛下子孫無遺類，遂髡為尼，聚之感業寺。二君割情絕愛，思患預防，可謂剛明果斷之主。然漢以元后稔王莽之變，唐以高宗釀則天之禍，孰謂人事果能勝天。聖人第言修德以弭天變，未聞殺人以杜後患。

漢武帝祠神君，最貴曰太一，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居室帷中，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而天子心獨喜，即今之鄧壹也。

後漢止三宗，九帝皆幼沖，一百十八年政歸母后。幸竇鄧之賢，內外扶持，無大變故。士大夫知禮義，尚名節，未嘗屈身阿附后族，乞憐中常侍以求進者，有李固李膺范滂陳蕃郭泰諸名儒為之倡，故至於曹操之世，尚不敢染指漢鼎。

蕭何說漢王曰，臣願大王王關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三秦，天下可圖也。鄧禹說光武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說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蕭何鄧禹開口議論便是混一規模。諸葛亮草廬語曰，操以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開口議論與魏便自下手不得，畢竟跨有荊益，

只是儒議規讖，無復混一氣象。

漢唐之禍，激於君子，成於小人，激於小人，固勢所必至，激於君子，實念慮有所不及，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可惧也。夫陳蕃年八十餘，老成慮事非不詳，而誅曹節不克，遂成黨錮之禍，漢因以亡。李訓通經明易，立志非不正，而誅仇士良不克，遂成甘露之禍，唐自此亦亡。人皆知亡漢唐者由宦官，吾以爲亡漢唐者蕃與訓也。蕃訓之謀不審，宦官雖用事于朝，漢唐綱紀雖然縱然變，決不如是之亟，禍決不如是之酷，國決未至於遽亡。則爲禍首者蕃與訓也。然則宦官終不可去歟？曰：姦宄以漸，斷匪處有術，害去而人不知，功成而禍不作。謀必蹟於其始，事必稽其所終，則得矣。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聖人豈不疾惡，而戒其已甚者，慮後患餘禍之未艾也。夫子誅少正卯矣，而未聞其爲亂者，聖人之功用，與君子固不同也。

虬髯之名古矣，唐太宗虬髯可挂弓，杜詩謂中有美少年，虬髯十八九，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是虬髯乃太宗。太平廣記所載乃李靖遇虬髯客，云後十餘年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奏報有海賊以千艘，精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虬髯有成功矣，或者衛公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乃知又別是一虬髯，豈英氣所鍾適同耶。

隋大業中置進士科，武后永昌元年始試進士於洛城殿，殿試自此始。久視二年設武舉，皆作法於亂世，非哲王之令典，而自唐以來相襲不廢，上以爲榮，初不知煬帝武后爲何如主也。

武后已爲后，高宗令上官儀草詔欲廢之，楊貴妃亦兩爲明皇遣出外宅，二君亦不爲不知其非，而不能

決於必行，所謂寡斷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用，邦由以亡。

幸蜀記云：馬嵬之變，陳玄禮以兵諫，可謂急矣，明皇云：妃子殿自露置，遂驪入驛門內，立旁小巷不忍歸，聖情昏斷，久而不進，韋見素男京兆府司錄諤進曰：臣欲吐萬死之言，陳社稷之計，伏願陛下割恩少斷。臣聞斷手斷腕者，非不痛也，棄之者，非不苦，夫痛之與苦，非人所欲，而莫能不爲者，蓋全乎大體也。今宗社震駭，朝野驚惶，陛下去御座，涉草莽，可謂斷手斷腕矣，豈可憚解腕苦口之難乎。臣觀衆意怒妃子事，宜成敗之間在晷刻矣。臣嘗讀荀悅漢紀有曰：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日之事，伏惟陛下割恩斷忍，以事邦國，因就地叩頭，流血被面，上變以手策起之。諤初頭幸蜀云：臣年三十，未嘗遠遊，時諤以宰相子，年漸三十，激烈慷慨如此，天寶全盛時，東閣郎君乃有此人物耶。

男陽也，陽則明，明則理無不通，陽主舒，主嬉，舒且嬉，則財有所施，陽主生，生則物無往而不愛，男子者陽之象也。女陰也，陰則晦，晦則理有所蔽，陰主收，主慘，慘且收，則財有所靳，陰主殺，殺則物無往而能愛，婦人者陰之象也。前漢外戚傳，適在匈奴傳後，夫妃后儷乎至尊，合附比帝紀，乃置之匈奴傳後，班固以爲平日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而呂太后、趙飛燕等，內戕皇嗣，外擅兵權，漢之存亡，在其掌握，甚於匈奴讎敵之女戎，可也，置之於匈奴傳後，亦可也。其負宗社，誤國家，附之於帝紀之後，不可也。其敍傳曰：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滅也嬖妲己，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是三代之亡也，由於內不由於外也。明皇失陽由一嬌妃，亦三代之覆轍，是百萬之師，不若一女子足以亡人之國也。餘史外戚，未嘗在匈奴傳後，此班史

所以爲諸史冠也。

唐莊宗時皇太后皇后交通藩鎭，太后稱誥令，皇后曰教命，教旨蓋始於此。后欲殺郭崇韜，莊宗不從，因自作教命與繼岌，竟殺之，後即笞劉叟於宮門者，劉叟蓋其父也。

莊宗爲郭門高所弒，五坊人聚樂器而焚之，歐陽公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余曰：非也，其禍蓋起於劉后之唆殺郭崇韜也。始劉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殺郭崇韜，皇弟存義，崇韜之婿，讒者曰：存義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因而殺之。又讒朱友謙不自安，必反，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誅之。門高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存義又以門高爲養子，時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被誅。莊宗戲門高曰：汝黨存義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爲乎。門高恐，退而激軍士爲變，從樓上射莊宗，傷重殂於絳霄殿下，其禍起於劉后之唆殺崇韜，特成於門高爾。門高後伶傳名從謙。

姚萇掘苻堅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姚萇又夢苻堅將鬼兵入營，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出血石餘，萇遂患陰瘡，醫刺出血如夢，萇狂言而死。姚萇已鞭堅屍，尚能見夢耶。

慕容廆引朱左車、胡毋翼、孔纂爲賓友，劉贊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世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廆著家令數千言，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皝，第三子也，聽言貧諫，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千餘人，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冑子，至子儁嗣位，復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冑子，儁酒酣賦詩，談及經史，垂，皝第五子也，再復燕國，年七十一，寶，皝之孫，亦從儒事，工談論，善屬文，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穆等於東堂，問伊周事，詩賦詩文物蔚然，十六國中惟慕容有家法，國祚受命亦稍延。姚襄溫故知新，講論道藝，萇令群臣諸鎭各舉官，又臨終謂其子興曰：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興亦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又與鳩摩羅什及僧略等諸人校新經八百餘卷，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若劉淵、聰、粲、曜、石勒、虎、閔、苻生、赫連勃勃等，其兇徒逆儻，淫酷屠戮，無復人理，禍亦不旋踵矣。

襄國大雨雹，石勒問徐光，對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恐慢動上帝，勒下書曰：寒食并州之舊風，子推歷代所尊，請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黃門郎韋謏駁曰：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且子推賢者，焉爲暴害如此，求之冥漢，必不然矣。左傳、史記、新序、汝南先賢傳、鄴中記、後漢周舉傳，皆言之。舊爲并州刺史，作弔書與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寒食乃是仲冬，非今之清明。石勒問徐光，非容齋不載。

石虎嬖劉曜女，年十二，有殊色，嬖之，生子世，十歲立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虎死，遵弒世，火災月餘，遵爲慕容恪所擒，趙亡。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果符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之謠，壽春之敗，沖叛，自立爲皇帝，據長安，堅死，秦亡。石虎擒曜，苻堅滅燕，皆有席卷天下之勢，而卒皆因所滅之國一小女子，其國亦亡，異哉。

楚鄭袖紿新人以掩鼻，而楚王劓其鼻，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問之，曰：美

人多矣。亦猶臣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王布令曰。四境之內。有敢言美人者族。婦人智術萬出男子之右。雖自古而然。亦成周時八百餘年之後。侯國子弟。皆儒愚闒茸。具爲婦人所紿。

三世之將。道家所忌。昔有是言。六韜爲後世談兵之祖。而太公封於齊。與周匹休。至田氏之篡。其傳亦已久。太公之謀。一出於正爾。

陳勝吳廣起壠畝。使會使錢。知秦將賈人之子。卽啖以利。陳平布陣金多得善處。又令捐金四萬斤。間疏楚君臣。干戈中也只擲金。

漢高祖已曾入韓信壁奪其軍。自擾下戰勝還定陶。又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文帝自代來。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郞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下。亦綽有父風。是時習聞兵機將略大率可喜。

赤壁之戰。孫權曰。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是時孫權迎務於內。劉備諸葛亮周瑜關侯等合謀幷智。方拒得曹操。敗之於赤壁。亦未爲奇政。緣曹操雖知兵而未免獨任。要是吳事力差弱。所以資人。劉豫州新敗。所以依人。若吳蜀勢盛之後。卻無緣合。

赤壁之戰。關侯精兵一萬。周瑜督一萬。程普督一萬。劉豫州諸葛亮率兵卒不下一萬。

或詢諸葛孔明以三章之約。則曰濟時以寬。蓋其學自申韓中來。

哥舒翰始亦善用兵。後困於酒色之娛。迫於君命。慟哭而出潼關。喪師二十萬。僅存八千。其子曜有志復父讎。亦精於用兵。諸孫皆以儒學舊烜茂才高第。有節槩崢嶸屹皆明經擢第。亦中葉尚儒術致然。李郭之後。文風盛而賢將少。唐室微矣。

軍中不言婦女。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孫策周瑜拔皖城。納二喬。皆國色。是以師婦也。英銳豪俊之氣。固足辦事。畢竟有所溺。則智昏。智昏則防慮疏。策爲許貢客箭傷頰。劇甚。年二十六卒。瑜爲流矢中右脅。年三十六卒。

呂蒙疾發。孫權迎置內殿。治護萬方。募有能愈疾者。賜千金。病中瘳。爲下赦令。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之下爲請命。使其復生。當如何其報也。

房玄齡居秦王府。出入十年。收人物。致幕府。居宰相。積十五年。議論審疏。規諫不一。與杜如晦共筦朝政。本傳亦無甚事。而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以今觀之。王珪不及魏徵。如晦不及玄齡。然持衆美效之於君則一也。所以爲宰相之職。

魏徵爲諫議大夫。展盡底蘊。凡二百奏。無不切當帝心。本傳所載十餘事。凡三上疏。王珪爲諫議大夫。止諫納廬江王瑗姬。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女樂二事。想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史臣所以並稱名臣也。

孫樵文自序云。唐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陽。省方蜀國。品藻朝論。雄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李潼有曾閔之行。孫樵有揚馬之文。司空圖有巢由之風。余歎曰。播遷果何時耶。從行無救時之略。乃以三絕自詫。朝論若此。豈止淸議廢事。李郭之後。不復有眞將。兵權下移於賊汴而國亡矣。

廉吏傳極多上壽。公孫宏八十。第五倫八十餘。李恂九十六。吳祐九十八。張奐七十八。是儀人(三國)八十一。

孫謙(南史)九十二。蕭嵩(唐)八十。裴寬七十五。李尚隱七十五。薛珏七十四。歸崇敬八十八。盧鈞八十五。餘不紀卒葬壽者。

古儒生經學極多上壽者。如伏生治尚書。轅固治詩。武帝以賢良召伏恭。建武四年。帝臨雍拜爲司空。皆年九十。任安受孟氏易年七十九。申公受詩浮丘伯。樓望永平爲侍中。皆年八十。李充順帝時遷安樂相。年八十三。晉宋纖弟子受業三千人。鮑覯明河圖洛書年百餘歲。文立譙周秦始初。皆年八十。陶弘景讀書萬餘卷。何琦耽玩典籍。皆年八十三。葛洪以儒學知名。自號抱朴子。年八十一。顏含有操行。年九十三。辛勉年八十。隋公孫景茂好學。開皇初爲道淄兩州刺史。有德政。唐曹憲通文選之學。皆年百餘歲。歐陽詢年八十五。裴謂宗以經授秦王。年八十三。蕭德言晚節學愈苦。年九十七。魏收擢史學。年七十七。若七十者亦多有之。茲弗著。

屈突通八十二。尉遲恭七十四。李勣八十六。李靖七十九。郭子儀八十五。張萬福九十。烏承玼九十六。吳呂岱九十六。諸將功業雖不同。然皆克享上壽。想無濫殺所致。

武后興大獄。嚴善思爲詳審。使平活人百餘家。原千餘姓。按因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

丘和附蕭銑。爲交州總管。年八十六。子行恭。斬寇賊。與兄師利迎謁秦王。累從戰伐。功多。年八十。亂世父子以壽終。亦有材智足以自全也。

諸儒。西漢自孔光張禹劉歆揚雄號爲儒者。或依阿取容。或諂事新室。遂至賣符命者以千數。朱文公作通鑑綱目。標揚雄曰莽大夫揚雄。自是千古定論。

荀彧勸太祖曰。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或持論甚正。董昭等欲加九錫。彧以太祖本興義兵。正朝寧國。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憂死。是時劉備以帝室之冑。英雄表表。人望所歸。彧能勸太祖推恩以應人望。廢昏立明。恪秉臣節。退處藩服。眞上策也。董昭九錫。遂爲後日開端。相繼貽禍。

董卓死於呂布。苻生死於堅。安祿山死於李豬兒。史思明死於朝義。魚朝恩死於周皓。朱全忠死於友珪。非人誅之。乃天誅也。

殷羨子浩北伐無功。桓溫奏廢爲庶人。後溫將以爲尚書令。浩答溫書。慮有謬誤。閉開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豈羨投人書於水。致浩有是報耶。

西方鄴所爲不法。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死於獄。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人之生死。一氣之聚散也。血氣雖已散。冤恨之氣不散也。五代武夫用世。將謂那時天烏地黑劫賭時節。不復有報應。卻又自分曉。

密齋筆記卷三

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太公又曰，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以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正，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備則不肖別矣，周書云，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事以觀察之，作官人曰，富貴者觀其禮施，貧賤者觀其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壯者觀其潔廉務行而勝私，老者觀其意慮愼強，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誠信，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觀其任廉，設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縱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貳，邇之以觀其不倦，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莊子列禦寇篇引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觀於知天，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此太公周公孔子觀人之法，最爲詳密，蒙莊濃然若無意於世者，亦觀斯言，乃知空

言，莊一書，不皆寓言也，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鄧析子曰，原道皆本此，

諸孫嘗聯在字爲名，余取在字，自長孫在學外，止有在德在鎔在璽在治甚佳，周王佩解篇，在字甚多，儘可命名，因錄識之，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合爲在因時，謀成在周長，有功在力多，昌大在自克，不困在豫愼，除害在能斷，得民在知退，用兵在知時，勝大患在合人心，化行在知和，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尊在愼威，安在恭己，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義冠子與賈誼鵩賦同，作賦者必蹈襲，而柳河東云，鶡冠子用鵩賦，未知孰是，韓退之卻取其文，

鄧儉梁鵠各受靈爵不次之除，鵠得法於師宜官，皆號善書者也，魏晉以來，楷書日盛，皆鴻都門學之餘，習正書，遂爲後世不刊之謙，與李斯之篆程邈之隸同科，

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召周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而成，鬢髮皆白，

西都賦云，清涼宣溫，乃四室名，宣義當作宣溫之宣，故集韻中以宣字見二十元字韻下，注云，天子室名

也，高炳如說宣室如字讀，乃武王伐紂而歸於此室，

梁昭明序陶集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至傳方發明其意，以爲曾觀晉世李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故寄迹於酒，閑情賦末章云，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可謂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復何議焉，余每誦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先師遺訓，于豈墜之等語，頗有洙泗氣象，

范雲爲齋竟陵王府主簿，王守會稽，登秦望山，雲以爲山上秦始皇石刻文三句一韻，人多作二句讀之，便不叶韻，雲曾讀史記，觀之如涼，中與頸亦三句一韻同，

齊名之人與聲篇詩句，其實有優劣，天生奇材，天然奇句，皆無對，如鍾王羲獻，歐虞李杜，韓柳顏柳，優劣自顯然，故梁武帝蕭子雲評書皆云，子敬不及逸少，逸少不及元常，杜詩韓筆顏書，規摹大氣韻高古，餘則失於華巧有餘，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紅藥當階翻，蒼苔緣砌上，天際識歸舟，雲中辨煙樹之類，則第二句便不及，竹疑清溪月，苔移玉座春之類，上一句便不及，常以是推之，

蘇潁濱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豈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遷者爲三代遺事甚多，今舍是無以考證，呂東萊推廣此意，考究左氏，著書源流本於此，又曰，初學記言前代人物譁疵，自不迯正論，但本朝號先文獻相接，未易以愛憎口舌輕議，呵詆篤薄，豈名教事，要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爾，

予謂子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爲，然約而自保，骨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髮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韓文用其意，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至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反目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張說燕公文，閎思精壯，長於碑志，詩得江山助，釋學亦諳理超絕，本朝蘇黃，出入釋□，唐人諸集，蓋鮮兼之，燕公蹈臨行陳，制敵克勝，本朝諸文儒又鮮兼之矣。

龜策傳曰，神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於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而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莊子稱仲尼曰語意同，蘇文云，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句法同。

杯盤狼藉，出滑稽傳，正襟危坐，出日者傳，舉網得魚，出龜策傳，只改龜字。

余與客論文曰，今人文不及古人藻繪處，客問曰，如何是藻繪處，答曰，古人文純是骨而後藻生焉，今人文尚無骨，安敢望其藻繪處，客又問曰，如何是骨，答曰，立意是也，字古不如語古，語古不如意古，史月湖自言其作文法傳於雪橋州。

果齋先生云，作詩寫字，都先要有骨，則其進未易量。

鄭昂鼓郇涇寧八坊馬記，爲李祐作，云開元初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四十一萬匹，與張燕公爲王毛仲作隴右監碑略同，然燕公記其政有八，而鄭昂止述馬名，燕公文尤奇麗，以隴右監石刻並觀，優劣可見。

或曰，西漢之末，王褒文類俳，今觀鄒枚文，已近此體，大率古賦之流，如荀子諸賦，豈非先秦古書，但自王褒以後至晉唐，文多類俳，皆源流古賦，亦如今時有一項古文，又有一項四六。

神女賦云，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不知其處，若韓文云，行李稱遽，坡賦云，開戶視之，不見其處，是四句之內，兩箇公皆用其字，韓隱坡顯，優劣自分。

食貨志云，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後漢劉陶鑄大錢議亦然，喜雨亭記，即是用此語，但結尾活潑潑地，把捉不得，爲不可及，時東坡年二十三。

醉鄉王績字無功，祭禹文云，潦水降而寒潭清，山光沈而白雲晚，王勃云，潦水淨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歸田錄載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云，浮雲共嶺松長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亦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本共長天一色同。

權德輿文史臣贊云，雅正贍縟，余以富貴人爲文詞，自然溫潤，歐陽公其儔也

劉敞云，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風俗通義應劭序云，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唐明皇孝經序同。

杜子美說旱上嚴武，尤爲偉論，孟郊上虞使君養生書，李義山作李賀小傳，白樂天墓碑，劉義傳，文體奇逸，不應止取其詩。

應劭曰，昔客有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目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東坡淨因院畫記常形常理，用此意。

節孝先生曰，文字要多作，多作方思熟，余無日不爲文，無時不吟哦，歐陽公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蘇文定公云，前輩文但看做多。

劉禹錫自傳敍王叔文事云，某官職出於叔文，又復坐累，不以爲諱。

杜牧之自撰墓誌銘，言注孫子，推五星說相法，文學之士多能如此，甥裴延翰爲集序，文似李翱，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泳，擷其英華，洗滌腐滓，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於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延翰是已，牛僧孺鎮維揚，牧之爲書記，召爲侍御史，僧孺以小簇遣卒報狀示之，感泣大慟，後爲公墓誌，極稱其美，報所知也，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爲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答，牧之茫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趨名利者爲可鄙，宜其視之邈如也。

了翁弱冠苦羸疾，因過汴河上，遇道人云，他日聲名滿天下，又謂公曰，曾讀左氏否，左氏諸大戰，反覆熟讀，有快意處便是得藥，公如其言誦之，旬日間氣體頓壯，讀檄愈頭風，誦詩已痁疾，亦自古有之。

朱文公爲南豐作年譜云，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而世之知公淺也，至語錄云，坡谷只是飲酒賦詩快活，後學未喻其去取之由，會當有解其意者。

李賀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少游詞，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朱文公以爲褻瀆天帝，乃是過用長吉語。

李方叔得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王梅谿西施舌詩云，吳王無處可招魂，惟有西施舌尚存，曾共君王醉長夜，至今猶得奉芳尊，有戒淫殺之意，偶與寮友言之，答云，便可入清源續詩話。

熊克進九朝要略，得一官，李龜朋以詩賀之云，翰苑前賢漢碩儒，苦心何翅十年餘，修成當代將來法，讀盡生平未見書，黃帊奏篇登御府，紫綸加秩下宸除，近臣已是聞天語，鸞誥催歸定不虛。

李士美拜相，雙親無恙，生日詩云，府前拍拍鶴翩翩，府裏紛紛賀客來，尚書左丞生是日，溫詔欲挽陽春回，下堂拜賜上堂去，堂上雙親相顧語，願身親見兒長年，萬歲千秋佐明主，生封父獻文閣待制。

楊元素張子野陳令舉至吳興，東坡目爲三面胡琴，又州妓有姓周邵者，呼爲二南，子野賦六客詞，後子野令舉孝叔皆已物故，惟東坡元素公在爾，元素詩寄東坡云，仙舟遊漾霅溪風，三奏琵琶一艦紅，閒望喜傳新政異，夢魂猶憶舊歡同，二南籍裏知誰在，六客堂中已半空，細問人間爲宰相，爭如願作水晶宮。

陳公補詩，白髮翳翳未得閒，有時覽鏡笑衰顏，逢人載酒寧辭醉，寓意題詩不用刪，幸有鑑湖堪寄傲，直慚青殿詢通班，紫除簪佩塵埃了，卻上蓬萊看好山，州宅詩，萬疊湖山煙水濱，朱門畫戟間松筠，登臨不憶紅塵路，燕寢長居紫府春，晝靜欲聽風外鶴，夜寒疑是月中身，我蟠白首方懷紱，猶得蓬萊作主人，又蓬萊閣歸醉，蓬萊閣上醉歸時，猶索芳樽步步隨，啼鳥似求留翠佩，旁人笑爲墜花枝，腰間半襻黃金印，

頭上斜欹白接羅。拍手向他賓從道。使君未老莫扶持。

菊譜。范石湖路。胡少瀹詳。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少瀹作御製誤。

張都監琳好作詞。時芍藥盛放。余戲令賦之。云持節助調羹。同寮皆笑其誤用梅事。余曰。韓詩云。五鼎調芍藥。張亦舉王維詩芍藥調金鼎。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鵽。香稻鮮魚。以爲芍藥。師古曰。芍藥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也。

劉方叔作致語云。東坡道人筆下無一點塵氣。小范老子胸中有十萬兵機。

騎驢三十載。久旅食于京華。廣廈千萬間。願大庇于寒士。倘容尸祿。免令自楚而之滕。庶便奉親。何異以抑而易揚。辟乞改。

楊囦四六餘話。國初處州赴解試止六人。取三人。士千謝解啓云。顯譽圍之觀人。去者半。留者半。如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秦梢子及第。當時號有賦無天地詩有龍蛇。後汪彥章賀啓。有氣靈兩儀及東閣郎君之句以譏之。

一男子之上書。初亦何罪。諸大夫之曰殺。蓋亦無心。時斬陳東。上時宰啓。

江朝宗與李宰啓。月明苑外之村。犬尨不吠。風煖桑間之瑞。雉乳自馴。

周洪道作守謝監司啓。居閒從仕。一生長恨於苦心。多病非才。二事恐煩於并案。東坡持云。多病更非才。二事可并案。

范文正微時冒姓朱氏。後歸本宗。啓。志在逃秦。入境遂稱夫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夫陶朱。用范雎范蠡是當家本事。

孝宗卽位之九年。再上太上尊號。宣鄭聞與周必大草詔云。未央上號。符漢皇之九年。烏慶推尊。邁唐宗之再。請太上册夏后時。洪內翰草詔云。太姒之事太任。長秋之奉長樂。

劉錡贈官之制。岑彭亡而公孫平。諸葛歿而仲達走。自古皆有歿。嗟汝志之未伸。與賊不俱生。倘孤忠之可亮。

高城纔百餘里。此去何難哉。塞食止數日間。少住爲佳耳。決獄幾何。疑殺當人幾何。請問其略。會計而已。牛羊茁壯而已。願效其能。

王季海代蕭特啓答泉守。魯析閩郡。雖限封疆之遠。楚波及晉。宜修幣帛之恭。

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仰一時之高節。伊尹格皇天。伊陟格上帝。掩異姓之殊勳。鐵文爲章。白旆央央。山甫之北伐。袞衣繡裳。赤舄几几。周公之東歸。

陳阜卿爲教官答職事啓。青衫試吏。忠在好爲人師。縫掖橫經。未必賢於弟子。　賀陳殿院啓。坐崇薄俗。共仰伯夷之風。立雉寃民。屢決冀卿之雨。

判正甫行韓郡王贈官詞。念一代所宗。無如老臣者。使九原可作。豈畏何奴哉。又行南班詞。葭菫之在河

辟。能芘其本根。扶壯之生遺周。蓋傷於窮特。蓋王室之強大。必公族之蕃。又進太上皇冊日表云。雖富心之運。問朝野而不知。而聖政之垂。繫日月而可考。

蕭振侍郎。秦檜當國日自四川諭他州。未幾秦歿。再知四川。謝詞云。刻印銷印如轉圜。朕常虛己。失馬得馬若反掌。卿勿容心。道莊权行。

江朝宗上留守湯相。關中復圍蕭相國。人傑已能用之。江右自有管夷吾。國事不足憂矣。　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醒庵行胡邦衡詞。

蔣世修脫身簿尉中。繫馬庭階下。以其便做教官故也。又作紹興蔣相致語。曲水流觴。將舉暮春之禊。西園傾蓋。好追清夜之遊。甫遂及瓜。敢云張京兆之五日。曾圖結草。忽忘蘇刺史之二天。　賀湯丞相因進宗室譜。淵并管錄將官。武之穆。文之昭。燦若馬圖之制。皇之墳。帝之典。迄于鱗趾之年。謂老馬之智專。向能識路。若野鳥之祇眩。難使聞韶。闕門襄博袖珠王以見投。隱几侏儒褚衣囊而倒著。

四六本只是便宣讀。要使如散文而有屬對方善。歐蘇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龍溪而少變。鄭侍郎望之云。四六使重不如使輕。使實不如使虛。樟溪老人李龜年乃其姪壻。上巳致語云。三月三日水邊。豈無麗人。一觴一詠。蘭亭自有故事。崇山峻嶺。脩竹茂林。畢貫舉集。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女子近之則不遜。豈容鑽穴以相窺。老夫耄矣無能爲。是謂雖鄰而不覿。靡宣仲嘲一老士大夫與娼鄰啟。

仕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敍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留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慶元二年丙辰。余丞相拜左相。權直院傅舍人伯壽草麻。首聯云。天乙之興。中壘實爲左相。中壘乃仲虺也。閤門舍人讀麻。既讀破句。又不識壘字。當日察院入文字罷讀麻舍人。得旨今後宣麻人與學士同銷宿。點句與之。以便宣讀。

呂惠卿謝表云。蟲臂鼠肝。悉冥心於造化。東坡謂福建子亦會做文字。蟲臂鼠肝。蓋譏二蘇。見東坡論列子由行詞。

遂寧糖冰正字劉望之賦。以爲傘子山異僧所授。其法醋蘸成醬。貯以甕缶。列開屋中。閱冬而後發之。成矣。其略曰。遠白露之既凝。室人告余其亦釐。獵珊瑚于海底。綴珠琲子枯籃。吸三危之秋氣。陋萬藥之蜂房。碎玲瓏于齒牙。韵亢爽于喉膽。米帖云。治咽喉諸疾。廣南盛有。不知始於何時。

李泰發貶嶸縣黃山庵云。十載請遊得重尋。風門小立更初心。上盤直與雲天近。下瞰不知幾許深。浥露黃花平襯地。著霜紅葉巧依林。他年願結香燈社。竹杖芒鞋數共臨。先皇考題云。遼東鶴去幾千年。堂上留題有謫仙。十月山行風露冷。黃花紅葉兩依然。右二詩得於剡川相士黃山庵即其家墳先皇考爲尉時會遊。

余主諸暨簿，大雄寺行香，見一小石刻中詩云，琉璃甃下翡梧桐，綠子青枝墻地空，俗眼如何有青白，好風安得問雌雄，物隨塵境工榮悴，人觸心兵戰異同，只可輕帆理歸興，暮雲蕭散大江東，下題奕韜，不知何人，時極暑，晝夜鼓風爐，老僕少獲更番不輟，余誦好風安得問雌雄而不紀第三聯，因閱舊篋得之，錄以備忘。

密齋筆記卷四

周禮，雞人主旦呼，漢宮中不畜雞，衛士專傳雞鳴，應劭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東坡云，今士人謂之山歌。

家語以黍雪桃，先公云，中都貴人家多以蒸餅并米糕雪桃，予乃知以黍雪桃之義，蓋桃經水卽酸，故用此。

晉志云，地不足東南，天不足西北，八紘之外名爲八極，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至下亦如之，昔黃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不知如何稽攷，莫是用經界局步弓打量。

古今注，匏，瓠也，詩曰，酌之用匏，周禮陶匏祀天，又云，朝踐用兩壺尊，故周有瓠壺，形長一尺二寸六分，徑一寸，兩耳有提梁，取便於用，余嘗見一瓠壺，形製甚古，豈果周器也，東坡曰，舉匏尊以相屬。

古今注云，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曹操納袁熙妻爲文帝婦，孔融與操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以融學士，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融雖戲操，不爲無據。

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之，稱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曰子謂子產，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之也，論語書法之嚴，卽春秋書法也。

孔子謂晏子能折衝尊俎，卽孫子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交兵，其下攻城，世言善用兵者，暗合孫吳，亦暗合孔子之言，可見凡事不離乎道也，郤穀爲詩書之帥，豈嗜殺者耶，文中子曰，折衝尊俎，不必臨邊，亦孔子意也。

衛世子蒯聵竊輒而立，子路死之，孔子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乃知漢高祖誅彭越，醢其肉以賜諸侯，乃自春秋時已然。

滕公佳城碑云，三千年見白日，逆數上三千年，乃是少昊時節，那時淳古，不封不樹，安得已如此，可疑。

管子弟子職曰，凡羞飲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注云，先菜後肉，食之次也，弟子之奉師，以菜爲頭，味此論語所以疏食與菜羹瓜祭言。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古語有之，一見風俗通，一見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因就取之，及廣韻注云，司門者姓池名仲魚，因救城門火焦爛而卒，二說未知孰是，東魏杜弼移檄梁朝討納侯景曰，景必擁淮南稱帝，但恐城門失火，災及池魚，嘉熙庚子，城中大火，余呼百餘人救護，請越門一帶，拽拔三處屋，支犒六百千，及布施三寺，池魚之災甚矣。

家語後序，孔子九代孫名最，字子產，從漢高祖以左司馬將軍佐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諡夷侯，孔子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九世孫最乃以武功顯。

汪端明應辰詩，聞人倅阜民食牛百葉，聞人曰，是何不典之物，汪曰，周禮注脾析，卽牛百葉。

秦詛楚文，一告巫咸大神，今在鳳翔府學，一告亞駝神，在洛陽劉忱家，其文皆聲楚王熊相之惡，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治平間，蘇軾又獲朝那湫底所刻，方勺跋已詳，卽惠王二十六年，後并天下，二世而亡。

佛經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還著於本人，東坡云，呪詛諸毒藥，兩家各無事。

祈雨，三代用巫覡，後世用僧道，唐僧不空、羅公遠、一行，無異，祈雨法各不同，范石湖吳船錄，記蜀中祈雨尤不同，增堰塞水入支江，三四宿水卽濁，謂之攝水，水皆如期而應，嘉州雷洞，初爲香幣，不應則投死彘及婦人敝履之穢，以觸龍之，雷風隨發，息壤遇旱，則郡守設祭掘之，掘至石樓之檐，則雨作矣，辛幼安云，親驗信然。

開元中，魏徵寢堂火災，三日，詔百官赴弔，古禮亦自有人行者。

孔元用云，爲壬孫原王景卽位之明年，賜錢十萬緡，盡撤去曲阜孔林宅廟，鼎新重蓋，極爲壯麗，自據中原後，一人世襲止文林郎，今加至中憲大夫，六歲卽差官教導。

淵明家貧，耕無儲粟，告五子則曰，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況同父之人，韓元長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范子春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不知淵明有何產業，慮五子爭分，想是怕他窮斯吵，或云亦薄有田園，但將蕉附，坐客大笑。

李杜齊名者有三。東漢李固杜喬。唐李白杜子美也。若小杜亦有三。漢杜周子延年。亦習法律。故曰小杜律。唐杜審權與悰俱顯。故審權曰小杜公。杜牧之對老杜言亦曰小杜。前輩已拈出。今書以示子。

柳仲塗之與范景錫。大年之與劉筠。齊名固未至於遼絕。而温仲舒之視寇準。丁謂之於孫何。君子小人之分。若薰蕕之不可共器。而當時齊名。曰温寇。曰丁孫。殆是取其一時文名耳。

端拱二年。皆會由鄉貢首擢進士第二人。廷試日未晨。卷上奏御時。蜀人陳堯叟亦有俊聲。上覽二人文相埒。皎亦如之。莫適高下。釋褐並授光祿寺丞直史館。名雖甲乙。而實與等夷。會以親老願補郡。遂殿中丞知宜州。進士起家之榮。古今鮮儷。子文靖公亮。孫樞密禮寬。參政從龍。亦其後也。

人知樂全之薦東坡。不知三蘇之始進。自雷簡夫之薦文學如東坡。而潘中行爲臺官論列。謂不學無術。書販私鹽。卒以其言貶。

東坡知貢舉。李方叔被黜。其家老乳母大哭曰。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尙奚望。閉門而逝。後東坡舉白浮歐陽叔弼等曰。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時張文潛舍人在坐。舉白浮東坡曰。先生昔爲知舉而遺之。其罰維均。舉坐大笑。想老乳母亦吐氣泉下。

陳密與龔讚賢。一疏三十三人。自涑水至鄭俠。皆知名。當世獨五人不甚顯。如虞太熙劉載薛昌朝吳賁與恕。俟考。太熙等尺牘見爽齋所藏。有之必皆名士。

唐文若子。西先生之子。爽父後。年十三不事。一日與羣兒蹴踘於市。院子見之而泣云。小官人今不讀書。後將如何。文若感悟。歸謀於母曰。院子爲吾言若此。今欲讀書。將自讀耶。將從學耶。母遣從師。遂篤志向學。弱冠登科。後仕至中書舍人。

盧元傳初無甚可紀。史臣稱其功緦之戚。服稱其容。本朝呂與叔誌一婦人墓云。每遇功緦之戚。輒茹素一月。皆可以風厲薄俗。

崔元暉娶妻。其子縱以母事之。妻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縱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史爲書之。

程瑀著瑀解論語。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之意。至周公謂魯公四句。則曰可爲流涕。洪慶善作序有云。感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言。魏安行作漕爲國板。初書出。秦檜亦自不知。忽有人譖謂是譏諷。魏隨追官。籍其家。程洪皆得罪。

王逢原蝗詩。其略曰。始知在人不在天。嘗如蚕蟲生蠹衣。魚枯生蟲肉腐蠹。理有當然夫何疑。又長篇云。至和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自何來。一蝗百兒月再孕。漸恐高厚塞九垓。死時年纔二十三。早慧而夭。逢原見器於荊公。以夫人女弟妻之。

姜愚嘗師康節。好施。雪中念王陶自荷一插。劃雪地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石高無炊煙。愚解所衣錦裘。賣錢買酒肉薪炭。附火飲食。又損數百千爲之娶。及陶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遣以斗酒而已。愚大失望。歸病死。余謂愚有救人之心。不當萌責報之心。陶嘗勸

韓魏公不押常朝班。神宗薄其爲人。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要自不逃清議。姜愚雖一時失望。而不失美名。康節四十餘未娶。亦姜爲之娶王允修妹。

程仁霸攝錄事。有盜蘆菔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盜稱冤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竟殺盜。及月餘。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見盜拜庭下曰。公壽盡。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仰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軾幼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蘇以上東坡誌也）四朝國史程之邵傳云。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仕至殿閣待制。子唐仕至寶文閣學士。是時東坡知其爲監司。未知其爲宣和間登從列。

蒲宗孟。閬州新井人。嘗日與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澡浴。大澡浴。用八九人。一浴至湯三斛。他奉養率皆是。蜀人生時一浴。死後一浴。宗孟乃浴洗好潔如此。想不洗底便是不洗。洗底直是洗。師友談記載蘇叔黨云。浴是閒日人以爲勞。公殊不憚。

劉氏家傳云。劉爲東海望族。鄉人歌曰。海州東海富劉家。朐山一族更奢華。牽牛厮兒著錦襖。牽車婢子簪金花。有名之華者。兩請文解。紹興辛巳。魏公領兵收復海州之華。與父儼謀。罄家財犒軍。借補將仕郎。兩上書陳六事。皆恢復大計。孝宗韙之。特賜進士出身。再倅吳門而歿。葬蘇嶺庵。有詩刻石。

許同知爲宰時。以祠投篠軒。紫賞晉卿同出訪梅。夜歸過一人家。禮席華盛。客尙未集。兩人就坐索飲。主人爲之甚驩。許曰。貴人入宅。篠軒曰。決無好事。蘇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其家乃邑胥之魁。未幾果及禍。

蘇紳書疏王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出知隨州。孔道輔亦劾奏之。德用疏言。宅枕乾岡。陛下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又唐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裴度第在平樂里。直第五岡。人以其第據岡原譖之。

廬江太守梁肅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嫡妻長子。皆杖居廬。寢宴倡伎。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下肅官。削侯爵。顗等知肅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

施宣生北走降金。試日射三十六熊賦。擢高科。入翰林。庚辰年來本朝奉使。舊與張子公同舍。因問張子公云。記得崇化堂前步月時否。子公答以翰林想未忘樹木朝耶。

建業謂之鄴。相州亦謂之鄴下。如魏文帝自鄴徙都洛陽。乃相州也。

唐都長安。始分山南諸道。乃是終南山之南。祝壽謂之南山。亦指終南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至於隴山。北至長安城八十里。南塹塞。西有石室靈芝。南有玉堂陽宮。崔咸遊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

沈公雅度帥閩。蜀人師先生古上謁。概觀三山繞州治而下。盤薄於前。沈顧而歎曰。壯哉。師曰。有宮貴無豪傑。

泉南氣候。臘後元夕前亦薄寒。月餘將近端午。便是單衣。初試盧橘紫茄紅葵。已如五月間。去家鄉二千五百餘里。寒燠便爾不同。

潼襄別無險阨，是眞渙散易滅之地。

蜀郡西門可六七里，有杜工部草堂，潭以百花名，初未有花，乃唐冀國夫人在父母家時，有異僧墮污渠中，夫人爲浣衣，而百花浮水上，工部嘗賦浣花流水之句，夫人歸西川節度崔寧爲小婦，節度入奏，夫人能散財破賊人楊子琳，邦人德之，即所居祠夫人，後草堂與祠並稱，端平丙申遭亂，郡城焚蕩，此等遺迹，聞自無恙。

畏定叟尚書云，青城每郊，用十五萬緡縛幕屋，事已撤之，皆諸璫得之，嘗奏乞從本府出錢蓋屋，庶免逐郊費用，或惜其議不行，余嘗記先皇考言，城外自來不曾蓋殿宇，宣和間方蓋了殿宇，遂爲黏罕駐兵之所。

杜康善造酒，江陰軍人，今杜橋即其處，事具本縣圖經。

吐突承璀，閩人也，憲宗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

朱荼馬陰丙午入對云，掘地得一銅弩機，塗金，上面皆有分寸，夾日製一小弩以進，乃知書中所謂往省括於度至則釋，別作一句，往放也，故箭則必肯於度之分寸，以爲射之遠近，此三代弩制度。

石勒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

皇考權金部時，點左藏庫梨園弟子玉帶十有二條，并駙侯印，印上有環。

凡物之眞者，即有一僞者，久之知有僞而不復知有眞矣，高麗席側可卷舒，價貴未易得，四明便造假高麗席，眞水晶瑩澈可愛，上饒便造假水晶色青。案此段大典本誤爲二則，今改正。

瀸外代答云，崑崙曾期國海島有鵬飛蔽日，遇駱駝吞之，鵬翅管可截爲水桶，諸蕃志云，勿拔國大魚長十丈，恋高二丈，木蘭皮國麥粒長三寸，瓜圍六尺，榴重五斤，桃重五斤，香圓重二十餘斤，萵苣菜一莖重十餘斤，沙華公國蓮長尺餘，桃核長二尺，北方人物果蔬長大，便自與江南不同，外國可想而知，莊生亦據齊諧志怪之說，雖云寓言，亦有所本。

對衣，謂上衣下裳一對也，裼襲，裼謂裼襴，襲謂重合也。

郝象賢父處俊，天后恚銜之，故因事誅象賢，臨刑極罵乃死，自是刑人必以木丸窒口，今用木橛始於此。

銀朱方用得二百餘年，古書皆以朱色別，書之久近，可以此辨。

梅類腦香，清茉莉類海南脫落沈香，甘杏花類篤耨香，溫荷花類鑽沈香，烈桑磐類麝香，媚諸花香天韵俱勝，絕諸香品，卻有優劣，同此一英華之氣，散在草木禽獸者，豈亦各從其類邪。

予棠四明舶務，見高麗國賜都綱張迪等批，人參二斤，參字用艸頭，韵略無此字，有蓡字云，蓡草，亦通作參，王篇蓡下有艸頭蓡字，注同上，今方書悉用參字，高麗用蓡字。

裝潢匠，裝乃裝背，潢則今所謂鱉紙者，唐人進奏文字多用潢紙寫，故韓退之集中有用生紙寫之語，諸有云，裝潢子，亦不爲無據。

烏始生，母哺之六十日，稍長，子反哺，如母哺之數，一名哺烏公。

密齋筆記卷五

水火天地之妙用也，陰陽之變化也，故水火命見六秀作用，必大東南方命，而時日在西北者，性必摯斂謹畏，亦主壽，西北方命而時日在東南者，性必疏快，必發達，至於謹畏壽考，決是不過五行貴有歸宿，歸宿得好，即貴而壽。

中道無往而不寓，故五行有天德貴人，皆是抑揚欲得其中，如正丁二甲，正寅月也，寅火太過，而以丁爲德，二卯月也，卯木太盛，而以申爲德，甲戊庚牛羊，甲戊庚皆金木土之陽干也，其氣太過，遂欲其藏於丑未之位，今舉其略，餘可類推，即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義，若無氣之火，遇亥酉即爲息絕，愈無氣，如丙寅戊戌辛酉戊子張參政命，丙申戊戌辛酉戊子乃謝察推命，一第便不祿，但以意消息其盛衰，得中即爲貴命，過猶不及，災福生焉。

郭璞授青囊中經九卷於郭公，門人趙載竊觀，未及讀，爲火所焚，今世所傳者，決是贗本，陰陽元經乃趙載撰，不特弔宮作方，乃三命之祖，今人以三命生旺之說起於唐李虛中，非也，蓬萊傳有高人祿命，以悅人心之說，又在漢初，其來久矣，晁補年四十九不免南岡之役，管輅年四十八不見女嫁男婚，二人材明先見如蓍龜，皆不登中壽。

地理之說與命相通，宗廟比三命，天星比五星，砂形比相法，宗廟天星砂形三者並合而無差，則萬不失

一言子午針者。謂丙午之非。用丙午針者。排子午之失。針法乃五行之樞機。禍福之繩墨。旣無定論。何以取準。余編十餘家之說。引援詳悉。不可盡舉。惟一家云。曾遊歷古州縣鎭幾百處。皆用子午正針。以是知子午針。正法也。中針。後人遷就之說也。此是有定位形象之物。必以子午卯酉奠四方。故子午卯酉。不易其金木水火之性。

麻衣易乃近時戴主簿作。

道藏至雜。多房中方術。余嘗燃香閱之。乃雀卵壯陽等方。張君房所編雲笈七籤三百餘卷。卻無此等方術。棲霞宮道藏靈殿。香火翕習。桑都正云。藏經不全。止有雲笈七籤一部。余答云。七籤卻自會數。不必全也。

抱朴子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就縛。以盌盛水。魚龍立見。一尺針入柱。氣吹釘康出。療疾以東流水爲酌。桑皮爲脯。但行禁呪。所療皆除。師事徐登。人爲立祠。至於永康。俗呼曰趙侯祠。至今蚊蚋不能入。抱朴子與後漢所紀者如此。不知後千餘載。台民祠事如父母。禍庇千里。靈響如一日。

師友談記云。徐積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有娼以三世祿命書言人吉凶。積俾占之。娼曰。當兵死。徐怒娼以書示之。積一僵尸。身首異處。徐欲坐以妖言付有司。衆解得免。後積將數萬人守永樂。更兵圍之數重。兵大渴。開城欲降。城破被害。正符娼說。

唐太宗幾爲竇建德遊兵所擒。又幾爲單雄信槍所及。僅以身免。百戰冒矢石。間可謂危事。不死。後餌那羅邇娑婆寐藥乃死。名醫不知所爲。杜伏威與陳稜戰。稜單射中其額。伏威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

陣。大呼衝擊。獲所射將使拔箭斬之。又殺數十人。後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暴卒。李抱眞名將。亦以服餌誤死。乃知藥誤殺。又甚於鋒鏑。

曰精力。曰精神。曰精氣。曰精血。曰精明。曰精爽。曰精到。曰精詳。曰精妙。皆以精爲主。衞生者當謹之。苦海愛河。狂瀾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註曰。陰陽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陰氣之不泄爾。

端平元年九月中。余叅京祠。方抵舍發熱不止。面浮自腫不能食。一醫者曰。非服附不效。左右駭笑。醫曰。行年六十三。不服附耶。余曰。此柴胡證也。亟取人參和柴胡煎熱。俟呼醫考茅君仲一到。亦曰當服柴胡。余出煎熱者示之。三日疾退。目尚多澀。食已則困。不喜喫魚肉。時有饋梨者。乃取一顆喫之。覺意快。再喫一顆。醒然。晚食後亦如之。凡喫梨百五十餘顆。熱證悉平。本草載趙鄂事。陳衍本草敍張杲醫說十使方養梨湯。皆云去熱。不可以爲果子藥忽之。

諸香藥。香達氣。藿香達表。乳香木香走經絡。沈香趨下。皆香氣芳烈。使諸藥快營衞一切滯氣。

或曰。蜂體無美味。人以爲珍果子。曰。飲食固取美味。然亦有取其治療者。本草土蜂子去風毒。久服令人悅白。功用甚多。或云蜂蠆有毒。余曰。蟆蜈蛇蝎。皆愈風良劑。何獨之蜂疑之。

宣和間。順州得枸杞宿根。形如獒狀。獻厚陵。

高談家四世祖閔。初爲太學直事。蜀人雷姓者嘗受易於高。每同出入。至一銀鋪。因與其家厚善。鋪家感其意。問曰。守官豈無所須。雷曰。無他。欲得公鍛銀鼎。當以白金百笏爲謝。鋪家駭不敢受。強委之。旣畢。鋪家曰。鼎已出爐。敢問何用。雷曰。此鼎日乾水銀五十兩。又當至一小藥鋪家。往還甚熟。因告以欲得鋪前藥招如何。婦人曰。守官求一新者見贈。便取舊底去。雷贈以金。將舊招去。書一新者遺之。皆莫知其故。雷曰。但看吾人他日享用此不盡。隆冬張其書於密室。終日溫然。乃六丁鑽火圖。神筆也。（案此字大典誤作二字今改正）

米元章不喜韓馬。有周百範者。以龍眠二馬換大防樓公白集。大防曰。古有以妾換馬者。以書換馬。自攻媿始。正似王晉卿欲取東坡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謂不可。許坡請易以韓幹二散馬。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蔣穎叔欲焚畫碎石。世上雅事。何時無之。論議紛紛。不及畫馬兩從。不作難也。然晉卿以韓馬照夜白易米芾家顏書。朱巨川告。劉涇又以硯山一石易韓馬。夫晉卿寶於易海石而不靳博顏書。貴矣。元章復以易硯石。又常以韓馬雜它物易劉涇貞觀御史內史官奴帖。數損韓馬以貿易。好嗜自有異耶。米氏書史。記馬佳。木不定爲韓。止云唐人妙手。且譏世俗見馬即命爲曹韓筆。宜其不甚愛重也。

聖人不知後世有佛教。今看說底話。已爲佛教設。如明明德。是了。又添箇新民。似又足了。又添箇止於至善。聖人教人之意。其遠如此。佛教只說一句明心見性便了。果齋先生云。

楞嚴經云。烏從來黑。鵠從來白。人天本豎。畜生本橫。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

郗皇后妬忌性成。及終。后化爲蟒。帝爲懺罪。今之梁皇懺是也。

符△丕時。徐義爲慕容永所惡。械埋其足。義誦觀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以爲洛陽令。

李主好佛。太祖遣僧爲間。號小沙彌。導以奢侈。著乾紅袈裟。李主云。佛亦莫不如此。小沙彌云。陛下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此誑敵語也。庸僧不知出處。拈出作話頭。

韓建治華州。患僧雜犯者衆。欲貸不可。盡治恐傷善類。乃擇有道行者爲僧正。訓治之。而非其人。反爲所憚。久乃悟。有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以爲適中理。

撫州一祠。守亟命撤拆。梁木壓殞凡六七人。池州梁昭明祠。累錢爲塘。守給語邦人。欲集△錢爲神請封典。銅陵丞縣郡幕。委董其事。拆塘錢。近及五萬。丞忽顛仆嘔血不救。二守皆遭臺評。嘉定間目覩。諱其名氏。

劉道眞錢塘記。明聖湖在縣南。父老相傳湖中有金牛。古嘗有見其映寶雲泉。照耀流精。神化莫測。遂以明聖爲名。孤山釋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有命湖光文擬韓作之者。臨安圖經不詳其事。錢塘記一書今亦不復存。湧金門。湧金池。金牛寺。命名皆以此。

杭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政和間挾琴登中貴之門。遂爲御前使臣。蘇叔黨以詩止之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

淨慈寺賽璧女像、眼多遭劃去、或曰、撲錢者以塗錢面則撲者不滿、又曰、倡家取雜粉中則色媚、又曰、點茶以蠱。客若然則護伽藍神安在、安吉州祠山行宮女像如人長、眼亦並無全者、小人不識罪福如此、宮。司亦合有禁、

仲殊長老、崇寧中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自縊死、鄒忠公詩云、逆行天莫測、雜作漬中經、殊少爲儒、雅工樂府、游蕩不已、妻投毒羹中幾死、啖蜜而解、故嗜蜜、東坡爲作老人食蜜歌、

待制賈易習心釋氏、實與楊侍講傑同修西方淨土、一夕公夢傑曰、我已得生西方淨土、子亦當往、公異之、未幾、聞傑訃、致其亡日、與夢之夕同、後公以壽終之夕、復夢如初、

或曰、齋之用乳、是僧家欲啖以肥蔬腸、余曰、佛西方聖人、其俗氈毳爲衣、乳酪爲漿、乳非葷食、故僧響釋迦文佛記云、有一牧牛女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王言太子在樹下、汝可往供養、時於千葉蓮花上取乳糜奉上太子、又列子云、巨蒐氏之劍、具牛馬之湩以洗王足、又記京師一老醫人云、市中成桶擔賣牛乳、以泡飲食之、則腐革充溝、東南人已駭聞佛氏食乳、不足多怪、

張乖崖過設廚剳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估價買納剳送僧院、令與羊子轉經、李參政光嘗著有薦羊疏文云、諸處餼羊、既不忍殺、十有三頭、畜養滋久、遂無脫期、今轉變到淨財五十貫足、弱就報恩禪寺齋供佛僧、看轉經文、仍設水陸、薦拔羣羊超生人天者、先賢重物命如此、余亦效尤爲之懺悔、

采伯皇考未第時、謁靈康夢神贈金魚一枰、空中呼爲碧落侍郎、尉剡時、夢禱浦廟神延見七層塔上金書牌相字、下有謝某名、乃知鼎貴已前定、豈容人力、案皇考原本譌作王考、采伯乃深甫之子、今改正、

嘉熙三年己亥、吳興人云、來春米價必踊、年時竹簍捕蝦、率以所得占米價、去冬一簍二十餘、故米斛二十千、今歲四十餘、春初一斛必四十千、亦蠶卜鳥卜羊卜之類、吾俗有蛤肥麥熟蝦荒之說、

商子墾令言草必墾矣、凡二十句、大意欲上下之勤農、戒酣嬉之敗農、使辟淫游食之民、舉農則草必墾矣、余儻早晚舉諸時各令據草而至、遂不令而自墾、

寶慶乙酉、余寓報慈改葬亡室、初秋夢歸自東家、四圍蕭然、絕無居室、時夕陽未收、閒步平沙、金星參屑、前山奇秀層出、旁植桑竹、因賦長篇、覺來畧成篇、尚囁嚅口吻間、追曉止記憶兩句、因筆僧窗云、歸來葬里悉不記、未免驚呼問桑竹、紹定庚寅、由泉舶除新安、倒補登發、余自三山道東嘉而歸、己丑大浸、江岸僅存桑竹、

嘉熙三年己亥冬、奕條迎侍、寓吳興郡治、夢自慈居見城中紅光燭天、如萬炬煌赫、恰憤浮層兩尖、煥然在目、庚子中秋前一日、大火、余頻呼二十僕入城救護亡姪寺丞靈櫬、因路望於共樂堂、與己丑之水悉符夢境、無毫髮差、水現夢於前三年、火現夢於前一年、吁、亦異矣、

密齋續筆記

高祖不修文學而創大業、蓋承秦之敝、寬仁愛人、有帝王之度、光武南陽賈宗室、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紹復大業之後、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罷、所用諸將、如鄧禹受業長安、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寇恂素好學、脩明行修、名重朝廷、馮異好讀書、通左氏傳、又上書謝曰、臣本諸生、云云、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詔答云、孟之反不伐奔而殿、亦何異哉、賈復少好學習尚書、後與鄧禹並戢甲兵、崇儒學、耿弇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少好學、習父業、祭遵少好經書、取士皆爲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耿純學於長安、朱祐尚儒學、景丹少學長安、劉隆學於長安、十人皆儒牌風聲氣習、與屠沽負販、固自天壤、然其關係甚遠、治體醇疵之所由分、明章再傳、儒學彬彬、羣賢傳中名節凜然、餘朝代所不及、豈非詩書餘澤耶、

隋末大亂、而儒學盛於貞觀、陸德明論譔甚多、曹憲文選之學、授魏模公孫羅李善、顏師古注漢書、孔穎達五經正義、孔至氏族之學、張國宗經學、授秦王、蕭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僧許淹馬嘉運棄墨從儒、並名家、唐初學者學有根柢、至於元和間、文士叢出、華盛實衰矣、

馮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武君闢我宋文明之治、擬頑老子廣經學之門、此老爲行、有古人風、値武君無禮無義、互相吞噬、篡奪日尋、使不得死臣節爲恨、

王祥，琅邪人。呂虔檄爲徐州別駕，破賊。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仕至太尉，年八十五。弟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以太中大夫歸老。呂虔以三公刀與祥，祥與覽曰，汝後必興，司徒導即其孫也。悅、恬、洽、劭、薈、珣、珉、謐、舒、晏之、崑之、楨之、允之、晞之、肇之、廙、彬、彪之、頤之、胡之、茂之、敬弘、籍之、彭之、越之、臨之、稜、羲之、凝之、徽之、楨之、操之、獻之、靜之、敦、戎、衍、澄，皆琅邪裔也。祥之孝固難，覽之悌爲尤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是以自天祐之，子孫衆多也。

龍山之宴，孟嘉爲桓溫征西客，故假落帽以彰其美。淵明出宅邊菊叢中，値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歸。陶乃孟嘉甥也。九日美談，舅甥都占斷。後人無以復加，亦一段奇事。

元載以貪被誅，籍其家，胡椒八百石。楊綰以淸簡儉素代其平章事，郭子儀減聲樂，黎幹省騶從，崔寬撤第舍，盛德感人，習俗一變。而四月拜命，七月己巳薨。司馬光元祐元年閏二月拜左僕射，公著更詔書，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甚者十餘人，旋罷保馬、市易、助役、靑苗、鹽鐵、茶法，復常平、糴糶法，身徇社稷，躬親庶務，而是年九月丙辰薨。二公天不假年，相業未究，古今惜之。君子有禍，小人無禍，此治世也。君子無禍，小人有禍，事可知矣。

荀彧本傳云，留壽春，以憂薨。魏氏春秋曰，飲藥而卒。通鑑取魏氏春秋而書。司馬溫公論曰，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皆史氏之文也。豈彧之言耶。用是貶彧，非其罪矣。某曰，彧附曹氏，終始昭然。杜牧之已結正款，無可逃者。百世之下，所信者史，而以爲非彧口所言。吾意其臨薨所焚毁陳事書，皆奇策密謀者，無非傾漢滅劉氏之邪謀，不可以示海內傳後世者也。豈可謂之皆史氏之文也。愚者一得之慮，不敢自遜於先哲。

李密起拱州，據洛口倉，回洛倉，黎陽倉，足食足兵，似得計矣。而柴孝和勸取關中，密不從，以致於敗。李淵起太原，欲回軍，世民力諫取關中，哭於幄外，夜追前軍回，竟入關中。關中若柴紹等，皆以兵來迎，大勢遂定。薛舉亦欲入關，已無及。漢業開基，亦是關中。關中中原一大形勝之地，范致虛以三十萬勤王，關中失守，遂分南北，可惜也。

士未逢時，失身於人，固爲不幸。士而逢時，能以功名自見，亦未爲不幸也。魏徵始爲道士，爲武陽郡丞元寶藏客，又爲李密典書，又爲竇建德起居舍人，隱太子洗馬。王珪爲建成中允，後太宗並召爲諫議大夫。李大亮爲龐玉兵曹，又爲李密所撿。岑文本爲蕭銑客。溫彥博初爲李靖行軍長史。高士廉爲丘和客。後皆爲唐名臣。（見按通廖傳。廖博爲羅藝行軍司馬。）

黃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癲，芳草發狂。注云，多飲數溲曰熱中，多食數溲曰消中。多喜曰癲，多怒曰狂。高粱之疾也。高粱，米也。石藥，英乳也。芳草，濃美也。富貴之人常服之，難禁也。肥令人內熱，甘令人中滿。石藥氣烈，非緩心和氣人不可以服。是黃帝時已有高粱。又古字通用，世人鄙世祿爲膏粱，不知所出。余村居啜菜根，決無此二證。

天地生蔬，因時濟人。人之喫蔬，莫感天地之恩。曰菜飯，曰蔬食，有不滿之色者，名曰暴天。

罌粟紅白二種，痔下者隨色用之即愈。辛稼軒患此已殆甚，一異僧以陳罌粟煎全料人參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餘粒即愈。

原跋

右密齋筆記，別經史本朝文藝雜書，釐爲五卷，續記一卷。先公易班東歸，晚年著此。比鋟梓家塾，而字小不便老眼，舛誤未暇考訂。奕楙挈來臨汝，欲刻置郡齋。適是正魯魚其間，至有脫簡者，亦復增補，使備。始得爲善本。一夕夢先公若有喜色，謂奕楙曰，汝日所爲，吾從旁覘之。行又往婺女矣，嘗大卿兄守婺故也。嗚呼，先公歿六年，而精爽炯然，託諸夢以詔諸孤。一舉措頃在其左右，顧不肖何以稱塞。惟戰戰兢兢，是戒是懼而已。既刊此書，謹補題卷末，輒復記此。時寶祐丙辰孟秋中澣，男奉議郎權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奕楙百拜書。

昔歐陽公著歸田錄，范蜀公作東齋記事，皆在辭蟬捨冕後。蓋前輩於文章翰墨，若飢食渴飲，未嘗一日廢，非有老壯之分，仕止之間也。密齋先生年六十有三，即弭節杜門，淡然無營，惟耽玩書史，遠紹旁搜。今觀筆記一書，如武庫乍開，戈矛劍戟，犀利森列，使人毛髮竦豎，非胸次千古，筆力萬鈞，疇克爾歟。其視歐范二公風流蘊藉相似也。臨川使君一日出示家集，且病舊板漫漶，字有脫誤，將屬太史王公是正之，別鋟之梓。方動念間，忽夢密齋如平生，是知公於斯文，雖神遊八極，未能忘情。嗚呼，其精爽豈不可敬畏哉。漢韋賢父子以明經爲宰相，時人爲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今密齋獨以文印傳子孫，而使君又克成先志，是亦韋氏一經之教。由此觀之，君家之福未艾也。寶祐丙辰季夏朔

日，通直郎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成公寅識。

密齋筆記校譌

原序一頁一行，假當作貸。六行，卓當作車。

卷一一頁四行，餘誤，本作餘誤。

三頁八行，宋當作末。

五頁四行，按剜上當有誤字，刑當作荊。

六頁二行，寓里字一本作韓，崩市按節韓離不。二行，貼筆一本作尾得哈蒼元，人之名許一定聽之可也。三行，封當作討。九行，姑字誤，本作究。

二卷十四頁十行，異外當作里外。

十六頁十二行，爲字誤，本作壽。

十七頁一行，受假當作誤。

二十一頁十三行，適假當作消。

三卷二十三頁六行，濮陳按逸周書大戴禮世作深深。七行，誠信逸周書作信，誠大戴禮誠作障。七行，眞逸周書大戴禮並作貞。八行，□□逸周書作交友。十行，遂誤。

周書作二大戴禮作武○逸周書作，作民○僞作彝戴記仍作僞。

二十四頁七行，得民逸周書作安民。

三十頁九行，釋當作釋。

三十二頁一行，淮當作准。

四卷四十二頁十二行，故否作故，有當作有。○

五卷四十五頁十行，柴字誤，本作柴。

四十六頁十三行，記當作紀。

四十七頁二行，單當作單。十三行，遵遵誤，作皆遵。本十五行，獨之誤，作獨於。本

五十頁二行，遵字誤，本作遵。十二行，宮字誤，本作官。十二行，具字誤，本作其。

五十一頁三行，剃當作剃。

續記五十五頁十一行，懷字誤，本作懷。十二行 十三行，梁字同上。衍

密齋筆記續校

會稽讀吾氏董金鑑輯

提要一頁四行，考字誤，原作考。

卷一、一頁三行，一百八十六年案此下應注云當作三百四十年差上，文既稱殷周年數改正則總計處亦與原本不合也。

五頁一行，晦下疑脫晦字。四行，宮當作官。

六頁十行，元祐當作貞祐金宣宗貞祐，元年在宋爲寧宗嘉定六年。

卷二十三頁十行，選下當有定字。十二行，以當作已。

十四頁十行，事當作志，嘗記所引本唐，張說動志客傳正作傳志。

十六頁二行，而字誤，原作曰。五行，機當作譏。十三行，鯨下當有虞字。

二十頁五行，泰當作泰始，晉武帝年號。

卷三、二十三頁八行，案觀其交友句與通鑑文義不協疑涉下交友而誤又下句，兩空格疑是周書作交友已見胡氏校正今案大戴禮亦同。

二十七頁八行，淨當作盡周秋，末無兩淨也。九行，具當作張。

二十九頁十五行，柔字誤，原作桑。

三十二頁十二行，案此以上一已致語爲李勳與陳振孫書錄解題京鏜爲鄧上巳出遊楊齊賢，樂語云云一時傳誦其詞與曲錄所記大同小異不知果爲誰作澤字道清唐安人淳熙五年進士有詞集。

三十三頁四行。傳當作傅

三十四頁三行。鮮鯉二字當乙

卷四、三十五頁一行。瓦呼當作呼旦周鼓作鄭古字通當去擊

三十七頁五行。亟與當作過下間含巫之與江別之遂又容上文元長名歌賦川入邑見後漢符稻傳十四行。范子春當作范睢春雖春者籍諱者當人也見晉書儒林傳謂明詩作范雖春亦謂前史作范勒春蓋避唐諱治字

卷五、四十九頁二行。符當作符八行。婦當作婦

五十頁十行。陵當作潼音陵既文云氣行也流音同水名十一行。既當作飯

五十一頁十行。敺當作歐

附補校

卷一、九頁一行。原注主書夫三字疑有脫誤今案此據僅不誤安平縣主宋時宗室女也言者是指乞鼠也夫矣字正父元疑主自稱其夫與稱也下文寫狀人郡指縣主所言又云本宮實當人卽揭縣主之宮胡君假未詳審句讀被隨奪護

卷二、十四頁十一行。蝌蟹有成功矣蟹此句實當有蜻心知三字見强覓蝌蟹害悍不宜删

卷三、二十八頁。案寺僧不謀杜牧之亦見資持話卷下牧之有詩記其事可參覈

二十九頁十五行。作醇醪歸跡原

續筆記五十五頁十四行。穿靈二字本孟子素同乃窮以撻人所作莽古杳不足據

鶴林玉露

補遺

羅大經撰

鶴林玉露序

余閒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輒命童子筆之。久而成編。目曰鶴林玉露。蓋淸談玉露繁。杜少陵之句云爾。

廬陵羅大經景綸序。

鶴林玉露卷之一

宋　廬陵　羅大經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眞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擬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闢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艱難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眞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闘陰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況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淸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

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

楚辭云。餐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慊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萌。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諷武帝之求長生也。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高宗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烏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杜陵病柟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植

楡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嫋嫋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微。淺深危亡而皆不知其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柟植楡之歎。用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詩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觀其君子之渟寧淵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端升。如槁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憖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拚老矣。儘教鄰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

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衞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衞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卽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迺知以衞靈之無道。南子之淫。然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其識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衞靈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爲冥冥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言。因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難也。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金同年李南金賦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闋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嘯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崑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諸花發。諸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國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槊。旄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烏乎一歎兮歎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嚥。蓋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熏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痰。餘酲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

士心。皆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紿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朱淳熙間。高廟配享。洪竑盧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即此事也。

市璞。寳燕石。煑貨食藍棋。識者少也。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絶。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塒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鏃縱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摘經史語。渾然天成。可置座右。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醇(音京)、醫(音)、酏。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筍。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雁、鶉、鷃、雉、鳩、鴿。五藥。艸、木、蟲、石、穀。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棊。如是者累日。棊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棊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棊工對。棊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棊。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棊。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棊。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

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寠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簀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艸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譽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

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之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四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羣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面。賓西。亦所以

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昔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

禮。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二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己。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又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乃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損。斯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鐺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從臥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然德驤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使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慍色。蓋己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己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己一視之道。聖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己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己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爲至論。惟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卻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己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爲軸。凡五等。隆殺歷數而上也。而麴艸爲褾。錦褾其端。凡四等。而細毯之錦。配麴草告身。皆制綾爲之。玳瑁軸、素綾二等。而綸爲褾。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護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綠綸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綠錦如玳瑁。而錦褾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鏤。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製。大略七等。紫犀爲軸。瑞玉以爲龍。告身五綵絲畫錦。首純紅。而繪如瑚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綠畫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畫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書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爲卑矣。宰相親王府封視紫絲高者。執政所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逼也。綠璧之制。以小錦十繫之。按式名曰盼。錯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者。宦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邈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迺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盧昊堯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范旂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救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涉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遂其意而後止。在廣西遂緣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遂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兩僚屬人臥內。命吏取按牘來。據榻判結數事。既畢。

又曰。某縣有以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諡清敏。余初任爲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幕。旋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辭以未嘗一考。不嘗受。旋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嘗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謁風可羞。長官招飲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恥。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繫却大。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䱹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艸。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艸。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違撓亂行。則三軍綵背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概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榯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

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眞殺之也。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移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晤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擬批上。揭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嬰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涙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傳北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袪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覯者。又惑之甚者也。

宋隆興初。張眞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音云。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今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眞蘊謀之金科玉條也。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

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饋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饋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頹然甘寢苔塘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乃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藝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觀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率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戲曰，前却倚

卓矣。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譏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眞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攄鯁亮如眞御史。

濂溪、明道、伊川、横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乎，世道至於如此，亦可長矣。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荊公晚年喜稱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荊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荊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爲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爲世間做得些事。雖以四皓之出，識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況如樊英輩者乎。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慍，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艸、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眞有所得。大概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采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屧春風，泥飲田叟，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眞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眞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

鶴林玉露卷之三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膺戎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卻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眞豪傑。惟房次律譽陸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眞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姍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眞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嗇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鸛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鸛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甚識

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巾。復齎來還。尤爲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誤。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末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末。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灑。亦只是曾點見解。卻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嘗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衆噉。蝗不爲動。至鳴聲金鼓。則翕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爲殺傷沴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澶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節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爲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濞、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今錢卻稍輕。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攜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西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群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

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蚍蜉強知時。蜥蜴與鬬計。垤鳴東山鸛。堂穴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形雞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古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雁。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雖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僕南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爲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爲。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恤其弊。遠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響合而影從。凡所欲爲。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最大。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妙。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爲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餳字。重九詩不敢用糕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爲超妙。如云一

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僂發背。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觀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壚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脊單辭。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篡。為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後敍。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儕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畫琱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甚樂天者。愛而知其短可也。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

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艸。楓落吳江冷。澄江淨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遙憐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卻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扃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者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今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盧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此蓋西山之說。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倘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篦痛箠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白孤花底三更月。卻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柏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收難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盧筆也。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

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樸贍有古意。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爲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衞。孔子以爲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弔焉。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玉牒修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爲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爲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爲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爲玉牒。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揚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痀僂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二幅。紙斜封。乃冷淘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簡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之四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皆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蓋有爲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廚。以應遠堂合嚴州瀟灑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頓奇。索余作詩。余爲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廚玉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鸕鷀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人。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霸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詩成。觸處便餘合。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金尊。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摽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柟也。陸璣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

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羣芳之首，至恨離騷集眾香草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焫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羣花，於是舒元輿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為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槧人，曾未有一話及之者，何也。遊成之曰，一氣旋轉，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葛洪欲聞丹砂，求為勾漏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本朝錠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潁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虞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奏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鄙，戰守是議，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是且寬民力，國力早收拾取，則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為兄，故願亟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腐儒使作，何不試打算了，待邊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餱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為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耶，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元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紱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有道少失其身，此所以嶠嶠乎不可尚也。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風味。揚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楊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北山為余言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余少年時，於鐘陵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而視此僧，殆有愧色。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胡亂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繫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五十四，初非衰老不任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大小，身之勞逸，而敝弊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

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爲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爲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爲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爲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招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眞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識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似荊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荊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著。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廣西帥趙季仁餽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疑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

是忝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廞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襆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尙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逸。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旣而宰相力以爲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爲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旣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雖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睿覽。書旣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羣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孚休。旣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官吏微有羈留之意，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五代史，漢王章爲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以八十爲陌，章每出錢陌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爲官

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唐初蕭銑據荊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本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即集。本朝兵農既分，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興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閬、遂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荊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荊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略，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其意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搜三館之儲，踰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撰序云，建隆雍熙

之間。其文俳。咸平景祐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間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陽縱劉互鬱。源流間出。而氣全瓌正。其歸則同。成公為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為然。謂伯恭先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情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況文鑑乎。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烽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鶴林玉露卷之五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纖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應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楚蔿呂臣奉己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憂已。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當上下之間。

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蔿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本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騃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閫曰。土地歸本朝。錢糧將安往。此說甚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嵯峨。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遊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曰。瑰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陸建永巷。嵌敞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隱。仙佛肖彷彿。鐘鼓縣撞擊。鼠左顧龜。猩猩欲吠尨。丹竈儼亡恙。芝田蔚生香。搏噬千怪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涴。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妙劖刻。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傲日光。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猱玃。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峰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宜春傅公謀詞云。艸艸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窗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臥。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惟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歎也。許及之為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閣前半霎煙。二龍飛下卓筍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駢文。嘗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寖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曰。

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遙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如此。乃能順辦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猱獮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粉。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況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爲塵垢粃糠。猶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惑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

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爲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一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杜成己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鑰旬日。幷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己此舉。亦未之思也。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瀨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歲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歲錢若干樁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罰不察矣。

淵明詠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荊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爲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惰懶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高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襄事禱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雖不欲立寺。崇公墓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余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

言而迄不踐。樂潁昌山水。作思潁詩。退休竟老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急肩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潁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得睨覷。嘗游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舁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爲三益之友。席子擇遺。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顧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眞跡。坡谷集所不載。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況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覿、除閤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覿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爲而歸其賵。魯國何爲而考其宮。今也歸賵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宮而加嚴事之禮。使以桓之將爲君也。桓將爲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爲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朱文公與劉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以爲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縶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己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以爲可且爲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者。必欲與求舉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配。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卽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顚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

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偃臥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剩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鄰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樵路。日暮歸來雨滿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顓總朝權。四方獻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噉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意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姦可見。

鶴林玉露卷之六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爲館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illegible]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撲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慚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詩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易優劣。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卻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揚子雲作法言，蜀之

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卻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卻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皆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辨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情必發，慾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薙耘耡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爲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栗之時，登天雨粟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徼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盛德之流光至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稂莠爲嘉禾，認稊稗爲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蚌[illegible]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蝨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古詩云，一日不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吝除目所能損哉，彼營營汲汲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吝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全州士人滕處厚贈謝魏鶴山云，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脩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脩於家也，及爲[illegible]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

己更得適意，鼻息咻然，則雖欲不墮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墮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脩於家，其不墮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擒懷光必矣。淮西之役，亦以朱雀為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卻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寀，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為蝤蛑，延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蛑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閑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卻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為挫，瓌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滿節鉞，知閤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胄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璽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瞎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絕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庭元為韓歷，也由人事也由天。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為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賦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為較，況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揚雄，以為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揚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旣受其爵祿，則是甘為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疎，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為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為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

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愛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臾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卻高，其救房琯亦正。

漢翟公為廷尉，旣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撤樂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趙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聳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閑居，兩閤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世傳聰譏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疏，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廐馬萬疋，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太僕廨舍，御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栗

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旣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柰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仗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繃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卽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嘗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

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寐。鼻息如雷。

游誠之。南軒高第。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卽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疎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眞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鵡也。天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爲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鸑鷟。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當臥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眞宰相事也。李公甫代宰相賀雪表云。漢使嚙氈。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強。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猶未悟。猶徘徊登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眞妄乎。金盤承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敖器之善察脈。常言心脈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嘗謂余曰。此非論脈。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卽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鞍。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爲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鷙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鶴林玉露卷之七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爲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繼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爲宜如明詔。而議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爲祕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眞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賓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冢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禮箋眞得皂囊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升暘宮方擬覽。左右來告。甚懼。藏覆于手。手爲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瘢跡猶存。左史魏相伯子詩云。盟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

非當塗也。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爲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紫衫爲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車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襴幞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襴幞拜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裳涖事。惟使趙民則皆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襴幞拜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尊周。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眞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敵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孱不滿閑。

不主癰疽、瘠環。所以爲孔子。不識臧倉、王驩。所以爲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獎。杜悰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爲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爲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爲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畤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已不須易。高宗曰。令畤昔事譚稹。爲清議所薄。宜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

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惡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罪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喩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慠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東坡云，鑿丹青於玉瑩兮，乃反謂子爲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狄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玉之詞也。婦年十許歲時，其父擬書，聞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擲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歸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誄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遂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定策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傅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廳事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惟有大力量，方能爲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脩初參大學錄，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脩詩云，父母人皆有，儀刑自堯旋，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鵠鷺嚴虞衞，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援，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舞，三宮叙獻酬，小儒疑闕切，幾白九分頭，學官擊節，一時傳誦。

象山與譚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

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有以山喩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澒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喩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爲新奇，兼興中有比，意味更長。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制錢，而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

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一，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爲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爲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爲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姑有餘以補不足，則民賊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爲次農，其無田而爲閑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爲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爲正田，以其餘爲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

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澇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買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善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為難況均田乎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墜其職分也

李彊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丘彊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嘗卷不釋手薨于位諡文清

嘉定間楊伯子為深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illegible]少陵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象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工部獨樹不成林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饒道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伯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衰遲二詩皆用韓意而後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顏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苟誠使此心無斯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有僧住山或謀擠之僧乃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腳底從來闊未必枯髏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裹費貯以一篋鎖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官寺悉無所畏余昔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數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自昔士之閑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鄰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野意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閑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朱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犬余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為伍矣

韶曾釋疏云配饗幽哉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之八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鞵藤杖。醇醪豢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酣。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嬈。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盌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筦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迺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卻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荊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柏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發而不敢肆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傺。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儆怒之意。如茲遊奇絕。所欠唯一死之句。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詩諷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詠歌時。亦嘗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爲難也。此論精矣。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眞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爲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摧剝。刓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

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東坡批答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變。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詩眞西山批答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陳鄒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議乎。此又切矣。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甚至。檜聞之。貶彥恭。晟陽陸升之。泰發姪壻也。告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議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皆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顏演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汙池蒹葭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吸羣蛙。羣蛙凝立待吸。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竊箔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磨齊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吞吸蛙。自以爲莫己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隨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遊會精謹消可尋。各家之竹翠相交。什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

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眞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猶陳。舉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羣臣攜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遣罷。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庸人之議。釋祀禮者謂可畫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而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疏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閤下條理鎭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事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浩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萬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眞君子。而醜詆至此。噫。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李實眞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後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

奚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韓世忠嘗贖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卿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當非不克奈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卽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儆惕然思矣。余嘗見州郡遂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綵張螢焰匝。車列鑑鮮明。豈是朘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兗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鑽堵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己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旣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況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歎。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避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獨轄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驕好水軍。到得穰苴停斧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欲必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卽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馳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酷。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死。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旣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僞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為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卽斂之。大犒諸軍。羣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逆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轉戰。大破之。傅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為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己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卻清狂賣卻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鶴林玉露卷之九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掐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遠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

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陸象山在荊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斂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爲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

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遺舄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實心耳。非言具血肉之身也。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責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閑正嫉邪可見矣。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旣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鵷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刲。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盡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甚工。

王荊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荊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況愈降愈下乎。

荊公詩云。臥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釋梵。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爲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質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

莢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湍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結以已得罪於湍。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湍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湍攜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臥。起與湍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辯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

屬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知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發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矜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督匠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爲僧。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其不經見，遂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餻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糕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張子房欲爲韓報讎，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褫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椎。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

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俗昔訛以姦爲慳爾。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尙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爲劫寨，過矣。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爲无。蓋東南爲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眞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

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待凑第一人。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眞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虛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荊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傅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烘爐，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搗其穴，一戰而平。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

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辟命皆不就然及辟者死炙雞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泯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山谷題玄眞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靑嶂綠蓑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靑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閑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卽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菴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眞子心事。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養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馭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睿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僥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馳鼓車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雖厭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晝之晷爾案緗檔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菴嘗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無一時不術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諸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隨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沒身而已矣。

衛靑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寡居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遂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揭

某宗躬負士之役勞苦萬狀後某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某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記武昌柳春作靑絲秋作帚颯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璊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鄧平中廷百拜百不譽鄧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沈扶皆偶爾揶揄未必賢搶榆華省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個大算數嘗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之十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旣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襄縣宰詔書分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旣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韣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卻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攜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依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尸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旣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謂淺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爲僧齊己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淺明之言宜可信。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贈其行。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删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郎，値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恆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張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骸，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精，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滿鑪撥灰教兒書，嬌兒啼飢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嘯言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衫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頭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織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松柏之貴，四時傲霜雪，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柏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潁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擬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檃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烏飛燕語，而喜己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脊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荊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己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眞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憸壬階之以進，彼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惜謂荊公之見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堅刁、易牙、開方爲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與荊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荊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己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荊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荊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禍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荊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己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琱斲工巧．爲其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眞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讒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摘抉君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怪也．君子豈可亦摘抉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舂陵．死焉．其往舂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髮絲半是吳霜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illegible]栗．路長那更聽鈎輈．家山千里雲千壘．十口生離兩地愁．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興劉滅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悍．惠帝仁柔．爲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然．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歔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戕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死．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泰伯逝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稱齊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爲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泰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作自贊云．面目皺瘦．行步蹣跚．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眞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閒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發家成牢．囊橐狼藉．肥膩則烹而食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楊九鼎作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作亂．殺九鼎．剝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冑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導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如二人矣．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臥．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眞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筠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寘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陵將帥．胥吏陵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其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偸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驚歎．釋之．延之上庠．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劒擊秋風鬼膽寒．吟氣老懷長劒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壁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眞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戸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

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宜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幷鹽爲一斛二斗五升。而州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爲可恠。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與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蓋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豈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煉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旣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予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佛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從是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識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爲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寔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爲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誑兒幼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爲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溫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猶梗。倉忙搬載以鑾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漆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齎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漆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陪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歷正仲春。敢忘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聖靈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徒切望思。稱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荊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踏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道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屢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愁時。鬢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政

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難。凡子。涓對梅花更與誰。步鐵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寫相思。誠豐贊節。又疑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米舊鶴崩。猶勸衰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君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過五湖秋等句。皆佳。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爲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迹。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譏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荊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斷可觀矣。或曰。荊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譏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眞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爲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甸。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㮚、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責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戒痛自警勵。秦檜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謂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趨庭一揖。上堦奉敍。遂一遜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某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

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媿懇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卽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臠。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荊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旣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蘺。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生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闖黃州。詔馮榯援蘄黃。榯逗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興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縋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優卹誠之。且爲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守立遲惰。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鹽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疏。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淸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

決矣哉。故曰。儒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桓玄篡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吾郡劉尙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使可入正靜。他皆做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祕書監退休。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鬪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卻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靑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家闢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鬢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澀穎有時供戲劇。忻然無用任嗤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如何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老奴來。伯子和云。舊冊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裏絕纖埃。鉛心粉口亟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與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爲祕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遂以詩云。秦華山人上赤墀。上喚安在見何遲。老於尙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忍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笞鳳總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靈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周益公云。淺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詳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啖風與香等。蓋杜陵用此。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張孝廷晚年日課識十五

字。揚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聖賢之所知。皆史之所載。載車必百兩。猶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鵰鶚籠盤。遂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實亦可見伊尹既識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泰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蓋武非實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沖。然夏人帖然。未嘗萌益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鴟鴞、小毖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爲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己事。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仰哉。與西山俱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爲希元云。

始皇爲楚所敗。尚能刼王翦。袁紹爲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昌黎王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疏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剸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言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龐眉。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異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唐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涴綠苔。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讙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讙。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閤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驚。意其爲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詐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

正欲改造。吏有一亭。可盡折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漆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擔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秉麾節。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學以不鼓爲妙。棋以不着爲高。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小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于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蓋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潜微而密謀。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覩此聯於幅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僭竊。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飾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饌犒晏及送徒者。盡夕歡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供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甸兵艦來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謝表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撾。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假馭羣臣。專用此術。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指、也。然余觀蘇穎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眞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眞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爲日星。滃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穎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內無己。性當如紀渻之養雞。外無物。性當如顏闔之食虎。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談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況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縱臂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槭槭凄凄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迭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

織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誾誾樹墻垣。巘巘架庫廐。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闔闔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跼蹐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請。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遁去。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竊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

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也。意可見矣。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所禱。斷屠止禁豬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護龍之對。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氈。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縷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慷慨。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

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乃如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何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避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濯涇渭之迷淌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轄與華之竦乎也。發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惡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間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荊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賢孫子大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餔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媼。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母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鶴高於五尺童。化為白兔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鶴。化為老翁似白兔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戚。塗於歎。皆如此類。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遊士編、陳密學章疏、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編。名遴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眾謀。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己。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食才。流風所被。薰習積漸。遠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而卞和之識玉。九方皋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鈍滯之見。循途摸索。其不為王荊公者幾希。荊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

所戴，使盡如荊公之選擇，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植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仕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荊南茶駔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爲，羣兇不聽，以刀脅之，僶勉而從，文政知羣必不集，陰求貌類己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餅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既謂其徒曰，辛提刑眄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也，

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荊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他日文公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憫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出入禁闥，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愁苦，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爲，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罷，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詔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賞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能，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背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

爲侂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熒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踐蹂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長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己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半裹烏紗莫吹卻，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謏失體，勳德如韓魏公，荊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緇言之行，或謂荊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化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勉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純敬，萬理森列，此身純敬，四體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中，可以爲人矣，然世之作僞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盜不肖之實，內雖荏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爲詬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

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投。就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投卽敬也。使人知投父母。投尊長。投天命。投師友。投公論。知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投。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實事。見而參背。臨淵履冰。以僞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爲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破露。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僞。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必賢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僞爲。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爲諷。字字有來歷。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募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所劍客之流也。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彝忘饑。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諷詠。

胡澹菴乞斬秦檜得貶。瀘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御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貶安遠宰。瀘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爲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卽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爲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廟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設佞人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爲開。乞靈如見告。遂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

可能。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班爵之祿。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臣。一勝春風放十人。莫羨牓頭年十八。舊春過了又新春。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知態恩。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能從汝巢神山以從汝哉。正如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懸別。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爲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揖而退。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雎、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雎傾危。澤明哲。雎幽險詭祕。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使宣言欲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雖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爲秦相數月。卽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雎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倘權各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矣。□□在范雎下矣。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爲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

灊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遊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溢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騷亦壁磯。此論得之矣。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

宋龔景問王荊公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可耳。荊公解龐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蒔龐蘺，稱瘥之曰，他時節節背生。公悟曰，龐切之夜，龐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荊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荊公字說成，以為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汙脩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覆醬瓿，豈能令鬼哭黃昏。蓋倉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覆瓿之句，言知者少也。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薌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據亂，斬數人乃定。張浚責楊淵棄城之罪，梟人收捕淵耀，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薌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豔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脩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罷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擬述梅溪而敷衍之。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眞非耿李所能也。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逆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為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蔕，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嘉定間，當國者惲眞西山剛正，遂罷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卽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盧祖皋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撤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撤，卻道江淮盡撤於。又曰，傅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為一場，制誥表章為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楊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逝。

李勣謂其弟弼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必先撾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酉陽雜俎

載勣孫敬業年十許，識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剸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竟不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卻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人觀之清；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時成。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似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寥落，小人噂沓喧競，其形容精矣。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為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謂為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淸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盡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櫽括李杜之詩耳。

嘉泰中，鄭友龍使虜，有館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為韃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侂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涵浩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淸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淸閒之福十有六年。寧宗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遊，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靑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淸風。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問疾不從，皆降出。一草茅書言建儲事，宰相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建卽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

歷事歲久。念欲厭倦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群臣相率擎上衣搖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聲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退。時中外訛言洶洶。或言某將帥奔赴。或言某軍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倖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乃令閤門蔡必勝濟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帥郭杲敕宿衛。起居郎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禫祭。壽聖引宰相執政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胄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定。侂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閤劉弼乘閒言曰。此事侂胄頗有功。亦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侂胄。侂胄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侂胄退而歎曰。劉知閤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謀逐忠定矣。

李公甫謁眞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兩夜之寢。輾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讀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腹臟間。狙伺隱微。上訴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罹咎謫。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必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爲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則豈特磨牙奮距。踽踽然以凶詐自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音實狠。若共、兜、少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貪饞。尸蟲之嘵嘵上訴也。亦非以讒。故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譽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逾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吐毒噬齧。謂巢由污。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惜其不爲已隱中之以罵焉。余恐祗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許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因而殺之。幕客杜子埜。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嵩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皆爲之。楊沂中、吳玠、吳璘、劉錡、王燮、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爲之。不特制置使可爲。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爲也。豈必

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遂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章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頗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爲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濠中而死。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爲。尤非也。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尙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羣。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寔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香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蠶綠新齒否。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吏。君誰誦子虛。同數燈火諳。家裏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肩仲作玉壺冰、朱絲弦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鶴舉。公去有芒鞋。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眞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爲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唯攜公帑之空籍。皆當今廉吏也。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薫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潁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懷愍。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韃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爲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劍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千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奈和戎白面郎。壽皇讀之。爲之太息。嘗評勸其持酒頹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爲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襪。左氏傳。褚師聲子襪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籩豆簠簋。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

楊東山嘗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宮粧。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能得其旨。況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廖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廝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便作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眞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

刀鋸。視之如衽席之安矣。況於一陟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盩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考功官衙。盩山地名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厮字者。非也。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姑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爲之用。兀朮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尙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逝。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給言殺虜之監己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遂道兩自南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

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閣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與猾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襃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脅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嘗追削，尋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嘆也。

檜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得尤詳。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嘲笑謔，未必非彎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王荊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實等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與公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撫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悰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鑒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己，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斷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磯文溍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荊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

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伊川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爲萬世計也。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繼周書之後，知強之必爲秦也。費誓顧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書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爲真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于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書是時周已不可爲，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轍環不遇，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慨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賂列侯，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薪不樂火不滅之光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舉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荊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爲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爲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人滅鄫，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以從其實。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爲包括天地，窺邁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嘻嘻，皆爲利來。噫吁，可哀也哉。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潁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用刑

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因渭水遺亦者,獨何爲哉,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猶車之蠹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楚不以白珩爲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通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爲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荊玉而寶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不亡者幸也,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詩書,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卻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奈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點春苗,爲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未若海鷗之曠逸,清影蕭然,不爲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爲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爲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弈,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縱逸,皆自蕭散,非盜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緯一曲,讀書謂耶,夫苟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凝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荊公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荊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臯、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皆必與荊公不同耳,當時答荊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荊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若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巖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荊公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爲當年不與

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器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鄘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荊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嘗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羣書之餘味,故與其續楚變騷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觀穀實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眞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而,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瘦,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從,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値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相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折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眞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敘,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爲,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潁,於破篋中得韓文數册,讀之,始悟作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

死而已。不敢卽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甫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卽席。舉措厖。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膏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請。不辭樂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長陛下威德。非乎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望謂宰相曰。京鏜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澶驕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尙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五代史。澶劉銖惡史弘、楊邠。於是李業譖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儸兒矣。僂儸、俗言猾也。歐史間出俗語甚奇。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旣吝裴度而往盤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非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閔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昚巖帝賚予弼。豈溫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賚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疑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旣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厭亦世。尙纖芬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琱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夸多鬭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臥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

憲。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僅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説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甚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盱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與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嘯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麻頭易一篇。歛虛消息總天然。崢嶸幽類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雁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瓌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靠共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賦文以活。國賓奮然徙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艸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言。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概激壯。繇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封日之忠。已墮假月之計。開豁胥口。訪事蕭頭。曾無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廟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欲暴臨悲悔何及。陟郴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史殖貨傳曰。貧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竊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斬斬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給錢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忠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遣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爲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讒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為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椽。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為立祠于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李光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能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朋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為相。多引蜀士。及龍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能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眞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為君子發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甚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詩云。寅明寧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謂天高鬼神遠。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戒懶。抗疏餞行。謂十朋忠義發論。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乏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韙之。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令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韙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由簡古而發穠纖。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凉風又落南宮木。老雁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荊渚路能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胡銓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遂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設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況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

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在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爲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鑾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光宗即位。謝艮齋爲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會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常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聞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問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讒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勿爲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衞公丹扆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雞鴨成羣。豬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金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步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質。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葦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嫗。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胯。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嫗。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嗚。范增謀設。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睨信逋。反嘆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

舞。承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緋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爲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爲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讀漢書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荊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荊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觚而斥。并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譬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衞。且以李杜言之。

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纖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論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便舉將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陳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腳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維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概可見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焰。照此一窗幽。臥聽檐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概見矣。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者。乃沙漲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即詔寢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皇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爲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爲衰世。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逢伯之詞也。

鶴林玉露補遺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釋烝民之詩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燦然。六經古註。亦皆簡潔。不爲繁辭。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奈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雖以呂成公之書解。亦但言其熱鬧而已。蓋不滿之辭也。後來文公作易傳、詩傳。其辭極簡。

唐張參爲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灑宸翰。遍寫九經。雲章爛然。終始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嘗御書漢光武紀、賜執政徐俯曰。卿勸朕讀光武紀。朕思讀十遍。不如寫一遍。今以賜卿。聖學之勤如此。

史記張儀論韓地險惡曰。民之食大抵飯菽羹藿。此倒句也。昌黎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亦此類。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東坡得古鏡。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皆訓如爲而也。

昌黎汴州詩云。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爲汴州之亂、留後陸長源遭殺作也。方董晉帥汴。昌黎在幕中。皆專行姑息。知軍

驟難制，變在旦夕，且死，遺戒車速發，及長源代之，繩以嚴急，軍果亂，官屬多死之，呂黎隨晉喪已去汴獲免。夫長源固失矣，晉不能酌寬猛之中，濟消事變，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產後來之禍，又不能先以一語忠告長源，爲得無罪，呂黎在幕中，蓋亦與有責矣。此詩末句，似有愧於中而爲自解之辭。

左氏傳鞌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齊師敗績，丑父與公易位，爲晉韓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而逃。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與紀信誑楚乘漢王之車以免高祖者何異，晉宥丑父，而楚焚紀信，項氏之不長也宜哉。

張魏公貶零陵，有書數篋自隨，讒者謂其中皆與蜀士往來謀據西蜀之書。高宗命遣人盡錄以來，臨軒發視，乃皆書册，雖有尺牘，率皆憂國愛君之語，此外唯葛裘布衾，知多垢敝，上惻然曰，張浚一貧如此哉。乃遣使賜金三百兩，秦檜令宣言于外，謂賜浚死，門生從者聞之，垂泣告公，公曰，浚非固當死，若果如所傳，朝服拜命，就戮以謝國家可也，何以泣爲，問使者爲誰，殿帥楊存中之子也，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誠欲誅浚，必不遣其子來，已而使者拜於馬前，乃獲賜金之命，公之在秦也，開幕延賢，鑄銅爲印，形迹似稍專，故有以來讒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賴賜金以自活，天果不佑忠賢乎。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爾。

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云，茲，年也。公羊傳云，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爲年。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左氏傳五稔，杜詩十暑岷山葛，皆此意。

桓溫雖猛高一時，賓僚相從燕賞，豈應有失禮於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禰正平參服撾鼓侮曹瞞之意。陶淵明、嘉之甥也，爲嘉作傳，稱其在朝仗正，門無雜賓，則嘉亦一時之望，乃肯從溫，何也。溫嘗從容謂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亦頗有相漸之意。辛幼安九日詞云，雖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將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意謂嘉不當從溫，故西風落其帽以貶之，若免冠然。

周瑜赤壁，謝安淝水，寇萊公澶淵，陳魯公采石，四勝大略相似。杜牧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亦著矣。謝安圍棋別墅，雖是矯情鎮物，亦出望外，宜其折屐。澶淵之役，畢士安有相公交取獨當官家之說，高瓊有好喚宰相來吟兩首詩之說，則當時策略，亦自可見。天發一矢胡無酋，荊公句意與杜牧同。采石之師，若非逆亮暴急嗜殺，自激三軍之變，亦未易驅攘，是時亮雖遣殘虜北歸，紀律肅然，無一人叛亡，此豈易勝之師乎。文公曰，謝安之於桓溫，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難得他死耳。要之，吳晉乃天幸，宋朝乃天助也。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二語用兵者所當知。

守城必劫寨，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擁兀朮數十萬衆，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耳。

有士大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志銘者，無從措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鄭注召對浴堂門，彗長三尺，韓琦賜第集英殿，雲見五色，君子小人之進，天之昭昭如此。

俗語稱利市，亦有所祖，左氏傳鄭人盟商人之辭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之。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孫子似孟子。

吾郡陳國材詩云，紅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雙鷗，周益公、楊誠齋、盛稱之。

胡澹菴爲師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爲張無垢制友之服。

唐人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士見燭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册，兼得通宵，蓋亦不禁懷挾矣。

諧史

沈俶撰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諧史一卷

舊本題宋沈俶撰俶始末未詳書中載有趙師﨓爲臨安尹時事則嘉定以後人矣所錄皆汴京舊聞以多詼嘲之語故名曰諧史其載吳興項羽廟事謂鬼神之於人但侮其命之死及衰者又謂魑魅罔兩假羽名以興禍福所論頗正然與書名殊不相應疑亦後人雜鈔成編也

諧史　　說郛九九　雜記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死與命或未衰則縱使爲妖爲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吳興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爲守居之無害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廳事以故多不利于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也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甞爲此郡未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於郡廳事安床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下再拜祠以太牢既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惠明而季恭彥瑜差無聞然此非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霅川城之北門有祠號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卞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秀才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斂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于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戶之輸於是一郡假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遇災荒而幸糴價之高遭艱厄而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啻霄壤耶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欵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驟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恙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貧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

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爲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蕩焉楊忠哭諫不領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捽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孑遺邪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于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噤咽良久收刃却立曰爾畏死紿我邪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于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悲泣自是謝絕群不逞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爲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眞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爲不軌知城中子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爲妻且曰女若不行即滅爾族父毋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殘于輿中賊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三人縋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爲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于敗嗚呼識去就知廉恥伏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出于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觀之寧不有愧於心耶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閫中之女也嫁郡士張弼建炎己酉虜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和人大恐弼與鄰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爲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虜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爲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助虐者多矣徐氏恥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周王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也生而穎悟廣額豐頤凜不可犯名聞外夷天聖以來太宗諸子獨元儼存仁宗眷寵尤異儼好坐木馬遇飢則于其上飲食仍奏樂于前或終日在上酣飲慶曆四年封燕王時富鄭公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其首策曰北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所以視中國用人亦如其國燕王威望著于北虜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兒啼即止每牽馬牛渡河旅拒以進必曰莫大王在海裏其畏之如此虜主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今年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虜以爲重今王之薨必以朝廷爲輕矣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憮然而書之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

刪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奇哉殊快人意

京城闤闠之區竊盜極多蹤跡詭秘未易根緝趙師睪尚書尹臨安日有賊每於人家作竊必以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雖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鬨傳京邑不曰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一賊至謂此卽我來也亟送獄鞫勘乃略不承服且無贓物可證未能竟此獄其人在禁忽密謂守卒曰我固嘗爲賊却不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好相看我有白金若干藏于寶叔塔上某層某處可往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其相侮賊曰毋疑但往此方作少緣事點塔燈一夕盤旋終夜便可得矣卒從其計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密以酒肉與賊越數

諧史　九

日又謂卒曰我有器物一甕寘侍郎橋某處水內可復取之卒曰彼處人鬧何以取賊曰令汝家人以籮貯衣裳橋下洗濯潛掇甕入籮覆以衣舁歸可也卒從其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甚喜而莫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略出四更盡卽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至累汝設或我不復來汝失囚必至配罪而我所遺儘可爲生苟不見從却恐悔吝有甚於此卒無奈遂縱之去卒坐以伺正憂惱間聞簷瓦聲已躍而下卒喜復桎梏之甫旦啓獄戶聞某門張府有詞云昨夜三更被盜失物其賊于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師睪撫桉曰幾誤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犯夜從杖而出諸境獄卒回妻曰半夜後聞叩門恐是

諧史　十

汝歸亟起開門但見一人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器也乃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賂卒賊竟逃命雖以趙尹之明特而莫測其姦可謂黠矣卒乃以疾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乎不能守悉蕩焉始與人言

諧史終

宋沈俶撰

諧史校記

據說郛卷二十三

鬼物條　「有人未嘗死與命或未盡」「與」作「而」。「以故多不利于太守」「以故」作「以致」。「未嘗有災」「嘗」作「闢」。「神主」作「神坐」。「嗣以太牢旣祭」作「嗣以犧下牛充祭」。「何獨貽害於惠明」「惠明」上有「蕭」字。「若無聞焉」作「若無聞然」。「死期將至」「將」作「倘」。

宣和用兵條　「嗚呼今之」作「吁今人」。

四明蠹獻可條　「凡客至」作「凡賓客見過」。「纂承家業」下有「之富」二字。「出納無纖毫欺」「纖」作「一」。「又欲誇奮爲」作「又欲誇其破奮爲」。「我保有此業」作「我保有此獨業」。「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作「其人號曰丞不敢復至」。「再至必屠戮闔覺遂出吊數遍」作「倘或見欺必屠戮闔覺而後已遂出東吊」。「老奴曩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作「老奴儻犯郎君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不然老奴當卽日自沉於海」作「不然而再與此輩遊老奴當焚資自沉于海」。「孰非楊忠之儔人乎」下尙有「雖然求之楊忠儔類中國無有也求之士大夫常蠹家危亂有能植倫屏蠹不負其主人付託于存亡可數之際若楊忠者予恐千萬人不一遇焉悲夫」五十八字。

慶曆中條　「倡亂率衆」作「以幻說率衆」。「知賊中子女無如趙氏女美」「知」作「謂」。「趙氏」下無「女」字。「賊盛禮待之」作「賊方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作「聞報皆失色而聽賊之親信自殺者」。「天下皆以是」作「天下皆嘗以是」。

徐氏名觀妙條　「和人大恐」作「鄉人大恐」。「以刃刺殺」作「以刃刺徐氏」。「乞一旦之命」作「以乞命」。

興王條　「仁宗春闈」「春」作「尊」。「嶽剃小兒」作「嶽剃人小兒」。「必書之日」「書」作「稱」。「嵐拒以進必曰冀大王在海表」作「賊拒未進必曰人大王在河表」。「得主」作「膺使」。「必以朝廷爲表矣」下尙有「到今人大王之名獨流傳俚俗間每爭曹鬪曰汝是人大王耶」二十四字。

予備見世情炎涼條　「嘗在杭州謁禪」作「嘗在杭州謁瑞峰禪師」。「杖瑞數下」作「打瑞數下」。

京城條　「未易根緝」「根」作「跟」。「其人在禁」作「其人在京禁」。「但往此方」「方」作「寺」。「必至配罪」作「不過配罪」。「不合犯夜」作「不合夜行」。「雖以趙尹之明特」作「雖以趙尹之明」。

虛谷閒抄

方回錄

安西市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為之平者姓張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棨戟森然由之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左右廊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幙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吏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

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為其小吏識之乃吏部沈公也俄雙呼曰尚書來又有識者乃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人坐畢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鍧震響中宵酒酣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焉謂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鬟梳閑掃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凉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其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尚書命我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爾何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

病累日外親有持酒殽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瀹母聽良久艶妝盛飾而至食畢乃偏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某今往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三夢記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殊高層層露寶為之花鳥皆玲瓏燭既然點外玲瓏者皆響動丁當清逸燭盡響絕莫測其理　逸史

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盌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澹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盌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月則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見　賓退錄

幽州石老者賣藥為業年八十忽腹大十餘日不食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泣呼四隣云適來有病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為白鶴同飛去矣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泣人異而觀之皆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來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遍問邑人四鄰皆言石老化為白鶴飛去翔翥雲閒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匹米一百石與石老子家遠近傳石老得仙太清宮道士段常著續仙傳備載石老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鄰人爭鬭官中訊鞫乃為分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於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是父州縣復差人檢驗於所說沉水處滂漉得屍懷仙遂杖殺其子　辨疑志

吳郡太湖中有聖姑棺洞庭山有聖姑寺并祠其棺在祠中俗傳聖姑之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來賽歲獻文服妝粉不絕有人欲得覩者巫祕密云慎不可若開便有風雨之變村閭皆信事之無敢窺者巫又妄傳云有見者衣妝儼然一如生人大曆中福建觀察使李照之子七郎者性狂兇恃勢不懼程法因率奴客啓棺視之

惟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之變（輟耕録）

潘青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逾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衆棟宇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摶撮莫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尺以來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即掀然出戸望西南沖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又一家亦是燕巢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夜後廂廄呵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之則有火焰亘天居旬日間人漸聲傳或聚觀其家老人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即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戰速以裀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爍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攜其子入自寢室穴屋騰天而去亦不損物然二家不三數年皆凜敗焉（金華子雜編）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忽於海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乃起視之即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祝而投諸海衆龜遂散既而話于海船之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惋歎不已（雜編）

僖宗聰膚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纏十六七寵冠儕輩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聖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雲陽縣求得一疋畜宣徽南院僖宗一日獨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行看之此馬未曾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數徧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脅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盂子以尿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紿醫術二十餘人候脈出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瘳効脅痛轉劇臥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雜錄）

太祖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相感如此（曲洧舊聞）

蔡元長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畜養之烹殺無數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筯猶未足羹肉何足論死生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爲恣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矣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艷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章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爲之體敝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爲至此邪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鉤致年少

之徒與群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爲之柰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翊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所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戶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也（投轄錄）

清源人陳寶隱居別業臨牕夜坐外即曠野忽聞人馬聲見一婦人騎虎自牕下過徑之屋西室内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即云腹痛開戶如厠襄方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稽神錄）

池州進士鄒閬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見一小籍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回乎復在舊處以足蹴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閬胸腹上矣棄之水投之火刀傷斧碎皆即如故衾禂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閬甚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所謂金蠶蠱者是也始自閩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爲禍大能入人腹中殘齧腸胃復完然而出閬愈懼乃以籍籠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閬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柰何閬曰復以此蟲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雖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蟲乃去直以元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之閬乃仰天歎息曰吾平生以清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蟲擲於口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間寂無所苦飲啜如故踰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金之故遂致小康豈以至誠之感妖孽不能爲害乎（睽車志）

姑蘇壽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踰年輒詬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邪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戚切齒謂此婦必破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吝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別居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爲仲所污縱君含恥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怒遂逼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遯齋閑覽）

婦人之妬有異甚者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婢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務吏攜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捫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入室閉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開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顧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忽鈴吏挐生肉二盤置賓主

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怨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剸肉以獻其毒忍至此 避齋閒覽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敕修書也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邪聞者皆謂確對 歸田錄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於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避齋閒覽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醫莫能知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十年前曾晝過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海市之說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鬧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舍宇物物可數又家弟曾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後忽聞院後讙呼交易之聲儼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閒覽

宋方回錄 字萬里號虛谷

虛谷閒抄終

志雅堂雜鈔

周密著

志雅堂雜鈔卷上

弁陽老人周密公謹纂

圖書碑帖

王子慶所藏御書見者十卷太祖三卷共一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党進請給旗號開寶四年九月凡樞密院官皆只押字不僉名不知渡江後如何合攷　又內前打鼓捒亭長行失去放停公憑乞別給打登聞院鼓也御筆不行　又江南投來人三名賜衣服及過西京揆軍名收管聖旨點定來文三司具糧料奏

後有驗鐵度支戶部使印　又內前打鼓長郭珣安阿劉稱夫常籍為楊光美打死御筆不行階級有法故也及將校二人令打鼓人二名各行遣阿劉逐出營已上共五件　一卷御筆批出遞遷軍頭都虞候指揮使　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奏牛羊司失去驅羊人聖旨令收捉後有宣徽南院使印一是發遣差補十將御筆云我曾與你指揮問定遠都頭有家累無家累且發遣鐵騎都頭　一內前打鼓百姓冉興為入賊使打鼓告官家差役不均御筆與脊

後十七板已上共四件　一卷忻州定襄縣開門寨歸明人進馬各支賜衣服絹等有差　又代州界投誠四人各支賜衣服頭巾麻靴絹等　又偷到契丹馬人支賜　一差沈繼祖以下句當東西門東廟送監拋擲石等官頭御筆直往發取旨來春聖旨差張令鐸及防禦團練副使諸衛將軍諸司副使衣庫使弓箭庫使甲器庫使八作使尚食使市易使副酒坊使宮苑使閑廄使右飛龍副使莊宅使六宅使副洛使如京使染院使并供奉官遞直承旨御筆點出各人姓

名已上共三件　真宗一卷封泰山禁音樂御批　仁宗御書飛白六便面板有小璽及年號英宗皆名宗實同監押倚禁私出一幅及御書藥方生乾地黃細辛白芷不蛀皂角去黑皮并子各一兩同入藏瓶內用黃泥固濟用炭火五六斤煅令炭盡入白僵蠶一錢甘草二錢並為細末早晚用揩齒并治出血動搖等症　哲宗便面御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中有御押五賜黃門黃涤　元祐四年五月十四日欽宗圍城內御筆詔書蠟彈一方　高宗御書損齋大字并御書損齋記後有左僕射沈該以下聯名並全　又王子慶攜至伯時四卷天馬圖絕妙飛動有王詵親書所和詩又山陰圖伯時自書自讃又孝經又于闐貢獅子圖伯時親跋　又有杜郎中者攜至伯時著色畫山居圖誤作輞川圖雖好亦是摹本江南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之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也龔聖予云褉帖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臣銜位絹則在智永未藏之先此帖亦嘗入御府

廖瑩中群玉號藥洲邵武人登科為賈師憲平章之客嘗為太府丞知某州皆以在翹館不赴於咸淳間嘗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絳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摹搨幾與真本並行又刻小字帖十卷王楙所作賈氏家廟記虞方春所作秋壑記九歌又刻陳簡齋去非姜堯章任希夷盧柳南四家遺墨十三卷皆精妙先是賈師憲用婺州碑工王用和翻刻定武蘭亭凡三年而後成王酬之以勇爵絲髮無遺恨幾與定武相亂又縮為小字刻之靈璧石板於是翠玉蘭亭遂冠諸帖世綵堂蓋其家堂名也其石後為泉州蒲壽庚航海載歸閩中途次被風墜江中或尚在特不全耳

米芾作寶晉齋以藏晉唐真迹數十軸其絕精者十軸其齋扁則隨所至掛之蜀士劉涇巨濟實與之頡頏嘗譜年譜綿遠皆代奇迹蓋已畧盡自李唐始為之著定以示貴實不貴名帶因而非之嘗遺之詩曰唐滿書畫不收都緣自不信雙眸蓋因心以逆其精鑒之機所以發策之者至矣

壬辰九月十六日因謁欽萬戶名拱辰號北山莊麥塘名肅莊出張萱彈琴士女一卷明昌御題并前後印元喬仲山物戴嵩戲牛圖一卷二牛宣和御題元屬山物後歸李文份宗元今歸莊紙本山水畫一卷元作范寬不甚真唐人戈船二隻作一卷甚精徐崇嗣花卉二軸山居圖一卷作伯時絳色恐非也

壬辰臘月朔楊叔大以右軍帖石本五軸見惠凡右軍帖皆有之如慕田丙舍帖及十七帖之類皆在焉第前卷與後無摹勒歲月莫可考且墨蝕甚新意必穆

陵朝禁中刻置內書院壁間者刊勒皆不甚精於是
卷而藏之
高宗朝手卷畫前上用乾卦圓印其下用希世藏卷
後下用紹興印或書迹無上面卦印止有希世紹興印
徽宗朝書迹用雙龍印緝粉青絹狹邊頭用泥金題
癸巳二月二十日至張受益齋觀山水一號李成雖未
知果否然秀潤可喜山頭似之屋宇人物皆佳上此
軸好桃源圖三幅號荊浩兩軸雖古未佳黃筌獨釣
圖山斧刻峭李景元古木雀鴝惠崇山水艾宣孔雀

二件易元吉獨猴撲蝨東坡有題俞伯昌長子臨僊
禊圖住子後臨鼓瑟士女不及郭
二月二日訪徐子方出王駙馬水墨煙江疊嶂圖後有
坡翁與王唱和各兩詩王駙馬用押字收附并印記
此元係劉漢卿郎中物後有王子約中丞跋余嘗見
于王子約竹山閣又出白玉□□甚方正其兩邊真
字各兩行細如絲髮真奇物也
三月二十八日至困學齋觀郝清臣字清甫所留四卷
張長史秋深帖上有雙龍印下有宣和印後上有政
和印後下有宣和別印孫過庭草書千文用五色紙
書縫各有□字印或謂唐太宗印或謂宋太祖印中
有唐玄文館印唐摹蘭亭絕好李伯時陽關圖備述
離別悲泣之狀薛紹彭家物後有所題詩及書王右
丞一詩及河東井三鳳後人等印又有一印云□及
□皆不知為何人印也林且翁亦有一絕句在後聞
伯幾云清甫扇子虫出師頌真跡絕佳擬以古物鉤
易之為王子慶所壞伯幾又自出宋靖章草月儀一
短卷下有希世藏小璽及闞石永興軍節度使印蓋

韓氏物一錦牡丹表首緞如著色畫成蓋宣和法錦
也近新收中齋所藏獻之還期帖帖已開裝玉題一
枚其文雲龍蓋思陵舊物也惜乎經火追毀了後歸
子方
四月二十八日訪趙參塘出示周昉揮扇圖高宗御題
元張受益者張萱鼓琴士女明昌御題有明昌諸印
曾入賈公家並元溪山圖高宗御題元王子慶物並
元著色山居圖高宗御題元是于得之大璫後歸許
氏者余作四定與許作八定與莊炎道子瀟海天
王高宗御題騎馬元喬仲山物李思訓巫山神女圖
明昌御題權場曾入秋壑家以上並手卷陸晃捕魚
圖明昌御題二漁人全類胡人隔岡山水人物皆衣
紅郭忠恕飛閣晴巒宮殿四角皆見上有御題正與
其家所收喬仲山飛仙故實一同李成山水不甚真
黃筌紫葵花有一雀立花上又荊浩山水
癸巳八月十四日示余以喬仲山求售智永真草千文
絕佳欲鈔七定上有徽宗御題政和宣和印此項郭
祐之謂內有祐字係雙鉤此米老所謂臨本也然亦

奇物不易得者顏書馬病帖欲鈔五定有高宗題簽
頭希世印在前亦奇物李思訓江山漁樂圖無神氣
金章宗題全似徽宗字有明昌御覽等印本獨幅畫
癸巳十一月十一夜趙小山孟林以四川絹幛一幅來
觀乃高宗大字書古柏行字大五寸後有御書之寶
璽其側有知達州軍州事趙不弃上進字古錦裝池
絹爽欲兩定半
十一月十三日壽之攜彥敬所收趙昌畫折枝卷子來
觀花本八枝作兩處今所存雞冠木瓜躑躅海棠而

巳其後有米芾詩及蔡元度章子厚林攄林希劉原
父駙馬徐兢諸公題名甚多官印數十內有太原府
印及中書省祕書省溫州杭州蘇州觀察使等印甚
多私印有林希子中祕笈清玩及徐兢一印甚佳保
大官印騎省宣和書學博士及襄陽漫士印皆好恐
用黃絹表書本楊和王家物也有俊名印後有周益
公題
十一月十九日訪伯幾張受益在焉觀李成晴巒疊嶂
橫卷不甚好上有小璽印王端琴棋人物徽宗御題

平平湯子昇鈎鐵岡有後主親題徽宗御題琴高故
實平虛楞迦羅漢徽宗御題及有李後主題字花押
蘆羽龍范寬雪景好黃筌飼貓留犢雙幅皆司德用
寄售者又有篦刀一把其鐵皆細紋花云此乃用銀
片細鋼及并鐵片細鋼如絲髮然後鍛打萬槌乃成
自然之花其刀背水槽窊處皆上琢用刑砂碾出其
刀靶如合色烏木乃雞舌香木西域物也此刀乃大
金時水總管所造上有滲金鑄水造二字一刀所直
鈔十定今無復有此良工也
二十六日訪趙參塘出孫夢卿松石問禪一卷徽宗題上
有天水印下有宣和印所畫一僧絕妙本老游表背
得之提舉監中者其價甚廉間非以二定得之游恐
不止此也
十二月初三日又出周昉畫徽宗御題同藏張受益處
有張南本勘書圖高宗題有顧閎中畫明皇學梧桐
圖類院畫却自佳甚長本齋氏物周文矩寫李季蘭
真韓滉畫應人高宗御題喬氏物又未背書策一冊
頭葉御畫徽宗題有應夢鍾馗

楊彥瞻有廬鴻草堂十志詩林彥祥臨伯時本邃草堂
樾館二詩所存者八必廬徵君所賦也今錄於後
羃翠庭
羃翠庭者蓋崖巘積陰林蘿脊翠其上綿羃其下深
湛可以王神可以冥道矣及喧者游之則酣謔永日
汨清薄厚歌曰　青崖陰月襴曲重幽蘙邃隱淪躅
草樹綿密翠蒙蘢當其無乎在中當其有綠翠庭神
可谷道可冥有幽人彈素琴白玉徽兮綠水音聽之
愔愔滌忘心　如如野叟林師心書
洞元室
洞元室者蓋因巖作室析理談元室返自然斯洞矣
及邪者居之則假容竊次妄作虛誕以盜名歌曰
嵐氣肅兮巖翠冥空陰虛戶苔塗披蕙帳促蘿筵談
空空兮覈元元蕙帳羅筵洞元室秘而幽真且吉道
可廣人可冥釋秘思兮草元經結幽冥兮存黃庭
江湖散人陳吳書
期仙磴
期仙磴者蓋危磴穹窿迴接雲路靈仙彷彿若可期

及儒者毀所不見則黜之蓋疑冰之談信矣歌曰
霏微陰壑兮氣騰虹迤邐樾磴兮上凌空青霞杪兮
紫雲垂鸞歌鳳舞吹參差期仙磴鴻鵠迎兮瑤華贈
山中人好神仙想像聞此欲飛烟鑄玉液還顏年
家居道士米友仁書
滌煩磯
滌煩磯者蓋窮谷巖足盤石飛流攢激積漱成渠滌
性滌煩實為幽致可為知者説難與俗人言歌曰
靈磯盤礴兮奔潤參錯激泠風兮鎮冥壑研苔滋泉
珠潔一飲一憩氣想滅磷速清淨滌煩磯靈仙境兮
仁智歸中有琴徽以玉峨峨湯湯彈此曲兮誰知音
同所欲　溥泉治祭酒道士翟耆年書
雲錦淙
雲錦淙者蓋激湍攢衝傾石叢倚鴻溢旋躍噴若風
雷詭譎分勝煥如雲錦可以瑩發靈矚幽玩忘歸及
世觀之則反曰寒泉傷玉趾矣歌曰　水攢衝兮石
叢聳煥若雲錦兮噴洶洶若駭雷分忽綠芳葉蕭
兮水濺濺石攢叢兮雲錦淙波連珠兮文杳泉有潔
冥者娛此幽漱靈泉樂天休寶獲我心夫何求　冷
雲庵釋慈賢書

金碧潭
金碧潭者蓋水潔石鮮光涵金碧巖葩林蔦有助芳
陰鑑洞虛靈道斯勝矣而世生纏乎利害則未暇游
之歌曰　水碧色兮石金光灩熠熠兮熒煌煌泉花映
柳陰臨紅的的兮翠陰陰紅翠相鮮金碧潭霜月洞
烟景涵有幽人兮好冥絕炳其輝凝其潔悠悠終古
長不滅　無所住淨昙書
倒景臺
倒景臺者蓋太室南麓天門右崖傑峯如臺氣凌倒
景登路有三處可憩或曰三休臺可以會馭風之客
披絕塵之子超逸真遙遐囊此其所絕也及世人登
焉則魄散神越目極心傷矣歌曰　天門豁雲臺聳
傑屹崪兮雲頂涌窮三休兮曠一觀忽若登昆侖兮
期汗漫仙登天關倒景臺凌顥氣軼囂埃皎皎之子
兮自獨立雲可朋霞可吸曾何榮辱之可及　經堂
孫焱書

枕烟庭
枕烟庭者蓋特峯秀起意若枕烟秘庭凝虛窈如仙
會即楊雄所謂爰靜神遊之庭是也可以超絕世紛
永潔精神矣及機士登焉則寥閴愴怳愁懷情累矣
歌曰　聽泱漭兮靑熒吐雲烟兮含窈冥怳歆翁兮
幽蕩意縹緲兮羣仙會若冥仙會枕烟庭寂魂形凝
視滌闓天王誠必感兮祈此巔契顥氣養丹田終彷
佛兮覯靈仙　蕊岳道人石昭問書（按草堂十志僅見君山志錄中為詩此外未更無一首流傳文徵明有寫本今余家時亦載此十詩皆與此句字互異不知何者爲真本）
也
先子書史載劉子禮以五百千錢置錢氏畫五百軸
初未幾識鈴其篋也但得之後其間有廬鴻草堂圖
一卷已是數百年物矣頃李伯時曾臨一本仍自書
歌一篇又別余少游宋伯原先子青也又其次陳碧
虛仲明師參寥子亦繼之係亦一時聞人紹興已未
仲春余舟過蘇空石壁中為長洲令得宇文季蒙所
藏伯時本廠林彥祥得之乃亦首自書其篇聲中靚
俾余書先子所書一篇餘悉欲得一時名士繼之狀

其雅尚不凡因又跋於尾是月二十七日米友仁元
暉
元居十志者草堂以修身藉德之府也樾館以延賓
閑禮之用也元室以談道眾妙之宗也翠庭以棲閒
谷神之致也期仙以虛澹傲睨之適也滌煩以澡性
潔已之謂也錦淙以認志日新其德也碧潭以端形
鏡清其色也倒景熙熙春臺之樂也枕烟澂瀲仙山
之興也十者蓋天地之成數志者即紀述之總名元
居子逍心惟微幽賞亦異可謂隱淪之奇絕今昔所

米閒故術書貽諸好事君子也
甘泉建草堂券甲第紛紛誰復數嵩岳徵君一草
堂却有畫圖傳萬古巖壑與勝帶烟霞曠望幽盤何
處所微茫短幅幾點墨便覺市朝如糞土輞川別業
王維畫君陽山記希聲敘胡將冰雪淨塵跡規模雖
勝非吾侶李泰伯
盧鴻草堂十志今所存者八而遺其草堂樾館二紙
据小米所云林彥祥臨伯時畫而自書其首則失二
紙者亡之久矣書手意趣有神游八極氣象歌詩亦

清峭凌厲如酌沆瀣而挹浮邱者書使覩接盧處士
風度庶不滅識元曾山也
余友毛復父小築林塘自拔流俗娛親養志丙峯先
生日徜徉於其閒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儀笥所珍
亦奇古試觸斯卷特似錚錚者耳往畫標矩蘊不可
見慨想刻舟之痕以求干將莫邪之劍得無爲擬鬼
笑乎紹定辛卯復父官左帑且一歲矣丙峯先生請
書之服登山之腳尚如少時八十六翁見其子駿
有位於朝但恐林泉澗愧草堂勒移預爲作遮正月
十六日汝陽被褐公徐逸
王子慶於毘陵得伯時畫草堂十志卽元暉跋中所言
者與林彥祥所臨本多不同人物甚大前有李華大
小印向曾收入劉娥子位有後有閒闕須酒之齋一
印此雖用劉伯倫事然於婦人恐不類耳今錄其書
人姓名於後
聶翠庭　龍眠山人李伯時書　洞元室　高郵秦
觀書　草堂　樂圃居士朱長文書　樾館　吳郡
周河書內缺永字　期仙磴　襄陽漫士米芾書　滌煩

磯　碧虛子陳景元書　雲錦琮　太平閒人仲殊
書　金碧潭　參寥子道潛書　倒景臺　靜常居
士曹輔書　枕烟庭　緒雲胡份書　又有瑞入圖
書　甲午三月四日觀來
胡存齋句有范長壽畫西域圖三丈餘長徽宗題又有
展子虔春游圖亦徽宗題簽一片上凡十餘人物後
皆法虞張子有
司德用有山水一幅甚古上有五小字云後涼徐麟作
畫史中未聞其名然以余觀之後涼者乃光之號蓋
因前有張軌亦稱涼故以光爲後涼云當時未必自
稱後涼也如前後漢前後唐之類今乃於當時自題
爲後涼殊可疑云甲午九月十一日觀于困學齋
莊蓼塘新收司德用兩卷內一楊光庭畫觀音像徽宗
御題有宣和政和印又有虞雍及大定印蓋未入明
昌之前單幅橫軸觀音正面坐石上下臨海岸有龍
女朝禮及一一小龍於旁王詵長江遠岫著色山水前
一帶遠山可喜後有青綠重山屋宇甚精中題杜詩
門泊東吳萬里船詩四句用清白傳家印甚偉或謂

前題并詩並蔡京書恐不然後有北方一二跋却有
北方數官印山東路轉運使印安平府印又有定安
軍印然校之予所藏董元著色山居圖則大霄壤矣
甲午九月
徐子方所收晉卿烟江疊嶂圖後有元祐戊辰作及王
駙馬花字李士宏所收王詵楚江清曉圖曾入德壽
宮有御書無題印高宗御府收附印皆於此後見
然未有此印也
十二月十四日過泉月家玉之取至畫內有易元吉猴

二軸易元吉獐猿手卷李成山水雙幅雪白玉軸雖
未必李成然自好黃筌雕搽孤雙幅范寬山水手卷
皆佳品又有李成寒林手卷巨然山水二幅同高山
題溪趙幹山水平平
者樣高鑄仲器所藏唐人臨蘭亭極瘦而自然其後高
子奇跋云此乃馮承素等所臨亦不明爲何人者柳
公權小楷書清淨經開成五年書於上都照成觀極
佳東坡書杜少陵驄驌圖詩後有子由跋又山谷二
絕何又前身畫馬江都王王詵題名蓋題伯時畫而
失其馬焉此卷亦在可疑之數易元吉草蟲小片女
官鶴鶉郭熙仿李成山水雙幅佳曹霸肥馬一匹甚
佳韓滉漁獵圖一平平己未正月四日

諸玩

東都承平時大棋則劉仲甫枝唐王積薪爲高二路號
稱國手繼有晉士明又在仲甫上高二格某悉子則
仲甫之敵琴則海大師及僧梵如琵琶則繼安甫中
度大使俗大孟永清
宣和時窨造香於蓉思東閣南渡後用其法製之所謂
東閣雲頭香是也馮當世在兩府使潘谷作墨銘曰
樞庭東閣然則墨亦號東閣
沈草庭云以着酒脚塗靈壁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極
妙
鹿肉王家有小鼎小餅皆純黑而花紋皆漫花漫花者
必是用皮袋上於紙礙出其黑疑是用漆填法或別
有一等罨染之法使然蓋其下有綱文甚新故知其
非古物也更當與識者評之
竹垞云伸山有宣和內府一琴絕佳名冰清開成中郭

亮製建中靖國中脩其製作斷文皆非常琴可擬向
用鈔四十定今雖四百定亦不可得與春雷行輩也
琴聞指以一與四二與五三與六四與七爲應凡動第
一絃則第四絃亦應自然易動卽以羽毛輕纖之物
試之皆然此氣之自然感應者也子昂云
葉茂實造墨妙一時先子爲倅時自龍游取至廳事令
造之爲造輕幔烟尤清遠其法作暖閣幕以紙帳約
高八九尺其中用桐油灶烙外密護取無風烟直
上至頂其清遠可知其膠法甚奇內用紫礦青皮不
賊草當歸腦子之類皆活膠之藥蓋膠不活則滯而
不清故老葉墨雖經久或色差淡而絕無膠滯之患
勝他人者多矣時有趙水月伯鹿亦能用雪齋法其
號爲超然清芬如在視梅間作小霊輕烟毛滄洲作
手劑又有林泉東卿者亦能製墨汝陽小劑一點如
漆百年如石然皆不及老葉而所謂翁彥卿王大用
者時不數之也
淡自燕鼎元張稱孫家物杭之常賣駔沈大整者和菴
得之以爲奇貨既而董璘者所謂頑石董酬以重價

以大銅器數件共準二十五定得之既而歸之喬仲
山運副聞將轉之顯官云其製卽局爐三足兩耳於
其花饕餮及圓雷文亦局製無異特青綠自內出外
裏似茶褐色亦一尤物也內有上三字款云然其撥
則不古也庚寅八月廿六日余因周氏借觀之口口
參政以廿二定得之
五指卣眞三代器董雲齋奇物也後因開元宮火失其
蓋其底今歸張萬戶之子尙書
高彥敬二琴其一大中年張鉞斲後無名其一咸通中
金儒製此琴絕佳名鳴玉後題金儒鳴玉四字云是
白玉軫足絕奇下有高士談家藏寶字已爲人削去
倘有跡可見蓋此琴乃宣和故物後歸大金未爲奇
而士談者以與宋通被誅故削其字跡其色如栗殼
而赤斷文皆隱起如蟬蚹然眞佳物也閻張受益有
一琴名懷古亦佳物未及見之又一古墨乃蒲序所
造聞在廷珪前（高士談字子文又字季默宣和末爲忻州戶曹仕金爲翰林學士）
張受益家二琴一曰懷古音清朗可喜其斷文細如絲
髮作紅栗色內有天寶字一曰霜鐘不及懷古

銅器最佳者盟水匜文藻精妙色如綠玉無款必周器
也商瓢亦碧色可愛內有款一細文大壺頸上有雕
戈一月字甚奇恐亦三代物漢朱砂色如點盡漢器
之最佳者碧淵明盃元中齋物也聞尙有數種及南
唐金銅佛甚精以雪作寒甚持玩不便遂歸李牧適
在焉
余家有火浣布尺餘乃外祖在泉州日得之里人後歸
子家每酒邊出示坐客益之熾火中爲戲後爲趙孟
議借去不還又蠟沉一株重二十餘兩亦白沒焉寘
死異域宜也其家有長生螺數枚置醋中則活此事
已載之棊語矣又有瑪瑙杯二隻其一純白中有金
鯽魚一條一純紅中有白鯽一條亦秀邸之物攫而
得之者又有沈香連三暖閣一副窗槅皆鏤花精妙
其下替版亦鏤花板下用抽替打篆香於內香氣芬
郁終日不絕前後皆施錦綺簾幙及掛屏官窑餅
飾侈靡舉世未見有其比者亦褫他人之物獻之福
邸焉
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間今在台州一大家戴氏極

珍秘不可見矣大衍庫卽廣濟庫出售雜物時有繇
壁小峯長僅五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所謂胡桃皮
沙坡水道皆有之山峯之半有圓白小月瑩然如玉
徽宗御書小字刻於峯旁云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畧
無琢刻之痕眞奇物也
九月十日偕伯幾訪端父理問出商尊一目父己商器
也昔沈老貢之董璘者絕妙其質如漆或黃或紅或
綠或靑文藻尤精十二定買之敦二大小相似皆有
款恐亦三代物父尊一無款恐只漢器一徑尺無蓋
神漢鼎無蓋細文天祿辟邪研滴皆近博伯幾者以
蠻人騎獅子一玉博基一瘞鶴銘二又觀音一軸細
甚亦佳恐是唐人畫向蕭林處壁有又靈壁立石眞
氏伯長漢印二琴皆雪白玉軫足其一瓊響慶歷五
年道士衞中正奉聖旨斲崇寧三年馬希亮奉聖旨
重脩其一秋籟唐僧三慧大師物并祕省坡仙所畫
竹石小壁一堵龕而爲屏既而入大衍庫歸謝起翁
今始歸廉閭已爲江右丞索去又銅鐸二或以爲三
代恐只漢物紅桑大阮二面錦背阮譜七册必御府

物也
琴名手　唐雷霄雷威雷珏郭亮皆蜀人沈鐐張鉞
皆江南人蔡睿僧智仁衞中正慶歷中朱仁濟馬希
仁馬希亮崇寧中並宋人
直北名琴　春雷　玉振　流泉（[illegible]）　冠石　韻磬　秋嘯（伯幾藏者[illegible]）　又有金儒斲鳴玉者
在高彥敬家　萬壑松（之郭[illegible]）　瓊響（[illegible]）　唐僧三
慧大師有琴在廉端父家　鳴玉（高彥敬[illegible]）　優缽花（[illegible]）
玉壺冰（趙[illegible]）　鬧蒼（[illegible]）　玉鶴　玉雁（[illegible]）

和琱府後歸金 大雅 松雪齋趙 浮磬 趙節齋 奔雷 賈澤
卜氏百琴堂第一 存古 吳沂詠齋今歸張受益 萬壑松 張受益 秋
澗泉 楊守齋今在玉井西家 玉玲瓏 楊伯修 百衲 雷威造太平興國七
年趙仁濟修進入吳越國王宮今藏李公略二十定得之

賈師憲庚申歲自江上奏功而歸凡其家從行諸客皆推恩賞賚璧中羣玉以從戎之勞轉官之外復特賜黃金百兩鏐遂用之鑄匜盤以為酒器且俾楊尚書平舟楨作篆古勒銘於器云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國有大功一相禹翢曰余掌中興隨旆旃余搴手扶

余後手掌曰公何之敵脇是穿奇勝草坪受降馬前公一何勇敵一何恐余汔濟南公飯余共挹漢倒江一洗羶潼彼徒夷矣公歸余從內金惟精上賞惟重文昌孫子是寶是用誰其銘之史臣楊楨余嘗得此銘墨本因并書之 按楊楨字元極號平舟

元豐米芾自號恭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人芾印其後并不用之

謝起翁有銅奩與予所藏者正同脚亦如此短但體甚重亦佳物也趙子俊爵三字款款文突色黝黑亦佳物第一足已折粘綴於上為可惜雙柱却不好

癸巳二月二十九日楊金吾攜孫太古上真一軸來觀其上山水甚奇古怪木盤石福神坐焉其像甚佳其側有捧劍一天女絕佳下瞰海水龍神足踏巨鼇手捧琉璃方坐上有鼉虵又有一龍神執爐炷香山上有小樹數株甚奇怪題云彭山孫知微筆

禰雪巘攜銅虎一坐來上有篆字六云某處發兵合同下有甲至癸十真字各半又萬古玉□夕 如匕首之狀色甚潤蓋玉也而此老謂之雷斧非也 按禰名伯秀杭州天

燮觀道士

張君錫有蒲序墨一笏甚古上有數十字亦佳

癸巳十月朔訪焦達卿出孫過庭草書譜天真爛漫奇物也前有宣和御題及前後政和宣和印

賈師憲丞相祭器銘曰惟景定三年正月乙丑詔太傅丞相賈公似道奕世勛勞再造王室其賜家廟於行都乃作俎豆供奉時薦萬世子孫永保之余嘗得其一器其銘如此

邊鮮于伯幾家有透光鏡映日則背花俱見凡突起之花其影皆空書麻知幾有詩余嘗賦詩云其後伯幾又得一面而霍清夫家亦有二枚最後見胡存齋一鏡透影極分明余因歸取所有鏡映之或有透光一半或有透而不甚分明者蓋凡鏡皆透特有分明不分明耳透光鏡止見沈存中筆談所言亦不甚明白他書無之亦物理有不可曉者

瓜華哇國燈盞形如箕銅鑄上有國王國后二坐像旁有一人立於側駝胸形醜其側有兩人頭殊不可曉為何物恐非燈盞其下〇如此徐子方以五千得之

甚可怪也橫徑四寸縱徑約三寸

胡存齋置到硯山一座亦靈璧所成多鑱刻而成殊見天趣中為硯曰□□壘其後最高一峯成平峯左曰□□灑右山灰翠及有□□洞下有銘曰陽蟠陰結 按闕文無從考補

徐子方言向到古內觀堂有黑漆廚兩面皆有門約高數尺在內其南面有南斗六星文隱起右中上刻金書云南斗呈祥其陰有北斗七星之文隱起右間刻曰北斗降瑞過兩年再至杭游之則觀堂已化為佛

寺此石不知何在

容齋出銅持硯一狀如箕而長近一尺其上作一倭人坐硯池上其下後有海獸類雖四足以前雙足撫倭人之身其上作牛與其他皆細花紋甚精蓋秦漢間物也又有玉硯長一尺廣六寸厚二寸玉色雖未甚白而瑩淨可愛獨受墨處不光可研磨也又珊瑚筆格一亦狀此可愛色亦紅潤又鍍金銅水滴下有細篆銘數十字雖近代物亦佳

徐浩書賴眞卿刑部尚書誥大歷十二年所書者奇物也係馬德昌所送又有程運副憤素草千文甚佳絹上書

右伯彝藏焦達卿家正如一大青瓜色青綠可愛又兩鼎內一舉鼎一處款字尤多在底內一盤高足盤內有大饕餮文甚佳

李公畧所藏雷威百衲琴雲和樣琵琶徽製作甚精內外皆細斷文其中六皆用槩漆腹之兩傍可容三指測而瑩極清壯腹內兩傍題云大宋興國七年歲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監越州瓷窯務趙仁濟再補修吳越國王百衲雷威琴至今壬午恰三百六十年儼然如新

陳公密頴知端州日闞其富民書一硯甚佳破其家得之硯面世所謂熨斗樣者琢一黑龍奮迅之狀二鸜鵒眼以為目每遇陰晦則雲物輒興公殁後歸於張詢仲謀其後歸之御府祐陵賓之宣和殿為書符之用靖康之亂閹為中人王鉌所匿近聞北客云今御府有佳硯名蒼龍橫沼其說正與前所云合得非即此硯乎

寶器

國朝典故人主升遐皆取太學文宣王圭爲斂事定另造歸之考之日歷寧宗朝奉臨安府買到準進青玉一塊元重九十一斤七兩餘造文宣王玉圭一面元歷天大圭使用外餘青玉一塊重八十七斤造玉寶一顆并贈□數

嘉興華亭市中有小富賣鋪適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數年過者無一睨之一日忽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扣其所直其人亦黠驅意謂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以三之二遂取錢付之驅因扣曰某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買決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以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唐李翁云按此與唐氏所記略定本帶補似不知傳聞影借耶長有之乎

金花定椀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窰燒永不復脫凡碾工描玉用石榴皮汁則見水不脫凡事皆有法也

董震齋得一小尊上有五指痕蓋出蠟時所印者蓋并尊中有小字款數十字皆古甚嘗於博古圖考之名周召公尊眞三代器也按此條已見前

酒醋缸有裂破縫者先用竹箍定却於烈日中曬縫令十分乾仍用炭烘縫上令熱極却以好瀝青末滲縫處令融液入縫內令滿更用火略烘塗開永不滲謂勝於油灰多矣陳叔坊云

乙丑閏十一月二十一日至王子慶家見一鏡乃徑尺大者中藏黃有聲鏗然亦前所未見

趙德潤以一鏡求觀各其樣背有人錢環乃掛鏡也上有古字銘云人有一目前牛無八角後牛有一走絲不可曉下有一牛轉頭前有草一叢下篆蔣崇驅邪兩傍亦有字細而考之銘語蓋丙午造三字其下牛與草必寓年號耳

前浙漕劉伯益所藏一蒼玉符四長可一尺闊三寸厚半寸許兩傍作雙螭中鐫七篆字云元孫似文治水

聖以爲三代之寶甚珍之以余觀之僞物也禹雖姒姓然此非姒姓之姒又元孫乃軒轅之孫何爲曰一孫且三代之物當作鐘鼎款篆何爲作小篆且篆刻皆不工不足奇也

伯幾云今所謂骨篤犀乃地角也以至毒能解毒故曰蠱毒犀一刀靶可直數十定

官和殿所藏殷玉鉞長三尺餘一段美玉文藻精甚三代之寶也後歸大金今入大元每大朝會必設於外廷

越人董十六開門畜紅瑪瑙石一塊徑可二寸搖動之則有水聲淅淅然蓋中空有水在內故也時欲易余所藏崔白鷂雙幅余不許後不知流落何處

理宗朝張府子弟有獻白玉簫管長三尺者內府所無即時補官其後韓府有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鵝管此神工所爲非人世所有尤爲絕世之寶

龍溪李大卿韓平原之壻其妻奩中有白玉出番獅子高一尺五寸精妙無比後不知所在云歸偏邸

癸巳十二月十七日訪胡存齋出玉花尊一隻約高尺

四徑七寸玉色雖不甚白然文藻碾法極精妙開禧陵禁府之物在燕得於謝太后賞十七定至元十四年 又素圓玉椀一隻亦徑五寸餘其色有七八分色碾法尤精亦希世之寶 又玉梳託子一隻面尺二三徑玉色差低足亦外來有一足兩耳玉匜一隻亦尺餘徑玉色微黃前後碾兩發口有綠亦精又玉樸一片亦近數寸徑腰子樣此數物皆予前所未覩也又玉斝一隻亦高尺許玉色雖不甚好然滿身文藻擎下有政和二小篆字

甲午歲五月三日訪張受益出示一小鼎文藻甚佳其色青綠與董氏鼎無大相遠內有□□□三字奇物也又有一朱敦上是兩耳彝爐下連方座一鱗鑄坐四周皆作隻牛面其文皆凸起朱綠交錯又一大爵彷彿如廉氏者皆奇物也易元吉畫豬手卷亦秦氏物前有御書儀衛使官印上題潭州散吏易元吉作甚佳又高宗御題袁義游魚後有封字半印又徽宗所摹李昭道摘瓜圖吊軸同是陳月觀物又趙鷗彝花花心數蜂如活向是楊駙馬物後爲尤曾五所得今歸張

甲午人日張受益相訪因言昔蒙古公在福建爲左丞時有小民一婦人以織麻爲業每夜績麻於大水缸中來日視之水盡涸甚怪之一夕密伺之至夜半有一物來徑入缸中飲水其身通明如月照映里餘細視乃一白蜘蛛如斗大尾花大其婦遂以雞籠罩之剖其腹得珠如大彈丸明照一室見夕地分有纖介見其家光燭天翌日遂往相婦人初以爲無終不能隱遂出示之其李賄以城月十五千得之既而上將

千戸知其事遂殺卒取之如此凡轉數家最後歸之
蒙古公前後凡殺十餘人以滅口遂以所得歸王玉
枕併進之遂得江浙平章禁中亦有一珠向以三千
定得之買人方之此珠不及其半蓋絶代之寶也
閩眇張瞎子有聖鐵凡人佩之刀兵不能入嘗以一羊
銜而試之良驗或謂此鐵佩之凡刀兵所至則鐵隨
應而做未知孰是或又云此鐵大者僅如豆破血入
之身中異時遇有刀兵則此鐵隨卽應之其不可入
按張眇一目故杭人稱爲瞎子云

有人以玉帶一胯求售於胡存齋其闊二寸横寸七分
玉色甚潤厚七分其中刻人半寸其地平下貼地作
荔枝一枚連枝五葉枝皆剔起葉皆有脈飛翻活動
眞奇物也此必宜和所治

人事

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賓玩累日或同至半途卽返與
訪戴事相似
劉貢父書燕王小子元安年三十餘不知人事每食必
置糞少許於食中世傳党進之事似之
蜀賊李順破後已正典刑至景祐中廣州巡檢陳文懋
捕得之乃眞李順也凡逃三十餘年年已七十餘復
斬之
張合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於羣僧中後作寫眞所謂
雪竇禪師卽巢也
宋之問謫官杭州遇駱賓王於靈隱寺
南岳僧見姚泓　封禪寺主僧乃巨寇澤州明馬兒也
江州圓通寺僧死後有雕青於背云李重進　宣
和老內侍遇林靈素于蜀道　李次仲遇姚平仲於

廬山凡此皆桀黠之尤多能逃命於一時也
今世以有夫婦人爲生人婦此事出三國志魏杜畿傳
注畿在河東録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相配嫁依書
皆録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者少及趙儼
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進何少今何多也
畿對曰臣前所録皆亡者妻今儼所進生人婦也帝
及左右皆失色湯岐公亦曾對高宗言此見老學菴
筆記
漢景帝醉召程姬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師古注曰
有所避謂月事也
晉王延事母至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思生
魚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必有一魚躍出冰上取以進
母與王祥事相類
南史隱逸傳盧度字孝章紹興人隱居廬陵西昌三顧
山鳥獸隨食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
陳石泉自北歸有北人陳參政者餽之木蘭花慢云歸
人猶未老喜依舊著南冠正雪晴淮泗雲迷芒碭夢
落邯鄲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鬼門關多少黍

離慨故都禾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釣天紫城何處
烟隴霧西湖淨洗征衫燕山從不見吳山回首一歸
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謹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裏闌干
談者以王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作表辨之曰貌類
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
宋元獻初名郊談者謂姓符國號名應郊天仁宗命改
名庠
華谷射覆法　用神字牌六扇各兩面書曲名十二枝
好事近子　曲玉管丑　黃鶯兒寅
柳梢青卯　亭前柳辰　怨王孫巳
千秋歲午　木蘭花未　更漏子申
醜奴兒酉　感皇恩戌　夜行船亥
又用機字牌六扇各兩面謂如神字牌子面月下行
則有丑面起於機字丑位後一位求之卽是
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提養生之四印乃謂忍默平直
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
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宗門有三印謂印空印水印泥

嘗記先友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術往
往無子者甚變感之道必精與氣然後生育而偏僻
之術多加以緊縮之法蓋氣不過所以無子也此說
極有理
余兒時游中都市井間有呈水嬉者一大木斛滿貯水
以小銅鑼爲節凡鰍鱔鯽各以名呼之卽浮於水
面戴以小面具如齊郎耍和尚之類卽戴之而舞舞
竟則沈去又別呼其一以呈技是雖教習使然然頑
魚蠢禽鳥此不可以威懾動殊爲難能其後絶響無
繼之者又有王尹生者善一技每設一大輪盤徑五
六尺盤中畫小器具花鳥人物凡千餘事每以梢傷
小羽箭或三或五皆如人意旣而運轉大輪如飛使
客隨意施箭皆能預定初箭中某物次箭中某物無
毫釐差或傳其自射且預命之曰以初箭中某物
以次箭中某物如花鬚旗脚燕翅魚鬣之類雖極微
眇無不中其精妙若此然亦止其身他未見有傳其
技者轉眼今四五十年暇日因戲書之
嘗聞鄉曲沈子固先生云道學之黨名起於元祐盛于

詐賭其徒甚盛蟠結其間假此以惑世者眞可嘘枯
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
麤才讀書作文者則以爲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
以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
西銘及語錄之類自詭爲絶學者正心齊家以至治
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
前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爲州爲縣爲監司必須
建立書院或道統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緝近思
等文則可不錯路頭去下而士子作時文苟能發明
聖賢義藴亦可不負名教矣否則立身如溫公文章
氣節如東坡皆非本色也復有一等僞學之士競趨
之猶有不及其黨必擯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爲
辨之其氣燄可畏如此然所行所言略不相顧往往
皆不近人情之事馴至淳祐咸淳則此弊極矣是時
爲朝士者必議論憒憒頭腦冬烘敝衣菲食出則以
破竹轎舁之以村夫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爲道學君
子者蓮清要且夕可致也然其家婆金匱帑爲市人
不爲之事賈師憲獨持相柄惟恐有奪其權者則專

用此等之士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憒
憒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馴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
嗚呼孰謂僞學之禍甚於典午之清談乎
醫老張防禦嘗爲謝太后殿醫官易命後出入楊駙馬
家言殊好異人日爲張厥了然其人尚義不徇流俗
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閣奉宋理宗謝太后神御脚事
之惟謹以終其身可謂不忘本者矣
又楊府九位有療病錢人丸者居長生橋楊和王
忌辰或愍忌必設位其追思于楊和王供事香燭惟謹

人問其故則云某家再世皆出楊府衣食其家今雖
衰微然不敢忘此亦小人知義者今世號爲士大夫
者隨時上下自以爲巧而得計視此眞可愧死也
向舊都天街有鬻諸色花樣者極精妙隨所欲而成又
中原有俞敬之者每鬻諸家書字皆專門其後忽有
少年能於衣袖中翦字及花朵之類更精其人於是
獨擅一時之譽今亦不復有此矣
石林避暑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
千金方其間藥名分兩皆不遺一字因問此有何義

理而可以記乎大均言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
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余向游紫霞翁門翁精於琴
善音律有書爲周大夫者書歌闋令寫講參訂雖一
字之誤必隨證其非余嘗扣之云士凡工尺有何義
理而能暗誦如流且既未接管安知其誤翁笑曰君
特未究此事耳其間義理更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
記之其說正與前合

醫藥

黃帝云五氣香臭淡腴漢以前無燒香者楞嚴經云純
燒沈水無令見烟此佛家燒香之法也出寓簡
今世所傳鐵甕中先生交感丹乃吾鄉俞居易侍郎所
傳也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即活 張孝芬云
治喉閉倉卒之疾用巴豆以竹紙滲油合滿竹紙點燈
令著吹滅之以烟薰喉閉即吐惡血而消
孫璧云耳暴聾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下以耳中聞水
聲即愈云是韓平原家傳方 孫璧號金應桂
枸杞子可以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

治金瘡及刀斧瘡用獨殼大栗研爲乾末傅之立出或
倉卒用生栗嚼之亦得
暈船者飲船篙倒溜水則不暈
暑天鼻子用王瓜擦之即消　梨子去熱眼熱牙疼皆
可
香附子四兩去黑皮微炒片子薑黃湯浸一宿洗淨二
兩甘草一兩炒共爲細末入鹽點辟嵐瘴之氣極妙
治痢用罌粟殼須閙紅白二色以類治之佳
雪村云決明不必煮只用江茶泡湯浸數次
五健丹治血虛氣虛頭暈　川椒炮一兩陽起石火煅
紅研細一兩鍾乳粉一兩辰砂一兩別研極細沈香
半兩用糯米粉一兩作濃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
丸棗湯空心下
治喉痺并生乳蛾法用蝦蟆衣鳳尾草洗淨搗碎細入
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用細布絞汁以鵝
毛掃患處隨手吐痰即消
子昂云齒藥惟玉池散絶妙云是局方今局方中無之
臘月以臘水浸白米三兩宿曬乾碾作粥米遇暑月泄

瀉者煮食之良驗
康侯云治暑氣在內小便血淋用白虎湯加麥門冬煎
服取效此亦有理
常東軒梃晚苦陰汗有教之用牡蠣粉撲之者始雖少
減久之王濆腐至見其睪丸焉豈非別投以他藥乎
草庭云每年桑樹斫下之柴積令燥異時燒灰入酒極
有風韻且有益於人
治齒痛腫法用黑豆以酒煮汁漱之立愈王修竹云其
閩中嘗用之驗

近世醫者如吾鄉龐良才兄弟指下亦自明了最是記方可喜暗書諸方雖十餘不誤

今之消息者不知起於何時然案方千金方自有按摩之術如十段錦之類是也唐時有按摩博士

鄭金耀有杖丹一方用水蛭爲末和朴硝少許以水調敷瘡上屢施於人良驗

范元長云北方醫書有宜明論內有鼻淵一方用涼藥者親見趙淸及孫□□者用之效蓋鼻淵有寒熱兩證卽腦溜也凡腦溜臭者卽熱症

治雞疽惡瘡初腫起時以當歸須黃蘗皮羌活三味爲細末用生路絲藤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氣聚作小頭卽破切不可倂瘡頭傅之若并傅之則毒氣四散不可收矣

回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似人形如人參之狀其名押不盧生於地中深數丈或從傷其皮則爲毒之氣着人卽死取之之法先開大坑令四旁可容人然後鞔手以皮條結絡之其皮條之前則繫於大犬之足旣而用杖打大犬奔逸則此物拔起犬感此氣卽斃然後別埋他土中經歲後取出暴乾別用藥以製治其性以少許磨酒飲之卽通身麻痺而死雖刀斧加之不知也然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卽活蓋古者華陀能刳腸滌臟治疾者或用此藥也聞今御藥院中有二枚此神藥也白廷玉聞之盧松厓云

茯苓生於大松之下尚矣近歲村民擇苓之小者其上用老松根一節破之以苓之系入其中而緊束之使脂液濃流於內然後擇他山土之宜茯苓者掘深坎瘞之至兩三年取出則成大茯苓矣洞霄山最宜苓

往往村民多盜種密記之不使人知至數年後然後取爲種者亦多越上人他日試扣識者吾山松根似亦可用此也

人中白者凝盤內積起白垢也亦秋石之類刮取置新瓦上火逼令乾溫湯調服治鼻衄如神夷堅志

徐子方患臂痛□□孟自江西錄至一方用平胃散加丁香縮砂服之如湯謂有奇效然以用藥言之恐止去風溼耳

江龍溪一帖云去年得下血疾年半有餘今春誤食胡桃復嘔血升餘若然則胡桃亦不可食

治卒中不省人事牙關緊急只是用蘇合香丸旋加麝香當門子一二錢用好麻油調灌之無不吐痰而甦者洪雲若嘗服此取效徐子方亦云然蓋好麻油最化痰試以麻油滴痰上痰卽化爲水百一方亦載此藥張月潤亦嘗用之作效

菝葜煮兔肉卽紅菝葜卽金剛根也

史亨甫治便血方用木香枳殼二味入豬臟中用無灰酒煮令極爛去臟以二味爲末作丸

吳保生言眼藥有九龍膏方用冬青葉一栲栳洗淨投錫器內用水滿煮令黑色及一半起入宜黃連十兩洗淨剉碎入冬青水中煎慢火熬至僅有一盞膠粘如餳然後以起重絹濾過令極冷入腦子二錢半礁子內封藏每用少許點眼

又云痰藥玉屑丸用南星半夏各二兩白礬飛過一兩爲末入二砂子二兩礞黃硝石卽寒水之砂同和如梧子大每服五六十丸薑湯下

俞老醫云腎家怕四子曰梔子萊頓子嫩槲子蔴市子或作世子此皆醫行市語也

志雅堂雜鈔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志雅堂雜鈔卷下

弁陽老人周密公謹纂

陰陽算術

推閏約法云欲知來歲閏先看壬之餘更查大小盡決定無差殊且如明年當閏止看今年冬至後零日謂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或遇小盡則餘七日來歲必閏七月或遇大盡則餘八日來歲則閏八月也皆倣此

苕村中丞墳坐庚向甲其側坐丁向癸片地可用

侍郎墳坐甲向庚　知軍墳坐乙向辛

娘子墳坐甲向庚 分金 知府墳坐卯向酉

知丞墳坐乙向申　安人墳坐巽向乾

菴基坐卯向酉

口各人口家山坐乙向辛或謂有卯水入廉貞皆云過宮不妨

甲戌之春余病瘧連日不出纔聞賈丞相丁母憂而去在朝京局皆往吊奠送之江干同官曾朝陽麟問余疾因云及此事丞相旦夕必再來余曰此公請歸之章凡十餘个逾有此不復來矣曾曰江西一術者其言極神前日來曾扣之云此人不出今年必再來尚可濯洗一番然自此以往凶不可言矣余深以為不然至秋度宗上升纔而有出師不返之事果如其言惜當時不曾扣術者姓名耳

壬申歲應山在維揚制閫日尚少保爲一降仙者嘗歆號曰李醉施州人凡有所禱令人自書一紙實卷之彼以香一片令自禱自緘書神并金紙一陌焚於其前爐中然後索酒痛飲至四五斗乃潑墨大書或草

或書卦影或賦詩詞之類多至數十紙皆粲然可讀其中所扣之事多有驗者一日應山宿書扣襄樊事醉後大書十字曰上下有朋來土鼠醉天道每字徑尺餘至甲戌歲度宗升遐度宗庚子生庚子屬土所謂土鼠者也其後又有一僧名智永者亦留人亦能降仙其法乃以白紙一幅令各自禱而訖自緘封卓立置神几前纔而倚紙自倒開而視之滿紙皆字所答多有驗者

鬼谷算一名隔牆算其法先將錢不拘多少三數數之凡遇剩一則下七十二則下百四十次五數數之剩一則下二十一二則下四十二又七數數之剩一則下十五二則下三十總計其數然後退一百五或多則退二百十之外餘者即是見在錢數也有一詩隱括云三歲孩兒七十稀五留廿一事尤奇七度上元重相會寒食清明便可知（按此法取相乘之數也如三則以五七相乘數倍之五則以三七相乘之數七則以三五相乘數合之得百零五）

又有一戲名二十八宿者亦佳法用二十八文先於內一文置左二文置右令人隨意移之兩錢歸兩一錢歸一仍高聲呼喝聽其所喝聲數除十二文外多則除二十四餘者一則喝一即是一邊之數

又有一分錢法不拘錢多少或五或七任作幾堆假如九堆每堆三錢則以八堆作一堆其一堆內又以二錢歸衆堆外其餘列成行每堆各分以錢可零碎迭一二錢分之庶不覺也其餘則尚有九錢又總而分之則正停無剩餘矣

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利爲市井之行伯幾云揚州上直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瀚非他處之比此說頗新

推節氣法但隔十五日兩時辰零五刻推之即是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即是雨水節後皆倣此

推立春法每年但相去五日三時辰推之假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在己巳日卯時立春者夫刻數則如前法推之

近世術者著記四柱

仙佛

佛藏中有龍王經一卷其實四句偈也云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凡往來江湖者或遇風濤作覺宜多書此經投之即平息善溺或有溺死鬼魅溪井之間多書投之亦得安妥

近日諸僧有言云靈隱伏虎巖演福澤雲夢大院有任了小院又賣去

佛書五種不男生慳妒變半五種不女螺筋鼓角綵此段可於藏經中更放子細入梵語中

伯顏丞相嘗至于闐國有於其國中開井得玉佛一尊高三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今已貢燕尚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其重大不可具載而來父約必鑿為三四段而破矣

胡天放能降仙二十年前有二扇子降仙卜前程云前程事阿阿如今只如此向後欲如何又嘗請仙其忽題蹤可畏縊時書一詩云百戰關關鐵馬雄尚餘壯氣凜秋風有時醉倚吳山望腸斷中原一夢中後大書鄂字人始知為武穆也

近日趙一鑒湖天長觀有道士為僧獻觀于總攝所云

照得賀知真者本是小人倘託史越王聲勢將寺改
為道院今欲仍改為寺于是徑從其說觀者無不發
大噱也

臨平明因尼寺大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
者供寢于是寺中專作一寮儲尼之常有淫濫者以
供不時之需名曰明因尼站謝官

夜歸呪靈寶藏經韻汝之名汝有五鬼名曰攝精吾知
汝的速離吾身太上律令化汝為塵急急如太上帝
君律令敕臨睡時面北叩齒七遍朝晨無事身極吳山錄

北關接待寺寺額乃吳傅朋書敕賜行之院初屬甚小
其後展而大之頗失當能其右廡有古觀音殿亦傅
朋書觀音銅像高丈餘唐物也其高壁一堵作水波
頗有洶湧意蓋毘陵太平寺之類其前殿門咸殿亦
舊物外有給泉庫石碑立于側其文乃錫杖翁撰姜
堯章書佛藍神佑相公不知何神也此寺乃淳熙間
道者喻銅陀開山若施水飯僧於此地有大石井見
在其深六丈泉極清冽喻有塔頭在法堂之左題云
燒二十萬僧喻彌陀塔頭此余所未至辛卯春因送

志雅堂雜鈔卷下　六　志雅堂叢書

沈府判省至烏

辛卯正月二十三日胡天放降仙馬巫文弋陽人地仙
玉華山詩云玉樓雲淡曉光浮中有飛仙駕鶴游下
界此時方熟睡誰尋紫氣問青牛又九章入卦有元
機東壁沈沈白落暉萬古流芳光徹在他年丁令鶴
重歸又寸寸量來只麽休到頭名利一浮漚我今不
預人間事一片晴雲在玉樓問刊書之事何時可辦
云有一二君子主之何慮不成問何時可成云只在
今秋問幾月日九月成

二月初三日降仙三茅吳真人詩云深深門巷老翁家
自寫銅瓶浸杏花喚起承平當日夢令人轉憶舊京
華柳杏詩云岸曲紛紛已弄烟園林點點欲爭然何
人折取歸深院兩樣風光在眼前鄭文選九洞云掩
露棲風海嶠來飄棲寂寂自樓臺春光不比承平日
淚眼看花薦一杯張君有看山書房吏人云入千里
路到杭郡城郭人民幾變遷惟有吳山青不改令威
何日是歸年浩然齋詩宇宙寥寥一粒中前驅無始
後無終可憐坐井觀天者心境何人似此翁天放云

志雅堂雜鈔卷下　七　志雅堂叢書

胡君此號出莊凜凜霜蹄徧八荒不受人間籠絡
手石龜夢看海生桑蒲澹云光轉東風弄暖天永和
人物何依然誰憐翩翩偶淒涼客倚策愁吟楚澤邊方
武夷簫人潛夫之友也壺山是舍姪信仲今為太陽
洞主求賦筆詩云貌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拔穎縛尖
圓拙夫堪笑堆成冢容曾闕埽似椽衡下玉蜍滴
夜月几間無實剪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
恐不然朱孤硯云氷永燒鉛洞日泉洞前怪石是誰
鑴稟孤猶有餘丹在聊贈濂溪陸地仙

天放請仙法先念淨天地呪洞中元虛次念北斗呪呪
斗又次順念禍地呪七遍又口念禍諱呪七徧畫符
斗斗四圍內先寫無字次寫魁魓魒魖魌魋仍念
訣次念四句呪云我今請大仙願降蓬萊闕騎鶴下
雲端談風詠明月不絕口念之

辛卯十二月初六日天放降仙江寧王大圭至詩云六
朝盛事總成塵結綺樓前草自春一曲後庭何處覓
空留片件倚闌人又問王中金今何在云在冥司幽
滯木化白詩云大上人間只寸心烟花兩意抑何深

志雅堂雜鈔卷下　八　志雅堂叢書

十年倚行術頭恨燕子樓空斷素琴又詩云繡閣朱
簾小木殘中年何事早枸攣春風詞筆時塵暗手拂
冰絃脈夢寒又願如心齋詩云聖門大訓已昭垂不
願于人不可施但守寸心如此戒自新德業有大知
又作詩云午夜沈沈坐草窗滿心消盡玉爐香一杯
滿飲乾坤窄不待封侯入醉鄉

心經所謂五蘊皆空者色受想行識也

唵摩尼達哩吽機吒實樓關呪治妖祟

西天三藏法師金總持釋迦往生三真言凡人死而未
解脫或沈滯不超脫者或為誦之或為書無不應其
一曰唵牟尼牟尼摩訶牟那曳莎賀其二曰唵送嚕
律呢娑縛訶其三曰唵唎呢律呢娑縛訶

袁堅志一卷載韓椿年於父枕中得天童護命經一卷
題云梁先生所授凡二百九十二字校今所行多一
百七字且無言六破句傳之者以禦魍魅極為靈驗
其文曰太上曰皇天生我皇地載我日月照我星辰
榮我諸仙舉我司命與我太乙任我玉皇詔我三官
保我五帝衛我北辰相我南極佑我北斗輔我三台

志雅堂雜鈔卷下　九　志雅堂叢書

護我金童侍我玉女從我六甲直我六丁進我天門
閉我地戶通我山澤容我江河渡我風雨送我雷電
隨我八卦尊我九宮迎我陰陽宗我五行符我四時
成我我命者我大道元籍三官升降上下往來無窮
不忽金飾玉漿所求皆至虛梵日月與天為誓魁魓
魁魓魒魖魁星所求者得所向者亨所願者合所為
者成種種變化與道合真何神不使何令不行前有
朱雀後有元武左有青龍右有白虎上有華蓋下有
魁罡神通光殿威鎮十方愛我者生惡我者殃謀我

者死憎我者亡孁童神女坡雅金剛三千六百常在
我傍執節捧符與我同游天上㨂京皆大吉昌金錄
玉書二十四符與星歷俱急急如律令

楞嚴經有云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即不休能生愛水
是故衆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
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婬
男女二根自然流液又曰婬習交接發於相摩

金方叔諱吾上庠人嘗剏止菴於其家客有降仙者忽
請石曼卿至金乃求止菴記仙即書云山名止山水

名止水名實相副斯爲可記今子之心一日千里吾
見其進未見其止待子他日明艮之旨然後爲之未
爲晚矣此事得之下砂瞿廷發館人張叔夏梅野

后稷封於邰七世孫古公亶父徙居岐山之周原後因
爲氏曰周見柳文渼原廟記

書史

前輩謂史記中蘇張傳佳西漢趙廣漢東方朔東漢馬
援傳皆其一家爲尤工

頤卦初九曰舍爾靈龜六四曰虎視眈眈二者正不相
類何哉愚謂天下善養息者莫如龜善養威者莫如
虎故聖人取斯二者以爲自養之道

風馬牛事服虔注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今人不
省子昵昵於游蕩者亦謂之風子豈此意耶

春秋襄公二十七年盟於宋衛石惡在焉公羊曰惡人
之徒在是矣公羊何以遂誅爲惡人梁武曰其臣何
遜不遜吳均不均否謂未异則爲异矣

史正志字志道丹陽人嘗摭□古東南用兵於西北事
凡五十篇曰恢復要覽上之朝且指張魏公之失謂

當去其輕脫嘗試之說爲萬全之舉

孔子以匹夫而行天子賞罰定褒貶於一字之間以侯
後世且當是時諸侯卿大夫之子孫皆在故定哀之
間多微詞以其近也然則聖人褒貶之意而功罪是
非可推也矣

借到周存博三書一曰容齋筆記謝采伯所著三卷有
經解史考文藝之類下卷有集方雜說頗有見聞美
脩其字也二曰中台志唐人所著前有表稱臣鑒專
言宰輔之賢否分皇王霸亂亡五道畧載各人本末
皇道上十人殷伊陟傅說周呂望召公齊晏嬰鄭□
楚荆公子漢曹參陳平周勃皇道下五人漢邴吉後
周于謹唐魏徵房元齡馬周王道上八人殷伊尹周
公孔子蕭何田千秋公孫宏霍光金日磾王道中八
人顧雍荀彧孔光鮑照楊震陳羣魏王朗吳張昭
王道下七人晉張華謝安魏古弼宋王宏梁范雲隋
蘇威高熲霸道上五人齊和高魏吳起鄭子產秦百
里奚公孫鞅霸道下五人蜀諸葛亮前秦王猛後魏
崔元伯晉郤高允亂道上四人秦呂不韋後漢梁冀

晉趙王倫桓溫亂道中四人梁沈約北齊和士開後
周宇文護隋宇文述亡道五人梁朱异北齊高阿那
肱隋楊素裴蘊虞世基此書全無義理三曰東軒筆
記前卷述雜說後卷乃其自作文略無高論魏泰之
書既名此今其名又同則知此人全不曾讀書及觀
其文之紕繆者疑爲閩人繆士急於沽名者耳三山
人黃履也又鑒堂朝野遺事趙子崧所編朝野雜事

十七史史記前漢後漢三國晉書宋齊梁陳後魏北齊
後周共七書隋書唐書及五代史

朱一貫六公碧梧所集經傳書以蔡爲主春秋以張主
一爲主易以朱程爲主詩以呂朱爲主二禮大記別
傳諸說史有說史句□自五史□上以□□年以一
卷末了又有史□□其餘著述甚多又自著番陽遺
老傳梧翁六子長端復□孫及謝虛舟尊之子也

直齋所著書有言書解一冊易解禮辯錄史鈔

韋居所著九流鈔乃分雜文雜事各分九流總與二冊
及近世諸人出處小傳温公綱目□上標題禮記亦
有集解節錄之類又有格菴一書及本朝中興後事

極詳韋居有詩話□家乘沈明遠南北國語

乙丑八月借到趙與峕書錄外鈔一帙舉作五詩話易
解三易繫一

韓維主一云其交雜則有批注孝經甚詳及有批點詩
書易三經及有故事數項又言越中有張景偁號雲
所乃樓鑰之姪有雜書名牽爾錄多至二三十冊無
所不備又有叢華編載甲戌以來雜事甚詳其家朝
報甚齊整但恐不借耳

子昂云高耻堂有易說詩書解之類尤好

借到周存博釋參軍集祖無擇作序凡三卷京本又朝
士試十卷李石撰看朝廷故事也然亦無甚高論

姚子敬處有耻堂易解說又有增損杜佑通典甚佳其
家只有一本恐難借出又有唐仲友南渡精義有陳
本齋詩話鈔直齋書傳雪林詩家糾繆

庚寅八月初三日陳無逸云耻堂有所著徽宗建炎錄一
書甚好三卯錄耻堂詩說易解本齋所鈔本朝帝紀
所脩國史五十餘卷并志理宗朝朝報一齊欲借度
宗一朝耻堂家有續通典甚佳在耻堂家直齋書解

秀巖全集及詩鈔之類可惜
余向聞李獻可自號雙溪门吏云昔者李仁父爲長編作大木㕑十枚每㕑作抽替六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應有所聞片紙必歸本匣却就每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井然有條可爲法也
王聖予嘗輯對兆一書共精凡十餘册止於三字如獅子禰鳳兒花掖脚夫開口姊面花牙藥之類
尚書竄四凶云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於羽山或謂鯀有汨陳五行之罪共工爲不周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教之罪特不知驩兜以何罪而同罰或解云鯀乃驩兜所薦以其所薦非才故同此罪耳師道云不知出何書
孟子馮婦搏虎一章閻元莊云有一家以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斷句後之攘臂下車衆皆說之其爲士者笑之與前札對亦自有義
賈師憲嘗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少勝多如赤壁淝水之類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又刊全唐詩話三帙蓋即唐本事詩中事也又嘗自摸本朝十三朝國史

及會要雜說中事如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隨鈔版雖刊未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援書多有見所未見者廖羣玉諸書則始於景開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雖鋪張過實然文字古雅頗奇可喜江子遠李祥文諸公皆有跋其後開九經凡用十餘本對定各委本經人點對又圈句讀極其精妙皆以撫州單鈔清江紙造油烟墨印刷其裝飾至以泥金爲籤然或者惜其刪略經注爲可議耳所開韓柳文尤精好又節一禮本傳以便童蒙習讀者亦佳又開文選于建寧

其後又欲開戰國策及蘇東坡詩以海陵顧注爲祖而益以他注未暇人梓而國事異矣
昔人有言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雖備言宮爵侍御賓客之盛皆不過一二句而止於稱聲色之奉則云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坐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至累數十言顧以此譏退之然予以爲豈特退之爲然如宋玉招魂高堂邃宇翠翹珠被敢獵之類亦不過數語至於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

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脩態絚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閒些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以至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又大招亦云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姱脩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嫣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肯累百餘言極其摹寫女色燕婉之盛是知聲色之移人古今皆然不特退之之言也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注曰好口輔也大招述婦人之美亦有靨輔奇牙之語可謂善於形容後人雖極形容女色乃不及於口輔何耶輔卽俗所謂笑靨是也癸巳九月觀楚辭戲書爲選

之解嘲
癸巳十月借君玉買到雜書儋贊寶要言三卷寓本如蔡邕獨斷皆事物雲齋廣錄十卷北本小記靈怪內有四和香及豪俠張義傳洛陽古今記事王正倫河南志之類尤齊視聽鈔三卷國子博士吳莘商卿湖州人乾淳間人多言審中事景雲天祚永歸錄所言睿宗龍飛先兆大歷開嘉時和撰貞陵十七事唐令狐澄纂言宣宗聖德十七事甘露記言王涯甘露之禍乙卯記太和九年唐李潛用撰亦說甘露之事其言不公
後漢書列女傳凡十七人晉書列女傳凡三十四人南史孝義傳十三人北史列女傳凡三十四人隋書列女傳十五人舊唐書列女傳三十人新唐書列女傳四十七人共一百九十人皆后妃母妻女子獨有符堅妾張氏一人而已置妻以賤不得書耶抑無人耶然卹今之妻能守節義而死者尤爲可書矣
易爻詞內難解者如先號咷而後笑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之類

甚多諸儒堅欲以理通或以互體象言之愈鑿愈遠不通以余鄙見觀之此正如今時劉樞幹等卦影一般或一人射雁一人射鹿一婦人哭一男子笑一舟遇風一屋側仆在一時雖卜者亦不能解俟至異時則其說遂驗蓋得此卦及爻則有此象占者吉凶寓焉豈區區可以理推哉此余之縱見如此特不知前輩曾有與余同此見否漫書於此當與前輩訂之繫辭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經又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用此像字其意曉然甲午夏玩易書此

晦菴語錄云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畧說如此乃不失文王本意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但今未暇整頓耳向見老儒括蒼葉先生大巖云晦菴此語似乎不滿孔子彖辭之意別欲與文王重作彖辭無奈孔子已作耳故不得已言却於孔子彖辭發之耳晦菴聰明至古人說話無一个中他意雖孔子彖易之辭亦不然之也可笑此語已聞之五十年

井九二井谷射鮒易傳或以爲蝦或以爲蟇程沙隨以

爲蝦蟆朱子發以爲蛙程明道以爲蝸牛考之[illegible]鮒扶句反鯖魚然鯖鯽二字並同予亦切注云鮒也蓋今之鯽魚耳莊子涸鮒亦以爲鯽魚然今有魚如鯖而四須巨口善食水蟲故人家井中多畜之俗呼爲彈魚得非井卦所推者乎

衛山齋云鄉先生言關雎后妃之德法家皆以爲夫人似非也蓋后即君也妃乃夫人以夫人爲后乃自秦始然也當考

渙之爲卦坎下巽上坎水也巽木也卦辭則曰利涉大川彖釋之曰乘木有功蓋取巽木之象明矣然而大象則曰風行水上渙何也余以管見窺之蓋乘木之有功非風行水上則乘木恐不能有其功爲今夫萬斛之舟十幅之帆頃刻千里非風水使之何以奏利涉之功哉此義前輩未有發之者姑書以諗知者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王輔嗣云二存一於道陋矣晦菴知其爲法所以本義注啓蒙多以卜筮言之然知其爲卜筮之道而言之則可使雖知其爲卜筮而不知其所以卜筮之道而復以指天下言卜筮則亦何異

同浴而譏裸裎乎

伊川不滿於宣仁故注易有云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后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惟有黃裳元吉之戒其實用此寓意耳前輩亦嘗言之矣然胡明仲作讀史管見論武后革命則即舉此語以言之蓋不悟其本有所謂也及毛伯玉主易傳乃大闢其非曰甚矣正叔之陋也即子於君父皆陰也羿莽是也何必專以女媧武后當之必以婦人爲陰此亦兒童之見耳况女媧事不經見若武后之變固未甚於羿莽也而謂彼猶可言殆有所忌乎之態胡明仲宗主程氏一至於此得無所見偶同耶抑私其所主耶樂正子輿謂公子牟曰子以公孫龍之喻皆餘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乎晦菴則知此語有爲而發乃故宛曲爲之說曰伊川與武氏女媧之事看來要入議論教人向別處說此文何甞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所謂欲蓋彌彰也

陳本齋端明云一部晉書其間只是以世說分入又改易得一語不佳且入許多閒文字在內可謂冗長止

有敢記差勝且皆手節抄記爲一書方欲借抄本出而公已仙矣

陳本齋馬碧梧高耻堂陳聖觀皆世變後極意譔史著述甚富而手抄之書日以萬字有類日課蓋閑中無以消遣故也本齋抄佛書尤多如華嚴經合論楞伽等釋皆手鈔之

臨禊帖　續抄

余家有墨梅圖不知所出後見後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梅方知所出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兩字有邊轉筆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卷乃無有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行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以字筆法且倍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佳本

王逸少禊帖序文章妙天下而不得入文選書筆妙天下今古而不得列於官帖

圖畫對面稍熟似覺厭足久別展往行步徙倚玩之忽

漫驚曰更有新意余家所藏甚鮮少由此當者多書

劉斯立學易堂語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云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以草書發之

衡州有華光山其長老衆仁能作墨梅所謂華光梅是也

王井西收得唐時古書一冊名文思要覽今在伯幾家

按察劉大使君玉家有智永千文真跡首尾全奇物也

于昂云作畫糊稍法用雪糕細細搥碎湯泡開用之既不惹叉牢而不脫勝於麪糊多矣

粘經縫用生糊乃是用生豆研極細以水生調粘之即不用熟者此與金孫璧所傳背書用小粉熟作糊爲熟餬用既不惹叉堅牢而不爲蝸蟲所傷極佳

乙丑六月廿一日同伯幾訪喬仲山運判觀書　吳道子火星　智永真草千文有永興節度使印及韓氏背印　李伯時女孝經伯時自書不全　胡瓌番騎

神致極妙　郭忠恕飛仙故實界畫粗而山水佳
董元山水　巨然溪山下有一舟四人樓絕妍　王
維摩像其像如生　李思訓溪山滿山皆小樹甚
奇　張萱彈琴宮女　僧貫休羅漢　衛賢高士上
作楚狂接輿下作伯鸞孟光絕妙　張符牧牛大抵
皆宣和御府之物有宣和御題及宣和大觀印及齋
思東閣大印其後入大金章宗朝試蕩去舊印用明
昌印明昌御府明昌中祕明昌珍玩及明昌御覽大
印軸桿皆用檀香四合而成蓋恐木性不乳故也畢
卷皆高麗紙內數軸後有大金密國公樗軒收附題
字又於案間有一石硯屏其山橫山如小山下有樹
木儼然米南宮得色遺也竟莫知何石　汝窰一小
爐二釜一瓶極佳畫壁一山亦佳
焦經應達鄉有三寶其一孫過庭書譜真跡上下兩卷
其二王逸少十七帖真跡五紙其三不出戶琴一張
其品在御府春雷之上不輕以示人也余嘗在伯幾
家見書譜宣和御題用阜綾檀香軸桿白瑪瑙簪頂
軸高麗紙睹卷黃夾羅裝褙香小牌皆當時物也後

有御府大璽及前輩數跋甚奇
伯幾所收有重與和溫鳥謝公真跡一幅乃用繭紙字
極清不類右軍書後有柴璀駙馬跋乃楊和王府物
也
文思博要帝王部一卷唐類書也所引書內蓟子慎子
尺子及三蔣陵符及文選內諸事皆在焉又有蘇子
數書不知何人皆古書也大寶十二年書臣謝□
南書字極遒麗大率如唐人寫經手至唐大中年間
方自館中被書中揀出是時亦止存一卷而已卷後

用史館新鑄印及列管典之人及三校姓名甚整齊
那卷皆紹興間人題跋如蔡元長周美成晁説之的
紹彭諸人皆在焉內有題下周方宮不知何人恐是
吾族未可知也王子慶物待之來可與
又有畢彬覽書切韻一卷其書一先為二十二先二十
四仙不可曉字畫尤古
己丑閏十月二十一日至王子慶家見周昉臨六朝人
天宮寺其妙李成寒林一幅奇絕下有碑乃看碑圖
狀其半題云李成畫樹石王崇畫人物人物則不復

可見矣喬仲山透光鏡博古圖有之乃六朝時物非
漢鏡也霍清夫云火浣布乃北方石炭之絲然而織
之非火鼠毛也按石炭即煤豈能成絲今保定縣有不灰木其木緬土人往往以之試丸投火爐中石臥即成灰而木不損以之成布或然
王子慶得李唐所畫晉文公復國圖一卷本有上下
兩卷今止有上卷乃思陵御題上有乾卦小璽下有
希世藏小印其所作人物樹木之類絕似伯時所作
自成一家信知名下無虛士而予前此則未見也今
歸喬仲山
王介石有東丹王贊華所畫番部行程圖前有道君御
題後復有題云世所謂東丹王者也所畫絕妙與王
子慶所藏圖相伯仲又鄧王題唐人臨六朝人畫七
賢宗子公儀畫魚一卷丁晞韓字合子畫孝經一卷
書畫皆精妙後有元暉跋未見跋尼則以為伯時作
紙畫四片絕佳王子慶以為安元府王詵臨小李將
軍山水高麗紙上畫謝毛梅花亦佳
保定中發家盛行有途發向門家者其棺上有木券所
貯皆法書名畫甚多時鮮于正翁楷為公田分司得其

蘭亭一卷真定武物也後有陸放翁諸公跋其精神
透出紙外與尋常者絕殊正翁極寶之然爲尸氣所
侵其臭不可近雖用沈腦薰焙數十次亦不盡去皮
殺之以爲恨能去尸氣因以檀香函貯之惜爲庸工
裁過短殤於所爲今□□□入字云
王介石家有唐劉艮媦告及咸通中吳通微所書恭
告字體極佳米南宮有跋又有江南賜周用鄉詔用
書詔之印又有東坡書秦君跋二小詩及杭妓周韶
能小詩蘇子容過杭韶求脫籍子容令即席賦詩有
云隴鸚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籍中皆作詩
爲送丙有胡楚龍靚二妓者詩長作此不知志林中
有無又有米老自書東山湖陽巖海岳庵圖率意而
寫極存天趣海岳庵西朝陽巖背焦山其側有早來
堂其後自書海岳菴賦并五詩筆意墨色奇絕作物
也又有李建中一絕句有云鶯已無辭花已老誰知
三月盡頭時亦佳何也
七月二十五日訪王子慶見御題海鷟海棠一枝上有
一蝶伯時白描下圖師子圖後有伯時自跋一段

李建中古蕭尉風后廟碑一卷甚佳乃王駙馬家物
上有數印甚佳王詵本字晉卿今印文乃用此進字
此二字必通用故也又一印文曰晉卿珍玩乃作也
字晉卿晉卿此樣式前此未及見也又于一卷中見有人
用保母帖中曲水硯樣內作古篆此亦好奇之士也
牛僧孺太湖石記觀瀾文艮岳石名也雲谷雜記涉獵
章及石譜等作一則
張漢卿作歸去來辭印紙夷堅志淳熙三年雲谷雜記
涉獵章劉漢堂亦批印紙

徐鉉有哭南唐後主詩又有李煜墓碑並載言其不忠
于舊主則無從敬於新主之意
併元謁見太宗小本御容錦卸襆頭上插花五六枝衣
金龍袍五束帶描金龍軟鞾手持毬杖舟毬神采英
武重厚眞天人也上下有題字此必天章閣本也藏
王子慶家
辛卯六月十三日郭北山祐之細觀書畫於鑄子非提
控家畫之佳者有吳道子衆師佛絶佳其次粉本坐
神五大王像有劉大年收藏題字仲元收附眞一大

幅假古甚有手持草卤前后植二劍筆墨工甚又有
神五衆一軸竹炎生筆也盡上各有尚書省印及秘
書有印並宋祕閣物也其次有李成風雨圖一幅奇
甚荆元者色山水一卷陳閎畫馬餘品頗多然皆不
能如上數種　昔之佳者右軍得告帖眞跡快雪帖
眞跡趙模臨蘭亭眞本乃李山房家藏縫有五世印
後有山房李常公擇長印及梁人臨軍書等五帖並
更精紙有書詠陳後主詩及臨帖二以爲斷然亦未
必也褚河南小楷西昇經奇妙徐浩寶林寺詩眞跡
又米元章書仲尼夢奠一帖元物有故物蘭亭一極精
神陳德翁家本定武眞本無疑汝南公主墓志眞本
處皆後有米跋唐琴一名萬壑松極淸實可愛餘皆
不能悉記
司德用家王維補衮圖單幅小直幅徽宗題前有使詭
負印後有大觀政和二璽上作圖皆古木數株枝梢
全似李成者亦有數舟艤淺打魚人物甚佳
郭祐之家藏李成寒林一軸有丁印簽郎李成題字古
木虯枝而其下水乃作灘泉疑即李成筆也張藻松

泉漱石一手卷高宗御題前後印並全藻本名燦又
有通唐人與畢宏同時雖舊然無奇處公權□然律
大尹帖佳眞鄉得告帖乘更夢眞帖本中齋物小李
將軍着色山水小片佳萬壑松琴一張亦淸妙
辛卯十二月二十五日司德用以所有畫十一軸見示
李成四單幅吳道子火星一徽宗御題右丞補衮圖
明昌七印王端人物宣和伯時維摩白描湯子昇鍾
馗圖作獰鬼屠龍殺虎甚雄偉傳古龍
除日人以十四軸來觀尉遲乙僧天王小像郭祐之物
奸胡瓌吹觱篥元伯雜物絶妙張萱乳母抱嬰圖作
韓滉歸去圖雙牛作蹢躅孔雀平勘畫圖元康二印
平道長壽醉道士圖好郎文攜渡水僧雪聲蕉圖古
楞迦羅漢古屏策瀧只有一鷹係外來王尉馬長江
遠岫平北方之物楊光庭大刀吾薩變相雄偉
壬辰正月初三日訪張受益謙家出畫數种見示唐人
崑陽去來三幅一軸即米南宮書史所載者范寬三
幅又李山圖雄偉可喜寶鞋大師鶴二軸即米老畫
史中所載者或云薛稷艾宣萱草甚佳孔雀雙幅二

軸唐畫三官元王子慶物唐畫院學士蠟展圖絶妙張
萱戲貓士女妙千里著色山水十二幅平周防揮扇
圖小軸高宗御題絶品鄧隱白描十國圖後有劍南
樵子趙肖卿字跋雖太口又播所不及後尤延之有
跋亦伏堅之物闡是□奏差之物描法甚奇王幅董
元山水二幅蕭散不類常畫不知何以知爲董也
正月收燈夜張齊卿借尤會五官人□西牙人者來觀
至晝凡廿八軸內有仲元四老圍棋高宗御題絶妙
顧愷之水閣對奕亦自古無御題皆歸受益周文矩

織女宰宗御題亦佳一古木一幅自謂荆浩然雖高
古不知何人也胡瓌坐馬平黃筌牡丹後有奉華堂
印瑞文二印劉娘子物也過海天王好王齋翰平間
尚有之
近見德用范寬雪山後有遠山重疊董元卷子千
巖萬壑下有小屋村市市中有小人物裝點綵色不
類尋常所見董畫然亦自好又荆浩山水一軸所畫
屋檐皆仰起而樹石皆粗率與前尤會五者一般無
少異以鄙意觀之恐非荆浩也易元吉雙孔雀一軸

樹尤佳上有鵯鶋黃鸎木內有巢鼠有雙孔雀元王
井西物據有來恐非易筆有院體又宣和末畫人趙
林所作豫章逢故人雙幅凡四大船一小船遠見豫
章城郭雖甚精然不過院畫耳阮学蠟展圖字中坐
上裸下北鼻帕身子執蠟屐傍一人侍立手持貂尾
并冠蓋李所藏者有書廉中五書卷盃一盎一一
尊在側恐是六朝人畫也受益者是立軸
高彥敬處周文矩韓熙載夜宴圖紙本長七八尺前有
蘇國老題字內有題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十字
後又有蘇題議神筆絶妙此方是文矩眞跡也此是
大藏庫物監官張運副者示予向見沈和菴有此恐
即此物後歸王子慶今歸趙左丞矣
受益以米帖數册來觀詩文爲類手簡則別册闘是韓
平原故物中間多題魏公園池詩各有闘古珍玩大
印後歸之史衛王家凡如此五六十册一一精好亦
近世難得之物又李西臺新竹詩一卷後有蘇子美
跋乃買平章物皆奇品也（按玉照新志米帖十二卷此云五六十本恐有誤）
張姓之以徐熙芙蓉一軸欲十定衞賢縣鳴圖一片二

十千趙昌小折枝芍藥萱草兩片欲十千皆謝立齋
子如翁物也不及酬價還之
受益以米老家書一冊來觀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
花押兩様盡手跡不可曉片紙在後所謂虎兒者即
友仁
壬辰三月望至受益所見黃字一卷每字徑六寸許奇
甚後有覽古堂印亦楊氏物後歸之賈櫻桃枇杷二
片云是趙昌紙本因道人同往南梅江鎮守張萬戶
處出五手卷王維渡水僧高宗御題絶妙顧德謙孔
牛圖徽宗御題凡三牛二犢一牧兒奇絶陶穀書色
小窠菜凡二十種上題金陵陶縝筆禹觀府繇盤嶂
亦佳品獨崔白五禽圖未爲佳皆悅生堂物各有印
章及台州紙富庫印共開有一印云賢者而後樂此
甚可笑也
德用閻立本畫西旅貢師子圖甚佳師子黑色類熊而
猴貌大尾殊與今時所畫獅子不同彥敬云正與近
日所貢者同特無此大尾耳亦有白色者
伯幾云太平州有開本瘞鶴銘然不知何以爲別當繕

問之也又云孔子廟堂碑京北府無裂者乃佳
壬辰四月十日偕修竹訪月澗由御府所藏蘭亭類考
十冊凡百餘種高宗臨十七帖內一帖後有跋有一
琴色如桐葉玉鶴一隻并玉岳山琵琶徽內有字模
糊唐琴也名聲振天地彼不甚愛重外有玉軫足一
副甚佳而琴平
是日同訪鄒祐之出三天王畫一吳道子紙粉本僅盈
尺而作十一人凡數千百筆繁而不亂上有題字云
曹仲元與生畫本人吳皆以爲絶妙徐易甫[illegible]

字收附及陸永年印一尉遲乙僧生神神彩飛動一
立幅朱繇立神奇鬼大女奇詭之狀皆精品也又見
朱蒙帥佛小幅有祕省尚書省印又善神二小幅亦
祕省物有官印省印恐非吳然亦唐畫也張璪松石
高宗御題作張也許道寧雙幅山水內一華山圖映
中帖羲之後有米小字跋且極寒帖亦只是周臨趙
模蘭亭于文各一卷陶宏景畫版帖見東觀餘論後
世南書汝南公主真跡極佳唐臨王書二帖字體頗
嚴毅閻士羅畫孟浩然像亦歸之又董元著色山水

不及吾家山居圖又見張受益所收米帖內家書與
寅孫寅孫即友仁小字蓋生於寅年故山谷有虎兒
之稱
壬辰四月十七日修竹攜雜書帖來其間有臨拜月帖
及九月四日一帖佳又蘭亭一本入水者又高麗紙
畫四幅亦可觀他不足言也
李公麟山陰圖藏于慶家許元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
林縫用米姓之印睿思東閣印南紓李伯時爲霍端
米芾作公麟印甚奇米元章與李伯時說許元度王
逸少支道林謝安石當時同游遇於山陰南唐顧閎
中嘗畫爲山陰圖三英老僧貧之莫育示人伯時率
然落筆隨米老所說想像作此瀟灑有山陰放浪之
思元豐壬戌正月二十五日與何益之李君澤魏季
通同觀李琮記
壬戌正月過山陰伯時作迎若神明頓還舊觀襄陽
米芾
山陰圖長沙作一幅難稍三尺闊自歲丹青半塵腕
評將光色借吳綾神采森然動毫末臨卷歎張芝落

筆入妙思疏眉映期目白玉無泥滓堂堂偉思易想
見坦腹多山陰道士鶴目顴跌多秀氣右領將軍蕭
散精神一片雲東山太傅落落龍驤兼虎步旌倒支
公瘦骨寒丁少道風仲孫作
伯時爲米芾作山陰圖精神蕭爽令人顧接不暇今
歸希文家宣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楚師正同觀
米書自作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大書甚佳本向若水
泳家物後歸秋壑今在修竹處又天衣禪師碑一卷
亦米老書正可與前米爲對藏諸壁處
李公麟畫歸夫求高宗御題辭稱彭逐段皆附詞止跋
其後藏子慶家
李寶和尚自書詩後有諸公題跋縱修竹處李寶詩云
有無盡是兩頭語法祖因兩不立古木代兒孫列戶
牖一花五葉失真傳永嘉雖問曹溪路畢竟推門自
己禪根器終拔誠難遇惡透高原始出泉　道人詩
句須君讀老筆崢嶸自一家誰會林間相見事輿都
錯行亂飛花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周仲仁觀
百中神鋒詩妙手當時破敵藏因機餘花隨被無

人見半偈流傳豈易知元符三年建安陳師錫　李
寶傍邊又生一孔北邙山上千家萬家兔角龜毛竟
將何用子細思量不如珍重珍重珍重浮休居士
一幅昏昏半已空何人寫出自爲工從茲萬偈并千
頌擾亂春風卒未窮　襄陽米芾　真機昔振雲門路
祖席今多宗寶孫傳到慧林花果盛須知葉落總歸
根崇寧二年鶴林居士題　老子休去歇去道是
今傳古傳想見本來面目不離當處湛然崇寧癸未
高郵徐文

周子充丞相得名人帖必裝而藏之逢當家子孫輒
舉以予之曰此君家先人手澤也
趙子固效湯叔雅畫人子林圖作水仙一百一窠中林
最大號賽花朝上其後自跋云效湯所爲評者流落
北方子昂得之
先子向寓杭收異書太廟前尹氏鬻以彩畫三輔圖一
部求售每一宮殿各繪畫成圖甚精妙酬價不諧後
爲衛人柴氏所得近者右相麥賣禁中故書間有出
相彩畫本草一部極佳不知流落何所

郭祐之有御書十餘卷內太祖者河陽武林岡使身故
乞差人充替各有御筆處分時河南猶未下也御筆
上有用內合同印太宗者乃尹京時禁打捕廝役行
御押及行移書字甚草草可見五代人交苟簡用開
封府印乾德□年內者真宗數幅其後臣僚奏狀既
無銜位亦只押而不書名臣臣如此等殊不可曉
徽宗數幅皆處分諸事由中書省進呈短奏亦多不
急之事皆御筆親書照已書者及他云云是時庶事
皆不從廟堂斷決而獨斷細碎如此於是乎失爲君
之體矣又太宗朝獲到河北奸細供狀御批一二亦
可觀佑之遂見傳易然無有應之者
壬辰八月到王蔣生家閱畫幾數十軸其絕妙者有陸
探微摩利支菩薩出地細描一有四時徽宗御題并
四用宣和政和印及金書題神品上上　滕昌祐拒
霜野鳧上有一大蟬　邊鸞葵花五色花心皆凸出
數蝶皆袍花心不去此物原楊駙馬家物也　朱繇
天王坐像　徐熙山水人物上有仁宗飛白徐熙二
子一騎從者十餘人　關同山水　許道寧山水

黃荃書秋山詩意上有寫唐人六句　騎逸夜景一
何試去後兒　郭熙有一筆黑粗兮徐目以爲晚
恐不然　吊羽木石雙幅　王端出山佛　千里嘆
大幅一以爲逸盡而手恐非
張之益亦有一幅高居宋海棠折枝　馬和之二喬倚
傻觀書　崔白貓一魚一　厲歸真牛

志雅堂雜鈔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

右志雅堂雜鈔二卷宋周密撰按是書與癸辛雜識頗
刻於集所四記述朏日以元大德辛壁貫宋之遺老
也　四庫提要著錄附存目中作一卷此乞友黃石溪
明經所藏鈔本檢爲二卷刻之　提要謂其與所作雲
烟過眼錄癸辛雜識諸書互相出入而亦將有殊然卷
首有氏晬序已明言分類疏證間有一二條重見於所
各別錄中又備其論殷玉斧一條可資考證按元史禮
樂志紀劈正斧事頗詳故趙孟頫宮詞云天步將臨玉
斧來為過議遵宮詞云玉斧參差擁甚關徐大年讀
元史詩亦云斧號劈正當龍顏均未言宣和遺物獨陶
九成輟耕錄稱劈正斧以水蒼玉爲之高二尺有奇居
半之昔殷時流傳至今者朝會時一人執之立於陛下
酒海之前所以正人不正之意疑即本是書而較詳則
是嗯宋人九成元人故耳而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疏往
大年詩遂並及之序稱與楊和王有連據劉源女鈔與
和王諸孫大受有連和王甚繁引外湖之水以爲流觴
曲水大受猶其西偏以居草窗故亦爲杭人晚思歸老
弁山故號弁陽老人生於湖故又有四水潛夫之號鄭
元慶湖錄云溪故名四水舊人詩四水交流抱舍是
也王行半軒集有題其畫像宋遜既徂杭有弁陽周草
窗志節不屈云云其像藏長洲沈氏殆並重其人耳顧
趙雲松陔餘叢考則稱所著書在宋人說部中最可
觀詢能文之士而依附賈似道師其書可見其曾否造
膝雖不可考而其論多爲辭免以曲掩其過如汪立奏功
一條祭端銘一條據事直書自可於言外見意至刻奇
奇集一條則直謂其鈾張過實原未嘗彌縫掩覆也道
光庚戌秋季前一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吹劍錄

俞文豹著

吹劍錄

此編已刊行板壓蠹蝕不可復得因刪舊添
新再與續集並刊

余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乃今倦游索居京國應酬簡省心跡稍寧東坡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因名所居為堪隱掩關守泊條理故書以昔見聞與今所得信筆錄之莊子云吹劍首者吷而已吷許劣反謂無韻也淳祐三年人日括蒼俞文豹文蔚序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學到則理到年長則識長胡文定作春秋傳凡四十年屢刪屢改及書成舊錄存者無幾

溫公歸洛講孝經有二父老往聽講持簞食豆羹以獻公為享盡講庶人章講畢父老請曰自天子至士皆有詩庶人獨無何也公不能答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何晏注焉於虔反屬下句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注已無所敢死是以敢爲勇疑於塞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晦庵解以縮為直於義未安按廣韻注曰斂也退也謂自反而不能退縮是有闕心也雖褐寬博亦不惴焉自反而能退縮雖千萬人在前我無競心往亦無害

入則無法家拂士當如詩四方以無拂音咈講其忠鯁咈逆人意足相儆戒若依注作弼字則凡有位者皆弼士何足與法家敵國並言

萬章問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則不得妻

文豹謂君即父也以天子降二女於匹夫豈必聽命於其父母乎然一二千年傳聞之事無稽之問也若孔門則無此問答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何至如此不如賈誼云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以犬馬自待劉公鑾亦云遇人以犬馬彼將以犬馬自爲

范太史曰公劉非好貨乃厚民也太王非好色乃齊家也人君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特就宣王言之耳

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也按左氏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公不召而射鴻於囿及文子如戚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文子懼併孥于戚公使子蟜與之盟文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音斯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爲孫氏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射公孫丁觀此則尹公佗豈端人哉

帝度其心貊其德音爾雅曰貊安也定也言上帝度王季之心安其德音爾左傳乃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貊并下文爲九德杜預遂注曰莫然清淨鄭氏又引此釋本詩皆誤矣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下體根也言夫婦不以色衰相棄猶采葑菲不可以根苦而棄其葉注乃謂其根有美有惡坊記曰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言不兼根葉以盡利注乃謂無以其根美則取之苦則棄之惟左傳注爲得之晉臼季請用冀缺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葑菲之菜上善下惡不可以其惡而棄其善

武帝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按莊公元年書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蓋襄公翦國之强紀不能敵至於大去其國紀季以國入于齊伯姬憂憤而卒葬于他邦宗廟社稷一旦丘墟夫婦兄弟不能相保春秋方哀紀侯之滅亾善紀季之不廢宗祀安有大襄公之意

惟公羊謂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故有是言然齊詩則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安能上念九世之讎其滅紀也直以無道行之耳

晉侯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鯀殛于羽山化爲黃熊入于羽淵實爲夏郊柳子厚曰鯀禹之父故郊焉非爲熊也文豹謂凡夢飛走之物皆生氣也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乃生男子晉侯此夢其復生之兆故未幾而疾愈左傳注熊亦作能三足鼈也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能屬又爲鼈類東海人祭禹廟不

用熊白及鼈豈蘇化爲一物乎然漢書昌邑王見大熊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庭室將空也又玉篇注云獸似豕山居冬蟄毛詩及孟子注亦皆作獸恐非蟹屬

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一也物者事也凡人作事皆出於心心能專一何事不成如寫一字縫一針必專心一意然後端好稍不誠則鹵莽滅裂有始而無終矣由是言之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不可斯須無此誠

胡致堂曰論語言仁六十餘處獨荅樊遲以愛人韓愈

而後遂皆以愛命之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何所不有豈止愛乎漢唐諸儒皆未知此故曰軻之後不得其傳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謂其眞淳如赤子爾注乃云神明保祐之如父母於赤子又躁勝寒靜勝熱注勝極也春夏陽躁極則物死秋冬物靜極則熱熱則生二說皆非凡人心躁則煩熱故可勝寒心靜則清涼自不覺熱

曾摩言堯舜同出黃帝舜爲堯三年喪者以嘗臣堯也溫公曰史記不足信者同所出則舜娶堯女爲娶從祖姑學引大傳及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爲證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不當用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或問禘之說則託以不知意可見矣宋欲以桑林享晉侯荀罃辭焉者以諸侯不可當天子樂也晉劉弘都督荊州時總章樂人皆避亂焉或勸弘可作樂弘曰昔劉景升令杜夔爲天子合樂欲奏之夔曰爲天子樂而庭奏之恐非將軍本心唐韋皐帥嶺南作奉聖

樂于頔又作順聖樂呂夷簡謂禮樂非諸侯可擅興皆靡之孰謂讀儒書之國不知出此荊公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伊川曰介甫此言全不知事君人臣豈有過分事凡有所爲皆臣職之當然

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美曰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伯夷非武王者也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序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序泰誓曰武王伐殷序洪範曰武王勝殷殺受其罪湯武也甚矣但書法謹嚴語意含蓄讀者未知其爲罪之之辭漢王生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君有失臣不正言而伐之唐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贊伊尹謂此也此說正夫子之本旨惜當時諸儒見不及此故言以人靡韓文公伯夷頌雖甚激揚然終不敢斥言武王至東坡武王論出而後夫子之深意始大暴白於天不後世然謂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是又未究聖人之書法也蓋叛者忘

義而背其君者也弒者陰謀而賊其君者也叛與弒君臣之義雖絕君臣之分猶存至於湯武直以勢强力敵倡率天下以兵臨之視夏殷猶與國視桀紂猶匹夫伐之放之殺之夷然不顧略無君臣之分矣故書序曰伐曰勝曰放曰殺其罪過於叛與弒矣

李泰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敎人尊王孟子敎人爲王蓋是時周室微弱不齒於七國故孟子但知有齊宣梁惠爾孔子作春秋於吳楚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偃然稱之于以見此時雖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

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弒其君可乎或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爲是問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而爲湯武之地則當託以應天順人之說而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吾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故前輩謂湯武非賢君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

伯夷叔齊不顧其身爲萬世扶持名義夫子稱之昌黎頌之屈原怨懟其君離騷雖與日月爭光通鑑則併其

事削去而李太白乃云夷齊餓死終無成又云虛作離騷使人讀馬子才云屈原枉死汨羅水夷齊空餓西山坡潁濱上劉長安則又曰伯夷叔齊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弃人公豈未之思乎

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其罪武王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鋩不露自佛入中國凡爲其徒作碑記者皆務爲梵語獨公送文暢序不肯自叛其敎所謂法度森嚴也

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孔子荅陳司敗之問曰知禮蓋爲君諱也晉獻公惑驪姬之譖申生曰君安驪姬蓋爲父隱也唐天寶之亂兆於楊貴妃杜子美身罹其禍北征詩止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哀江頭詩雖稍述其事而惻然有黍離閔周之意至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直播其惡於衆略無忌憚

李太白作上皇西巡歌十首及歌永王璘渡江亦謂之東巡其第十章云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天皇欲度遼全無君臣之別矣

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予兄文龍嘗考其顛末以為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于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為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疎遠世數難考溫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況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為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稟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孔明開之以跨荊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為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許或都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越在荊棘閒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于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于

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為是說則獻帝無復業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備若亮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荊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于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為義帝縞素仗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即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故費詩以為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荀彧且以此備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且不肯臣之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曉曉以興復備室辭不知興復漢室為獻帝邪為劉備邪亮既有心於帝備矣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于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懇惻特忠於所事爾其于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

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于區區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于備即忠于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立劉盆子亦有辭于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為心若如亮之見則當同姓也亦可奉之為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于孔明之事無敢置異議于其閒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既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為續書之僭也余兄嘗以是說取解于同文館又有孔明識時務論板行王應奎曰宋俞文豹吹劍錄中有論孔明一則責其忠于劉備而不忠于漢為辭甚辨以予考之則其說非是夫孟子私淑孔子者也孔子意在尊周室故春秋之作加王于正以示大一統之義而孟子於齊梁之君則勉之以王不復以周室為言蓋知周之不可復興也漢之有獻帝非猶周之有顯王乎孔明之不復以漢帝為念倘孟子意也必執此以罪孔明而謂其不忠於漢是可與經而不可與權者也至謂備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尤於當日事勢有過隔而不近情者夫自操迎帝都許朝廷已在彼掌握中名必稟命而行是不啻以其情而輸之於操矣氏能與孫權敵乎又謂備非人望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目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夫出於敵人之口其加以惡名也固宜即使備之為備果非人望所歸也亮亦不得舍漢之宗室而反委身於人望所歸之姓也且備為漢宗室亮委身事之猶不免吹毛索瘢假使責身他姓吾不知後人之指摘更當何如又謂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帝猶必待天子之命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此尤與兒童之見無異夫當操之世天子已如贅旒其王其帝名為出自朝廷而實操陰有以使之假使備之稱號而必稟命天子彼天子之權已歸之操矣操其肯以尊號予敵乎總之論古人者不審時勢而望影亂談便如無理取鬧其不為有識所掩口者幾希

朱文公通鑑綱目以正名為先子雲仕于漢也于莽元鳳元年書莽大夫揚雄死以法言盛稱莽功德及作劇秦美新也淵明沒于宋也于文帝元嘉四年書曰晉徵士陶潛卒以潛自謂世為晉輔恥復屈身異代故不復仕也書武后事終始用中宗年號如云中宗嗣聖九年周武后如意元年九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蓋純用春秋筆法也然魏雖僭稱畢竟受禪于獻帝蜀雖劉氏宗溫公云昭烈稱中山靖王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紹漢統今綱目乃黜魏而以蜀為正統書魏曰魏主吳曰吳王公必有所見也

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為唐文

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名聖人又用其語故無嫌李白乃云狂歌笑孔丘韓文公云柄用儒雅崇丘軻荊公云驅馬臨風想聖丘馬子才云何必嫌恨傷丘軻然此猶可也杜子美醉時歌儒述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師名呼而儕之盜跖何也得罪于名教

原涉云家人寡婦始自約敕時意慕宋伯姬為人不幸為盜賊所污遂行淫矣雖知其非而不能改柳子厚河閒傳亦此意也如涉所云自足以勸戒何必極狀其淫

蕩之醜又捕蛇說即苛政猛于虎之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六百字文日勝質日衰可以觀世變矣

張宛上陳湯論曰自漢擊匈奴得單于者一陳湯耳封焉而著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　文豹謂以一時僥功賞之可也以矯制斬單于著之令甲非所以示大訓也

東坡曰唐無文章惟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　文豹謂曲眉而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數句可去

蘭亭記不入選者以天朗氣清春言秋景又絲竹管絃語重　文豹謂此特小疵如脩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又因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此數句甚無謂

滕王閣序本賦景物序游宴耳而自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至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凡三十來句無非怨辭蓋勃以殺官奴除名父竄時坐貶交趾今勃往省侍道出鍾陵適遇開宴因以洩其忿及去渡海溺死此文其讖歟

世稱王羲之以工書稱羅隱以工詩殷浩北伐羲之遺書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恐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宜退保長江引咎責躬更爲善治梁祖受禪隱說吳王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吳越自爲東帝何至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吳王始以隱爲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心甚義之此豈舒毫繫翰雕章琢句者所能出此

唐子西硯銘謂筆墨硯氣類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動者夭乎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此銘猶濂溪拙賦皆本于仁者壽之說然世道不古後生飄揚朴厚遲鈍之人懼不免于訕笑又安敢語此杜子美云曉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東坡云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公相待今安有

容齋草歷曰詔云兹履夏正載循漢朔按周禮正歲注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及董仲舒論正次王說則正讀爲政分明惟尙書正月上日注音正又音征曰征者本無意義正是襲秦語耳始皇以正旦生名政故改正爲征後代不當避

象山與晦庵辨濂溪無極太極之說往反數書累數千言晦庵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不能爲萬化根本象山曰易言太極書言皇極未嘗說無極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蓋此圖得于穆伯長伯長得于陳希

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爾老子之言不足據　文豹謂象山之說自有理但不合好已勝爾其卒也晦翁答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望其必同有浙士貽書曰二先生所習各已成熟必不能以相爲莫若置而勿論象山乃詆之曰此輩沈溺俗學悖戾若此亦可憐也蓋象山以所學自負語路彥彬曰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也其自負若此有下人乎

明道云新政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其事生民塗炭亦須兩分其罪象山荊公祠堂記蓋用此說而語人曰此是斷百年未了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其記有云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誉之言而不折之以正理平者無一二激者居八九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堅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同分之矣　文豹謂此記固不失爲忠恕然不知捨諸君子之所言何者爲正理荊公又豈可與之論正理

陳北山孔碩云江西之學多禪釋永嘉之學多功利　文豹謂與其功利也寧禪釋蓋釋氏本心止在化人爲善其本

旨止在識心見性耳

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象山知荊門上元當設醮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

韓文公佛骨表慷慨激烈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及潮陽之行瘴海冥濛炎風接援向來豪勇之氣銷鑠殆盡其謝表中誇述聖德披訴艱辛眞有悽慘可憐之狀至於佛法亦復屑意答孟簡書云潮州有僧號大顚聰明識道理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　文豹見宗門統要記公與顚問答疑其誕謾觀公此書似不誣也

嘉熙元年韃人破舒州朝廷遣楊將軍義移治宜城板築未畢韃騎奄至義僅以身免由是寄治舟中明年督府辟差閤門陳舍人失正於江之中楊柴洲爲治所　文豹偕其行以六月上澣到四望荏葦中有六七百家廬聚沙渚行五里泊寓池州天寧寺莊旋披荊棘營葺寓宇起

寨屋招兵民不兩月歸者已萬餘家所謂揚柴洲者介于舒池之間延袤八十里紹興間李成叛移治于此今又再移治焉以七月旦日上梁文豹爲文曰幽公西遷作室家于岐下衞人東徙建城市於楚丘皆因外患之來故作權時之舉眷舒陽之一鄉甲淮右之九州山林川澤之富饒號爲沃野閭里室家之晏然允謂樂郊自慘于虜騎之干戈盡翻作戰場之瓦礫室廬煨燼城邑丘墟散卒嬰兒草行露宿流民盼盼野處山棲進無生聚之門退有寇攘之患維茲洲渚介在江心昔逆成割據之時固嘗寄治今雖粗權宜之計爰卽建衙龜卜叶從鳩工舉事財用則貸之督府他無取辦之方工役則募之鄰邦特厚酬庸之直掌皇內外具體而微木石精麄隨宜而已姑且爲棲遲之策何敢求輪奐之爲龍舒太守雖生長于東南久宦游于西北顧瞻曠土懷想故邦風景不殊慨歎江山之異城池安在辛勤荆棘之披念百堵皆作者所以安周民而一日必葺者故能保魯國凡此權輿于創造蓋將根本于規恢屬舉修梁輒形善頌　東表裏山河指顧中牛犢又看耕曉露雞豚依舊

飽春風　西蕭瑟秋聲健馬蹄故壘功名思赤壁上流形勝接黃泥　南坐鬧朝天萬檣帆光動日邊龍冉冉勢雄江左虎眈眈　北目斷淮山思故國雄邊千里皖城高擎天一柱潛峯碧　上萬頃平疇歸一望稻畦水足擁黃雲麥隴風輕翻翠浪　下會看重復枌榆社塵清玉宇有賓鴻月沈煙障無嘶馬伏願上梁之後幕嫉僚宗庭省文書四民均樂于聚廬萬旅同歸于按堵雉魚入夢富紅廩之秋秔飛鵲安棲沈桑榆之夜柝人和協順天道好還五緯瑜光纏應中國滅胡之象四郊空

戰壘慰遺黎懷土之思

建康之溧陽有貞義女廟去縣四十里曰中橋按圖經女姓史伍子胥奔吳過此病困見女漂有飯一盂因乞食焉女不言而色授之子胥飯畢曰我得志必報汝女曰君年三十以母故不嫁今失色于男子何以見我母言訖沈水死子胥自吳還至此捐千金于水而去邑人取金立廟名其水曰金瀨至今四旁史姓甚多唐李白爲之記端平元年邑宰徐進齋謂禮新其廟文豹爲作奉安祝詞曰忠孝百行之冠冕節義天下之大閑由古及今

勇夫烈女有一于此則廟而祀焉所以厲風俗而表元元惟神淸英潔白性天一眞矢死而守志業漂以養親殺身成仁而不怨濟人于窮之而不言則孝與義爲兼全成忠淸之壯志振勾吳之霸權恥失色于男子甘比身於彭咸則忠與節爲兩存宜飾廟貌祀爲明神歲久圯毀荼爲荆榛乃鳩工役易舊而新傭工告備吉蠲良辰潔牲釃酒以落其成嗚呼王跡熄而俗化薄人欲熾而天理湮貞義如神者能幾人惟此方之俗習率勇敢于殺身豈貞義之遺烈猶隱然而在民尙英靈之默相轉澆訛而貞淳使勇敢者以義殺身者以仁祐風教之皇皇扶世道之陁陁則廟食斯土伊千萬春

善人爲國未必有赫然可喜之功然戮及衣冠善類則亂亾隨之夏之亾也以儕賢附勢商之亾也以棄三仁殺二侯周自春秋以來人材萃于列國王室以孤立而亾秦自坑戮儒生越三年而陳涉起西漢自殺望之堪猛王章等越二十年而王莽篡東漢自黨錮起越十五年而黃巾亂晉自殺張華裴頠解系等越五年而五胡擾唐自逐張九齡周子諒諸賢越十四年而祿山反自

白馬之禍越三年而唐亾

周益公曰漢所謂社稷臣乃在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文豹謂士大夫與其敏給也寧遲鈍敏給之人能辦事誠快人意然爲人主失人心耗元氣者常在于斯自昔武人多樸直文人多機巧立國之初風俗常厚者以武人用事也太平則尙文文勝則人益巧俗益薄矣以已長而形跡人短以已淸而形跡人汚皆取怨取禍之道我以廉正自守可也而位居通顯矯亢相高彼小人者惡直醜正胥甘心自處于汚穢乎東漢黨錮元祐黨籍皆以此激成中常侍張讓父喪名士無往者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感寔多所全宥故儒行欲毀方瓦合老子欲和光同塵士大夫其監於斯

陳侍郎公輔言今議者尙以王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自可取豈知學術不善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高宗曰今日之禍皆罪蔡京王黼不知生於安石文豹謂熙寧紛更之擾猶未見新法之慘逮章蔡以紹述之說破壞天下極而至于靖康之變始見安石之禍酷烈

隋高祖伐陳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救之

乎命治戰船投其柹於江曰若彼見之懼而能改吾復何求羊祜表請伐吳曰皓若毒而沒吳人改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吁祜之心何心哉當時皆以平吳爲喜惟山濤欲釋吳爲外懼濤言不見用晉亦以此速亾祜之識見愧於隋多於濤矣

隋之亾也兆於封倫之治宮室成於裴矩之伐遼東高德儒以孔雀爲鸞猶黃霸以鶡芬字爵爲神爵爾非指鹿爲馬之比太宗討西河德儒爲郡丞閉城拒守蓋忠於隋也及城陷太宗數以指鳥爲鸞之罪誅之矩倫非惟

苟免而生則高官厚祿死則賜諡立傳豈非幸不幸歟
屈到嗜芰將死戒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進芰屈建命去之柳子厚譏其無忠齊明帝祭宣皇以麪餅鴨臛音霍后筍鴨卵高皇肉膾莼羹后茗粣側革反粽及炙魚皆所嗜也溫公譏其非禮按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若荆州之鱃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祭法曰薦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美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然則三牲之外復致其所嗜亦禮經所許

後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對曰自奉詔蔬食至今主曰汝某處市魚爲羹某處市肉爲齋宦者慚服眞宗東封還勞從臣曰久蔬食不易王旦等謝樞密馬知節曰臣與旦同行無日不市肉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于酒食坎樽酒簋貳困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飲酒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向戍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名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神宗問荆公曰聞卿嫁女盛飾卿大儒亦如此
趙鳳女嫁馮道子道夫人常怒之鳳使乳嫗訴之累數百言道但云傳語親公今日好雪
齊以治民之官三年爲斷曰小滿然小滿乃節氣名故今人改曰紬滿
陸贄與趙璟同相德宗曰要重事勿與璟同奏密封來
宣武節度劉士寧爲李萬榮所殺上問之贄曰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初非朝旨此強弱之機願陛下謹之上欲且除一親王璜但奏不可制遂從中出異聞集云德宗一日見侍女上請問所從來曰故相竇參家奴因流涕參死之冤上怒詰曰我重伊常呼作陸九我貺伊綠衫便與伊緋衫著我使竇參方稱意須殺我殺卻伊平時常恨無權及權在伊手又卻軟如泥團野史雖未可盡信觀其臨處士寧事可見其卒于貶所或者殺竇參之報
魏文侯問相于李克克翟璜所舉知璜不可相而不敢言故但對以觀人之法東萊論之曰大凡身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止可泛言大體如今對州縣官言政只可說聽事當如何不可言某事是非某人曲直文豹因觀張乖崖自蜀還言王旦太平宰相爾眞宗默然他日復召對謂公曰王旦眞太平宰相仰視殿霤無他語觀此則知東萊之言是
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權者變通之物也非胸中所守者正則必流入于變詐故聖人不敢輕以許人其實權之爲用不可一日無居廟堂之上處危疑之際欲于立談之間轉禍爲福易危爲安若非假權以從事則未見其能有濟也溫嶠將去王敦恐錢鳳爲之謀因餞別起行酒擊鳳幘墮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敢不飲及發鳳後曰嶠于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少加辭色豈得便相讒二白是鳳謀不行 桓溫病求九錫謝安欲緩之令袁宏具草每草進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竟卒王鶴駕爲神策軍兵馬使代宗欲以白秀珪代之恐生變王祐甫召鶴駕與語留連久之秀珪已視事矣 裴度往淮西督戰恐翰林學士令狐楚沮軍事乃請改制誥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罷之

趙德明以民飢求糧百萬王文正公請其粟京師令其自來取德明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眞宗疾大漸八大王元儼留禁中不肯出偶翰林司以金盂供熟水李文定迪取筆攪水中王意其有毒即上馬去 曹樞密瑋知秦州有千數卒逃入虜中吏以告瑋不應吏亟言之瑋叱曰我固遣之汝反顯言耶虜聞誅殺之 西師失利議罷宦者監軍呂公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就委公擇其人公曰臣不與中官交無由知其賢否只令押班保舉不職者與同罪明日押班扣頭乞罷監軍 王拱辰權河北轉仁宗手詔罷之帥臣賈昌朝刻之樂木亭及提刑薛向乙再權之公侯其入奏遂毀亭上酒五行無他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已
仁宗舉疾執政欲宿禁中宦者白無故事文潞公令設醮于大內兩府宿殿廡行香 蔡卞欲毀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于策題中引神宗序文卞乃不敢毀
伊川出于呂申公公多賢疑焉東坡忌之服除三省奏召除館職子由曰但恐不靖爾簾中入其語東坡遂導諫議孔文仲奏頤爲呂門五鬼之魁貶管涪州蘇子容語坡曰公未可如此須見過其門者無不肅容會范太史亦爲之辨文仲始悟爲人所紿憤愧嘔血死伊川以元祐四年抵涪越五年東坡涉海
魏舒爲司徒正且朝罷以年老表送印綬莫有知者衞瓘曰每與公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文豹謂仕止久速其權在我何必斂形諸言李文簡燾除侍讀賦詩曰明年七十吾歸矣預買北關門外船至冬一疾不起樓攻媿既參大政屢欲丐閒至繪二疏以見意永嘉邵經國上詩曰聞道先生欲挂冠先生幾日

出長安去時莫待淋頭雨歸日須防徹骨寒已遂平生多少志莫令末路去留難二疏畢竟成何事留取他年作畫看

唐衡州刺史曹王皐爲李京果所陷以太妃老出則囚服就治入則擁笏垂紳及貶潮州以遷入賀德宗立復衡川方以實告淳祐元年浙漕王潛齋埜被論以母夫人年尊託言易除母曰我已知之汝又昔以忤時相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爲喜汝復何憂潛齋忠簡公介之子廣平麻思母亾欲遷王猛曰便速裝至暮出關州縣皆被符矣韓滉欲獻綾羅于奉天何士幹請行滉曰便過江士幹歸別則薪米儲峙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財物皆手筆疏記文豹謂士大夫一日當權則風旨之下何事不行然有穢稜之人已有所欲爲人有所干請輒數日躊躇不決否則文拔行移動經旬浹此無他精神風采不足以振揚公廉明敏不足以關闔耳

陶侃爲荊州牧閫外多事而遠近書疏無不手荅揮翰如流未常凝滯今士大夫類皆有嵇康懶荅書之病遠地往來有何候半年而不得者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濟物必有所利嘗以鄂漕攝池塘堤壞當申府漕公曰如此留棄矣救民獲罪所甘心也卽發民塞之陳漫翁分教永嘉欲混試諸生請于葉水心荅曰使適不叨竊科第亦未免在學中竊食漫翁愧而止董鉅堂名槐爲鎮江倅牒漕試已十七人求者未已文豹因進過嶺之說公曰過嶺不過錙銖若成得一士友何惜一官

韓文公荊公皆好孟子皆好辨張籍曰與人商論不能下氣元城曰金陵不可動者以能強辨文豹謂三人均之爲好勝孟子好以辯勝文公好以氣勝荊公好以私意勝

退之袁州謝表曰州小地狹賦稅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歐公滁州謝表云一郡豐登幸無公事全家飽煖實荷君恩容齋秀州謝劄云郡小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枝梧得生嘯道院謂爲可幸周益公荅曰從前得外郡書未有不以窘乏爲言獨劉見于求職文豹見近世士大夫每求一闕乞一郡其未得之也惟恐失之纔到任便訴窘乏述艱難若有迫其行者柳子厚柳州謝表三百三十字皆是祈哀謝遠之辭古大國僅百里今一郡千

里何負於士大夫而若此

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今小官赴任率以求書爲能事不知上官或反惡其挾勢

法有示人以虛文導人以欺罔者一曰啓劄二曰辭免三曰薦舉事例相承其來已久非可頓革姑摭前賢往事而商搉之嘉熙三年陳習庵塤爲浙西憲令官屬各以本司利害爲一書其新任人具腳色申狀外並不用啓劄其後馬裕齋光祖繼之亦用此例人皆偉之 劉公敞赴召時士大夫得官必辭以辭不失利得名更高或四至或七八皆挾僞沽名要君迷衆乃請諸當辭免或二或再或不得辭一准故事 紹興三十年刪定官聞人滋乞選人歷任及十考無過雖舉狀不及格許降等改官仍得累年中數以舉狀年勞參用庶抑貪競使各謹飭安心職業高宗曰臺諫論事要當審實如排擊人材豈無好惡若務大體不摘細瑕置人于過亦陰德也又曰李大有嘗言涉兵機不欲付出昔張齊賢獻取河東之策太祖裂而擲之俟左右退取授太宗曰他日取

河東出兵運糧可用其策此太祖之沈機也文豹每謂齊賢堅執十策皆可行故太祖怒而裂之高宗深略可謂同符

孝宗詔每日常朝不必宣宰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上曰蘇洵嘗言名呼而進退之非所以體貌大臣丞相不必辭

溫公曰仁宗自未納后之前居處不離章獻卧內是以聖體完實享國久長

仁宗上元宴張貴妃服燈籠錦曰文彥博所獻上曰戒汝勿受羣臣餽遺不悅久之蓋錦上織成燈籠也此與卻帶珠事一同聖意深矣

先朝母后賢而有智識者三后而皆有源流仁宗慈聖光獻曹后彬之孫也新法行語神宗曰吾昔聞民間疾苦每告仁宗赦除之今民苦青苗助役錢宜因宗祀赦之併出王安石時欲取燕薊后曰得之不過南面受賀不得則安危所係蘇軾下獄后曰仁宗初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相今君至于詩冤濫甚矣疾久忽問今日何日左右曰十月二十乃曰只此日去免煩他百

官又別日行香蓋太祖忌日也遂崩英宗宣仁聖烈高后瓊之孫也元祐初召司馬光呂公著散京城役夫罷皇城內覘止御前工作廢導洛司物貨弛戶馬保馬寬青苗助役錢出近侍無狀者三十人神宗欽聖憲肅向后敏中孫也宣仁太后命后居慶壽宮辭曰豈有婦居東姑處西瀆上下之分乎哲宗崩章子厚有異議后毅然決策立徽宗遂同處分軍國事凡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禮皆不用

神宗時知金州張仲宜犯贓當杖脊黥配蘇頌奏古者

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從縣隸恐汚
辱衣冠遂免杖黥流海外淳祐六年七月京學張祖訓
彭庚孫琳牛千僞造豪章皆杖脊黥配其情與罪宜也
然士可殺不可辱若三分其罪自可用仲宣例上殿撰
名岳每言秀才不可做越分事士大夫不可做折本道路
秀才越分必妄用妄用必妄取小人大夫居官妄作肆無
忌憚一旦論罷折本多矣
后山云士大夫見天下不平事不可懷不平之意平居
憤憤切齒一旦當事發之必有過甚

張尚書初尹京禁銅器有僧持匙筯一副來首及追問
則自祖父相傳每日以此齋僧一員公縱之而語僧曰
汝能辨事今刺汝爲廂軍乃當額大刺專一搜捕銅器
六字浙西憲趙思大權平江府事有婦告其姑私醋憲
追姑從條勘罪而問婦曰汝事姑孝乎曰極孝順憲曰
汝旣孝順代姑受杖二事深得誅心之法
淳祐三年金奏院文豹言百官月請銀六千七百餘兩而
吏胥乃八千六百餘兩百官一歲衣賜六千七百餘疋
胥吏乃七萬八千餘疋鹽課日解而省部吏鹽賞歲二
千七百匹兩然文豹考之周六官不過三百六十而府史
胥徒以地官　官計之已三千七百餘人孟子曰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庶人在官者即府
史胥徒也祿足以代其耕當亦不薄周禮廩人須稍食
人四釜上也人三釜中也人二釜下也釜六斗四升注
謂一人一月之食則是下等人月亦一石二斗八升矣
今吏非多祿非重正緣虛請倍再至有一身而兼三數
分請晦庵云近併兵部郎官而一司仍存省宮之奉不
當吏祿之奇數此虛請之謂也王公嵒叟云三省胥吏

庶衆優秩月享厚祿及舉一事則論功計賞不知平時
職業安用此鹽賞之謂也
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聚斂之臣欲剝下
媚上必于常式之外多增數目常賦之外別立科名歲
入旣豐用度益侈日久歲深侈者不可復節增者不可
復減一時作俑遂爲生民無窮之禍宣和末江浙被方
寇州郡皆蠲其賦而官兵無所給命發運陳亨伯
經制東南乃請以七路之財補之設比較務增酒價添
商稅賣契紙及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以給州用

請康罷之建炎二年戶書呂元直翰林葉少蘊奏經制
之法求民之所欲非强其所不欲酒價雖高未嘗舉之
使飲稅額雖增未嘗迫之爲商其他類此請復行之乃
詔東南八路提刑司拘收五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添酒
錢二添糟錢三添牙稅錢四官員請給頭子錢五添收
三分房錢　紹興五年孟參政富文提領措置財用名
總制司增頭子錢爲二十收耆戶長庸錢抵當四分息
錢運司移用錢勘同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人戶合零
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
分役錢常平司五分頭子錢令通判催乾道元年又增
頭子錢每千十三文自是公家出納經制總制每千共
收五十六文合東南諸路二制歲入共一百二十萬緡
四川不預孝宗曰祖宗時無此錢侯用度有餘當除之
薛寺正季宣謂州縣罄空取辦雖有奉法吏欲寬弛而
不得騁知靖州邢邃謂此錢至科罰僻民不可爲而丐
祠而呂葉乃謂非强民所不欲使人痛恨高宗以夢得
善理財除貳政殿學兼提領財用朱勝非曰昔張愨兼
此至于自設酒肆人皆非之意少蘊以文鳴而甘心聚

斂上負天子下負所學矣
祥符二年放兩浙福建湖廣丁錢歲四十五萬緡開禧
元年只免兩浙一路丁錢歲已四十二萬緡則知戶口
蕃息隨王氣所在
李德裕曰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自登第後家
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也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
爲之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凡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
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　荊公曰士未官
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者是僥倖富

貴利達而已　龜山曰資蔭與進士何異以進士爲優
資蔭爲劣者世俗之論也恥受父祖之澤而甘心無益
之習與寒士角勝場屋僥倖一得以爲榮是何識見夫
應舉自是寒士藉此進身耳旣有官何用應舉范堯夫
最有識見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奏於有無出身人
銜位上帶左右字且曰欲使子弟讀書是讀書止爲科
第而已如韓持國之才儘可爲執政豈可以其無出身
乎文豹謂衛公以宰相子龜山以宰相薦皆無出身故議
論偏蓋任子與進士自是兩塗舜敎冑子相元凱此即
任子也舉萬邦黎獻此即進士也至周而法始備學校
所教者先國子朝廷所用者皆世官賓興大比則專爲
寒畯設由漢至唐皆並行而不相侵越至我朝始令有
官人得與進士鎖試夫任子者雖未必皆賢然隨官之
久耳目習熟當官臨政自勝進士緣其閒有不學少文
者故朝廷得以輕重凡由任子得官者皆不獲與清選
此其所以黽勉于一試歆豔於一得然有官至大夫職
居朝列及監司守倅令丞矣所謂考官則皆選人或其
門生故吏乃及委身聽命而去取于其手至于監司守

倅令丞皆闒郡吏民之所奔趍一旦乃毀冠裂冕與韋布之士聯翩負笈偪使隸牆之下其爲名器之辱甚矣然格法已定士大夫亦不以爲非愚謂莫若于格法外少異其禮如銓試如詞科法科試之于禮闈考之以郎欄幞入場使自別於士流以示崇重有官君子之意富鄭公以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東坡奏云特奏名除近上十餘人所歸使之臨政必害民矣（文豹）謂彼一時此一時當公之時進士未如今日之多程文未如今日之工如公溺譽有妙理賦除首聯外後七韻盡只說酒全不見獨醒意刑賞忠厚之至論望空使義三宥事形勢不如德論正未知出處使公見乾淳以來至今日之三場猶將放出一頭地正科中倘或有叨忝者若特科則皆老師宿儒屢請文解馳名上庠者日暮途遠不得已苟就而未始甘心焉故太學有詩曰名第雖分正特科算來正特不爭多頭無大小皆烏幞身有短長俱綠羅手只一般拋木簡腳無兩樣皂皮靴止綠命裏爭些子莫道文章不似他

劉元城乞不就試狀云王巽與師事楊賜傳燮及郡將

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近世臣僚薦辟磨勘舉者亾沒亦皆報罷臣學于司馬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臣安敢復求榮進（文豹）謂今人何止弃其師而背其舉主至有匿其親之訃而就試問所生之喪不去官行服者溫公子康中第公奏罷國子監聽讀何參政澹年二十一魁南省父王雪先生遺䟽上庠從游後以綠衫隨諸生迎駕孝宗召入秘書

趙葦臨昇暘宮酒庫廣使來問趙夫子今何官館伴問何人曰趙葦其皇帝詩問下民賦吾州後生以爲待式呼趙夫子館伴曰今爲郎官即日除司封郎中

眞宗問唐酒價丁晉公曰三十一升引杜詩速宜相就飮一斗恰有三百靑銅錢然按食貨志建中三年僅肆醞酒斛收直三千正元二年令酤者斗輸百五十王維詩長安美酒斗十千樂天詩十千沽得斗則唐酒價初無定

嘉熙四年科舉蜀士避地者並赴寓試出題蜀山尖詩韻略無尖字于時不聞有上請者又杜詩痛飮已判人共弃韻略亦無判字

仁宗郊祀詔祝冊官讀御名勿與高宗策進士有犯御名者上曰朕豈以己妨人進取萊公當軸人避其諱去十爲准至今文書承用之

文氏本姓敬避石晉諱各用一偏或姓文或姓苟然玉篇苟字在草部敬字在苟部苟音棘非苟字又字在支部又音樸非文字

高內翰（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鼈咸若作禹事其子疎寮作蟹略以林和靖草泥行郭索作杜詩又子皆爲傅聞強記所誤

惟揚之揚從才（爾雅云江南之氣勁躁厥性輕揚也）惟字史記作維揚雄之揚亦從才故本傳謂無他揚于蜀

史傳中格杆格殺之格皆如字讀惟戰國策形格勢禁及漢書格五字注音各然廣韻注格古伯反至也亦博屬格五但行箭以格殺退之詩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則如字讀分明如禮記杆格字亦當如字讀陸德明硬作戶隔反韻略以經書中字特收入廣韻則無蓋德明多如此如以告朔爲牿朔惠鮮爲惠䜭孫謀爲遜謀三省三復三思三接三字皆作去聲雖自有意義要不若如字讀爲平易至以盡力盡禮盡善盡美皆作儘九疑理惟虛坐盡後食坐盡前二句如此讀有味

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或問何讀上下之交曰孟子在宋有遠行餽金七十鎰在薛有戒心餽五十鎰有言于鄭子陽曰列子居君地而窮若不好士子陽乃以君命輸之粟此上交也晉文公過曹曹不禮焉僖負羈餽盤飧寘璧焉公受飧反璧顏魯公在江淮絕糧鄱陽校卒蔡明遠載米賙之公貽書謝焉此下交也當困厄時無上交則下交可也

紹定三年春李全犯泰州太守宋濟卒官屬十九人開門迎賊明年逆全授首十九人逮繫帥司教授高橫槎岁自陳不與迎賊之列越三日本學諸生列狀謂迎賊時先生稱疾不赴元夕賊送燈油先生曰先聖豈受不義之物裂而碎之由是行下本州詣實監司帥守及大學二十齋交章稱薦得旨轉三官誥詞曰海陵失守長吏迎降爾爲教官獨不污賊倉皇變故之際可以觀士君子矣驟進三官用勸多士橫槎字明卿閩人今以秘書郎知處州

自古取蜀將帥皆不利漢岑彭來歙討公孫述遭刺客之禍魏鄧艾鍾會討劉禪皆族滅後唐郭崇韜康延孝魏王繼岌討王衍皆死國朝王全斌崔彥進討孟昶皆坐廢開禧間楊巨源李好義討吳曦皆爲安子文所殺

四明沈起監眞州倉以父病委官歸侍爲有司所劾仁宗曰赴父疾而加罪何以厚俗詔釋之淳祐四年時相以憂去國有檢詳者去留未決乃以母老乞假採上意范撰判曰士大夫有九十之親聞病即趁聞喪即赴何

以假爲時徐中書嘗奏乞令臣子終喪初投之詩曰父子恩情盡死生裹封歷歷爲開明羣陰方晦吾先覺萬馬皆瘖我獨鳴忠孝於人千古重去留在已一毫輕玉山萬疊高無際未抵先生節與名

朱孝子詩昌揚州人以將作簿知開州七歲時父出其母不相知者五十年因弃官灼臂然頂刺血寫經行四方求之熙寧初得于同州韓公溫公以下皆有詩後嗣派居建康溧水縣之莭城有字鄉者其四世孫也兩魁鄉薦補入太學詩集在焉高參政孫子近嘗爲之跋

有術士云世間貴命多富命少今至貴莫如宰相不數年輒出一人闔京城內外藏鏹百萬者能幾此說誠然蓋貴者出于一時際會起徒步掉三寸舌可取將相封侯若富者非積鏹基歷勤苦積以歲月崇以錙銖則不可以驟致此洪範所以言富不言貴也史記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百六十七頭）千足羊千足彘千石魚陂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株栗江陵千樹橘淮濟千樹萩（梓木）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鍾之田千畝巵茜千畦薑韭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注戶二百日千等者二十萬也）

帝釋以大寶輪鏡照四天下寅午戌月臨南贍部州晉宋間崇佛以此爲三陽月晉穆帝納后以九月忌月北齊高洋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今上官者忌此至以節氣爲準尤可笑

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蓋東繼北用事少陽不能勝老陰故春常餘寒若東北風起而雲起于西必雨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蓋西繼南用事少陰不能勝老陽故秋常餘熱若西南風起而雲起于東必晴今雲起西郊安得雨

戊辰己巳戊戌己亥日爲木頭點土須陰雨梁次張詩歲次屬金知稔熟木頭點土驗滂沱

甲以乙爲弟己爲妻辛爲官戊爲財壬癸爲父丙丁爲子惟庚金見克常對立用事又庚者更也故易稱三甲三庚俗以甲庚日占晴雨

世稱三陽謂婺州東陽溫州平陽處州松陽以其難治也然吾州七邑風俗不甚相遠松陽何獨得此名永嘉蔡于重宰是邑書桃符云我與斯民同一性誰言此邑號三陽此語得之矣

唐王璵傳漢以來喪葬皆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代錢爲鬼事元宗好神仙璵始用之韓文公謁衡岳詩手持盃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列子秦之西有儀渠國其親死聚柴焚之熏則煙上謂之升遐魯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爲歌以寄哀此燒紙拋珓焚尸挽歌之始也

靖康間漢兒發孔子陵粘罕問高慶緒孔子何人曰古大聖人罕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盡殺之

張無垢請丁晉公玉帶事忽悟而語其子曰昔夢人告我見玉帶時來吾其死矣是夕得疾竟卒

詩可以爲可以不爲有其才有其時有其興則爲之可也志於功名志于事業則不爲可也詩不可無體亦不可拘于體蓋詩非一家其體各異隨時遣興即事寫情意到語工則爲之豈能一切拘于體格哉近世詩人好爲晚唐體不知唐祚至此氣脈浸微士生斯時無他事業精神伎倆悉見于詩局促于一題拘攣于律切風容色澤輕淺纖微無復渾涵氣象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現奇長章大篇之雄偉或歌或行之豪放則無此力量矣故體成而唐祚亦盡蓋文章之正氣竭矣今不爲中唐全盛之體而爲晚唐哀思之音豈習矣而不察邪

杜工部流離兵革中更嘗患苦詩益悽愴憶舍弟詩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孤雁詩惟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其思深其情苦讀之使人憂思感傷東坡卜算子詞亦然（文豹）嘗妄爲之釋缺月挂疎桐明小不見察也漏斷人初靜羣誘稍息也時見幽人獨往來進退無處也縹渺孤鴻影悄然孤立也驚起卻回頭猶恐讒慝也有恨無人省誰其知我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苟依附也寂寞沙洲冷寧甘冷淡也

又公秦州詩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一槩吾道欲何之王洙注聲鼓角聲也時方用武吾道無所施此說非也蓋公以論房琯坐貶歎言者如寒蟬而已如獨鳥萬方一概我道其誰與歸漢杜密曰劉勝位居大夫聞善不薦見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

詩有一聯一字喚起一篇精神杜詩新婚別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則是未成婚已別可見征行之速鵝兒詩引頸嗔船過無行亂眼多一嗔字盡鵝兒之狀望觀弟未至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望人未到之時抑鬱蘊結之情拋與嗔字盡之矣禹廟詩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一生字走字古廟頓有神氣

杜詩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梁次張詩樓馬步銜青苜蓿光兒臥唱白銅鞮歷倒少陵矣然文未

若東坡二句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千
美月詩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不如太白二句感發
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又結束多紅粉
歡娛恨白頭不如康節二句風韻曰花見白頭人莫笑
白頭人見好花多李頎詩論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
後主詞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
游則只三字盡之曰落紅萬點愁如海而語益工劉改
之多景樓詩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一空
前作矣

古今詩人間見層出極有佳句無人收拾盡成遺珠梁
汶張題釣臺直令萬乘高几眼不道人間例是貪鄭克
詩只緣是處人情好贏得平生醉日多陳攀建鷺詩溪
清水淺魚能幾莫遣泥沙汚雪衣陳秋塘詩不知筋力
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姜梅山詩詩到淡中方有味
事無心處卻成功趙東山詩野屋往來少春雲晴雨多
口革詩醉經浮世事老見故鄉人
吳門王平子題雪獵圖烽火一息三十年漢家將軍畫
麥煙胡兒不識征戰事龍沙漠里今桑田麗譙聲裏梅

花角雲暗雪深風色惡長嘶一騎驄蠻帽氈裘寒
鍛鍊鞲鷹走犬登平岡狂狐別眼魂飛揚貫鵰落雁真
戲劇高鳥略盡良弓藏鳳鳴居士雙眼碧少年讀書勇
無敵但知橫行瀚海場豈料一禽終不獲向來百非今
已無筆端有口聊自娛故將胸中磊落事寫作人間雪
獵圖平子乞工小詞有謁金門云昔一紙小窗兒殘香
細讀到別來心下事疊殘眉上翠怕落旁人眼底搓向
揉將兒裏針綫不忺收拾起和衣和悶睡　霅川姚寅
詩南村老婆頭欲雪曉傍牆陰採桑葉我行其野偶見

之試問春蠶何日結老婆斂手復低眉未足四眠那得
知自從紙上掃青子朝夕餧飼如嬰兒只今上簇十日
許食葉如風響如雨夜深人靜不敢眠自遶床頭逐飢
鼠又聞野祟能相侵典衣買紙燒蠶神一家心在陰雨
裏只恐葉濕繅難勻明朝滿簇收銀繭軋軋車聲快如
翦小姑促湯娘剝紙媳婦始覺雙眉展繅成白雪不敢
間錦上織成雙鳳闘天寒尺寸不得著盡與乃翁輸縣
官君不見長安女兒嫩如水十指不動衣羅綺我曹辛
苦徒爾耳依舊績麻冬日裏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人謂是目
連救母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
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盲子荊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
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
界
吾鄉潘先生元龜授婺州教授鄰居徐先生用亨亦呼
教授因作詩曰誰把先生號令官令名深愧覆秋蘭諡
公豈是陳驚座子真元非杜小冠涇渭合流難若混雲

泥卑絕不相干寄言世上多風鑑一笑何妨改眼看
陳漫翁監轉般倉與鎮江守喬平章爭一事不章乞回
避漫翁得嶽祠吏持牒索回文漫翁就書一絕云硯乾
筆禿墨糊塗半夜敲門送省符擲得幺幺監嶽廟恰如
輸了選官圖
史文昌號雲麓賦詩著成集內有一聯云閒尋書日相
隨逐只有朱雲挽不來
稼軒帥越召劉改之不赴而寄沁園春曰斗酒彘肩
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東坡老

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鏡臺二公
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
樓觀開愛東西二澗縱橫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
曰不然暗香浮動只好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
晚且此徘徊此詞雖粗刺而局段高與三賢游固可睨
視稼軒視林白之清致則東坡所謂淡粧濃抹已不足
道稼軒富貴焉能浼我哉
天台有謝秘者號犁春繪一犁春雨圖求詩于諸公一
時名達如樓公鑰李公璧陳公宗召易公彥章葉公懷

古諸賢長章大篇累百十首惟劉改之一首道出其骨
髓曰阿耘無田食破硯養親曰糶供朝飯塵凝壁上挂
瓶罌寒日聰前照藜莧汝父訓汝汝當知有田無田未
可期有田不耕汝懶病無田說田真畫餅畫田之外更
畫牛捕風捉影何時休頭上安頭又詩軸全家不應猶
食粥
詩惟頌德詠物難工蓋欲指實也徐進齋得古銅香爐
具象鼻眼博古圖謂之象鼻鬲余賦之雖不足言詩聊
記曾見其一在象數前鍾鼻眼出鬶爐外鑄形模傳香

到于親曾見金勝人看博古圖其二願得身游海外天
蓬萊頂上覓沈籛為君喚起槐安夢細讀南華內外篇
泉州守王庭珪香譜云籛沈出占城國
省題詩雖場屋末技間有可見取如湘靈鼓瑟詩曲
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鴻雁來賓詩江南如有主塞北
遂來賓凉風新過雁詩係留書猶繫衙盧跡未陳仲秋
夜迎寒詩露洗仙杖肅風獵舞衣單林上表進農書詩
白書來進御無語不關農稼懷古紅葉當階翻詩黃麻
方草罷紅葉正花翻陳伯震鬧籬出遠山詩修眉濃淡

裹寸碧有無閒鄧伯秀鉤簾宿鷺起詩任我時舒卷從
他自去留朱緒清文姚皇酥詩氷玉詞新吐塵埃氣不
留陳宜風幔不依樓詩似嫌秦閣小欲際楚天浮皆主
司所刮目劉允成夜雨剪春韭詩杜老情何限東風夜
雨春炊梁留客款翦韭薦時新按此題乃子美謝衛處
士酉飲云問答猶未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
閒黃粱初不干子美事陳思溫勳業頻看鏡詩貼看鏡
云塵蹤猶隱豹風采幾臨鸞看鏡何關蹤跡事爲改曰
精神矧書像吾鄉盛先生庶分教京庠每教人破詩須

有來歷如鬱魚詩玉燭和薰日金甌瑞應初豐年知有
象吉夢兆維魚不睡安得夢改曰樵牧歸來後滿風一
榻虛云又斬蛇詩皇統承堯運朱旗啓漢家未誅秦
始鹿先斬沛中蛇無劍如何斬改作三尺英雄劍鋒鋩
㮚鎮鄉云
高蟾末第詩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風怨未開雍容閑雅全無蹙迫氣
象至賈浪仙則云下第惟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
舌誰醉在花旁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易
孤棹負三湘略無一毫生氣宜其終身流落不偶余常
愛蟾詩因對梅用其韻云在昆谷裏何人管向雪霜中
底處栽驀忽芳華動京國萬花頭上一枝開然終不似
其意之富貴
大江東去詞三江三人二國二生二故二如二千字以
東坡則可他人固不可然語意到處他字不可代雖重
無害也今人看人文字未論其大體如何先且指點重
字
容齋云徐凝詩練行好句白東坡詆其瀑布詩爲惡詩

其詩遂爲世所弃文豹謂此猶可也步舒以仲舒高園殿
災說爲大愚仲舒至于下獄有人文字須平心定氣反
覆推詳豈可輕下雌黃

吹劍錄

清夜錄

俞文豹著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

清夜錄

宋俞文豹撰

東萊先生註觀瀾文謂後赤壁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聯句敘𡚶明意文豹謂不然蓋𡚶明真異人文公直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東坡先生貫通內典深悟此理嘗賦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赤壁之遊樂則樂矣轉眼之間其樂安在以是觀之則我與二客鶴與道士皆一夢也

王夕郎信掌制誥孝宗覺之曰近日誥詞全似啓事諛美太甚卿甚得體文豹謂其弊始於用四六也詞臣又欲因此結知務諛悦而極工巧拘平仄而枇對偶無復體製開慶元年丁相大全當國江鄂二郡守制例每一漁船日輸五千漁人不堪命多處北兵入寇鄂渚八月起舊相吳履齋宅左揆直院洪會齋方草麻制中間云予方重有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爲樂入趣廷英之召亟奉天章之洛惟事務之孔殷願幹源之亟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限界未明戎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七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竭而莫紓在迷細於意見之偏狂進玩於守備之弛當酷以歉齊川其誰濟大扶艱難執念數莫之討任重致遠寶維弘毅之賢云云於戲詩有天保采薇當屬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天永命汝廸予欲康庶事汝爲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緊我有俊毋煩鄙詞細觀此制詞情態到句語俱明不拘平仄對偶宜得制誥體會齋乃容齋先生嫡派熟前輩四六多書雅故事如先生草吳履閫淮渠發論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淚波誰云兩黃鵠誰媿鴻都之諸盖用杜詩石犀行霍方進開渡事事雖切但非制誥體有媿公制誥用故事明白曉暢

開慶元年冬李松壽寇漣水軍帥閫遣毛興將兵禦之興有胥爲松壽用以書來欵且置此軍以靖邊侯郢冠平再取之并餽銀二笏興曰奉命出戰而縱歉棄地何辭以班師乃請益兵會制帥趙節齋病不報興遂死之而夫此軍并雖再歸我而亦失一良將師

宣和七年預借元宵時有謔詞云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烟渺因泰民安樂親就先賞爲傷時萬民擁望彩都門龍燈鳳燭相照只聽得教坊雜劇歡笑　美人巧寶粧宮前兒水書待斷妖更夢近前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奏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只恐後月陰晴未保淳祐三年京尹趙節齋與竹　預放元宵十二日十四日諸巷陌橋道皆編竹爲袋燈之計臣僚劄子引此詞末二句爲次年五月五日金人寇之讖十五日早晨盡拆去

范文正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見録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即薦之

太宗子元儼有盛名號八大王有人入蜀謁張忠定公投祭賦書公納之袖中無語次日投丞相書亦如前又投八大王書公曰真換日曾輪貶汝州有中使來輪泣曰家口食貧不能活以袱封故衣一包質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召還

哲宗朝謝悰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悰辭免云勅命未敢祗受乃以祗爲祇以授爲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祗授賢良

唐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廁屋問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三人之賢不賢所未識子曰君子哉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余每觀此言未嘗不擊節歎服蓋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行己也正捫心無愧何以卜爲三大夫皆所事何敢以家臣而議主君之賢否但觀其卜龜之驗備則賢否較然矣

嘉定間荊天文以課狀一軸投史衛王當時亦不暇看及羅日愿之變夜在內書院沉思籌度閑行偶書架得信手掣一卷及其課狀開至後則羅日愿及其黨姓名以至敗獲至斷日分地所歷歷該說明日呼來見其纏因問其家有何人對曰有老妻及兩男一女遂以百千兩謝遣之歸語其妻曰君再來喚我時斷是一死後羅日愿平定後再呼之至則投以袱封一盒戒曰到家方可開及開乃官誥二道省劄二紙補二子充天文官銀一笏爲女兒妝資其夕一中而殂今靈臺郎同知算造荊執禮是也

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大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爲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毅爲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爲秦用晉不能致王猛而猛爲苻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爲契丹用蓋必有非常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駱賓王作復唐檄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武后覽之曰宰相之過也安有如此材而使之流落不偶耶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吳昊累舉不中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薄游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嘗詩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哭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聞已走西夏與昊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文豹聞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兩緘原書管押其回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觀秦此舉加韓范一等矣淳祐十二年朝廷以京學府士挑撻不絕晝行救逐頗聞其間亦有張元其人至心仁厚意防弘深開慶元年各晝報諸例放之添供太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人而豪傑之士則非二者所能牢籠全在君相羅之於法度之外也

淳祐十二年六月武學列劉爲同舍未棺木京尹余大監晦差都轄院長伍作十四五人突入檢驗揭帛裂衣暴露兩日齋衆同太學宗學伏闕上書不報各捲堂散去司業蔡久軒抗申朝廷乞罷余太監以謝諸生罷抗以謝京尹余師寄未奏陳隨往見執政至通江橋則大諫葉大有察院蕭泰來再有按章即就出浙江亭呼吏

結案正时賦出榜云當職家思繼領京尹凡五閱月一毫不敢妄
支今當再去就擬官會一百萬委陳府判照甲牌依散以表賑卹
之意當日過江司業亦出門有言勸諭諸生歸齋文豹謂汲黯開
河南倉賑飢民且伏矯制之罪天府非外郡比府庫皆天子之府
庫人民皆天子之人民京尹特攝行其政令小事則專達大事則
奏聞雖颺放倒倉亦出於朝旨凡百萬賑濟乎罪去復輒擅出官
庫縱出榜差官哉於無君矣又軒家建寧朱文公之高弟西山先
生元定之孫九峯先生沉之子淳祐間持憲浙東師幹壻徒增俟
去相游克齋書來京削諧以來春俟而克齋卒項亦無復季札掛
劍之望明年正月入為大司成首攻克齋之真以此剗白之而後
發實裕丙辰簽書樞密院事數以議論不合翩然高舉

潛州知馮王府王唐珪初締葉氏姻入太學後結婚女微陂而又承
處置公姑銳欲出之庭王過庭祈請謂婚姻前定罪非七出何敢
為此薄德事越三年登科生三子皆襲卿曲高其行義稱為厚
德之家開慶元年九月辟授天府帥機

東坡先生嘗偶過坐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
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
劉寬婢羹污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
後斬大畜蓋為荊公父子發也

胡文定公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掌宿衛成王即
政周公揖虎賁與常伯同戒於王欲其知恤虎賁名猶侍衛親兵
也康王初立大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於廟門呂伋者太
公望之子也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軍都帥也勳德世臣
總司禁旅虎賁衛王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矣宋朝去前代命
三衛分掌親兵正為强本弱末消患預防之計文豹見朝廷自淳
祐中邊遽稍稍不為遠慮甲政日弛兵額日虧殿步戎旅補踈已
甚及寶祐以來北兵寇蜀又未免定內事外至調閫浙諸郡兵而
每郡率不過三五百人而已今春姚給事希得附奏云朝廷近調
江淮一萬三千人赴上流僅取都吏姓名曾未有即日就道者單
將補留在所必誅也而朝廷乃從他務視此為萬事中之一事
若有若無且作且止是必待閉城門而後閉一路見胡騎而後括
金銀也竊爲今日合三衛與東南之兵猶調遣不應蜀之見兵僅
八千人虜入動數萬其何以支若以招兵易養兵雖臣則有傾國

力一策危鎮曰欲備雲南莫若寬兩河之民今朝廷若只欲取辦
於諸閫諸閫又不過取辦於民民力竭矣臣謂今才與一兩及江
水分司歲可得三千六百餘萬即可養六萬兵歲幣銀絹歲二十
萬匹兩本以和虜今既不用即可養一萬兵內給六波本以備邊
金帛充行歲絹二十萬即可養一萬兵不知朝廷念此何為商亡
而秦昔在秦亡而救倉在漢亡而西園在隋亡而洛口倉足為
寇賓備文豹謂上在位日久明習國家事除戎備預切非所吝皆
當國者無遠略故玩安忽遠苟且歲月耳開慶初元鄂廣譯騷虜
佐軍需犒將士咨帥閫銀楮動百千萬計以至省賦欲嫡逋負釋
禁錮弛繫囚出宮嬪收游士皆出聖意也

范文正公欲求退于弟請治第宅園圃公曰吾死無幾何暇為此西
都園林相望執障吾遊豈必有諸已乃為樂乎有俸賜止贍宗族
又歸姑蘇日有絹三千匹盡散與閭里親族俾舊門親族鄉里見
我生長幼學壯行為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
我今族衆皆祖宗子孫我豈可獨享富貴乃置田數千畝為義莊
贍育族公子忠宣公純仁為相四世孫成大又參大政至今范為
吳門名族今士大夫於親族發一書判一狀猶靳焉又況莊乎然
以忠宣公之盛德亦乃畏明常令其甥司馬朴扶行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

靖康元年冬都城受圍四十餘日易子而食有以手肥瘦不等而爭
訟者富人貴戚以雀鼠貓犬為佳味相送遺正月初五日方開門
徽宗在華珠宮早膳李石周姆具拜奏傳入言金人請上出郊議
事便回皇帝請翁翁娘娘速來上曰軍前莫有變否朕平日以爵
位優卿等今日勿謂小利所誘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去則不得回
矣石曰若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笏擊石額流血仆地俄有
禁卒報皇后已在南薰門倚候上呈曰我去留未決何故皇后先
出后曰昨日李石傳聖旨堯臣曰陛下不信臣言李石見賊賂受
金人官爵賣國利已上曰若以我為質得官家回保祖宗社稷亦
無恨矣乃行至南薰門內使催行上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為李
石所賣令使以骨朶鈒其口仆地上曰勿殺吾忠臣四太子求王
婉容為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高宗自真定府逃回單騎至邢州
李固渡馬斃乃兩行一日投宿楊媼草舍媼長子若水上書乞勿
豢皇帝被四太子埋土中亂箭射殺三人姓名不見於史傳而見
於曹勛北狩錄故表而出之

漢劉邺駟馬右驂故有五馬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驂一馬行春衛
宏輿服志諸侯駟馬駙以一馬南史柳元策兄弟亦五人並為太
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謝靈運為永嘉太守以五馬自
隨立五馬亭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終

清夜錄一卷

宋俞文豹撰文豹有吹劍錄外集已著錄是編所
記皆宋時雜事敘次頗叢雜亦多他書所已見陶
宗儀說郛第三十八卷載有此書以此本相校僅
多出二三條疑後人從說郛錄出而稍附益之未
必盡原本也

脚氣集

車若水著

寶顏堂訂正玉峯先生脚氣集卷之上

天台車若水清臣　著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君實李日華　同校

潘默成磨鏡帖甚佳帖云僕自喻昏鏡喻昔爲磨鏡藥當用此藥指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倘積藥鏡上而不施指磨之功反爲鏡之累故知托儒爲奸者曾不若愚夫愚婦也

夫子詠諸侯無王孟子勸諸侯爲王諸儒安得無疑孟子卑管晏陋霸道乃與公孫衍張儀之徒異口同音共攛掇諸侯爲此事反不肯做齊威晉文事業方道周室衰微與孔子時不同當時韓趙魏齊列爲諸侯尚皆待有王命其間要霸者必去朝周諸侯又何曾不知是箇共主只有楚無狀其自殷周以來如此不足怪也孟子固有說矣當時諸侯欲王之意不可遏四方游說之士無不向上稱說尚以王爲下而欲爲帝若孟子勸其循諸侯之禮豈足以回其膠固之心孟子嘗說好貨好色事乘時君之趨向而語之勸行王政卽此意也要行王政須從理義做來自農桑上做家計起當其做家計時便是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斑白不負戴於道路件件有箇長上家家有箇長上此時終不勝獘周而毀物又終不勝與周而並王其尊周之

理便在此了便自有不容已者便可與周周便可爲政於天下此孟子之志也好貨好色且不與他較待其仁義之說行時君之心轉移一洗舊習相與維持（一本作新）件件蟬蛻矣孟子此意只是不說只漏泄數句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又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何曾無周

自晉承曹魏之後遞遷相承皆曹氏之禪代也於是紀三百年無公論二三百年無公論則公論已矣此諸葛孔明孔北海之徒每遭詆議有善則沒之如取劉璋事埋沒來歷後又只說孔明不是

李文靖公（宗祉）爲守於台與陳文述民飲玉霄亭上良久忽移過君子堂陳文告曰此間不如玉霄之爽文靖曰下面人家擲骰賭博爭汪諠譁姑避之尋常事至而應不要先有心（靖一作）

東坡說蔡琰悲憤詩非眞極看得好然胡笳十八拍乃隋唐衰世之人爲之其文辭甚可見癖巷乃以爲琰作何也載之楚詞

堯典克明俊德孔氏注以爲賢俊大學克明俊德康成以爲大德大德在我方合自明之意按大戴禮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文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也合永必於南風時永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俊訓大可見

唐明皇天寶之事詩人極其形容如長恨歌全是謔笑君父無悲哀惻怛之意連昌宮詞差勝故東坡喜書之杜子美北征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競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有誅褒妲讀之使人感泣有功名教

桑中等篇朱子詩傳之說已當先曾與東萊議

論東萊力以爲詩人所刺時泰辨之不信也先祖論嘗謂聖人不應收此邪詩於三百篇則邪詩之說先祖固言之矣先祖自信其家學不曾往見文公因讀楊誠齋士亭不樂遂并同時諸書皆不過目然其所見乃暗與文公合其稍異者則文公云夫子取之爲戒如聖人因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戒於後世故不

得巳而存之先祖則曰今永嘉謂山歌爲邪詩周道衰綱常墜敗淫靡骨淪正聲不發於人心而邪詩充悅於人耳詠之愈多傳之愈廣夫子刪其蕪穢筆之簡冊者皆正詩也而邪詩入（作習）熟於時人之口耳布傳於室家之簡冊者猶在天下夫子豈能刪之哉秦禍之酷天地否塞漢興以來諸儒收拾殘編斷簡於壞亡之餘補綴遺逸而詩之三百大抵不全取天下口傳之

詩以補秦火之餘非夫子所刪三百之全文也又文公不盡信小敘先祖亦謂小敘爲漢人專門名家之辭其意亦同文公嘗謂李敬室杞云東萊以桑中溱洧爲刺淫奔之詩婺州若有人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此語又簡而矣

家語雖俚偶雜採猶是當時文字去聖人未甚遠不比孔叢子其載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袞職（必有闕文大戴禮記亦有文不同袞一作衮）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今儀禮士冠禮大略正同儀禮久不出即此可證爲周公古時傳流之書又即儀禮可見家語雖後時俚人所錄亂說自有之終與孔叢子不同孔叢子句句僞

永嘉鄭伯謙云天官之職自玉府內府而下今皆收入內藏庫自宮人掌舍以下今皆收入修內司自醫師食醫以下皆入御藥院膳人庖人而下皆入御前供奉自漢晉以後先王所以招使士大夫在宮內者稍稍推出却將天子服食掌於外朝者稍稍引入（伯謙字節卿）

任重而道遠任當作平聲孟子曰門人治任將歸任重謂仁以爲己任擔子重也任重是治任之任仁以爲己任則是任天下之重之任任担作去聲

潛子善先生乃吾邦人曾有詩云老大倦追隨得生且終日所以見春去亦不甚愛惜乎去詠之不置咸淳癸酉六月垣中下載正子訪予山其先公詩八句云幽棲幾一室意足便爲安片石星霜老八窗風月寒巳無蝸角累自號鹿門看淸夜誰同語横琴試一彈此詩亦佳令人只識花言繡語便相傳誦佳句豈知此哉

聖人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文定曰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之橫流

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此說是矣又曰罪孔子者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此語非也聖人豈願亂臣賊子之戚哉知我罪我皆說後聖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作之後聖不容不罪罪至於後聖當此時又自作春秋

沈繼祖醜詆晦翁以求官爵自不足道李果齋作年譜備載之謂削之反涉忌諱此說不然沒家書所謂舜因堯禹放舜之類千載而下忽然有篤輕薄子如劉知幾者出來與之敷演雖曰無傷於日月之明然害理不少害人心不少曹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君當時見劉伯幾許多說話豈不更無藉耶

東坡云夫畫竹必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疾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此語甚妙豈但畫

竹

天地本黑也以日爲光本寒也以日而暖日入則復黑日遠則復寒矣（而作爲）

胡氏謂周之至德不但稱文王亦稱武王是也武王十二年前皆是事殷之時至謂誠使文王稱虞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卑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一乎此語大不然三分天下有其二謂人心歸之也豈割據之比乎戡黎勝之而巳伐崇降之而巳非闢地也大會于孟津不期而至者八百國果歸周之多也

孟子集義章先儒被孟子說揠苗處多了將謂是告子助長然告子正是不曾集義惟恐助長只待義自外來襲（外字一本無）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言勿求於氣者也孟子必有事了方說勿正勿忘了方說勿助長耘苗了方說揠苗次第甚明但其說揠苗處詳人遂謂孟子以揠苗之戒

爲重捍了告子眞病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
子求不動心之法自以爲善也孟子則不然不
得於言必求於心有得於心不求於氣終而至
詖淫邪遁開口便覺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者不足道矣行之既熟渾身是理理充而
氣浩然觀告子之區區護此氣而不敢動者又
不足言矣是道也要緊在必有事與勿忘上工
夫自到了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者
也大段著力則氣壹動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
爲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爲勿忘者言也揠苗
爲已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艸相亂將見艸
長而苗不存又何苗之可揠乎告子不肯做必
有事與勿忘功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是欲勿正勿助也其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是不曾有事勿忘也不知集義果然

但欲勿動此氣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
之不動心也孟子謂其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
是其勿正勿助之意未爲全不是但以義爲外
不曾於知格上下工夫不得於言未嘗求之於
心不思義理在心却待於應接處聽道理見成
自從外來所謂彼長而我長之裏面全無一事
是欲義自外襲而取之也既無集義不知自
反直與不直區區求保此氣亦難矣如此則不

但人之緻硏離窮不可得而知而我之詖淫邪
遁亦不自覺矣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書今錄于此
濂溪不言知格徑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
已上皆知格也厥章厥微匪靈弗瑩其知格也
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看實主靜則立本其知
格也至矣
四子言志夫子自先定四子之次第矣子路率
爾而對夫子亦知其必然矣據次第而問始及

於晳也伊川先生云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其
所言雖不讓却是眞實此意千古未有人說人
見夫子哂子路便道子路不如諸子朱文公謂
求赤皆退讓却因見子路被哂後如此到底子
路是眞斯言尤爲著明可使有勇是作其忠義之氣
友人王貢字蘊文今之隱君子也今亡矣其曰
惟求則非邦也歟以後皆聖人之言非曾晳之
問此語確然可信曾晳不應如此問其問無味
古云虎狼之父子只有母子無父子也獸知母
而不知父父亦不能知子但其母見從他身上
出來自惜
六月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于曰也王命也左傳載楚自克庸以來其君討
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卽
此于字三十里則是語助
自漢高祖自爲新樂於是二南雅頌不復有人

晳惟一制民能知雅音而不通其義古音淺亡
魏武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惟知鹿鳴騶虞伐檀
文王四篇明帝太和末又亡其三惟鹿鳴尚存
至晉而鹿鳴亡矣只有文在方冊中無其聲矣
文中子援琴鼓蕩之什蓋妄言也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無一人游手無一人失業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此父兄便是前輩長上
高祖不讀書其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云鴻鵠高
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
可奈何雖有矰繳尚焉所施陳後主是做文章
人其辭云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還何處
山河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
亡國之音與興國自別
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便與顏子

不同顏子自反而縮也不往
劉漫塘云向在金陵親見小民有行院之說且
如有賣炊餅者自別處來未有其地與資而一
城賣餅諸家便與借市某送炊具某貸麵料百
需皆備謂之護引行院無一毫忌心此等風俗
可愛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不獨是將堯舜來譜
性善正是將堯舜望天下之人其曰世子疑吾

言乎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皆于是慊愧了不敢望堯舜故有是說

禮運首章載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至於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始以城郭溝池爲固禮義爲紀禹湯以後六君子皆由於此不知自有天地便有五行便有禮義鴻濛之世人未甚覺知伏羲堯舜有作天叙天秩始煥然於天地之間

後來六君子因修而用之豈曰大道既隱方將禮義出來用且與城郭溝池並言離禮義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太古之世生民如野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誠有之而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皆作一箇籠統則亦未必然

天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便是堯舜氣象生者得其所以生死者得其所以死便是堯舜之民樂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理也

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箇善字偏旁一絲寫箇惡字以惡是誠之庶孽善是宗嫡友人沈可亨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於發時如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是走作這中却不是這中先生箇中節旋生箇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君是庶孽須亦從他身上出不枉屈

曾之郊祀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聖人之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非聖人之言是後人發明因而遂以爲聖人之言耳二王後安得有郊周既改物禹湯便不配天若說後來有僭則杞用夷禮漸習鄙陋宋以桑林享晉侯桑林殷天子之樂荀瑩以爲非禮之罪猶有先代宋宜當之見得是宋自僭又見得宋不當僭又見得非矣所當用祀宋之郊無明文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既喪師後如何又配

春秋時吳越分界自在今日嘉興之境春秋於越取吳于雋里雋里乃越地正嘉興也錢塘江乃是越地吳投子胥于江何曾是錢塘今乃謂潮頭爲子胥怒潮吳山祀子胥王不安正荊公

碑亦說錯五代僧錢塘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不知界至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集註云終者人之所易忽親終之時痛苦哀迷則於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此忽非輕忽之忽乃楚辭荒忽之忽當此之時須當加謹無一毫可悔是謂謹終

眾水逾河而至于南海濟逾河而溢于滎後世却無異論是有此理

禹貢載四海九州無限路程不悞一字孟子說兩何便有一句誤排淮泗而注之江當時淮未曾通江後來吳王開邗溝然後通江紀載與議論不同議論得實固好若誤些少不以文害辭主意不在此句紀載則不可

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只如眼前海菜以紫菜爲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大菜也皆爲下紫

菜爽口乃發百病大菜病又可食昔之好者其勝前兩菜且無查滓本艸謂其能消食也貴公子只是喫貴物

伊川先生云春秋所書事同則辭同然有事同而辭異書盡各有義非可例拘也眞至言也此說自衛州吁發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章正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聖人此說甚多不知而作與詩人吾豈不知而作不同乃是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之意其言曰固有聖人天縱從容中道不待知而作我不到此地位也我只是學而知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擇其善者而識之所以能有所得我非生知知之次也此意甚分明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復又下擇字多見而識之不復

又下擇其善者四字自是作文之法如切如磋
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不必更說道字
古人文字如此甚多
周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
而帙散亂俗儒補緝不得其說不識周禮所謂
天官地官者是如何遂以田野諸職並附地官
如此則馮相寶章挈壺之類皆可附天官耶金
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用意勤甚予遂授以俞
氏復古編復古編者蓋著冬官不亡將周禮舊
本再一證（一本作正）之叔明得之甚喜董華翁又辨
復古編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書之
意予後來會叔明云復古編甚是某又與之考
有一證據甚佳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
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此說痛快但冬
官之不亡只可說數句證以地官使人自曉自
推足矣俞氏乃斷定撥置此在天官此在地官

此在某官以二千餘載以下之凡夫而妄意聖
人之述作其不審如此蓋其淺淺之爲人偶得
此說喜不自持不覺成此其爲此說之累多矣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蔡書傳以爲建寅
之月張王一春秋傳引書叙一月戊午以爲建
子之月
程子春秋傳春王正月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
義此說至正張王一乃以爲非却又云天統建

子之月陽氣潛萌於黄鍾之宫此天之所以爲
而萬物之所由生也獨不謂之天統之眷乎正
不必如此巧說
漢時士大夫奏事宫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
庭所以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
見汲黯此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
奏而士（大夫）遂疎後來門禁森嚴全隔絶矣於是
親宦官宫妾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

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苦菜也周禮掌荼以
供喪事取其苦也東坡詩云周詩記苦荼茗飲
出近世乃以今之茶爲荼茶今人以清頭目自
唐以來上下好之細民亦日數椀豈是荼也荼
之麁者是爲苦
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
有讀此使人失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不成說
話死不欲速朽亦不成說話
周禮亂失既以司空上地之事屬地官且并掌
染角人羽人掌葛諸職皆强附之若果如此其
發掌邦教也又甚矣尚可爲之說曰富而教之
此何爲者耶
子服惡伯曰易不可以占險横渠先生曰易爲
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事之善惡人之靈未嘗不
知其不善之事敢以謀之鬼神其假爾太筮有
常之類亦須囁嚅

唐小說載隋煬帝昏淫狂肆恍惚見陳後主曰
無憶與張麗華憑臨春閣作璧月詞未終而韓
擒虎兵至遂至今日始謂君致治堯舜之上今
日還此佚游曩時何見罪之深也莫嘗此說眞
僞眞是問得好然晉王廣之得帝位自是造物
之所不容陳後主之鬼依然未識大處
百物勞動之後須有安息之時故曰朝以訪問
晝以聽政夕以修令夜以安身豈特人哉精神
會有倦時予家側有鸌鳥來巢母子相呼其聲
喋喋無夜無晝何其倢也百鳥皆不然
婦人纏脚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
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
後漢戴良嫁女練裳布裙（一本作被）竹笥木屐是不
干古人事或言自唐楊太眞起亦不見出處
王右軍帖多於後結寫不具猶言不備也有將
爲不備其不具艸書似不一一蔡君謨帖並寫

不一一亦不失理然則專學精到者亦有誤看
耶
載師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
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
之征二十而五此太宰九職之征一曰邦中之
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所教切家邪也一亦作稍）
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
與關市山澤幣餘通而爲九而以財賄爲斂與

助徹之法迥不相干而蘇老泉乃謂周自以十一名其實取於民者自重漸輕而至十一耳蓋惑於前面以某田任某地而以為田制也予嘗曰遠郊四方井甸稍縣都九十六萬井王畿通百萬井而九十六萬為十二是周人厲夏商之制厚取於民而孟子為妄言矣蓋司徒田制而載師園廛之制也國之園廛邦中之賦是也郊甸削縣都之園廛郊甸稍都之賦是也載師六

句相承上既言國故園廛不言國上既言園廛故甸稍縣都不言園廛也其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即此見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是二句相承下文皆相承其曰以某田任某地者田制定後方就田之中而起地之稅耳予有辨說不詳載古人重本抑末故地稅常重而田租常輕

文字只管要好乃有愈改而不如前者山谷有詩云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尋思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又曰臥水泣竹慰毋饑天吳紫鳳補兒衣臘雪在時聽嘶馬長安城中花片飛後來改云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嘶馬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成功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林烏反哺兒乃不如元作

子胥鞭尸之事是大逆無道不知者乃以為復

讐乃以為孝衛人殺子路送醢於孔子禮記亂道

春王正月天統是春之說予嘗以語華翁華翁亦以為未穩謂亦嘗疑之其書云集註可取處多未可以一條傷巧而悉棄之也春王正月伊川謂假天時以立義亦不能無可疑曰假曰立是夫子獨見援筆以改之也名曰春秋畢竟其四時以春為首不應如秦史以冬為首也若夫子假春以立義則魯史舊文宜如何寫七月之詩曰七月八月九月皆夏正見得殷以前未嘗改也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皆周正改月之證多於周書見之安知周家之曆不以子月為春正月如春秋之文邪華翁此說亦有思量但周書惟三月哉生魄惟二月既望在十有二月惟三月之類並不曾以時冠月汲冢竹書文字之最古者雖戰國策士誣先王以謗時君然不可

謂非先秦古書也其書無月則書年有月則書月他是寅正寫時為順尚且如此何況建子不是春乃寫箇春字非史氏職分所敢也此一字分明是聖人所書程子春云天時正月王正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此說不可易若從來有冬字而聖人改為春則聖人不是若從來無冬字聖人假天時立義其假其立有何不可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此語極其完全是與不是皆已著明胡氏傳刑牲歃血殆不獲已即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惡隱公之私也此語已是傷巧張王一云書公之及盟以譏其徇習俗之私而不出於字一本有由衷之信魯邾之好卒不能以久成尤巧矣聖人春秋寫一句在這裏

則物無遁形如何有許多工夫譏人聖人固有特筆處却不在此只消寫一句是非自見私意不公也見屢盟長亂也見好不久成也見

公羊反者何與也此說是及猶汲汲也便不是穀梁及者內為志亦不是故劉氏曰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豈復內為志耶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寫此一句便見賵諸侯之妾毀壞綱常更不必問其他書法天王兩字春秋方是此第一句書王宰事之不可不書天王繼天為王舉動如此言外自可見春秋只消如此平看

朝廷禁捕蛙以其能食蝗也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菊以殺之又曰以其煙被水則水虫無聲是惡其聲之聒人有甚害處似乎前後數官皆是後來方術此處不可曉林少穎謂貍歌之愈鼠雞肋之已止也瘃膏之殺鱉荊之中蝟

壞漆以蟹殼錫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剛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所謂知實變一作化之道而知神之所爲也然聖人不應爲蝦蟇聲鬧特爲置官周禮此處甚多

葉水心闢繫辭得崇高莫大乎富貴一句以爲奇貨屢屢言之謂爲語言大病若據說亦似惑人崇高莫大乎富貴有甚怪異辨上下定民志天大地大王亦大富貴極於君崇高莫大於君初非異說

禪家之法只是要人靜定癡守一句更不思別路久而自能通達此吾儒至誠如神之緒餘吾儒公溥他只是自私他要不落窠舊誠是不落窠舊然亦有可摶摸者問如何是佛祖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此語最好是吾儒一箇仁字也如何是佛曰乾屎橛謂前人往矣我是當作工夫說前人甚麼此句與吾儒別有問請師安心

曰將心來與汝安百丈謂溈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溈山撥云無火百丈起深撥得火云此不是火吾儒亦如此教人但今聽之者不把作事看反不如他能信向服行也然既曰悟道必當首先悟吾父母是何如三綱五常身體髮膚七顛八倒反借吾儒名分之說與四海五湖無所係着之人捏合交道而自謂高於一世而人亦以是高之然若無朝廷見成飯與喫見成法與維持亦定坐禪不成也

曾子問禮於孔子如此其細密如檀弓所載乃件件不如子　記禮者但欲尊崇禮家借曾子之大名而抑之久借子游之名而入於禮家且未小斂則裼裘此是當時之禮閭巷之人亦能之何足以譽子游至於主人既祖特敬曾子之來反柩而受吊雖世俗亦知其不可也

程子令人類聚論語言仁處玩味此最切於教

人仁實是難訓看來看去自曉得可也上蔡識痛痒之語亦切蓋出於程子痿痺不仁之意愚嘗講程子觀雞雛可以觀人仁說得幾句自謂有功於諸儒

張主一有春秋集註集傳予未嘗見忽得本於瑞州守董正翁蓋其刻在瑞州見惠新本也病中未及看偶華翁歸自朝盛稱之方能畧看中間義理甚善但春秋一書實判斷不得文公論之詳矣除非起孔子出來如范明反好再生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註便是要實判斷了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句便難明了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道天子之世卿諸儒譏世卿之說自是明訓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自是而事則非也此自是一說至於三統

之說予嘗以告華翁華翁亦以爲未穩暨再聞至夫人于氏薨忽云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與此說可驗此看先儒之言不分曉而又不曉事也穀梁云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子云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此不過所尊有嫌遂不書葬耳安得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先崩必備葬禮而葬但未歸太廟而神主享于別廟暨帝崩既葬然後以神主合歸于太廟典故甚明安得如張氏之言也魏徵謂太宗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是太宗后之葬而陵名且定張氏何不知之

明道先生說令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謂也禮者非體之禮是

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人把禮者非體之禮作句所以都說不得禮者非體之是一句禮是自然底道理是一句禮者不是將我身體得出來乃是自然底道理纔說體之則便非自然便身與禮爲二

平翁先生送乃子溫倅濟父生日以香一片寫四句其上云始於克己終於捨己聖學終始有立卓爾永嘉名公多有跋皆不能曉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顏子克己處
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此顏子舍己處也二已不同私者既
盡入荒洞然不見人我之異其始終如此(既字下有一字)

堯民擊壤自唐以來畫爲圖乃是行坐捧腹牽
挽快樂之樣李伯時臨本極佳不見所謂擊壤
者藝經謂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濶

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二十四步(一本作三四十步)
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此戲甚好比之接
壺尤見爲朴質也然予謂此說亦未必然壤即
泥也以手拭(一本作式)杖擊壤以爲音節而歌其曰
日出而入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
於我何有哉眞是太平之語眞好文章立我烝
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更好

寶顏堂訂正玉峯先生腳氣集卷之上終

寶顏堂訂正玉峯先生腳氣集卷之下

天台車若水清臣　著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于揆沈道明同校

盱翁語錄云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
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
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于異說而試
之亦畧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耶予謂此恐

未必文公之言文公云寂者無時而不感感者
無時而不寂又何健羨於一時之寧靜一時之
寧靜又足以方周子之主靜耶然而其說自好
以邪和叔之意初學得此豈不甚善

平翁先生云有人一子名光一子名梵一子名
晃其父遠出不歸光者子細探其蹤跡知其北
往求之幽燕梵者不子細探討乃求之南閩晃
者在家嬉游而已一日光者得其父以歸梵者
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言也晃
不可言也梵雖行路差尚曾求父也晃坐於家
不曾求父乃責梵之不善於求父今之人未嘗
求道而空空以議人何以異此釋氏行路差尚
曾求道也

董公遮說漢王一事人以爲漢王得此正大之
論而漢業成於此按董公言順德者昌逆德者
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
王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爲之
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
此三王之舉也於是高祖爲義帝發喪率諸侯
兵五十六萬討羽入彭城一時響應甚壓氣勢
而高祖入彭城之後乃收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此是爲義帝發喪耶高祖不是三王骨子本意
不是伐罪救民得董公此說且做一箇題目既
得志便掉了爭貪虎皮事體便敗項羽大破漢
兵襲太公呂后高祖之狼狽未有如此役也如
此則反是董公誤之其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
此是謀利計功之說諸葛孔明定不如此說

先主問孔明誅伸大義於天下而孔明乃答以
劉璋闇弱可取此是伸大義乎蓋史家闕文或
承襲魏氏私史也行不義殺不辜以爲取國之
甚孔明爲之哉劉璋之父劉焉漢之賊也初以
益州有天子氣求領益州此意已可誅未幾有

董卓之亂諸鎮皆起兵討賊焉亦起兵不討賊
遂據益州殺漢中太守斷蜀道帝使其子劉璋
論旨璋不反命遂留蜀焉自作乘輿任政賈龍
討焉不克當時黃巾既定董氏又弑劉虞死節
曹操未動漢之亡劉焉爲之首也焉死而璋立
悖逆相承曹操方挾天子以令諸侯止可徐圖
未易輕舉孔明欲伸大義安得舍璋而他務乎
滅劉璋正是爲漢討賊既討賊遂據以爲資以

侯馳騁於中原孔明之規模如此史不足據也魏晉之史皆是魏邊人爲之當將漢家忠臣被他埋沒多少

孔子門人與孟子門人不同孔子門人只有陳子禽識見卑下三番開口都不成說話孟子門人都低如公孫丑萬章之徒有甚難疑答問枉教孟子應他似乎樂正子克之外尚有充虞金國虜一作以趙妃士荅天意耶

顏子問仁章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程子亦只就仲弓自說如求仁得仁何怨之意不干別人事朱子則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皆與其仁又曰在家無怨是一家歸仁在邦無怨是一邦歸仁至顏子則天下歸仁又以呂與叔八荒洞然皆入我闥爲非乃又自載程子事事皆仁之說於集註畢竟兩存自善愚嘗記得朱子語録有一段云克己復禮爲仁言一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胸中薫然慈祥愷悌視天下之物無一不在吾所愛之中也嘗題在窗中今語録尋不見從弟子剛云此是初年之說然似語録之說亦不可破反更安穩眞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有歸仁之理但就身上推不務於外不知文公去取之本意如何

李邕文章聲名在唐甚盛所謂千將鏌鎁誰敢文鋒者予家無李邕集曾見其自書數碑乃其自作者理不成理文不成文僅足資笑其日性有習道有固止於心反於照習也者坐平樹居平山困也者他添兩箇者字移攝兩句前後以爲奇也豈不可笑如此甚多其形容麓山寺云化城未眞梵天猶俗僧家只是廣張天也不如他而字一本有所以佛坐其上而天居其下佛非今人所見可以愚世俗麓山不過是箇寺院也如此廣張豈不爲識者所鄙

大凡得譽過當適足爲累鄭文寶詩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本是好詩晏元獻公題其後云此詩在處當有神佛護持一譽之過再看此詩便索然矣有甚不及可處誰不會做

有子本是好人孳將起來要當孔子被曾子說出使無光了且添史記許多謗議至今爲笑前

輩曰君子不欲多取名自古只有人不知不慍之君子豈有取名之君子然君爲下等說亦可以定民志

梁智藏法師碑蕭幾撰序湘東繹撰銘唐述聖頌晏殉殉一作撰序呂向撰頌宗聖宮碑歐陽詢撰序陳叔達撰銘本朝不曾見出二手者恐亦有之護先了切小也闡未之見也

先祖贈傳上舍詩傳上舍數年後來云被奸事者收了再求先祖寫先祖不肯愚亦曾有詩贈人被其再來求寫便天與寫此是輕不及前輩重厚處

文章可見興亡可見將衰未說道理且看文氣大風起兮雲飛揚興國之言也妖姬臉似花含露亡國之音也音一作文

偶步瓜園見有惡蜂捕一絡緯上用口咬下用毒釘不堪其苦天地如何得知何所赴訴爲之

惻悽不佳者數日

秦檜議和殺害名將後人猶以爲愛東南金國遷汴之將其直學士孫大鼎奏疏明言天會八年之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相議謂宋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讐韓世忠吳玠則習知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構怨之良深勢難先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因示恐脅而使之順我伴不從而勉強聽之忠獻王曰汝言是也誰可使者忠烈王曰張孝純可忠獻曰此人在河東失節人誰不恐遣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檜可用初言一作初來說趙氏得人心必將有所推立說張邦昌不爲人悅服不及半年其言皆驗我喜其人置之軍中間語以利害檜謂南自南北自北且許說某着手時只依這規模今只用兵南亦未必終弱若縱其歸國必是得志可濟吾事是時南人羈困檜獨溫足果至彼得權位而

謀始行廢劉琦韓世忠張浚趙鼎殺岳飛而南北之勢定忠烈王德之誓書之中必令不妄易首相而檜亦陰發宇文虛中之逆以報德表裏恐喝一如忠獻所料誅廢其喜事之將相定南疆北界之畫秦檜自謂欺世不料後日金人自言之南遷錄甚詳當時胡編修銓乞斬檜以謝天下豈爲過論而後世至今有爲檜出脫者可痛也

趙挺之除門下侍郎鄒浩在貶所有詩云促膝論心十二年有時忠憤淚潸潸不聞一事拳拳救但見三臺每每遷天地豈容將討免國家能報乃身全他時會有相逢日解說何由復自賢句句好至今尚感動人予不曉音律覺其聲音亦悠延之爲相子孫不喫看到今日至如此詩千古削不去陳後山亦奇特拜郊遇寒情願凍死不肯着他家襖

詩傳一出讀書盡廢真是著書手段其曰某傳則不捲衆人之長矣要好於前面綱領以後爲列諸家名氏使之有傳亦有美事此書不比論孟經大爐鞴自和鳴鸞別以下皆是取之諸家見成言語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訓詩亦備然也

物理難知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直傳到漢楊子雲猶曰類我類我蜾蠃取螟蛉產子於其身上借其膏血以爲養蜾蠃大螟蛉枯非變化也橘逾淮則爲枳亦非也江南人有接樹之法以橘枝接枳枳遂爲橘其核不變再種則復爲枳矣淮北之人不曉此也以此知古人之言亦有誤者杜陵杜鵑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親（一作嗔）殷勤哺其子禮若奉至尊亦不然杜鵑鵂鶹梟之徒也飛入鳥巢鳥見之而去於是生子於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爲育之既長乃欲啄母

晦庵既謂書序非孔子作晦翁既沒其門人後學如真西山諸人又皆確然以爲是聖人之書然康誥篇分明是誤往往聖人之筆不全矣西山併以康誥（一有序字）爲是依孔氏說

予向作世運錄時曾用晦翁說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避也管蔡流言周公避于東土星渚極以爲然予後來思之居東二年來征又二年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其實只二年其輔成王幼冲之時亦淺矣蔡仲之命辟管叔于商休然辟是法字後來道統錄中分紀遂依古說華翁極以爲非遂又爲改之晦翁辨得自明有益世教只是算年有些遠兩存之以俟後人

春秋傳敘先說二帝而上次說三王次說三王既不復作如秦見子丑寅之建正杜撰起來建亥漢知三王是忠質文又求之於忠質文之外以智力爲此都是欲傚古之跡而私意妄爲者

也夫子生於周末以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二帝而上不可得而追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法大以三王之道正後世之人春秋之法行則三王之道興不必遠追二帝以上而三王之治可行於後世豈不天下太平其意如此前說聖王不復作是說三王後說聖王不復作是說二帝以上其間所謂雖欲效古之跡不是說效古人之道只是要效其跡他有子丑寅我便有亥他有忠質文我便有智力以具做其跡也如此者方分曉不然不復作者既不可望做古之跡者又不可用是絕後世於無人也文章難看

東坡萬言書前面說時事儘好儘好至於厚風俗存紀綱處便淡薄枯槁蓋其本源處欠所以如此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進

是進而未已居是居而不遷修辭立其誠且把修辭一件做題目非禮勿視聽言動也在此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在此言忠信行篤敬也在此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亦在此

古者祭天地皆天子行禮至唐開元禮始定自郊天之外餘使有司攝之後來遂爲故事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爲至則有可議釋者格于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曰致

知在至物非辭也愚嘗訓格且比方思量之謂此爲是此爲非此爲正此爲邪此爲輕此爲重令之謗欲知輕重則曰以秤格之此字必有傳承玉篇云格至也量也度也廣韻亦然彼之字義多出於古時經注格至也是時堯典注不知度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與今文合向曾以告星渚星渚　看屋久之無說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知之初

何曾日食萬錢乃子何劭便日食二萬蘐云務奢易救儉難

平江吳國都嘉興越地相去百四十里吳王遠遠經畧破楚敗齊而不能退取湖杭以餘聽爲界豈但夫差之愚其先世亦疎矣

畏厭（乙甲切通作壓覆壓也）溺三不吊只是惡病欲染人如疫之類若說有畏而死則子畏於匡如讀

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而冠禮喪禮葬禮祭禮皆被他將夷之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其叮嚀告戒甚嚴古時亦能有幾箇好僧不比今時受戒方新出壇便破也喪禮則有所謂七次之說謂人死後遇第七日其魄必經由一陰司受許多苦至於七七過七箇陰司又有百日有三年皆經陰司本是欺罔愚夫惑其說過此時亦能記得父母請僧追薦謂之做功德做功德了便做羹飯謂之七次羹飯隨家豐儉今讀書人既闢佛老不用其說而於吾禮之中自不曾盡朝夕奠無（一作非）奠朔望無朔望飲酒食肉若罔聞知是夷狄之不若也葬是順火化是大逆今貧民無地可葬又被他說火化上天葬禮亦被奪了施斛一節既薦祖先又與祖先請客而共享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然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饑餓何曾有思親之心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敖如此則施斛請客之說寧可信其有不失爲長厚也畢竟是一箇祭祀以僧代巫而求達於鬼神請父母而又要請客致死致生之道容或有是理也予先室死曾施斛祭之友朋來問云君素不信佛老何爲施斛予曰我自不信我自施斛既而友人呂居中云鄭慥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斛曾有所感也以僧代巫却要擇僧

淵明送一僕（本作與）乃子助其薪水之勞而曰彼亦人子也見得淵明知道王褒僮約無此事以文爲戲後世虐用其下者乃以爲口實可嘆也

四惡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納之吝比上似輕何以亦（謂之）惡朱子謂當賞不賞當罰不罰亦甚計利害看來上三件是陽惡下一件是柔惡其一害也集註引項羽刓印事項羽婦人之仁高祖在掌握內不能殺雖奮暴只是柔惡

謂之有司堂堂主人只做得一司一職之事也

章雪崖平江隱君子也不曾見晦翁而時時有書問道晦翁荅書見存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何汩沒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顧齋胡丈淳菴從之此顧齋說予每書此句於扇上

人知敬聖賢之言方可讀書

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謂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此令祀后土之禮也儀禮不說

易六經之祖河圖易之祖

魏文侯自請於周爲諸侯田和遷齊康公又爲之請爲諸侯吾以爲卜子夏段干木恥矣

古者人鬼不相襲而相得也後世人求鬼鬼求人鬼亦非其鬼矣

白樂天長恨歌敘事詳贍後人得知當時實事有功紀錄然以敗亡爲戲更無惻怛憂愛之意身爲唐臣亦然知春秋所以存魯之法便是艸茅亦將不忍蓋祖父與身皆朝廷長養不可謂艸茅不知朝廷苦之此說不是不容臣不做此詔但有惻怛憂愛之心語言是重

穎考叔取蝥弧以先登純孝者如此乎莊公受

許之後其悔辭如此許又非其不共戴之讐
張良弟死不葬雖以良之功名不可掩也史之
有功類此也
天生烝民其命靡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初
稟於天者無不具此良心而歸全者鮮矣故曰
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使天命之常者其功
乃在人
無適也無莫也無可無不可也義之與比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也不獨論仕止
谷永云楚王飽丹姬以成霸功應劭注漢書便
擬箇丹姬出來谷永集中乃夏姬也解注難看
如此
崔浩謂老子非老聃所著此說可信
蘧伯玉信君子矣不若史魚之直諫君之言也
聖人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而
荀子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然

則聖人亦被史魚瞞了荀卿無忌憚
田單宣言令燕軍劓齊卒掘齊人墓燒死人以
激齊軍之怒此當時策士形容田單謀策過當
之言若果如此足以亡齊決不足以復齊也一作決不能復齊也
章雪崖有詩云擁關作夏計長日獨清坐我葵
競自花安榴粲成朵將芳詎容歇幽賞無不可
微風忽吹來諒亦深知我可以見其胸次

紹興間有錢衎者鎮江士人喜談兵能以氣運
推勝負紹興辛巳逆亮入寇衎曰此耶律德光
帝羓氣運也亮果死又言秦莊襄王甲寅始皇
即位是歲漢高祖生成帝寵趙后姊亂帝無嗣
綏和二年乙卯歲召定陶恭王之子立之是為
哀帝改建平元年是歲光武生後唐天成元年
洛陽大亂明年丁亥歲而本朝太祖生於洛陽
靖康之變北虜侵陵建炎元年丁未高宗即位

於南京而金人僞立張楚於河北是歲孝宗生
其言甚歷歷也孝宗眞應恢復之運極有志焉
而先堯以艱難之餘愛兵惜民往往寬之士大
夫習安既久置之度外惟一陳同父以書生慷
慨議論乃共駭愕以為狂人遂使金國賊一作俍
倖少延水旱凶荒漸漸自亡人事有負於天矣
北極正平上南極正平下故日月經星之運日
日而然時時而然千萬歲而然天之有靜也春
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
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地之有動也天主乎動
所以有靜者地鎮之也地主乎靜所以動者天
挾之也天而無靜則無晝夜地而無動則無寒
暑此下一有舊本二字
心生道也是總說人物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方是說人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是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說話仲弓可
坐南面而樊遲聖人分付更無兩樣南面者亦
當如此農圃小人亦當如此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
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愚謂釋氏但
能存其無用之心養其無實之性却不盡心知
性也
予登質窗先生門方逾弱冠荊溪吳明輔先從
質窗已登科聲譽甚振長予十有三年予係避
逃質窗一旦於人前見譽過當同門初不平久
方浹洽相與作為新様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誶
彼以為文章有格歸呈先祖乃不悅私竊謂先
祖八十有餘必是老拙鹿不得文字顧首領居
有問有架且造語俊爽皆與老拙不合也既而
先祖與質窗皆即世吾始思念六經不如此韓
文不如此歐蘇不如此始知其非既而見立齋

先生見教尤切後以所作數篇呈之忽媿書四
五百言痛說水心之文是時立齋已登侍從其
意甚欲痛攻舊習不止如前時之所悔也予此
時文字已自平了但猶有作文之意而自家識
習多為外物所奪然未嘗不自知先曾有詩呈
立齋先生云童牙苦呫畢嚼爪燈燼爛衡縮高
於丘纔作文字有精微隔幾塵徙筆祇流滿開
眼天地寮始識用書難千艳慚一實本根耐歲

寒先生甚喜常常吟諷詠頌昏靡不能大激勵盖知世間學問只有一路矣先生不以文名而論作文之法極是切至予後來少作文字而舊習却都忘矣明輔終身守此一格初學者其尙之更以爲好官職日進賓朋交接而明輔愈不得以自脩其非可念也

吳明輔爲國録予偶在京相見便説其齋居賦此是尊兄少年之文可以刪去明輔頗矜持有一

此篇二字以此言爲駭予告之云突梯者之無恥弓踰垣者之爲監要折衷於兩可今庶吾道其無悔如此則是處此身於突梯踰垣之間突梯是何等人明輔謂予不看上文予云只四句連續分麗何用看上文上文云顏陋巷以揚靴分軻走死乎車輪如此則必有一箇是踰垣一箇是突梯明輔無説予意其後來改之有傳其後來所印荆溪集則儼然在第一篇不易一字不知其意如何他不是全然不得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王卦辭元亨利貞本只兩意元而亨利於正而已今諸卦都是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見析作四字説自是一項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到此却又就文王本意作兩件説自乾元發出欲達是露生意遍滿無不亨通所謂始而亨也然皆可見者氣也須有理主於其中何嘗有不

好底生意盖純粹至善一有是字乾德之本然乾之性情只是利於正也乾之情性如此則凡資始於乾者皆如此是故人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盖其本來情性只利於正也

星辯在經筵曾説學以聚之是聖希天仰觀俯察天學也問以辨之是賢希聖君臨務成之學人學也予嘗辨其過當學以聚之即是博學問以辨之即是審問明辨聖人問以辨之在賢人問便着審辨便着明又着謹思只爭此耳聖希天入純亦不已

象山謂仲弓勝顏回盖見聖人所語顏子大段用力而語仲弓則似不甚費力便是仲弓强了不如顏子有這力得用故聖人教他用了一切掃令淨潔免得次第逐件儘有辛苦他人無顏子之力若教他如顏子之用便是不量力且當旋旋做去他日工夫亦到有力可用之時一掃

淨潔之境三省吾身是曾子出門如見大賓之時斯遠鄙倍是曾子克己復禮之時但看他力到力未到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非理勿履此是甚等氣勢如何教仲弓便做得

兩赤壁賦見得東坡浩然之氣是他胸中無累吐出這般語言却又與孟子浩然不同孟子集義所生東坡是莊子來人學不得無門路無階梯成者自成攧者自攧不比孟子有繩墨有積累也本朝過嶺諸賢雖不怨尤亦不快活東坡七千里渡海眞是快活海濤洶洶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吾儕必濟又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海外諸詩甚佳著論尤奇其曰武王非聖人自是怪説而觀過知仁見得此老忠義之氣峻極可畏雖武王亦不顧皆是浩氣劉元城先生云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

則雖與溫公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惟己之是信是他浩然

西伯戡黎切恐是武王詩中載文王兵事如崇如密如昆夷甚詳不見説黎史記載武王亦曾爲西伯矣第康節經世書紂二十年西伯戡黎二十三年文王薨遂命武王爲西伯恐康節能推其實乎於世運録跡依康節也

桀以三十三年始嬖妹喜紂以八年始嬖妲己周幽王以三年始嬖褒姒既是康節推出必是實也

先祖嘗言韓信枉屈誅夷千古無人與他辨説恐曾見朱文公語録云韓信反無證佐可謂見破史書惜乎只説一句便休不做一件事看與他濺洗他是箇人物不可教他一有既字枉屈死又枉屈被後世罵擊壤集有十詩中間兩篇云韓信事劉原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當初若聽蒯

通話高祖功名未可知又云韓信恃功前虜寡漢皇貧德尚權安幽因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誅異不難

大甲王老先生諱象祖字德甫嘗以文見水心水心所謂塵垢秕杯桊者也其文簡古老健質窗亦畏之第方褊不似質窗圓活然非有意不爲文非有味不爲句尤未易及但所見自僻嘗有詩云梟變周公佐中古蕭曹房杜與漢唐因事因時修治勃不談道學亦何妨此意到老彌

項子弱冠時嘗投其書荅書有云文字之趍日靡矣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陳秦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公鉅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術而非文藝獨水心擅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非升堂孰爲入室晚得陳質窗而授之柄今質窗之門亦殁矣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人才之續絕天運之盈虧也斯

文之隆替國家之治忽也前者覺出後者黯然則識者懼矣鄉邦之彥嘲風露而寫光影借比興而盜離騷何吟字鍊豈無一得而輿之讀檀弓談左傳評國語及太史公賈誼揚雄韓柳歐蘇之作求其一言之幾於道莫得也議論甚不是文章自好甚麼文氣○未有可授者也元云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以紙貼其上云未有可授者也今眞跡尚存王行志編其先集求序於荊溪跋作可授者可數也葢恐荊溪以爲妍也

東坡每健羡白樂天樂天如何敢望東坡東坡大節照映古今樂天些少外沈便動色力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此句是周人之言當時周人自失言了宰我不當舉出故聖人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說瞭然

康誥酒誥梓材斷然是武王封康叔之書不但

朕其弟小子封之可證也管蔡以武庚叛李而獲平是當時至大至重之事更不引一句分明是武王時誥命然此一段事後人說不得並無考處其有考處皆成王也鄭康成不足信太史公亦是成王太史公又不足信左傳載衛祝鮀之言亦是成王方道兄弟皆武王所封而周公封魯又是成王詩頌分明載也且當時若已封武庚則妹邦無得封衛若已封衛則邶鄘衛無得與武庚及三監豈武王當時已作誥命將封康叔又思以舊地存武庚既平武庚成王始宣武王之誥以封康叔耶不可曉也

東坡超然臺記中數語本是習鑿齒諸葛文東坡蹈襲之一入東坡手精神百倍不是喫煙火食人說話習云每定省㝢家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若乃魏武

之所置酒様堅之所隕斃遺事猶存碌碌凡士女足以感其方寸哉東坡云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遠相近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遨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尤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眞是妙語人能推此便可曉做文字之法然自古大文章之家只有東坡不怕蹈襲餘人當謹

堯之九年洪水不是經年經歲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蓋有滔天之時亦有消退之時只因下流壅塞所以遏洪流暴漲便滔天也使懷山襄陵之則民何所得食人類將滅豈但咨怨昏墊而已禹又何所措手足只是川流有梗如龍門等處素來逼狹又添淤塞所以不勝得暴漲霖降

水涸之時亦必能退堯時必是四方雨多崑崙鹽澤凡上流諸處必是泛濫下面阻障未開所以只見堯時大水今山谷有溪去處或有山阻之遇秋雨淋漓瀨溪者必被此害民避水于屋春有驕灘流者安土重遷昏墊怨咨而已水退又自生產作業

寶顏堂訂正玉峯先生脚氣集卷之下　終

跋

咸淳甲戌冬伯父脚氣病作時以書自娛隨所見而録寢復成編因目曰脚氣集嗣歲春仲不幸傾亡亦絶麟之筆也凡平昔有書之别帙者可勝紀哉兵火禍遊咸爲煨燼惟賴此編之獨存亦云幸矣從子惟一百拜謹識

脚氣集後跋

此書迺管而敏家藏本借録于城南寓舍映雪行齋時吳元年歲在丁未臘月廿八日庚午華亭孫道明叔父年七十有一

十

脚氣集二卷

宋車若水撰若水字清臣號玉峯山民黄巖人此書據其從子惟一跋蓋成於咸淳甲戌因病脚氣作書自娛故名曰脚氣集書中論孟子集義章一條下有細字夾注云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書今錄於此則餘皆是冬所著也若水少師事陳耆卿學爲古文晚乃棄去改師陳文蔚刻意講學書中所謂篔窗先生者耆卿號也克齋先生者文蔚號也故此書體例頗與語錄相近其論詩攻小序論春秋主夏正論禮記掊擊漢儒皆堅持門户之見論周禮冬官譏俞庭椿斷定攙匿其說甚正然必謂以周官尚存三百五十謂冬官不亡則仍啓柯尚遷等割裂之根論詩三百篇爲漢儒所僞託與王柏之說相同論禮記之畏壓溺以畏爲疫氣傳染尤爲杜撰其論史謂諸葛亮之勸取劉璋爲申明大義其論文謂李邕諸碑文不成文理不成理亦皆乖剌然如論周禮載師乃國廛之征非田賦之制駁蘇轍說之誤論春秋虞之盟主程子與舊說信先王不禁之說及宋人盟于宿主公羊以爲與之說宰咺歸賵主直書天王而是非自見之說均有裨經義於朱子四書集註服膺甚至惟謂大學格物離以訓至當從玉篇舊訓作比方思量之義謂論語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稍立異同然大旨不殊又謂詩集傳當於綱領之後列諸家名氏使之有傳此書不比論孟自和鳴擊別以下皆是取諸家見成言語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訓詩亦懵然亦爲公論其他論蔡琰十八拍之僞論白居易長恨歌非臣子立言之體論文中子鼓瑟之什爲妄論錢塘非吳境不得有子胥之祠論子胥鞭尸爲大逆論王羲之帖不宜字皆鑿然有理論擊壤爲以杖擊地論應劭註漢書誤以夏姬爲丹姬皆足以備一說論杜鵑生子百鳥巢一條雖未必果確亦足以廣異聞也

四庫總目提要補正

脚氣集二卷　胡玉縉撰

惟謂大學格物離以訓至當從玉篇舊訓作比方思量之義

王詠霓函雅堂集有是書書後云集中論格物引玉篇廣韻訓爲量度至爲精當玉峯不知字義之出處案李善文選注引蒼頡篇格量度之也此玉篇所自本禮記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與大學訓同家語五儀篇口不吐訓格之言皆量度之義也玉峯嘗以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聽訟章爲格物之傳質於魯齋魯齋驚賞以爲洞照千古錯簡作大學沿革論以表之宋大學舊文即以修身爲知本以知本爲格物此在甘泉念庵近溪蕺山諸儒俱篤信而不疑亦不必移聽訟一章以爲致知格物之義也玉峯所著書又有道統録嘗已不傳世運錄宇宙略紀及文稿十卷據謝方石赤城新志尚有鈔本更歷三百餘年霓未之見疑散佚久矣玉縉案王氏此篇考車之學問源流甚詳大致本於台州府志今略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養痾漫筆一卷

宋趙溍撰溍字元晉號冰壺葵之子也咸淳中嘗知建寧府是書雜記宋時瑣事末附醫方數條多捃摭他書而成如坦齋筆衡鶴林玉露瑞桂堂暇錄譚淵之類亦間註出處寥寥數頁殆非完書亦書賈從說部錄出託爲舊本者也

養痾漫筆

趙溍錄

養痾漫筆　說郛十　趙溍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鞞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淚霑衣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歎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斂通身透明臟腑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症 坦齋筆衡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偶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愧謝延之上坐 瑞桂堂暇錄

嘉泰間內臣李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張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捫壁隨嫗而行但覺是布幔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携燈至又見四壁皆有青赤衣帷遮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酒殽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頃時復至後有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殊畏懼尼逼使坐遂召前嫗命酒殽數盤此婦人更不一語尼云已晚矣張但懇尼云匠者無錢尼殊不顧遂令就寢尼執燈扃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婦人竟無一語疑爲瘖疾至鐘動尼復至啓鑰喚張起如前令嫗引出亦損布壁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張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迨曉即離役所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責之及聞此事使人偏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域衆皆謂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固寵借種耳 華航紀談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冑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脚道煜衢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

登焉既一毀曹謂李歸辦裝詣且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晚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衆皆服其識量 譚淵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

侍臣莫不嘆服 譚淵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毋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愼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毋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止有一小鐵篦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毋竟不回矣 譚淵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惟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于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窗雜錄有異竹幾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籦竹可爲舟但未親見耳云實有之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唐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

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峯問輝曰既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眞宗即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紀載諸國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宮觀專尚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眞宗久無嗣用方士拜章至上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即遣大仙爲嗣大仙辭之帝曰當遣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嘗鞋惟坐殿方御鞋韈下殿即去之徽宗即江南李主神識

幸祕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而徽宗生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眞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高宗韋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夢亦然須臾報韋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錢唐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夷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猫精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猫來諸閤皆扃戶徽廟亦避之甚至登九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袞下而去罔知所在後宮妃嬪夢中有與同寢者即此猫也或云朱溫之魔所化左傳云

家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與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曰尚御晃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為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

王樞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於樞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樞宅骨肉絕食此僧即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樞宅老幼賴之無餒

真定大歷寺有藏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藉匣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勑書及會昌間賜免拆殿勑書有鎏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為也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泰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逕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漶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 鶴林玉露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

衙鼻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閫師者日以殺人爲事邪老師歎服

狒狒謂白狒狒怪頭被髪操竹獲人則笑脣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輒笑笑則下脣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髪可爲朱纓血可染衣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狒房狒切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即聾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栗研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傅亦驗　喉痹用乳鵝蝦蟆衣鳳毛草擂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即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用當歸次黃蘖皮羌活爲細末生鷺鷥咮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有名醫陸某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胷膈間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煑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窗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頂至踵平分寒熱醫無識者有一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一夕而愈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効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喜就以杵藥金杵臼賜之至今呼爲金杵臼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櫞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煑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効又越州某學錄云少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太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縣村民有患水腫者以爲鬼禍訊之卜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遂愈

宋趙溍錄

養痾漫筆　終

隨隱漫錄

陳世崇撰

隨隱漫錄卷之一

宋臨川陳隨隱

令製春秋贊云微顯闡幽三體五例嚴乎成言褒貶一字周禮云庠建六典條章煥明爲世之則太平之基日新云大哉盤銘日新其德一盟一思惟湯是則自警云華華爲善無怠講習心思唐虞聖道可入又曰私既克理是從中則正公則平操則存德日新鑑銘云湛然厥中惟正是守萬醜于姸於我何有離卦贊云日月麗天德備中正明以繼明

聖而益聖艮云兼山曰艮德在知止君子體之思不出位晚望云鷗鷺歸烟渚秋江挾晚晴老漁閒艤艇坐待月華生賞春云珠簾翠幙千門曉麗日和風萬國春乍雨乍晴雞罩溯無非天地發生仁社日雨云風催社日雨零零處處雞豚樂祀神見說豐年於此卜不妨醬濕社翁巾新涼云新涼燈火又相親遍閱群書不厭勤幾硯微吟真樂處那知宮漏夜將分授衣云從來人事順天時九月纔歲晚催霜猶自未知幾往

云秋桂庭前舞影涼高重深翠護深宮恭迎兩殿臨清宵冷濃浮月殿香恭和御製賜李千才韻云祝堯草制臣地位高玉堂深夜許焚香文章端世是儀鳳韶聞承恩直禁垣喜有商才追宋軾光麝聖與勝唐絅東修成典熙朝事千古編訂能褒題諸色扇面云絳宵知地涼嘗雪念民安山風迷曉月海浪起晴光鷗鷺起蓮遊曉鷗棲又外涼西風歇翠蓋曉露泡紅裳艷紅酣宮圃冷琴媚秋池聲幽梧葉雨香冷菊花風院子供新茗閣丁獻異花

穠華照水澄秋靜冷艷欺風醉露涼一枝翠葉凝秋色萬粟金英噴古香月飾穠影虛窗靜秋叢繁英淨几香千葉喜容迎曉日萬鈴黃色映朝霞日麗椰壖鵝語滑雨收桃岸燕飛忙瞻宸堂帖子云歸仁由克己學道在存心堯舜傳心惟以一禹湯受命本乎中凝華殿云帝德巍巍溫恭允塞心傳精微惟堯是則觀瞻宸翰凝華數帖子必有如文中子窺高祖之心於大風歌者故敬錄之

崇凝殿上壽三十三拜三舞蹈初面西立閤門進班齊牌上升座　班北面躬身聽贊兩拜起直身　滕三叩頭出笏就一拜又兩拜躬身奏班首奏聖躬萬福再聽贊拜兩拜移班如初殿中監升殿詣酒尊所教坊起居殿侍進御茶床又北面躬身聽贊拜兩拜直身立上公升殿注酒詣御座前躬進俛伏致詞立躬身俟上公降階復位聽贊拜兩拜起躬身俟樞密宣答聽贊拜兩拜移班如初上公升殿立御座東樂作上飲畢上公受盞降階復位北面躬身聽贊拜

兩拜舞蹈如初不該赴座官先退赴座官躬身聽樞密宣答訖聽贊拜兩拜升階立席後俟進酒樂作上飲畢舍人贊各賜酒躬身聽贊拜兩拜起贊各就坐立如故復贊乃坐酒行先上公次百官搢笏執盞立席後躬身飲訖聽贊拜兩拜後坐食至搢笏執筷出笏再進酒如上禮三行舍人曰可起立席後俟上公御座前俛伏跪奏復位降階北面聽贊拜兩拜舞蹈如初鳴鞭捲班凡正旦朝賀一十九拜三舞蹈初面西立上升座閤門起居班首以下躬身北面俟舍人宣名訖聽贊拜兩拜舞蹈如前禮躬身俟班首奏聖躬萬福聽贊拜兩拜起直身立俟樞密升殿班首出班俛伏致詞並躬身俟班首復位聽贊拜兩拜舞蹈如初起躬身俟樞密承旨詣折檻東稱有制兩拜起躬身俟樞密宣答訖聽贊拜兩拜舞蹈如初凡冬至朔賀一十三拜一舞蹈初百官面西立俟伏以下起居如閤次之次贊奏舍人宣班首以下起居備賀北面躬身聽贊拜兩拜起舞蹈如初起躬身俟

班首奏聖躬萬福聽贊拜兩拜起直身立俟樞密升殿班首致詞答如正旦禮凡朔望起居九拜一舞蹈初贊奏目知閤御帶行門以下常起居殿中侍御史大起居七拜百官躬身聽舍人宣班首名北面聽贊拜兩拜舞蹈如初不候贊兩拜班首不離位奏聖躬萬福躬身聽贊拜兩拜起躬身聽贊各祗候捲班凡上殿倫對初面西立舍人引北面躬身聽贊拜再拜絕兩拜起躬身聽贊祗候直身立引稍前兩步再躬身聽贊拜兩拜起躬身聽贊

祗候面西立奏三省奏事退引升殿立東南角舍
人前奏銜位姓名上殿因依引赴御座左側身立
揞笏當殿末出笏又手及横執劄子爲失儀如有
宣諭即口奏云臣官不該殿上拜容臣奏事畢下
殿謝恩奏事畢依舊路下殿北面不候贊兩拜隨
班凡謝恩初面西立舍人奏姓名引北面贊拜兩
拜出殿致詞歸位贊兩拜舞蹈躬贊祗候退凡朝
辭面西立舍人奏姓名引北面贊兩拜不出班奏
聖躬萬福又贊兩拜出班致詞復位又贊兩拜贊

好去如有賜物宣有勑即揞笏舞蹈三拜凡賜茶
引北面躬身奏聖躬萬福贊兩拜贊就坐升殿立
席後再贊乃坐茶至揞笏出笏降階贊兩拜贊祗
候退

夫子沒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至明皇始封文宣王
神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議爲至聖元聖帝而李邦
直者獨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爲帝於是僅加玄
聖二字與代尊崇何預於周果如所言則公亦不
可封矣雖萬代帝王之師何假虛名而邦直之罪
所當筆誅又執筆以俟

夫子之徒三千一貫之道獨語曾子而曾子一唯幾
到列聖處大學十章爲後世帝王治天下之律令
格例絜矩即忠恕也中庸一書彌綸天地參贊化
育孔子之道益著而曾思位在弟子下度皇即位
首升侑食巢數千載未行之典爲億萬世將來之
法度皇之聖至矣

西山蔡先生訓子曰今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
語纔有今心即截斷却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日作事皆依本分居已饒人終無悔吝錢穀與人
交關須頭讓人步少生事一切用柔道理之若識
步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惡之蓋不識好
惡如童稚如醉人雖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王法
不可免也曰孝弟忠信不可須臾離若有分毫虧
人底心天地鬼神不恕也曰禍患中第一莫使性
氣中外事一切靜來順理之曰爲善得禍乃是爲
善未熟爲惡得福乃是爲惡未深人事盡處方是
天理曰欺世盜名者無後吾甚懼之

延平李先生靜坐正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氣象爲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
也若夫致虛極守靜篤不思善不思惡老佛亦同
此理但有治世出世體用之不同耳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朝事梁暮事晉遺下兎園冊子
耳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君國可謂
傀儡兒矣賣粥飯僧者都頭甚操剌六一公化俗
語爲神奇者也

蕭蕭馬鳴靜中有動也悠悠旆旌動中有靜也兎罝

整而靜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
霏寫物態慰人情也張文潛謂雞聲茅店月人跡
板橋霜羈旅窮愁想之在目柳塘春水漫花塢夕
陽遲春物融冶人心和暢言不能盡殆無垢謂雪
消池館初春後人倚闌干欲暮時盡山之情意物
之容態可入圖畫皆彷彿三百篇之遺意歟

杜少陵贈衛八處士一篇久別倏逢曲盡人情想而
味之宛然在目下此則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
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

年無愧前作若戴叔倫之歲月不可問山川何處
來皆出於藍者也

唐人詩工於下生字走月逆行雲芙蓉抱香死笠卸
晚峯陰山雨慢琴絃松凉夏健人綠竹助秋聲疎
月擁紅顏石磴掃春雲畫角起邊愁遠帆開浦烟
疎雨滴梧桐字字穩帖不覺

上謚百三十一神聖賢文武成康獻懿元章聲景宣
明昭正敬恭莊肅穆戴翼襄烈桓威勇毅克壯圉
魏安定簡貞節白匡質靖眞順思考顯和玄高

光大英睿博憲堅孝忠惠德仁智拉禮義周敏信
達寬理凱清直欽益良度類基慈齊深溫讓密厚
純勤謙友廣淑儉靈榮厲比絜舒貫逸退訥偲
速懋宜哲察通儀經庇協端休悅綽容確恒熙洽
昭世果用之君親焉用之臣子焉中謚十四懷悼
愍哀隱幽冲夷懼思戾微用之閔傷焉用之
無後者焉下謚六十五野夸躁伐荒煬戾剌虛夢
墨慝亢干禍專輕詐介暴虐慢狂凶慢恐毒惡殘
昊擾頑昏驕酗湎流狂侈靡溺爲妄蕩諂誣詐滿
詭惑奸邪黷專危比悍戾縱敗散厲蔑貪費用之
亂焉用之小人焉

太史梁傅昭子婿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曰食之則
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宰牛之禁自梁已然
或謂牛字從半或謂牛七畜也與土宿同位其武
爲北水神亦與土同位故不可食禍福恐人豈理
也哉矣愆齋華帥江東時戒宰牛詩曰中和後五
日社日祠南臺田夫趂雨耕歡聲沸如雷老牛視
尓農服田亦勞哉有牛負犁者俄頃一週迴無牛

人代耕四夫盡力推四夫力雖疲不如一牛犁一
牛當四夫功力大如斯農以牛為命愛牛如愛兒
愛兒惟恐傷殺牛何忍為老守令奉勸戒之重戒
之牢牛國有禁殺牛夫所以留取黑牡丹年年待
花開盧都南却人送牛肉小簡云昔人亦珍此味
所謂如享大牢是也然一犁春雨數畝秋雲既食
其力又食其肉可乎余不忍敢諱致命理語讀之
惻然
西山真先生點先君集中警句如闕戶夜通月御泉
朝飲星凝膝花蹊日晴眠鮮石烟地曠日難晚海
寬天欲浮與子幾分手何人更賞心遊歸雲衲破
定起石床溫道至無偏黨心何有重輕執事豈容
人有意一春多被雨無情舉頭莫看王侯面失腳
恐為名利人千古留芳惟好句一時得意總微塵
石湖歸途云人與兩風結約來芙蓉花氣撲吟盃
曲塘好處都行過帶得一身秋色回城東看都云
翻般為寒一信風驀橋南北岸西東春歸楊柳無
私意深淺青黃自不同上林歸鴉云夕陽鴉背斂

殘紅萬點飛歸傍帝宮應是上林棲宿穩可曾驚
散月明中友人官滿云三年官滿冰霜潔一日春
回宇宙寬曾向膝前種楊柳綠陰留與後人看東
閣書所見云媽好遊女步東園曲徑相逢一少年
不肯比肩花下過含羞却立海棠邊苦吟云水昇
荒寒天正霜夜深吟苦未成章閉門不管庭前月
分付梅花自主張蘇堤曉望云荷邊清露襲人衣
風裏明璫浴曉池涼影潤香吟不得手攀堤柳立
多時妾身恨不事英雄果是英雄安有淚初陽烘

賽笑資汾布幽林山會互朝斯為我流好音俯仰
須臾間已忱洽冷心飛蓋何為者傲睨松之陰翻
然移他枝條弄不可尋歐曰學充而意廣氣大而
體不偏用力於先聖之書漫塘劉先生曰觀其文
詞聽言遠為詩深於理思使人嘉歎不足習靡陳
先生曰撰莊騷而奴班馬止堂黃先生曰驕選唐
宋罔不究心紫巖潘先生曰出入於江西晚唐之
間而不墮於刻斲率者也惜端平以後所作諸老
不得見之吁

有貨炒栗人坐亡無準秉炬云平生辟辟剝剝做盡
萬千手脚今朝撒手便行這回炒得離殼隨隱拈
云未敢相許
辛巳八月乙丑先君方外友清溪沅禪師坐亡遺偈
云六十七年無法可說一片雲收澄潭皎月隨隱
拈云年本無期法亦何說末後倒騎虛空着楔喫
君遇波騰鼓立時且道月在什麼處

隨隱漫錄卷之一

隨隱漫錄卷之二

宋臨川陳隨隱

晉侯受玉惰內史遠知其不能長世趙同獻狄俘于
周不敬劉康公知其必有大咎晉侯拜舒宣公不
敬季文子知其不免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
子知其不亡何為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知
其不反齊高厚不敬士莊子知其不免齊侯衛侯
不敬叔向知二君之必不免蔡侯不敬子產知其
將死伯有不敬穆叔知其必有大咎不敬取禍如
此斯乎嗚呼毋不敬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傳心

之要法歟
王莽女為平帝后帝崩莽不能強之下嫁漢兵燒未
央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赴火自死非特莽愧其
女劉歆孔光之徒亦愧矣羊琇女惠風為愍懷太
子妃劉曜陷洛陽以賜其將喬屬伏劍大罵而死
王夷甫諸人不愧乎劉禪降魏見蜀伎不悲有此
間樂不思蜀之語孔明之子瞻孫尚戰死張飛之
孫遵趙雲次子廣亦戰死北平王諶哭于照烈廟
先殺妻子乃自殺魏以蜀宮人賜將士李昭儀不
辱自殺禪不特愧于將士亦且愧于婦人矣
晉靈公不君患宣子驟諫使鉏麑賊之麑曰賊民之
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宋高祖使張偉
酖舊君偉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于道自飲而
卒予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東山之詩雨雪寒燠僕馬衣裳室家婚姻出於聖人
之忠厚惻怛故能感人也楚子伐蕭師人多寒附
而勉之皆如挾纊遂傳於蕭明日蕭潰亦窺見此

意曹操云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托其羣臣又
愧其子愧其妾異哉

衛青少爲平陽公主馬前奴後貴顯公主擇配無踰
青者卒歸之北齊後宮一裙之費至直萬疋周滅
其國后妃以賣燭爲業南唐劉承勳宿脊極侈蓄
妓樂數千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數十萬服飾
稱之歸京乞食凍餒死軍卒楊杲宗爲丁晉公築
第丁貶海上朝廷以第賜杲宗劉美善鍛金後貴
顯賜上方器視刻工名多美所造嗚呼世事顚還
往往如此惟德行文章照耀今古彼富貴者猶蜉
蝣醯雞豈止空言徒苦民耳

閻樂引兵入望夷宮二世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得
爲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又弗許麾其兵
進二世自殺懷帝爲劉聰青衣行酒愍帝執戟前
導行酒洗爵俱不免遇害煬帝先殺其子索鴆不
許自解練巾授令狐行達縊殺之全忠殺昭宗方
醉臥遽起單衣遶柱走追而弑之晉王北遷自採
木實草葉食之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王

俱自殺不果嗚呼君天下得其道則富有四海失
其道求爲匹夫而不得況妻子乎哀哉

天子四學中辟雍南成均北上庠東東序西瞽宗學
書者就上庠學舞者就東序學樂者就成均天子
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則就辟雍帝入東學上親
貴仁入南學上齒貴信入西學　亦太學
也

書稱后稷播時百穀周禮豐實九穀晉志有八穀孟
子云樹藝五穀百穀繁莫克知九穀黍稷稻粱秫
大小豆麥麻八穀卽詩之黍稷稻粱禾麻菽麥獨
五穀鄭註云黍稷菽麥麻趙岐云黍稷菽麥稻日
用所急莫如稻岐說爲是黃帝用黍制律積六十
四黍爲圭準之黍類首滑若小宜釀酒杜預謂穀
爲豆唐本草舊註云稷卽穄也

青溪汪先生祕筮長沙出錫器歸舟有錫染水器穿
對之不樂妻楊氏曰吾憤其直而得之者庸何傷
曰居官不欲爲器皿奈何以是汚我爲命投之江
中始無愧色蔡京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己以宗子

博士召力辭不就或潛問其故曰吾畏時不欲附
姦臣傳耳吁士大夫能勤小物故克此心也享萬
鍾必以義不爲京屈特小小者爾學犬吠村莊者
愧死無地

逆臣姦驕爲隱羯奴發也奉賊稱臣爲陳希烈等發
也死生堪羞爲新君旨救均旨及六等定罪發也
此元子書萬世綱常之法陳所翁賦于逆臣節云
銀旗金甲渡巴西靈武城樓已萬幾一札只聞元
帥命五陵今待使臣歸未聞請表更追表且看黃
衣換紫衣天性非由人僞誠何祿尚父結張妃六
等滕如誅獨補二張緣活亦何願太師死後猶書
法水部刑章托頌聞聶憶海青段無眠絕倚甄濟
隱青山中興碑下姦臣懼天道何嘗不好還淡溪
毛寒壁立晁怖可不懼哉

潘紫巖慨慕先隱集老子以下迄于宣靖可師者各
爲小傳曰幽人具範周二十七附見者四老聃尹
喜莊周列禦寇榮啟期楚狂接輿及妻長沮桀溺
荷蓧荷蕢石門晨門顏回閔損曾參原憲公析哀

漆雕開仲子及妻老萊子及妻公儀休披裘鬭丘
顏歜段干木黔婁及妻鬼谷子兩龔二十七附見
者六韓二徵士龔勝彭城老父宋勝之薛漢李弘
鄭樸戴良向長禽慶王覇及妻逢萌逢光苑丹高
鳳臺佟梁鴻孟光周黨黃憲洪宜韓康陳留老父
魏桓徐稺姜肱及二弟申屠蟠郭泰張奉魏晉十
二附見者六管寧張臶胡昭王烈焦先皇甫謐及
子方回孫登董京郭文何琦孟陋氾毓徐苗翟湯
周彌湯子莊陶潛南朝並五代十九附見者七戴
逵劉凝之沈麟士宋之孔顗鄧野老壽陽翁父宗
測及宗人尚之雷次宗之祖炳明僧紹阮孝緒劉
訏及族兄歊仲長子光王通衛大經張氳盧鴻一
張志和鄭遨王居士張參及弟元言及子立宋
十八附見者六戚同文宗翼陳摶傳霖楊朴李瀆
魏野及子閑邢敦林逋魏模真劉演張俞孔旼
高懌种放張蕘許勃潘閬孫仲邠庭成都隱者
張舉劉卓凡百三十二人

漢書載淮南王安以叛自刑神仙傳以爲安丹成上

昇雞犬舐鼎亦得仙去唐書紀振果自云我生堯
丙子其貌是年六七十未幾亦卒神仙傳謂果生
堯丙子二萬八千歲矣堯卽位二十四年丙子至
唐開元初才二千八百餘年會稽玄家之誤明矣
不然孟子載文王之囿百里卷齊宣王則曰文王
之囿方七十里則民居者三十里耳

會稽郡夫人郝儀王秋兒順安俞修容新興胡美人
永陽朱梅兒咸陽朱春兒高安朱夏兒南平承端
兒東陽周冬兒順政石淑兒高平周賽兒通化聞

淵兒蘇賜陳宜兒胡安花沈成寶黃新平皆上所幸也初東宮以春夏秋冬四夫人直書閣爲最親王能屬文爲尤親雖鶴骨臞貌但自上即位後盛幾之服批答畫閣文克欽承旨出其手然則士非以色事主上度皇亦悅德者也

庚申八月太子請兩殿幸本宮淸霄亭賞芙蓉木犀韶部頭陳婉兒捧牙板歌尋壽亮一句上曰愁悶之詞非所宜聽顧太子曰可令陳藏一撰一即景撰快活聲聲慢先臣再拜承命五進酒而成二進

酒數十人已羣謳矣天顏大悅於本宮官屬支賜外特賜百疋兩詞曰澄空初霽暑退銀塘冰壺鴈程寥漠天闕淸芬何事早飄巖壑花神更裁麗質漲紅波一奩梳掠鏡影裏并素娥仙隊似曾相約閑把兩花商略開時候羞趁觀桃階藥綠幕黃簾好頓膽甁兒着年年粟金萬斛拒嚴霜綿絲圍幄秋富貴又何妨與民同樂明年四月九日儲皇生辰令進寶鼎兒俾本宮內人筆唱爲壽上稱得體詞曰慶寂消暑佳氣鬱葱非烟非霧人正在東閣堂上分瑞祥煙鵲翠洛承玉斝總歡呼斛頌爭羨神光保聚慶延節端生二佛棱躡星池仙翔最好英慧由天賦有仁慈寬厚儒學每留念修身依意博問謙勤親保傅樂賢論敎規隨晨晝心授家傳有素更吟詠形容雅頌隱隱賡歌風度恩重漢殿傳觴宜付祝恭承天語對南薰初試宮院生綃競皋但長願際昇平世萬載皇基因覩附襄日詠鷄鳴舞拜龍樓深處又明年賜永嘉郡夫人全氏爲太子妃錫宴畢子妃回宮令旨俾立成絳都春家

宴進酒詞曰晴春娟曉正禁苑乍煖鶯聲嬌小柳拂玉蘭花映朱簾韶光早熙朝多暇舒長晝慶聖主新頒飛詔貽謀恩重春家有訓萬邦儀表偏稱宮闈歡笑釀和氣共結天香繚繞侍宴回車韶部將迎金蓮照鷄鳴聲戒丁寧了但管取咸常同道東皇先報宜男已生瑞草若此者餘百篇史臣章采稱陳藏一長短句以淸眞之不可學老坡之可東宮應令令情托風所謂曲終奏雅者耶沉香亭淸平之詞尚托汗青以傳藏一此詞合太史氏書法宜牽聯得書

二十四班行門長入祗候殿前指揮左右班御龍直金鎗班銀鎗班散員散指揮骨朶直散祗候散都頭東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新舊四班招箭班殿直弓箭直弩直散直禁衛內殿直散釣容直隋龍忠佐習馭直先是太祖自陳橋驛擁兵入覲長入祗候班喬陸二卒長率衆拒于南門乃入自北門衣折箭誓不殺戚袁不臣自縊太祖親至其舍歎曰忠義孩兒賜廟曰忠義易班曰孩兒至今孩兒

班於帽子後垂頭髻二條粉靑者爲世宗特服紅者賀太祖登極直舍正門護以黃羅傍穿小門出入旌忠也先臣奉勅撰二侯加封敕紀云生而忠舍一身以立大節歿而神歷百世以續威靈國家賴若而人扶持風化賴若而人激厲尙早賴若而人捍禦朝廷寵之美號邦人禱之徼福豈他祠例論哉長入祗候班喬陸二侯忠義見於建隆之初福祐施於景定之後雨暘愆忌禱輒應班首小臣陳桂等以狀聞於是忠義威烈之褒忠烈德義之寵靈所以廣解衣折箭之誓俾之與國同休者也宜刻堅珉以勸萬古皇帝以命臣藏一臣藏一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太祖肇造曆數攸歸爾喬爾陸忠節不移誓衣宥爾折箭解衣舍生取義期食千秋後三百載愈顯靈威捍菑禦患福被髦倪爰錫嘉號勸忠匪私服我休命永佑昌時

偶敗簏中得上每日賜太子玉食批數紙司膳內人所書也如酒醋白腰子三鮮筍炒鵪子烙潤鳩子燒石首魚土步辣羹海鹽蛇鮓煎三色鮓煎臥鳥

螞湖魚糊炒田鷄鷄人字焙腰子糊燠鮎魚蝤蛑簽麂膊及浮助酒蟹江姚靑蝦辣羹燕魚乾服鱸魚酒醋蹄酥片生豆腐百宜羹燥子炸白腰子酒煎羊二牲醋脑子清汁雜燴胡魚肚兒辣羹酒炊淮白魚之類嗚呼受天下之奉必先天下之憂不然素餐有愧不特是貴家之暴殄略舉一二如羊頭簽止取兩翼土步魚止取兩腮以蝤蛑爲簽爲餛飩爲棖甕止取兩螯餘悉棄之地謂非貴人食有取之則曰若輩真狗子也噫其可一日不知菜味哉

先君號藏一蓋取坡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夢牕吳先生文英爲度夷則商犯無射宮製玉京謠云蝶夢迷淸曉萬里無家歲晚貂裘敝載取琴書長安閑看桃李爛繡錦人海花場任客燕飄零誰計春風裏香泥九陌文梁孤壘微吟怕有詩聲翳鏡慵看但小樓獨倚金屋千嬌從他鴛暖秋被蕙帳移煙雨孤山待對影落梅清泚終不似江上翠微流水

襄樊之圍食子爨骸權奸方怙權妬賢沉溺酒色論
功罪召紛飾太平楊僉判有一剪梅詞云襄樊四
載弄干戈不見漁歌不見樵歌試問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穀也消磨柘枝不用舞婆娑醜也能多
惡也能多朱門日日買朱娥軍事如何民事如何
雲間酒淡有作竹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
會買箇三升打開餅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
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迭三
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水一斤餅嗚呼豈
知太羹玄酒之真味哉

隨隱漫錄卷之二　終

隨隱漫錄卷之三

宋臨川陳隨隱撰

孟享駕出則軍器庫御酒庫御廚祗候庫儀鸞司御
輦院從物前導騏驥院馬引從舍人內外諸司庫
務官鑾之前騶親從左右各二十一人控攏親從
三百十四公路喝贊舍人二文武左右各八都下
親從如其數閤門宣贊捧駕頭於馬上乃太祖御
位所坐香木爲之金飾四足隨其角前小偃織藤
冒之至則迎駕者起居引駕士首左右各五人閤
門提點御史臺諸房副承直御椅子簿書官閤門
祗候金鎗銀鎗招箭東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等
班環衛御帶內等子道遙子御輦院官御燎子翰
林司官閤門覺察官贊二人殿侍五十二快行如
上數而殺其二御馬數十院官隨之警蹕八人殿
侍執從物者十人行門往來禁衛內編排三十人
知閤步帥行於中御龍直執從物者八十人引駕
長八人祗候左右班各二十人殿前指揮使如上
數各殺其六親方團子二百四十人內殿直御龍
直各二百崇政殿親從內外等子各如上數內等
子十七人作內圍于主管殿司公事主管禁衛官
押之燭籠兩行各六十人快行如初數行門二十
四人擎輦六十人中仰天顏蓋二扇二挾輦殿前
指揮使左右各二十四人內殿直如之挾輦御藥
左右各二人捕帶內外御帶倍上數帶御器械閤
下官又倍之文武親從又各如前數覆一扇二左
賢右戚乘馬從駕彈壓宮殿之行門以下紛腳幞
頭大團花羅袍擊鞭編排小團花羅袍御龍直茶
酒等班紅地方勝練鵲纈羅衫各塗金束帶控攏
御馬左右直執七寶素紅瑪瑙鞭各一擎砞紅水
地鼠珠龍杌子各一皂紗幞青地荷蓮纈羅衫塗
金束帶文武親從貼錦帽紫寶相花大神衫銅革
帶內外圍子皂紗帽紅地黃白獅子纈羅衫緋綠
羅背子塗金嚴獅束帶前引從並妥牙帽三色纈
衫銅帶親事官曲腳幞頭族四金鵰袍塗金帶百
官諸司並朝服阮秀實仰瞻聖駕詩云紫烟歛翠
碧天長柳陰旌旗午尚霜一朶彩雲擎瑞日光塗
蓋在舜衣裳惜必萬云輕塵不動馬蹄催聲聞
中聖輦來漢代威儀周禮樂太平天子升合宮若
恭謝駕回則於子內作樂森殷坊東西班各三十
六人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云六軍文武浩如雲
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色賜
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馭龍回不知後
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滑坊云輦路安排看
駕迴千官花壓帽簷垂君王不輟憂勤念玉貌還
如未插時鄧克中云輦路春風錦繡張裁紅剪綠
鬬芬芳黃羅傘底瞻天表萬疊明霞捧太陽阮秀
實云宮花密映帽簷新誤蝶疑蜂逐去塵自是近
臣偏得賜繡鞍扶上不勝春先臣云幸隨恭謝觀
繁華馬上歸來戴御花老婦稚兒相顧問也須春
色到詩家
真德秀草招安湖南草寇詔云自有天子至于今日
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
崗之火亦豈余心上稱其得體姚遊迦勑祭闘蚡
文日五雲縹緲雖加玉冠上怒日朕雖不肯未加

明皇之臣也姑蘇守下進御應制程參訖批答云新酒刻天惟其特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今歲一擬聞先臣援筆立成略曰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此卿出將入相文合于而横行匈奴之象也上乃悅又示古今連太乙宮明禋祈請設醮青詞云我將我享及有事于明堂嚴禮戴祈祗敢恍于楚帝上自改爲上帝楚邦昌逆號也凡代王言不可不謹

秦始皇諱政改正月爲端月漢宣帝諱詢改荀卿爲孫卿明帝諱莊改莊光爲嚴光司馬氏諱昭改昭君爲明妃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改春秋爲陽秋仍之非也

禮曰刑不上大夫以其近君也故不廉曰簠簋不飾汙穢曰帷薄不修罷軟曰下官不職尚遷就爲之辭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自裁曰子大夫有過君不忍加刑焉故淫者更絕纓盜者更賜酒而甚於恥戮唐家待士不用廉恥美較官二品且有功猶杖辱之況簿尉乎故神襁屢挫盟不養士氣於平渝之中服其形而不服其心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此之謂也

先君會天下詩盟于通都隨隱纔十二三諸先生以孺子學詩可教而教以詩矣一齋石翁云人隱昔家小隱君得名太半忌人聞秋怨吟共旅山月蛻桐眠分華擬雲歸欲引雛先出谷馬繞生驪便離羣新詩却要多枯出奚道郎罷張我軍杜北山汝能云父子名相繼如君又出奇乾坤鍾秀氣湖海誦新詩放鶴春風遠横琴夜月遲未應隨大隱隈

過聖明時劉雷莊彥朝云坎止流行只任天吟爐新傍紫薇邊夜窗低過宮花月曉巷深横御柳烟五字肯同餘子說一燈親自乃翁傳雖然不作功名念却恐功名逼少年趙定癸亥特旨以布衣除東宮掌書吟社賀詩數十僅記五首錢春塘舜選云吟筆何須管用銀只供議述聖恩新只今已脫凡塵去便作金丹换骨人夜泛孤舟載月船靜搜吟料六橋邊詩成上達宸聽了流落人間到處傳呂雪屋三餘云青宮樓觀近宸聽班列屏風間坐聞人羨杜陵生杜甫天教蘇軾繼蘇還馬歸禁苑行邊柳鵠伴平山隱處梅我恨長鑱鑱黃獨九年無詩黃袁頹柳月磵桂孫云鑊玉裁冰字字奇少年親結九重知君臣際遇參千載父子推敲冠一特疊進楚蘭春泰雅餅分蒲菊夜聯詩五雲樓近開黃道金紫連班進赤舜菊總俞氏云萬人海實闕幽屏欲學深居只布衣不道內前車馬鬧又催父子入官闈丙寅來歸江西名勝又贈詩詞黃梅塘力敘云詩在天地間風清月明處若爲深閉門

而可覓佳句夫君小元龍豪氣隘寰宇青春發詩材秀苗長膏雨流水與行雲吾不見滯佳乘月滌吟毫玉椀三危露超詣自透脫悟在觀劍舞入宮苦蛾眉胡爲眾女妒君詩亦何憾千載一時遇向也詩道昌吟聲暗禁籞庭前沉香亭龍巾曾拭吐今為詩道厄短節策江路悲鳴樂有吟佗傺離騷賦浮雲將卷舒觀此知出處此其隨之義大匹會境遊天地悔又春風緊雪飛絮一笠灞橋驢吟且臨汝得句從人何傳今亦傳古要知是家傳書

言以傳世傳之而又傳衣鉢傳宗武張溪居奕云醒藉中酒廊廟姿詩文都好見說孔只蒙四字君王寵幾虛徽臣不用道周埜川濟川今川州云有乾坤清氣入詩肝隨龍散神仙離西湖小墨長空爲紙幾度詩圓消得宮妃捧硯夜燭照金蓮試問隔屏坐誰後誰先長是花香柳色更風清月白吟入度天自霞觴誤擢謫下玉皇邊笑隨歸山中隨隱且醉捧斗酒寫新篇天應近呼來時後記上襟船壬申秋留西湖半載吳松壑大有餞行云我

昔見君方成童長吉才華驚鉅公入闈科第不屑就直使聲名聞九重乃翁引上凝華殿子虛不待他人薦入直來來凡幾年天上奇書皆曾見翩然歸去大江西二疏父子還相隨故鄉分得雲水地却喜不爽漁樵期春雨騎牛對烟草何如振衣隨龍五雲表秋霜黃獨煨地爐何如驪峰犀筯食天廚林間食葉抄詩句何如宮妃捧硯揮毫處溪邊照影着荷衣何如龍門應制鸞鶴時對天顏斷難回顧浩然合在山中住金石臺前伴白雲六年不踏西湖路今日重來發長吁恐看清平破草廬盡拈書籍向人賣因閑供荷鉏乃翁八十齒髮落倚門待兒斜日海孤山梅花常不歸却嗔補舟載童鶴俛仰之間倏三十秋吾翁諸老皆賦玉樓西湖吟社各天一涯窮達一場春夢故記之

帶格三十二（三品以上玉四品以上金餘並金塗銀帶排方以下金塗銅）笏頭一字王（外）（執政南班）笏頭毬紋（執政宰侍郎）排方御仙花（侍郎節度使知閤）螺犀（郎）綠頭荔枝（正任副使橫行）毬路（使內待宣蒙）海捷（七）剔楞荔枝（觀武郎下）柘枝（使行觀從）太平花（隨蘆忠進）碎草（軍酋進）師蠻人仙

犀牛寶甃行虎戲童寶相胡姿鳳子野馬雙鹿方
勝雲鶴坐神(並班直)天王(親事官)行獅(行門)行鹿(殿前司)
鳳(翰林司)四面(教坊)醉仙(御龍直)穉鹿(軍頭司儀鸞司)
韋忠不就張華之辟張豪不爲國忠之講何其少也
以椰子厚之才而附叔文以蕭至忠之美而事韋
后何其多也此張無垢所謂貪冒之士如蒼蠅涸
汙渠中如何使人敢近廉正之士如竹間清風霽
氣灑灑襲人觀者已覺心目頓快況處其間哉
左傳之山鞠芎庚癸乎列女傳之食獨犬組羊裘苴
鄉之六賦東方朔之蜥蜴皆隱語也今何謂之始
於楊修杜何獨以曹娥名耶
信菴先生開閫維揚時偶入教場取莎草二卒所帶
便袋題姓名懸梁閒越兩月忽俾揹捕呼至承命
釋縛飲以太白時回易庫納息錢二百袋一袋萬
瓶楮也俾各負一袋象行三匝曰能舍乎曰能曰
汝等健兒當力戰取富貴用又袋中錢小錢僅藏
三十二楮豈不辱國呼虛百萬大丈夫事也且各
將兩袋去用用盡再來取高沙凱還入國馬疲悅

道旁假山令諸軍隨意負歸衆怒多棄於車途餘
至車秤石輕重償以銀而棄石于野其鼓舞駕御
有實從木做點布置趙將之風
手執黃庭上石臺竹陰搖月過蒼苔欲從此處卸仙
去玉立滄風待鶴來趙十洲希彭詩趙君入仕四
十年虛靜恬淡寂寞無爲除南雄守不赴丙寅九
日別親友理家事端坐而逝道偈曰六十二年度
袋放下了無星秤青天明月一輪萬古逍遙自在
與前詩頗迭次

壬戌秋儲君賜先臣記顏贊云文窺先漢詩到盛唐
侍余左右知汝忠良王城雖大如海政恐一藏而
不得藏也甲戌秋自贊云年方九秩開丹臉映碧
眼智靜寸心安來將百事頓由中以致和陶道亦
非聯嗚十年謫逃幸隨龍二聖在天應點眷
紹定庚寅春汀寇入漳趙守寘殿司禆將胡斌領弱
卒二百巷戰天盡力折易雙鐵鞭所殺尤衆死焉
坐執雙鞭屢日不僵民賴其力多獲寬免守臣王
埜聞于朝贈武節大夫賜廟額忠勇劉後村詩云

士各全軀命惟侯視死猶長趨鬚盡怒先軫面如
生短刃猶梟寇空拳尚背城新祠簫鼓盛人敬此
神明
四明倪君奧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疎狂今已老
筵席散雜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
何煩惱說與無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
獄閻王天堂玉帝看你去那裏押到
葉靖逸紹翁贊祠賓像云燕吟髭劍在前心中月天
上國貓國云醉薄荷撲蟬蛾主人家奈鼠何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
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
世有孫兒若非鶴種并龍種定是瓜皮搭李皮石
帚之詩特甚於郭崇韜李環之過戒之
杭城外北新橋某翁枕流居焉門有蒲萄七架時早
翁勅灌溉櫥槭宿架下以防盜忽二三鬼出水面
賀得替曰明午方巾白衫自北而至者是也及期
翁命坐以俟果有方巾白衫者大笑入水急救之
是夕鬼訴曰吾經數十年纔得替而汝奪之吾將

殺汝取淤泥瓦礫亂擲翁恆懼而入又擊戶黎明
瀟葡無子遺矣蓋盜詐鬼艤舟以載也噫移此智
以遷善誰能禦之
史相生朝寺觀皆有厚饋獨無準獻偈云日月兩條
燭須彌一炷香祝公千歲壽地久與天長史大喜
隨隱拈云滿口道着
雲峰德師住撫之廣壽途遇時貴避不及有違言即
上堂別衆云澹然無累水雲僧去住分明葉樣輕
十字街頭休作夢五湖依舊一枝藤隨隱拈云劉
得眼來白雲萬里

隨隱漫錄卷之三　終

隨隱漫錄卷之四

宋臨川陳隨隱

楊慈湖簡題平江府太伯廟云以天下讓先聖謂至德簡也拜廟下太息復太息三讓不難也太伯無人識胡爲無德稱萬象妙無極或曰太伯之神無形體何故言象又言萬通大道若離有離無象即無萬即一一即萬尚不思而可言乎言即無言天地內外皆太伯人皆見之而不識焉深居去非贊云太伯之遂啟吳宇也其周之盛德耶顯哉不謀承哉不烈維天有成命匪躬之貴委而去之川逝河決孔子不云乎可謂至德也已矣虞仲隱居季札守節其流芳遺烈歟郡以吳諡禮遜維則

古之大儒格物以爲學倫類通達謂之真知其大博物以爲聞敏識強記謂之多知真知者德性之知若顏子聞一知十子貢告往知來曾子致知子夏日知月無忘是也多知者見聞之知若子產汾神之對絳老疑年師曠知獲侮知之歲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能知祈招之詩而子革能之祝佗誦載書於長弘以長衛侯于盟是也真知者優入聖域回賜參商外無聞焉多知者非命世之英如子產游吉師曠叔向子韋椒舉祝佗之外不能也後世真知者寂然多知者雕劉向而已

春秋婦人有謚晉之齊子敬嬴之哀聲穆諸姜齊宋兩共姬此國君夫人之得謚者穆伯之妾敬姜此大夫妻之得謚者鄭武姜秦穆姬晉懷嬴衛之宣莊二姜宋成許穆晉悼此因國君之謚而名之者晉人哀此姜謂之哀姜此私謚也謚以表德婦人以一從爲德夫之德即其德故禮從夫謚是以舜典言潙汭嬪降之事則二妃所觀之刑可見周著著文武之烈則大姒所嗣之音可傳也

傳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字謚官邑六者而已今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因炎帝黃帝猶以名爲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爲氏諸侯亦然舜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係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爲氏原以周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稱爲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上而以甘士爲氏三曰以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關內侯鄉侯亭侯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封於鄉者以鄉氏封於亭者以亭氏五曰以地爲氏居傳巖者爲傅氏徙嵇山者爲嵇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蒙氏守橋山之冢者則爲橋氏彭氏因彭班食於彭門潁氏因考叔爲潁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右司爲桐門氏隱於甫里綺里者爲甫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姚居嬴濱者賜以嬴姬之得賜居於姬水姜之得賜居於姜水七曰以字爲氏八曰以名爲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戴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莒魚石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曰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父字爲氏者也季孫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父名爲氏者也九曰以次爲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爲氏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別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爲氏太史太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爲氏皇王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謚爲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康氏出於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宣氏文武哀謚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爲氏趙衰入愛之知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吉有賢八爲老成子後爲老成氏十五曰以凶德爲氏英布被黥爲黥氏楊威梟首爲梟氏十六曰以事爲氏夏侯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竇爲氏漢武帝謚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省中後因以車爲氏十七曰以技爲氏巫者之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豢龍御龍干將氏者亦莫不然三代之後姓氏混矣

梁冀不顧清河王蒜明德屬親而立蠡吾侯以爲宮

貴何卞保然族與者桓帝也郭崇韜知莊宗之嬖
劉氏尚立爲后中非宗之欲結劉氏之援爲自安
之計王深王厚然殺崇韜者劉氏也故君子守道
德之正而禍福之變皆思慮所能及哉
高疎寮驕鸞引云夜騎白鶴出琳闕千萬仙官鏘珮
玦皇宙貼妥過盟風左推日凡右扶月一吹笙泚
翠水家阿母迎語龍驅車青鸞彈絲玉妃酒折蕭
蟠桃紅玉花九天丈人來問道大極之前天不老
丹霞一柸玉虛宮寶髮綠金簪探討井君沐浴波
五色洞房光芒上奔日天上傳呼六丁直星斗雖
闌傾綠璽錢春唐紀夢云翠峰崖畏三十六寒泉
落空響哀玉甃花石路勞縈紆玉闌一隻修筠綠
雪髯老人引紫瓢金絲塵尾棕櫚紛紛螺酌酒湛
湛碧坐倚蒼石吹洞簫孤鶴來傳大上命老人挽
余偕一到無飄飄前樂凌青冥直過星風落苗追祥
光樓閣倚崢嶸神虎守關森衛兵婕闌朱扉忽微
啟中有靈官來遠迎絳衣持斧立丹陛玉皇手中
玉如意雲璈風瑟自宮商大聲滿越非人世帝旁

青童傳帝宣文華宮中呼滿仙滿仙顧余笑且言
子宜亟反來他年採懐贈我五色筆于當寶之慎
勿失濃香氤氳迷帝所長揖老人下西廡身從日
月上頭行俯視斗杓分子午雲氣相隨步武生過
耳但覺松風鳴覺來握筆紀佳夢月明樓鼓過三
更毛吾竹釣夫云鳶飛魚躍鬼神長存適其適
乾坤於我奈何人與於萬物身備乎五常學臨乎
經濟志效乎忠良乃使蝸蚓同橋半七竅鴻鵠俱
遂乎翁乘精神所著夢遊八荒沿銀河斷月之浪

重扇飽沾雨露之香戴芙蓉九華之冠披雲錦五色
之裳騎祥麟兮駕祥鳳勞若木兮拂扶桑自造乎
玉皇香案之傍白虎守關御劍光熒跋執法前後
張皇夔丘旦列隊行肅然鳴佩諸官班聯衆仙在
立兩廂相向盾甲明如霜千官拜起低復昂星斗渺
霞彩難爲祥一人殿中立宣揚令臣奏事臣惶恐
臣愚幸覩天日光願拜疏疏稱帝聖帝能帝視把
袖藏日汝所奏見未曾政汝禀性和溫良一一可
以瘳民瘼又如百煉昆吾鋼用之國可無妖祥惜
哉無遇徒心傷承宜歸世朝君王君王神聖兮禹

湯勤求賢傳食不遑扶天大承觀提綱充庭玉管
皆琳琅尚憐空谷遺幽芳蒲輪鶴詔紛相望賜汝
紫綬黃金章衮衣赤舃坐廟堂變調萬化躋康
凌轢周漢超虞唐賜玉斧鉞羽林鎗專征不庭誅
梟強火鈴霹靂并金剛攝伏百怪回禍殃懋命玉
女斟霞觴賜汝天醞九霞漿一飲壽龍禁帝鄉今
汝身貴家亦昌不論中國蠻與羌蟲魚草木皆春
陽天子萬壽永無疆汝乘白雲來帝鄉二十八宿
參翔翔臣辭草茅不敢當遂于楔契暨发所罡屋
滿路明月在床昔不食烟火語而釣天尤寤賦云
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銅人承露盤折聲聞數
十里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銅人二號翁
仲列坐司馬門外抱獨先生命弁人與餞菊友親
卿涓以文字韻賦翁仲菊友云武皇驕龍朝帝后
露濕銅仙古苔纈世初命名翁與仲無復衣冠仍
濮其栢圭大劍高嵯峨不動如山嶽鎮守豈知此
立司馬門九蚩暗移司馬手變遷陵谷亦何易洛

陽塵埃一回首因嗟寵辱非可常世間何者爲長
久君不見役來荊棘埋銅駝坐想失身橫罹訕先
人云銅仙掌露秋風表珍重劉郎千萬壽老隣懷
愕貽孫謀肉逼此仙俱受垢仙實折脊拒非拒趣
爲姦雄效奔走污名翁仲俾司門戶不能言心自
古洛陽宮殿一灰飛天上此標獨長久君不見堂
堂冠劍隱藤城萬古六丁驅鬼守先生跋云昭定
壬辰九日抱獨山人徐逸觀陳歲一所作翁仲詩
觀其命意不辭嫉見魑魅呼魈指宛俾受言褒如
在荊棘中流涕而詬社事嗚呼如詩人忠憤之心
隨事而見可勝歎哉因執筆惘惘而書
甲子六月六日昧爽福寧殿東西向列聖訓及謂書
紀要各二匣凝華集一匣太子兩拜問安又兩拜
云臣某職守東閣恩承南面近恩問學謹葺草編
茲盍伏遇爹爹皇帝陛下聖訓尊嚴師資妙選遂
令謫見晉徹膚知臣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兩拜搢笏舞三拜開匣各奉一冊以進兩
拜云纂輯所聞編摩亦久慚非博學幸被嚴宸陛

下教育歲深修爲日漸謹祈錫覽終賜玉成兩拜
進凝華集云自幼習詩久承親訓僭編草稾恭進
伏增陛下勤於教子學乃知方俱蒙聖慈錫之乙
覽兩拜退本宮聖堂祈祝文云愚昧謫才勉強問
學夙佩君親之訓垂二十年問安視膳之頃凡一
語一言之教詔服膺弗失曾集爲編日曰聖訓凡
二百卷卜吉恭進惟神靈陰相之八日付史館賜
詔云朕惟萬邦克正端自元良百世昭垂常存典
則爰示宗嚴之訓以貽燕翼之謀期續心傳用敷

言教皇太子某天資既淑學問益充凡平時丁寧告戒之辭悉見於躬行踐履之際復加編集以示鑒觀發實契於朕心可承垂於世則庸加諭旨丕寓至懷九日起居舉致詞云頃集訓言獲遺乙覽登之史館擬以昌辭陛下道重傳心恩深教子敢不益加勉勵庸竭忠勤兩拜進詩云龍頒御墨十行新天錫光華被小臣家學傳心當謹守恩深何以報君親兩拜舞蹈退祝文云昨者告恍恭進聖訓果蒙默佑得徹宸嚴若親悅怡宣付史館不惟

見某平日精習之功亦我皇上天縱之學修齊治平之道蘊之石渠照耀今古佩服神追爽此編柏為長久尚享

理宗御容自贊云身茵席兮心太虛動節度兮靜恬愉肥瘠以天下兮不移夫厥居夫孰爲廣成子兮吾將問道於千歲之餘

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却老尚書蕭峯易俱爲學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德爲風日斜奏罷長楊賦半山易爲奏賦長楊罷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韓子蒼易爲堂深宮冷晁無咎試交趾進象表云備法駕之前陳周益公易陳爲擧古詞云春歸也只消戴一朶荼蘼字文元質易戴爲更皆一字師也

己邪冬訪欽雪巖于仰山相謝上堂云千里相尋慰寂寥未嫌風雪路迢遥廬山雖好且休去更擬寒爐話一宵明年九日訪珍南州于開元上堂云從上行不到處行取步步登高從上說不到處說取言言見諦白酒釀千家黃花開滿地聲嗃鬪淵明

若知有今此世界終不執着東籬（直拂子下座）又明年訪常竹塢于觚蜂上堂云一莖一切莖錯隨隱隨時隱錯鷓鴣春雲眼中金屑直饒拼到帝王前總是一團閑落索（[illegible]）還見麼這落索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隨隱拈云鑒金變玉則不無二大老同一舌頭雖然多贅不如少罵

隨隱漫錄卷之四 終

隨隱漫錄卷之五

宋臨川陳隨隱

春秋何始於魯隱公杜預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非也桓公弒兄諸國無討賊者自平王不能復父讐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始於隱公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惟孟子知之

周公告二公曰我其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當置管蔡于法辟避也居東以避之辟君也我若有無君之心何以告我先王三說俱通必有能辨之者

齊桓公盟洮盟牡丘會鹹會淮兵車之會四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會檉盟貫會陽穀首止甯毋葵丘衣裳之會十有一孔子但言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北杏始圖霸初會鄄霸未成莊十五年再會鄄爲始傳曰復會焉齊始霸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於此見古人仁孝之理前一章疊四沐浴佩玉字而文不繁後一章省二餓者黔敖字而文愈簡又見古人敘事之法

風以動之上之化下如風之鼓動萬物也雅者正也

天子齊正萬物也頌者後王賛美祖宗之功德也一國之事各不同皆本於君故節其教化之美而名以風大雅固皆天子之事鹿鳴嘉賓采薇王政之興可以小言至文王大明美則大矣節彼南山正月諸詩王政之廢可以小言至於板蕩壞則大矣況遺戍復古育材南征不過指陳一事至於受命明德既齊守成治則大矣積小雅以成大雅積風成雅積雅成頌故諸侯有風而無雅天子有雅而無風平王政令不行黍離十詩不刺則閔不閔則思自降爲風德不文功不武則不頌魯特列國之風以美之也

子畏於匡厄於陳蔡伐木於宋削迹於衞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自古聖賢猶不免困厄然處變如處常平日見得義命透故用舍行藏惟我與爾他弟子不能及

原憲居貧子貢連騎結駟過之謂憲曰夫子何病也憲曰無財謂之貧道不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此語政鍼子貢殖貨之膏肓

秦下逐客之令李斯在逐中若不上書乞留終身布衣及其見留致位宰相父子俱參政坐一書之故蓋斯因倉鼠與廁鼠見逐上書則其志在利祿也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恐失利祿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故不免於大戮誠可以爲貪利祿者之戒

孔明仕蜀子瞻孫尚死於忠義瑾仕吳子恪死於誅誕仕魏死於兵三諸葛皆豐之後分仕三國惟孔明從劉氏瞻尚得其死合乎正當時號龍虎狗之喻甚當

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名西漢尚權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華晉尚清言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宋尚道理紀綱

董賢財物四十三萬萬梁冀財物三十餘萬萬郿塢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寶玩山積元載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終不免自殺剖棺燃臍寒穢果何所得哉

唐莊宗詔魏王殺蜀王衍一行人官人張居翰謂殺降不祥以詔傳殿柱揩改行爲家於是隨衍千餘人皆獲免漢高祖以李崧第賜宅蘇逢吉併取其西京之田宅崧子弟有怨言逢吉誘人告崧與家僮二十人謀反改二爲五遂族其家周太祖梟逢吉適當崧被刑之所豈宰活千人族一家宜六一公有取於居翰也

賈生獲罪于漢投文汨羅以弔屈原皮日休不用於唐投文沅湘以悼賈誼賈之見譏似屈之忠日休不用似賈之投閑長沙鬼兵忠憤可悲已柳宗元特叔文輩爲冰山設爲天對投文弔湘有二子之才無三閭之忠寧不發屈賈之笑

紹興初有獻鼎於行都上賜白金三千兩鼎三耳觀高一尺三寸有咫兩耳旁出三足與首皆類牛腹外周紋如篆籀腹內篆銘曰維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宋尚都厥作牛鼎格于太室從用享億萬年神休惟帝時寶萬世其永賴乃宋孝武孝建元年八月二日所作以享太室者二十九年當州澄清觀先是闕湖有物湧出波濤寺觀爭取之莫能得澄清試以香花迎之則凌波而上有唐廣德二年九月戊午河東薛兆之銘曰上德廟而鑒洪鐘仙聖祐而入天紀看開闢而窮兆月夜鑒而邑容蓮生花而清淨須彌繞於蟠龍聲上聞於天外聲下徹於九重鹿長安於鬼獄魔屏跡而潛蹤其聲鏗其聲亘不石不榴不作不變腈當其發件不萌昏頁幾百鈞禁中日伺其鳴爲與鑄節童行專任権擧弗先時弗不及三春鳴以度牒度淑九重之銘始驗觀亦有吳道子火星圖稍遂良書陰符經然皆出鐘下

錢唐遊手數萬以騙局爲業初顧納交或稱契家言鄉里族屬嗜合稍稔遂至其家妻妾羅侍寶玩充案屋宇華麗好飲者與之沉酣同席或王府或朝士親屬或太學生彈戲喧呼或詐失錢物誣之倍償好遊者與之放恣衢陌或入豪家與有勢者共騙之好呼者或使之旁觀以金玉質襯遂易尾樂訪之則封門矣或詐敗以誘之少則合謀傾其囊或竊彼物爲證索錢其家變化如神如淨慈寺前賣媼揣骨聽聲知貴賤忽有虞候一人荷轎八人訪媼曰某府娘子令詣在轎至清河坊張家疋帛鋪前少駐虞候謂鋪中曰娘子親買疋帛數十端虞候隨一卒荷歸取鏹七卒列坐鋪前候久不至二卒促之又不至二卒繼之少焉棄轎皆遁矣有富者揖一丐曰幼別尊叔二十年何以在此引歸沐浴更衣以叔事之丐者亦因以爲然久之同買疋帛數十端曰叔留此我歸請償其直店翁訝其不來挾丐者物色之至其所則其人往矣有華衣冠者買疋帛令僕荷歸俟鑰匙取鏹坐鋪候久

恥不來店翁應歸入明慶寺如厠易僧帽裝僧衣
以逃藏先貨藥觀者如堵有青裘腰纏者雖企足
引領而觀手扶護甚至白衫者拾地芥昵剌其頭
方引手抓則腰纏失矣有術士梁銀為業先以水
銀置鍋內雜投此藥水銀化烟去銀在其中或者
欲傳之欺以藥盡更需市藥則隨其去矣殿步軍
多貨鏹由戍今姓氏替代領衣賜出庫即貨以償
債有少年高價買老嫗紬引令坐茶肆內曰候吾
毋交易少焉復高價買一嫗紬引坐茶肆外指曰

內吾毋也錢在毋處取其紬又入附耳謂內嫗曰
外吾毋也錢在毋處又取其紬出門莫知所之嗚
呼盜賊姦宄皐陶明刑則治晉用士會盜奔于秦
治之之法在上不在下
宋坦齋謂曹東畝曰君生永嘉詩學江西門與判何
拘江浙然則四靈不足學歟曰靈詩如啖玉腴雖
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
陳子長襄守瑞陽用刑甚峻西山真公勉以詩曰粉
省郎官出把麾故人何以贈箴規孔門仁恕真心
法漢吏循良乃吏師聽訟莫嫌刀似筆愛民終見
口成碑玉麟夜語如相問為說如今兩鬢絲與腴
悅者異矣
有獄長相思詞云晴也行雨也行時不似晴
天晴終快人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時不似名名
成天下驚有心為名名亦利也可警矣
王晉卿云海棠開後鷰子來時黃昏庭院劉招山云
一般時節兩銷魂樓上黃昏馬上黃昏趙德麟云
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

金聲玉振乃只鍾也頂上有玉扣則金先鳴玉終之
高九尺天子親擊以祠上帝銘曰德純懿兮舜文
繼跡壽域兮執內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
問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
裕齋馬樞密判臨安府榮邸解偷山賊通令重罪鞫
之乃拾墳山之墜松者判云松毛落地是草村人
得之是實大王穩便解來即時放了
景定辛酉杭大饑帥朝服請見榮王求糶三百萬石
王不出終日坐賓次必得請乃退是歲也饑不為
害
安晚鄭公私居青田府庫食民稻犬噬殺之府帥守
縣犬主幕官擬云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
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
浙右宦人捨竹園于鄰寺共子貧甚取其筍僧訴為
盜聞于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
還他竹園
嘗記廢司為陣亡蹕略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
裹屍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

出山東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堦蟋蟀鬧清夜金井梧
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
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為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
妾賦卜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
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
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姑蘇女子沈清友能詩如晚天移棹泊垂虹閑倚蓬
窗問釣翁為底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得

風人之體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岸傳世綠蓑衣詠
牧童云自便牛背穩却笑馬蹄忙得下字之工
退之送窮文自謂怪怪奇奇毛穎傳雖稍怪然筆力
已不及不知者以險辭為工鬭字為巧字理外務
不暇顧則後之曰自我作古又飾之曰周誥殷盤
屈曲聱牙其實學力未充筆下澁滯僅足以詭世
蘇老泉先生曰風行水上渙非水之文也非風之
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惟退之
得之

辛稼軒餞客滕王閣詩人前時可通謁附入辭焉呵
詈愈甚辛使前曰既稱詩人先賦滕王閣在佳句
則預坐即題云滕王高閣臨江渚衆大笑再書云
帝子不來春已暮鶯啼紅樹柳搖風猶似當年舊
歌舞廻相與宴而厚賻之范希文置酒郊樓聞哭
聲遽撤飲罷賻斂喪之未葬者忠厚可以戒薄俗
稼軒祝希文之事必優為之
黃桂隱鵬飛以二絕送余遊廬山云天下廬山第一
奇西風送我送行時擬磨白鹿青猿在非是遊山
只愛詩曾從圖畫覽廬山山好誰知畫亦難畫好
不如詩好讀就煩詩筆畫來看其大父官南康故
於圖畫識廬山四世之孔以直道勁氣不偶於時有
碧溪詩話行于世
珏禪叟住靈隱僧求掛搭不得一日五鼓又立方丈
忽問云何方狗子走庭猶見僧云某甲溫州叟曰
溫州王小婆布針帶得來麼曰有入何不出去僧
於叟脅下摑一拳叟以竹篦連打不止僧忽云打
則任打祖師西來意不許你在叟曰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答云五峰青更青叟曰便與掛搭隨隱拈云靈隱雖則方便要慈爭奈這僧尚居門外

無準入室問倫斷橋云近離甚處答云天台問云曾見石橋麼答云踏斷了也問云踏斷後如何答云碧潭深處丈直下取魚歸隨隱拈云困養爾爲翁輕絲棹無端空谷裏傳聲

閒妃以特旨奪靈隱寺菜園建功德寺住持冲凝絕退院示衆云欲去不去被去礙欲住不住被住礙渾不礙十洲三島鶴乾坤四海五湖龍世界隨隱拈云長長還有人看方丈也無

隨隱漫錄卷之五　終

隨隱漫錄五卷

舊本題宋臨川陳隨隱撰蓋後人以書中自稱隨隱而稱陳郁爲先君知爲臨川陳姓故題此名實則隨隱非名也據所載錢舜選詩其人嘗於理宗景定四年以布衣官東宮掌書又載辛巳八月己丑爲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則其人蓋已入元案劉壎水雲村泯稾載宋度宗御批一道云令旨付藏一所有陳世崇詩文稾都好可再揀幾篇來在來日定要千萬四月五日辰初付陳藏一壎陳其後以爲度宗在春宮時盛年清暇汲汲斯文惜不遇園綺羽翼乃下訪藏一父子之草廬藏一爲郁字則其子當即世崇證以書中所記與此批一一脗合知隨隱即世崇號也其書多記同時人詩話而於南宋故事言之尤詳如紫宸殿上壽儀賜太子玉食批直書閤夫人名數孫兒班服飾孟享駕出儀太子問安展書儀帶格三十二種諸條頗有史傳所未及者他所記詩話雜事亦多可採其第二卷内論漢平帝后晉愍懷太子妃以下五條皆假借古事以寓南宋臣降君辱之慘與所以致敗之由而終無一言之顯斥猶有黍離詩人悱惻忠厚之遺尤非他說部所及也

隨隱漫錄校記

卷一第一頁十八行第一至第九字空別本作「更卽授衣可笑索姦臣」

卷一第三頁一行第六至第十二字空別本作「鳴鞭侍衛起居移」

卷一第三頁二行第六至第十二字空別本作「搢笏三舞蹈跪左」

卷二第三頁十五行第十三至二十三字空別本作「上賢實錄入北學上賢尊酋」十一字

卷三第六頁十七行末字空別本作「韃」

西畬瑣錄

孫宗鑑撰

西畬瑣錄

宋 孫鑑宗 撰

司馬溫公入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又得一解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倘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萍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錦堂春是小令此乃長調當是錦堂之訛然原調有四七字句與水詞無專集無從考證

韓華玉汝玉兄弟相繼命相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望其家搆堂欲牓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已

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遇當時獄官甚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為冥官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收驗固不誣遂免良久索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以治病亦活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其人倉皇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為人何黃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余喜蓄三代秦漢石刻自魏晉以下不錄也西漢以前金石刻皆完但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巳文秦李斯篆漢文翁學生題名亦是後漢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余家所藏最完者惟淳于長夏承與逢童子碑無一字訛冀州從事章表

亦其次也近鄢陵縣得故民吳公碑亦甚完好古碑有三種儀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說者謂繫也祭則繫牲則必有穿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者謂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鑿去碑中之木使之於空穿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諸侯四繂二碑大夫二繂二碑士繂無碑蓋葬惟王者有隧諸侯皆懸棺而下晉文公朝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自周衰及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坑中不復出矣其稍稍書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文字辨識矣今掘地得石碑無字而有竅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

封禪書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按集韻釋箏字曰秦人薄義子父爭瑟而分之因以為名箏十二絃蓋破二十五而為之也

古人通上下稱朕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象曰干戈朕琴朕張朕離騷曰朕皇考曰伯庸至秦天子始自稱曰朕漢唐人稱父母曰伯叔通曰大人疏受謂其叔廣曰從大人議唐劉禹錫曰無辭以白其大人稱父曰大人蓋近語也

劉貢父為舍中書一日朝食幕次與三衙相解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貢父隔幕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

神考問荊公云卿曾看歐陽公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子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謂公與不曾子細看也若使曾子細看必以嗚呼為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嘆食乎

李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多用佛書中語李答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火出木燼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余頃官海上同僚多吳人盛夸龜味之美坐有一閩右士人大噱吳人不能平余從旁為解紛漢東方朔言

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上宜姜芋汝水多黿魚顏師古注黿似蝦蟆而小長脚人亦取食之漢唐皆都雍東方朔言水多黿魚是漢都人食黿也師古言人亦取食之是唐都人食黿也漢都不惟食之宗廟獻亦用黿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減宗廟羔兔黿可以此罪也非宗廟薦獻西何吳人大喜曰今日蝦蟆價增三倍矣

今人擲錢為博者戲以錢文面背分勝負曰字曰幕前漢西域傳云罽賓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

如淳曰慕音漫顏師古曰慕即漫耳無勞借音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墓銘則額與身皆篆李匡義資暇集曰借之書籍俗曰借一癡借與二癡索三癡又按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嗤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為癡集韻釋瓻丑飢切字酒器也古以借書請借書饋酒一瓻還書亦饋酒一瓻故山谷從人借書有詩曰勿辭借我千里他日還君一瓻三說可兼存之但借集韻不載云瓻盛酒借書何典故也

王荊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應聲曰四詩風雅頌荊公拊髀謂天造地設也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義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曰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龜兒號曰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北牕炙輠錄

施彥執撰

北牕炙輠卷上　　姑蘇吳岫塵外軒藏本　秀水朱氏曝書亭寫本　參校

施彥執　編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聞伯淳至盛怒以待之伯淳既見和氣藹然見刹宇開卽笑謂介甫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為私實天下事願相公少霽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管子猶知爾況乃相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為伯淳和氣所熏不覺心醉卽謂伯淳曰業已如此柰何伯淳曰尚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

許明日見上白之及明日見上有張天驥（昭　朱本有資）橫渠弟也自處士徵為諫官遂於上前面折介甫之短介甫不勝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嘗謂諸公曰新法之弊吾輩當中分其罪使當時盡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爾

范堯夫罷相與伊川相見責堯夫曰髮若某事相公合言何為不言堯夫謝學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為又不言堯夫又謝學如此連責數事堯夫皆謝學及他日伊川偶見堯夫劄子一篋凡伊川責堯夫所力（朱本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詞惟謝學耳此前輩之度量不可及也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去（朱本起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魏公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閒消融幾異同魏公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為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

孫威敏不肯讀溫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威敏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讀何不擲去威敏曰擲則不敢擲讀亦不敢讀立朝之節若此

呂吉甫既叛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吉甫託秀水通判張君濟置田一事君濟買田時吉甫有舅鄭不知其名謂之鄭三舅往來君濟間介甫乃發其事卽捕君濟鄭皆下獄鄭遂死獄中已而奉敕張君濟決配某州臨刑曰士大夫其不哀傷之決訖有內臣出白紙一大幅輒印其脊血而去人大驚問之荅曰欲呈相公也嗚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邪

姚進道在學中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齋僕何邪進道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云學中夜閒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為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進道名述堯華亭人

進道嘗渡楊子江遭大風覆舟人皆號呼進道乃徐顧一親口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吾　來德立因強忍為取之曰姚某平生不為不義事江神倘

有知乎使吾言不虛風浪卽止不爾者請就溺死俄而風霽

禹錫高祖謂之陶四翁開染肆嘗有紫草來四翁乃出四百萬錢市之數日有駔者至視之曰此偽草也四翁曰何如駔者曰此蒸壞草色澤皆盡矣今色　外實偽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然駔者曰毋憂某當為翁遍詣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諾明日駔者至（駔者通事之人）翁盡取四百萬錢草對其人一爇而盡曰寧我誤豈可誤他人耶時陶氏資尚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登第者亦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名與諧錢塘人

子韶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為外物豈可必而聖人之言乃如此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必不死於桓魋此天下高論古人所未到也予亦以謂古人文字皆聖賢之氣所發雖一詩一文亦天地之秀氣今人懶於文字者蓋其氣不與聖賢之氣及天地之秀氣合故不得不懶也

龜山為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特迂路見龜山執禮甚恭龜山辭讓久之察其意果出於至誠卽問

之曰提學治詩否曰然龜山曰提學治詩雖對滿四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教之龜山曰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今誦三百篇詩倘授以政事果能達歟使於四方果能專對乎倘能了此事則可不然是元不曾治詩也季常不能對

子韶既魁天下已身為禁從始歸教學聖錫既魁天下乃不遠千里始來從子韶學此為天下奇特事文子才妻聖錫乃以貲充奩具此亦異事也

趙清獻初入京赴試每經場務同行者皆欲隱稅過清獻獨不可以爲爲士人已欺官況他日在仕路乎竟稅之

趙元鎮丞相未第時嘗投牒索逋二百緡其縣尹曰秀才不親至乃令僕來耶因判其牒曰某人同趙秀才出頭理對元鎮視其牒曰必欲趙秀才出頭乎奉贈二百千遂償其牒

元經曰介甫旣封荊公後遂進封舒王合之乃爲荊舒故東坡詩曰未暇闢楊墨且復懲荊舒此皆門人不

學之過

胡安定自草澤召有司令習儀安定不可有司問之曰某事父則知事君之義在鄉里則知朝廷之儀安用習爲當時恨其崛強及對日人皆屬目視之而安定拜舞之容登降之節藹然如素宦於朝者衆乃服之

陳伯脩作五代史序東坡曰如錦宮人裹孝幞頭嗟乎伯脩不思也昔左太沖三都賦就人未之重也乃往見元晏元晏爲作序增價百倍古之人所以爲人序者本以其人輕而我之道已信於天下故假吾筆譽爲之增重耳今歐公在天下如太山北斗伯修自揣何如反更作其序何不識輕重也況元用解人或以前輩詩文字求其題跋者元用未嘗敢下筆此最識體

正夫曰明皇本無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顏眞卿如何名德及祿山反眞卿獨全平原乃始曰朕不知有此人又與時欲相張嘉貞乃不記其姓名不知遂日用心在甚處

正夫曰人有話當與通曉者言之要不通曉者言徒爾

費力於彼此無益反覆之餘只令人悶耳陸宣公之於德宗橫說直說口說筆說不知說了多少話德宗卒不曉其後宣公竟不免忠州之行至於漢高祖踏著脚便會

荊公論揚雄投閣事此史臣之妄耳豈有揚子雲而投閣者又劇秦美新亦後人誣子雲耳子雲豈肯作此文他日見東坡遂論及此東坡云某亦疑一事介甫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揚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仁宗嘗郊時潞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風左右驚擾潞公急止之曰毋譁因誡左右曰事不得聞蹕外乃扶上就湯藥遂稍攝行事至禮畢百官無知者當時但是纂職一炎識者或疑之及出人始知之皆大驚且服潞公之能當大事也

范文正公云凡爲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天下名言

張道望吾鄉長者人也嘗作秀州司戶過大旱兩府所以望山川禱佛祠祀土龍坐蜥蜴縱獄徒市所謂致雨之術無不試卒不雨後欲乞水於海鹽縣神山之

龍池張白太守以爲張司戶爲人忠厚誠慤使爲之禱宜有所感動遂遣之及望道乞水回至半塗果大雨村民皆羅拜於雨中自後州境有水旱使道望祈之往往輒應當時號爲感應司戶

蔡元長苦大腸祕固醫不能通蓋元長不肯服大黃等藥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閽者齟齬久之乃得見已診脈史欲示奇曰請求二十錢元長曰何爲曰欲市紫菀耳史遂市紫菀二十文末之以進須臾遂通元長大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祕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菀淸肺氣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聞但不知用何湯下耳

錢塘有人小腸祕百方通之不效有一道人錢宗元頗之反下縮小便藥俄而遂通人皆怪之以問宗元曰以其祕故醫者驟通之則小便大至水道愈隘而小便愈不得通矣今吾縮之使水道稍寬此所以得流也此一事殊爲特見

黃師文云男子服建中湯婦人服四物湯往往十七八得但時爲之損益耳有男子病小腹一大癰其諸弟

侮之曰今日用建中湯否師文曰服建中湯俄而癰潰蓋小腹癰爲虛其熱毒乘虛而入建中湯旣補虛而黃芪且潰膿也子才有婢子得面熱病每一面熱至赤且痒絕悶絕問師文師文曰經候來時嘗爲火所逼也問之曰無之已而思之曰昨者經候來適爲孺人黏衣服偃僂曝日中其昏如烈火炙以孺人趣其物不敢已由是而遂熱師文曰是也四物湯加防風蔞差師文用藥大率皆如此平江有婦人卧病垂三年狀如瘵醫者皆勞治不差師文往視之曰此食陰物時遭大驚也問之其婦方自省曰曩者方食水糰忽人報其夫墮水由此一驚遂荏苒矣師文以丸子藥一服與之用雞糞湯下須臾取一痰塊下扶其痰正包一水糰蓋當其時被驚怏怏在中而不自覺也其後婦人遂安問爲何藥師文曰我只去朱二郎家用十文贖靑木香丸一帖與之曰何爲用雞糞湯下曰以雞喜食糯也此師文說朱本爾耳未必然也師文父病口創師文治之不愈心訝之乃密訪諸婢果其父嘗晝同一婢子寢明日創作師文即詳其時節

明日即用其父所寢特令其父浄濯足以某藥貼脚
心差又娘人苦風丹每酒沾唇則風丹重疊而起痒
刺背殆不可活師文令服五積散約數服以杯酒試
之如其言飲酒已丹不作德耶一婢亦苦風丹亦似
此聞其說遂服五積散亦差又師文用五積散治産
瀉産瀉最難治師文用五積散有奇功
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正夫曰人不可不識主人位自漢以來能識主人之位
者惟四人西漢之張子房東漢之陳太丘蜀漢之諸
葛武侯晉之陶淵明是也子房既識主人位遂坐其
位子房既去陳太丘識之遂坐子房之位太丘既去
諸葛武侯識之遂坐太丘之位孔明既去陶淵明識
之遂坐孔明之位自此以往則賓主莫辨而坐席紛
然矣

佛印說顏子不貳過以為無第二念亦快
錢塘有二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沖晦和靖居孤山
沖晦居萬松嶺二處士之廬正夾湖相望于嘗館於
沖晦之孫協協之居即沖晦之故廬也有一菴岧嶤

於嶺之上東望江西潎湖湖之曲正與孤山相值而
和靖之室隱見於煙波杳靄閒遐想當時之爭使人
慨然也和靖雖廬於孤山後有一室正在凌雲磵閣刻
誤閣之側和靖多居此室耳然沖晦比和靖則和靖名
字尤高而沖晦以數學顯沖晦數學當時士大夫皆
宗之然協嘗親與余言曰先祖有戒子孫世世不得
離錢塘以錢塘永無兵燹（協朱本俱作劦）
陶隱君孫眞人皆以藥隱亦隱之善未能活國且復活
人不亦可乎近林靈素沈洞元眞有活人心平生施

藥蓋不可以數計余與洞元別二十年聞其別後醫
益工巧視病卒診脈止令作欬嗽聲輒知病之所在
不知此何法也在經有見而知之者上也聞而知之
者次也洞元之法非聞而知之者乎凡有病至不惟
與藥地稍遠者必設酒其貧者則有館居之日與飲
食如此則亦難矣故人之所以餽洞元者亦厚蓋
死猶有蓮三十餘蓋并囊於此也豈洞元之心自孫
眞人以來一人而已
張永德守鄭州其軍下有人詣闕告變者太祖械送其
人於永德使自治之永德止笞十下智哉永德（永德朱本俱作承德）

東坡性簡率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州特喜至
祥符寺琴僧維賢房閑憩至則脫巾褫衣露兩股榻
上令一虞候搔及起視其岸巾止用一麻繩約髮爾
又築新堤時坡日視之一日饑令具食食未至遂於
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陳倉米飯一器盡之大抵
平生簡率皆類此
德昭母年近八十得疾冬苦寒夏苦熱八十非帛不煖
則老人之苦寒尚矣至夏則又苦暑熱悳昭昆中冬
則為重裀複幙貯藥熾炭所以致煖之術無不具其
昆仲遂不復入寢室皆會臥宿於其母之帳庶幾人
氣有以溫之也至夏則二人居帳外居帳中者交手
揮箑以伺其母之動息至倦則止熱甚則帳外二人
更之謂婢妾不足委皆不用嗚呼事親若此亦可以
無愧於古人矣
友人史幼明任縣尹余告之曰有官君子所最忌二事
在已則贓在公家則聚斂他罪惡猶可免犯此二者

終身不可齒士君子之列今人或有處身最廉然抵
死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
已其入已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
期貴顯眞劫盜也
董子厚謂溫公爲賊光正可對盜跖謂孔子爲盜丘也
宇文虛中在金作三詩曰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流落
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開口摧
頹空抱朴脅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劍今安在不斬
姦邪恨最深遙夜沈沈滿幕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
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回首兩朝俱草莽
馳心萬里絕農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眥穿胸不汝
忘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無辭可柰何強食小兒猶
解事學妝嬌大最憐他故衾愧見沾秋雨短褐寧忘
折海波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詩始
陷金國時作所謂人生一死渾閒事云云豈李陵所
謂欲一效范蠡曹沫之事後虛中仕金爲國師遂得
其柄令南北講和太母得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明
年八月開渠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

日爲人告變虛中覺有變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
主幾不得脫遂爲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乙丑也蕃
如是始不負太學讀書耳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孫次廼曰老子此語衍二
字何不言見可欲心不亂次卿名邦杭州新城人家
兄門生也嘗爲戶部郎文有西漢風
溫公初官鳳翔府年尚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
著公服執手版坐久之人莫測其意范純甫嘗從容
問其故公曰吾忽念天下安危事不敢不敬范蜀公

言儲嗣事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盡白嗚呼君子於天下國家事其精誠至於如此古所無有也直使人敬仰敬仰溫公與蜀公平生友善溫公自謂吾與景仁實兄弟但異姓耳觀二君子此事良哉朋友

子容嘗言淮南監司𨶏貫客也坐累罷去寶子容叔氏微言代之其監司遂往見貫不得通乃賄事其使臣使臣曰吾亦不能爲公通姓名但伺相公出公立於道左我唱拜公卽拜此見相公之道也其人曰諾他日貫出其人遂立於道左使臣果唱曰拜其人遂拜

貫問曰何人對曰某人貫曰這斯在此乃呼過馬首（監刻云乃呼使近馬首）問之其人遂隨貫至其第參拜訖貫曰汝不飢否乃令取酒一盃勞之遣去後貫爲雪其罪遂復得淮南轉運使嗚呼方其爲監司時鼻息上雲漢威勢動山岳不知其來處乃如此當時出蔡氏諸閽門者往往多此輩耳子容名元廣姓張氏華亭人

沈元用有三大節元用自奉使回正二聖北狩僞楚僭竊時元用卽欲仰藥時嫡鄉沈子𣅜尙在元用幕下二公急前抱持之爲觸其藥曰事未可知姑少遲之元用自此常置鴆（朱本鴆）囊於夾袋中曰僞命至則飲此無何僞命至元用適患病遂以病免此一大節也

及時元用知某州一 聞其事卽日致仕此二大節也丁一箭之起屠戮人至酷旣經江西州縣望風奔潰時元用知宣州曰此賊死於此矣乃會士卒自解髻與頂心髮燒灰投諸酒與士卒飲之曰吾與汝輩誓死此城士卒皆奮自此元用遂宿城上不復歸家矣賊射城上箭如雨元用不爲動數日元用臨城謂賊帥曰吾城中無有汝不如過吾已與三軍誓死此

城矣不信請射我遂披胸使射群賊大駭皆羅拜於城下而去此三大節也

張邦昌僭叛論者以謂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爲救一城生靈吾鄉傅商霖（霖字據陸刻補案朱兩本俱空一字後同）曰此何言也當時邦昌之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無可言吾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靈耶邦昌不立未必累一城生靈設令累之則二聖北狩一城死之適其義復何恨哉商霖名嚴叟

余寓秀州學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時子年二十七而子才纔年十八子才斬斬少年中性復滑稽俊發則翻倒一齋及其莊語儼然而坐衣裾不動者終日子固心喜之一日（此處疑有脫文）范文正公有言學可終身無歸蘇不可一日忘忠義遂撫案咨嗟久之余由是遂與之親厚子容學在齋一日自華亭來參告子未之熟也時同舍言其鄉人近以捕賊改官皆有歎羨意獨子容愀然歎息曰使張某他日忝一第決不肯捕賊改官子喜曰何得此仁人之言由是益相親厚

余嘗與先覺在鄉中多遊大慈塢時經行諸寺閒觀壁

間前輩題名詩句於祖塔得惠銓覺一詩曰谷口雨三家平田一望賒春深多過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濤白捲江沙又於龍明寺壁中得詩兩句云瀾深魚自躍風熾客還家惠勤最爲東坡米元章所禮甚爲朴野布衣草屨纔棕櫚爲帶時夜半起椎其法嗣門索火甚急法嗣知其得句也或稱無油輒疾呼燃竹燃竹得火卽疾書之詩人之得句甚如此惠覺之詩渾然天成無一毫斧鑿痕雍容閒逸最有唐人風氣但七字殊未稱耆

學力不至耳

陳齊之謂愁實愁實方撻其子齊之曰公撻令嗣何爲愁實曰小兒輩須與撻之齊之曰以某觀之正不當撻撻之所以敗之也要須喻以道理爾小兒輩自孩提時卽當喻以道理曰如是是天下好事如是是天下不好事如是者可行如是者不可行如是者可恥如是者不足恥孩提雖無知而吾日聒之所以入耳者熟會當漸入正處如此則著脚下便識士君子道路矣所謂鞭楚豈可無哉不得已而出之使輔吾之

道理爾平日未嘗出一旦忽出之被吾鞭撻其恐懼愧恥之心爲如何若然則豈不謂之善教乎今之教子者都不喻以道理但鞭撻之彼胷中罔無知又日被吾鞭撻者已熟遂頑然無恥矣若是則教之非所以敗之與齊之此言可爲教子法

黃致一初看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曾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穩同場姑以此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作一隔對云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獲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偶識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其問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何如耳

諸葛武侯每見龐德公輒拜床下龐公初不令止子韶曰拜床下者已爲諸葛孔明而受拜於床上者其人何如哉誠哉是言然則諸葛孔明觀龐德公則其人物爲何如然其平生所有乃付之灰埃草莽自鹿門一隱之後遂不見蹤跡嗚呼非甚盛德何以至此又安得使孔明不爲之屢拜乎孔明視德公固爲晚進矣然孔明在妙齡時才氣如何當下視一世乃肎拜德公於床下此所以爲諸葛孔明也復量之人只爲此一點摩拂不下

德光言一僧曰吾佛法豈有他哉見人倒從東邊去則爲他東邊扶起見人倒從西邊去則爲他西邊扶起見渠在中閒立則爲他推一推中閒之說甚好德光名興仁德昭弟也案德光朱本作德先

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爲詩雖拾俗語爲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人與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即謂之曰何不讀書去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

論語遂歸買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語矣奈何曰見程先生去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門顯道曰第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於學者即受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爲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曰記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心在何處思叔遂於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上也

天經久廢忽夢一人眉宇甚異對天經哦一詩云寨北勒銘山色遠洛中遺愛水聲長春天蒓菜扁舟滑夏日荷花甲第香病蓬瘥殊可怪也天經因續其詩曰識面已驚眉宇異聞言更覺肺肝涼洛中塞北非吾事蒓菜荷花與不忘天經於文義皆超邁絕人後竟不第人或以爲洛中塞北之句不合謝絕之如此然亦豈有是理乎天經姓葉名林字伯材朱本棣婺州人以舊字行

天經曰異時嘗在旅邸中見壁間書一句曰一生不識君王面某輒續其下云靜對菱花拭淚痕他日見其詩使人羞死乃王建宮詞也其詩曰學畫蛾眉使出臺當時人道便承恩一生不識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門唐人格律自別至宮體詩尤後人不可及也

人見淵明自放於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疎懶人耳不知其平生學道至苦故其詩曰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繫身已得所千載莫相違其苦心可知既有會處便一時放下

陽關詞古今和者不知幾人彥柔偶作一絕句云客舍休悲柳色新東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處相逢非故人自古悲愁怨憾之思一掃而盡陽關詞至此當止矣彥柔姓陳名剛中英傑俊偉人也後以江陰僉判與子韶諸公同貶知虔州安遠縣卒

今所謂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歌始發聲謂之引引者爲之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焉故

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於是聲音遂縱正所謂歌也今之播鼗者始以一小鼓引之詩所謂應引盧文弨曰鄭作朄讀若引此便以爲引何據懸鼓是也既以小鼓引之於是人聲與鼓聲參焉此之謂行可也既參之矣然後鼓聲大合則此在人聲之中若所謂歌也歌行引播鼗之中可見之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始終故不同也正如今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今詩家既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今選中有樂府數十篇或謂之行或謂之引或謂之吟或謂之謠或謂之曲名雖不同格律則一今人強分其體製者皆不知歌行引之說又未嘗廣見古今樂府故便生穿鑿耳

高抑崇閌名始進臨刻進有判字曰劄子以爲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上首肯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爲如何是和氣凡人始上殿皆皇恐戰汗惟恐應對失詞未有反致詰於上者上爲倉卒一問亦愕然乃曰今疫癘不作螟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即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上乃默然嗟乎非和氣

不足以治天下古人未能發也抑崇發之至哉斯言余觀近世能盡斯道者其程伯淳乎

張子公爲戶侍苦用度窘欲出洞部改鹽鈔見秦相檜秦曰且止若千年不出□□若千年不改鹽鈔矣子公怒乃具陳當時利害倶不聽子公怒乃勃然曰相公言大好看勢不可行今日事勢如此安得沽虛舉妨事實一旦緩急相公何處措辦遂拂衣而起見趙相公□□□□曰如何子公復陳其利害丞相乃贊之曰甚善甚善子能留心轂事如此吾復何憂然子

□□□□天下財賦乎曰未也丞相曰若此則子亦小失契勘矣如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錢若干某州有錢若干復數數州子公但呀然趙相曰今所以不卽發來者發來國家便有無限財賦也固嘗行文字令且只就水所使萬有一緩急某亦粗有備矣如子之請姑乃遲也勿吝見教子公乃大服曰若此豈不是宰相秦會之都不知國家虛實利害但以虛詞甚人人心安得而服

龜山作梅花一詩寄故人云欲驛殘臘變春容工朱本先遺梅花作遞鋒其把頭英輕關雪好藏青鞵月明中時故人正作監司見此詩遂告歸田里朱本云便休官

諸司造船吏貪緣爲姦每造七百料船率破釘四百斤曾善處爲某路轉運使偶見破艫一關灘上乃令人拽上而焚之人皆莫測其意既燔得釘二百斤於是始知用釘之實朝廷於是立例凡造七百料船給釘二百斤自善處始善處朱本俱作處善

晏元獻爲宰相兼樞密使范文正參知政事韓魏公富鄭公樞密副使一時人物之盛如此而韓范二公與元獻有舊故薦之而富公其壻也元獻以嫌欲避位而仁宗不許夫宰相用人正要如此顧人才如何耳安問親故乎崔祐甫一日除吏八百親故居其半此乃天下之公道也後之避嫌者雖才如元凱以親故遂不敢舉而弄權營私者又托此以市私恩植黨與此人君之用人所以爲難也

董應求以漢文帝有眞才文帝纔一寬厚長者耳初無一毫英武氣像禇不事若無能爲者當是時外有强藩悍將內有權臣尊君乃中外恬然固雖有七國之强乃高祖遺制非文帝之學然亦終文帝之世不敢有爲非有眞才而何敢彼以智術把持天下者可同年而語哉應求字名朱本天民泉州人

應求謂予曰使成安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果擒乎或自有處也觀當時之策信乎殆矣予曰不然韓信入井陘拒李左車不用之後也使不知敵人所取予遂頓兵四險地非甚庸將不至此況韓信乎太凡用兵必先爲敵人計然後始能役敵人故鄧公之軍戮布司馬懿之軍公孫淵皆出於此李左車之計雖爲超之上策然左車未陳此計特乃先在韓信算中矣故左車之計雖妙安能施於信哉但成安君用李左車則趙亦未易下

禹錫問余曰周伯仁救王導始陽言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還事已解固嘗同車入見雖告之以相救之意庸何傷乎不告後竟遇害伯仁亦□□余曰不然此所以見古人用心處也元帝與王導豈他君臣比同甘共苦相與奮起於艱難顛沛之中今以王敦遂相猜疑如此此君子所以深惜也故伯仁之救導欲其盡出於元帝不出於己所以全君臣終始之義伯仁之賢正在於此

余嘗愛茂實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崇必有一宋璟不如是無復人道矣

子韶與正夫論仁宗朝人物正夫曰未說設施只餐起幾個人物在廟堂上也須致太平

正夫謂子韶曰昨强幼安來談話引援甚富某謂之曰若此者六一語若此者溫公語若此者東坡語若此者山谷語强幼安語卻在甚處幼安無語

陳明作爲西浙漕來訪壽朱本正夫正夫因語次曰昨熱陳亦日夜來大熱正夫曰公夫知熱陳笑曰如君朱本正夫學問高明議論英發固某所不敢企望至於寒暑天下之人皆知之乃謂某不知熱何也正夫曰公安知熱如某乃知熱耳某在閑處無一毫事到心故四時之變化寒暑之盛衰此身皆知之言今日寒則信寒矣於是蓋增朱本玄要言今日熱則信熱矣於是減締紛以予言今日溫今日涼皆與陽陰之候不差毫末蓋朱本今左右簿書獄訟紛然在前而利害禍福之機心朱本交戰於中性命且不知所在又安得知寒暑也陳乃歎息曰此眞高論

魏公夫人嘗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壽公見其辨爽悅之其婢既上壽畢忽泣下公怪而問之婢曰念妾父在時每生朝婢子輩上壽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涕之所從也公曰汝父爲何人曰某人嘗爲某州通判公大驚乃讓其夫人曰此士大夫之女安得輒取爲婢夫人謝不知魏公卽令與諸女列後擇一有官人厚嫁之

韓魏公判北京有術者上謁言能視紡文知吉凶魏公語其人明日至明日魏公作飯召通判而術者得預焉魏公預與通判易紡令視之術者視魏公紡言某日當再召在相位必當若干年視通判紡曰某日當進秩當至某官既畢魏公令人厚謝之通判曰狂生敢欺罔相公如此罪應誅乃反厚贈之何也公曰琦先欺他

正夫曰茅楷草屋風雨一與輒欲顛仆至廣廈大屋朱本

皇
雖震風疾雷頓撼天地而安若泰山藩籬烏雀風
勁草搖則驚飛竄伏而豐牛巨象雖長鞭大箠猶扶
之不行人之度量其相懸亦猶此

沈元用以四六自負以謂當今作四六未有如晦者其
謝解啟一聯云谷衆難暖喜二氣之或私風引輒回
恨三山之不到眞爲絕倡也惜其過貪翻爲朱本燕近
穢耳

先覺論文以爲退之作古子厚復古此天下高論

北隱炙輠卷上

北隱炙輠卷下

施　彥執　編

溫公爲兒時與羣兒戲有一兒偶墮水甕中羣兒驚遁
公獨不去乃亟取石就甕擊一竅以出水水流出其
兒乃救公爲兒時仁術已如此矣

平江有富人謂之姜八郎後家事大落索逋者如雁行
立門外勢大窘乃謂其妻曰無他策惟有逃耳顧難
相挈以行乃僞作一休書遣之曰吾今往投故人某
於信州汝無戚心事幸諧卽返爾將逃乃心念曰委
債而逃吾負人多矣使吾事倘諧他日還鄉卽負千
緡者償二千緡多寡進受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嫗
夜夢有黃羊甚肥有人欲驅之一人訶之曰此姜八
郎羊也毋得驅逐遂恍然而覺明日姜適至其處問
津嫗問其姓曰姜問其第幾曰八嫗大驚遂延入其
家所以館遇之甚厚久之乃謂姜曰嫗有兒不幸早
死有婦憐吾老義不嫁留以侍我我甚憐之欲擇一
贅婿久未獲覩子狀貌非終寒薄者願欲以婦奉箕
帚可乎姜辭以自有妻不可嫗請之堅姜亦以逍遥
大困不得已從之其妻一日出掘菜顧有白兔逐不
可得欲返兔卽止又逐之又止如是者屢追逐之一
山上兔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兔所在乃得一
石爛然照人持歸以語其夫姜視之曰此殆銀鑛也
冶之果得銀姜遂攜其銀往尋其故人竟無得而返
因思曰吾聞信州多銀坑向之穴非銀坑乎遂與其
妻往攻之果銀坑也其後竟以坑冶致大富姜於是
攜其妻與嫗復歸平江迎其故妻以歸召昔所凡負
錢者皆倍利償之此亦怪矣余思其後妻憐其姑之
老義不嫁此天下高節而姜臨逃亦有倍償所負之
誓亦足以見其人矣因緣會合夫婦相際天其以是
報善人乎

子範謂余曰劉信叔守合肥厥功高矣然此一事亦有
天幸者余曰如何子範曰聞其始與金人戰金人布
陣西北是日東南風大急塵沙擊面金人大敗他日
戰金人據上風刃未接風急反塵沙甚焉金人又大
敗若是非天幸者乎余曰自金人犯順內外將士無
一人爲國家捐軀幹出死力一逆虜人之前驅者望
風奔潰相襲爲常惟劉信叔守壘州甲兵飛蒭糧草
單寡當時將士閧然欲散信叔乃折箭爲誓勸衛忠
義論以禍福然後三軍之士皆爲奮激左右支吾卒
能以孤壘折咆哮百萬之衆而奪之氣然則返風之
異安知其非精忠有以感動天地令安得遂以爲天
幸也

明道知金華縣有人借宅居者偶發地得錢窖千餘緡
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致訟二人
爭不已明道問主人曰汝藏此錢幾何時曰久矣自
建宅時卽藏此錢於地矣汝借宅幾何時曰三年明
道乃取其錢盡以錢文類之明道旣驗其錢文乃謂
客曰此主人錢也客爭之曰某之錢明道曰汝尚敢
言汝借宅纔三年吾遍視其錢文皆久遠年號無近
歲一錢何謂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有富人于氏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瞽翁入其家言吾
乃父也其子驚問之曰汝實吾子昔時乞汝於汝父
今吾老矣汝從吾歸其子不服遂致訟其醫具致其
乞子於于氏詞明道曰汝有何據曰有據曰何據曰

其術託一藥方薄記其歲月也明道令取藥方至則
紙墨甚古其後書云某年月日以第幾子與本縣于
二翁明道留其方明日問其子曰汝年幾何曰幾何
曰汝父壽幾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驗醫所書歲月合
乃謂醫曰汝詐也醫曰某安敢詐明道曰汝所記歲
月與其子之年齒信合矣此特得其歲月耳然汝有
一缺漏處乃不覺醫曰某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
歲月考于氏之年時于氏年三十四耳何得謂之翁
其醫語塞

又有一富人亦有一子方孩無母乃有一壻將死屬其
壻曰吾以子累君幸君善撫之他日吾子長當使家
貲中分之乃出手札付其壻及子長不肯如父約其
壻乃以手札訴於縣明道乃密請其子曰汝父智人
也不如是汝之死久矣惟其壻有半貲之望故汝依
全得至今縣如是某人亦賢也不然方汝幼時豈不
能殺汝取全貲邪今豈當較其半也其子大悟遂中
分之

明道在邑中親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訴至有不持牒竟
造庭曰述者邑中事無晨夕得以問嘗夜半有殺人
者明道驚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當是
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皆大驚以問明道明道曰顯
者吾嘗行諸鄉遍閱諸鄉人惟此人有悖戾氣是以
知之其明察如此

嘗有監司問明道借兩夫取桑白皮曰本司非之人顧（朱本）
問桑白皮出土者殺人故非其人不可使惟若（公）
至誠格物所使皆忠學可委所以奉浼耳

富鄭公知鄭州有士人出入一妓家久其後與妓藏乃

摑其面碎之湼以墨遂毁其貌其妓號泣訴於府公
大怒立追士人至即下之獄數日當決遣之其士人
素有才名府幕皆更進言於鄭公曰此人實高才有
聲河朔聞今破除之深為可惜公曰惟其高才所以
破除也吾亦知其人非久於布衣者當未得志其
賊害乃如此以如此人而使其大得志是虎生翼者
也今不除之後必為民害竟決之

沈文通未知杭州時有士人任廉叔郎作薄媚及狐貍
者也粗有才然輕薄無行常與一娼鬬亦墨其面及
文通知杭州聞其事志之一日文通出行春燕望湖

樓凡往來乘騎者至樓前皆步過惟廉叔不下馬乃
驟轡揚鞭而過文通怒立遣人擒之至則廉叔也顧
掾吏案擧即判曰今日相逢沈紫微休吟薄媚與霍
徽嬌宮此去三千里且作風塵一布衣遂於樓下決
之此可為輕薄子戒

家兄門生有沈君章無他奇但性頗孝嘗為狹邪遊一
日宿妓館因感寒疾以歸若兩股痛其母案其股曰
兒讀書苴苦嘗深夜闕書學中之炭薪故為瘵損耳

君章謂余言某聞老母此語時直覺天下無容身處
即心誓曰自此不復遊妓館矣後余察之信然此亦
可謂善改過矣

家兄門生有湯良器人品甚高詩文字畫皆蕭然事俗
母至孝家兄既捐館於江西殯洪州時良器已登第
為江西運司屬官遭罹兵革久不與家兄相聞問及
舍姪橫往扶護偶於一客次見之良器聞家兄捐館
沛然流涕乃極力佐舍姪營辦扶護事良器貧甚
乃盡取妻子首飾授舍姪家兄旅櫬得以萬里護歸
者良器之力居十七八予與良器款不久然心知其
賢者其後果與予才善又大為李伯紀所前席其人
固可知今又觀於家兄盡力如此益信其為賢也故
家兄之賢弟子惟孫力道陸庚仲湯良器華先覺陳
德昭他亦余不能盡知在諸公間惟先覺不第而卒
而德昭猶在場屋良器名曰不幸早世遂終於江西
運屬云

家兄門生有施大任嘗知秀州嘉興縣始視事訟牒逾
千指大任皆不問摘其無理者得七八十皆科舉

是日決撻至暮其不盡者明日又行之自後妄告狀
者往往皆屏跡

德昭有親王子思知海鹽縣視事之初其訟牒亦如大
任時子思不問獨摘一無理者對衆痛杖之杖訖子
思往入宅堂去乃令一吏傳教云知縣已飯諸訟者
飯罷指揮其無理者遂用錢抽取其牒去及子思飯
罷出已失其半矣由是言之為政不可無術

正夫曰人言漢高祖能用張子房高祖安能用子房哉
賞子房用高祖耳然觀高祖一村漢頗識道理能聽
人言語遂將驅使之見其時來因為成就之耳

正夫曰人言陶靖節臨崎節何嘗臨正是出耳

正夫謂子才曰口口入雲閒妙矣然猶未若懷璉師云
雁過長空影沈寒水（梁元云雁過長空影則水　說本例誤今改正　梁元誤天）
（今改正）無留雁之心雁無遺蹤之意

正夫曰譬之射者左亦見是的右亦見是的前亦是的
後亦是的射者左射右射而射背射不論如何只是
要中的如何是的曰仁

正夫曰宰相須識體若一不識體如何做得他王介甫為

宰相每與百官爭一事皆親書細字至數十劄子猶不已此豈是宰相體

正夫曰天下有幾等人譬如以物自地累至天上不知有幾層也自家須要在第一層上立地坐地始得

正夫嘗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於胸中浩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於詩淵明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即道花遇竹即說竹更無一毫作為故子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胸萬卷鬱含蓄遇事時一揮朱本毫百怪森動目淵明瀟無事空洞撫便腹物色入眼來指點詩句足彼直朱本豈似誤發其藏此但隨所觸二老詩中雄同入不同由蓋發於正夫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色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夫云

或謂惠勝仲曰孔子在陳蔡之間弦歌不絕或幾於遺勝仲曰胡為其然也弦歌自是日用乃不變常耳安得謂之遺也子韶甚喜勝仲之言以告正夫正夫曰固也然聖人既當厄亦當盡其日用事以圖所以出厄之道至圖之不可乃安之如平日耳不然水火既逼兵革交至乃安坐不顧是愚耳何得為聖哉故孔子所以雖弦歌不輟終微服而過宋也

正夫說萬物皆備於我所謂狠如羊貪如狼猛如虎毒如蛇雄我皆備之

正夫謂子才曰子路未可盡如子路拱而立三嗅而作當是子路有省處

東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列妓女奏絲竹之聲聒兩耳至有終席朱本實不交一談者其人往返更謂待己之厚也值有佳客至則屏去妓樂盃酒之間惟終日談笑耳

舊傳陳無已端硯詩云人言寒士莫作事鬼神奪鬼偷天破碎神言奪鬼言偷天言破碎此下字最工也今本乃作鬼奪客偷孫玉石矣此當言鬼神不可言客也

余聞王補之性至鈍每課百字至五百徧始能成誦然精苦不已積久忽自通達王補之之名聞於四海故知學者有不勉耳勉之其有不至者乎性之利鈍不問朱本計也子思子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是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毛澤民題西湖靈芝寺可觀房紫竹一絕頗佳云堦前紫玉似人長可怪龍孫久未嬰篛放煙稍出籜去此君初不畏風霜

有一相識妙於醫沈元用謂令之和扁而論者匆之過年來頗覺醫消以予思之良以好賄重財故也予客曰醫之好賄重財已非其道況一好賄則有命於其間矣病者之差不差則係其命之厚薄近此人之多失豈非坐是乎

天經嘗言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此夫子所以賢顏子也今人亦云簞瓢陋巷我能安之豈不可笑也夫顏子負命世朱本上佐之才使小出所長取卿相如拾地芥然不可朱本得苟進乃安於陋巷此所以賢也今之人無材無德本是窮餓之人乃亦曰我能安貧汝不安貧欲將何為蓋廟堂之上本是顏子寓身之地今乃陋巷非顏子之地矣然

乃能安之此所以為顏子也閭閻溝壑是汝寓身之地今在閭閻溝壑中逃其所爾又何言安乎天經之說然朱本陋然今無志氣人往往皆以此自安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貧賤豈君子之樂哉然而不去者以我無貧賤之道故也既有貧賤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之何為去貧賤之道豈不以學不講歟豈不以行不脩歟豈不以不才無能歟此所以貧賤也既以此得貧賤在我者求去之如何日夜講學日夜脩身日夜進其所不能三者既盡求其窮我者已不得矣然後貴賤貧富舉付之於無足道爾今乃惰慢荒逸一無所為而曰安貧朱本云我能安貧是安於不才無狀耳豈得謂之安貧哉又曰貧者士之常且只問他如何是士

子韶嘗夜夢陳子倘夢中懷其已死乃問曰公倘留滯幽冥子倘曰公既不厭於生我亦何厭於死此語殊有理

陳履常以監司非其人留其酒食於廳角余既書之矣案此事前未見當是缺失續以語茂實茂實大以為過當曰譬如陽虎饋孔子豚孔子不應乘之亦食之而已余深不喜此論一時未有以答茂實且方與他客語遂罷已而思之陽虎之豚孔子未必食何以知之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未嘗不飽以施氏食我以禮因知孔子食於他或不飽也推孔子不飽之意則陽貨之豚安知其食也孟子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余深疑此事君子於辭受之際受則受卻則卻豈有受之而曰心卻余因此論知孟子之言所謂心卻之者受之而不用也古人有如此者口口口朱本云古人如此者多倘實

受享其利而曰心卻是矣語爾陽虎之豚正心卻之
物也
魏公應爲徽州司理有二人約以五更乙會甲家如期
往甲至雞鳴往乙家呼乙妻曰旣相期五更今雞鳴
尙未至何也其妻驚曰去已久矣復回甲家乙不至
遂至曉遍尋蹤跡於一竹叢中獲一尸卽乙也遂身
有輕齎物皆不見妻號慟謂甲曰汝殺吾夫也遂以
甲訴於官獄久不成有一吏問曰乙與汝期乙不至
汝過乙家只合呼乙汝今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殺

其夫也其人遂無語一言之閒獄遂具
游嶬師雄殿院子也知眞定日朝廷新得燕山其倉廩
北人皆席捲而去燕山大饑朝廷命府州縣輸糧調
牛車所在鼎沸惟嶬叔然無所爲吏人懼更進言之
曰姑去諸縣朱本縣糧已集將行矣吏人皆叩頭言擧
不細且此事非倉卒可辦今尙未蒙處分柰何諸縣
且行矣嶬曰俟諸縣行乃曰已而諸縣皆行嶬乃口
朱本作傗召其民曰輸粟事如何民皆曰晚矣嶬曰不然
吾所以不數汝輩調汝車者正以吾自有糧在燕山
故也民驚曰如何嶬曰汝第往燕山圖自有糧也汝
每鄉止擇能辦事者數人齎輕資往糴之民皆惘然
遂斂出金銀一一爲區處詭臨行又謂其人曰有餘
金當盛買牛車以歸民至燕山所在糧運坌集米價
頓落焉河北等路米有餘遂糴糾之光至者以糧兌
久不得納皆賣牛車以自給其遣人遂以餘金買之
果皆乘車以歸朱本云皆乘而歸後其事聞於朝朱本云遂聞朝廷遂
擢議爲河北運副朱本使○案疑朱本俱作諾
鄧光祖知嚴州某縣時當紹興中國家方創都錢塘所

拋降材木甚大期且急所在鼎沸而光祖殊不經意
乃徐集諸里正各置之郎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
一紙令各具其界中凡寺凡廟凡祠凡官道有木與
所降色樣合者供不得脫一根旣供乃合匠往視之
皆合遂令里正伐之官特與糧不須與木乃大集所
得倍其數他郡縣皆望靑斬伐所殘人塚墓及民家
要害處甚衆而吏復爲緣求乞於其閒所在騷然惟
光祖絲毫無侵於民且不出一吏所得乃過諸縣二
者頗相類故併及之

有落解者作啟事痛詆試官時丁葆光爲試官復其啟
曰俯知有司之不明仰見君子之所養又云當伸志
氣塞乎天地之閒無使精神見於肝膈之上又曰韞
匱而藏何妨於待價之玉踴躍自試眞所謂不祥之
金
鄒毅夫以國子監第五人發舉意不平爲謝主司啟事
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此猶可
也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置頑石
而在上

子韶言舊閭里有人以賣餅爲生以吹笛爲業偉得一
飽資卽歸臥於家取笛吹之其嘹然之聲動鄰族如
此有年矣其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謂可委以財也
一日謂其人曰汝賣餅良苦何不易他業其人曰我
賣餅甚樂何爲易他業富人曰賣餅善矣然囊不餘
一金朱本錢不幸有疾患難汝將何所賴朱本云將何賴其
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錢一千緡使汝治之可乎
平居則有溫飽之樂一旦有患苦又有餘濟之資與
汝賣餅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堅論之乃許諾及
錢旣入手遂不聞笛聲矣無何但聞籌算之聲爾其
人大悔之急取其錢送富人還之於是可賣餅明日
笛聲如故
劉若虛言京師有富人欲得一行頭充其人有人薦一
人往富人卻之其人詰其所薦者曰某何以得卻幸
試問之薦者問富人富人曰我觀其人不能忍飢此
不足掌財薦者告其人其人曰某誠不能忍餓只能
忍飽富人聞之遂召其人用之果滿意
子韶言某在史館方知作史之法無他在要趣其文耳

俞與材說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師有賣勃荷者京師呼薄荷爲勃荷也
其家嘗買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
於史史乃以尊酒飲朱本勞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後京
師被圍史縋城出時城外悉爲煨燼四顧人馬俱寂
然史茫然行野中憂恐甚低而見茅店兩間史急趨
之則乃一人家主人見史大驚曰官人何爲至此此
去虜尺卽大兵不可前幸當匿此所以慰藉史者甚
厚史乃問君爲誰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卽賣勃荷者
也異時嘗蒙官人尊酒之賜時常不忘今日官人幸
至此某報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城外皆灰滅汝獨
能存何也曰某與一千人長厚善故得保全至今然
行卽過耳且謂史曰此人今當至官人當伏牀下語
未畢所謂千人長者果至與其人語久之乃去史乃
出問曰汝何爲與此人善曰家本旅店此人曩時作
河北商往來京師十餘年常館於吾家吾家待之甚
厚此人常德某故今始知此人非商也乃金人閒諜
後二日所謂千人長者遂衛其家出圍史因其人得
免案金人敗盟錄言金人本小國一旦崛起今據其

開者乃往來京師十餘年耳則金人謀我國家已久矣所謂嶇飥者非一日宋本也史獨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免於死恩之施人其報效乃如此

法言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以信身雖天下不爲也叔祖曰身所以行道也道之詘信係吾身也豈有身詘而道信者乎南子禮所當見也陽虎禮所當敬也二者皆禮也非詘也孰謂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乎

楊承功之喪余在焉有弔客至或先哭而後拈香或先拈香而後哭二者孰是余謂先哭而後拈香是蓋其人始死往見其柩則哀情已生是時何暇爲禮便當哭爾哭畢乃拈香跪奠始與之爲禮且令孝子出見當先與之哭乎當先致其慰勞之辭乎是先必與之哭爾生死之情一也故商人先拜而後稽顙周人先稽顙而後拜孔子曰吾從周楊承功陛本作楊承功

六義之說新義以風雅頌即詩之四始伊川謂一詩中自有六義或有不能全具者如新義之說則風雅頌安得與賦比興同處於六義之列乎蓋一詩之中自具六義然非深知詩者不能識之夫賦比興者詩也

風雅頌者所以爲詩者也有賦比興而無風雅頌則詩者非詩矣取之於人則四體者賦比興也精神血脈者風雅頌也有人之四體使無精神血脈以妙於其間則塊然棄物凡作詩者孰不有賦比興然不能善其事亦塊然棄物而已矣夫惟善其事者使其精神血脈渙然於制作間於是有風雅頌焉風者何詩之含蓄者也雅者何詩之合於律者也頌者何詩之善形容者也此　者非妙於文辭者莫能之三百篇皆制作之極致而聖人之所刪定者也故三物皆具於三物中而風尤妙蓋風有含蓄意此詩之微者也詩之妙用盡於此矣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非詩之尤妙者乎此所以居大義之首也歐陽公論今之詩曰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寄之言外知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此近於六義之頌也含不盡之意寄之言外此近於六義之風也

子尙說君子嚮晦入宴息以謂嚮晦入宴衆人皆同之而未嘗息惟君子然後能息言心之休息也

叔祖善歌詩每在學至休沐日輒置酒三行率諸生歌

詩於堂上閒居獨處杖策步屢未嘗不歌詩信乎深於詩者也傳曰興於詩興者感發人善心之謂六經皆義理何爲詩獨能感發人善意而今之讀詩者能感發人善意乎蓋古之所謂詩非今之所謂詩古之所謂詩者詩之神也今之所謂詩者詩之形也何者詩者聲音之道也古者有詩必有聲詩譬若今之樂府然未有有其詩而無其聲者也三百篇皆有歌聲所以振蕩血脈流通精神其功用盡在歌詩中今已亾矣所存者特章句耳則是詩之所謂神者已去獨其形在爾顧感動人善心不亦難乎然聲之猶可髣髴余觀詩非他經比其文詞施諸惜致婉轉所謂神者固寓焉玩味反覆則千載之上餘音遺韻猶若在耳以此發之聲音分自有抑揚之理余叔祖善歌詩其旨當不出此縱山教人學詩謂必先歌詠之歌詠之餘自當有會意處不然分析章句推考蟲魚而强以意求之未有能得詩者也

蘇仲虎說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繫此辭殊可怪也曰隼者禽也誰道獸來射之者人也

誰道鬼來如此安用釋爲三復其言乃知聖人有微旨蓋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釋之曰隼者禽也而射之者人也今詞中本無巳參之孔子乃增一句云弓矢者器也此何理哉惟射隼者弓矢而詞中乃不見弓矢是所謂藏器於身也聖人之旨豈不微哉

仁宗嘗與宮人博纔出錢千既輸卻即提其半走宮人皆笑曰官家太窮相輸又惜不肯盡與仁宗曰汝知此錢爲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者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又一夜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地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爲渠渠便冷落矣嗚呼此眞千載盛德之君也

仁宗一日晚朝色不豫大臣進曰今日天顏若有不懌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進言宮掖事以諫陛下當保養聖躬上笑曰寧有此夜來偶失飢耳大臣皆驚曰何謂也上曰夜來微餓偶思食燒羊既無

之乃不復食由此失飢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於祖宗法中無夜供燒羊例朕一啟其端後世子孫或踵之爲故事不知夜當殺幾羊矣故不欲也嗚呼仁矣哉思一燒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慮子孫之多殺故寧廢食嗚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閒深仁厚澤橫被四海也

家兄門生有條力道在鄉校與一同舍舒子進相友善子進本富家子後大困有嫡婦挾二孤纍然從子進既不能爲之資年復老嫁無售者力道深憐之每白

念使我否一第必娶之無何力道果登第時年雖近四十然美丰姿貴官爭欲妻之者十數力道皆謝去遂歸語舒氏婚及舒氏歸已白髮滿頭矣力道與之偕如平生嗚呼世稱劉廷式之義韻千載一人今力道之事豈減廷式哉力道蚤年以貧不娶乃倩以教學養孤遺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嘗與人言亦罕有能知者力道名朝宗錢塘人終於江山縣丞

家兄門生有陸虞仲崇事初同家兄赴省試明日省榜出是夜舉子無睡者惟虞仲酣寢如平日黎明報虞

仲過同舍皆譟以又曰虞仲公過矣虞仲方覺乃徐問曰彥發過否同舍曰偶遺虞仲曰彥發不過吾事未可知矣復酣寢如初人皆服其度量自登第後愈篤學其在仕路以風節著後以監察御史召未及供職而卒虞仲名韶之即子正之父也

二家兄蚤年力學冬夜苦睡思乃以紙爲圓帚大如錢置水中每睡思至即取圓帚貼兩太陽則洒然而醒其苦如此治詩善講說其講說多自設問答以舒氣抑揚其中故能感發人意故子韶謂家兄講說有古法如公羊穀梁之文然江浙間治詩者多出家兄門前後登第者數十人而家兄反不第豈非命邪蘇久困太學時有詠事一聯云池塘綠徧又是春風河漢夜明忽驚秋月當時太學同舍者皆誦此語後推恩爲某州會昌縣主簿卒家兄諱國光字彥發

禍福報應之理淺言之則不驗深言之則近怪故儒者之於禍福可以默會難以言談也古今論禍福者多矣惟子韶之論以爲唐虞三代之時聖人在上其氣正其氣正故禍福之應亦正也唐虞三代之下聖人

不作故其氣亂其氣亂故禍福之應亦亂也然其間不能無小差者堯之聖而丹朱失天下舜之聖而商均失天下其善報爲何如瞽瞍之不仁而舜與鯀之不仁而禹興其惡報爲何如以大槩言之則子韶之論似也然抑何之所論則禍福之報莫切於父子又親當堯舜之身故不能無疑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本不差毫釐柰何不達理者指夫顏夭跖壽之事便疑其不驗也善哉老氏之言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倘因此言推而達之則禍福之理庶乎能默會矣

子韶省榜中有春秋試官一門生亦與試其試官盡授平生所作春秋又云場中當出某題某題宜熟記之有人微知其情具以告陳阜卿蓋阜卿宗卿皆春秋也曰春秋纇疑穿此不可不爲計阜卿曰有命他日考試畢舉明日當奏名是夜有一試官忽聞鼠鬪不可睡聽之鼠鬪落卷籠中其試官起驅之則寂然無有再睡其鬪如初審聽之果落卷籠中也又起驅之復寂然如是者三其試官乃心動曰豈是中有卷

子乎燃燭盡取落卷閱之果得一書卷大佳試官曰事已定雖得此何爲姑留之明日試官方會茶餞而下座有一小試官起曰知舉曰春秋止當取二人取三人已侵他經分數矣今止取若干人於書額太虧矣乞行處分遂袖中出一狀稱說云云知舉曰業已定柰何其試官曰固知無及矣然今日論列之萬一有譴罰庶幾免辠爾衆試官曰去一卷秋易耳顧何所得書卷乎其夜來試官遂陳鬪鼠之事皆大驚因出書卷觀之衆皆稱善遂出一春秋正其門生也其春秋試官猶爭不已衆人不可覓見黜而阜卿宗卿皆過豈不謂有天理乎阜卿名文茂常州人

子韶榜中有許叔微嘗夢有人告之曰汝無及第分叔微夢中遂懇其人以何道使某可第其人曰分止爾柰何叔微曰行陰德可否其人頷首而去叔微自此遂學醫頗有得無何其鄉中大疫叔微遂極力拯療之往往獲全活者頗多一夕復夢其人唱四句云呼盧殿上請何是主王陳閒闕呼六爲五及是榜子韶既魁王郊第四人陳祖吉（宋本吉祖）第五人叔微第六人

叔微又係該恩人陞一名遂得第五人恩例所謂王陳閒闕呼六爲五其親切如此呼盧者傳臚之謂也

闕子開頗有前輩風嘗爲鄉校直學會開圖書匠開一圖書匠姓蔣年七十餘子開時年亦五十餘蔣既開圖書至索價若干子開售以若干不可又售以若干復不可子開素負氣乃擲圖書於地曰老畜生乃爾受錢乃叱曰去安用爾印爲蔣色不動乃俯拾其圖書徐內懷中曰直學無怒老夫雖賤然嘗與先長官往來子開聞之悚然乃拱手至胸曰唯唯又曰長官嘗有一帖老夫尙藏之明日取呈明日其人來子開冠履如見大賓者禮畢蔣遂出其父帖亦止令開圖書其後乃署名曰辨上將處士子開既知父執乃謝罪曰某不知昨日遂失禮於長者蔣退乃覓送出門而去蔣布衫芒屩傲睨王公而子開貫世家又盛怒如此一聞先人之語即悚然改容遂與其人爲禮如此　第氣可喜子開名演有詩名江浙間

進道說張安道年德俱高士大夫多往拜之公初不合止有孫延嗣爲麟郡倅一日往拜公公曰某已受君

家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廷嗣既拜而起乃撫之如子姪然前輩受拜各自不同呂原明言歐公有故人子來拜者但平受初不辭讓荆公溫公始答拜至與其人通爽溫敘父兄交契訖再拜始不答如此則受半禮矣吾鄉關子開于東兄弟見米元章拜之元章曰忝蒙先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前輩受拜禮不同如此然以予意觀之荆公溫公最得中制

進道當酒酣書要流則行遇坎則止攻苦食淡吾素懷也或人辱我使紅裙傳觴盤列珍羞吐之則忤人茹之則忤己當此之時但付之一笑陶靖節所謂蟬來爲之盡既去無吝情其此之謂庭先見此語乃指乘流則行遇坎則止謂余曰要須古人下語至進道之言吐之則忤人茹之則忤己此語使不終又曰必如此乎進道此一段語最宛轉庭先意直須隨波逐流方明自拒姑存於此使後人觀之果庭先語然乎進道語然乎 案庭先宋本俱作庭光誠

進道雜書云上士雖不讀書亦佳下士雖讀天下書亦不佳惟拒我輩正當讀書耳進道此語殊有味然雖

上士安可不讀書進道第一等人乃自處於必讀書益可知矣

余鄰人歲畜一犬每滿一歲則賣之屠者至捕犬犬跳梁號叫雖屠不敢近其主人者往焉其犬正窘急聞見主人至乃搖尾帖耳作呻喑聲至以其身揩摩其主人以爲護己有所恃也俄而擒之以付屠者使人不欲視余謂鄰人曰汝無賣犬犬可憐如是況乎日有吠盜之功乎犬直幾何吾當歲授汝直鄰人感余言亦不賣犬

張九何鎮蜀凡官於蜀者既不得以子屬行及到官例置婢惟九何不置官屬遂無敢置婢者九何聞之遂買兩婢官屬乃敢畜之九何將去任呼婢母囑之曰當善嫁此女且厚贈遣之猶處子也

杜祁公乞身得請旋於洛中買一宅居之時歐公爲留守祁公入宅即攜具往賀歐公見其門巷陰陋語公曰此豈相公所居者當別尋一第稍寬者遷之公曰某今日忝備國家宰相居此屋謂之小固宜然異日齋郎承務居之大是過當竟不許

曹武惠平江南詣閤門稱曹彬勾當江南公事回而杜祁公罷相歸鄉里書謁文前鄉貢進士前輩所以處功名富貴如斯而已

溫公每至夜輒焚香告天地曰司馬光今日不作欺心事夫君子行己固求合於道既合於道何必天地知之而天地亦豈不知溫公何必若此哉溫公之爲此蓋自警之術也

劉器之問道於溫公溫公曰從不妄語入自謂平生不妄語此事不學而能及細看之始知人豈得不妄語如與人通書問敘閒闊必曰思仰推此以往皆妄語也

范清獻公既致政歸其清脩益至每浣中衣不敢曬之空室曰恐褻觸神靈乃挂於床使陰乾推此其有欺暗室事乎

清獻公平時類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對賓客殽核皆豐

吳十朋家買鰻一斤得二枚其婢治之破其腹尾急纏其臂解去乃斷之復急纏其臂至斷盡其尾方定又

異日學中烹鱓湯正騰沸乃以鱓投之鱓皆跳躍湯中有一鱓飛至屋梁乃復隕而死嗚呼可怪也已故殺鱓不可不戒貪生怕死同於人也

杭州江漲橋有富人黃氏性嗜鼈日宰數鼈一日其庖者炮鼈以爲熟也揭釜蓋有一大鼈仰伏於蓋頂乃復入於釜中須臾揭之其鼈又仰伏焉庖人憐之其廚適臨河乃縱諸河羞其餘鼈以進主翁爲其少以爲盜之也鞭之兩髀皆流血庖人痛甚臥竈下既覺頓覺痛止視兩髀則青泥封其創訝之俄而見鼈自河負泥而上庖人大怪之具以實告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食鼈其後遂捨其廬爲寺即今黃家寺是也

有孚維心亨說者曰君子身雖處險而其心常亨予竊以爲不然凡易言亨皆一字句以謂必如是乃亨耳維心亨口又坎豈曰置身之地故君子在坎必求所以出坎之道乃但維心亨乎象曰坎險也行險而不失其正乃以剛中此亦釋有孚之辭夫剛中之德行險而不失其正則君子處險之道盡矣然則維心亨乃言出險之道也亨者出險之謂以爲君子欲出險

于維有此心耳除吾心術能出險之道聖人既陳所以出險之道又指人以出險之路其釋坎之辭始兩盡矣他日于正過論易曰近思有孚維心亨未得其說偶一日閒書卧乃聞隔屋兩聯夫當渡江其一夫曰錢塘江甚險汝託得此心否某乃撫席而起曰此有孚維心亨也余曰余此說舊矣于正名景端熙仲姪

于正謂余曰孟子論浩然之氣曰是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伊川則以至大至剛

以直爲句其下止曰養而無害介甫則以至大至剛爲句其下曰以直養而無害以伊川爲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氣於直字全(朱本)無功用以介甫爲句直字方有力余深喜其說以爲子正於學問知求日用處矣然有大不然者浩然之氣安能無一直字無一直字則不成浩然之氣矣何者直正是氣浩然正是養無一直居其中剛必至粗暴大則成荒唐又安能配義與道乎

東齋之謂余曰子貢爲知見作故孔子特告之以汝與回也孰愈蓋欲其自□□□中入子貢不領反入知見中走故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復曉之曰吾與回皆爲知見作不爲知見所困者惟顏子耳故曰汝不如也齊之名長方本福寧人今居平江

高抑崇說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謂脩其天爵而人爵來從其不來奈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也若欲其來則與脩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所謂從者非此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茲四人迪哲於商不言成湯於周不言武(朱本武王)說者紛然子才曰無逸一篇皆謂享國長久所以不言湯武耳然後報說皆破文字有如此分明而不見者亦可怪也

余嘗愛族姪庭先說詩以爲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使言之可足卻只如此也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歎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如此也惟都了他不得故獨爲之舞蹈耳(庭先朱本誤庭光)

滕元發始至殿前已取作第二人以犯諱見黜後復至殿前仍居第三時鄭獬殿頭楊繪第二人或問元發曰公平生以大魁自負今止得第三何其衰也元發曰只爲鄭的獬楊的繪也

王沂公作三元人皆賀之皆交贊其三元之盛沂公正色曰曾當時趨下讀書意本不爲此二字又在太學時至貧冬月止單衣無背心(朱本背心止有綿字)寒甚則二兄弟乃以背相抵晝夜讀書人或遺之以衣服皆不受蓋是時已氣蓋天下矣安得不亨達

劉德初白蒙亨劉觀皆太學名士太學魁往往三人皆專之一日嘗在場中會卷子德初先出之犯諱二人不言次蒙亨出之又犯諱二人亦不言最後觀出之復犯諱二人亦不言三人者皆自喜以謂二人犯諱魁將誰歸及見黜始知皆犯諱此何容心

有一青陽衍治周禮赴上舍試其都座有人過午猶闕筆衍素不識其人遂起揖之曰日晚矣未下筆何也其人曰今日偶困此題猶未有處奈何衍即與卷子介體之其人得衍文會其意須臾立就稍出衍魁其人本經第二人皆中其二人交至今誠業遊集中

人青鄉中有士人至口拄場中雖骨肉至親扣之率不告一辭而其人賓高才平生詩文混之東坡集中人莫能辨也今年且六十矣猶困場屋陳阜卿兄弟□□□□□居常卷子令所知諗觀然兄弟皆早第由是言之在彼不在此也

章子平臨軾云運啟元聖天臨兆民監行事以爲戒納斯時於至純上覽卷子讀運啟元聖乃動容歎息曰此謂太祖讀天臨兆民歎息曰此謂太宗讀監行事以爲戒歎息曰此謂先帝至讀納斯時於至純乃扶然拱手曰朕何敢當遂魁天下此賦雖不切題然規模甚偉自應作狀元然當時破此四句亦豈有此意偶作如此看由是知世間得失往往皆類此耳(業納斯時)(於至純朱本無時俱作斯民)

庭先見子書于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爲侍立七十餘日止得不爲血氣所遷一句庭先以爲七十餘日不語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先其眼處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容易(庭先朱本庭光)

嘗有數相識聞會話有一相識言舊有人於常買家以錢三十得一子石(子石卵石也)漫用壓紙有人見其石欲得之遽酬錢數千其人見其著價高心疑之未與後遂增至二十緡其人見其著價愈高其心益疑只爲寶也遂不與然持此石屢年無他異人亦無顧者但見所知則摩挲其石曰此嘗有人酬二萬錢矣如是又屢年其親知謂其人曰公持厥石久矣雖有崎昔之價然卒無也異爲公計不如一剖之恐其中或有異就如其價不過失二十緡而平生之疑只決豈不快哉其人然其說遂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搵然清流也人皆異其事但不知其人欲得此石將何爲時何子楚在座曰是必有用也

異時有人亦畜一石初不以爲異胡人見之驚歎不已遂願得其石遂酬萬緡其人亦以爲使高猶豫不與其胡人守其石而不去後遂增價至十萬緡乃與之人問胡人此石何異也胡人遂取盆水以石置水中使人諦視之乃有一二(朱本二)馬現石中有飛動之狀人問曰此石固異矣然何用也胡人曰此名龍駒石以

水浸之飲馬輒生龍駒此無價寶也由是言之則其
人之欲得予石意者亦若有此類用耳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
皆成花所謂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類然纖形似之
也趺萼檀蕊皆成眞花或時爲梅或時爲菊或時爲
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叢皆交出之以水沃之
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以定其色目也萬氏
歲必一宴客觀水盆花人亦攜酒就觀焉政和間天
下既奏祥瑞徽宗亦喜玩好物故天下異寶咸輻輳
願皆得爵賞萬氏以爲吾之盆天下至異使吾盆往
當出□□□貢獻上蒙爵賞最厚遂進之及盆入乃
遂不復成花矣幾獲罪嗚呼人之爵賞豈容濫取也
萬氏水盆聞於江浙久矣挹水浸之卽成花頭刻無
差一日爵賞遂失其故豈偶然哉世之無義無命貪
冒爵賞者觀萬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

花之白者類多香其紅者殊乏香今花以香名於世者
白花居十七紅居三惟荷花瑞香之種而瑞香亦纔
頳碎小紅耳不惟名於世者籬落田野間雜花之香

者不可勝數大率皆白色而紅色者無一二也固知
藏其角者闕其齒傅以翼者兩其足此理在天地間
無物不然也

本草云椒合口者殺人桑白皮出土者殺人魚無目者
與鱗逆者殺人如此十餘種魚無目與鱗逆者固未
之見也今人京炮豈皆能去椒之合口者店家桑白
皮安能保其無出土者然亦未嘗見殺人他物亦爾
是果古人不足信歟余竊觀本草之論藥如左氏之
論禍福凡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皆以
爲得禍本草言一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皆
以爲能殺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未必
遽得禍而左氏斷之以必得禍蓋有得禍之理也一
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未必遽殺人而本草
斷之以殺人蓋有殺人之理也既有得禍殺人之理
則安得不愼今人食物偶或不死者蓋其五臟和平
血氣強盛幸有以勝之耳不幸而足中失調血脈方
亂則又以一物投之禍莫測也

右北牕炙輠錄二卷爲姑蘇吳岫藏本後有祝允

明跋語似出依託姑置不錄然其本較秀水朱氏
潛采堂傳鈔者特爲完善如下卷闕了開介廝處
士開圖書及與弟子東拜米元章二事朱本全缺
其他脫誤尤多朱本近刊於竒晉齋叢書可覆而
按也彥執鹽官人名德操字持正咸淳臨安志第六
十七卷有傳而祝跋云諱國賢錢塘人或別有據歟
浙東全謝山先生極推重此書叙其題識於竹垞
跋後俾讀者益知所景仰云
嘉慶己未七月既望歙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附錄

北牕炙輠二卷宋施彥執編予得之海鹽陳瑱少
典所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從予借鈔其書稍稍
流傳於世按彥執諱德操海昌人張子韶之友也
生不婚宦病廢而歿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
不過四人姚叢先亡公繼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
顧天下閱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樂
先覺也彥執嘗書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郎
曄編橫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莫有舉其

姓氏者矣進道名述亦張孝祥榜進士有蘆臺公
餘詞一卷予所藏有之歲在柔兆執徐秋七月竹
垞朱彝尊書

持正先生顚末略見於竹垞檢討之跋然未足以
發是書之蘊也是書危言微語若出自不經意所
爲乃其於伊洛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足資參
攷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也如周正夫者謝上蔡
之弟子其人姓氏僅一見於橫浦之集而是書載
其言甚富皆能發明正學陳長方者王信伯之弟
子所附見於信伯語錄亦無多而是書所引堪相
疏證陸子諍者尹和靖之弟子林艾軒之師其學
別傳於紅泉雙井之閒百年以後尚有薪火乃宋
史於艾軒傳中但載其字而失其名求之和靖之
集又無有徵是書則吳下源流將安所溯乎他如
樊侍御光遠乃龜山弟子施庭先者亦信伯弟子
皆於此稍得其緒論予續修宋儒學案是書引用
獨多因歎持正若不以病廢其所造不止此也持
正與橫浦爲心交顧橫浦豐入妙喜之學而持正

獨否則尤卓然不滓者矣鄞全祖望謝山題

嘉慶五年重九日桐川顧修菉厓氏錄

北牕炙輠　卷下

[illegible]

北窗炙輠錄一卷

宋施德操撰。德操有孟子發題，已著錄。是書炙輠之名，蓋取義淳于髡事。然所記多當時前輩盛德，可爲士大夫觀法者，實不以滑稽嘲弄爲主，未審何以命此名也。德操與張九成友善，故孟子發題附刻於橫浦集末。其學問則九成純然禪悅，德操多稱道二程，雖間一及蘇氏，而不甚鄭重。其第一條即言王氏新法由於激成，以闡明程子之意，則宗洛而不宗蜀，其微意固可概見。惟林靈素妖妄蠱惑，實方士中桀黠之雄，而德操稱其有活人之心，未免好爲異論。又解孟子萬物皆備一條，尤近荀卿性惡之旨，其橫浦之學偶相漸染，故立是異說歟。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德操瘋癈終身，行事無所表見，志乘至不載其姓名，其書明以來傳本亦稀。朱彝尊始得是本於海鹽，乃稍稍傳鈔流播，殘編蠹蝕，幾佚幸存，亦可云希覯之祕笈矣。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北窗炙輠錄一卷 宋施德操撰

是書炙輠之名，蓋取義淳于髡事。然所記多當時前輩盛德，可爲士大夫觀法者，實不以滑稽嘲弄爲主，未審何以命此名也。

嘉錫案：提要原本云：「是編所記，多當時前輩盛德之事，有益於立身行己，可爲士大夫觀法者，蓋儒者之言也。」今本蓋總目時所改。考史記孟荀列傳云：「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集解云：「駰案：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名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案太史公之意，蓋以迂大閎辯釋談天，以文具難施釋雕龍，以久與處時有得善言釋炙轂過髡，昭然甚明。至其所以取義於談天雕龍炙轂，則別錄言之詳矣。皆未嘗以炙轂爲滑稽嘲弄也。史公凡兩敘淳于髡，一附孟荀傳，一在滑稽傳。此與子贛既見仲尼弟子傳，又見貨殖傳之例同，皆各明一義，與專傳殊科。孟荀傳雖以孟子荀卿爲主，實兼敘諸儒姓名，往道諸家之言行學術。（[illegible]）無異於騶奭諸子之兼傳。淳于髡之言不見於滑稽傳，其爲形容髡之學行，與談天雕龍同意，而非指其滑稽嘲弄，又已明矣。德操取以名其書，蓋言爲臥北窗之下，與賓客談論時，復得其善言，遂援筆記錄之云爾。提要之言，殊爲失考。大抵四庫館臣修改提要時，凡所引用，往往憑恃記憶，而未暇覆檢原書，故遂不免沿於俗說，違其本旨。是亦著書者所當深戒也。

德操病廢終身，行事無所表見，志乘至不載其姓名。其書明以來傳本亦稀，朱彝尊始得是本於海鹽，乃稍稍傳鈔流播，殘編蠹蝕，幾佚幸存，亦可云希覯之祕笈矣。

案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有是書跋曰：「北窗炙輠二卷，（[illegible]）宋施彥執撰。[illegible]之海鹽陳少典所藏，寬山徐氏、晉江黃氏從予借鈔，其書始稍稍流傳於世。按彥執，海昌人，張子韶之友也。生不婚宦，病廢而殁，子韶以文祭之。彥執嘗著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郎曄編橫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與有學其姓氏者矣。」據本提要云：「其書自明以來，傳本亦稀，朱彝尊嘗於海鹽藏書家借鈔，始稍稍流播，而海昌志人物與有學其姓名者，則其湮沒固已久矣。」其辭全出於彝尊之跋，本無大失。今本所改，[illegible]較閱，而改海昌志人物九字爲志乘，則失之彌遠。海昌爲三國時吳郡鹽官縣，即宋之鹽官縣，清之海寧州也。（[illegible]）鹽官於南宋屬臨安府，故咸淳臨安志卷六十七有施德操傳，注云：「以刑部侍郎程大昌所撰鹽官縣學三先生（[illegible]）祠堂記修。」祠堂記在傳中，雖不敘其生平，而於其所學主孟子以排釋氏之意言之頗詳。咸淳志九十（[illegible]）卷即出於彝尊家，曝書亭集卷四十四有跋可考。彝尊不知德操有傳，其所謂今海昌志人物與有學其姓氏者，[illegible]間之海寧州志人物門內無施德操傳，今乃泛言志乘不載其姓名，則非彝尊之意也。此書讀畫齋刻本，有鮑廷博跋云：「右北窗炙輠錄一卷，爲姑蘇吳岫藏本，後有觀光朋跋，似出依託，姑置不錄。彥執鹽官人，字持正，咸淳臨安志有傳，而觀跋云：諱國賓，錢塘人，或別有據歟。」考本書卷下云：「家兄諱國光，字彥發。」則觀光朋謂彥執諱國賓者，似有所據，疑德操者其後改之名也。惟以爲錢塘人者誤。臨安志云：「施德操，字彥執，鹽官人。」不言字持正。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引兩浙名賢錄云：「施德操，學者稱持正先生。」宋元學案卷四十同，則持正是號而非字，鮑氏亦誤。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北窗炙輠錄一卷

其書明以來傳本亦稀，朱彝尊始得是本於海鹽，乃稍稍傳鈔流播，殘編蠹蝕，幾佚幸存，亦可云希覯之祕笈矣。

陸氏藏書志有舊鈔本二卷，其案語云：關子開令肩姓匠閱劉書一條，荊公溫公最得中制一條，奇晉齋叢書刻本無，蓋以其殘缺而并刪之耳。叢書實舊鈔，自有以也。

白獺髓

張仲文撰

白獺髓 宋張仲文撰

紹興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乘朝日爲賦題試貢士而舉人困厄於此學舍皆嘆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上殿墮笏失儀兩學齋舍衮金作絲帳贈教錦獸使人趨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會鳥語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後使人因從官梁季珌洗作賓洗銑鑿與高君會于宣苑召至呈使因以此帳張于圍高君見之曰此必淳爲之耳淳台州人後於乇自知榜第三名及第

嘉定丁丑九月臣僚奏孔端羅知高安孔本三衢人乙亥生仕至都官以女爲門人鄭復禮孟去邁有此妬復禮乃永嘉士人因喜爵而爲孔門館賓與諸子游惟飾于民家先數日前因見行部衛雖者皆于鄉郡以三女十復禮傳之以骰錢親之得紀成欲盜此女隨手得純字要借取一枕再傳而又絕漫送因孔君奉祭于齋壇是夜復禮遂盜此女令弟者禮攜往姑蘇遣晚本家覺復禮與諸子責督警捕人根緝後以復孔之館甥告獲復禮孝積俱徒刑編置而此女姓免刑押歸本貫且復禮初以情欲下其言內或者謂使其當時不傳得成或無此禍殊不知遺罪背理豈有幸免而鬼神亦得陰治之故使之情成而作成其罪矣且夫惟論之間不謹分嚴豈特孔氏之家乎皆托於根緣恐未當理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奏常雅樂京仲遠承相主此議送斯人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詣寺與寺官列坐召樂師賫出大樂首見錦瑟姜君問曰此是何樂樂官已有鄙文之歎正樂不識樂器斯人又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樂官咸笑而散去其議竟寢至今其書流行於世但據文而言耳

紹興初行都童謠曰洞洞張河爺娘一似六軍之敗場忽民間遺火自大瓦子至新街約數里是時皆茅廬屋後嘉泰初童謠曰撇也又曰火裏 大小皆語及此忽季春楊浩家遺火自龍舌頭山延燒至艮山門外船場自南至北僅五十餘里楊浩父子僅黨海南其時守臣趙善堅殿帥吳曦步帥夏震恪因是罷去

嘉定初御街中瓦前實翰子者目爲三火下店如此兩三處瓦因鄭德懋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御街數千家時有也紅佳麗地及鹿瓦嬉遊之語後三年閏中瓦後楊尹李椿士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大街十餘家是夜在家飲酒者府吏王德用寒生被罪至四年九月閏李椿士椿王德家遺火自北而南焚燒至前湖門外方家峪山亦僅五十餘里宗廟百司一夕遂盡中瓦又爲灰燼此三火之讖明矣王德取斬是時守臣林介殿帥馮榯步帥王虎因是罷去

嘉定間韃虜交攻廷臣有以和戰守三策爲言者謂戰爲上策守爲中策和爲下策是時胡渠侍郎專主和議會入朝時四明袁燮侍郎與胡公廷爭專主戰守議仍以笏擊胡公額遂下侍從臺諫集議後袁君以此辭歸太學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詩以送袁君曰天眷頻年惜掛冠誰令今日遽長安眾情其奈諸生願祖帳應多行路難去草豈知周舍諾彈烏何事却翻韓非老子還同傳憑仗時人品藻看今江東倉使狀元公甫即其子也

泰禧師垣故第即今之德壽宮西有望仙橋東有升仙橋後紹興末年師垣薨適值天府開浚運河人夫取岸土堆積府墻及門有無名人題詩于門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圍白髮却於郿塢貯黃金笑談便欲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墻陰諱侂冑平原甲第即瑞石北阜爲第後開禧末罪逐後改爲寺監齋舍生有題二絕于壁曰掀天聲勢祇冰山廣廈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青衫當賞傳清閒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蹤不知郿塢金多少爭似靈開席不重兩詩皆用董卓郿塢事然權勢所歸之地古今皆然也

趙從善尚書自號無著居士家居吳郡從善尹天府日招郡學齋木在家執訓子希倉而齋生者皆無所知乃累參人而不能責成其弟子但受摩依隨而已忽報希倉以日望祠孔聖令匠依公庫彝尊儀制鑄造禮器等依奉常行禮同里黃子由尚書聞之欲發譏會從善知参令毀棄而遂齋生換希倉公倅紹興日令危人造爆子希子欲書判食罷閒屬吏紹子吏曰草頭下著加即操筆書其下用某字乃篆字郡人目曰爆子家會稽郡治有賢牧堂謂范文正公趙清獻公龔忠愍公朱忠靖公趙忠簡公史越 張康陵守像民祠之從善帥浙東日使門吏論著宿經倉憲兩司陳乞以州治賢牧堂增從善像兩司一時奉承從請既成有郡士朱萬年題詩于堂曰師事我蒙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鄭王大家飛上搭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行都人多易貪之者以其無常產且夫借錢造屋素產作觀見浙西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大半其或借借等得錢有先飾門戶則有漆寨裝折却日逐羅米而食妻孥皆衣敝衣既足而帶金銀釵釧夜則賃被似此者非不知爲費欲其外觀之美而甲必樂爲之耳其語言無實尤可誚如語年中則曰本末語居止則曰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雖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如此等淺薄之辭甚多

嘉定癸酉臣僚奏請禁止都城青蓋而學俱以皁蓋出入而天府入僕禁止忽有外郡參學士人入都不知所禁被擒入公府士人乞供對而書詩曰冠蓋相望古所然易青爲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蓋何不多多出賞錢州府遂決捕人而遣之然皂蓋終非中都所宜用者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後宮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婕妤平原特以爲親屬偶值真里富國進象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有一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當初到任日吏輩來獻錢物數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令作一狀并物白解上司以爲吏輩以此欲污之吏輩市民等祈告再四而乃令取一櫃以其物悉置之於櫃中對衆封緘寘于廳治戒曰此任中有一少犯即發此任內吏民聳懼課息俱備以至終任榮歸聚衆之次吏白廳櫃此

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據吏實案牢俾昇擁于舟載而歸矣

又有一內司出官者姓王人初任江右一尉凡事不少恕尤多刻剝吏民不堪忽於出巡之次偶被市民邀請于宅中宴飲直抵三鼓飲散而歸兵卒皆醉倒初以為市民好客不暇詢其蹤跡越月餘憲司差人逕捕兵卒及此尉考審全錄治謂是夜尉携兵卒強盜一部民家賫尉司旗仗等訴于憲司而有是獄尋究得乃其飲于民家者被害吏民兼兵卒之醉取其兵器故為尉來劫掠以敗其任後案成削去仕籍

環衛官趙逢知泰州蔡關作教官每遇廳一揖而已教官問關教授何故待使長之薄關云西班不足道逢聞之置之不問若彼此小人萬一對衆官問關某太祖是東班是西班關有何說儒生于簪之量傲而自滿關自小職事叨冒入臺專務以勢力巧棄削婺州太守應命不前以私害公而上疏後出臺除太常少卿黜然不曾作邑清臺擢出直言傲長官之一端也

有一朝士嘗為相守有醫者以醫業出入門下頗相善偶元日夜漏未盡在客次伺賀初至已有一客但見此客將將遣人入廳事詢問報云猶未嘗亦不敢詢之如是凡三數次皆云猶未纔而迨曉辨色矣客怒罵連聲稱不著上馬而去醫亦不詢他日從容與守言之問其狀貌乃其先也云適除夜飲酒過多遂曉方享祀耳蓋夫鬼本陰推夜可以來耳

石湖范參政初官到任泰州在客位其同參者問為吳郡人即云獄子石湖先生聞之在懷後因應會自子詢獄子石湖先生嘗口號曰我是蘇州監本獃與爺上壽獻棺材宗室元來是皇族雨下水從壓上來石湖入參大政其人尚在選坑老來窘其人來下呼召參政接見頗温請問官之好謙和某老獃無用

李嚋參將伯知杭州除湖北倉使被召除太常寺丞呼太丞一外道知州來于堂入丞相客位閣有甚官處候報李太丞知州者一揖而已更不交談忽發問云公大方脉小方脉都理會得又問病也治麽答曰某乎治蒼生心術不正之病丞相先請太常寺丞後除祕書省入臺遷侍御史知州者來相見獨請茶罷索湯甚辭著為

閑情初權臣將用事之日以所賜南園新成會諸朝士席間分題各賦春景以都城外土物為題時一朝士姓俞在座分得薦春黄浪詩（鞦韆春間湖邊則以混士人謂之士宜）俞即賦曰兩腳插空欲弄春一人頭上

又安人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斷為陌上塵旁有所識徑出如苕雪後嘉定戊辰邊警之變果然（游春黃蜂起於金門迺有杏花園遊人爭其黃土截游馬人行廟）

西湖僧俊嘗以詩上權臣云我本田中一比丘叔來馬不乘牛如今馬上風波急不似田中得自由權臣以為謗已遂赭其衣

鄭剛中之鎮蜀也會叔劉闕王所居曰富春坊忽民間遺火鄭公出鎮於火明中獲一旗上有詩乃借東城海棠詩為之云火星飛上富春坊天恐風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公一見曰必道山公子也楊魯儕古今詞話中亦有一詞

韓邈尚書乃開禧權臣之叔長戶部日嘗親民訟有姓祝人投詞乞文還賣過光廟謚冊玉錢而逃今下所造官司及索其餘欲計其直吹擴文思院申陳云其餘千已經嘉泰辛酉回祿焚毀不存而韓於案後判云地理千里有光遼已其事可發一笑

江左士子徐觀國就館于鄱陽尉王君家以館舍被本部告訴滅請于州運及觀國被録到庭遂作驀山溪詞曰儒官措大是官曰都得做筆相故宗下呼召也須同太原公子能武又能文關眠裏抱琴書車馬時相過樽開北海欸請處知麼時耐這點徒剛入詞把人點汙儒冠屈辱和我被于連累告訴孟嘗君帶累三千個

秦申王晚年昏耄偽於為政軍國大細事悉委其子以傳嬉處決號為小相由是賄賂大行申王頗亦自知而老疑焉後因會楊和王曰外廷議論如何和王曰但只聞人言公相不歸伊周乃效唐令狐之作申王以有慚色徐曰然則古既不之老夫何覩乎王退而言於子弟曰秦公出語謬亂不常不死則禍將作矣未數果疽

紹興間醫官王繼先以顯仁太后初御憲宮春秋高每遇疾服其藥随念頓是優游東朝享康寧之福幾二十餘克副高宗事親之孝繼先之功也故恩禮特異官至正任承宣已而繼先恃寵席勢稿自已所為有不可於衆而衆朝附阿之不暇至有稱門生者後太后上仙繼先自是眷遇日衰竟黜福州以卒

浙間以牛乳為素食佛以為食素定閒黄子中大諫言向在廣中見韶陽為邑乳源民訴于漕司與民爭乳田親引而問之何謂乳田民曰鄉中有地種乳先播地成窖以粳米粉鋪于窖內以草蓋之用糞壤之候雨過氣出則發開而米粉已化成蛹如蟒蠐狀取蛹作汁以米粉攪而蒸成乳乳食之也韶陽乃六祖禪師顯化道場而彼中却為此不知其故恐鄉原不以牛乳為食耳

紹興間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談今古謂戚彥樊屠尹昌也戚彥乃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尹昌乃傭書有無名人賦詩曰戚快樊屠尹彥時三人共坐說兵機欲問此書出何典昔時曾看王與之（典之乃傭書史人）

禁中後苑官有後苑使主綱領本苑事有雜詐辦後苑官監視花內事有大主管使臣謂之殘盛官又有前格使臣紹定間內司提轄陳詢益奏乞以花使綸賀新自供奉殘盛舊無此例賀自職此命加戚戴蘇實有辨如此年餘後忽聞長官闕負適假上特令差謝實欢日詢益奏謂實不當遷此上曰汝見欲要勤許時詢益自慚而退

程覃乃文簡公之子尹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有道民投詞牒乞執狀造橋覃大書照執二字斯人見其誤遂白之令是照執今是昭執乃漏四點覃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為昭熱痒合諸生作傳以識之

江行雜錄

廖瑩中錄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四話錄）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樁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謂樁者及侍宴皆笑樂公主獨俛首嚬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橫又豈忍使妻與群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令狐文公除守兖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乃平人心欣然

賈躭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據鞍作封曰爾牛在安國觀之門後大槐鵲巢中便往探視見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傪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傪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横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揚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爲難也（瑞桂堂暇錄）

元相國之鎭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海江之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觀之遂櫂小舟直至江所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悉具既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協比於權道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請訴礙於法者必固爭不已由是征鎭忌焉然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梟鐘而尋繹未嘗稍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假將入齋惟所愛卑脚犬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閤花鳥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劒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

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懾千兒輩而相迫邪言訖欵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爲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今公若貰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

衙傳存隸之明日且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閽曰幸爲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 小說舊聞記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牀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遊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好事者畫爲倦繡圖 娛書堂詩話

梁太祖統四鎮日名溫與崔相國胤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勑太祖改名全忠識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勑命既行追之莫及後果篡大位是時四方天下其在中心賜名之應也 鑒誡錄

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簡續成初集記纔二十八首盡筆於此庶

眞曆了然　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眞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接太陽靜甃玉堦橫水岸御爐香燕撲龍牀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牕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內鎖牙牀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回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日中宣祗候處湍堤紅豔立春風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堦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

娃三面宮城近夾墻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觱栗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斵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墻面浸池諸

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倚儀承寵佳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詩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來繞曲池張向綵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晚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園弟

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把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光向畫廊排御幄管弦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宜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畫樓船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鬭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到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

滿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急過御牀前（賓退錄）

周恭帝幼沖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詾詾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氏長公主）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涑水紀聞）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截乎不紊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參閫寓江陵旹聞時官中有舉其族人置廚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婺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澹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祠居里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廚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筭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憩五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叙慶幸即日伏事左右末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問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翠裳參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杯爲賀廚娘廚娘遽至使廚請曰未可展會明日且是常食五杯五分廚娘請食品菜品資次出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簽菜品第一爲葱虀餘皆易辨者廚娘謹奉旨教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頭十箇葱韭五楪合用葱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旦廚師告物料齊廚娘發行奩取鍋銚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燦爛耀目皆白金所爲大約計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傍觀嘖嘖廚娘更圍襖圍綰銀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胡牀徐起取抹批臠慣熟條理眞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剔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廚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廚娘笑曰若輩眞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葱虀也取葱微徹過沸湯悉去鬚葉視楪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醯浸漬餘棄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箸無贏餘相顧稱好既撤席廚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廚萬幸台意須照例守方遲難廚娘曰豈非待檢例邪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絹帛或至百疋錢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强私竊喟歎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廚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暘谷漫錄）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微數責之公每

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徐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眞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説公即取紙筆書康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懶眞子錄

建炎己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即暗竹園也熙寧八年冬杭州地涌血者三最後流入于河腥不可聞 林子中野史

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巡師江表過而覩之認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嶽封疆俱効順狂虜何須殄滅翠羽南巡扣閽無語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 野史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入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 野史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罕子婦上遣之曰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輿中以篋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之至碑曰貞婦冢 吹劍錄

光堯聖壽太上皇帝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眞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社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柂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簑未易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企及 李章錄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牛熟睡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潛同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邪因唏噓不已少頃復睡久不起視之眞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秘之斯人豈乍覺見此神魂驚散遂不復還體也邪事有不可知者 馬氏新錄

宋廖瑩中錄

江行雜錄終

遺史紀聞

詹玠錄

遺史記聞

宋 詹玠

衣錦將軍

錢鏐臨安人里中有大木鏐幼時常戲其下後為吳越國王賓父老山林皆覆錦名其木衣錦將軍

金蓮燭

宣宗將命令狐綯為相前數日夜召更深方歸院以御前金蓮燭賜以送歸院吏望見燭以為駕至已而綯至時以為榮

手印屏風

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招飲密會其言於上上曰必術士所為汝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硯中濡手印於屏風上既悟即告潛索於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印紋而道士已遁矣

如意女子詩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試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乍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抱琴踰垣

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問曰何所乃隱士魏埜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抱琴踰垣遁去使聞上甚嘆美之

釜中龍

南唐時有蒼頭持罐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糠以飯豕釜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清非生

太子中允王綸有女十八一日晝寢若魘有物憑附而語稱清非生呼其女為燕華君能三十六體天篆又能誦後數月如故皆不能記矣

袖中錦

太平老人撰

袖中錦

宋　太平老人　撰

天下第一

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磁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福州荔眼溫州掛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鹹豉簡寂觀苦筍東華門把鮓京兵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爲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

三出

潁州三出手柳酒宣州四出漆栗筆蜜

嶺南節

嶺南所重之節臘一伏二冬三年四

峽舟三字

川人乘舟出峽有三字訣輕卓（卓謂不找客貨）

京婦美陋

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陋者謂之七蕊搭子者女傍著子爲好字七者謂其不成婦女也七字不成女字

二妙

蘇州兒越州女

四禁

中書四禁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

知酒法

知酒美惡法但以手扣其罈其聲清而長者其酒必佳聲重而短者其酒苦聲不響其酒必壞

老人十拗

老人有十拗白日頓睡夜間不交睫哭則無淚笑則泣下三十年前事總記得眼前事轉頭忘了喫肉肚裏無總在牙縫裏面白反黑髮黑反白

帶子之人

常言帶子之人性多毒忽戲之恐招悔吝如瞎子缺子跛子之類是也

少兒三兒

世間少兒三兒謂癩面老兒禿髮凸肚乞兒

四事不可久恃

世間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熱老健君寵

古所不及

草相言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婦人脚

盜有三畏

盜者有常語曰不怕你鐵牆鐵壁只怕你惡犬健人偷兒云夜入人家有三畏一畏有老人二畏有孩兒三畏乳犬如金銀物在大櫃有鐵鈕賊不能入

唐錢尉六道

唐錢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赤縣爲人道入殘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

學海類編　袖中錦　三　記述

餓鬼道

四妖

世有四妖宮殿高侈謂之土木之妖珠璣錦繡謂之服飾之妖洛中牡丹維揚芍藥謂之花妖婦人美色能文翰謂之人妖

仕宦三還

仕宦改官後有三還教官改秩作縣爲還俗職官後作縣爲還債作令了作縣爲還魂

四忌

人有四忌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晦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燃燭行房

雞有五德

雞一名燭夜一名司晨有五德頭有冠象文足有距象武遇敵則鬭象勇得食相呼象義鳴不失時象信

易爲美

婦人三上三中三下皆易爲美牆上馬上樓上旅中醉中日中月下燭下簾下

仕宦五瘴

仕宦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名曰賦租之瘴深文以逞善惡不白名曰刑獄之瘴昏晨酣宴弛廢王事名曰飲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名曰貨財之瘴盛揀侍妾以娛聲色名曰帷薄之瘴

五絕

漢篆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三賤

明州有三賤燒底賤著底賤喫底賤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烽草著底是草鞋喫底是鹽

三萬

有人嘲小邑市云茶店湯瓶不會鷹客店牀上無蝶鴿
大街上好放鴿

袖中錦終

搜採異聞錄

永亨撰

搜采異聞録卷之一

宋宋亨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南海北至於交廣

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碩有畸曰碩一碩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殳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

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爲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米蓋晉法也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云我其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顔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許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

獨不敢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爲馬監後受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群舒秦爲戎河北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皐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爲礼以處爲処以與爲与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重　礼字云古文禮処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與與同然則當以省文爲正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宴百寮命婦明日又勅受賀之禮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制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易巽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二字甚奇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眞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玟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少長皆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爲人俘石勒嘗戚尖子季虎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雋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而滅苻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爲墟慕容秉苻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

搜采異聞錄 卷之一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歇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憐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鎭荊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搜采異聞錄 卷之一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二六四六五爲震體云他皆類此也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文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鬬取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罔鳥激媒使之鳴鬬者聞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鬬而罔已起無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絜獵人於茂林間淨

搜采異聞錄 卷之一

掃地稍散穀於上禽往來行游且步且啄則以黐竿取之麂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徑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繯置其所行處麂足一絓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來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蹤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漢高祖用韓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皋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游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啓之矣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㦒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嘆於成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旣衰藩鎭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爲哉

搜采異聞錄 卷之一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眞踐此言時得灑掃撰杖屨於其間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發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一卷終

搜采異聞錄卷之二

宋永亨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
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
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
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
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
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
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

敢議耳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
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
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
廚監邴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
則古有其說矣

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
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
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
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
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義若記
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
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照然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鳥仙
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挺僮僕誠自創爲弄惜居諸
誰謂貽厥無基址之類

今之人謂寒食爲一百五日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

明歷節氣五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
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
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
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
是也毛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烟遊賞之地寺僧欲
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峯知識
五十三來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
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
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禽畜菜茄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猪黑而羊白至
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
一斑褐者則呼爲鴈鵝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鵝
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爲湖沼觀美
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皮白者爲水茄吾鄉常茄皮
白而水茄則紫其異如是

今人謂野牧馬爲草馬淮南子修務訓曰馬之爲
草駒之謂跳躍之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
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

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
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通氣志猶待教而成
又況人乎注云聾蟲喻無知也聾蟲之名甚奇矣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自然之理也無間於
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衛人鄭伯膺
純白色極馴擾可觀寘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隕
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鵝正同色又性亦相
類乃取其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
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啖如是五日漸復
相就驗旬之後怡然同群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
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爲鵝鵝不自知其爲
鴈宛然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
鵝爲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爲雁鵝鴈之最大
者爲天鵝唐太宗時土蕃祿東贊上書以謂聖功
遠被雖鴈飛於天無是之速鵝猶鴈也遂鑄金爲
鵝以獻蓋二鵝一種也

頃在豫章遇一撫州僧於上藍與之閒談曰南人不
信北人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

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
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
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
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道僧之談合如此

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
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
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斯名文也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白法
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異白法感異黑白異熟
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
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
果

行行相當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
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
有也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於
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陽記者
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

搜采異聞録 卷之二 五

王仲簾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王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目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爲不誣矣三舘秘府所未有也臧哉

月行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黑後合爲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月都虧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俱足圓滿是名白半

十五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二月爲一時兩時爲一行兩行爲一季二年半爲一雙此出閣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兩閏爲閏雙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絶有同者列子黃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翫

搜采異聞録 卷之二 六

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汝取來吾將翫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漚音鷗 蜻音精 蜓也

陳正敏遯齋閑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舘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夭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

搜采異聞録卷之二 終

搜采異聞録卷之三

宋永亨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爲弟巳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隠公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据見在立先生文家

搜采異聞録 卷之三 一

据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九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史記所書少孔子四十四歳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歳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歳矣方始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

搜采異聞録 卷之三 二

以今日殺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置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能矣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温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耳

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每及八十歲則値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天蓋謂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爲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畢疏密分寸未嘗不齊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爲人與風所敗唯閑屋掩垣人迹罕至乃可永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以爲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八五十六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數法俗語算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志劉歆典領鐘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預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又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語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修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入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蒼頡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遒美者也束修之禮乃如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修束帛一篚五疋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闇於小月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爲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自釋氏火葬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屍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爇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殁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

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爲大僇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刳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風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

與宋與炻肉者同言之謬

曆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

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汜論訓篇曰禮三十而娶許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餘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十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爲起運也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微者隨其高卑大小村店或

挂綃施篘秆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已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鑒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兎蟆俗語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和黃秀才鑒空閣頃予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閣枕江流標爲鑒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當臨賦處也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

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守六人依采飲馬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擊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搜采異聞錄卷之三 終

搜采異聞錄卷之四

宋永亨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云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本朝京師增爲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晏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國史乾德

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乂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俗云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日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爲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後用七日且名爲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始然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于向昔所記文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謬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內外文武官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雖檢校官未加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司徒幕職官等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

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將木等檢校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令不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大落水油污衣大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詩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然洗遍千江水爭是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於此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二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紬一百九十萬疋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觔黃蠟三十萬觔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爲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緡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術爲可慮耳黃臘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赦恩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引小

人於大譴之域其爲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鬬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數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淳熙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爲便何澹爲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譟紹興五年七月

覃赦乃云只爲編二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爲得又云天福五年歲終以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爲斷則生民以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獨有所苦也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爲無名爲本至於絕聖棄智然所云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似於用機械而有心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旨也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月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顗傳引易雄雌祕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蜷之說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

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音音不大霹靂者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書也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唯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爲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謂柳爲注畢爲濁昴爲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爲定星也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者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爲作青詞云項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

婦稱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於是改兄伯字爲兄公祝前所用大爲不侔矣玉篇公字音鍾注云夫之兄也然則義訓不若前說也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権貨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從而生往往罰其抵產流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鄰望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 疏論之雖嘗暫

帝至紹聖又復然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子之言蓋本於此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在岐召

搜采異聞錄　卷之四　七

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詘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爲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爲雞二爲犬三爲豕四爲羊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書字自俗體一律不可復正者如冲凉况减决五字悉以水爲冫（筆陵切與冰同）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冫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爲訛

搜采異聞錄卷之四　終

搜采異聞錄卷之五

宋永亨

續卷之三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以兹辨西京雜記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同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以一產二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囂亦當爲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

搜采異聞錄　卷之五

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瓔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以前生爲兄焉此最可證

唐楊綰爲相以進士及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進士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所言爲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强志健問津名利之强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鉛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

搜采異聞錄　卷之五　十

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荅以死計則不勝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計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耶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計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諸紳云

王荊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嘆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出於誰近讀晁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爲猶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夭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却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習以爲常而不察之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甚愛其詞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

搜采異聞錄　卷之五　十一

廣其傳

今之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放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顏師古注曰言富貴有錢假托其名代之爲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起也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載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煬蕩析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

詩敘又不及其錄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
則是承平百七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祥
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
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爲可歎

古者龜爲卜筴爲筮皆與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
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則應之至精齋戒乃
請問不相褻故史祝所言其驗若答周史筮陳敬
仲和其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
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於爲嬴敗姬惠懷之亂至遂

至贖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
食猥雜之際呼日者偶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
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會乎
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及至衰世懈於齊戒而屢煩
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
詩以爲刺謂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不告詩小旻之章云我龜既厭不告以道也漢
世尚爾況在於今未嘗項刻盡敬而一歸咎於遙
巫瞽史其可哉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
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代宗賜
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柘
也薔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濃郊祀歌泰尊柘漿
以爲取甘蔗汁以爲飲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
其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
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瘖使其心可以智不學

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
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語甚美
而學爲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夕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
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
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
國策甘茂亡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婦
人同舍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
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
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豳風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
也夜者日之餘其爲益多矣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史生之厚
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
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
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

淺且不解釋後一節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
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
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
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
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搜采異聞錄卷之五終

搜采異聞錄校記

卷一第四頁五行第五字空別本作「釋」
又第五頁十一行第十五字後缺兩行別本同

山家清事

林洪著

山家清事目録
相鶴訣
種竹法
酒具
山轎
山備
梅花紙帳
火石
泉源
山房三益
插花法
詩筒
金丹正論
食豚自戒
種梅養鶴圖記
江湖詩戒
山林交盟
山家清事目録終

山家清事

相鶴訣

可山人林洪龍發著

鶴不難相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夫頂丹頸碧毛羽瑩潔頸纖而修身聳而正足癯而節高頗類不食煙火人廼可謂之鶴望之如鴈鶩鵝鸛然斯爲下矣養以屋必近水竹給以料必備魚稻蓄以籠飼以熟食則塵濁而乏精采豈鶴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俟其餒而寘食於闊遠處拊掌誘之則奮翼而唳若舞狀久則聞拊掌而必起此食化也豈若仙家和氣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種恐未易得唯華亭種差强耳

種竹法

岳州風土記文心雕龍皆以五月十三日爲生日齊民要術則以八月八日爲醉日亦爲迷日俱有可疑比得之老圃丁曰種竹無時認取南枝又曰莫教樹知先鉏地令鬆且闊沃以渠泥及馬糞急移竹多帶舊土本者種之勿踏以足若換葉姑聽之勿遽拔去又有二秘法迎陽氣則取季冬晒土氣則取雨時若虞風則去梢而縛架連數根種則易生筍過此謂有他法者難矣哉

酒具

山徑兀以蹇驢載酒詎容毋具舊有偏提猶今酒鼈長可尺五而匾容斗餘上竅出入猶小錢大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革唯漆爲之和靖翁送李山人故有身上秪衣麄直裰馬前長帶古偏提之句今世又有大漆葫蘆匾以三酒下果皿中上以青絲絡負之或副以書篋可作一担加以雨具及琴皆可較之沈存中游山具差省矣唯酒榼當依沈制用銀器一

山轎

夏禹山行乘轎漢南粵王輿轎過嶺顏師古北人固不知南人乘轎度嶺而洪景盧亦謂山行之車車只宜平地孰若今轎爲便橋即轎固無疑矣若山轎則無如今廬山建昌高下輪轉之制或施以青單用肩板撥繩低與之猶今貴介郊行者良便遊賞有如謝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非不爲雅孰若今釘屐爲便云

山備

山深巖重仙道未能生藿豈容不種毋且帶皮生薑細劑熟酒下之或藠湯亦可矣

梅花紙帳

法用獨牀傍植四黑漆柱各掛以半錫瓶插梅數枝後設黑漆板約二尺自地及頂欲靠以清坐左右設橫木一可掛衣角安班竹書貯一藏書三四掛白塵一上作大方目頂用細白楮衾作帳罩之前安小踏牀於左植綠漆小荷葉一寘香鼎然紫藤香中只用布單楮衾菊枕蒲褥乃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之意古語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宿一宵儻未能以此爲戒宜亟移去梅花毋污之

火石

語曰鑽燧改火化書云陽燧召火方珠召水燧日中取火鏡也入夜則當以石今崑山石也或竹木相戛如鋸木然亦可矣必先焚紙在於鉢中候之如法燭及燈皆所當備若能拾乾薪稿落葉以儲之尤見有微乘未雨之意

泉源

臘月剖脩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

之以紅杜甫所謂斫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惜福之事云

山房三益

秋采山甘菊花貯以紅棊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鞣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卧褥春則暴收甚溫煖雖木綿不可及也采松樛枝作曲几以靠背古名養和

插花法

插梅每旦當刺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少頃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枝而搥破插牡丹芍藥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當燒枝則盡開能依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

詩筒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唱和詩翁故有帶班猶恐俗和節不防山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毋吟箋以助清灑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葵牋分惠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詢其法乃得之北司劉廉靖蹲采帶露葵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溫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此法不獨便於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又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者乎

金丹正論

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即丹也自强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知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毋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後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為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食豚自戒

僕昔苦籐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矣試之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桑萸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始信不食豚之功大或曰事祠山者當戒此恐未有所識

種梅養鶴圖記

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荊棘間栽以竹入竹丈餘植芙蓉三百六十入芙蓉餘二丈環以梅入梅餘三丈重籬外植芋栗果實內重植梅結屋前茅後瓦入闕名尊經藏古今書中屏書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字進二丈設長榻二中掛三教圖橫扁大可山字上樓祀事天地宗親君師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客進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穀列農具山具壁塗澤以芋書田所畝三十記後入一安僕役庖廚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前鶴屋養鶴隻後犬十二足驢四蹄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毋苦吟以安天年落成謝所賜律身以廉介處家以安順待下恕交際睦為乎子孫孫毋忽父地先丈祖贊在專以孝旌七世祖逋寓孤山國朝謚和靖先生高祖卿村曾祖之呂祖全皆仕父惠號心齋母氏姿姓今妻德真女張與自曰小可山家塾所刊魏鶴山劉漫塘所跋經集大雅復古詩集趙南塘趙玉堂序跋西湖衣鉢樓秋房跋文房圖贊真西山跋詩後趙南堂跋手書衛寇碑謝益齋史石窓陳東軒書梅鶴圖王潛齋擬晉唐帖并寄詩陳習庵諸薦書唐宋詩律施芸隱詞和闇叅本十上都賦一續諷諫篇三十所藏當世名賢詩帖不計百江湖吟卷不計千先和靖遺文二祖收五斤鉄簡一誥勅存三十汀洲兄文雅禪書一家傳慈湖太極圖以辛卯火不存其欲求趙子固水仙未能也手抄經史節二論纂括二志未遂而眼已花此圖落成在何時山有靈將有大濟遇姑錄其梗槩少慰吾梅鶴云

江湖詩戒

樽酒論詩江湖義也或雖緩於理而急於一字一句之爭甚者赭面裂眦豈義也哉不思詩之理本同而其體則異使學騷者果如騷選者果如選學唐學江西者果如唐如江西譬之韓文不可以入柳柳文不可以入韓各精其所精如斯而已豈可執一法以律天下之士哉此既律彼彼必律此勝心起而義俱失矣於是作戒曰詩有不同同歸於理已欲律人人將律已金此交情僕默而已可與言者斯可言矣

山林交盟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事初見用刺不拘服色主肅入叙坐稱呼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母者必備刺拜報謁同自後傳入一揖坐詩文隨所言毋及外事時政異端飲食隨所具會次坐序齒不以貴賤情道易飲隨量詩隨意坐起

自如不許逃席乏使令則供執役請必如期毋違家倒有幹實告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心無慢嫉前輩須接誘後學以共追古風貴介公子有志於古者必不驕人苟非其人不在茲約凡我同盟願如金石

山家清事終　嘉靖壬午長洲顧氏家塾倖行

通言

劉炎撰

通言一卷　　栝蒼劉炎子宣

或問頗牧之爲將曰大將也靜而後應不爲禍始漢以來趙營平諸葛武侯足以齊之爾皆先自治不急治人者也

戰國君愚臣智及其終也臣亦自愚嬴秦君尊臣卑及其終也君亦自卑

或問漢唐孰能用諫曰漢祖實副其名唐宗名過其實名實隱然莫如文帝終身受言得之賈山終身務聽得之賈誼終身重毅得之晁錯體貌大臣之說用困鄧通而重丞相不止禮一周勃也推轂遣將之說行屈帝尊而信亞夫不止敬一魏尚也聽言用諫之道惟文帝得之其餘則忽聽暫行而止也

或問赤壁淝水之役曰是役也可爲東南備禦之法長淮大江利在逆戰害在退守蓋敵在境上彼心未固敵入門墻我心易搖也公瑾幼度知此遂勝惜天不假之年爾

或問澶淵之役曰寇公屹然不動如山足以鎮服夷夏之心矣策書盡用豈復有外傳哉

或問天書之眞僞曰出於王丁之詐而將以章聖之誠上天孚亮仁德以志在沮夷息民也

或問仁祖四十二年之治方之周漢孰優曰比隆成康超軼文景或曰如二虜之擾何曰韓范爲西方金城富公爲北門湯池聘爲邊警適足成中國之治安爾

或問濮議之是非曰司馬倡是歐陽倡非二公優劣分矣司馬文優于歐陽遠齊先漢自誠實而充也

或問韓范優劣何如曰韓忠於所託天下無間言范勇於自任朋黨之議起意者韓優於范至於臨大節決大策易地則皆然

或曰忠獻光輔三朝終始大節於古孰比曰功蓋天地忠貫日月進則毅然身任天下之重退則怡然了無慍戚之容求之於古其伊周之亞與表表乎博陸絳侯之上爾

或問李文靖曰我章聖之曹參丙吉也先見過之

或問呂文靖曰我仁祖之姚崇也王沂公近宋璟

或問先覺曰田表聖今之賈誼也先見曰呂獻可今之羊叔子也

或問溫荊二公之學曰荊公遂已見於食餌溫公濟人見於擊甕

或問蘇文忠公之志曰志在名節故進退榮辱不足以二其心

或問司馬修身治國之論曰萬世君人之法也

或問呂范十事十餘之目曰君人致治之大端也

或問聖宋中興之功曰基於高宗之仁成於孝宗之明

或問中興之佐曰張韓劉岳不挫於檜中興不在江表矣

或問逆亮之死天耶人耶曰仁與暴德與力於是乎分矣人也即天也

人毋以嗜慾殺身貨財殺子孫政事殺人學術文章殺天下殺世君子哉若人之言斯爲君子之樂也

場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敎文鄭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累者可與言理道

或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也百里之地恨無文行者何也曰文壞於場屋之習行蠹於科目之路文行且非孔門之舊忠信從可知矣

渡大江望金山緇衣環其上恍然非凡致也將艤舟而覽焉風利不得泊甫登儀眞慈濟江佛廬有緇衣踵來問所從則金山也嘻予欲至而不可汝既至而不留何也答曰未至則以爲世外之樂既至如寢中之蟻樂所樂松門竹區而有餘憂所憂金馬玉堂而不足方寸尚塵是以不樂金山之樂也

登西湖之孤山見所謂陳朝檜一枯一榮有釋子跣立其傍謂余言曰是檜幾百年矣榮者弗生枯者弗死又循坡而行見林和靖所居之址存焉乃悟榮與凡木也等雖榮奚益枯與凡木異雖枯奚損和靖之名猶是枯檜釋子之云殆警予也

游吳山脩然獨坐望海門二峯隱然如天閟潮來喧如瀉天潢大艑高檣往來出沒如泛天槎又嘗游都

仙都僊卧小舟仰觀天柱石純潔光潤如琢本末齊一如度高擁雲漢可五千尺其旁數石或如海舟橋或如太常旗皆且千尺餘其四山石穴樓巖者綠深窒然如厦屋跨水者擊之有聲逢然如鼉鼓夫觀錢塘江潮猶猛士之肝膽決裂義士之怒髮衝冠觀仙都天柱猶直臣之氣不撓不折社稷之佐拓地擎天爲是而來游來游而慨慕者幾何人至於西湖之上有所謂水樂園中閣作之也有朋命駕偕之泉漱潘如岑蹄石累拳如飯砂游者騈肩接迹觀者嘖嘖詠嘆至有游而忘歸歸而復游者何也務小智者忘大

巧乘人偽者昧天成也孔子見大水必觀焉登泰山而小天下豈不徒山水觀矣

或曰淮壖千里濱接晉鄭昔為奧區今為極邊夏風如焚冬風裂肌鳥獸交跡草木不蕃豈天地溫厚之氣有時而轉徙耶曰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之所聚仁氣聚焉人之所去陰氣積焉深山曠野屯師百萬屠冬之候溫然生春華堂大宇悄無人迹幽陰侵薄久則推圮是皆於人之聚散占之爾

嘉泰之元有惡鳴鴞萃之庭或奮擲籠中不食而死或奮擲且食不死而瘠或馴伏自如食肥澤一日幾之死者已矣瘠者羽翼不全不克遠舉惟馴伏肥澤者一舉而入乎蒼蒼嗟夫人在塵籠不順性命與安時俟命者何獨不然

或問周秦修短其由興廢封建乎曰周自后稷公劉迄于文武世積仁厚封建亦治不封建亦治秦自孝公以來世積詐力封建亦亡不封建亦亡秦不封建胡亥猶奪扶蘇之位誅戮十二公子趙高猶置李斯於極刑擠蒙恬於死地秦必封建則同姓異姓各有土地甲兵之疆更相屠噬亦不過再世而已況乎井田封建之本實則相關秦開阡陌大本去矣其何以封建哉必欲知封建之本井田是矣必欲知封建之意則聖人作易於比封言之盡矣比之為卦坤下坎上輩不以先王建諸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猶水之在地周流浹洽無間然歟知乎是則知三代封建之意先立而後法行秦人封建之意先亡而後法壞

或曰井田封建何以不可復曰是制也成之非一日其壞也亦非一朝之故不必泥其制也能存其意亦足以為治矣

或問古今學校之制曰古者先德而後藝先行而後文後世教者枝藝而不及德學者言文而不及行

古者官制亦可知矣古者量材而授下亦自量而受後世反是

古者取民有常制粟帛布縷力役之征或用其一或用其二後世無所不用則亦無所不取何必三者而已哉古者官兵民有常職故貴約而兼足足則交相養後之官兵民無常職故食冗而俱貧貧則交相賊

諺曰千安不如寢百利不如耕言其定也炎曰耕不能無歉歲寢不能無息夢定者猶未定也是以君子晝參諸戲履以觀其所守夜參諸夢寐以觀其所安

或問賈誼董仲舒之文曰仲舒春風賈生烈日

遯言後序

眞德秀撰

予讀劉子遯言屢廢而歎有聞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為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于學者耶夫學莫先于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畀于人者學而望于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于身具五常于心卽豈與物異故必知彝倫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弗闕則以人匹物其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于天猶其受任于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我賊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廢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肘數千言而于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為貴孟子以為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指天理之本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詳盡至投珠擲璧之喩覽聚胆之戒讀者為凜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嚮乎數年得是書而讀之未必不賊以為常言也抑業而遺實聽劇而棄辭予于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于學者其尚鑒予之不敏也夫

通言十二卷

宋劉炎撰炎字子宣括蒼人是書分十二章曰成性存心立志踐行天道人道君道臣道今昔經範習俗志見其立言醇正篤實而切於人情近於事理無迂闊難行之說亦無刻核過高之論如曰井田封建成之非一日其壞也亦非朝夕之故不必泥其制也能存其意亦可以為治矣又曰或問節義之士如之何而篡竊曰自取之也君子百是必有一非小人百非必有一是天下士至不少矣豈

必登龍仙舟者皆賢不在此選者皆不肖耶更相題表自立鵠的者也人豈能禍之哉又曰或問學聖賢之道者其流亦有偏乎曰近聞之真公學而至之爲得偏學而不至雖孔孟門人不能無偏能溯其源歸於正矣不然毫釐之差其謬逾遠是足為學二程而不至者之戒也如此之類皆他儒者心知其然而斷不出之於口者炎獨筆之於書可謂光明磊落無纖毫門戶之私矣此本為嘉靖己丑光澤王所刊考明史諸王世表光澤王寵瀼以成化二十三年封嘉靖二十五年薨己丑為嘉靖八年當即寵瀼前有梅南生序稱得鈔本於宜陵方思道梅南生即寵瀼別號也又有嘉泰甲子炎自序嘉定壬午眞德秀後序嘉定癸未葉克跋書中君道篇第一條第二條習俗篇第十一條志見篇第九條寵瀼俱註有脫誤今無別本可校亦仍其舊又經籍篇唐無全史一條中亦有譌脫寵瀼未註今補註之經籍篇第二條下有夾註止菴曰一段駁荀揚雄陶潛蘇軾而抑屈原之非其言有

理亦併附錄考寵瀼序末有私印曰止菴則此註亦寵瀼所加矣

清尊錄

撰人不詳

清尊錄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呌子狀三二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即見形如平生敘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

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慍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恠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建炎初關陜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鉅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横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既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捽所藉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抛擲者家人亟呼匠欲啓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恠勿啓其子不忍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縶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

忽跳齧婦臂流血婦麤暴忿怒取抹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興元民有得閑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教歲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邪婦曰固可詐爲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新聲又絕警慧益祕之不使人見人以爲奇貨里巷民求爲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游好事者踵門一覿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

去不知蹤跡告官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柩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爲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讙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帟幕車馬相屬雖歌妹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衒

者皆羞服至相怨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覩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

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即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辨如許償邪生亟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為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邪姑留之明且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為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媼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為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頳面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為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殽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搴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巵為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也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為釂巵即自持酒酹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為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即幃中狄氏亦歡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闢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賂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于官夫諤眙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于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大學時親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墻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墻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媪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媪媪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刼之曰汝為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死獨有已一女母鍾愛之為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既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詗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扃之別室女所齎甚厚太半為生費所餘與媪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

得已與媼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隷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歎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尚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爲余言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

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鄰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隷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鄰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

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竊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卧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仵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即

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婆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

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雖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螫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

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娉由是遇帳下譖之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掃場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邪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既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如

吉殆是耶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
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
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床
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
節所坐胡牀曰病中心怦怦雖兒子來立
語遣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
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
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强見
之公薨後此人嘗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
康節神其言因戒閽人曰今日客至無貴
賤立爲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
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卽死念平生碌碌無
足言然纖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
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
裕陵實錄夢得竟爲修撰韓公傳此事尹
侍郎說
富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
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訃踵至
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
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
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
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
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
世矣要吏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事可
以有爲治獄者之戒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或謂陸公務觀
所作非也蓋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
大改元三月華石山人識

清尊錄 終

清尊錄跋　　說郛卷十一補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凡七十三種或謂陸公務觀所作非也蓋二公
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大改元三月華石山人識
右此爲當山陰陸務觀所記也前人誤以爲廉宣仲記述半村曾則太亦
承前誤予嘗讀王明清揮麈錄有云近日陸務觀清尊錄載紹興閒老內
侍見林靈素於蜀道此最切著明清之父經字性之務觀嘗撰文誄之清
見於老學菴續筆記中半村之言似無所據元統甲戌瑞陽王東識

清尊錄跋

按此書除說海外本亦見收於廣百川學海等六種叢書篇末附華石山人
跋乃廉布撰而王東跋則以爲非出布手而爲陸游所撰且彼得先生說郛
考據揮麈後錄卷三引陸游清尊錄書梟馬明兒事兩皆能逃命於一時條
爲王東說佐證固當不妄按此書雖書集成有目未印無全書七十三條可
書核對諸說郛務觀說乎卷十一所引九條一末亦附石華山人及王東二
跋）而書則出陸書手云云亦尚未爲定論畫書中所記北宋事頗多或可
謂爲陸游據他人所錄但如政和初蔡州客次條乃書者自述經歷其時尚
在陸游生前十餘年必非出陸手無論廉布生存世代較陸游爲早此條或
出其手世廉布與陸游各有清尊錄一書後人遂有異說歟按廉布爲南宋
初畫家鄧椿畫繼卷三謂其以婦黨姻坐累遂廢終身後居紹興既絕仕宦
之念專意繪事擅夏文彥圖繪寶鑑卷四知爲濮邦昌將自號射澤老農子
乎亦善畫故宮書畫錄卷六頁二二八著錄集古圖繪冊其第八幅秋山欹
題射澤老農下有山陽廉布一印又同卷頁二〇一著錄集古名繪冊其第
八幅秋山烟靄圖廉子卽其子惟二書是否眞蹟尚仍待鑑別耳稍同文
跋於德國博宏市

宣政雜錄

撰人不詳

宣政雜錄　　說郛二 雜記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狐不動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卽日得旨壞狐廟亦胡犯闕之先兆也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頷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於家蓋人妖而女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髯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曰於某處看胡兒也亦胡寇之讖云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効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

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虜讖而兆禍可怪

政和中宗室士㲄所居鈍軒忽生白芝數本於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爲和氣次年士㲄死又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春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生於正寢附卧榻後屛風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戮身之禍

宣和庚子滄州南皮縣弓手張德平日以健勇擒捕有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疫死半歲墓中忽有聲人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露出其面矣及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爲異類父曰我以殺平人多獲此報子可作壘貯我於中開竅於頂時出頭四望以肉飼我日十餘斤足矣年餘身漸大所食增多家貧謂其子曰我雖壞爾財物切無害我若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生爲白蛇則天下兵矣子憤其妖曰此正喪門神也殺之乃所以止兵乘醉礪刃斷之蛇奮躍展轉壞屋宇桑麻數里

宣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生勇於力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卽勸母去母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買藥時田生尚寢倚乃闔戶持刃殺田生連十餘下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宛轉血中隣人排闥入倚曰吾母以身歸田生執爨具飲乳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嘗得田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力斷其首卽以刃付邏卒束手就執既行猶回視諸人曰好視吾母行人皆爲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爲讞上上哀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卧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卧氷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卽往河中卧氷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卧氷時曰以身試氷殊不覺寒也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蓋會昌中汰僧碑也字皆刓缺磨滅不可讀惟八字獨存云僧盡烏巾尼皆緑鬢僧惡而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碑言

唐武后昇中述志碑后自撰睿宗書極壯偉在嵩山下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爲戲云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以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眞人當出上覺默疏於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眞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内禪欽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怪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眞之人出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人至今呼之上曰此乃亂世之主後聖必能力伸此冤今我回此橋因不食而去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嗥撫復聞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晉書載盧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後里中猶有蠻狄之禍況此聲舉城之多邪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稱贊取對精切格韻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宣政雜錄終

續墨客揮犀

撰人不詳

續墨客揮犀目錄

卷第一
母子妻三人併卒　石曼卿善豪飲
趙龍圖善爲詩句　願爲夫人子以報
燕巢戶內鬭　望闕而逝
土饅頭　蜺五色損目
投檄去　呂興嗜狗爲事
妖異未必盡爲禍　王雱言有所自
好草聖不工　呼爲臥仙
王維畫黃梅出山圖　厩猴
吉貝布　分夜鐘
汪圃好怪　張氏園亭
畫有八景　香山寺猴
通印子魚　擬古詩
卷第二
忌桃李雀蛤　江左高文
渡觀江風作　胥吏魁桀狡獪
鯉魚三十六鱗　天慶觀古鐘
射之沒鏃　至言之祖
作不經人道語　皂鶴洞
樂毅論皆摹本　崔球青夢乞家
服金石藥者多被毒
卷第三
血如皂莢子　燈融
胡瑩　詭指溪作詩
業成方食肉　八十二歲及第
張密學善待僧文鑒　過一新貴人食
小民不爲利動　六虎
卷第四
陳烈遺古鞵　古塚
守宮　與可詩精絕
有氣岸　婢僕患疾
中書有生病老死苦之說　唐肺石
詩記一時事實　笛聲發于林
貼貌帷相倚惡　失綸則求諸野
錢有順天得一文　韓范二公客
蜿蜒兩首　詐爲愚憫無知之狀
獻秋霖賦　仕宦守義
安邊良策　夢以手扶天
黃河出一人手　縮自地起立
鬭井　歐公贈禹玉詩
卷第五
鸚聲蟲　腹中有聲如擊鼓
學士得賜金帶　見人乘驢驟自壁中出
泰州西溪多蚊蚋　佛牙舍利
陳亞以滑稽著稱　却鼠刀
持不殺戒　有物自水中掣其足
預知死日　飲酒面色發赤
老祖坐逝　海人
陶穀使江南　錢文有應元寶運四字
謝泌名知人　末石
古鑑　德莊心異野夫
金龜金牌　語言卒易
映燭見其腸胃筋脈　毛僧
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獻香雜劇
卷第六
姦人殺其夫　上元夜張燕
出侍姬十數人　好識謎
作啟事遺友生　陳摶被詔玉闕下
四句謎　狀其醜
異獸　鑑照人見前途吉凶
鯪魚圖　雙檝上岸
豐城老人生子　幼芳姝麗可惜
奉人當如此　海蠻師
泥佛自動　自贊其寫眞
虔州地望最重　題齋宮
家貧苦學　得罪南歸
丹青爲業　武成縣旋風
好爲惡詩
卷第七
接百花　詭怪不羈
士人多用他人議論　進士程文多可笑者
菊性宜冷　滄景多蚊虻
王告好學有文　呼麻胡以怖小兒
慢行和尚　木饅頭
教軍士爲詩鼓　誦偈諦呪使漁人不得魚
白鷹李則霜降　介甫性不殺
茶古不著所出　荔枝
牡丹　蜀中無螃蟹
治第閎壯　馮太傅嘗書一絕
忌九日　頭食
黃疾　南蕃道人
史稱諸葛亮用度外人　校書如掃塵
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　楊郎中斷辟囚
卷第八
爲遊謁士所擾　獻百韻詩
端潔自許　虎嘯風生
東漢無復名　古人純質
被黜者受三班借職　殺徐氏族
素好訕謔　館閣一人直宿
吳人好雅　寇萊公鄰人廟祀之
不喜爲外官　異體而相制者
酒量過人　以珠撒殿
歲首畫鍾馗　蜂螫以芋梗傅之
詩紀契丹事實　蔡君謨書吳牋
魚魫　古方書
放生池　邸彬題陽朔縣
萬染　忌食羊血
武臣上殿不得過爲文飾　使士卒勞力銷其驕惰
卷第九
貴其眞　嘉其歲節
好佛　館中論詩
能官　星墜
結廬講授　奇物
卷第十
琴曲宮聲十小調　眞美人草行
狄天使能職　能辟盜

續墨客揮犀　卷第一

母子妻三人併卒

劉潛以淄州軍事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論縣之驛亭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號痛極抱母一慟而絕潛之妻復撫潛尸大慟而卒時人傷之且稱之曰潛之死也子死于孝潛妻之死也妻死于義孝義萃于一家

石曼卿善豪飲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舟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槀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庵常𤥨其間名之曰扪虱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惜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不敢飲遂成疾而卒

趙龍圖善爲詩句

趙龍圖師民知磁州日有春日郎事云委地露花啼曉恨拂堤煙柳弄春容信哉作句也公爲性淳古而詩筆秀麗是知有學而發有才也

願爲大人子以報

曾學士居泉州南安縣去所居五里有草堂和尚者年九十餘戒行孤絜未嘗出庵曾公與夫人時時攜果饌衣物往遺之老僧謝曰吾年齒衰邁無以爲報願爲夫人之子以報時夫人方孕一夕夢老僧披幃而入夫人驚寤而子生遂遣人問之則草堂和尚已坐化矣所生子名公亮後爲宰相封魯公云

燕巢戶內嚮

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嚮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尚書張公別墅在光化軍每歲燕巢第中正寢其長可容疋練戶悉內嚮數年間入參機密遂登庸焉

望闕而逝

眞宗皇帝時有道士柴通元者居陝州承天觀壽百餘歲嘗謁家晉日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輦自號羅山太一洞主臨終召官僚士庶言死生之要夜分盥濯望闕而逝舉體甚輕若蟬蛻然

土饅頭

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須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覩五色損目

凡覩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投檄去

有一武士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尙康寧

屠興屠狗爲事

屠興府界釀雞縣市民也始以屠狗爲事斷或亦宰牛豕而又善庖邑人多用之悉呼之曰屠廚一日市牛屠之屠後將欲殺之也牛見興跪其前足若拜焉興曰汝欲免死乎若然者更拜即不殺爲牛又如前拜不止興方乘酒醉而反怒曰汝拜我不已我弗信也乃竟殺之剖腹中有胎焉興有三子不踰半歲皆死嗟曰始笑而許中怒而殺三子皆夭今一身老且孤復貧困天道還乎屠興今爲手力斛子於縣衙年七十餘歲矣

妖異未必盡爲禍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眾妖競作牝雞或晨雊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惊懼不知所爲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與姥對爐而坐有一貓正臥其側家人指貓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貓耳於是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而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乃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王𥦗言有所自

宋子京尚書云古者牛惟服車書云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𥦗易傳云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用牛耕之意其說雖不見於經書然十哲有冉耕者字伯牛蓋取其義古非不知以耕牛但趙過教人駕馭之法耒耜之器爲備耳王𥦗之言必有所自也

好草聖不工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呼爲臥仙

華居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灑口中呼爲臥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舁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之不欲人之褻慢

王維畫黃梅出山圖

王仲至閣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畫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馭猴

狀從政以供備副使知趙州馭養一猴甚大如三四歲兒極甚馴善不加羈縶亦不遠去馭有守卒夜即賭博常使此猴執火炬舉動如人惟所命焉時見勝者即伸手乞錢稍遲與則滅其火人已怪之馭後有園守卒居園中其婦產一子三日浴之猴在其傍闚卒貧乏常居家治蔬於圃一日歸至灌園其子婦以兒在家乃先回欲乳之遥見猴抱嬰兒在房前婦使猴放子於地而出他日自外歸乃見其子死於釜中因猴常見浴兒乃效人之所爲於是白於狀使而斬之足知畜養異類亦宜防之也

吉貝布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分夜鐘

歐公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無常鐘蓋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唯姑蘇有之詩人信不繆也

迂闊好怪

淵材迂闊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而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耶卒去鶴輒兩展其脛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咨嗟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餘皆勘驗余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曰吾生平無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多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張氏糊亭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氏園亭數泉上出有金線眞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諫也嘗邀范宴飲于亭范題一絕詩于壁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畫有八景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窑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怳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妙

香山寺猴

郴州境有香山寺寺據于山半其景極清雅然多羣猴至相呼沿掛窗檻之上亦入庖廚竊食又常污僧緇衣寺僧惡之無計絕也有一客僧曰我能令其絕迹不來一日以機獲得一猴僧乃以濃墨偏塗猴身而復縱去羣猴見之大驚時奔走無地羣猴被縛以得縱去趨羣甚急眾猴呼叫而登走引頸望之俄頃入於深山而不見自此猴果絕迹莊子言汝太白而去黑而來豈不怪也亦此類也

通印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荊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皋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續墨客揮犀 卷第二

忌桃李雀蛤

服朮者忌食桃李雀蛤今人多不食朮訛誤也海物有蛤背有花紋者土人謂之花蛤無文者謂之沙蛤其狀一同記云雀入大水化爲蛤蓋以其同類故耳瀕海之民有目覩其變者

江左高文

六一居士謂陶淵明歸去來爲江左之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爐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舒王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渡觀江風作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必篋中有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研獻之不可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惝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余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胥吏魁桀狡猾

陳學士貫爲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狡猾濟通權倖省中之事率以咨之每聲喏使選往往佯爲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入省斥逐之既來參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謹宗承明敏舉無遺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日閣者自行其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攜十餘歲女子于東華門街插紙標于首曰爲陳省副請女客令監廚無錢陪備今鬻女子要若干錢遂結皇城司密邏者俾胥以聞朝廷將行黜降賴宰臣辨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學士[illegible]

鯉魚三十六鱗

鯉魚當脅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天慶觀古鐘

郴郡天慶觀有古鐘一夕大風雷俄而失之觀主意其爲盜者所取也乃告官而求之符下久不得漁者一日渡江以篙下刺鏗然有聲細而視之乃其鐘也告官舉而出之乃天慶觀所失鐘也鐘腹有二竅若用利物穴之也觀者言鐘鼻滿作龍形往往有盡與渾下數竅格鬪不然鐘何以致此也夫鐘其重數千斤雖百人未易遷徙也無故而至于水下是可怪也矣

射之沒鏃

史記李廣傳廣夜見石以爲虎射之沒鏃漢書云飲羽史遷與李廣同時必不誤鏃能入石邇寸亦足爲異必無竹能入石過尺之理雖云精誠所致恐物理不然此殆班氏之飾詞也

至言之祖

宋尚書云混元皇帝道德經爲至言之祖屈平離騷爲詞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記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二子之上無有矣雖聖人復生蔑以加云

作不經人道語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不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皂鶴洞

平涼西有崆峒山乃廣成子修道之所山之絕壁有石穴謂之皂鶴洞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今其地乃爲僧徒所據鶴或見則僧徒必有死亡反初者

樂毅論皆摹本

本朝人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於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蓋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崔球晝夢至家

池州崔球爲太學生苦學久不歸一日晝夢至其家見其妻正憑几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亦不答若耳不聞焉所書乃詩一首也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既覺歷歷憶其詩乃書之藏于笥後月餘家問至其妻寄此詩一字無差有其書之月日乃球得夢之日也

服金石藥者多被毒

周東老嘗言退之痛斥道釋以至貶謫然在潮州乃參大顛其後與孟簡書雖深自辨釋教終不能掩也又好言人服金石藥者多被毒病而死必爲世誡而樂天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則知退之晚年亦因服金石致病死矣以之立言垂教則可豈可謂亦允蹈之者乎

續墨客揮犀 卷第三

血如皂莢子

眞廟時有人奉使交趾以脊羹配羅餅而食羹中血皆如皂莢子鐵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然洎回詢求其法乃取牛蜂膾而去其皮耳

蹙融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棊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而致敵人於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胡蔓

二廣有草生于山谷間其名胡蔓草以急水吞之即立死以慢水下之即緩死又取毒蛇殺之以草覆之以水澆生其上取而爲末以酒毒人始亦無恙再飲酒即毒作死矣以茶以飯皆然其俗頗淫婦人多不由媒而配合北人與之合既情相愛多不肯逐北人內地即陰以藥致食物中北人還即戒之曰子某年復來若從此言去即復有藥解之若過期不往乃斃矣或謂之定年藥北人居彼亦宜誌之也

詭指溪作詩

詭禪師有道老宿也初住筠之三峯嘗赴供民家渡溪溪流甚駛遽避爲溪流所漂童子救之至岸坐沙石間垂頭如雨中鶴童子意必怒且遣訴遂不敢仰視詭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滂洸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卻不知到海後如何後住汝州香山寺無疾而化

業成方食肉

賈黃中之父名玭有學問五代時舉進士甲科開寶中官至水部員外郎教子甚嚴黃中方五歲日誦千餘言嘗令蔬食曰俟業成乃食肉黃中年十五遂登進士第仕至大夫有子弟好學者本部必持刺往謁勸誘之常言父兄於其子弟當割愛尚嚴使之有立其從孤幼貧不能自立者咸養育訓誨以至成人云

八十二歲及第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

張密學善待僧文鑒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俟於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罩於其首文鑒大怒詬叱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幞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且權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過一新貴人食

余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如君豈是背批人一坐大笑

小民不爲利動

興元府李翁以煅鐵爲業僅免飢寒俄生一女姿容絕麗人目之爲花蕊豪貴競納金珠求以爲妾有至數千緡者其父悉拒而不許既而有貧士願聘爲妻乃許之貧士後遂以才學登第

人皆歎其小民能不爲利動而有守也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窮閨堂廡鬭喧呼擊朴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命開戶移榻於中庭乃持刃獨寢於是微且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墨三

續墨客揮犀　卷第四

陳烈遵古禮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御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襴鞹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郎時李遘畫匍匐圖

古塚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器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頭者巾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包面下垂及肩略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

守宮

守宮其形大蟲類蝎蝘足短而加黑亦有其色金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論人不敢竊發論古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守宮卽吐血汚其衣或曰以守宮禦宮人君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與可詩精絕

東坡嘗對歐陽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鉤淺曲腳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有氣岸

德州軍士劉密有氣岸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通夫歸詰謂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於人又不忍聞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爲病而死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汝夜則潛往奔之如是庶可以滅口妻以爲然因進百金託以疾逝夫乃納妻于棺臨以大釘遂縱火焚之以身自訴于郡將張不疑不疑奇其節而釋其罪

婢僕患疾

江南富民王生有僕病癩積年王生惡而逐之自投于井水始及肩故得不死明日沒者爲救而免自是所患頓除至八十餘方死又安州楊子方秀才有婢春燕中年忽得足弱之疾不能步履而飲啖輒兼數人其家亦厭之將棄野外凡旬日不得食一日自步而歸卒老于楊氏此理殆不可曉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

熙寧中初富丞相著足疾多不入曾丞相將及引年時王介甫趙閱道唐子方爲參政介甫日進說以更庶政閱道頗難之而不能奪但退坐閤中彈指言苦唐子方屢爭於上前既而唐發疽而死京師人言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閱道苦子方死也

唐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製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誌但漫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寃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寃也

詩記一時事實

歐陽公夷陵黃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塘詩曰我愛南屏金鯽魚二詩皆無以異童稚學爲詩語者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公嘗夢至一神祠祠前有石馬缺左耳及謫夷陵過黃牛廟所見如夢中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魚十餘尾皆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爲戲東坡習西湖久故寓於詩詞耳

笛聲發于林

余尙書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聲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睹貌輒相憎惡

晉陽有張李二生爲隣二生素無隙睹貌輒相惡憎與高僧志端相善語其因僧曰此宿寃也宜遠避以避之張如其言因請蜀僑居僧舍數年後忽聞有李處士者投宿是院張潛覘之乃隣之李生也張甚疑懼促裝將出李懷刃伺諸門截其胸而殺之李自刎

失禮則求諸野

居喪之禮近世滅裂予嘗知辰州民與僚屬居其俗父母喪不食稻粱魚肉飛走之肉惟食蔬實粉豆魚菜而已雖未合于古禮而諸夏閭里之民不逮也失禮則求諸野信哉

錢有順天得一文

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廷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特以名錢耳非年號也

韓范二公客

范文正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寒餓無在某右者時盛行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聊爲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泰山黃河日月所不能庇兩客乃爾可笑耶

蝘蜓兩首

余友人張德夫嘗夜觀書有蝘蜓誤墮入燈盞中視之有兩首未幾德夫卒

詐爲愚憒無知之狀

李幾道朝散云淄川劉揀有道之士也布衣縕巾詐爲愚憒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餘人始疑而異之其後去城數里作窟室以居別築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訖復還窟室默坐如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皆入窟室中相對不交一談問亦不應但云速修速修而已母卒營葬訖一旦翛然棄去不知所往

獻秋霖賦

徐仲謀在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多雨遂獻秋霖賦其略曰□連乎七月八月淪浸乎大田小田望晴畫而終朝禮佛放朝參而隔夜傳宣泥塗半沒於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將平於檻面繼遊舟船時賈文元陳恭公秉政共引過於上前且云陰陽失序自當策免然臣等已屢乞罷而聖恩未允致有疏遠小臣以猥語侵侮臣等實無面目師長百僚神宗怒降仲謀監邵武軍酒稅

仕宦守義

唐龍圖□恬靜寡欲天聖中以工部郎中知洪州臨川南康徘徊不進或問其故答曰職田以四月為限今避之任得無獲趣利之譏乎逾月乃上當時仕宦者無不愧服之

安邊良策

密學呂公綽知秦州古渭諸羌來獻地呂曰天下大矣豈以區落尺寸之地耶謝絕之夏安期郎中知渭州籍塞下閑田募人耕墾歲得穀數萬斛以備賑貧人甚便之人謂二公皆得安邊之良策

夢以手扶天

韓稚珪侍中知秦州日臥疾數日冥冥無所知儵然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扶天者再不覺驚寤其後援　英宗於藩邸翼今上於春宮扶天之祥已兆於寢寐中固知賢臣之勳業非偶然而致也

黃河出一人手

祥符中黃河急流中忽出一人手大數尺上題八人姓名皆當世達官也是歲八人者皆死

豨自地起立

夏侯嘉正太平興國中為奎王生辰使所獲金幣裝之得錢輦歸家忽一豨自地起立良久乃仆嘉正遂病逾月而卒

錢井

越州應天寺有錢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晧詩云深泉錢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錢即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竅犄如錢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割之凡錢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卜之

歐公贈禹玉詩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貼子會溫成皇后薨閣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禹玉口占促寫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門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故歐公贈其詩略曰當時發策武城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

應聲蟲

余友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未以為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

腹中有聲如擊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皆莫能名其疾

學士得服金帶

錢朝翰林學士得服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府則朱衣吏兩人金銙頭帶佩金魚謂之重金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內廷久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見人乘騾自壁中出

余外親章安巽嘗舍逆旅中晨起如廁見白衣人乘騾驅自壁隙中出長寸餘步驟往來徘徊瞻顧忽仰首視章遽馳而入終不知其何怪也

秦州西溪多蚊蚋

范文正公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解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壁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程歐公一時戲笑之語亦豈弟渾厚之氣過人況其大者乎

佛牙舍利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絜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墜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林檻錚然有聲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傳上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是也

陳亞以滑稽著稱

陳少卿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復曰蔡襄無口卽成衰時以為名對為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臣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蟹之一文兩箇眞是不虛又嘗曰平生之一對最親切者是紅生對白熟也

却鼠刀

蘇子瞻有却鼠刀云得之於野老嘗匣藏之用時但焚香置淨几上卽一室之內無鼠

持不殺戒

龔彥和謫化州持不殺戒日夜禮佛對客蟣虱滿衣領不捫也至完作偈嘲之曰衣領從教虱子緣夜深拜得席兒穿道鄉活計君知否飢卽須餐困是眠

有物自水中掣其足

有李主簿失其名夜泛舟臨岸濯足忽有物自水中掣其足衆力為救之李號呼云其痛徹于心骨不可忍吾當死也遂隨之而入明日求其尸不獲

預知死日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材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嘆息曰命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於懷無復𠫵芥後赴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叙訣及以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絜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墻明日乃就歛高郵崔伯易為墓誌略叙其事予與夷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嘗有此事

飲酒面色發赤

胡祕監旦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時謝學士泌知州事嘗因過廳飲酒胡面色發赤謝戲曰舍人面色如衫色胡應聲答曰學士心頭似幞頭胡時衣緋

老狙坐逝

潭州南岳寺後有巨石高丈餘忽有老狙拱手跏趺坐逝其上

海人

李仲游承議知同安縣日有人泛海舟交易外國經歲始還去謂為大風飄至一島嶼時月正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而出登嶼笑語語不可解體貌與人無異但裸形耳舟人鳴鑼鼓以駭之復聯臂大笑入海而去近嶼人云此名海人室在嶼下

陶穀使江南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富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舍使歷六朝書半月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蒻蘭衣弊衣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干中主持觥使蒻蘭歌續斷絃之曲侑之穀大慚而罷

錢文有應元寶運四字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搆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乃得一缾封鎖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為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眞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謝泌名知人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卿相每欲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卽其所薦士也

求石

李榮朝議好奇有異石高二尺許嵌空可愛常置庭檻間每至日方未時輒有氣出於石穴中若煙雲之狀候之無不差一因目之爲未石

古鑑

慶曆中有官者以罪謫居維揚得一古鑑圍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兎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兎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

德莊心異野夫

郭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去與君語令閽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人危坐三鼓矣家人歸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捉詰櫃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爲灰燼之地野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閽已下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金龜金牌

上令上坊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殿里外在廷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一龜乃其伯祖虛己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寶藏

語言卒易

王學士介博記俊爽然語言卒易人多譏之心風熙寧中自省判乞郡得湖州將行王丞相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意者以其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遂以破題爲十篇上丞相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丞相笑曰閻羅見闕宜速赴任也

映燭見其腸胃筋脈

張伯通任福州通判日因夜會客有一僕立燭下映燭視之見其腸胃筋脈囫轉上下歷歷可數洞徹如鑑衆竊觀莫測其由張命易以他燭遂不復見

毛僧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諧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設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遂化嗟乎異哉其達師子戒闍梨之流乎

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元厚之少時嘗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獻香雜劇

熙寧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現假爲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爲奈河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語

卷五

續墨客揮犀　卷第六

婦人殺其夫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上元夜張燕

狄青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出侍姬十數人

東坡居士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幸命乞詩于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好國謎

國子博士郭忠恕有才學好譏謔屢以謗訕得罪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爲聵攀龍只作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慚

作啟事遺友生

孔大夫（某）爲浙漕戲作啟事以遺洛中友生其略云滿肚裏伴客茶湯一眼底欠人書啟火爐頭恰如孤鬼門道裏正似窮㑹凡數百言深得俳體

陳搏被詔至闕下

眞宗時陳搏被詔至闕下聞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

四句謎

荊公戲作四句謎示吉甫云畫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時長吉甫亦作四句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狀甚醜

吳伯虎舸奉狀甚醜鼻有孔而無準每出遊市廛而笑之元豐中登第上見之亦爲之笑時有贈伯虎詩者云衆人皆有鼻公鼻最堪論沸出雖興（一）香來却易聞雖然無壽相知是有山根見說登科日欣然動至尊或有相者謂伯虎曰君以醜勝天下亦貴人之相也

異獸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于平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傍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

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肇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獅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鑑照人見前途吉凶

嘉祐中伯兄爲衞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賜

鱷魚圖

嶺表異物志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命潮州鈎得鱷其大如船畫以爲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銛利遇鹿豕卽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或爲鼉黿其爲鱷者百無一二者魚尾而食之則爲人所斃

屢擭上庠

有進士曹奎屢擭上庠南宮高選居常自負作大袖袍衣之袖廣數尺時有進士楊衞怪之詰曰袖何廣耶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衞答曰此但能盛一箇耳

豐城老人生子

東坡居士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爲具名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卽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

幼芳姝媚可惜

石曼卿任永靜軍通判日眷官妓楊幼芳者甚厚幼芳恃其勢自肆無憚太守亦愛曼卿才頗優容之一日大會賓佐羣妓皆集獨幼芳不至屢遣人促之抵暮方來揚揚自若太守由是發怒呼伍伯將笞之曼卿惶遽下堦折腰請曰幼芳姝媚可惜某願代受太守引曼卿上笑而釋之

奉人富如此

錢奉郎王信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謂鼓爲皮棚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嘗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祇候參信彥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富如此矣

海蠻師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舁至郡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泥佛自動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自贊其寫眞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將相嘗自贊其寫眞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靑莫狀蓋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張學士綬貌甚美嘗繪其容以寄兄環環戲裴晉公之曰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爲將不爲相一片靈臺丹靑莫狀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飲一客論及天下地理謂四坐曰海內州郡何地最爲雄盛晉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也

題齋宮

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三年爲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題詩齋宮曰鄰雞未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憐之

家貧苦學

終愼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弊風貌寢陋始來鄜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旣就試遂爲解首其謝解啟曰三年于此衆人悉指于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歸于韓信又董儲郎中怒其竆嘗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啟納于董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使趙璧以空歸人多處其切當也

得罪南歸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本老住慧林有人問京師近日有何新事或對曰舒中丞屆客船歸鄉本長老乘遞馬赴闕

丹青爲業

承務郎陳默字子眞妙于詞翰然疎逸自號懶散翁父綏爲閩漕默亦隨至建安有焦生者以丹青爲業一日圖默之形以獻爲默偏示家人皆笑云此正似臨前尚書默因戲題一贊于上以還之曰大道本無我吾形安可圖何須焦處士畫作李尚書默乃蘇子美之甥也子美嘗作自詠詩云鐵面蒼髯骨有稜世間兒女見須驚默亦嚴稜多髯類其舅云

武成縣旋風

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旣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爲丘墟遂移今縣

好爲惡詩

文思副使方主好爲惡詩逢人卽誦數十篇其言喋喋可憎宋丞相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主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于平山堂主謁詩于坐宋惡之欲已主之辭時望見野外一牛就樹磨痒宋顧坐客胡恢曰靑牛恃力狂挨樹恢應聲答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主曉其意洎飲罷至客次奮拳擊恢衆救之乃已

續墨客揮犀 卷第七

接百花

百花皆可接有人能于茄根上接牡丹則夏花而色紫接桃枝于梅上則色類桃而冬花又于李上接梅則香似梅而春花投蓮的于靛甕中經年植之則花碧用梔子水漬之則花黃元祐中鄧縣民家池中生碧蓮數朵蓋用此術

詭怪不經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主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經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意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士人多用他人議論

士人□應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爲之語曰問卽不知用則不錯

進士程文多可笑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于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菊性宜冷

南方百花發皆早較之北地常先一月獨菊花開最遲十月始開菊性宜冷故也歙州王子發秀才云嘗閱菊有八十八種惟佛螺菊夏開

滄景多蚊虻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爲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虻所螫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本馬推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木牀冰上曳之謂之凌牀予嘗按察河朔見挽牀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牀此提刑凌牀也聞者莫不掩口

王告好學有文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貢登科爲健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呼麻胡以怖小兒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爲趙石虎以麻將軍秋爲帥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卽絕今以爲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胡濬通河湖虐用其民每以木鵝爲試鵝流不迅謂濬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來應時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爲是或曰胡本名祜呼胡者爲其多髭鬚也

慢行和尚

荊南有僧好慢行每以二侍者扶掖瞑目徐步數息方一舉足

府官吏洎坊村小民富室無不仰戴但目爲慢行和尚一夕上元放燈有補到鞋短衾本軍婦女者乃慢行和尚也于是杖背逐俗既而閑客邸于市其行步如風人或問其故答曰我亦何能但設詭以駭俗而人自重我耳

木饅頭

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瘡癬南人多州郡待客多取爲果林高飣故云公廚多飣木饅頭或謂嶺外諸州刻木作饅頭狀庭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樣造五十隻謂者之過也

教軍士爲訝鼓

王子醇初平熙河邊陲寧靜講武之暇因教軍爲訝鼓戲數年間遂盛行于世其舉動舞按之節與優人之詞皆子醇初製也或云子醇嘗與西人對陣兵未交子醇命軍士百餘人裝爲訝鼓隊繞出軍前虜見皆愕眙進兵奮擊大破之

誦偈誦呪使漁人不得魚

漁家以猢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于江湖溪沼間垂鉤布網者但至心默誦偈語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爲群漁所仇乃越境而遁

白鴈至則霜降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介甫性不殺

介甫爲相引用一時之人最爲不次及再罷相頗有責之者公性不殺物至金陵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直須自到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公書而笑之

茶古不著所出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但云出益州川谷閑康多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爲上品當時飲茶尚以蘇椒之類故德宗嘗令李泌賦茶詩有句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爲貴亦祇謂之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至富沙則略而不論陸羽茶經祇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茶遂爲天下第一

荔枝

荔枝譜稱漢初南粵王尉佗以備方物漢和帝時東南交趾七郡常貢生荔枝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亦未嘗有言及閩中者綜之今廣南與梓夔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直荔枝自唐以來其名未始著也今莆陽荔枝遂爲天下第一

牡丹

牡丹記云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然花中不爲高品謝靈運惟說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一花之異必形于篇什至于牡丹則棄而不傳昔人但云延清越等州是其出處亦不言洛中之盛今洛陽牡丹遂爲天下第一

關中無螃蟹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螃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懸門戶上往

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治第閎壯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病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修不得實不得居不得

寫太傅書一絕

寫太傅嘗書一絕句云曉鶴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顧坐客曰此可畫于屏障乃傳如京幕上之作

忌九日

仕官多忌九日不赴官人亦多不曉九之說或云爲是九字然數九日數家之說不同最爲無據予因官林復之言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鮮有善能者因屈指數八人予不能記憶此當歷所不載

頭食

余一日會賓于館府人蒸粉有客卽席而問曰此味宴會有終方食謂之頭食何也或對曰本朝 太祖皇帝時每內宴常先令進此味故目之爲遂人失其次耳又問今州郡有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此所何義對曰凡 御宴進樂先以弦聲發之然後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聲不唯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黃疾

夜飲食子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食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疾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南番道人

熙寧初南番有一道人騎船至廣州裸體以幅巾庇前後髮長七八尺分爲百餘結趨蹲于地不食唯啖檳榔木香數斛復還貢客歸國

史稱諸葛亮用度外人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也

校書如掃塵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

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

彭元規自嶺官僚趨往見杜祁公乞言以自勵祁公曰爲吏者當盡誠以行事不可生事也孫頓首拜教聞者謂祁公一言得政治之大體亦省事清心之喻也

楊鄂中斷囚

楊鄂中蜀人也知簡州每斷罪囚官給酒飯一具獨不與或問其故答曰更與酒飯則歡來者之多也又每杖死囚于市曹須令旋具杖數來報往往終日而未畢問之答曰令其知痛則今後不犯也

續墨客揮犀 卷第八

爲遊謁士所援

王顥公宣義知大演場嘗爲遊謁之士所援遂作一詩揭于復館自是稍退其詩云滿屋生涯當一甕藏蹤寄客日相過欲抽己俸著家累待掠民錢奈法何一飯共君愁更飽三盃勸我苦中歌更將一具窮槍敘喚風僧鏡總任他

獻百韻詩

又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上官爽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端潔自許

又云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閫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唯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

夜召鄰僧閑話

虎嘯風生

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常聞茲語未驗其實余同官陳登之大觀中任長樂主簿家貧不能陸行乃自會稽轉海而至嘗語予云海中多連山複嶺亘綿有至數十百里者舟過山下時聞人長嘯耳俄而清風襲人舟去甚駛予嘗讀小說載虞翻用壓慈南山或夜聞龍吟聲明日雨必至後還數語人云其聲清越殆難比擬坐有蜀僧云某舊在五臺亦嘗聞此聲僧欲以效其聲往往相亂因取銅盤試使聲之歲用擬掌曰眞龍吟也

東漢無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以問鄭貢進士方綱綱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古人純質

張安時兵部云古人純質其取名字亦然宣父因禱尼邱山得之遂名邱字仲尼其子乃名鯉字伯魚史鰌亦字子魚冉耕遂字伯牛如闞毅於菟栗偶若曰之類甚多後世取名字唯恐不至宋齊邱乃字超回其不自量如此孟軻莊周命世大才而其字不顯或云軻字子輿周字子休竊疑後人以意取之爾左邱明字世終不聞

被黜者受三班借職

石曼卿登科有人訟科場不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誥敕曼卿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入露體戴幞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殺徐氏族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己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邱之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邱嘗有小兒病閉閤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聾瞽作一詩書紙置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個小兒抛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

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素好訕謔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館閣一人直宿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于宿曆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

吳人好雅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以其好養鵝也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燖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甏湯燖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寇萊公鄧人廟祀之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餗子忽失之已而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大怖亟立廟示百姓依舊祭享

不喜爲外官

蘇舜元好進不喜爲外官洎爲京西轉運使廨宇在許州嘗對客嘆曰人生不知活得幾日好時好日許州過了良可惜也然竟卒于散郎

異體而相制者

物有異體而相制者故翡翠屑金人氣粉犀近世北人以針敲冰南人以線解茶亦其類也

酒量過人

張伯玉郎中酒量過人能飲至數斗不醉世號張百盃嘗飲時先置清水大盂于其側每盡一盃即吸水漱齧人問其故云酒之毒在齒漱去則不能爲患陳康民大夫知泉州日用其說亦能飲至一斗不醉

以珠撒殿

熙寧中注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于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撒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閤門使副內臣

歲首畫鍾馗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設亦遠

蜂螫以芋梗傅之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于齋中見一大蜂罥于蛛網蛛搏之爲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則愈

詩紀契丹事實

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閤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爲之如黃漆貔貍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爲珍膳味如豚子而且脆

蔡君謨書吳牋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爲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爲終身之恨近于太甚苟其如此亦可尚也

魚魫

南海魚有石首者蓋魚魫也取其石治以爲器可載飲食如有蠱毒器必爆裂其效甚著福唐人製作尤精明瑩如琥珀人但知愛玩其色而鮮能識其用

古方書

周順云古方書如聖惠千金外臺祕要所論病源脉證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慎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因產病用外臺祕要坐導方其後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瘥嘗有士人得腳弱病方書羅列前後積藥左右如山而疾益甚余盡令屏去但用杉木爲桶濯足及令排樟腦于兩股間以脚擺蹔定月餘而安健如故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順固名醫語必不妄故書以爲誡

放生池

馮道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生魚必放池中謂之放生池其子爲監丞者每竊釣而食之道聞之不懌于是高其墻垣鑰其門戶爲一詩書于門曰高却垣墻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鼈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邱彬題陽朔縣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茂密石如黛染陽朔縣尤佳四面峯巒驟立汶水邱彬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縣碧蓮峯裏住人家

萵菜

王舜求云萵菜出咼國有毒百蟲不近蛇虺過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唯生擣汁解之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顙魚後食荊芥湯即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甚于亢反桃李也食他魚亦宜禁之

忌食羊血

馬昭甫云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一食羊血則前功盡廢又云有目疾者切忌浴令人目盲

武臣上殿不得過爲文飾

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爲文飾至今閤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

使士卒勞力制其驕惰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雇傭車脚皆須自負嘗登石櫃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墨八

續墨客揮犀　卷第九

貴其真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恥爲五斗米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游城郭有羨于華軒漢高祖臨大事鑄印銷印甚于兒戲然其正直明白之心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如同士大夫着何何以知爾信竟未有答之者

嘉其盡節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　太宗嘉其盡節于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裴寬子諝爲河北逆章之亂有勒虜斬遣人使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有命歟

好佛

馮當世近年頗好佛其知并州也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觀惟日以談禪爲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言即明公未達禪理但閉目不觀已是一重公案當世深服其言

館中論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中嘗夜談詩存中云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近詩吉甫云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于是四人者交相攻久不決公擇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獨黨存中耶正仲怒曰我所見如是顧黨耶以我偶同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吉甫黨乎一坐大笑余嘗熟味退之詩真天力自然其用事深處高出老杜之上如城南讀書詩曰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又腦脂遮眼臥壯士大弨掛壁何由彎皆然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剝苔吊斑林角黍餌沈冢斑竹非叢點之斑也楚竹初生苔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苔故苔痕成紫暈耳

能官

毛亢兩浙人由進士登第所至稱爲能官後授江左令洪州有溪曰長溪其水深數丈長五十里彼人尤重溪魚溪歲出魚數千緡爲二李所有彼人呼爲東李西李家皆豪富交競此溪不爲東李家所有即爲西李家所奪凡數十年互相爭訴官莫能平其事一旦東李詣闕進圖陳狀　英廟勅本路定奪歸著明白不得別致爭訟漕憲持廳下請幹使皆曰非毛亢不可亢受命既往召二李謂之曰此溪汝爭之近百年矣若不以券契文字爲之據無所遵也如有據多者即與之也二李競取其家所有致于亢前堆積莫知其數命取火爇之乃于狀後判曰獸生于山魚生于水蓋自天然固非人力宜與衆共安可獨專漕使以亢狀奏聞　英廟爲特毆一官亢由此累歷清憲

星墜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有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爲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在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尖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

山寺至今匣藏之遊人到則發視王元符爲之傳甚詳

結廬講授

驪山白鹿觀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經結茅廬數十間講授生徒幾百人韓丕亦嘗從之學王鬪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韓挈榼以往王謂諸生曰韓秀才風骨粹重向去遠大不可量也然到山歲餘未嘗見其所業舍破扃案其寢室中于席下得樹葉厚四五寸或二三葉或十餘葉以細梗貫之乃韓之著述也王見之驚駭自此厚加禮待其後官至貳卿翰林學士

奇物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近歲延州永甯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爲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鄜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幾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續墨客揮犀　卷第十

琴曲官聲十小調

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最爲絕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泛泛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亡其名琴家但名賀若而已

虞美人草行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妝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邱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

狄天使能戰

寶元中黨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鉦聲止士卒突戰虜無遺類

能辨盜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未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人之法出于小說

鈔本續墨客揮犀十卷無著書人姓名四庫未著錄提要並疑其已佚南匯張嘯山舒藝室雜著中有答朱述之大令書論此書爲贋作實由誤信明商濬稗海刊墨客揮犀十卷題宋彭乘撰之誤案直齋書錄解題墨客揮犀十卷續十卷不知姓氏稗海本始題乘撰乘字利建筠州華陽人官至翰林學士宋史及東都事略均有傳仁宗皇祐元年以疾卒於官[illegible]今前後兩編所記事均及哲徽以後則商氏本題爲乘撰者誤也商氏本之誤由於見前編叔淵材好談兵彭淵材初見范文正畫像二條知著書者姓彭遂以乘當之不知此書係宋輯諸書而成又不知淵材之姪爲釋惠洪而非乘也淵材名几見前編好談兵條注宋史樂志徽宗時進士彭几進樂書與前編所云淵材好談兵喜大樂合富郎其人吳曾能改齋漫錄洪覺範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高安人因叔彭几在郭天信家作門客遂識天信則此條必惠洪所記而郡齋讀書志謂惠洪乘出高安喻氏沒古本冷齋夜話凡遇所記淵材事其目均作對淵材則均誤也要之此書係南宋閩人採輯諸書所成故宋時傳本不題撰人姓名非彭乘所撰則無自疑爲贋作矣所采諸書以魏泰東軒筆錄沈括夢溪筆談惠洪冷齋夜話陳正敏遯齋閒覽爲多張氏謂此書出筆談者二十八條出夜話者二十條出閒覽者十四條今細檢之出筆談者實四十九條亦有數條不能得其出處蓋原書或已佚矣此本鈔寫不古而遇廟諱之字尚空一格知猶自宋本出也海甯王國維

此書近人據惠氏紅豆書屋鈔本刊入涵芬樓叢書與此本同源均自宋刊影寫惟彼本首葉殘百餘字此本則完好無闕故再刊之戊辰八月上虞羅振玉記

此本卷九翼字缺末筆爲宋刊之證又卷一顧爲夫人子以報一條與下燕巢戶內書一條誤併爲一此與惠氏本同茲爲改正並附記之振玉又記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阮元撰

續墨客揮犀十卷

宋彭乘撰乘有墨客揮犀十卷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其續編也宋陳振孫書錄解題即前續二編俱載共二十卷而不著撰人姓氏明商維濬刻稗海題彭乘之作蓋以書中所自稱名爲據卷中所載軼事遺聞以及詩話文評皆引頗爲詳洽足補前編之所未備其所議論多推重蘇黃亦與前集相同合之以爲完書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續墨客揮犀十卷

乘有墨客揮犀十卷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其續編也宋陳振孫書錄解題即前續二編俱載共二十卷而不著撰人姓氏明商維濬刻稗海題彭乘之作蓋以書中自稱名爲據卷中所載軼事遺聞以及詩話文評徵引頗爲詳洽足補前編之所未備其所議論多推重蘇黃亦與前集相同合之以爲完書

張文虎雜著甲上復朱述之大令書云來教以續墨客揮犀多襲拾它書疑非真本今檢全文出夢溪筆談者二十八條出冷齋夜話者二十條出遯齋閒覽者十三條又李主簿條見閒窗括異志王學士條見東軒筆錄而文小異唐庸閣條已見前編而此復出謝泌條亦與前編謝諫議條略同來教所舉邱濬菽書方鈞引條數一條在今第八卷末皆缺此條亦出筆談謂爲贋作誠是而郡齋猶有疑詞云云下論前編亦贋作詳總目小說家墨客揮犀條下

碧湖雜記

撰人不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碧湖雜記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陶宗儀說郛載之題曰宋謝枋得撰然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未知確出枋得否也書僅八條殆亦非完本矣第一條辨蘇軾老饕賦當作老餮此據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餮之說似乎有理而實謬固說文所註特因左傳稱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因而分屬立訓耳考呂氏春秋稱周鼎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則饕餮本屬獸名獸貪食有之獸貪財無是事觀字竝從食其義可推通用爲貪食之名於理無害不必執也第二條載僧思說及曾季貍辨五臣文選註陶潛但書甲子之謬謂按其甲子皆在宋未受禪以前其言鑿鑿可據此書乃云劉裕自庚子得政淵明逆知晉必爲宋故於二十年前先削年號以寓意其說尤迂謬不通餘六條亦皆勦襲舊文罕逢新義

碧湖雜記　說郛二十五 雜記十五

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遊戲耳按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餮爲是

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曾裘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然以余考之元興二年桓元篡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辭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爲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于宋觀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

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裴父殆不足以知之

杜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按賈思勰齊民要術造酒門有桑落酒神麹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永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于春又有造桑落酒麴法老杜或本諸此所謂桑落酒者恐未必然

杜牧之華清宮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酒鄉許彥周謂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蓋以明皇寵幸妃族賞賚無極君臣終日酣宴所以兆漁陽之變耳余聞東都宣政閒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眞軒軒內有玉華閣卽安妃妝閣也妃姓劉氏入宮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妃爲九華玉眞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位畫妃像于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是時群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宴于保和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眞軒內見安妃命京賡補成篇京卽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曛恩許塵凡到綺闈云云須臾命京入軒但見妃像京又有詩云玉眞軒內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眞已而至閣妃出見京勸酬至再日暮而退且君門九重牆楊之側豈容他人咳唾至令人臣縱步褻飲于其間當時恩幸可從而知矣然其他日之禍殆甚于天寶之季此可爲萬世君臣之戒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令與淵明同隱淵明有和劉柴桑詩時又有周續之者爲撫州叅軍淵明呼爲周掾亦隱於柴桑號潯陽三隱

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軍具車請爲諸君鼓龍胡山谷親書此帖乃是漢成帝時童謠也後至元壽中凉州羌寇反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輒負中國益發田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獲吏買馬軍具車者言調發重也請爲諸君鼓龍胡者不敢公言私相語也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女子作男兒其事甚怪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嘏以詩上謁庠稱之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抛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此事尤怪

今樂府有蘭陵王乃北齊文襄之子長恭一名孝瓘爲蘭陵王邙山之戰長恭爲中軍率玉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因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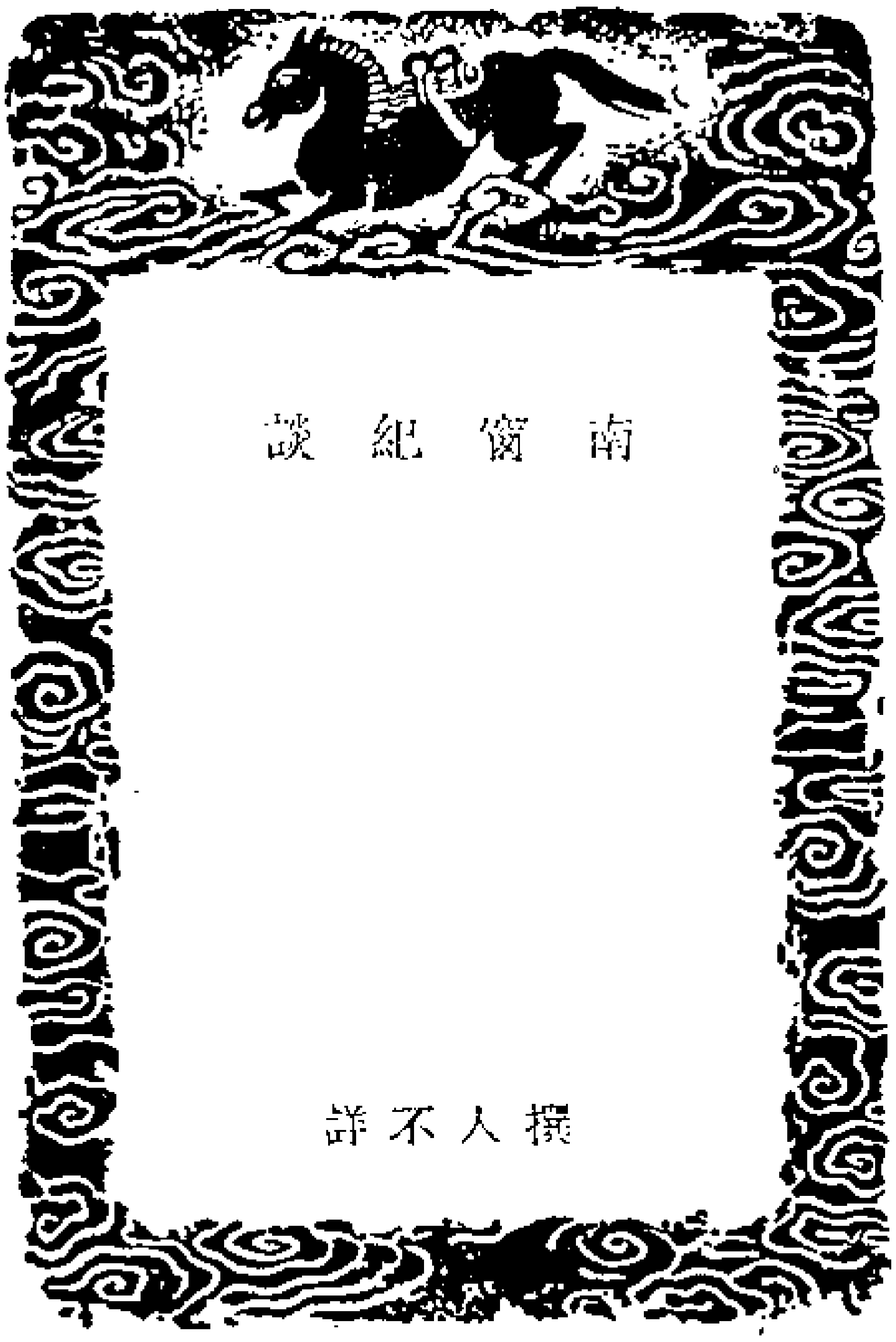
碧湖雜記 終

胡玉縉撰

碧湖雜記一卷

此據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餮之說似乎有理而實膠固說文所注特因左傳稱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因而分屬立訓耳考呂氏春秋稱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則饕餮本屬獸名獸貪食有之獸貪財則無是事觀字並从食其義可推通用爲貪食之名於理無害不必執也

案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乃杜預注孔疏謂賈服等相傳爲然是杜據舊注也至說文則並云貪也無貪財貪食之分故其字並从食視賈服爲勝不得以誣許也呂氏春秋見先識篇



四庫全書提要

南窗紀談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多記北宋時事。淳熙中。袁文作甕牖閒評。已引其書。則作於孝宗以前。而中有葉夢得問徐伸濟一條。又有近傳秘閣給事魏泳云云。夢得爲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時終於知福州。秘閣爲政和五年進士。高宗時終中書舍人給事中。則是書尙在南北宋間也。中載葉景修述延祐戊午開元宮立虞集碑一條。乃元仁宗五年事。殊不可解。檢核別本。此條獨低二格書之。乃知上一條記蔡寬夫在金陵鑿地丈餘得瓶灰及朱漆匕箸事。元人讀是書者。因記王肩叟掘地丈餘得花甕魚池事。批於其旁。故稱與此事相同云云。此事即指蔡寬夫事也。曹溶所藏之本。因傳寫者不究文義。一概錄作正文。故致是訛異耳。其書凡二十三條。袁文所引衛大夫一條。此本不載。蓋已非完書。然所記多名臣言行及訂正典故。頗足以資考證。惟袁州女子登仙一條。劉籍見天書一條。頗涉語怪。然籍見天書一事。曲洧舊聞已載之。蓋宋人說部之通例。固無庸深詰者矣。

南窗紀談

宋　無名氏撰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爲所蔽。未有不爲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視爲何等人。是豈逢君之欲詎難役以自售者哉。史稱天寶中。明皇肆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爲華淸宮。環宮所設百司區署。以琯資機算。時方爲給事中。詔總經度驪山。疏剔巖藪。爲天子游觀。此等事。在當時韋堅、王珙、楊愼矜之徒。乃當任之。琯顧安而不爲辭。致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心。殆適中其所好耳。可不愼哉。徽宗朝。有建言請毀艮岳。以其地逼民。方議其請。內出圖本宣示宰執。吳相元中觀其間佳處。失聲稱善。上顧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於義固未有所傷。然使在天寶間。不知果能不爲房琯耶。

蔡寬夫侍郎在金陵鑿地爲池。既去土。尋丈之下。便得一甕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甕間有灰。又有朱漆匕箸。其旁皆甓甃。初不甚損。莫測其故也。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能盡去。因皆以爲基址者甚多。金陵蓋故都。自昔兵亂多矣。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安知非昔日平地也。葉景修曰。延祐戊午年。王肩叟與人於淸淵開元宮殿前。立虞伯生所撰碑。先用木樁打入地。然後於上立石。及木樁入地丈餘。不復可打。匠人掘至之。下有甕面及花瓷魚池。則與此事相同也。

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屬藳。其不輕易如此。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爾。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傚之。方古文未行時。雖小柬亦用四六。世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小文

亦務奇險。至或作三字謎語。近傳楊卿給事以沐偶同舍。其來辭云。蓬萊道山。羣仙所遊。清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觴以沐浴。是謂附金。讀者莫解。或曰。此蓋棋也。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士皆習書。有晉宋餘風。今有得唐人遺蹟。雖不知名。亦往往可觀。宋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亦少。亦勢使之然也。歐陽文集載與石公操推官書。言嘗見其二石刻。書字之怪。譏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卽守道。今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謂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如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歐公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爲斜。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之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既皆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卽答書之辭觀之。其強項不服下。又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也。

葉石林問於徐惇濟曰。自坡翁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字。公知前此固嘗有否。答曰。非獅子吼寺乎。葉公笑曰。是也。蓋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宋因之。石林公既爲春秋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致。掊擊三傳曰讞。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皆有之。石林曰。何也。曰。吳程秉遠事鄭玄。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得無近是乎。石林大奇。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侈。性嗜鴿。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紿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爲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符堅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爲設盛饌。極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乃記而試之。無毫釐差。咸以爲知味。與韓相白鴿事同。此非有法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也。漢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唐人尤喜稱之。杜甫上韋左丞詩。丈人試靜聽。又有丈人屋上烏。而不聞杜公爲韋之壻也。如此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一也。至與之壻。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來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呼。必曰丈。不知起自何時。至於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名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於輕侮。(一本姓上無名字)

爲帥守而經父祖嘗所居。自昔以爲盛事。李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南節度。本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況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嘗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有之。予見於謝上表啓。紹聖中。歐陽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啓云。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稀。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其暮齒。乃踐前修。朱邑世祠。猶有舉賢之舊。恬侯家法。自悟孝謹之衰。敢不慰聞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李文定公以故相守兗州。有發婦爲其里人以僞券誣訂田產。訴於官。凡十餘年。皆不得直。及文定公來去郡。而傅求龍圖初中甲科。以廷尉評事知仙源縣。初至官。發婦又訟於縣。求述所訟與書券者。驗其書蹟不類。因窮治。盡得姦狀。里人既伏辜。而歸其田產與發婦焉。一郡驚爲神明。李公聞之。嘆曰。吾爲政於此。不能使枉者直。而又罪其發婦。吾甚愧之。乃以粟帛謝罪於婦。而盛薦傅公於朝。議者謂傅公發擿姦伏。固過人矣。而文定公之不諱其失。不掩人善。尤人之所難也。(盛薦一作盛稱)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故謂之使相。唐制皆簽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敕尾依其銜。而不僉。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右相。曹參爲之。嘗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起於此。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然皆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驃騎車騎將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皆爲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初唐以爲文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嘗非之。宋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既罷同平章事。遂以爲節度使加開府爲使相。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爲之者。惟以爲贈官。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優。朝廷敬異。乃賜之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後漢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晉以後皆有之。唐以爲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爲寄祿官。罷開府。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爲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江南舊本。乃以內爲而。文爲史。傳寫之誤。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指校正本。乃以內爲而。長爲肆。文爲赦。而肆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爲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故爲解經者之蔽。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或不免如此。

呂文穆參政(餘慶)與其弟正惠丞相。皆晉兵部侍郎琦之子也。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弟相繼居顯位。而家無餘財。居無別業。平日俸賜。多以賑施中外。隨手而盡故也。家人嘗訴日用乏絕。正惠公曰。過得三日。則更營三日生計。如是足矣。

秦漢以來。方士言神仙。莫不自日上升。後世小說所載。往往而是。然人未嘗有目見之者。難以必其有無。惟韓文公詩敍謝自然事曰。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簫韶。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檐楹氣明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據此等語。則其白幼舉

仙而致輕舉．衆所共見者．昭然不誣．近吳興陳湯求大夫．提舉江西茶鹽囘．言數年前．袁州一村民女子．自幼樂靜默．常獨處一室中．然初無他異．至年十八九．一旦其家聞室中笙簫之聲．女子已在室中闔戶而坐．須臾．采雲四合．籠其舍．家人與觀者皆莫敢前．經半日方散．開戶視之．已不見女子．久之．聞笙簫聲在半空．其事與謝自然相類．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所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或爲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榷利．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唐人所飲．不過草茶．但以旗槍爲貴．多取之陽羨．猶未有所謂臘茶者．今建州製造日新．歲異其品之精絕者．一餅値四十千．蓋一時所尙．故豪貴競市以相夸也．

呂申公爲穎州通判．歐公爲守．素不以文靖爲然．及與其子爲僚．見其學識已改觀矣．時劉原甫、王深甫、皆寓居都下．四人日相從講學爲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題賦詩．申公得癭木壺．其辭曰．天地產衆材．任材謂之智．梁棟與欂櫨．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圓者中規制．嗟爾木之癭．何異肉有贅．生成擁腫姿．賦象雖取類．竊括所不施．鉤繩爲樹廢．大匠睨而往．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終不朽器．剞劂施其中．朱漆爲之飾．頗堪挹酒醴．施用惟其利．瑜象非不珍．金罍豈不貴．幸因左右容．反見詭奇異．人之才與性．未宜遠于其性．雖有不善．在教之操縱．才無不可用．在上所錯置．飾附就其長．皆得爲良士．執一以廢百．衆工何由偏．是惟聖人心．絕通天下志．歐陽稱賞．以爲有宰相器．（案宋文鑑．豈不貴下有殿之於樓閣．十日分詔飲句．）

錢唐關注．字子東．家世以文雅稱．喜爲詩．有唐人之風．嘗賦松聲一篇云．夢破松聲枕上聞．師疑夜半戰吟魂．初疑秋雨鳴江岸．乍似寒潮上海門．招引好風來古寺．追隨月色下前村．晚行欲問聲來處．鬱蒼波漫不分．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閒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志寫上．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祠家廟．齋居．中夜．怳忽開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注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仁輔至平．手植之．題曰．齋誠密記．其詩藏其曾孫益儒處．用小粉牋字札極草．按實錄．自慶歷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矣．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詰．

彭器資尙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其父竝爲郡吏．兩公少從學．彭公既魁天下．聞報之日．太守即驗其父使能役．且以己所乘馬及導從．并命郡吏送還家．鄉閭以爲榮．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爲狀元矣．熊孔目之子當如何．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歆豔．家學益衆．

仁宗朝．京東有劇賊．執濮州通判井淵．縱掠．時蔡子正尙爲小官．建言．宜如漢高元不以劫質開奸路．急

捕擊之．朝廷從其言．賊黨遂壞散．自是以才能顯．其後江西、廣東、福建路盜賊稍起．至千百爲羣．公然被鎧甲．擁旗鼓．肆爲剽掠．吏莫能禁．子正復建言．請嚴敕所部．北除民患．時執政者記其前言．因就付以其事．遂除江西提點刑獄．子正至部．首下令．民有器甲者．與期限．俾首納．原其罪．於是競自歸納．前後得六萬餘．擇其精者．給巡捕吏兵．賊氣已奪．先是．羣盜常恃衆持兵仗．以販魚爲名．挾讎以賈．子正復令販魚者斷號不及二十斤．衆不至五人．不持兵．皆爲良民．吏毋得問．自是人情大安．盜亦消弭．子正迄爲名帥．

傅獻簡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榻前論事．是是非非．正色抗議．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言．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驕矜自負之色．及出爲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謹．所親或問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爲郡．謂當時有所縱捨以自表見．奈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別於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守行守土之任．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歎服．

司馬溫公嘗與邵康節論近代人物．曰．誠直勇三者．人所難能也．吾於欽之提焉．康節曰．欽之誠而不擾．直而不激．勇而不懼．亦爲難矣．世以爲知言．

魏鄭公言．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而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予嘗愛此言最切於治道．夫事形迹者．本以示公．然致其實．未有不出於私其身者也．宋盛時．士大夫立朝論事．往往信道任誠．粲然如骨肉之相與．識者以爲美談．予聞故老道一二事．太宗平晉之初．以并州交城縣地勢險阻．可以控扼山外．且有金鐵之饒．建以爲大通監．領交城縣上、二邑．大中祥符中．復廢爲縣．呂獻可嘗宰交城．以爲宜復爲監．具其利害奏聞．而自請就爲知監．任興復之事．且言．臣於審官院差除．已是合入通判資序．若朝廷允從所請．即於臣別無僥倖．

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然上自官府．下至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曰．客至設湯．是飲人以藥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爲湯飲客．或者效之．予謂不然．蓋客坐既久．恐其語多傷氣．故其欲去．則飲之以湯．前人之意必出於此．不足爲嫌也．

大唐傳載

撰人不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大唐傳載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記唐初至元和中雜事唐宋藝文志俱不載前有自序稱八年夏南行嶺嶠暇日瀧舟傳所聞而載之考穆宗以後惟太和大中咸通乃有八年此書不著其紀元之號所云八年者亦不知其在何時也所錄唐公卿事蹟言論頗詳多為史所採用間及於詼諧談謔及朝野瑣事亦往往與他說部相出入惟稱貞元中鄭國韓國二公主加謚為公主追謚之始而不知高祖女平陽昭公主有謚已在前又蕭穎士逢一老人謂其似鄱陽王據集異記乃發冢巨盜而此紀之以為異人如此之類與諸書頗不合蓋當時流傳互異作者各承所聞而錄之故不免牴牾也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失名

書云不有博奕者乎猶賢乎已斯聖人疾夫飽食而怠惰之深也又曰吾不試故藝試用也夫藝者不獨總多能第以其無用於代而窮愁時有所述耳八年夏南行極嶺嶠暇日瀧舟傳其所聞而載之故曰傳載雖小說或有可觀覽之而喟而笑焉

杜河南兼常聚書至萬卷每卷後必有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為不孝

陽道州城之為朝士也家苦貧常以木枕布衾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蘇州開元寺東有陸氏世居門臨河渓有巨石塊立焉乃吳陸績為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歸不載寶貨舟輕用此石重之人號鬱林石陸氏自績及裔孫國朝太子少保兗公猶保其居今子孫漸削其居十不存一焉

費縣西兩淨者涉十數里每時雨降即泛溢自滿蕭魚之利入貲賴焉至白露應節前後一夕即一空如埽焉信殊異也

李忠公之為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牀吏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命徹而焚其下鍬去聚壤十四畚議者稱正焉

杜太保宣簡公大歷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十年為淮南節度使其子投公取其黃金還緘封如故

趙郡三相元和中每房一人同時為相皆第三郎司徒吉甫司空絳許州刺史藩

天寶中有書生旅次宋州時汧公勉少年貧苦與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付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者足下為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為辦事及畢密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累然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為主喪事專詣開封詰金之所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之焉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為郎官簇馬良久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為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速貴為公卿語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旌鉞後竟如其言

杜亞為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千萬于時為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為荊南打獵大修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十人皆著紅紫錦繡襖子此三府亦因而空耗

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興元元年十月戊辰始詔中官竇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有[illegible]為左神策大將軍神策監軍將軍之始也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竇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護軍中尉其日又以張尚進為神武中護軍左右辟使使之始也

建中初剛播為給事中以諸司皆吏為弊頗多播議用士人掌之

安[illegible]楊氏居東都若承西太尉之後世傳真寶所銜花某室天寶為楊國忠所奪今不知所在

張守珪陝州平陸人自幽州入覲過本縣見令李梓中桑梓之禮見陝尉李宛枉楊令祭宛呼張公曰困危之中豈能相救至靈寶便奏充州判官竟後至宰相

貞元中張茂宗所尚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謚為莊穆異日所尚故唐安公主贈韓國公主謚為貞穆所司擇日冊命國朝已來公主即有追封者未有加謚者公主追謚自此始也

徐尚書晦沈吏部傳師徐公嗜酒沈公善食楊東川嗣復嘗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有士人平生好食㸐牛頭一日忽夢其物故拘至地府酆都獄有牛頭人了無畏憚仍以手撫其頭云只者頭子大堪㸐食牛頭人笑而放回○案[illegible]其頭牛頭[illegible]記二百五十五卷[illegible]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語平生各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怕妄與佞工部員外汝南周願獨云愛宜州觀察使怕大蟲

貞元中禁未仕不得乘大馬有人言於執政大馬甚多貨不得舉人不得騎當盡爲河北節制所得耳

陸鴻漸嗜茶撰茶經三卷行於代常見鬻茶邸燒瓦瓷爲其形貌置於竈釜上左右爲茶神有交易則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高祖之制凡出將賜旌節專征行軍有大總管之號也

高祖之制鎭君有大都督之號

玄宗之初爲節度大使節度之號

凡皇太子親王統軍中有元帥府之制

宰相遙領節度使自牛仙客始也

開元九年命宗正寺官寮並以宗子爲之

唐制男子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

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稅三曰役四曰徭凡丁歲輸粟二石凡調隨鄉土所產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麻三斤凡役歲二旬閏加二日

至德元年三月方以侍御史文叔清爲宣諭使許人納錢授官及明經出身

至德二年勅以僧及道士入錢自度有差

乾元元年七月鑄錢使第五琦奏請鑄乾元錢每貫重二十斤一文當五十寶應元年以盜鑄日甚物價騰貴咸稱非便減重輪錢以一當二十

乾元二年御史中丞元載爲江淮五道租庸使高戶定數徵錢謂之白著榷酤

至德元年勅天下州縣量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歷中初稅每畝十文三年加五文勅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後割歸度支

虜中丞進有寶琴四名直數十萬有寒玉古磬響泉和志之號

李河南素錡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爲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隸不比素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休復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人多屬之李公云二嚴不如嚳[illegible]

豆盧署少年旅於衢州夢老人云君後二十年爲牧玆郡已果爲衢州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

鄭滁州昈於曲江見令使醉池岸云更一轉即入流矣

白賓客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棣一株自忠之南更無棣自忠之北更無荔枝

賈至常侍平生毀佛嘗假寐廳事忽見一牛首人長不滿尺攜小鍋而燃薪於牀前公驚起而訊之對曰所謂鑊湯者罪其毀佛人公曰小鬼何足畏耶遂伸足牀下其湯沸忽染於足湧然而上未幾烘爛而卒

烏江有項羽祭烏騅樹歷千餘年尚鬱茂建中年中縣令張勤厭賓客觀遊令伐却至今玆地獨不生草

李鎭惡即趙公嶠之父選授梓州郪縣令與友人書云州帶子號縣帶妻名由來不屬老夫並是婦兒官職

劉巨麟開元中爲廣州刺史弟仲丘爲麗政殿學士兄弟友愛有羅浮道者爲巨麟合丹劑將分半以遺仲丘命刀中破之分銖無差焉

蕭功曹穎士趙員外驊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肄業共一靴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駛於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中

蘇州洞庭杭州興德寺房太尉琯云不遊興德洞庭未見山水

壽安縣有噴玉泉石溪皆山水之勝絕也貞元中李賓客洞爲縣令乃剗蹊鑿開徑隧人方闚而異焉太和初博陵崔蒙爲主簿標旅於道周人方造而游焉

顏太師魯公刻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專聽也

曲阜縣先聖廟前有數株古柏亦傳千餘歲其大十圍潘華爲兗州軍食貧窮無以結四方之信華遂命伐之裁爲簡冊刻爲器皿以行餉云

張文貞公第其女嫁盧氏嘗爲舅盧公求官候公朝下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搘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隴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矣自北乘詣闕引見上勞之老人無拜禮伯隴曰臣神堯皇帝之臣也在薄暮月得至今日復事郎君臣之幸矣郎君明聖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來上笑而憫之乃賜紫袍牙笏及優郵行加伯隴自言隋仁壽年生說大業末事了然可見

李右丞廙年二十九爲尚書右丞至五十九又爲尚書右丞

元和十五年李邱與紓杜元穎同時爲拾遺令使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李邱杜當人

蕭功曹穎士嘗出灞橋道左逢一老人眉鬢皓白狀骨甚奇古蕭甚異之老人瞻顧蕭因問之老人云公似吾亡友耳蕭固請言之老人曰吾與鄱陽王恢善君甚類之乃穎士六代祖蕭問其所來不應而去

洛陽金谷去城二十五里晉石崇依金谷爲園苑高臺飛閣餘址隱嶙獨有一皂莢樹甚大至今鬱茂

鄭公眘開元中爲殿中侍御史充館驛使令每傳舍立廳壁自公始也

泗州盱眙縣大歷中北人爲主簿以竹筒貯蝎十餘枚置於廳事之柳樹後遂孳育至百餘枚爲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識呼爲主簿蟲

開元中進士第唱於尚書省其策試者並集於都堂唱其第於尚書省有落去者喧云雨三三藪鞘子日暮但候吟一聲長安竹扇皆枯死

開元中吏部侍郎被寧王憲囑親故十人官遂謁王請見云十人之中有商量去者乎王云九人皆不可矣一人某者聽公吏部歸九人皆超資好官獨某者當時出云據其書判自合得官緣囑寧王且放冬集

崑山縣遺尺潭本大歷中村女爲皇太子元妃遺玉尺化爲龍至今遂成潭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常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於外而朝焉

永和中有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圓丘至時不到云太常大寺喧曰伽藍圓邱小僧不合無禮

沙堤起天寶三年因蕭京兆炅奏請於要路築甬道以通車騎而覆沙其上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

曲遏繁聲名入破後其地盡爲西番所沒其破兆矣

高平徐公敦爲殿中侍御史創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門檢朝官之失儀者到臺司舉而罰焉有公卿大僚今尚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細事以報之曰爲我謝公卿所以然者以惡其無禮於其君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所裹者猶幼小時樣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太保皋生知音律嘗觀客彈琴爲止息乃歎曰妙哉稽生之爲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止息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主商商爲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搖落其歲之晏乎此所以知魏之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廣陵維揚之地散者流亡之謂也揚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楊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也止息者晉雖興終止息於此其音哀憤而噍殺操蹙而憯痛永嘉之亂其應乎此叔夜撰此將貽後代知音且避晉禍託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也歟

韓太保皋常言洪範五福獨不言貴者貴近於危禍之自至猶儆動恭何枉道避之

李西平晟之爲將軍也嘗謁桑道茂云將軍異日爲京兆尹愼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兆尹望乎後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兆時道茂在俘囚中當斷之際告西平曰公忘少殺人之言乎西平釋之（[illegible]原闕二十三字據廣記）

韓太保皋之爲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陳必於紫宸對百僚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可來延英議及大政多匡益之親友或謂公曰自乾元以來羣臣啓事皆詣延英方得詳盡公何獨於外庭對衆官以陳之得無不愼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剛直枉惟在公何在不可令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肅宗皇帝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後來得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旨求寵干求相位奈何以此爲證哉

張秘書薦自幾仕至秘書監常帶使職三入蕃竟歿於赤嶺外

韋虔州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令見一州郡圖遲迴不敢看良久歸私第視之乃崖州圖也竟以貶終

王河南維或有人報云公除右轄王曰吾居此官慮被人呼爲不解作詩王右丞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貯積惟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佳可愛公輒喜舉而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韋中書處厚在開州也嘗有李邈崔冲二進士來謁留連月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能相術於席上言李邈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相君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後來冲大呼李云待冲來待冲來李聞待冲來聲謂虎至矣顛墜下山扯絕而復蘇數日方愈及軍將迴謂李曰君厄過矣

蘇給事皆建中末爲太常博士遇朱泚亂將赴行在夜行山谷常有二燭前導危險畢見既過燭然後滅豈忠憤所感耶

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鶴年詩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玄宗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千枝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卻三豎櫃也後數年有聞打一豎櫃因賜一拂杖羯鼓後捲流傳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瀉水捲中竟日不散以其至平又云捲人鼓只在調豎慢此捲一調之後經月如初今不知所存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門之積年矣

涇州將郝玼自貞元末及元和中數於涇州擒殺西人及槃隴涇城西戎畏之鑄一金郝玼號曰有能得玼者賜金玼焉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陷用百姓婦女輸運以實壕塹謂之濕梢

參之作相也用從父弟申爲耳目每除吏先言於申申告人故謂賈給事爲喜鵲

同州唐女寺有盜帥董太宮之漆身後有盜者皆來拜祝有徵鳴祝者今漆足背口牙

襄州漢皋廟本爲解珮於漢皋之意今爲漢高祖誤也

陝州平陸縣主簿廳事西序楣有隋房公杜公仁壽九年十

二月題玄齡如晦題處房年二十三杜年二十六今移在使府食堂之梁

楊京兆憑兄弟三人皆能文學甚攻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爲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爲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爲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爲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鳳翔七節度一門登壇授鉞無比焉

于頔良史爲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髮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門從未染袍赤因爲之奏章服焉（[illegible]）

河南廣武山有流杯泉史思明於其上立讀高廟

嵩山下洎宮崇君鍊丹井香潔不受觸會有修宮工人穢知取水煮肉良久不熟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郡中人爭施金貨衣服以飲焉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贊皇德裕在浙西也命於大市集人置金取其水於市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肉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朗州武陵山有人換骨匣每年若大風雨望峭壁即有新者

澤州長平郎白起坑趙卒故地開元中詔爲省冤谷至今天氣長陰有泉色赤於其下立丹井碑

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前朝教樂舞之地今尚有數百家盡習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

終南山有湫池本咸陽大洲一夜忽飛去所歷皆雷雨與魚俱下大者至四五尺小者不可勝計遂落終南山中峯水浮數尺縱廣一里餘色如黛黑雲雨常自中出焦旱祈禱無不應焉山僧採樵時見羣龍遊濟其中

昭應驪山長安中從河朔飛來夜過閣雷聲如疾風（廣記三百九十七作[illegible]）土石亂下直墜新豐西一村百餘家因山爲墳今於其上起持國寺

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張憬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糧求見非徒行也必謂明公有

以見教而含木石不盡勤勤之意何耶且窮通貴賤自屬蒼蒼何與公焉因拂衣而去僕歘然起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位極人臣

解縣鹽池當安史時水忽淡變與反正復如故

上都崇聖寺有徐賢妃妝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漢中王瑀為太常卿早起朝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曰然已後因閱樂而撻之問曰何得某日臥吹笛又見康昆崙彈琵琶云琵聲多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琵自上而下謂之琶

裴延齡嘗奏李京兆充云近日兼放毀黷日譖向人前作背面

薛汝丹家在南岳常與一僧知聞其僧每年以香鍊頂供養佛至八十餘終後歲餘有州民生一子色貌絶殊而頂有香十步之外人皆嗅之生不食魚肉數歲出家為南岳高行律師焉

王藻王素貞元初應舉名皆第十四每詣通家稱王十四郎或問曰藻也素也

常相袞為禮部判雜文榜後云旭日登場思非不銳通宵絶筆恨即有餘所以雜文入選者常不過百人鮑祭酒防為禮部帖經落人亦甚時謂之常雜鮑帖

左右常侍與給諫同廚人進鮮魽於給諫問云莫有壽否廚人答曰常侍已嘗了

乾元中太子左贊善大夫呂旬母張氏年八十八以旬久不歸憶思念之忽覺左乳長汁流出屬謂孫鄩汝父即來也不十日旬遂至

至德初當安史亂河東大饑忽然荒地十五里生豆穀及掃却又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圓細復美人賴焉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二字原脫據唐語林補崔均之家法

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地永寧為王太傅鍔地安邑為馬北平燧地後王馬皆進入宮王宅累賜韓令弘及史憲誠李載義等所謂金盞破而成也馬燧為奉誠園所謂玉破而不完也

常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相國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學其術僧云此事有天性非可造次為傳某常於相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召得小吏黃徹焉相命就學老僧遂於闇室中置五色彩於架令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但熟看之旬後依稀認其白者後半載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闇中之視五彩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忠公吉甫云黃徹之占袁許之亞次也

禮部劉尚書禹錫與友人三年同處其友人云未嘗見劉公說重語

唐公臨性寬仁多慈恕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慢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之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也

唐皎貞觀中為吏部先時選集四時隨到即補皎始請以冬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

徐大理有功少蒲州司法參軍為政寬仁吏咸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必斥罰終官不杖一人

顏魯公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充交兵使五原有冤獄獄決乃雨郡人呼為御史雨

德宗問李汧公勉人云盧杞是姦邪何也勉曰人皆知之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為相奏顏魯公往宣諭之而謂顏曰十三丈此行出自聖意顏曰公先中丞面上血某親舌舐之乃忍以垂死之年餌於虎口杞聞之踣焉盧即是御史中丞奕之子

南蠻清平官猶國家之宰相也元和中有鄧旁來庭宰臣問之公名旁其何意乎對曰亦猶大朝之劉宗經矣

蘇戶部井劉常侍伯芻皆聚書至二萬卷

河南馮宿之三子陶韜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代無比焉當太和初馮氏進士及第者海內十八而公家兄弟叔姪八人

李相國程為翰林學士以堦甎日影為入候公性懶每入必逾八塼故號為八塼學士焉

永州龍興寺乃吳軍司馬蒙之故宅僧懷素善草隸嘗瘞井得軍司馬印文字不滅雕刻如新懷素每草書用此為誌

英公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粥火燃輒焚其髭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勣曰豈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為姊粥復可得乎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時為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為好賊上陣殺人年二十便為天下大將軍用兵以救人死

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矟每單騎入陣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矟以刺敵人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矟

刃以試焉敬德曰饒王著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大慚恨太宗之禦竇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槍二人相副雖百萬衆亦無奈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大唐秦王能敵來與汝決追騎甚衆不敢禦

竇建德之役既陣未戰太宗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不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攻之萬全乃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世充之兄子偽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識之是馬實內廐之良馬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已下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靖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靖叩頭曰請輿病行至相州疾篤不能進

駐蹕之役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十萬之衆不戰而降

借商建中二年京師及江淮借商錢物

省官建中三年天下州縣各省一官乾元四年敕下注額內官元和六年又減州縣官

除陌建中四年敕天下州縣市買交關每貫五十文納官
間架建中四年戶部侍郎趙贊奏天下州縣屋宇間架率算錢有差
沙門一行開元中奏玄宗云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豔者名花鳥使主宴
玄宗幸蜀天厩八駿其七盡斃於棧道唯一雪騅存焉德宗幸梁亦充御焉
五臺山北臺下有青龍池約二畝已來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每至盛午昏霧暫開比邱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覩比邱尼及女子近即雷電風雨當時大作如近池必爲毒氣所吸逡巡而没
韋公夏卿不經方鎮唯止於東都留守郡吏八人而路公隋皇甫崖州鎛皆爲宰相張尚書貫段給事平仲衛大夫中行李常侍翺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名知人矣
李西臺文獻公避暑於青龍寺夢戴白神人云晉尹氏相宜王或中興君男亦佐中興君宜以吉甫名之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爲饒州刺史先是郡城之東西牧故府廢者七稔公涖止後命啟齋而居之郡吏以語怪堅請公曰神實正直正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則妖興居之在人

大唐傳載終

大唐傳載跋

唐志雜史類傳載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檢太平廣記引傳載文悉見今大唐傳載則唐志著錄者即此也唐語林近事會元亦頗引用字句間有異同惟廣記二百一引陸鴻漸事二百七十八引豆盧署事並多至百二三十字疑原書已佚此條後人刪節之本然如顏魯公條五原有冤獄下廣記百七十二引有久不決眞卿力辨之天久及十一字而唐語林亦脫去則知此本竄行已久矣今無別本可校止據諸書所引爲著正之闕者補之兩通者因之以存唐人小說之一云

錢熙祚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大唐傳載一卷

記唐初至元和中雜事唐宋藝文志俱不載前有自序稱八年夏南行領峽服日維舟傳所聞而載之考穆宗以後惟太和大中咸通乃有八年此書不著其紀元之號所云八年者亦不知其在何時也

裴氏自錄云所記皆唐代公卿遺事至寶曆年止釋書名當出唐人所撰自序云八年云云或是元和八年耳

兩鈔摘腴

史浩 輯

兩鈔摘腴

元 史浩輯

五鳩者鶻鳩（鶻亦作鵻音隹鵻别音隹非）鳲鳩（鳲音尸即是戴勝）祝鳩（一名鵻鳩）爽鳩（大明之鷹揚是也）鶻鳩（非是斑鳩）鵲巢之鳩又在五鳩之外

騶虞嚴氏作騶御虞人也非獸也呂氏作獸

左傳水昏正而栽栽築墻之板也

膏沐膏所以膏面沐盡瀋也米汁可以沐頭膏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今之賜面脂是也

葛屨云宛然左辟辟者避也蘇氏曰讓氏避者必左

河麋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傳曰水草交曰麋李氏曰左傳吾賜汝孟諸之麋

稷雪米雪毛詩補傳注先集維霰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米然

醻酢醻導飲也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飲觴之初自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酢報也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中垢桑柔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苟）中垢猶內汙也蓋以閨門之事汙衊之若王鳳之誣毀王商

鶴金戴見篠華有鶴鸈（音）箋曰鶴金飾貌疑今世所謂搶金者以平聲為去聲呼耳

王祥卧冰按晉本傳及陽秋云祥性至孝繼母朱氏疾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無卧冰事

司馬德操別傳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之所以問君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王逸少帖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郎東坡所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所謂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者是也稷元章書史云王獻之送梨帖今送梨三百顆未雪殊不佳耳又東坡詩話云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在劉景文處或以為橘或為梨為柑莫知孰是也

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

韓詩緈虐顧我顏不憚東坡詩一語遭緈虐失身墜蓬萊

東坡秧馬歌以我兩足為四蹄聳踊滑汰如鳧鷖（汰入聲）

越中有蕺草葉似蕎麥地肥亦能蔓生莖紫赤色多生山谷陰處吳越春秋云越王嘗蕺嘗采此山故名本草云關中謂之葅葉齊民要術亦有蕺葅法然生穪之微有臭氣凶年民劚根食之諺曰豐年惡爾臭荒年賴爾救今所謂魚腥草是爐火家謂之天蕎麥能斸五石作泥

蜀蔬有兩巢菜大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中東坡所賦元修菜也吳中絕多名漂揺草一名野蠶豆俗以油煠粉餌雜之米糝名蓑花取其近似也放翁詩云新煠餳秋雜紅糝（蓑綴二字頗新）

蔗霜即糖霜黃魯直答雍熙長老寄糖霜詩遠寄蔗霜知有味又糖霜譜曰遂寧有糖冰冠於四郡

方言以濡滯不決絕為絮猶絮之柔韌牽連無邊幅也富韓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絮富變色曰絮是何言也劉夷叔嘗用為如夢令云休休絮絮我自明朝歸去

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彼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新故間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宣和盛時所在有靈芝朱艸祥異之獻賀表殆無虛日會朝廷進築順州城得一物於土中其形如藥仙家所謂千年枸杞根所化者主者得之喜甚於是馳貢闕庭蓋徽宗生於壬戌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為美祥宰臣欲以詰朝拜表稱賀諸公閣筆先是庠序久束王氏之學不為應用之文時有舊太學生綦崇禮者素善此主者延至東閣授以此題綦從容屬聯妙絕一時首曰靈根夜吠變異質於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歲眷荒裔沈淪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各有待綦字叔原

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此江左新亭語尋常讀去不曉其說蓋洛陽四山圍伊洛瀍澗在中而建康亦四山圍秦淮直在中故云耳所以李白詩云山似洛陽多許渾詩云只有青山似洛中

李商隱詩云洛陽宮殿鬱嵯峩六國樓臺豔綺羅自是當年秦帝醉不關天地有山河末兩句不可曉南昌裘司論詩以為秦帝合作天帝天地

合作秦地事在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大帝悅
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
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竝爲強國者
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詭哉李善曰昔秦
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嗚呼天帝有時而醉耶
貌言視聽思曰五事孔子告顏子視聽言動非不
及思也思在其中也九思一章可見矣思爲四
事本五事亦還相爲本作五事銘
○貌銘曰貌曰恭君子容瞻視尊衣冠中匪色厲
內美充足恭者貌似同載僞拙滅德凶入肖孰
天地通玉溫溫春融融恭而安乃聽功
○言銘曰言有好言有莠口溺人招悔咎言曰從
匪從口接以道發不苟滿天下垂永久多言哉
中是守雷風行萬竅吼雷風息一何有
○視銘曰視何蔽月之翳翳不去月不麗目本明
視何累可去乎非翳比翳外來視匪外外亦視
何外內自神明自靜心止乎禮非勿視
○聽銘曰聽是非耳司之聲自物來無時耳亦物
物交迷忽深省聽者神心太空物不違孰爲物
吾何知虛能受聽在茲藐藐乎道心微
○思銘曰思無斁深莫測雖莫測有限閾不出位
分如石鏡中象應無迹思在心妙天則思神通
精之極是曰睿入聖域易無思思亦易
會稽自山陰南走剡東走上虞餘姚之間江山皆
奇麗清遠煙雲濃淡樓觀出沒有詩人畫工所
不能模寫者故漢晉以來全德高行之士多萃
于是而方士瞿仙絕俗遺世者亦往往出焉史
浩蒙恩來守是邦得勝地湖中用道家法築宮
以祈兩宮壽因即其兩廡左祠高士右奉列仙
皆作贊刻石以備會稽故事或謂鴟夷子皮之

決賀季眞之潔不得名高士何也於乎予於是
豈無意哉夫貴於士者進道不失禮義彼子皮
之遺言人臣所不忍言而季眞阿附時相年八
十六而黃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
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
眞賓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覬來
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之不易稱也
漢嚴先生光字子陵　王先生充字仲任　袁先生忠字正甫
桓先生驎字文林
魏嵇先生康字叔夜
晉孔先生愉字敬康　虞先生喜字仲寧　阮先生裕字師曠
王先生羲之字逸少　謝先生敷字仲綸　戴先生逵字安道
宋朱先生百年史失名　戴先生顒字仲若　孔先生淳之字彥深
孔先生默史失字
齊褚先生伯玉字元璩
梁何先生胤字子季
唐秦先生系字公緒　張先生志和字子同
右高士十九人
越相范公蠡字少伯
漢南昌尉梅公福字子眞　大尉鄭公弘字巨君
魏先生伯陽以爲字　薊先生子訓
吳上虞令劉公綱字伯經　介先生象字元則
趙先生廣信　虞先生翁生
晉夏先生統字仲御　葛仙翁玄字孝先
抱朴子葛公洪字稚川　長史許公謐字思玄
齊顧先生歡字景怡　光祿大夫孔公靈產史失字
杜先生京產字景齊
梁貞白陶先生弘景字通明
唐秘書監賀公知章字季眞　宗元吳先生筠字貞節
嚴先生青　元英方先生干字雄飛

右列仙二十一人
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
志吾亦不知其何心也登台城訪新亭欲問神
州在何處後南渡百四十年惟見青山一髮渺
渺愁予者先不足證矣安得不痛寐東晉諸賢
乎哀草寒煙猶帶齊梁光景徒以重人黯然耳
不知秦淮舊月曾照是予載英雄肝膽乎惜其
遠而不可詰也比春忠義王澤在心覺嘆黍離
悲歌蒲柳豈能忘情故都哉自隆興至端平三
大敗縉紳不敢問中原兵端不可輕開國事不
可再誤思目前之危急捨分表而經營茲猶可
藉口柏城澗水草木自春不知誰家墳墓乎每
歲寒食夏畦馬醫之子無不以麥飯灑其松楸
者長陵坏土詎容置而不問哉劉裕取長安道
路謁五陵時晉寄江左百有十三年矣五胡雲
擾豈暇念陵寢舜野禹穴誰敢以疑心視之此
臣子不忍言之至情也秦始皇陳隱王之墓漢
猶有人守之三歲煙濡義矣節婦墳墓猶禁樵
採況祖宗神靈所眷顧乎自端平至今又二十
有三平八陵不復動人悽愴者矣士大先沈於
湖山歌舞之娛何知有天下大義諸君北風素
心豈隨薄俗間斷哉公卿談學問自比孔孟論
功業自許伊周若限田若鄉飲若論秀若里選
皆欲彷彿三代獨此一事豈甘在晉人下乎後
之作元經者必不恕矣或論本朝不能復中原
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不信任豪傑不招納
降附不先據關中未知諸君所問何如耳後來
童幼班荆輟音茲固晉人所深恨聞知西北流
寓抱孫長息於東南同父已知中原决不可復
矣一日聞有北方豪傑試于曹闈者有司豈不

驚喜耶猶記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曰仇虜
六十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紹定足驗
矣惜乎斯人之不用於斯世也諸君有義氣如
幼安者百尺樓豈不能分半席乎右氣甫士
雪多作於戊巳日嘗攷丁亥冬雪率多餘近戊子
十二月八日巳未雪十八日巳巳夜雪二十七
日戊寅夜雪大率丙丁戊巳皆雪日也
趙雲洲云凡遇戊午巳未日天必變雨或遇亢璧
二宿直日則可免餘宿不能免
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閫於維揚一日午後忽見
天裂其中軍馬旗幟無數始馬皆紅旗繼而皆
黑旗凡茶頃乃合見者甚多次年北軍至
今人札末云不宣備文選楊脩荅臨淄侯牋末曰
造次不能宣備
悤字音聦出羯鼓錄嵇康琴賦云閒遼故音庳絃長
故徽鳴庳者悤也兩絃之間遠則有悤故云
山立字禮記玉藻山立時行○樂記總干山立注
正立也
頻煩字三國志費禕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杜詩
三顧頻煩天下計
圓夢字南唐近事馮僎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
夢
今世呼蒲萄枇杷皆為入聲樂天詩云酒餘送盞
推蓮子燭淚堆盤壘蒲萄又深山老去惜年華
况對東溪野枇杷其音自唐然矣
平生能着幾緉屐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
武備與神為謀無智謀無勇功惟聖時若○數
點雨聲風惹住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臺榭
東風軟花壓闌干春晝長○勸君更盡一杯酒
與爾同消萬古愁

格言　媒巳之長有覕其色暴人之短愈汝為敵
位卑言高非汝職交淺言深植荊棘出於汝口
者無跡入於人耳者不可滌汝如弗戒誨何益
韓維基云凡親戚故舊之為時官者皆當以時
官待之不當以親戚故舊仰之此說最佳　留
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物留有餘不盡之意以
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
盡之福以還子孫馬碧梧嘗題于壁不知誰語
也
以煮酒脚塗靈壁石其黑如漆永不脫極妙
斲琴名手唐雷霄雷威雷珏郭亮皆蜀人沈鐐張
鉞皆江南人蔡叡僧智永仁衛中立慶曆中朱仁
濟馬希仁馬希先崇寧中並宋人
名琴　春雷　玉振　流泉　不出左齋　寒
玉　寶腹琴　冠古　僧磬　秋嘯　金儒
萬壑松　瓊響　王壺冰　玉澗素
玉鶴　玉鴈　大雅　萬松
雪　浮磬　奔雷　存古　秋澗
泉　玉玲瓏　百衲
今李公累得之云其家舊物也　巳上俱出北方
元豐間舉元章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
人芾印其後並不用之
伯幾云今所謂骨拙犀乃蛇角也以至毒能解毒
故曰蠱毒犀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絕云寒食家家插柳枝
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
幾箇悲明年謫死
陳石泉自北歸有北人陳參政者餞之酒間作木
蘭花慢云北歸人未老喜依舊着南冠正雪牆
滹沱雲迷芒碭夢落邯鄲鄉心日行萬里幸此

身生入玉門關多少秦煙隴霧西湖淨洗征衫
燕山望不見吳山回首一歸難慨故宮離黍故
家喬木那忍重看銅天紫薇何處問瑤池八駿
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裡雙淚闌干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金蓀壁云耳暴
聾用全蝎去毒為末酒調下以耳中聞水聲即
愈云是韓平原家方○枸杞子可以榨油點燈
觀書能益目力○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栗研
為乾末縛之立止或倉卒用生泉嚼縛亦驗○
喉痺并乳鵞用蝦蟇衣鳳尾艸洗淨擂細入鹽
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
患處隨手吐痰即消張梅坡云其父患此巳不
能言用之而愈○齒腫痛黑豆酒煮汁漱之王
脩竹閣中用驗○鄭鶴癯有故瘡單方用木蛭
為末和朴硝少許調敷瘡上屢試屢驗○癰疽
惡瘡初腫起用當歸赤黃蘗皮羌活為細末生
鷺鷥藤擂汁調敷患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
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敷之恐毒氣四出不可
枝矣
宋少帝辛未九月二十八日申時生辛未巳亥巳丑壬申甲
戌七月十一日登位號天瑞節丙子三月十七
日北遊
[illegible]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敕令格式也神宗聖訓云禁
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巳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
彼至之謂格設於此使彼效之之謂式
末張海嶺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耳言自古所未

嘗行此道聃自今日然杜少陵出塞詩云漁陽豪傑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曜輿臺軀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然則自昔燕地皆海運非始於今也

韃靼有㧑哥者原係大根脚其家凌替典賣貨物罄盡獨存征途日所獲一蒼玉印方四寸上有交螭紐以敗篋貯之出售欲鈔二定無酬價者偶有言於崔中丞遂取觀之且摹其文令識篆人辨之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攷之乃秦璽於是徑進之主方臣下進表稱賀甲午正月二十九日也陳東山甲午四月自燕歸言此

困學齋雜錄

鮮于樞撰

困學齋雜錄

元 鮮于樞撰

劉道原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舜禹南巡。崩不返作。禹非不尊敬舜也。啓非不孝於其父也。時享在乎廟貌。魂氣則無所不之也。秦漢而下。崇在墓祭。遂經棗轡。遠事尸柩。難以語乎理矣。

李正方腹中有鱗甲。諸葛亮謂腹中有鱗甲者。但不犯耳。

許褚長八尺餘。大十圍。馬超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軍中以褚有力。如虎而癡。故號虎癡。是以超問虎侯。

任城楊顯之云。在東平時。□南王子調。調一作 從容問楊叔能之詩於止軒先生。先生曰。叔能早年詩名甚著。初入京時。如谷村端。甘羅廟。諸作。楊趙諸公極口推許。及自關中還。所作殊不可讀。大凡作詩作文。但撒手調腳便壞了。

劉祭酒雲莊。以酒自晦。常有東宮千秋節應教詩云。一年一度到青闈。每到青闈盡醉歸。絕勝杜陵騎背上。朝回日日典春衣。又訪杜仲梁不遇云。壯節文章今老成。而今何況白頭生。牧之賦壘今勍敵。甫也詩壇作主盟。香在儀從陵谷變。氣高常壓兩山平。東湖花草西湖月。不管文園倦長卿。游子明尹大興。公爲字孫棠詩。即席賦浣溪沙。粉署含香舊有名。庖刀試手便崢嶸。并州人物太飄零。父老共傳新政好。兒童都道長官清。十分和氣滿春城。春寒云。東風連日暗塵沙。二月邊城草未芽。燕子不來庭院悄。定衛春色入誰家。公嘗游東平。嚴彥祖餞東湖亭。□請賦長短句。即席作太常引。東湖亭下簇金鞍。四座挾清歡。人物盡中看。只杜了劉郎鬢斑。花枝鳥娜。酒盃瀲灩。全不放春閒。絲竹傍東山。暢好個風流謝安。都城元夜念奴嬌。整龍大氣。正餘寒料峭。□□簾幟。萬斛金蓮光不夜。香滿雲開樓閣。金鎖頻敲。繡簾高揭。應爲黃昏約。嫦娥無恙。喚人依舊飄泊。鄒恨鳥兔無情。把人消鬢白。恁星星都千古繁華行樂地。誰笑誰歌誰酌。北海樽空。東山絲竹。夢裏揚州鶴。客窗無寐。故人誰念蕭索。得閒不遇太常引。贈耽九虎隔重關。到天上御容還。回首謝塵寰。問今日。誰人姓韓。瓜田蔬圃。竹溪松徑。何地不堪閒。且莫問長安。比蜀道。元來更難。鼓笛戚拍角觚。老眼紛紛賤戰塵。十年無路覓通津。一聲白石功名下。輸與齊東拍角人。

前宋士人山行。於絕壁人跡不到處。見有題詩者云。鳴梢疊葉颼颼。枕底寒聲驚客眠。野鶴不來山月曉。獨眠滋味五更秋。少前。過樵人坐大石上。意其爲詩者。欲前揖。忽不見。余謂仙人亦有未能忘情者邪。

陽羨螺舍壁上題漁家傲。不知何人作。案能改齋漫錄作王宋道陽修詞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昨夜曉。一場大夢誰先覺。誰一作先 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個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

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作誑 詞似常 □似察而事煩。許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近。詭情御反。或失其賢。賢否之察。實在所依。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實可知也。

詩人撒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於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而死。有詩集行於世。今得逸詩數篇。信手錄之。無題云。誰家金鴨暖梅魂。繡戶春風半掩門。桃葉幾開雲幕雨。梨花寂寞過黃昏。盤盤鸞鬢堆雲影。瀲瀲蛾眉掃月痕。常似翠家銀燭底。鳳凰釵影落瑤尊。記夢云。千里崤函楚客行。關河西上鐵牛城。申湖亭下月初上。任伯堂前草自生。十里杏園紅雨暗。一條春水碧羅平。覺來半壁寒燈底。吹落風箏暮雪聲。過沙井云。沙沈石馬廢城秋。劍戟寒生古戍樓。半日只疑無路道。此行何處問荊州。山連海塞從西斷。水界淮荒盡北流。一曲商歌才夜半。朔風吹雪滿牛頭。遊香山云。石棧天梯落日紅。誰開青壁削芙蓉。捫參歷井來何客。佩玉鳴鸞更不逢。借去古潭雲渡水。鶴陰清露月半松。世間借相誰溫閣。謾打金陵半夜鐘。[illegible] 送郭祐之云。兩口青山北口雲。天涯何地又逢君。陌頭楊柳西行馬。遺角三聲不忍聞。

中朝名士。有以木菴陪飯。寶太師陪鹹。王狀元陪口。作三陪圖。徵詩當代名勝爲一軸者。鹿菴先生題云。寺主昔爲無米粥。病人要喫沒餐鹹。皇都詩老多才思。收拾寒酸入笑林。或云。始倡者太保公也。

江淡先生趙復。字仁復。武昌之役。始初渡江時。寄皇甫庭云。寄語江南皇甫庭。此行無處隔平生。眼前漫有千行淚。水自東流月自明。又自遣詩云。醉乘鸞馭到仙家。彩筆雲箋賦落霞。老去空山秋寂寞。自鋤明月種梅花。人甚稱之。

呂龍山與趙虎巖齊名。平生多佳句。夏日道中一絕句。曲盡田家夏日之趣。棗花初落路邊香。燕掠麻池乍頡頏。一片雲陰遮十頃。黃瓜棚下午風涼。

杭士王子慶收西域閻圖中令畫。褚河南書。丹青翰墨。信爲精絕。意當時所畫甚多。今止存四國。前史皆逸而不書。今錄於此。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子宜僧。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丈。下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閉關。以防盜賊。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者死。輕罰牛。人皆輕捷。便擊劍。用矛。漆皮爲甲。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羣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之。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寃殺鬼。其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豬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十年而大葬。

鄭畋與盧攜爭高駢請公主下嫁南詔事。攜怒拂衣去。袖觸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觀百官。乃俱罷。

兩浙都轉運使廉希貢。中統初平章公之弟。累官至正議大夫。余在遞杭。知公最詳。公于闐人。識書略通大義。尤喜讀易。爲人沈靜寡言。樂善有守。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末旬下血。適其兄參政公以事來杭。八月八日疾革。沐浴易衣冠而逝。家人舉哀。久之。忽搖手止哭者。起坐謂其兄參政公曰。吾與兄生同胞。相離十餘年。今幸遇會於此。謂必能承事顏色。接杯酒之歡。數月而別。豈期一病至此。今將永訣。兄能無一杯相餞乎。時久不飲酒。參政公手斟酌盞。一杯飲之。且謂曰。吾父母去矣。大兄去矣。五弟六弟去矣。吾二人年各五十之上。死不爲夭。勿以妻子之故亂。汝身後。汝之妻子。吾竭力以恤之。汝去之後。吾繼汝去矣。公首肯。又囑其弟端夫理問。及其子可忠等。勉以忠孝。促令備馬。既告辭。復臥而逝。身後家無一錢。行省賻楮幣五十匹。乃得歸中山。

福州之俗。冬至設醮。以爲引新死者見其祖。如古禮祔廟。

許公度說。中統間。在相安童宅問魯齋釋老之說。先生曰。某未嘗讀其書。不知其說。又問張耀卿。魯齋教人讀小學。其說如何。耀卿云。某自幼時知童蒙如入學便讀孝經。此時小學未行於世。小學乃是禮經摘出。非全經。不足學。左丞張仲謙從旁對曰。小學之書。專載童子當爲之事。若孝經。曾子何云。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況童子乎。又云。魯齋欲與國學教國朝胄子。可謂知本。

閻閣宿三學士院對月詩云。何年親佛月天子。各以寶華樓閣俱。爲問上方銀世界。不知有此夜寒無。

馬德昌收米元章帖及自寫眞并贊云。四明從事晉陵錢君世京。字延叟。過襄陽米芾曰。昨送季濟明渡江。與汪行之復會翻閱堂。已撫碑。壁閒有君像而題曰。權杭州觀察推官米元章像。楊之傑贊曰。君子之交。小人之讎。以人方人。叔度宜儔。余以袖掩字而問行之曰。誰歟。行之曰。君也。僕爲擬同氣德友謚直三楹。無二君名姓。嗚呼。古人論世取友。況同世哉。世復有三君子者。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字子純。樞密直學士劉公庠字希道。則僕不識其面。而選人蔡君肇字天啓。於相知間語僕若素心朋者。云得僕於王荊公。蓋僕於元豐六年赴希道金陵從事之辟。會公謫不赴。始識荊公於鍾山。間公門有數後進爭名面相非。又託以長者之言也。如天啓樂道人善者。一人而已。僕老矣。一知一蔡二樞行能識面乎。因延叟之語發歎。并記其事於家集中。以貽子孫。嗚呼。仕開讒進之路。則世人之邪說大行。紛紛不求己而非人。豈其本心。實利之誘然。今樂善君子一何多邪。彼口不道忠信。據禍而惡人翻翻而自詭。默默懷姦藏匿。竊掩人之善。呫呫自標置者。得不少愧乎。既序其事。因系以詩。誰規蕭閒堂。圖贊凡醜留。昧昧起我思。有懷斯士吉。吾生終不逢。二陵已相失。苟幾走四方。公卿更絕跡。向老交漸稀。背憎十六七。豈若九畹蘭。任汝滿地棘。我豈蕭閒人。偶然得空壁。美哉何方彥。精騎入妙筆。君不愧顧長康。取婦植溫圖九錫。我不愧孟浩然。毅策京山遐躅詰。前此交道久不康。紛紛白頭多不卒。嗚呼紛紛白頭多不卒。回首此君應辟易。

山谷與秦少章帖云。比在告。熟讀所惠詩卷。如公闢祭文。語氣。詩句。稍有風裁。可答人意。便似吾少游醫然恨在遺詞。病在骨氣耳。古之聞道者。請問治天下。則對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文章雖末學。要須茂其根本。深其淵源。以身爲度。以聲爲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龍深矣。公誠以此言爲可。猶有一物爲公道之。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爲不少。求其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留。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爲冬。斷可識矣。承自馳訪速。故及此。更古之大方之家有所聞見。幸見教。（此帖語在刀筆）

蘇滄浪帖云。草書把筆。離紙三寸。取其紙寬。掌平虛。腕法圓轉。則飄縱之體自絕出耳。

米帖。朱雀橋南萬井煙。輪蹄不放草芊芊。天街惟有新楊柳。雨色春容古一年。唐中書舍人杜牧之能作此語。米中書舍人辭道祖能作此語。符謎老令不勝降歎。遜中得書筆。當付便分。非遞可附。九月與確同到耳。

七里村一麥四穗兩歧。不可勝數。豐年上瑞自人和。土澤汪洋似海波。海角嘉禾猶四穗。萬方和氣不勝多。即事。人和謐簡契疎懷。飄理文瀟世少偕。龍吼忠風傳玉壘。露瀼寶月乞銀淮。婁公勝和崇三巢哀守靈丹健百骸。夏木陰森三十畝。夢回午蔭翠山齋。

秘書郎喬仲山云。至元十年。自以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出州市。色青質堅。樹於道傍。中有人骨一具。趺坐若生而成者。與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眞人骨也。

士大夫家收得呂忠穆公頤浩謝姪帖云。予自寒苦起家。平生仕宦。赴公孳務。不敢辭難。致仕將相。姪擬

因知先積塵得此一命。須爲門戶、爲婦母二幼自直。守官如後。

一勤廉爲仕宦。勤則上位必見喜。廉則吏人自是嵩服。

一自監司知通極恭。與同官極和。

一愼言語。不可輕發一談。

一寡戲笑。不可容易玩狎。

一勿飲酒。

一不可令市買在務未經稅之物。

一其他一一畏愼。

紹興三年正月初五日上押付標。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劉氏注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與時、謂逐時。轉貨、謂轉貨敎賤也。

趙人于修竹所藏普賢繪師眞跡詩云。有無盡是兩頭語。諸祖因茲不立言。末代兒孫列戶牖。一花五葉失其傳。永嘉雖揭曹溪路。畢竟惟明自己禪。根器學敏識難遇。坐透高原始及泉。末用封字印。是曾入賞秋壑家。有韓宗、古敏甫、時邦美、朱伯原、吳邦獻、王元直、周仁熟、鄭子常、白蒙亨、章致平、王子勤、翁靜之。紹聖四年跋。張澤休偈云。寄寶傍邊又生一孔。北邙山下千冢萬冢。兎角龜毛。實將何用。子細尋思。不如珍重。米元章云。一幅香香半已空。何人重出自爲工。從茲萬偈并千頌。撥亂春風卒未窮。

江浙行省掾高仲器收白芍藥一軸。政和元年十月七日。高平范仲淹題詩其上云。桐廬方正父家藏唐翰林猫白芍藥。予來領郡事。因獲一見。感歎久之。而題二十八字。治亂興衰甚可嗟。徒憐水調紫榮華。開元舊事今何在。尙有宮裳寄此花。

楊奐能非言補詞氣不甚平和。爭辨譏罵居多。今錄數事於此。

人不讀儒書以變化之。無良師友以敎益輔成之。雖年至七十。亦無異於十五六之時也。但髭白面皺耳。

密州趙德正云。泰山如坐。嵩山如臥。華山如立。

火非。天下之至慘也。人子不學。違聖人之訓。爲時世所移。愀然爲之。父母何罪。殁而遭大戮。嗚呼冤哉。嗚呼痛哉。

老氏、釋氏、吾有取乎。曰。有。老氏吾取其佳兵不祥。釋氏吾取其戒殺。

京兆分司劉御史。請予作寶璧詩云。誰言河水濁。嗚鏑約秦境。官軍關如蟻。城守申嚴警。寶璧一匹夫。欲汲困短綆。慨慨願自效。行李可其請。從徒二十八。設伏獨閫靜。遲騎自踣躓。餘來落鼋影。勇士貴一決。納隊失馬猛。賞功不踰日。蕭鼓喧市井。英風激衰懦。胡以倍凌冷。

平生交遊贈余詩者多矣。惟鎦京叔二篇。嘗吟味之。憶昔逢君北渚秋。楓花香裏醉輕舟。三年一別空回首。千里相思更倚樓。明月不隨春物老。碧山長帶暮雲愁。天平松竹黃華水。早晚柴車得共遊。思君一日如三秋。兩寄詩來慰我心。鏖土愈知人世隘。風煙遙見海門深。貧來笑我常凝坐。亂後憐君更苦吟。

雁下亭前春水闊。扁舟何日重相尋。

索融以六忍書心澄慮。消禍致福。一曰忍觸。二曰忍辱。三曰忍惡。四曰忍怒。五曰忍忽。六曰忍言。

飲食以三十口爲平。過則爲多。不及爲將病。此不知出處當考。

古甲子

十干

閼逢甲　旃蒙乙　柔兆丙　彊圉丁　著雍戊

屠維己　上章庚　重光辛　玄黓壬　昭陽癸

十二支

困敦子　赤奮若丑　攝提格寅　單閼卯

執徐辰　大荒落巳　敦牂午　協洽未

涒灘申　作噩酉　閹茂戌　大淵獻亥

康節父理問讚鏡銘云。田氏作鏡。世未有位三公兮。

潘轉菴題釣臺詩云。蟬冠未必似羊裘。出處當時已熟籌。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臥林邱。英雄陳跡千年在。香火空山萬木秋。絕笑貢虞吹髮客。愛來祠下繫扁舟。

日休八識（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識、第八識）詩云。兄弟八个一个癡。其中一个最蹺蹊。五个向外能經紀。止留一个看家計。

第八識云。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七浪境爲風。受熏持種根身立。去後先來作主翁。不斷地邊才捨竅。金剛道後異然空。大圓鏡智成無漏。普照十方塵剎中。

地水火風。聚一處之假合。生住異滅。成四像之遷移。三緣和合而緣生。爲身爲體。五蘊滅謝而入死。惟識推神。

五不男。天、犍、妒、變、半。

五不女。螺、紋、鼓、角、線。

兩淮浙發運司主管文字趙汝諫。從姪婿張師道甚召詩五絕句。中云。翔鸞威鳳兩同飛。此日關山是獨歸。聞說京塵迷望眼。後來誰爲洗征衣。有一士慕佳人。亦有詩云。君王自愛相如賦。左右安知卽墨賢。此語太通人。劉雲叟祭酒題明泉蠻梧圖云。宮殿巖森陰碧梧。杖頭白雨趁花奴。還留飛下漁陽鼓。一曲霓裳救得無。

中原士夫出處

定齋先生李獻卿。字欽止。河東人。

陳司諫規。字正叔。稷山人。明昌五年進士。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爲人敦厚。動有禮節。南渡以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正叔不以訐直自名。仕至右司諫。卒官。子良臣今在燕中。

吏部高先生鳴。字雄飛。嵩嵐人。歷彰德路總管。召爲翰林學士。至元五年至御史。遷吏部尙書。終於官。

滏川先生楊弘道，字叔能，自號素菴，默翁，博學無所不知，而不為科舉計，嘗以蔭仕於金，遭亂南歸，為唐州司戶，北遷終於鄉里，有小亨集十卷，事言補一卷，行於世。

參政楊公諱果，字正卿，號西菴，中山人，金末王鶚榜登科，歷偃師蒲城縣，辟陝州行臺郎中，北渡後，復居洛陽，紫陽為課稅所官，辟經歷官，參河南經略司事，中統改元，召為參知政事，告老，除懷孟路總管以榮其歸，致仕後，葬於鄉里。

轉運田時秀，字彥實，易縣人，大定十九年進士，仕至太原轉運使，喜作詩，為周德卿、李之純、賞識，感興云，散木不材寧適用，虛舟無意任乘流，百年身世槐安國，千古人情蟻穴侯，賦古塔云，締構百年人換世，消沈千古鳥盤空，他類此，彥實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之戲人如此。（[illegible]）

太常卿石抹世勣，字景卿，承安中進士，終於禮部尚書，子嵩，字企隆，應奉翰林文字，父子皆死蔡州之難。

張戶部德直，字伯直，平陽人，叔祖邦彥，字彥才，張□榜登科，以□川令致仕，有松堂集，父迪融，字仲英，明昌初進士，歷岐山上黨二縣令，卒於省掾，伯直貞祐三年進士，釋褐新平簿，辟藍田令，秩滿，父老詣行臺留再任，去之日，為立生祠，移洧池通許，召補省掾，選授警巡院使，終於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子城，今居永寧。

張介，字介夫，彭城人，正大元年經義第一人，歷鞏縣、穀熟二縣令，幼有賦聲，為人有蘊藉，嘗贈詩人楊叔能，朱章云，我貧自救如狀焦，君來過我亦何聊，為君欲寫貧士歎，才思殊誠荒村謠。（[illegible]）

撒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於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淪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甚彥舉之為人，作詩挽之云，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蒼山得酒開，人以為寫真云。

道士申志貞，字正之，太原人，嘗為道教提點，住京師長春宮，時道士傳十七人，坐與釋教持論不勝，落髮為僧者，志貞其一也，後終於鄉里。

淚通老人陳時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學士，仕國朝為燕京路課稅所官。

紫還几几道人楊鴻，字飛卿，一名雲鵬，少梁人，北渡終於東平，有洞然集行於世。

虎巖先生趙著，燕人，終於編修官。

南湖散人曹居一，字通甫，又號聽翁，太原人，金末登進士第，仕國朝為行臺員外郎。

新軒先生張伯適，字聖俞。

紫陽先生楊奐，字煥卿，又名知章，奉天人，以明經、後進稱為關西先生，少年時，自悟以前身為紫陽宮道士，因自號，國朝為河南府課稅所官，有還山集行於世。

庸菴題趙輔之樊川圖云，一賦阿房萬古傳，豈知今有趙樊川，謝公墩上王公住，異代風流各自賢。

高雄飛獨石詩云，一塊蒼頑石，頹然半水濱，可憐圖畫本，徒寫五湖真，題杜莘老華山圖，上方可望不可到，今日興來時臥遊，須信丹青有神化，世間隨處是同州。

內翰鹿菴先生王磐，字文炳，初名采麟，字鹿客，東平人，（[illegible]）魯君麟九疇，金末以易經登科，北渡後，為永平學官，一時名士皆出其門，中統初，召為真定宣撫使，入拜翰林學士承旨，年八十餘，致仕歸東平，東宮命朝士祖餞，仍給半俸，時人榮之，今近九十，尚無恙。

仁甫趙先生復，初被虜時，有寄燕山庭詩，寄語江南皇甫庭，此行無處偏平生，眼前漫有千行淚，水自東流月自明，又詩，乘雲曾到玉皇家，彩筆雲牋賦落霞，老去空山春寂寞，自鋤明月種梅花。

庸齋先生薛玄，字微之，華陰人，仕至河南府提舉，有易解行於世。

右中原名公翰墨，至元乙酉得於京師，庚寅裝於餘唐，直以所得日月先後次序之，不敢妄有品第。

京師名琴

耶律丞相春雷，（金內府物，名曰承華殿春雷。）

玉振，（雷氏[illegible]修。）不出戶。

石上流泉，寒玉，

宋少監毅夫寒玉，（[illegible]）

焦仲良秋嘯，（雷氏[illegible]，今天上。）

李子亨冠古韻野，（[illegible]）

雲和，（[illegible]天上，今[illegible]）

薛道錄金聲，（[illegible]）

鄭太尉，（[illegible]）

高彥敬金錯鳴玉，

王安仁貫腹琴，

商左山寒字號，（[illegible]）

翁仲山家冰清，（[illegible]）又清，

陳也里參政黃龍至寶，百衲，（[illegible]）

張君事子友家琴，（[illegible]）

李士彥三足琴，

濟南姜伯惠甫家列子琴，（[illegible]）

南京劉介甫家三峽流泉，（[illegible]）

廉廷臣玉澗鳴泉，（[illegible]）

廉端父璞琴，（[illegible]）秋籟，（[illegible]）

郭佑之御史新篁，（[illegible]）

游平章子明家張鉞孫枝。

千郎中聲滿天地。南方物。
李德新天寶省會。
郭北山新製萬壑松。（[illegible]）
夏信之雷威琴。（唐[illegible]年秋[illegible]八宗時月斷[illegible]雷威斷）
馬德昌洞泉。（雷氏琴[illegible]）
張可與號鐘。（[illegible]）

古器

行臺右丞李公家
世母辛卣。 山敦。 牛敦。 周盤夔卣。
秘書郎宗仲山家
文王鼎。（正考父作文王） 周甗盉。 周粟紋簋。
王子慶家
商鼎。 漢方壺。 漢山龍壺。
敝家
商父乙鼎。銘曰子父巳。
商州師卣。銘曰州師錫朋。貝用作父、丁尊彝冊。
商父辛彝。銘曰。彝父辛。
周伯吉父盤。銘一百三十字。（[illegible]）
周師○鼎蓋。銘十八字。
漢鏡二。（[illegible]）
董祠石家
商百乳彝。 商山尊。
商犧鼎。銘曰。冉。 商鼎。銘觚。
商觚。 周觶。
吳和之家
商右伯盉。 商饕餮鼎。銘象形一字。
周基伯家
商兕觥。 銅馬。
羅和齋
周螭尊。銘一字。 周百乳彝。

商貫耳壺。銘字作鳥形。首有冠。
楊中齋駙馬
周方鼎。 周細文大羊鼎。
周觚稜壺。（舊藏余家） 商小鼎一。
劉耀卿
商爵。 商子孫盉。 商蛟篆壺。銘一字。
商敦。 周司空甗。 漢方壺。 周大盉。
閬邪先生
敦二。（方圓二[illegible]）
李又有李陽冰捐三墳記。字三寸許。大字三百有畸。宣和題籤。復有墨本。亦徽宗題冊子。又有李成樊川捕魚圖。長三丈。徽宗御題。

書畫見聞

東坡云。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書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下歐虞恐非至論。若復疑其臨倣。又下此論下矣。
濟南楊從周家藏閻中令甘鐵寶建德圖。褚河南書傳。
張仲賓家藏謝尚餘寒帖。 古完本瘞鶴銘。
冀州趙弘道家藏高宗御題淳化帖。
濟南張可與家
顏魯公頓首夫人帖。 唐摹右軍大周嫂等帖。 許渾烏絲闌今體詩。（五帖） 懷素猛吟。（余家物） 僧弘元春集。 右軍書越州寺碑。 歐陽詢卜商等帖。 韓文公書名告。 魏公書名告。 元微之和樂天詩。 韓渥尺牘一卷。山谷跋。 唐摹羲之問婦三帖。 吳生妙勝如來。 惠崇巨軸。（小景） 巨然山水。 李伯時陽關圖。 元章自寫真。 皇象急就章。甚佳。當是第一本。切記。
霍治書濟臣家
李北海縉雲帖。 柳書李氏墓記。 唐文皇手詔好謙帖。 虞子良變體詩。（唐人臨） 魯公鹿脯帖。 孫過庭千文。 唐人摹蘭亭。（內府本） 伯時孝經。 著色郭熙二小幅。 巨然山水橫披。 伯時拂林天馬。 唐人仙山故實。 閻防臨六朝人天官。 韓幹圉人調馬圖。 趙昌木瓜花。
喬仲山家
顏太師馬病帖。 智永千文。（宣和內府） 高閑千文。（余家物[illegible]） 張旭承告帖。（宣和） 僧步閒白蓮詩。（宣和） 張長史帖章草王粲詩。（宣和南唐） 智永筆力帖。懷素臨。 東坡書太白詩。 東坡小楷金剛經。（[illegible]） 巨然秋江晚渡。（明昌） 李思訓江山漁樂。（南唐明昌） 陸瑾溪山風雨。（明昌） 郭忠恕飛仙故實。（宣和[illegible]） 董元寒林。

明昌內合同 貫休大阿羅漢。明昌 伯時女孝經。明昌 衛賢高士圖。宣和 郭熙松石二大幅。 李成重僧秋
晚。 吳侁蘭亭圖。宣和 張符牧牛圖。宣和明昌 張萱鼓琴仕女圖。明昌宣和 尉遲乙僧有佛菩
薩。宣和 巨然疏寒圖。 崔白讀碑。 董元煙嵐重溪。 王齊翰行佛圖。王詵寶繪玩押 王齊翰觀音
像。上同 王維維摩示疾圖。宣和明昌秘府東觀 韓滉乳牛。秘閣東觀 黃筌雪山寫照。 胡瓌番部卓歇。大觀宣和明昌秘府
鄭仲山云。在都下時口賣人處有右軍書東方畫讚。爛處頗多。政宣收附。並元章書史中所載者耶。又鄭
虔文溪橋峻嶺圖。唐張藻松石微流圖。高宗題 李伯時陶宏景像。高宗題 李唐晉文公復國圖。筆意奇
古雖近代人。實有古人之風。行書亦佳。傳古戲水龍。高宗 趙宋戲藻魚。高宗 唐朱繇文殊像。奇古唐人
大悲像。元曹 大年蘆雁。 范寬雪峯蕭寺。 宋迪遠浦歸帆。王維秋山蕭寺。
詞饒用
邊鸞孔雀。 易元吉猿。 崔白荷花鴨子。 董元雪景二幅。 董元廬山圖。 閻令職貢獅子圖。 胡瓌
獎鹿鹿。書仲山云建寧也 王詵長江遠岫。 韋偃松。 張希顏四時寫生。 盧稜伽羅漢。 李成松石平遠。
關仝大幅山水。 韓滉歸牧圖。 韓滉醉道士圖。 郭熙山水二幅。 溫子昇鑄鏡圖。 吳道元火
德星君。 徐熙紅鸚鵡。 郭崴郵林雀。 世宗蘆鹿。 世宗馬。 黃荃竹鶴圖。 王端人物。
郭北山御史
唐摹右軍畫贊等六帖。 右軍快雪時晴帖。 右軍承告帖。 唐摹王宏帖。王氏寶章集中物。 唐摹蘭亭詩序。
徐會稽寶林寺詩。 楊凝式度永興詩帖。 歐陽率更道夫帖。 右軍七月五日青絹帖。 胡季良臨
右軍都家信帖。 右軍蹔發帖。 陶宏景屈鐵帖。 陳閎寫御廄馬。宣和秘閣 孫過庭千文。 定武五字
不損本蘭亭敍。 楊凝度十九郎帖。 嵇叔夜觀雨帖。 魯公江外帖。 陸柬之蘭亭詩。 唐人節史。
歐陽詢稽古稿。 高閑九原帖。 白居易行元微之告。 陶貞白書丹經。 李邕口味帖。 康告。
東坡致語稿。 山谷老將行。 山谷糯纖帖。 唐摹右軍瞻近帖。 晉王珣伯遠帖。 呂洞賓自寫眞。
李成二大幅。 列女箴。 吳生坐神。 文竹。見末 米元暉楚山清曉。 韓滉堯民擊壤。
續見
東坡黃素上清儲祥宮碑。 右軍此事帖。白麻紙上行草。後一行然欲不可長。非筆非臨。前人直以爲眞
跡。殆非過許。上古印甚多。莫可辨。一四寸許大印。剜去八分。略見兩字。印如此。宣和明昌兩朝小璽。及
用裴玉中秘印。秋壑悅生及封字印。徽宗御筆。瘦金書簽。奇物。
王子慶
右軍裹鮓帖。 畢珹手狀。 柳經。 西域圖。 伯時五馬圖。 關仝早行圖。 李成看碑圖。 顏愷之初
平起石羚羊。
吳門季宗元
魯公瘍病帖。見末 謝安八月五日帖。 楊凝度珊瑚帖。 吳通微告。 唐人文殊像。 又七居胝佛。 唐

大悲像。
此書於弘治十五年龍集壬戌五月望日。在竹莊陸宗美先生篇會飲。約齋俞寬甫帶於彼。假歸錄
得之。但不曉困學齋何人也。嘗詢識者。再行請問而知。略識得之之歲月焉。是日錄完。故識。 東陽
無垢道人純護識。
嘉靖戊申五月既望。汝南袁袠命工徐堂錄於陶齋。
漁陽鮮于樞。字伯幾。所居有困學齋。工行草書。聲價埒趙文敏。詩傳於世。元音體要中多載之。此非
雖知者。足徵前輩之模型也。
康熙壬戌五月。檇李海叟曹溶記。
乾隆癸巳。從書局借抱花齋鈔本影寫。其中脫誤甚多。俟覓善本訂正之。七月朔分校書局識。
丁酉十月朔。吳門陸貫夫先生以所藏明人舊鈔本繼贈。邂閒無事。取舊時錄本校讐一過。改定凡
數十字。初十日。知不足齋書。
嘉慶甲子五月。霖雨兼旬。嘉湖兩郡幾成澤國。寓竹齋書種堂。欲歸不得。愁坐無聊。相與反覆研究。
校出舊誤十餘字。以消悶懷。遣積雨耳。廿五日大雨中識。

山房隨筆

蔣正子撰

金思　蔣　正子　平仲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寓村任奇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為之地云某日公燕至後筵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外果諠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欲乞卮酒酒罷乞箋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為韻即吟云拔毫

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酒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所撒南軒邀至公解留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忠為國功厄於命來換者竟無一為得此意願君有作以發幽潛改之即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峰上雲南軒為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之邪又云稼軒守京口時大雪帥寮佐登多景樓改之敝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為韻即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自此真逆云

李公山節汾州人也端平中朱湛盧復之使北展覲入陵引李與王仲借南李初任鄉郡節制司幹官後任西山倅時正倅陳三峴松能會寮友於多景樓賞楊妃菊令諸妓各持紙筆侍衆官請詩李自江下後至酒一行起背手數步吟云命委馬嵬坡畔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辭至精切或至閣筆

西山張倅芸窗有總養娘者命楚頭遞一羅帕與館人劉啟之童偶遺之於地芸窗責劉郎遣去劉作詩謝張

云夜深撾鼓醉紅裙半也侯門熟路蹊自是東鄰窺宋玉非關司馬挑文君春頭誤送香羅帕管舌翻成貝錦文幸賴老成持定力一帆安穩過溪雲

李邦美過句容之村鄉見酒肆粉壁明絜題云青裙白面閑挑菜茅舍竹籬疏見梅未及後聯店翁怒曰我以此壁為人塗汚方一新之今衡又作偷也遂不書有客續至閒翁悔之一日李再過之翁話之李笑取筆書云春事隔年無信息一聲啼鳥喚將來往來知音皆愛之

寶祐甲寅江東多虎有司行禬禳之典青詞末聯云雖曰寅年之足或有敢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蓋古詩有寅年足虎狼之句傳謂虎威如乙字對屬甚切

京口韓香除夜請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之以其姓為對也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云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

曾閑海上鐵斗膽猶見雪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也張公擁衛祐景祥炎興於海上各擁

兵南北岸一夕大風雨皆不利張舟覆而薨翌日獲屍棺殮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慟忽雲中見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關係不輕後身當出恢復矣此詩全篇不傳忠義英烈雖亡尤耿耿也

僧本眞號月湖半顛賦吳門上元云村翁看了上元歸正是西樓月落時誇道官衙好燈火不知渾點爾膏脂微聞於郡守吳退菴遂命住虎丘寺

有刺夏金吾貴云節樓高聳與雲平通國誰能有此榮一語淮西閒養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賣國謀先定何事勸王詔不行縱有虎符高一丈到頭難免賊臣名人謂北兵既至許貴以淮西一道與之養老故貴兵不戰然宋當國者處置失宜方詔貴及其子松上流策應又知正陽失利松已死不能無憾又俾受孫虎臣節制乃大不樂本無戰心況秋壑退師數十萬衆一鼓而潰夏雖勇健亦何為哉

京口天慶觀主黃碧窗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北朝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沈沈又羨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四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

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押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沾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是買臙脂又詠北婦云雙柳垂肩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擒珠簾看固姑觀中有趙太祖眞容北來者覩必拜每因題其上云鳳表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怪君非虜河北山東總舊臣

梁棟隆吉題茅山云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世　闕疑
嶽碧雲遮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間心大君升天寶劍

化小龍入海明珠沈何人更守元帝鼎有客欲問恭王金顛崖誰念受辛苦古洞未易尋幽深神光不破黑暗惱山鬼空作離騷吟安得長松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長笑一聲下山去草木爲我留清音隆吉以戊辰登科任仁和尉老依元符宮宗師許道杞許甚禮之几刷其家聚好吻鷗衆道士惡之遂錄此詩告官以譏時逃捕金陵備嘗苦楚卒得免亦終不偶而殂

吳履齋開慶之變再入相四明士子上詩來則非耶抑是耶絲隄何必更行沙恐當調處難膠柱恭到危時見

作家公論有誰能者脚事機至此轉聲牙不如變嶂雙溪下行對青山坐看花言者附賈似道搢紳彈劾貶循州而殂饒州士熊某嘲之云近來西北又干戈獨立斜陽感慨多雷爲元城驟劫火天胡丁謂活鯨波九原誰起先生死萬世其如公論何道過雕崖休插竹想逢宗老續長歌蕭嚴季芯祭以文曰潞公不能不竦溫公不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禍豈天奪之我士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者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永嘉余德鄰宗文與聶碧窗弈棋余慶北有買地仙丹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給謔云某有僕能棋欲試數著不敢爭俾對枰進敗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可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翁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三山林觀過年七歲嬉游市中以鸞詩自命或戲令詠轉矢氣云祝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入皆掩鼻而過之林嘗試神童科不甚遠

三衢留中齋甲辰大魁文山宋瑞丙辰大魁中齋作相身享富貴三十年仕北爲尚書文山發甚第丁父憂仕

塗亦坎壈乙亥糾義兵勤王終以罔功忠難中倚之爲重雖名爲相黃屏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羅壺秋詩云嗇雪蘇郎受苦辛庾公老作北朝臣當年龍首黃扉客猶是衡門一樣人中齋物色將羅織之亟歸而免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啟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敎檣燕之留杜詩劃飛南浦難捲西山來聽佩鸞之舞王勃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瑩玉宇瓊樓之遙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茂林脩竹羣賢畢至姚橘洲尹臨安時史履齋拜相姚語諸客作啟賀之商量起句彭晉叟云轉鴻鈞運紫極萬化一新自龍首到黃扉百年幾見

陳雲巖嘲翟兒之姓云失足如何蹭無光耀不成若非身倚木爲權亦難行時翟館水南楊氏蓋嘲其倚楊也

黃兩山傷丁氏故基題一絕於太虛堂疎雨斑斑灑翠舟前山喚客作清游芳華消歇春歸後野草荒田一片愁文本心與淮鄉蕭傑之甚謝賈相啟中云人家如破

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瑞復軒鑷白鬢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已有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閭一似昭君遠嫁胡默默一身離故國區區千里逐狂夫傭沽籍管吹羌曲慚繫羅裙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此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爲美談

許平仲衡學問文藝爲世所跨稱爲夫子人目爲許先生養志不仕有辭召命詩云一天雷雨誠堪畏千載風

雲漫企思留取閑身臥田舍靜看蜘蛛挂蛛絲可以觀其志矣一拙齋

張文儒雪詩銀篦不雨瀏常滴玉樹無風花自開其家集不收

盧梅坡詠梅開一花詩云昨夜花神有底忙先教踏白入南邦冷將雙眼窺春破肯把孤心受雪降樊弟得兄呼最長竹君取友歎無雙試於月夜窗前看一在枝頭一在窗

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游嚴相之門嚴喜

濟南望族善甫爲所敬重一日讒者間之情分浸乖杜謝以詩云高臥東窗興已成簾鉤無復挂冠聲十年恩愛淪肌髓只說嚴家好弟兄嚴悟非其過款留如初時有學兵官遠戍於外其妻宴客笙歌終夕善甫詩曰高燒銀燭照雲鬟沸耳笙歌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玉關霜重鐵衣寒聞者快之有薦之於劉總管之表謝不赴中二聯云俾獻言於乞言之際敢盡其忠若求仕於致仕之年恐無此理不能爲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願學陸龜蒙拜賜江湖散人之號子分教溧陽一淮士過求宿學舍士游山東甚久爲余道其辭甚多併記此

楊煥然號關西夫子趣孔子廟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高倚魯城寒崇蹤跡千年後無分東家寄一簞又覺儀英詩魯國遺蹤匹渺茫獨餘林廟壓城荒梅梁分曙霞棲影松隔雨春月駐光老檜曾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不須更問傳家久泰岱參天汶泗長覺承安聞人工篆書皆作杏壇二字刻於祖庭

羅惠父詠鬼門關盤盤重險歷三盤慘慘陰霾怖萬夫
青海戰魂來守鑰黃塵行客過張弧西風古道悲嬴馬
落日荒山嘯老狐年少文人今白首小昌休苦笑揶揄
惠父北人劉小昌衡小猖
閻子靜復至元間翰林學士後廉訪浙西有梅枝詩云
揀盡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重摩挲較量龍竹能香否
比並鳩藤柰白何聲破夢來霜滿戶影隨詩瘦月横坡
只知功到調羹盡不道扶顛力更多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豔張
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以爲言
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
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荅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
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
悚然而出
劉山翁汝進漫塘幼子學問宏深文字典雅與客九日
遊龍山以塵世難逢開口笑分韻翁得口字云縱步龍
山顛放舟龍湯口翛然鶻鶩行雜之牛馬走我拙不能
詩我病不飲酒試問賞花人還有菊花否衆服其工諸

信齋誦此
金國南遷後國浸弱不支又遷睢陽其后不肯播遷寧
死於汴元遺山曰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
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
至元戊寅己卯間有重恢者江陵人後居太原任丁角
酒税副使僦屋以居詩云白髮蒼頭一腐儒行無轍跡
住無廬鄴林萬頃青青木肎爲鷦鷯借一株又翠閣朱
樓鎖掩扉尋巢燕子不能歸落花吹泥東風雨遶遍芳
叢無處依

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窗外櫻桃唯一實其以爲笑忽
一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棄爐空杜
賁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衆
咸賞之
周芝田浙人浪跡江湖道冠埜服詩酒諧笑略無拘檢
亦時出小戲以悅人而不知其能琴與詩也遇琴則一
彈適興則吟一二句而不終嘗賦石上雨竹云淋漓
滿腹藏春雨突兀半峯生曉雲亦自可人又草香花落
後雲黑雨來時琴詩云膝上横陳玉一枝此音唯獨此

心知夜深斷送鶴先睡彈到空山月落時
遂溪張復題雨竹圖云涓涓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之
淚痕猶溼風竹圖云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盡
掃秋月皆有思致
趙靜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北府辭家廟云祖父
有功王室德澤留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甘以一死報
君刀鋸鼎之不問萬折忠義常存竟告先靈遂引庶幾
不辱家門郎登樟船發至瓜洲被刑無有收埋其屍者
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啟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
已死矣妾元是他婢子蒙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
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騭事焦許之乃作一棺焚之又啟
收骨撒之於水亦從之遂以稍盛骨殖到江邊大慟投
江而死又聞其孫孝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
不幸遭逢被虜孥死在瓜洲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
其兄冰壺潛自京口還金陵北兵至棄城而遁南徙不
返死葬海旁山上
其門有吏娶一娼燕客歌舞徹旦明日犯事決配九江
與婦泣別登舟盧梅坡詩云昨夜笙歌燕畫樓明朝揮

淚送行舟當初嫁作商人婦無此江頭一段愁
一戶曹之妻與太守有私府學一士子知其事戶曹任
滿將去守招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臺近付妓令歌之
摧琵琶臨別語把酒淚如洗似恁春時倉卒去何甚牡
丹恰則開圖恭蔡廝勾便下得一帆千里好無謂復道
明日行呵如何戀得你一葉船兒休要更沈醉後梅子
青時楊花飛絮側耳聽音耗埋守與此婦俱墮淚其夫
不悟
靈隱寺主僧元瑩號淮海寺有松大數十圍史相當軸
遣人伐松松與月波亭相對僧作詩云大夫去作棟梁
材無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見鶴歸
來
穆陵在御閻貴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勝靈竺乃
伐鄰松供屋材僧作詩曰不爲栽松種茯苓祇緣山色
四時青老僧不惜攜將去留與西湖作畫屏詩徹於上
遂命勿伐又山中有寺基久圮勢家規其地營葬僧亦
有詩刺之一定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顏碑道旁多
少麒麟冢轉眼無人送紙錢遂不復取

吉州羅西林集近詩刊一士携詩及門一童橫臥梩閾
閑艮久喚童起曰將見汝主人求刊詩童曰請先與我
一觀我以爲可則爲公達客怪之曰汝欲觀吾詩汝必
能吟請賦一詩當示汝童請題客曰但以汝適來睡起
搔首爲題童即吟曰夢斷青鸞上碧虛不知身世是
華胥起來搔首渾無事啼鳥一聲春雨餘客駭伏問入
見西林款之數日取其菊詩云不逐春風桃李妍秋風
收拾短籬邊如何枝上金無數不與淵明當酒錢童子
羅之子也

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大比試童子至百人七取其一有鄧文龍年八歲穎出諸童子右方岳巨山守南康欲祝爲子父謂之曰汝子所鍾愛太守固欲祝汝將若何文龍曰第許之巨山一日招諸名士如馮蒼山深居兄弟者而鄧父子與焉席上太守及諸公祗服褊子文龍以綠袍居座末坐定供茶文龍故以托子墮地諸公戲以失禮文龍曰先生衩衣學生落托衆爲一笑酒酣巨山戲曰口紅衣緑如鸚鵡文龍應曰頭白形烏似老鴉又令賦君子竹卽詠曰蕭灑子猷宅平將風月分兩

軒渾似我一日可無君衆異之後易名元觀年十五領鄉薦登上第

僧德豐三山人有重陽詩云戰塵今秋見太平西風多作北風聲不吹烏帽吹氈帽籬下黃花笑不成鍾山長老舉以自代替云耿耿孤吟對古梅忽傳筆將送春來倚崖枯木摧殘甚盡負陽和到一回竟不赴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煇煌祗知事去身宜去豈料家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鳳龍不肎留渠住空使晦光滿畫牆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硯苔楓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傷西樓詩云檀版歌殘陌上花過牆荆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壞池雨產在官蛙木緜菴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人和云榮華富貴等浮花膂力難爲國爪牙漢世祗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淸滌人百死碧天難挽紫雲車秋壑

出處本末自有知者茲不書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之人因此每有此姓爲官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配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監押虎臣遂請身爲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其行虎臣一路凌辱至漳州木緜菴病泄瀉踞虎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作只恁地死遂趯數下而殂

庚申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賈似道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士專以口舌嚇道當路要人貲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餽羈縻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除似道欲其殺吳相宗申至郡所以捃摭履齋者無所不至隨行吏僕以次病亡或謂殛毒所居井中故飲水者皆患足軟而死履齋亦不免似道遭鄭虎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實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曰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讓似道遂坐於下介如察其有殺賈意命館人敵鄭且以辭挑之冷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爲鄭減

抑介如作錦衣等饋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伺得命放回日取之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練使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殞免受許多苦惱鄭云便是這物事受得這苦欲死而不死未幾遂殞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怒云汝欲檢驗邪趙云汝也牢得一檢然未如之何趙經紀棺斂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嗚呼云云祗此四句然哀激之悃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季一山嘗爲郡學正爲予道之

季一山閩廣刻開作闢

似道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䝉曾居爲嶺西游人誰敢間蘇堤勢將覆傾不回首事到日師方噬臍廢圃久無人作主敗垣唯有客留題算來祇有孤山耐依舊梅花片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其賜第正在蘇堤葛嶺孤山之近游人常盛自賈據此有游騎過其門必爲偵事者察報每爲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遂世變而後已有人題葛嶺二詩云當年誰致此經過相國門前衞士多諸葛功名猶未滿周公事業竟如何雕梁雨暗藏狐鼠花砌雲深長蒴蘿萬死莫酬亡國恨

空留遺跡在山阿又云樓臺突兀妓成圍正是襄樊失援時王氣暗隨襪版歇江聲流入玉簫悲姓名不在功臣傳家廟徒存御賜碑誤國誤民還自誤滿庭秋草露垂

右山房隨筆元蔣正子子正仲著明初寫本較商氏稗海所刊殊勝删卷平仲二字卽商本所脫也中如党懷英孔子廟詩末句添作參天汶泗長誤汶泗爲汾水和去不留千里長梅梁松燭一聯誤以石刻亦此本爲是若碧窗北婦詩云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鷓鴣初不解其旨及檢此本則鷓鴣爲固姑由校者不知固姑爲婦人冠名妄易鷓鴣以趂韻耳題趙太祖眞容河北山東總舊臣誤臣字爲君字則竝上新神之韻不押矣大無稗海中一無佳刻其別如趙德麟侯鯖錄周煇淸波雜誌程公闢澠水燕譚錄張邦基墨莊漫錄方勺泊宅編之類脫謬尤甚吾家藏本俱極完整惜未能一一刊正以還舊觀閒窗展玩有撫几太息而已乾隆戊申二月上浣知不足齋書

山房隨筆終

就日錄

虞集撰

就日錄　　說郛二十四　雜記二十四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周官筮人掌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浮虛夢揚沉實夢溺寢藉帶夢蛇鳥銜髮夢飛將雨夢水

就日錄　一

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舞此列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云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皆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輿馬女婦奏舞與乎其前忽富驟樂無有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遂至於死邪前者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遇李泰伯之魂遊心溺果然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貨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心溺乎如夏月露臥偶夜露下而失覆則夢雪降冬月擁被炙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頭熟著其所好而往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之要在乎昔學力讀者當察之

就日錄　二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西蜀設肆爲人臣者勉之以忠爲人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繇於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干或以二元九氣或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依於易數立說紛紛徒惑聞見爾如漢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衆悉坑死豈漢兵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者趙兵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可見近東淮岳總卿刋江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爲五行精紀其集錄備載而無去取亦不免拘於五行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以甲乙數語而窺之且

就日錄　三

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焉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燭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說夢而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心則被五行所惑一有私心則爲鬼神所制況天道福善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彼以糊口之追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藏一以爲貴一以爲賤轉爲之惑以事求用於神彼以幽沉之後尸其享祭焉敢以無作有以曲爲直私之於人且人事之公行未有詢人者惟有私求則往祈禱之夫

就日錄　四

神鬼本畏人而人一有妄心求彼卽被得以肆欺於其間也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若言命佳則必以奇禍擾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特與造物爭功畧舉此以少釋其惑

錢唐江潮之說前後紀錄不一山海經以爲海鰌出入穴之度佛書以爲神龍之變化葛洪潮記謂天河激湧洞冥正一經云

月周天而潮應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而爲潮竇叔蒙海濤志以潮汐作濤必待于月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明東海漁翁海潮論云地浮於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謂之汐浙江發源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涸浙江論曰海門有二山曰龕曰赭夾岸潮之初來亦慢將近是山岸狹勢逼如湧而爲濤姚令威叢語載會稽石碑大率元氣噓翕天隨氣而漲斂潰浮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浙江南自纂風北自嘉興夾山而水闊下有沙潬（徒旱）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雲麓趙景安漫抄載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元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衆家之議海潮潘洞之論勢頗爲當理而止云勢逼而爲濤東海漁翁之論源近遠而分大小理亦近似而云地浮於水其理間斷不若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乘地而元氣升降竇叔蒙之論濤符于月此說正與會稽石碑及趙景安所議相合且月陰也潮水也皆應於易之坎卦爲用故易說卦坎爲水爲月於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爲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爲禳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甞怪世俗鑿紙爲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牕百記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爲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智常不斷顛倒沉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殽列冥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蓋嘗原其本初恐瘞錢爲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公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峯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爲通議

夷堅志載虞當行持靈驗處極多且行持符法自虛靖正一二天師傳度符籙于世亦是運自己精神眞炁正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己神靈炁清心正之人鬼神亦自畏之死受正法符籙乎上帝好生惡有邪魔爲下方之患遂以天神應化人世用此符籙而戡除之實於助國行化不爲無補爵於自己積功立行可以超登仙列今也不然有無事取罪者妄意傳授符籙假此以苟衣食行持治病則自帶親僕專備附體仍呼神叱鬼又且召役嶽帝城隍且嶽帝城隍可比人間監司郡守謂如人役僕隸受其利養處之無法尚不伏使令不知汝有何功德有何神通以動監司郡守兇獄帝城隍乎豈不自招陰譴而又要求財物作爲淫亂動違天律生不免於雷震則死墮於風刀幽沉是誰之過歟

晉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爲蝗蟲謂鬻田園而食次變爲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爲大蟲謂賣人而食此切當其理今之不肖子謂此三蟲恐未足以盡其實初父母未亡也憑藉父祖門蔭聲勢在外無所不爲朝去暮歸盜竊財物恣情爲非父兄以內有所主及持父兄家私事逼其婢妾至

於卹肘或恐玷己遂爲掩蔽付之無可奈何及託前世甚至在外指屋起錢高價賒物低價出賣謂之轉有人皆指而目之爺徒大郎父有因此淹抑成疾又增利貸錢候父母死還錢謂之下丁錢其或母先父亡猶且庶幾者若或父亡而母存其爲害特甚初父亡得財產入手豈顧其母及財散而母存甘旨不具展轉孤苦親戚兄弟有不忍者擕歸奉養則往彼爭喧取擾謂母有挾藏之物及爲求索其親厭煩則付母還之復受杏寂或有兄弟羅給則興訟索分亦自有此等人資給以導其爲訟既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間又已空虛逆及妻室姊妹覓人替養作僞親戚出入閨門分甘忍恥食殘衣弊而妻輩以寒饑所困初似羞澁終則頻爲閙有妻挈家以力奪去及妻子輩獨身事人或與所事者厚愛從彼棄此不肖子俱無所施則思舊所交遊者及父兄朋友而求索度日如此又不知以何等蟲處之矣

就日錄終

就日錄補　　據說郛卷十四補

諺傳古語有云世上好言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此議實佛教著語亦未通理然而大藏經千百億佛無非皆欲教人律身行己坐脫立亡超脫輪迴之道其間雖有冥漠無稽之語而于大明了大通徹處有無畫遺滯心釋累之論多矣儒子金剛經本願通讀備言之巳然而其徒自叛其師而依權倚勢自違其教而飲酒食肉何故非佛語之不足信蓋人易惑耳鞝爲田夫葬稱徒但知袖手端坐吃當不問賢否便爲肆大至于遺類作業過于常人而又有此等最驚誓此以衆衣食以希進遺有號實佛牙郎彼謂佛髓爲何知緻且僧占名山使人不知常求孝子立意能墓之心情而守墳功德起鬼郎而寄之竟無而學奉香火盛又如福州雪峯溫州江心京口金山餘杭徑山之僧每遇週歲百里高千百尺若非以寺僧及徒衆守之必爲盜賊之區須當設歲番司番兵數百人巡補重費縣官與其間經歷之際使人畏懼不若禹鑄鼎之奇偉生替老所以其他大小山驚郎以大名稱能之是不驚動于官而又得此曹爲官看守山林豈不除有所利裁而此曹亦不宜少幾恐生他患矣

獎紙遺條　「惟德嵗著」句下脫「易古今而行之又」七字。「脫爲通鑑」下脫「今未究竟庶死之後如何且爾中議之爲一幽其中大點體衆而一念沈溺不散不以此破惑無以解故知妄計但恐墮于未能免俗之中耳惟達者當以意解之云耳」六十五字。

就日錄跋

按此書古今說海題宋趙門撰學海類編題元虞集撰又一題宋趙門撰按此皆根據此書子目各家或謂不題撰人未詳也編說郛與廣百川學海則逕題虞集撰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僅以著錄僅余嘉錫提要辨證卷八考都城紀勝一書稱該書端平乙未自序題灌圃耐得翁又引文淵閣書目七類載宋耐得翁就日錄一册又引敏求記上編下記紹興間淮壖道人事云出灌圃就日錄又引原本說郛卷十四所錄此書七條題宋趙門注云「號灌圃耐得翁」知此書作者姓趙與都城紀勝作者爲一人凡題元虞集者誤也惟今傳各本皆僅六條較說郛所錄尚少論僧寺一條又灌圃耐趙氏除右二書外尚有直齋書錄卷十一考錄山齋愚見十書一卷又清嘏錄六卷今皆不傳王士禎蠶尾集跋清嘏錄云「末卷多述吳興事當是吳興產耳灌圃耐得翁未知孰是孰誤」惟其名字終不可考也翁同文跋於德國傳宏山

閑居錄

吾丘衍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閑居錄一卷元吾衍撰衍有學古編已著錄是書乃衍劄記手稾陸友仁得於衍從父家錄而傳之猶未經編定之本故皆隨筆草創先後不分次序字句亦多未修飾其中如駁戴侗六書故妄造古篆一條辨徐鉉篆書筆法一條皆與學古編互相出入疑先記於此後採入彼書而刻稾則未削除也然零璣碎玉往往可採如辨顏氏誤解勿勿辨魏伯陽參同契誤以易字從日月辨杜甫非不詠海棠語皆有識惟論堯典中星以爲四時皆以昏刻爲昏未免武斷論借書一瓻謂以甕盛卷軸亦爲穿鑿以及論奧竈字與爾雅相迕論五伯字不考後漢書酈衛傳以爲唐人行杖之數皆不免於疏漏其他雜識神怪亦多蕪雜以衍學本淹通藝尤精妙雖偶然涉筆終有典型故仍錄存之以備節取焉

閑居錄

元　吾衍　子行　撰

昭文張海鵬　若雲　校

昔有老叟語黃髮容貌甚異持一竹筒中有木佛經卷香爐之類行且拜日今年大熟舞春郎出秋至不知何往自是歲皆豐稔至元丁亥歲忽不出遂大水自後莫知死生歲亦不復熟稔矣余祖母年七十餘云自幼見之形容亦只如此

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達見周嬰詠史詩注伯當作仲

越士王槃仲不能通制詰見古書輒不悅一日見楚詞嘆曰作文如此真隘宜乎投水死也聞者笑之

蕭泊字景裴居萬歲勝寺東廡之偏扁其室曰自庵人因稱之然備石錯而巾稍不完髮如也好抄書而累頭及適側塵積者三百餘束然草草不可讀復自能識也名公士夫多器之每一入城訪諸公必辭日既歸白土書門者又滿矣然淳朴多輕信或戲以虛名紿之次日必詢其何人而欲往謝年七十餘而勞力不衰一日余於丁氏家觀降仙忽仄書曰可迎蕭塊仙已而蕭至衆皆異之已而復書曰吾別公巨四十餘載今會于此甲午當復會矣是時去甲午尚遠及甲午人皆爲之憂而蕭無恙遂以爲昔日扶乩者之妄後四歲冬忽病不起問其日則甲午日也平生所蓄書畫古器之類有崔氏者取去爲之易棺槨云將病之先入城而歸有滑稽者以白土書滿門罵之曾城中算命名字余知其不詳乃命畫之先兆也（蕭晉賢人）

觀宋之作詩者多爲句出遊必云策杖門戶必曰柴扉結句多以梅花爲說塵腐可厭余因聚其事爲一絕云烹茶茅屋掩柴扉雙聳吟肩更撚髭策杖逋仙山下去騎人正是雪來時或可爲作者戒也

壽景裴嘗誦存誠上人詩云別後多遊滄海東忽攜詩卷到山中立談數語飄然去滿徑松花落午風余甚愛之

宜興周將軍廟傍有淨耳者居焉一夕夢使者召曰將軍命爾明日可來餚而思之此地無所謂將軍者必廟神也遂詣廟以往觀神像頗大燕巢在其耳遂去之復以布衣拭其耳而出是夜復夢將軍謂之曰爲吾治耳甚善無以酬汝今與汝一臂力自後舉重物皆若輕焉其土人多言之

錢塘之言錢塘人李氏過峴山見奇石取之欲種菖蒲恐傷其根因置之衣笥中至王涇登舟舟人疑其重以爲藏寶因夜伺其熟寐斧殺之併其童死焉無益害身知命者宜戒

至元間釋氏豪橫楊總統發掘陵墓奪取宮觀孤山和靖墳亦被發然無宅物但得一白玉簪尾巳空矣其亦仙者耶王元章有詩云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空餘白玉簪又鑿靈鷲山壁爲佛像時小民之無賴者多爲僧以避好王復有詩曰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亦佳

王總管宋之老兵也宋亡失志常以舊帝爲衣或寄宿道院及市井人家自稱王總管然每到之處輒利故人爭邀之然多不往諸酒肆或遇其來急以酒與之乃滿飲擲杯于地而去則其家終日獲利倍於它日

皆呼為利市先生嘗客石函橋許公道院夜立以承雪方大雪牛羊多凍死王乃解衣入水扣冰而浴既出汗流如雨眞異人也平生毋狂識人號以卜休咎多驗

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所蓄錢得其幣為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婦人卧棺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為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

鬼官人國初肖猶在後數年方死

大德九年七月大雷擊仙林寺佛殿取帝釋五藏塑像被擊遂作驚愕之形亦釋氏之異也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為方而疑其多漸幽制製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即應如矩之義假衽乃所漆兩襟也更加鉤邊綴于肩上即是矩袷以斜為方並非人正心之意本文公只作直領而下裳有衽六幅正面六幅分兩旁者今其領無乃有開前前掾又助下兩縫向前或旁因裳旁曰鉤邊尤為可笑只按深衣正義二篇正經製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

況道士貫無從符籙居北橋未幾以下瓦屋廉可飲遂以一屋之資而得二室焉乃大為印造之所有粘模者令孕婦為之後月餘忽粘貨錄婢暴死不數日忽雷震北都貨鋪燬徐五沈在徐舍見雷神以帝言責之仍以斧揮其首遂仆地良久乃蘇時有二道士在旁並無所聞但見火光沈自此竟病心常恐懼職聚口不能言人有問之但云可畏問所見曰見雷盡喪

其陽故也如此數年終莫能愈足以為褻瀆之戒亦大德九年事

越人孫起岩來杭與友人遊舊內時內已為與元寺有大閣舊常朝殿所為也夜宿其側至四鼓大呼一寺皆驚乃其魘也既寤尚不能言已而問之曰夢登閣為衣朱紫者數人執而責之曰汝不能作詩敢登此欲毆之得一人解從得釋杜子美云詩成泣鬼神信矣

杜甫無海棠詩相傳謂其母名海棠故諱之余嘗觀李白李賀等集亦無之豈其母亦同名耶則知蜀中多海棠以時人往往入詩若後宋之言梅花特賦而不言耳

凡作新物必忌不吉等事而修造屋舍乃買故寫劄為泥壁草筋故寫多是易賣所棄乞人收以取利勿用可也

俗稱辭筵篆字中心一綫濃墨言用筆直非也筆直當分開濃墨在兩旁安得當中

大德間州學皆設經師為之者多非其人利廩而已一日御史問禮記師禮記何人述竟不能答或耳語之曰戴聖遂然曰戴勝降于桑其謬者此其人已死不欲書其名云

杭州北郭有僧曰龍公性癖迂嘗閉門獨酌而與賓客之過從者皆笑而禮自若亦古人獨酌勸影之類

王右軍蘭亭序文固自佳與文選並觀則無宏大之氣昭明之不取者此也非有他說

銅雀瓦硯可比端石及觀古磚漢磚與今世磚無異則知古人磚瓦之土剛不同也

俗儒談易多卻象數乾九坤六乾天坤地非象數而何夜遊錄有言象象皆假畜獸以名象為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又按說文倉頡易字象蜥易形蜥易善變則知古人托之以喻其變不疑也或言日月為易按易字無從日月之說而伏羲畫卦時但云八卦重卦之後以其變化無盡故有變易之名不可以日月為證也

任叔實言近歲四明有人於地中得一陶器作虎形俯首張口其人疑其酒尊蓋古之褻器虎子是也

毛詩三百餘篇多出委巷之言而典雅若此後世語言鄙率文義匹夫已莫能曉奏有偶語詩書之禁黔首之愚本諸此乎

鄭氏書言明帝時佛法入中國有鄙其教法者僧請為三壇以佛書與儒道書並焚二者皆灰而佛書卷軸無恙既云佛書初來皆是貝葉何有卷軸昔秦焚書萬世罪之明帝有此尚得謚為明乎

陰陽之氣激而為雷理有然也而往往雷擊之地掘得斧楔而穿柄處有孔圓半寸許兩面交殺參差有孔若玉工所造似石非石大率類古陶器亦有化為瑪瑙色者殊不可曉楔形如木工鑿斧類鉞

世俗言臘雪一尺蝗虫遺子入地一丈以其尺雪之水可滲入地一丈云

堯典定中星以戌為昏世俗稱黃昏戌是後世不問日之短長但以地上日入為昏日短則不及戌遲未中也說文謂火死於戌是日至戌乃無光耳或言日行今古不同及考諸歷至今仲冬日躔星紀卯月令之

日在斗也日躔在斗至戌時則昴星正中日短星昴無有差貸何可言差因知堯典以日躔星紀戌時爲昏月令以日躔星紀之日地上見日爲旦日入爲昏不知天者一槩論之故云差也若能作一圓圖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舍剪爲活盤於外作一定盤書十二時環之午上子下隨四仲以日加戌堯典中星見矣太初辰冬至日在牛一度以中氣言也非日躔在紀之日也堯日杞虛一度亦同斯義

大德丁未兩浙饑浙東尤甚越民死者相森又食其子以圖苟存民中有行者越州觀音現身圖入有婦人至任氏家揭簾堂中謂曰余浙西流小兒此累覺爲婦有念觀音經者我已從而越民不顧乃有此報言訖今日以僧道出門見壁有觀音如書光明滿室白晝而市井皆爲小塔九相誇尚小民老稚相率繞街禮拜炳可憎惡口相聞及越人竟無是說乃市中寶畫之家妄說此說爲謀利之計州府加禁責而懲民之惑日若焉

世有透光鏡似有神異對日射影於壁鏡背文篆於影中一一皆見爲之愈明因思而得其說假如鏡背鑄作盤龍亦於鏡面刻作龍如背所狀復以稍淺之銅填補鑄入削平鏡面加鉛其上向日射影光隨其銅之淸濁分明暗也昔徐生擬示余因以告之後數日宋志行取去忽隨地而碎痕跡並見果不出所度云昔沈存中筆談論黃鏡而不得其說因記之

古人製樂皆用律尺九九九九八十一分琴瑟簫管等皆準之故八音克諧後世琴瑟太長長則聲緩笙不用匏而用木木質而聲澀簫篴太長短則聲清而搖故不淸也生律之法以積算之難人遂不學今立簡易之法假如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即以紙依修依律尺九寸裁斷於三停中去一即是林鐘六寸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亦以紙六寸如前於三停外添一停是添二寸共得八寸上下損益皆如此至蕤賓再起三分益一上生之法不費稽算律呂備矣依此截竹大小如律歷志所說加以淸濁隨十二辰編之即象鳳翼參差若左右自外而內合列編之則兩旁長中央短若樂圖所畫仍以漆爲底即成雅音四淸整乃子丑寅卯四管之半截也

王道醒頭燕行在有名歸附以來其年已七十許至元間州府差貪婪之政無貨賣於市則大呼曰把鈔來你醒也不醒似有譬耳

宋之末年有紅士人於市井賣小兒學書字本一貫三張每遇人問即隨口成詩亦張山人之類將賈似道專政爲遊而寫亦無如之何其字本末皆有買者已而發必盡拆碎衣服巾履皆不暇顧人多與之錢歸附後猶在至元壬午死於親戚家云

敖先生臨江人名道亨有異術能煮麻黃爲油松脂爲蠟與其皆無異其他不可勝紀每雲遊即以此易飲食咸淳間多游好事之門有欲得久留者輒糞礙其家能坐在立亡兩子之亂皆寄食余舍言勿憂兵革吾能令汝輩運氣而死即無所苦吾當相繼修耳已而歸附兵息乃辭向所與交者曰事定矣且可無憂遂歸錢唐門外九曲城下許公道院尸解不知其年

林回陽名自然臨江人善導引之術咸淳間有朝士楊文仲毀上悲皆大可千斤衆醫莫能治有言其人因傳之何相與對坐教其導引運氣不數日而愈因厚禮之常遊宜興張公洞見諸仙人與之飲酒素不識字忽作歌曰訪罷老洞天撞見神仙飲三盃復三盃又三盃不覺醺醺醉回頭看人間身在青煙外常自歌之或如曲調或時如讀書誦經皆此詞也宋之末年忽別去不知所往後數年有道士見諸蜀山呼之不應追之不及

沈緒善造銅鼎彝簋文藻古色皆可亂真宜和以來一人而已大德間死有子紹其業至大初亦死今所鑄遂爲奇物云

韓展子善修硯有百碎硯但不失元肘修之若無損者亦善修古銅器惟硯爲絕精居蕭衞四面土墻門若狗竇凡所用皆古器夜宿匱中與人言無尊卑皆爾汝嘗得錢即於酒市一舉而盡是亦異人耳名文晉雲璈給喪事於宋寔敢用至元間前驅馬爲今左丞毋喪用之人遂因之

韻書之作實本於說文之諧聲字如瓏籠禮豊倪泥塵鑢盧鑪份㸮邠等類皆以龍豊尼非盧分干爲諧聲而韻書中皆分析爲各韻若能依說文諧聲之法則爲通韻則毛詩楚辭古賦選詩之韻了然可知若作唐人律詩當止用近韻

古書無无字惟易有之其初本於蔡邕石經以易中無字多改隸法從省道家書本於易凡無字亦皆作无後人云无字象天傾西北亦以俗書妄解耳

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黻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之下後人讀市作市廛字故又稱爲別名也

氏家訓六甲和匆匆不知所由按說文勿者州里之旗所以趣民事故怱遽者稱勿勿大爲謬誤說文曰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又連書物字于下云或从㫃音偃即周禮旗物之物今周禮作從牛亦誤也怱字說文作悤解曰多遽悤悤也从心从囪聲當是此悤字顏氏之說誤

禮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當以子之哭也壹爲句

宋儒不識顮盻音盻字皆讀爲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識盻字而竊作使民盻盻然之盻音異又不識此盻字而讀爲盼今詳之曰從丐者音麵從分者音攀字去聲从兮者音異

本草爾雅音豫酢皆是甑字今酒醋之醋乃古醡酢字誅錄

傳辨士土等字今人亦皆互差

古今字有七變一曰科斗書倉頡觀天地之文以象度爲之文字之祖今之偏旁是也以漆點木故其文多似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大篆史籀取倉頡形意配合爲之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也以籀書爲大篆故此曰小篆四曰秦隸程邈以大篆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爲便用之法故不爲體勢非今之隸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世傳秦權秦量刻文即秦隸字人不能別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許及之五曰漢篆漢器款識及諸印文是也卽秦之隸書也六曰漢隸蔡邕石經及諸漢碑之字是

也此體最爲後出皆有波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云七曰款識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之學者取款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嘗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近世戴侗以鐘鼎文編六書故不知者以其字便於用無說文疑字乃取之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則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且本古罭加宀卽爲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村字本作邨从邑从屯今乃書爲村字从木从寸又引杜詩無村眺望縣爲證謬甚矣況說文無此村字許愼引經爲證漢府文皆篆隸乃得其宜今侗引經而不能倚究經典古文反以近世差誤俗字引以爲證鎊銷鍪鈋尿屎等字皆依世俗字爲鍾鼎篆體各有詳註邪字所解尤爲不雅編首字源分門尤爲大第倉頡之法到此書爲一厄矣學者先觀古人小學書方知其繆

喻天有三喻其圓則曰如彈丸以斗建視日月之行則曰如倚蓋言地包天中則曰如雞子中黃

天之黃道可見處暑後秋分前晴朗日投時於高處向南視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散入者是也

宋賈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相傳是封字又謂之玦角封乃長字也印大將及二寸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息蔡氏成文其前無此體當是唐時所造

古帥僚皆避坐後世隨俗更坐大椅已失古制近又改爲大傢長倍於人而但其屋宇不復加大何不思之

孔耶

山海經非禹書其間言鯀入羽淵及夏后啟等事且又多祭祀鬼神之說中間凡有政字皆避去則知秦時方士所集無疑柳宗元嘗其文敘之爲柳州山水記用其事爲天對

何薳春渚紀聞造墨黃定子法秦皮梔子皂莢各一分巴豆一粒去皮黃明膠少許同煎汁和雌黃作定子陰乾造朱定子藥同

曾子名參字子輿當讀爲參衆字不作杭音切言於字

子游於旌旗之旂也見說文

至大改元婦人首飾皆以金銀作小錢戴之謂之春錢越明年冬有鑄錢之令三年春錢復行用其先兆歟

三代古銅皆錄銅爲之非水土所蝕體質皆重宋南渡後古銅絕無士大夫所用唯句容新物已而銅復難得不能重厚俗以古銅輕爲對者乃句容冶工言耳

袞十二章漢以後天子取復朱真宗時金人貢一襲日月在肩星山在背當是升龍與華蟲相對在左右衽也

古者冠十有二旒取其蔽明楮著於武武東於髮後世增二十四旒復以武束於額釁無所容乃虛設簪之本末於額左右其理甚乖

古稱借書一瓻還書一瓻當作瓬瓷承其書卷古書無方冊恐其遺落耳

宮殿之檐每旦旋掛耶

逕昌宮詞有朝陽未升簾影異至今郊掛珊瑚鈎豈得

陳州古墓俗云高柴墓爲馮馬兒所發初得石刻曰達馬爾破蓬發之不疑然用力甚多劫所飛箭皆隱機

輪南出因斷其機得金銹禽鳥及玉甲片若龍鱗狀其他異物不可數計至今尚有藏者厚葬如此悲非

高梁當是陳君家耳

鄭元陸元朗皆以避諱而稱其字宋儒知元而不知元朗者頗多

李賀集美人梳頭歌行所思蜀少年等皆七人詩

世儒有言謂李商隱作詩爲獺祭魚以其多檢書冊也然商隱用事善於點化皆無牽强竭揉處當是博覽所致非淺學所可議也

周禮有璽節註云若今印章也但正面刻字印於上

季春出火木所生也季秋內火水所克也故火死於戌日至戌而無光

韓昌黎文與語孟出入而喜玉川劉叉東野等詩至於自作亦效其語何詩文不相同也

嵇康養生論有云齒居晉而黃六臣竟不能解及觀雜說方得其旨云晉地多棗人常置之懷袖中若人之啖棗櫛則知甘味傷齒故齒黃也

月中所柱西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質當是名剛

字質也甯戚飯牛車下淮南子作甯戚則知名戚字戚也

三輔黃圖云秦作阿房宮有磁石門挾刃入者空中脅而出之夷人疑其有神按古兵器多用銅今石能脅乃用鐵也當是銷兵鑄金人之後兵器全用鐵耳

崐山有淨權字道衡在崐山府四與縣宰聚虎兒草色異於地中得古鐵鼎有二丹存縣宰欲取之即飛去不獲惟取其鼎權得其鼎璵其中爲丹氣所薰處已成白玉又有古佛六頭鏡錫料斗竹筒墨跡古畫皆人所無晉工於文章餞寫與人即不留藁嘗有南山詩云紫氣金丹駿青霞玉井春蟹牛曾爲憲喝鶴吏通神又好言葛稚川陶隱居事凡問權未言名字止曰大道團者即知爲道衡矣其清致有如此者

漢五行志成帝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鐵牡自亡函谷門牡亦亡晉灼曰牡是出籥者師古曰所以下閉者也非出籥也按說文閉字解曰門下牡也當是鑄鐵爲斗以承轉軸漢書註例其語遂致疑

古陶器或言舜時物按三代銅器至今存者多不完舜

時吏遠陶器難完當是秦鑄金人之後合土爲器耳

石書板始於周邦彥謂之倚書床見美成文集

增冕旒二十四旒始於後周宇文贇

唐僧思淨鑿湖廣石爲大佛頭其前留兩石壁正擁其府意在不覺與地相接至元間富民捨錢修寺且去其左壁以右壁鑿爲五指古跡壞矣

唐人呼行杖者曰伍伯別無他義直以鞭笞之數至五百而止耳

書室中修行法心閑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於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閑則思心冗手閑則卧心手俱閑則著作書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曲名六幺按琵琶錄云本作綠要言錄樂府之要也康崑崙翻新曲改爲綠腰後世作六幺因曲譜字法而從省文也

黃魯直元暉古印章詩註云謝元暉若是謝朓當是玄暉字按北史元魏諸王有名暉者當是此耳

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

葉林字去文錢唐人與鄧牧俱隱居大滌山分地而居或旬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遊則不避豺虎白晝危坐則終歲不起作爲文辭多世外語鄧則全發柳子厚也大德乙巳冬忽馳書別親故云將亡往日詣鄧言別至丙午正月八日平坐而化年五十九後十餘日鄧知葉已化去嘆息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紿我言別吾亦當長往耳乃述葉君墓誌又於歿下取葉文集讀畢而終其平生如葉屛化無異其文集皆藏洞霄山中云

古書皆卷軸以卷舒之難因而爲摺久而摺斷復爲簿帙原其初則本於竹簡絹素云

有人藏得古玉小版上作人首身爲玉版度以周尺長四寸半闊八分中有絹紋若帶狀當是冠服勝玉人若今之替代也

古之居室西南隅曰奧東南隅曰窔王祭貫之問是何對而言耳又按莊子孔子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之是竈位也古人穴地爲竈故席地可憑其觚今人謂竈曰東廚尚存其言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四分度之一以太陽日行一度較之則四分度之一乃一日之三時也三時不成一日而日行有常故積其餘分四歲而得一日晝夜以

百刻爲正九十六刻之說如於後漢歷勝於大道無
所取
百日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十三月而祥是月也卒哭
後世遂延用云
古者喪禮三年謂拘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月而畢後世
二十六月者從孔子逾月則善之言耳
欲知古尺以小半兩錢準之言裡十也欲知古秤以大
半兩錢準之言衡如其文也
至大三年夏雷擊常州元妙觀殿柱下伏龍范去而地

成坎杜縣坎上有四石戴之其石乃殿庭下者若有
人爲之云
揲蓍法此從繫辭爲正大衍之數五十蓍數也用四十
有九去一也分而爲二以象兩指于兩分左天右地
也易天道也故揲左不揲右右當註而勿用掛一以
象三以一蓍掛小指間是人所用占者在此也揲之
以四以象四時是四四數之看其餘一二三四若無
餘則以四爲餘歸奇於扐以象閏是以所餘之蓍與
前掛一相併成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復以
前所餘蓍合爲一再如前法一次總計兩次之餘隨
陰陽數定畫也凡十二揲成六爻發有其中故云十
有八變也凡蓍爻法天一爲陽畫地二爲陰畫條倣
此惟六爲老陰畫爲交九爲老陽畫爲重陽順行故
七爲少九爲老陰逆來故八爲少六爲老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天虛三地虛三共除六數則四十九矣此
蓍數之本原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太師摯在齊故也
孔子稱逸民伯夷已下凡七人惟朱張不言其行是其

隱探深蹟何闕其名耳（王偁作曰宋　或字子弓）
天竺僧傳云有蘇子赤壁墨本與今本有數字不同嗚
嗚然作嗚嗚乎渺渺作崩釃酒臨江作舉酒渺滄海
之一粟作浮海盈虛者如彼作彼之所共適作共食
字法甚逸當是初成此作後容在座且兩且書文故與
神變字隨意改非若役人之經思窮束也
世俗舊老聯皆耳上長反教毒向前非也當是耳末垂
肩如佛耳是也李白詩神仙多古貌雙耳下垂肩此
言有理
大定錢錄載一錢者爲真唯西字在上者佳
造朱黃定子舒朱一兩用金定胭二定皂角子仁十粒
（十有後遂方可取）亦煎成膏與膠調勻然後和朱此法甚精
若雌黃只用半兩則大小與朱定相同也（皂子多杵不若以熟）
（總代之如鼠丹砂法無消炭紅）
瑣碎錄云粉研令極細以楮樹汁調之如校書麻有誤
字以此塗抹則與紙無異粉當用畫家燕粉若無楮
汁止當用膠和麵糊亦可
雌黃銀朱皆能損硯石雌黃尤甚

右閒居錄一名閒中編鄱郡吾衍子行所草本其
間多子行手自書子行太末人工篆隸書通聲音
律呂之說讀太元經號貞白處士性放曠尚不事
之節自比郭忠恕倨傲玩世一世遇人巧宦者官
如蠱蛆臭腐將噬染己其所厭棄者詣門請謁從
樓上謠與語吾出有問矣顧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報好刺譏輕侮時人文學士獨盛推杭仇近父癸
胡穆仲及仲至元百年十七有所著皆凡數十卷至
大四年冬子行以事逸去不知所終此篇得之於
其從父家擬其道路使人既於至正五年正月甲
辰資願東閣提舉以記吳郡陸友仁書
至正十八年戊戌之秋七月望日鈔于泗北村舍
之映雪齋
先王父靜谷公藏書數萬卷手自校讐寒暑無倦
而先大夫京華二十載僕僕南省亦惟以載籍自
娛參知彭芸楣先生翰詩云嫏嬛冠委窮里竭蓋
誌實也余承先澤耕不稅之田一編一帙罔敢失
墜右閒居錄係至正間華亭映雪老人孫明琳手

抄歷任遞至錢氏萬華李氏諸家收藏印記重疊
墨光紙色頗燦然五百年物也照曠從父一見
亟賞謂大本須人即隨時剞劂以嘉惠學非游談
無根之比可梓入叢書余欣然奉命蓋不獨是書
之出是嘉惠藝林而余先人手澤亦庶幾與是
刻常新也是余小子之厚幸也癸亥六月友梅張
大鏞識

閒居錄跋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閒居錄一卷

是書及衍札記手錄陸友仁得於衍從父家錄而傳之

錢氏讀書志有明鈔本並載至正五年陸友仁跋云右閒居錄一卷一名閒中編番郡吾衍子行所著但其間皆子行手書至大四年冬以事逸去莫知所終此傳之其從父云提要似誤據此不應不舉出

山居新話

楊瑀撰

山居新話序

經史之外有諸子亦羽翼世教者而或譏之說鈴以不要諸六經之道也漢有陸生　著書十二篇號新語至今傳之者亦　善著古今存亡之徵續新語者有說苑世說他如筆語叉說夷堅侯鯖雜俎叢話桯史塵客夜話野語等書雖稍粗泛約之不同亦可備稽古之萬一若幽冥青瑣祇詭婬佚君子不道之已吾宗老山居太史歸田後著書名山居新話凡若干号其備古訓類說苑摭國史之闕文類筆語其史斷詩評繩前人之愆天菑人妖垂世俗之警視祇詭婬佚敗世教者遠矣其得以說鈴議之乎好事者梓行其書徵予首引予故爲之書至正庚子夏四月十有六日李黼榜第二甲進士今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稽楊維禎敘

山居新話

太史氏楊　瑀　元誠

累朝於即位之初故事須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寶而同受戒者或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暖答世一日今上入戒壇中見馬合吟剌佛前以羊心作供上問沙剌班學士曰此是何物班曰此羊心也上曰曾聞用人心肝爲供果有之乎班曰聞有此說未嘗目擊問之剌馬可也（剌馬即帝師）上命班叩之答曰有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遂以此言復奏上曰人有歹心故以其心肝爲供此羊曾害何人而以其心爲供耶剌馬竟無以答

太府少監阿魯奏取金三兩爲御靴剌花之用上曰不可金豈可以爲靴用者因再奏請易以銀綫裹金上曰亦不可金銀乃首飾也今諸人所用何綫阿魯曰用銅綫上曰可也

至元四年伯顏太師之子甫十歲餘爲洪城兒萬戶乃邀駕同往託以三不剌之行爲辭本爲其子也至中途有酒車百餘乘從行其間車之兀剌赤多無禦寒之衣攺有披席者有一小廝無帽雪凝其首若白頭帽者望見駕近哭聲震起上亦爲之隕淚遂傳命令遣之伯顏不從上亟命分其酒於各愛馬（即各投下）及點其人數死者給鈔一定存者半定衆乃大悅遂呼萬歲而散

揭曼碩（傒斯）天歷初爲授經郎時上自北來一日揭在授經郎廳忽報接駕急出門迎之恍如平日及入廳坐定視之乃今上也時奎章閣官院長忽都魯篤彌迷失供奉學士沙剌班揭以二公諒廉篤實遂以此夢告之後果相符班公以揭公此夢聞之於上遂得名見

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黜逐伯顏太師之詔（瑀）與范匯同草於御榻前草文以其各領所部詔書到日悉還本衛上曰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時改正一字尤爲切至於此可見聖明也

元統甲戌三月二十九日（瑀）在內署退食餘暇廣惠司卿聶只兒（也里可溫人）言去歲在上都有剛哈剌咱慶王今上皇姊之駙馬也忽得一證偶墜馬扶馬則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束手惟司卿曰我識此證因以剪刀翦去之少頃復出一舌亦翦之又於其舌兩側各去一指許用藥塗之而愈翦下之舌尚存亦異證也廣惠司者回回醫人隸焉

朔方緣綠州其西南有二石洞一洞出石鹽皆紅色今湮沒矣一洞出清鹽色者尚存綠人皆食之石文蕤礦如南方青石然調味甚適口他處亦皆有撈鹽海子或出青鹽或紅鹽或方而堅或碎而鬆或大塊可旋成盤者大管盤處亦以此爲課程抽分不假人力乃天成也予友完者經歷夏石巖經歷皆嘗以此鹽遺余彼亦嘗親歷其地緣綠州即今南城綠州嘗是其子孫也自大都至彼一萬四千里與怯里吉思爲鄰境過此即海都家最高處也

至元四年天歷太后命將作院官以紫絨金線翠毛孔雀翎織一衣段賜伯顏太師其直計一千三百定亦可謂之服妖矣羅國器總管嘗董其工云

至元四年大都金玉局忽滿地皆現錢文視之如印成者其中居人陶小三嘗以有文之土數塊遺予數年後看之文皆不見今通用銅錢豈非先兆耶

松江府青村鹽場有林清之者後至元丁丑窖中有鹽

一枝在前纔有鈔隨而飛之村中見者皆焚香有乞降之意竟墜於林清之之家排置於神閣被板之上其家迄今溫飽按幽冥錄載海陵黃郭先貧風雨中飛錢至其家觸閾雖誤落無數餘處皆拾得後富至十萬擅名江北以此觀之誠有此事

桑哥丞相當國擅權之時同僚張左丞董參政者二公皆以書生自稱凡事有不便者多沮之桑哥欲去之而未能是時都省告狀擲箱乃暗令人作一狀投之箱中至午收狀當日省掾須一一讀而分揀之中有一狀無人名事實但云老書生小書生二書生壞了中書省不言不語張左丞鋪眉搧眼董參政也待學魏徵一般俸（俸讀作請請讀作情）桑哥佯爲不解其說趣省掾再讀之不已張起身云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長一笑而罷語雖鄙俚亦一時機變也

聶以道江西人爲縣尹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買菜半途忽拾鈔一束時天尚未明遂藏身僻處待曙檢視之計一十五定內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米三貫簍之擔中不復買菜而歸其母見無菜乃叩之對曰早於半途拾得此物遂買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者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乎爾果拾得可送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不然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於何處拾得當往原處候之伺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禍事其子遂攜往其處果有尋物者至其賣菜者本村夫竟不詰其鈔數止云失錢在此付還與之傍觀者皆令分賞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定今尚欠其半如何

可賞既稱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聶尹覆問拾得者其詞頗實因暗喚其母復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失去三十定賣菜者實拾得十五定聶尹乃曰如此則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鈔此十五定乃天賜賢母養老給付母子令去輸失者自尋所失三十定當在別處可自尋之因叱出聞者莫不稱善

至元間有一御史分巡民以爭田事告之曰此事進分不已官司每以務停爲詞故遲延之御史不曉務停之說乃諭之曰傳我言語開了務者聞者失笑又至正間松江有一推官提牢至獄中見諸重囚問曰汝等是正身那替頭那獄卒爲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者怒曰以三十七打罷這廝若此三人者鹵莽如此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見人否衆傳以爲笑一語之失書諸史冊百世之恥可不愼歟

至順間余與友人送殯見其銘旌粉書云荅剌罕夫人某氏遂叩其家人云所書荅剌罕是所封耶是小名耶答曰夫人之祖世祖皇帝收附江南時引大軍至黃河無舟可渡遂駐軍夜夢一老曰汝要過河無船當隨我來引之過去隨至岸邊指視曰此處可往遂以物記其岸及明日至其處躊躇間有一人曰此處可往想其夢遂疑其說上曰你可先往我當隨之其人乃先行大軍自後從之果然此一路水特淺可渡既平定上欲賞其功其人曰我富貴皆不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之爲荅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養之今其子孫尚存余每以此事叩人皆未有知者

李朶兒只左丞至元間爲處州路總管本處所產荻蔗每歲供給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鶻囘囘富商也需索不一爲害甚大李公一日遣人來杭果木鋪買砂糖十斤取其鋪單因計其價比之官費有數十倍之遠遂呈省革罷之又箭竹亦產處州歲辦常課軍器必賣其竹每年定數立限送納杭州軍器提舉司及其到司跋涉勞苦何可勝言而司官頭目箭匠方且刁蹬否則發回再換李公到任知有此弊乃申省云竹箭固是土產爲無匠人可知故不登式乞發遣高手頭目匠人來此選擇起解庶免往返之勞從之迄今無擾此皆仁政之及民者如此左丞唐兀人漢名希謝號賀蘭官至江西左丞余按周世宗時王祚爲隨州刺史漢法禁牛革輦送京師遇暑雨多腐壞祚請班鎧甲之式於諸州令裁之以輸民甚便之適與二事相同漫書於此觀者或可觸類而長則利民之事足有爲也

北庭王夫人（[illegible]月思的斤）乃阿憐帖木兒大司徒北庭文貞王之妻也一日有以馬鞭獻王製作精巧王見而喜之鞭主進云此鞭之內更有物藏其中乃拔靶取之則一鐵簡在焉王益喜持歸以示夫人夫人取鈔酬之夫人大怒曰令亟持去汝平日曾以事害人使人之必我害也當防護之若無此心則不必用此聞者莫不韙之

阿憐帖木兒文貞王一日爲余言我見說書師德嗔面自乾爲至德之事我思之豈獨說人雖狗子亦不可惡它且如有一狗自臥於地無故以脚踢之或以磚投之雖不致咬人只呼喚幾聲亦有甚好聽處

脫脫丞相（[illegible]）康里人氏延祐間爲江浙丞相有伯顏察兒爲左平章咨保寧國路稅務副使耶律舜中爲宣使一日平章諭該吏曰我保此人乃風憲舊人及其才

能正當選用喝之再三曰汝可丞相前覆說之丞相曰若說用則便用之若說選則不必提也只分別用選二字言簡而意盡姑書之以備盲行錄之采擇焉公又訪知杭州過浙江往來者不便乃開舊河通之此河錢王時古河也因高宗造德壽宮湮塞之公相視已定州縣與富豪交通沮以太歲之說爲疑至日公自持钁一揮而定往年每行李一擔費脚錢二兩五錢今以一擔之費買舟則十擔一舟能盡其利可謂博矣

應中甫本錢唐人壯年篤志學道得請仙降筆法甚驗每在杭州萬松嶺上同志家爲之過數日欲設祭將之供適無錢降仙告歸不許漫以借錢叩之乃允降筆云適有賢翁平章即賈似道在此可立約借汝遂寫契以金紙甲馬同焚爐中復書曰汝二人可往葛嶺相府故居大銀杏樹下稍西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此處掘之可得二人遂買舟過湖至其所不見是草因以瓦半片視之

曰大仙果有此錢則當引而去之祝畢其瓦即有動意中甫乃以手扶瓦隨其所往行至樹西靜視之果有長草在焉遂掘深二尺許唯見瓮石屑數塊餘無他物因再祝曰恐此即是瓦卓地應之遂持以回復叩仙曰此石當何爲之仙書曰當用爐作汁二人因借爐投石鍊之少頃聞爐中如淬水聲視之則湧汁下爐取出皆白銀也往三橋銀鋪貨得鈔三十兩以爲祭物用數月後因別事忽仙書云應生所借之錢免汝還有元約可向爐中取之如言而往爐中撥其灰則元約止燒去上下空紙有字者俱在豈謂無仙耶中甫儒者也外貌矍鑠爲人敦篤有膂力能手搏無與敵者所傳乃劉千和尚之派每欲以此事敎人非忠孝者不傳不得其人遂無傳焉卒於至正己丑時年七十有八

至正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松江府上海李君佐偕張四泊同行者六人過上海浦東待渡時日已西矣見一青色雞朝北立於日上獨不見其足李下馬六人俱拜竚觀至沒而去

吳巽字叔巽嘗應天歷己巳舉至都對余言某初兩舉皆不第忽得一夢有人言黃常得時你便得遂改名爲黃常亦不中即復今名至此舉鄉試乃黃常爲本經詩魁省試則黃常與吳巽牓上並列其名其吳黃常解據亦併在儀中夢之驗有如此者

厲周卿婺州人能卜術天歷間過京師一日余寫一上字卜之厲即對本抄錄姓名出處之說皆如見後一段云商量更改事佳會喜金年寅巳同申主好事喜非常其應果在十年後豈非萬事皆分定也

刺刺拔都兒乃太平王將佐後至元三年殺唐其勢大夫于宮中外未之覺也因其餘黨皆在上都東門之外伯顏太師慮其生變親領三百餘騎往除之刺刺望見塵起疑有不測乃入帳房中取手刀弓箭帶之上馬過請逢短兵相接而以其手刀揮之將近伯顏太師之馬而刀頭忽自墜地遂逃以北乃追回殺之且刺刺名將也豈有折刀之說後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曾墜地而折家人懼其怒虛裝於鞘中事非偶然豈人力可致

徐子方琰至元間爲陝西省郎中有一路申解到省內誤漏落一聖字案吏欲尚罪指爲不敬徐公改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漏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去仰重別具解申來前輩存心如此亦可爲吹毛求疵之戒

孫子耕者杭人也新城豪民駱長官爲友元統間駱犯罪流奴兒干孫以友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誼如此誠不減古人也

元統間余爲奎章閣屬官題所寓春帖曰光依東壁圖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間時余燮山爲江浙儒學提舉亦春帖付男蝌實於山居則曰官居東壁圖書府家住西湖山水間偶爾相符亦可喜也

韓子中明晉州定陶人至正初爲大都路知事乃父在家一日忽移家去河六十里人問其故答曰井水北流則泉脈近矣不久當有水患未及半年定陶之地半爲水矣惟韓公無遭失之患亦可謂先見之明者

陳雲嶠石泗州人陳平章之孫也倜儻不羈人以爲陳顛稱之後至元五年爲餘姚州同知因病求醫於杭稍愈值重陽日遂邀張伯雨及余同登高是時雲嶠寓赤山李叔固丞相先塋余二人往焉乃扶杖遊水樂洞憩石屋寺前露坐閒談雲嶠因自言曰我前身僧也泗州塔寺有住持者皆名之爲老佛齋戒精嚴一日呼侍者令作血臟羹欲食之侍者曰老佛一世持齋何故有此想乃不從遂怒之拂袖而去見陳平章曰我持來索血臟羹喫平章亦以齋戒爲答佛曰元來你也是不了事漢平章遂作此羹喫之即歸寺乃別大衆而作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遂趺坐而逝荼毗之日舁其龕至淮河岸冰合已久舉火之次忽大聲一聲則河冰自裂時平章在府中見老佛入於堂間之則後堂報生一子即某也言畢同飲於寓所而散明日伯雨送登高詩而其聯有百年身付龕花酒萬壑松如赤脚冰之句余和韻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似春冰雲嶠曰我無冰字且只以長淮一片冰答之不數日雲

嚼告烈並非訛破話頭而致然也

余家藏竹䈰一乃古人以老竹片所製首尾四足皆他竹外來者竅小兩頭倍大可轉動而不可出故用縱橫之竹紋理顯然背載三截碑牌一兩側有轉軸十亦外來之軸首大腰細不知何法得入徧叩匠者皆莫曉所謂特以鬼工稱之

余為太史院官時吏云本院庫中有漢高祖斬白蛇劍藏焉余按晉太康中武庫火已燬此劍何緣更有每欲過目因循未克又聞官庫有昭君琵琶天歷太后以賜伯顏太師妻今不知何在又大都鐘樓街富民家藏宣聖履在焉

膽巴師父者河西僧也大德間朝廷事之與帝師並駕適德壽太子病斑而薨不魯罕皇后遣使致言於師曰我夫婦以師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護耶師答曰佛法譬若燈籠風雨至則可蔽若爾燭盡則燈籠亦無如之何也可謂善於應對

余家藏石子一塊色青而質麄大如鵝彈形差匾上天然有兜塵觀音像在焉雖畫者亦莫能及或加以磨洗則精神愈出誠瑞應也

上海縣士人莊蓼塘者藏書卒七萬卷其子欲售之買者積年無有好事者可見其鮮

余外祖契德路治中馮公（諱安）園中茶花一本其花瓣顏色十三等雖出人為亦可謂善奪造化之功者

余任太史同僉特旨令知大象事後至元六年七月朔寄臺郎張某來請甚急及同到院則李院使者肅衿以待曰夜來景星見此祥兆也可即往奏聞我輩當有厚賜余乃以㕘日書閱攷之志書殊異余曰雖見於晦日

形則少異且景星之現當有醴泉出鳳凰來朱草生慶雲至而相副之今陝西災疫腹裏盜賊福建反叛恐非所宜何天道相反如是耶李公之意頗堅折之不已余曰今見者惟寫臺監候六人也萬一或有天下共見之凶兆當何如耶遂答曰伺再見即奏乃止越九日太白經天由是言之凡事不可造次也如此

余幼侍坐於趙子昂學士席聞適寫神陳鑑如持趙公影草來呈公援筆與之自改且言所以未然之故筆至唇乃曰何以謂之人中若以一身之中言之當在臍腹間指此名之曰中何也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泊二便皆單竅成一泰卦耳由是之故因以此名中也滿座為之敬服

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詔誕布天下惟西番一詔用青紵絲粉書詔文繡以白絨穿珍珠網於其上實用珊瑚珠蓋之如此齋至其國張於帝師所居殿中可謂盛哉

銅虎符好事之家多珍藏者不過或左或右止存一邊獨余家所藏全體具在背上各有篆書某處發兵符一行腹下鐫字千字唯戊癸二字合余餘八字皆半於腹內作牝牡五竅闘合之古人關防之密如此余因見河南盜殺省臣之事屢欲以此言之事乃不偶且深藏以待舉行當致諸有司以取制作之度

劉運使（名蕃）上海巨室也嘗有貧士僞作張文質運使書持以干公公得書即命幹者以鈔三定助行幹者知其僞沮之未與越數日貧士復見公於轎前公乃駐轎命即取五定加以溫言慰而遣之幹者白其語於公公曰汝知之乎人何不作書干你何怪之有聞者咸服其度量云

瑀於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夜御前以牙牌宣入玉德殿親奉綸音黜逐伯顏太師之事瑀首以增糶官米為言時在側者皆以為迂瑀曰城門上鑰明日不開則米價湧貴城中必先闘噪抑且使百姓知聖主恤民之心伯顏虐民之跡恩怨判然有何不可上允所奏命世傑班殿中傳旨於省臣增米鋪二十鈔到即糶都城之人莫不舉手加額以感聖德

大都長春宮有桃核半箇其大如掌至今以為常住鎮庫之物余嘗觀之誠希有也蟠桃之說寧或果有之乎古者王珍遇仙與桃核大如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今則未聞也桃核扇之說是其類耳

不魯罕皇后出居東安州日其地多蛙朝夕喧噪不已苦其煩聒乃遣人諭旨令止之衆蛙為之屏息迄今蛙不鳴亦異事也

瑀嘗以簡易小日晷進之於上其大不過三寸許可以馬上手提測驗深便於出入上命太史院官重為校勘比之江浙日晷多半刻再以上都校之又長半刻南北地勢不同者如此

後至元四年因伯顏太師稱壽百官填擁中丞耿煥年邁蹶躓於地踏傷其額而出

後至元年閒阿憐帖木兒大司徒知經筵事乃子沙剌班亦為奎章閣侍書學士兼經筵官班公以父子辭避之上終不允所請乃並列焉

至正七年社稷署太祝張（從善）都城巨室也方四十郎致仕嘗預營壽室解石版為穴門石中忽有紋成松石雖繪畫者不如也觀者填門因以為碑而寘墳墻之中

翰林學士歐陽元待講學士揭傒斯皆爲壽松記刻石以表瑞後附致碑本示余求詩漫以一絕賦之曰舉世紛紛名利間達生輕祿古今難天生瑞兆爲君壽寄我山中作畫看

鮮于伯機樞一日宴客呼名妓曹娥秀侑尊伯機因入內典饌未出適娥秀行酒酒畢伯機乃出客曰伯機未飲酒娥秀亦應聲曰伯機未飲座客從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機見稱可見親愛如是遂佯怒曰小鬼頭焉敢如此無禮娥秀答之曰我稱伯機固不可只許你叫王羲之乎一座爲之稱賞

上海縣農家一老嫗被雷擊死少頃復甦里中咸往視之問其故嫗云唯聞錯了餘無所見時口中有藥一丸尚存因吐出手中示人隣人俞生者奪而吞之越一年俞生病喉痛數載一日因怒咳痰於地聞有聲乃撥痰尋之內有一物狀如李核光瑩而黃色以斧鑿擊之不碎喉痛遂止

杭州鹽商施生者至正八年其家猪欄中母猪自噉其子喂猪者往簺之忽爲人語曰因你不喂我自食我了干你何事喂猪者大驚往報施生生往視之觀者或曰可殺或曰貨之猪復言曰我只少得你家三十七兩五錢買我還你便了何必鬧遂賣之果得三十七兩五錢而止古有中宵牛語之說誠不誣也

沙剌班學士者乃今上之師也日侍左右一日體倦於便殿之側偃臥因而睡濃上自以所坐朵兒別眞即方褥也親扶其頭而枕之又班公嘗於左額上生小瘍上親於合鉢中取佛手膏攤於紙上躬自貼之比調羹之榮可謂至矣

銘鐵胡不四世所罕有乃回回國中上用之樂製作輕妙余每詢之鐵工皆不能爲也今歸平江巨室曹氏

闊闊歹平章之次妻高麗人也寡居甚謹其子拜馬朵兒赤知伯顏太師利其家所藏答納環子遂以爲獻伯顏即與聞之於上乃傳旨令收繼之高麗者款以普言至再與其親母逾垣削髮而避之伯顏怒奏以故違聖旨之罪遂命省臺泊侍正府官鞫問之奉命唯務鍛鍊適有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正卿漢名劉者深爲不滿時闕中中書權者剛里吉思國公正卿朝夕造其門委曲致口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守節者眞大之幸反坐之罪非盛事也遂悟而止正卿家古人廉直寡交家貧年老平日未嘗媕阿與余至契公退必過門言所以故知此爲詳至正初拜御史而卒

至元六年冬仲皇帝親祀太廟斯須追勝製衮冕猝不能辦適有英廟元製二副已用一副未經用者一副見存皆以舊物爲不安而沮之惟余與歐陽學士所言相同解之曰若以此物爲不安則玉璽宮殿龍床未嘗更易何獨以此爲忌也衆議遂息乃獨易一中單餘皆就用之

樞密院同知帖木達世後至元六年中書右丞缺衆議欲以某人爲之近侍世傑班力以帖木達世爲薦至甚懇切上乃允其請後累遷官至左丞相卒不知世傑班之舉班亦未嘗齒及之可謂厚德人也

至正七年余至鶴砂訪舊館於草堂張梅逸之家因動問梅逸昔年得疾之由後服何劑而愈曰始因氣而得之方當危困之際忽於淸且似夢非夢有神語之曰一聞異事其病立差次日瑙偕門僧來問疾語及瑒前龍降一事極其異常聞之豐然疾乃如失予因問所以異有鄉中豪強之家平日倚富凌貧靡所不爲累挾官勢排陷平人者多矣先一日有佃戶來訴作爲人所負欲報之其主因呼場吏欲誣以在逃竄戶藏於其家而擠陷之吏曰若然必破其家非陰騭事不允固陷以利吏亦不從乃遣爪牙名某者往迫之吏不得已許以來日從事是日忽二龍降於豪強之家凡廳堂所有床椅窗戶皆自相奮擊一無完者攝一舟块頭如口銜於爪牙者當門之檻牢不可脫訟者之舟攝覆平地謀訟者壓折左肱殘死龍所過之地作善之家分毫無犯凡千日之強梁者多破產蕩家強者亦遭訟今漸貲蕩嗚呼龍之有神古所聞也能彰善癉惡古所未聞也愚民自以爲天道冥冥今觀斯事神豈遠乎哉聞之者足以爲戒也

大德二年七月十八日中書省奏淮禁捕禿鶖因揚州淮安等內蝗蟲爲害忽有禿鶖五千餘恬不懼人以翅打落蝗蟲爭而食之既飽吐而再食遂致消殄迄今著於禁令載之至正條格

伯顏太師所署官銜曰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戶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斡羅思扈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羣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宮相都總管

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剌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計二百四十六字此係至正五年五月所著之銜也

范舜臣大都人世為名醫博學多能尤精於天文之書至順間為永福營膳司令官與余言影堂長明燈每燈一盞歲用油二十七觔此至元間官定料例油一觔該一十二斤總計三百五十一斤連年積息致之乃有餘五十二斤則日耗之差短明矣永福營膳司所掌青塔寺影堂也

天歷初建奎章閣於西宮興聖殿西廊擇高明者三間為之南開以為藏物之所中開學士諸官候直之地北間南向中設御座兩側陳設祕玩之物命群玉內司掌之閣官署銜初名奎章閣學士階正三品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乃陞為奎章閣學士院階正二品置大學士五員並知經筵事侍書學士二員承制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並兼經筵官幕職置參書二員典籤二員並兼經筵參贊官照磨一員內掾四名內二名兼檢討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譯史二名典書四名屬官則有群玉內司階正三品置監群玉內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二員僉司二員典簿一員令史二名典吏二名司鑰二名司膳四名給使八名專掌祕玩古物藝文監階正三品置太監兼檢校書籍事二員少監同檢校書籍事二員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二員或有兼經筵官者典簿一員照磨一員令史四名典吏二名專掌書籍鑒書博士司階正五品置博士兼經筵參贊官二員書吏一名專

一鑒辨書畫授經郎階正七品置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二員專一訓教怯薛官大臣子孫藝林庫階從六品置提點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二名庫子一名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階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司吏二名專一印書籍已上書籍乃是刻祖宗聖訓及番譯御史箴大元通制等書特恩刱製牙牌五十於上金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畏吾兒字令各官懸佩出入禁學士院凡與諸司往復惟劄送參書廳行移又命侍書學士虞集撰奎章閣記文宗御書刻石禁中先時燕帖木兒太平王為丞相繫銜署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事後伯顏秦王為丞相繫銜亦如之

奎章閣記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歷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乃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庋閣以栖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回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叡知善於怡心養神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水

土之勢不匱矣人君有恆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至順辛未孟春三日御書於奎章閣璽被賜墨本特以天歷奎章二寶印識於其上

皇朝昔寶赤（即養鷹人也）每歲以初按海青獲頭鵝者（即天鵝也）賞黃金一定

皇朝貴由赤（即急足快行也）每歲試其腳力名之曰放走監臨者封記其髮以一繩攔定俟齊去繩走之大都自河西務起至內中上都自泥河兒起至內中越三時行一百八十里直至御前稱萬歲禮拜而止頭名者賞銀一定第二名賞段子四表裏第三名賞二表裏餘者各一表裏

至治二年江西廉訪僉事哈剌者吏畢宗遠奉差陳汝楫巡按至瑞州路一日看卷之際僉事見鼓樓上紅衣人往來問他人皆不見之少頃雷雨大作雷光直入廳事旋繞隨至卷所宗遠亟踰杈欄而出鬚髮悉為雷火所爍文卷被羊角風掣去旋入雲霄竟不知落於何處陳汝楫擊死於地泰定間宗遠侍父畢敬之來松江為廟田使親言此事

至正七年八月十二日上海浦中午潮退未幾復至人皆異之費子俾萬戶親與余言

松江府下砂場第四竈鹽丁顧壽五妻王氏始笄適顧生子女五人至大辛亥復有孕及期臨蓐七日不娩仍如故腹亦不加長每囑之家人曰我死後焚我勿待盡必取腹中物視之以明此疾何也至正庚寅十月二十五日因胎動腹痛而死越二日火化家人果取物視之

則胞帶纏束甚緊剖之乃一男胎其肋骨如鐵之堅訃
之懷胎巳十年矣其婦甲戌生死年七十有七

至正間別怯兒不花爲江浙丞相盡以本省所管土人
不得爲掾史時左丞佛住公曰若如此回避則都省掾
當以外國人爲之

至元間乃顏叛以其餘黨徙居於慶元之定海縣延祐
初倚納脫脫公爲江浙丞相其黨人屢以水土不安乞
遷居善地訴之不已公曰汝輩自尋一箇不死人的田
地來說當爲汝遷之遂絕其請

揭曼碩學士有題秋鴈詩云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飽
莫道江南惡須道江南好

新月每見於大二小三之說蓋爲前月小則後月初三
見前月大則初二日見至正七年九月小忽十月初二
日已見漫識於此以俟諸保章恐曆法之差爾

至正七年丁亥十二月朔旦虹見於西北竟天至東南
少頃微雨是歲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初一日五日驟
雨雷電大作初二日大風極冷而止變在嘉興城中未
知他郡同否

至正戊子小寒後七日即十二月望申正刻西黑龍降
於南方雲中取水少頃又一龍降東南方良久而沒俱
在嘉興城中見之

至正戊子正月十八日錢塘江潮比之八月中潮倍之
數丈沿江民舍皆被不測之漂一時移居者甚衆

圖畫見聞志載張文懿公有玉畫叉余家藏有古玉畫
叉一枚是非文懿公之物耶姑識於此

余曩爲燕京之行每宿於李老峪酒肆其家北之他房
稍覺敞豁其屋東大楣中發一靈芝莖長三尺餘斜倚
其上人以爲常及余山居寶雲山上不時生芝不以爲
奇余思大成殿瑞芝及宋徽宗時進芝稱賀以此觀之
何足爲賀也

湖南益陽州每有人夜半忽自相打莫曉所謂名之曰
沙魘土人知此證者唯以冷水澆面稍定以湯水飲之
徐徐方醒三二日只如醉中不知者殊用驚駭上海縣
達魯花赤兀納罕至正初爲本州同知因造漆器匠者
八人一夕作鬧親歷此事嘗與余言之

至正辛卯十二月癸酉冬至後三日即二十七日夜雨

至四更時震霆雷電大作其雨如注天明乃止時僑居
松江下砂後聞十二月初二日杭州又復雷電大雨

徐子方（琰）爲浙西憲使南臺劄付爲根捉朱九（郎朱張之子）
行移海道府回文言往廣州取藤枷去了以此回憲司
再行催發海道府復云已在大都臺復駁前後所申不
一取首領官吏招伏繳申徐公乃云凡言遠而後言近
遠者虛而近者實依實而申焉敢不一所據取招一節
乞賜矜免臺官爲之愧服

李和錢塘貧士也國初時尚在鬻故書爲業尤精於碑
刻凡博古之家所藏必使之過目或有贋本求一印識
雖邀之酒食惠以錢物則毅然郤之余生晚矣失記其
顏貌先父楓窗伯姻家處中父常稱道之漫書於此以
備仕宦者之忘云余家藏萬年宮碑陰趙名後有李和
鑒定石刻印識見存

尚醞蒲萄酒有至元大德間所進者尚存聞者疑之余
觀西漢大宛傳富人藏蒲萄酒萬石數十年不敗自古
有之矣

圖畫見聞志載唐刺史王倚有筆一管稍施於常用筆

管兩頭各出半寸中間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
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詩兩句似非人功其畫
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彫刻崔鉉文集有
丁氏筆管記其珍重若此余嘗聞大都鐘樓街富室王
氏有玉箭捍指環一如鉢遮環之狀差小上刻心經一
卷及聞先父楓窗云曾見竹通一枚制作與余所藏相
同但其碑牌中以烏木作牌象牙爲字嵌孝經一卷於
其上其碑不及一食指大以此觀之二物尤難於筆管
多矣人皆以爲鬼工也

酉陽雜俎載齊月到谷櫻桃至五月中皮皺如鴻柿不
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今西京每歲冬至前後進花
紅果子色味如新其地酷寒比之內地尤難收藏誠可
珍也余屢拜賜焉

至正十一年夏余於松江曾照寺僧房見一鉢帚開花
僧云此帚已七八年矣今似此者甚多嘉興路儒學齋
人陶門者其家磨上木肘忽發青條開白花時應才爲
學正陶指以示其家人吳江州分湖陸孟德言其鄰鐵
匠龐氏者其家 柳栲栳鐵碪十餘年今歲忽發長條
數莖如蕭帚開花皆以爲常余觀宋史劉光世傳光世
以枯桔生穗聞於朝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
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時建炎三年也
以時事觀之豈非草木之妖歟

羅世榮字國器錢唐人後至元丙子爲行金玉府副總
管有匠者慢工案具而怨之同僚詢其故羅曰吾聞其
新娶若捶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口舌之餘則有不
測之事存焉姑寘之余按宋曹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
既具案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

婦爲不利而朝夕訾詈之使不能自存者故綴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二事適相符併識於此抑仁人之用心也

長吾兒脩閭閭嘗爲會福院提舉乃國朝沙津愛護持（漢名總統）南的沙之子世習二十弦（即箏也）悉以銅爲弦余每叩樂工皆不能用也唐人賀懷智以鵾雞筋爲弦歐陽文忠公詩杜彬皮作弦後人多疑之以此觀之或者亦可爲爾銅弦則余親見聞也肅山監司左荅那失里乃閭閭之親弟

丁卯進士廝都剌天錫宮詞深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畔銀鐙過照見芙蓉葉上霜人莫不膾炙之予以爲擬宋宮詞則可蓋北地無芙蓉宮中無石闌干攀執宮人紫衣大朝賀則於侍儀司法物庫關用平日則無有也宮車夜出恐無此理又京城春日詩燕姬白馬青絲韁短鞭窄袖銀鐙光御溝飲馬不回首貪看柳花飛過牆國朝有禁御溝不許洗手飲馬留守司差人巡視犯者有罪故宋顯夫御溝詩有行人不敢來飲馬稚子時能坐釣魚之句可謂紀實矣

皇朝設內八府宰相八員悉以勳貴子弟爲之祿秩章服並同二品例不受宣惟奉照會禮上寄位於翰林院官掃鄰（即宮門外院官會集處也）所職視草制詞如詔赦之文又非所掌院中選法雜行公事則不與也

余山居西瀕湖有養樂園乃賈似道之故居今則江州路同知西域人居之至正九年夏其家生一雞騈首張而棄之於水十二年紅巾燬其居殘其家亦妖孽之先兆也歟

大德間回回富商以紅剌一塊重一兩三錢中之於官估直十四萬定嵌於帽頂之上累朝每於正旦與聖節大宴則服用之瑀嘗拜觀焉

至正癸巳冬上海縣十九保村中雞鳴不鼓翼民謠曰雞啼不拍翅鴉鳥不轉更

漢書中有錄囚唐書中有慮囚集韻載錄音力倨切分曉是錄囚其義且明白蓋北音錄爲慮南人寫私書皆以鄉音作字中國人觀之皆不可知余嘗見條環二字寫作匣環餘皆類此唐書一時書手誤寫後人因而訛之

延祐開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蓋因仁皇乙酉景命也

至元末年尚有火禁高彥敬（克恭）爲江浙省郎中知杭民藉手業以供衣食禁火則小民屋狹夜作點燈必遮藏隱蔽而爲之是以數致火患甚非所宜遂弛其禁杭民賴之以安事與廉叔度除成都火禁之意一也余固書之俾後人知公之德政利人者如此

後至元間伯顏太師擅權盜出太府監所藏歷代舊璽磨去篆文以爲鷹墜及改作押字圖書分賜其黨之大

臣獨唐則天一璽玉色瑩白製作一如官印璞僅半寸許不可改用遂付藝文監收之一時閣老諸公皆言則天智者特以其把手高聳於上璞薄而文深使後人不可改作固能存之國朝凡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文皇開奎章閣作二璽一曰天歷之寶一曰奎章閣寶命虞集伯生篆文今上皇帝作二小璽一曰明仁殿寶一曰洪禧命瑀篆文洪禧小璽即瑀所上進者其璞純白上有一墨色蝙蝠觀者以爲二物相聯實一段玉也上頗寶之

王叔能參政題一錢太守廟詩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學得先生要大錢

北庭文定王沙剌班號山齋字敬臣長吾人今上皇帝之師也上嘗御書山齋二大字賜之至元後庚辰爲中書平章一日公退爲余言曰今日省中有一江西省咨曾某告封贈者吏省作弊將曾字添四點以爲魯字中閒亦有只作曾字者欲折咨之余曰即照行止簿便可明也篤敏脩姓相同吏弊顯然僚佐執以爲疑公曰爲人在世得生封者幾人何況區區七品虛名又非實授

縱使不是改亦何妨若使往返非一二年不可安知其可待否且交爲父母者生拜君恩不亦悅乎力主其說而行之誠可謂厚德君子也余觀中興系年錄載魏矼字邦達爲考功員外郎選案不存吏緣爲姦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返輒經年矼請細節不圓處悉先放行人以爲便

教坊司儀鳳司舊例依所受品級列於班行文皇朝令二司官立於班後至正初儀鳳司復舊例教坊司迄今不令入班

蒙古人有能祈雨者輒以石子數枚浸於水盆中玩弄口念咒語多獲應驗石子名曰鮓答乃走獸腹中之石大者如雞子小者不一但得牛馬者爲貴恐亦是牛黃狗寶之類

國朝有禁每歲車駕巡幸上都從駕百官不許騎坐騸馬惟騎苔罕馬（苔罕二歲駒也）延祐閒拜住丞相嘗騎騸子出入今則此禁稍緩

至正元年四月十九日杭州火災總計燒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六所七披民房計一

萬三千一百八閒官房一千四百二十四閒六所七披寺觀一千一百三十閒功臣祠堂九十三閒被災人戸一萬七百九十七戸大小三萬八千一百一十六口可以自贍者一千一十三戸大小四千六十七口燒死人口七十四口每口給鈔一定計七十四定貧合賑濟者計九千七百八十四戸大口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三口每口米二斗計米四千五百八十一石八斗小口一萬一千六十六口每口米一斗計米一千一百六石六斗總計米五千六百八十八石四斗時江浙行省只力瓦歹平章移咨都省云光祿大夫江浙平章政事切念當職荷國榮恩受寄方岳德薄才微不能宣上德意撫兹黎民到任之初適值闕官獨員署事一月有餘政事未修天變遽至乃四月十九日丑寅之交災起杭城自東南延上西北近二十里官民閭舍焚蕩迨半遂使繁華之地鞠爲蓁蕪之墟言之痛心孰任其咎甚老之餘甘就廢棄當此重任深愧不堪已嘗移文告代未蒙俞允誠不敢久稽天罰以塞賢路謹守職待罪外乞賜奏聞早爲註代生民幸甚明年四月一日又復火災宋治平三年正月己卯溫州火燒民屋一萬四千閒死者五千人

欽定四庫全書

松江夏義士者乃甲戸也其家房門上有一西番塔影舊松江無西番塔不知此影從何而得人以爲異酉陽雜俎云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又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陸放翁云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廡閒亦未易以理推也以上之說因其塔所見影然松江無此塔而有影見者其理又不可得而究之予嘗遊平江虎丘寺閣上檻窗下裙板中有一節孔關偶以紙屏障之則一寺殿宇廊廡悉備見於屏上其影皆倒余山居與保叔塔鄰舉也朔望點燈之夕過夜觀之一塔燈光倒插於段橋湖中大抵塔影皆倒沈存中之說是也

皇朝開科舉以來唯至正戊子舉王宗哲元舉鄉試省試殿試皆中第一稱之曰三元宋自仁宗慶歷復明經科稱三元者王巖叟一人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微微都鄭王帖木兒不花高昌王二公被害都人有垂涕者伯顏太師被黜都人莫不稱快筆記載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檜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秦檜孫女封崇國夫人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府爲捕繫鄰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皇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至正十五年浙憲貼書盧姓者忽失一貓令東北隅官搜捕之權勢所在一至於此可不歎乎

元統閒革去奎玉內司併入藝文監通掌其事監官依怯薛日數更直於奎章閣蓋奎玉內司所管寶玩貯於閣內時揭曼碩爲藝文監丞寓居大都雙橋北程雪樓承旨故廨到閣中相去十數里之遙揭公無馬每入直必步行以往比之僚吏又且早到晚散都城友人莫不以此爲言一日揭公爲余言曰我之不敢自慢入直者亦有益也近日在閣下忽傳太后懿旨問閣中有誰復奏有揭監丞再問莫非先帝時揭先生耶遂賜酒焉又

欽定四庫全書

一日再問是某以古玉圖書一命辨之詳注其文而進亦賜酒焉是時閣下悄然餘者皆是應故事而已多有累怯薛不入直者此公晴雨必到終日而散後十餘年予歸老西湖上每遇同志之友清談舊事屢及此者莫不以長厚老成稱之余觀歸田錄載樞密王曙之妻梅鼎臣女也其德初夫人入朝德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揭公之際遇尤可尚矣

士大夫因其閒見之廣反各有所偏致有服丹砂者服涼劑者服丹砂者爲害固不待言余以目擊服涼劑者言之友人柯敬仲陳雲嶠甘允從三人皆服防風通聖散每日須進一服以爲常一日皆無病而卒豈非涼藥過多銷鑠元氣殆盡急無所救者歟可不戒之老學庵筆記載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稟受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書用熱藥得禍至有藏用擔頭三斗火人或畏之惟晁之道悅其說故多服丹藥然亦不爲害後因伏石上書丹爲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蓋因丹氣熱毒所攻終爲所服丹藥過多之故也視過服涼劑者亦由是歟

欽定四庫全書

范玉壺作上都詩云上都五月雪飛花頂刻銀妝十萬家說與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襖不穿紗余屢爲灤陽之行每歲七月半郡人傾城出南門外祭奠婦人悉穿金紗謂之賽金紗以爲節序之稱也

平江漆匠王　者至正閒以牛皮製一舟內外飾以漆拆卸作數節載至上都游漾於灤河中可容二十人上都之人未嘗識船觀者無不歎賞又嘗奉旨造渾天

儀可以折疊使於收藏巧思出人意表可謂智能之人今爲管匠提舉

凡有蹦撲刀斧傷者但以帶鬚葱炒熱搗爛乘熱盦患處逮愈頻換熱者尤妙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皆不及此

破傷風能死人用桑條如筋長者十數莖閣起中用火燒接兩頭滴下樹汁以熱酒和而飲之可愈

集賢大學士王彥博 約 爲副樞日有兄弟爭襲萬戶者

弟有父命兄不肯讓二十餘年而不能決公曰父命行之一家君命施之天下遂令其兄襲之又英廟爲東宮禮上樞密使例須新製鋪陳事畢工部復欲取藝還官同文皆不爲准公爲副樞首同此文曰照得上項鋪陳難同其餘官物本院除已尊嚴安置外行下都事廳同呈遂絕其事又湖廣省咨蠻洞相殺合調軍馬征之公同咨云蠻夷相讎中國之幸行下合屬固守邊防毋得妄動軍馬公之所行大槩如此姑識其一二云公恭定天歷間爲三老尚議中書省事

後至元間伯顏太師擅權諂佞者塡門略舉其尤者三事漫識於此餘者可知矣有一王爵者驟奏云薛禪二字往日人皆可爲名自世祖皇帝尊號之後遂不敢稱今伯顏太師功德隆重可以與薛禪名字時御史大夫帖木兒不花乃伯顏之心腹每陰嗾省臣欲允其奏近侍沙剌班學士從容言曰萬一曲從所請大非所宜遂命歐陽學士揭傒斯會議以元德上輔代之加於功臣號首又典瑞院都事　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佩以虎符今太師功高德重難與諸人相同宜造龍鳳

牌以寵異之遂製龍鳳牌三珠以大答納飾之飾以紅剌鴉忽雜寶牌身脫釵元德上輔功臣號字嵌以白玉時急無白玉有司督責甚急續聞一解庫中有典下白玉朝帶取而磨之此牌計直數萬定事敗毀之卽以其珠物給主蓋厥價尚未酬也又京畿都運納速剌丁伯顏太師功勳冠世所授宣命難與百官一體合用金書以尊崇之乾轉數回遂用金書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八字餘仍墨筆以塞其望明年黜爲河南左丞相行事之夕雖紙筆亦不經省房取用恐泄其事遂於省前市鋪買剳付紙寫宜與之余嘗以否泰之理灼然明白因舉似於用事者可不戒歟梁冀跋扈止不過比鄧禹蕭何霍光而已曹操之僭罔不容誅薛禪之說又過於九錫多矣

余家人病瘧鄰家有藏宿斧者借投病人禳之其斧如石若斧狀腦差薄而無孔恐是楔爾正與筆談所說相同

後至元己卯四月黃霧四塞頃刻黑暗對面不見人油坊售之一空余於都城親歷此事古有黃昏恐若此也

至正十二年壬辰七月初十日徽賊入寇杭城時樊時中 執中 爲浙省參政亟出禦賊北行至歲寒橋遇害先浙省以杭州路總管寶哥 仲賢 攝參政調守禦昆山之太倉領軍而往駐於昆山舊州山寺離太倉州治三十餘里終於不往鬪寇至遂遁匿於杭之寓舍適值賊破杭乃挈家溺於西湖舟中越三日鄰居無賴之徒利其所將恐之遂與犬妻　氏連結其衣袂溺水而死時漳州路總管嶜至道作二詩挽之以寓褒貶之意漫書於後

挽樊時中參政

主將無謀佛眾倚賢參有志惜言輕狐羣衝突成妖孽
黔首驚惶望太平奮志從軍全節義殺身徇國顯忠誠
歲寒橋下清泠水夜夜分明嗚咽聲

挽寶哥參政

香魂役骨墮深淵無智無謀亦可憐妖冠猖狂如有畏
生民凋瘵似無天芳名苟得千年在死節應當二日先
欲向西湖酹尊酒淒風冷雨淚無邊

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廿二日伯顏丞相入杭城二月

廿二日起發宋三宮赴北四月廿七日到上都五月初二日拜見世祖皇帝十一日命幼主爲檢校大司徒開府儀同三司進封瀛國公十二日內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陳才人又二侍兒失其姓氏浴罷肅襟閉門焚香於地各以抹胸自縊而死解下衣中有清江紙書一卷云不免辱國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三百春身受宋禄羞爲北臣大難既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義士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十三日奏聞籍埋四尸取其首懸於全后寓所以戒其餘在上都時濟門子嘗聞之先父樞密因覩周草窗日抄亦載此事又得所請使日記官嚴光大續史所說相同二書皆爲本恨三朝政要錢塘遺事板行於世皆失此一節惜哉若此貞烈可不廣傳乎因筆之於此

漢成帝時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日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予因追憶高昌世傑班 字彥卿 北庭文定王沙剌班大司徒之子

爲尚輦奉御元統元年上新製洪禧小璽貯以金函青
囊命世傑班掌之懸於項實於袖中經年其母不知親
友或叩之內廷之事則答以他說其愼密如此時年十
五歲方之孔光尤可尚矣
皇朝御膳日用五羊今上皇帝即位以來日減一羊可
見聖德仁儉也若此
郊祀祭廟天子御袞冕百官皆法服凡披秉須依歌訣
次第則免顚倒之勞謾識歌訣於左襪履中單黃帶先
裙袍蔽膝綬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珮丁當冠笏全
至元間行省左丞史公 弼 號紫微老人能寫大字有神
力平開二石五斗弓以三指背可懸五十兩銀定七片
初攻揚州有功然心服姜才之忠勇
黃子久 公望 自號大癡吳人博學多能之士閭子靜徐
子方趙松雪諸名公莫不友愛之一日與客游孤山聞
湖中笛聲子久曰此鐵笛聲也少頃子久亦以鐵笛自
吹下山游湖者吹笛上山乃吾子行也二公略不相顧
笛聲不輟交臂而去一時興趣又過於桓伊也
葉子澄 以清 號雪蓬吳人也貧而尚義之士與鄒縣達

魯花赤伯顏爲屍交至正壬辰寇起江東浙省調兵守
昱嶺關時顏在遣中沒於王事其家舊居嘉興崇德州
訃音至家人招黃冠嚴隱者追薦禱名之顏云旦夕杭
城受危萬罩空遠往吾弟處逃生毋妻以無弟可依再
扣之云即松江葉子澄乃我存日生死交也可往依之
其即備船東行比至前三日葉夜夢伯顏相見以家屬
爲託葉即爲閒居供給不怠後杭城果陷此得非顏平
日正心不昧故能盡悟若是亦由葉之與人交情不渝
眞誠相感之所致也宋仁宗時有託公書之事頗相寘

合信有之矣頫字謙齋唐兀人也
江西胡存齋參政平日好客四方之人往來無不館穀
之廳閽人倦於通報但不出即於門首挂一本官在宅
之牌近年浙閒富室無一家不貼卻客之榜較之亦可
憐哉
巎巎平章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康里人一
日與余論書法及叩有人一日能寫幾字余曰曾聞松
雪公言一日寫一萬字巎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輟
筆余切敬服之凡學一藝不立志用工可傳遠乎

江浙參政赫德爾公字本初嘗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時
本司諸先輩同談內苑萬歲山太液池本非我朝刱建
乃亾金之治圃也初聖朝起朔庭絕塞土有一山形勢
雄壯峯巒秀異金人望氣者言此山有王氣當出異人
非金之利謀欲傾圮之計無從出時金已衰微因通好
託以入貢爲辭願求此山之土爲報衆皆鄙笑而許之
金人遂掘其山自備車馬挽載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
山開挑海子栽埴花木營構宮殿以爲游幸之所未幾
金亾世祖皇帝登大寶改築京城山適在禁苑之中至
今塞土遺迹尚存其土赤潤草木不生乃知帝王之宅
都會之京興衰之兆天已默定豈人力之所能爲也公
因和萬歲山詩韻有水沂顛崖流自轉山移絕塞勢尤
雄之句史冊必載之詳姑錄其略以廣聞見耳
延祐間武神童 嘗爲中瑞司典簿 善寫小字一粒
芝麻上寫天下太平四字江南野史載應用嘗於一粒
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法令書其別有四敕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
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

設於此以待彼效之謂之式
律文有䟽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之說余以爲去
者爲主來者爲客是以避之後有一宋法司老吏云謂
如人方去忽有人倉忙自後而來必有急事也故當避
之謾識此以俟知者正之
王衍以銅錢爲阿賭物顧長康畫神指眼爲阿睹中二
說於理未通今北方人凡指此物皆曰阿的即阿睹之
說明矣余嘗見周草窗家藏徽宗在五國城寫歸御批
數十紙中間有云可付體己人者即今之所謂梯己人
因方　訛書爭之誤無疑
江西呂道山 師顔 至元間分析家私作十四分本家一
分朝廷一分省官一分尊長呂平章支煥一分親戚館
客一分每分金二萬兩銀十萬兩玉帶十八條玉器百
餘件布二十萬匹臈磬五婁只此是江州府庫見管鄂
州他處者又不預焉以此觀之石崇又何足數也
宋嘉熙庚子歲大旱杭之西湖爲平陸茂草生焉李霜
涯作諢詞云平湖百頃生芳草芙蓉不照紅顚倒東坡
道波光瀲灔晴偏好管司捕治遂逃避之

唐廬從愿爲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時號多田翁松
江下砂場瞿 霆發 嘗爲兩浙運使延祐間以松江府撥
屬嘉興路括田定役榜示其家出等上戸有當役民田
二千七百頃并佃官田共及萬頃浙西有田之家無出
其右者此可爲多田翁矣
讀書訣云生則慢讀明經句熟則緊讀貪遍數未熟莫
要背念既倦不如且住
至正十五年浙西科鵝翎爲箭羽督責甚急一羽買三
錢後至五錢者且以集慶一處言之比年杭州一運解

一百六十萬根共發三運本路止有匠人二十名日造箭八百隻該用翎一千六百根周歲用翎五十七萬六千根如此則一運可供三年盜此物經過壓蒸皆成無用然而催運不已本路自科者可勝言哉倘有計會而索之則民無害矣宋王濟爲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有物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淳化五年詔曰作坊工官造弓弩用牛筋茂取於民吏督甚急或殺耕牛供官非務農重穀之意自今後官造弓弩其從理用牛筋悉以羊馬筋代之皆載之史策

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憲僚吏翹傑出羣者款之名曰撒和凡人有遠行者至巳午時以草料飼驢馬謂之撒和欲其致遠不乏也又江南有新官來任者巨室須遠接以拜見錢與之叩之則答以寄身了如江西浙西數大郡長官非千定不可間有一二能者許及三千定者佐貳各等第皆有定價或有於都下應付盤纏同出就與之管事名之曰齒兒頭余切恨贓污之徒要拜見錢與因一事取受者大不相侔按律文反有終非因事取受之條失之遠矣且以江西蕃劉松江朱管嘉興王氏皆遭顯戮非拜見錢而致之何以得此所謂貪國害民以致於天下不寧詎可言哉因觀江鄰幾雜志載七陽豪民鄧　者指縉紳來借貸者乞與二百緡便可作驢騾腰金拖紫不爲豪子以長耳靚之鮮矣余曰若以借貸者便作驢騾取覓者指以撒和穿身又何多耶

錢唐韓介石巨室也延祐夏忽風雨驟至令庖僮往樓上閉窗而過不見此僮樓上尋之則已斃矣因取所帶刀而斂之條靮皆如故刀刃則銷鑠過半事爲筆談所載內侍李舜舉家暴雷所震人以爲堂屋已焚窗紙皆黔有一寶刀極鋼堅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二事皆相同此理殊不可強解也

國朝尚食局上供麵磨磨實樓上機在樓下驢之踩踐人之往來皆不相及且遠塵土臭穢叩之乃巧人瞿氏所作也

國朝鎮殿將軍凡請給衣糧名之曰大漢但年過五十者方許出官

因話錄云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奔驢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因念延祐間陳伯敷（名曾）到都每見晦跡丘園者數多遂有詩云處士近來恩例別麻鞋一對當蒲輪之譏

余兒時聞先父樞密言嘗於宋官庫中見孟蜀王錦衾其闊一梭徑逢被頭作二穴纖成雲板樣蓋而叩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擁覆於肩此之謂鶯衾也

至正十七年三月上海縣十九保徃字圍李勝一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雞狀鼓翼長鳴余按文獻通考雞禍類無此鳴者始識於此

至正戊戌正月初三日錢唐盧子明家白雞伏雛九隻內一隻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越三日而死三月間諸暨袁彥誠家一雛四足二足在翼下時余訪舊到諸暨適見此事咸淳己巳常州雞翼生距

龍廣寒江西人居錢唐挾預知之術遊食於諸公之門一日居佑聖觀陳提點房陳叩以明日飲食之事答曰寫了不可看陳俟其出乃竊視之書云來日羊肉白麵老夫亦與其列適有人送活鯽魚者陳囑僕明日以魚爲食諸物不用至五更鐘末住持吳月泉遣人招陳來方丈相陪高顯卿參政蓋高公避生日也陳爲吳言房中有活魚取來下飯高曰我都准備了也諸物皆不用陳自念龍之語有驗因及龍廣寒者在房中住高曰我識之可請同坐是日羊肉白麵亦與其列皆應其說嘗自言我已一百八歲故貫酸齋贊其象云有客名廣寒自號一百歲更活二百年恰好三百歲以此戲之卒於延祐末年嘗聞先父樞密言宋末有富春子能風角鳥占之術名聞賈秋壑一日賈招之叩以來日飲食之事富寫而封之明日賈作宴於西湖舟中至晚賈行立於船頭自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座客廖瑩中乃言此時日已暮可以富所書觀之折封請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衆皆驚賞余按蔣　逸史載李宗閔食五般餛飩李栖筠食兩枰糕糜二十碗橘皮湯之事相同萬事莫非前定也歟

巴思八帝師法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合失

杭州開元宮住持元寶眞人王眉叟（壽衍）有銅水滴一枚貯水在內過潮汎則水溢應時欲以此進上後攜至都潮候不應遂已之可見氣候不同浙閒凡造醬醋稍淹之物收藏不避潮汎則及時必須溢出至有封泥瓶瓮者亦爲之破裂或取清明日門上所插柳條置之瓶上禳之其溢即止江北則無此說所以見方貢土物藥材道地之分凡事豈可一槩論之謹書於此以爲仕宦中國執己見不察地方不順人情者補其開見之萬一

云

朝野僉載云御史李審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脚錢又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以責審諸御史皆有慚色吁賢哉　若以當今之世豈無如此母之賢者恨見聞不廣錄此以　來者而得書之因追憶奉化知州祝居實嘗爲余言曰彼爲浙省譯史時嚴因公差赴都經鎮江必爲其友回回千戶者相見而往一日留作午飯食罷其妻出見之千戶云今决見伯伯之遲者蓋家貧無人此飯皆媳婦爲之故出遲爾幸勿見罪每歲賴此婦織綿紬三四匹賣以助俸之不給者皆此婦之力也本婦拜而責其夫曰何以爲貧我賴汝之貴儀有筵會處實我上坐稱之以夫人金繡者皆列之於下未嘗因貧而賤我或者樂人之金珠錦繡使汝有所犯我安得於上乎觀視之所衣麄布也頭繡上有補頂可謂至貧也操守如此不謂之賢婦可乎輒書此以追配之

文宗好食蛤蜊中有碎破不裂者上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螺髻瓔珞衣履畜晉謂之菩薩上置之金粟檀

香合賜與善寺令致敬焉余於杭城故家見蚌殼二扇內有十八尊大阿羅像織粟悉備後歸之春里麻思的左丞欲求其理又不可強言曲解也

唐李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判官京兆任迪簡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阿憐帖木兒北
國吉　長老長老迎之甚喜留
坐竭侍者　後好酒一　執杯王盡飲之長
老曰尊客　進兩杯　及昏長老大
驚乃醯醋也卽欲捶侍者王曰酒醋皆米爲者我不厭之何怒耶怒不能釋王曰欲留我坐須勿怒我有佳醖
取　飲盡歡而散較之任迪簡尤可重矣

松江曹雲西知　善書畫杭士李用之訪之歿於館中雲西斂之正堂葬之善地亦希有也可與范雲迎王喪還家營救之事相同謾識於此以勵薄俗

山居新話完

山居新話後序

國家承平日久制度文物禮樂之盛無不著在大典布之成書其底治於我朝實比隆於三代予歸老山中習閱舊卷或友朋清談舉凡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音之密勿次及名臣之事蹟與夫師友之言行陰陽之變異凡有益於世道資於談柄者不論目之所擊耳之所聞悉皆引據而書之積歲月而成帙名之曰山居新話其不敢飾於文者將欲使後之覽者便於通曉抑且爲他日有補於信史之一助云爾爰書爲序至正庚子三

月既望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楊瑀識

遂昌山樵雜錄

鄭元祐 撰

遂昌山人雜錄

鄭元祐 明德 撰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甫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晳如滿月冠巾團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至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襤褸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稍經紬史飲食勞苦如平生驩既罷其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窮士也而兄加禮殊過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兄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賣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所謂朝不坐燕不與彼何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公之卓識有若此哉

宛丘公嘗言為吏呉下時呉守則趙公諱全也呉方內附頑民時陸梁其獷甚故犯法者擒至加捶掠侯必叱令痛捶楚雖死不貸若夫里正主首以繇役受捶者侯必瞑目嗟歎曰以徵科受薄罰其何忍加重焉繼除杭州呉民泣送不忍舍之去時浙省以宗室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司屬檠可知而侯以剛正不少屈至擒其家奴枷項以示衆久之不勝大臣之所折辱也竟卒於杭時人擬似趙廣漢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謫章伏使無泄后謂昨夜夢濟王大怒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鄧往南高峰頂為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入宋亡鄧構室呉下曰會道觀時浙西按察司治呉下按察使閻公子靜雷公苦齋胡公紫山徐公子方等皆樂與鄧相過從一日質諸鄧宋士大夫較之今日其所守何如鄧固辭不敢荅諸公苦強之鄧曰此事不難見宋養士大夫厚其廉隅可以守較之今則相去遠矣鄧高士歿後五十年西臺中丞曹公士開訪元祐於呉下元祐僦屋湫隘時方暑中丞攜小榼酒以相餉遂往會道觀道士呉溪西者跛一足能學其師彈烏夜啼曲鼓琴未竟而郭公子昭曹公克明亦皆有所攜而來呉遂出三四巨軸皆鄉時按察諸公與其師倡和詩也其間一卷則閻公子靜詩詩小序有謂昨日一謳者新到城當攜燭煮牛脾與謳者同往以從鄧師飲酒聽歌玉藥花下中丞歎息謂曹郭二公曰今日憲司官敢若是乎於以見國初文綱雖甚疏而上下樂易不難治今日既相反而治道益不如昔可勝歎哉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為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顙宋為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

徒皆是也雖李既貴悉願其親族而張獨畏顧不敢僅奏撥平江田三十項贍之得田後其父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荅曰母已亡獨父在為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既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憮然不樂召中書省臣以為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即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為物所壓日重一日而仁廟所以貴之者詞臣代言以降制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關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讌犒於其家比使臣至其父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即臥內宣恩命其父瞢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爾然二人皆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為戒也夫

師其姓者杭人家居拱北樓之西其家嘗利非一端而打銀其一也暗門外慧光菴尼無著者張循王九世女

孫也以陋故不嫁而挾嫁貲故優裕師一日訪無著延師午飯飯竟出一銀香合重二十兩塵土蒙坌如漆黑無著浼師令其打一二十哲那環師持合至家竊開乃赤金也復裹合扣無著以香合金合耶銀合耶無著笑曰銀合耳師以竊開合示之始知其為赤金若師者嘗利者也設心若此謂之無好人可乎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呉江洲渚上老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為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呉是日大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為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生山

老僧某令其領兵勢且將自刎毋汙他人手行童震慄
遠望有以銀倚中坐者以手招行童莫敢前且令
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
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
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倚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
問曰首座知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
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
謾不省抑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即命大
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牓而令寺行童以吳語

誦牓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諜江南凡八年至
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於江南探諜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
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都有天慶
觀即今元妙觀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
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
轄者尚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
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欲
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
問謂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遊廊管轄何爲
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啟戶觀主以平章且
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
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即鎖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
抑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閩州王高
士嘗罵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
曰是眞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都遺
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尚瞢瞢
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尚慮不能供繇役而猶

若是惰遊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遏叫呼曰平
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錢貯
中統小鈔撮撮與之公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杭西北羊角埂埂上全眞小菴士人羅蓬頭者非癡非
狂冬夏惟一衲衣居菴一室中室無坐臥具惟晝夜蹲
地上穢汙殊甚而往往能前知一張其姓者故宋書表
司宋亡依道館嘗舒手向羅問吉凶羅書狗災兩字張
問應在幾時書百日內張持齋誦道經日禱於神明冀
免難一日見牝牡狗以碁帶擊之竟爲狗所傷而死閩
人馬都錄者號靜齋以道法際遇度宗賈平章以海味
進謝后后啗之泄瀉不止馬進符水飲之而愈后召馬
賜予之馬辭懇因謝恩自致其言曰臣上告佛佛繼今
他人進飲食不可遣次供御言出口高賈顧已知之甫
出禁門即下臨安府獄面刺雙旗押付鄜都寨日具存
亡時以江上事危出師有日以放寨兵寬之得不死復
於寨村落間禱雨有驗未幾宋亡權中丞奉旨訪好人
薦馬於世皇道法復有驗宣授浙西都道錄提點西太
乙宮恩賞殊優渥一日大雪訪羅蓬頭於全眞菴問未

來休徵羅書賀字復書正字迫之但曰問知堂知堂者
奎章曲解既而明年正月宣州賀雷巖齋要書宣命截
替馬前職云雪晴道凍鹽運司一卒張某問羅未來事
筆硯皆凍不可書卒怒持蓬頭知堂者勸止之烘筆硯
爲書千二錢卒大笑以爲我此行勾四場鹽官所望數
百緡而僅書若此已而卒出門道狹冰凍一蒼頭擔酒
四缶來卒撞之酒墜地蒼頭者持卒哭曰我方千二錢
買酒來須償我乃得去卒償鈔竟入門謝羅曰眞仙信
有先見哉凡遂刹市人聞休咎其人將禍意必書其手

曰鈔好仍乞鈔買酒肉啗己并衆人否則搖手終不爲
一書後將死大笑拍手歌唱立地卒羅蓋仙者惜其事
遺落故所聞止此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葡萄不知其
善書也今世傳葡萄多贋其眞者枝葉須梗皆草書法
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脣見輒憤罵
曰掘墳賊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袖
瓜啗其大龜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乘湯浴鮮于
公必躬爲進澡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支離叟即伯機

家所種松也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董時嘗侍
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
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
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記憶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
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輒厭之故不育乃
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媼鞠育之他人家
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終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
抛棄子女俗平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雖小惠
然無甚貧者亦此之由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
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
小肩輿四力士以鎚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
廟臨安府已爲具賞犒數勇士陞轎離地五六尺前樹
皂纛列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閒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
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
卒飛上斬八風即剿火禱心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

賞之實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傳其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廟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惻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淸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北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宛丘公護其先府君櫬歸葬時一舟載靈櫬宛丘公坐

櫬舟中一舟載家累子期與其母夫人在焉舟過金山舟人以便風大䑸維兩舟竝行子期將過宛丘公船失脚墮江水公震慄重賞令救比卸帆停舟須臾久而子期若有人捧出水面者終不沒今登政府豈偶然云

義興岳君仲遠父家唐門其上世本田家至仲遠所生父與其叔皆來京學上舍家貲產非過厚而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無不至其家者南士若牟誠甫先生蔣泰軒蔣竹山先生姚子敬先生龔當秋先生其顯者若趙文敏公至虞之昏因當世貴官如高房山尚書廉端甫國公李息齋學士其從兄李信庵處士鮮于伯機經歷仲遠皆傾身與之交然自至治已後郡縣狠牧羊家事日不如日後爲漢陽縣尹坐掠死非辜遭降黜鬱鬱而沒仲遠昆季凡十三人皆零替不振回首未二十年宜興諸富家亦相次淪落是皆廢興雖有命然爲官司所朘剝雖積鋼爲山尚不給況齊民乎

金華三胡先生長誠仲次穆仲次汲仲汲仲石塘也最知名誠仲子無咎已殁穆仲子孔章今爲吳郡經師汲

仲子千里家建昌石塘先生以崔中丞薦入見世祖顧問所荅不稱旨出爲揚州路儒學教授師道甚嚴繼除建昌教授録事司程雪樓學士家遺編先生捕其子坐罪不貸由是人憚之後除台州臨海簿愛縣民如子上司誅求身當之素客於杭居貧甚以古文倡人求記碣序贊稍不順理雖百金不作也後以室人喪居喪如禮然所居湫隘甚遷居青蓮寺講道寺中性矯亢當時斯文顯者鄧巴西廉使故毁辱之由是益下遷後爲鹽場司丞就養建昌浙省以是年秋試屈先生爲試官復來青蓮寺殁寺中殁時當嚴冬尚未秋纊是日元祐往候之項可立煮三建湯飲之猶力疾荅揚州盛恕齋書語次又訓飭學者以自樹立氣益索扶之上臥榻即跏趺坐逝比斂顏貌如生時斂後天台周本心時爲浙省掾宰學徒私謚修道先生發靷還建昌省憲官皆執紼以送今三十年矣先輩淪落如先生抗直不撓以斯文自任者絕無之穆仲先生純德古君子經學尤粹深有三書辨尚書或問行於世

今中奉大夫浙東元帥白野泰不華君由越守召入爲

祕書郎未幾母夫人歿於越白野君還櫬持喪戒珠寺朝夕臨屏嘔血不脫經帶家人欲一見其面不可得也既舉葬服闋乃始復初近世禮俗壞如君者蓋甚寡今以海寇遁誅留斗城未返令人念之不忘

杭人王溪月諱壽衍字眉叟少年爲道士便際遇晉邸其所交皆公卿大夫後以玄文輔道粹德眞人管領開元宮江浙省都事劉君諱致字時中海內名士也晚年尤淸勁既卒貧無以葬王眞人者躬至其家弔哭甚哀周其遺孤舉其喪葬之德淸縣某鄉之原與其壽穴相近春秋拜掃若師友然異教中若溪月者蓋可尚歟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若讀書吳人倪文光諱昭奎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鎮居久之文光殁而子瑛駁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朘剝也貲力遂耗減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剋無作有以濟朋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夫容峰傍葬之日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窘於誅求顧未有能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

歲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日必大慟祠下而先生拜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矣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以來儒者也而先生於佛老兩教則皆喜其說有祭鬼法平日喜畫蘭疎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所以輸寫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版刊其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謝皐父先生諱翱自號晞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

文知名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駛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柰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賛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柞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鄧牧心棄本山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嚴不尚作承其學者杭人李道坦字

坦之坦之詩亦工然傷於巧云

龍虎山人張一無諱善式其先在宋簪纓家也四世皆以其貲讓故其家有讓堂至一無始入龍虎山為道士在道派張開府口世孫也雖已為道士酷喜禪學於是入天目山禮普應國師咨稟參決志堅甚衆中道衣壇簡不訶也道家者流以其術承應尚方與俗蓋無別而一無獨持齋素行克苦以故其徒僧之先是蘇杭閒國師道場隨處有同參者亦多賢一無而吳大宗師每念一無志高潔爲奏文德先生降璽書以護之賢一無住京師會吳宗師老病繼掌其教者疏一無痛陵辱之一無猶非遂以病辭京師

兩浙鹽運使瞿琴軒諱霆發下沙人內附後以貲雄爲提舉遊大滌山山中人亦富贍瞿至日開宴張樂瞿一不少吝踰數日索觴登天月便厚襯飯寺僧時高峰妙禪師坐死關須鹿盧挽鉤與乃得上下然入死關拜師請之云爲遊山翫水來爲生死大事來瞿但泣涕曰弟子不會師擲竹篦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瞿欲捐田寺中挾寺僧一人還下沙以田若干頃歸之歸之日僧以

田券呈師師大怒叱令速還瞿語之曰平常山中無田苦苦過也了今日欲得田造業耶僧至下沙以券還瞿瞿曰僧輩可謂無識此等細事何必令老僧知後爲天目山建大覺師子院久之瞿老病盡遣其婢妾以貲分與諸子女戒勿來見我日與道者一人煮粥飲之儵然而卒若瞿者亦謂異乎常人者矣

貫溪祝蕃遠先生諱蕃耳人陳靜明先生於朱陸兩先生同異處研究得其指歸蕃遠從先生學勵精勇銳不徇世習以守師說壽嘗以鄉舉上京邑見黜於會試以學官至彬州路經歷郡獄有冤蕃遠直之而當坐監郡部使者不謂蕃遠直以憤鬱卒於郡士論惜之

江右杜君諱本字原父號清碧先生苦志於學經史多手寫成集沈默寡言笑嘗一再遊京師王公貴人多樂與之交已而武夷詹君具仁由三公掾授浙東憲府照磨延先生南入武夷且買屋置田爲久遠計已而朝廷修三史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舉一處士君以南人處士徵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出至錢唐以病歸其歿於至正十年秋八月道遠不能弔令人感念云

江浙儒學提舉柯山齋諱謙字自牧嘗往訪胡穆仲先生時天大寒日出巳久而胡先生尚未起柯曰何爲先生曰天寒未挾纊故尚臥耳於是柯往宗陽宮語杜南谷尊師曰胡穆仲苦寒無絮襖尚偃臥在家杜即惻然攜十兩絮兩縑絹往遺之先生堅拒不肯受杜強之而先生怒已而寒解柯問先生何爲不受先生笑曰杜名道堅嘗云某每爲淡朋友妙也要交他知得亦有不妙他的云杜異教能禮賢而先生清節若是要皆難得云柯之子字敬仲諱九思際遇文廟官至儒林郎奎章閣

學書博士卒於吳

謝后既北遷其文齋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退樂嘗言江南始內附有所謂李信卿者自北來謂其能相人能望氣岸岸倨甚退樂以貴官戚敬之亦設早饌以延致之李至即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人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固過樂嫻戚也屈公來同飯時文敏風猶瀟兩李遙見即起迎文敏謂衆人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卽面君公輩記取異時官至一品名滿四海李之術亦精矣襄陽未破時世祖

令其郎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即還言於世祖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平何處著許多富貴人嗚呼此與南衛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

宋季卒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癘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剩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木蘭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啟其始仕由八番雲南宣慰司史繼辟掾湖廣省士啟嘗言其在八番時乘驛出鄉某所三兩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步行士啟漫不省即遣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剌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啟問之搖手

吾謂且死矣於是士啟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
史遐方使有職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
物如小犀大竟衮入江水腥風臭涎襲人行數里許乃
問烏剌赤烏剌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擕手不
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
馬絆來乎士啟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
輒爲其所啗齊諧志怪而畧此於是乎書

中奉大夫西臺侍御曹南馮公諱翼字君輔爲中臺監
察御史時嘗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傑嘗先
一射行馮馬老瘦策莫前道遇一醉達達見馮馬羸衣
弊用策撻馮三四鞭前行御史與呼曰監察御史爲
人捶甚度墜矣亟捕捶者毋貸馮舉手謝曰無是無是
醉達達躍馬去前御史至察院語同寮曰馮御史道中
爲人所捶我命捕之而馮曾不卹恐有是耶語竟馮至
同寮迎謂曰何故馮謝以無有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則
是我妄言馮因起立語衆人曰某本疏遠下寮朝廷不
以某無似擢寘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嘗有小
建明而先與醉人競曲直諸同寮曰繼此有言我豈得

預聞耶馮笑而不荅已而成廟陪京駕下公竊服拜道
左進疏十事皆天下大事云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錢唐初內附以故
都生聚既繁貲力殷盛世皐占其後來如何既成卦而
富猶未之知也世皐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
其地五六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荊棘不如今多也今杭
州連厄於火又復困於科繇視昔果不逮富之占亦神
矣此事得於龐蓟公云

錢唐湖上舊多行樂處西太乙宮四聖觀皆在孤山宋
雖遷僧寺建宮觀於其上而六一泉寺喜鵲寺皆遷北
山亦各擅山水之勝西太乙成後西出斷橋東蘇公堤
皆植花柳而路時有小亭館可憩息若大宮之景福之
門迎眞之館黃庭之殿結構之巧丹雘之麗眞擬蓬萊
道山之勝四聖觀雖建於高宗朝其規制相去遠矣余
童時尚記孤山之陰一山亭在高阜上門處案繚亭皆
古梅亭下臨六目挹翠閣上下皆拱斗科成極爲宏麗
蓋廬靠兩璫以內府錢建西太乙宮又能以其餘貲建
兩閣亦可謂能事楊璉眞珈旣奪爲僧寮今皆無一存

荒榛滿目可勝歎哉

和靖先生昔有頷珠者而楊璉眞珈亦發其墓焉聞棺
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余童時尚見一碑鐫和靖先
生墓五大字仆草中久之余中山以浙省儒學提舉有
心力於先生墓上悉力起廢水濱仍建學士橋傍山建
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復數年矣聞又荒落何賢者
之不幸哉

河西僧馮某者與楊璉眞珈生同里幼同學情好甚
相同而相得也楊在江南事掘墳遂以書招馮出河隴
來江南既至遂以杭故宋富貴家十壙遺馮使之發掘
馮父子皆僧也十壙已掘六金寶盡不貲餘四墳方擬
發掘而馮父子兩人是夜皆得夢夢林莽中金紫官人
出拜哀告曰君父子所得亦多矣我輩安居於此久矣
幸貸我幸貸我父子覺而俱驚此四墳於是乎獲全楊
璉眞珈敗後五十年開此輩無一存者馮之父居杭西
湖北山與余對鄰而其子則居明慶寺之東案刻本明作鄂
余未成童時從臧湖隱先生讀書先生宋京學生也有
屋六七間與岳墳相對時岳墳徹圮江州岳氏諱士廸

者宋迪功郎於王爲六世孫與安與唐門岳氏通譜合
力以起廢墳廟與寺復完整久之王孫有爲僧者居墳
西大壞廟與寺至廢有才道合僧可觀者堅忍人也以
其事訴之上司官府時何怡眞爲湖州推官剏敬仲以
書白其事寺田典於人者復歸然寺與廟寸椽片瓦不
前會江西李全初爲杭總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爲已任
勸勉王華甫者捐貲興建於是寺與廟稍稍復完余爲
記忠烈廟其大致以王起卒伍至將相其謀畧戰勝規
模施設雖古名將不是過一時庸南諸帥臣不論也而
高宗昏愚竟斃王於權姦之手論者乃謂余譏貶高宗
太甚夫宋有國時固嘗爲其君諱而歸罪於秦檜宋亡
矣高宗忘父兄之深讎彼秦檜者世何限使高宗倚王
以雪恥天下爲王有尚何慊況王忠義上通於天而高
宗昏愚莫之識論者豈得以余言爲過甚哉

錢唐門西出石函橋河西僧二寶者壘石與磚爲西番
塔舊無有也今四五十年矣想塔未必能如昔也塔南
即宋放生池舊碑磨去高文虎誤用事所謂夏王道傳
諱南王逞鳥獸魚鼈元來是你西去即保叔塔山腳下

有大石世傳秦始皇纜船石喻彌陀勸人修西方淨業
童丈餘彌陀遇塌頭行刑日彌陀張大像頌佛號其用
心勤矣至鑿纜船石爲大佛頭耳竅可坐七人其大可
知東臨湖白雲宗寺西則水月園由山而上則相嚴寺
西石磴直上則叔寶塔也下則多寶寺寺西宋詩人孫
花翁墓也墓西嘉澤廟祠西湖龍王蘇文忠公題和靖
處士像結語謂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祠
西小寺忘其名相傳復陸轍選運使廨宇在焉後捨爲
菴住閣其開有山中四時小窗橫幅笑樂窩之類其結

樓昔明敞可喜稍西為壽星寺寺有寒碧軒蘇文忠趙詩尚在寺稍東陟磴而上為江湖偉觀文忠公所謂一舸鴟夷江海去尚餘君子六千人余嘗與張貞居欲登偉觀則磴道壞不復有其處矣寺西則瑪瑙寺寺南養樂園園中花卉湖石杉檜尚存臨湖飛樓雄麗賈相養其母夫人東舡自其第茶頃便至園園有悅生堂前有亭今歸吳中用翁省園北出稍西復登嶺則玉清宮也宮北戶直上為初陽臺臺有亭俯亭而望盡得西湖之勝復有屋數間祠葛仙翁宮西為山閣寺為六一泉寺

為圓明寺寺西則棲霞嶺嶺下為岳王墳南臨湖為褒忠寺寺為其孫毀今遷寺忠烈廟後岳墳西則沖虛宮宋寧宗老宮人為女冠所建也宮西為耿家步余先人舊居與宮正相對今屢易主矣由耿家步而西為東山巷巷有女冠神仙宮火後僅彷彿爾內附後僧建靜勝寺殊宏壯

杭人賀長卿官至海道萬戶府照磨自言其年十五六時革屨行賸手執小黑纖八月十八日與鄉曲五六人同往錢唐江觀潮歸水涘而觀者如織忽一人捶長卿背兩拳長卿急翻身捽捶者則同前觀潮之人皆為怒潮漩去死生有命豈偶然哉案賀長卿原本作賓長卿

閩人陳無夢館授洞霄宮鄖一山之道房無夢飲酒一盃亦醉一日天大暑午飲醉憩臥榻上忽清風颯至涼甚繼有一物如猴狀目光炯然自山飛下檻前無夢因曰此所謂山鬼者歟俟其至捽取之然後呼人東縛之將至無夢起欲捽之手足皆彊不可動急呼人則喉已閼窒甚急禱於神明曰北極佑聖真君此物即去既去無夢便蘇後因為道上山鬼木客固有之蓋亦無害非

顯者因見之歟

季君玉松江人後居杭州之三茅子孫五世克相見君玉自言今王高三官人家齋運王氏在宋季以貲雄宋亡宋尤甚王至儉而諸子皆不肖將朱張方興誘其諸子使假貸立券責厚息以償久之王卒貲產盡為兩家掩有獨其孫有所謂王東廬者僅存腴田三十頃為養老計而某氏時時遣人存恤之東廬俟其生日以厚禮往為壽某氏既見歎甚時運糧千戶以下皆用其私人呼一千戶邀東廬者往觀海船觀十餘艘忽大怒縛王在船時君玉實從從者皆縛留東廬獨不省泣告千戶問以何罪千戶者曰汝罪在留田汝不以田歸相公令我縛汝投之海東廬泣曰我存此為饘粥計相公何太忍耶千戶者怒即以非罪考掠其幹者東廬不得已遂手書券以田歸之所直償以舊船上物十幾一二國家信其言開海道運糧於今六七十年矣彼小人行險僥倖惟利是趨其致富如君玉所言宜其死有餘戮云朱瑄張清為元海運者○案兩本有此注

吳人鄭元字長卿內附後其大父為北鈔庫大使庫後

火打勘得少蘇長卿之先君子乃從吏以養父而其家益不如昔一日天大雨一人倉皇走至長卿家若避雨然者既去乃遺一小篋挈之重開視則金葉也長卿大父一不令人知翌日早作坐門外聞人言乃謂昨夜汪家府前王某者失却一篋金葉其家兄弟大鬨長卿大父　　家以金還之大父每月朔必炷香城隍廟於道拾得一絹囊亦廣白物也訪其嫗還之今長卿棄吏從儒兼精醫藥為雅飭君子而王氏兄弟者白首尚無恙能言其事云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丘趙公名期頤字子期其先府君宛丘公諱祐字天錫為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宛丘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屋五一橫人稱為趙總把家國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至民門音歇泊初至極嚴殺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南歸睹一梟囚兩足東垂塵埋呻吟飢凍馬足間宛丘之父問囚為誰囚應聲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城破為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

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洗濯以湯液包裹以氊衾溫庫酒以飲食之久而復蘇蘇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曰姓胡遂延致其家以教廸諸子方是時淮以北專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記憶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屋後臨殁謝宛丘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為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遠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宛丘公無須眉面微黃如老嫗然剛正宏毅江南既內附僻掾平江路時府庫扃鑰尚未嚴一日乘馬出見兩兵繫一民前挂小絹囊公問兵何為兵曰是盜官庫金銀某擒至此公因愕謂盜曰汝因我所遣因與偕至庫問兵曰彼所取止如此兵曰然遂留盜使兩兵封識訖遣兵出戒盜曰盜官物法當斬汝亟去慎勿復至此至此死矣此事吳人白仲章得於其父所言云

宛丘公官至財賦副總管公委至吳吳因公辭

訪其鄰舊戒其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扣門問人有無汝但曰前路吏趙天錫慎毋曰趙總管趙總管云

視自炫顯重者有閒矣

是書惟商氏稗海本行世題曰遂昌雜錄脫去山人二字開卷廉希貢便誤作希貢他可知矣此冊爲虞山錢遵王家影元抄本中如徭役作繇役銀椅作銀倚之類較商刻爲近古因知述古堂多善本也元祐生於有元中葉本遂昌人寓家平江見聞最廣所述宋季軼聞頗足徵信惟云西湖大佛頭耳竅可坐七八人未免誇張過甚至今爲遊人口實耳或曰七八蓋一人之譌理或然也乾隆己酉六月六日歙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遂昌山人雜錄

遂昌雜錄一卷

元鄭元祐撰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七年復擢浙江儒學提舉卒於官本遂昌人其父希遠徙錢塘元祐又流寓平江其集以僑吳名而是錄仍題曰遂昌不忘本也元祐以至正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則當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故書中所列人名上猶及見宋諸遺老下及見泰哈布哈倪瓚杜本併見杜本之卒多記宋末軼聞及元代高士名臣軼事而遭逢世亂亦間有憂世之言其言皆篤厚質實非輟耕錄諸書据拾冗雜者可比其記葬高孝二陵遺骨事作林景熙與輟耕錄異蓋各據所聞其稱南宋和議由高宗不由於秦檜宋既亡矣可不必更爲高宗諱亦誅心之論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遂昌雜錄一卷

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七年復擢浙江儒學提舉卒於官

玉縉案元祐書官簡率不徒平江路及浙江也詳僑吳集下

遂昌山樵雜錄補　　據說郛卷十九

孝感　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母錢氏年六十餘延祐乙卯冬其母病將殂良吉禱于天以刀剖胸割心肉一臠煮粥以飲母母食粥病愈而良吉心坎痛臥不起鄰人哀其孝且憂其死乃重財命頤眞儒道士馬碧潭者醮諸神明是日邑人俞希魯聞而過其家覩良吉胸間瘡裂幾五寸氣猶出痛不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白皮綫縫之未及月再至其家則母子皆無恙矣俞述其事以垂勸吳人宋翠寨者有詩以紀述之其小序曰夫孝爲百行宗人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劬勞其恩罔極然而剖心刲股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有禁止之令爲親今之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覩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爲激勸而有司曾莫省躬具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于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臨鑒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祐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爲世上人他日爲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有焉故爲闡白其孝以爲人子之勸省云

[illegible]

雪履齋筆記

雪履齋筆記

郭翼著

雪履齋筆記序

余家藏有曹溶學海類編寫本中載元郭翼雪履齋筆記而有近時袁了凡數語考袁黃爲歷時人何由得見殆明人竄亂非其舊本也考翼字羲仲崑山人自號東郭生因以東郭先生故事名其齋曰雪履嘗獻策張士誠不用歸耕婁上老得訓導偃蹇而終蘇州知府盧熊題其墓曰遺善先生又爲撰墓志載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其文載朱珪名蹟錄中距順帝北行尚前二載何以有明袁了凡之語也是書乃江行舟中隨手摭錄而談論多有可采如解商書罪弱

攻昧二句取張九成說解論語犬馬有養二句取何晏集解說皆爲有見故梓而行之以爲士林學經者之一助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雪履齋筆記

元 郭 翼羲中 著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宋制屠牛之禁甚嚴劉後村集有斷劉貫勦語云棠忝預鄉書顧以屠殺爲業每有屠牛之訟嘗是掛名在法曾得解人止免公罪杖而殺牛乃是私罪徒人殺牛馬三頭者雖曾赦猶配隣州計劉棠平日所殺何啻累千百頭罪至徒流恐又非解元之所能免本合時劉棠送獄提勘前後過犯解府從條施行爲富盛者刑獄使者方且奉詔慮囚不欲淹延支蔓劉棠勘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監下鄰保

劉棠酒坊肉店日下拆除按劉棠以得解人而恣刀市井弱放屠坦之業殊爲怪事乃後村據罪論斷曾不假貸可見當時有司之剛執今私宰識道或有倚庶宗爲坊店者城旦之律豈竟成虛設耶

張曲江因千秋節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新唐書所載如是劉煦舊史則云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亡之道上賞異之今韶州所刻金鑑錄其第三章報國復興錄云唐世建業三遭女禍五遇佞臣已見三禍矣今主上又喜張守珪進嘗州雜胡阿犖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蕉嫣之屬逃來狡黠面生逆毛後定敗國又有蜀州司戶玄琰女爲上子壽王妃十年後女官今上寵之賜名揚貴妃舉進入宮後日女禍又始三事定然安祿山者野豬之精也腹垂過膝史思明者鵶鳥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者白鵰之精指爪純赤此三人者成國事少敗國事多復有木子雙木木易行金二人入相佞進國虛至天寶中安有疎狀之距范陽千里烟塵引進契丹大燕安僭妃縊馬嵬哭事承肅宗之人此時佞爲石今鄰方見王隱石壓離而復合也噫主上灑淚巴山艱行蜀

道家亡國破恩已變仇方慕懸直臣思主上有大難齡有異僧一員內載般若茶其緇衣其至蜀中難逼於梵宇開之難可釋也論不避讖緯隱諱五百年發千年後數興廢見之此章按自古讖緯諸書類多謎語未有直指如此章者詞句鄙俚尤不似曲江大手筆且天寶年號既已名白裁入玄宗何人定用此號改元耶種種可笑本無足辨而學士大夫訪求金鑑錄不可得遂有以贋鼎爲眞物而形之歌詠者良可謂無目之甚矣

謝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甫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

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識獨高而然貢父曰予好奕棋請以奕爲喻李重恩天下之善奕者也與重恩敵者知之下於重恩或倍蓰或什百重恩有不知者乎按貢父固是正論然師直之語未爲無見長於知君子短於觀小人張德遠已蹈此與但未可與介甫同日而論耳陳了翁說一人碁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曰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碁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碁已精其高着已盡識之矣但淺着未嘗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然則下於重恩者政未

必重恩之了了也

陸務觀云忠州最號窮陋白樂天詩乃有今夜酒醺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冰之句忠州豈有此景當時不堪司馬閒冷聚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憐哉又鄧栟櫚云王涯讒樂天出爲江州司馬及甘露之禍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遊香山寺然則涯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無知欲以人勝天類皆如此但可憐耳兩君一憐樂天一憐王涯華然樂天江州數載徙倚匡廬瀑布之間仰覩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玉欲引妻子抱琴書以終老豈肯受人之憐者王涯輩者乃當如栟櫚之言耳

風雨積五六日江上初霽遙望天際作月白色間作淡黃色所謂卵色天也世人仰觀但見蒼蒼而已豈知蒼蒼者之變幻如許哉

阻風京口三日同泊千餘舟忽東風呼號耶許之聲如雷瞬息過郭璞墓迴觀波間突兀眞所謂金山一點大如拳也前後帆影層疊懸掛遞却半江非菰地不能得此壯觀非滯石尤累日不能得賈船客船如許之盛乃知世間失意處反成就了無限

快事要須耐煩等耳

山兀然不動而已能使之斷續隱顯又能使之多少者雲爲之也觀雲可以悟身世

古來論風予見如宋玉雌雄之論荀卿雲賦造語奇矣寄托未爲深妙陸務觀跋吳夢予詩云山澤之氣爲雲降而爲雨勾者伸秀者實此雲之見於用者也予嘗見旱歲之雲嵯峨突兀起爲奇峯足以悅人之目而不見於用此雲之不幸也從風賦脫胎雖因襲而饒意味

辰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不知何處得鬼骸骨武夷又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巖端陡絶處列朱漆棺十餘口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髑髏也李長吉爲神仙作輓歌應非浪語

東坡云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眞拙者之慶又云一入荆溪便覺意思豁然此老生平快心只此兩處

峨眉縣所產穀品甚繁他處罕聞其名偶錄於此穀凡二十五種青稈粘紫稈粘廣安粘蓋草粘柳條粘黃泥粘泡頭粘老鴉毳毛香穀白蓮穀荷包穀魚眉穀冷水穀還了債彎刀穀紅糯救公饑白糯

老來紅尖刀糯芝麻糯猪脂糯花谷糯虎皮糯鵝子糯

凡鍊句之法短則欲摔如歐文忠環滁皆山也一句省去許多字面而意自盡者是也長則欲遂如韓昌黎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一句字雖多而風致則飄然動人

屈原作九歌篇名九而實十有一章朱子亦以爲不可曉或謂九爲陽數或謂有廣夏九歌之遺聲俱恐未然吳草廬云前之九歌屈託以伸己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爲巫者禮神之詞而已甚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耳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羅景綸備述其事張俊有愛妾乃錢塘妓張穠也頗涉詩書俊文字穠皆與之拓皐之役俊發書囑穠照管家事穠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宣撫不當以家爲念勉思報國俊具書擬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張韓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爲內助皆出微賤而

張穠由妾受封且蒙手諭褒獎又過於蘄王夫人之遭遇矣

張橫浦先生論詩絶句大似妙喜偈頌固知其別有淵源至書傳統論語篩意超尤多先儒所未發其論仲虺之誥云說者謂弱則兼昧則攻亂則取亡則侮此大不然聖人之心豈以人之弱而反兼之亡而反侮之乎仲虺此言所以戒湯非稱湯也仲虺既歷陳桀之罪如此湯之德如此則伐桀之舉乃當然爾何慙之有凡此者所以慰安成湯之心也然又恐成湯聞仲虺之言意謂兵之不可不用而例用之則將有不戢自焚之禍故又戒之曰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在湯亦不可不戒也後世如秦之并吞六國可謂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矣然既得天下不旋踵而復失豈非兼人者反弱攻人者反昧取人者反亂侮人者反亡與如此可以知仲虺之意

孔子贊殷有三仁虛齋蔡氏乃曰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虛齋益本孟子貴戚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立論不知廢興存亡關於天命豈人謀之所能

及況纣父才智過人威權自擅實有難於措手者與霍光之行於侍邑者時勢異矣朱子所謂委任權力之不同者是也虛齋殊欠審度

孟子至梁時梁尚未稱王列國稱王者亦尚少至徐州之會而後稱王稽衆耳篇首孟子見梁惠王之王字與王必曰利等王字皆記者改稱之詞夫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儀使諸侯已稱王孟子猶不予其僭豈有君不自王而孟子以王稱之哉其爲大賢之累甚矣

人臣事君扶顛持危者有死無二天之制也若坐視宗社之危亡緘默而去豈人臣之誼哉孟子於百里奚之不諫去虞入秦之事而賢智之是爲人臣懷二心者立赤幟也其意何居嘗考之春秋僖公六年春書晉人執虞公胡氏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晉滅夏陽於前紀執虞公於後以見棄義趨利黷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胡氏發明春秋書法如此孟子願學孔子也春秋既絕其君孟子安得不恕其臣均一獨夫也湯武之放伐尚得爲應天順人百里奚之不諫將不得爲賢智乎聖賢垂世之旨政未可草草窺測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陳亢既在聖門何待伯魚告之而後得聞耶蓋亢實子貢弟子何以知之觀其問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則爲子貢門人無疑家語列於弟子中而史却無史公必自有據

太史公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力辨其誣以爲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適與其字相符又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遂蒙惡名於千載而儒者信之不疑耳然更有大可笑者政和間有舉子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爲題此生答義引宰予晝寢得罪夫子爲言主者乃問之答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于正寢而熟寢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因語友人言宰我固在十哲之科只因白日一覺華胥致使後世信爲叛逆疑爲奸盜睡魔之害事如此

予家有劉原父七經小傳解晝寢云學者多疑宰我之過輕而仲尼貶之重此勿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不晝居於內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如使宰予廢法縱欲晝居於內所謂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仲尼安得不深貶之然則寢當讀內寢之寢而說者誤爲眠寢之寢竊意朽木糞土之詞正因其怠惰而致責若以爲非眠寢之寢則引類爲不倫矣宰我此一端既已致胡行亂走之疑又復來縱淫之誣不意數言諸者而忽招口業如許予又安可少予由之辨

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而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曾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于不忠不信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漢疏云犬司夜馬服勞皆能養人而不能起敬人子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近代袁　云古者養親有六珍之禮下三珍犬豕雞以犬爲重上三珍馬牛羊以馬爲重犬馬皆所以養親也二說俱較集註爲優而漢疏於語氣尤愜

諒陰二字朱子曰未詳按諒信也陰默也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古註之說如此

先進章如用之即所謂如有用我者蓋夫子得時行道必以先進化導天下不忘移風易俗之懷也註中乃云用禮樂似當詳審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疏云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又云力之怪者異類也神之亂者邪魅也所以不語

莊暴見語好樂未有以對而問于孟子蓋所語者既非近世攻伐之事又非三代仁義之事遂不敢以率易而妄置可否耳暴在戰國未嘗著名而事君不苟於以此益歎古人之難及

孟子論貴戚異姓之卿亦只言大概而已微子去之伊尹放太甲於桐皆不論貴戚異姓也

記稱孟子長於詩書其說詩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其讀書也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其所以長也

漢末之文惟出師二表忠義憤發洵足以繼伊尹訓說命此外如魏武自敘雖云言不由衷然筆勢自是倜儻高柔取鹿疏簡勁滑稽尤不易得若邯鄲淳作孫叔敖碑以兩頭蛇爲枝首虵又遺武餘與恨不與義皇帝代同世等句蹇澁都不成話只傻孟一覽帳史記似勝

人未有不畏炎者畏也而反趨之與赴燈之蛾何異明庭辭徑爽日清宵有何不可乃耐政不知炎涼二種畢竟受用安在陳簡齋詩云一涼恩到骨誦其語頓使兩腋風生

蔣家冶陶只是耐煩成佛作仙只是忍辱高明人不能實證此地自不免客氣奔騰

作詩如作字橫眉豎鼻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然亦有姣好而俗者有醜怪而清者要不在皮相之媸妍也

裴行儉爲行軍總管大軍次單於北嶺立營已畢行儉更命徙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此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歎服因問何

以知之行儉曰今弟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此事實出偶中行儉但知箸池之不可立營未必達科是夜之風雨也既偶中矣遂因而神之若真有不可窺測者騙類而長孫吳不過此法

疾病有非人力可爲者宋顯仁后韋氏兩目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再請治其右報當不貲道士曰后以一目視足矣彼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益戶自甯中何曾與欽宗誓曰吾先歸若不迎君者替吾目也道士固欲治之無益遂不治耳龍安常愈人

之病如神自患痔疾終身不能愈彼又豈少治痔之方哉簡家有視由一科雖涉荒唐然鬼神之理自不可廢

顧愷之嘗以一廚畫平日所珍惜者糊題其前寄桓元桓發其廚後竊取而緘如舊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失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馮元成曰世以長康爲癡不知此正是海鷗貪勢戲弄桓元處長康本恍竟不能瞞元成于千載也曹操云本欲爲衡反辱孤此等處豈可非語相向

神仙傳每稱心影不偏者可以成道非平昔正心之力安能使其不偏有志於長生沖舉者思其敵邪須有那移安置之法子輿氏之所謂集義是也

呂黎與大顛三書眞僞之辨紛紜然道無凝滯行無繫縛得無所戀着則山林開寂與城郭無異等語似非他人腐鼎者鉄子瞻與佛印東坡不知大顛何如人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眞僞直可置而不論

張祜孫魴皆以金山五言而傳然魴詩不及祜紫巳著之前人此後竟無嗣響者王平甫嵇外風吹前

渡諸江邊影落萬山燈大有後鶴摩空之概郭祥正烏飛不盡暮天碧未失豪壯本色而子瞻直許其三分應是未見廊下舊痕耳

金山一名浮玉山又名獲符山又名伏牛山又名龍遊山又名互父山又名釋心山一山而其名七金華楊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載於名籍者尚有金山其一也

峩眉山自趾徂頂爲七十里過于岱宗三十里孤絕高寒已遍西方佛界震旦第一山也其巔一名勝峰普賢大士所居

范希文嘗言以文傳意以手送文以文傳意自不須註腳以手送文非工巧都志直濟自然之境者未能遽解譬之風起而雲飛揚潮來而海震蕩作於不自知動於不容已何關人力思索

有治有亂有盛有衰有得有失有憂有喜有毀有譽刪除一件不得若欲占住這邊推去那邊此天地鬼神之所不能也其間分數之多寡或有偏在一邊者亦但就百年以內評量耳試從歷劫曠觀定無銖兩畸重

孔子論中庸之聖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他日贊乾初九乃析爲二語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遯世自我而言不見是自人而言遯世上有獨寤寐言永矢勿諼之樂至於不見是則所謂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幾于俯仰踽踽到此而能無悶直是不見一物洗心退藏之學何以復加此等人出而用世則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安有亢龍之悔哉

大風決旬檣檝七晝夜長年若于守候今日遂衝浪側帆而去念此七尺幾危于蛟宮鼉窟歷可指數徒以一飽無時遂成往來熟路東坡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石湖云若使一廛供閉戶肯將青雀易柴扉有道人自不作欺誑語也

晉力技有常處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處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處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爲處曰此稻又欲得生楊慈湖先生偶因盜園蔬者詢守僕何道以防之守僕余姓者曰須拚少分與盜乃可先生遂釋然曰吾師也帝是體物之仁余是處物之智因時而施更有何事君我

詩疏射不主皮言古者之射兼取禮樂容節不但以中皮爲善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故孔子抑之

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爲力不同科言古者爲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强弱無别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此說甚異 此下原本闕

又云取蝙蝠倒掛曬乾和官桂薰陸香燒之辟蚊除家蟲事親曰巳丑卯辰日祀竈以豬首吉五月朔日不宜出錢財晨至淘井可去瘟疫五日取蝦蟆曬乾癈發早男左女右臂上抹帶勿令知之立愈 此條又云」疑有闕文原本另作一頁今併刻於此

體儀志曰夏至淩井能改水朱索縛桃杞桃結印爲門戶飾可止

至正直記

孔齊著

靜齋至正直記遺編目錄

卷之一

上都避暑　文宗潛邸
嗣王妃　古雁
酸齋樂府　僉廳夫妻
文山審音　中原雅音
羅太無高節（故宋宦官）　惜兒惜食
富州奇聞　徐州奇聞
戲婚　防微杜漸

脫歡報應　脫歡惡妻
袁氏報應　古陽關
館賓議論　俗道之患
塋墓建庵　米元章書史
婦女出遊　子孫昌盛
兄弟異居　忠厚陰德
陰德之報　徑寸明珠
松雪遺事　雲巖主言
子母相關　石枕蘭亭

張貞居書法　趙鹿巢樂府
脫脫還桃　王黃華翰墨
琇松詩　神童詩
王氏奇童　止笳
薩都剌　松江布花
宋嶧　集慶官紗
錫錢牌　楮幣之患
國朝文典　襄雁
歐陽寇遇　歐陽參馬

議立東宮　地理之應
漁人致富　謝庄地理
溧陽新河　善權寺地勢
芳村祖墓　子弟三不幸
人家三不幸　子弟居室
生子自乳　婚姻正論
寡婦居處　年老畜婢妾
婢妾之戒　要好看三字
植桑之制

卷之二

別業蓄書　詩重篇名
鐵板尙書　筆品
墨品　白鹿紙
龍尾石　鄉中風俗
石假山　寓鄞東湖
卜居近水　江浙可居
淮南可居　客位稍遠
祭祀庖廚　浙西諺

麥蘖　鄭氏義門
面糊之惡　教壻俗諺
皮褐權坐　婢妾命名
橙木　楷木
五子最惡　天道好還
美德尙儉　人生從儉
買妾可謹　壯年畜妾
娶妻苟慕　又
脫歡無嗣　婢妾竊情
屠刽報應　希元報應
金陵二屠　鄞縣侏儒
不葬父母　妻死不葬
書蘭　學書法
鮮于困學書法　松雪家傳書法
魚軾作俑　黃國公論書法書法
裁蕉石刻　收貯古刻
江西學館　文章設問
學文請益　梁棟題詩

鸚鵡詩　鸚鵡曲
廣德廟司　不惜衣食
結交勝己　成人在勤
家法興廢　秤斗不平
浙西風俗　婦人不嫁爲節
尋常侍奉　楮帛僞物
外戚之患　古之賢母
蔣氏嫡賢　十六字銘
和睦宗族　遺山奇虎

烹雞法　見物賦形
生業棗　祖宗之法
宋末豪民　宋末叛臣
浙東辟地　饒州御土
喫素看經
卷之三　一六二一
景明好事　學官香鼎
張昱論解　老儒遺文
恕可南亭　不食糟辣

喜啖山獐　不嫁異俗
婢不配僕　僕厮端謹
友畏江西　深惡游惰
衣服尚儉　月蝕大雨詞
平江讖語　聰明開向
議肉味　朱氏所短
朱氏所長　首飾用翠
虞邵庵論　新人舊馬
勢不可倚　豪僧誘眾
富戶避籍　世祖一統
好食雞　戒閹雞
不畜母雞　不置牝牡
食必先家長　出家人心
家出硬漢　萬頃良田
日進千文　僕主之分
書留邊欄　巳字聖諱
乞丐不置婢僕　蜈蚣毒肉
奸僧見殺　黃華小莊

山陽之薪　宣城木瓜
爐把磁石　瑪瑙纏絲
經史承襲　美玉金同
靈璧石　曼碩題雁
古錢　沙魚胎生
郭南山名　銅棺山草
半兩錢　學士帽
艾蒸餅　先賢之後
西川道者　鄉中大家
溧陽父老　高昌偰哲
紫蘇薄荷　出納財貨
鮮于伯機
卷之四　一六四一
四民世業　江古心
山中茶葉　翦葉鋪襯
兒無雄　翰林讖語
董栖碧云　黟縣老民
董生遇闕　莫羅玩器

月中影　陽起石
村館先生　元章畫梅
古今無匹　無錫議石
雞卵熟栗　江西雞生
義興邪僞　蘭艾不同根
江湖術者　戴彥初破題
宋鍍金器　宋迎酒杯
故宋剔紅　鯖香吸髓
巴豆黃連　山中私議

種竹之法　製藥當謹
草藥療病　季弟患疾
墮胎當謹　服藥關防
五苓散　滾痰丸
平陽叔璐　上虞仁壽
先君教論　先師德輝
建康儒學　衢州學錄
太平路學　克論竊食
種蘭之法　邵永年

平江築城　大興土木
錢唐張炎　茅山水澗
蒼蠅變黑　海濱蚶田
浙西水旱　磨鏡透閣
自稱和靖後　詩聯對句
國丁棕絲　鄞人虛詐
敬仁祭酒　乙酉取士
四明厚齋　伯長九字
石蓮　金陵李恒
推人五行　無土不成人
字識　天賜歸賜
蕭軒講學　維揚寇吏
江南富戶　溧陽富民
文益棄母　窯器不足珍
鹹物患人　漳州香花
溧陽昏鴉　減鐵爲佩
靜物致壽　鍾山王氣
吳鐸中丞　水向西流

靜齋類藁引

昔司馬子長搜羅舊典摭拾前聞作史記百三十篇而滑稽一傳不以小說家而遺之耳其序曰譚言微中亦可解紛噫此其意可知矣余恬于世味雅好流覽一日過別業得是編于鄉先達究家按其書蓋至正間舊物歷世綿遠已不免有模糊脫漏之患因攜歸就而讀之乃知是公本洙泗苗裔而流寓平陵家世奕葉簪纓非編毗白屋之比顧其時丁勝國末造兵燹蝟興人無甯宇于崎嶇避地之際備得人情物態之詳筆諸簡牘久而成編雖其文未雅馴而持己處家之方貽謀燕翼之訓舉平有當乎道誠舉而體諸身心見諸行事即進而亟于古人不難余故寶而手錄焉且爲訂其外譌以俟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嗟乎濡談資謔非不足誘人于善而感悟之速不若目前近效爲有徵金科玉條非不足禁人于惡而警懼之深不若世人報應爲可信詩曰揚圖之追猶于畝邱茲固余欲梓行之心耑亦靜齋氏垂示之心也不揣蕪陋敬揭其大指于簡端不識知道者以爲然否時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甲子孔有光跋

孔齊字行素號靜齋曲阜聖裔隨父居溧陽後避兵四明父字退之曾補建康書吏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一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雜記直筆

雜記者記其事也凡所見聞可以感發人心者或里巷方言可爲後世之戒者一事一物可爲傳聞多識之助者隨所記而筆之以備觀省未暇定爲次第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記時寓鄞之東湖上水孔氏祠之旁

上都避暑

國朝每歲四月駕幸上都避暑爲故事至重九還大都蓋劉太保當時建此說以上都馬糞多一也以威鎮朔漠二也以車駕知勤勞三也還大都之日必冠世祖皇帝當時所戴舊氈笠比今樣頗大蓋取祖宗故物一以示不忘一以示人民知感也上都本草野之地地極高甚寒去大都一千里相傳劉太保遷都時因地有龍池不能乾涸乃奏世祖當借地於龍帝從之是夜三更雷震龍已飛上天明日以土築成基至今存焉亂後車駕免幸聞宮殿已爲寇所焚燬上都千里皆紅寇稱偽龍鳳年號亦豈非數耶

文宗皇帝

文宗皇帝潛邸金陵後入登大位不四五年而崩尚文學如虞伯生諸翰林時常寵眷一時文物之盛君臣相得當代無比因有以今上皇帝非其子之詔伯生幾至禍以意出內殿且目皆見罪後奉詔出文宗神主諸木主而太廟則石已毀惟玉神主矣皆有謝聖語不應矣而何又聞今上將即位方時經過某鄉見一山甚秀但一峯不雅理意偶欲去之後思其由今甚工剛以

進復見此一峯甫難扶去未幾雷已擊削此真筆矣非天人而何文宗尚文博雅一時文物之盛遜于今日但縱逸牲嬉帖木兒氣習中且棟微先帝后爲是人偷大惡造龍翔寺以無用異端而費有限之脂血不思酬鄉之苦而繼奢侈之非觀今上儉素誅權臣則相去大遠矣

周王妃

文宗后燒殺周王妃於燒羊火坑中即今上太后也文后雖從帝崩後亦數陷帝所甚醜貽恥天下後貶死於西土宜矣（周王即火失剌太子）

古雁

國朝翰林盛時適松雪諸公在焉一時詩僧亦與坐末客有以古雁圖求跋者諸公咸命此僧先賦詩僧即援筆題云年去年來年又年叩苦得勤漢諸賢兩暗我花愁晚猶露青蘆米樂秋田影離莫北月橫空雀斷衡陽霜滿天人生千里復萬里塵世網羅空自驚諸公稱賞即以詩授客去

酸齋樂府

北庭貫雲石酸齋善今樂府清新俊逸爲時所稱嘗赴所親某官燕時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請賦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酸齋即題云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熱土牛兒載將春到也滿座皆絕倒蓋是一時之捷才亦氣運所至人物孕靈如此生平所賦甚多特舉其一而記之云

僉廳失妻

宋末金陵一小僉廳官之妻有豔色好出遊一日郡守作燕會其僚屬之妻此婦頗爲遊者至欣然登轎但從

肩者甚急家僕失後及下轎乃僧家也其僕至郡守家不見所在奔告其子白于守追捕已無及矣蓋僧人數見此婦之豔設計也久乘此機而陷之連夜登舟往他郡教歌舞使之娛客以取錢婦鬱鬱不樂每爲娼人所鞭撻後恐事發乃鬻于大官人爲妾至杭州守而小官適爲杭通判因會飲見供具有燒筍焉食未既而泣下守問其故曰此味絕似先妻所治者感而泣焉守問其婦何在曰昔因赴燕中途失之已二載矣守入問其妾即通判之妻也出曰汝妻在此幸無孕當復還遂相見而

泣言及前事夫婦如初噫婦人教令不出閨門豈有赴燕出游者乎且好遊豔色謂之不祥貪賭無禮而不能正其家故有失妻之禍其婦恃色而不能安其室故有失身之辱世之好色縱遊者當以是而觀之

文山審音

國初宋丞相文文山被執至燕京聞軍中之歌阿剌來者驚而問曰此何聲也衆曰起于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山曰此正黃鍾之音也南人不復興矣蓋音雄偉壯麗渾然若出于甕至正以後此音淒然出于唇舌之末宛如悲泣之音又尚南曲齊郎大元強之類皆宋衰之音也

中原雅音

北方聲音端正謂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處是也南方風氣不同聲音亦異至于讀書字樣皆訛輕重開合亦不辨所謂不及中原遠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

羅太無高節

羅太無錢唐人故宋宦官也侍三宮入京後以疾得賜外居閉門絕人事處一室甚潔夏則設廣帷起臥飲食

皆在焉旁有小竈爐一几一設酒注大小三盞尊六週故人至則啓關納之必問屠否否則留過午度路程遠近使從卒童引去至酒畢復候爲期以客之多寡用注之大小酒不過三行果脯惟見在易辦者客雖多不過五六人也好讀書史善議天文地理術藝武事杜本伯原嘗私問之多所指教因得其秘略云時乃姪官至司徒亦宦者也權勢正炎炎凡貴近公卿莫不候謁踵附適遇歲朝司徒者自內請謁太無太無推門不納司徒稱名大呼以首觸扃從官皆至者動以百騎驚惶失色俄太無于戶內呼司徒名欵應之曰你阿叔病要靜坐你何故只要來惱我使受得你幾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對你說莫要如此只不依我阿叔莫顧我你你若敬我時對太后官裏明白奏我老且病須乞骸骨歸鄉若放我歸杭州便是救我司徒于是特奏可其請太無以所積金帛玩好皆散與隣坊故人無遺惟存書籍數千部束于車後躬上馬其姪司徒曰我不可靠你你亦不可靠勢至于再三乃登車出齊化門仰視而笑曰齊化門從此別矣我再不復相見

你矣遂到杭逾年病卒司徒者不遵乃叔父之訓弄權不已後以贓受湖州人舊土坐罪流遠方卒而太無乃得終于鄉里云泰定間事也偶因親友林叔大提舉言及此可謂有先識者遂記其略如此至正丁酉冬十一月也杭州七寶山乃羅司徒所見者

惜兒惜食

前輩云惜兒惜食痛子痛教此言雖淺可謂至當至教子嬰孩教婦初來亦同

富州奇聞

先人嘗言爲富州縣官時聞一事甚異市民某家道頗從容以販貨爲業惟一妻一女民每出朝還女年及笄未嫁忽覺有娠父疑之詢其母及女皆曰無他事不知何以得此聞其鄰亦曰此女無外事疑不能解聞之官驗其得孕之由乃知彼日父母交合時女在榻後閒鬬其淫慾發狀不勝情動少頃其母溺于盆女亦隨起溺之同一器也遺氣隨慾逆上成胎其異遂釋所以內外不共溷浴不同圊溷古人立法蓋亦有深意焉

徐州奇聞

溧陽同知州事唐兀那懷至正甲申歲嘗與予言一事亦可怪徐州村民一妻一妹家貧與人代當軍役一日見其妹有孕詢究其事不能明欲殺其妻與妹隣嫗咸至曰我等近居惟一壁且終歲未嘗見其他也考其得胎之由乃見嘗早行時與妻交合而出妹適來伴其嫂嫂偶言及淫狎之事遂於妹之身作男子狀因相感遺氣成孕也噫防微杜漸之道可不謹乎又聞老人言凡室女與男子同溺器者則乳色變起此又不可不知也

戲婚

嘗聞某處富家兄妹同居兄生一女妹生一子偶同庚自幼父母戲之曰當爲夫婦既長各異居以生事不齊遂渝盟乳母每戲女曰小官人意欲望爾不敢來也女始則怒之久而情動不復怒也一日則有人來議婚女聞之不樂乳母偷諾之曰小官人今夜欲來如何女許之滅燭以待自是相通每以金帛相遺凡五月覺有娠父母責之女曰一時所爲悔之何及乃姑之子小官人也因訴之官追其子勘之不服鞭楚不堪苦遂枉受刑既歸日夜號泣父母怒曰爾自犯刑何泣之有其子曰

其已受刑矣因念未嘗為此事枉受其屈所以痛恨辱終身也父母察之始得其情狀乃乳母之子假託其姑之子也復訴于廉訪司杖殺其乳母于市夫年幼議婚古人所戒況戲言乎所以辱家敗俗皆世之不學無術厮倖之輩所致爾

防微杜漸

或人家以愛女之故不能防微杜漸縱令乳媪之子女往來必為亂家之患有識之男子必當絕之于始慎勿使婦人姑息傷大義也

脫歡報應

我國家脫歡大夫之父初至建康朱都統某官備禮迎降欵餽甚厚蓋欲免患也及延至私第鋪設俱甚極整且子女玉帛靡不羅目脫歡父遂起貪心復入其第而有之都統首死其家人奴僕尚眾不服夜半相殺盡以兵法治之六十餘年脫歡大夫惟一子一女其妻悍嫉不能制脫歡畏之一日招婿名曰虎舍者又貪鄙不仁嘗侮其親子子蓋妾所生也脫歡卒其妻逐其子并嫁以婿立為嗣凡家產田宅盡為婿有家奴林總管者每懷不平乃挾其子名慶舍者訴之官官諭之不伏遂各執兵器相衛久不能解以致內外交兵虎舍盡擄家財妻挈遁慶舍始主其業則已蕩廢矣故老皆言都與殺都統時相似此報應之不偶然也

脫歡惡妻

脫歡母王氏廣德長樂村人為兵官所掠見有姿色遂匿不敢犯遂獻與總兵官即脫歡父也於是擇日行婚禮後生脫歡脫歡生庶子慶舍脫歡之妻既逐其子并婦復以婦配驅奴之無妻者婦曰我大夫之子婦也義不受辱如曰我奴也娘子是主人也我不敢受各相拒久之脫歡之妻竊聽其婦及奴且令之曰爾從吾言有死而已于是迫婦與奴因於一室令其成配却于窗隙中窺之驗其奸污之狀然後釋其罪噫脫歡愚人也生不制其妻死後受污辱為百世之恨可謂愚矣向使知其妻之悍既不禦其夫又欲殺其子惡醜彰露悔惜繼然則當決意去之以絕後患何其愚之甚也近至狼籍如此死有痛恨哀哉

袁氏報應

四明袁知府嘗因官籍陸氏家財悉為己有後無嗣養陸氏子既長皆受所分之物見銀盤背有陸氏祖名氏報應如此吾聞之卓悅習之云

古陽關

嘗見和林志所載晉王大斡耳朵至赤納里一千里西北至鐵門一萬里其門石壁凌雲上有鐫字曰古陽關有題青門引其詞云憑雁背逗化蝶夢迷家遠夜永香然已到雉子歡呼細君迎迓拭去故袍塵問我假使萬里封侯何如歸早時運且宜斟酌富貴功名是求非近婿飾田園子真嚴谷好記古人真樂此言真可取被驢嘶恍然驚起來時欲話無人賦與黃沙衰草不知何人作也

館客議論

脫歡大夫在建康時有一館客早起聞堂上有人聲竟謂大夫與僚佐也久而視之但見二人中坐一人云付之火或云不可遂延及他人一云付之災或云其家亦有未當死者一云付之脫歡言訖不見館客惟疑其主將有禍也遂不告而去是日脫歡出門忽有訴者訴某

處巨室豪橫害民因受狀追問後沒入其家皆杖配遠方乃知豪民惡貫滿盈神人共怒者也迴年館客復至大夫問其故始言及其所見云

僧道之患

宋淳熙中南豐黃光大行甫所編積善錄云僧道不可入宅院猶鼠雀之不可入倉廩鼠雀入倉廩未有不食穀眾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為亂行者此是為確論予嘗見溧陽至正間新昌村房姓者素豪于里築墓建庵命僧主之後其婦女皆通于僧惡醜萬狀貽恥鄉黨蓋世俗信浮屠教度僧為義子往往皆稱義父義母師兄弟姊妹之屬所以情熟易狎漸起口心未有不為污亂者或婦女輩始無邪僻之念則僧為異姓久而本然之惡甚露亦終為之誘矣浙東西大家至今墳墓皆有庵舍或僧或道主之歲時往復至于升堂入室不美之事容或多矣戒之戒之

營墓建庵

尋常訓營墓建庵此最不好既有祠堂在正寢之東不必重造也但造舍與佃客所居作看守計足矣至如楚墓以石盒前建拜亭之類皆不宜此于風水休咎有關係慎勿為之可也

雲巖至言

宋末於潛吳度身之所編益戒有云雲巖洪濟為浙西帥平使者節齋趙公判平江府一日招洪家眷燕集洪力辭之余問其故洪答曰富貴之家姬妾之盛珠翠綺紈之繁聲樂餚饌之侈何可當也吾家先君嘗貢綱于朝而始終一儒素今家人輩皆山中人一則必貽譏笑而慨慷悟一則必生欣慕而思效學無益也明言絕望

皆山中人家無身裝首飾不曾出衆不敢前節齋亦不
敢論此至哉之言也

婦女出遊

人家往往習染不美者皆由出遊于外與婦媼齋集習
以成風始則見不美者訓之終則效之嘗記至正甲申
春繼嫂自杭歸其姻黨邢懷者爲溧陽同知州事因好
會家眷燕飲適親友宣城貢倚之有頗爲教授假居南
軒妻妹亦與席惟先妣及家人輩不得已略相見即托
疾不出明日各家再會作回席之意先妣及家人輩亦

堅辭不赴且曰前日之會在我家倘不樂終席今日豈
可出遊赴宴耶自是燕集者數以致外議紛紛漸起釁
端之譏則家人輩幸而免也向使我不以家法自拘先
妣不以先人所言是戒辭不爲此曹所陷也蓋同知之
妻嫂氏之同母姊畏吾氏也

米元章書史

米元章書史云僩毛之倫非雅玩故不錄又云真丹王
胡瑗畫馬見七八本雖好非齋屋清玩又云古之圖畫
無非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蜀無非奢靡吳王避暑重屏
列開徒動人侈心又云蘇木爲軸石灰湯轉色歲久愈
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臭氣又云花草至于士女僩毛
貫、遊戲閑不入清玩

兄弟異居

人家兄弟異居者此不得已也婦女相見亦不可數或
歲首一會春秋祭祀家廟各一會一歲之中不過三次
可也蓋慶賀弔問非婦人之事嘗見浙西富家兄弟有
異居數十里婦女輩不時往復以爲遊戲之常至于夜
延過三更歸或致昏昧奸盜不可測此當與宋末僉壓

失妻事並觀之

子孫昌盛

世之欲子孫昌盛者莫若積陰德最要緊然積陰德者
必以孝爲第一義前代之事載諸傳記者甚詳嘗觀論
俗編所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易六十四卦凡事不言必獨坤之論斷以兩必字言之
以其效之必應也而獨于坤卦者以坤屬陰一元之善
在坤爲陰德也所謂餘者言其殃慶及子孫也此應知
縣僕之言也

陰德之報

宋四明史氏祖甚微爲郡杖直之卒每有陰德及人好
善三世生浩南渡後拜相賄越王越王生彌遠又拜相
賄衛王從子嵩之又拜相子孫數千人至今昌盛不絕
皆陰德之報也國朝真定史氏在女真氏有陰德及于
鄉後生孫拜相封王國朝宣城南湖貢氏相嘗侯先府
君之門屢有陰德略且孝義略以一微事言之有婢與
僕私通竊財而逝中途爲僕所殺蓋其意在得財也婢
追不及後返至南湖恐事發私欲赴水死貢適見而

止之曰汝宜急歸吾弗言也婢得免死其餘陰德倘多
如此者後生士將自號南澗又有陰德以子貴贈秘監
之官翰林學士奎字仲章是其子也孫師泰字泰甫亦
登顯官自平江太守今爲戶部尚書諸孫仕者倘多

忠卿陰德

族祖元敬字忠卿有陰德及于福建之民君子若孫皆
仕福建之地今錫世川自福建肅政廉訪司經歷拜南
行臺監察御史是其孫也世居金陵又先祖納齋府君
晚年自來安縣渡龍灣江至金陵正值北兵南侵人民
離散之際凡有可以爲衆人救者輒自給不足而分與
之蓋出於祖妣太安人朱氏之助未幾北兵取金陵咱
騎四出俘掠太紫府君上書謁軍門請示不殺以取信
于民時左丞相伯顏大服即挂在傍精者悉安之由是
活者甚衆吾家五世無嗣居至先人始富盛寓溧陽修
德如先祖後至子孫享用皆祖考之功也子孫當知之
爲終身之訓

松雪遺事

錢唐老儒葉森景修嘗登趙松雪之門松雪深愛之蓋

謂其效奔走之時使令且聰明頗讀書故也家住西湖
婦女頗不潔蓋杭人常習也所藏王右軍龍保帖石刻
後有唐人復臨一帖副之誠爲妙品張外史每戲之一
日賦詩以嘲之有云家藏逸少龍保字門繫甯家放鴨
船世以鴨比喻五奴也至正丁酉秋八月予往錢唐訪
其母于西山普福寺時景修數相過每與松雪遺事助
笑談有云松雪一日以幅紙界畫十三行行數十字字
各不等問景修曰爾謂何物景修曰非律度式乎松雪
曰也虧你尋思惜太過耳乃臨洛神賦界式也一日又
侍行西湖上得一太湖石兩端各有小竅體甚平松雪
命景修急取布線一縷至抑于兩竅而以石令人滌淨
扶立矣久之清風颼至其聲如琴即命名曰風篁他日
歸雪川嘗易以細絲縷上之爲小齋前松下之翫景修
曰此是前人爲之而相公見之乎松雪曰否我自以意
取之也其敏慧格物理參造化之巧如此者豈凡俗之
所能擬其萬一哉但亦愛錢寫字必得錢然後樂爲之
書一日有二白蓮道者造門求字門子報曰兩居士在
門前求見相公松雪怒曰甚麼居士香山居士東坡居

士那箇樣吃素食的風頭巾甚麼也稱居士管夫人聞之自內而出曰相公不要恁地焦躁有錢買得物事喫松雪猶愀然不樂少頃二道者入謁能袖攜出鈔十錠曰送相公作潤筆之資有庵記是年教授所作求相公書松雪大呼曰將菜來與居士喫即欣笑逾時而去蓋松雪公入國朝後田產頗廢家事甚貧所以往往有人饋送錢米肴核必作字答之人以是多得書然亦未嘗以他事求錢耳

徑寸明珠

近聞前代常有以徑寸明珠進御者一宦官見之即求賄賂其人不從宦官遂取絲絡懸珠于梁焚乳香薰之須臾珠即化爲水其人失色宦官曰爾獨不能識寶耳此非明珠也乃蚌對月凝視久墮淚含月華結成者也其人慚悟而去

子母相關

嘗見先妣在城南時齊在芳村月或三省或再省焉每至時先妣倚門見之必喜曰我一思汝即來我前若是不知其幾番也今日思之痛哉痛哉觀棠陰比事有子

母牛以血濡犢相濡者其天理蓋可見又聞昔人採薪歸僕假寐破窯中忽夢如雷霆遂驚悸歸而母疾思兒不能至遂嚙指出血其相關如此之重也世之不孝於母者是誠禽獸之不若也

石枕蘭亭

三衢葉文可君韋居錢唐爲鶴刻舒遊于諸老友周本心陳恕杜清碧之門頗知典故禮法乃兄肅可學國語爲蒙古長史娶蒙古氏與予交有年嘗云宋季小字蘭亭南渡前未之有也蓋因買秋壑得一硤石枕光瑩可愛買秋壑欲刻蘭亭人皆難之忽一鐫者曰吾能爲其字法縮成小本體製規模當令具在買甚喜既成此刻果然宛如定武本而小耳缺損處皆全亦神乎技也今所傳于世者又此刻之諸孫也世亦稱玉枕蘭亭云至正壬午春三月爲予論及如此乃知小本之源也此說蓋得之宋明仲教授其乃翁嘗登買之門行醫親見其刻此枕得賞此殷寔云

張貞居書法

錢唐張貞居善書法初學趙松雪及唐塁元宗王先生

碑松雪每稱之曰某之後書碑文者計范德機吳子善張伯雨此三人耳後得黃庭古本臨寫不肯釋手深得其筆法晚年字體加瘦勁識者謂其脫去帶肉止剩瘦筋已至妙處了嘗爲予論書法且云用筆不可多蘸水墨當以筆端染墨作字乾則再蘸墨切不可用力按開筆端使不好也凡退筆雖秃乏必皆洗淨如未嘗濡墨者蓋老趙寫字必連染三五管筆信宿然後書之

趙嚴樂府

長沙趙嚴字秀巖居溧陽奠公南仲丞相之裔也迺遊魯王宮在大長公主宮中應旨立賦八首七言律詩宮詞公主賞賜甚盛出門凡金銀器皿皆碎而分惠宮中從者及衆士後遭謗遂退居江南嘗又于北門李氏園亭小飲時有粉蝶十二枚戲舞于前座客請賦今樂府即席成普天樂前聯首存來四句云琉璃殿暖香浮細翡翠簾深捲燕遲夕陽芳草小亭西問細腰見十二箇粉蝶兒飛（粉蝶引子也）一箇戀花心一箇攙春意一箇翩翻粉翅一箇亂點羅衣一箇掠草飛一箇穿簾戲一箇趕過楊花西園裏睡一箇與游人步步相隨一箇拍散晚

烟一箇貪歡嫩惹那一箇與祝英臺夢裏爲期普天樂止十一句今却賦十一箇末句結得甚工便如作文字轉換處不難如此也待欣醉後可頃刻賦詩百篇有了仲容之才思時人皆推慕之因不得志日飲酒醉而病死遺骨歸長沙

脫脫避桃

太師馬札兒爲小官時嘗僦屋以居居有桃樹未實至熟時脫脫尚幼一日盡采以貯小奩太師歸思問曰此桃何在脫脫曰嘗時賃屋時未嘗言及此也宜還其主太師深喜之所以他日亦拜相爲太師云

王黃華翰墨

王黃華翰墨名于女眞時人擬之蘇東坡得之者頗珍重其價至元戊寅夏在溧上時予見一伶人來自中原得一詞云釣魚船上謝三娘雙鬢已蒼蒼衰未必清貴不肯換金章汀草外浦花旁靜鳴榔自來好箇漁父家風一片瀟湘字體瘦勁不□北方避□□初無書法至正巳亥秋又見浙東帥府令史李某者北方人家有黃華紙上所書大字字體頗類小米之飄逸與向之所

觀山谷牋所寫不同未知孰是

知松詩

國初有張某者眞定人幼能詩曾賦小松云草中人不見空外鶴先知後能篆法自號泰山官至御史老于揚州字體頗齊今北方牌匾多其所題

神童詩

脫脫丞相當朝時有神童來謁能詩年幾數歲令賦擔詩即成絕句云分得兩頭輕與重世間何事不擔當蓋諷丞相也

王氏奇童

溧陽髙渚王氏崛起富民也至正庚寅間其孫年六歲能寫大字時知州把古者令見之果能書徑尺者亦曰異哉但不能詩耳又解記誦詩文如數歲者

止筯

宋季大族設席几案間必用筯瓶查斗或銀或漆木為之以筯置瓶中遇入座則侍者移授客人人有止筯狀類筆架而小髙寸許上刻二半月彎以置筯恐墜于几而有污也以銅為之

薩都剌

京口薩都剌字天錫本朱氏子冒為西域回回人善咏物賦詩如鏡中燈云夜半金星犯太陰混堂云一笑相過裸形國鍋骨笛云西風吹下九臯音之類頗多工巧金陵謝宗可效之然拘于形似欠作家風韻且調低識者不取也

松江花布

近時松江能染青花布宛如一軸院畫或蘆雁花草尤妙此出于海外倭國而吳人巧而效之以木棉布染蓋印也青久浣亦不脫嘗為衾褥之類

宋緙

宋代緙絲作襜今日紵絲也花樣顏色一段之間深淺各不同此工人之巧妙者近代有織御容者亦如之但著色之妙未及耳凡緙絲亦有數種有成幅金枝花發者為上有折枝雜花者次之有數品顏色者有止二色者宛然如畫紵絲上有暗花花亦無奇妙處但繁華細密過之終不及緙絲作也得之者已足寶玩

集慶官紗

集慶官紗諸處所無雖杭人多慕之猶不能效之但濶處三尺大數以上襍色皆作近又作一色素淨者尤妙暑月之雅服也

銅錢牌

宋季銅錢牌或長二寸有奇闊一寸大小各不同皆鑄臨安府三字面鑄錢貫文曰壹伯之等之類額有小竅貫以致遠最便于民近有人收以為鑰匙牌者亦罕得矣

楮幣之患

楮幣之患起于宋季僞會子交子之類以對貨物如今人開店鋪私立紙票也豈能久乎至正壬辰天下大亂鈔法頗艱癸巳又艱澁至于乙未年將絕于用遂有觀音鈔畫鈔折腰鈔波鈔熝不爛之說觀音鈔描不成畫不成如觀音美貌也畫者如畫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謂不樂受即走去也熝不爛者如碎絮筋查也丙申絕不用交易惟用銅錢耳錢之弊亦甚官使百文民用八十文或六十文或四十文吳越各不同至于湖州嘉興每貫仍作百文平江五十四文杭州二十文今四明僧至六十文所以法不歸一民不能便也且錢之小者薄者易失壞愈久愈減耳予嘗私議用三等金銀皆作小錠分為二等須以精好者鑄成而鑿幾兩重字旁鑿監造官吏工人姓名背鑿每郡縣名上至五十兩下至一兩重第三等鑄銅錢止如崇寧當二文大元通寳當十文二様條細錢除五銖半兩貨泉等不可毀存古外唐宋諸細錢並用毀之所鑄錢文曰大元通寳背文書某甲子字如大定背上卯酉字是也凡物價高者用金次用銀下用錢錢不過二錠蓋一百貫也銀不過五十兩金不過十兩每金一兩重准銀十兩銀一兩准錢幾百文必公議銅價工本輕重定為則例可也如此則天下通行無阻滯亦無僞造者縱使作僞須金銀之精好錢之得式又何患焉近趙子威太守亦言之頗詳其法與此小異耳

國朝文典

大元國朝文典有和林志　至元新格　國朝典章　大元通制　至正條格　皇朝經世大典　大一統志　平宋錄　大元一統紀略　元真使交錄　國朝文類　皇元風雅　國初國信使交通書　后妃名臣錄　名臣事略　錢唐遺事　十八史略　後至元事　風憲宏綱　成憲綱要　趙松雪元復初鄧素履楊通微姚牧庵盧疎齋徐容齋王肯堂王汲郡等三王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歐陽圭齋馬伯庸黃晉卿諸公文集　江浙延祐首科程文　至正辛巳復科經文　及諸野史小錄至于今隱士高人漫錄日記皆為異日史館之用不可闕也中間惟和林交信二書世不多見吾藏和林朱氏有交信三四書未知近日存否今壬辰亂後

日記略吾所見聞所書也凡近事之有禍福利害可為戒者日舉以訓子弟說一過使其易曉易見也猶勝于說古人事如奸盜之源及人家招禍之始與夫貪之患利之害某人勤儉而致富某人恣情而致貧擇其事之顯者逐一訓導之縱不能全是亦可知警而減半為非也先人每舉歷仕時所見人家之致興廢陰德報應及經新過盜賊奸詐之由逐一訓誨子弟使之知警有是病者省察之無是患者加謹之其拳拳乎子孫訓戒如此嗚呼痛哉

義雁

溧陽同知州事保壽字慶長偉元人寓常州嘗語所親某人從車駕往上都回途中遇二雁射其一至蘇行二十餘里宿于帳房其生雁飛遶悲鳴于空中保壽及所親皆惻然思家之念不忍食之明日早起以死雁擲去生雁隨而飛落輒僕悲呼若相問慰之狀久不能去其人遂瘞之時庚寅秋九月與予談及此已十年前事也因思元遺山先生有雁塚詞正與此同乃知雁之有義人所不及故諺云雁孤一世鶴孤三年鵲孤一週時所以親迎奠雁者豈無意乎

歐陽龍遇

溧陽教授天台林夢正嘗爲僧數十年而復還俗頗能詩文游京師二十年始得是職一日出示許魯齋神道碑版本乃歐陽玄奉勅撰者夢正時在京聞奉旨翰林有德行者爲文近臣以虞揭諸公奏再奉旨特以歐陽玄文不妄作有德行且明經學當筆于是傳旨命玄撰可見歐陽公爲人得遇聖恩所眷亦平昔公議如此雖延祐諸賢及天曆名士未能爲之直待歐陽公了此可

擬前宋文忠公也

歐陽夢馬

歐陽玄字元功號圭齋瀏陽人幼夢天馬墨色大逾凡馬數倍橫天而過覺而賦之延祐甲寅首科公以天馬賦中第蓋符時所作也爲人謙和好禮雖三尺童子請問亦誠然答之作文必詢其實事而書未嘗代世俗誇誕時人嘗有論云文法固虞揭黃諸公優于歐實事不妄則歐過于諸公多矣

議立東宮

朝廷議立東宮奉特旨命近臣召歐陽玄以老疾不至天子特以御羅親書璽勅召之略云卽日朝廷有大事商議卿可勉爲一行後不書名但呼元功而已聖眷之重亘古莫有玄卽赴京就以御札裝潢成軸以衆之既至特旨乘輿赴殿墀下其寵其榮國朝百年以來一人而已后以司徒封之

地理之應

地理之應亦有可驗者若金陵之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居也此漢末諸葛武侯之言必有得于地理

之形勢者自吳而至六朝皆常都之然舊都距秦淮十八里迫倚覆舟山紫薇之形也南唐新城在秦淮河上卽今之集慶府城也地勢不及六朝遠矣何容之三茆山原自丫頭山地理家皆謂丫頭峯不尖所以只主黃冠之流若尖　則爲雙文筆峯必主出文章狀元丫頭俗呼爲丫角貪狼之陰陽者流以九星配山水者固不足據然其有是形者主是應或可信矣溧陽西山前地脈一支過牽直抵縣城又過溪至紫雲山凡在此脈上居止而得水汪洋回抱者大則富小則溫飽天懸已已草山東頑民欲引洮湖水灌溉恨此脈截斷豁開縱石工鑿斷三五尺而巡檢申德輿禁之不能止因大訶曰此州里之地脈關係禍福遂躍馬鞭撻之雖移文州司責頑民之罪已被其所損矣山前一境自前代皆稱無貧乏者皆地脈之應也幸賴申君不爲深害然山間樹木與夫脈上人家由是而日見消廢矣地理之驗豈偶然哉此予之目擊耳聞而鄉人亦以此爲痛恨

漁人致富

一漁人黃姓者初甚貧而母死于欠化于西山西南角上

蓋捕魚寓于此地者就瘞厥骨于石穴之下弗顧也後術者相云此山山龍之穴止處小結穴惜乎不深只主小富耳自此捕魚獲利倍常時歲除家計溫飽三載之後日益遂保其家衙前地田數十畝爲造屋授業之計遂買巨舟二隻每歲終充貨大家運橋輸官倉之後得錢十貫而致富云雁宅堘東都梔栖堘（堘形如舟桅）路遠湖塹村相夾一溝南北水皆逆流後人築土實其南俾路直連兩堘凡在堘之近處數十家三歲必有一人患膈氣而翻胃死者至正壬辰秋中湖塹頑民石姓者作亂雁宅村民懼其不測因闢土流通復爲流通自是絕無翻胃者

謝莊地理

義興謝莊謝仲明者築于里而子女多患瘟疾至元戊寅間溧陽財賦提舉司官王某者過之謂其家宿者水法好也蓋自五里外迂迴曲折而入直至于門然水口大塞今鑿上墩并去積水別築橋于水流之外乃佳自後果無瘟疾（王某號王共判以善擇相遇判文宗僭是官也江西人）

溧陽新河

溧陽南門外宋末開河曰新河建橋曰新橋巷曰新巷其地多産痿而驗者不知何故至國朝至順間始絕此患新河出毅陽河轉橋南而東流也北門硯池巷入東巷口戴姓者其舍所造不合式多曲折斜側之礎常出驗瘟如新河上者術士爲其改造撤去斜側因遂絕其患風水之說見于葬者止言陰宅葬後所主吉凶未嘗及此此蓋予目睹耳聞而不誣者故直書之以訓子孫也予有陽宅六段錦甚妙可以無此患矣予家福賢萬宅蓋沈氏之故地先君加築而成者也初有新圍于

前與沈氏園相接宛如逆水兜勢觀者咸以逆鬚魚箍目之言可入不可出也後漸撤此籬沈氏亦以小吝不復園隙其園眼界太空明無關鎖意思家計不進日見消歇沈氏亦然蓋由西山地脈之鑿傷龍翔菴舍之虎吼而致此耳風水之驗豈不信乎

善權寺地勢

荊溪善權寺地勢甚妙向山似覆鉢盂所以代出僧流形局之內左泉射背後山有門處風吹常被盜劫至正庚寅春主僧繼祖西印江西人善地理因築土墻于左

臂之內又築石墻以塞其凹風且言門貫太空敞亦築墻圍以關鎖寺遂無事寺有前賢讀書臺寺之地勢結穴為三天地人也寺得其地尚存天人耳西印與予舊嘗言金陵蔣山寺之巔可望西江遠來之水豈云小哉又言前輩士人多說名山妙處讀書蓋借取其王氣而為靈變也是以往往名山多名公讀書處　又聞鍾山有紫氣如烟縹緲可望而不可見真佳兆也

芳村祖墓

地理之說不可謂無芳村外家祖墓宋季咸淳吳將仕公諱旻者葬為頗蔭福其子孫後別房貧者以左右地佃于隣人取私租不顧禍福也予每言于內兄吳子道當以已帑取之亦吝微利而不聽不三年西寇陷溪陽犯蓮河溪芳村危急吳之子弟起兵禦之兵敗遇害者六人僕厮數十人致其地理之禍非偶然也每居族中各殺一人其可畏如此由是家業大廢死亡破掠者相繼不已若三戴之前墳前未動土時紅寇嘗過芳村至再三亦無被害者亂後反得財物其勢尤張此地理之不可無也

子弟三不幸

人家子弟有三不幸處富貴而不習詩禮一不幸也內無嚴父兄外無賢師友二不幸也早年喪父而無賢母以訓之三不幸也

人家三不幸

人家有三不幸讀書種子斷絕一不幸也使婢坐中堂二不幸也年老多蓄婢妾三不幸也

子弟居室

人家子弟未有居室父母姑息之皆遺之以錢此最不可非惟啓博戲之習且致游蕩之資不率教訓皆由是也或生朔歲時則以果核遺之入學之後則以紙筆遺之可也

生子自乳

凡生子以自乳最好所以母子有相愛之情吾家往往有此忌今當重戒之或無乳而用乳母必不得已而後可也所以子弟不生嬌惰生女尤當戒之

婚姻正論

婚姻之禮司馬文正論之甚詳固可為萬世法者士大夫家或往往失此禮不惟苟慕富貴事于異類非族所以壞亂家法生子不肖皆由是也甚致于淫奔失身者亦有之可為痛恨

寡婦居處

予嘗謂不幸人家有寡婦當別靜室處之或遇姻婭有賢者正言大節時相訓講以堅其志或庶幾焉凡寡婦之居與尋常姻婭相近此最不好蓋起居言笑與夫婦之事未必不動夫婦之心此心一動必不自安久而不堪者必求改適不至于失節非禮者鮮矣至于室女之居尤宜深靜凡父母兄嫂房室之間亦不可使其親近恐竊見尋常狎近之貌大非所宜此亦古人防微杜漸之遠慮也

年老蓄婢妾

年老多蓄婢妾最為人之不幸辱身喪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晚年亦坐此患鄉里蹈此轍者多矣又見荊溪王德翁晚年買二伶女為妾生子不肖甚至翁死未逾月而私通于中外莫能禁止此袁氏世範言之甚詳茲不再述有家者當深玩之

婢妾之戒

尋常婢妾之多稍嚴防閑久而稍怠未有不為不美之事其大患有三壞亂家法一也誘陷子弟二也玩人喪德三也士大夫無見識者往往蹈此人之買妾者欲其侍奉之樂也妾之多者其居處縱使能制御亦未免荒于淫佚矣何樂之有或正室之妬忌必致爭鬧則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妬則妾自相傾危適足為身家之重累未見其可樂也宜深戒之

要好看三字

先人嘗曰人只為要好看三字壞了一生便如飲食有魚菜了卻云簡薄更置肉衣服有闕損處修補足矣卻云不好看更置新鮮房舍僅可居處待賓卻云不好看更欲裝飾所以虛費生物都因此壞了先人一履皆踰數年隨損隨補一白細襖着三十年終身未嘗兼味所居數間僅敝風雨客位窗壁損漏四十餘年未嘗一易鄉里皆譏誚之不顧也子孫識之當以為法

棺槨之制

先人與楊親翁楊待制嘗論棺槨之制文公家禮所謂

棺僅使容身槨僅可容棺其言信矣後世皆不曉此義
惟務高大殊爲不根嘗見鄉中荒歲盜古塚者得棺木
皆是水車蟄桶之類不知幾百年也蓋郴州之巨木狀
如老杉富貴之家半先競價以買之高者萬貫下者千
貫以爲美飾否則譏誚之可謂惑之甚今不若止用
老杉木或楠木爲之高不過四尺厚亦不過三寸庶免
殉埋他物之患且不廣開土穴以泄地氣槨惟用磚或
柏木足矣此論甚善至正乙未以後盜賊經過之所凡
遠近墓塚無不被其發者甚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因記
爲戒自天曆己巳年旱歉後諸處發冢之盜公行不禁
不預凶事禮也然近世皆預備棺木謂之壽函亦必年
過六十然後可作此亦無妨也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一　　譚瑩玉生覆校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二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別業蓄書

古人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
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
無窮之計此言甚好吾家自先人寓溧陽分沈氏居之
半以爲別業多蓄書卷平昔愛護尤謹雖子孫未嘗輕
易檢閱必有用然後告於先人得所請乃可置於外館
晚年子弟分職任於他所惟婢輩幾人在侍予一日自
外家歸省見一婢執遺詩演半卷又國初名公柬牘數
幅皆翦裁之餘者急扣其故但云某婢已將幾卷褙鞋
幫某婢已將幾卷覆醬瓿予奔告先人先人曰吾老矣
不暇及此是以有此患耐等居外幼者又不曉事婢妮
無知宜有此哉不覺歎恨亦無如之何矣予至上虞聞
李莊簡公光無書不讀多蓄書冊與宋名刻數萬卷子
孫不肖且窺宋鄉俗不能保守書散於鄉里之豪民家
矣家訓徒存無能知者往往過客知莊簡者或訪求遺
跡讀其家訓者不覺爲之痛心也又見四明袁伯長學
士承祖父之業廣蓄書卷國朝以來甲於浙東伯長沒
後子孫不肖盡爲僕奴竊去轉賣他人或爲婢妾所毀
者過半且名畫舊刻皆歸他姓矣悲夫古人之言
信可徵也

詩亞篇名

詩之亞篇名者柏舟二 邶鄘 揚水之三 王鄭唐 谷風二 邶小雅 無衣二 唐秦 杕杜二 唐小雅

鐵板尙書

諺云鐵板尙書亂說春秋蓋謂書乃帝王之心法典禮

學春秋者但立得意尙便可斷說也

筆品

予幼時見筆之品有所謂三副二毫者以兔毫爲心用
紙裹隔年羊毫副之凡三層有所謂蘭蕊者染羊毫如
蘭芽包此三副差小皆用箭簳葉束定入竹管有所謂
畢心者全用兔毫外以黃絲線纏束其半取其狀如筆
心也至順間有所謂大小樂墨者全用兔毫散卓以線
束其心根用松膠綴入竹管管長尺五以上筆頭亦長
二寸許小者半之後以松膠不堅未散而筆頭搖動脫
落始用生漆至今盛行於世但差小耳其他樣皆不復
見也筆生之擅名江浙者吳興馮應科之後有錢唐凌
子善錢瑞張江祖田近又吳興陸穎貴陸文俊黃
子文沈君寶頗稱于時丙申以後無復佳筆矣

墨品

江南之墨稱于時者三龍游齊峯荊溪也予嘗試之二
者或煤粗損硯惟荊溪于仲所造則無此病但傷于膠
重耳至順後或用魚膠者甚好于氏已絕嗣外甥李文
遠得其傳不若老于親造之爲佳後至元間姑蘇一伶
人吳善學國頁者以吹簫游於貴卿士大夫之門偶得
造墨法來荊溪亞於李亦可用也近天台黃修之所造
可備急用其長沙傳江皆不足取兵後亦亡矣

白鹿紙

世傳白鹿紙乃龍虎山寫籙之紙也有碧黃白三品其
白者瑩澤光淨可愛且堅韌勝西江之紙始因趙魏公
松雪用以寫字作畫盛行於時闊幅而長者稱曰白籙
後以籙不雅更名白鹿臨江亦造紙似舊宋之單抄清
江紙兵後亦鮮矣

龍尾石

歙縣龍尾石自元統以後絕難得佳者至正壬辰兵後下品石亦難得矣

鄉中風俗

鄉中風俗中戶之家皆用藩籬圍屋上戶用土築墻後以上草至元紀年之後有力之家患盜所侵皆易以碎石邇近多效之由是喪訟交攻不數年凋落甚矣皆有業地理者與余言此致不祥其信然矣至於塋墓用之尤不吉荆溪豪民楊希茂溧陽王雲龍皆用石墻圍祖墓以絕樵采至正壬辰之亂楊王全家遇害其可畏也如此

石假山

先人嘗言作石假山甚不祥蓋石者土之骨也不可使其露形於外考之宋徽宗作花石綱由是女眞禍起趙葵公南仲作石假山于溧陽南園未幾燬于兵火豪民陳竹軒富甲于溧陽號曰半州所居卽南仲之宅堂後有巨石高踰三丈名曰雙秀見之者咸謂不祥不數年竹軒死于京城子孫凋落又江陰明宣城人寓居溧陽風流文采時人慕之作假山石于南園未逾年卒由此遂廢吾見吳子道假山石于所居之西先人嘗論之曰立石以爲標格之美觀固是好但高則不祥若不過五六尺不險峻則無傷也且歷舉其覆轍者言之有吳興奸民蔣德深曰此公樸實前輩特不欲此等至明年外海致訟家貲廢半更兼子女禍于內漸至氣象不佳矣至正丙申燬于兵火

寓鄞東湖

予以至正春二月寓鄞之東湖上水眼遊吏祁寶運事

見廢宅基史之外係宋末所卜居未幾入我國朝宅廢爲易三姓今爲耕地旁有曲水流觴立石山之遺跡尙存數十大湖石不假混也今年一豪民頁取于時貴宰上民舁運往城中而豪溺者爲之猶此亦以假山之不祥作而不能疏于數年之久且以力得于吳中豈易道者必害民勞物耳今又爲他人所奪竟何時而已耶已已閏十月二十五日記

卜居近水

卜居近水最椎致且免火盜之患然非地脈厚者不可居只可偶行樂之所擇鄉村爲上負郭次之城市又次之山少而秀水遊而澄者可作居山多而頑僻者不可居蓋風氣能損人眞氣也凡宅必倚地勢有來龍生脈者能出人材面對秀筆清水則出聰明佳作圖須要水四分竹二分花藥二分亭館二分然後能悅人心目可游可息

江浙可居

江浙之可居者金陵爲上（溧陽句容可田可居山茅阜可游可息）京口毘陵次之（金壇風俗小淳荆溪山水頗秀）吳興又次之（山水之秀風俗之淳）錢唐之華妍蘇之澆可游不可居故曰蘇不如杭越之薄鄞之鄙溫之淫台之狡或可游亦不可居故曰台不如溫溫不如鄞鄞不如越諺云明慳越薄凡近江臨海之民多狡獪悍鬆難制又曰溫賊台鬼衢蕭婺痞鄞不知恥越薄如紙

淮南可居

淮南之可居者滁陽爲上儀眞次之舒城又次之（蓋取其風土之接中原者厚也接江南者薄也）中原自古稱風土之厚惟鄒魯之邦爲上聖賢之遺風存焉洛陽汴梁次之餘未得其全美者矣蓋強悍之俗戰爭之所由生也故曰東南生氣西北殺場

客位稍遠

人家客位必須令與居室稍遠若地窄不得也亦使近外毋與中門相望可也

祭祖庖廚

凡祭祀庖廚鍋釜之類皆別置近家廟祀堂之側最好庶可精潔感神貧不能置者亦先三日滌器釜潔淨此人家當謹之事

浙西諺

浙西諺云年年防火起夜夜防賊來蓋地勢低下瀕湖多溺常有此患此亦好令人儆戒無怠也至于爲學檢身者亦然

麥飯

麥飯雜炒則不能化設後凡爲者陳以明與予言每炒用忽思造餅者曰麥麩不可見火但以酒缸炊飯試之陳如其言以炒者置一缸內以不炒者別置一缸內三日視之則炒者飯如故不炒者已化爲醋矣

鄭氏義門

余嘗觀浦江鄭氏義門家規極好關于內一條云親朋往來當宿客者稟于家長當以誠意延款務合其宜雖至親亦宜止宿于外館此規尤善蓋杜漸防微之道遠皆見浙西富家多以妻妾之寵中表子弟使之入室混稽漸致不美之事此無他蓋主者不學無術又無剛腸縱令婦人並溺于私親失於防閑之道往往蹈此轍耳又一條云僕人無故不入中門亦不可與媵妾親授既立一轉輪盤供送器物又立一處于其側外則注水而

覺內則汲汲而遍子孫守之勿輕改易此規深蓋其弊
嘗見人家不辨內外婢僕奸盜者多矣先人家居謹內
外雖與居子弟未嘗輒入齋閤諸子至孫亦不敢入中
門見僕者乎晚年不理家事此法廢矣予每以爲恨欲
效此法以俟異日

商紂之惡

商紂之惡天人共怨固不容于誅矣然亦有人爲猶是
以紹六百年之宗祀若微子是也武王舉兵弔民伐罪
其義固正然伐紂而自取之是不急于弔民而急于得
國也觀武王之德固足以滅商然微子箕子 闕文

贅壻俗諺

人家贅壻俗諺有云三不了事件使子不奉父母歸不
事舅姑一也以疎爲親以親爲疎二也子強壻弱必求
歸宗或子弱壻強必貽後患三也吾家嘗坐此患幾至
大變若非先人剛腸立法于前吾兄弟義氣保全于後
未免失恩貽笑鄉里吾亦嘗爲贅壻妻母以愛女之偏
內外疑謗尚非吾之處心以道薄于貨財未免墮于不
義

皮褥擁坐

凡皮褥之類只宜擁坐不可久睡蓋此物能奪人生氣
理或然也

婢妾命名

婢妾以花命名此最不雅若子當以爲戒先人未嘗命
婢妾以花草及俗字等字吾家後當依法以妓爲
妾人家之大不祥也蓋此甫因人多矣妖冶廢狀皆親
歷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誘子女及諸妾不美
之事容或有之吾見多矣未有以妓爲妾而不敗者故

諺云席上不可無家中不可有

欖木

欖木惟嶺中有之俗傳與嗽同音 欖盧敢切音覽 嗽來切非

楷木

楷木惟吾祖陵有之言與皆同相傳爲南海外之木弟
子移植于祖者也二千餘年樹身皆合抱文理堅韌可
作柱杖手版之用至正丁酉兵亂之後所存無幾矣

五子最惡

諺云五子最惡謂瞎子啞子跛子痴子矮子此五者性

很愎不近人情蓋殘形之人皆不仁不義凶險莫測屢
試屢驗

天道好還

天道好還理之必然溧陽新昌村房開使者袁氏也生
二女一子愚蠢無賴乃以二女招市中子保家子爲
贅壻謂得通于官府可濟家黠長壻謝其次皆吏敝甫
婿偏房氏物私置田產惟謝最多惟其婦翁所委凡券
契皆僞託吏氏名蓋吏爲房所溺愛也謝牽惟一子名
元吉吏止生一女遂爲婚姻一日吏與謝生曰我有田
契若干畝貨錢汝家今已久矣可檢尋見還謝生詐云
遍數年生亦無子復養房氏子爲後因主其田產云始
知財物有分非苟得者房素豪于鄉未免刻剝小民之
患所以不能保發爲謝吏所奪謝吏二人所取不義之
物各不能保又歸之房之子孫已傳四姓矣天理昭然
其可昧乎又東培村民史氏素富貴國初亂離之際以
金銀埋置殼中寄托其親家某氏者將定取之惟得殼
耳史曰殼內有金者于何不見還某曰昔所寄者殼耳
未嘗見金也史不得已忿怒而歸遂絕往來又數年史

某兩家長老皆卒子弟復相通好某氏乃以女嫁史氏
子飯具頗厚且有臥榻幃帳之類一日因拆榻裂撤而
視之皆田券也乃殼中所寄之一物耳驗其所償略無
遺矣

美德倚儉

儉者美德也人能尚儉則于修德之事有所補不暴殄
天物不重費不兼味不妄毀傷不厚于自奉皆修德之
漸爲人所當謹先人幼遭世變衣食不給至壯始有居
住而得祿家用日饒蓋亦勤于治生所致自壯至老五
十餘年未嘗妄用一物食雖中年頗豐富亦未嘗過
用猶如昔年也或有譏者先人嘗論之曰吾今舉家錦
衣玉食亦無不可者但念幼時不給不敢忘本且畧起
侈心即損儉德必害諸物獲罪于造物矣于是嘗若不
足享年八十七歲皆儉之報也夫儉之德于人厚矣司
馬公有訓儉文已備言之人生好儉則處鄉里無貪利
之害居官無賄賂之污捨此吾未見其能守身也

人生從儉

先人嘗云人生雖至富貴但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
等飯所謂下等者非茅茨土階也惟不垩壁不雕梁也
中等者綾絹是也上等者非齏腸珍羞也惟白米魚肉
也予亦嘗自謂住尋常屋著尋常衣吃尋常飯使無異
于眾尤妙此予終身之受用也

買妾可謹

買妾亦不可不謹苟不察其性行及母之所爲必有淫
污之患以貽後悔或致妄亂嗣續此人之大不幸嘗見
奉安楊氏幸婢私通于僕王關者而有妊妄稱主翁之
子主則不能察也既長資性愚騃習下流每爲宗族鄉

嫌所謂近土有如此者亦多矣且以吾家言之先祖晚年托外孫黃灝納妾有姿色先與之通有娠已三月既入門雖然知其情狀爲其色所眩惑一時置之不問後七月生子復歸之黃命名遂初自是復與黃通或私僕隸生子不育爲吾家之患五十餘年其恥辱之事不一可謂至恨先人晚年嘗置半細婢三四人雖以家法嚴守之兼且先妣制御之嚴猶爲欺蔽或爲中外子弟私通亦不能覺察反爲淸明之累袁氏世範言甚詳不可不深思遠慮杜漸之禍後當痛戒

壯年置妾

壯年無子但當置妾未可便立嗣或過四旬之後自覺精力稍衰則選兄弟之子無則從兄弟之子以至近族或遠族必欲取同宗之源又當擇其賢謹者可也不然當觀吾家之患或有不肖亦當別議凡異姓之子皆不得爲後北溪陳先生云陽若有繼陰已絕矣近世士族或以庶生之弟爲嗣此大亂倫序知禮者當深爲戒

娶妻苟慕

娶妻苟慕富貴者必有降志辱身之變嘗見鄒氏奸生子胥既長娶富家東管陶氏爲婦陶之家富有倍其既娶而淫悍且在家時已與隣家子通未嘗悛也後生子頑很凶暴通乎其同母妹不齒于人而陶後通其隣錢四官者胥死又通于僕小名者醜惡太甚不可言也

又

又五叔遜道寓杭州喪妻厲氏後議再娶媒妁之言而與湖州市牛家寡婦僕氏成姻貪其田產奩裝之盛弗恥其失節也既入其家門其田則質于人什問其

從其則假于他人者惟坐屋數間大失所望且僕與陳富一通凡數胎皆隣媼臧氏濟其奸事五叔雖知之不能去者亦因僕能詖妬曲從侍奉百至所惑耳凡其已稍皆爲僕所有反受其制莫敢誰何自是僕恣悍姦淫與陳通無間及赴口溧縣丞任僕陳受賂幾爲所陷致仕而歸浙西風俗之薄者莫甚于以女質于人年滿歸又質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後嫁其俗之弊以爲不若是則衆誚之曰無人要者蓋多質則得物多也蘇杭尤盛予嘗與遂從子希定論及此爲之嘆息竊謂買妾亦當先察其姓行否則卜之而後納之使得以終其身死則陪葬勿使受汚勿更適人此亦仁人之用心也或有惡行則當逐之是自取之非在我者也惟婢亦然幸之而能謹愿無過忠事其主者待之與妾同或有忠勤奉侍而爲正室妒忌者當訴察之慎勿令無過而受枉

脫歡無嗣

脫歡大夫無嗣時納一民家女爲妾頗謹愿既生子脫歡加意待之甚爲其妻所妒驅迫陷誘其妾不受汚一日以冷熱酒相和命之飲既醉使二婢扶其就寢于脫

歡之榻蓋垂裀列褥錦繡之鄉睡未熟復呼之其妾勉強起行已被酒惡所病遂嘔吐穢物滿床席脫歡歸妻趨而前曰官人愛此妾不知其不才也何爾出門即痛飲醉且與僕厮褻狎今壞衾褥當何如脫歡素好潔淨覩之不覺大怒此妾欲明主母之計不敢言也于是出之脫歡昏惑之流其妻淫妒之甚莫能制御幾被殺子絕嗣者而免耳

婢妾察情

婢妾有無故而事主亦謹者必有嫁心察其情實頗資

以遺之聽其適人不可留畜則生事恐貽後患

冥冥報應

鎮江一民以屠劊致溫飽嘗淫人之妻者不可悉數其妻有美色而淫每坐肆中賣猪肉隣人潘二者以木梳爲業善歌每歌淫詞以挑之遂與私通一夕其夫出外買猪行來十里許忽忘取他物急還家呼妻不應撥關視之則與奸夫潘二者正酣睡其夫遂斫潘二首而去其妻不知也既覺而驚異亦不敢言乃以奸夫肢擲碎之以食猪拭去血痕略不彰露逾月其夫後歸因醉而問曰向日你與奸夫同睡被吾殺之汝知之乎妻曰我不知也豈有此事勿亂言也夜半亦殺其夫以飼猪以燈籠置于門側呼其婢曰你主人出外何不關門婢曰不知出門觀之遺燈尚在意謂主人出也明日此婦坐鋪自若逾一月隣人咸疑夫之不歸且潘二之無踪跡衆來詢其婦婦以他辭答之往見大指遂聞之官其婦伏誅此亦報應之一端也又溧陽本安湯子剛淫佃客

之妻凡租米及通負皆置之不問過數年佃婦色衰且諸子長大子剛索其積年負逋佃客無從而出諸子怨恨與母雪恥一日伺子剛出門持長柄斧追而殺之後雖聞之官以正其首謀者之罪亦何補于事矣此豈非報應也夫以婦人之淫亂固自關于其家前人之作惡所以報之耳或以勢利威脅無故引誘而淫污人之婦則其夫家百世祖宗皆受恥辱其之中安得無報應乎或以勢逼人之女爲妾雖若比淫人之婦稍輕然非情願終亦不免得罪于造物矣

希元報應

天台林希元嘗館于其鄉張大本家私通其女游臣于

京師又通僚人之婦就娶爲妻後爲上虞縣尹妻妾淫奔希元防閑太甚獨官三年卒于縣其妻通于希元姊之子徐生復以女妻之張大本者乃攜女出更適人一時猥籍人人皆恥之此報應之速也雖居官能廉交友能信且能文章甚爲士大夫之所惜耳

金陵二屠

金陵二屠者嘗以同出買猪情好甚密遂爲結義弟兄往來無忌憚一日弟與兄妻曰吾無妻凡寒暑衣服皆得嫂氏破爲補綴垢爲洗濯他日得娶當報吾兄但今冷守空房而不能耳若得嫂全吾一宿之願吾當爲日亦嘗侍兄婦乃以是言備陳其夫夫令其妻與之通意必弟娶不貳信也後弟娶兄亦求奸不從遂持尖刀往剌殺之復自刎不死乃爲地方所獲聞之官賴供其情各證其罪悔無及矣

鄞縣侏儒

鄞縣大松場濱海民某者侏儒之甚且頗黠娶妻有姿色不樂與夫婦同處遂私通于某既不稱其淫慾又通于某一日此婦語之曰某者來不能拒絕之不若殺之

可也後奸者即伺前奸者閒行撲殺于海未幾此婦復誘之曰尙有親夫在或能知之奈何當復殺之後奸者于是殺其親夫于海然後請于里之大姓潘氏遂爲夫婦聞者莫不以爲大恨予嘗東湖有裘氏子備言其詳因記于此以俟賢宰縣者至嘗自之以正其罪戒後之爲惡者云

不葬父母

不葬父母者大獲陰罪前代已有明鑒姑以所見者詳之剡溪芳村吳義安以父母櫬皆置祖祠梁上終身不葬後生子不肖亦如之吳子文不葬母者七年吾嘗力諭之更助以錢始克葬後以不善終弟應東長子本中皆爲盜所殺

妻死不葬

溧陽張允天妻死不葬至正丙申死于非命鄞縣袁日華不葬其妻及身死四年應存老而子幼弟父不護至今亦不克葬五叔遜道同知袁妻屬氏既從異端爛骨寄僧舍中又無故終身不葬後爲腕婦淫惑所斃甚至見逐于外困餓而死庶子克一亦從異端焚化復寄僧舍中與其母骨相並至正己亥冬西寇犯杭城僧舍皆燬遺骨亦爲之狼藉近世有如此者亦多矣報應顯然茲不盡錄

畫蘭法

予記至正辛巳秋過泖湖上忽陵人郎玄隱來訪玄隱幼爲黃冠于三茅山善畫蘭得明雪窗筆法因授予予曰畫蘭畫花易畫葉難必得從廣黃丁文小鶴嘴樣筆方可作蘭用食指擒定筆以中指無名指托起乃以小拇指劃紙襯托筆法揮之起雖砂要中用轉末用重結筆稍輕則葉反側斜正如生有三過筆有四過筆葉有大乘釣竿小乘釣竿皆葉勢也花或上或下葉自下而上花幹自上而下蓋取筆勢之便也花須破水葉則葉中色淺而兩旁稍濃也忌似鷄籠忌似井字忌兩背不分花有大小驍耳判官頭平沙落鴈平沙落鴈勢乃蘭花也大翅楚小翅楚諸形葉有其氣發觸諸體蓋蘭譜也壬辰歲于寇今略記此彷彿于上云

學書法

凡學書字必用好墨好硯好紙好筆筆尤爲要緊筆

不好則壞手法久而習定則書法手勢俱廢不如前日矣墨不好則滯筆定不能運動亦壞手法此吾親受此患向者在家有荆溪邀錢唐筆作字臨帖間有可取處及避地鄞縣吳越間隔凡有以錢唐信物至則進于必得之更假錄以紙或有至死者所以就本處買羊毫雜麻絲所造帳用筆井市貨其膠墨所以作字法皆廢僅存得好墨少許以自備用不敢縱研磨也吳中則不然凡越則甌台之物至者隨之不問其相去也遠矣嗚呼悲哉

鮮于困學書法

鮮于困學公善書懸筆以馬點三片置于座之左右及座頂醉則提筆隨意書之以熟手勢此良法也懸筆最好可提筆則到底亦不礙手惟鮮公能之趙松雪稍不及也

松雪家傳書法

趙松雪教子弟寫字自有家傳口訣或如作斜字中畫以斗直下筆用筆側鋒轉向左而下凡作屋漏紋今仲先便之又試仲穆幼時把筆潛立于後掣其管若隨手而起不放筆管則笑而止或掣其手驗之三指則縱而誠之蓋欲執管之堅用力如白釣石也嘗聞先人如此說頗利賓童仲誠亦談及之

魚魷作篇

前輩以魚魷作簡牌方廣八寸狀如舊家紅漆木簡板蓋惜字紙又便于臨摹古法帖又見舊府第有象牙簡板尤好但不可隱寫法書耳且富貴氣也

張國公論書法

宋冀國公趙南仲葵在溧陽時嘗與僚客論書嘗有云蓋

無今古眼有高低予謂書法亦然當今趙松雪公書與書皆能造古人之閫又何必苦求古人耶

裁翦石刻

石刻不可裁翦宋趙德父收金石刻二千卷皆裱成長帖甚妙盡存古製想見遺風也予竊論亦不必裝潢太整齊但以薄紙托補定上下另用厚紙以紙繩綴之可以懸掛而展玩合則疊收之庶幾不損壞而易卷藏也或有不得已裁翦作冊子者凡有闕處聽其闕處缺處白紙切不可裁去了須是一一備存冊子內另存

選製今攷洪氏隸釋有云闕幾字者正謂此也若打唐古刻須用紙幅寬過于碑石則無闕遺字製也好古者宜留心焉

收拾古刻

予甚愛古刻嘗欲廣收拾而不能如意壬辰以前先君因宦遊江浙閩多拓得碑刻墨本及予續收本踰數百紅巾盜起皆散失不存矣觀趙德父之妻李易安居士所論最善今不敢多置抑且無買書之資耳惟存古刻數本皆世之罕有者若古鍾鼎款識古黃庭蘭亭楚相舊碑及石經遺字急就章之類是也若唐名刻則歐陽率更化度寺銘近得一本雖舊而未甚善虞永興廟堂記褚河南孟法師薛河東郎縣令三刻久失而求之未得者惜俟他日其餘雖滿千數亦徒堆几案耳又何以多為貴耶然物之廢興自古及今有不可免者至于人亦然存亡之數尤難前定亦不足論也物之微固可寓意豈可留意而反為吾累哉此予之鄙論也

江西學館

江西學館講書皆有成式四書集注作一冊釘經傳作

一冊釘少微通鑑詳節橫紙作一冊釘詩苑叢珠作一冊釘禮部韻略增注本作一冊釘廬陵裴奎所性游學淥上其子弟皆如此云易于檢挾免致脫落也此法甚便吾其效之至如僻地尤宜此法

文章設問

近問或者有云古之文章即今之文章使今之虛妄古亦由是即數問于宣城貢相之有成有成對曰何以設此問耶或者曰君見今之鄉里人縣官者非好禮之家家或不正且寡從不義而得爵從非禮而受往往托名公為文稱好善樂義有功立勳及節婦貞烈之門者吾嘗疑之使文章為虛誕之具邪為後世之美事邪有成曰必有其實事半而飾以文耳或者曰若經略使附某氏節婦及某叟高年耆德者吾世知之某人淫亂某人不義而皆豈能掩蔽耶有成無以答但唯唯而已或者曰吾今亦不能盡信古之文章也予聞其言深切嘆之賢如韓子猶不免諛墓金之誚蔡伯喈尚云唯郭有道碑無愧近世如京城淫風太甚雖達官猶不免蓋風俗習慣皆婦人出來行禮自必醉而後歸或通于隸廝或

通于惡少年或通于江南人求仕者比比皆然其節婦不可勝數此近禮部而易得也若南洲避域果有貞烈而貧者至死亦無聞焉此文人才士虛誕言辭之不可信也必若近地有貞烈之可考而里人為之記者或可信其翰林諸公所為皆不足取徒以其名之增價為鄉里識誚耳今廣黃張貞皆妄誕不實當代有識為君子必以吾言為然也又知宋季事皆不足信若袁韶之父前史云為郡小隸蓋杖直也果有陰德或擊罪者多用豬肉貫于杖中往往多受其輕刑免死之德是以有後近因其義子之孫伯長公為史官時改作小隸為吏字已過于實矣其諸生輩猶恥之又欲隱然誇誕亂言小吏為小官愈失其實矣若是者豈勝數哉豈勝嘆哉

袁升字德遠為鄞小吏而有陰德後生子貴追贈[illegible]公妻楊氏秦國夫人

學文讀孟

愚謂學作文不必求奇但熟讀孟子足矣以韓柳歐曾間架諸公為常式以孟子之言辭句意行之于體式之中無不妙也蓋孟子之言有理有法雖太史公亦不能及徒誇濫于文觀耳吾不取也此吾近日讀孟子忽有所悟

梁棟題壁

宋末士人梁棟隆吉先生有詩名以其弟中砥為黃冠受業三茅山嘗往還或終歲焉一日登大茅峯題壁賦長句有云大君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沉安得長松撐日月華陽世界收拾陰隆吉先生每恃己才藐忽眾人眾人多憾之且好多言一黃冠者與隆吉有隙遂此詩于句容縣以為誇訕朝廷有思宋之心縣上于郡郡達于行省行省聞之都省逮[illegible]函致京師拘縶公繫于獄不伏但云吾自賦詩耳非謗訕也久而不釋及禮部官擬云詩人吟詠情性不可謂以謗訕倘使是謗訕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于是免罪放還江南嘗概其子才所編詩集一帙散失之後存者賦寄中見山茶一株云千株守紅死一點反魂斷賦琴而云癡兒嬌勿啼不久須晴鴉賦蔬云家貧忽然荷菜種二十七癡兒不解問我何從得于義苟有違吾寧餓不食其詩中之意亦足見矣惜乎見義不能勇為以致托乎言辭而招禍身之過也有餘而才不足非吾登山公所謂

掙得做得之人也然大事已去人力既不能挽回所以
鬱鬱于不得志猶托之空言亦無見衣冠制度之改有
不容自已者耳嗚呼若梁公者其殆之頑民歟于戲可
見宋之維持人材也至矣我朝八十餘年深仁厚德非
不及于士民也今天下擾攘十載求之若梁公者亦豈
易得也哉亦豈易得也哉初本已失其孫賢于眞爲江
西憲使時重刻板于家後金陵陷于眞碑地錢唐此集
又不知存亡也後世之托于空言者視此爲戒

鸚鵡詩

前輩嘗論詩云莫謂宋人不能詩者且以祭礶一絕句
云鸚鵡言猶在枇杷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亦自好詩法確遒貶能養一鸚鵡每以妾枇杷調之作
人語後放遼復渡江而妾死矣故作是詩也

鸚鵡曲

馮海粟題鸚鵡曲序云白无咎有鸚鵡曲云儂家鸚鵡
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熟江南
烟雨覺來滿眼靑山抖擻綠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
甚也有安排我處余壬寅歲上京有北京伶婦御園秀
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後多親炙
士大夫拘于韻度如第一父字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
排我處甚字必須去聲字我字必須上聲字音律始諧
不然不可歌此一節又難下語也諸公舉酒索余和之
以汴吳正都天京風景試續之云云

廣德鄉司

廣德小民錢鄉司者專與鄉里大家理田畝丈尺稅賦
等則出入謂之鄉司至賤之職也能存心于正直無私
曲生子用士登進士第爲國史編修官他鄉司者或以

多作孽以貽作虐子孫死絕者比比然也

不惜衣食

人云不惜衣裳得凍死報不惜飲食獲餓死報爲當過
分耗費物報諺云惜衣得衣惜食得食此言雖鄙最是
有論以古今之奢者侈暴殄天物者驗之多不善終或
過于衣服必貧而無衣或過于飲食必貧而無食至于
遺剩飯食微粒于地以飼雞犬者往往皆餓死嘗常慮
貧窮布帛者多凍死吾見亦多矣

結交勝己

諺云結交須勝己似我不如無朱子云親近師友莫與
不勝已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此言深有補于世
道吾嘗謂取友相觀以善有以全德而交之者有以一
行而交之者又有一善則思齊有一不善則當自反非
謂好其善而不知其惡也今有人焉能以忠孝存心輕
財仗義行人之所難行處人之所難處雖無學問無才
藝吾取其本而棄其末故交之乃心交也或多學問而
鮮仁義或有才藝而無德行吾取其長而棄其短況交
之非與交也人之于己者亦然使己有善人皆敬之有
一不善人皆責之如此然後可見責善爲朋友之道焉
古人云日久與之俱化此之謂也

成人在勤

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朱子云此言雖淺然
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先人每以此二句告口敎人雖
拳拳服膺倘未行到此地步之極處因書以自警

家法興廢

嘗謂有家法則興無家法則廢此係人家興廢之樞機
也至于國亦然吾自十八九歲時先人年已老不理家

事悉以朱氏姊主之遺法漸廢及在外家又皆廢置不
以禮因觀貢氏世範有感于心且念先人之遺法作家
範以自警若姊若兄弟終不諭者至于今未嘗不嘆息
痛恨也至正戊戌春復睹浦江義門鄭氏家規于上虞
王生處于是重有感焉嘗記溧陽孔汝楫字濟川者本
細民以友愛于兄而致富頗有忠于家法其妻陳氏雖
小吏之女相助其夫無後嗣養蔣氏子惟和爲後一日
爲娶蔡氏女蔡亦細民而富者至其家見弟姪或坐于
叔兄之上恬不爲怪汝楫歸語其妻曰蔡家無禮今雖
勝吾家後不若也不數年蔡果蕩廢子孫狼籍之甚汝
楫死陳子惟懋漸習華靡養子亦如之母陳不能制漸
致凋謝後遇寇家業一空朱氏姊旣廢先人之法且習
奢亦爲寇所廢至今貧窘不可言吾雖避地頗先人之
盛亦以不敢違背家法見福庶幾小安于客旅云

秤斗不平

秤斗不平大獲天譴往往見雷擊天火之報皆此等人
家或鄰火而獨免或里疫而獨安皆孝義之家能以不
欺心獲此報耳如此者甚多不欲舉其名字也吾家秤
斗只如一至吾用事又較平之長兄又或斛以收田租
比前差小五合佃戶欣然避地小安此亦報之一也

浙西風俗

浙西風俗太薄者有婦女自理生計直欲與夫相抗謂
之私乃各設掌事之人不相統屬以致升堂入室漸爲
不美之事或其夫與親戚鄉隣往復饋之而妻亦如之
謂之梯已問信以致出游赴宴漸爲淫蕩之風至如母
子亦然浙東間或若是者蓋有之矣夫婦人伏于人者
也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今浙間婦女雖有夫在亦

如無夫有子亦如無子非理處事者以成風往往陷于不義使子弟視之長其凶惡皆由此耳或因夫之酖酗縱欲子之不肖者固是婦人之不幸亦當苦諫其夫嚴發其子使改過爲善可也亦不當自擬爲男子之事此乃人家之大不祥也

婦人不嫁爲節

表兄沈敬授非常言婦人以不嫁爲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此論若淺近然實痛切蓋因不得已而立是言也世有使大義立

大節者則不然吾嘗問此一句出何典故表兄云聞諸傳記者亦未暇考其詳但是好言語耳今大家巨族往往有此患守志之不能終踰爲不美同居之不能久心懷不平未若此言之爲愈也

諱常侍奉

諱常侍奉文母因是予婦之職然至切近之處非婢妾則不可年老之人尤要緊凡早晚寒暖之事惟婢妾爲能相安諺云男子侍奉不如女子相便然有婢妾無法以制之不免外患袁氏世範應氏訓俗編言之詳矣當謹戒之戒之之要在乎謹內外時防閑防閑之法在乎主母及長子冢婦世之蓄婢妾者不可不鑒

楮帛僞物

宋孫朔泰偉云近世焚楮帛及下里僞物唐以前無之蓋出于元宗時王璵讒寵合萬馬之義數百年間俚俗相師習以爲常至于祀上帝亦有用之者皆浮屠老子之徒欺惑愚衆天固不可欺乃自欺耳士大夫從而欺其先是以祖考爲無知也顏魯公崔不用矣惜乎不以文字曉愚民焉僕今一切斥去之有違此訓非孫氏子

孫也斯言蓋欲使後人知其無用而諄諄告戒乎吾家自先人不祭非族然猶未免隨俗以楮帛祀先且用俗禮及吾祭祀時一遵家禮凡冥錢寓馬皆斥去嘗作楮錢說以明之若神主匱祭器皆從吾始今在患難之中不能備禮故從苟簡然亦不敢闕也

外戚之患

外戚之患深入骨髓爲國亦然此又人家之不可不知也外舅吳丹徒歿後二年爲至元己卯歲外姑潘氏主家三子德遠子遺德芳各治其己事而不輔其母癸未

歲有幸婢鄒淫奔一日私與傭工掌事潘大關者通潘氏姪也事覺將出之大關乞憐于德芳欲强娶潘氏不許大關以德芳沉酗無酒德郎使之使醉歸以刀脅其母母扃戶不納德芳以刀剌戶幾傷母臂明日欲訟于官族黨引德芳請罪乃免即遣此婢嫁鄰佃華亞奇遂大關出外逾年大關復至潘氏溺于私戚亦不問也數私盜家財及離間其母子吳氏之族咸惡之敢怒不敢言至正甲申秋七月後德芳卒無嗣惟妻王氏寡居適四年後不能守意欲更適大關者乞憐于潘氏將許之其孫吳溥者力諫于叔子遺曰昔考使吾叔有犯母之惡皆大關所陷且犯祖之幸婢此吾家之大恨今奈何又欲奪吾門乎族黨咸攻之遂寢其議尹亦不敢有他志而大關復執隸役夫世之愚者莫甚于婦人所以易于受侮雖有聰明如武后猶不免殺親子立外族自欲絕于宗祀況其他者乎若潘氏之溺于外戚者始由丹徒公之無剛腸遠慮終亦諸子之不學無術也吾目睹居時嘗見外戚之崇竊其盈門又從而招致他族其元惡則大關也眇一目而生遍毛吾深惡之已知其爲他

日之患既而小醜微露吾力言之潘氏唯唯然不能除患亦無一人能以利害口之者直至擬納幸婢因恭日張幾不能免乎殞身非命禍及家門猶且隱忍姑息以至禍亂大作乃欲汚其身辱利其家財潘氏頓忘夫子之大恥略不爲恨哀哉向非溥之力諫則丹徒父子之大恥何日而雪潘氏亦何面目見吳家之祖先乎事既往矣言之痛心有志于家法者尚鑒于茲

古之賢母

古之賢母誡之方册不爲少矣且以目所見者一二言

之金陵王獻學成之世爲儒學門族僕其母甚賢先祖約授時教尚幼母令其侍奉讀書每訓之曰汝親近賢人學做好人我當紡績供汝衣食耳買書與汝讀他日識得幾個字免做賤隸我含笑入地下矣先祖聞之遂令敎受讀日侍先人于學舍既長試吏後至府架閣爲母求墓銘翰林趙子昂書字敷生壁字長文今爲州案牘官溧陽徐生本刀鑷者其妻爲故家之女既娶而敗業及有娠乃婦其夫遁居鄉先生李仲舉之隣且曰令子在腹中日聞讀書聲必能若是也後生子朝顯字公達自五六歲時即能記誦千餘言長而習舉子業此母之所訓也又嚴儒珍隸卒子也幼孤母訓其讀書從湯昇賢學至正辛卯中進士第授分宜縣丞今陞江浙行省掾史上虞謝生世爲隸卒之役鄉有故家葉氏女貧而孤下嫁于謝之祖既娶而家道日興生子教其習後諸孫皆知讀書學儒者事此亦母之遺訓也又宜江漢昇明父也幼失母從父寓居溧陽依繼母養及九歲父卒母訓之曰汝母早亡吾養之無異心今汝父又死汝勿以吾繼母有外心吾固甘心守節而待之溪拜而受

訓其母後擇賢師而教，躬紡績助其薪水，子亦不違母意，日則勤誦讀之功，夜則盡溫凊之禮，遂成儒業，鄉人無不讚歎，母再無他志，爲終身焉。

蔣氏嫡賢

溧陽辛豐墟蔣氏相傳書與貧村之裔家雖貧窮讀書尙禮不忘其志後生子文秀富且母賢訓習魁子業累科不第至正間納粟補官雖爲鄉人之誚因才後擢憲職歷族有居湖墅者漸成消磨惟荆溪州中權下一族頗師專書業又宣城王德輝其父無口納姚爲妾正室薛爭妬不已越三年夫喪薛議出其妾妾曰且勿嫁有娠後果生德輝薛加撫育過于養母既大擇師欽業正至戊子登第此則嫡母之賢訓也

十六字銘

先公嘗言以十六字作座右銘凡鑄鏡背及几杖銘匾上皆書之云斷人負我毋我負人甯存書種無苟富貴

和睦宗族

和睦宗族留義莊廣宅最是第一件好事亦是最難之事使其皆得如今浦江鄭氏有家規以制之則無憾不

肖之患賢者既守詩禮愚者又能修敎志氣相若家法歸一長幼之中循規守矩焉有不同居不和睦者乎或有愚者愈愚不肖者愈不肖日習下流自暴自棄一家之中賢愚相別則難睦矣且如兄弟之氣稟猶自不同有尙志氣者所爲皆上等之事日篤行父師之訓唯恐不及有徇貪鄙者則反是至于交友婚姻亦下等之人非無嚴父師之教也又有一等氣質雖美而不學無術闇父師之教爲不足行論才行之士爲不足法甘心庸碌而不知爲染汚俗而不恥使其交友婚姻一旦與之往復非惟汚降志氣抑且廢亂家規爲子弟害若遽然絕之又失親情之厚若此等事最是難處人家不幸而遇此則當竭力以救其源俾知禮法相向過失相規可也或不能救則當以家法自處切不可與之往來熏染習俗壞了人也諺云要做好人者自做好人不要做好人者自不做好人此言雖鄙然實不得已而自警也近世士大夫家猶多此患至于吾家亦然吾亦處得自好他日子孫長成必效浦江義門家法也然亦無難之行事在吾一人行志者行之恐甚易也至正庚子冬十月癸巳燈下有感書此以志之時寓鄞之東湖上水居

遺山葬虎

遺山元先生金末遭亂避兵行至一窮僻之所有古廟焉因假宿焉翌明日將他之也忽更餘若有人聲自梁屋間出熟聽之聲愈親切問元先生曰先生博學強記吾嘗聞之矣試與學士一一問答之何如先生曰某也學淺才疎然世之經史亦嘗涉獵願子問之於是先問易次及詩春秋書四書及漢唐史之異同皆前輩所未著者先生以己意所見詳辨之其聲稱善曰先生眞大才也惜乎不遇時也如此問答稱闡復曰先生得毋饑乎先生曰雖饑亦無奈何其聲曰學生當與先生備之并禰禱進先生愼無疑而勿受也先生曰某雖不與子相識若神若鬼既蒙問答亦何疑焉其聲曰願先生少出戶外當自備至于是先生出復進則見肴饌羅列其先生始甚愧之因自思曰受此亦豈有所害耶食既而寢明日將行其聲又曰先生未可行學生當先往視之須臾至曰兵事方熾不若就此爲善也居數日先生欲去其聲又曰先生可行矣然向某方則善先生曰某與

子既若是情好猶故人也今日告別或可使某知子之爲何人姓氏爲誰他日必思以報其聲曰學生非人也因見先生遭難故來相護耳既欲相見而必待送數程擇一牛壁聽處月明後夜相見就別自此行數日無日不見報前途虛實者先生深以爲幸一日告前途可無慮矣學生當與先生別夜半月明其聲漸近先生倚牕立但見一虎特大斑文可觀拜舞而去先生嘗載此事于文集後至正庚子夏宗叔可道思言因備道其詳云

烹雞法

雞之爲畜身有成人食之能動風氣鎮江顏刹賓姊丈與余言凡治此具俟燖毛後必以少鹽擦其徧體如澡浴狀加以香油少許復以湯洗淨然後烹而食之可也

見物賦形

前輩嘗言見物賦形理之或可驗者姙娠者食兔必產兒缺脣閩某處海賊一婦嘗食螺中之厠所觀皆此類忽產一物似螺而大且無骨若此者往往有之故經傳云不食邪味不聽淫聲不視惡色蓋亦有深意焉是以故家俟有妊娠則懸要孩像于壁加以綵色作繪亦使

之概感且寫宜男之義云

生果菜

凡生菓菜必淨洗而後食先師迦德輝老先生在至順辛未年館于宅前莊嘗言上虞一婦人就山林中采筍歸嘗粘知飴誕既剝筍則筍殼以齒嚙開一時不暇洗留由是成孕後產蛇妖而死

祖宗之法

吾嘗論祖宗之法不可失祖宗之財或可失使其遇盜遭亂離則田宅財貨皆不保矣惟家法不可一日廢也

雖處患難家法猶存惡可廢乎

宋末豪民

溧陽宋末豪民潘賢一者害衆成家造樓于東橋東側于庚申年某月某日卯時立柱未幾而敗凡田產房舍皆籍入官北兵至有襄陽王經歷者爲本州森官國初此地爲府也見此樓偉然又出於市橋之間官價所得爲主三十有餘年轉貨于市民周信臣至正壬辰寇火燬之王經歷正是年造樓之日卯時始生造物之有數也豈偶然哉

宋末叛臣

宋末叛臣范殿帥文虎行兵擅殺不可言國初及宋末所得湖州南潯及慶元慈溪等處田土皆以勢豪奪之者至正壬辰紅巾寇杭城其孫范靜善爲錢唐縣尹者從逆劫官庫克復後伏誅田地房舍皆沒入官妻子以慶元袁日嚴所謀幸免其禍范之妻日嚴異母姊也日嚴以同炎之故痛其犯刑乃以重賂賄之其義亦可尙矣世之叛主不忠擅殺不仁豪奪不義者盍以是觀之諺云善惡有報只爭遲早斯言吾信之也

浙東僻地

鄉人有浙東僻地慶元後爲憲司首吏適他所將行因念此邦人情太薄嘗時未嘗受相識之惠乃戲言于其故人曰此去甚好免使他日欲報人恩耳蓋反言以譏世也予曰不然眞是確論使其或受人之惠則長己之貪必至于無厭之賤他日能施報或庶幾焉使其不能報則有負于心何面目立于天地間耶不若無所求于人亦無所報于人彼此各淡薄實爲幸事使居家處鄉里從容之時却不可以效此僞過隣族之貧弱賢士之

困窮過往之無聊者則當量力以周給之盡其在我亦不妄思求報于彼也向在家懲亦未嘗受吾惠也先君嘗言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之謂歟

饒州御土

饒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堊每歲差官監造器皿以貢謂之御土窰燒罷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貢餘土作盤盂碗碟壺注杯盞之類白而瑩色可愛底色未着油藥處猶如白粉甚雅薄難愛護世亦難得佳者今貨者皆別土也雖白而堊口耳

吃素看經

諺云窮吃素老看經言人强爲也吾以爲不然若窮時安分不妄想亦是好事免致干人取厭老而行善絕已往非僻之心亦可爲好人蓋做得一時好事即做一時好人臨死之日雖惡人悔過言辭頗善可爲世法者亦當取之吃素看經雖是世俗鄙見推此以往于下等人之中亦可免爲惡好殺好貪之患何所不可耶吾故以是說解之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三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景明好事

溧陽承平時好事者多如江景明家專設賓館款留名士進平縣尹王勉起宗號東巖以事罷來館于江賦詩作畫飲饌無虛日或終歲焉卞仲祥欵延前御史周馳景遠亦如之石菲史道原欵接鄭禾子實于家賦詩作畫以習文釆白湛淵一日嘗賦六言四季詩意道原愛之求子實爲作圖以雙幅好細絹用大着色逾年而成

湛淵復題詩于上蓋湛淵翁也子實皆也一時好事者爭相訪玩車馬盈門筵宴無虛日且品饌製度器用清玩皆不俗是習于浙西故家之遺風又溧陽宋季趙俞二府所傳也其詩有云紅杏綠楊永晝野服柴門散仙其道無人知處東風都在吟箋又云蓮葉吹香潑潑扁舟撥影斜斜翁散一行白鷺東風捲起梨花後二首忘之備見白氏集中此畫後質之于余外家又歸之于余壬辰燬于寇東巖所畫景明南山圖大幅爲之子表兄沈子高壬辰亦燬之短卷今在予行篋中此書蓋王氏生平妙筆其嘗自謂如此去篇追配古人不可忽吾所作也景明嚴之也

學官香鼎

學官香鼎將燼而忽焰如燭光者謂之香笑主吉慶其地必產英賢或出進士勤學堂儀臧某爲予言如此

張昱論解

江西張昱光弼嘗與予言其鄉先生論解曾氏反坫之說使如今日親王貴卿飲酒必令執事者唱一聲謂之喝盞飲畢則別盞斟酌以飲衆者首浙江行省駙馬丞

相相遇賀正旦及賓宴必用此觥蓋出于至尊以及乎王爵也

老儒遺文

先人于延祐戊午時在寧鎮蔡府聞宋末一老儒以某郡知府而致仕歸無子養子承其業年幾七十妾始生子老儒病以所居之田宅析爲二俾各受其半未幾復召其妾語之曰吾歿後養子必利其財以害親子乃作一絶句付其妾俾以蠟紙裹封細小瓶中慎勿令人知紿曰祭祀當隨梓埋于墓左他日有患以此驗于官居數年養子果以親子非父所出併毋逐之後妾引其子告于官有知府者昔與老人同學詰其妾曰老先生爲人有學識性縝密此事關係甚大何獨無遺文耶妾曰屏去左右當請其之遂遣吏卒同此妾啓視之果得一詩有詩云七十餘年一點眞此眞之外更無親雖然不得供湯藥也是墳前拜掃人知府驗之果老儒之親筆也養子遂伏誣

恕可蘭亭

陳如心恕可先生閑居會稽時教子弟篆字以右軍蘭亭帖刻于木陽文用朱色印令作字式久而能書程敬叔先生亦以智永千文眞字本刻板用蘇木濃煎紅水印紙令諸生習書尤好若歸鄉日必用此法也

不食椒辣

先人平日不食糟薑胡椒及炙煿之味以其動痔血也不食蒜以其葷心損目且撥氣也不食鹽物以其傷肺動咳嗽也曰惟豬肉腎腸臟蹄腳等肉必爛熟而進或鯽鯿白鰷以爲常饌羊牛雞鵝則間進之然止于一味而已冬月則麋野鳧和蘿蔔及蒸鴨子和鯖鮓常進天寒飲鴿子和葱絲酒三杯野味惟鹿獐玉面貍山雞之雄者鵪鶉班鳩之類餘不多食及未成物者亦不食年及五十齒及灶脫肉食必細剉常時喜食糖蜜及時果剩貯小食盤之左右日不可闕寢夜必以炒芝麻和乾餅擣作糊茗以進蓋欲潤腸肺也

喜啖山獐

先妣喜啖山獐及鯽魚班鳩燒豬肋骨餘不多食平生唯忌牛肉遺命子孫勿食先人深惜惡家鳧非但不食若聞其聲亦惡蓋聽其情狀之可厭也至于鄰近亦不敢畜之止進其子耳

不嫁異俗

先人居家誓不以女嫁異俗之類嘗曰娶他之女尚不可豈可以己女往事以辱百世之祖宗乎蓋異類非人性所能度之彼貴盛則薄此必別娶本類以凌辱吾輩之女貧賤則來相依有乞覓無厭之患金陵王起岩最無遠識以女事錄事司達魯花赤之子其者政受此患猶有不忍言者世上若此類者頗多不能盡識則我輩子慼先生如此纔仕有力量遠識一時爲所惑倘使其女僕終身之恨世俗所謂非我同類其心必異果信然也可不謹哉

婢不配僕

先人嘗不以婢配僕廝或有僕役忠勤可任者則別娶婦女以配之婢則別配佃客鄰人之謹愿者嘗謂婢僕一書配了後來者必私相自議意必訓後日當配也漸致奸盜之患或配矣又添內外私盜甚費關防

僕廝端謹

先人取僕廝未嘗要有市井浮浪之態及時衣澆服者

惟求其端謹願慤者爾之至于婢妾亦然皆于里鄰擇田舍女子癡能女工者不求其顏色也衣服裝飾並與里巷相同無使異也

友畏江西

先人交友惟畏江西與台人蓋謂其無情或有妻子矣又游他方見富貴可依者便云未娶若設計爲增既娶矣外家貧又往而之他方亦云未娶則前日之妻皆不顧亦無所記念矣台人亦然至于父母亦棄而不養兄弟友之變情乎所以懼之也平生之友江西及台者僅一二人而已蓋于有鄉德異于其鄉俗者也

深惡游惰

先人嘗見游惰之民及懶惰不習生理者深患惡之終身未嘗輕與之一交也子弟或有語言不務實衣服異于衆者必嚴訶禁之比與人約必信或有故亦必報其所以然者至于僕細皆如此凡與人期必曰某日若曰三五日則此之曰三日則云三日五日則云五日三五拂是十五日也嚴毅至于一言一笑之間亦未嘗輕易也居家未嘗閒坐或看書或監治庶務或理歲計甚至

婢僕之役冗者亦間提調之井石碎瓦木屑斷釘之類時使人收貯一庫用則取之所以先妣效習頗熟終身勤苦皆相如此至于今日子孫雖在患難之中不致佩乘者皆父母不暴殄天物之報也嗚呼痛哉

衣服尚儉

先人衣服惟尚紬絹木棉若羅衣紵絲綾羅不過各一二件而已白紬襖一着三十年舊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于片紙亦謹藏之一文亦未嘗施于無用處布衣素履磁器木筯與常人同或譏之太簡先人曰吾昔者

甚貧今日頗窘始終皆是吾也豈可以此爲憂樂而
異哉幺隨遇而安無預于己故無適而不自得也知
鮮矣

月蝕大雨詞

江西一士人某至京師久見月蝕大雨作二小詞偶忘
其調云前年蝕了去年蝕了今年又蝕(作平聲)來了姮娥
傳語這妖蟆(胡四切)道臉則管不了纙餙破了鼓揺破了
謝天地早是明了若還到底不明時黑洞洞幾時是了
城中黑漆村中黃潦人都道天瓢翻了出吾濺吾一身

泥這汚穢如何可掃東家壁倒西家壁倒窺見室家之
好問天工還有幾時晴天也道陰晴難保此二詞雖近
俚俗然非深于今樂府者不能作也詠其詞旨蓋亦有
深意焉豈非三百篇之後其諷刺之遺風耶此聞諸亡
友楊大同云

平江識語

平江二字識者云淫字也且以平江人多淫男女往奔
恬不爲愧張九四附平江僭改隆平府識者云隆平二
字遠觀似降卒不久當歸正果然吳善卿守紹興張氏
兵號曰果毅以果毅二字懸于兵卒之背識者云是果
殺二字不久當敗果然姑蘇二字識云一女養十口是
以風俗與溫州同溫字遠觀似淫字

窗扇開向

人家窗扇開向內甚便若向外恐爲盜者所破亦須堅
實者佳不可務十巧妙以美觀也蓋向內者開在內啟
閉皆由內也直樞爲上格眼者次之

議肉味

予嘗議肉味唯羊豬鵝鴨可食餘皆不可食蓋內者非

人不能畜苟放之則必害禾稼重爲民患故食之無傷
也牛馬之爲畜故有大功于世非不祭祀先聖及有故
(謂人子學酉之家)則不食雞亦有小功非不爲待賓客亦不常
食犬之功與牛馬同且知向主人之意尤不忍無故宰
之非疾病則不食至于野味非害稼穡者不可食若以
時鮮者或買食之螺蝦細物得已則止尤不可恣以口
腹而損衆物命也牛肉予以先妣命不食戊子年恢食
之(因一武官相招)致患脹疴于左股內乃夢先妣責之丁酉年
在上虞以病因豬肉價高牛肉價平予因隨而食之使
我疾平體氣復則不食此味已亥年在鄞東湖復夢如
初因悟食之乃患腫毒于老足今始決定不食此味又
思之若買善殺者則違國典若食自死者則致惡疾違
國典非臣也致惡疾非孝也不奉遺命非子也以三者
時省之何乃以口腹之微未倘不能力行乎則他日之
大節猶未可保書以爲戒

朱氏所短

予家因先人晚年不主事先妣主城南新居長兄一房
亦在城南予又皆居外家惟二幼弟隨生母侍奉然乎
生所蓄資財及一切什物皆在內居也朱氏姊主之漸
變先人之法且有結姻窯滑布左右而向者僮僕與婢
等惟知有朱夫人待吾輩甚落落也獨門下士英君佐
感先人之恩始終如一亦嘗爲吾輩不平也朱氏姊惟
生一女時尚未適人忽有女僧至自稱俗姓朱安吉人
幼嘗受業杭州某寺遂稱朱氏姊爲嫂曰我是汝大朱
元禮三從姊也朱氏姊以私親之故延入內室受其欺
誘與之同飲食起居與競言其非者此僧深奸大猾搆
一月卽以錢買石修路施茶湯及遍遊諸寺咸施錢又

一月而去竟不知所之朱氏姊隱然傀儡甚厚人皆不
知也惟有侍婢沈添耕知之耳明年又至　遣果核及
土物餽送各房皆有之謂之會親乃留一畫舫侍從皆
異粉之人人咸疑之長兄與表兄沈子高爲之覘潛使
人扣其梢人撒云我是松江萬戶府家人只了師姑連
年來說有一親姪女寄居溧陽富有金帛田產別無兄
弟管顧身家又各自分析了由是萬戶多以錢勞此師
姑托其主婚今有舍人在後船不久當至長兄怒甚卽
遣門下能言者以大義折之此僧忍發不遜曰我朱家

女既受孔家財產孔氏不可管也既而欲訴之官以欺
騙事衆皆知其誣妄此僧乃爲萬戶家人所逐倖稍稍
引去遂杜其患朱氏姊反以吾輩明言其非至于鬩怨
呼此婦人之所以至患而家不可使奸蠹者信不誣矣
向非長兄傾大節義拒絕此輩必致于殞身異類受辱
受害不淺也朱氏姊不以爲功而反以爲怨惜哉言之
至此可爲深嘆先人五十餘年辛勤所致者晚年關防
不及于前時拘且人情咸變於機巧輕薄是以既失之
于外又失之于內吾輩歸省猶如客也先人雖知此意
豈能遽反其正耶臨終至于一案一器皆無存者獨遺
白金之類已失過半矣此無他先人姑息于初年蓋爲
沈氏止生一女不忍遽嫁所以奩其及田產是沈氏者
咸與之諸子皆不授也既各有所授究明立家務以爲
異日饒照而財物一切大小事件向托之朱氏姊後至
庶子長大親女當勝漸有富貴氣未免侵竊公堂之資
先人不能察者爲朱氏姊倚恃極至不容主角以受變
女之心既至但知其能孝不知其爲財也先人歿後此
情漸發露乃有不平不了之語反以爲父不念女之恨

惜哉惜哉不了者似嫁非嫁似貧非貧不平者田之少也朱氏所得孔氏金物鈔貫兼于諸子之數房奩什物毯磁几凳盡數有之惟田止于沈氏者較之他女及鄉中所嫁已過百倍猶以為不足見人情之月薄也有女者勿蹈往轍當視吾家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思之痛哉思之痛哉及七年戊戌避地在安吉之大山遇寇資物皆失而沈添桄被擄掠幾死又盛添壽者亦遭此苦其壻吳庸輔墜石折足庶子婦等奔竄極其顛沛向之所得今日盡矣一時報應分明猶未甚也當年歸荆溪之芳村依吳而居寇再至不勝艱苦顛沛衣服首飾蕩然一空庸輔死于亂兵先自庶子自大山已與母長別而去長子雖有侍奉之心頗欲盡孝而母則待之落落惟親女及壻之是戀溺于偏私以至如此為壻者亦恐物之遺于子往往間其母子殊不知一身尚不能保遑及其他乎自壻入門竟有相疑之漸非惟孔氏如客其朱氏子亦猶客也其盛添壽者先人之侍婢嘗與朱氏姊寫吾家物之人也先人歿此婢從朱氏姊甘心侍奉其婦女及壻見者莫不歎之所以亦受禍者天理之昭然

也此雖一事作戒數端（女僧名了堅）

朱氏所長

朱氏姊平日處事可法者亦多初年侍夫之前妻吳氏之長子隆祖猶如己子二庶子祖道崇祖亦如之今世之罕比者及長子受蔭為溫州監支納官去家千里嘗以無育訊為憂至于忘寢食受夫之遺命養庶子祖道居溧陽凡飲食衣服教訓甚于己生者及長為娶婦亦厚過數年親女當聘而庶子漸祖疑朱氏姊未免以奩具之物頗豐于庶子亦人之常情無足愧者庶子陰懷不孝及壻入門朱氏姊以家事付之壻及庶子稍有彼此防閑之意則庶子不得縱費所資矣先是庶子以正母之私帑歲收租朱一切什物莫不為主而恣其所欲尤有甚焉者至是始有怨言而正母知之亦以忘恩不知分限是怒撫其始末則庶子之罪多矣亂後正母自與壻居不得已也庶子之心不能挽回矣隆祖之祖心齋縣尹歿時隆祖在溫州惟其仲父元之在侍朱氏姊不遠數百里涉太湖歷山路往承大事可謂孝矣一切不及者悉以父家之資辦之及其子欲信浮屠教焚其

父屍朱氏姊曰凡作佛事者吾順從之至于焚化則不敢許也其長子死時具棺　葬未嘗如此今反以其父不若其子哉且儒家無焚屍之說斷不可從也由是心齋公免于焚屍之禍族長粉及與鄉人耆老咸欷曰人家不必要好兒孫但願得好新婦足矣遠近稱之耆元之季于出己財以葬父也可謂篤矣先是隆祖之父卒時有年少之妾包氏及其母在安吉朱氏姊往見之待之頗安或譖之曰隆祖之父因許作黃冠事未幾而包產不能舉備以致病忤是以死耳內外咸憾之隆祖亦以眾怒將逐此婦朱氏姊大怒曰人之生死自有命包氏之產亦有是天地間之常事爾罪何歸罪于包耶且爾父死未卒哭便逐其妻人謂我何如者留之三月葬其夫將歸溧陽召包而語曰我欲攜汝往溧陽則父母之家不可也留汝在此則寡婦且年少無主又不可也包乃泣謝遂厚貲嫁之鄉邦人又稱善不已時年四十有七歲以其長子及季子侍奉乃祖主安吉家事攜仲子歸遵夫之命也常時在家每安吉有人至必歡欣問候姊族安否厚待其僕至子隣人作小商至此亦善待

之其懷來之冤曲如此侍婢未嘗加以呵叱有小過則不與之語婢知所懼則使令如常有大過則逐之善待僕皆鄉里之淳謹者鄉里之窮且極者病則時以粥米果核惠之鄉人仰之若姊凡姻戚急難次竭力救助未嘗憚勞若謝賊或忘其恩者亦多矣此無他施之有不當者則人不以為惠也至于奉父母及繼母能曲盡其情待妹與弟誠可謂友愛而吾兄弟亦奉朱氏姊情若母也終始無一言之間惜乎晚年漸廢先人之遺法及有不多得田之語且終身不得主朱氏之祭祀及晚年不惜朱氏之遺孤是以不能無議者矣雖然朱氏姊之過亦勢之使然使當時既重割奩資則出嫁以禮必能守朱氏之業而無晚年之怨兩得其道不失父女之情子母之義可謂盡矣何其狗于世俗而制之于似嫁非嫁似分不分所以易恩為怨彼各有節隙丁嘆也有女者盍以是而觀之哉嗚呼若朱氏姊者亦不失為大家之婦式也

首飾用翠

首飾用翠最為無補之物買時以價十倍及無用時不

値一文珍珠雖貴亦是無用蓋予避地將所在篋中者徧求易米不可即得且價不及于前者已十倍之上惟金銀為急絹帛次之又有諺曰活銀病金死珠子猶不言翠也蓋言銀為諸家所尚金遇主漸少珠子則無有問及者猶死物也世之承平時人人皆自以百世無虞以致窮奢極侈以金銀珠玉之外又尚翠毛珠不知人生不可保一旦異於昔則無用之物皆成委棄倘遇再承平時切不可用無補之物

虞部庵論

虞翰林邵庵嘗論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後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開于氣數音律之盛其所謂雜劇者雖曰本于梨園之戲中間多以古史編成包含諷諫無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為美刺之一端也

新人舊馬

諺云使新人騎舊馬此言良有以焉蓋謂人生於世間一動一止喜怒物忽或有不常不皆可測僕奴之久相處者必察主之情性好惡乘其隙而侮弄之則至慢忽

不能盡心奉事者多凡新至之僕不知主之情性縱能奸詐亦未敢施朞月漸而彰露耳馬之為畜有善有惡有能負遠者有不能負遠者有驚疑而瞎疾者有能備乘坐而無失者新至者豈能察其美惡耶必逾年然後知其可否或逾月亦不能盡知久處之美惡也雖然僕馬皆有相法可觀可察則其深奸大詐必須久而能知之耳

勢不可倚

夫勢之不可倚也自古及今歷歷可鑒遠者故未暇悉論且以近者大者言之伯顏弄權奸臣也附其勢者多取富貴死之日皆受禍至于脫脫雖不弄權而權自盛門客亦衆勢去之後禍亦如之至于哈麻雪雪兩奸臣也既貶之後亦不免苗獠楊完者之凶暴又非伯顏哈麻之所比也承國家多事皇綱解紐之時恣逞邦化外之常性怒則死喜則生視生民人類如草芥雖天子之命亦若罔聞者附其勢者一旦至于極貴僭受天子名爵皆能生殺人及其惡貫滿盈口手而死黨與皆伏誅漏網者固多豈能避于他日邪又以其小者言之國初

溧陽之民有以田土妄獻于朱張二家者遂為戶計一切科役無所預焉是時朱張富以海運為貢道至于極品天子又以特旨諭其戶計彼無敢擾之者權豪僭侈可謂窮于天下或兩爭之田或吏胥之虐者皆往充戶計則爭者可息虐者可免由是民皆樂而從之也不數年朱張皆搆禍籍其戶口財產以數百萬計後立朱張提舉司以掌之向者附勢之人皆受禍而投戶計者隸為佃籍增租重賦倍于常民受害不淺雖悔無及矣

豪僧誘衆

又湖州豪僧沈宗攝承楊總統之遺風設教誘衆自稱白雲宗受其教者可免徭役諸寺僧以續置田每畝妄獻三升號為贍衆糧其愚民亦有習其教者皆冠烏角桶子巾號曰道人朔望聚會動以百五及沈敗糧籍皆沒入官後撥入壽安山寺官復為經理所獻之籍則有額無田追徵不已至于鬻妻賣子者有之自殺其身者有之僧田以常賦外又增所獻之數遺患至今延及里中同役者

富戶避籍

又荊溪何容金壇等處富戶有避民之籍而妄投河南王卜鄰吉耳養老戶計者及其有勢之時可附可倚頗稱所欲未幾勢去復隸常調徭役而養老錢仍舊不免或有貧者則位下之人追求不已若楚尤甚一歲之閒禰使無有窮已最所恥者受辱于位下之人如驅奴隸然此三者之患雖同而其輕重則有別者朱張白雲宗以田者也河南戶計以身者也以田者患可絕以身者隸其位下之籍雖子子孫孫不能免也其患過于二者遠矣原其所自皆由苛政不能聊生又非有才智者

苟徒逞一時之欲是以陷于終身也夫附翰其民者莫大于土吏土吏之罪不容于誅凡敲探升木吹毛求疵為害百端敗壞風俗吏之所為也今天下擾攘城池殘破刑文弄法助虐濟奸吏之所為也吏之為害深矣哉

世祖一統

世祖能大一統天下者用眞儒也用眞儒以得天下而不用眞儒以治天下八十餘年一旦禍起皆由小吏用事自京師至于遐方大而省院臺部小而路府州縣以及百司莫不皆然縱使一儒者為政焉能格其弊乎況無眞儒之為治者乎故吾謂壞天下國家者吏人之罪也

好食雞

安吉親友朱元之嘗言其族人有好食雞者凡親族隣里待之必以雞別不設他物其人一日過佃客家將午佃餉之以雞知其所好也其人忽覺憊困就几假寐戒其佃曰吾欲睡慎勿驚覺雞熟時置于几上待我醒後食也其人乃熟睡未醒雞已至佃客侍候于傍適時見一物自其人鼻孔中出延于几漸至雞上若蜈蚣而短多足而黑佃以蟲置于碗而覆之須臾其人醒見雞于前揮之令去且曰口雞氣臭穢不可食佃乃告其故其人見蟲曰遠棄于地令別烹雞雞至復曰臭穢不可食自是不好食雞矣不知何故意其當初必恨食蟲物以致此患患既絕是以不好也

戒鬬雞

吾嘗戒子弟不可鬬雞蓋畜物之可鬬者惟雞最受苦剖腹以指剜其背而去其內腎肺臟皆傷有仁心者豈

忍見之哉獨豬犬淫狀可愧不識其母或閹之亦無損雞則切不可也口腹之患致蠢如此吾雖食雞獨不喜食閹雞人皆謂閹者味美殊不知以爾口腹之奉而害物耶且閹雞死者亦多生者倘難得又何泥于人欲哉

不畜母雞

吾家以先人在日未嘗畜母雞雞有誕子者則付之隣佃之家後視雞之多寡平分之所以厭其求雄之態雌伏雄之狀未有不動人私欲之情者近世民家婦人以母雞纏縶其足抱擁至于他處求其雄甚可憎惡以致漸習無恥流于淫奔者亦此等之微也避地之所家人婢媼咸畜雞母往往有此風每欲禁絕之未可盡各得雞以市易布帛所以未深絕之也歸鄉之後必以先人之遺訓是戒

不置牝牡

犬羊之畜尤不可置牝牡者惟宮者無害若畜牝者必求其牡牡者必求其牝此蓋生物之性至其時有不可得而已者惟不畜此是幸蓋畜此等淫狀可憎尤甚于雞未必不壞人之正性婢僕故宜戒不可以觀此至于

犬之牡者或庶幾驗其牡求牝必出他處則求牡者或鮮矣又畜牝物生子了大不識其母遂亦求牝甚不美觀亦傷風敗俗之漸也先人見他人家畜牝獸倘然而叱之可為切戒

食必先家長

人家飲食必先家長至于一房亦然則使幼者漸知禮義家道日興矣吾家向日飲食惟先人以無齒則炊爛飯餘必先奉先妣然後分與子弟及諸妾與婢其僕厮則在外與農夫同膳也至知先生之便則先妣之外

節分置一器及羹一勺俾與先生欲使眾人知所敬在主翁之尊也

出家人心

出家人心孤忍不可交蓋其性習孤潔自幼離絕親愛之道惟務慳忍是務所以交友皆無情也或疾病或急難豈可責其相扶持乎

家出硬漢

諺云家有萬貫不如出個硬漢硬者非強梁之謂蓋言操心處患所行堅固識是非好惡之正者若有此等子弟則貧可富賤可貴矣或窮賤而子弟不肯惟習驕惰至于下流豈富貴之可保雖公卿亦不免于敗亡也

萬頃良田

諺云萬頃良田不如四兩薄福四兩言其太輕也福者非世俗能受用衣食之外蓋言祖宗積德以及于後人雖或太薄至輕猶勝于暴富不仁而以力至者也假力而至者雖可暴富及其不久富敗惟陰德為福雖未至大富極貴亦可保全小康不至流落為下賤矣

日進千文

諺云日進千文不如一藝防身蓋言習藝之人可終身得托也藝之大者莫如讀書而成才廣識達則致君澤民流芳百世窮則隱學受徒亦能流芳百世其次農桑最好無榮無辱惟勤力耳其次工又商皆可托以養身為子孫計舍此之外惟務假勢力以取富雖日進千文之錢亦不免于喪敗零落者此理之必然也故曰讀書萬倍利此之謂也又有一等小有才無行止專倚游說以求食絕無廉恥雖曰能取飽于一時不能免餓死溝壑

僕主之分

人家或有家生僕子雖幼便當閑之以禮使之知有主僕之分吾見近日人家有僕子及己子相戲慢罵詈怨必相敵父母見之亦不呵禁則曰小兒無知耳殊不知習氣不好以致長大漸有無主之心皆由習慣病根不去也至如女子幼小時不可與僕子鬥聚或至于褻狎市井之態者亦有之至于長則情狎相習焉能免于戲外之處耶又見人家之女幼而命僕厮抱而出游久而情熟亦有非禮而戲弄之者至于長而嫁人其僕于外必醜及女之疾病好惡穢賤之類蓋其幼而見之也若此而致引誘不美者多矣浙中富家多或有此患焉

書冊必襯

抄書當多置襯則免鼠齧之患書冊必穿釘不可用贉糊也若通鑑大本數多至百者則腦之以下皆穿釘可也腦者久而糊紙無力必致散脫而零落矣背帙必厚至一二寸或三寸亦無妨但釘近邊縫多空餘處不可迫近邊欄間且易觀又免零落也抄書外邊欄留一寸以上如內穿釘處縫邊欄亦留一寸以上方可

丘字聖諱

丘字聖人諱也子孫讀經史凡云孔某者則呼作某者以丘字朱筆遶圈之凡有丘字皆讀作區至如詩以丘為韻者皆讀作休同義則如字

乞丐不置婢僕

乞丐婦女子弟皆不可置之為婢為僕蓋以氣象不佳漸有凋落之態吾家以後至元乙亥間尹氏姊在官莊時族人凋落鄰媼蔣家婦施氏女也常執役尹氏喪夫又無近族孤且貧尹氏姊引致來以攜挈幼弟之役其

狀矮小貧寒可賤表兄洗子成見之曰此𡰱不可留予問其故曰吾適曰見其出入予君家之門氣象不好如門中出一丐婦也吾厭之不三載黄遂男有得爭訟䰠自此不興矣又乙酉年後北方飢子女渡江轉賣與人爲奴爲婢鄉中置者頗多而吾家亦有一二子成又言于余曰此等之類皆掠擄中物得不死而來南者苟免耳然好者已被娼優有力者先得之此輩皆饑損且醜陋不類長成者宜勿置蓄一覩數未盡必致災病病必傳染患及好人矣不然則此等入門門楣又何美觀自

是果至于亂離無好氣象矣然此自係氣數亦一漸也又外家見子道以至正甲午年鄉中多買淮婦作婢貪其價廉也子道亦買一二吾以子成之言喻之一笑而已乙未兵亂流離至于今日亦是氣象之一變也又子道以大門闢廳爲穀米置買其楊大同時相依以居見之曰此等氣象不好公家無限閑屋偏置于此豈有官廳前之門其向之客官所聚今置農具太覺不好未幾喪亂無餘日此居皆成瓦礫矣

蜈蚣毒肉

雞肉與蜈蚣有毒春夏秋三時切不可過宿殺人燒炙之味夏月不宜露宿當謹蓋藏嘗有某處孝婦養老姑甚謹姑好食燒肉孝婦每得肉置火上熟必以竹簽插壁陰候火氣過然後奉姑一夕食肉暴卒姑之女有訴于官曰嫂氏有私通懼姑覺故進毒殺其姑孝婦不勝拷掠誣伏其罪未幾新官至識其情疑之再令買肉置故處夜半視之惟見蜈蚣毒蟲聚食其肉官以昭死罪囚因食亦死孝婦由是得免姑之女反伏誣其罪肉時適夏月也

姦僧見殺

姦邪之人不可交接苟不得已則當敬而遠之不然輕則招謗重則貽禍不小嘗聞一某官平日自任以剛鯁端爲事凡僧道流皆擯斥恥與之所居近有一寺寺僧多富家者一僧尤甚奸狡某官嘗惡之一日某官出外其僧偶過其門惟見某官之妻倚門買魚菜之類蓋嘗習慣也適兩傍僧乃詐跌仆污衣且佯笑而起某官之妻偶亦付之一笑僧遂向前求水洗濯明日饋以殽核數品相餽某官之妻初不肯受以謂未嘗相識且無故也僧但曰感謝濯衣之恩强擲而去某官歸餘殽未盡問其故惟怒其妻之不謹亦未以爲疑也一日潛使人以僧鞋置于某官臥床側旁適見之怒其妻有外事遂逐去且僧設者奸計某官益信疑之矣此僧聞之即拯資粧一夕遁去莫知所之其婦歸母家依兄而居年餘不能安清苦此僧已長髮爲俗商矣賃緣成姻其婦初不知也適三年已生二子一夜月明夫婦對酌從容其夫問其妻曰爾可認得我否妻曰成親三載何不認得耶夫曰我與你今日團圞豈是易事費多少心機耳其

妻問故夫曰我便是向日污衣之僧也備述前計其妻卽佯言曰因緣如是如此乃前世之分定也遂再飲大醉後其妻操刃刺殺其夫并二子明日自赴有司陳罪官不能決斷獄者一年忽朝廷遣官分道決獄見之乃壯其事而釋之後與前夫某官復相見其婦曰我所以與你報奸人之仇而明此心者也今既失節卽不可同處乃築室某山夫婦各異居云二十餘年前事也

黄華小莊

至正癸巳鄉里冠平吾復到黄華小莊忽故幹者史仲

珍王道者來謂談及世事人情因發一嘆曰向時入中揀賊今日賊中揀人蓋傷好人之絕少也此言雖淺乃實論耳所謂人者猶牛是賊心也

山陽之薪

山陽之薪有㶿光能發火力山陰之木無㶿光然烹之際不若山陽者佳吾避地鄞之上水乃始驗之又臘月採薪雖生濕之木亦可然

宣城木瓜

宣城產木瓜最佳其父老相傳唐末不生實至宋初生

靖康中忽不生至紹興後又生宋末咸淳末不生國初始生今自甲午年又不生至今無木瓜合藥甚難得何其一木亦應天地之正氣猶若是之靈耶

瘟把劇石

瘟把束刷石則石裂某汁洗石器久則石如蛀爛物性所畏有不可曉者

瑪瑙纏絲

瑪瑙惟纏絲者爲貴又求其紅絲間五色者爲高品諺云瑪瑙無紅一世窮言其不直錢也又言瑪瑙紅多不直錢言全紅者反賤惟取紅絲與黄白青絲紋相間直透過底面一色者佳浙西好事者往往競置以爲美玩或酒杯或繫腰或刀靶不下數十定價過于玉蓋以玉爲禁器不敢置所以瑪瑙之作也金陵呂子厚知州有祖父所遺瑪瑙椀一枚可容一升其色淡如漿水惟三點紅如獺桃狀極紅又一二點黄色如蠟可謂佳品也予因與好事者辨之曰五金之器莫貴如金珠之爲物固不足貴也金愈遠愈堅珠則有晦壞之時也諸石之器莫貴于玉玉與金並稱取其溫潤質色玉爲上堅而

不壞金爲上若水晶之浮漪瑪瑙之襍絞皆不足貴此固世俗所尙一時之飾非古今之公論也今燕京士夫往往不尙瑪瑙惟倡優之徒所飾佩又以爲賤品與江南不同也諺云眞金美玉自有定價其亦信然矣其次則有古犀斑文可愛誠是士夫美玩固無譏者矣

經史承襲

經史中往往承襲故宋俗忌避諱者字畫皆減省不成字如匡字眞字敬字恆字勖字貞字殷字搆字朗字皆不成文以讓爲遜玄爲元愼爲順桓爲威匡爲康宏爲洪貞爲正敬爲恭又追改前代人名甚是紕繆胡公作春秋傳辨論詳明豈有古今經典 以私諱改其字哉是無識之人取媚一時以爲萬世誚國朝翰林院及諸處提舉司儒學教授官當建言前代之失合行下書坊訂正所刻本重新校勘毋致循習舊弊可也至如詩書易正文亦當行下書坊删去小序及王弼序卦之類毋得仍舊訛誤後人

美玉金同

美玉與金同亦有成色可比對其十成者極品白潤無纖毫瑕玷也九成難辨非高眼不能別八成則次之以至七成六成又次之古玉惟取古意或水銀漬血漬之類不必問成色也絕難得佳品

靈璧石

靈璧石最爲美玩或小而奇峯列竅可寘几玩者尤好其大則盈數尺置之花園庭几之前又是一段清致諺云看靈璧石之法有三曰瘦曰縐曰透瘦者峯之銳且透也縐者體有紋也透者竅達內外也凡取其色之黑而聲清者靈璧也惟取其聲之清遠者太湖石也亦有似紗紋彈丸兩點紅獨無峯巒其石之質赤黑至于靈璧特崒削不及太湖而質過耳盧疏齋翰林有太湖石記

鼓頭迴雁

豫章胡麻鼓頭迴雁圖云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飽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蓋譏色目北人來江南者貧可富無可有而猶毀辱罵南方不絕自以爲右族身貴而南方如奴隸然南人亦鄙北人加輕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誚

古錢

古錢藉之則其色傍久而色赤亦古氣類使然也

沙魚胎生

沙魚胎生予在湖州見沙魚腹中有小魚四尾或五六尾者初意其所食但見形狀與大者相肖且有包裹乃知其爲胎生也此欲度沙也

鄣南山石

湖州安吉鄣南山中出一石色白嶮巇狀類將樂石可設置几案爲玩器不可浸水和汽漸惟是山石宜水浸潤今亦罕得者者

銅棺山草

義興銅棺山頂有一種似草非草又類木本叢似側柏而卷凌冬不凋可移置崙石上枯而復青歲久亦茂可觀

半兩錢

半兩錢古者般而酒服可續折骨五銖次之浙東斗尺皆仍故宋遺製斗謂之百合足比之今官數八升也謂官數有二十合尺謂之百分比今之官數八寸吾鄉絕無此樣

皆用官樣至宜興則仍有之杭城八寸七升斗七寸尺者謂之小百合小百分也考其此製尙存古法則是今之製差增大耳鄞俗則有二樣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曰斛料斛各有等

學士帽

今之學士帽遺製類僧家師德帽不知出入之製如此者恐意自立一樣比今之國帽差將大頂用稍平簷用直而漸垂一二分裏用竹絲外用皂羅或紗不必如舊製頂用小方笠樣用紫羅帶作項帶不必用笠珠頂却須用玉石之類夏月林下則以粽黑草爲之或松江細竹絲亦好歸鄉晚年當如此也更置野服亦稱之畧見鶴林玉露便如今日鶴氅樣布爲之

艾蒸餅

試艾以蒸餅將艾先炷于餅上然之若是好艾則滿餅香透底不好者止于餅內一半香不透四明王節卿云

先賢之後

先賢之後理不當絕然所聞者無幾且眞僞莫辨周濂溪之裔絕無聞者程子之裔數人有寓居江東不知爲伯爲叔也近長鎗兵中稱某者謝國璽女兒之夫也咸禮之以其爲程伊川之後也寓居嵊州朱子之裔眞者三四人而已近亦無聞者若金陵之朱仲明自是旦姓其養子皇字伯厚者自是陳姓之子雲心道士之姪爾請人也仲明家世淫亂至後淫其妹不聽適人人倫已喪錢唐之朱姓者自稱朱通判之後亦是旦姓本朱氏之甥也張橫渠之裔絕無聞者南軒之裔有二人焉今亦不知存亡也至如顏氏之裔亂亡之後僅存一人今在四川顏眞卿孫也幼孤與祖母孔氏相處孔氏將夫之

姊世居林外孟子之裔今皆無聞或在北兵中未可知也

西川道者

西川一道者學長生之法修煉三十年而內外丹皆成一日城中兵變而道者已仙去遺下黃芽大丹一爐為兵官所得後半歸之賈平章似道半流落民間賈事敗丹大半否落一美妾處妾後歸錢唐宋氏丹遂為宋所有今又半歸于余乃一半中之再半也此丹性和而不烈人皆可服服之者可以助元陽延生命臨服時默誦

咒七遍面東南以東湯或白湯吞下先以掌儲數丹預于前一夕服青丸子咒曰歸我寶返我鄉服之千歲朝玉皇表姊宋氏常患久痢元氣衰弱因服此丹三五服始得復生每服十粒

鄉中大家

鄉中大家皆用刀鑷者入內院雖婦人女子咸令其梳剃甚是不雅惟吾則不然時外家亦不用此頗合禮法他邦則不及也凡居家者謹之

溧陽父老

嘗聞溧陽父老云國初兵革之後居民荒業至元間有一奸民曾為北兵掠去復後歸從來西山前豐登莊寄居每掠買良人子女投北轉賣為奴婢居三二年忽遇一虎至村落三日居民驚惶幸不為害惟啗此奸而去豈非造物者報焉

高昌偰哲

高昌偰哲篤世南以儒業起家在江西時兄弟五人同登進士第時人榮之且教子有法為色目本族之首世南以僉廣東廉訪司事被劾寓居溧陽買田宅延師教

子後居下橋世南有子九人皆俊秀明敏時長子家（本名遜係伯孫）年將弱冠次子十五六餘者尚幼每旦諸子皆立于寢門之外省謁父母非通報得命則不敢入至寢亦如之一日予造其書館賓則汲儲惟賢希聖主之見其子弟皆濟濟有序且言貌溫美若與他人殊者蓋體既俊秀又加以學問所習氣化使之然也予深羨慕之既而欲選一生通謁于世南求跋二小書卷希聖曰姑少待有宦者出中門可問之則主者出矣不則別托門子轉相通報亦可諸生則不敢妄入也予初疑之希聖曰世南處家甚有條理僮僕無故不入中門子弟亦然自吾至館中因知諸生居宿于外者皆定晨昏皆候于寢門之外非奉父母命則不敢入蓋謂私室中父母處之或有未謹者則肢體袒裼使子弟窺見非所宜故亦防閑之也予始服其法之有理深羨之嘗為家人輩言之因外家處事太無理雖幹僕亦得入于寢室告報家事予深惡之每以僕事之法諭之也予家以先人遺法亦頗若是惟防閑外居子弟未嘗及于諸子也偰氏之法忍不可忽他日歸鄉嘗謹謹效之云

紫蘇薄荷

凡泡紫蘇薄荷之類先貯滾湯後投以藥而覆之則秀氣濃而色淺先投以藥劑後沃以湯則色濃而香氣淺其味則皆同也凡欲升上之藥則泡之如此法用其氣也降下則熟煮之用其味也近日閩訪同避地一友洗思誠西半久忽云我以上焦燥熱喉痛眼赤乃用黃連解毒湯四味藥剉碎先以沸湯後投以藥而覆之半時許服之其香烈而味尚蓋欲升上也質之王韶卿乃云獨不知大黃必候他藥將熟而旋投之即傾服亦取其氣能瀉也吾始得其義如此因記之

出納財貨

人家出納財貨者謂之掌事蓋備工受雇之役也古云謹出納嚴蓋藏此掌事者大字銘也然計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舊管二曰新收三曰開除四曰見在蓋每歲每月每日各有其報事目必依此式然後分曉然後可校有無多寡之數凡為子弟亦然幹父之蠱雖微物錢數亦必日月具報明白免致久而迷亂無可考也先人嘗云人家掌事必記帳目蓋懼其有更變人有死亡則

筆記分明雖百年猶可考也此雖俗事亦不可不知此式私記謂之日黃簿又曰帳目

鮮于伯機

予嘗見鮮于伯機公親書一幅云登公卿之門不見公卿之面一辱也見公卿之面不知公卿之心二辱也知公卿之心而公卿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寧飢死不可一辱不知何人所言而困學喜而書此凡見數幅觀其言雖不深奧然亦可為確論金陵楊大同嘗與予言士大夫不得已嘗受小人辱莫受君子辱此亦良言居鄉里時亂後一酷吏權州事又一奸民掌案牘任之嘗會于鄉人家予頗以禮貌待之其人亦不問何如人但畧答片言即自與濟其奸酷者笑談既而又忌予在座不樂予即起而出越明日鄉人對予言昨日所會二人始不知子為何如人既而察聞之且懼子之直言恐壞其奸計是以不樂與語子出甚好大同亦在座曰正所謂寧受小人辱者是也今之江海中遇寇竊途中遇惡少年皆不可與之爭者順其無禮何有加于我哉予曰善因記于此云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三　譚瑩玉生覆校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四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四民世業

黃山谷曰四民當世其業讀書種子尤不可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可名世矣此石刻在荆溪㪽氏後爲顯親寺僧有大方匡所得石背刻一詩云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稺乳鞭棰公私急醉眠聽秋雨皆山谷詩也至正丙申以後寺燬兵火此石不知存亡

江古心

宋末江古心丞相之姪子某至元乙酉歲爲建康路同知總管府事常時祭祀有闕一日監修南城惟其妻在家忽聞中堂喧鬨出視但見朱衣吏數輩曰丞相在此當肅拜其妻驚仆于地仰視一紫衣官人中坐曰同知何在言未及應答聞厲聲曰豈有爲人後而祭祀有闕者乎言訖而出少頃同知自外歸呼其妻曰怒若背瘡間疼若爲人所擊神思昏憒故今日早回家其妻告其故同知驚懼卽治具享祭奈明日疽發諸醫不能療半月而卒其子某與先叔生同庚乙亥又同學建康郡齋備言其事夫人之貴有子者欲爲祭祀之主也不幸無嗣而養子如子惡可不事其父爲父養子既如是況親子乎不孝者以是爲儆按宋史古心諱萬里字子遠都昌人以爲人王鎬子爲後從子相繼投沼中據先叔所言甚詳意鎬投沼後或不死亦未可知或撫養別子亦未可知也姑記此以俟知者

山中茅葉

山中茅葉可蓋園亭既堅且雅晴則卷雨則舒不漏水也勝如稻草卽開花可止血者

箬葉鋪襯

箬葉鋪襯土橋能隔濕氣百年亦不朽壞卽箬葉也稍黃俗呼箬條可染蒸滿篆緘之以土雖百年再翻起黃色如新如箬葉者土蓋板久不壞二物非堅其性然也

兎無雄

世傳兎無雄者每歲於中秋月明夜成胎其夜晴明則育皆記一十年前偶剩一兎有二外腎殊不曉其所以然獨未嘗考其衆果復有腎否也

翰林讖語

虞伯生翰林云方言讖語皆有應時固無此理然有此事如天翻地轉人化獸獸爲人戲言之亦若或有之凡人世之有是言必有是事又如劫灰異數之類者未可一一論也使如今日世傳玉公經推背圖書亦然

董栖碧云

董栖碧云釋氏有言三世佛過去佛見在佛未來佛其說甚好但以佛名稱之語涉異端儒者所不道吾今以三世界言之可也

黟縣老民

潘多吉嘗爲黟縣教諭云縣有深山可入數百里中有老民或過百二三十歲者或自言前宋年號者皆未嘗知有本朝也其山忽崩陷發洪流出大木片長數丈廣二三丈狀類海舟底宛如木釘相連不用鐵者多吉不曉其意一老民云此恐是前世物過天翻地覆道下耳山民多不食鹽醬亦未嘗識故能栖若訓此過去世界也混沌之物豈起自盤古豈世人止如是耶獨不知盤古以先又幾千萬萬年也今之世乃見在世界久而混沌如土世了又復開闢如盤古時此乃未來世界也吾又嘗聞金陵城中人有于延祐開掘井深及數丈遇巨木阻泉復廣掘木之兩頭處不得見遂鑿斷出之長二

三丈高廣數尺劈此認之乃香楠也此地豈非萬餘載耶乃有是木意當時必江水也俗所謂海變桑田容有是乎世傳此等事亦多矣未暇記耳

董生遇鬮

董生名毅字仲誠一名純伯父天台人寓湖州潘公名喬諸暨人游于杭博學能詩文先曾除黟縣教諭丁內艱服闋再往又得是縣蓋浙江省注選恐吏作弊例以兵卒用竹箸拈瓶中紙毬紙毬中書合註人名姓謂之拈鬮一吏檢文卷對鬮識之惟空人名讀至是鬮云某處某鬮兵卒探取人名對此鬮吏然後書之也嘉爾題是鬮豈非分已定乎哉

莫置玩器

先人嘗勸人莫置玩好之物莫造華麗之房每以訓戒子弟予聞之耳熟猶未能深省也義興王仲德老先生平日誠實言靜惟好藏古定官窯剔紅舊古銅之器皆不下數千緡及唐宋名畫亦如之獨無書冊法帖耳至正壬辰紅巾陷城定窯青器皆爲冠擊毀碎亦不識無取者也此一失也後乙未復陷所存者又無幾惟附儗隨身之物乃畫之高品銅之古器剔紅之舊製寄藏友人渡江浙時苗獠據杭州因寄托之主喪乃取歸西山不一宿盡爲苗獠所掠畫卷轉賣于市凡剔紅小柈歲以刀砍毀無完器也此再失也時仲德翁已死一載明年又不能保其餘矣所見多富者皆不能保非獨亂世尋富傳子孫者誠然耳胎室亦然亂離之後狼藉無遺使人人知有此慮惟檢身之不及何暇玩于物哉李易安居士序其人之好書畫卷戒之甚詳先人之訓蓋目見耳聞者多矣嘗云諺曰與人不足攛掇人起屋與

人無義攛掇人置玩器攛掇者方言猶從臾也蓋華屋玩器皆能致禍何有一人爲玩器因得罪于時官遂破家喪身又有一人因華屋招訟不已直至蕩產此皆予所目見耳聞者又不知其幾矣可爲明戒

月中影

月中影世傳玉兔與桂樹先師徐貫庵云釋氏說是山河影未詳今年中秋月倍明因細觀之果若山影空缺處乃水也釋氏不爲無所見

陽起石

世傳陽起石無真者欲辨之觀其紋有若雲頭雨腳鷺鷥毛者是也

村館先生

村館先生惟鄉中有德行者爲上文章次之不得已則容子弟游學從師求真賢才學者亦在德行爲先也浙西富家之家延館賓皆不以德行但賓亦不以儒者自任所以往往刀訐有玷儒風至于破館主之家者有之今日亂世猶有甚者往年無錫華氏曾有此患今年太倉徐氏爲慶元爲方氏職役家豪于貴忽館賓訐其通好張兵因此受害家產一空蓋當時爲上賓者皆不以禮主者特欲改換士風賓者乃是圖口腹貨利耳初非若古之主待賓以誠敬賓輔主以學業者比也惡可謂之賓主哉然此可爲後來之戒

元章畫梅

會稽王元章嘗謂暑月有衣畏汗濕則用細生布以薄金漆水刷過乾而後着則便且涼也元章名冕善畫梅

古今無匹

古今無匹者人玉也蓋天地秀氣所結質色大小各不同是以無匹真可貴惜也古尼次之畫卷則今之楷者或能近古亦古之善畫者多非止一筆也是以多得而有匹也至于定器官窯又其多矣皆未足珍貴也前輩論者或有及于此因記之

無錫讖石

相傳無錫有石刻讖云無錫平天下甯在惠山寺泉之傍或云天下井者咸置錫以滋泉味蓋名與錫相便惟是邑無之或有云有錫則民爭兵故名無錫皆未詳孰是

雞卵熟栗

雞卵與熟栗在午前食則佳過午後則能閉氣

江西雞生

江西雞生宜碑刻者言天地初如卵形者指雞卵也鵝鴨則不可擬矣此說近是

義興[illegible]

義興邵庭永年一字惟賢者刀冠墨漆市蓋取雌汗也以爲之用淡金漆水和以墨水從其中染之乾而後製甚好

菌芝不同根

古云菌芝不同根蓋比故家崛起也芝葉茂而根淺菌葉少而根多耳

江湖術者

江湖術者說客不可延至家庭蓋起詞訟之端誘破家之事容或有之先人每言之嘗親見此曹是也

戢卒初破題

先人嘗言幼在金陵郡庠從戢卒初先生游先生每因

擲卿以方言諧謔作題令諸生破卻繹義法一日命破樓字先生自嘗得其地之不足而取其天之有餘先生大喜又命以諺云寧可死賣與秀才擔擔子肚裏飢打火又無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

宋鍍金器

故宋鍍金器皿用金鍍花以銀器皆之凡數十次猶如今之擺錫鐵器相類

宋迎酒盃

故宋過府官及朝貴例蒙賜酒却于官庫支給以鼓吹迎歸謂之迎酒盃盃是夾層盞內金外銀或內銀外金者予在四明問史善可說乃母項氏閭諸其長上先輩言因袁伯長學士與乃子敬存家書中有謂迎酒盃者故及此

故宋剔紅

故宋堅好剔紅堆紅等小梓香金箸瓶或有以金梓底而後加漆者今世尚存並者是也（或銀或銅或錫）

饋香吸髓

諺云饋（俗音鬨熟也）香吸髓倘闕上言三險也花心有小蟲

嗅之或作鼻痔惟臘梅最不可嗅者隙竹隙中螫破有痒肺吸之恐傷肺闕上臨水恐行墜折之患猶二件險處也此言雖近亦可爲戒

巴豆黃連

諺云巴豆未開花黃連先結子蓋黃連能制伏巴豆毒也猶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同意嘗觀宋史宣政之間女直叛契丹而謂宋南侵之曰韃靼亦叛女真而聚兵矣正此謂也

山中私議

山中私議人才列爲九品以比世爵蓋賤虛而貴實也一曰孝事親竭力移忠于君二曰義慕忠效節輕財赴難三曰廉不苟取受知恥尚儉四曰直眞實不欺內外如一五曰謹持守禮法行之有常六曰才謀辨雄略濟時于時七曰敎博學于已推以及人八曰隱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九曰藝文詞書畫以材成材

種竹之法

種竹之法古語云深種淺種多種少種最是良法予治

西園嘗一日成林彼時人皆從容工力非其甚易爲也且取竹于鄰里佃客之家皆若田土上所出者故不勞而辦也深種者深埋客土也淺種者淺開畦穴也多種者連鞭三五竿或二三竿稍少種幾垛也若獨竿則根少根少則難活縱活亦不能茂耳（江西小竹及公孫竹雲南頂竹皆宜栽者亦用此法）

製藥宜謹

製藥不可不謹四明韶鄉言其鄉今歲有合瘡丹者用砒霜爲末拌和蒸餅盤晒于日而二小兒不知食之一死一生生者食少急服解劑也死者明日焚化腸已爛矣又往年鎭明嶺一醫士嘗合墨錫丹母及妻皆慣服之一日以他藥丸歸未會題名色類墨錫丹母及妻亦取服之一夕而斃可不謹乎書此爲製藥之戒

草藥療病

村民多採草藥療病或致殞命者多矣蓋草藥多有相似者似是而非性味不同愚民不能別一概與人服之不至于悞者寡矣嘗觀本草云山陽有草其名曰黃精餌之可長生山北有草其名鉤吻入口即死蓋此草絕

相類而性善惡不同如此又安吉朱氏親友有爲子服疼人教以取楝樹東南根煎湯者子初不肯服其父撻之既入口少頃而絕蓋出土之根能殺人朱氏不考古之過也此表兄沈子成在安吉目擊其事嘗以戒人醫家用桑白皮本草云出土者亦能殺人可不戒哉

季弟患疾

己亥秋季弟在上虞患痢疾亦服村民草藥後爲所悞雖更醫已無及矣蓋此弟不肯讀書不交好人不習好行惟市井輩是狎所以致此者亦禀氣受胎之賤且有不忍言者故耳

墮胎當謹

墮胎不可不謹妻母潘嘗在三月之期服墮胎之劑至四閱月而旋旋下血塊或腐肉塊蓋受毒爛胎之故也或懼孕育之繁者夫婦之道亦自有術蓋以日計之也不然則在三月之間前兩月之間服爲猶可若過此則成形雖動動必有傷母之患今人或以村婦法用牛膝等草帶于產戶者深非細事不致于殞絕者鮮矣嘗見溧上親友李漢傑其妻黃氏目姓孔女者凡數十孕多

男子懼夫產育之勞苦服桂姜行血之劑過于三月後胎雖不墮漏血不止醫者所親服國材憂之但飲以補血之劑與帶不能止所以生之也此亦是一法及十月而產乃無胞之兒蓋因形成而被毒藥所腐胞衣以致常時漏血也可不戒哉吾近以家人多產又在客中不便常服墮胎之藥既過三月不動則易以安胎順氣之劑以防護之耳

服藥關防

人家服藥須是關防或被婢妮所傾別添水煮則味不

能功矣或恢㾜地及與藥相反則傷人命或瘨亂撲投于人物之冷熱不同恢滑病痞者是多矣不可不戒嘗見趙希賢云趙冀國公府凡治家事各有局次如貢藥必在外院幹者輪日掌之名籍日計簿以凜行者遇某夫人某官人某位閣某乳媼及賤妾輩有疾外院書名懸牌于盞托之上擬定然後送入內院飲別間藥次第嘗之人家雖不能如此或倣此防閑亦好

五苓散

五苓散隔年者澤瀉必變油服之者殺人惟見一方云陳皮皆宜用隔年者餘皆不可不謹也

滾痰丸

吾鄉王中錫製滾痰丸療疾甚妙然亦有害人者從常熱當開一官甚壯實每患痰熱即服之後因患脾泄脈絕以致不救蓋過于此劑也然此劑正可推利痰熱疾平則已不已則傷元氣豈可以為壯實而自恃哉邪入非純陽真人焉能保其無七情之害害則有損非損純陽矣

平陽王叔瓏

平陽王叔瓏寓嘉興郡服藥丙申年避地與予同寓上虞時乃嗣本元纔二十五歲未娶因納妾于外未免過度于酒色自南臺宣使聞亦來上虞忽患瘧疾半載且羸疥遍身因久病脾虛腹脹足腫問藥于予予曰當實脾元補腎去濕則可矣宜用厚朴乾山藥白朮木香之劑未過五日已不喜服遂信房主者徐生引至村醫使與其針腿膝間放水少頃即死悔無及矣庚子月甲申日也又吾親友楊文魁乃嗣元頎于乙未年夏秋之間亦患瘡生疥如王本元但無虛損下元之證因服草藥

而愈蓋利水道也嘗書此以記之

上虞陳仁壽

上虞陳仁壽字景禮嘗應舉金字經生員為人有姿情嘗言一日過江西舟中遇漏雨醉臥濕蒸之所遂患骨節疼軟逾年尤甚因往杭求醫醫用針法治之一針竟不能步疾倍于前時怒而昇歸自此不得痊矣其疾甚怪異手足指縫間始患腫毒久而潰膿膿盡微露白塊如骨以手捻之即出稍軟見風堅白如粉色若此者不知其幾也凡肘膝有骨節處皆患遍筋骨拘攣不能舉動終身廢疾每恨無名醫不治猶可因治而成廢人蓋其幼時會酒色過度風濕侵之久矣亦是宿業所致如此至正戊戌秋會于會稽後山月餘因談及之

先君教諭

先君初欲仕時頗厭冷官既授上元縣學教諭不就江淮行省尚書有又授常州路學正亦不就槀氣英邁必欲即能濟時行道者遂為寫疏薦儒人吏書往宣城時安吉凌時中石巖為嵩縣尹一見甚喜乃嗣燃翁師德正讀書侍師作蘭花詩石巖稱歸即命同賦有風流得

似謝家郎之句石巖稱賞已恢建康口牒而去越三日忽告先君曰公又且擬置在此未近也子宜歸豈有謁人求仕者乎先君問之不樂遂飄然以不就此職而去且對其館賓曰吾以凌公長者故相投耳非干見謀謁也公既不我識我亦不就此謀矣人生豈止于是耶館賓即白于主者遣使追之先君怒而登舟矣石巖更大喜曰吾所以試之乃灼見其英氣如此公文已就特未與之言待其未至深上隨令隸卒發牒取補書吏也及先君未到家而江東廉訪已至建康轉下溧陽敦請矣

先輩作成人如此未嘗輕許既就亦未嘗有矜色先君極慈之時至元甲午春也是年以入仕獲免沈家祗應差役鋪夫賤隸本州悉除放之因先君之功也時與首伸章爻乃翁南谿一見深喜之至欲納為壻每折行輩分賓主如是交游兩秀野堂者二年後數相見敬愛如初先君每嘆先輩仕人之不可及也又嘗使盧公疎齋雅相推重一游一燕未嘗不與先君同處或賦詩詞必先書以見示其前輩氣象如此一日廉使容齋徐公云書中有女顏如玉戲謂先君曰試為我局一對以俗語

先好先君即應之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齋大喜又一日有欺妓千金奴者請聯樂府容齋局之先君即席賦折桂令一闋容齋大喜舉杯度曲盡興而醉由是得名亦由是幾乎被劾而以容齋入薦尚且尚文物之時獨免此患若甚今日亦無此等人物亦不敢如此倡和風流也其曲今書坊中已刊行見于陽春白雪內題但作徐容齋贈云又嘗以律詩呈容齋公公喜而書于後曰吾退之天資穎異筆力過人掩江淮之英本鄉鄉之氣觀此佳作未能走利甚覺吾老邁矣吾退之當勉力為政以繼前修則吾深有望也汝叟徐琰題

先師德輝

先師趙德輝先生嘗言溧陽儒學祭日有日諸儒執事者皆來忽一儒醉見黑旗白字大書云本州城隍監祭須臾破擊而死蓋此儒患痢疾未滌衣服媟褻廟殿故遭譴也常人欺心舉事不思報本且壞亂學官者其可免耶

建康儒學

建康路儒學至元以後有以儒入籍學糧且壞敎範日

橫于學官一夕得病且狂呼其妻曰吾被子路所擊痛不堪忍也言訖而死先君曰觸其事

衢州學廟

衢州學廟王祀者久估出納之計半爲己資橫行積久曾先叔祖平齋府君來教授時稍防閑之祀稍怨遂欲誣于憲司是夜忽見子路叱之曰孔君聖人子孫仁人也汝敢加害耶櫛擊其背即患疽發七月而死金陵李懋子才嘗作傳記其事

太平路學

太平路學一儒人甚貧或告之曰可拜先聖七七四十九夜即得金儒甚癡愚果如其言往拜之或者又偽造錫錠潛置殿側儒見甚喜或者竊伺其所得即求分惠儒者辭以同貨或者覓強持去乃笑曰我特戲爾耳儒訴于學官云或者奪我白金且告所得本末如此官詰之曰或者不可以假金誑儒欲免罪當償真金儒者得金遂亦攵母育妻子人咸謂儒者貧而誠所以得金聖人不能以金與人故假手于或者是亦可異可笑之事也從父許乾翁嘗言及此蓋目擊其事云

克誠竊食

義興惡克誠久竊食于學官未免類窮行盜一日因事逮及拘于常州久不能脫忿而自刎忽出外腎血流滿脉席自是名保放歸此亦作惡之報或有作惡未之聞者也寇之祖宋末時入深陽楊凌久估學官出納之計凡飲食居止皆是學中資也子能聰明讀書一夕而死除子雖在作惡無行可見報應也如此深甫晚年貧困幾至而卒嘗問前輩言學糧不可妄食必有報應若果賢而貧無所依則食于學此分內事耳苟無行強受學糧必貽神人之怒且無故而食農夫汗血之勞豈無報應吾見如此者亦多矣至如無功而食官之祿亦然不及其身則在子孫事之必然也

種蘭之法

種蘭之法古語云喜晴而惡日喜幽而惡僻喜叢而惡密喜陰而惡濕蓋欲乾不欲酬烈日欲陰不欲處濕處欲長苗至鋪則敗欲潤不欲多灌水當以碎瓦屑火煨過伏濕處出氣後却細和土置于閣之者根可離水而常暖也又以燖黃雞鵝毛湯積聚而灌之灌必徐徐使

潤不宜太濕太濕則根腐矣抽芽謂之發箭至發箭時當以隔宿冷茶水灌之能發其芳也懼其瘠則稍加以糞土糞土之法用山中黃土極細糞沃之晒乾待其無穢氣後漸加于盆面遇灌水則肥自上而入不至傷也又云有竹方培蘭即喜晴惡日幽惡僻之意當選疎竹林中縱遇晴亦無烈日遇雨不致太浸蓋以此也蘭本出廣地者爲上葉短而柔直而澤根如大香附狀採香閩次之處元之昌國州近見一種亦好土人名曰鐵幹蘭出小沙寺山上可與閩本伯仲者也春開曰蕙夏開曰芷秋蘭冬開曰蒸皆一餘而數花凡今之諸山所產葉狹而勁一花或梁花者幽草也非真蘭也廣閩昌國者或有一餘一花多在春開亦好但香淺耳象山縣山中及鄞縣育王山中亦出一種象山與昌國同

邵永年

義興縣邵愷永年一字惟賢宋熙甯三魁之後也世稱紅梗邵家乃祖于嘉定間抄寫襍記一帙中載一詩如識語云壬辰癸巳這一番人人災死盡無棺狗拖屍者心猶顫鴉啄烏觜血未乾半畝田埋千百塚一家人哭

雨三般說與江南卿與相任他石佛也心酸蓋時見此者不為奇及至正壬辰癸巳之間兵革大亂絕與此詩相驗猶嗣其而作者深陽潘毅士宏幼年在廣德山中亦見此詩正不知何人所作是宋之何年時也却與今日壬辰癸巳符合豈偶然哉

平江築城

平江始築城時某處城數丈築而陷者三于是深掘其地偶得一石方廣三尺刻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修張掖同音劉國不滿不任常不在洋必須欵

欵細思量耳卜水莫愁米浮屠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且出屋東頭鯉魚山上游星從月東過曾在午年頭末行云唐癸丑三月三日立時至正辛卯秋冬之間民相傳誦竟不曉其識至丙申春城陷張九四據之明年秋納欵始有人云張起謀時止十八人若火周李嚴等也又測鯉魚山上游者高郵也星從月裏過者橫舟也三十六者四九三十六也皆未盡詳明其意亦未知應在何事也開河之說却是買魯平章堨之天下遂亂浮屠倒地者自亂後寺觀皆廢僧徒遁去以避軍寨此二事斷相應常記杜清碧先生在杭城時至正癸未歲忽言天下不久當築城築城後自此多事南人多得大官但恐得官時五更雞叫天將明無多時光也自後皆驗杜公臨江人精武夷吾陰陽術數之學長于天文地理但心術未正莽黃白左道識者鄙之尤好博古能篆隸予嘗從其問地理法又杭城國初嘗有術者言此地當變荊棘在八十年後今果如其術者云

大興土木

大興土木之工必主不祥蓋土神好靜或動作則必不安輕則工者僕役見告重則禍災及主人吾嘗見長官好興土木修廟宇者皆不得美任雖未究其事理亦勞民動眾俾土神不安之所致也人家承祖父舊居最好不得已則修營無妨然亦看授時歷所定諸神煞方外處合宜避之此不可不信也雖云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然亦不可執而忽之寧詳審耳

錢唐張炎

錢唐張炎字叔夏自號玉田長于詞曲嘗賦孤鴈詞有云寫不成行書難成字只寄得相思一點人皆稱之曰張孤鴈有山中白雲集首論作詞之法備述其要旨

茅山水澗

茅山冷水澗山過泉流大急則流出一等白石土人收而斲成器用或杯或帶或笠珠或刀靶瑩然如玉惟欠溫潤耳間亦有潤而如玉者必碔砆之異種也頗難得蓋堅而難琢不多出故也

蒼蠅變黑

諺云蒼蠅變黑白蓋蠅糞污物遇白則黑遇黑則白世以喻夫君子小人相反也

海濱蚶田

海濱有蚶田乃人為之以海底取蚶種置于田候潮長育蚶之患有斑螺能以尾磨蚶成竅而食其肉潮退拾蚶者往畎搖而剔之

浙西水旱

四月十六日浙西卜水旱云月出早則旱遲則潦嘗記父老云已巳年日方沒未久而月已高其年大旱又卜是日宜陰不宜大晴亦不宜大雨浙東占四月八日晴

及眾風或南與北風亦好宜二麥若雨及西風則損二麥每歲六月一日三日六日晴則旱若雨則潦陰則平每歲朔旦東風惟十月朔宜西風則夏米平

磨鏡透圖

磨鏡者以鐵片六七葉參差聯綴之行市則搖動使其聲聞于內院知其磨鏡之音謂之透圖

自稱和靖後

國初有人自稱林和靖七世孫杭人鼓舞詩曰和靖從來不娶妻如何七代有孫兒若非梅種與鶴種定是瓜皮搭李皮至今傳誦以為笑其蓋譏人妄托遠裔非冑也

詩聯對句

又一生作詩喜聯對句有云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詢其所以惟一身實未嘗有兄弟也時人續之曰只求詩對好不怕兩重喪至今以為妄作詩求切對者之誚

閩丁棕絲

閩丁以棕絲紮結花枝競為損物往年嘗往杭城買蟠桃千葉紅白者數盆花尉移植于地枝幹長茂高卽五尺忽大風枝皆折視之行棕在竹被拘束不能長但長皮耳遍觀拘縛處莫不皆然于卽以小刀直割斷其棕絲庶幾可以長大皆肉裂乎次年則無欹折之病此花木之受害也淺淺哉若棕不爲斷且桃枝膠多易長故也他木亦然于是初買卽斷其棕任其直幹橫斜栽移于後皆成大樹于性不喜矯揉者忽見閩丁如此卽以理論之

鄰人虛詐

鄰人多虛詐不實皆江水長落不常俗性亦由是習成

予自至鄞凡四載若親戚隣識未嘗見一言之可信一人之可托者最是無恥無義得利于已則與人往還不得則邀變絕交明日得之又復往還或假借不合意又有絕交之情此只是士人待他處客也使客乞假于士人終歲未之聞也吾姪婿袁氏子無情尤甚若非世人類者其妄誕謊詐浙西未嘗見之亦未嘗遇此等親戚也細民多不務實好飲啖酒肉無一日不買魚腥酒食吾鄉則不然小民終歲或未嘗知魚肉味者節儉勤苦又非鄞人所聞見也鄞人當飲啗而至于貧無衣食者

有之其不務實非類人倫則可知矣所以湯伯溫溥其風俗嘗云有男未娶當過于半百有女未嫁當可為尼姑必待承平歸浙西江東然後為之未為晚也伯溫乎日多妄誕此言最有所見吾斷然之

敬仁祭酒

許敬仁祭酒魯齋子也學行皆不逮于父以門第自高嘗忽傲人每說及乃父奉旨之榮口稱先人者不一四明袁伯長亦以謔謔為習常嘲敬仁敬仁大薄之伯長嘲之曰祭酒許敬仁入門粗粗喚出門傳聖旨口口稱先人蓋敬仁頗倣朔氣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此八人咸以為誚也鄧文肅亦薄伯長以謂有海濱游橋之風耳

乙酉取士

乙酉科取士不公士人擬文以譏之云設科取士深感聖朝之恩倚公行私無奈吏胥之弊時期江浙之大省阿耐禹疇之小劉云云其間亦言開元王彌與賜試之過者不一雖是不得第者之言亦因取士不公之誚也

後云一樣五千本印行

四明厚齋

四明王厚齋尚書好博學，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秘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可謂盡讀後學者矣。國初袁伯長、孔明遠、史果齋，皆登門請教者，推三人焉。明遠薛附孫，時為慶元儒學教授，時伯長方十二年，不過隨眾習句讀已耳。

伯長九字

袁伯長家字號以九字為則，取相生之義，木土日人心示言金石絲竹，蓋以日字至竹字也。

石蓮

石蓮數百年不腐，嘗見築黃花小莊，基下掘地數尺，得石蓮數枚，其堅如鐵，置淺水中則復生。考其地乃宋嘉泰辛酉所築，其初是蓮花水蕩也。所以道家服蓮肉，亦有所因者云。

金陵李恆

金陵李恆字喬重，揚通徽文兒之子，文舉之表弟也。進士出身，頗稱廉節，然以家貧，常以五分取通息，作文契錢，是以賤隸庸人富室等皆得易而求之。嘗為小吏凌立義之父作墓志，時人亦以是薄之。尤善小篆，性執僻而強，鮮與交者。祖居溧陽，所以自稱中山李某也。

推人五行

蕭京多言推人五行，定休咎，今以受胎日時為準，但以所生時，甲子合得十月數某甲子是也。如甲子則推己丑，甲與己合，子與丑合。乙丑則庚子之類，乙與庚合，丑與子合。也。又云，唐宮中如此，未詳。

無土不成人

諺云無土不成人，蓋謂有田可耕，誠務本也。所以術者推人五行，亦以無土為忌。先人嘗戲言曰：字云背為宮字，尾今為驛字，頭此確論也。人生居鄉里，處田園之樂，可謂足矣。既欲多買田，買田多，賦役由是而日繁，挂籍于戶役，則小人皂隸之輩皆得易而侮之，可謂累矣。有志者但守舊田廬，足供衣食，使窮于用，亦必擇其中下等者鬻于他姓，嘗食勤力取儉，可謂福矣。

字識

字識容或可驗，雖曰偶然，亦自可笑。先人嘗言桑哥拜相，術者測其止有四十八月之位，更作相哥，術者又曰：也只是四十八月。既而果然。又溧陽南門閘解庫，始議名允定二字，計十七畫，疑其驗數止十七年，吏作則字，亦是十七畫，猶然耶。自壬子歲開張，頗稱意，至戊辰以後，漸漸不昔，長雖不斷，隨得隨消，終不及前矣。又允定大打是趙丞相信庵以水泊之所築，規遂為良產三十餘年，而兩朝兵至，趙不能有，轉當于呂，至三十餘年，子弟不肯廢其業，始為吾家所有，五四十餘年，今為盜所陷。一個螢將士龍者備言及此，未必無定數存乎其間。以此推之，何必枉圖也哉。吾嘗論此家猶國也，周之八百年，仁厚以延之也；秦止于二世，暴虐以促之也。治家者戒之。此事亦載輟耕錄所者甚異在湖記聞前集第六卷藝術門

天賜歸暘

河南歸暘常為翰林學士，性廉介，多有陰德。在鄉里因治圃亭鋤地，見白金錠滿窖，錠背鑄成字云天賜歸暘。暘笑而掩之曰：焉有是理，吾何德而可受此哉。竟不復顧。當時廝役咸知之。後遇范亚諸叛寇，舉家逃避他所，事定始歸，及見圃亭側若經發掘者，視之惟失十二錠，復笑而掩之。後因宦遊過荊陽湖舟中，聞梢人喧鬨，暘問故。梢人云：一竹箱隨舟尾而行，欲撈之，重不能起。暘曰：不可，湖海中多盜劫人物，以首級填其空箱，往往有之，切勿撈也。梢人因以篙推之，使走。越三日，至其處城下，其箱泝流亦至，浮于舟之前，梢人得之，乃白金錠也。與其廝役同見，亦分二錠，上皆有天賜歸暘四字。梢人或曰：舟中官人姓歸，恐當受此物乎？廝役遂走報暘曰：箱中之物皆白金錠也，錠上皆有翁翁名字，某當分得其二，總計十有二錠。暘聞之，皆此其遺于梢人，勿有其分。暘因感嘆久之，為驛吏所知，言于某處官司，遂捕梢人者，歸之暘。暘力辭不受，後聞于朝，奉旨別以公帑之金，隨其數而賜之云。暘字彥溫

蕭𣂏講學

蕭𣂏先生名𣂏，字維斗，講學一本于朱子。嘗閒居，夜夢一大鳥飛集于屋上，晨起戒僕廝，凡有客至當報我。及將暮無人，先生步出門外，遙望一人頎然而癯，昂藏如鶴，荷一扁擔至門，則施禮通謁，刺姓名曰字述魯伸。先生一見即留意，謂夢中所驗也，遂進而語，甚聰敏。問嘗讀小學書否？曰未也，時已年二十餘矣。先生曰：我以朱子教人之法而教諸生，必先由小學始，子雖讀他書多，願相從否，必當如是。伸曰：百里相從，惟先生言是聽。自講學三年，皆經學務本之道。有司聞其學行，又出于蕭公之門，遂薦為南陽縣儒學教諭，廉介剛毅，為時所稱。御史臺聞或教論，遂用拜監察御史。時與何官動，遂十文宗御覽，問兩御史何二人無散官，近臣曰無前資也，文宗曰既無前資何為御史。近臣曰：有御史之才，剛正不畏強禦，遂用人才難拘此也。帝乃以御筆填寫將仕佐郎于其銜上，時人以為榮且稱也。既又劾元復初先生，先生文章固為一代之宗，而貪秀

泛交爲清德之累翀嘗師問之卽劾而又見復初先生先生曰何劾我而又來見我乎翀曰劾者御史之職也見者師生之禮也且先生以不美之名非止于此某恐先生目墮于梱地故以輕者言之使先生退而修晚節也復初時爲參知政事矣翀後爲祭酒國子監書册無不遍閱凡某句在某册第幾行無不博記諸生皆嘆服之官禮部時郝胡僧帝師之禮時人以爲難一日侍文宗言事俄而虞伯生學士至帝引伯生入便殿翀不得入久立階上聞伯生稱道帝曰陛下堯舜之君神明之

主翀在外厲聲曰這個江西饒子阿附柴佞未嘗關以二帝三王之道規諫也論法當以罪之文宗笑曰子翬醉也可退明日來奏事帝雖愛其忠直又恐中傷于伯生也文宗愛伯生如子足然是時伯生疏懼月餘不敢見子翀也其嚴格剛正如此

維揚憲吏

維揚爲憲吏官于淮東憲司官某某曾作書等、某官同使者拜以授書使者拜而受之使往彼見某官亦拜而捧書拜而授之若如見某人必面其所居之方以望之也使拜而奉者代司官拜也此必于其稍尊者及平交者也嘗見北方官長稱朋友親戚壽日或遠不能親往則先寄使者或托親友轉寄必拜而授手帕一方或紵絲一端使及親友亦拜而受之到其所則代某人拜獻壽者此禮亦好南方反不及也本朝凡遇生辰及歲旦冬至朝賀以手帕奉賀更相交易云一絲當一歲祝其長年也蒙古之地則以皮條相賀然大者遇小者則不回易之禮出于平交也

江南富戶

至正乙酉閒江南富戶多納粟補官倩于往歲由是楊希茂父子周信臣將支秀宫養浩等一時炫耀于鄉里未幾信臣以他贓罪黜文秀以倨傲被訐希茂父子自劾免罪養浩以他事見拘時荆溪士人張放之作詩嘲之曰納粟求官作貴翁誰知世事轉頭空一朝金瀨衙巡檢三日維揚稱相公希茂知幾先首罪長源陪課不言功何如林下山間者紅棗黃花酒一鍾長源者荆溪王德翁子富而無才識本故家子弟足可求入仕之門而不思反欲速貴先于希茂等十年前納粟爲本州稅

使陪課錢十年欲退不可故詩中及之先是三寶奴作相日富戶輸流者可入官有至貴受宣命秩髙品者時人嘲詩有茶鹽酒醋都提舉僧道醫工總相公之句至乙未丙申間國家無才識之人嘗剏而行納粟之詔許以二萬石者正五品于附近州縣常選內委付則詩人亦不暇嘲諷而天下事可知矣三十年前承平之日或有話輸上萬斛者得縣佐之職哉縱使有才德之士鄉舉于州縣州縣上于郡郡上于行省已有疑難吏詰之淹滯或達于部猶不肯與焉何前日之太難今日之太濫也噫可痛也哉直至流于濫授宣勅于工隸倡賤之人猶不知其所以貴者是亦深可痛恨也哉

溧陽富民

溧陽富民鄒其一婢之子雖中有幼嘗從學頗習儒雅然終不爲鄉中之所先是俯就屈陵至謝其兄汝稱云何苦效斯譏以致辱而人乎遂痛哭流涕于汝偁父子之墓云邦人痛責羅中有罪

文益棄母

溧陽王文益字仲謙鄙人子也習爲儒者而無儒行以

妻亂倫遂棄母女而之他通奸于提舉官王吉父之淫女飄泊赴都嘗有達官薦文益于江浙行省注蘭溪州學正文益鄙之不受入國子監九年無成母思文益而病卒文益不卽奔喪寓公使世南在都責文益曰汝母死逾年吾家人附信已至四閱月矣何不奔喪以甘事于不孝乎文益不得已乃歸僅一歲凡遊戲飲飲無不從也其兄適仲南戒之文益怒不受戒亦不與故妻及二女相見賴仲南供養十年至正甲申八月文益不給制而去亦不葬其母其兄欲助其貲文益曰待吾得官

鋪方可營葬否則十年亦不可葬也所助葬貲未若助吾行色其兄曰助子葬事當以二十錠今助行色可半之文益遂行又三年無成仲南遂作其母事爲繼母也又五年仲南爲嫁其二女其妻以憂死亦葬于姑之側後甲午年文益始走淮南宣使陞掾史從總兵官至江西病死終身無成虛名而已自甲申秋離鄉未至死面不作訊字奇乃兄及親戚朋友其不孝不義忠行不可容于誅徒以小聰明善逢迎剽相耳何足取哉可爲鄉里之戒編文益之惡者有一人嚴氏

窰器不足珍

嘗議舊定器官窰等物皆不足爲珍玩蓋予眞有所見也在家時表兄沈子成自餘干州歸攜至哥御土窰器徑尺肉碟一個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質與色絕類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乙未冬在杭州時市哥哥洞窰器者一香鼎質細雖新其色瑩潤如舊造識者猶疑之會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窰絕類古官窰不可不細辨也今在慶元見一尋常青器菜盆質雖粗其色亦如舊窰不過街市所貨下等低物使其質

更加以細膩兼以歲久則氣韻冥合然後知定器官窯之不足爲珍玩也所可珍者必是美玉爲然記此爲後人玩物之戒至正癸卯冬記

鹹物害人

鹹物能害人予避地四明久知地卑濕民多食鹹其病患者多痢氣腎癩或墜下如斗者或大如瓜者蓋食鹽腥所致昔會張謙受都事云某長于浙西素無痢疾自至正戊戌夏來四明因日食少鹽味竟患痢遂戒之今不甚苦又會西域馬元德云近苦外腎癩如瓜服藥不效蓋日食鹹故也又會昆山顧獲施五者云其家從役者數人皆長自大都今至四明五年間咸患腎癩亦日食鹹腥故也予舊有脈痔疾無痢氣自至四明痔血倍于前時忽患外腎偏墜蓋鹹能走血墜腎故也姪兒輩皆患痢自至此地隨俗日食鯗且鯗價廉可爲度歲計由是而致疾也若欲戒之爲不能時助滋味耳

漳州香花

漳州有香花如蠟瓜瓣如蘭其葉如棗可愛玩土人名之曰鷹爪花取其似也

溧陽宿鴉

幼時曾見溧陽東門宿鴉聚萬夜飛集張巷馬府之林不幾年日漸稀少而此處人家衰之後其法乖廢又轉集楊巷未幾又去而之他所則法華消磨而楊亦貧矣故俗語有言宿鴉棲坡地舊時滅村佛刹心富時亦然後去而月廢也予自至元丁丑歲初至芳村見其宅東西竹木鬱然宿鴉亂集喧噪徹夜後三二年鴉去木凋直至衰落而後已也諺云山朝不如水朝水朝不如人朝人朝不如鳥朝或亦有可信者哉

減鐵爲佩

近世尚減鐵爲佩帶刀靶之飾而余干及錢唐松江競市之非美玩也此乃女真遺製惟刀靶及鞍轡或施之可也若施之佩帶既重且易生銹衣非美玩之所刻書此以爲戒重則勞吾體綉則損吾服何飾用之有哉

靜物致壽

世間靜物致壽者固多且以文房四寶論之硯主靜故能壽筆主動故不壽惟人以是觀之可知宜壽之道

鍾山王氣

鍾山王氣昔時在二十餘里之內自丁亥以後氣如紫烟遠接淮西亦異事也揚州與廣不常山水之勝又有時而興也唐人有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洪容齋筆記云本朝之寇亂揚州百里之間廬無人烟至隆興以後復盛德祐末兵亂又廢父老皆云自揚州至中原七百餘里無人烟至元貞以後復盛至正甲午以後今如荒野不知何時復興也

吳鐸中丞

吳元人名鐸中丞中山人寓吳興後卒於福建官舍昔嘗平章長子也平昔頗事飲食云凡飲酒食肉過晚膳必用白湯泡飯以盪滌腸胃油膩不致作疾也又云丈夫居家必有妻妾之喟宜勝必以羊猪鵝鷄等味或一或兼可也凡魚腥不可食食恐傷腎氣氣非所宜午後食魚則無傷矣

水向西流

凡城郭水向西流者主居人多無義好恩又水不趨江湖者主不產清奇之物金陵人多薄情秦淮河西流也京口人多不富且淵〻不趨流也湖州多竊盜水散漫也蓋山深處則民厚而貧水泛處則民薄而頑風水之說信不誣矣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四

譚瑩玉生覆校

研北雜志

陸友仁著

陳眉公訂正研北雜志卷上

嘉禾　馮玄鑑三峨　閱

項宴原玄海　訂

繡水　沈德先天生　校

余生好游足跡所至喜從長老問前言往行必謹識之元統元年冬還自京師索居吳下終日無與晤語因追記所欲言者命小子錄藏焉取段成式之語名曰研北雜志庶幾賢於博奕爾

明年春二月丁卯平原陸友仁序

晉人論衆士如王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以其崢嶸顯著人所易見易識者也　趙德麟云

自唐末更五代天下大亂江南雖偏覇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

劉原父謂才翁家大父以來收古書畫甚夥至君倜

王性之銍家有李主與徐鉉書凡數紙所謂小字如聚鍼釘者

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迺終　會稽

篆法自秦李斯至宋吳興道士張有而止後世的的有所據依　趙子昂云

秦少游家有唐人書憲宗紀趙德麟皆其後云一十四年蛇蟠蟻結風移俗替利動義銷君子之病小人所愉

曾公子宣與劉蹈公允說原父晚年病不識字日月見女皆不能認人言永興多發古冢求物致此

劉原父在長安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按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丞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即其家取考焉

張芸叟見蔡令陳偲說鳳翔東塔上有石照見南山草木鳥獸

麗丞相子元直字溫叔性寡嗜好獨喜奇石大小形作皆有名品澤以清泉終日置之坐隅憂患皆忘往使江南訪求殆遍或有得者不吝賞賚也

趙元考彥若有史例論三卷唐典備對六卷紀元新卷十首濟師稚有分疆語錄三卷

韓子蒼云王右軍清真為江左第一意其為人必能一死生齊物我不以世故嬰其胸中然其作蘭亭敘感事興懷有足悲者蕭統不取有以也淵明游斜川亦悼念歲月弈之縱情於憂遁知彭澤之高逸少不及遠甚

世傳武中令行德身長九尺材力絕人

吏部侍郎徐度敦立自言少多與前輩游追識朱松喬年及張杖定夫始得為文之派

周子充聞徐敦立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問以古事莫不竦聽惟秘人金彥亨在下坐數稱其背鄉人問故則云其事惧其事非退而考校信然

陳去非嘗行書得晉人筆意

五代僭偽諸國獨江南文物爲盛然每歲科舉取人甚少多用上書言事拜官唯廣順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貢舉放進士廬陵王克正等三人而止　王克正守節

周子充嘗記其祖母張秦國道祖父之言舊小吏事上官極恭太守禮士法曹與它掾官畏捧承

唐人尚氏族至今譜牒具存故雖斷碑闕文猶可以世考知其人以此知學者不可不明譜系

吾家蓄唐其縣印兩製作精古上刻字云稱令李諒元和三年九月云云四年二月內到縣行用尚有數字湮滅不可識

張伯雨有金銅舍利匣上刻云維混貞明二年歲次丙子八月癸未朔二十日壬寅隨使都教練使右廂馬步都虞候親軍左衛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守崖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謝崇勛捨靈壽禪院蓋有四寮出州有環

若今鎖者或疑燒香罷李商隱詩云金蟾齧鎖
燒香入又云鎖香金屈戌是則燒香爲驗其爲
燒香罷之有鎖者金屈戌作瀫
朱文公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無露水沾衣但
見煙霧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烟
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奇觀也
趙子昂學士嘗以皇象章草與王右軍帖攷十得
八九蓋右軍草書本出於此皇象天發神讖碑

在南臺廣文楊洛人楊益爲御史大夫掾始移
置學中
宋紹興中秦檜修禮樂以文太平用內侍邵諤主
之時方造王輅及鹵簿儀仗百工皆隸之謂之
邵局故渾禮儀罷猶鑄諤姓名
賀方回故居在吳中昇平橋所居有企鴻軒郡志
誤作臨芳橋方回有二子曰房曰廩廩字豫登
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進方回手校書五千餘卷
特官特添差平江糧料院方回葬義興之篠嶺
其子孫尚有存者
金人馬定國嘗攷石鼓字畫以爲宇文周時所造
作辨餘萬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射御弧矢
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
武本紀所載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
之未訓又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決非宇文周
之物也

晏十五叔原志文見四以道作今不見其集中世
稱叔原長短句有六朝風致是未見詩文高勝
處也
元祐中叔原以長短句行蘇子瞻因黃魯直欲見
之則謝曰今政事堂中半吾家舊客亦未暇見也鄭
澤民
叔原監穎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
韓持國持國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
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
門下老吏之望云一鎮監敢以杯酒間自作長
短句示本道大帥之嚴猶書門生忠於郎君之
意在叔原爲甚豪在韓公爲甚德也
程叔微云伊川先生聞叔原詞夢魂慣得無拘束
又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
之程晏二家有連云
葉左丞少蘊舊居在郡洫鄉門前有橋名魚城

林總集政和中寓居城東布德坊
暢師文字純父雒陽人好奇尚怪處處道摯任陝
西廉訪副使日純父僉司事同按部華昌
一日總帥汪公言於盧公曰吾意欲邀兩公至
家小飲而僉司性頗不常不敢造次公試覘之
按事之暇盧從容語之曰總帥公連姻帝室家
世勛伐如此吾察其意似欲屈我輩一至其家
者或可一赴謁否是時憲綱猶得相往復也純

父欣然曰何不可之有彼帥府雖水亦當飲汪
公今時重臣相好有素使其設具見招因當一
往也且不當緩明日即可矣汪即張具以俟翼
日聯騎而往茶罷命酒賓主歡然無不引滿至
所謂正飲者主人親置之按且持筯侑食純父
忽厲使其童瀉㮣於地羅龍餅其側主人命再
供既至又復如前遂推案上馬而去衆坐不樂
而罷盧後問之故乃作色曰獨不見其犬乎或

寢或訛列於庭下是不以犬見待且必以犬見
噬也吾故飼之而出耳及歸郡官例送至第一
驛行次見水清澈遽駐馬曰此水可濯吾足請
公請先往汪不獲已留知事者以俟之洗畢呼
知事者取靴來其人困已不堪矣勉爲之躡手
奉靴以進乃取靴反向以扣其面曰汝聞吾靴
知事乃自奪靴投流中躍馬疾馳至驛泣訴之
許爲絕倒使人別持靴與之後處道赴湖南憲
舟次郢州驛夜與劉致時小坐曰雲樓上更闌
燭盡無可賭語盧曰純父分司去此未久必有
佳話因呼驛式姬生者沃之酒問之姬遽曰其
未至也聞爲性不可測供頓百需莫不極其嚴
潔既至首視廚室怒曰誰爲此者館人曰典吏
搦之前蹕而嫚罵之衆莫曉所謂良久其童從
旁言曰相公不與吏輩同豢養當別覓小寓且
示以爺之大小薪之長短各有其度俾別爲之

典史者斧去持鍋負薪與泥甓偕至仍命典史躬自釜甓之既畢復怒捽典史跽之曰吾固知汝不克供職行且決罷汝矣汝亦具曉所謂典童乎又言曰釜煬有煤未去也命作人脫釜覆之地以手抹煤塗典史之面而叱出之一日作餛飩八枚召知府畢食之其法每枚用肉四兩名爲滿楪紅知府不能半其一彼則享已盡矣雖所供醞釀知府云散會有佳者當命姬副使送膳夫所少頃知府遣姬以罌盛醞至問曰何物也姬應之曰知府送酢郎令飽啗下飲之至晝曰爲我謝知府出而哇之二公因相顧大笑處道曰純父有潔疾與人飲必欲至盡以巾拭爵乾而授之則喜尚有餘瀝必怪之自飲亦然食物多手自製水惟飲前桶薪必以尺葱必以寸暮盥手日不知其幾而洗足亦必以再濯也性疑忌夫人之面家童罕見之出必鑰其戶洞

置寢室中每旬滌蒲口以漱其齒久而後噤嗽中有瞽見者輒欲嘔而被守之終身與人語輒示以聽或以手指喻而不言唯其童能知之有馬卒頗慧其童語之曰凡公有指令不可問當爲言之忽一日呼之前以食指豎其鼻復以右手如擊物狀數點而止退而請於其童廼曰命汝呼釘馬腳色阿觽耳已而果然又一日持鈔一貫以兩手作一小規復開兩手尺許動其喙如噍物者其童曰此欲食豬大腸耳其先大人貴家女奈孺甚盛方睡未起以水沃其面至睡方食以灰投食器中遂感氣疾喪明而廢其爲侍謂曰時中與文舉子方過其居值其濯足閽客至輒洗迎笑而出曰佳客至正有佳味於臥內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於濯足水中子方與時中各持一顆去曰公洗者其付亭之無以二桃污二士也乃大笑而別或謂其書似

米元章時中曰不唯其書似元章其風有甚於元章者矣

洞庭以種橘爲業者其利與農畝等宋政和元年冬大寒積雪尺餘河水盡冰凡橘皆凍死明年伐而爲薪取給焉葉少蘊作橘薪以志其異

天曆二年冬大雨雪太湖冰厚數尺人履冰上如平地洞庭柑橘凍死幾盡明年秋水又明年春三吳之人饑疫死者數十萬

葉少蘊得陳州苑寬夫書云擬爲花作情

虎丘有清遠道士養鶴磵

王仲弓定人物高勝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數自免博學多聞尤長於醫及與前世異聞言氣士宋道友諸人遊

郭茂倩字德粲太原人通音律善篆隸尤精古樂府有所纂樂府詩集行於代

世言李成惜墨如金葉少蘊

范陽張緯字子偉少不娶宦居京口得故才納貴絕之廢圃結茅齋居焉啜菽飲水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江東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幾年而後返所過雖兔穴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皆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遊遊記

葉少蘊閱故書得朱朴所爲日曆自記其初得爲相時事聯宗族於國子博士以爲相不可謂無意然所謂朱朴觀其言鄙淺險躁妄庸人也不知何以遽取重如此

金華洞有韓无咎諸人同游題云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嚴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掁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无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舉燈蒲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韓无咎題北齊校書圖詩云高齋校書譔作圖一時綸書亦名儒網羅卷軸三千餘俗傳非昔類迂愚雖黃是正定不無虛文末學徒區區豈識治道通唐虞文林高館希石渠後來御覽嗟何書修文假武事益誣轉頭鄴城已丘墟峨冠廣袖長眉須丹青寫此猶不渝高髻侍女曳紅裾兩騎帕鞍立奚奴罷琴涉筆傾酒壺蘭臺供擬信樂歟不知畫手安用寫無乃逞巧聊自娛千

年視之一獻君不見文章學士十八人誅獻
事業皆功臣瀛洲舊圖應更爲請君尋覩爲擦
塵復書其後云齊文宣天寶七年詔樊遜校定
羣書供皇太子 遜與諸羣秀高乾和馬敬德許
散愁韓同寶傅懷德顏道之季道子鮑長暄景
孫及梁王元蕭王九元水尚書蔡暈周子深等十
一人借邢子才魏收諸家本共刋定秘府紕繆
於是五經諸史殆無遺闕此圖之所以作也黃

太史所謂十大夫十二員今完明州謂適其半
者皆是矣至唐巳隔兩朝一代不知何自得其
密魏彷彿耶高氏起秦隴以兵力奮然敎尚儒
風立石經與貫序定尚書於涼風堂賢經義於
春官意當時文士亦歆艷之故相傳於圖畫識
流及後裔文林之館既與御覽之書繼作無愁
之聲已播於天下不求其亡故余感而賦之云
先君有別日行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父墓碑之陰
汝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
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袁高 恕子　吳公輔　齊映
殷郢　杜黃裳　楊憑 弟凝
穆贊 寧子　裴樞　李鄘
梁肅　韓愈　許孟容
袁滋　盧羣　鄭餘慶

吳陟　盧景亮　楊於陵
高郢　柳登 芳子弟冕
謝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父之知人也能知中人
以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韻獨高
而然貢父曰子好與某請以與爲喻乎重恩天
下之善某者也與重恩敵者知之過重恩者知
之下於重恩或倍蓰或什伍重恩有不知者乎
介父輕處人以顏子孟軻得其說者恍而服之
故謂介父善知人
貢父所居在宋門城下城有地可方尺餘去地
一丈以上每登以眺遠其子戲曰閒閣臺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傍有溪溪畔有大
石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一弟穿竹渡溪倦則坐
石上或藉以草高巾葛屨詠而歸是以遺老而
忘憂
宋次道爲修撰日言館閣四部書根多舛駁請以

漢藝文志目錄尋散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
取歷代至唐錄所載篇第爲數等擇其善者校置
之餘置不用則秘書得以完善也蘇子容撰志
文
次道撰著有書閣集十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集
十卷東觀絕筆二十卷大唐詔令一百三十卷
續唐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實錄總一百四十八
卷東京記三卷長安河南志各二十卷閤門儀
制十三卷集例三十卷例要五卷 蕃夷朝貢錄
十卷三川官下錄入蕃錄春明退朝錄各二卷
韻類宋宰名五卷宰輔錄三卷元會故事一卷
諱行後錄五卷青刻聲章三十卷其家書數萬
卷多文莊宣獻手澤與四朝賜札藏秘惟謹或
繕寫別本以備出入退朝則與子弟讎對訂正
故其所藏最號精密平生無它嗜好惟沉酣簡
牘以爲娛樂雖甚寒暑未嘗釋卷也

劉禹錫唐卿嘗謂繕補書傳最爲樂事忽得一異
書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奴永怪僻難知之籍
窮其學之淺深唐卿皆推其自出以示之有所
不及見者累日尋究至忘寢食必得而後巳故
當時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
呂縉叔夏卿在唐史書謂陸羽秦系遯僧潘碑命
終窮一作不仕宜列隱逸閻立德王璵由藝術
媿取高位宜附方技其褒貶抑惡之意切矣
山陰陸氏贈光祿卿昭生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
軫生國子博士珪字廉叔娶毘陵邊氏兵部調
之女生四子曰佖曰佃曰傳曰倚
呂居仁師友雜志記陽翟辛某前輩賢若蘇子容
妻弟而失其名與字後見蘇魏公集中有朝請
郎辛君墓志始知其名雍字化光有文藝節行
泉石之美與夫佛老之宮微瀆之祠瓌偉之觀人
迹所罕至者皆得以窮探而歷覽晚師高陽士

春且西無室榭可以眺望無林樾可以游息獨城之東北隅有故濠水其袤二里廣二百尺昔嘗瀕水爲亭而功未竟乃因其舊址夯築而成之得廢堂四十楹徙置其上前值水後爲閣道以屬於城又構小榭於西以休賓佐云

唐子西嘗爲關注子東言羅浮山道士觀忽有老虎來廡廡間子西覆然道士曰此郭文先生守丹竈虎也年深爪牙落盡亦復無聲可狎而玩然其視眈眈光彩射人若不馴擾也子東因賦啞虎詩見文集中又子東詠俞仲義屏上王內史云手追心慕渴愧愧寫向丹青入臥遊絕勝山陰閒隙迹茂林修竹想風流

吏部侍郎葛立方因陛對高宗從容語及前代書法曰唐人書雖工至天然處終不及魏晉如鍾繇之狀皆非善書立方對曰古人論書先論筆法若不能求用筆意於點畫之外便有鍾繇之

狀矣上曰然

黃魯直書道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

淳熙紹熙間尤常伯延之王左曹順伯兩公酷好古刻以收儲之富相角皆能辨別真贋倪文正云趙相寬鹽鐵論云夫以素大夫之辨加以憑勢恃貴卒見屈於賢良文學信功利之不勝仁義也

又跋絳帖云此帖乃林中書攄家舊物其背紙皆用門狀謝書知其爲林中書舊物不疑祖義得之於常賣據止九册欠一册林政宣間爲執政方當太平極盛之時其所藏碑刻莫非精好故知此帖爲難得也方其盛時自謂書藏可以傳世曾不百年已皆散而爲它人之有林乃蔡京黨以非道冒顯位其子孫不肖家業一空久矣奚獨此帖世間物無常主賢者之後猶不能當有而況於林乎然觀其帖背謝狀惠書其饋送之物極爲微鮮政宣視祖宗後費奢然不過如

此則知今之後費又甚也背紙更百年略不蒸動又以見當時一藝之微亦非今日所及

程正叔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

天台山有余爽題詩其佳福聖觀三章云九峰回合抱瓊田石蓮雲英散瀑泉聞說丹成從此路玉虹芝鶴上青天一紫府金庭太帝宮露壇蒼檜聳天風上清神虎何年見雲籥官傳兩玉童二子高鶴飛侍帝鄉吹簫今在碧雲間高秋白月霜風夜時有吹簫落斜還三玉京洞三章云羽駕歸來洞已扃洞門深鎖祕殘經瑤堂一覺仙都夢不覺松根長茯苓一東歸滄海宴羣仙悞入桃源小洞天一局殘棋消幾刻老龍須甲已蒼然一半山松栢散天香芝蓋當年訪赤城我是上皇香案吏玉京應有舊題名三又題桐

柏崇道觀云乘風御雲氣來訪真人家玉闕散制彩瓊臺煥晨霞高臨太元天下瞰赤水涯陰颯霜禾陽精散丹華桐君奉玄書姹女弄絳紗祈虹亂玉色神芝秀三葩煌煌王母裾飄飄紫皇車颷輪動無迹鳳馬去亦賒矯首挹浮丘躡復追皇媧珠宮俯台斗石梁礙流槎操持却日鞭跨踏食月蛙龍旂栩栩鸞鶴秋茱雲斜清都隱虛無金庭鬱嵯峨橫峙雜氛氣空界流浩波窈窕鳴吹噓吐納煩羲和倏爾度灰劫超然絕塵羅霓裳翩步何徐玉斧臨已晞飛鶯逐風吹斑麟奏鸞歌賓將欲青精茹我栽胡麻変梨啓肝膈火棗醒齒牙咽嗽華池津咀嚼碧奈花有待越三井思慮何由邪

康明略謂范曄之文秀整溫縟

閣子東云叔父廬州使君嘗宗平生好事多蓄書畫嘗有褚河南所摹永興秘卧帖落筆精致

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元章愛之重之叔父游宦交廣二十餘年先兄長源叔父長子也至崇寧間解后元章於京口是時叔父已捐館從長源求此書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獅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收王孤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媿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有此帖及長源不赴其約於是秘書曰須

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遒
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 題元章帖跋
又云襄陽漫士米公筆法一代餘波爲畫亦復
造微入妙其子元暉書畫自謂非古今畫家者
流識者或不以爲過元暉作遠山長雲出沒萬
變古未有董安得匹紙以盡其筆勢之妙乎至
於林麓近而雄深岡巒遠而挺拔木露幹而想
高茂水見涯而知渺瀰皆發於筆墨之分外 外一作

此常人之所難而元暉之所易也
東溪贊上人爲予東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
貫道鼓琴貫道信手撫絃曲盡其妙於是德琴
而禪寂客皆自失莫不超然得意於絲桐之
表隆茂宗廼畫爲擬琴圖
樓大防言樂之本在聲無知之者而力求於尺度
秬黍之末爲可歎也 修太常寺記
黄鈞大常寺壁記云後世以儀爲禮以器爲樂其
於聖賢之道遠矣惟儀與器又皆因陋就寖
非六經之故
餘姚虞氏寔世南之裔有爲農者故譜系尚存自
舜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詡吳之翻凡有名
於史者皆略載其行事歷晉宋齊梁陳隋皆胄
上於朝而名臣爲之修纂齊則王儉修之它皆
類是王山魯氏有譜亦然唐史所載甚詳至武
氏而譜法大壞唐人猶能各守其閥閱今則亾

矣宋惟一二名門如杜祁公上世自三代春秋
諸侯之子孫千有餘歲不絕世譜
王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
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
千載袞袞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
趙州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爲大洞跨水兩
旁橋基各爲小洞二若品字多前人題刻
劉原父有詩云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抵既未
必有遠亦未必無
樓大防云家有唐氏風憲記晁以道跋記許氏文
字南唐李後主評書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
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
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
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眞卿得其筋而失於
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
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

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而失於驚急無蘊藉
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縡公表少師
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淸修簡遠
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
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耆老篤厚歷歷能
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浮沉久
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明爲人曾
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串古今蘇翰林
二子迨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
郾城令岑穰彥休已病羸然不勝衣嘗今考古
意氣不衰許亢宗幹譽沖澹靖深無交當世之
志皆會一府其舅氏晁將之無斁自金鄉來過
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遂請入社時相從
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
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 許昌唱

和集 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離燹之餘雖伯牙
之絕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 同上
王實仲弓許昌人文恪公陶之子未冠從司馬溫
公學溫公不以貴胄之故以名節授之易之一
經仲弓亦超然不以仕宦進取爲意韓少師持
國歸以女仲弓又爲授詩屬聞諸韋杜故其文
典雅溫麗華暢而不靡詩靜而深婉而麗有一
唱三嘆之音未嘗求人知人亦不皆知仲弓
也惟范蜀公以耆老退居忘年接之元祐初累
右丞薦其賢於朝爲籍田令秩滿蘇尚書軾鎮
中山辟爲屬不行自是浮沉遂祿遠去世故家
與范忠宣公有連來尤爲忠宣所許崇寧初強
起一守信陽歸即謝事挂冠里中葉少蘊守許
昌下車亟往過之視其貌盎然不爲崖異而簡
遠蕭散若初未嘗與世交者口吃不能極語徐
聽其言袞袞皆有遠致善飲酒所居風臺園有

修竹萬餘本道溪水貫其中水木幽茂不覺在
城市間閩東南山水之勝輒拊髀雀躍靖康之
難南渡以於鄂之咸寧遺命不為銘文而前自
志其大略使納之壙中其曠達無累於世如此
林處字德祖其先福州福清人今為吳縣人祖槩
集賢校理父旦直秘閣處少穎悟絕人能傳其
祖父業年數歲伯父希皆移古鑑背有能朔二
字處從旁曰是非唐太帝時物乎希奇之曰是
兒有過於目當復以文名可繼其祖矣乃以德
祖字之既長益刻苦自淬礪故其學豪成紹聖
四年進士及第調宜興主簿改潤州教授入為
太學錄複為常州教授常州號多士籍於學者
常千餘人時方以三舍取士乃身為勸率從者
風靡大司論天下貢士當州得人為最上為下
詔褒美特改宣德郎用從官薦召詣政事堂改
揚州教授擢河北西路提舉學事陛辭日上首

以久歷師儒顧問甚渥且使徧行所部推廣風
旨處頓首奏詔因請加賜鄒兗二國謚復捐公
廨萊圃歸於學示以不利自封除開封府左司
錄一日上章請老夜自書檟旦報可家人無知
者即日束裝出國門士大夫奔走餞皆不及既
歸杜門一室閒與宗族故黨嘯詠山水間無一
言及世事卒年六十六處為人博學強敏有志
操自六經諸子而下錯綜貫串無不記誦為文

章捉筆數百言閎易數暢初若不經意然於辯
研覈皆有所抵宿其所欲為自信不疑晚喜浮
屠外生死說不肉食十四年始疾即不呼醫飲
藥逮屬纊不亂所著書有大雲集元豐聖訓錄
易說詩義書解禮記解道德經解子俊

趙師睪家在吳之錦坊有聚奎崇桂二堂又有
宗表王輝與閒

竹見白玉荷梧制作精妙上刻臣林泉進

柳子厚自言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
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
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
其時也

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鍾盤敦之器而其上多科
斗文字真宗公乃學為古文奇字至偃臥以指
畫腹其勤若此

唐人臨模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
其氣韻而失其形似氣韻形似俱備者唯吳興
趙子昂得之

鄂州圖經云李陽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見為
之樊繆篆讀如綢繆東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
章書也

觀古銅器及太湖靈璧等石先看皮毛

李明仲誡所著書有續山海經十卷古篆說文十
卷續同姓名錄二卷營造法式廿四卷琵琶錄

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三卷

張謙仲有貞靜齋程致道作銘

句容縣西五里石門村有異故衛陽太守葛府君
之碑仆野田中近歲一村大疫巫言立此碑則
安民始共起立之已二三年人猶未有省者至
元三年正月童丘成光始屬友人樊楷仲式與
縣之好事者觀之以其石理甚麁文皆漫滅可
撫者祇額十一字耳

甘棠陰裏片雲開馬首雲山一笑回殆過縣西三
四里倩人模取古碑來　成光

人世家家偶長塵石門下馬獨徘徊古碑字斷苔
封雪荒冢蕪消草自春那得賠龜談往事應憑
化鶴訪遺民童丘别有人稽古何日同來薦白
蘋　樊楷

倉頡四目光熒熒手裂混沌人文形長天蕩蕩幾

周星籀斯邈次猶典刑自從鍾衛變楷法江左
草聖如飄飄萬錢裝禰金石錄大字祇數瘞鶴
銘筆知廢塚六尺碣霸鐙風射欄杆擱頓題衙
陽華未沒往往呵護煩神靈叢祠凄惻附覡語
田翁莞堅爭來聽登時扶樹夠枯蘚剝者山立
蒼岭嵯峨丘成實頗好古馳書樊式敬遣局披
鞍馬上往訪之眼明鷺鴞凝其停試剔蠹汁脫
木攜歸信拭開軒構浯溪以前合第一向後

但覺紛伶傳穎川先生徧披譙胡獨不過餘千
斛似聞旗蓋既入洛白日慘澹紅塵暗孫陵岡
頭杜宇哭禿樹薛裏重重青冢乃功臣子孫盡
我隸豈有澆酒提壺瓶翁仲無言倒沼底髑髏
嘘火寒於冰尚喜熙書足傳世未與霜草供澌
盡　項炯

吳國衡陽守神明閱夜臺偶遇巫覡語竟兒縣人
裁斷隴生青草荒碑臥綠苔石門秋日落不見

子孫來　陸友仁

湯泉知名者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
駱谷和州之惠濟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禁
於驪山之中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
爲勝絕（蘇之昌平李陵臺亦有溫泉）

奎章閣有徽宗畫承平殿曲宴圖并書自製曲宴
記云云

趙子昂家習承十文爲湯君載借摹易去一百六
十五字

齋廷臣畫唐雷迅琴乃貞元三年斲

李順父有周伯吉父盤銘一百三十字家人折其
足用爲飲器鮮于伯機驗爲古物乃以歸之

謝景初師厚知制誥希深之子詩極高豫章黃魯
直娶其女自以爲從師厚得句法而師厚之姑
寔歸梅聖俞其淵源所從來遠矣

吳令昇知壺壁縣日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磬

成每沂流進入縣境別有一河號清河取都城
稍徑或由此河截覺入則其聲卒不協律此理
殆不可曉也

唐宋制諸參服朱紫者以象前詘後直服綠者以
木上挫下方假攝官者同

古教樂淫聲過聲凶聲慢聲皆禁之淫聲若鄭衛
之音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音若桑間
濮上者慢聲惰慢不恭

袁伯長父謂趙子昂詩法高蹈魏晉爲律詩則專
守唐法故雖造次訓答必守典則

又云嘗聞善書者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寂懼
入八分

宋人書得鍾法者五人黃長睿伯思維陽朱敦儒
希真李處權巽伯姜夔堯章趙孟堅子固

姜堯章作絳帖評（參正）引有功於今古然亦疑之
趙子固謂姜書精妙過於黃米

能眠神氣洞爲腹晚修靜業迫前非

京師人家有王晉卿都尉寶繪堂畫帙仙佛折枝
禽畜凡三帙後入宣和內府徽宗自書畫人姓
名復加寶璽其上

韓佐胄閱古堂圖書得出千向若水緊定

綦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
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生氣
而筆法悉絕矣

魏晉隸書以篇古爲工至唐廣永興褚河南猶守
古法唐開世碑刻作字逾廣逞以長勁爲能而
悉變矣近世能書家不爾顏柳然爲李北海書
而隸體遂絕余獨於書而喬篆未有能名余言
者

允隆爲葉少蘊門僧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德
壽官評畫以隆爲龍眠嫡嗣

燕文貴爲翰林藝學待仕郎守雲州雲應王薄

累代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爲第一闔畫史言尺
寸層疊皆以準繩爲則殆猶傳內司法式分秋
不得踰越

清獻趙公祖墓與衢山陸右丞祖墓相近紹興間
陸氏葬地爲攢陵清獻旁近葬地亦皆歸朝廷
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發之時痛遍千
天而趙氏祖墓復歸王氏

鄭滑菴先生太末人爾入翰林纂修凡例多出其
手清言介行每談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昨則
有新安汪尚書孫漢卿爲應奉盧山曹端明子
愚爲編修四明袁桷爲從孫伯長爲檢閱官

趙子昂謂薛道祖書誠未有段模脫塹之嫌袁
伯長自以不能書而深識其語嘗謂米元章書
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故有剛狠求於履蘊川
娟則莫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道祖見之懷素
書多蘇才翁兄弟所贋作至金昌諸人尤競習

此體

南康黃可玉嗜古剛介人也

書世倫堂雅集詩後吾鄉咸時比屋皆故家大官咸淳中賈相擅國絕惡四明由是衣冠皆為月集悉不敢議時事卒至國亾無壹降於外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猶無恙時則有深寧王先生師表後輩世倫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遺意甫三十有四年風塵變更乘亂上征無有一人在者覽先輩公之遺墨不勝悲慕世倫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翁以其家子猶得從升閣翔未之後顧相與勉焉以圖無斁 袁伯長清容齋語

吾子行沈閑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曠託焉以自遣者也

定武禊序唐文皇模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至編賜諸王羣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神橫逸雖抵掌相似然猶以為優孟也予所見元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第三才翁本則祖神龍褚河南悅字本第四馮承素本第五褚廷誨本第六陸東之本第七趙模本第八宸後見米老所傚褚河南第九傚馮承素第十紹興內府裁本第十一本皆臨畫與定武微又皆硬紙非雙鉤嚮榻所作獨張似之家翻本云是湯普徹所摹本不同耳

評書家嘗言率更書難雙鉤蓋其落筆全在骨法若填補肥瘠則失其体舊見虞彥猷摹陽帖筆意絕近此卷彷彿之矣 跋虞帖

李伯時雅集圖有兩本在元豐間宴於王晉卿都尉之第所作一蕃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劉濳夫書其後云重舟圖至汝陰王明清氏始定正坐者為南唐李中主像嘗見摸宣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徽宗御書白樂天偶眠一章云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此白樂天詩

江南李中主兄弟四人圍棊屏上書樂天前詩紙上着色人皆如生

袁伯長有李後主所用玉筆管上有鐫字文鏤甚精云得之史丞相家賈似道悅生印亦在其處

蔡君謨云智永真草千文蓋七百本唐初尚多存者太宗取其最精者撫寫勒石六律呂調陽者是也今宋宣獻家及王關老叔忱家各藏一本

又云辛卯秋汴渠涸於宿州界上岸旁得一泉甘美清涼絕異常水其鄉人言水漲則不見冬涸則其泉涓涓深可變余以水品中不在第二然出沒不常不可以定論也

顧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娘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

蒲葵扇唐韻椶字注云蒲葵也乃椶扇耳

宣和間徽宗賜大王御筆檀香板應游戲處所並許直入

宋師下江南金陵城破自城下水隴兵入故劉貢父有蟻潰何堪值水隴之句

陝璧乃水苔今取以為紙名苔紙晉武帝賜張華側理古人數紙以香紙乃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陝俚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斜側因以為名焉

朱文公謂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莫世系真使人無間然

吳興朱文中尚奇每傚古物立怪名以紿流俗廬於弁山之下山多巖谷乃披荊棘求其壯觀者刻作前人題署姓名年月皆詭異不可考據

蘇子由有賦松石圖詩云物生真偽竟何有適意一時寧辨真知言哉

宋紹興中郎官周葵之乞旌表蘇庠劄子云臣嘗觀漢之光武以英睿之姿撥亂反正不數年而天下定即位之初未遑它事惟務側席幽人聘禮高士自衆人觀之疑若急其所緩後其所先殊不知舉逸民則天下歸心為蓋深得乎聖人之意者也竊見鎮江府蘇堅之子庠人物文采一時之勝而抱泉石煙霞之念至於終身可謂賢矣往者朝廷束帛蒸羊屢賁其門庠雖不獎

所守高甲不至而聖主之恩所以光寵於庠豈不大哉庠既以是終殞於地下倘不稍加旌異則無以見朝廷敦尚名節終始不倦之意臣愚伏望聖慈表其門閭賜以美號付之史館使傳萬世非特後之爲夫聞其風者莫不興起庶幾識者以謂庠能始終其節而不變朝廷能終始於禮而不倦亦不可謂無補於聖化之萬一也

取進止

宋制太廟及宮殿皆四阿施鴟尾社門觀寺神祠亦如之其宮内及京城諸門外州正衙門等並施鴟尾自外不合

趙子昂學士言秘侍中廟在湯陰縣西門外二里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孺道邦人之意求書晉秘侍中之廟六字趙每敬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館于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衣冠蓬首玄衣血流被面謂民瞻曰我秘侍中今日趙子昂爲余書廟額故來謝之言訖而去有聲甚遠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夢也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渼陂唐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革命父葆光與唐舊臣顔蕘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於潭州每正至必序立于南岳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惟濤北歸而葆光遂家于衡山

王著字知微一字成象太祖同時人即模閣帖者有研格書奩銘云爰有愚叟栖此陋室風雨可蔽户庭不出知足爲富娯老爲逸貂冠蟬冕虎皮羊質處之弗疑永爾終吉

徐鉉自銘親篆其文刻石寘齋中

李煜葬北邙故吏張佖任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哀煜子孫陵替常分俸賙給

滔滔大川江湖之紀謂南名士東南之美詳究典刑優游文史才賢湊焉國華有煒此宋三朝史得院舊所纂徐鉉張佖等列傳贊

張泊素與徐鉉厚善因議事不協遂絶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

鄭文寶仕李氏時校書郎歸宋不復序故官時煜以環衛奉朝請文寶欲一見慮守衛者難之乃披蓑荷笠作漁者以見陳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爲他慮煜忠之

唐詢字彦猷好蓄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録三卷行于世

沈立有名山都水記三百卷

鮮于伯機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凡十有二人楊子構肯堂 趙明叔文昌 郭右之 燕公楠 高彦敬克恭 李仲賓衎 趙子昂子俊 張師道伯淳 石民瞻巖 吳和之文貴 薩天錫

宋乾德二年南郊陶穀爲禮儀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爲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騎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穀穀曰梁正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穀皆見而記之其人甲以布爲裏黄絁表之青綠畫爲甲文紅綿緑青絁爲下裙絳韋爲絡金銅鈌長短至膝前膺爲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馬蛇具裝盡是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裝入兕巴焚毀所節令有司如其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久亾其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事僞吳至太子中允好學多自繕寫書淑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條條撰說文五義三卷行于世

僧曇域補說文三十卷錢承志撰說文正隸二十卷行于世

周官歐方良音驅罔兩

吳中人宋有王摩詰自寫真其風度高絶非後世人也上有張芸叟書贊曰虛而不欲湼而不緇若實若虛不迎不隨濟名殁身德形支離水際石上枯松一株援筆自寫神留幹移四百年外適與我期終日偶坐亦莫知予與世爲同時嗟余何知徒能觀公之畫矣公之詞噫嘻其畫其辭豈余之師浮休家又有薛稷一鶴圖所謂少

保画六鶴同時飛冲天一鶴墮人間者遂號爲菲齋三友

余家有後唐人共贊所書放生軌儀一卷行筆精緊有殷叙書沙之妙不知何人而楷法如此題云吳興元年歳次庚寅九月一日寫四天王寺金融羅院於藏經中抄寫漢命放生軌儀法一卷文林郎前攝梁州司馬共贊書

漢田蚡學田孟諸書

酒尊　鯩杖

古文奇字　銘石書　名跡

太平文藻米元章印文吳彥明家藏米帖上有此印

瓠史梁蕭琛於北僧處瓠中得漢書序傳

朱希真常言山陰富水竹有洛陽許下氣象

張九齡一名博物見徐浩所撰碑銘

程公巽參政墓在丹陽九靈山其父秘書監知應

天府思墓在丹徒鐪山思之孫兵部侍郎綫亦塟其山之東南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帯之父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母贈丹陽縣大君閻氏皆塟于此

京西轉運使蘇舜元墓在丹徒五老山蔡端明君謨志銘

南唐雖僭僞一方風流特甚遠今楮墨書圖皆爲世寶人物文章亦盛

長安安信之子允爲郃澤民言舊藏韓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卷舊紙正書有退之親改定字後爲張浮休取去

金谷園吳越錢氏時廣陵王元璙所作今朱氏樂圃是其地

寶帶橋一名小長橋故老相傳爲澹臺湖其墓尚在

蘇子美滄浪亭故迹依然有梵井方石上刻字兩

行云滄浪亭奕局慶曆丙戌子美題郡人陳伯雨有詩云甃甎上飛虹風高退酒容蒹黃翻亂蝶樹老卧蒼龍古徑秋霜滑空山暮靄濃滄浪基石在題筆暗塵封子美墓在石門村

趙忠簡公家故藏韋偃畫松絕妙上題云韋偃歲寒圖廣政二年十月七日奉旨將仕郎守將作監臣黃居寀識旁有小古印及得全堂諸印忠簡在貶所嘗失之其孫盛後於他書畫得之至今藏其家云

陳襲字伯雨五世祖而上居齊而下渡紹興初曹祖始家於吳二子鍔字子振錡字子敬

趙子昂學士論書云書法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閒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在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歐陽公集錄古文自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得其後劉原父長得前漢數物以其銘刻遺之曰是大價素願蓋其難得如此

趙德甫金石錄謂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殆不可曉鬲承公貲古碣志集云云獨尤延之以爲西漢刻石文自昔好古之士固嘗傳采竟不之見如陽朔甎字要亦非真聞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嚴其禁略不容留至於秦刻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毀故至今猶存者（民隷釋有前漢哀帝建平五年郁縣一碑或謂乃後人僞爲者）西漢而上祀功述事多寓之金刻自東漢以來石刻始盛而金刻鮮矣歐陽公集古錄恨獨缺西漢字遠劉原父出守求與多識古物奇器因撫林華宮行鐙蓮勺宮博山鑪盤及谷口銅甬三銘遺之於是始得西漢字以補其缺而石刻卒無有也或謂

西漢至今歷年甚久所刻石皆已缺壞磨滅因不復有東漢則以年所差近得存此說非也周宣王石鼓文卷二世泰山詔今尚在豈西漢石刻獨已缺壞磨滅嘗是西漢之俗猶爲近古其有功德獨銘之鐘鼎彝槃而冢墓碑刻則自東漢以來始有耳

趙伯昂攜懷素狂僧帖玉馬玉人劍璏琫珌李超潘谷等墨來觀

畢少董作醉蘇堂蔣粢宣卿爲銘曰畢子飄零放浪南國家無儋石聚書佩玉惟東坡老百行一德發爲文章散作翰墨筆端翻瀾泉石竹栢容我耽酣無有醒日四海一家天地枕席何以解酲視此掛壁

研北雜志卷上終

陳眉公訂正研北雜志卷下

沈元昌鴻生
檇李　王體元長毅全校
姚士粦叔祥

袁伯長學士桷詔治議江左絶倫謂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渡江後事能月記之

張伯雨少學琴蓄一琴名鳳林嘗從趙公子昂論琴以爲琴之五音各有攺較法其法不傳世之所謂琴者皆不審五音之主徒吹取耳殆不若秦箏之榷宮徵也趙有琴曰松雲但時出横林未嘗撫弄故伯雨亦終身不復鼓琴

伯雨嘗移雷文鼎聲擊之其音與律合

又云米南宮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書而不變元章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鍾王不足當也

黄魯直云李㑹畫隱百家底畫隱字未經入用

譚景昇書世未嘗見他書言其論書道鍾王而下一人而已

晋陵富人承氏子家有奇石舊刻米老書六字云第一山米芾識承氏子謂芾與費同音爲不祥誶因擊碎之止存其半

劉孝標遊東陽山作山　志其文富有妙語

虞世南行秘書楊虞卿行中書

吾子行有玉篇又有宣和陳入所製篇

薛道祖與米元章爲書畫友其筆硯間物云研滴須琉璃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越竹滑如苔更加一萬杵自封翰墨卿一書當千戶後見宋翰林學士王寓謝賜筆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凡草四制璽書遣中使至玉堂賜以上所常御筆研等十三事紫青石方硯琴光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筆一金筆格一塗金鎮紙天祿二塗金研水蝦蟆一貯粘麪塗金方奩一鎮紙象尺二薦硯以紫栢匣一玉方啓封時研漬墨未乾奩中餘麪猶存承平文物之盛可想見也

長安人言漢阿房建章遺址猶有存者其前殿可容數千人杜樊川之賦非夸詞也

史忠武王之甥張夢卿摠管家有太康墓中所得紫金鈿銅天祿高僅寸餘長可一尺許文縷細如絲髮所嵌珠玭瑟琵等多脫落其存者皆如敗醬赤土不別爲何物也

李伯時古器圖有琱玉盤螭之名今世所見者皆出太康古壙中姚端夫學士得其三獨李廣叔所藏差小而特妙後見龍川李氏購得齊叔剛者玉質瓶盞而琢飾奇古一螭角上有小鼠或名太虛負鼠又名虛木相符皆不可曉環瓶僅若當五錢鈎之首正方徑圓二寸强以銅尾并帶貫環瓶中乃可繫渠江總詩云緑楠朱簾金刻鳳璚梁繡柱玉盤螭豈伯時取其語以名之

手鈔子伯機家玉鉤制作精古盂亦其中物

鮑明遠墓在蘄州黃梅縣南里許

何得之與李道復黃約彥傳吳珪君璋諸公爲布衣文符之名隸冊籍既老始得女三歲歲慕一人代其役人頗憐之一日以詩投君璋云白首猶當戍塞雲無兒誰替木蘭三歲方學語須得脫弓知幾春君璋時爲樞副翌日持此詩與同院觀之遂除其籍

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

張伯雨記其先人似之所藏書畫云湯晉徹絹本蘭亭唐臨王右軍三帖張長史春草帖王齊翰仙山圖徽宗畫上清楊眞人像常粲佛因地圖此卷今在倪元鎮處范寬三幅雪山二幀僧巨然夏山雨過許道寧溪山待渡等圖李漸三馬圖李伯時于闐師子三馬圖黃筌梔子孔雀芙蓉鷺鷥二圖趙昌寫生月季黃居寀竹雀唐希雅棘雀趙大年聚沙宿雁圖其他妙品尚多也伯雨又嘗購得孟子舟御史所藏僧智永月儀獻歲帖神品上上其詞云獻歲將終青陽應節和風動物麗景光輝翠柳舒鱗紅桃結緩想弟優游勝地縱賞嘉賓酌桂酬以申心玩琴書而寫志無令披聚叙會何期謹遣一介希還數字行間細書釋

文持妙前後有明昌七印泥金題籤今在梁溪倪元鎮家黃長睿以爲何壁所書即此帖也

長蘆之下御河西岸地名黃丘有大墓王光中魏故前州刺史莊公高君之碑會道未鑿之前海道未通諺云水打黃丘墓運糧到大都後果然以爲讖

天曆初雲南大樓武昌運米至八番一石用楮幣一千五百貫

葉林去文錢塘人與鄧牧牧心俱隱大滌山或數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遊則不避豺虎白晝危坐則客至不知其爲人高潔如此所爲文章多世外語鄧則全效柳子厚大德某年冬葉忽馳書別親友云將亡往且詣鄧言別至明年年五十九正月八日端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葉已仙去歎曰葉君出處與我同柰何紿我言別吾亦當長往耳乃述葉墓志又於鐙下取其

文集讀畢而絕吾子行懷鄧葉二道人詩云

李瑋字公炤自號和光子周益公家有其講道齋所用玉石硯背刻篆字曰公炤

李玄元暉蓄米元章端硯其背刻元暉題字云此研色青紫而潤下岩石也先公得於山谷丈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眞有揚州鶴也

范蜀公墓在汝州襄城縣之汝南鄉其子孫往時猶有在墓左者今不知所在故參于叢有哀范墳詩

大名之東明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illegible]冠布衣剌口言天下事常傲睨一生人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甃諸齋前以爲山對之吟諷

張子有家收一鳧尊乃鳧形而背負尊極精古善鑒者以爲周器無疑

王伯益名執謙以字行大名人少穎異及長游京師因爲吏得官伯益濮如也日與彭德田衍師肅河間李京景山浙東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皆以稱爲仙異人閻承旨復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尚有意乎得見之伯益不往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不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家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遇人無賢不肖皆歡然無間而胷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師居而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瓌瑋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意可同將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楊載仲弘浦城人盧亘彥威大梁人並稱能詩仲弘聞其言曰然誠使伯益廣之以山水之

勝覩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識者以爲知言（虞伯生作基表中序）

李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舒城縣治東飛霞嶺之北國初爲東禪寺併之而書院廢近有監縣者得隙地於清心池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乃闢地爲屋一復書院之舊

昔我文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才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故翰林學士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也而永嘉王振鵬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

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妙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虞伯生志振鵬父墓文）

先秦貨布篆文奇古多鑄地名余在京師得數十品曰屯（音純）留曰安邑全貨曰平陽曰高陽曰安陽者甚多其文有不可盡識者以漢書地理志考之屯留在上黨高陽在涿郡安陽在汝南安邑平陽並在河東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也少爲郡吏後以材選爲行御史大夫掾意氣鮮豪每晨出則載筆槖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弃去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鼎彝陳諸几席摟抉斷文廢款若明日急有所須而爲之者客至則相對指說吟諷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頹草人爭持去以爲榮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名之曰支離叟中歲益自刻苦讀書故自號困學伯

機美鬚髯望之甚偉卒年五十七終徵仕郎太常典簿趙子昂爲詩哭之觀其詩可以見伯機之爲人矣

晉謝奕號方外司馬王勝爲常山王司馬亦號方外司馬唐秘書監賀知章乞身歸越自號秘書外監米南宮號中嶽外史故張伯雨亦自謂句曲外史白樂天詩羌被巢由作外臣張俞欲作外臣以白雲孤鶴爲友李白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王介甫亦云秪合箕山作外臣皆謂方外之臣也非左氏所謂鄰國之臣爲外臣也

方萬里挽委順子王防禦詩云溫飽逍遙八十餘稗官元自漢虞初世間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傳有弗如聳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袁江南賦箋成傳從此韋編鎖蠹魚

宋會五十貫准中統鈔一貫

天下鹽課歲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

以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六萬一千定

在京飼馬之芻名曰鹽折草用河間鹽今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輸納之每鹽二斤草一束束重二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

天下戶口之數太宗卽位之八年夏括戶得一百一十一萬至世祖至元七年復增三十餘萬戶十一年取宋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餘戶二十六年合南北之戶揔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

李幼安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原山中

趙子昂學士在京師得古玉辟邪二制作精妙世罕其比一牡者爲李丹因藏去遂失其偶趙夫婦不懌者累日一尚在其子雍處余並得見之

南安揔管趙伯昂仁甫有一玉馬云是太康古墟

中用以駕車者其車亦玉所造奇物不可名狀

漢銅馬式藏周公謹家其初破爲數段鑄工以藥銲補之復完如新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其風流如此

于闐玉河其源出崑崙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疏三河一曰黃玉河在城東三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烏玉河

在綠玉河西十里其源雖一玉則隨地而變故
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
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八月水退乃可取彼
人謂之撈玉其國之法官未採玉禁人輒至河
濱故其國中器用服飾往往用玉見晉平居誨
使于闐行程記
杜樅字季楊嘗知英州祁公其祖也博識多聞作
雲林石譜三篇流品皆牛奇章以來論石者所
研北雜志 卷之下 十三
未及其手書本今在吾家
李宋元舊唐摹王右軍周大嫽帖乃開元五年十
一月陪戎副尉張善慶裝
京師人家有紹興稽古錄二十冊蓋當時所藏三
代古器各圖其物以五采飾之又模其款識而
𣪠釋之如宣和博古圖而加詳近世諸家所收
者咸在焉
陌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世孫唐詩僧清晝字
皎然謝康樂十世孫也
李璮據山東日有精卒十人皆能全裝衣甲負丁
日糧日行三百里
鮮于伯機曰趙子昂神情簡遠爲神仙中人
古陶器或言舜時物按三代銅器至今存者多不
壞舜時更遠陶蓋難完吾子行謂當是秦鑄金
人之後合土爲器耳
田承君云頃爲金陵酒官有王荊公處老兵時來

沽酒必問公之動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書院
讀書時時以手撫牀而歎人莫測其意
趙子昂云唐之畫實補寫水蓋刻畫中有飛動之
意後人所難能也
顏魯子侍郎之孫家有鍾紹京書黃庭經紙尾題
特健藥三字按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中宗時
馬武延秀家法書漆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藥
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一云宋以之標法書上
品洪景盧詩云會有高明標健藥蓋用此語
張澹巖好蓄奇石其論石之品云靈璧出於泗濱
本祭石所用書云泗濱浮磬是也硬厚清越如
被塗澤而光烟雨慈備之姿思溪近出於太末
深在土中堅貞溫潤文質俱勝扣之如鐘四面
皆可觀其姿裁明秀體氣高妙多出諸石之上
靈壁猶傖父也林慮遠出河朔土厚水深體
極枯燥然玲瓏嵌空宛如鏤刻其實皆出自然
研北雜志 卷之下 十五
洞庭在太湖之中咸池一氣下產膏液石生於
水裔宛轉奇巧翠潤而文矣人以植園館亭榭
秀聳高或數丈低猶數尺然不及思溪之精絕
也
田師孟家有歐陽率更書漢史節
余家有唐人寫論書法一卷皆率係大中潤州延
陵縣延陵宋熙寧五年省入丹陽
姜堯章從奉常儀樂以彈瑟之語不合歸番陽過

吳見陸務觀談其事務觀曰何不憶二十五絃
彈夜月之詩乎堯章聞之不覺自失
喬仲山有唐羅昭諫與陳正字帖云二月中陳州
一正字訪及具審情士攝理和適近日賢主司
空收事才用洋溢諱口斷割明快與欲有分守
適者自然安矣光博士乎先太傅所作所立果
有餘慶殊不知天道去人如此相近忭賀老叟
十年來欲棹一船子從雲溪館前往東市竟無
研北雜志 卷之下 十六
因緣此又何如哉近見陳正字杏葉大德丁三
傳知聞否老叟腰腳不支坐想勝遊目極千里
朱十五李三史作何面孔高積新復如何因相
見皆與話聽冰也謹狀
羅隱狀後有跋云法帖率不過數行而言簡意盡
猶足見晉取間人物風度今羅長江書纔簡片
紙乃知風流遠唐末猶在也近日往來尺牘疊
疊多幅奇爲不然則曰簡慢衰於是務作不情
之語以爲敬近至權貴記室之間聞一函有累
十紙風俗頹壞至此可太息也
趙子昂嘗謂人曰姚子敬天資高爽相見令人怒
不見令人思又嘗贈詩云吾愛子姚子風流如
晉人眼覷四海清淡無一塵其爲子昂敬畏如此
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
郭右之家陶隱居畫版帖卷首有李伯時寫隱居
真今在梁溪倪元鎮所

朱書真自謂加數年吾書如羣矣趙子固云書成
鬼當是楊風子鬼耳
黃魯直作葉縣尉讀元次山漫郎文因作漫尉詩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
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之
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始皇
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
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
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
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此下物加一斗不
爲多也
故宋宮中用魚鑰降魚取匙降匙取魚鑰古也
陳聖觀聞長老言漢如夏唐如殷宋如周
歐陽公見大名人家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
一卷黃長睿亦云有朝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
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蓄甚多類而成書予嘗

見之頗記劉氏惜當時不曾傳錄也
白樂天移山櫻詩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斸山櫻
滿院栽二佐近年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乃
知唐之小官五考爲任
趙千里畫錦園與郡學相隣水木清華極有幽趣
山石上有千里題字尚在今東氏園是其地也
宋肇稚陵寢藏以四月科柏前朔遣官奏告
政和中丹陽縣此地名石羊子有盜發古塚者云

是梁弘偃將軍墓縣聞追取銅器數種制度不
甚古墓有四室在旁中一室四扉開
張定夫嘗遊唐華清宮故址見杜牧之溫飛卿二
詩俱刻石於洛殿之側今不知存否
亳州太清宮老子殿繞垣古檜凡數十本相傳爲
老子手植其遺物有青石羊一古質詭異人不
知重唐太和七年命登仕郎行內侍省掖庭宮
教博士杜國景弘皋詣宮圖貌靈蹤摹而得之

漫叟再生檜之下鄉貢進士盧璩記
東坡云梅二丈聖俞身長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
百觥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
今人彈琵琶乃不用撥或者哂之按唐國史纂異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用手今俗所謂搊
琵琶是也然其來久矣
姜堯章云無錫之有青山張循王俊所葬下爲石
屋九
吳與人說久雨遇雷地脈必開山爲之發洪一山
至有數十處水迸而出或深至五六尺者
國子博士王師魯爲余言昔於秦隴間得盡觀郭
忠恕所書碑始悟筆意在隸前作篆乃可傳東貲文勛篆者所謂妄璽用筆意在隸前者也
至元廿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民死
者七千二百二十人壞民屋不可勝計
張可與家有周昉五星真形圖昉爲宣州長史日

所畫其星法亦昉手自書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米元章得古簡始更制法
李宗元就寶國練家得顏魯公自書告
皇象天發神讖碑在南臺厖支楷洛人楊盖爲鄮
史大夫祿史移置學中
趙魏公云律詩不可多用虛字兩聯塡實方好用
唐以下事便不古又云歌曲八字一拍當云樂
節大樂不用拍以鼓爲節當曰節云與鼓同
虞候字本出左傳玆郡太守也見急就篇
吾家太史云冬至後九日遇壬法當有年
陳無己古墨行有脫帽字師顥行云去其管㹻也
管㹻二字甚雅馴
曹公作欹案臥視書周美成又謂之倚書床
畢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軒凡所服用皆上古壙
中之物玉如彼含蟬是也
樓大防嘗問數原王季中云古人篆字何以無燥

筆季中曰古人力在筆不盡用筆力今以筆爲
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後筆則墨已燥矣
唐使兩省官對立謂之蛾眉班
徐季海題經有云上第幾隔其人書次所謂隔者
豈即度經之所如唐書言梵夾者耶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
魯志張堯夫墓而歐陽永叔爲之銘
北齊璵言戴遷曾至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愛之

談不容口嘗謂王讀曰侍郎曾見陽朔山水乎
王笑曰讀未嘗打人唇綻齒折那得見之蓋非
貶不去也倦游録亦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
起竹木茂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峯巒
駢立近見錢塘人家有米元章畫陽朔山圖米
題云余少收畫圖見奇巧皆不録以爲不應如
是及長官於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
者向所不録翻恨不巧矣夜坐懷所歷作於陽

朔萬雲亭觀之殆如是因知范至能謂平地峯
玉嶠起爲天下偉觀第一者眞非虛語也
揄子才云吳興張謙仲善篆因篆而深於字學未
嘗妄下一筆也王介父聞而敬之所論不契說
文云人心上藏於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爲火
藏介父以心從倒勹言無不勹而實無所勹以
匕其匕無常謙仲謂凡火皆從炎上而心火欲
下故形似倒火非從勹也由其說而說文與博
士說盡明
宋太祖以柏爲界尺謂之隔筆簡
范增墓在徐州城南臺頭寺大曆初有盜識寶氣
於冢中發得古銅劍虞伯生學士賦云盜發亞
夫冢寶劍久累之冢開寶盡出獄吏書盜辭盜
言惟見寶字知亞夫誰項王不相信弟子遂與
尸黃鵠壞一作下深錮千歲復何爲大河繞城東
落日在城西過客立城下踟躕望安期按呂元

直燕魏録云陳彥升賛政篇什尤高爲彭門八
詠士大夫傳誦彭門今徐州也南通玹下北連
豐沛有范增墓彥升詩曰藏名羞立虎狼朝棄
變東依項氏豪憤失壯圖擲玉斗不知天命與
金刀還家落日埋英氣回首浮雲委舊勞百步
西連陵母塚峨峨先識泰山高二詩殆未易甲
乙也
張安國詩云右文儲硯一百九鈿匣珠囊瀵瑰玫
館閣録止云秘閣硯七十五耳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颭颭
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馬伯庸中丞縣尹行有備問縣尹何出身手把熊
皮隨天人之語
西域人以十二月成歲不知有閏
紹興進奏自宋降將范文虎始
許及之題臨平明因寺牓隸法秀整如受禪表

翰林國史院有世祖時所賜賈似道沒官書目數千
卷金石刻多宋渡江以前拓本
南唐李氏于歙州置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
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往往鐫邊極工巧
吳人謂硯曰研執出爾雅注
虞伯生學士評詩謂楊仲弘如百戰健兒范德機
似唐臨晉帖揭曼碩似三日新婦而自讀漢法
吏師

項平父詩云日長沙岸立看雲只念家如何末州
嘗備員在長沙與賈島却望并州之句全類也
宸長史書尚書省郎官石柱記舊刻在京兆府治
或云今淪壓廳事下
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平宋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
送京師敕平章政事太原張易兼領秘書監事
尋詔許京朝官假觀
俗傳種山藥時以足按之如人足

完州城北有木蘭廟牓曰孝烈將軍土人云是木
蘭戰處廟有宋熙寧間知軍事錢景初題記并
所刻古樂府詞
陳思王讀書堂在冀州有人於其側得小玉印文
曰曹植私印
趙和仲云知古者莫如洪景盧知今者莫如陳君
舉
延祐中館閣諸公同賦秋日梨花詩惟元復初朝
食棗底梨花看枝上花之句爲警策
徐明叔家書樓房曰五經藏
杭州故内觀堂前有太湖石卧峯陀甚大其中
鑿爲泓池相傳云思陵滌硯具也
李長吉宮娃歌云屈膝金鋪鎖阿甄金鋪爲門飾
屈膝蓋鉸鏈上二乘者爲鋸下三銜爲鈸云
南陽宗資墓旁石獸膊上有刻字曰天祿辟邪鮮
于伯機少時曾至其地親見西門北門各有二

歌但北門外者去盧墓不遠故附會之大寧園
襄陽特士辛多病瘧橫天祿二字焚而吞之即
愈人以為異然辟邪已壞矣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恭元章為人以賂求
為襄陽令後果得之號王襄陽
楊子江中沙田田戶每歲旦取一瓶以稱水水重
則是年江水大水輕則水小歲歲不差
金壇縣治東北二里有岱岳廟宋元符三年建偶
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畫人物壁
畫亦大觀三年作
鮮于伯機論石以太湖為第一山石次之
嘉興天聖寺有唐宣宗真蹟羅漢佛牙郡學有戊
己鬲
魏文靖云咸平錢十文重一兩
汲仲胡先生言較今之世無善治之日
湖州貢院有孔子廟在院門內王虎臣為守毀貢

院為軍營王昇先聖像弃水中人無不嘆駡
吾家太史云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
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
今人呼墓地為明堂唐世嘗詔改為券臺
余觀中秘所藏前代書畫宋高宗為上徽宗次之
金章宗最下
松飛壖有吳生六善神刻石在壖四刷石形如凸
塑大難摹動

吳郡城西廿里有冢歸然土人號歸王墓宋嘉中
墓旁民壁土得石如柱袤方一尺五寸厚二寸
許中隆起二十有八分書三行唐故陳留言夫
人墓志凡九字四維下殺皆刻瑞芝土人鍾氏
得而藏之按圖經云唐山南西道節度使歸融
終於少傅初無王封為可疑爾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
欣然獨笑如復睹其人乃知古人作書亦有用

篆者
北碑刻深謂之溝道
杜子美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為寺山下有大木
至今呼為子美樹
王子慶嘗得故宋宮人所藏德壽供奉筆兩枚上
刻云臣周文聚進子復名之本海陵人
趙子固曰姜堯章為書家申韓
范文穆云漢人作隸雖不為工拙然皆有筆勢彪
力其法嚴於後世真行之書精采意度粲然可
以想見筆墨畦徑也
李仲芳家有南唐金銅蟾蜍硯滴重厚奇古摩滅
處金色愈明非近世塗金比也腹下有篆銘云
捨月窟左足心伏棐几右足心為我用左後足貯清泚
右後足端溪石逢心紙頤下右各三字陳玄氏毛錐子之腹
兩旁各三字同列無譁聽驅使微吾潤澤烏用汝下腹
兩旁各七字又嘗見一塗金小方鼎底銘白善三字

廣雅云兄況於父今俗語謂兄為況蓋有所本
姜堯章自題畫像云鶴氅如烟羽扇風賦情芳草
綠陰中黑頭辦了人間事來看凌霜數點紅其
風致如此
呂成公云京師賢者多市隱唯鄭冊定武子徧識
之所從受太玄經乃得之於日者近時有何失
字得之隱居京師織絹紗為業售者不二價嘗
賦詩思致頗不凡
以雅皆各其及卽若王元澤以此八字該括法律
定武稧帖虞書孔子廟堂碑淡墨本者佳
諸么調乃澤州孔三傳所撰
舊說閨年少婦試之信然
史游急就篇云痕痏保辜二字本此
唐詩人方干故宅在嚴州釣臺南二里白雲村
謝皐父嘗至新城哭故老言羅隱給事塚在縣界
徐村之水鳥冢碣猶存梁開平四年沈崧志

晉符堅傳云建元十七年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
視地則見人至則止堅惡之宋寶祐六年四月
常州晉陵縣之黃泥岸亦有此異相傳呼為旱
浪
吾家太史在征西幕府小校言火山軍地枯燥不
可耕鋤犁入地不及尺烈火隨出矣
李商隱雜纂一卷蓋唐人酒令所用其書有數十
條各數事其殺風景一條有十三事如背山起

樓烹琴袁錫皆在馬陳聖觀云殺色界反或作
入聲非
蔡天啓詩云收得三笳風雨樣高堂六月是水壺
蓋其書畫自稱道如此
平陽傳鏤版多經毛庵收建手校
李仲賓學士言交趾茶如綠苔味辛烈名之曰登
程公巽知越州日製漏壺壺槩權鉦各有銘命其
子耆年作篆其奇古鼎之銘曰公巽父作牧命

工浩範金作鼎于觀肆命壺氏司漏時若昏明
惟茲朿水用保其無斁壺之銘曰惟建炎戊申
三月癸丑公巽父作壺審漏節其朿保槩之銘
曰公巽父作估司漏節其朿保權之銘曰公巽
父作金漏用衡石其朿保鉦銘曰建炎戊申六
月癸丑作鉦永寶
宇文廷臣文孫家有吳彩鸞玉篇鈔今世所見者
唐韻耳其書一先為廿三先為廿四仙不可曉
又導江迎祥寺有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或
者以為特唐經生書也
汴梁熙春閣舊名壺春堂宋徽宗稱道君時居橫
芳園中俗呼為八滴水閣汲郡王暉仲謀有熙
春閣遺制記云
歐陽公竊醉翁林中子稱醒老兩公不同如此
至順四年秋不雨吳江陳思村耕夫鑿土得隄起
颿於古壙中村民王氏買得之余讀其文蓋赤

烏五年七月造又一方甓上刻曰吳郡餘杭郡
氏夫人之墓小小銅帶鉤背有夫吉二字
王正之云騎驢六么護索梁州歷統薄媚醉吟商
胡渭州四曲承平時專入琵琶今不復有能傳
者按北夢瑣言載黔南節度使王保義女善彈
琵琶夢美人授曲內有醉吟商一調則其來遠
矣
都下有姓仇者杜伯原以為仇乃九字之譌耳余
謂伯原曰此梁四公子仇脊之後也（仇音掌 脊音御）五
阮人伯原號稱博學而不知出此
今人呼筍曰竹萌出周禮註說文云筍竹胎也
吳越錢氏諱佐故以左為上凡官名左者悉改為
上吳越備史所謂上右者乃左右也
洪州婺婦市五代鑄傳侍兒所居復以名市畢少
董謂可對溫柔鄉
洪駒父範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

以為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為也
鍾王筆法隋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唐
多王耳
朱澤民祖應得卜地陽抱山以為藏祖母施曰異
哉吾夢衣冠偉丈夫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
人後既而役者深五尺許得石焉刻曰鬱林太
守陸績之墓別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爛人來換
石果斷矣命亟掩之而更卜兆焉按吳地記云

績墓在閶門外而不言在陽抱山
陳同父敘中興遺傳所載龍伯康趙次張事甚偉
今備錄之以廣異聞初龍可伯康遊京師韋飲
市肆方叫呼大嗾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
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進與其飲之
書 按夷堅丙志云可字仲康東平人邃於易學
逆知未來事其說汴都不守之兆與此頗合但
其字不同耳次張靖康初以太學生李丞相綱

薦為張所希謀官自表在諸屬官之右時所辟
皆卿監次張後得一承直郎喜談兵論事所著
兵書甚多自云有授而行也
今人不善乘船謂人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陳聖觀說韓所謂詰詰螯蛛者云此物三足
與蛙不同炤既去乃得枯者於貨藥擔上以示
聖觀乃一軀殼實之以木屑視之三足特長如
尾而有距世所戰為硯滴者或不盡似也
天寶四載詔太清宮用事停祝版用清詞
宋制 凡兼官皆無告說書亦只敕前惟侍讀侍
講有之
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一令一僕為八座
大行不反之詞見漢書昌邑王傳韋昭注或者依
文選注音去聲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
此自是謚法若大行皇帝者乃新崩未有謚之
稱當依韋注作平聲韓文大行皇帝挽詞注家

研北雜志 卷之下

正引韋注是也

宋理宗發引有疑人主不至陵者陳聖觀按魏明帝欲送幼女之葬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赤子而送之哉

唐舊制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不荅至德宗始命禮官定其儀公主拜見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事有舛錯若此而行之既久人不以爲非者德宗乃能革之宋理宗女下嫁楊鎮未幾而襲鎮至行三年喪自稱草土不知其制爲何如也

世謂正月三日爲田本命浙西人謂之下正三言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秤水以重爲上有年則極驗

周益公日記云湖北溪峒地連巴蜀皆夜郎也如澧州乃堯時崇山

研北雜志 卷之下 三十

巢湖之巢祖了切見孫亮傳注

峽川黃牛廟後鬱木似冬青落葉似荇藻不同

劉斯立所作田明之行狀鄧種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門無雜賓而明之以白士齒旅預其間又作玉友傳曰野人白士與之忘年

寶慶中南陽郡民張至孝家貧養母皆有所遺久乃還家則母已亡張追慕不已既拜而不除欲服終身喪太守樓昉賜粥閭而哀之賜之錢酒

且書其門曰何必讀書只此便是讀書何必爲學只此便是爲學

黃希聲言今之懷利以事上者往往皆盜賊之用心也

丹陽葛魯卿論書云晉宋人書法妙絕未必盡曉字學

韓退之素無書跡而極意字義嘗云世爲文詞宜略識字又韓擇木以八分擅名謂之不識字是

研北雜志 卷之下 三十

也

都下寒食遊人於水邊以柳圈祓禊張材夏賦慶春宮詞以道其事甚佳

湯伯紀以陶淵明述酒篇爲零陵哀詩

維揚人說李庭芝被刑無血

陳瑩中悼元祐黨籍碑云嗚呼漢世得人於斯爲盛

虞伯生題受禪碑云右華歆等勸曹丕稱尊帝

耶律楚材善博物嘗扈從西征其記西域事甚多如云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北印度土人不識雪歲二月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即鎔錄馬糞墮地爲之沸溢及角端等事皆古今傳記所不載也

趙魏公云小篆自秦李斯至宋吳興張有而止

年伯成父曰今之文非古之文故六籍多傳譌今之音非古之音故易詩韻有未協者

研北雜志 卷之下 三十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春秋桓十八年濼水杜氏注在歷城西北入濟水然濟自王莽時不能河西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杜蓋失之

李伯徵云近世諸儒於經文可疑者類以錯簡言之然文字重句多而不啻恐非錯簡但傳寫偶失其次爾鄭康成言易詩書春秋簡長尺二寸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今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則錯一 徐楚金說文繫傳號爲精博亦有先後抵牾者如禰親廟也从示爾聲一本云古文禰也泥米切越本禰秋畋也銑曰獮者所以爲宗廟之事也故从示又祖禰也息淺反又按獮秋畋也从犬璽聲或以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按此二文禰爲親息淺切銑曰解義獮少也取余獸少也息衍反

研北雜志 卷之下 三九

獮或以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按此二文禰爲親廟以示爾爲錯聲獮爲秋田以犬璽爲諧聲初不相亂獮或以豕示以田爲宗廟傳所謂一曰邊豆是也禰本說雖有一本古文獮之說而獮字本說無所見若謂獮或曰宗廟之田又以禰如祢字之義猶可然獮已作璽聲其與禰音殊迷今徑以禰爲畋而別義爲祖禰則於轉注之義亦倒矣

景洗音蘚姑洗同蘚典切易洗心亦有此音洗之同甚在十二齊者漭也國語句踐事洗馬先見切

世但知有鷄鶒而不知有所謂鳧鵜者鷄鶒嘴長鳧鵜嘴短皆絶相似而實不同蓋其色則俱爲鵜而家有鷄鳧之異此前所未聞也

天下有才者不可無識要在上者有以處之蘇子瞻智勇辯力之論正如此胡明仲論高歡韋云

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而發之而天下始多故矣向使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

余平生見黃筌畫雪兔凡三四本蓋僞蜀孟昶卯生每誕辰筌即畫獻也

吾家太史謂李端燕郭曖附馬宅詩衆稱絶妙而其詩不傳頃在秘閣鈔書得端集三卷中有贈郭附馬二首特太史偶未見本尒

近世以筆墨爲事者無如姜堯章趙子固二公入品高故所録皆絶俗往余見姜堯章慶春宮詞愛其篇翰手華故備載之雙槳蓴波一蓑松雨莫愁漸滿空闊呼我盟鷗翩翩欲下背人還過木末

盧山道士黃可立之言曰寇謙之蘸籙不如杜光庭之科範吳筠之之詩不如李子康楊世昌之

酒何則漸近自然

宋宣獻公綬楊徽之外孫徽之無子盡付以家所藏書後與父臯同在館閣每勝書必得二本子敏求敏修並以文學見稱子世其藏書之盛有以也

王魯公溥鄭洛陽人祖擇之外孫善篆隸嘗召至京師使篆字說辭以與王氏之學異後以命李孝拘而魯翁終身布衣黃魯直亟稱其書法余家有魯翁篆所居賦筆力遒勁如鈕金屈鐵

小紅順陽公即范石湖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疏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吟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歿故蘇石

挽之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皆出東西馬塍西馬塍皆名人葬處白石歿後葬此蘇石謂小紅若不嫁則哭損馬塍花時矣

徽宗御題畫圖字内從口童宗書圖字内從厶可以驗知其書也

韓風子錢塘人或云名文善補硯雖百碎者但不失原脊補之甚無損者亦能修古銅器惟硯爲絶精居蒲橋四面土墻門若狗竇夜宿一石櫃中與人言無尊卑皆稱汝得錢即付酒家一舉而盡是亦異人耳吾子行云

周公謹云姜堯章鐃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詞峻潔意度高遠頗有超越騁騖之態

唐上黨郡司馬田疇聲律要訣序云樂器依律呂之聲皆須本自真響若但執絫黍之文則律呂

陰陽不復諧矣趙松雪亦云樂本乎律律始於數數正於度度以候氣氣應則律正矣律正則度正矣然律之長短則鄭氏之法不可易也

程義父云三老五更更字當作叟今嫂字或作嫂可以驗知其故

齊琰吳興人宋叅知政事蓋之後幅巾埜服隱居南山下性恬澹學道家有數息法終日危坐寡言笑喜飲酒復善鼓琴嘗留詩酒家壁間云山雲出山無一錢日日醉倒春風邊采蘋橋南徐孺子自酒初熟留神仙山雲其自號也晩歲益縱酒或行歌道途嘗謂人曰貧者以酒爲衣吾非苦嗜酒特託此以寓其達俗人所不能知也其後無疾而逝人以爲仙

王元之有童名青犢梅聖俞有馬名鐵獮

海昌人家有古琴一張音韻請越相傳是單丙文遺表堯章者背有銘曰深山長谷雲入我屋單

伯解衣作葛天氏之曲儀我白石東皇黃鵠

秦羽陽宮在鳳翔寶鷄縣界歲久不知其處宋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浚地得古筒瓦五獨一尚完面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載篆字隨勢爲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群峯形勢雄壯眞勝地也按西漢地理志陳倉下注云羽陽宮秦武王起也自黃長睿指爲武公元胡承公貿古紹志錄又承其誤直謂先孔子生百數十年不知乃後武公已數百年矣長睿于古實號精博猶舛戾若此信攷訂之難也余家所藏瓦文乃得之綠陽朱希眞家案武王所居乃平陽封宮此瓦號羽陽千載則知非武公明矣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

王晉卿一帖云瀑醸四器納上以瀑醸酒可謂好奇

御府寶硯目芥龍精沼內有龍形精硯池中世所謂龍花是也

朱希眞言讀明理當謂會季欽書論易至艮卦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方其當止必內遺其身外空其人方能免咎一有物我之累則不能止矣

蜀妓薛濤字洪度弘

唐王僎之號霅陽野夫京口有其集王書尊勝經幢

唐右補闕陸羣羣顯名在羣山自稱麋鹿臣嵩山有刻石幽林思歸草堂自稱廬山林藪人

廬山道士黃石翁伯玉父好學多聞性稍介士大夫多與之游嘗有詩云匯落求寺贖丁寧問與齊又曰石刻披秦篆銅章驗漢官蓋其好古之篤如此

余嘗以紗綢遺陳伯敷伯敷謝以詩有云五湖浮小舸六月訪奇書到郎借人馬來尋負郭廬之句

唐陳尚庭縣尉告天寶二載丞相李林甫章陟景融三人名後有稱陳尚庭四十三載按天寶以載代年而人之年齒亦以載代未適止

漢人喜稱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說一段模事

張說西嶽碑云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然則不當爲去聲也

韓退之送窮文使奴星結柳作車一本作星星雁塔題名薛茂弘陸璠陳宣魯同登執硯者奴星星蓋唐人多以名奴亦猶今人以倩盼名婢

諺云木生架逢官怕木架本云木介介甲兵象前漢五行志云

唐玄宗得楊貴妃時年五十七矣唐紀可攷

莊周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子亦曰周之所以痛詆而務去者去六經之陳迹也

莊周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吾有問曰甫混何以字持正余曰見詩谷風章混混其沚鄭箋云混混持正貌蓋取此義

故宋宮人出入前兵士呵喝市馬者蓋在京時乘坐車故也渡江後用肩輿此儀尚存何耶

世傳陶學士風光好詞是奉使江南日所作近見洪介遂集有任杜娘傳書其事甚詳始知陶使吳越非江南也

王明清字仲言取張華答何劭詩肩任有遺訓其言明且清之義

常熟梅里之南長洲村有陳氏子於田中得墓甎稱唐貞元十四年葬李泉先姚氏名羅碧字君上面志字从金从志

周美成有曲裏長眉翠淺之句近讀李長吉許公子鄭姬歌中有云自從小靨來東道曲裏長眉小見人乃知古人不容易下字也

昔余學太上皇帝字使名數歲賜皇甥輿尚留少濮法久之賜宋唐卿此高宗御

劉屏中言李廣與元謙乃高舜舉之甥舜舉得篆法於党世傑以授楊武子武子以授元謙其來蓋有自也

陳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此貞觀書太宗詔語

歐陽率更書隋古在李拆家米云卷絕

集古款識四卷得於太常典簿鮮于伯機家其文
章字畫與雅難讀而後人不知因爲之釋故人
張仲德善篆得鍾鼎遺意嘗按文讀之無有疑
滯今亡矣仲德文藝不復見之
書貴紙筆調和若紙筆不佳雖能書亦不能善也
譬之快馬行泥淖中其能善乎　右趙子昂學士語

研北雜志　終

研北雜志　卷下　　　　冕

嘉靖丙午從文休承何元朗二家本校録尚
多殘缺　寒玉堂記
嘉靖甲子夏備讀此志有訛失者頗多用墨
筆改正再讀嘗再改定　長谷山徐獻忠
丙寅十一月十二日重校於城南之西齋
句吳逸民董子元
隆慶戊辰從顧克誠借陸君元本校勘其間
元缺二段　錢叔寶氏
萬曆己丑中秋從董氏借觀遂爲録之　閶西
山人林應楨時年六十九歲
是書初得於宋明之及吳下林君吾出其交
手抄又對政十之七八得未曾有仲醇陳繼
儒記於寶顏堂
凡小說傳者不雅雅者不傳此可謂兩擅其
長仲醇又題
陸方字友仁博雅好古工漢隸八分書尤能

鑒辯鍾鼎銘刻法書名畫皆有精識嘗至都
下虞集柯九思欲薦之宋及歸著硯史墨史
印史而研北雜志不經見此本得之陳仲醇
寶顏堂既經數名賢讎校余復研檢再三刻
之家塾但所惜者訛字終如掃葉耳公王峰
人也檇李項藼原記

研北雜志二卷
元陸友撰友有墨史已著錄友嘗取漢上題襟集
所載段成式語自號研北生因以名其雜著前有
元統二年二月自序稱元統元年冬還自京師索
居吳下追憶所欲言者命其子錄藏蓋虞集柯九
思同薦友於朝會二人去職友亦罷歸時也所錄
皆軼文瑣事友頗精賞鑒亦工篆隸故闗於書畫
古器者爲多中亦頗有考證如解李商隱之金蟾
齧鎖句辨徐鍇說文繫傳之禰字爾字互相矛盾
援北史證馬定國以石鼓出宇文周之非引鄭康
成之說證傳註稱錯觽之誤皆有可採至謂仉姓
出梁四公子傳不知孟母先氏仉以王明清字仲
言謂本張華荅何劭詩其言明且清句不知禮記
先有此文則偶然疏舛也徐顯稗傳載友撰研史
墨史印史不載此書此本出自陳繼儒家末有舊
跋已稱字多譌脫繼儒刻入普祕笈中更失校讎
如皇象天發神讖碑事一條上下卷其文複見則
顛倒錯亂可知矣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有柯柘湖
校本項藥師刊本今皆未見也

東園友聞

撰人不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園友聞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載曹溶學海類編中所録皆宋元間事核檢其文即剽竊孫道易東園客談改題此名也

東園友聞　說郛三十一

昔見周草窻先生弁陽客談有信義湯一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方云信義等分每晨至暮服之無教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月日用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草窻周公謹修竹王監簿也

虎林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於儀禮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嘗為國學老人館賓鮮于深敬之教其二子鮮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虎林仇仁近也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傷郭泰巾觀此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先生其人也弟汲仲先生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為羅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悖然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耶觀此則其剛介可知當時承旨為司徒以金百定奉先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座上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卻之愈堅聞先生之風諛墓而求金者寧不自警乎先生送恭如愚歸東陽詩云薺糜不繼襖不裹謳吟猶是鐘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曲江錢惟善書

世祖暮年桑哥專權納賄中書之政漸弛上初不知也時徹里為御史中丞力言之至再不聽且怒命速古而赤批其頰遣之一日上方燕坐便殿中徹里公入上作色迎謂之曰徹里又欲言桑哥耶公曰然臣諦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畜犬也譬則賊至而犬吠主人不見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乎上悟頷之未幾桑哥敗噫使臺諫一如公天下寧有亂耶

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蹕之夕暑雨方霽群蛙亂鳴閣閣不少休兩宮達旦不寐翊日近臣宣太后令諭蛙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可往他處鳴毋復留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不再鳴越明年仁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於北藩入繼大統時至大元年也聖人所至山川鬼神陰來相之況魚蟲之微有不從令者乎因書以廣異聞至正庚子七月臨全思誠書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平富人新居落成有亡真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徼福利者恭其道爭迎致之幸其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真人將冀一

言以傾其居眞人旣入室默不一語輒以所持鐵杖於墻壁窗戶頗毀裂之亟出富人怏怏率家人羅拜以希解悟眞人曰若室完美茂以加矣雖然完必毀吾不先毀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若宜思其毀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吳興陳伯數翰林編修時爲璋言參政王公繼學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遠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北方卑幼之稱）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逡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讀書長同習吏事又同籍杭郡吏循次錄敘則陳在先閔乃以計先之陳終無幾微怨嫉意適故人約陳偕入京達官貴卿交薦以仕尋僉憲浙西閔方以日月壁椽憲府聞陳之來歎曰何面目見之稱疾不出陳下車亟問吏曰閔仲達何不見耶咸以疾對陳曰非疾憚我也我將見之及其門閔皇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誼至篤君昔先我而吏郡者命也非此吾所就寧至是耶今又幸同處苟有未至方賴於君何稱疾爲宜亟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顧德玉檇李人也其父南山嗜浮屠至舍其居爲白雲菴以宅學佛者德玉獨好諸經子史習古詩文與儒者游嘗從觀光余先生學觀光老無子德玉養焉一日觀光之他所病卒于道德玉爲營棺槨以斂之凡歸於身者皆致其誠焉後迎其喪以歸置之正堂躬服斬衰苴屨俾其子若妻曁童子咸如之朝夕哭踊旬必祭奠哀之若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隴隴成葬之復結廬墓側居三年而後已歲時之享弗替也或曰古者爲師服心喪未聞爲齊斬以喪之也德玉曰否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何異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之爲人弟子而忘其師者也

劉信甫廣陵人也倜儻尚氣不事小節然重厚少文其先嘗事廣陵富商順風曹氏曹氏將死以孤屬信甫信甫撫曹氏孤幾冠孤之季父欺其幼且利其貲乃陳于郡曰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未析皆爲姪所據願中分之郡守劉知其詐乃直曹氏孤季之子慚毒其父父死陳于郡曰弟殺吾父郡長馬馬火者始蒞事與守有隙疑守受曹氏孤賄欲置曹氏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捶繫無算皆自誣服曰曹氏孤使某殺季郡守受曹氏孤賄若干未致信甫欲其無兩辭以成獄栲楚萬狀身無可擊者信甫曰殺若季者某也曹氏孤實不知郡守卽無賄密使置曹氏孤于京匿之大家使勿出謂之曰事畢而後歸乃以金帛賂郡長左右從滅死論旣出卽詣京師叩蹕自陳卒置郡長于法守復其官凡獄訟道理費以鉅萬計曹氏孤歸計其費以償之信甫笑曰奴之富皆主之餘也脫主於厄分內事詎敢以費求償哉卒不受聞者莫不重其義也南北之士或貧不能自給者信甫不問識與不識無不周給之亦不責券嘗遊吳中以百金加束帛致余淑其子余以母老辭焉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

歎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寶車鞬轉關山月只姮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或云王昭儀下張瓊英所賦也夏五月二日兩后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父母且不辱親墊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大難旣至刼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服其貞烈此四人者視前日之託隱恧於文辭者相去固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地至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千夫將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汙因陽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期月乃可事主君千夫長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嵊縣過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吾知所以死矣卽嚙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腸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自投崖下以死死之日抵今且八九十年石上血起如始寫時不爲風雨所剝蝕僕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嵊丞謝端爲之立祠刻碑於死所白野泰不華兼善公守越立廟像享之鄕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峰先生孝光爲記郡上其事於朝未報嗚使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罪人也

周君景遠馳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譏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議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綱維也使我今日絶故舊是爲御史而墜一常其可乎寧不爲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然謝服而退 南村陶宗儀書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康里千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 候音有音無字 字爲首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爲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楊氏曰縣令氏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侃手侃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戰不猶愈於家乎侃裹傷復率其徒將迎戰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卽希烈婿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完剌史上侃之功超遷緒州太守嗚呼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柔者

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將也憑堅城深池儲畜山積財貨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以自死棄其城而走者舉若是也彼何人哉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

宋末岳州徐君寶之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相與數月虜欲犯之屢以巧計得脫一日虜必欲强汚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亡夫謝絕之可事汝虜喜而然之遂嚴妝焚香祝畢赴池水而死將赴死之際題滿庭芳一闋于府壁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臺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夢魂千里夜夜岳陽樓余至杭聞徐子祥言之徐正斬王府鄰尤及見其親書後宣伯裴先生亦言正與清風嶺同所謂一時一事也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于元後謚恭敏所居門首立坊曰恭敏坊近歲子孫以故址賣與里人薛氏土木一新視昔有加有客語薛云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非君所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者惟唐卿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徹之是夕李夢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我負痛號泣故致此耳語訖暴死莫救越明年城燬于兵薛氏屋復爲瓦礫之區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爲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舊爲州民某氏居之有年矣歸附後滅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苦群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投於池中曰群蛙自此毋作聲於是寂然至今絕無蛙鳴亦可異也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凡皁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鵰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一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託子此

曩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巖王先生起巖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恥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業不患不成功名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上而天子下而庶人何莫不本於四者乎余旦旦而思之四者根於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傲縱自肆譸張貪暴不可勝言矣驗諸行事觀諸人品於是言而益信蓋起巖乃吳草廬門人也斯言誠有源委近僻處江村嘉言日無聞因是而書以自警又起巖常招程敬叔先生教其子弟走江東書院以處之學徒如雲衣食或不充械資於王稱先生喪偶有孤女一如己女譽其匳具以遣之王江東名士也近陋於兵重爲斯文惜

上海民有以譎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其居燬于兵爲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給之曰此非我居我逃難至此耳我居距此纔百餘步汝欲窖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窖卒知其紿己怒而殺之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

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
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當至元戊寅
冬楊璉眞伽發趙皇族諸陵寢至斷殘支
體攫珠襦玉匣焚其胔棄骨草莽閒珏聞
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
貸又得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飲里中
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衆歡諾
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
郊多暴骨取寘以易誰其知之乃斵文木
爲櫝紉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
分委而散遣之葬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
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戒勿泄越七
日下令裒陵骨雜置馬牛枯骼中造塔錢
塘以內之名塔曰鎮南杭民悲不忍仰視
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數年人始有傳

其之禍由是玉潛義風震動唐復有夢
中詩四首其一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
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
鬼神驚其二曰一抔自築珠丘土雙匣親
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
冬青其三曰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
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
家其四曰珠凫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

重回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
葬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函
土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髐形南面
欲起語野麕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總
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惟事蛻龍掛茅
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
不可折南風吹凉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
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

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事予聞之先師唐
温如温如乃玉潛之子故其事詳謹用書
之　華亭夏顒

東園友聞終

四庫提要補辨

胡同文撰

東園友聞一卷

按總目列此書於孫道易東園客談之後謂爲曹溶學海類編所收乃刪削東園客談改題此名古今說海歷代小史並有友聞一卷說海與學海內容同小史則少六條歷代小史又收有客談一卷凡十餘條皆爲東園客談一書所離析惟提要所論東園客談一卷乃范氏天一閣藏本不見於任何書目予因此書似應加編撰人爲孫道易也提要謂道易字景居自號映雪老人華亭人按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二引松江府志有「孫道明字明叔華亭人居泖濱博學好古藏書萬卷遇秘本輒手自鈔錄築映雪齋延接四方名士披閱藏書爲樂」云云又葉氏藏錄孫道明抄書題跋之有歲月見於諸家藏目者甚備中有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宋魏泰撰臨漢隱居詩話一卷跋稱「洪武九年丙辰映雪老人寫於泖亭集賢外坡草舍南窗時年八十」竊疑孫道易即孫道明然道易字景周道明字明叔又顯爲二人或道易爲道明昆仲而提要誤以道明之號映雪老人歸之道易也權志此待考

希通錄

蕭參撰

希通錄

元蕭　參撰

書名曰希通者蓋取范甯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嘉定癸未通岩居士識

晉語胥臣對文公曰昔者大妊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韋氏云溲小也少溲便也豕牢廁也不加疾言易也設有是事猶當訶焉況於誣乎老泉帝嚳論嘗闢吞卵等事爲庶幾胥臣之言無稽甚矣

雪山祁連山白山其實天山明帝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章懷註曰此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此皆下拜焉杜詩註天山即祁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其名雖四其實則一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韋昭曰車古皆音尺奢反漢已來始音居恐未必然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以此協韻攷之則古亦有居音矣

東坡詩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註皆不載出處嫩真子錄嘗記開元中有劉朝霞獻併文於明皇云遮莫你古來五帝怎如我今代三郎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

荀子仲尼之狀如蒙倛韓退之註四月爲方相兩目爲倛揚倞註倛蒙茸按子虛賦蒙公先驅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若是則蒙倛爲二物倛音欺韻略無此字有魌字頗移倞說非

誓誥盟詛切切然恐其下之不我信至於假天地

神明以誘之亦甚費力矣如堯舜時都俞吁咈四字成就天下無限大事二典三謨寂寥簡短則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信盛德不可及如此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馬謂之火城

莊子天籟地籟人籟杜詩陰壑生虛籟注並云籥也按釋文三孔籥大者謂之笙小者謂之箹其中謂之篎籟者乃管之中虛也中虛然後有聲所謂樂出虛是也非直以爲簫

佛名上加南無南謨按韻祖十虞韻內謨字注胡人拜稱南謨音無因知佛胡神也胡人拜而稱其號故就錄之譯經者誤作南謨

光武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願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此如家人父子相唯諾足想當時中興之氣象文叔少時與人不款曲豈信然哉

楊子祖述孟子文勢極是然楊子刻畫不若孟子渾然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爲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爲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避惡鬼惡鬼避眞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門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等矜其惡又從臾之特方技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厭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生

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避鬼之術覬眞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況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爲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眞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

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況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歟尊賜之初不名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生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一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

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脈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奸惡小人終不能為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等以方技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於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自相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為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云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又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二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當慟哭於九廟之下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對宮娥其詞悽愴同出一揆然羽為差勝其悲歌慷慨猶有喑嗚叱咤之氣後主濮是養成兒女之態耳如梁武帝稔侯景之禍毒流

江左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此說雖與二者不同如窮兒呼盧驟勝驟負無所愛惜特付之一擲耳嗚呼安得此亡國之言哉

田文好賢下士溫公鄙之為逋逃主萃淵藪王介甫亦謂雞鳴狗盜之出於門下此士之所以不至僕謂此不足責有一事最無恥請暴白之戰國策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聞孟嘗君曰為君舍人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措之勿言也世之君子尚以為當時有一子思不在三千之數且田文志趣如此而顧以此責之過矣就使其能以禮招聘而子思且唾去不暇拒肯以車魚之故而就之哉戰國策言非真有此事亦惡之甚耳

周亞夫細柳營見文帝不拜而揖人以為耀軍威要之身擐甲冑亦所不能拜按公羊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子揖師而行何休云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為其拜如蹲存前觀此則知亞夫之不拜有由矣

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會稽有錢唐縣今人以唐為塘非也其失本於世說世說云晉人有沈姓而令其縣者將築塘患土不給說曰致土一畚以錢一畚易之土既集說曰今不復須土矣人皆棄去因取以築故名妹不知秦漢以前已有此名豈云晉而然乎

本朝以居士稱者實繁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稱昉乎此

今人以寄居之官為寓公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注寄公之千寄公字尤新

左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史紀鄭使謂秦穆曰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後漢彭寵傳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代為北道主人今世專以主人為東道古人各指其地之所向而言之

今以宮奴為官奴即官婢其字原於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婢

漢昌邑王賀清狂不惠注如今白癡也僕謂以清狂對白癡字亦新後讀左氏傳成十八年周兄無慧蓋世所謂白癡則知師古之注本於杜預惠慧字異而意同

杜牧之息夫人廟詩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至竟畢竟也詩人習用至竟字按後漢樊英傳論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其餘史書未見用此字

俚談以不可用為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今人多曰執券取償按史記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又平原君傳虞卿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券者取其合符之義曰左曰右皆可

俗斥年長者為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況六經中已有之周禮籥章祭蜡以息老物

利市之說世俗皆然其實六經中已有此字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

周邦彥樂府有蘇幙遮之曲按唐書宋務光傳比

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幙遮
蓋本於此今誤爲幙

音訓多　戢黝女子音僖鄭箋音猶多也漢書云岸音崩崖亦多也以音
爲多經史中少用間見于此

瓜期　士大夫以交代爲瓜期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
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勿許故謀作亂據此乃一
年戍守耳今例稱瓜期不當況作亂非美事乎

盬糟　俚俗以不淨爲盬糟語雖不雅然有所出霍去病傳鏖皋蘭下註
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鏖

瑯嬛記

伊世珍輯

瑯嬛記序

余無他嗜惟書載籍自謂不敢後于世之君子矣有琴川桑生悅者操觚揮毫時出奇語余每不能解悵然自愧于中心間而詰之桑乃大言曰大丈夫當撓挑八極攬玉光之秘典窺天保之藏書區區海內所共睹記何足尚也至指琴爲暗香謂碁爲鬼陣芝草則曰壽潛希夷香爐則曰辟塵文燕舞有百華歌有雙曲奇名異事不可勝舉余益心醉矣去年上冬余買舴艋造桑桑偶小出余因私詰其侍者侍者曰郎君近來終日飲酒酣暢自放耳目不復及書惟枕中藏書三卷往時恒在手有客至輒藏之今并不觀久矣余聞之齎犒侍者錢若干得假以歸乃勝國伊席夫所輯瑯嬛記世莫之傳果可誕也後桑見余所撰著時時有所及撫掌軒渠曰子得無盜蔡邕帳中藏哉余應曰余即盜之終不效中郎惡客在九明不猶郎在吾子乎桑亦不再問余益知桑爲世之驥達君子矣是爲序枝指生九明撰

瑯嬛記卷上

元 伊世珍 席夫 輯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遇一人于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內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當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 元觀手抄

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織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織阿紈照窗風起漸覺霜寒逼玉床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愁聽黃鸝與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窗前縱有花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遙知把筆怯禽聲密語書來夢自驚若道花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分明又歌曰寂靜蘭閨度歲年並頭蓮葉又如錢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卧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有一絲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輾帳低垂薄似烟忘却閨中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彩一類龍而小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幾毀文不可辨惟首隸書地出梓桐僞失厥衆邪去立言崔乎獲誦于古有文作得斯人慈心勿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 玄寶雜記

昔有姜氏與鄭人文冑以百纖水晶針一函遺姜氏姜氏啟箧取連理線貫雙針結同心花以答之故定情篇曰素縷連雙針 謝氏詩源

人謂步搖爲女飾非也蓋以銀絲宛轉屈曲作花枝插髻後隨步輒搖以增媌媠故曰步搖 採蘭雜志

如意者昔有貧士多元善讀德秀及鳥獸而救亦不贍忽遇一道士遺以一物謂之如意曰汝陰功感神故以相與勿輕用也凡心有所欲一舉之即隨即如意雖冬雷夏雪起死延年皆可得之今商之世有十四年大旱

大運自然孰敢有違汝欲救之當解其半耳商世果大旱至七年湯乃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于桑林天忽大雨及數千里其人方私隱元元爲之一樂耳後人倣其制號如意云 採蘭雜志

博物志云上芝爲車馬故樂府云芝爲車 謝氏詩源

長生上藥有朱洞瓊泉射鍋女曰命趙飛童子進九天先生其泉出楷芽呼內乃英妃撫長琴歌怨蘭花處怨蘭花曲名其辭曰人間一別下視微茫蘭花發色在彼間分自離妾手攜其弗芳蘭乎蘭乎展不可忘 悟真

綠

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頫而玉臂墮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玉臂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諷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啟奩視之臂已合矣遂以寄子治結爲夫婦焉（誠齋雜記）

眞觀寶蔣才博學儀神儁令而性託愛簡門不視邪色要其心固石所待一日遇僧如公相之曰君相淡泊取菩薩位如拾芥耳第淫根未斷奈何觀寶曰師言知我勝我自知若素志一遂天下浮華不足棄也僧曰世緣一謝後當見我與君相別不過二十年後觀寶科甲夙鳳才子佳人稱彩照耀各相謂曰素願已畢誓伉儷終身及二十年後復遇此僧于叢林中觀寶以前語不能無愧色僧曰君勿必愧是君夙緣因應及此及今努力彼岸非遙即說偈曰世有男女相此人自分別以佛視淫慾如蚊蚋交感譬如兩木人分作男女根設機能搖動解衣共嬉戲兩根雖相接無增亦無減以佛視世人交感誠如是汝若發菩提往事如空華天女本來淨摩登伽第一今各成正果淨婦無分別試使取淨婦追尋了無從如何空華相展轉謂眞實此是衆生心汝何因執着淨婦無差別即汝妙明心說寶言下大悟（禪林寶語）

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攜絡絲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絡絲不斷時亦執口綃之若眞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謂冰絲贈君造以爲冰紈忽不見沈後織成紈鮮潔明淨不異于冰製扇當夏日甫攜在手不搖而自涼（賈氏說林）

季女賄賢夫以瑪瑙宛轉環丹山白木苑然在焉挺之

而寢則夢入其中始入甚小漸進漸大有名山大川之勝與未奇宮室玲瓏心有所想隨念輒見因名曰華胥寶環（眞率齋筆記）

陳郡莊氏女精于女紅好弄琴有琴一張名曰駐電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籍籍稱女曰莊暗香女更以暗香名琴女一日惻曰此豈女兒事耶遂絕絃不復鼓矣（眞率齋筆記）

韜嶠婢乞玉幾黑尾合子下欵刻觀三十二年周旋名慶先音永寶十四字（侍眞錄）

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成都舊事）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于長桐之上人以爲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乃與之端也（博物志餘）

吳聰不好巷見人着軸曰汝非戚將軍奈何以鬼陣相攻後人因名巷曰鬼陣（林蘭雜志）

闔門沙盆潭獨無白烏帳幕可已與演中寶珠寺荊州季姥浦同（致虛閣雜俎）

姚氏女月華與楊子名達者相愛月華少失母隨父寓于揚子江江上端午有龍舟之戲月華出看達見其素靨窶飾結五色絲跳脫鬢髮如漆玉鳳斜簪巧笑美盼容色艷異達神魂飛蕩然非敢望也歸日懷思因製曲序其邂逅名曰泛龍舟一日月華見達昵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語情不能已私命

侍兒乞其舊稿楊出于非望樂不可言立綴艷體詩以致其情自後遂各以尺牘往來然終不易近月華有寄達詩題曰古怨其詩曰江水悠悠春草緑對此思君淚相續羞將離恨向東風理盡瑤琴不成曲（本傳）

姚月華贈楊達凝粧刺一尺作履履霜霜應履而解謂是眞西番物也因貽詩曰金刀剪紫絨與郎作輕履願化雙仙鳬飛來入閨裏（本傳）

昔有人飲于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謝豹（成都舊事）

姚月華與楊達久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大會謂之鵲鵲會小會謂之白鵲會（本傳）

室北曰背室南曰襟故陸士衡詩曰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言前後皆樹庶幾其忘也（謝氏詩源）

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許飲時爲宋遷索取試鶯恒曰此豈爲某設哉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爲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眞率齋筆記）

姑射謫女問九天先生曰天地毀乎曰天地亦物也若物有毀則天地焉獨不毀乎曰既有毀也何當復成曰人亡于此焉知不生于彼天地毀于此焉知不成于彼也曰人有彼此天地亦有彼此乎曰人物無窮天地亦無窮也譬如蛔居人腹不知是人之外更有人也人在天地腹不知天地之外更有天地也故至人坐觀天地一成一毀如林花之開謝耳寧有既乎（元虛子仙志）

姑射謫女曰天上地下而人在中何義也九天先生曰謂天外地內則可謂天上地下則不可天地人物不猶

鷄卵乎天爲卵殼地爲卵黃人物爲卵白 元元子

姑射謫女曰人能出此天地而游乎彼天地乎曰能也駕無形之馬御大虛之車一息之頃無不出也無不游也天地雖多在吾心也吾心雖大亦爲體也汝其游矣乎 元虛子

宋邀寄試墨詩有云墨成烏鯽墨人似楚山雲人多不解烏鯽義南越志云烏鰂懐墨江東人取墨書契以紿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 謝氏詩源

昔有人得安期大棗在大河之南煮三日始熟香聞十里死者生病者起其人食之白日上昇故地名者棗子 賈子說林

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竊曰汝能爲某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鬐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闥聲從門隙覘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寐達旦開戶覘之惟見地上彤霞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遥遥慕其儔蕭蕭獨處客

慨慨思好逑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脩誰謂長河水化作濺濺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欵馳想託雲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執素製魚盛書更是一事 元散堂詩話

姚月華得楊達書有密語者伏讀數十遍燒灰入酒對飲之謂之款中散 本傳

季女瞻賢夫以綠華詩仙之履素縷鐵蓮之帶白玉不落之簪黃金雙蝶之鈿皆製極精巧當世希覯之物也 別傳

楊達贈姚月華以筆墨書側理云春送不律餘糜有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餘糜何也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餘糜女子博物有如此者 本傳

古之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搖動其身以消食也故後人以散步爲消搖 採蘭雜志

蚊投水中能化小魚小魚不獨魚子生也 採蘭雜志

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然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也嘗爲楊生畫芙蓉匹鳥約略

濃淡生態逼眞楊喜不自持覓銀光紙裁書謝之其大略云連枝欲長恐阻山隈比翼將翔還乖雲路思結章臺垂柳心馳普救啼鶯幸傳尺素之丹青豈任寸心之銘刻江湖恍在案披浪候翻窗槅寫斷腸飛揮交頸繡紙發其枝幹兔管借之翎毛雖戲潁川雌依若石色與露花同鮮鸞翼將風葉共低昂明銳曉開苦憶文君之面疎螢夜度還思織女之機所冀吾人幾同斯語越溪吳水之上常得雙開漢樹秦草之間永教對舞 本傳

吳郡有婚姻墩昔有女子送葬遭逢書生于此各以目相挑後成婚姻故以爲名後世誤以婚姻爲分金且以爲管鮑事更謬 眞率齋筆記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待女花宜男草是絕對也 採蘭雜志

輕雲鬢髮甚長每櫛頭立于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于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于是富家女子多以靑絲效其制亦自可觀故梅子美贈美人詩曰角層揚折柳衣髮挂流蘇 謝氏詩源

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恆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妝則盤結一髻形于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爲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也 採蘭雜志

黃帝煉成金丹煉餘之藥汞紅于赤霞鉛白于素雪宮人以汞點唇則唇朱以鉛傅面則面白洗之不復落矣後世效之以施脂粉稱其可笑 採蘭雜志

崔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曰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謝氏詩源

唐厲元度江見一婦人屍收葬之夜夢在一處如深山中明月初上清風吹衣遙聞有吹笙聲音一縹緲忽有美女在林下自詠云紫府參差曲淸宵次第聞及就試得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用夢中語作第三第四句竟以是得賞舉進士人以爲葬婦人之報 林下詩談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恆于暗中誦之言紙有金字光明射目孫綽爲著作郎每自暗中見筆端吐光若火余初不信近見朝士暗中脫衣或用手拂皆有光灼爍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士尚然光彩橫發而況文章不朽盛業乎字筆有光固其宜也 採蘭雜志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爲綠朝雲 採蘭雜志

莊暗香暗中彈琴右手指有金花照燭几案因自造金花之曲 眞率齋筆記

貞觀中冬月郡寒章維家池水徹底俱冰至季春水無停流而此池凝結如故使人鑿之堅如石往往諸視皆水晶也人以爲祥瑞其近岸方丈餘有孫松樹影依然在內維製爲屏風置室中遠視皆以爲眞松樹也 乎

以紙帛之後與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戸部郎中善于剖刋蚪人稱之 志奇

沈世祖謝美人製魚書甚旨一時傳誦中有云製楚江之鯉裁越國之綾造化香真出兹針線鱗甲芻鬐成彼升青雖牽彈鋏之心聊作傳書之使素手得紫一水寧辭鮫室銜珠絲毫銅點雙睛尚冀龍門燒尾註曰昔楊隱之女有仙術與父爭衡隱之以土撚作小丸散土中即生稻稍數株枝葉青葱女以柔枝剪小魚一沾水即躍去共爲笑樂忘其名豹顧士思少時見隣家捕魚恒買放之一日有美男子叩門贈以明珠曰此鮫室上珠報君活我士思後爲吏部郎沈明遠書一魚不點雙睛誚戲託人曰君點當化龍去有一童子拈筆試點沈叱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失其所在鯉魚躍龍門必雷神與燒其尾乃得成龍 文選真珠

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青家集

金多陶樂民人範磚以築垣鐵鮮猶鐃帝后製笄以飾首是有餘則賤不足爲榮也故表獻勸夫金石則貧賤者不思輕棄之喪寒永結于江湖則富貴者無用生冤之席註曰陶樂猶雞皆國名謝仙女盛夏上元崇以生凉之席 賈子說林

李易安貿人舉生敵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似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襁註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 文粹拾遺

唐詩有閨中少女愛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翠袖青腰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宋詩有吹火朱唇斂拨柴玉臂斜回看爛熳面却似霧中花皆一詩而兩事迥矣不同 採蘭雜志

余延壽選杜甫詩作六十卷其餘二十餘卷不足存欲界宋無忌有一俗客將掩爲已物延壽不欲遂臨之以列與之以犨麋之容而被夷光之服何益哉而求如此也其後有覺之者仍入杜集中 膠葛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臥游記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衆臣則書于木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粉對書紫龍涎者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恆掉撚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爲常每日得涎一合繪畫者仙草也堯時生于朝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實磨入

紫龍涎色正赤可以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宮人佩玉書鸞鳳須得良工一筆有誤終不可改 賈子說林

王豐爲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天厚穀城生于公爲宰三月恩澤遍室如懸磬今擊鐘豐印一日臨地損其鼻紐明日視之則覆斗也豐異之問功曹張齊齊對曰自昔君印多用覆斗以臣料之君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賈子說林

趙昊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昊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昊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昊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即此物也 元盧子仙志

謝幼輿折齒之後猶不能忘情聞此女爲鯤姓之妾而未及訪其所在日夜悲思體爲之病戴安道先曾一見

此女猿柔思所以解謝閉目想像者累日一下筆即自造幼輿曰僕近取一妾姿色頗亦不惡頃偶戲貌一圖聊試示卿幼輿見之心知此女爲安道有也自後更不思之久之方知安道紿已亦竟不動矣 晉虞剛雜俎

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內相磨取水飲之劫言畢化爲綠蛇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即愈因號綠蛇爲蛇醫即守宮也 二酉餘談

一婦人病陰中痒不敢告人苦甚平日奉觀世音像甚謹正病時見一尼持藥一函至曰煎此洗之即愈矣尼忽不見取視之乃蛇床子吳茱萸苦參也 採蘭雜志

主父偃胡服夜恒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天而降主父拜之視其狀貌端莊艷麗面有光輝手指如玉首髻消亮授主父以元女隱身之術九鍊鍛骨之丹忽復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北去後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儀姬戲帷中主父因以七首刺昭王中之而不傷昭王驚疑有諸侯刺客盡宮追捕而主父猶在旁也主父知秦之世數未絕故歸亡何遇李兌之變閉主父于沙邱三月夜祇重門

纓鎖到識卯故而主父去矣蓋尸解云其後趙鼎遇主父于嵩山之下道服閑行鼎拜主父答拜鼎曰君猶在也忘李兌之仇乎主父笑而不答 元觀手抄

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不測了無粉本求者鱗集海內幾遍晚年修道懶於舉筆人有絹素輒呼曰畫龍來頃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即成畫矣故人間往往有書畫龍飛去者 丹青記

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兩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結魚之遺制也試鶯每以此遺遠書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爲妾傳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也 元散堂詩語

仙人名鳳子與筌蹄會于九口鳳子曰余二月丙子離天汝十一月丙辰離地何相得之甚也筌蹄曰降雖不同而證方之時固當同也于是各以生生二肆之符相授註云生生二肆長生之秘訣 修真錄

靈芝一名壽潛一名希夷故劉庭芝取以爲字 賈古今註

山中老人以禿鶖頭形刻杖上謂之扶老以此鳥能辟蛇虺古今註以禿鶖爲扶老甚謬 採蘭雜志

鵁鶄一名內史一名花芽 採蘭雜志

蛺蝶一名春駒 採蘭雜志

韓朋臺木有相思子有海石若豆擲入醑能移動者亦曰相思子 採蘭雜志

釋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留釋樹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也 志奇

謝霜同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隨意所及文字輒形隸篆真草亦如人意譬如一人欲脩道則使其人自觀几上則便有文字因其稟分性資而曲誘之又如心欲得某物則几上便有文字曰某處可得又如欲醫一病人或欲作一戲法則文字便曰服何藥念何咒書何符即得也甚至讀書偶忘一句一字無不現出霜同寶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世有辨瓜則飲食可廢 元觀手抄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爲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爲天女 採蘭雜志

結草虫一名木蠑一名蓑衣丈人 採蘭雜志

金陵子能作醉來粧 續古今註

太真著鴛鴦並頭蓮錦袴襪上戲曰貴妃袴襪上乃真鴛鴦蓮花也太真問何得有此稱上笑曰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袴襪爲藕覆註云袴襪今俗稱膝袴 致虛閣雜俎

沈約有香爐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 採蘭雜志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我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化爲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爲不借 致虛閣雜俎

越嶲國有吸華絲凡華著之不即墮落用以織錦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二兩命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舞態愈媚謂之百華之舞 採蘭雜志

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玉香獨見鞋 採蘭雜志

嵬一名少卿 採蘭雜志

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蠨蛸垂絲着衣則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物也 採蘭雜志

公晨壽多力仲尼爲桓魋伐其所庇大木仲尼將行公晨壽怒拔其根立木而去明日魋觀之木更生根活矣 賈子說林

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人宜滋補厚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修之愈篤年七十九第夜牖中見四壁皆纓絡光燦婦人恍若白雲臨卒焚香几上趺坐稱誦一彌陀小像初猶烟色漸覺淡黃遂作真金色忽目若瞤一手下垂若今塑接引像衆皆下拜稱佛號烟像再消而夫人屬纊矣此余目擊謂修淨土益深乎第恐修之不專耳 淨土節要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虱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贶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子被上須臾皆隱高覺覺燈火尚明呼侍兒覘之被有一線血痕橫廣尺餘乃知虱也嵩痛惜久之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爲主

所屬得金百斤來害嵩其人有古劍利甚着處必破見血才劍是夜其人劍一下即見血以爲殊劍矣歸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遣人覘之無恙也訪得虱事始知其靈蓋虱代嵩死也 龍生案牘錄

李陵爲單于圍夜半使郭趙吹笛聲多悲憐胡人皆慌淚解圍北走 賈子說林

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遺龍女曰汝識以來月輪周圍減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

若千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千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即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非日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眞人視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時八月十五日也 修眞錄

族雪道君有顏色天齋封以軟玉油髲命玉童青侍琴仙女于縹雲山中女方謫下爲田夫女捧之淚下忽悟夙因敬拜稽首酌酒服之引鏡自照顏色媚于平時天

膏者自崑崙以東三千里有五色山東曰靡遲南曰垂壟西曰艦木北曰圓元中曰中秀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如五方色上生雲作爲色各如之栖桐檠之林食條輕之果土人拾其糞和海中五色魚膏擲地深五尺藏其中三月取出化爲水鍊以成膏色白如雪婦人以敷面面得之而白脣得之而朱鬢髮得之而黑服之則顏色美好芳香芬烈可以長生女未適時遊游于此曾試此膏故淚垂焉 修眞錄

梅橘先生有賴狗咬方隨試輒驗用班貓七個去翅足爲末酒服洩于溺內有衣沫如狗形者爲妙如無再服服七次雖無亦不發矣 上池編

鄧睿謂高達夫燕歌行千載稱之第一篇皆三韻一換獨鐵衣遠戍下五韻差不稱耳顏敷應聲戲改曰邊庭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征柝却佳 林下詩談

英妃未遇仙時腋下忽生碧毛人以爲不宜無何羲至曰仙毫長矣可共行也英妃對時人謝曰我碧毫小仙也久爲世洞今當去汝等努力會當見我于元門耳遂

乘雙白鶴飛去 修眞錄

燕地有頻婆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即佛書所謂頻婆華言相思也昔袁上芳時以此致褒子由此觀之則當時未必不以爲相思也 採蘭雜志

昔有客過芧君時當大暑芧君于手巾內解茶葉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而詰其所從來芧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蕊服之不飢謝幼貞詩曰摘寶文之初蕊拾穆陀之墜葉 謝氏詩源

一人病瘧醫禱甚久不愈有一道士至以棗一枚授病人口上誦咒三遍曰我從東方來路逢一池水水內一尊龍九頭十八尾問他喫甚麼專吃瘧疾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勑即與病人服之即愈道士不別忽不見 二酉餘談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佩詠薛道衡戲曰沈郎書眞可秘耶謝猶以爲未足尊崇沈遂獨搆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牀上寫作小卷及冊子甚夥不復雜一他書大書于額曰沈郎書室 子眞雜抄

齊凌波以藕絲連螭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實以

辟寒香以寄鍾觀玉觀玉方寒夜讀書一佩而遍室俱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凰頸下有毛若綬光明與金無二而細軟如絲過春必落山下人拾取織爲金錦名鳳毛金明皇時國人奉貢宮中多以飾衣夜中有光惟貴妃所賜最多裁以爲帳爍若白日上笑曰勝于飛燕合德明珠多矣觀玉謝凌波詩曰錦囊寄贈可消魂解道縫時獨掩門不敢喚人收墮珥斷雲留得指頭痕 林下詩談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咒曰元州趾曾婁

三來趾離臥誦七遍吉 致虛閣雜俎

鏡底咒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盛之獨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咒七遍出聽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昔有女子卜一行人聞人言曰樹邊兩人照見轉耳數之得五因悟曰樹邊兩人非來字乎五數五日必來也至期果至此法惟宜于婦女 賈子說林

袁運字子先嘗以奇香一丸與莊姬莊姬藏于笥終歲潤澤香達于外其冬閨中諸蟲不死冒寒而鳴姬以告

袁袁曰此香製自宮中其間當有返魂乎 眞率齋筆記

筆神曰佩阿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 致虛閣雜俎

舜漁于澤聞水中有聲若雷見一玉牌浮出水面取視之其文曰受而禪惟汝彥因名其澤曰雷 膠葛

姚月華少遭坎坷其效徐淑體寄楊達語多悲怨其辭曰妾生兮不辰盛年兮逢屯寒暑兮心結夙夜兮眉顰衍襲兮不息如彼兮車輪車輪兮可歇妾心兮焉伸雜沓兮無緒如彼兮絲棼絲棼兮可理妾心兮焉分空閨兮岑寂妝閣兮生塵萱草兮徒樹茲憂兮豈泯幸逢兮君子許結兮殷勤分香兮剪髮贈玉兮共珍指天兮結誓願爲兮一身所遭兮多舛玉體兮難親損餐兮減寢帶緩兮羅裙菱鑑兮慵啟博爐兮焉薰整襪兮欲舉塞路兮荊榛逢人兮欲語鞈匝兮頑嚚煩冤兮憑胸何時兮可論願君兮見察妾死兮何瞋即使徐淑復生不復遠讓也 本傳

倉公夢游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射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仰首見殿榜曰

上池仙侶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神于診脉 廖身

盧伯施少受學于顧野王野王當夏日聞蟬聲使詠之伯施操筆便成詩曰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野王嘆曰此子沉靜寡欲要當直大名于天下 虛樓續本事詩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璧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爲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元鳥飛入雲中故後人呼元鳥爲意而 元虛子仙志

龜千年者能至蓬萊山下覓仙人洗丹鼎水服之輒生翅能飛變化不測不但能飢蓬萊遊春耳已也 廖焉

下士學道因其氣俘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還即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心清則入道易矣 修真錄

昔有丈夫與一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絲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沈如筠詩云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秦吉了後人誤呼 謝氏詩源

錢塘潮逐月直而生 補古今註

蝦蛄一名青鳥一名解憂 採蘭雜志

貓一名女奴 採蘭雜志

張叔良字玢卿大歷中與美妨寃相悅美贈以對斐藏子枕旁蘭房芳烈因寄以詩云几上博山靜不焚匡牀愁臥對斜曛犀梳寶鏡人何處半枕蘭香空綠雲 本傳

漢有女子舒襟爲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羣通音寄羣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答曰正欲汝知心內苦故後世于夜歌有見蓮不分明等語皆祖其意 謝氏詩源

琛與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歡叔良製以爲光贈妨寃寃不服佩之稱稍香氣異常 本傳

用硫木塵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雞叫地下草雞啼兩雞并一雞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口誦七遍飲之魚骨鯁又書鳥飛龍下魚化丹邱八字亦佳 二酉餘談

琅嬛記卷上 終

琅嬛記卷中

杜康造酒因名酒曰杜康故魏武短歌行曰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謝氏詩源

灌氏秋日寄梅璋詩曰珍簟生凉夜漏餘夢中恍惚覺來初魂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由淚寄書窗外江村鐘響絕枕邊梧葉雨聲疏此時最是思君處腸斷寒猿定不如梅答云忽見西風起洞房盧家何處鬱金香文君未奔先成渴顏頊初逢已自傷懷身欲尋愁落葉忘憂將種恐飛霜惟應分付青天月共照床頭漏漸長 本傳

小黃女子名觀失其姓與書生而子曠筆札周旋胥子曠博學能文詞寄觀詩多不可解者余偶覽雜書識其一二其詩曰美人心共石頭堅翹首佳期空黯然安得千金遺侍者一燒鵲腦償房前 志林云懷腦燒之令人相思 又云曉來扶病鏡臺前無力梳頭任髻偏消瘦渾如江上柳東風日日起還眠 漢時有楊柳每日三眠三起 又云旭日曈曨破曉霾遙知妝罷下芳堦那能飛作桐花鳳一集佳人白玉釵 桐花鳳小于元鳥春暮來集桐花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馴好集美人釵上出成都 又曰孤燈幾滅已三更窗雨無聲鷄又鳴此夜相思不成夢空懷懷夢到天明 漢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懷夢草帝懷之即夢出鍾火山 林下詩談

姚月華時以石華遺達云出丹洞玉池異於他處色如南水晶清明而瑩久服延年達以詩謝月華曰青袿仙女隔蓬萊珠樹金窗向曉開燕子羽毛非廣袖殷勤也帶石花來 本傳

風俗通云箜篌曰坎侯故元伯詩云坎侯既張鈕鑽迭奏鼉錯傳曰爲中周虎落師古曰虎落者竹篾相連遮

薺之也故世芳詩云不須防虎落聊復縶龍鬍茜蔚爽傳曰不毛之地故雲孟詩云德澤逮枯骨聲華及不毛

趙后傳璧帶往往為黃金釭師古曰璧帶璧之橫木露出如帶于帶之中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故音美詩云簾衣翻玉殿璧帶耀金釭 謝氏詩源

遜頓國有淫樹花如牡丹而香稱有雌雄必二種並種乃生花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雄種必相去勿遠二形盡開夜合故又以夜合為名又謂之有情樹若各自種則無花也雌實如李而差大雄實如桃而小男食雌實女食雄實可以愈虛損 採蘭雜志

近有士子作游女詩中一聯云不曾擣玉箏相競採金鹽人多不解金鹽二字余近讀賈石經云五加皮一名金鹽始知玉箏金鹽對極妙而初不合掌 謝氏詩源

近一高童有送人至瀛州詩曰入逢隨客意烏聽信天緣對絕佳昔有奚倩者游于瀛日暮至一所見一婦人美而艷在門倩曰此地可借宿乎婦人曰敝居蕭瑟故當隨客意耳倩入婦人即使侍兒具酒餚共飲食之道與之偶明日送至野外垂涕而別贈倩以黃裏綠衣即

乘綠雲而去蓋仙云信天緣一名信天翁 謝氏詩源

九天先生曰無極之極而太極生太極極而生陰陽陰陽極而生天地天地極而生萬物蔚乎盛哉本無極也寂乎無哉源萬物也萬物極極而返天地天地極極而返陰陽陰陽極極而返太極太極極極而返無極無極至矣有往而無返 元虛子

九天先生曰無極一而太極眾無極無窮而太極有窮也譬之種植無極猶元氣乎太極為根陰陽為枝葉天地為華萬物為實 元虛子

或曰天地眾矣亦有數乎曰無數也凡物有數而始有數無極無限者也則天地亦無限何數之可言乎曰天地雖眾有生滅乎曰滅于是則生于彼生無窮滅亦無窮也曰然則有統之者乎曰有治一天地之主號曰金昊治萬金昊之主曰諸福治萬諸福之主曰九招治萬九招之主曰沛歸治萬沛歸之主曰發闓自發闓而上無有窮極非吾之所得知也 元虛子

曰每一天地年載有數乎曰無數曰無數則焉有滅曰非無數也不可以數論也譬之于人有壽有夭曰天地

大小等乎曰亦猶人也有大有小有長有短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同乎曰亦猶人也耳目口鼻毛髮手足大抵同也 元虛子

紫竹約方喬于望雲門暫會因于墻陰之下閒履蒼苔鞋底盡濕而方不至俄聞人語遂歸繡閨獨倚畫屏不勝悵恨作踏莎行一闋寄方云醉柳迷鶯懶風欺草約郎暫會閑門道粉墻陰下待郎來蒼苔印得鞋痕小花日移陰簾香失裊望郎不到心如擣避人愁倚屏山斷魂還向墻陰繞 本傳

紫竹與方喬久別而想像難真因覓傲光紙序其悲愁眷戀之意復綴以卜算子詞云繡閣鎖重門攜手終非易墻外憑他花影搖那得疑郎至合眼想郎君別久難相似昨夜如何縱枕邊夢見分明是 本傳

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為解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易安結

縭未久明誠即負笈遠游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詞曰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却上心頭 外傳

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嘆賞自愧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者三日夜得五十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絕佳明誠詰之答曰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政易安作也 外傳

武帝與麗娟看花而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命侍者取黃金百斤作買笑錢奉帝為一日之歡薔薇名買笑花自麗娟始也 賈子說林

張說于元宵召諸姬共宴苦于無月夫人以雞林夜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惟說宅無光簾奪之也 採蘭雜志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

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轉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林下詞談

楊炯初見鄭羲真誦其姬女容華臨鏡曉妝詩鄭大擊節後誦已作數十首鄭皆曰不如首作炯為之汗背容華詩曰啼烏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為臺妝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

徊 林下詩談

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嵋酣飲着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斲以爲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採蘭雜志

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 採蘭雜志

郭撫鑿池得一空棺中有鐵物洗而視之乃琴也有斷紋處撫試設而彈之寂然無聲以語尚書郞姚範範異之亦不知爲何物尋有客來訪言能彈此用法鑿去腹中泥銹遂弄數曲音響非恒撫拜求授得昭雲泣猿二曲戒勿傳人他人鼓之不復鳴矣 志奇

闌闠賤人本明以青華酒杯酌酒輒有異香在內或有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之若影酒乾亦不見矣俞寶之 眞率齋筆記

近余友王九達居士修淨土一心觀想夜夢見佛皆塑像非活佛也無可柰何一日過僧寂公居士告以故僧曰此特易耳因問居士曰君想像先公能得其平生容貌乎曰能夢中所見與生時有異乎曰無異也僧曰佛本無相因物見相自今以後宜卽以先公作阿彌陀佛想漸想先公眉間有白毫光面如眞金坐蓮花上其身漸大皆可想像則君先公卽活佛矣居士如法修之自後夢見其父卽心謂是佛久之其父遂引坐蓮花與說法要有所得專修益篤尋有父執姓馬者其父未死時爲商蜀中十年不歸一日叩門求見言某日得危疾死半日被吏執將歷諸地獄正惶急忽見金光眼耀中擁

人影趺坐蓮花呼某姓名某諦視之乃尊公也命吏送歸遂活故不惜遠歸拜謝因問尊公何修而至此居士具以實告馬異之亦皆如說求生淨土由此觀之則寂公此法不正能自度兼能度人一舉兩得發前人所未發 安養記

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鍼綫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惟吳姬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五色綵雲如手掌大駐于女前衆皆恐女徑取食之味甚香美明旦梳頭窺鏡面色艷冶彈琴讀書不習而能姬喜甚改名爲綵雲有詩一卷行于世 下黃私記

元宗與玉眞恒于皎月之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間互相捉戲玉眞捉上每易而玉眞輕捷上每失之滿宮之人撫掌大笑一夕玉眞于袿服袖上多結流蘇香囊與上戲上屢捉屢失玉眞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無數已而笑曰我比貴妃差勝也謂之捉迷藏 致虛閣雜俎

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眞喜甚命宮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惟襟上色不入處

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嵬之變血汙衣裾與紅雨無二上甚傷之 致虛閣雜俎

薛若顯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邱告之曰夜半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齡之道薛謂潛心傳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採蘭雜志

馬嵬老媼拾得太眞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

一隻眞珠飾口以薄檀爲底長僅三寸玉飛奉爲異寶不輕示人則纏足必在貴妃之先足下所記女子纏足起于李後主宮娘新月狀似未深考矣 姚鶯尺牘

灼灼與河東人神通目授不復可見以軟綃帕裹紅淚寄之後挑灣有秋閨詩曰菊花人共瘦楓葉淚俱紅 謝氏詩源

宋太祖微時夜臥至人靜時常有光如車輪內見黃龍若在波浪中出沒魚鼈之類不可勝數亦有極怪之物從而見焉皆作金色光芒刺目頃之始滅有見之者後皆貴夫蜃海虫也而吐氣皆樓臺人物太祖人主也而見光皆鼓浪魚龍所不可解 膠葛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于嵩山中授以一珠曰此醉龍珠也諸醲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視珠而女忽不見矣 致虛閣雜俎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徑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立圖也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彈蠅何異 丹青記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于邢山國人悉辇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時有金氣 賈子說林

宋遷以蛩光牋裁作小香長尺廣寸實素魚錦囊中遺試鶯謂之新尺一 採蘭雜志

紫竹既爽秋期方爾悵惋蹉跎時景忽復青陽爾以尺牘故相譏調紫竹爲善謔蠻詞雜以戲語以解之曰約郞共會西廂下燔羞竟負從前話不道一踪違佳期難

再期郎君知我愧散把書相訴寄語不須饒見時須打郎喬復以詞戲答云秋風節擬同衾枕春歸依舊成孤寢爽約不思量翻言要打郎驚耈如共要玉手何辭打若再負佳期還應我打伊 本傳

紫竹工詞善于調謔恒謂天下無其偶自得方喬目爲重寶尺牘之間往往呼之時紫竹有南楮桃花片重數錢色如桃花而明瑩如楣肉市之得百金因戲以書謔贈詞寄方喬曰與郎眷戀何時了愛郎不異珍和寶一寶百金僧幹來何用郎戲郎郎莫嗔珍寶何須論若要買郎心憑他萬萬金喬爲之撫掌 本傳

長夏喬讀書于種梅館懷思紫竹至于忘食一日紫竹忽遺以書其大略云欲結朱繩應須素節泣珠成淚久比鮫人流火爲期恥同織女春風驚幌理不妨雁語驚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鷄聲唱曉喬答之詞亦多瑋麗東尾附以玉樓春詞曰綠陰撲地鶯聲近柳絮如綿烟草襯雙鬟玉面碧窗人一紙銀鈎青鳥信佳期遙卜清秋夜桐樹梢頭明月挂天公若解此情深今歲何須三月夏 本傳

紫竹披書于喬因寄踏莎行一闋云筆鋭金針墨濃螺黛盟言寫就囊兒袋玉屏一縷獸爐烟蘭房深處深深拜芳意無窮花牋難載簾前細祝風吹帶兩情願得似堤邊一江淥水年年在 本傳

大觀中有方喬者樂至人也與女子紫竹者甚相得其所贈生查子詞云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無力曉妝慵閒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鬪草花陰裏嬌極不成狂更向屏山倚又云恩郎無見期獨坐離情惱門戶約花關花落輕風颭生怕是黃昏庭竹和烟黯欽翠恨無涯強把闌干憑其風調可知也 本傳

鯉一名稱龍 採蘭雜志

李白有馬名黃芝 採蘭雜志

袁瑾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蔭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謝氏詩源

袁瑾爲施蔭作古硯歌中有句云青州熟鐵不足數衛公結隣差可方古有青州熟鐵硯甚發墨 謝氏詩源

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爲丸能先彈樹木遇丸中鳥人以爲神一夕夢其亡父謂曰我往好彈害物

甚多今託生爲汝後園樹上烏汝宜戒此勿復彈也魏覺心動欲戒之翌日游園中見諸烏翻飛不覺興動乃自思惟夢乃妄想所結况吾父平生何等人也顧託生爲烏乎理所必無遂復彈焉彈至亭午樹上一烏向魏鳴聲甚悲若乞命者魏惡之一丸纔中而魏十指一時不仁魏始大悔命工製小棺葬其烏于樹下 瑣微告

湯既伐桀讓于務光務光笑曰以九尺之夫而讓天下于我是形吾短也羞而沉于水有只尺之魚負之而去 賈子說林

吳人沈愛觀漁漁人網得一鏡背上有文曰紫金鍊精晝燭鬼形愛以百錢買之置閣內時時有人物影平生所未睹者往來于鏡內夜恒有光愛一日見亡父坐蓮花上身小于花愛妻又見死狗復活對之泣皆鬼也愛異之仍投入舊處 採蘭雜志

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雞卵而可以開合更羸善射妻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

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故子美詩曰翻身向天仰射雲 謝氏詩源

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 元觀手抄

吾心如目妄念如塵埃必無可入之理 元觀手抄

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輒涕泣恒灑淚于北牆之下後灑處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反紅秋開名曰斷腸花又名八月春即今秋海棠也 採蘭雜志

羲之有巧石筆架名壓班獻之有班竹筆筒名裘鍾皆世無其匹 致虛閣雜俎

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罌甕用松枝灑于帷幄滿室俱香甕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曬乾香踰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寶林女並蜜香樹木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 採蘭雜志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名曉霞粧 採蘭雜志

天秀有仙風道骨葛仙翁欲度之但色心未絕一夕秀

讀書燈下有女子叩門尋覩絕色也與之處者兩月一日遇仙翁翁曰君兩月不見態色非恒豈復有桑中之遇乎秀笑而不答仙翁袖中出一丸藥云此藥以醉酒下能令婦人顏色媚好秀持歸如方與女飲之少選女云腹痛就枕秀呼問不應秉燭視之惟一具枯骨而已秀殊驚平生色心爲之氷釋蓋仙翁所爲也後受仙翁元明秘法年八十九白日昇天秀字長君 續列仙傳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可往生故雖一生勤行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叉毗尼藏而

27 B

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念猶豫即入底栗車泥犁迦道雖一生淪于濁蓋作阿僧祇異業臨終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不可破易則能往生向之惡業如光遇火不能爲累故第一要發信心也註云波羅提木叉戒也毗尼藏律也伽陀諷誦也陀那鉢底施主也底栗車畜生也泥犁迦地獄阿僧祇無數也 安養記

李夫人着繡襦作合歡廣袖故羽林郎曰廣袖合歡襦 謝氏詩源

黃鶴一名適翩一名烏孫公主 採蘭雜志

昔有女仙啗食衆草日夜恒不卧一日食一樹葉酣卧不欲覺殊愉快因名其樹曰愉後人改心從木即今榆樹也後女仙稜宮門種之時與族茖道君會于下使金童講鏐虹寶典 修真録

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脣女仙與族茖道君各以玉膏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修真録

金母召羣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鷩波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鸕鷀杓杯乾則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鸕鷀杓鸚鵡杯非指廣南海螺所杓也 謝氏詩源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呆閒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蒄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蹟較之無毫髮差橅上始知維畫神妙徧索海內藏之宮中地上俱灑鷄狗血壓之恐飛去也 丹青記

記

應元少年悟道恒曰天地內外前後百千萬億劫事不知非聖人也胸中有分毫之知亦非聖人也或問胸中既無知又安能得知應元曰汝知所以不知我不知所以知其人取十九史中最僻一人事業試之應元屈指歷歷言之若親識其人尚曰此大略耳若審言之則自生至死一日一時無不可也其人即指史傳曰此處多不合何耶應元笑曰非我不合史乃史不合我也子謂史皆可信乎其人尚猶豫因遣人覓平生不相識者數人來面試之應元即一一言其往事惟大過則爲隱之數人無不魂動股栗叩頭不已至問未來窮通得失則曰聽之而已其後應元誓不言此日惟與人飲酒笑談而偶在山中覓藥草救人 妙觀雅言

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獻玄阢之珠透山光玳瑁五灰陳兆大龜延蟳蠶鳳緞綃禹宜上四時鬱華珊瑚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樹兩株而行大龜者以桃柳松柏榆樹灰藏于篛竹櫝中欲卜先齋戒三日加灰于龜背形布于墳

上主人其兆壁史策祝曰某甁告于玉靈大君厥有某事未知吉凶惟爾有靈其實圖之昭格時命禮畢觀龜吉凶之辭已在灰上矣珊瑚樹禹樹舜朝堂左右及禹受禪樹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崩啓踐祚四時花開如故至太康荒逸弗恤國事樹死亥阢珠者夜中宴樂擊于殿中光徹如白日客雨持觴而珠中衆音互作宴能音亦已玳瑁者其光能隔山照見五丈山之小大不論即隔牆亦只五丈而已 賈子說林

楊與月華別曰少日即來不覺爽期及歸姚不即見之傷戲書一句送曰女姚雖美只如千朶桃花姚正怒索筆對山人信筆高莫賀一番言說楊愈益奇之 本傳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覯佳者近惟謝幼磨一首字字精工不啻青出于藍也詩曰慵向妝臺理曉妝爲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前戸敢辭纖手冷芸窗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鴛鴦贏得宵來褻妾牀爲一時傳誦 元散堂詩話

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皆鬼神也故有幽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

則雖曠野史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身之左右前後向背之中無非鬼神也汝不見所謂箕仙者乎此亦鬼也甫焚符誦咒隨感而至豈擇野外乎故君子不懈惰于闇屋不矯飾于廣坐莊生有云無人非無鬼責止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而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 妙觀雅言

本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吾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閫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于足者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雎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 修竹閣女訓

一人問應元曰觀音大士女子乎答曰女子也又一人曰經云觀音菩薩勇猛丈夫何也答曰男子也又一人曰觀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矛盾乎答曰非也觀世音無形故普門品迷現衆身爲人說法旣能現衆身則飛走之物以至蛾蠓醯雞皆可耳豈直男女乎 妙觀雅言

應元博訪元門了無所得一日謁悟師問如何是佛師曰無心是佛應元曰師兄假我十日當即成佛若不成非應元也既歸自恨根性遲鈍靜居一室有一念起即自掐其臂肉肉盡出血雜念即隨日大減至第十日大雨閃電一照豁然念斷無心可得矣遂見悟悟喝曰無心不是佛應元言下大悟人視其臂無完膚矣 妙叔雅言

琛鳳有一琴名吐緩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背有一孔若蛀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蛀不除之則將速朽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即有一綠色蟲走出背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蟲竹筒中竟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博物君子說及此事歎曰此異寶也謂之鶺通有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喜食枯桐尤愛古墨鳳始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 賈子說林

呼子先夜不臥惟倚藜杖閉目少頃即謂之睡後與酒姥仙去留其杖于先故人陸麟寶之爾之藜牀後麟卒命其子置于棺中 賈子說林

馮小憐有足爐曰辟邪手爐曰鳧藻冬天頃刻不離皆

以其飾得名 採蘭雜志

姚子昔宇猷孟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焉作自尚方銅焉產自丹陽覩其寶觀其棄延年益壽樂且康芳名寶鏡俱未央 子真古鏡記

窈窕寄叔良春思詩曰門前梅柳爛春輝妾織流黃獨在機雙燕不知腸欲斷銜泥故傍人飛張于是愈不能忘情矣 本傳

郭暇字客有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寓目屬意甚深暇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為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即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暇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贈李 盧綸本事詩

魯人有僕忽不見旬日而返主欲笞之僕曰臣之姑修元女術得道白日上昇昨降于泰山召臣飲極歡不覺遂旬日臨別贈臣以金矢一乘曰此矢不必善射宛轉中人而復歸于笮主人試之果然韜而寶焉因以金僕姑名之自後魯之良矢皆以此名 膠鳥

嘉平二十五日叔良宿醒未解窈窕烹百和解酲湯進之隨飲而醒後遂依法作湯名窈窕湯 本傳

經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湯洗翻花痔立愈又有法以荷葉代瓜皮亦療痔白芷甘松三顆附子尖飛鹽皮硝輕粉少許肥皂其搗丸治雀子斑烏藥細磨冷濃茶治揚火用生白礬末半分入臍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積年坑厠上鷄殼煮湯服治乾霍亂用細辛白芷雄黃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許服治毒蛇風狗傷鹽和油敷上治蜘蛛咬遍身生絲亂髮灰吹入鼻治鼻衄欲死黃連一兩酒浸曬乾茱萸一兩滾湯泡七八次焙本擇香止曬乾用麺神麯為糊作丸如梧子大食後荷葉湯送下三十丸治梅核膈蜜陀僧滑石等分生薑汁調敷治腎囊癢 春雨先生藏方

張璘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讀書耕畢輒握典籍吾伊隴上人皆笑曰凡讀書者皆求所以榮親顯名聲也今終日孜孜而不離畝則讀書何益乎人謂張璘子多才吾不信矣璘聞之曰是何難哉于是裹糧負書求見秦王說之以霸秦弱諸侯之策指甚深妙秦王說之拜為上卿璘曰臣少貧賤恒為鄉里

所裂笑幸遇陛下官為上卿實非所冀有如犧陛下神鑒使得錦衣還鄉足矣秦王留之再三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玉錦繡發車馬人徒送之歸里人以為榮無不蒲伏而前不敢仰視璘故自尊肯而痛抑之居數日盡召宗族鄉黨與歡飲盡出所賜黃金珠玉錦繡散之家無所留躬操耒耜與妻子戮力終不出矣陳勝吳廣起變名姓入山中及沛公定天下人有過之容色鮮好採藥行歌 賈子說林

七夕徐婕妤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盤中以進上極其精巧上大稱賞賜以珍寶無數上對之竟日喜不可言至定昏時上自散置宮中几上令宮人闇中摸取以多寡精粗為勝負謂之闘巧以為歡笑 致虛閣雜俎

海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妖青類人首骨目宛然元羅類人足鹹車類男陰文蠻類女陰文螺即淡菜亦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鈐類鳳嘴鍾類鹿鳩賊類象木藻類兔更奇 余皇日疏

曾夫人性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脩竹亦自興至不能自休 丹青記

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元伯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元伯黙然 本傳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噀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為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 採蘭雜志

石尤風者傳聞為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為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亡臨亡長歎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

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曰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由此觀之古時仍有尤姓也近有一榜人自言有奇術恒曰人能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人有與之風果止後人云乃密書我為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 江湖紀聞

琅嬛記卷中 終

琅嬛記卷下

姑蘇城中皮日休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時有二鶴在其地對舞已而飛集金閶門外青楓橋東化為鳳凰飛入雲際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詩曰不如雙白鶴對舞石橋邊謝侍郎詩曰願作江頭舞鳳凰奮飛直向青雲裏是一事 謝氏詩源

施蔭起自微平生未嘗見書僅識數字而已一旦學誦殿願詩隨誦隨悟染指詩牘便多驚人昔人有不識字能誦蓮花經者豈非宿習使然乎 金剛錄

膏神曰馮嬪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贊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昔楊太真粧束每件呼之人謂之神粧 林蘭雜志

月華夢月輪墜于粧臺覺忽大悟自幼聰慧組織餙餚不習而能獨未嘗誦書自此操管便有所得其所為古文詞妙絕當時 本傳

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人謂銀花即火樹中花光明如銀故曰銀花殊不知銀花亦自有本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溲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上種之銅盆中置臥床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蝶及結實皆銀也 謝氏詩源

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羔即歡然當時婦人爭效之 採蘭雜志

張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一素綾鯉魚首尾宛然服藏短櫝但未盡鱗甲耳芸叟試為點染便躍入江中不知所之後魚人網得白魚破腹無腸者貿之買者命內人

烹之及熟唇齦不復存矣自後網得者即放去謂神魚云芸叟諱舜民 子真叢語

申屠作詩文恒繞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呼人謂其足下有文章 採蘭雜志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鑄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卜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 [illegible]

薛瑤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藉以乞巧 致虛閣雜俎

金絲荷葉草擣汁服之查塗患處治蛇毒用烏骨白鷄血少許抹唇上即活治小兒驚風辛死用甘草濃煎汁調地龍糞輕塗上治小兒腎囊虛腫熊膽塗患處治痔人中白火煅存性一錢銅綠三分麝香二分為末搽治小兒走馬牙疳端午日收桑葉陰乾為末每朝白湯下三五匙治痔舊棕燒灰又放在瓦上收火氣侵晨溫茶調服三四錢治婦人血山崩血海敗千年蓮葉陰乾炭火燒存性酒送下治腦漏鷄子白和百草霜搽治小兒赤瘤 梅僑先生藏方

綠珠為梁伯女生而爽傑好音伯嘗至山中聞吹笛異于常聲覓之弗得忽聞空中語云汝女好音欲傳一曲遂歸乎伯以為神仙遂下拜因語曰汝即歸更取西北方草結一人形被以綵服珠翠設杯酒盂飯命女呼我名曰茵子至三更我當至矣伯歸如法至時果至空中吹笛音極要眇綠珠從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名笛曰茵子又曰遠歸遠歸仙笛名 志奇

瑟曰文鵲笙曰采膺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沉東皆仙樂也 致虛閣雜俎

雷威斲琴無爲山中以指候之五音未得正蹰躕間忽一老人在旁指示曰上短一分頭豐履殺巳日施漆戊日設絃則庶可鼓矣忽不見自後如法斲之無不佳絕世稱雷公琴 賈子說林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並肩一星名咟瑚男子于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賈氏記聞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初與隣女浣衣相善經年不復覩精神""一夜必夢之嘗有詩寄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情人照落花浣衣詩無所出流淚而已 畫樓橫本事詩

沉雲卿夢歎羹甚寒仰見天上有無二兩字明日以告金迴秀迴秀曰羹寒無火也非美乎天無二字非人乎以鄙人觀之君當有美人桑中之喜也沉是日果遇美人苗蘊顏色絕代才調無雙沉有詩云十三學綳傍金爐十六梳頭壓大邪色比邪陽人第一才同江夏士無雙沉調金口子之占夢郎索稅周宣不過也一曰沉雲卿 元散堂詩話

古有女子與人約曰秋以爲期至上冬猶未相從其人使謂之曰菊花枯矣秋期若何女戲曰曄曰上冬政素節也是花雖枯要當更生明日菊更生蕊其人異之因名曰更生花 金剛鎖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珠蘭雜志

陳豐與葛勃屢通音問而歡會未由七月七日豐以青

蓮子十枚寄勃勃啗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汗其上勃遂棄之明早有並蒂花開于水面如梅花大勃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郎尋其異以報豐自此婦人伭雙量節爲雙蓮飾 賈子說林

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飛入室中炎輝照耀目不能正驚覺生烏遂名之 賈子說林

司靑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致虛閣雜俎

楊太眞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八分太眞二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復見卽丸不爐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咒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將符催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復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眞貴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鋪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烟呵像上次命

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衝遞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逼形燭上旣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葳蕤鑰鑽之于是太眞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眞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于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啓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眞所以尸解今見爲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冊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邪非邪遠矣此說又與長恨歌異存之備考 元虛子仙志

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薛燭劍也其文曰終歸之野鑿鐵鍊精薛燭是造百日斯成 採蘭雜志

唐太宗有古劍七星隱張隨丁北斗恆在燈下試之使人視其氣過斗劍上遂星漸隱頃刻不差 邢舟

竅寇以古錢一枚贈叔良靑綠色徹骨而凸起者叔良

時置袖間一日忽瑩潤而小凹叔良弟誦弄久剝落耳明日則又復靑綠凸起矣心甚異之後語竅寇竅寇言同蓋竅寇有二古錢贈一留一留者乃極瑩潤而小凹時復類贈者焉自後察之張藏者隻日則靑綠而凸姜藏者隻日則瑩潤而凹乃二錢有靈能來去耳由是觀之則張之與姜豈非夙定之奇遇也乎 本傳

姜思張不得數見藏其指甲箸濶麥錦囊中佩之裙帶時私啓視恍如握手一日覺錦囊差重視之有物若南蕃石榴子私心異之時有老僧乞食識其家有寶氣借觀之遂求買一粒願與直五十金言藥中用一粒便可延年起死謂之純情舍利反此爲想便可昇天反想入無便爲佛菩薩也 本傳

竅寇以相思子兩枚書名其上與叔良互藏一枚謂之留情石又作鴛鴦錦囊盛之繡絡于上曰兩心如石萬載靡斁 本傳

梁鯉母秦氏大雨中見火光自天降中躍一物赤色形若鯉飛入室中卽不見是夜生鯉故名鯉及長從孔子游 賈子說林

蠶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傷壁孔中視鄰家蠶離箔明日繭都類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儼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繰絲製琴絃彈之有憂愁哀動之聲問女琰琰曰此寡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 賈子說林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耶將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興富 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 天寶中事也 誠齋雜記

酈紫蕤愛謝耽咫尺萬里靡由得親遣侍兒假耽恒着小衫晝則私服于內夜則擁之而寢耽知之寄以詩曰蘇娘一別夢魂稀來借青衫慰渴饑若使閒情重作賦也應願作謝郎衣謝亦取女袙服裹之後爲夫婦 元散堂詩話

窈窕每得張手札必避人于帳中觀之務之盈笥名帳中集張以爲類蔡邕之讀誦衛私呼爲女伯喈窈窕有詩云數行心事鯉魚傳輕放金鉤絲帳懸不是嬌慵貪晝臥衆中無處看花牋 本傳

遠飲魏氏酒甜假寐月華命侍兒進以合歡竹鈿枕溫凉草文席皆月華閣中物也 本傳

般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玉在其上其子丁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玉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 誠齋雜記

仙女曉霽能醸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水遇安期王喬王母飛瓊之屬採芝爲車騑龍爲馬無所不至又擬金書玉簡字尤灼爍多至言妙難初覺不轉身尚能記一二策府有梵語者則不能記耳今人有遊仙兒曰果齋嚴孫八歲合冥如律令勅誦七遍書符酒上飲臥亦能如是 元虛子仙志

先君子言昔有少年博洽與鶴其兄爲商遠歸攜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 採蘭雜志

水仙子爲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類

玉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爲經鎮一日誦陰符經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一蛋走出狀若蝶螺就硯池飲少水乘風雨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無縫痕 修真錄

鶴一名仙子一名沈尚書一名蓬萊羽士 採蘭雜志

試鶯自言能作獨自舞宋遷求其一舞而不可得因呼爲羊公鶴 真率齋筆記

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 採蘭雜志

張牧過點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視之則有綠樹陰陰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視白兎搗藥兎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鬢髻或微笑意其爲嫦娥也一夕召客看月出以視之忽躍入空中明于月不知所之 採蘭雜志

符師勸修淨土以信爲入門之要一切世法亦不痛禁第云勿談人過飲酒不至醉茹葷不至殺生殺害不至于邪治本業有餘暇隨地閉目端坐心念佛號目觀佛容一年半載後念觀俱熟即行住坐臥皆可爲之至于

夢中亦得見佛此乃必成之驗也此僧又有奇術與人共坐靜室能攝其神共游安養境界大都與阿彌經所說彷彿是人既醉游一二次則夢中所見往往類之其夢游既多則臨終靈性自無他往必西方無疑也由是從者甚衆皆得往生大有奇驗至有見形報其家者然則淨土之說固可不信乎 安養記

有女子御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謹比邱尼往往勸其修淨土云當作觀音觀觀其法身愈大愈妙自此夜恒夢見之然甚小若婦人叙頭玉佛狀一日其夫寄一玉觀音類夢中所見自是奉之益篤 瑯林賞語

大歷中有一奇童某能詩性至孝讀書處供觀世音兩尊平明焚香禮大士爲父母祝禱踰年兩大士俱現形摩奇童頂曰汝勉終此志吾將助汝倏不見因名其所居室曰二觀齋文思大進 瑯林賞語

南水晶極佳者不分厚薄映空若無昔李少君謂武帝曰甲帳仙姝有欲現形與帝見者第云世人濁氣不可得近必齋戒封閉殿門以須我當升于殿上空中一見耳及期請帝見于殿前于殿屋上見仙姝凌空而上足

懸三尺身被五綵繡帶飄飄容色妍秀世所未見帝拜之仙姝袖中出金字篆書擲下與帝其言多秘帝于是愈益思盡見諸神仙矣後有人言少君以水晶設機令其上可以立人使一女子習之若男服匿入殿中及期如法行之帝謂真仙姝也少君倚上大都此類上終不察焉 賈子說林

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爲詩極佳睦贊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人試試顯爲白雲向空盡詩既成若予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

字云倘若從龍山還庵覩物功遂得通籍（林下詩談）

楊景獻有文燕香爐（林蘭雜志）

方喬既與紫竹遇一覩其狀更不可見晝夜思之面貌恍惚中心拂鬱毎人間圖兒貴美女圖者輒取視冀其有相似者或狹邪妓館無不留意用計萬端竟無其人終日悲嘆幾成痼疾有奇情詩曰眉如遠岫首如蠐但得相思不得親若使畫工圖軟障何妨百日喚真真一日遇一道士出一錦囊內有古鏡謂喬曰子之用心誠通神明吾有此純陽古鏡藏之久矣今以奉贈此鏡一

觸至陰之氣留影不散子之所遇少女至陰獨鍾試使人照之即得其貌矣然後令畫工圖之何有也所留之影何此女一得陽精影即散夫他物盡然又戒喬不可照日一照即飛入日宮散爲陽氣矣喬試之果然紫竹以白玉盤螭匣貯而藏之鏡背有篆書云火府百鍊純陽寶鏡（本傳）

昔有一士人與隣女有情一日伏于女家惟隔一壁而無由得近其人酔隱几臥夢乘一元駒入壁隙中隙不加廣身與駒亦不咸小遂至女前下駒與女歡久之女送至隙復乘駒而出覺甚異之視壁孔中有一大蟻在焉故名蟻曰元駒（賈子說林）

南番白胡山出猫睛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傳此山有胡人徧身俱白素無生業惟畜一猫猫死埋于山中久之猫忽見夢焉曰我已活矣不信者可掘觀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横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異故人怪之夜又見夢云埋此于山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遂集山人置酒食爲別及吞即有一猫

如獅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猫睛猫睛一名獅負仙女上元宗獅負二枚即此元宗藏于牡丹鈿合中以驗時（志奇）

文士冠有文章好讀書鑿壁懸梁無以踰也嘗有客過稍雲來頂上謫臨風懷中出一書投之曰習此始可以爲文士之冠矣士冠覽而異之問撰者姓名不荅第援筆書于紫几曰彼何人斯三江之右金鈎熠爍風吹草萎（林蘭雜志）

琅嬛記卷下 終

琅嬛記三卷

舊本題元伊世珍撰語皆荒誕猥瑣書首載張華爲建安從事遇仙人引至石室多奇書問其地曰琅嬛福地也註出元觀手鈔其命名之義蓋取乎此然元觀手鈔竟亦不知爲何書其餘所引書名大抵眞僞相雜蓋亦雲仙散錄之類錢希言戲瑕以爲明桑悸所僞託其必有所據矣

胡玉縉撰

琅嬛記三卷

舊本題元伊世珍撰語皆荒誕猥瑣書首載張華爲建安從事遇仙人引至石室多奇書問其地曰琅嬛福地也注出元觀手鈔其命名之義蓋取乎此然元觀手鈔竟亦不知爲何書其餘所引書名大抵眞僞相雜蓋亦雲仙散錄之類錢希言戲瑕以爲明桑悸所僞託其必有所據矣

俞正燮癸巳存稿琅嬛記跋語云此三卷是順治年間寫本署元伊世珍撰其文皆市井機鋒挑逗相傳明常熟桑悅造其書明末始出常熟毛氏刻津逮秘書近張君海鵬刻學津討原益海金壺借月山房彙鈔甚精而

兼及此書蓋以其爲常熟狂士今覽其書引姚鶯尺牘周達觀誠齋雜記言唐女子足小事又郭青螺江湖記聞言石尤風事文繁冗俗如出一手又琅嬛二字不可解所造琅嬛福地事不涉女子似琅嬛字皆當从玉謂琳瑯環之字匠鐫誤从女好奇者因而不革耳玉縉案燮所見寫本琅亦从女作嫏與提要本異

農田餘話

長谷眞逸輯

農田餘話卷上

長谷 眞逸 輯

檇李 王體元 王體國 校

天有十二辰　方者有神司其位日出在東其對在酉酉爲雞而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其對在卯卯爲兎而月光含景則兎在月中月出東溟向之而生明則與日相望故月得日光景隨光見月有兎形者亦何異哉世傳月中有桂對蓋日行于酉與扶桑則移景日中矣月望之明景亦隨之故月之所具而有者皆日光所及也此廣川董氏畫

理

至元中遣官十四員分道測日影用四丈之表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日在表南一尺一寸五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北至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疑卽唐太宗時貞觀二十年骨利幹遣使入貢來朝言其國日入後煮羊胛熟已天明者此地是也

陳孚剛中以禮部員外郎奉使安南其地初三新月在天心夏至日午光入北牖有排律五十韻紀其國俗至元甲申十一月五星聚斗牛至正甲申十一月五星并日月復聚牛斗宋淳熙丙午八月日月五星聚于軫閩越之地古爲蠻夷在漢唐亦爲偏方下國至宋則名公巨卿項背相望于是焉出而閩爲尤勝如建之章得象章惇胡文定父子眞西山蔡西山父子朱文公劉屏山游定夫福之陳古靈鄭夾漈余深朱倬邵武之李綱黄潛善李果齋南劍之楊中立李延平陳了齋泉之曾公亮蘇頌興化之蔡襄皆一時之才賢且伊洛道統之所系四方地氣消長盛衰之理昔人之論不誣

古曆五星皆順行至秦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五星皆有逆故班氏謂問之末造人紀不修師旅數起五緯如失常矣

古人建步立畝六尺爲步百步爲畝至唐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

吳中皆江湖平曠之地瀕于海隅東南北三面無高山限隔春夏多大風古人謂東南多風是也且東南東北西北三隅之風往往迅暴惟西南一隅無甚大風蓋由武林浙右天目諸山障隅故其風之來稍緩氣鬱蒸濕人亦肢體疲倦乃西南坤維濕土之氣使然

閩廣之地稻收再熟入以爲種而栽種非也予嘗識永嘉一儒者池仲彬任黄州黄陂縣主簿詢之言其鄉以清明前下種芒種蒔苗一壟之間稀行密蒔先種其早者旬日後復蒔晚苗于行間俟立秋成熟刈去早禾乃鉏理培壅其晚者盛茂秀實然後收其再熟也

凡產茶之地山南則冬無寒風多陽氣而和暖得春氣而先發故芽嫩全味厚生山北則受風雪多而陰寒至春深始萌葉厚而拳蹋氣味不全如海產香之地相似偶見一茶商論之近理卽茶經謂生陰陂谷不堪採掇性凝結癥瘕者是也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倣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旣久莫之或改及文辭留意杜詩所作頗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冠于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至元間戴帥初趙子昂諸公始出作詩文皆從李杜韓柳中乘頓掃者時之氣

習非惟道山劉静修諸公系中原文脉而南人
文格亦變
宋祚將終不獨文氣萎弱民間歌曲皆靡靡亡
國之音至今臨安府瓦子即行小令人家尚存
於此可見至正間北人歌辭殷碎散調哀促號
通衢市無復昔時文物豪雄之氣而人多槊沓
雜帶酷相思之類悲怨迫切之聲若不能一朝
夕者聽之使人悽愴不自已關係元氣運亦不

小者
宋駐蹕錢塘後歲率以重九然菊燈迤邐至冬
至則預賞元宵新年節序連絡至清明始罷臨
安幹辦日以整從宴飾妓樂爲務觀周草窓武
林雜志可見
前元自至正未亂之前四方無事服色皆尚華
彩男子多服青紫婦人皆紅丹臉朱脣惟居喪
者素面素服自壬辰癸巳歲後一槩事淡素男
子白衣白帽白靴婦人素面不施朱丹釵飾之
類皆不用絕髻名櫛梳𩕳服全用潔白蓋白爲
金行之氣金爲兵象刑戮肅殺之氣是以海內
搆兵人物彫瘵
前元印造中統交鈔以銀爲率名曰銀鈔一貫
文省準錢一千文直銀一兩故五十貫爲一錠
蓋是銀五十兩也得江南初以一貫準宋朝里
會三十五貫時來佑一貫一石後造至元鈔兼

行以一當五名曰金鈔子母相權至是米值十
倍於前以其中統言之十余貫矣至大中行銅
錢印造至大鈔一貫爲錢一千文准銀一兩當
中統二十五貫數太多物價騰湧期年乃罷至
至正庚寅中統巳久廢改造至正印造中統交
鈔名曰新鈔二貫准舊鈔十貫爲鈔一千文米
石價舊鈔六十七貫至是六十七倍於國初爾
後用兵輩印造以買軍需和糴米民間貿易不
復顧視至孕雄割據遂無用矣始世祖嘗問國
祚于丘眞人曰三様紙錢飛不起至是驗矣且
昔時至元爲母中統爲十後子反居母上亦下
陵上之象
今之官斛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前元至元間
中丞崔彧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
不甚相遠遂行于時至今不改
至元間得南國有總統者發掘先宋江南陵寢

其間金寶不可勝計取梓宮中尸瘞置于故宮
殿基上建石塔壓之以厭勝江南人凡宗廟神
主人民版籍皆寘于下高一十三丈後有雷火
自天而下破塔烟火焚經三日方止或云是天
曆戊辰秋也未詳其塔至張士誠據浙右時其
弟士信毀之
高郵湖大蚌珠自宋汴京時諸公記之蚌大如
席珠大如拳多見於類書亦天地間一異物耳

是後不闕有亡然張氏起於草野割據方面
朝命爲王公爲宰相平章金紫比比雖一時草
竊而卒爲王臣蓋異物亦爲之先兆也
張氏割據時諸公經國爲務自謂化家爲國以
底小康天起第宅飾園池畜聲伎購圖畫唯酒
色耽樂是從民間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如國弟
張士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珠工金翠極
其麗飾園中採蓮舟楫以沉檀爲之諸公宴集

輒費米千石木皆起於其微一時得志肆情縱
欲一至於此時人作詩有云書生一夜睡不着
太湖西畔是他邦士信在閶城中夜于城上土
桐下食金桃飲酒飛砲入射寢中擊死
爲天下國家自古不可弛武備前元自得江南
之後一槩盡毀城壁諸四海爲一家民間有弓
箭兵器以重刑將官用勢襲其子孫自佚酒食
肉手不能操矛戟是以中原一旦横潰盜賊蜂
起焚刼郡縣如入無人之境厥後貫民丁望敵
先潰至正壬辰賊由湖廣破饒信入錢塘犯湖
常無一郡能邀截之者緣無城池以爲備也
大河南北自至正甲申連年荒旱盜賊白晝城
市行刼人相食厥後有蕭留留自淮渡江入建
康之華山生子作彌月有盜網船頭陳顯四等
引官兵弓千人等獲之餘黨復没江而北
後至元丙子丞相伯顏當國禁江南農家用鐵

禾叉（即鎗叉）犯者杖一百七十以防南人造反之
意民間止用木叉挑取禾稻古人所謂肉食者
其智如此又禁戲文雜劇評話等項
後至元丁丑軍民間訛言官起發童男女自是
髫齔以上者婚娶男女年長久無匹配者雖貧
陋婚娶無遺幾一月方止亦可怪也
元世祖城燕都土中多掘出紅頭蟲問於劉太
保秉忠劉對曰後世擾天下此類也祖曰此必
西番家也（此番皆戴紅帽）故取西番人作帝師以厭加
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番佛子大元帝師
之稱在外諸郡立帝師殿以祀之設蒙古學於
中殊不知亡紅巾之亂
至正辛卯大開黃河傳掘得一石僧背刻云莫
笑石師姑一隻眼開了黃河天下反果以人夫
擾攘遂致大亂一時訛言關係不小
燕城係劉太保定制凡十一門作那吒神三頭
農田餘話卷上　十
六臂兩足世祖庚申即位至國亡于戊申巳酉
之間經一百一十年也
翰林王學士曰（名達字達善）在天爲天命在人爲天
性理一也于是乎有心焉故曰聖靈知覺虛則
見天理之湛者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
爲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于是乎生焉然行
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
即道心矣行其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梏于氣知
覺梏于氣人心違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
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哉
至正庚寅江浙鄉試貢院中驚喧以爲見大蛇
或言見怪獸莫測所在或言舊在武庫中之大
蛇故賦場以角端爲題至冬方國珍作亂江浙
始用兵
文宗潛邸金陵一日過蔣山寺觀鑄鍾以所御
碧鈿指環投于爐鍾成碧鈿宛然在皇帝萬歲
農田餘話卷上　十一
字之上有術士王一初妙于六壬嘗與帝占許
其有神器反即位以一初爲鎮江府尹一初被
召在京師日常在上前有飛鶵墮于殿前命占
之曰當有不管軍不管民大官人死亡之徵頃
之果有以帝師薨聞于上
趙子昂未仕時在錢塘訪鬼目相士至肆中拜
之鬼目曰且保重官至一品名聞四海人品也
丙申張氏據姑蘇楊參政以苗獠守嘉禾二境
之間往往以取功富貴易于反掌上則參謀軍
事次則招集無賴少年爲義士頭目殺掠鄉境
名曰檢括金帛財貨打劫不肯至於墻屋亦拆
毀而歸一時無不如志厥後多被殺戮或後貧
困或貽禍于後人
宋末德祐間北兵入浙國中擾擾間有不逞者
輒强梁爲暴多爲豪右所殺或事平被戮元曾
祖敎授公嘗語諸先子至至正壬辰紅巾寇入
杭丙申淮寇入姑蘇先子嘗以之語諸鄉人勸
戒之足時多有無良之人顯然肆惡皆爲有力
者殺及全家或平日所行不善此時略官橫語
即遭殺死者亦多有之皆目見也
楊左丞完哲字伯英家世播州楊氏湖湘亂以
苗獠義軍征行自備糧餉衣裝故所至多殺掠
轉戰至江東駐軍廣德丙申淮張入姑蘇江浙
丞相達世公除完哲爲參政攻討軍于嘉興逗
遛不進丁酉張氏遣爲平江知府周仁詣軍門
納欵既降
杭州見完哲相見甚　文炳大設宴盛陳烏銀
器皿嵌金鐵鞍之類皆奇巧可愛席罷盡以遺
楊自是約爲兄弟久之楊謀復建德大約以所
部從之及吏至盡以壓丁兵圍楊北關營中言
是受丞相節制蓋楊是時位左丞相權傾一時
丞相亦忌之完哲久戰屢挫乃縊于營中時戊
農田餘話卷上
戌八月也諸軍反投張氏
王與敬字可權淮西人少倜儻因亂以軍功得
官官至元帥以善射得名至正丙申春淮寇江
浙以所部禦于常熟兵潰退欲入保姑蘇時參
政脫因納城不納乃挺嘉興楊參政完哲欲殺
之遂駐兵松江謀結水寨于澱山湖等處令上
戶供給其軍首鼠兩端爲自全之計楊參政遣
押將鐵木練思陰圖之王知其謀其屬官戴萬

戶賊其與圖竟遂決乃焚劫松江以叛時二月十九日也鐵木及守令以下皆遁數日完哲調押將蕭諒擊走之俘其婦女陷于叛中者數百人與敬脫走由上海投淮張僞命爲威虜將軍偕僞元帥史文炳寇松江松江遂陷次年淮張納款除與敬同僉書行樞密事初淮寇入淮姑蘇丞相達公命彷完哲以苗獠由嘉興方國珍以海舟由太倉水陸並進爲征討恢復計値

農田餘話卷上

敬與叛松江遂潰其兵楊參政完哲統領入番思番苗猺獞兼江湘湖廣之人從之慓悍勁疾輕捷如飛慘酷不情所至殺掠無遺如遺蕭諒復松江賊既去所遺殘民非割耳即殺之兵至上海一路婦女羸弱之男子捉令擔負至營門亦殺之號爲剝復慘于劫掠是以重失人心昔王師吊伐之意然其保嘉興復錢塘驅逐巨寇功亦不可泯也丙申二月巳酉夜淮寇攻嘉興北門楊自暗中獨乘一騎出東突賊陣後奮擊出其不意左右繼至生擒其僞僉仆滿道促射之其徒溺水死者無計七月淮張弟士德據杭州衆號十萬自嘉禾赴之楊將士力戰賊奔潰士德幾不免由它道而遁奪其所掠民復業者治以安楊去嘉禾日告諸將曰我去賊必來宜謹防之比三月果至諸師各擊敗之皆實錄也有儒士董性存撰其勳德碑具述其事

農田餘話卷上

松江故華亭一縣也在宋爲嘉興之屬邑唐天寶十年以華亭爲縣屬蘇州晉天福五年以嘉興爲秀州而割華亭隸焉宋理宗朝戶九萬七千七百有奇元初戶版十七萬時江南六府三十萬升爲上路總管府十五萬爲下路府尹秩三品除仕有令守旗藤杖木劍之屬華亭以一邑遂升爲散府秩四 大朝以錢糧百萬故與蘇嘉大郡同秩諸邑戶一十七萬三百二十八寺觀六百七十七處

嘗見小說家言吳陸遜居第園有華麗亭故名華亭考之雲間志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留食宿之所也凡封侯初封亭侯如某亭侯之類遜初封華亭侯小說妄也泰封婁侯

汴京艮嶽元朝嘗有回回人于內取雄黃爐甘石數萬斤蓋雄黃藥于嵒穴地道間可以辟蛇虺爐甘石雨過之後日炙之則有濕氣蒸蒸然以象嵐霧故于中築二物

農田餘話卷上 十六

周草窻武林雜志載孝宗一日嘗酌史丞相浩甘黃玉葵花杯內有紫芯一後此盃在姑蘇一富家張氏有國以白金二十錠貫之進于燕京即此杯也

往見白描玉于高會周瓊英一卷內有古曲若干段非近世歌曲之名蓋四十大曲之一也後見大曲譜相合如紅葉題詩崔鶯等皆有之時人不解其音節耳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如花貌妾最嬋娟妾最嬋娟只恐君王寵愛偏此孟蜀花蕊夫人出蜀赴汴梁作也木徐匡章之女或云姓費

陸放翁在杭都城一詩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得到家曹雲翁家有此真

農田餘話卷上 十七

蹟因扁其樓曰聽春雨當年立馬錦城西曾爲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陽宮接浣花溪此放翁在城都後作也嘗見其親筆辭翰殊有風味

予外族曹雲西處士風流雅尚好飾園池有軒花木水石間曰遲盈曰聚芳小樓曰聽春雨有亭竹樹陰森中曰息影梅間曰索笑近水梅軒曰清淺橋中曰楚頌花本間有亭曰遂生花竹間有橋曰躡虹曰霞川曰月窗曰愛蓮命名皆清標不凡惜乎其家廢于己酉庚戌園林百歲巨木佳花名果輒自枯死魚鳥皆無復來止可見竹木禽鳥發生棲止皆乘人生之氣氣之和煥故能使然大家巨室覆墜陵夷之際得氣之先者皆若是

郝陵川經論書法鍾王變篆隸也顏變鍾王用篆也蘇變顏柳用隸也故古文則學先秦篆則學李斯隸則學鍾繇楷則學鍾王顏蘇行與草

農田餘話卷上

則釋芝索靖二王張旭然讀書多造道深老練
世故遺落塵累絕去凡俗翛然物外下筆自過
高人一等矣此又以道進技書法之原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上去下同）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稱
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郝陵川帛書事元世祖庚申即位以翰林侍讀
學士郝經奉使于宋告登寶位宋相賈似道忌
公露乞和之盟拘于儀真不令入朝亦不遣還
在儀真新館作帛書附于鴈足云霜落風高恣
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射窮海
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
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

凡五十九字帛博一寸高五寸皆有陵川郝氏印
透而公以至元十二年二月送歸國三月虞人
獲鴈于汴梁金明池為安豐教授王時若所得
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知之
奏于朝敕中敕取之仁宗裝潢成卷命翰林集
賢文臣題識之藏諸東觀或說世祖有四十騎
曾江南會無一人如鴈之翼遂興師伐宋者妄
也

李雪菴以善書得名頭陀布衣在道釋二民之
間為櫟樿敘宗官秩一品元世祖時
李息齋善画竹嘗為嘉興守故其竹吳下多有
之子遵道任台州黃岩知州尤善画竹木優于
乃父
古人無画蒲萄者吳僧溫日觀夜于月下視蒲
萄影有悟出新意似飛白書體為之酒酣興發
以手潑墨然後揮墨迅于行草收拾散落頃刻

而就如神甚奇特也既死其弟子沈仲華湖州
人傳其法亦佳世多見之
李運使員嶠亦善画蘭竹
春帖子難得佳者如鎮南王府碧梧翠竹神仙
宅玉葉金枝帝子家張天師宅麒麟閣下神仙
客龍虎山中宰相家江浙省治青陽　將乾坤
泰運道天開日月明
金華黃溍晉卿早年為湖州長興吏因簿書被
箠乃棄吏發憤讀書登乙卯進士第為世名儒
官至翰林侍讀學士
趙仲穆雍松雪之子善書画嘗任淮南知州有
一玉帶時廉訪某官欲得之不從竟以事蟻之
而罷其職至正中被召入朝旨下淮安取往來
案牘焚之仕至翰林侍制晚年典郡為吳興太
守
觀古画書先察其絹素可知其世代眞贋不得

逃也觀画水先觀其原次觀其淵又次觀其流
也
胥龍任水監月山次画馬得名其子三縣丞者
由父蔭得官生二子一女至正中北人有楊姓
某官因亂僑居任氏館舍子聘任女其子生
而驕初不知也嘗登墻窺所聘女任氏父兄皆
惡而悔之欲絕婚而不可得遂遷延其婚期楊
遂北歸音耗不相聞乃以[illegible]鄰某氏聘
及親迎船至其門其女遂剪髮而泣曰奈何以
一身而有二夫吾將奉佛終身焉閱其室多佛
書圖像之屬已久卒不偕久之一日消息來楊
之子已死遂將其女 玉 玉 其女後為女冠廉絜
無瑕今年已四十餘矣事可紀史冊
張氏時嘉興民夫婦避地行舟于道中夫挽牽
婦執柁偶值二兵利其舟而劫之乃殺其夫于
岸婦詭言曰吾夫不良殺之宜也二兵挾之歸

于平江伺其隙潛詣有司訴之二兵服罪就刑
田野匹婦固難責以全節卒能伸大義以復夫
夫之仇亦可尚也惜乎失其姓氏
常西吳李耀卿學士之子回回人居松江一日
與衆人飲酒妻以所插金篦揭肉而食偶有客
至瑛出迎客妻速入廚具茶飲客去尋向之金
篦無有也疑為一女奴所盜杖之偶致死窮以
錢物賂其父母得免訴訟久之家人[illegible]里巷會

茶中有一老婦人首插金篦熟視之乃向之所
失物也詢之是買于一坧者及問坧者之所來
云于其家整屋瓦合漏中得之蓋是時有肉在
篦上爲奴裡銜去墜于彼也凡事嘗詳處失一
小物而致殺人夫婦二人不久皆死

予嘗見富家巨室不以富有之際結人之心行
方便種德廕子孫往往剥人之肉以取豐己人
遣數斗賜年倍息轉算幾年以一取百小民之

家田廬准折一空彼方以爲得計儲積贏餘富
過封君貽于子孫豈非良策哉不再世化爲烏
有者吾見多矣

世俗占候雨晴惟甲子壬子甲申甲寅四日頗
可憑此外俗說占測水旱豐歉未甚可稽故眷
家伯翊陸先生嘗著田家五行志若干卷專述
田家俗談爲農家占候一家之書率多可驗

愚民惑于妖巫雖官府嚴禁莫之能止海上一
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
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言有
厭勝于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
前所敎也鬧于官巫服罪時縣尹何于正大禁
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

張氏將亡前三二年民間稱不可了之事則曰
寧散（寧奴梗反吳音郎梗靜也猶云如何）凡稱荒唐欺紿之事曰
製砲厭後受大兵圍困莫之可解日夜被萬斤

砲攻擊不已將碁年乃破一時里巷之言亦自
可怪

洪武甲寅乙卯之間街市兒童相語必曰也是
明朝如云未然也後試思之豈非鳳鳴朝陽之
語乙卯春民間無産業者起發鳳陽府屯田全
家死于鳳陽居半其語意頗相符合

張氏有國時浙間一夕月明四五鼓之間水皆
騰湧池塘溪壍之內皆然松江上海邑中壍一
海魚長幾二丈名曰閼霸考諸白孔六帖魚墜
于市滅亡之象

白翎鵲大能制猛獸猶海東青善擒天鵞北人
琵琶有白鴒鵲曲

司馬溫公未勅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側
旁注半非作亡體至今相仍作卜字寇萊公當
國凡有文字准此字去十作准至今不改先朱
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准字在干有平（仲中）

唐德麟開元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
二月節氣未審今法起于何時

吳下大水歲饑多是納音屬土之歲如至順庚
午至元戊寅至正丁亥洪武丙辰理不可曉

世俗相傳八句子一百八十年歌多有意驗如
洪武丙辰結句云但看六月中六畜一齊哭是
年大水孳畜無食人皆殺而食之庚申歲云庚
申多鬼哭是歲多怪事如龍潭瘵病娟人變牛

之類

海隅曹宣慰其先起農家至富強有孫文載娶
郡玄同先生女初歸曹氏一日謂孫婦曰可從
吾出觀花圃遂出所居外一望平田菜麥青黃
無際乃言曰吾家花園如是非爾家奇花異卉
之比也斯亦務本之言猶昔人賞黑牡丹（說之）

曹宣慰其父知縣前宋福王府管莊田人也至
宣慰日蓋盛大時瀕山湖爲潮沙漂塞大半曹

氏占爲湖田九十三圍凡數萬畝相傳其倉中
米囤凡十二行每行十百二十枚又一所少差
亦十二行行八十四枚積粟百萬豪橫甲一方
郡邑官又爲之驅使時有人以謀反不法事告
于江淮省蒙古臺某丞相受其賂黃金二十
錠坐其人爲誣告丞相家奴二人來索酒錢于
曹曹曰我以金廿錠與丞相了更有何物與爾
輩家奴歸告丞相丞相大怒出所賂金于堂上
凡曹氏主僕即收捕之曹有一子號十提舉獨
單騎北走至燕都投右丞相爾某尋某爲之計
約以婚姻結之乃入奏江淮丞相某取要臣姻
家金錠二十上怒命下繫丞相扎京取問遂服
罪曹氏糧萬石宣投道江浙東道宣慰副使有
司以文字上增歲獻字以是歲歲趣之子孫爲
之家厥後有司以湖田散佃于鄉民以足其數
在前元元貞大德皇慶間言也鄉人苦其家橫

有作對偶云雪洒荒郊白占田園能幾日烟迷
曠野黑漫天地不多時之語北人目之曰富饕
子

寶顏堂訂正農田餘話卷之下

長谷　眞逸　輯
廷樞　陳上選　訂
太白金　星　校

朱淸太倉人張瑄居上海二人本海寇元初就
招安卽爲導攻崖山諳識海道漕運江南糧不
旬日達燕遂有功朝廷付金銀牌而許其便宜
除授凡任船水手得力者皆授朱張官軍慰張

之子官參政富過封君珠寶番貨以鉅萬萬計
每歲海運許稱沒于風波私自轉入外番貨賣
勢傾朝野江淮之間田土屋宅鬻者必售于二
家他人不敢得也張參政嘗夜過曹宣慰所居
里中相惡爭鬪張氏遂于曹氏宅前疏鑿河道
以報之毀其外門事聞于朝旨下賜楮幣二千
五百貫命本郡官營辦遷宜以平二家宿怨復
其外門朱張二家厥後在朝有言其豪橫罔上
結連外番有無將之心遂誣之藉其家資貨不
貲前元江浙財賦提擧司卽二家之資產

朱畛管國英居上海家富豪橫因刈荒蕩亦草
啟爭端相殺傷至使二境人不敢越界執之卽
置積薪下焚殺之彼此擠拂海洋行刼事陷之
皆係于獄更相囑賂官吏文致互入其罪時在
後至元中丞相伯顏當國烈二人于平江并其
黨與藉其家厥後田土撥賜丞相脫脫立稻田

提領所于松江主其事

王同知景玉居嘉興鉅富其父任廣東市舶提
擧故家富不貲景玉自幼但見金寶充溢是以
奢汰無度家不置醸具日沽上尊酒不置燈盞
夜止燃燭至以眞珠結網珠燈沉酣竟日視金
如土于嘗識其于九霄宮居曹氏濮西園尚多
故物

今之葉子戲消夜圖相傳始于宋太祖令後宮
人習之以消夜又有倒擲戲者以玉作骰櫈狀
六觚而刻一二三四五六推旋于玉盆中久之方倒中
其數者爲勝又有鬼工以一牙瓢如指大內貯
器具二十件皆以象牙爲之小如油麻有一小
文簿檢其出入又有小画卷長數丈圖故事花
鳥之屬展玩半日工夫此等皆昔時後宮之物
也

丙午七月朔日秋時日食太半明者亦無光人
視物皆成金色視人面如黃橙

八月廿二夜有星蓬蓬孛孛如絮大于斗始見
于紫微垣天棓內指牛安從西南行疾甚次夜
復見已行過約五六十度又次夜雲翳遂不復
見

庚戌十一月初六夜半坎位有紅光自地起直
上森列如植自昴星相東西天半界如色暮霞
於中星宿色皆紅雞犬俱鳴宋宣和元年有此

異則宋通鑑又宋加泰四中子爲金泰和四年三月
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四不言日夜見金志
士治蔬圃其人必病黃日與穢惡之氣相
近蓋五臟之內脾香臭惡氣入脾以害脾故也
今之水毋俗稱海蟄或作涉聲皆無義理按嶺
表錄異謂之蛇廁从駕疑其音近涉故記爲此等
字耳又云廣州人謂之水毋閩人謂之蛇其形
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

覆帽小如掩腹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有足而
無口眼常如有數十蝦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
水上捕者或遇着即欻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
耳越絕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毋蝦爲目南中好食之云性煖治魚
之疾然甚腥須以草葉灰熟生油再三洗之甚
瑩淨如水精紫肉厚可二寸薄處亦寸餘先煮
椒桂豆蔻或生薑縷切而漾之或以五辣肉醋
如鱠而食之最宜蝦醋亦物類相攝耳水毋本
陰海凝結之物食而暖其理未詳
余按韻學集成脣字內有斯音者蚻蛆字注以
爲汞皮又曰蛆水毋也則此物爲海蛆其音爲
浙可證前說皆非況此物正似汞皮狀無疑也
正德庚午九月一日蘇臺張襲南伯志時年七
十有七
澱山在華亭西五十里有禪寺曰普光王山昔
日在薛澱湖中有道人登禪師者始結庵于崑

山之西面多漁家捕魚自道人結菴以來居人
採捕竟日不得魚因詰師問其故師曰但以網
册載王能語吾山者當遂所願魚可得也既而
果然自爾遠近歸之積累既民因以建寺名普
光王嘗因浮圖放光故爲塔神名號在宋朝有
勑封伽藍神相傳秦時那氏三女爲之曰三姑
雲間志亦著那女事澱山前元時潮沙湮潮今
在平陸
採生妖術王萬里江西吉州人以算卜遊江湖
前元至順間於興元府遇一同道劉先生甚相
得劉曰我有一術容易覓錢收採生魂遣去人
家作怪來請禳鎮廣得錢財行李取出五色綵
帛包裹人髮一塊幷有符籙云是生魂李延奴
以豬鈔七十五貫得之遂改名買買又傳採生
收葉咒術次年又於房州逢舊識嚬先生又買
得生魂耿頑童與李買一同驅使以此節次歷

魅人家至至正辛巳八月到大同府豐州黑河
村閒火家課命有一女月惜十四歲性格聰慧
萬里圖殺害之夜密念咒語潛伺於後既月惜
果出扠去遠地無人處用刀割下頭髮鼻舌唇
耳諸光目睛十手足指　心肝肺等件日乾持
求裝投小葫蘆兒內往來陝西賣卦壬午前到
察罕胸兒南街平易店安下開卜肆彼中有王
弼者來訪萬里萬里子請次曰此地淺水留龍
不住弼曰爾何人輒敢大言因忿爭衆勸解之
弼還家夜中臥內有風吹葫蘆哭聲日常有之
王乃請一人孫法師勘祟有鬼自空中作人言
云是南街巷內先生遣我來索衣服口稱冤枉
冤枉王集社長鄰里人備錄鬼詞云我是豐州
黑河村周大女母姓張兄名那海毋舅張大西
隣董二北鄰吳三備說被殺緣由弼遂聞於官
于萬里行李搜出女身紙人兒八個五色綵人

髮相纏葫蘆兒符印等物弼家又空中有鬼稱
是耿頑童係奉元路南坊織房耿家第二男兄
名頑驢又一鬼言是察罕胸兒李帖家兒子名
延奴因劉果師賣與老蠻賊改名買買二鬼備
言父姓名年甲親隣姓名某人及被殺年月
所司追至李帖名福保幷妻阿劉供狀與鬼語相
合除天曆己巳收羊子八歹失之不可根尋將年
十四萬里供收傳法時了不得食牛犬固近買屬
誤食牛肉破法致令鬼言事洩時陝西省掌察
腳兒宣慰司行移奉元路咸寧縣照勘耿頑童
大同路豐州黑河村照勘周月惜
至正乙酉詔天下分遣廷臣爲諸道[illegible]使察
官吏問疾苦禮尊年賑貧乏褒善良起淹滯所
至如廵將江西布衣黃如徵上言本道奉使散
散王士弘不遵詔旨務取民財鉗口結舌官吏
賢不肖不察民疾苦不問尊年不禮貧乏不賑

善良不褒淹滯不起江西福建一道地方五千
餘里馳驚未數月而編民失望矣且迷小民作
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曰
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回時烏天黑地官吏每歡
天喜地百姓每啼天哭地又曰官吏黑漆皮燈
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庚申君立高麗二女爲后監察御史李泌上言
昔世祖有言誓不與高麗共事者臺無用而泌
宮中乎以太后位以下錢糧畀之以婦作母也
失齊家之道且殷紂周幽因寵內而亡國失諸
侯爲可鑒者書奏除海北道廉訪使僉事又言
前者上章未蒙俞允言不行辭以母老乞歸田
里
司馬温公書儀云古人謂父爲阿郎母爲娘子
故劉岳書儀上父母書稱阿郎娘子其後奴婢
尊其主如父母故亦謂之阿郎娘子以其空之

宗族多故更以行第加之今人謂妻之父母親
稱其妻爲幾郎子姝亂尊卑
舅之子稱內弟不書姓姑之子稱外弟書姓今
人通稱表弟
雲間前元時有一黃冠陶谷菴居谷水坊面得
服拼術冬月止御單衣常時或揮扇夜不用枕
昇首而寢名曰懸枕睡
上海草了堂宋故家也家藏書至全備前元文
宗時講筵語及唐聶夷中詩上詢其有文集否
諸學士皆以未聞對或進言章氏藏書之富遂
特旨下訪其家果有聶集上之勅授其州教授
以旌之厥後高麗戍金千兩欲易之不允子孫
後不振張氏有國時已散失多矣
儒士謝子蘭論辨確嘗言吳江三高亭不當祀
范蠡蠡越臣以計滅吳絕吳祀蓋吳人之讐也
豈當祀之二致千金史記云載西子入海中公

巫臣之流也安得爲高哉
齊天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
饑色吾使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
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之無
益也夫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
髮將焦身將熱彼猶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
曰不然吾將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
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
水泉將涸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猶不用
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
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
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得盡種
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能有德
也
至正甲辰秋八月張氏國弟四平章士信充安
豐遂逼達世丞相以位讓之其移文略曰太尉
閫府俯同三司上柱國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相
照得浙江省眞臨吳越控制江淮乃天下之雄
藩是東南之重鎭自非碩德元勳雄威重望功
蓋當世澤及生民者疇克居此吳王張士誠有
生英傑間世雄才其弟太尉張士信天資英武
志節忠貞伏念當職才非輔弼年已衰幾德不
足以服人力不足以勝任苟不推賢以自代必
致誤國而獲愆今將元授官爵行中書省行樞
密院行宣故院三臺銀印各一便宜行事賞功
罰罪招降討逆并金牌等付授施行遂劫制拘
幽于嘉興飲毒而卒
予外曾祖妣大君陳氏兄弟若人平生不患痘
瘡緣姓產于宋臨安有一穩婆某氏者與人守
產生兒不患痘瘡且十九初產兒未啼前能去
其口中穢物故也及觀李東垣班疹論云子在
腹中隨母呼吸飢渴則飲母血十月降生口中

尚有惡血啼聲一發隨吸而下此血復歸命門
胞中僻于一隅伏而不發（右腎爲命門）直至內傷乳
食濕熱之氣下陷納合于腎中二火交攻營氣
不從惡氣乃發合此說前事可信驗（納音芮水相入也）
至朔分同日十九章是爲一章中有七閏凡六
千九百四十日名曰章歲見齊東野語中藏元
震論問書謝應芳子蘭論學校　靈祠子戴
門之外夫婦隅坐甚非禮也且男子居外女子

居內豈有身爲神妻呈身露肉次饗上大夫邊豆之薦于先聖清廟之下學　風　府出之抛而乃論於習俗之繆理當撤去爲宜

謝子蘭曰美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者聖人順陰陽之理初不以死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一旹繫乎年月日時之吉凶而使人拘拘焉擇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亦盡乎人事而

已夫天時何足泥哉

前元英宗（入廟利德）年號至治性剛好殺故被弑晉以藩邸入踐大統識者以至治二字稱成晉王二字數或然也時改元泰定二字出道書乃悲正道也

西漢景帝男中山靖王勝爲人淫營樂酒好肉生子一百二十餘人宋徽宗止及其平

宋熙寧中總天下戶一千六百萬而漢淮以南當千有餘萬戶前元至元初國中大比民數八十餘萬及平江南得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餘戶總南北之民一千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三百有六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洪武初天下戶一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五戶可見兵燹之餘比熙寧十之一也

宋幼主名㬎歸元朝封瀛國公命爲僧賜名合尊（一說作合尊）就業河西某寺悟前身曾爲寺僧至燕京有僧恩斷江贈以詩曰版圖棄擲南歸北衣鉢傳燈西復東　地家山無復好莫思故國月明中至英宗朝遇[illegible]

許文正魯齋公衡被召入見世祖問曰聞爾多能奏曰臣能種田教學祖曰爾本事只會言兩件對曰種田乃衣食之本教學乃風化之原上善其對

趙文敏孟頫胡石塘長孺至元中有以名聞于上被召入見問文敏會甚麼奏曰做得文章曉得琴棋書畫次問石塘奏曰臣曉得那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事時胡所戴笠相偏欹上曰頭上一個笠兒尚不端正何以治國平天下竟不錄用

柳子（諱字人子厚）曰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以敬焉祀于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祀于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

教孝祀于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示勸善

廉文正公希憲字善甫其父本北庭人從回鶻主婦于元官至司徒生文正時適拜廉訪使遂以官爲姓見元明善所作神道碑世祖一日語文正曰受戒國因祭內典可以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受孔子之戒久矣祖曰孔子何戒對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祖領之常好讀孟子時號廉孟子後子孫居平江

凡人窮達禍福之生大則有命小則有時太公窮賤遭周文王而得封甯戚隱阨遇齊桓公而道顯豈窮賤隱阨爲有非而得封貴顯爲有是窮達有時遭遇有命故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乎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深害幾死者再三既遇堯受禪爲帝方見其害未有非既立爲帝未有是前則時未至後則時命俱

至也按古之人困阨後得通達未必初有惡而天禍其前卒有善而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自結髮以至于死前後無異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達一全一壞遭遇適然皆繫時命也

後至元丞相伯顏專權其兄馬扎兒召爲樞密密使使之子脫脫爲臺大夫伯顏久著無將之心一日記以打獵須出兵夫于外謀歸朝卽行廢主之事脫脫入白其逆遣使召之伯顏曰我不在朝有何詔旨勒騎歸都城城門已閉有詔爲劉氏左坦諸軍從之乃除平章沿途中遞降官至于幸思列陽春縣安置死于龍興路驛舍

日見親重至正中拜相以中州河患遂舉疏鑿之役因走役夫潰散河南叛寇受詔復徐州州平班師十四年復受詔討高郵兵百萬皆于王山賞功幾罪便宜行事誠大軍圍賊城城中窘

殿無計本破在頃刻丞相以士卒勞苦視賊以釜魚豈免何可逃免姑俟明日進兵破之決矣洎夜半詔至免相收其兵權安置懷安路以樞密使統其兵或勸丞相破賊然後聽詔入執問族曰是逆君命也不聽或勸其扶立鎮南王爲主爲南北朝曰若行此志則在吾叔手中爲之矣遂就道諸軍潰散叛而資寇者有之吁元氏之大事去矣淮人苟延十年之命饕以富貴在此一舉也

眞文忠名德秀號西山宋南渡人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關之尤嚴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使令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旣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爲之矣不復祭禮而從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悵悵者失道無所之之意以此言之奠祭之禮其可缺乎

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挂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瓮區區亦未貧此晏元獻詠上竿技之詩也王荆公見而題其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眞誤將心計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二詩見諸葉石林詩話倪文節經鉏堂雜志言荆公未用時天下以重名歸之一旦顯用衆盡名譽惡盡善類用盡心術新法一變馴至禍亂使其當時高臥不起安得有此不達者未必不爲禍也故李文方亦有詩云可憐一代經綸業不抵鍾山幾首詩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之藏者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

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于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又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于道路猶仁者見而殣之耶殣音謹埋也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賢愚繫于人固無關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緇銖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以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令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予早年深秋多見林木間有異禽如翠羽之類斑緑可愛其狀不一有喙若剪股相支者或人云皆是海南所産此亦乘地氣自南而北自兵興後三十余年未嘗見之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個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性而復歸如月影在一盆水裡除了盆水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裡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裡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哉

華亭夏椿義士家嘗畜一龜尾有十三支云是一千年生一支毎歲冬作一木匣以襍草屑韞藏之凡若干年一歲將龜藏龜眼出淚主寒歲道火焚燎屋宅龜亦死其女爲邵公孺先生之母幼年親見此母誠慈不妄語者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

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嘗記至正甲申七月某日日將没有一流星自墜于西地去地數丈而止大如月色白無光下有白氣一道如帶蜿蜒下垂西地向丈余少頃其白團從白氣中下墜有聲如雷地皆震動

晉郭璞（字景純元帝時爲著作郎）嘗欲爲顏含筮（含字弘都成帝時爲侍中光祿大夫筮占其命之休咎也）請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三十餘年年九十三卒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隋文帝時人）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賈瑀進曰（瑀門人也）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

邵子曰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之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之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非在人也有求而得之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也不修而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之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不得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乎

儒士吕勉夫東萊之後善醫韓明善之表兄也早年同學于一老儒林先生先生毋以醫道授之故二人皆善脈用藥如神予嘗見邵公孺先生言其父學録君七月間被驚八月遇吕偶診之曰爾脈變甚我當爲之修治不爾病將至君不信謝之至九月中旬忽病血證亟召吕謀之曰事已無及旦夕將去矣我當留此送之請召他醫治之亦可越三日果如其言其他治驗率多類此

農田餘話卷下

農田餘話卷之下終

農田餘話二卷

舊本題明長谷眞逸撰不著名氏所記多元末及張士誠竊據時事中一條記至正壬辰紅巾入寇又一條記至正甲申流星墜地事皆所親歷則其人生於元末而下卷内一條稱正德庚午九月一日蘇臺張䋲南伯志云云相距一百五十八年年月殊爲牴牾或後人有所增入歟

女紅餘志

龍輔著

女紅餘志小引

余細君龍氏性爽淡令淑兼善屬文外父爲蘭陵守元度公後家多異書細君女紅中餘之暇輒細閱之擇其當意者編成四十卷時置几頭命曰女紅餘志今年屬余游宦京師細君精差其最佳者手録之僅四十之一附以詩選内余囊中昔徐淑能文秦嘉方軌文君擅詞相如比肩余乃自媿束手制科深有愧于古人茲常勉焉以副吾細君睎冕緇之微指耳武康常陽序于太平官舍

龍輔女紅餘志目錄

卷上
自序　圓嘅
瓊漿　綠輔窗
珠窗　椒房
桂宮　紅塵
貞女引　廻風曲
白紵歌　飛蓬引
碧紋　飛黃鬢
褰屏　金帔
寶鐶　金籠
玉雲　郎當
鈿　連枝帶
蹇蛩蹲　赤珠
承雲　裙
巾　鏡
玉猴　生香絛
太華龜　熨斗
剪刀　尺
辟塵麈　碟鑑
莫難珠　珊瑚
旱毦　鸂鶒
璘藉　敘帔
索鉤　杵
帳　琵琶
玉鏡臺　針
衣帶　圓頂善
玳瑁床　璫
玳瑁屏　燭
扇　青眼
淚　頭語
黄姑　阿侯
玉奴　異錦
柘彈　印綸
蘇妝　詩女
婆蘭美人　毛女
佳女婦　善丸婦人
俠嫗　水仙花詩
新蒲　蘭
竹　梅
瑯琊草　花見羞
侯　嘉蜂
當鳥　鼠
卷下
自序　中兼
蘇閨　帔
戲示女伴　偶成
曉景　春針

送外、　夏閨
蓮子寄外　蓮子詩比成自覺飄甚戲題此作以解發君一笑耳
紀夢　寄外
書懷　題書齋
冬曉　春日三首
偶成　春日寫懷
睡起　送外
寄外用前韻　寫懷
寄外二首　恨
答外　製履寄外
冬至　十一月初四日五鼓
紀夢寄外　贈外
偶成　蘭梅詩
答外　寄外讀書處
山中寄外十五首　送外
又爲子夜歌

龍輔女紅餘志卷上

鄙觀載籍頗多僻秘女紅之暇每一沉酣推玄底妙庶有別于瞽者一日屬君讀何遜詩不解山枝詠新識意鄙闇之笑曰彼奈何忘越人歌耶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政何所謂詠新識也因于間日稍有所識以便觀覽要多婦女家事龍輔識

團魄

東陽詩云團魄始降晨雞嗣之光景倏忽石火猶遲君何不來徒有相思

瓊漿

游仙詩序云有仙童降于郊進余以瓊漿味甘如飴膺空而去故其詩有瓊漿且未洽羽轡已騰空之句

綠綺窗

隋文帝爲蔡容華作瀟湘綠綺窗上飾黃金芙蓉花琉璃網户文杏爲梁雕刻飛走動費千金

珠窗

唐玄宗武惠妃窗上皆挂明光之珠

椒房

閨情詩曰含嬌弄態出椒房則椒房不必盡指宮中也

桂宮

陳後主爲張貴妃麗華造桂宮于光昭殿後作圓門如月障以水晶後庭設素粉罘罳庭中空洞無他物惟植一桂樹樹下置藥杵臼使麗華恒馴一白兔麗華被素袿裳梳凌雲髻插白通草蘇朶子靸玉華飛頭履時獨步于中謂之月宮帝每入宴樂呼麗華爲張嫦娥

紅壁

田尚衣多病文帝以硃砂塗四壁以辟邪故謂之紅壁

貞女引

貞女引雙思引一曲二名即今梅花琴曲也

迴風曲

王母別漢武昇雲命長襦歌迴風之曲

白紵歌

沈約白紵歌五章舞用五女中間起舞四角各奏一曲至翡翠羣飛以下則合聲奏之梁塵俱動舞已則舞者獨歌末曲以進酒

飛蓬引

飛蓬引取首如飛蓬意思夫之曲也

碧絃

女丸以黎洞寶香爲琴以崑山碧玉爲絃故曰碧絃琴

飛黃鬟

元雍姬豔姿以金箔點鬢謂之飛黃鬟

豪犀

豪犀刺髮器也詩曰側釵移袖拂豪犀

金梭

羊侃姬張靜琬能織奇錦有金梭玉梭伏兎織轅皆人間所無之寶爲飾

寶鑷

袁術姬馮方女有千金寶鑷插之增媚

金籠

青琴採桑携金籠玉鈎

玉雲

吳主亮夫人洛珍有櫛名玉雲

郎當

郎當淨櫛器也

鈿

李聰姬紫雲有金蟲寶粟之鈿

蓮枝帶

倩將別其妻曹洪女劉蓮枝帶以相贈後人釵即此意

塞蛩褥

鳳因李倫見棄聽塞蛩心悲因織塞蛩之褥以之

赤珠

八釋仙有夜明珠赤如丹砂恒繫于蓮花帶上著曲則夜行他人遠望但見赤光如初出日輪不辯也

承雲

承雲衣領也昔姚夢蘭贈東陽以領邊繡脚下履邊繡即承雲也沈約八物爲十詠又有憶來時憶坐時憶食時憶眠時四詠俱爲夢蘭作也當時傳誦之

裙

周昭王延娟以奇錦爲裙晝看成鳳夜看成龍名交龍鬬鳳裙

巾

羊侃姬孫荊玉櫛履皆用輕綵合璧錦巾

鏡

李月素大鏡名正衣小鏡名約黃中鏡名圓冰

玉撥

隋煬帝朱貴兒插崑山潤毛之玉撥不用蘭膏而鬢髮鮮潤

生香襪

無瑕履襪之内皆襯沉香謂之生香襪

太華氈

光武后陰麗華步處皆鋪太華精細之氈故足底纖滑與手掌同

熨斗

姚月華熨斗名麟首黃金爲之

剪刀

濤坑姬解愁有雙龍奪珠之剪

尺

吳主亮潔華有襍寶黃金尺

盈盈有畫尺

辟塵麈

無瑕嘗執辟塵麈禮觀世音誤落香罏中火熾不及取至今名爲無塵殿

碟盌

盈盈家奴婢皆用黃金飾碟盌

莫難珠

李愿姬玄寶腕繩恒貫莫難珠

珊瑚

宋禕侍女數百挂鏡皆用珊瑚枝

翠毦

臨川王宏妾江無畏善騎馬翠毦珠羈玉珂金鐙

脚蹋

梭一名脚蹋

犛籍

蠶箔一名犛籍

釵鮫

燕昭王賜旋娟以金梁却月之釵玉角紅輪之鮫

索鈎

崇蘭館序云綺幔高褰結金索皆神麥之穗珠簾不捲懸銀鈎盡仙蒜之條

杵

杵之神曰細腰庾信詩曰北堂細腰杵

帳

翠惠王爲閶娥製鸞鳳帳焚白花香于內則鸞鳳俱飛舞古老云鸞鳳乃仙蜂血所染仙蜂出休與山其形如猫愛花香聞有異香不遠千里必食之而後返

琵琶

陳後主孔貴嬪琵琶名懷風

玉鏡臺

淑文所寶有對鳳垂龍玉鏡臺淑文名婉姓李氏賈充妻

針

許允婦阮氏有古針一生用之不壞

南華謝美人針詩曰同心欲製錦歲月好磨礲眼中如得線燈下敢辭縫

衣帶

桓谿女字女幼製綠錦衣帶作竹葉樣遠視之無二故無瑕詩云帶葉新裁竹簪花巧製蘭女幼庾宣婦

圓頂簪

魏文帝陳巧笑挽髻別無首飾惟用圓頂金簪一隻插之文帝曰曰玄雲黯靄兮金星出

玳瑁牀

楚娘名伎也寢玳瑁之牀懸翡翠之帳

瑠

瑠婦人首飾也詩曰明瑠間翠釵

玳瑁屏

陽文張玳瑁屏風黃金爲屈膝長七尺廣二丈可以卷舒

燭

紫愛瑛瓏宮中燭心至跋皆用異香實屑擦之有異彩數里皆香湯伐之發其殘跋值萬金

扇

東陽嘗贈所歡二扇一曰銀花一曰寄情後復歸之有詩云還君與妾扇

賣眼 李白詩賣眼擲春心

觀美女詩序云賣眼香屏之中弄姿淥水之側及桃李之芳年輕金璞之重體

淚

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筋

眼語

寵姐每嬌眼一轉憲則知其意宮中謂之眼語又能作眉言寧王也

黃姑

黃姑牛郎也馮婦勇士也皆以女名

阿侯

語曰欲知菡萏色但請看侯蓉欲知美愁美但看阿侯容阿侯莫愁子也

玉奴

東陽詩曰誇脆絞羅袖示音呼玉奴玉奴即梅奴也

異姝

秦韓出異姝嬌妍委靡消魂奪目隣國購之千金不許

柘彈

春游詩序云誇柘彈于禽林競韓盧于獸苑

印檢

南華戕云啓印檢而含情睹題書而揮淚

暮妝

令嫺答徐悱詩有云落日照靚妝開簾對春樹一日薄暮令嫺忽作新妝夫戲曰照靚妝不若更新妝佳也令嫺大笑爲之罷妝

詩女

玄甫逵行吳氏女思之製吳思玄之曲其辭曰金風響洞房佳人心自傷淚隨明月下愁逐漏聲長燈前羞獨鵲枕上怨孤凰自覺鴛幃冷誰憐珠被涼

夢蘭美人

夢蘭古之美人見東陽襟志庾信詩云何年迎弄玉今朝得夢蘭

毛女

毛女字玉姜精乘屬術一披袿而游八荒諺曰誰謂八荒遠玉姜頃刻返飲我五色霞食我三清飯

佳夬婦

陸夫人好佛嘗夢三神人謂曰吾畀汝佳夬婦夫人不識所謂後其子一夕室中被盜明夕少閒之三鼓聞後園相擊聲其子起覘之則後垣已壞殘月中見一女子與一人鬭其人力竭仆地女子頓足探手提之其形若飛遂擲去之然後復下至門呼曰賊斃吾手矣安寢吾佳夬婦也異日無相忘竟不知何人里中自是無復夜警

香丸婦人

貞觀時有書生幼時貧賤嘗爲人傭作一日至二鼓歸其母以餓餒一盂食之有鄰人陳姓書乘酣嘻笑而來側目視其食食已復嘻笑而去生頗不平之又嘗有共傭作者與生不相能一夕伺于道覰前欲毆生生覺逃去已而爲人傭書其家奴誣生盜其淨巾中金又有奴匿其主緊要文書害生生不能白主怒杖之人由是多謗生無行者生悲憤歸取先人業肄之業稍就不慮貧苦矣生一日閒步經觀音里有一婦人姿甚美生心動屢回顧看之有惡少年數人干路相謂此婦有邪行語語有實據生聞賤之不復有相顧意生後與妻坐燭下偶及此事妻曰此吾異姓之從女弟也妾徒以君貧故不敢與之往來聞其獨與一侍兒居此里立身最高潔親戚俱畏敬之豈宜有此何等惡少年汙蔑之也生聞之大怒欲爲報之翌日婦命侍兒來曰主母感郎君恩雖未行最感之即爲郎君死無恨幸與郎君有夙緣後日可一見于某所第未可溷過盡歡有日也生如期往果得望見各以目逆之翼日侍兒復至曰主母治杯醴夙郎君少坐及至酒饌甚盛几筵間所陳器皆人間所無獨命生坐中堂飲半侍兒負一皆囊至曰主母所命也啓覩則人頭數個顏色未變乃向侮害生者也生驚欲避去侍兒曰郎君請無驚必不相累主母固預命以藥物待之矣懷中出少藥白色有光用小指甲每頭彈斷處粟米許頭漸物小至于如李子大侍兒食之吐核亦李也侍兒又曰主母惡惡少年無須臾忘亦欲假手于郎君生愧謝弗能婦人又命侍兒進一香丸曰不勞君舉腕君第掃淨室夜坐焚此香于爐香烟所至君急隨之即待志矣有所獲須將納于革囊歸勿畏也生如指焚香隨烟而往初不覺有墻壁礙行處皆有光亦不類闇夜每至一處烟嫋嫋繞惡少年頸三繞而頭自落或獨宿一室或妻子共床寢或初就枕待者執巾若麈尾如意圍繞未敢退悉不覺不知生悉以頭納革囊中若夢中殊無畏覓于是烟復嫋嫋而旋生復隨之而返到家未三鼓也烟甫收火已寒矣探之其香變成金色圓若彈倏然飛去鏗有聲生恐婦復須此物無以復命正惶急侍兒不由門戶忽爾在前取頭彈藥食之如前生告曰香丸飛去不可覓奈何復須香侍兒曰得之久矣主母傳語郎君此畏關也此關一過無所不可爲姑了天下事共作神仙也後生與婦俱徙去不知所之

俠嫗

修容嘗言幼時其母好善爲里中盜大起鬭門惶駭忽一老嫗至曰汝家從未多陰德盜雖亂吾能匿汝無得駭也袖中出黑綫二尺裂作條子每人令繫一條于臂曰不必備飲食第隨我行耳家中一切無所損修容母子隨至一道院老嫗指一神像曰是神慈悲好行善行汝等可潛其左耳于是教修容母子閉目負之而入神像亦不大母子處之如一間屋中老嫗朝夕未視神像耳孔僅容指凡飲食至耳孔輒大一日盜夫入院中兵器羅列甚利修容從耳孔中窺之甚寒心一夕老嫗持一人頭示修容曰渠魁已斬餘無足慮修容問何不早行之曰雖係盜亂亦天數然吾小術耳何敢違天今天命吾斬則斬耳于是用法如前負而出歸至家修容拜以爲師誓修苦行以報德老嫗曰汝仙骨尚微無復勞也于是教修容作萬壽粧猷祂遷曲後不知所往修容歸于元雜也

水仙花詩

花光照流雪葉影散凝水不妨當水步只慮向空

凌雲窗居士詩也

新蒲

南華詩云委婉難作牒力弱詎爲輪

蘭

甘水之傍出玄蘭香聞數里有子如初生梅實種之皆生昔馬師皇治龍病龍負子一函贈之于是獻黃帝種之死中（）南華封蘭爲世愛君

竹

竹名鬱離不知所出偶睹沈詩云繁陰上鬱鬱促節下離離似出于此又云得生君户牖不願夾華池故南華封竹爲户牖君

梅

南華封梅爲寄春君

瑯琊草

又賓進上以瑯琊草十車可以染綬

花見羞

明宗同王淑妃看花一花無風搖動衆葉翻然覆之明宗笑曰此淑妃明秀花見亦爲之羞也自後宮中呼爲花見羞

倭

成都山有疾獸名倭頃刻萬里

嘉蜂

麗丘出嘉蜂釀蜜如雪和諸香爲丸蒸衣數年不散

黃鳥

黃鳥一名綿蠻

鼠

吳興姚察少時宿于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幼卿曰諾一人曰幼卿覘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卿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幼卿曰諾曰向與而語者何人也答曰陳二公公卽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牀頭頮面銅盆也公平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主家買我歸能福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辨色典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盌卽仆地暴死察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爲鼠所毒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察家日以昌果仕陳至吏部尚書今人呼頮面盆爲幼卿鼠爲陳二公公出此也

龍輔女紅餘志卷上

龍輔女紅餘志卷下

詩曰無匪無儀惟酒食是議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則操管握牘非婦人之事明矣鄙也不才性多愛憤不有吟咏將成大病與君倡和時聊爲之以代藥石非敢言詩然有愧千古訓多矣昔楊子謂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然綜古文辭者往往不鮮聖賢不之非鄙敢借以自解能輔識

中秋

寂寂中秋夜含情出玉閨河長看雁遠月皎覺雲低

暮閨

暮閨翹首覺愁添鑿壁書生隔翠烟獨向嫦娥再三拜慇懃爲我到郎邊

鏡

徐淑古銅鏡背多青綠花收藏敢輕慢曾得照秦嘉

戲示女伴

誰道孤眠苦孤眠却自強請者隔宿髻常是不勞妝

偶成

繡窗同刺繡女伴喜天晴剪刀當日暖粧鏡隱霜明

曉景

春日映朝霞新妝出絳紗開簾驚宿鳥倚樹落危
花
答外
金徽只自秘玉匣不曾開梅花難獨弄袖手待郎
來
送外
榜人檥舟待催飯送郎獨諳行郎食性廚下自調
羹
夏閨
日斜未理妝晝長人易倦迴撲硯上蠅墨花濺團
扇
蓮子寄外
蓮房新摘袖中攜剖寄青青子數枚若識心頭最
清淨莫嫌根腳本污泥
蓮子詩比成自覺醜甚戲題此作以解發君
一笑耳
書罷題鍾字要君知妾心雖然非白雪却是重黃
金
紀夢
夢中握手說離愁夢覺歡娛怨已休安得人生真
似夢華胥蝴蝶共悠悠
寄外
面約隨時改離情睹物含君風愁少女妾卉異宜
男

書懷
叢䔢不可期蓮子空相託欲寄一封書惟愁被姑
覺
題書齋
深閨漸老大始學謝娘詩擒筆題成句良人事作
師白頭漸卓女團扇愧班姬豈敢傳千載聊將遣
一時
冬曉
積雪帶睹霧閨中事可誇曙窗留鏡月寒鬢集釵
花
春日
風吹花香薰洞房白日照鏡光射梁後園韮暖雙
蝶醉堂前塵落對燕翔
二
春服初裁絳寒衣始卸絨花帶全懷蝶林插半腰
風
三
侵堦草逾碧明窓日漸遲携針睹語鳥牽斷繡床
絲
偶成
堦下莓苔爛熳堦邊竹色蕭疎彩鳳繡來有恨琺
鴻讀外無書
春日寫懷
暖氣逼房櫳開簾多鳥聲竹春思笋嫩地日識泥

睡起
下幃慈午睡怪殺鳥相呼起來慵刺繡窓下理菖
蒲
送外
綠柳千條映遠空郎君欲別思忡忡願得化為江
上水與郎直到赤門來
寄外用前韻
未得相携約尚空小歲一見一忡忡妾意原非淥
江水無端只向畫橋東
寫懷
初聽鶯聲又燕聲年華不待使人驚桂花開遍門
還掩風自清時月自明
寄懷
莫怪書煩斷雜傳恨萬端離承結髮愛難作比肩
看淚痕恒濕思長筆屢乾臨封沾臂血使識寸
心丹
又
何處最難禁思君直至今雙魚浮水面對鳥下庭
心
恨
背人解素襪裂斷寄郎邊須知銷玉骨無與步金
蓮
答外

君信問平安閨中差可歎竹佳連露倚雲好下堦看

製履寄外

何物寄殷勤宮鞋綠錦文爲郎承素足指日躡青雲

冬至

冬至宵雖短孤眠恨自長枕單寒入夢窗破月窺床

十一月初四日五鼓紀夢寄外

昨夜有佳夢馳書報與郎隔門須是近有臭必然香

贈外

遠別嘗霜雪留郎且過冬只愁春色裏離恨更重重

偶成

情弱抽思長腕嬌運筆拙口訥恐易忘牋書還自裂

蘭梅詩

蘭梅逐候舒種此欲何如蘭葉堪崇佩梅花好寄書

答外

郎書來問近何如性癖如郎只似初忍冷臨風因愛雪抱病點燭爲看書

寄外讀書處

女紅餘志 卷下

玉人之室隔清洲日日華牋空自酬書似峴碑看即淚人非萱草遇還愁

山中寄外 并序

昔李爽有山家閨怨鄙效顰爲絕句若干以寄君觀覽焉

泊舟古岸傍松栢日已晌本非同心斯空似西陵路

二

湖色開明鏡嵐光列翠屏雙眉不忍畫羞對遠山青

三

一到空山下同看遠俗塵松枝堪作塵無計贈情人

四

若得共此栖松菊長携手岸上數株松何須減五柳

五

寄郎以山字得無無解處得郎一人來便可成仙去

六

脚下繡宮鞋殷勤爲郎做今日貪看山鳳頭半已破

七

踏拳不辭遠微汗濕紅粉萬一有桃源當期郎共隱

八

山中白日暗霏霏雲雨動信此非巫山安能入郎夢

九

妾在山中來郎在溴頭住郎若泛舟尋莫誤桃花路

十

問郎今日來日斜何不至應知篙櫓遊羨殺雲中翅

十一

利名何足事山中樂未央郎如學耕耨奴便學蠶桑

十二

茅屋擁紅爐聊在山中宿杜却几上燈無書供夜讀

十三

嬌兒漸聰慧出語解人意促奴須早歸恐翁書又至

十四

寄郎三片玉至今無報音深山多古跡不得共郎尋

十五

買舟不論價但願舟不進歸時與郎面不敢放秋

時

送外

與君非一身同戶恆相憶而況出門去寧知當復北

又

君言游宦向華京不得臨岐一送行行惟有楊花路飛去飛來似妾情

又爲子夜歌

明朝將解纜叮囑不曾離文無識頃刻不久便當歸

女紅餘志二卷

舊本題龍輔撰據原序所稱乃武康常陽之妻序不題年月不知何許人也上卷皆採掇新豔字句陽序稱外父爲蘭陵守元度公從家多異書輔君女紅中饋之暇輒閱之擇其僻豔者編成四十卷陽余游宦京師輔君精選其最佳者手錄之僅四十之一云云然皆不著出典又無一語爲諸書所經見殆雲仙散錄之流下卷皆輔所作小詩亦淺弱不足採錄錢希言戲瑕稱爲好事者所依託則明人已灼知其僞毛晉乃刻之詩詞雜俎中失考甚矣

解醒語

撰人不詳

解醒語

元　誤

泰定間中夜忽召集賢直學士鄧文原倉卒不備手詔就以帝所佩玉從容召之至曉着二朱衣送出人以爲榮

京朝官獲美除者寮友設酒于披雲樓以爲賀因名披雲宴六部得堂署則爭相餽遺謂之烘堂

南臺權重百寮正堂限號斧戶限人不得輕越

平章李孟漢中人始家居不欲事仕因事至京師右丞楊吉薦留輔導仁宗仁宗敬重之嘗與之對奕便殿賜食雪盾餅微骨貢又冬月賜宴煖閣

國初序朝執政大臣謂之擎天班玉堂清署謂之煥璧班言官法司謂之劍鍔班外戚謂之椒蘭班親王謂之瓊枝班功臣將帥謂之豹首班其餘朝臣謂之隨班

長春殿燕群臣供事內臣進饌有咳病帝惡其不潔命爲疊金羅半面罩之詐露兩眼下垂至胸自是進饌者以爲此例

宮中臨幸以黃金糙肩輿使宮人衣貼繡鋪翠襦扛之

至元間馬八兒國入貢閩近占城二十二年遣使至其國求奇寶得吉貝衣十襲吉貝樹名其華成時如鵞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實花冠十頂冠以金作花七寶裝纓絡爲飾蝦羅百顆形似珠而成龍紋大者過于彈丸國有蝦瀨隱沙中常抱珠戲于瀨上土人伺其去取之繡絲紋百段金顏香千團香乃樹脂白者爲佳五香七寶床一隻（床可坐不可臥者）鶩褥瓢十枚以之貯食經月不敗恭蘿樹數十枝花葉似棗實似李味佳大珊瑚百株鱗睛石百枚又有血竭穪桃浮金餅等物

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西僧楊璉眞伽又請乃如所請發陵取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于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時會稽有六陵（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發掘搜取諸寶器殆盡徽宗陵獲走花鳥玉筆箱又同凉潑繡管（外國所進）高宗陵眞珠戲龍鞍（嶺南劉鋹所結以獻于太祖者）光宗陵交加百齒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七刻仙人御虎之狀）穿雲琴（金猫睛爲之徽玉蟾爲軫）綠玉磬（唐楊妃物）度宗陵五色藤盤影魚黃瓊扇柄其餘器物不可盡舉大抵陵中物無定式惟視平生所玩何如也

世祖獵于灤河一鳥摩于靑雲之表世祖以鞹下之形大于鶴羽皆五彩成班有西夷人云此是盧隆鳥宿于西海荻草中

成宗春暮時命宮人掃落花鋪蘭若殿施金帳諸嬪衣碧鸞朱綃半袖衫頭纏吉貝錦背係秋雲紫絛帕着白氈袴成群相逐滾藥劚花鬪旋飛蹄戲狎彌日帝曰上燦黃金下設夢席使美人爲鞠弋流踏之戲

處州陳繹曾爲國子助教口吃一日集諸生曰車生極（極讀言者習拳也）中有數人不覺葫蘆絕倒問之皆官生恩蔭也繹曾不能容解官南還

有藏侍郎者素畏其妻妻怒即行跪禮俟其怒解乃起御史中丞祝公有張京兆之風嘗爲妻合脂與粉調以塗之號桃花面京中好事者爭相效焉當時語云侍郎膝夫人屆（細君夫人作）夫人面中丞鍊

撫州吳澄名重至治泰定間貴族巨賈莫不願得一文以爲子孫傳寶凡求文先脩贄禮後復以金帛致謝謂之採筆在翰林數年幾于巨萬張平章曰吳學士身居玉堂而抱奇貨求文章者日以千數孰謂文章不可以榮身發家哉

天曆中一人着紫花草褌束斑竹枝冠蟬翼巾遊市上或時至寺中聽講連日或吟飲酒肆三宿而去市上見至呼以凝漢亦不爲意京中大姓畢之相與承接彌月忘歸人叩其姓名但云浮生子平時詩句近于鄙俚人所難處反露警拔蓋文而隱者也凡數年忽遁去

燕帖木兒奢侈無度嘗居百羊以會寮吏又于第中起水晶亭亭四壁皆水晶鏤空貯水養五色魚其中剪綵爲白蘋紅蓼等花置水上壁內置琥珀欄杆箱以八寶奇石紅白掩映光彩玲瓏前代無有也洞房設樓床廣砌擇美姬溫軟少骨者枕籍而聽謂之香肌席脂紅粉白之嬌羅列左右隨其所取以爲花嬉玉樂也

尚書范子英賜食帝前食韭芽麵肯之一筯而止帝曰不中食乎英曰臣豈敢但天厨珍味臣已

領愿矣山妻久厭糟粕將以遺之使知官家有人所不見之物也帝令盡量服之（服作食）役賜一帖以歸

倒刺沙賄賂通行賣官鬻獄家有金寳寳海以藏所得金帛珎異時人譏之曰庸才計窮（窮作柄）披靡于勢門（倚作靡）金玉運窮朝宗于寳海

唐駙馬竇于太后所賜厨料甚盛乃開司僊厨以市厨極馨香使僊人聞之亦當駐也（駐風作）

椰貫玉正間待制翰林與虞集揭奚斯黃溍齊名號儒林四傑

黃溍爲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凡朝廷大詔令皆出其手京師人呼爲璽戶學士

許謙孫從宗言上方珎異庫有虎頭硯魚肌綫（綫作）猿臂笛金絲簟鳴玉繫腰等以嘗提點庫故知之悉云

詞客馬文友別墅在彰義門內有春香亭每百花開時置酒亭下會都之文人吟士賞花賦詩謂之錦繡會預是會者各輸一席又有飲山亭夏日避暑于此又有婆娑亭玩月之所並聚詩人作會如春香亭故事因號其墅曰長樂園

進士俞一陽嘗往來高梁河間近凝翠樓有大姓丁氏女秀穎一陽注目久之女亦顧盼不已陽心悅之自是常遊焉然彼此隔絕終無以致其情也及除官將歸陽日常怏怏如有所失聞此女知書乃爲菩薩蠻一詞置于胡桃中用膠塗合其詞云秦樓僊女新標格嬌姿牽動瓊林客綠意乍能禁尋魚欲寄音三紅憑一紙百年期一夕求鸞控紫韁待月下西廂復袖之以致其處凡四往女適與一女童遊園中一陽從垣外窺之擲胡桃于身上女會其意碎胡桃觀之亦

書一紙以答云鳳幃深鎖靈芝格知情已有青雲客風來花不禁遠聞金玉音殷勤謝去紙月圓在今夕獨步不須韁一心下西廂一陽得之不勝欣悅夜與親僕數人往伺之女果與女童負包袱而出一陽遂携之以歸任滿給由至京女求歸一見父母一陽先達以書然後與女同歸其父母遂認之爲婿權若平生焉

國初起圓殿于西宮中以居西僧僧官皆著茜帽開開眞人嘗于帝前稱天台山多僊果帝曰可致乎眞人曰可因取金盞蓋覆之少頃有水晶李十枚鶴珠棗三十枚玨竹實四枚

吳元鄉至元中至京師從張留孫見世祖成宗召見贈玄德眞人臨終作詩有一聯云覡脈乾坤輕世界閘開山嶽上天門舉棺如無人乃是尸解也

商人得利者曰遂心不得利者曰佗耗買酒脯㩁之極賤行商呼爲貨脚行商亦謂坐賈曰鞄漢蓋相譏也

解醒語終

東南紀聞

撰人不詳

東南紀聞提要

東南紀聞三卷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載考書中有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役語丙子爲至元十三年前一年巴延渡江臨安失守矣當爲元人所作故稱宋爲東南而其中鄭紳一條稱外戚生封王爵者宋蓋自紳始論秦檜一條稱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爵論三五九月一條稱宋朝於此三月不支羊肉錢亦皆屬元人之語然於宋之諸帝稱陵名稱廟號年號往往多內詞殆江左遺民所追記歟所載惟論虬髯論拜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聞間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采說部爲之至於韓琥之清節何自之抗直張惟孝之任俠單煒之書法趙執中之木筍史嵩之之恢怨以及徽宗時瑞鶴迎駕出市僧之詭術紹興中韋后欲觀石塔得寺僧之諷諫則皆史傳所佚足補紀載之闕惟楊談耗用茶局官錢一事足見宋政之不綱乃載之以爲豪舉殊不可訓又汪勃調官一事稱張俊韓世忠迎合秦檜後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萬萬不至此恐未免傳聞失真而南熊夫人一事尤爲猥褻亦未免墮小說窠臼自穢其書然大旨記述近實持論近正在說部之中猶爲善本原書久佚卷帙無考今以永樂大典分載於各韻下者裒合排纂勒爲三卷

東南紀聞卷一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司馬溫公歸洛講孝經有一丈老往聽持簞食豆羹以獻公爲升講庶人章畢丈老請曰自天子至士皆有詩庶人獨無詩耶公不能答

李如圭字寶之吉水人七歲能誦書淳熙間孝宗諭云誦尚書即誦無逸孝宗大喜撫樹和誦以至終篇誦訖聖諭云予汝一官即再拜謝遂授迪功郎

葉少蘊早年貴顯退居石林晚年嘗以吟咏自如每遇風和日暖輒以數婢子掖小車且攜酒鐺食奩自隨遇其意適處即下車酌酒賦詩有小吏俏慧每使之檢書蕭索既久亦能

詩詞

浙西趙䆿慾夫權平江府事有婦告姑私者官追姑勘鞫將施刑而問婦曰汝姑孝乎曰極孝順䆿曰汝既孝順代姑受杖竟杖其婦俞文豹云深得誅心之法

張尚書杓尹京禁銅器有僧持銅鐃一副求首及追問犯者則云自祖父相傳毋曰用此齋僧至此僧遂掠之而去公縱之而語僧曰汝能辯事令判汝爲頭軍乃當額大剌專一捉捕銅器六字此蓋深得誅心之法

徐帥安民守襄陽時外境旱蝗上下巴河嚙草木淨盡次第入境同官父老皆以爲法當禳禬或驅而殺之公不然一日四鼓小騎徑之境上境蝗所祝天曰漢陽民惡力耕耨幸而中熟今境外有蝗將及境者此皆臣政事不明德意不宣願蝗飛入臣口寧臣死毋壞百姓頃之大雨明日報蝗已盡出境矣

韓琥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尚書之子以蔭補京官清苦自持史相當國羅致之不少屈一爲京局終身不出人但以韓判院稱南澗晚年有宅一區伏臘饘粥至仲止貧益甚客至不能具胡床只木杌子而已長沙吳某得廣東憲還至京擁送吏甚盛道候仲止立馬久之廳事間寂無人未幾一老嫗啟戶出吏亟以刺狀授之抵於地徑入去吳慚退訪樟邱文迥亦故舊也色尚未和樟邱曰得非見拒於仲止乎曰然樟邱曰是非君所知且相與共食食畢與同往於是聯袂行至廳事樟邱以杖叩屏者再內徐問爲誰樟邱曰樟邱文卿復於吉吳某也在此仲止乃出吳謝曰適候謁移時仲止笑曰松風吹耳不過喝道也時方暑於是席地飲極歡而去久之吳專狀遣吏送酒錢若干仲止出門曰你官人交割了也吏錯愕曰本官方拜見自此卻去上任仲止作色云便是近來官員不曾到任先打動公使庫物色韓某一生不會受此錢使吏須賫去其清節如此

龍溪汪藻與薌林向子諲交遊情分甚厚汪集中有和向伯恭詩即薌林也汪爲湖州納妾名娼周氏而其妻不能容汪預語諸郡圃將與之會其妻瞷其往即徑造其所而詬之汪預戒十數卒伏於道候其妻之來則連聲大唱喏其聲如雷汪聞喏聲即由他道以去向平居每議論慷慨以功名自期後知潭州失守而歸汪藻劾戲之曰君喜功名今中興第一功也向答曰公喜佛今十大弟子位也汪以是深怨之已而向爲言者論去

楊談字純父臨川人少學音律弱冠曳裾侯門泛州訪鄂州張守既至張賓之往合淝謁制使杜子興杜亦壯之明年用以解安豐圍孟元庵共開帥荊湖張鄂中薦之元庵處以茶局因其資用楊盡捲本領錢數萬用之既盡茶局本領錢實隸總所後事發秋壑爲總領求純父甚急元庵以白金六百兩與之使急還元道純父又以散之賓客酣歌不顧

汪勃歙人也仕州縣年踰六十猶未改官滿趨朝試干秦檜求一近闕秦問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舉者幾人曰三人耳於是遣人導之往謁張韓時二公皆以前執政奉祠請間有秦命倒屣出迎執禮甚至勃得改秩秦後擢寘臺省

蔡京爲相日置講議司官吏人數倖給優異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留飯命作蟹黃饅頭略計其費饅頭一味爲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客集其私第酒酣顧庫吏曰取江南官員送鹹豉來吏以十缶進細視乃黃雀肫也京問尚有幾何吏對以猶有八十有奇其充口腹之欲者若此他可知也

劉龍洲過太和入蕭定聞客京師因爭競到府趙尹師睪素不喜士將杖之其儕輩扣稟使于方若居闕王不得已折簡於趙云劉過生平遺逸事不止此要當使偕子治之勿出吾

青手也趙忻然即釋其罪

韓大倫蘄王曾孫也本刀鑷家兒隨父出入府第韓翁奇之翁無子嫗啟翁曰刀鑷兒倘在今不收拾得無後患翁慨然呼以入時十七八矣翁立之於前作色曰我有四箇字汝能不犯戒則留不然去耳請問之曰酒色財氣也大倫曰幸受教敢不敬承不飲酒不近色不愛財皆當服行終身惟氣之一字却欠商量不可少屈翁聞其言大喜出布衣一襲俾服曰是折節讀書力行其言惟居官着紫袍每下廳小廣兵即擘青布背子在屏後自幼及老不易其操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檜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人揩覘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韓蘄王世忠微時貧困亡聊疥癩滿體臭腐不可近其妻孥亦惡之夏日浴於溪澗中忽一巨蟒直前將噬之韓窘急以兩手握其首頷間蟒以尾纏其身韓不得已握持以歸其家欲呼妻孥刺殺之皆駭遁不敢前韓愈窘入厨中見有切菜刀偶仰置几上遂持蟒首就上極力拔之來去如引鋸卒斷蟒首既免不勝忿懣之餘煮而啖之明日所病疥癩即脫去肌體瑩白如玉其無疥癩處即否

理宗朝史嵩之當國往往以深刻得罪公論嵯之商運自昔而然嵩之悉從官糶價直低昂聽販官自定其各州縣別有提領考其殿最以辦多爲優於是他糴盡絕官擅其饒每一千錢重有實至三千足錢者深山窮谷數百里之錢無不輻輳收到見錢就充糴本順流而下擬赴邊州廟堂會計糴運到邊每一軍斛止計本錢十七界會一道時江西十七界百五十錢可不謂之深刻乎有無名子以詩嘲之曰萬斛千艘滿運河人人盡道相公鹺相公雖是調羹手傳說何曾用許多

鎮江有讖云老虎逐鹿走狀元出京口丞相背後走寶祐戊午春虎逐一鹿自甘露寺後入城哭入故將李顯忠家諸孫皆勇悍攢槍拒之鹿死虎復從故道出城遁去次年三邑舉人入京赴省集飲豐樂樓下中間傑作者醉中踴躍自謂必應此讖時丞相丁大全聞而惡之意謂狀元應讖丞相當走矣丁鎮江人也陰嗾省闈官吏黜讖三邑試卷皆不取及揭曉悉遭黜落時丁之氣燄熏灼邦人敢怒而不敢言是年冬丁罷相出判鄉郡繼而遭勒代之守鎮江者乃焦炳炎嘗爲爲武舉狀元與丁素有深憾到郡未幾遣丁有謫居之命焦遣勇將數十輩押發如捕強盜丁狼狽就道是知狀元出丞相走讖應乃如此

黃震知撫州以明決稱宜黃宰和自亦能官一日郡符督賦何自云若欲行催科之政下邑不能奉承黃怒幾劾去之

張惟孝字仲友襄石碑人鐵面磔髯身長六尺且善騎射以春秋領鄉薦金之敗也聞北兵捕境率其族人自襄趨郢過淛渡江卜居江陵之藕池湖光山色抱膝長嘯如是者二十年鍾泉嶷訪唐舜申見其人物魁梧心異之問之唐具言其平生鍾自叩之則不輕言再三叩之則曰朝廷負人遂不答明日鍾言於宣撫姚楠洲希得姚使邀之堅不來鍾與唐委曲導意又明日盛禮具書札宴之仲宣樓酒數行鍾語之曰有國而後有家今天下如此將安歸乎始有相向意即條具請廬帖三十歸所居召募明日遂行

韓境字仲容金紫廟甫之曾孫也蔣重珍以女許妻之而未婚蔣招之就學韓見其氷翁所爲有可議者未免苦口蔣不悅驟遣之投牒朝堂離婚改蔣境後登進士第遂別娶焉

咸淳丙寅秋澧陽風雹四山林木皆糜如焚而葉枝不凋凡當壁者率糜爛而澧陽爲甚時守澧陽高將軍也高爲郡守催取蚝餽每一都保月獻一蚝皆令生致華以陶瓮將食則旁薪炭迫之或鬻或脯又走四遠以餽親厚一郡皆苦之至是雹見異大者重一二斤着瓦瓦裂著木木折器用率皆碎毀高恐怖不知所爲於是避在床下亦不能禦有吏教以函具衣冠滾匍下拜以謝天怒不得已用其言久乃漸息譏樵直廳事之南前有高城爲之障噴色既解但懷怨頓在城外沙上蓋風挾之以去也未幾高遂罷

秦檜爲相都堂右掖間前有檞著實時榜每嘿微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云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榜吏叩頭服蓋其機穿根於心雖細瑣弗自覺

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謠云殺了穜蒿割了菜喫了羔兒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及執中也貫似道當國京師亦有童謠云滿頭青都是假這回來不是要蓋時京妝競尚假玉以假爲貫喻似道之專權而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役矣因記似道貶時有人題壁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愁西湖依舊流吳循州（吳潛貶循州似道擠之）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比之雷州寇司戶之句勸儆尤多

王樞密庶本出張魏公之門後忤秦檜貶死其子又以誹謗時政械官編置在貶所無聊有方士口辯多技能因與之往還方士能以藥和水作字白與紙等人不知其有字也投之水上乃見庶之子因戲書秦檜可斬四字投諸水以試其術

方士持紙竟去欲白之官厚賄之乃已每至家升堂呵叱如嚴父然少拂其意即欲白發其事庶子飲恨事之惟謹獨一僕不平一日與方士遊屋後廢圃中有眢井僕謂方士曰井有巨蟒方士俯視僕從後推墜方士入井中下石瘞之已而爲人所告秦遂起大獄加以叛逆獄遂成其家夢庶乘馬語其家人曰吾今往辯明茲事矣未幾秦死其獄遂解其子之寄淳熙間入兩府云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懷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求外遷有王仲荀者以滑稽遊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輒曰今日公相未出衆官久候某有一笑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竦聽之乃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閽者告某官不在客怒叱閽者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汝獨無忌諱而爲此言我必面白以治汝閽謝曰小人誠不曉忌諱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曰汝官既出但云某官出去可也閽愀然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頗褻客云

東山先生楊長孺字伯子誠齋之適也學似其父清似其父至骨鯁乃更過之守當川時秀邸橫一州廷相擇而使之詰欲其拔薙一日秀王柚緘招府公公念不欲往又無辭以卻於是往赴張樂則致水陸畢陳帷幕數重列燭如晝酒半少休已而復坐乃知踰兩日夕矣歸即自劾云祇赴嗣秀王尊

會荒酒凡兩月夜曠廢職事願罰俸三月以懲不悛自是終其去秀邸不敢復招亦斂手不敢撓政一日幹辦府捉解爬松叙人公據案判云松毛本是山中草小人得之以爲寶嗣王捉得太乞刁傷秀才故得邪又好閣部傳之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于景靈幙次李謂王曰見君告詞云其鑄月虞仍祓身章謂通判可借才緋入朝則服緑且作簿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換抓爽既名左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衛王張魏公也滿坐皆大笑

秉丞相衛王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游日飲亡何一日登堂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而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士氏金消稽人也

劉平國宰京口人弱冠登紹興庚戌第有高誼復善綜理初其爲俊庠從吳買田由此遂務聚族于漫塘族皆仰給焉因以漫塘自號再調浙東倉司駝幹措置得宜儲利大入後以買進臨雜發邑宰之私爲宰所下石遂歸不復出杜門却掃屏居二十年端平甲午特改入官除籍田令不拜尋又起知宣州後直秘閣至大監有漫塘集文挾偉氣其尺牘有云今之所謂豪傑士者古之所謂破落户者也意有所指知者以爲名言其漫塘口占曰醉看船頭背月眠醒來紅日浴晴川

等閑活計無人共獨占江湖萬里天又漫塘賦云張端衛謂漫塘叟曰余非宦東州客有問漫塘之景者余無以應或又有徵圖於余曰子漫塘里中人也寧無之余又謝無有既歸將與好事者謀之而遊乎塘之上見景物之無奇遊觀之無所難之可若何叟不對而援筆爲之賦其辭曰東沿卿巷北廟疏畦小溝環其南通川淩其西靡種靡藝不耨不治葭蘆苗而映帶成行沙土潰而壅底爲隄茶藜叢生蒲稗因依菡萏紅白錯如布棋爛乎若異賤初按於緑陳紫兮若月宮更下于瑤池翠蓋亭亭芳氣菲菲鷗鷺慣圓沙之宿魚便密藻之依蛙蚓爭鳴而鼓吹白鳥鴝鵒求下而瀾絨舞衣雲斷而霞散錦綺風平而月樣玻璃成寶天壤之真趣有非世俗之可知亦有新齋臨乎水涯小舟斜徑短屋疏籬而未多而況浤滕門雖設而草侵扉朽木慣宰予之晝寢而昔然玉川之夜歸仙舟自去誰爲元禮高軒不來孰爲退之叟之辭未畢端衛曰止余聞李愿安盤谷之居杜老喜浣花之寓彼豈玩志於物縱心佚豫蓋以厭俗喧而避身遐舉要必有偉麗之觀宙門之致以滌蕩其精神澄清其志慮庶曰日可到於兹皇而胥叅足適乎帝所況如吾子內絶意於聲色外忘勢於圭組爲計已決匪年已壯而是塘也廣深雖愧蘇夫子之滄浪而僻遠亦殊柳先生之鈷鉧其臨也可羽其閼也可補胡不增其高而爲基衣其平而爲圃畫舫浮深修梁跨阻嘉花美木之列植高館涼臺之接廡使鄉曲改觀兒童欣舞顧乃計

失於因循事仍于莽鹵豈惟無以自適於一時抑恐由之貽笑於千古漫塘叟曰吁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顧吾與子雖同發氣尚殊出處子寧規我以目前之苟且毋寧怵我以方來之謗譽彼花迷金谷之圃雪冷袁安之楮妻凉釣瀨富貴郿塢試由今而視昔果孰去而孰取張子由是恍然而思釋然而悟曰子無俟於余言吾特從而戲汝

吳鑑字仲權臨川人頗豪張于湖之豪豁于湖豪氣橫九州去長沙百年猶有能道其不羈者仲權尤不減嘗使湖南漕行部以小舟私載一妓自隨至湘潭夜泊就妓失足墜水舟人驚呼打撈運使幸而拯溺其豪放如此

東南紀聞卷一

東南紀聞卷二

神宗年十三居濮邸一日正晝寢英祖忽顧問何在左右奏帳方見假臥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問英祖笑曰勿視也後竟登大寶

理宗初在潛邸與余天錫同里初生之夕天錫見外間失火紅光燭天奔到火所寂無有也惟榮王府閑閑明燭天錫人問王答云適生小兒天錫知其爲異即求一觀及入室異香馥郁若有二童子張青蓋護之後太子竑忤史相彌遠史遂密謀於余余告以理宗降誕之異史遂命余薦之權庭以小職來謁時史相故使之謁坐主席去後家人問云相公何以讓他主席史但捶胸而已寧宗不豫立理宗爲皇太子其太

子竑別聽處分史相繼進金丹百粒有頃上崩遺詔太子樞前遂即皇帝位

魏公張浚督師漢中夜頓舍幄前環兵以衛金人遣刺客穿公兵幕而獲之公問誰遣汝來曰四太子也其爲珠乎曰然公曰汝何許人乎曰太原府拓拔某也主以金兩箋與我妻子爲質而來公曰如汝比者幾人曰猶有一人且以某相嘗事不集則有彼公曰汝今何如曰請即死公曰吾生死有命非汝曹所能制飲而遣之翌日會僚屬猶有告公以爲非者公笑曰某倘不以罪去數月其人當復來既數月外有降者兩人自謂嘗爲刺客蒙相公不殺者因率其黨歸順自殺其妻留嬰兒及先人之骨於褚中而來呼而物色之良是一箄始大服

淳熙己酉孝宗倦勤光宗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明節如故事時有術者以拆字自名言世人吉凶事蹟無不奇中因語人曰近得邸報乎節號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爲二千日兆在是矣聞者掩耳而走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徵應固有數乎

吳曦未叛時常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纖方垂鞭四顧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之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懍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

虞雍公字允文以西掖贊議既却金主於采石還至金陵

謁巢概審義問於玉帳幕屬皆在焉相與夢間閒流星墜報
白至鑑金主將攻圖瓜洲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
必可倚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成屬目巢酌巵
醪以前曰舍人盛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勲業雍
公起立受巵曰某去則不妨然祀得一小詔放爲都督誦之
皆有人得一鼈欲烹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爇火使釜水百
沸横條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其人以計取之
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
我欲觀之僕之北行毋乃類是乎坐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
鎮江金主不克渡而弒自此上倚知馴致魁柄云
徽宗微行過一貨卜李其姓自號落魄子問其生辰則與徽
宗年月日時一同上因憐之問以當塗官況好惡李對曰蜀
最好上曰吾與蜀帥有故當作書使周汝李辭以裘之上又
賚之以屝屨及書辭之李固不識其爲徽宗也於是投書劄
封則敕劄令其交代本職帥遂擗公用迎入禮上李交事後
越兩日中風死上聞之遂以其命付太史局推算貴賤史云
生於重屋者爲帝生於茅簷者爲庶人
東都大相國寺有術士蜀人議命一命必得一千先夕留金
堅日議命甚肅后父鄭紳貧無籍其姪居中在太學約紳議
命紳笑曰何不留錢市酒肉耶强之必往如約術士先說紳
命只云異姓真王再說居中命又云亦是異姓真王因前命
而覈後紳以后貴積官果封王居中作相亦封華原郡王外

戚生封王爵者朱蓋自紳始命術之驗如此哉
周益公必大致仕後出謁道經巷陌間遇一賣屨者甚憐之
使問其命則年月日時與益公不差一字於是取衣一襲賜
之俾食其家廩之終身其人更衣受食一日暴病而死有知
命者曰其年五星聚江湖益公生於舟中故得鍾美而業屨
者不與焉其與雷轟薦福碑者雖際遇之大小不侔而其爲
命一也
中都有談天者居觀橋之東設肆於門標云看命司其術稍
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者乃以司自命豈
理也哉
同州節推廷評岐君寶登進士第尚書好古文學之外尤邃

易象製周易梓戲因蓋取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
乾六爻爲君象不敢以爲戲自餘每爻當棊子一路爻有吉
凶子有賞罰
青城大面山中有二隱士其一曰譙先生定字天授建炎初
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祕閣致仕
今百數十餘歲矣巢居險絕人不能知而先生數年輒一出
至山前人有見之者其一曰姚太尉平仲字希晏靖康初在
圍城中夜將死士攻敵營不利騎駿騾逸去竟不出後有見
之於丈人觀道院亦年近九十紫髯長委地喜作草書二人
蓋皆得道於山中云
明月先生成守祖家鄂州淳熙間錄鶚弃任某處巡檢忽解

官棄妻子從廬山李琳性爲師至富川居西山道堂之左遍
行通衢爲乞丐凡十餘年一日無疾交坐而化書片紙曰七
十餘年一夢問乘名入道得安閒隨緣明月街頭鬥鬧市難
居却入山二日首微低爲頂復如初居三日首復低爲頂又
如常自古坐化立化側化倒化有矣未聞俯而仰仰而俯自
如若此者亦奇矣雪山王景文爲之傳且謚之曰明月先生
云
華山陳真公隱於睡小則旬月大則幾年方一覺焉翊翊士
范朝一亦事處士得睡之大略還金神觀惟睡而已小童劉
王祀往見其徒告以睡寢外聞鼾鼾之聲雄美可聽曰遲先
生睡有樂乃華胥調其徒曰既有曲譜記如何劉以潛聲送
福紙題曰泥庵調
郭俊建炎間關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擊敵有衆數萬所向
輒下敵不敢當會宗師敗于富平宗印知事不濟大慟於王
壇器剃盡以金帛散其下披髮入華山不知所終
畢路分燁字炳文京師人後居沅州書法有所傳授以任子
爲右階言水郭敬叔與番陽姜堯章皆師焉畢云堯章得吾
骨敬叔得吾肉畢又自晝梅作一絕與敬叔云南亭一人昭
陵後筆法於今未易同誰識定齋畢號自三昧筆又傳壁垢到
江梅其風致可見
四明臧史二姓皆世姻焉之嚴之與元堅皆爲中表而家又
皆妙年仕宦偶俱留京一日以飲博失色臧語史發其隱史

深衛之未有以復也乃匿怨爲懽幾微不露如是者一二十
年徒爲之爲荊閫北使王檝道之所往嵩之隱相援及得政
而嚴之開閫九江檝遺上介持得白金若干錠還朝廷云皆
徵潍間有鐵胎嚴之爲之繳上有旨取所從來乃內藏賜物
而元堅爲監官時給賜也於是除名羈管廣州自劄而質必
由江西嚴之遣人陰伺於路而殺之有王濟叔者吉之龍泉
人偶善元堅意嚴之必有謀中藥教以易衣冠匿箱篋以已
草輿雇夫亟載以西自廬陵間道至五羊伺者覺亦疾尾其
後至則羈客庭參已數日賴濟叔力獲全不然落虎口矣後
二史以艱去以罪斥臧始得歸以是而言有心於任術不若
平心而任理
九江有閻教技者宋太乙觀前畜犬猙獰穿窬者無敢覘其
藩一日敵觀扃鐍有異發笈空焉亟集里正驗視迹捕四出
越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資錢一盜出蛇岡山將如吉贛者日
皆過其下見道旁梅有繁實渴甚登木取之有蛇陸梁問僕
其趾負傷而逃至佳溪則趾如股矣不能去主人詰状則曰
予無他藏獨餘鋌銀可斧而售既而無砥不可碎歸之盜資
又出蛟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適龍德宮中貴劉爽廬石
斗峰下持以求售貲劉曰姑畀爾萬錢詰朝歸爾餘金劉已
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吪僕示之則果周氏之物也捕於邸
帳驗一網而得因以歸餘竊如言無脫者夫是盜之彰亦異
矣梅實僻盜而藏蛇主人無心而出驗天固以此啟之耶抑

悟醫窮窮適因其所値耶
長沙推陳某劍南人殿試前名年甫及壯到官未久郡差往
南岳神祠降香訖詣岳祠入後宮遍覽有土偶夫人像貌端
麗陳心慕焉瞻顧移時謂虞兵曰夫人笑我左右以爲戲言
是夕宿寺中銓德觀虞兵雜聞陳在帳中笑語不輟天早忽
云夫人非夜來此相伴亟往寺中焚香致謝至則又指云夫
人大笑收乘何爲不見
濮斗文學靈崇陽人淳祐丁未登進士第後校文醴陽醴陽
解額五人賦二詩書記櫪一偶得周禮一卷極愛之欲下醴
註而取周禮已批點置枕旁矣中夕夢若有鞭樹之聲求
發夢有神約以木橫門云若取此當以此木歸汝前程大早

遂毀與越一日與他試官細味其文定議取上是夕夢揖之聲忽急次日會諸公疑議不決監試以爲若吳中州取行下云年例取禮記今周禮儳長未委如何而州報只照舊例遂只以禮充貢其周禮貢之乙魁然賓心終怏怏也既出院乃知治周禮者死妾而薄其妻兒有離婚之訟在江陵功名信非偶然也

滑漳楊汝南少年以鄉貢試禮部待捷旅邸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挈市酒殺明燈張博相與劇飲期以達旦有僕倦臥忽呻吟如魘亟呼醒之具言有一人扛油鼎白樓而登執士而注之我爭而呼

汝南聞之大慟同邸亦相與嘆息罷博汝明觀榜其名中焉視榜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澄書以夜覆燈盌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東都盛時郭洵直後改名儀直字敬叔吉水人七歲誦書兼觴文中書挑誦畢試賦一首既就其半如廁於廁側取懷間草紙寫所已成者爲邏者所獲扶至試所官詰之對曰父在外間恐出而脫忘故私錄之官疑焉遂換題更試又立就遂授宋州文學

澗谷羅椅之遠項由乙科登顯仕廬陵大儒也江南革命歸隱故鄉嘗作瞌睡詩曲盡其妙末愈尤有味云瞌睡從何來驀若風雨至由凡不待憑虛幌那暇寄將人斜強撑伸手扇已墜樓遊華胥國欲見混沌帝觸物自成睡兀兀更有味息或疑暫醒氣窒還扶醉兒童欲惱翁搔膝問某字吻問僅一一答言下已復寐雖然拍手笑欲嗔嗔不遂何曾參祇佛先會點頭意何曾逆迴車流涎已沾袂不省較短長誰能問與皆陰天百怪舞開口楓差異三百六十日何以長瞌睡

淳熙間有張氏者尉廣之増城時黥盜劉花五聚衆劫掠官捕之累載不獲張任內弓級陳某捕得之尉上之縣縣上之府皆以張非馬前躬捕後任滿謁憲臺憲命以府司成案錄爲據付之至臨安以初紙無舉員當人殘零張甚窘以此撰示部胥視之曰君厚謝我則事立辦張諾之數日胥來以文書銜袖觀之則名登於進卷矣張欣然謝之莫測其故蓋部胥初得意司擬見前有書功閥皆曰增城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行歸究每於司字偕其左畫曰同則如格也

昔有詩客朱少游者在街市閙立卓前詩以精敏得名一日有士人命以掬水月在手一句爲題客應聲云十指纖纖弄碧波分明掌上見姮娥不知李白當年醉曾向江邊捉得麽又有持芭蕉一莖俾賦之即書云翦得西園一片青故將來此惱詩情怪來昨夜窗前雨滅却瀟瀟數點聲可謂精矣

東南紀聞卷二

東南紀聞卷三

息壤在江陵子城南門外舊記以爲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如故又能致雷雨唐元和中裴宙爲牧掘之六尺得石城如江陵城樓狀是歲霖雨爲災用方士說復埋之一夕如故舊傳如此近世遇旱則郡守設祭掘之畚其土於傍以俟報應往往掘至城樓之簷則雨作復以故土還覆之不聞壞之意也然掘土而雨則辛稼軒幼安帥江陵將親驗之而信奏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爲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蹤之或立死唐

元和中裴宙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乘徙於牆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瀆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禱無應即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滂沱之雨遂爲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龍門峽在新城峩眉觀下數里蓋溪澗自兩巖門中湧出者也范石湖嘗以一葉舟棹入石門兩巖千丈巖壁色如碧玉刻削光潤入峽十餘丈有兩瀑布水出一巖頂相對飛下巖根有磐石盛之激爲飛雨濺沫滿峽舟過其前衣皆透濕又數丈半巖有圓龕去水可二丈許用木梯升之即龍洞也峽中潭碧無底石寒而水病非復人世舟行數十步石壁益峻水益湍激亟返掉舟人云前去更奇以雨大作且飛瀑沾灑砭肌起粟骨驚神慄凜乎不可久留也蓋天下峽泉之勝當以龍門爲第一要之遊者自知未遊者嘗必以其言爲過也

范石湖帥蜀還至嘉州登大峩山焉即佛書所紀普賢大士示現之所也山高摩霄無復磎磴斫木作雲梯釘綴壁縧之而上頂峯有光相寺七寶巖險峻無比上有松狀如杉而葉圓細重重偃蹇有如浮圖范以季夏至時數日前雪大降木葉尚有雪漬斑斕之迹草木之類世所無有明日復登巖眺望諸山之北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峭凡數千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燿曙光中此雪見者謂自古至今未嘗

消也頃之巖前氣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俄而洗殿兩至而佛現光炎光將大現兜羅錦雲布巖下紛郁而上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青黃紅緑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若自見其形貌於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旁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沒前山如水起雲騰後出大圓光橫亘十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彩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蒨不可正覩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又自雲洞山上復出一光而差小過山外至平野間與巖正相直色狀俱變遂爲金橋大略如吳江垂虹而兩圯間有紫雲捧之至未時雲物淨盡謂之收殿金橋至酉後始闕

艮岳初建土木宏麗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公素以豢擾爲優日集與衛效禽鳴以致其類一日徽宗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若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問渊遂命以官賚予加厚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興忽然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

杭州有鬻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貴遊多鑿石爲池寘之簷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肯言或云以闤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墨章的皪如漆曰玳瑁魚文采又可觀吳藏之歸蜀汲湖水浮載泛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一二種惟杭人能飼畜之亦挾以自隨東坡詩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維陽有石塔院者特以巷之精妙得名能德章后幸維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璫環視之嘆賞曰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傍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宣和閒起花石綱名）衆愕然龍德尋聞之遂罷幸

維揚后土廟有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之御苑二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

松源之豪山曰中子折旋紆延以達於桃溪有石如龜在水之溪鄉人以之占歲沒則豐見則凶更數百年閒有弗驗將沒則淫潦乘其巔驟沙卷石化爲平州漫不露蹤跡將則暵有豐年之喜將見則流水齧其下盤激洄漩匯爲深淵屹然浮游於清波之上時則稼有凶年之憂鄉人因其沒而樂於耕稼因其見而謹於蓄儲是以豐年有餘而凶年不匱茲其爲靈龜歟

嘉州凌雲寺有天寧閣即大像所在沫水由雅州而來合大江直擣山壁灘瀧險惡舟楫至危之地唐開元中海通始鑿山爲彌勒像以鎮之高三百六十尺頂圍十丈目廣二丈爲樓十三層自頭面以及其足去江數步驚濤怒號洶湧過前不可安立正視今謂之佛頭灘東坡詩云但願生爲漢嘉守載酒常作凌雲遊後人取其語作載酒亭於山上

湖西有漢廟焉門外古樟一兩株本幹空聚小株出枝上亦數十圍意廟必長沙定王時所建及顧肖像則前祀漢文帝上不及高下不及景後殿呂后巋然而已

柳耆卿風流俊邁聞於一時既死葬棗陽縣之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殽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

蜀之青城有繩橋每橋長百二十丈排連之上布竹笆攢立大木數十於沙中疊石固其根每數木作一架掛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略如漁人曬網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木蓮蓋所罕見放翁陸游嘗遊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北戶錄云嶺人於山間掘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按此即所謂蚳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爲食矣然則漢人議祭宗廟又何足怪哉

泗州浮圖下有僧伽像徽宗時改僧爲道士僧皆頂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忽天地晦冥風雨驟至冠裂爲兩飛墮門外舉城驚怖莫知所爲守遽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可強遂止　又襄公巽靖康初赴召過泗州見僧伽像額涌出長寸餘從人不見怪之一僧曰公當召還不久復出疊纔出皆須出也後果驗

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滁州一土神並無土偶像但有一木主長五尺餘半在地舊云唐御史李百行殿然考之唐書無傳竟不知何神也

九江岳廟之貿山立屋在溢城之中山有堅土凡販漿者得香致之慶元初年五月大雨隤其顛古冢出焉初僅數甓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傍若字曰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焉居數日山隤壞周半壁骨髮棺槨皆無存兩傍列瓦盌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倚焚取之即滅有物如齊見風凝結不可扶盌中有甘蔗節有銅盆類今廝羅殊無古制中有雙魚盆底有四鐶附著不測其所以用有一銅盂穴底市井庖人什器同制稱曰晉征虜將軍墓數日復雨山又隤稱復埋焉考晉書永寧盡惠帝年號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特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姓氏可見亦一異也

雪山王晁文嘗遊東林有導以訪古冢於西山之阿者入而觀之累甓爲室下廣而方上銳而附四隅刻以猛獸而其旁皆石爲壁石柱承之柱爲龍虎形而壁則爲人狀別以類而飾於首有功曹書佐門下功曹門下書佐車亭長候車亭長信都長都亭長從史門下史中史立符史重車卒賊曹騎小史二人騎牛三人皆乘大車蓋或執以策驅以馬以牛從者或執刀斧或執劍或懸鐘鼓以擊之皆作奔走狀又有反袂障面而哭者其畧可見者如此又有穴正中斑斑似有人物

而狹不可人其刻畫不甚精巧而皆有文采字正類漢隸遐而考之其官職與晉志多合往往晉宋前郡守縣令所藏也其刻諸壁者亦記當時送葬之官屬云耳以其與前事相類故取而併錄之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本占城之貴人也後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居城中屋室侈靡富盛甲一時性尚鬼而好潔薦福有堂堂中有碑是爲像主凡會食時不用匕箸以金銀爲巨槽合鮭炙粱米爲一洒以薔薇賓右手於槽下聚以左手攫取

吉水周氏之先有爲里胥者出入里巷一日至縣下十里外曰平橋小憩鋪中見鋪家用一稱錘如冶鐵如土礫石周取

而聞之亦賛其好問鋪家何處得來鋪家曰錯東門尚有數十塊周銑取其一歸示妻子競相傳玩愛其形如馬跡有磨之於石者其光燦然乃知其爲金也周即夜攜小器盡載以歸校枚相似輕重不差夫麟趾褭蹄淡一斤金也其來古矣更千百年忽焉而出古人云至寶橫棄道側是可爲此寶惜

南安屬縣曰上猶有鍾氏者家素饒財有媼主家勤儉好善所居堂後汙池廣尋丈以畜鶩鴨一日鴨得魚長七八寸既吞復吐媼意魚之不受啄也倚戶視之吞吐甚久怪之驅鴨而涸其水魚無有也漉其泥得一物如魚之長沿而視之白金也既又探泥物愈多竭其泥得物凡千百自是家益饒

義餘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鏜騎也嘉定庚午洞冦李元礪盜弄衡池兵符下統府調卒戍與行至吉之月餘寇犯龍泉柵戍出鬭死焉官軍血鳴鉦驅屹立不去悲鳴尸側賊將顧之曰此良馬遂取之

錫夫人者俚語之湯婆鑄錫爲器貯湯其間霜天雪夜置之衾席用以煖足因目爲湯婆竹谷羅學淵文之曰錫夫人山谷之曰禮云八十非人不煖則人固可以安老也然黃太史之詩不云乎小姬煖足臥或能起心兵則人或適以病老也夫人有安老之功而無病老之患其賢於人遠矣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錫夫人有焉

東晉猶乘牛車王導短轅犢車長柄麈尾是也唐劉子元傳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騑服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簥只是乘馬所以有席帽護塵之服思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遇雨傳旨百官許乘肩輿因循至此故制盡泯紹興乾道間都下安敢張蓋雖曾爲朝士或外任監司州郡入京不皆有蓋只是持蔥扇障日開禧間始創出皂蓋程覃尹京出贇嚴皂蓋之禁有越士張蓋過府門遂爲所治後學中有詩云冠蓋相望自古傳以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數頂黃羅繖何不多乞出賣錢時山東盜賊紛起故有此詩也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起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麑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

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永式自今每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竇苹注引釋氏智論曰天帝釋以大寶鑑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故爲省刑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蓋有遇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命僧作佛事者宋朝於此三月官中請俸亦不支羊肉錢近年之禁刑屠亦其遺制也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爲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如何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即今喏也

今之衣半臂者或者謂非古之禮服也魏明帝嘗著帽被縹綾半袖楊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見阜光武紀更始諸將服婦人衣諸于繡𢂑字書無𢂑字漢書作裾並其勿切三輔吏士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注前書音義云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揚雄方言稽𥜗其短者自關而西謂袛裯郭璞注云俗名䘥裯據此則諸于上加繡䘥如今之半臂也

五原趙執中分領駐鎮江之中軍出新巧造木幹箭塗之以漆黑質而赤章條首題項自其腹羨以殺之旁開兩道左右如一中爲穴以承受鏃其鋒鋩長七寸有奇射及三百步之外名曰風羽云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腰腹圍謂之腰上黃婦人

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未幾而金人之乘卒不能制斯亦服之妖歟

陽東山云紹興庚戌隨侍先文節公接伴北使使以趙州瀰梨兩顆私覩梨皮黃褐色肉黑如墨質如酥味甘而香大如嫩勝亦奇種也

東南紀聞卷三終

余嘉錫撰

東南紀聞三卷

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載。考書中有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役語。丙子爲至元十三年前一年，巴顏渡江。臨安失守矣。當爲元人所作，故稱宋爲東南。而其中鄭紳一條，稱外戚生封王爵者，宋蓋自紳始。論乘轎一條，稱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轎。論二五九月一條，稱宋朝於此三月不支羊肉錢。亦皆屬元人之語。然於宋之諸帝稱陵名，稱廟號，往往多內詞，殆江左遺民所追記歟。所載惟論蜓醢，論拇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聞，間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採說部爲之。

嘉錫案：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一載此書舊鈔本，即四庫館吏所鈔之副本也。後有邵晉涵題記云：「此從永樂大典中錄出，蓋宋遺民所纂述也。中間有與桯史相同者，其爲鈔撮而成歟。抑各記其所聞歟。」傅以禮華延年室題跋卷上有是書跋，亦云：「東南紀聞三卷，四庫全書稱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採說部爲之。今考卷一秦檜爲相，秦檜久擅威福，秦丞相罷相歸金華各條，卷二神宗在潛邸，淳熙己酉孝宗倦勤，吳曦未叛時，虞雍公允文中都欲天者，（原作歐天。今據桯史卷五改。）九江周教授，清漳楊汝南，淳熙間張氏各條，卷二艮嶽初建，（此條卽據下文所謂艮嶽初建條。）杭州參魚者，番禺海獠義樂，宣和之際各條，均見岳珂桯史，或全錄，或摘鈔，僅字句少有異同。全書雖分三卷，實祇二十七頁。（此據守山閣本言之。）計共八十四則，而其中襲寫他書舊文者，至三十六條之多，則已所撰述者更寥寥無幾矣。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固攈拾殘賸而成，惜諸家書目，從未著錄，其原本卷帙，遂不可考。」傅氏跋中所指出者，頗爲細密，然以余考之，不祇如此而已。此書卷一任子淵好謔條，及王嘉叟條，均出老學菴筆記卷一。蔡京爲相日條，及何執中居相位條之前半，均出獨醒雜志卷九。（自實以遺蔡京以下，獨醒雜志出一作。）其卷二東都大相國寺條，（記鄭紳叔姪翁婿事。）及華山陳眞人條，（人指陳希夷公。）均出貴耳集卷中。靖康建炎間條，出庶齋老學叢談卷中。其卷三息壤條之前半，（至毀鰲之前而止。）及龍門峽條，范石湖帥蜀條，嘉州凌雲寺條，蜀之青城條，均出吳船錄。維揚有石塔院條，椰者卿條，均出獨醒雜志。（一在卷十。一在卷四。）東晉猶乘牛車條，前三十六字不知出何書，自宋朝渡江以前起，至本條末止，乃取貴耳集卷中之兩條合而爲一者。宣和末條，及趙公鼐條，唐高祖實錄條，（卽貴耳集所謂二五九月條，中間多實率注以下凡四十三字。）古所謂拇條，均出老學菴筆記卷八。而其開九江岳廟之一條，則亦岳珂桯史卷二之文，傅氏跋中所漏而未數者也。此皆就余所翻記憶者，覆檢原書而得之，合之傅氏所舉，已得三十六條，將及全書之半。（全書實八十五條。）其餘目所習見，而忘其出處者，尚頗有之。然則此書蓋是裒輯各家說部，內掇拾而成，殆無一條爲其所自撰。其中宋朝字，皆原書所無，固當爲元人之所改。至於諸帝之稱廟號，不過沿襲舊文，未必是編者不忘本朝，故作內詞也。其間偶涉古事者，尚有論半臂一條，引用魏明帝漢光武事，及淡影香義方言注甚詳。

至於韓濞之清節，何自之伉直，張惟孝之任俠，畢焯之書法，趙執中之木箭，史嵩之之忮忍，以及徽宗時瑞禽迎駕，出市偷之智術，紹興中韋后欲觀石塔，得寺僧之譎諫，則皆史傳所佚，足補紀載之闕。惟楊祛耗用茶局官錢一事，足見宋政之不綱，乃載之以爲褒舉，殊不可訓。又汪勃調官一事，稱張浚韓世忠迎合秦檜，浚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爲萬不至此，恐未免傳聞失實。而南嶽夫人一事，尤爲猥褻，亦未免墮小說窠臼。自穢其書，然大旨紀述近實，持論近正，在說部之中，猶爲善本。原書久佚，卷帙無考，今以永樂大典，分載於各韻下者，裒合排纂，勒爲三卷。

案自韓濞以至史嵩之諸事，似不見於他書，得此轉載，固足以廣佚聞。至於艮嶽之瑞禽迎駕，出於岳珂桯史。石塔院僧之譎諫，出於曾敏行獨醒雜志。其書既已盛行，其事自當爲人所知，無取乎道聽而塗說也明矣。提要顧謂足補紀載之闕，豈非少所見多所怪乎。若乃所紀汪勃之事。其文曰：「汪勃，歙人也。仕州縣，年雖六十，猶未調官，滿趙朝試于秦檜，求一近闕。秦問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舉者幾人。曰：三人耳。（案宋制，選人以下官，須有舉者五人，始得改京秩。）於是遣人導之往謁張韓，時二公皆以前執政奉朝請，聞有秦命，倒屣出迎，執禮甚至。勃得改秩，秦後擢寘臺省。」案宋史無傳，僅附見姓名於其孫汪綱傳中。（卷四百八。）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考之，紹興十三年三月丙辰，左宣教郎汪勃爲太常寺主簿。（卷一百四十八。新安志卷七汪綱傳略同。）蓋其自州縣改京秩，實始於此。而韓世忠先於十一年十月癸已，自樞密使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卷一百四十二。）與是書所謂前執政者合。若張浚雖亦以十一年十一月辛酉，自知福州罷爲萬壽觀使，然既免其奉朝請，（卷同上。）且是前宰相，非前執政也。（浚以紹興五年入相，七年九月罷爲外祠。）況浚自罷福州後，卽奉母寓長沙。（見朱子張魏公行狀。亦見要錄卷一百四十七。）其後屢經轉徙，直至紹興之末，未嘗入國門。檜何從遣人導勃往謁。浚亦何從倒屣迎之乎。浚之爲人，雖多可議，然其晚年與檜已成寘首之仇，必不迎合檜以取笑於世，此則斷然可信者也。以余觀之，此所謂前執政，張公蓋張俊也。俊於十二年十一月癸已，自樞密使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清河郡王。（要錄卷同上。）俊故附秦檜，同主和議者，是時又新進封，宜其奉令惟謹。世忠雖不附和議，然檜之忌之，不如岳飛之甚，故猶得善罷。既罷之後，卽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檜蓋以爲不足復忌。故於十三年二月丙寅，

亦得進封咸安郡王，（要錄卷一百四十八。）則其平日之於檜，必嘗處與委蛇可知也。否則檜果奢每難讚安郡王。（要錄卷。）猶能停其月俸。（見宋史本傳。）況世忠乎。世忠之進封，與汪勃之改秩，相距月餘耳。（二十六丙寅。紹興十六年八月初八日。三月丙寅。紹興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勃必即在此月餘間，承檜之命往謁。檜於此時，權傾天下，既欲富貴人，誰能距之。而必使之謁二人者，於俊以示其親昵，於世忠示之以不疑，且以覘其從否也。世忠老於世故，寧不知之，故於其來也，忻然待之以客禮，而與之以不甚愛惜之繆狀。此於大節，固無所損，而可以免疑忌，與其絕口不言兵，同一保身之道耳。若必遇事相距，以明其不屈，恐禍不旋踵，將與岳飛相從於地下，安能蹇驢携酒，縱游湖上，以自樂乎。乃提要不考其歲月，誤以張俊之事為張浚，遂謂浚之心術不可知。若世忠當萬萬不至此，何其薄視浚而厚許世忠耶。蓋漢學諸儒，素惡朱子，而不敢明言，因朱子誤信張栻之言，作浚行狀，有失實處，遂有所藉口，以致其不滿。其攻浚所以攻朱子也。提要既誤以俊為浚，喜於得一把柄，遂從而抑揚其詞。學者意有所偏，而不考事實，則其議論，未有不謬者也。

東南紀聞　三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東南紀聞三卷

所載惟論蚳醢論摚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聞間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採說部為之

丁氏藏書志有舊鈔本並載邵晉涵記云中間有與程史相同者其為鈔撮而成歟抑各記其所聞歟其紀史彌遠嵩之之凶險有出於諸家紀載之外者當時遺老痛心於彌遠者深矣

馬氏日抄

馬愈編

馬氏日抄

吳郡　馬愈　抑之編

李廷珪墨

予一日至英國府中見勲衛留馮損之作字出建安瓦研御府長毫雉花筆一紫囊裹李廷珪墨圓餅蟠劍脊雙龍金泥已模糊矣墨色渾渾不精亮下趾磨去十之三矣余諦視久之曰此墨若眞亦大有年矣廷珪乃唐僖宗時人僖宗至曆末三十六年經五代五十七年歷宋三百十七年歷元九十三年至我朝又八十餘年廷珪之墨不識猶有存乎否焉損之笑曰擒使不然亦必佳品所謂試可乃已遂令人磨之其堅如石瓦爲墨所書余止之曰此眞廷珪墨也予聞前輩云廷珪每料用眞珠三兩擣十萬杵故經世久而剛硬用之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此墨剛而書研殆必眞者勲衛曰此先祖受賜於內廷之物耳

擒虎

天順己卯有虎至城東北外角　英廟命殺虎手三百人往擒之毋得傷虎殺虎手所執兵剛叉托叉相半剛叉三出尖刃托叉歧出無刃至則圍虎而孫明者父子皆往明爲虎攫坐身下衆以剛叉迎其口使不傷人而明之子後曳虎尾尾掉人隨以掉虎遂被擒舁入大內殺虎手皆執叉以待上於後苑山子上額之命殺虎斷賞殺虎人手鈔若干錠比頒賞托叉者與之而三刃者不賞

門字脚

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句踢宋都臨安玉牒殿災延及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句脚帶火筆故招火厄遂撤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句脚我朝南京城門額皆詹孟擧所書北京大明門額皆朱孔易所書門字俱無鉤脚

搏肉猿

正統丁卯歲太監王振第前以鐵絙縶一猿形如猘犬而喙尖馴不咋人以餧絙即曳脫走道遂屠擒搏肉疾走人莫敢近所過處羣犬皆避一日嘗振名嗎振絜命鋼鏈碎其首蓋猿爲野獸貪戾物也使之奔走於京城是爲毛蟲之孽梁邵陵王綸將兵援臺城有蟄熊齧所乘馬綸尋爲王擒敗走亡至南陽爲西魏所殺今猿齧振馬與綸同占振弗悟

奇盜

京師明時坊朱段子家一夕有偸兒自天窻中下擒其細緞仍從屋上遙去門戶扃鑰如故坐城校尉俗所謂皮條者日來看視略無形迹朝陽門外東嶽廟廟門南一碑相對高二丈餘文字乃趙孟頫所書有一白衣少年若皁靴在碑下與擊小戲劇自以兩手板碑躡靴緣左而上跨碑題半少頃傳右而下一二三皮條在旁私擒曰此何人有此伎能心即疑之遂覘其行止日已晡少年入酒家飲至莫入廟去一皮條尾之至擒西廡忽失所在出與衆議入廟蹤跡之一無所見夜已昏暗衆出廟門坐石拴上疑未決望見西松林下白衣者出遂散伏地所覘之果少年也尾至擒後一娼家宿焉明旦執之詰以朱段子家事一一承服云自某處上屋至本家天窻投下後斷室門上扇復至某處下地故不經由本家門戶問其所盜之物云在廟中大殿內天花板上衆從之至殿廡角門於腰間取一鑰啓門入殿內登神牀爲象膝登肩投覓頂上直立托留天花板几上藥井平昔凡盜之物咸在緣之官擒之加法蓋此盜身輕力健捷高踰大屋體身直上飛擒走瓦音響不聞故所盜泯其形迹使勿自逞其技緣碑上下人亦無能緣跡之孽亦奇盜也

井氣

正統己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氣起予弟之倫一日早往觀之曰高三丈餘隔井向日觀之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擒廡者不絕日至巳位即無明旦復有本家不汲水將廿餘日乃滅按五行傳此水異也陰盛之貌時王振擅權將有土木之禍水爲異以示象也

髑髏怪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閒差往南海子公幹從五六騎出城舁肴酒爲路食日午至半房南大擒樹下脫衣卸擊坐樹根上以椰瓢盛酒擒蒜汁濡肉自喫回顧一髑髏在擒來夾肉濡蒜戲納髑髏口中問之曰辢否髑髏

馬氏日抄　五

馬氏日抄　六

卽應之曰粹終日之頃呼粹不已來龍悖令人去其肉呼亦不止逢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粹之聲隨其往還入城始絕來至家得疾數日而殁蓋水之將亡賜氣薪矣故陰氣得以干之況冥穢之物不宜相戲戲則我心有不得其正矣心不正邪必乘之觀此則可以爲戒矣

胡宗伯

大宗伯胡公源潔與先君子莫逆余少時常得侍左右見公朝回至部解所衣大紅服令兩隸按肩領對舉其袖公自褶之吏舁餐至肉食必二器公唯食其一未嘗兼味公事大位爵祿豐厚其自奉如此豈鄙吝邪不欲過享其福耳來往參謁必待一茶自徐啜少許漱齒而已蓋茶性寒注下故不宜多飲雖盛怒未嘗疾聲厲色精膳吏盜表函杖之退公閣書而已皆是可以爲人法也

塞井

大明門外東西有石獅子二高丈餘南有二井汲者甚眾正統己巳北寇臨城四方之人多進言國事或以爲門止大字連二井成哭字去井連二厶亦成笑字獅厶音不遠宜去獅塞井則壽啓內臣當軸者夜開令人舁去獅子急運土塡井詰旦皆平京師人不識其故轉相謠言獅子走入井中兩井皆塞聞其說者爭相走視果不見獅子而井爲平地人心益加驚疑後有人又言井不當塞復開汲如故

四指揮松

西苑門虎城內有元時四松樹高四五丈老幹蒼蒼對枝垂地世所謂鐵牙松也我 朝封之爲四指揮松其

倖米作飯以濟孤貧命二閹領其事借薪司供柴爨東在幡竿寺西在蠟燭寺日煮石粟京師貧丐者就食者也

十八般

己巳歲兆寇作難官司招募勇敢山西李通行教京師無人可與爲敵遂應募爲第一較其試藝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檛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杷頭十七錦繩套索十八白打

異騾

京師梓童廟在元武門東人常以白騾苑廟中道士捷羣騾日行巷陌閒以芻豆爲由緣化錢物一大騾特異不受羈維維則臥弗起常縱逸之往來城市數日一還廟道士恐爲人所損傷於其項下懸一木牌標曰神騾日常少食芻粟喜啖茶葉沿門駐立乞茶麾之弗去以少茶餉之卽行日以爲常一刦盜禱借于神欲乘至德州以茶頭之至河西務加以銜勒堅臥不肯行遂捨之而還經十餘年不知所在

番藥

西域回紇部榑思千域產藥十餘種皆中國所無癥疾甚効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傷用豆許嚥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卽出曰奴哥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續上回紇有蟲如珠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蒲萄酒吐則解

印毒所產

印毒卽印度之譌也出獅子雄者鬃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孔雀與交廣者同唯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金翠煜然香貓似土豹糞溺皆香風駝急使乘之日可千里鸚鵠傷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金剛鑽者以肉投大淵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玳瑁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成者價如金其假者卽犀牛糞爲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可以作帶彼人以爲龍角帶以欺中國人但以刀刮屑焚之龍角香而蛇角臭也其國所產異物最多不能盡載

慾皮袋

河內縣民家牆內得一石碑乃貫休所畫彌勒佛像橫一拄杖挑皮袋於背腰閒曳一蕉扇筆法乃鐵線描也迫坦居士贊云卽此皮袋非此皮袋不屬聖凡不立行解兀兀騰騰處處在在拄杖挑來賜與君天上人閒更無外貴法高古而書字學米元章流麗勁健亦皆可愛也

蟹蘆圖

呂元畫蟹蘆圖一卷凡十有二種蝤蛑最大兩螯八足皆有毛撥棹子形如蝤蛑螯足無毛廟劍狀如蟹而色黃一螯偏巨彭蜞小蟹也吳人呼爲彭蜞蝟蝎杷大於彭蜞殼斑黑螯赤色沙狗小若彭蜞見人輒走入沙穴鉤致不可得望潮卽白殼潮來時則舉螯如望日不失廟候望大如彭蜞每行數步輒舉兩螯相拱而望石蛔大於常蟹殼通赤長如鵝卵蜂江螯足堅如石不可食盧虎殼堅硬不可食彭蜞大於蜞小於蟹吳人炒食之最香末畫一淡斑胡蘆撫卷締視惟知筆法渲染甚妙而

不解其意云何觀其卷尾有陶士枚跋云陶穀久在翰林盡希大用使同類諷太祖微伺旨意曰穀在朝宣力實多上曰我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有穀題一絕於玉堂署云官職須觀生處有才能不管舊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怨望後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蜞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實因此以諷忠懿之弗如錢鏐也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不舉筯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爲此羹今依樣饌來者穀一辭不答亢爲此圖殆以是耳然其筆精意到氣韻生動其蝤蛑蟛蜞沙狗疾走之狀宛然在手墨蹟濃淡點染閒攎案觀之蟹爻錯將若入人懷袖戲墨之妙乃至如此眞不可得也云云予觀此卷於枚所稱氣韻生動之說若有未到必臨本也雖無入人懷袖之勢使杜相見之甯不爲之垂涎邪余時在明時坊僉祿背家見此不得爲之考究後歲餘偶見蟹譜有云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蟹圖凡十有二種云云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輸以爲圖又海商言海中龜鼊島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李履中得其一本爲作記予家楚宦游二浙閩東所識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蟹蟳蠘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傳貽記覩此始知呂亢非畫師前卷有葫蘆者自是一本非呂亢命工所圖者而陶枚考之盛不審耳

搬摝娑

搬摝娑果出中印度奔那伐彈那國其樹最高葉如手掌果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鵝卵又更剖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眾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茯苓之在土國人甚重之大槩形像與嶺南椰子大同小異

水火稱毒

天竺國人性狷急志尙貞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政教敦質風俗猶和凶悖之人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者幽於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但不齒於人倫而置之度外焉其犯傷禮義悖逆忠孝者則劓鼻截耳斷手刖足或驅出國門或放流荒裔自餘所犯輸虧贖罪而已理獄占辭不加荊朴隨問款對據事平科若拒違而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問者其法凡有四條曰本曰火曰稱曰毒水則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水流校其眞僞人沈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沈則無隱火乃燒鐵令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按又令舌舐虛則無所損實則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者令捧未開花散之向燄招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以人石平衡觀其輕重虛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羖羊剖其右髀隨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髀中令食之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上下以此相準永爲常法

石鬪

武淸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碡皆自滾至與地上跳躍相鬪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鬪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臼沈汙池中碌碡墜深坑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碌碡臼復鬪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聞之亟往觀焉鬪猶不輟乍前乍卻或磕或觸硜然有聲火星迸落三日乃止廷瑞目擊其事來京師請問於予適太學生齊貫之在坐聞說大不然之謂鳥獸蟲蟲也有血氣知覺依有鬪爭彼石臼之類無情物也惡有所爭非人力不可動惡能自鬪予之言何其誕也余曰不然以理論之則無以妖論之則有此石妖也今失其性所致無情之物相格鬪者古亦有之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鬪中有血出數日不止後齊河清中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宋紹興中樂平縣田隴數十百頃當暮天無雲田水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丈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鬪于杉墩且前且卻約十刻乃解各反故壑是皆無血氣無知覺非人力不可動之物而自動自鬪如此載在信史未可皆以爲誕也

犀毗

髹器稱犀毗者人不解其義訛爲犀皮輟耕錄失於考究遂據因話錄改爲西皮以爲西方馬韉之說大可笑也蓋毗者臍也犀牛皮堅有文其臍旁四面文如饕餮相對中一圓眼坐臥起伏毒礪光滑西域人割取之以爲腰帶之飾極珍愛之曹操以犀毗一事與人即今箱嵌條環之類是也後世髹器倣而爲之曰白犀毗焉有以細石水磨混然成凹者曰滑地犀毗焉黑剔爲是紅剔則失本義矣一

蝦燒

嶽衞有聚蚊法五月五日取蝦蟆一頭用好京墨塡入其口抵至腹中壓巨石下經百日蝦死取出墨夜晚磨

塗几上蚊皆飛聚墨水中蓋以蟆能食蚊氣相感也神樂觀道士張元中少好戲欲試其術預令天壇南樵豎輩搜捕之重午日果得大蟆蟆一頭重斤有餘如法爲之置石磨扇下夜夢蝦蟆乞命者再三張不以爲然張大夜睡方定覺身下有物蠕蠕而動以手摩之有二三物逢驚猝燈照之皆小蝦蟆也逐之戶外閉戶而臥夜半蝦蟆復在身下躍起大悸方悟大蝦蟆乞命之事亟燭起磨扇視之大蝦蟆猶未死亟出其墨併小蝦蟆送出觀門外漸息乃安余讀蟲書云蝦蟆性蓋懷土雖取以置遠郊一夕復還其所宇說云雖或遐之常慕而反故以爲名酉陽雜俎謂蝦蟆無腸又曰鶴形抱蝦蟆聲抱聲抱故靈因元中之事錄蝦蟆靈異數事以儆世人輟耕錄云在杭州常見一弄百禽者畜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蹲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眾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眾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觀其蠢蠢然一物而從人之教習如此其性之靈也何如唐先天二年京師朝堂甎下有大蛇出長丈餘有大蝦蟆如盤而目赤如火相與鬭俄而蛇入于大樹蝦蟆入于草紹興二十九年浙西兵馬都監康滑居臨安寶蓮山夏夜且睡爲蝦蟆所聒命小僮捕之滑熟寐夢十三人乞命滑曰我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少焉寤告其妻妻曰得非羣蟆乎呼童詰之已寘一甁中驗其數正十三枚也卽時釋之夫蟆之于人也無所害而人欲害之何其不仁之甚也歷視其靈異之迹與元中之事可不深戒之乎

回回香料

回回茶飯中自用西域香料與中國不同其拌俎醢用馬思苔吉形類地樹極香考性味苦香無毒去邪惡氣溫中利膈順氣止痛生津解渴令人口香又有咱夫蘭狀如紅花味甘平無毒主心憂鬱積氣悶不散令人久食心喜其煮物用合昔泥云卽阿魏味辛溫無毒主殺諸蟲去臭氣破癥瘕下惡除邪解蠱毒其淹物用稳展味臭阿魏同云卽阿魏根味辛苦溫無毒主殺蟲去臭淹羊肉香味甚美麪中用回回豆子狀如榛子肉味及香美磨細和于麪中味香去麪毒

牌額

正統間京師營造衙門其牌額皆程南雲書時王戴二卿居太常是非旁午下人又多病疫役二卿爲之弗安問於先考府君府君曰額上常字口不合故多外謗又若弔字故人多病損亟修合之庶保無事二公卽令人夜閉刊合之後果擧平善余聞宋南渡太學有至樂齋擧人多憚居此易名待聘遂有成名者錢塘一寺極佳而僧好訟洮睿達因閱僧堂見堂字口不合戲舉筆塗合之爭競遂息又聞有火災處亟須州縣牌額焚之得免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子夜尚書省火延藏祠工刑吏部祈尚書省牌欒大中·禳之乃息乃知祈禳厭勝理或有之但不知其所以然也

方城石

鬻工林旺攜一玉硯求售上圓下方色淡紫溫潤有光背有文曰紫玉古篆書也予向日觀之其瑩如鑑以墨磨之膩而不滑墨隨手下卽有苑生語之曰此非玉也乃方城石耳林問故曰此石出方城縣葛仙公巖內石理如玉瑩如鑑光著墨如沈泥不滑稍磨之墨卽下而不熟發泡故細膩久墨發生光如漆如油有黯不滲歲久不乏常如新成故米元章謂其有君子一德之操磨之聲下有韻比他石絕異亦有淡青白色者此硯雖華玉亦石中上品也林曰何硯最貴曰玉爲貴玉出光爲硯著墨不滲發墨有光故貴俗云磨墨處不出光者華也林曰何爲出光曰琢而弗礱故不能光礱而光之爲出光曰琢而弗礱大抵硯貴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著工拙又其次也文藻綠色雖天然失硯之用玉雖出光大能發墨故最貴使不發墨雖玉亦其以爲林曰何以謂之發墨曰磨墨不滑停墨良久墨汁發光如油如漆明亮照人此非墨能如是乃硯石使之然也故發墨者爲上林曰生泡者何謂也曰此膈力也古墨無泡膠力盡也李廷珪墨磨之無泡若石滑磨久墨下遲則病剛生熱故膠發生泡也林曰此硯不滑何以亦有細苑曰此石不熟但墨膠太重故亦有泡泡亦細小乃墨之病耳非硯責也

特迦香

戴德潤一日過予曰西域人進駝鷄在會同館中盍觀焉遂與之偕往至則鷄高四五尺毛紫赤色長距大喙又有鳥如鷹狀頭有二角與鷹無異身皆黃余色解國人語言順其指揮觀畢値通使卜馬琳相遇問其國夷乃西域鈢露耶國人也其道其使臣坐臥尊嚴言語不苟飲食潔精言行有禮德潤欲往窺之琳曰彼有擯者不可得窺我導子見之彼弗敢慢如其教以往及門擯者餘行以告召琳入與語乃具衣帽請見余二人入使乃降牀相迎揖後拱手再四仍升牀蟠膝而坐余二人

對琳坐廳下琳坐右側胡琳上琳以國語與彼通訪謁畢彼復拱手相謝觀其所戴帽如僧帽毗盧式相似乃白鳥羽為之者頂上嵌一紅鶴石超圖有金絲相間髮垂向後若四五寸長珥金兩環衣淡紫大袖如道家氅衣內褶緊在胸次垂兩紫帶甚潤躡革履去履升牀須臾茶至乃已茶也各注少許於椰杯中啜之茶罷一權者捧一小黑盒膝行上供果使臣取一枚在手命以取相傳余輩各取一枚果如橄欖形而色黃白彼先食之余輩皆食果味甘辛核如棗心與肉不相粘擯皆持盒去不再進蓋珍之也余二人但以目視彼不能通一語坐少頃與琳語欲辭去琳耳語云食彼茶果敬之至也有手帕之類在手可酬謝而去袖中俱無余止有天鵞絨所縫摺疊葵葉扇世亦難得即出以為謝琳致意焉使臣把玩再四拱手笑謝余輩告辭彼命琳留坐請擯者移薰爐在地中枕內取出一小盒啓香爇之香雖不多芬芬滿室即以小盒一枚盛香一枚與語琳久之命以酬扇琳傳其語云此特迦香也所爇者即是佩服之身體常香神鬼畏伏其香經百年不壞今以相酬祇宜收藏護體勿焚爇之國語特迦唐言辟邪香也余緬覩之香細蘇淡白形如雀卵臭之甚香連盒受之拜手相謝辭退閒使臣復降牀躡履再揖而出歸家爇粒米許其香聞于鄰屋經四五日不歇連盒奉於先母先母納篋笥中衣服皆香十餘年後余尙見之先母即世篋中惟盒在而香已失矣嘗讀博物志云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國所乏不禮其使留京師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奏其香帝取看之大如燕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既爇香宮中病者登日盡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九月餘日香尤不歇帝乃厚禮之遣送還國觀於此則香之驅病辟邪理或有之但偶未之試耳

風異

庚午二月六日大風塵沙蔽天屋瓦皆飛明日倪俊之造來謂予曰日昨大風城東角大通橋上有人騎驢過橋被風吹人驢水中皆溺死人莫能救予曰此恆風也風以鼓舞萬物其鼓于天地開動有時飛沙揚塵怒也發屋拔木者怒之甚也連人物飄揚之去亦怒大矣有一事為賢家書之但恐未之信耳俊之曰願聞曰昔時有一胡人乘騾在道上行忽為迴風所載又并一車升空直上將千尺餘少頃墮載車騎皆碎焉衆聞予言將以為誕也嘗掩口失聲余取書示之乃隋仁壽二年事也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載漢王諒在并州潛謀逆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殞之應也衆始信予言不誕

狄梁公碑

昌平縣北有狄梁公古祠元大德中重建學士宋渤記之穹碑尙存祠旁劉老佛者年八十餘為予言廟中碑常有光怪每歲二月二日南山北山之人皆來作者萬蛇戴日夜碑上即有火光遠而望之碑字皆見近視即滅矣春秋祭祀亦然余以為是說疑或有之夷堅志載漢溧陽長潘乾元卓校官碑靈帝光和四年所立時歲在辛酉杜少陵所謂肯立通神者蓋此類也石淪於固城湖中紹興十三年溧水縣尉喻中遠得之葦置廳事之側蓋相距九百六十二年矣時時見光采弓兵宿直或以發衣頓於趺上必夢大龜嘗而道之乾道戊子有宮告院吏出職為尉視碑字多闕蝕以為輸用且厭人之來呼蘇史曾彥與謀將沈之宅後厥沼內一寓客蕭好古聞其說而往止之邑宰陳容之為徙諸縣圃作屋覆焉至辛卯歲金陵守作文一篇欲識石陰道匠來甫鑱二字遽碎屑激入目旋易他匠皆昏眩不能施工觀是說碑亦怪矣

朔漠三銘

永樂三年　文皇帝北征抵黑松林而還初過禽胡山勒銘云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立馬峰復銘云惟日月明惟天地壽勒銘元石與之悠久又次清流泉銘云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常州二守

常州太守莫愚巧於取術而糾察吏使無所得郡人為之語曰太守摸魚六房物網繼莫者曰葉蘽有廉操而律下不嚴吏曹得以行其詐又為之曰外郎作鮓太守擯帝言勞而無獲也

私印對偶

京師姚生為錦衣指揮門達館客詩文尾用私印曰錦衣西席吳江甘驛丞蜀人也內翰江東之壻亦有私印云翰林東坦予時傳為的對

徐尙書

江陰徐尙書晞始為郡小吏有富室某併其鄉某甲田產誣以人命甲不勝拷掠自引服公心憐之密導甲家人訴諸憲司而下文於郡公核實為言其冤於官而釋

之甲泣謝而去歲久公跨驢詣常熟中途遇甲邀公至家公不可甲挽驢不使行設雞黍以待公適舉杯而甲逸問其故妻泣曰吾夫感公活命之仁而家貧無以報今夕邂逅願以鄙陋之姿侍寢吾夫已假宿鄰家矣公大驚曰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使徐睎爲是事邪速覓爾夫來則留否則雖夜必去矣婦依違未應公色愈厲起解驢欲行婦乃呼甲還公諭慰再三乃就枕達曙告去夫婦爲之感泣

談公緯

無錫老人談公緯者嘗受讞司命按災出於淞江夜宿華亭富人家富人欲攙作虛數厚款之宿之密室夜分一少艾女出其榻後緯驚叩之女曰妾此鄉某氏女父貸主人粟十石經二歲積利至三十石而無償因以妾代今夕奉主人命求薦枕席緯聞之遽起求出而門扃不可啓呼主人又弗應乃諭女曰汝良家子也吾安肯污汝張燈坐以待旦既而主人入意緯已納之矣詰其女女以實告主人大慚服緯因謂曰所負某當代償幸以女還其家主人謝曰公長者也敢不聽命遂焚券而還之

正統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本怪而縱之野外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征伐馬生角是時王振擅權後有北征之謀其應明矣明年己巳八月八日日晡時金星見於月內月淡而星甚明天官書云太白入月軍出將敗又曰若失行於日月之東方而夕見於太陽之後主中國兵敗是月十五日有土木之敗而其占亦驗

破䩨令

鄉進士賀時彥普請會飲費撰臣家酒半撰臣捧觴請令時彥曰予有隱謎乞諸君射之不中浮以大白乃云天不知地知爾不知吾知舉座不能解罰偏請首之時彥舉一足加几上示人乃䩨底一竅孔也滿堂絕倒

牛亂鬬虎

禁苑西海子旁有小城周二百步宣德中嘗鬬牛虎於此其牛磋鋭兩角縱之自西門入虎自東門入既兩憤牛倨立俯首至地以伺之虎怒甚始三撲之不得復三攫而力逐亂牛直迎觝其脇虎遂腹決而斃又余經御馬監樹下有亂高五六尺詢之圉人云鬬虎亂也時鬬常占虎前以尻向虎俟虎撲至舉蹄蹄之三撲三蹄而虎亦敗

石田雜記

沈周著

石田雜記

明　長洲沈　周啓南著

成化六年常熟梅里周逕包眉郁徐梅者嘗爲所親周熙假人白金六兩熙無還偶主逼樵健其妻又相怨詈悌乘忿往総熙家道逢一老翁手曳杖問悌何之悌告其所由翁曰何必自拚命第隨我往當爲汝償之因與偕行是日下午周逕去梅里且十五里梅里至常熟又三十六里常熟抵楓橋一百十里總一百六十餘里追瞬息而至在途悌告足乏翁脫草履與穿途強健追翁行至夜同宿土神廟天未明促悌行悌告飢卽取地閒草一如麥葉狀俾食悌疑不食少頃行至高山長林中云汝少頃伺我于此大家取物給汝樵危坐石上日暮樵者回問所從來悌告其故樵曰日暮虎將至不宜處此况此中素無人家惟張公洞耳樵因脫衣典路費而回行三四日始達家不勝罷困悌家方與熙家作訟見之卽解

無錫有巨室某一子爲根長一子入學爲弟子員遂賜李公初宰是邑其根長者偶呼不至厥弟易服以應

之李能識其非曰汝豈秀才而代根長乎因出對云秀才根長打根長不打秀才卽對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一時應對敏捷人皆稱之

丁酉三月五日與蕭漢文主事周疑舫先生小酌漢文云近見松江錢學士溥陞天官侍郎回忽詫云我乎生感左瑺之恩爲不淺葢嘗在翰林卽預教諸小奄令懷瑺是也此擧實其力懷嘗于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令某至此皆師錢某之惠嘗以轉奉溥考績至京懷置宴以前金爲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酒杯溥曰嘗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一座聞之皆絕倒

正統閒京師童謠云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景泰本郕邸雨帝與弟也城隍郕王也應天順復辟之讖也

余有親蔣廷貴第進士三甲例除知縣特告就北方之欒亭縣同年劉以賢誚曰何不就南方便道得省者親亦人子幸事答曰進士除知縣何南目見鄉里其父惟清亟欲以京職爲封榮地鬧子作縣大失所望遂致病心發狂每見人但云尹天官說一年便陞御史座客皆笑其癡或曰其父雖癡其子已先癡矣

北人嘗云猫不過梅子江言猫過金山則不復捕鼠厭者至金山剪一紙猫投水中則不忌南人嘗云牛不過嘉興金牛橋過者卽死厭者牽之涉水而渡則不忌牛未嘗驗猫則於韓克贊兄處嘗汝常帶回一猫過江果不捕鼠古書亦有云鴝鵒不渡濟橘不渡淮于此事頗同

成化己亥九月二十三日酉時分地震自北而南有聲

如雷八月二十四日天目宜興長興紹興同一夕山崩水漂屋家人民畜獸不計數及虎亦多死者十月二十日夜金犯南斗因記之

髹漆方用貴德好眞桐油入密陀僧無名異煎者每熟油一兩和入京山漆生者一兩要絞十分淨漆在器物上于日色中曬乾須是四月至七月日色方好其餘不宜要漆兩遭初道略以沙葉輕打過使漆

箇底下

描錫方錫一兩鐵杓中炒熬成查以布襯將錫渣帶熱傾入用兩橘木棍上下舂搗自然成細沙羅過細者一面再炒再搗之後用十分好廣漆生用隨意描花樣在器皿上將錫沙糝上待十數日漆乾者用一石子惟平以水銀擦上自然明亮用水銀須是錫匠懷牀下錫屑撞入水銀則死可用不然水銀活動不能擦得牢如作錫鄭重可見成在作錫頭餚鋪裏買他擦下細沙最好

洗油蒸迹或衣上染污用好燒酒滚熱輕擺之自然去了然後用白湯洗去酒氣

治簇筋用桑樹向南枝三條以刀輕刮去外面粗皮用內面青皮以鐵鎚鎚爛井花水調敷患處卽好

炒豬腸用荸薺如藥飲片切了曬乾爲末臨炒時撒末子在內不要蓋鍋待熟傾白酒些少則肥美

煮者雞鵝凡殺過置在淨處待其肉冷然後燖毛煮之易爛如嫩者

治疝用蛇牀子加少麝香煎湯薰洗冷則易之

茴香湯炒麪一升芝麻熟者減半茴香花椒各六錢半炒鹽三兩輾細同拌白湯調用千金不換

造紅麴法先取辣椒不拘多少曬乾爲末貯之次將糯

米一斗釀成白酒待自然漿來漉去酒漿止用糟以大甕盛之買好紅麴篩去粗糠碾爲細末同蓼末入糟內和勻扎起凡麴米一升蓼末六合後用未熟過白粳米一石去梄水浸五日每日換水一遭用木甑下以蓼葉藉之入米蒸熟取放蘆蓆上待稍凉方入前糟拌勻再以蘆蓆覆之遭一宿次早再入礬糠五斗和勻攤于蘆蓆上寸許厚透風處晾乾復收籮內再用綠礬四兩泡沸湯三斗候冷淋之又將前麴照前攤之候乾放日色內再曬乾爲度如不甚紅再以綠礬湯如前澆一次則妙矣

洗墨法凡書上涴墨用廣膠鎔成濃汁以縣布醮之洗一次將沸湯涴過淨布再醮膠汁洗之如此三四度則無迹矣

江右聶大年先生教授杭時有二僧爭住院子先生招二僧飲之贈以詩云蕭蕭落日下荒基古殿凄凉白塔低燕子不知身是客秋風猶戀舊巢泥二僧慚愧而退

成化丙戌江右羅倫赴春闈道經蘇州爲文謁范文正祠是夕歸宿舟寓夢文正遺之詩曰嬰帶橫廣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烟霞是歲及第狀元後因落語故謝政歸隱凡後江右士子之赴科者必謁文正祠文止卒無一語

仙補方川牛膝二斤何首烏二斤生熟地黃二斤白芍藥一斤蓮肉一斤人參十兩川芎半斤香蛇一條牛黃冰斤綠豆些少無灰酒十瓶蜜一斤

神仙造酒方三月三日採山桃花三兩三錢五月五日採馬蘭花五兩五錢六月六日採芝麻花六兩六錢

十二月八日取水春分日作麴杏仁一百蕭白麴十斤團如雞子大紙裹弔掛七七四十九日客來取前水一瓶放麴一塊紙封瓶口邊退之間已成酒矣

崑山黃廷儀由賢良科任盧州守時葉宗劉亂黃乘機將巨室羅織探連之掠其產收其子女奇貨而回富雄于鄉一日燕客出金玉杯所收子私指謂人曰某物某物皆我家掠來黃知一夕捶死沈之湖中黃卒無嗣後死停柩在堂火起其棟撓折碎其柩擊其尸爲兩截如腰斬狀又有沈奪者亦崑人爲教諭其父從義在府治寫發奪亦習刀筆常以是在官途挾制人遇去官歸教人爲訟分財嘗奏太倉武揮使連獄累年武爲其苦奪逃不結後待獲卒庾死其妻兄某素被其累時亦在獄見其死紿訴所司曰奪平昔有詐死術未可信所司令獄卒倒埋五日一夜獄卒踢折其肋骨二支人以謂二人之報可與惡者爲標準云

近世姦僧化緣者以舊銅佛頭埋于土中先以黃豆鋪在佛底日以水沃之豆被水淫漲卻將佛頭從土中頂出號召閭閻縱觀哄眾布施

蘇州一無賴子某專雕假印嘗生一日以自己僞稱是提學考退秀才名字將父僞作解頭齎執蘇州府移文送甯國府充吏不意撥于冷房無錢可覓三月後給假回一往不去本府究其所熟之人但賣飯店安歇耳到蘇追遺無其人名字後連賣飯者來認追蘇州府以其人監候其人入監其吏一日前因又假印事發在獄恰正相遇豈天不欲累賣飯者天使然乎可見作僞雖百計亦不能透天理信乎人蘇巧于機

謀天道巧于報施

呂忠呂文者常熟人呂方伯國之蒼頭也方伯任壽南二兒亦致富嘗因財相讎忠與其友丁仁厚托謀文許以白金百兩仁途邀文飲于他所毆連數日開來給忠曰事畢矣因索所報忠須驗引至虞山下有他殍遺二腿指曰身首恐有識者碎而棄之矣因得白金如數明日文歸忠往問仁退金仁曰汝以金囑我何爲忠無辭金卒不還仁亦卒不露於文人皆重仁之智

十九年大指常熟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卽昏厥至次日天明始蘇卽備云我隨周神并各處土祇至人家散疫指云某家因于孝其疫不及其家行善亦減數惡者多及之如此者迨二十日後一一如其言奚浦錢氏云死四十二人果然程某無恙

常熟孟學官怡其弟某嘗一日出門見已故周某者來郞入具衣冠與之分坐財談家人問其故云周某奉本境土神高二官人請某管按數竟暴卒

胡燕巢嘗被雀奪雀輒銜艾草葉致巢中胡燕則不復來豈艾性制燕耶

造醋法四五月間用糯米粽子三箇不去包放在瓶內瓶約盛五六盌者入淡白酒或二酒酸酒在內以紙扎定七日開看其味香而且酸取出煎用再入淡酒在內如此陳陳相因至十月不用此法十月間以糯穀穗扎如指大七把蒸過入瓶內加粗麴二兩入淡酒在內扎定放在竈灰內煖處七日成醋亦能相因至三四月不用此法

蛙鳴聒人以芝麻稭磨碎順風撒去則禁之

道士召鶴於端午日尋小鵓鴣養之遇行法則刺其血
書符鶴立至
人家槐樹上生青蟲食葉迨盡於樹下大擂鼓則其蟲
盡自落于地
藏香須用大黃末摻入則不散其氣
凡青石不可以蘆束在上築則石被人家碑石不可蘆
蓆擾蓋經露則有蓆痕
崑山人取崑石初出土有土色新紅不愜觀但於冷糞
坑中浸久之取出水濯洗過則同舊色
石上欲生苔蘚以馬糞水調薄加土泥在內塗於石上
則生
砂缸破以針砂和鹽滷膠牢於陰處不動一月則如舊
補石亦可
凡欲鐵器破折以鋼砂夾鹽滷罨之一晝時其鐵則酥
輭
珠子婦人不宜帶與尸氣近帶去弔喪亦要爆壞近藏
器并柏木爲匣藏珠皆損
牝鹿凡於相尾之時雖牡鹿數十一時皆淫過牝則渾
身之肉消喪止皮氣息而已或倒於路旁人若能扶
去以細草飼之月餘其肉皆復若卽時殺食則空有
皮骨耳
虎搏兎子先於四圍撒尿則兎不能出以受其搏撣子
宿處四圍自吐涎畫一門虎從無涎處入搏撣子跳
去虎多不能出
東朝劉馬太監於西蕃買一黑驢以進能日行千里又
善鬬虎上取虎城一牝虎與鬬一蹄而虎斃又鬬一
牝虎二蹄而斃後與獅鬬被獅折其脊劉馬伏地大

慟以惜
種竹以河泥壅之則其篾脆而不中用
狗之肝如泥土色臭味亦然傳其警夜人在土上走則
其肝動氣所感也
治痢并水瀉小粉八兩炒焦色（如麩子醬飽好）乳香一兩沒藥
一兩臨時用好醋調粘油紙樹膏藥封臍上卽治若
瘮痢攤大者貼背心亦治了凡淨粉三兩乳沒六錢
爲例
十九年宜興一人因無産有役與其妻逃歷陽選行船
因問往去向長年途答曰我正往歷陽地方其人搭
去長年悅其妻至歷陽誘其人曰我于此最多識熟
俆妻可留船中我妻俆去覓舍者長年同至山下遂
打死其人回船給其妻曰汝夫已落虎口矣妻哭長
年曰無苦我自與汝成配其妻疑曰虎豈能盡食吾
夫若得見遺肉一得亦願足然後與爾爲配長年不
得已領其妻往尋不意一虎竟搏長年而去其妻因
哭曰此眞有虎吾夫眞死矣路人聞之詰其所由妻
以實告路人云適從縣前見有一人被船長打死復
活來告豈汝夫耶其婦詣尋之果其夫復活云
大麥上場帶溼就以枷打則易落乾則難落
砟糞箕環于樹上砟下便緊彎若停久則性硬多爆折
成化十六七年之閒封門黃天蕩邊一漁者乘小舟夜
出捕魚見岸次一人喚渡長丈餘其漁疑而不答其
人曰汝去至某所當得一鯉重四斤半若果然汝當
渡我其漁果得如其所云明夜其人坐于岸次喚渡
云汝旣有所得何不渡我其漁曰當再有所驗與我
其人曰汝去不多遠當一網鯉九箇亦果然其人曰

今須渡我漁曰汝必鬼物吾不渡其人嘆息而舍且
口自云明夜且待松江人來我自討替其漁遠候之
于夜果見一人蕩摣而來漁問何處人云松江郎止
之詰其所以松人不果行明夜其漁復見其人訴曰
我某處爲商者死於此水我欲渡此往某土地廟求
文移還鄉汝旣不渡我又沮松人何見害之深耶漁
曰汝能助我爲生當渡汝至廟爲汝薦拔送汝還鄉
其人曰若然當有厚報其漁載人廟其漁遂棄漁寓
廟中詳笅如神三四年閒致富後作薦送其人還鄉
成化十二年封門楊枝塘田上費思義家夏夜深忽見
一蓬頭小厮走入其門其家徧尋隱在竈下問其名
但長目直視不答打亦不應及以火烙之不出聲投
于水則浮游上岸其家以爲怪以簣裝之投于湖中
卒無所事
景泰閒及今封門外綠通松江居民皆因松人泛滷水
至各家遂製鍋煎鹽凡一船滷水一人溺之永煎不
成鹽鹽鍋中放肉煮之易酥但翻動則徹骨俱鹹不
可食一放再不動則外鹹內淡如暴醃肉味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雪作崑山王　往彼
在金水河旁見大人跡一步一丈三尺餘其足跡恰
長三尺
吳江農家雖高田砟稻必用竹籤每盡稻五箇其穗下
垂蓄新砟稻捍尙有生氣倒垂則其膏澤浸漬入米
每畝較不扦稻米多五升吳江以北不然過水則用
籤
陳啓東論學甯德嘗作詩述閩人常談云妻吾鴂舌語
胡塗雨落番將禍斷呼誰信撻挑原是要怎知詐講

（吳人稱謔說也）卻云誣長公仔（音盡子也）貶南瓜（即西瓜也）賣李剉（屋也）
（謔言李家也）門書老酒結昨聽鄰家罵新婦聲聲明白喚
狸奴（其罵聲云帽帽即貓叫聲如吳人云杕貨也）閩人自聞亦爲絕倒

戚甯伯王公悅在大同見邊事漸生釁禍未測情悰不懌乃作詩云去來去來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綠酒有情留客醉黃花無主爲誰開忠君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盡作灰時翰苑諸公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眞小哉半世功名如過隙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傳聞于天下以爲王公誅心之鉞也

成化十九年山西代府一日失一宮人年月復至問其何往云爲神所攝去無何日正午舉城人皆聞戈甲聲俄見雲端有神人或從數十人者或十人者或騎馬或乘異獸自東西漸至代府各神班坐殿上從者休庭間王率家屬伏拜於下神索飯飯畢舉索王衣各襲服之復乘獸而去內一神云舉火正殿遂焚舉府無遺止所攝女一房巋然獨存

牟都御史俸任山東時嘗登泰山日觀峰見秦碑上無刻以人言爲冒碑意其中別有物遂剛其下丈餘碑體深不可拔乃發其蓋石又不動益數百人蓋始起即時山東黑氣彌布白晝如夜咫尺莫辨物倖遂止人皆云山東黑祥殊不知禍始於此

王清廣東參將因黃肖養爲寇陷賊圍被反援輿至城下令招城中人傳呼舊麾下告云我不幸陷賊失機以死自分汝等食祿朝廷當堅壁自守勿以我故或僞傳我言誘汝以降當勿聽以俟早晚天兵之至我

去卽死汝善爲計賊怒其言以刀亂斫死有一語佩衣間云我因勢屈身甘死留取丹心達汗青

江西信州鉛山銅井其山出空青井水碧色以鉛錫入水浸二晝夜則成黑錫煎之則成銅

浙藩左大參瓚成化十七年朝京出京時夢一人出對云參政布政爲黎庶之福星左公問其人答曰某蘇州賀恩前科解元也左隨對云解元會元鍾山靈之秀氣至蘇尋訪賀恩一見其肖貌儼如夢中因志以伺後驗云

予嘗燕吳修撰元博宅予與陳論學起東同席起東強予酒予不勝杯酌起東云如辭飲須對一對何可準時賀恩其榮解元觀席起東云恩作解元禮合賀其榮也次座郎陳進士策字嘉謨者于應聲云策登進士職當陳嘉謨焉爲之哄堂

太祖高皇帝嘗問宋學士濂某人如何因稱其善至數四上曰中豈無一不善者對曰有善則臣與交而知之不善者臣不與交故不知其爲人

范從文文正公十二世孫之柔之的派崑山人洪武中拜監察御史忤旨欲殺上問汝非范文正之孫于先憂後樂是汝祖所言曰是上取帛五方親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論曰免汝五死後果五犯皆免

苹野纂聞

伍餘福述

苹野纂聞

終南勇士

明　吳郡伍餘福君求述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悸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炊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俟請見之二賈爲通其姓氏且告以失道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木介

正德己巳冬十二月吳中大雪凍死者塞途自胥門河以及震澤水不流凘或有事輒涉冰以行偶從來者問湖海冰山之狀或告曰尚有木介焉曰何以言之曰瀕海有樹其水激而飛集樹皆冰也是之謂木介識者以爲兵兆云

安化伏誅

安化王寘鐇據甯夏潛圖不軌與逆瑾交遞誓書約爲內應而甯夏都指揮何錦輩又從而附之假僞符以號召諸路官軍具有形迹俄有詔牽兵討之擒瑾輩并檻車寘鐇械遞京師得其狀初不出於寘鐇而瑾實先之則瑾其首誅耳瑾以中貴得幸權傾中外大肆誅殺以發善類觀者側目皇上赫然斯怒密用廷臣計遂籍其家得玉琴獅蠻帶及金寶奇物無慮億萬以正德庚午八月賜寘鐇死仍加瑾以極刑其門下士若張文冕等悉就誅戮

藺溪節婦

鍾氏者浙之上虞人也年甫笄而歸藺溪孫景雲以進士令玉山病革且死孫氏環室而號之幾絕復甦曰吾終以身殉可也絕粒者數日其姑慰之不能釋家人卜以九月二十日發喪孫氏知之遂點檢殉葬儀衛自座靈外更設一座以自待忽語其姑曰若無伯叔則當奉舅姑今伯叔俱在妾無慮矣語畢而其姑在醉中愕如也翌旦往叩之則就縊矣年止二十有五衆皆流涕部使者爲之奏聞得建祠致祭焉

蔣燾靈

吾友蔣燾少負才以文章知名乙卯科試南都不利輒死先是燾夢入元冥作賦有清虛玉府之句蓋凶兆也死後降靈于其家其母徐氏進之則應聲曰吾不死若拈弄吾典籍若舉慟皆令吾悲一日又曰吾得從先君遊甚有賴徐氏又將追遂之而燾蔑如也年止十七所著有東壁遺稾其文皆豔語雖老儒不能及

葉湘屍

洞庭賈者葉湘挾千金以市布買一舟行至澱山湖日就暝舟人利其有也酌以酒且給之曰前此則近賊巢不若是地艤舟之爲安也湘然之方就枕而操戈者突至湘授首遂沈其屍於湖中而人不知也家人以湘未歸諏諸卜者得凶兆尋卽其所往而求之見有蕩漿者悠悠然出蘆葦中從而問曰若見湖中草乎則曰有之指示而得蓋湘魄也第不知謀自何人置不問已而京口有操舟者倉皇失措且自誣以神語有司擒之勒其實卽殺湘者也移檄操之果然卒抵罪予友閻起山爲作傳以著其事

李貞伯諫草

李應禎先生嘗遠廟時以中書舍人供奉內閣有詔命繕寫佛經禎辭以不可其奏略曰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憲廟可其奏遂寢至今諫草猶存余嘗從陳氏得觀之說者謂其鯁直有古內史之風焉

張淮牡丹百詠

張淮先生善吟咏晚而孤貧就館琴川錢氏時牡丹盛開錢戲之曰一夕而百咏成中峰例也先生能倣而和之否乎淮操筆賦之及成則漏下五鼓矣主人嘆賞以爲牡丹未有賦百篇一韻者而先生獨能之亦一奇也從是詩名益振會金肅公子以詩援戰淮應口而酬之肅遁去其詩在今有板行者

徐武功神術

武功伯徐珵雅奉厴利諸天法當其嚬初或中以飛語英廟特加嚴刑以斃之珵不能堪遂借水以試其術俄而雷電交作震殿一角上以其冤而天監之也遂赦之

不知墮其術中矣

黃白米歌

戴章甫冠予表兄也嘗作黃白米二歌示予予詢其故則曰吾不堪時事之多舛也是時中貴李廣當國求倖者或以黃金或以白金賄賂行而公道微故作此語耳

成器哭劉球

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學者日眾而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忠爲作文以祭之登籙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爲若謝翱王炎午之於文信國皆非有爲而爲之者后數年而球之子僉事釪以提學至造其廬而拜之執子弟禮甚謹至今山上有祭忠臺在焉

陳韓二貴相

吾蘇陳僖敏公鎰韓都御史雍竝爲郡庠弟子未第時會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期而至有丐者私相語曰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出往常在此未嘗見也二公陰然之后果相繼第進士爲顯官皆以勳名終然則享爵祿者神明預識於塵埃中矣

楊尚書厚德

希顏先生楊翥嘗講道於胥溪之上生徒彌眾楊士奇自廬陵來避逅問以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尚當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公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甚貧意之所交惟以義相讓而士奇德之迨入閣首以公薦入翰林尋拜禮部侍郎進尚書時公在京邸鄰有惡少侮之公不爲意至廬以驢鳴駭其

幼子而轉售之惡少爲之感化其厚德如此至今鄉人猶能稱之惜乎家無噍類而家乘世守之物往往流落人間可怪也嗚呼豈天之於作善者食其報耶

楊和王神像

余讀宋史知楊和王沂中之忠深以隔於異代不得親見爲恨偶過友人家得其當時所畫像而觀之其軀長六尺有奇而魁岸且勇兩頤開鬚奮如戟首蟬冠玉帶紫袍中擁皋比而坐神采凜凜令人見之有生氣外別有一像貌不類尼姑而服則似之識者謂高宗嘗賜二妃於王而此其一也或曰王好殺其一妃獻之出爲比邱尼云

文交木伐梨

博平故多梨甚美而碩土人歲一貢率以爲常而蒙害者甚眾至交木作縣悉斧去謂其利微而害大也交木諱林字宗儒其仲子堅與余交嘗道其事爲筆之以告司牧者

北寺浮圖災

浮圖九級坐鎮吳城臥龍街上作爲雄鎮正德壬申五月六日有火自空而來流爲烏其聲殷殷然與雷相薄而風雨隨之火愈熾延及如來示寂像亦入毗荼自內城而外烟燄燭天見者駭目次日往觀之則向來金碧之飾土木之費蕩然盡矣因嘆息久之以爲佛有靈乎有靈則護之胡乃自滅如此遂循廊而行得一碑爲宋濂撰相傳創於孫吳再新於蕭梁又再新於趙宋所謂東坡施金龜以藏舍利者即其所也未幾流聞曰急俗以爲兆而竟不驗然則浮圖之興替常也奚怪焉

吳甘泉數學

吳甘泉長洲呂山人也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數其學主先天加一倍法而以時日占之吉凶成敗之理具有左驗時都御史俞公諫撫吳都諜報者曰至公以爲憂延甘泉而問焉甘泉以數推之曰賊必來來未及城而敗計其時蓋中秋節也已而果然余將舉山妻葬事而甘泉適至試以葬日陰晴卜之甘泉曰自午而前半陰晚乃雨至期卒如所言所著數書十卷時人稱之曰甘泉先生

尹鑿頭

尹鑿頭者不知何許人年持一杖披羽袍翩然而行見者以其童顏鶴髮有仙風爭延致之叩爲中不答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之一日召見亦嗒然不答惟曰吾宋人吾宋人於今何有尋遁去近有自天台來者亦云見之

郎山奏捷

霸州文安劇賊劉寵擁眾數千橫行江北所至郡縣悉皆風靡朝廷命將征之而勢益猖獗正德庚午秋八月吾鄉水部陸公完以都御史攝將權提兵自山東而下晝擊夜馳窮追罔懈偵其稅駕棄馬而舟渡江抵郎山據險公曰此賊左計也約來日舉兵而風雨猝至賊眾以不習水戰望洋而懼公又曰此天亡賊也遂衝濤而進登郎山躬自督戰擒渠魁殲醜類一夕而空之海水盡赤蓋自提兵以來未有如郎山之捷者也公爲獻俘于朝而先梟其羽翼者以示眾于是駐節於蘇雨韓公不得專美有宋矣

盛氏變怪

盛早爲吳世醫家官正科其家故無恙忽有鬼嘯于梁

耆早以為祟命羽士治之方步虛而瓦礫隨至晝夜擾擾室家靡甯或以豬首獻封而食之輒吃吃有聲類能言者家人欲窮治之而莫之能也厥后三子相繼夭折祟亦殺

寓圃雜記

王錡 著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三

寓圃雜記卷上

王錡

松江府董用和在京師時其寓舍與于侍郎謙相對用和生子親友致賀禮定日會客先已發書至日守牲陳設已畢忽聞于公喪母舉哀于家用和曰于公有喪而吾家宴客非人情也遂輟飲且令人遍告諸客請易他日人甚異焉用和一日與同官章盛退朝並轡徐行時日方中用和行愈緩章不能堪曰君何不策馬用和曰子以熱乎章曰然用和曰我與子熱馬獨不熱耶終不加鞭其性度如此

嘉定宣嗣宗為人溫雅初授中書舍人後進官郎中仍掌制誥一日　宣宗幸內閣喜甚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拾惟手疾者多得嗣宗俟諸臣取畢徐拾一文　上顧謂曰此秀才何不愛錢耶以重幣賜之嗣宗中亦遭貶斥不久復官卒于京學士南郡楊公哭之以詩

吾鄉劉廷美僉憲滿于仕宦雅好作詩京師稱為劉八句年方五十即乞致仕成化初邢公宥為郡守以梅花求題廷美賦絕句云歲寒相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花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何不種梅花邢公得詩甚喜後邢公以郡中久荒欲濬起撫民頗弗悅或有以詩諷之者曰葦盡沙途到水邊只當滄海與青天漁舟若過閒洲渚為報沙鷗莫浪眠邢公聞之疑為廷美所作大銜之或勸往白廷美曰彼奈我何廷美之卒邢公弔祭皆不往人多非之此詩蓋宋人刺賈似道者邢公不察也

京師婦女有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屬意因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侯去備北邊者數載高閉門謝客天順初昌平侯為石亨所忌奏以正統十四年　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為不忠朝廷命斬于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獨高素服往哭親吮其血仍以絲綴其首買棺殮之遂縊而死

南里周國賓有學之士也廢一足因自號跛樵求樂初江陰大家張氏延主其塾衣之甚厚每出入恒以肩輿隨之雖入廁亦然一日主人出命門下人侍飯遂抗主席國賓怒叱之去明日束書以歸後主人邀請而卒不往前輩風度之高如此

袁廷玉在　太宗藩邸屢相有奇驗　太宗登極授太常寺丞一日出宋元諸君畫像命廷玉相廷玉見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喫羊肉郎主及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太宗大笑乃賜之豈順帝果合尊太師之子耶（合尊乃趙㬎之宗幼）上戲也

王半軒先生止仲嘗主吾鄉趙澤民家塾澤民富而愛賢每屬人每食必共一單請先生來判方敢進食先生雖喜啖蛙澤民以蛙贅不忍令數日一進先生疑主人有倦意明日遂行其友勸之曰賓主半東南之美何遽去耶先生曰寧能為爵雞久居如此其友曰然則今將何之曰弟往金陵耳時

高皇帝造邦法制嚴峻其友復痛沮之先生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也遂遷至京人無知者偶舍于藍都督第旁藍有家人子肄業先生一日歸藍叩其學深以視重加禮賓因延見先生先生所談皆韜略無一語及文藍驚喜曰先生文武才也相見晚矣乃徙置府中以師事之未幾藍氏禍作或勸先生曰可以行矣先生曰臨難無苟免遂被執先生亦烈士也

吾鄉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寢犬必臥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臥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死物之義如此

湯徵緒為參將守邊一日胡寇大至徵緒領兵出戰為寇所害後數月日於其驛天將暝忽兵官至驛從甚盛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候其起開戶寂無所見但見壁間有詩云手持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踏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英雄有氣空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游魂歸未得幽冥空築望鄉臺始知其徵緒云

元有全某者家長洲吳涇上乃宋烈聖皇帝母舅淵聖在元學佛于土蕃號合尊大師有子亦從其教往元主坐其說法聚衆皆謀殺之一夕全忽夢兩僧告曰吾乃趙某公之甥也我無罪而天殺我父子行奏上帝當脅我紙筆酒淚而去是時全不

知其死也明日以牲醴望西南而奠焚紙千張等數枚後元果驟致于亂全之曾孫以私覲為予言

天順七年七月十三日與劉宗序同訪武功徐公日已午公尚未盥櫛良久方出問曰君輩曾見夜來天象否某二人對無所見公徐曰宦官之禍作矣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其禍當甚于我也某二人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姪欽反誅進吉祥公之言始驗

正統間李時勉先生為國子祭酒中官王振生辰朝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銜之坐以擅砍文廟前古木為不敬置百斤枷令枷先生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中一枷特重為先生設也金掌饌曰鑑年壯當荷此先生曰老夫筋骨甚堅郎以自荷諸生司馬恂等數百人伏闕求代由是得免後先生不半載即懇致仕

吳僧昇日南善畫山水尤善音律永樂中嘗至南京供佛曲犬馬魚鼈之肉無弗食俳優妓女之家無弗遊長髮為浪子者數年後復剃而歸惟以畫贈諸大家資其日用年八十餘手染風疾久不死污穢不可近其徒鎖於一空園飯自穴中與食被髮數寸儼若一獸終械而死真果報也

鄒君文質陝西蘭縣人博學有才能早遊江湖居吳中四十年嘗言其鄉有老御史者莫知其名元大德間與李元禮同為執法以言不用歸隱深山中精修煉之術國初有某平章自元來降　太祖命西征過蘭途中遇之下馬再拜呼曰參尚在無恙遂去文質父目擊之因知其異人因與往來御史見文質聰慧授書一帙曰孺子得之可以益壽時文質年少不知貴重棲于梁間而去及質居鄉其鄉人至者每詢御史皆曰尚在但罕見其面成化十七年文質壽已七十九竊歸取書為鄉老之計未幾而卒度御史之年將二百矣

金陵張允懷以畫梅遊蘇杭間其為人好修飾雖行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足出酒器獨酌將醉吹洞簫自娛為盜者所窺夜深盜殺允懷于江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者也此亦可為虛誇者之戒

鄞人都君文信長父時當元季之亂毋唐氏守節不嫁衆難保育底於成立文信為人讀書好古尤善楷字里人有徐祐之者富而好禮知其賢因贅為婿文信小心謹慎事之若父徐甚樂之洪武戊寅以江南大家為富主　訐告徐在告中文信曰我受徐恩厚今且有子　仁為哉徐將治裝文信冒其名先一日潛行抵京下刑部獄病甚出獄而死時年三十五徐痛文信之沒終其身不畜婢妾竟以無嗣及卒文信二子哀其賢地死之歲時祀焉

兵部尚書江陰徐公孟晞初以小吏校兵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又進侍郎正統初與總兵官同征麓川以功為尚書一生宦途惟掌兵事亦奇也公有德量為吏時人奉以財用問其所從來言出諸巳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雖居八座之尊清儉自奉儼若寒士

海虞之木城有李某者素好刀訐人畏之如虎睨年家頗饒裕有子登景泰二年進士立進士坊陰陽家以為動七殺之地其家連死五人不三月子計音至李老自往迎喪歸鄉人暗祝之曰此去當一擔而回李老至臨清亦感疾死其僕度不能致兩喪遂火化之函骨以歸果符鄉人之言天之報施固不爽哉

唐宋間皆有官妓仕宦者被其牽制往往害政雖大人君子亦惑之至勝國時愈無耻矣我　太祖始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赦終身弗敘此聖政之第一也

黃岩林公一鶚為江西布政時當中元日晝寢夢一婦人祭之覺而所祭之物若在齒頰求坊戶令究然不忘公怪之令一健卒循其所向物色之果于其坊見一老婦年七十餘祭其故夫所焚紙灰尚未燼問其祭物與夫死之年月日時以狀白公其物乃公夢中所食而夫死之年月日時與公之生無不同者亦甚異也

通州在京城四十餘里常積糧數百萬石己巳胡虜南侵諜至云欲先據此諸大臣議將焚其倉廩適周文襄公忱入京陳僖敏鎰時掌憲臺因諮其計文襄曰何至如是宜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令自往支則糧歸京師且免車運之費諸臣如其計不數日通州倉糧皆空虜至無所獲而去其通變如此

吳松江由嘉定以入于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龍遵敘以御史左遷為嘉定知縣到官嘆曰事孰有甚于此即日親涖其所召父老請求水利且身設施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利展旁縣民號曰御史河有夫掘得石碑長丈餘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然則龍君之開河亦有數耶後朝廷旌其能擢守嶽州至常州卒

李莊字敬中其先懷慶人父某以功臣子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長公主為駙馬拜奕成侯洪武末北征沒于王事敬中時年七歲得襲父爵　太宗即位公主納其誥券敬中年已長尚未知書或有勸之學者乃從劉原博先生遊敬中為人襟度灑落

刻意穉詞有所作人爭傳之年七十九髮不白齒
不搖步履如四五十人一日無疾而逝

太倉陸孟昭累政當爲刑官一日錄囚獄中見重囚
皆三木纏身不能展轉凡夜夜備之流血涔涔孟
昭憫焉遂寘數論置獄中嘆息曰德之至死
自是獄中畜猶夫

常熟章孟端爲御史時多所彈劾正統初權貴忌之
謫師京師士大夫以宋人贈唐子方去國一身輕
似葉爲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韻作詩送之送者
皆被逮謫不數年孟端諸子連中進士爲京官同
處一邸書春題于壁曰四壁金花春晏罷滿床牙
笏早朝回人多羨之

鼓吹古之軍容逮唐之世非功臣之家不給給或不
當史必詳之近來富家子弟悉使奴僕習其聲韻
每出入則鼓吹喧天雖田舍翁有事亦往往借人
爲之可謂僭矣

毘陵胡忠安公爲太宗伯者餘三十年無有歸傳之
曳後致仕而歸天順改元時年免九十
矣郡守卓天錫日往詢候一日送迎廟困甚殺怒
夢見公紅袍玉帶由中道入天錫不覺驚寤頃之
公訃音至天錫往弔畢即具奏朝廷當祭禮極隆
公早年遍遊名山或傳其常遇異人故多臚壽其
見夢于守蓋有所託也

吾鄉周伯川爲人頗有風致中年棄室入道每至
人家輒索酒痛飲醉則飄然而去都不辭謝或訝
之則大聲曰吾所飲食者乃天地間物耳如汝汝
聞者高之

王錡

正統十一年大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
奏曰臣等皆武臣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
監聽講　上曰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詣監所務
茶湯菓餅之類甚豐茶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
講五經各一章畢設酒饌尽歡諸侯伯進曰受教
之地皆就列侍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
屢謝先生曰秀才家假不易措置與大師少寬遂
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穆盡而散此亦大平
盛事也

張學士士謙文才敏捷日推數篇凡京師之送行慶
賀多出其手頗獲潤筆或允中爲求者所迫輒假
借改以應酬有人求士謙文送某州守文稍易數
言與之忘其同州也後別駕之官與守共出其文
相視一笑

江陰有周岐鳳者聰敏絕人百工技藝異端刑名之
學無不習而能之嘗遊雖陝西常呂江氏數年歸
不乘家僻一夕鄰人夏不內遂放浪蘇杭間學多
所居自不豈累花妻卿娼人疑其能作黃金然
所爲陰險端人君子不與之交琴州我允嘗有
詩嘲之曰羨子多才渾未達年來何處覓行踪一
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
酒河橋風雨夜推篷心懷道逐東流水惟有家山
是夢中岐鳳聞之遂爲切齒天順中客死京師

吳故娃之西有人掘地得像祠傳爲劉
總官所與甚精絕不樂閩陽門傷來爲蘇衛百
戶偶視此像伏地而泣人問其故答曰此
高皇帝之客也孟鶴傳　高皇帝左右五年竟觀
甚熟故感泣耳由是遍傳吳中

正統十三年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御麾兵
殺賊失機監軍余尚書濟與御爲同年御思謂求
救方人都御太監曹吉祥怒來急索御斬之御觀
入屋後幕時新與周先生罵在幕中視御之貌曰
公殺氣定矣因匿床下曹不獲而去御得免死蓋
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遇之即殺稍緩則不問矣

郡人張淮字豫源工於詩才甚敏捷春日賞牡丹於
富家爲人所激席間一韻作詩百首人多傳之有
蜀人徐山甫者以詩自誇寓郡之寶積寺坐必據
中席每呼高楊諸公之名而貶其作吳中詩人爲
之不平因呼豫源偕往豫源素不修飾以微服居
末坐若無能者客曰頌先生賜教徐即誦數篇皆
平時得意之作豫源默和其韻徐乃誦畢豫源和
詩以示徐見其太速詩又出己上大有赧色夜半
遁去豫源家貧嗜酒年三十五客死顧山周氏藁
多散落不存

嘉興叢某嘗爲府椽役仕至通政參議宣德中與大
理寺少卿熊槩巡撫東南一日同至蘇與公館緊
瘤吾御史猶多罵不已叢從容謂御史曰諸見當
勉其在此喚了多少打罵今日至是緊大赧
兼之爲吏也後歷某部侍郎卒

吾鄉沈景暘卜甚驗永樂中驛取至京　太宗命午
門上布卦乃問英國公征南事景暘占曰此大勝
之兆明日正午當得其捷音其時果有飛騎至報
生擒黎賊盡得其國一刻不違　上大悅賜景暘
鈔幣遣還故里

陳御史祚天性剛毅雖家人亦不假以詞色宣德七
年進真氏大學衍義勸宣廟日勤聖學　上覽之
大怒詔捕其家并捕其子姪瑄等同下錦衣衛獄
者三年備嘗苦楚　上晏駕得釋仍御御史頒佐

未過公命宿齋出拜但曰祚素不能作此皆爲祚所累未免見道之以歸

宣德中胡忠安公奏取四十歲廩膳人監依次出身即昔文忠公一舉三十年推恩之遺意也公初與鄉人王守正同學會公宦至大宗伯守正貢期尚遠因創此例不欲私于一人故遍行天下後守正亦至春官主事

劉廷美爲刑部主事時有京師與徐武功劉原博諸公爲詩友每相過談論或至達旦時歲除廷美宦舍無聊原博邀之守歲因延美披所藏鍾馗畫像求題原博遂援筆大書一詩于上明旦將歸縣之中堂京師風俗每正旦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硯于几上賀客至書其名無迎送也是日朝罷劉定之黃廷臣兩學士首至見此詩各摘簿一葉錄之以去朝士繼至者皆摘錄之頃間簿已盡矣廷美晚回索簿閱賀客以畫往報家人告其故明日復置一簿亦如之中書舍人金本清戲謂廷美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一時京師傳爲奇事原博詩曰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忿成群跳狂鬼倒提二尺黃河冰血洒黃花舞秋　螢貢火明月蓋悚梁影黑啼鵂鶹鮑烏帽遲行事礪胸剝腸天亦愁中有巨妖誅未得盍駕飄風驅霹靂如何神手便忘機回首東方又生白

嘉禾周伯器先生作文未嘗起草頃刻數千言屢出奇怪遠近求者甚衆有稿數十卷蠅頭細字皆其手錄年八十餘精神不衰日猶抄兩漢書參校其誤用功之勤後莫及也

陳太史鑑字緝熙吾鄉人父嘗戍遼以歿其母再嫁一百戶父歿時緝熙尚幼從長依道官施道常爲後讀書刻苦中正統戊辰進士及第校官翰林贊

泰初因使高麗迎其母并父骨以歸士林榮之

宣德中吉水羅公汝敬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奉使交阯回道過吳中適大理少卿熊槩巡撫此地盛作威福大家巨族凡被誣者隨至籍沒冤號之聲不可聞公與熊有鄉里之好因以陰騭之說諭之熊不省公至京朝見陳奏使事畢遂以熊事具奏　宣廟覽之惻然即日召熊回京而以周文襄公代之自是東南之民得安矣

陸參政孟昭爲人泛愛士所奉甚豐嘗爲刑部郎中在京師十三年闢清風館座客日滿北中人以陳孟公鄭當時方之雖傳舍一宿必欲整潔其素性如此

少卿馬嵩字公素讀書詩文不蹈襲前人爲相城沈孟淵孫女館甥後美田宅公素不顧吝人有欲者輒與之其保身過慎凡出遇橋梁之危木之深淵處必舍舟登岸不憚徒步之遠行人往往爲之不堪平生好手抄奇書百餘種筆畫端楷恒以自隨尤好釋典深造其理舟中每置圓覺楞伽諸經于案跏趺而坐朗誦不輟聞者皆竊笑每至冠紳與故人之家留必數日而後及嘗一夕隣家火起延及公素公素一無所取惟頂巾躡履執大瓶凝然立門外人或以疑先生戲之則拍手大笑景泰五年卒

大理少卿吳興楊先生復在南京時頗貪家畜二豕日命童子于後湖採萍藻飼之有法司官家人偶與童子爭且毆之法司官以先生不能避嫌先生戲作一絕句云太平門外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一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定山縣官有典史者體甚肥一教官年頗少胥會典史戲教官曰二三十歲小先生即席聲曰四五百斤肥典史聞者爲之絕倒

太醫院判劉公士賓余妻祖也永樂初侍　太宗左右甚見信愛嘗中　上繫一帶乃能服合成者問公曰此帶何如公曰能服寔腎惟有香耳遂命解之　上晚得風疾嘗服麝腦諸香藥問曰可服此藥否公曰香藥如油入麪終不能出　上遂已之公之得君如此

永樂中甲科廬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之前　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于後此即昔二宋故事也

郡人有韋政者貌大不檢人稱之曰韋大夫平生好訐凡官吏之貪酷豪強之侵漁人所不能直者被其訐訐則必去其人乃已宣德正統間累繫獄幾死後得脫避禍余鄉者久之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君臣故事數則往往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辭蓋已罄矣一日從父玉淵翁酒間戲謂曰如君之所談芝麻通鑑耳蓋吳人愛以芝麻點茶者必以紙裹投之有一窶家藏舊書一卷旋摘爲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一熟讀每爲人談或扣其蘊則曰我得之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也

宣德五年駕幸少師楊士奇第時漏下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出迎但見儀從克塞香氣絪緼不知　上所在惟面北而拜　上倚東閣看月笑呼士奇曰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　上屏左右咨有所問人不能聞知之　上出余少時聞諸山魏中書以嘉言如此

施宗銘槃吳縣人正統己未殿試畢夜夢一棺前後行有百人隨之號泣心頗異之明旦傳臚宗銘狀元及第而是科所取進士止百名欲宗銘入翰林

雨下故而沒其家果驗

從父廷嶧嘗與金陵人陸某交陸曾貸人白金五十兩爲用其券詭書從父姓名未幾索金人訟從父知之曰陸五故人也即以從毋簪珥之屬爲之償債不令家人知之

雙槐歲鈔

黃瑜撰

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

公諱瑜，字廷美，其先蜀州人，系出虞支員外郎潢卿之後，五傳至郡丞迪功郎重載，嘗獻瑞麥賦。子朝奉雍，孫西巖侍御史漸昭，曾孫宣慰副使從簡，皆顯于宋元間。及侍御以忠言謫南海，生宣慰，勤王有功，生子敎，號疊水，弟敏，領洪武癸酉鄉薦，敎生溫德，溫德生源遠，府君泗，公之父也。世傳仕業，自疊水以來，始潛而弗耀，體休鍾慶，實發於公之身。惟公賦質重厚，稟性寬仁，克養之深，金純而玉粹，蓄受之廣，山納而海涵。爲學絕編綸阿山之習，而惟聖賢是希焉。爲文去摘摭雕鐫之華，而惟本原是務焉。孝友周逮于家邦，而覩其德者心融。寬猛並施于政治，而聞其風者誠服。至接物應事，和而不流，犯而不校，恂恂如也。公在齠齔時，母太孺人伍氏夢赤馬入室，覺而娩焉，故小字之曰馬兒。幼有矩矱，頭角嶄然，不隨羣兒戲。弱丱遊里塾，適童生屬對曰黃楮題朱字，方指授染色門類，各俯思未就，公應聲代之曰青梅點白鹽，語甚卓犖。近似闔黌師奇其聰悟，源遠因遣就學，授以孝經論語諸書，過目成誦。每謂所親曰：光裕我家者，必此兒也。既冠，授書經，窮晝夜手口不懈。源遠恐其成疾，輒禁止之。公傳侍講林環講義，乃竊誦默識，大得其旨。適提調甄收俊髦，遂入邑庠爲弟子員，英穎特異，文思雄偉，不羣。流輩未之知也，獨同邑李君智見而推許焉，因納交莫逆，後遂妻以女弟。時番禺東井陳宣之先生以五經授教，遂相與館于廣城，卒業其門。而學益進，講習之暇，則修葺祠堂，營居室，凡櫝主之制，祭祀之儀，冠昏喪葬，必倣文公家禮行之。源遠義

方之敎素嚴，公事之惟謹，應門總務，咸得其歡心。每朔望晨起，謁家廟，公必豫備豐粥以俟。晚有疾，旦夕侍側，不離左右，甚或夜分乃寐。藥餌必親煎，飲食必親嘗而後進，如是者歷寒暑十有四，未嘗怠也。初，太孺人厭世時，年穉十二，即知哀慕，撫母李氏鞠養之。既長，敬奉如親母。及遭源遠之喪，號泣幾絕，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殯斂送終之節，凡當時搢紳之所不能行者，務盡其曲折。冒荊莽以求兆原，日行數百里，兩足瀝血，不自知也。時兄瑄、弟珩各以疾不能襄事，營辦之費，皆自己出，未嘗吝焉。兄弟欲分有其業，公不能止，盡以付之，一無所取。歸自墓所，敝篋祭器銀杯三枚，皆盡取去，且詬且攘，亦不與校。已而瑄蕩析至無以家，公出己貲贖還所居第，賙給之終身。珩早夭，撫育其二子，克底成立，爲之立家室，給田莊。其孝弟慈睦，出於天性，蓋加人一等也。親既沒後，益自振勵，學日有名。景泰丙子科，遂登鄉貢進士第。燕鹿鳴日，慘然泣下，衆驚問之，公抆淚曰：余永感久矣，父母能教我，而不及見我成名，此所以悲也。醑交益歔欷不自勝，同列咸爲之感歎，士林由是賢其爲人。計偕北上，試禮部，登乙榜，不就，遂遊太學。會天變求言，上疏言六事，忤權貴。興濟伯楊公善欲紬之，與論不協，乃得免。居京師八載，當時名公如王太宰翺、薛侍郎遠、李學士賢、邱學士濬，皆器重之。李欲延入館閣，不肯，作七誘以明志。然數奇，竟不第甲科。歷政司徒，日久以材幹聞，御史缺員，銓曹署公名，有揚州俞姓者緣戚畹者，排公得之。或使進賄，公笑曰：功名高下，自有定分，闕節求進，吾不爲也。既而兩廣兵興，旨意不限士之資籍，惟其賢能，則授以牧民之任，公遂得選州府長樂知縣。邑治僻在一隅，居民獷獷，前令往往不能行所志。公至，乃闢田里以阜其俗，興禮義以化其心。上承下御，動中肯綮，政令每依寬厚，而略以猛濟之，故聲色不施，而翕然欣服。初，豪戶不供糧稅，上

官每加譴責，莫可誰何。公習聞其弊，知其必出於里胥強橫之故。至是渠皆乘肩輿，衣羅綺，導以鉦旆來見，公誡之於庭，示以禮制，由是咸服。令無違式者。又有曾某者，將履任時，挈舟來迓，趨事甚勤，渠意公必假以顏色，乃以微糧不完，與衆同罰，遠近益服。公之無私，逋租匿役，無有敢隱焉者矣。凡避盜流離他境者，聞公治聲遠，以數千計，戶口既滋，遂增置二里，而邑益庶。丁糧既饒，復增蓋二倉，而邑益富。至於宿窟藏奸，亦披抉殆盡，雖古之善爲政者，無以加也。始蒞學時，見其卑濕，逼近城池，且狹隘不足爲樂育之地，慨然嘆曰：吾事也。遂具實造人聞於上，并申合屬巡撫巡按布按二司，皆允之，乃捐己俸三十石爲之倡，聞者咸欣躍出貲以助。買城東軍營民居地，撤其舊而遷建焉。甫四閱月，而經營告成，至於壇壝橋梁驛傳鋪店，皆興修無遺。政暇則至學，與師生講論經史，考試講業，亹亹不倦。時富室多爲義官，如顏莊龍惟寰門乃肯充庠生，公思有以感動之，因老人陳姓者，其子入學，躬送至其家，莊龍以不見陳爲恥，於是競以子弟遊泮爲榮，而絃誦之聲洽矣。科目久乏人，自公興擬庠序，竹瑤林廣相繼領鄉薦，而亦公素所鑒別者也。公視民如子，匠夫匠婦有不得其所，恆哀矜焉。聽訟時，公門大闢，民或不持牒，徑行赴訴，詢之多得其情，鞭撲閒，聞呼少孤者，必流涕釋之。有寡婦爲豪民侵其園池，公廉得實，卽斷還其業，民以價負爲上杭商所毆者，以佛金代還之。胥吏或旅寓罹疾，則使人爲之調護，尤憐獄囚，每朔望必解桎梏，櫛沐飲食之，莫不感泣，顧天祝公之壽。謂以事久寓於外，歸未抵城，獄囚聞之，歔欷如喪，府經歷黎獻見而駭

異，以爲公之愛民，無所不至，雖人如此，他可知矣，府太守吳公繹思、尤加禮重焉，侍御龔公晟、號嚴峻，待與事諸令如奴僕，獨雅敬公，始聞能名，即加稱獎，薦諸朝，訪察聞、且樂從公之言，有冤獄淹禁者二十餘年，欲置之重典，因公之言釋之，其他重犯多貺釐下，每救護之，全活甚衆，與事有擴庶競田盧，積久不能決，吳太守委公往勘，公爲開陳因心之懿，於是揮涕自責，讓爲閒田，雖異境之民，而亦化公之德、如此，政平訟理，遠至邇安，邑民淪浹骨髓，至今夢寐猶不能忘，避公嫌名，至於含黃魚而不食，愛戴可謂深矣，初，邑多淫邪，每秋冬之交，覡儺載道，云驅瘴疫，公禁止之，其風遂革，又多盜賊，公以德化之，牛羊蔽野，而人無敢竊者，秉性剛介，苞苴無敢至門，惟勇於爲義，嘗有貢途遊太學，貧不能往，盡以月俸贈之，又厚賻蕭庠吳瑤之父喪，橐無留財，家人雖有吝色，不之顧也，人有饋遺土物，雖至微不受，惟禽鳥則受而縱之，民化其仁，家無儲罝網者，恆相謂曰，黃父母恩德猶及羽毛，而況於百姓乎，成化壬辰，豪民黃新特富殺人，上司以其無屍，欲出之，公默禱于神，忽有大蛙，蜒，折左股入硯池而斃，公呼新謂曰，汝折其左足，擲屍水塘中，人告我矣，新遂驚駭輸服，遂得尸，人呼天誅強暴，有此應也，未幾，蕭僉事者錄囚至惠州，受新銀三百兩，欲以爲疑獄，公堅不肯，爭門供詞明白，尸既獲矣，又何疑焉，僉不得已，假作行提官吏對證，乃再勘結，里排隣曲，俱各證新情眞罪當，姑嘗決單，新遂棄市，公即乞歸，龔侍御晟以已登薦剡，留之不得，于時行李蕭然，錢不滿貫，行方半道，忽甲而持戈者數百、奄至，公嗟曰，行橐甚空，盜胡爲來，至則涕泣羅拜，各出所有、爲贐，公堅卻之，因護送至山路開而去，蓋向所化盜盧公林也，盧爲長樂劇盜，首剿掠鄉邑人最苦之，義官李允誠計擒至，自以爲不貲之功，公諭以理道，盧感激願爲良善，遂縱焉，允怏怏，嘗欲盜再發以見允，然竟無告被竊，嗚呼，去後之思，梗化之徒猶然，德澤及人，一何深哉，其後邑人欲建公生祠，繼公爲令者安成李君顒，使庠生魏鳳等，來求納容，公謙讓不居也，歸游田里，餘二十年，恆對人言以不及致身廊廟爲歉，建一亭，對植雙槐，因以自號，且曰，吾修善以取必於天，後裔能再植其一，則吾之願永畢矣，邁居城之省前，隣之人咸薰其德而良善，以宏治丁巳三月二十二日卒于正寢，距公之生宣德丙午正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三，所著有雙槐集及歲鈔，書傳旁通，行于世，配李氏，同邑大欖人，郎江州判官智之妹，有淑德，克贊公，子男二人，曰讖曰廣，繼娶陳氏，宜之先生季女也，長孫金章，出就外傅，次金臚，猶在襁褓，庶娶阮氏，肖出輝使之女，女子二人，名士蔡楷、何彬、其婿也，公屬纊之先，預知遊期，疾起猶酒播庭內，咏萬里銘旌詩，其夜問僕黃亞三曰，三更乎，已而報曰三更矣，遂端坐悄然而逝，其樂天知命如此，公德學兼備，名動朝署，而膏澤不洽於天下，論者惜之，其流光貽慶于子若孫，當永永無窮矣，故摭拾大概，以竢國史實錄云，宏治丁巳春三月己巳與國同知同年鄉生番禺謝廷舉撰，

雙槐歲鈔目錄

第一卷

聖瑞火德	講經興感	御製追詩	醉學士詩歌
春王正月辨	宋元通鑑	何左丞貲謫	楓林壬課
嘉瓜祥異	文華室肆業	尊孔衍孟	貴妃禮制
禮儀尚左	禁水火葬	宋復元譽	朝鮮集句

第二卷

國朝三都	中都閱武	朝會紀事	西域歷書
國子試魁	聖旨立坊	兩魁天下	海定波寧
丁丑再試	劉學士	邑俊升郡學	孝義家
臣節忠謹	詠初月	姓名相同	綱常爲治
御寶文移			

第三卷

三宰遜老	聖孝瑞應	劉伯川善觀人	胡貞女

史孝子　冷協律　姚少師　長陵八駿
柳庄相術　金尚書際遇　甲申庶吉士　洪恩靈濟宮
營建祥異　觀燈應制　獨馭文武　臨流本貫
周憲使　龍馬　玉簫宮詞　首甲硃書
古詿誤　過揲九六　解氏兄弟　觀物吟

第四卷
聖子神孫　詩歌純粹　文淵閣銘　太孫侍從
孝子擢大學士　陳情願仕　端本策　盧師二青龍
臺官占后星　都堂先兆　秦新名諱　宋元倫理
絕蓄對句　銜甲吐卷　典史大魁　斷鬼石
歷事六科　外任改京秩　曾月川學行　猗幽操
謫官甦職　賜降廝姓名　恩宥軍伍　陳御史斷獄

第五卷
閱武將臺　內府教書　蒙古允剌　桑顏三衛
倭國進書百籍　朝覲旌勵　石主事械師　晉拔官至尚書
士夫孝行　場屋知人　京軍邊軍　馬政
周風發諄　戊辰登科錄　賀斌進忠義集　逆吐活魚
冤魂入夢　己巳禦虜諸將　因災抑瑞　雨滴謠
太學生進諫　易儲詔　京闈二科舉首

第六卷
北京十景　太元洞極濟虛　夏二子　曹教諭詩評
鬱神顯寇　先聖大王　草廬原理　皇極觀物
性敏審斷　頭指揮氣節　井妖致殞　旌忠祠
王忠肅公　薛尚書論禮樂　張都督不欺　馬楊二義士
非非國語

第七卷
金錢銀豆　黃冠始末　王清擒賊　太宰上壽
南苑射獵　布衣進心學圖　諸星塘　道峯卿雲
登科夢兆　淵陰精忠廟　岳武穆遺詩　理宗本生系
莊周亂名實　薛文淸公論學　鄭邸官校　彭蠡觀精

絕句近唐　古康錢繡錦圖

第八卷
名公詩讖　全寅王泰卜筮　唐試進士排律　宋賜進士詩
夜見前身　河套墩臺　車戰器械　西番過狄
四代通禮　始終淸操　棠花表節　貞燕烈鴛
木工食一品俸　三十六宮　緣木求魚　尹氏八士
祭公芮伯　襄邸朝禮　玉堂賞花　馬非麥殊錫
萬祺祿命　鶴橋仙　草馬肯羊　妖僧扇亂
獄囚冤報　椓人妻

第九卷
南京科道　莊定山　追復位號　林玠降賓
伏闕泣諫　詠竹言志　建州女直　彭陸論韻
龍洲魁讖　妻救夫刑　山阜鍵占　瑞夢堂
文武換易官秩　會試論表　援例入監　龍興蜘蛛圖
京官折俸　援溺得子　六臣忠諡　簡除保舉
荆襄兵兆　卜馬卦　才力不及　名甆古器
東海二仙　虎臣進諫　道具體用　獎賢文

第十卷
孝樓誕聖　進御舊夕　御製靜中吟　午朝奏事
謫仙亭　劉李自相標榜　劉綿花　牛生麟
鄂遜胡治策　潘陽雞異　天地神化　名字稱呼
給由殿濟　劉干疑家　木蘭復見　長幼禮嚴
聖賢後裔　裴周二大魁　何孝子　進士教職長史
哈密　戚魚辨　一月千江　子陵太白
邱文莊言行　保舉神道　修省直言

先大父長樂府君，蘊道立德，思有庸于時，領薦後，即挈家游宦，十有五年於外，乃返會城，以老故，見聞
甚寡，然必參伍研覈，歲增月錯，始成是編，惟館閣一二事，猶闕疑焉。比佐編蘇留院，堂之東一區，樹槁
躋案歲，雖吳元年，楮墨完整如新，因據而補之，洪武中科第、及永樂初吉士姓名、是也。憶孩提時，府君
抱晰日暨諸孫，先考過庭，時時間及名理神化，披閱諸類諸書，且誦且談，既答所疑，則笑曰，程朱語我
矣，又笑疑焉，其篤信如此，間取報時事，輒嘆曰，燈火猶夏，寇賊姦宄，雖帝世不能無也，然明良率作，修

其本以摩之。今也鐵軸轉移。竟何如哉。竟何如哉。江湖之變。形諸鈔中者深矣。及佐七八齡。教以數與方名。偶弄筆作河洛點畫。見之喜溢眉宇。遂還就外傳。今恭閱是編。音容如在。感念罔極。爲之愀然。因書目錄後。以示子孫。尚寶藏之。嘉靖癸卯秋八月既望奉直大夫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嗣孫佐頓首百拜謹書。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致仕前巡撫雲南湖廣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南海黃衷拜書

雙槐歲鈔序

夫著道莫最乎纂述。厥用維五。而統亦稱是焉。蓋敍古者、用乎擇者也。贊今者、用乎確者也。品才者、用乎公者也。考業者、用乎會者也。論文者、用乎理者也。是故美其於擇。惡濫以蔽美也。譽永於確。惡誣以廢疑也。貫重於公。惡闕以妨貫也。功即於會。惡紊以隱功也。作貫於理。惡謬以飾作也。斯纂述之恆局云。予觀長樂令黃公雙槐歲鈔。未嘗不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過矣。夫是之爲書。言乎其古也。見羅羣籍。雜典乃述。嘗則武庫洞開。神物焜燿。釋其擇矣。言乎其今也。明良之際。開物成務。揆日月而躡雲漢。昭其確矣。言乎其才也。采瑩弄瑕。而旹臧德掩。廓其公矣。言乎其業也。因事以褒伐。而審勢以裁變。標其令矣。言乎其文也。譏辭謠讖。捃摭罔漏。然卒規之於雅節。綜其理矣。居諸中祕。鑒戒其備乎。推諸州里。道化其興乎。施諸四方。文儒學士不有矜快於先覩者乎。昔應劭沿風俗而通義。虞世南工賦詠而著抄。宋溫公志獻納而稽古詳。東萊蒐演撰而事記顯。馳藝苑者。籍餘沃焉。玩是書之華。固足以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以紀載類也。雖然。予故有深慨焉。公惟篤古之行。超萃其才。內蘊而外宣風。蓋俊犖焉。乃疏格於三事。驤淹於百里。四十年匡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德澤不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後者。無亦異代而同遺歟。抑慶澤之源。猶瓜瓞也。於語有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粵洲封君。相世弗耀。而風操特重。宮端先生蔚然懸深源之望於天下。雙槐名亭。始有俟耶。王氏徵之矣。書十卷凡二百二十篇。

雙槐歲鈔序

宋左禹錫裒諸家雜說。爲百川學海。元陶九成纂經史百氏爲說郛。類書紀載。庶其備矣。今余觀於黃公雙槐歲鈔。甚有所得。而嘆古人多道論也。長樂黃公南海人也。蘊道立德。博學宏詞。抱志負才。思有所於時。以大厥施。起鄉薦。登太學。顧乃弗錄南宮。僅典一邑以老。平生操觚著述。凡所聞見。朝披夕覽。日積月累。始景帝嗣位七載。逮孝皇御極八載。歲鈔乃成。聖神功德。書焉。人文典禮。書焉。天地祥眚。書焉。懿行美政。書焉。異端奇術。書焉。考諸既往。驗諸將來。大有關繫。殊非裂道德。乖倫彝。拂經背正。費歲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今考之。爲卷十。爲目二百二十。約可該博。小可括大。簡可勝繁。無滔襲。無補綴。無摭竊。可信可法。可觀可興。可以訓誡勸懲。罔不具焉。評者以爲應仲遠之風俗通。蔡中郎之勸學篇。不是過也。乃若博古物如張華。蒐奇字如揚雄。索異事如贊皇公。知天窮數如淳風一行。可兼其長。亦必訂古語爲鈐契。究盡談爲稗官。搜神怪爲鬼董狐。資諧浪謔笑爲軒渠子。以稱雄於技苑。談圃爲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萬世作者法程也。若長樂公殫智竭勞。畢四十年。遵孔氏之道教。楷儒者之完書。示今傳後。不亦賢於人遠矣哉。我朝宣正以至宏德。館閣臺省。宗工學士。各紀聞見。著爲錄記談說。自成一家。邇年尚述大夫萃而傳之。名曰今獻彙言。博物洽聞。殆與黃公斯鈔。互相羽翼。左陶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無似。幸不棄於泰泉翁學。鉅篇示軌。受迪多矣。敢拾俚語。從諸末簡。詢芻蕘之一得。采葑菲而

不遺，竊惑望於博雅君子。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望，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奉勑總督漕運巡撫山東南畿大庾劉節書

雙槐歲鈔自序

儒者之學，通古今，達事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予質性疎魯，雖頗嗜學，然於道望洋，殊未有得。乃日事操觚，每過所見所聞暨所傳聞，大而經緯之所紀，小而芻蕘之所談，輙即鈔錄。蓋自景泰丙子，以迄於今，四十年于茲，而編成焉。凡聖神功德，先書，崇大本也。人文典禮必書，急大務也。天地祥眚必書，期大化也。經史異同必書，決大疑也。懿行美政必書，昭大節也。異端奇術必書，正大經也。言今必稽諸古，言天必徵諸人，言變必揆諸常，言事必歸諸理，此予著述之志也。自顧學識謭陋，擇焉而不精，詞氣愼弱，語焉而不詳，蒐括疎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毛舉細瑣，猶入室觀近，而遠不察，徒爲飾櫝攫甑之贅物焉爾。何足以厲藝圃而啓牙籤也哉。昔者成式雜俎，志怪過于齊諧，宗儀輟耕，紀事耆於白帖，然而君子弗之取，何則，多聞不能以闕疑，多識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予此書，得諸朝野輿言，必證以陳編確論，採諸郡乘文集，必質以廣座端人，如其新且異也，可疑者闕之，可厭者削之，雖鬱于性命之理，若不足爲畜德之助，而語及古今事變，或於道庶幾弗畔云。雙槐，亭名，在廣郡會城，予解組後栖息處也。時大明宏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前芹堂做吏香山黃瑜廷美甫謹書

雙槐歲鈔卷第一

香山　黃　瑜　廷美撰

聖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𥘉祚，超越邃古，貞應之符，有開必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者也。初，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鍾離東鄉，皇妣淳皇后陳氏，嘗夢黃冠饋藥一丸，煇煇有光，吞之，旣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歷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昳時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幛。鄰有二郎神廟，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百餘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臥，忽煜爚若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帝王之生，必有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帽襖裙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旣葬仁祖淳后之明年，爲至正乙酉，淮楚閭童謠曰：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至即吳王位元年丁未，即羊兒年也。明年戊申，建元洪武。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煆鐵初出于爐，上有光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其應如此。未幾元主北遁，而天下一統矣。又仁祖先冢泗洲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遊詩其上曰：汴水東流過舊京，恢圖妙筭入皇明，暫攜諸將停歸騎，來看中原第一城。

詩作於元。而炎明之句。又與國號相符。然則聖皇之興。所以開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夫豈偶然之故哉。

講經興感

丞相忠勤伯汪朝宗廣洋乙未歲。以儒宿被召爲令史。參除照磨正軍都諫司都諫事。太祖於草昧之初。諫行實聽。及有天下。召入中書。封伯爵。等與胡維庸。並承受立之命。其所著詩集名鳳池吟藁。有睿旨講賓之初筵時。啟曰。臣梁貞用古詩三百十一篇。輯成巨帙。進供睿覽。元之秦先生、良卿周先生。侍坐。上躬親檢閱。以賓之初筵一詩。命臣廣洋直言講解。觸念舉問迂疏。曷足發揚古作者之微旨。據經引註。敬爲演繹。上亦爲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侯也。九十衰耄。尚能令人作詩自儆。復令人朝夕諷詠。期于不忘。矧今以可爲之年。當有爲之日。何不激昂勉勉邪。仍命臣廣洋錯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俾揭于高堂。欲常接乎目。應乎心。以古賢侯爲自則。視武公初意。尤昭著而浹洽矣。觀其所啟。蓋在爲都諫時也。聖祖當興王之時。崇尚經學。非徒悅之於心。卽欲見之於行。而又上下交相儆勵如此。眞可爲萬世勸講之法也。梁貞者。浙江省儒。後官至太子賓客國子祭酒。秦元之名從龍。元御史寓鎮江。周良卿不知何許人。和傅初渡江時。聘秦、周、邵三老。待以客禮。有謀則召之。惜邱逸其名。

御製逸詩

太祖高皇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雄渾如元化自然。嘗謂侍臣曰。我起草野。未嘗師授。然讀書成文。渙然理順。豈非天生邪。見於御製文集者。可概見已。今得逸詩二首。賜都督楊文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肅。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晝百勞。賜僧世法師文彬鳳陽行云。老禪此去正秋時。臨淮水碧見蒼眉。月明淮海鏡清影。履寒嵐嵐影常隨。水簾洞口溪雲白。知是山人愛遊客。淮海月高天氣涼。西風凋集根長陌。清宵將降雁鳴天。淮之南北盡平川。荊山神禹鑿。役使多幽元。觀心若欲與對越。切莫將心戀井闕。野人本與紅塵隔。且去溪邊弄明月。聲律醇正。音響清越。眞所謂昭回之光。下飾萬物。雖工於唐者。蔑不逮也。

醉學士詩歌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上覽川流之不息。命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敍成章。詣東黃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賞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勵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杓。志不儒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濂凱席而飲。將徹。上復顧曰。卿更宜觴一觴。濂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恐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顏面發頳。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裊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斝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酣。忽周旋兮步蹌蹌。

美秋於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時書。濂既醉。下筆敧傾。字不成行列。命縉五韶。上遂召濂至。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論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濂五拜叩首以謝。上更勅侍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朱善、方徵、彭通。聞而擬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賁、彭與孫皆吾廣人也。

春王正月辨

國初新安趙東山先生汸著春秋師說。述其師黃楚望澤春王正月辨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深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爲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一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如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其證一也。僖公三年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若是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饑。明是周正。其證二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月。故書狩。主夏正者。謂非時而狩。所以爲譏。澤以爲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乃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爲獲麟耳。決不可強以爲貶。其證三也。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同時有程氏端學者著春秋或問略曰。周不改時。惟改子月爲正歲。故周官曰正月之吉。始和。正月者。月之始也。夏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始和者。氣候初溫和也。三陽爲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則天地閉藏。冰凍地坼。謂之始和可乎。正歲者。歲之始也。周以子月爲歲首。夏正建子之月也。凌人之職。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冒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爲歲首也。下文春治鑑。夏頒冰。秋刷。不言冬者。正歲卽仲冬也。斬冰卽季冬也。周不改時。於此可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孟子謂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至於日至之時皆熟。以此知日至之義。不可專以冬至夏至論也。鄭氏周官註疏。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正月。其說誤矣。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爲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爲長歷。以從左傳之誤。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論膠固。未能致辨于此。迨伊川謂春秋假天時立義。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謂夏時冠周月。夏時則寅卯辰爲春。周月則子爲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爲謀。春王正月。果如是乎。予按兩說亦各可通。文定以春爲夏正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朱子所謂月與時常差兩月。穀梁直以春爲歲之始。雖建子亦可爲春。猶子時爲日之始也。逸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故周官大司馬。中

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按。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周禮繼於二代。故用夏時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昭公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以中冬爲春而狩田。以中春爲夏而蒐田。此周月也。以子月爲正月。所謂正朔也。魯史紀年。必以是爲始。而蒐狩用周月。不從夏時。故夫子告顏淵曰。行夏之時。終從周月以子爲春之不正耳。在他經可以用夏時。而春秋紀事。必用周正。據師說三證。則周人改時改月。斷可知矣。

宋元通鑑

四明陳檉。嘗事張士誠。爲編修。國初。徵爲修撰。進直學士。嘗作宋鑑綱目二十四卷行於世。雜入其先世數事。曰。戶部尚書顯者。嘗論蔡京之奸。不復仕。顯孫曰吏部尚書仲上。嘗辨僞學。諫韓侂胄北伐。遂致仕。仲子曰工部尚書德剛。請復濟王官爵。端平中左遷而卒。德剛子曰太學博士著。上書論賈似道奸邪。出判臨安府。檉即著之孫也。成化中。建陽知縣張光啓。翻通鑑節要。盡去檉之釋。而併元史入焉。惜其當詳者略。當略者詳。謬誤尤多。如趙宋非強楚。清淮與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此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上遇風所作也。而宋鑑以爲唐介詩。且改強爲狂。盡室爲今日。蛟龍爲魚龍。可謂謬誤之甚者。元鑑亦然。徐世隆哭文丞相詩。乃以爲王磐。又如宋世三元者凡四人。孫何、王曾、楊寘、馮京是已。顧又不載何寘。而以宋郊廁焉。稽諸文獻通考。郊登第之科。省元與殿。而謂鄭獬南省廷試皆第一。何耶。又如元泰定帝太子名阿速吉八。而以爲王禪。王禪。蓋梁王也。若此之類最多。姑舉其顯著者耳。夫詩章姓名。淺近易紀。而猶謬誤。則事涉疑昧者。當何如耶。此太祖明宗之死。所以爲千載不決之疑也。

何左丞賢嗣

東莞謝用賓京錄。何左丞眞。遺事。元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各稱相公。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眞躬擐甲冑。往擒仲玉以歸。成縱將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頓兵圍之。久之未下。眞第三子貴、曰何三舍者。與從簡皆勇而有謀。素相合。從簡力請貴同往。爲表餌之術。成奴曰阿巢者壯焉。時與下令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於是奴遂伺間縛成以出。眞見而釋之。引置上坐。笑謂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慚謝曰。始以爲貓。孰知其虎。奴來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且縱諸轉輪車。人推之。又數人鳴鼓。督奴使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擢此刑也。又數人鳴鉦。督奴妻吹火。奴一號。則羣應之。又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其人服非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若頭子密。不能過也。眞自是益有功。顧自矜。從簡多所規諫。李質據有嶺西。眞欲併之。以從簡諫而止。後歸降。封東莞伯。余高祖諱從簡。元末以保障功。宜至宣慰副使。家傳缺略。得謝所錄。而後知其詳。因收入焉。予祖妣關氏。南海山南八鄉出鎮族。能服勤習儉。自洪武壬申稱未亡人。足不出閫。嘗蔬先祖行事。謂高祖保令李元帥。正謂此。永樂癸未仲冬。民舍大火。將及所居。他物不遑攜。惟持譜牒擁蔽其面。籲天哀號。風反火迴。得免煨燼。今家乘猶存。祖母之功也。

楓林壬課

楓林先生朱學士允升。升徽之休寧人。博綜羣書。皆有旁註。至於數學卜筮。靡不精究。早從資中黃楚望澤遊。偕同郡趙汸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眞四合。戲謂君能射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人俑也。允升更索一合。曾射語亦合而眞之。曰。少俟則啓。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於後山牽騾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舊主爲之絕倒。徒居歙之石門。館于鎮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爲繼母所苦。楚幾於斃。姬一日告允升曰。大不聊生矣。遂自經。後允升夢大至其室。適報生子。允升因名之曰同。字大同。亂課之曰。此子後必遺婦人之禍。尋於所居山前。創蓋草舍數十間。鄉人惟之。指以爲閣。允升曰。後或乘駕臨幸。休軍旅於此。爾。丁酉秋。天兵下徽。高皇帝素知允升名。提兵過之。巢令軍士休其下。允升既被召問。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大悅。遂預帷幄諮議。問所願欲。曰。請留宸翰。以光後圃書樓。上親爲書梅花初月樓以賜之。臨行。更問之。允升跪而泣曰。臣子同。後得全軀而死。臣在地下。亦蒙恩不淺矣。後吳元年。升翰林國史院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誥詞曰。眷我輔姓之老。實爲將哲之英。其見親禮如此。洪武改元。告歸省墓。時年逾七十。致仕歸。卒年七十二。子同。仕至禮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中屛障多其題咏。或令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上疑之。將殺同。因念允升之請。令其自經。壬課精妙。一至於此。允升前元甲申江浙行省鄉試第二人。戊子赴都省試。下第。授池州學正。壬辰任滿遄家。其事業具以講究大禮儀制取用云。

嘉瓜祥異

洪武五年夏六月。應天府句容縣民張穀賓家。園產瑞瓜。同蒂駢實。以獻。高皇帝喜曰。[illegible]之壞也。宴賚之。御製嘉瓜贊。祝其世生公侯。人以爲張氏致此。必昌且大。居無何。邑人有與其弟殺人同姓名者。坐事自經死。有司捕其弟以寃責。穀賓走訴闕下。或滅之曰。訴之且得重罪。不聽。訴之。併就執。穀哀慟曰。我被誅有司命也。兄何爲者。穀賓曰。吾赴弟之難。笑悔焉。卒俱死。籍其家。人傷寃之。穀賓妻胡氏。與其三子伯逵、伯安、伯啓。皆謫戍崇山。伯逵尋謫赤水卒。伯安留其弟養母。往戍焉。既去而母亦卒。人益傷之。伯安有子諫。後登進士。擢御史。人以爲理。復其常。然流離顛頓。亦已甚矣。瑞瓜致異。乃至於此。由是觀之。人家興衰。固不繫乎草木以爲災祥也。

文華堂肄業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於是開文華堂禁中。爲諸俊秀肄業之所。室去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正月初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名。其第一人張唯。年二十七。永豐儒士。南陽府南陽縣。其次王輝。年二十八。祥符縣人。李端。年二十一。懷慶府河內人。張翀。年二十七。洛陽人。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賜冠帶衣服靴襪。二十三日。山東解額內選進五名。其第三人王璉。年二十三。濟南府長山縣人。次則張敏。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俱淄川縣

人。陳敏。年二十三。馬亮。年二十五。俱柳州人。名見賦詩。授官賜予亦如之。於是唯等受命。入堂中讀書。詔詞林名臣分教之。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等。與焉。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輔。卿其勉之。於是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嘗雖司啟迪。顧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閒。詢及肄業孰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為弟子員。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三月初四日。上命應奉殷哲、趙震、盤唯等。回家祭祖。皆擢監察御史以行。尋遷任。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鄒傑等。皆拜給事中。禮遇雖未及唯等。然侍從車駕。應制被顧問。未始與也。其後多出為參政。惟張翀願就南陽府學教授。時禁筵宴把盞換盞。謂之胡俗。馬亮為河南參政。時信國公湯和經過。陪飲離席把盞和吃。亮出對衆責喻。以違禮禁罰之。張鳳為廣西參政。與同官蔣學、按察副使虞泰、僉事李混相與燕飲。交互換盞。醉後致爭。遂觸刑憲。其事不約而同。禮部移文戒勅百官。乃洪武十二年三月也。聖祖眷遇之厚。千載一時。諸人乃無能以功業自見者。有君無臣。不能不令人感嘆也。水東日記以王璉為姑蘇人。蓋誤云。

尊孔衛孟

國初象山錢惟明唐者。貌魁梧。善飲啗。居嘗以豪傑自負。元末天下大亂。隱居。年將六十。見國朝一統。乃詣京師。數陳王道。獻長詩一章。稱旨。即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己酉。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宜令天下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上從其議。上嘗覽孟子至土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懇切。出於至誠。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饗得不廢。一日召講虞書。唐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尊孔衛孟。正色立朝。於是乎有可稱矣。

貴妃禮制

洪武中成穆孫貴妃薨。詔東宮服齊衰杖期。懿文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上則無服。陛下貴為天子。而臣為庶母服緦。非所以敬宗廟。重繼世也。上怒。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懿文服以拜謝。遂著為禮制。甲子九月。孝慈皇后喪既除。册李氏為皇淑妃。燕賜百官有差。郭氏亦進號皇寧妃。沒而服衰以母祀之。册而兼皇以君視之。別嫌明微。以正內也。李氏。鳳陽壽州人。父傑。洪武初以廣武衞指揮北征陣亡。見翰學士集。

禮儀尚左

聖祖初起兵。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羣臣奉上為吳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吳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為左相國。達為右相國。禮記玉藻曰。聽鄉任左。註云。凡立

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君任左以尊君。想當時二人侍上坐。必任左可知。今中原及北方。主賓相揖立時。以右為尊。就坐以左為尊。甚得禮意。由近鑑殺故也。

禁水火葬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義塚。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如亡歿遠方。子孫無力歸葬者。聽從其便。刑部著之律令。斯法也。我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宋復元讎

胡元滅宋于厓山。其禍烈矣。帝㬎既降。封瀛國公。史莫究其終。然在燕八年。因殺文丞相。始給衣糧。則是未給之先。凍餒可知。其意未嘗欲其生也。後為僧。號合尊。有子完普。亦為僧。俱坐說法聚衆見殺。其母則與潛全翁。夢二僧曰。我趙㬎也。被虜屠害。已訴諸上帝。許復讎矣。已而中原大亂。韓山童自稱宋裔。燒香煽妖言。孔雀明王出世。既敗死。至正十五年二月。劉福通等。迎其子林兒稱宋帝于亳縣。其地舊有明王臺。因以為號。遂號小明王。改元龍鳳。二年下江南。三年開江南行省。以吳國公為大丞相。卒啓我大明以滅元者。宋也。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後借義伐亡道秦者。為張楚之陳涉。楚將項燕。立楚王孫心。號義帝。沛公乘之。卒以滅秦。漢祚訖于帝禪。禪實降于司馬昭。柄魏時。卯金非祀。晉實為之。劉淵既僭稱漢帝。執辱懷愍。而自言漢裔。終篡晉位者。又劉裕也。李唐末支。遜盡于朱溫。其子孫不能報。而李存勗報之。是為唐莊宗。溫父子僅十餘年。宮闈淵盛。而神堯文武。祀于南唐。乃與五代相終始。宋復元讎大氐相類。嗚呼。天豈夢夢者耶。

朝雲集句

洪武中。西菴孫典籍仲衍。素號嶺南才子。工於集句。敘所作朝雲詩一百韻。語多不錄。錄其敘。蓋傳奇體。以資談譜。敘曰。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仙城泛舟遊羅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峯遺址。遂艤舟西湖。小蘇堤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薄寒中人。新月如晝。山深。悄無人聲。二客醉臥僧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練。隱約有字。急呼小奚童秉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效衛夫人書法。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曰。家住錢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蹤。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豔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藏古寺翔金雀。竹裹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江蘺漠漠荇田田。遠羅野菜飛黃蝶。穆從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千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杜

鵑。其五曰。浮蟻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鬢脚垂。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孤棹。鼓
曳殘聲過別枝。青塚路邊南雁盡。問君何事到天涯。其六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惱斷蘇州刺史腸。猿帶玉
環歸後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鷓鴣聲長遶三株樹。花氣渾如百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爲郎憔悴却羞郎。其
七曰。孤月無情桂絮拋。金爐香燼漏聲殘。晝收雨散知何處。鬢亂釵橫特地寒。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
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鳥慇懃爲探看。其八曰。杏花疎雨立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短鬢欲星愁
有効。此身雖異性常存。關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夜魂。倚杵尋思倍惆悵。夜寒嬌玉倩誰温。其九曰。
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沁梨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
堪聞。思君今夜腸應斷。春破羊欣白練裙。其十曰。零落殘魂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兩圍綠草飛蝴蝶。
落日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其後復書羅
浮玉傷結月夜過此。有感而賦。余驚曰。此非仙語。乃人間意態也。方欲再諦視。而燈爲北風所滅。月亦隨
晦。林木撼作山鬼聲。余毛髮森豎。不敢久立。即還室掩戶。踉蹌而臥。夢一美人。上衣紅綃。下衣翠荷綠
裙。從花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葩逸麗。光奪人目。風鬟霧鬢。嫋然淒冷。殊不類人世中所見者。彷彿若
有金支翠葆。導從其前後。隔竹先聞歌聲。似與人語。余側足傾耳竦身聽之。則悠揚宛轉。欲斷還續。半空
松柏。作笙簫聲。助其清婉。而蟋蟀唧唧。若爲之擊節也。其詞曰。舞衫歌扇舊因緣。萬事傷心在目前。舊物
不殊鄉國異。天桃開下背花眠。煙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暗有華。燕子銜將春色去。夢中舊記詠梅花。
青山隱隱水迢迢。客夢都隨流月消。惟有別時今不忘。水邊楊柳赤闌橋。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剛般
若經。雨冷魂香弔客。夢中同躡鳳凰翎。遠上寒山石徑斜。宮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斷。莫怨東
風當自嗟。與君約略說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來經幾載。愁心一倍長離憂。旅館寒燈夜不眠。湘
波冷浸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欲寫愁腸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問余別恨知多
少。巴蜀雪消春水來。紫烟衣上繡春雲。一樹繁花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修道半緣君。春愁冉冉
帶餘酲。珍簟銀牀夢不成。知子遠來深有意。酷憐風月爲多情。光陰卒卒一飛梭。怨入東風芳草多。倚枕
未容春夢斷。秦雲楚雨隔相和。身前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慚愧情人遠相訪。爲郎憔悴却羞郎。
歌已。復緒撫膺詩三首。白袷玉郎寄桃葉。金鞍駿馬換小妾。翠眉蟬鬢生別離。兩圍綠草飛蝴蝶。野棠開
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爲誰綠。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瞿塘嘈嘈十二灘。遠船明月江木寒。欲
隨郎婿看明月。遊絲落絮春漫漫。其聲哀而不傷。怨而有容。纏纏而不窮。如孤鳳之鳴梧桐。蛟龍之吟木
中也。歌闋。余不覺泣下。頃遂見之。環珮餘音。猶冷然也。謂余曰。妾錢塘歌者。眉山蘇長公妾也。言訖不見。
余亦驚覺。詢之寺僧。則曰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今數百年矣。或其餘魄也耶。余悵然自失。賦以輓云。

雙槐歲鈔卷第二

國初三都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南京既立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有司。次第舉行。三年。
改臨濠府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在臨濠府舊城西二十里。於新城內營皇城。皇城內有萬歲山。南
有四門。曰午門、元武、東華、西華。建宮殿。立宗廟大社。并設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午門東西。新城門
十有二。洪武、朝陽、元武、塗山、父道、子順、長春、長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甲第。於洪武門外
立圜丘。於左甲第門外立方丘。與南北二京爲三都。其後北京罷不建。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爲鳳陽。徙府
治于新城。即舊會同館爲之。賜名鳳陽府者。以在鳳凰山之陽也。迨永樂中。建北京于燕。遂成聖祖之志。
而三都備矣。昔漢光武以南陽舊宅爲南都。故張衡作三賦西京、東京、南都是也。近世李學士（時勉）陳侍
講（敬宗）皆作北京賦。而南京、中都反不之及。豈所以闡揚洪業。昭示萬世者與。後有作者。追蹤周雅。歌詠
賡周勞銘之懿。雖賦三都可也。

中都閱武

蜀獻王。諱椿。高皇帝第十子也。雅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內典。上所鍾愛。既封。呼爲蜀秀才。洪武十八年
冬十月。命王閱武于中都。長史太原王仲禮等隨侍。蓋中都乃上故鄉。實龍興重地也。王至中都。首關西

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日與儒生探賾經史。商礭異同。沉潛玩味。殆忘寢食。時翰林編修李叔荆掌中都國子監事。大被親寵。明年揭忠孝爲藩四大字以自警。又明年四月。召詩文名僧來復。與之講論。因諭作四箴以自警。曰正心。曰觀道。曰崇本。曰敬賢。來復爲之箴焉。又明年戊辰春。建寶訓堂于殿之西。脩奉祖訓錄于中。先代帝王大經大典。咸列于左。亦命來復記之。會叔荆被命與前編修致仕蘇伯衡爲會試主考。伯衡告歸金華。王召之至中都。入見西堂。館于國學者踰月。講道論文。殆無虛日。日又勸舉延師。給以廩食。教育屬衛百官子弟之俊秀者。俾各有成立。上聞而益愛之。二十二年己巳春。遣使召還。其年遂之國。云來復字見心。豫章人。有蒲菴集。國子祭酒李鴻漸司業劉丞直皆求爲記。師儒凡然。其重名可知矣。

朝會紀事

北平劉憲副崧自紀朝會事云。洪武六年秋。予承乏副北平憲。迨九年閏九月。幸及一考。以十一月赴覲。明年正月至京。則朝廷更制。內外官率九年爲任。又別有旨召各道按察司官。以三月會京師。予以留滯道次弗知也。是月十有一日。予齋所書事跡赴考功監投進。監在奉天門之西南上。其導之進者。則殿廷儀禮司正也。越三日。吏部尚書王敏。於大本堂啓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以考滿至京。未經泮代。俾往復任。今宜諭在選官令聽候者。東宮可之。越二月十八日。僉事闕裕等。至自四川。未幾廣東西道及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至。二十七日。北平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修。知事俞思敬。與山西副使楊某。江西副使尚飢。山東副使張孟兼等。又皆至。又明日。監察御史權河南司官董哲。與浙江廉使余奎等。又最後至。皆集于會同館。凡四十有九人。其始至皆齋沐。具朝冠朝服。以次早引奏如儀。行朝覲禮。至是始齊同焉。前期。儀禮司正。戒各道官率所屬人聽宣諭。乃二十九日早朝。既退。衆各常服。俟于闕門之內外。時中書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毛某。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皆先入。文武百官從之。既而司正引衆趾循闕右西側門。以入奉天門。復由門之右掖。進奉天殿下。敘列于丹墀之西以俟。俄而中使趣召。知上已陞殿矣。司正與序班。導衆由殿右歷西階。折而東行。遙望見金剪紋團扇夾御座。正南而北位。乃循殿廷西南。遂班于正南北面立。最在前者。廉使一人。次則副使四人。廣西僉事顏繼先、陝西僉事韓宜可等數人。與經歷等四十四人。作重行立。又次其後。奉天殿新成。土木疏樸。未甚飾也。上冠通天冠。御白袍。負山字金漆木屏風。據金椅。下施葦席。端天顏清怡。玉音暢亮。宣諭丁寧。繼以戒勅。特命戶部尚書偰斯。以官段四表裏賜余等。其前在山東時。嘗封言事剴切云。宣諭畢。衆惶恐再拜叩首謝而退。又明日爲三月朔旦。司正具戒入辭。衆復具朝冠服。隨序班。先俟立于奉天殿之前墀上。既陞御座。司正以聞。乃就位。行拜禮畢。趨退。由奉天門未竟。有旨召復入。而前行者。已出赴儀禮司收服矣。後行者聞命。將復入。不可。乃亟出易服。仍輩趨以入。時工匠方集殿墀。頗喧雜。上厭之。乃徐步出殿門。降庭陛。臨于丹墀。將坐。見臣等且還至。乃直南趨出奉天門。度金水橋。又趨午門以出。至御街中甬道而坐。百官衛士。環擁後先。而儀仗嚴肅特甚。衆俛伏。惴汗戰慄。不知所爲。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等知朕所以諭之意否。

今天下太平。有司膺名秩食俸祿甚厚。而民隱未盡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非若等責歟。惟是新制九年考績。若等其各還司。以糾以察。慎乃憲度。大者以聞。可也。毋玩民事。毋干天紀。使後此能復見朕。則若等爲奉職矣。是日聖訓諄復。視前日尤嚴切焉。拜辭禮畢。上將起。復立而申飭者再四。既返。將入午門。忽返顧曰。若等其偕來。上既入。乃自東廡以登于觀。上遂入坐南殿。群從登自西廡。遂列憩于殿之右掖。陳几席焉。云有旨賜膳。既而光祿寺設饌。酒三行。進膳畢。司正奏按察司官謝賜膳。勅免謝。乃退。詣中書省及府臺。以次辭謝而出。又明日。詣兵部符驗。出金川門。赴龍江驛。次第起船以歸。實是月之四日也。舟行凡十有九日。始達北平。追錄前所會諸官之爵里姓字爲一帙。以識好會也。聖祖之親近外臣、戒敕諄至、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然禮制近古。迴與今異。故錄之以備考云。

西域歷書

漢律歷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歷。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歷。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歷者。相傳爲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歷家以爲最密。元之季世。其歷始東。逮我高皇帝之造大統歷也。得西人之精乎歷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歷與中國歷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爲義。於文從步從戌。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于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爲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册。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即此歷書與。嘗俟知者考諸。

國子試魁

洪武甲子。重定科舉之制。即今三場程式也。是科京闈。國子監生爲魁。且中者居半。九月。聖祖命禮部尚書任昂。各出榜於原籍。以榮耀之。自此科舉日重。非由此進者。不至大用矣。次年乙丑會試。翰林待詔朱善。前助教聶鉉爲考試官。取中式四百七十二人。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皆監生也。第三名花綸。乃浙江新解首。自餘監生前列者多。上賢善。陞爲文淵閣大學士。欲用鉉。鉉固辭。乞教諭。俾許之。及殿試。有司奏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先一夕。上夢殿前一鉅釘。綴白絲數縷。悠颺日下。覺以語左右。莫知其爲何祥。及拆狀元卷。乃花綸也。上嫌其不叶夢。取第二人爲首。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相符。遂擢爲狀元。顯時年二十八。子寧次之。綸又次之。三人皆拜修撰。而第二甲馬京、齊麟爲編修。吳文及三甲黎顯南爲檢討。子澄擢三甲。與顯觀爲翰林庶吉士。久之。子澄亦授修撰云。或傳童謠曰。黃練花。花練黃。上

顯其爵。以給及子澄年少高科。故抑之也。顯字彥偉。建陽人。德業文章無聞焉。嘗得其題閩寓詩云。公子番居室。猗蘭蓀東窗。萊榮浥輕露。冷風振芬芳。流玩引日夕。恍若臨沅湘。豈不艷桃李。嬌姿王者香。況逢同心友。結佩森翱翔。嘉名既云錫。詠言列篇章。持謝二三子。德馨尚無忘。顯後獲譴歸。終於修撰。而綸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坐罪不令終云。

聖旨立坊

洪武戊辰會試。以蘇伯衡及李叔荊爲考試官。得京闈新解首施顯爲第一人。謂傳臚必復叶上前夢矣。及取狀元。乃監生任亨泰也。聖祖寵遇特隆。有旨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也。亨泰。襄陽人。爲修撰。每召建議。即賜手詔。書襄陽任。而不名。尋與黃子澄並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已而擢禮部尚書。奉使交趾。後左遷監察御史。十三歲時。嘗題扇面云。呆日初升萬木低。我舡撐出小樓西。先生正熟朝天夢。門外山禽莫亂啼。其貴達也。人以是詩預占之。

南魁天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二月。天下貢士會試者。六百六十有奇。中式者。許觀貴池人監生。書張徵絳州人監生。易蔡顧嘉定州人監生。詩王羽杭州府學生。春秋胡泰南昌縣人監生。書林惟和晉江縣學生。易陳裕寧波府學生。詩賀守眞攸縣學生。書董恭禮鄒縣學生。易龍子鈞吉安府學生。詩李謙兗州府學生。春秋邱秬餘干縣學生。禮記葉林蕭山縣學生。書李士昌定州人監生。易李容同安縣學生。詩李儀鄒平縣監生。書何謙瓊州府學生。易楊壁海陽縣人監生。書吳言信邵武縣人監生。抄紗局副使。詩張顯宗寧化縣人監生。春秋陳觀永福縣學生。易丁仁東平州人監生。詩林義莆田縣學生。書張廣揚德慶州人監生。易陳伯顏衢州府學生。詩李本寧晉縣學生。書徐逵杭州府學生。易賈問崇德縣學生。詩王觀錢塘縣學生。春秋趙良淇縣學生。禮記凡三十一人。蓋二十而取一也。入對大廷。觀復第一。國朝南魁天下者。自觀始。時年二十八。張顯宗次之。吳言信又次之。上以進科狀元。皆出太學。召祭酒宋訥。面褒諭焉。水東日記謂顯宗爲狀元。非也。自乙丑以來。進士多有爲縣丞者。是年登科絕少。上乃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俱授主事。蓋特恩也。觀後復姓黃。官至少宗伯。死於靖難。其妻翁氏夫人暨二女亦死節云。可謂不負魁名矣。惜製作散逸。世傳其酬張隱君詩云。世批華什咀餘甘。欲報瓊瑤愧不堪。一自返舟嗟邑後。幾回飛夢石湖南。鶯花敢續春吟句。燈火空陪入夜酣。茶氣拂簾清晝午。想應賓主正高談。氣概不類其爲人。蓋贋本也。

海定波寧

鄞人單仲友以能詩名。洪武中徵至京師。獻詩稱旨。得備顧問。因言本府名明州。與國號同。請上易之。上徐思曰。汝言是也。復詢仲友山川讖緯之詳。仲友對曰。昌國縣舟山之下。舊有狀元橋。蓋讖言故云。而近議謂狀元出定海。此殆卷異。以臣觀之。二邑素無穎異材。豈將有待耶。上聞定海之名。喜曰。海定則波寧。是宜改名寧波。時洪武十四年也。迄二十年。省昌國併入定海。二十七年。縣人張信。果應其讖。蓋信卽昌國在城人也。信既狀元及第。自修撰進侍讀。時韓王安王靖江王。以幼小俱在文淵閣講學。偶與右贊善

王俊華司述及韓安二府長史黃章同坐。觀杜詩絕句云。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章舉以爲問。俊華曰。此蓋傷唐室衰微。有所爲而作。觀其無題可見矣。信曰。是時與貞觀之風大異。宜有此詩。已而諸王至。言奉旨各寫古詩一首呈覽。信卽以此詩與韓王寫去。御覽大怒。韓王曰。張信教兒寫耳。上由是惡之。二十九年二月。同編修戴彝。檢討勸論女戶百戶葉進呈。奉旨增二語。信遂文淵閣寫成。仍備弗增。彝勸信改易。不從。謂曰。事涉欺罔。禍可虞乎。三十年三月。坐覆閱會試落卷以不堪文字奏進。與章等同誅。而彝獲免云。按是科學士劉三吾爲會試考官。取會元彭德。陝西鳳翔人。與兵部主事齊德並改名泰。而信及第之下。有眞寧狄清。奉化戴德彝。德彝亦去德。止名彝。蓋奉上命也。烏虖。人臣事君。以不欺爲本。信之擬禍如此。豈足以負山川應讖也哉。

丁丑再試

洪武丁丑會試。考試官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寶坻白信稻。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登第者。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閩縣陳䢿爲首。吉安尹昌隆次之。會稽劉諤又次之。被黜落者咸以爲言。上大怒。下詔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定海張信。侍講奉化戴彝。春坊右贊善寧海王俊華。平度司憲右司直郎永嘉張謙。司經局校書瑞安嚴叔載。正字樂安董貫。二府長史惠安黃章。韓府紀善無錫周衡。靖江府紀善吉水蕭楫。及陳䢿等首甲三人。受命人各閱十卷。或閱三吾與信稻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益怒。章進一卷。答君臣同遊策。有曰。貴而在上者君也。賤而在下者臣也。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叔載進易義。有曰。一氣交而歲功成。上曰。君臣同遊。本爲君明臣良。以成千載一時之盛。今言貴賤。正譏如今臣下犯罪。不復寬容矣。陰陽必二氣乃交成。今曰一氣交。則獨陽不生。孤陰不成。誠爲悖理。於是取六十一人殿試。再賜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爲首。六月辛巳朔也。先是丙子冬。上命翰林院官三吾及張信等。詹事府官司直王俊華、張謙、嚴叔載、董貫及黃章等。編纂歷代帝王。凡三百君。除伏羲至帝嚳世遠。史不詳載。自帝堯至元順帝。三千七百餘年。行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提其精要。列註各君之下。一覽事蹟粲然易曉。至是年四月。撰述漢武帝以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遣使詣郡邸獄。罪無輕重皆殺之。丙吉治獄。拒不納。上見之。以其譏誅胡黨也。因命刑部拷訊。諸閱卷者併祭酒楊淞。皆出胡黨。惟三吾、信稻及司憲爲藍黨。彝及昌隆不與。併宥三吾。餘皆磔戮。䢿謫進卷不行。明白用筆批直。有惑聖覽。吏部奏發戍廣安。從四月初二日恩宥取回。䢿降鴻臚寺司賓署丞。諤降司儀署丞。已而御史劾奏。皆連坐以死。而彝及昌隆竟免焉。詳載海福不臣榜中。宋琮者。字萬鍾。吉安泰和人。時已拜御史。黜爲教官。後又入爲給事中。左遷刑部檢校。以明周易。嘗同考會試。擢南京國子助教。九年考滿。陞翰林檢討。仍行助教事。改任北監。至正統庚申九月致仕。時年七十五。歸鄉。又數年乃卒。門人尚書劉廣衡。謂其能脫刑僇。享遐齡云。

劉學士

劉學士三吾者。長沙之茶陵人。洪武甲子。以儒士舉保赴京。乙丑除授左春坊贊善。戊辰九月。上御製洪

範註成命序其後聖覽批曰理道精詳始終無疵暢然哉由是陞學士辛未三年考滿吏部以老不稱職奏請降黜上宥之給與半俸時年七十九矣明年東宮憐其老令支全俸亦不辭也癸酉二月外孫罪嶷以府軍前衛千戶坐藍玉逆黨伏誅女良玉黥刺發漿澣房三吾坐是閒住明年九月還職乙亥奉旨教廸署命子還等寫字不如法使虎口握筆寫母字先從右起上詰之則對曰此王羲之趙子昂書法也出對句云江面魚拋尺又以御製詩句爲對句使雖爲辭上益怒其奸滑至是坐考官得罪上特宥罪謫戍焉嘗得其文集有三事皆可以徵聖政者其一曰武昌子子仁者洪武乙丑進士改參軍府庶吉士出丞鄴縣改山東之昌樂任滿耆老保留卽陞知縣爲丞時同僚令入覲令坐不賑民饑當死乃謫子仁子仁實未到官會設總理長吏遂子仁當連坐辯司閱牘丞無押字當還職吏之母訴丞今爲令若遣署妻之子願斬首法司由議丞已在任當如其吏罪大理駁之令不聽丞言故丞不押字安得與吏同罪竟得還署方欲行邑籍以貨墨嗾都察院更謫子仁子仁具對辭又服罪上聞之召謂曰汝清強吏也賞賚之使還昌樂抵任未久青州官匠逋在昌樂子仁械致青州事相連及刑部行提於是耆老六十七人條列子仁治狀以聞上察知子仁廉明凡所得罪非同貪污則旁累見逮卽陞青州知府賜衣一襲寶鈔二十錠其二曰洪武癸酉麗水何叔川知欽州所屬長墩鎮官林佛祖盤詰擒獲守禦百戶胡全之子與家人私販香貨胡椒十八裹解人及椒至州時叔川方遣人送其屬全令軍吏楊春賄以白金十八兩請免械送叔川拒不從竟械繫併所賄送廣東道御史問理旣得實發審大理引奏上喜其廉能依律擬者處斬仍籍全家銀兩悉賞叔川其三曰沈萬三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吳興之南潯人父祐始徙姑蘇長洲之東蔡村人以汙萊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墾治有方潴洩有法由是富埒素封洪武中萬三萬四率先兩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上命其造廊房爲楹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辭所獻金乃已自是被人告訐或旁累所逮往往曲宥詔命選大戶家爲京官六曹令近侍舉所知惟萬四有孫曰玢擢戶部倉曹員外郎受官辭祿上益器重之玢父漢傑始徙家化州莊焉聖祖之獎廉能勵富室如此吏安民懷開太平於萬世信有由哉

邑俊陞郡學

國初有司考校邑學俊髦陞入郡學吾香山周尙文柴茂皆其選也二人於經術外皆攻詩尙文頗善畫山會見鬼魅一夕其族兄來訪與言昨宿有美人來與聯句成卷有云盡日倚闌人不到設聽鶯語到黃昏兄笑曰此眞鬼詩也因攜卷去倏然不見訊之鄉人族兄在家未嘗出也卽作鬼復至明友人以爲魅兆尋第進士筮仕不終豈鬼豫斯之歟茂嘗詠松云大夫眞氣概曾不受秦封又詠桂云姮娥如會意分我一枝秋茂後中鄉試官終五品蓋詩讖也

孝義家

嘗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洪武中用稅戶人材高皇帝由此道也時湖州富民嚴震直官至尙書其次邱顯及遊行之屬甚衆惟金華浦江義門鄭氏爲特異其先曰綺者有純德父照坐死罪上疏郡守錢端禮

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攣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傳至文融六世同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旌表門閭文融沒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違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羣從子皆盛衣冠鵠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與論謂有三代風子孫從化興行孝謹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諸婦惟事女紅不使預家政內外極嚴與族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二卷行于世入國朝曰淵曰洧曰濂曰湜皆以行誼聞上召濂等入見問以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上深嘉獎之拜湜爲福建參議其家僮施壁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薰染如此洪武癸酉尙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上還宮簡拔其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曰濟最有文學除左春坊左庶子侍從東宮丙子復選才閭右曰沂者召爲禮部尙書其從子幹拜御史楷蜀府教授辛巳夏四月旌表門閭曰漢者以宗長詣闕謝恩當陛辭日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榜曰賜浦江鄭漢而諭以精一執中之蘊育俊卿士咸爲詩文以頌之

臣節忠讜

高皇帝奉若天道刑亂國用重典洪武庚申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旣伏誅乃大治黨與遂罷中書省陞六部爲正二品分理政務而命羣臣各舉所知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王本李祐龔斅爲春官杜斅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皆諭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逮立冬朔風凝寒以成冬令有勸獎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幷賜誥命及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旣而本犯極刑召前御史中丞安然代之然憂懼而死於此見臣節忠讜之難也李祐安邑人龔斅貴溪人杜斅壺關人吳源莆田人安然潁州人又有何顯周內黃人多坐罪黜惟祐以老疾還鄉嘗主本省鄉試甲子丁卯庚午連三科皆無所避嫌云予按洪武二十年八月戊午遣國子監生鄒敏周彬以牲禮賚祭通政使榮河蔣瑄論文略曰自昔君臣相遇非徒臣之得君者不易而君之得臣者尤難朕求多士以類用之人各務私而不務公以致亂政壞法者前後相蹈惟瑄起自儒生朕授喉舌之任命令出納少有乖謬隨卽奏聞使有司肅然毋敢妄爲嬰疾弗瘳特命還鄉何期登途未遠卽以訃聞今特遣奠幷賜寶鈔二百五十貫仍免爾家差稅三年又洪武三十年七月甲戌遣行人霍鏞諭祭故兵部尙書太子少保虹縣唐鐸其文略曰嗚呼大丈夫生世五福具備者鮮開其人爾之於朕始友及臣今四十年矣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幽德有餘芳名顯著高位厚祿優遊太平年已七十考終于家可謂備膺五福古今之所罕有人生若此死何憾焉始終保全若二人者不多見也惟鐵工杜安道起自尙冠郎終太常卿廚子徐興祖起自典膳丞終光祿卿侍上起兵吳越略淮楚攻齊魯汴蔡以至統一天下三十餘年出入內廷愼密不泄遇要官勢人如不相識一揖之外不啓口而退故上每稱忠謹必以二人

爲言。嗟。搢紳之徒。無亦愧哉。

詠初月

父老相傳。懿文皇太子生皇孫建文。頂顱頗偏。高廟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必不終。及讀書。甚聰穎。臨夕。懿文與之侍側。上命詠初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推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州。皇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掐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上覽之默然。蓋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孫將免難也。乃授鑰匣。戒以臨難乃啓。比得披剃之具及楊應能度牒。出走無知者。正統庚申春。思恩土官知州岑瑛奏送還京。

姓名相同

庚辰廷試。王艮當魁。貌不及胡廣。且廣策斥親藩。上遂擢廣第一。賜名靖。後復舊名。與楊東里善。約致仕後。拏舟往來。及廣死。楊夢與廣對酒聯句。恍然夙約也。詩有金蟆灔灔對芙蓉。煙渚漁洲鏡裏通之句。廣病篤。時人投詩假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得詩。慙憤數日卒。按宋陳賈劾朱子。人譏之云。姬周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詩蓋祖此。廣在內閣。歌頌祥瑞。以啓佛老大興。楊實從遊之。

綱常爲治

至正甲辰。天竺中印度僧板的達至燕。元主受灌頂淨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見稱旨。賜銀印。號善世禪師。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許詣蔣山受菩薩戒法。所司勿禁。人多繪像事之。以爲活佛。御製善世歌。有笑談般若生紅蓮之句。尋遊方三年。復還蔣山。依止八功德水。賜金襴茜衣。車駕臨幸。必造其室。咨問法要。屢賦詩。有曰。晨坐巖前觀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蓋規之也。辛酉五月。忽足疾死。了無他異。葬天禧寺右塔而屋之。富平邱元淸者。年十二。因病出家爲道士。洪武辛酉。遇張三丰于武當山。居五龍宮。有薦其材者。上召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明年春。超擢太常卿。贈其祖茂、都轉運鹽使司同知。父濟川、布政使司右參政。母張、贈淑人。每大祀天地。上宿齋宮。諮以雨暘之應。元淸奏對稱旨。益敬焉。一夕謂門徒曰。我棄世去矣。瞑目而逝。年六十七。亦無他異。二人者。終非仙佛。徒明目一時光寵耳。於是上著論有曰。聖賢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能身行之。以化天下愚頑。其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大哉皇言。與孟子經正民興之旨符矣。故我國家以綱常爲治。終不惑於異端者。皆本諸此。

御寶文移

南京禮部。有御寶文移。庚辰十二月初十日勅諭。朕聞有天下者之有寶。所以昭大信。示傳承也。然中古傳記莫考。自漢以來。始因傳國璽。演而爲六。唐宋又益以鎭國定命受命諸名。厥數愈繁矣。我朝國初皆備用之。後復中正。朕承序之初。因得貞玉。協于異夢受命之符。遂考古典。乃造爲大寶。以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爲文。定名曰凝命神寶。惟以鎭國寶藏。因而備造六寶。以復近古之制。幷皇帝奉天恭膺制誥勅命四寶。及精一執中御府丹符二圖記。凡十有三。皇帝之寶。詔赦用之。皇帝行寶。命將

出師用之。皇帝信寶。徵兵用之。天子之寶。詔四夷用之。天子行寶。賜四夷物用之。天子信寶。徵兵四夷用之。奉天之寶。郊祀用之。恭膺之寶。封印香合用之。制誥之寶。制諭誥文用之。勅命之寶。勅諭勅文用之。精一執中。手書用之。御府丹符。封記符號用之。所以備一代之制。傳子孫於永久也。爾禮部其宜敎天下。使明知之。此史之闕文也。

雙槐歲鈔卷第三

三丰遯老

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淸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三丰遯老張元元詩也。元元名全一。或曰通一。三丰其號也。世呼爲張邋遢。或謂寶雞人。或謂遼東人。丰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中執方尺。無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谷。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及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袞袞。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三五日或兩三月始一食。然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鼾鼾如常。時人皆異之。洪武初入武當。登天柱峯。徧歷名勝。使其弟子邱元淸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巖。劉古泉、楊善澄住紫霄。乃自結草廬於展旗峯北。曰遇眞宮。立草菴於黃土城。曰會僊館。命弟子周眞得守之。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明年。高皇帝遣三山道士請元元造朝。了不可覓。或謂在靑州雲門山洞窟中。永樂初。文皇帝累遣使求之。以給事中胡公濙往。徧物色之不能得。十年二月十日。致書曰。皇帝敬奉書眞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眞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徧詣名山虔請。眞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竢雲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三月六日。詔道士盧元子孫碧雲者。

往武當。於元元俗遊處。建道場。冀有聞焉。御製詩賜之曰。太華山高九千仞。幽人學道巢其巔。餐霞一臥知幾年。縣崖鐵鎖常攀緣。世間萬物無所累。餓食瓊芝渴乳泉。鍊就還丹握化權。三關透徹元中元。高奔日月呼紫烟。絳宮瑤闕長周旋。五華靈芽植丹田。明珠一點方寸圓。左挹神公右白元。夜開明堂相與言。窈冥恍惚合自然。飄飄直上大羅天。時人欲見不可得。三峯下俯飛鴻翼。丹邱羽人常往還。洪厓赤松舊相識。只今遯迹契心期。青驄綠髮烟霞姿。洞天福地遊欲徧。逍遙下上驂虬螭。若遇真僊張有道。爲言跂竢長相思。詩意蓋拳拳於三丰也。邪寔亦受命於武當之南巖修煉。以冀見之。

聖孝瑞應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永樂初。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綵幣法器不可勝紀。尋賜儀仗。與鄗王同。封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綵幣織金珠襲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伸誠孝。下及幽爽。自藏事之始。至於竣事。犇蟄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永樂十七年。御製佛曲成。許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寺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表。往北京稱賀。上甚嘉悅。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禮部尚書呂震右都御史王彰。齎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圓光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上益嘉悅。知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內外云。

劉伯川善觀人

泰和劉伯川。平生輕財如糞土。中年尚有田數十畝。一日悉散予其親戚閭里。又散遣臧獲。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椽。僅蔽風雨。而旦暮饘粥。休休如也。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時楊士奇年十四五。與陳孟潔往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款洽焉。是日雪寒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援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邪。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子當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見也。伯川卒後。孟潔果窮。爲翰林庶吉士。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所言。

胡貞女

永樂初。學士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太宗皇帝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日而貞女果生。因名吉奴。以上所料也。遂訂盟縉子禎亮。未幾解氏遭高煦誣譖。舉家戍遼。欲使貞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背主違父。何用生爲。越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禎亮歸娶。女既歸解氏。事二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徐氏多病。不離牀席十餘年。澣滌穢汙。皆親爲之。且知書史。性柔聰。側室子女。視如己出。卒年八十五。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爲狀元。乃棄之若弁髦。何也。無亦愧其女邪。

史孝子

史五常。內黃人。父賓。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於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貲。不能歸葬。遂權厝之。遂攜五常北返。每諭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亦瞑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泣告于天。路人憐之。遺以飲食。數日。甚暮張珪知之。爲白於臺。臟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斂櫬。崙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左布政錦川梅廣奎贈詩云。河北史孝子。萬里來廣州。暮投和光寺。慘淡如羈囚。相見不肯言。哽咽涕泗流。徐徐語相府。長跪述所由。兒昔方七歲。嚴親此宦遊。三年佐風憲。長貳資良籌。嚴親忽亡逝。母氏深慎憂。陸行乏與馬。水宿畏蛟虬。昇櫬寸步難。何以歸故邱。羈關有隙地。乞士寄一坏。母子孤且煢。粥饘促歸舟。還鄉理先業。薄有舊田疇。兒年日已壯。痛父骨未收。忍離世膝下。望絕倚門愁。向來護花附。喪非事已休。即爲嶺表行。不與妻子謀。路苦焉足恤。到來述所求。門巷非舊日。顧瞻林本稠。重泉深且幽。躑躅空哀號。上官垂憫。廉得志願酬。言訖即掩泣。感動仁公侯。箭發檄令。通衢廣諮諏。父老四五人。指示東塒幽。發掘見古錢。棺底昔所投。黃金與白璧。次第歸衾裯。孝子悲且喜。勝獲千琳璆。稽首謝蒼天。伏地禮比邱。拜辭島府衙。金帛仍相周。山川跋南北。何暇畏阻修。親魂既安妥。祖隴茂松楸。孝子亦年老。華髮風颼颼。誠心格穹壤。孝行偏遐陬。我作短歌行。送別南海頭。臨觴不辭壽。盜賊不爾仇。安行至鄉里。嗟哉誰與儔。願爾增壽考。在世百春秋。願爾賢子孫。世業治箕裘。以永敦薄俗。芳名千載留。今按廣州志。和光寺在南海西南街。鄉人以祀六祖者。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光孝寺。梅廣奎作應魁云。

冷協律

冷協律起敬。隱居杭州吳山頂上。曉音律。善鼓琴。飄飄然有塵外之趣。國初。授太常司協律郎。洪武元年五月。詔校正音樂。太常少卿陳昧。翰林學士詹同。待制王禕。與起敬及儒士熊太古等。定郊廟諸樂章。起敬定爲多。劉伯溫基集云。昔在杭時。爲起敬賦泉石歌。亂後失之。今起敬爲協律郎。邀予寫舊作。已忘。而記其起三句。更足成之。其歌曰。昔不見吳山側成三百尺。上有流泉發蒼石。冷卿以之調七絃。龍吟太陰風動天。初聞泪斜響林莽。悄若元宵鬼神語。冷然穿雲達幽谷。竽籟颼飀振喬木。永懷帝子來瀟湘。

八十七册

32A

瑤環瑜珮千鳴璫。女夷鼓歌交甫舞。月上九疑啼鳳凰。還思竭盡補穹碧。排抉銀河通積石。成池滄浪入重溟。玉井冰澌相冩盤。三門旣鑿龍池萬。三十六鱗騰夜濤。豐隆咆哮震威怒。鯨魚鼓尾驚蒲半。倏然神怪歸寂寞。般般餘音在寥廓。數人淵客起相顧。江白山青烟漠漠。伯牙骨朽今幾年。叔夜廣陵無續絃。絕倫之藝不常有。得心應手非人傳。憶昔識子時。西州正繁華。箏笛沸晨莫。兜離漫衿誇。子獨徜徉泉石裏。長日松陰猶皆几。取琴爲我彈一曲。似掬滄浪洗塵耳。否往泰來逢聖明。有虞製作超漢英。和聲協律子能事。闓俾夔龍專其名。自伯溫語意觀之。旣溪與起敬爲相識。則其人必有居址。杭志以爲錢唐人。理或然也。世傳起敬有仙術。有告以貧乏者。輒畫壁爲門。門有鶴。使細觀之。則門啓而入。得金寶以歸。而道其引。蓋朝廷內帑也。守者得引以告。逮其人至。遂株及起敬。起敬旣至京師。隱身入板壁中。逮之者鑿壁以獻。猶應對作聲。旣而莫知所在。又傳所繪蓬萊仙奕圖。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遯老跋。以遺太師淇國公邱福者。謂冷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子其號也。然洪武中三丰旣遯去。永樂初文皇帝遣使求之不獲。邱淇國乃靖難功臣。日侍左右。豈敢隱匿不告。豈神仙蹤跡。固不可測歟。壬辰乃永樂十年。卽旁求致皆之時也。豈流傳訛舛而然歟。漫識之。

姚少師

姚廣孝。蘇之長洲人。元壬辰。披剃爲僧。名道衍。洪武癸丑。詔給禮部度牒。於登林寺入册。刻意爲詩文。由是知名。詠百花洲云。水蕊接橫塘。花多礙舟路。波紅晴漾日。沙白寒棲鷺。綠汀漁網集。斷浦菱歌度。不見昔遊人。風烟自朝暮。京口覽古云。譙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味其詞旨。識者知其非緇流也。壬戌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衍往燕府。住持慶壽寺。遂預靖難之功。壬午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簡東宮輔導。擢太子少師。復其姓名。賜敕諭曰。卿秉性篤實。學行老成。再朕諸邸。積有年歲。朕靖難之初。卿侍左右。謀謨夥贊。裨益良多。今建儲副。簡求賢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師。夫太子。天下之本也。必賴啓迪匡正。輔成德器。卿尙勉盡厥職。副朕眷倚之重。欽哉。自善世遷長宮寮。亦異數也。後太孫初出就學。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復命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侍焉。九年考滿。爲壬辰二月。吏部尙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尙書兼詹事金忠。於武英殿奉旨給與誥命封贈。於是祖菊山。父妙心。俱贈資善大夫。祖母周氏。母費氏。俱贈夫人。併本身凡五道。蓋不畜髮娶妻故也。蘇人云。廣孝旣貴後。嘗奉命賑濟還吳。吳有隱士王光庵先生者。與之有舊。往詣之。先生閉門不納。凡三往。乃獲見。先生無他言。但連聲曰和尙誤矣。又往見其姊。姊亦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乃僧服而往。始納之。一拜後。姊不復出。戊戌三月。廣孝病篤。上親幸其第。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強之。乃曰。僧溥洽南洲在獄久矣。上卽日出之。卒年八十四。贈榮國公。諡恭靖。

長陵八駿

太宗八駿圖。其一曰龍駒。戰於鄭村壩乘之。中箭。都指揮丑丑拔。其二曰赤兔。戰於白溝河乘之。中箭。都

指揮亞失鐵木兒拔。其三曰烏兔。戰於東昌乘之。中箭。都指揮帖木兒拔。其四曰飛兔。戰於夾河乘之。中箭。都指揮貓兒拔。其五曰飛黃。戰於藁城乘之。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其六曰銀褐。戰於宿州乘之。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其七曰棗騮。戰於小河乘之。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拔。其八曰黃馬。戰於靈璧乘之。中箭。指揮猫兒拔。學士劉定之詠焉。蓋靖難時。胡騎官軍。最近左右故也。按八駿始於穆滿。後千餘年。復見於唐太宗。我長陵馳騁西北。濟世安民。適相符合如此。

柳莊相術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爵昌人也。五世祖子讓。宋知臨安府。始家鄞焉。廷玉幼喜觀書。壯益爽秀。嘗遊東海普陀洛伽山。僧有別古崖者。善相。見而悅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於暗處。使辨之。又夜縣五綵絨線戀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皆中。然後授其術。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愼勿妄洩也。其法候夜將二鼓或五鼓。能然兩炬。坐對求相者。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參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徵。有若符契。浦江戴九靈良爲作傳。備言其應驗之詳。建文聞其名。初位東宮。卽召見使相焉。廷玉言寶氣在西北方。人當預防之。洪武丁丑。燕府遣儀衛司正紀善禮。齋幣徵聘。戊寅三月。至北平。太宗召見。廷玉稽首言曰。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闊。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五事分明。二肘若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撞鐘。足底龜文。有雙黑痣。年交四十。鬚過於臍。卽登寶位。館于仰山寺僧道衍室。寶賚無算。謀必預焉。己卯遣歸。七月至淮安。而靖難起事矣。至家。爲民人周繼祖訐告。按察僉事唐泰械赴京師。詔宥之。惟令太醫院使戴原禮。取相書以進。壬午六月。太宗登極。命千戶張勇典膳徐顯馳驛召之。旣至。拜太常寺丞。其子忠徹克傳其術。官至尙寶司少卿。家本旗手衛軍。詔開除之。庚寅十二月卒。賜葬祭。有旨令姚廣孝誌其墓云。

金尙書際遇

洪武中。袁廷玉以事過鄞縣前。見婦人乳女於枋廡下。哭聲甚哀。問其故。對曰。夫嘗戍趙州。今在酒肆飲旗軍。飲畢卽行矣。言旣。哭益悲。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卜課度日。今缺戍。爲族人將旗軍。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尙書骨法也。他日常大貴。此行勿憂。因代償其酒價。又貸米二斗臨之。臨行。贈曰。登舟卽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旣而舟泊西渡。共濟者病腹痛。金與之卜。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卽愈。其人如其言。果瘥。謝以爲神。因厚謝之。沿途惟用謝卜所得。因不匱乏。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燕邸召至。問以靖難。卜告以吉。援引古今。才識超邁。上大喜。多用其謀策。因薦袁。上又召之。後師起。以世忠署長史。累遷至兵部尙書兼詹事。卽金忠也。洪熙初。追贈少師。諡忠襄。子達。方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幼蒙蔭官。實自此始。其際遇亦奇極矣。

甲申庶吉士

永樂甲申會試。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乙丑例也。殿試首甲曾棨周述周孟簡三策。皆有御批。二甲前數名。俱刊策。而附讀卷官姓名批語於後。選庶吉士入翰林。則刊策者皆在。且分二等。作文者。楊相王

講王直吾紳劉子欽彭汝器章樸熊直王道盧翰柴廣敬余學夔洪順段民沈升羅汝敬宋子環周忱秦政學徐安周文李事張徹歐陽俊梁任曹景輝陸孟良蕭省身劉孟鐸張宗璉田忠什與賢洪鎬陳璘蕭濟劉紹林鳳張璁殷尋殷光祖涂順孫子良李昌祺涂敬蕭寬褚讀獨孤樂善陳士啓曾愼魏驥吳淳習字者。王英與余鼎孫羣李永年。皆支從七品俸。以二甲進士也。作文者章敞倪維哲李時勉陳敬宗袁添祿楊勉李貞江鐵許璐王仲壽李迪楊燦李衡陳綱黃巃劉子敬陳伯恭陳資善趙什劉剛柴儼趙濟劉澄黃陽趙理孫齊韓庸史彬趙琰徐觀樊靜曾彥昌田埔王宅龔貞陳典余禮趙濟林潘中徐聰胡乘彝周志義俞登曹陸陽儀鳳譚原性陳旭羅處富邢旭曾翱。習字者袁通周遠鍾旭彭禮戴宏演。皆支正八品俸。以三甲進士也。凡百有十一人。選首甲三人。二甲楊相至羅汝敬。王英至余鼎。三甲章敞至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進學文淵閣。而周忱自陳亦與焉。餘八十五人。惟於本院待選而已。每月奉旨賜讀書秀才曾棨等燈油諸費。而忱不與。次科丙戌首甲林環等三人及三月二十日選者擧人周翰藍昺。賜冠帶。支教諭俸。俱與曾棨等同讀書。月賜亦如之。而文翰優等庶吉士朱瑨等十有三人不與。其後進學內府者。凡六年。惟王直王英余學夔余鼎羅汝敬彭汝器授修撰。餘多爲刑部主事。至戊戌六月。侍讀李時勉侍講陳敬宗。皆以刑部主事改。而周藍二擧人僅三年。得授典籍。蓋史館淸華官。不輕授如此。

洪恩靈濟宮

永樂丁酉二月。建洪恩靈濟宮於北京皇城之西。祀徐知證及其弟知諤。初。其父溫事吳楊行密。及溫養

子知誥代楊氏有國。復姓李。改名昪。是爲南唐。封知證爲江王。知諤爲饒王。嘗帥兵靖盜。閩人德之。立生祠於閩之鼇峯。累著靈應。然溫公通鑑稱知諤爲南唐鎭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梁王卒。諡曰懷。而知證無可考。蓋皆沒而爲神者也。宋高宗賜廟額曰靈濟。入國朝。靈應尤著。有道士曾辰孫者扶鸞。則二神降之。文皇帝遣人禱祠輒應。間有疾。問神。神降鸞。書藥味。如其法服之。每奏奇效。辰孫大被寵眷。因請建宮加額。於是封知證爲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護國庇民洪恩眞君。知諤爲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輔國佑民洪恩眞君。江饒王爵如故。仍命禮部新鼇峯之廟。春秋致祭。給灑掃五戶。御祭碑文。系以詩。有曰。天產英靈爲世傑。出入幽明猶一瞬。生著勳勞保甌粵。沒爲明神崇偉烈。亦不稱其爲仙眞也。皆遣禮部尙書往鼇峯易其眞衣。謂之掛袍。頗大勞費。後乃改遣太常寺官。

營建祥異

文廟初嗣大統。即詔以北平爲北京。每巡幸稱行在。設行部官。開科曰北京行部鄉試。永樂四年七月。文武羣臣淇國公邱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於是命官採辦大木。十四年十一月。以營建重事。乃命羣臣會議。皆以爲宜。十五年十一月癸丑。建立奉天殿乾淸宮。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卿雲瑞靄。絪縕流動。爛徹霄漢。庚申。金水河冰凝巢瑞。體具諸像。至己巳。卿雲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閣。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映上今所御殿廷。終日不散。官軍人匠。稽首共睹。禮部於是行翰林院撰表。壬申。羣臣稱賀。十九年正月。郊祀宗廟宮殿告成。

乃從曹司一依金陵舊制。仍稱行在。是年四月庚子。奉天三殿災。上承天心仁愛。兢懼修事。於是大赦天下。詔求直言。敕尙書蹇義等偕給事中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同言事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皆陞知州。主事蕭儀言尤峻直。上曰。方建都時。朕令大臣會議。非輕擧也。幸賴夏原吉匡救。反以爲祥。永孚於休。夫豈無自哉。正統辛酉。始定爲京師。革行在之稱云。

觀燈應制

永樂己丑。令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假十日。壬辰正月。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鼇山。歲以爲常。戶部尙書夏原吉。侍母往觀。上聞。遣中官賫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爲賢母懽也。自是車駕駐北京。皆賜觀燈宴。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覽而悅之。賜以羊酒鈔幣。時添應制諸作。以陳侍講敬宗五首爲工。其一。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鼇移三島近。燈簇萬花新。天仗臨丹扆。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燕賞及詞臣。其二。紫禁疎鐘靜。高城刻漏傳。五雲迎寶蓋。萬炬繞金蓮。瑞靄行仙扆。龍盤進御筵。教坊呈百戲。齊過玉堦前。其三。劍珮靑霄近。峯巒翠閣重。花明金輦月。香度玉樓風。拜舞諸番集。歡娛萬國同。衢閭歌吹發。五色麗霄中。其四。紫陌連靑禁。彤樓接絳河。九門星彩動。萬井月華多。寶炬通霄朗。鸞笙叶氣和。臣民涵聖澤。齊作太平歌。其五。山擁金鼇壯。雲盤彩鳳來。銀河隨斗轉。珠闕倚天開。歡洽春聲徧。恩從淑氣回。願歌魚藻詠。長奉萬年杯。

羈馭文武

國家所以羈馭文武者。惟擢用與承襲而已。文則藩臬。武則衛所。內外弛張。使恩威莫測。惟文廟爲然。永樂初。擢前工部右侍郎張顯宗爲交阯左布政使。右通政兼中允儀智爲湖廣右布政使。十年十二月。擢進士周文褒爲河南左布政使。黃澤爲左參政。陳祚爲右參議。監生梁通爲河南按察使。進士楊政監生劉智爲副使。十一年四月。陞兵部右侍郎徐銘爲山西左布政使。戶部右侍郎張春爲右布政使。鴻臚寺右少卿王珽爲山西按察使。十八年閏正月。人材十三人。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廟江西。俞京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吳珙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參政二人。楊景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尤異事也。相傳文皇夜步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徧身生鱗。明日引見數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七年二月。御史林道許信乎賢。以在任平常。近泰寧侯處爲辦事官。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陽武侯薛祿於奉天門口奏三人辦事勤謹。今十二年矣。奉旨送吏部還職。又有發充交阯爲吏。加給事中羅亨信者。或充驛夫者。皆復官。不能盡記也。武官子弟襲職。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俸。逾二年復試。支全俸。不中。仍誠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充軍。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外。不准襲。令爲民。永樂中。命一試不中。戍開平。再試不中。戍交阯。三試不中。戍烟瘴之地。以警勵之。行五年而復舊例。其以奉天征討得功者。謂之新官。子弟年十六。承襲。且免比試。子患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子。俱准承襲。視舊官優厚甚矣。

臨洮本貫

永樂甲申七月。改陝西右布政使杜智爲左。而以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恭代之。入謝。以本貫辭。弗許。尋遣一能者往察之。間禮部尙書呂震。震舉主客郎中吳江平思忠。遂擢參政。思忠起家縣吏。精敏機識。其養子安。私以紗羅度潼關。爲抱關者所發。時思忠他出。恭命收而勿窮。待其歸付焉。思忠滋愧。不復敢言其短。久之。恭竟坐罪謫陝西行都司辦事官。辛卯十二月。上念恭洪武中近臣。被黜於建文時。特宥之。復其原職。又許廊者。家開封之襄城。貢入太學。累官工部左侍郎。奉敕巡撫河南。時流民甚衆。敢奏蠲積年逋賦。減免丁夫。禁豪右逼索私負。於是民漸復業。還朝。陞兵部尙書。降敕獎之。樊敬。字守一。兗州鄆城人。丁丑再試進士。永樂中爲左通政。鎮守濟寧。以行軍司馬行事。陞刑部左侍郎。三人者。皆臨洮本貫。亦異事也。

周憲使

吾廣南郊外有萬篤里。周憲使新家焉。初名志新。己卯鄉舉。入太學。筮仕大理評事。改御史。受知於文皇帝。嘗呼爲周新。因以志新爲字。彈劾不辟相要。人呼爲冷面寒鐵。永樂元年。巡按福建。奏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過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驅辱僕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遇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於府治行禮。闕讀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與。上悉從之。十一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稱處種田。監候詳擬。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負寬恤之恩矣。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燕民大悅。三年九月。陞雲南按察使。境中有虎害。爲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初來時。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尸。惟小木私記在。收之。及履任。令人市布。得相同者鞫之。即劫布賊也。悉以其贓。召給布商家。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六年三月。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款服。人稱爲神明。一巨商遠回。未抵家。日莫。恐爲人所圖。潛以其貲埋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掘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嚴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權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會夏秋霖潦。淹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概催徵。民日逃亡。新乃遣官覆驗。上即命戶部蠲免。時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往浙緝事。犯贓。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時方進須知至。涿州。上命官校逮新。旣至。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耳。上怒。命僇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上尋悟其冤。顧侍臣曰。新何許人。對曰。廣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稱枉者再。後紀綱坐罪伏誅。其事發白。同里彭參

政參作傳。謂上嘗見有紅衣立日中者。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言已不見。天顏慘然。楊都憲信民巡撫時。其夫人猶在。貧居如洗。每賙以俸給。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不及也。

龍馬

永樂庚子十二月。青州府諸城縣民崔有諒家。有牝馬。常浴於清水潭。雲霧與騰。若有物與交。及生駒。色青蒼而鱗。腹肉斑。龍文徧體。形狀非常。有司進於廷。文武百官表賀。以爲龍馬。按宋學士集。洪武四年六月。僞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者。產自貴州發龍坑。與此相類。蓋乾象飛龍。坤象牝馬。陰陽配合。槩理之常者耳。

玉簫宮詞

麗仙宮詞曰。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王司綵宮詞曰。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喨月明中。是時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皆朝鮮人。權尤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諡恭獻。朝鮮國王李芳遠。驛送妃父權永均至。拜光祿寺卿。食祿不管事。尋遣歸國。貢女不復至。聖德剛明。不爲蠱惑如此。

首甲硃書

永樂甲辰進士。邢寬第一。梁禮第二。孫曰恭第三。首甲姓名。皆硃書。前此所未有也。先是讀卷官奏以曰恭爲狀元。上以其名類恭。而易以寬。相傳文廟謂曰爲日。楊士奇以曰對。問何以知之。曰。臣聞名子者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以是知之。榜出。人以硃書之異。喧謂三人者必大用也。然禮終編修。曰恭終侍讀。景泰壬申。寬以侍講起復。適南京掌院員缺。吏部推寬。命以本職往涖。內閣奏言寬學行老成。使以局官從公卿後。事體未便。乃得陞侍讀學士。甲科至是將三十年矣。竟終於五品。

古註疏

經書註疏。語仁者靜。孔安國曰。無欲故靜。周子取之。易利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予謂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動。一歲之運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聲色臭味未感之際。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太極渾淪之體也。及感物而動。則性蕩而情矣。羣動旣息。夜氣清明。然後情復於性。與秋冬歸根復命之時。亦奚異哉。故君子自修。亦不遠復而已。予於註疏二言。深有取焉。自永樂中纂修大全出。談名理者。惟讀宋儒之書。古註疏自是廢矣。

過揲九六

易。變易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无方而易无體。故七八不變。則有方。體也。九六變。則无方。用也。乾言用九。坤言用六。以爲諸卦占例。晉韓氏康伯註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有四策。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是則二十有八策爲七。三十有二策爲八。其不用可知。宋沈括始以過揲之餘。三少爲乾老陽。兩多一少。則少者主之。爲震坎艮少

陽三多爲坤老陰兩少一多則多者主之爲巽離兌少陰朱子本義與筮儀皆有同異故易學啓蒙列圖明之皆猶括說也然韓氏易简得繫辭之旨矣

解氏兄弟

士君子敬慎其身貨利逸遊不可以不戒吉水解綸解縉者從兄弟也洪武戊辰同登進士綸爲禮部主事始以多占官房貨與客商買賣取兌鈔犯該充軍上宥之矣已而私出門禁收買義米疑忌朝廷不帶家小累宥遺職尋改應天府學教授乃因庫子糶米嚇取鈔貫索賭夫買辦什物爲生員訐告二十七年坐罪誅死縉文學甚礼高出一時爲中書科庶吉士授御史坐輕脫謫河州吏建文召爲文淵閣侍詔永樂初爲學士更名鑑已而復舊其輕脫猶故也在內閣坐廷試讀卷不公出爲廣西布政司參議尋有言其漏洩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阯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二人遂共遊廣東娛嬉山水奏請鑿贛江以便往來上怒徵縉併偁下獄俱死獄中嗚呼兄弟同登甲科世所奇也然一死於貨利一死於逸遊可不戒哉

觀物吟

客有手一鉅編貽予者乃錄本觀物吟也作者爲道士鄧青陽羽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臥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閒雲幽鳥之趣遂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於詩也予愛其一絕云人生天地長如客何獨鄉關定是家爭似區區隨所遇年年處處看梅花其中所存可概見矣隱居在武當山之南巖永樂中不知所往人以爲仙去

雙槐歲鈔卷第四

聖子神孫

永樂開國勢安於泰山人心適於拱極者以有聖子神孫也仁廟在東宮一日侍側上問今日說何書以論語和同章對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小人之勢長勝何也對曰此係乎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上喜其學問有進諭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曰爾等其盡心輔之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時年十五矣上喜甚賜名馬錦綺諸番物遂命儒臣賦詩大宴群臣盡懽而罷夫燕翼貽謀始自叡袞而昭皇之臨下仁聲洋溢章皇之馭寓義問宜昭且見於此矣故特書之

詩歌純粹

仁廟潛心經學禮重宮寮文倣歐陽詩尚選體宣廟承之天資穎異製作如廣寒殿記之類雖鉅儒莫及詩歌詞翰尤純粹敬鈔數首以概見之招隱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

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吁哉若人於世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遑遑華才借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皇世之賁緬彼山林豈無遐遁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惕然予將爾揚望崇文閣曰巍巍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睇望飛切雲[illegible]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佇登俊儒顧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鳳凰臺歌曰亭亭鳳凰臺乃在城南端秦淮西流遶其下鍾山石城龍虎蟠昔宋元嘉中傳聞下三鳳粲粲五色毛百鳥爲之從乍來忽去今幾秋凝眞高臺成古邱梧桐寥落篁竹晚遊烟芳草天悠悠吁嗟鳳凰乃靈鳥虞周以來見應少偶然一出鳴此山遂有聲名著江表皆聞唐世御史陳嘉謨朝陽鳴鳳衆所譽逝將築臺禮賢士庶有呂宣日起予燕隨少保大學士黃淮於西苑賦歌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芝山直玉壁近覲九重天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攀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情任勞老而卿引疾先退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鬢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泠涵碧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鳧鷖鴛鴦弄澄波紫霧紅雲拂瑤島芳樽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須廷闕身江湖雁蕩峯高青不極中有謝公舊遊跡採芝斷茶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亭覆之尤多六言過史館曰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色曰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聲物意皆含生意吾心允合天心二詩家傳人誦京師有石刻摹本又詠撤扇曰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椅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作一視同仁氣象眞帝王之言也

文淵閣銘

宣廟御製文淵閣銘有敘曰古昔帝王之有天下既建朝堂以聽政則必有怡神養性之所萃天下之書延天下之士相與講論道德而資啓沃焉我太祖高皇帝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淵閣盡貯古今載籍置大學士數員而凡翰林之臣皆集焉萬幾之暇輒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披閱終日忘倦以天縱之聖加日新之學道德之懿仁義之實充然洽於天下矣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廡之南爲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其設官一如舊制分南京所藏之書貯其中自經之外諸史百家靡不兼備其所以明道興治以繼先志而裕後嗣者規模宏遠矣予承皇考仁宗昭皇帝丕緒嗣守列聖洪業夙夜兢惕罔敢怠遑思惟經以載道史以載事百氏之文亦所以羽翼斯道者也於是聽政餘閒數臨於此進諸儒臣講論折衷宣昭大猷緝熙聞學庶幾日就月將造乎其極上可以承祖考付托之重下可以福黎庶而慰其仰戴之心而斯閣之作繼繼者亦光遠有耀矣乃爲之銘銘曰於赫天文燦然在茲國家肇建此其依文淵之閣屹巍巍古今載籍有道三王二帝軒與羲文章道德後世師祖宗聖學於緝熙輔相天地福黔黎神而明之咸在茲肆予承統御華夷萬機纘述敢或墮聖經賢傳乃所資萬幾之暇樂忘疲上紹列聖之宏規下使兆姓皆恬熙刻銘茲閣萬世貽斯文不斷天相之觀聖言

八十七
32A

則閣爲天子講讀之所，非政府也。故列凳偏坐，而虛其中，以俟臨視。洪武中代言修書授諸王經者，皆在。而戶曹張賞，賜衣於旁，用備贊予。永樂初，命侍讀解縉等七人入掌密勿，凡行移稱翰林院內閣官傳旨條旨，則與尚書蹇義、夏元吉同事，而學士王景輩不與焉。縉等遷至大學士，惟胡儼尋擢祭酒。庚寅二月，儼兼侍講，再入閣，有詩云：承乏詞林愧不才，重承恩詔直芸臺。筵前視草頻封檢，帶得天香滿袖回。蓋詞臣入直之常爾。洪熙初，閣老皆歸保傅，參預機務，惟在北京。宣德時，臨視乃再，始設庖廚，不復退食於外。而出掌部者不再入。正統初，開經筵於文華殿，鑾御自是罕至。傳旨則中官專之，惟條旨纍書小票，司禮監用硃批出。閣有依違，而他官不與。迨徐武功、李文達掌文淵閣事，始以政府視之，人亦稱爲宰相矣。

太孫侍從

宣廟年九歲，出閣就學，時永樂丁亥四月也。命姚廣孝及翰林待詔鄒濟、鄭禮等講讀。尋召前禮部郎中兼贊善李繼鼎說書，不數載罷。明年冬，令文武大臣、內閣及東宮官兼輔導之任。時儀智謫役通州，召爲禮部左侍郎，始授經焉。太孫呼爲先生而不名。壬辰春，命兵部遣人往兩直隸、江北、河南、山陝、荊蜀選良家子弟年二十以下，勇健有材藝者，充隨從。太孫學問之暇，講習武事，自是時常出獵。上聞進士高等戴乾、劉翀、饒安三人在翰林修書，簡翀爲禮科給事中，又聞國子學錄王讓孝於其親，而吏科給事中張瑛善說書，皆使侍焉。智以年老，舉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禮科給事中，尋用吏科給事中陳山。庚子九月，擢教授闕從善、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俱編修，教諭張昇、韓旭、劉順俱國子博士。翀坐事謫判九眞，惟瑛、綸、山、讓、從善、長懋、永達七人侍從授經。長懋力諫出獵，綸則疏言其非，初不知本文皇意也。及即位，山爲戶部尚

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瑛爲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讓行在吏部右侍郎；綸行在兵部右侍郎；從善學士；永達鴻臚卿；長懋鬱林知州。宋立齋編錄曰：長懋、綸素強諫，不少詭隨，故爲宣廟所不樂；瑛、山每順旨，以故大被寵信。初，遣綸往鎮交阯，而長懋坐怨望，下錦衣獄，併出其弟刑部主事遊節判慶遠府。及得綸所上疏，令長懋以罪連及，械綸至京師，訊獄以死。綸諸父河南守賢、大僕卿希文，親族百餘口被遠籍沒。長懋坐繫十年，正統初赦出之，仍守鬱林，而希文幼子被宮，賜名懷恩，後爲司禮太監。其隨從幼軍二萬餘人，隸府軍前衛，年至六十老疾者，兵部奏請疏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

孝子擢大學士

孝子擢官者，洪武中，易州淶水縣民李得成，以冰求母屍，舉孝廉，爲光祿大官署丞，後至布政使。永樂中，金吾右衛總旗張法保刲肝及臂爲湯液，以愈祖母，擢尚寶司丞。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刲肝及股，以愈其母，事聞，召至京，擢鴻臚司儀署丞，賜冠帶，馳驛歸侍。俱旌表其門。又有睢官者，石州學正鳳翔梁準，母喪，廬墓哀毀，有翠烏飛鳴廬上，所種樹有雀來巢。永樂丙申，有司上其事，擢爲均州知州。洪熙元年三月壬申，陞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自幼喪父，由求賢舉，保知樂安縣，移母就養。九年考滿，改署丞。患眼疾，記名放回。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永樂壬寅，母卒，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鄉人稱其孝。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俾侍東宮。謹賀賓

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宣廟即位，以其年老，改通政司參議，致仕。按文華殿大學士，在洪武中，惟上海全思誠、烏程張溥，至謹三人而已，豈非異數哉。

陳情願仕

洪武丁卯三月，國子生古杖秦肯家貧願仕，冀得祿以養母。上嘉之，除兵部主事，迎養就京師。永樂丁酉六月，潮陽縣儒士郭器自陳幼孤，賴繼母撫教，願出仕報效。上令翰林院試其文，可取，命授檢討。觀此二事，則知祖宗所以教人孝者至矣。洪熙乙巳十二月，以呂熊爲行在兵科給事中，禮部尚書呂震之子也。震恃靖難時守城功，數於上前陳情，懇乞熊官，至於流涕。上不得已而與之，大爲士論所鄙。宣廟之寬仁如此。

端本策

宣宗初嗣位，漢中府學訓導李禕進端本策。其一，正君德，爲端化之本。其二，明儲輔，爲端萬代之本。其三，厚王國，爲端親睦之本。其四，重祭祀，爲端孝敬之本。其五，務農桑，爲端富庶之本。其六，崇學校，爲端教導之本。其七，愼銓衡，爲端黜陟之本。其八，擇守令，爲端牧養之本。其九，嚴風憲，爲端委任之本。其十，信賞罰，爲端政令之本。其十一，厲廉恥，爲端綱維之本。其十二，杜僥幸，爲端仕進之本。其十三，旌直言，爲端視聽之本。其十四，省玩好，爲端尙御之本。其十五，修武備，爲端捍禦之本。其十六，汰僧道，爲端習俗之本。洪熙元年六月也。上嘉納其言，擢兵科給事中。予按洪武辛未，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擢左僉都御史，二人正堪作對，皇上之用人，視祖有光矣。

盧師二青龍

京城西平則門外三十里盧師山，相傳隋末盧禪師居山之秘魔巖，有青衣二童子事之。値旱，投池中，化爲二青龍，天因大雨。其後有禱輒應。今東北山峽閒小池嵌空，闊二尺許，水清澄，涓涓不竭，卽所蟄處也。洪熙初，久不雨，眞人劉淵然禱，禱皆不應，遂往是禱焉，甘雨隨注。仁廟大說，詔封大青龍神曰宏濟，小青龍神曰靈顯，命禮部春秋仲月遣順天府官致祭。正統丙辰四月，翰林修撰周敍、尹鳳岐、習嘉言、陳叔綱，編修孫曰恭，主事劉球、洪璵，約望日往遊，前期詣寺。僧曰：二龍去留無常，近日大青見寺中，今尚在，至望可見，而未敢必也。及期，登山至寺門，僧譁曰：小青至矣。北入方丈，則二青皆盤旋佛座間。僧曰：小青不見半歲矣，聞翰林諸公來而復集，昭其盛也。衆稱異者久之。往詣所蟄處，復至秘魔巖，又東過淸涼寺，遂下山而返。回望山有雲氣抵京城，雨大至。乃取唐人香閣披青磴瑚臺控紫岑爲韻，分賦一詩，而敍記其事如此。

宦官占后星

永樂丁酉，皇太孫將婚，宦官奏后星直魯分野。時濟寧胡榮有長女善圍，爲女官，授錦衣衛百戶，遇例免歸。第三女善祥，居小樓，每旦紅白氣繚繞，遶戶彌月，里閭聚觀，以爲瑞。至是太監黃瑛馳驛至彼，果與選焉。彭城伯偕其母亦受命選妃，抵河南永城，以縣籍孫忠第四女應命。忠，鄒平人也，直齊分野，女奚在胡

上。然竟册胡爲妃。以應占而孫次之。宣廟卽位。胡爲皇后。孫爲貴妃。案自光祿卿擢都督僉事。而忠以序班超擢與案同。尋賜孫以金册金寶。示寵異也。宣德丁未。孫誕長子。胡上表讓位。退處別宮。號靜慈仙師。而孫正位中宮。越三年。封忠會昌伯。追贈三代。賛賁還上。偕中宮夜幸其私第。壯勞之。張太后憐胡賢德。令入居淸寧宮。燕饗必居孫上。正統初。張太后爲太皇太后。孫爲皇太后。胡遜處其下。八年。胡痛哭太皇成疾。十一月殂。以嬪禮葬西山。天順中。孫太后崩。母儀天下。凡四十餘年。而胡始追諡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計其在后位。纔二年爾。臺官之占。固未盡驗也。故曰人道邇天道遠。

都堂先兆

蘭溪邵都憲玘。宣德中。掌南京都察院。奉命考察御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旣明且公。與北院顧公佐齊名。先是左都御史陳瑛。以酷誅。右都御史劉觀。以貪誅。然猶効尤成風。贓穢狼籍。至是澂肅爲之廓淸。玘少孤力學。每日黎明赴館。嘗過廢塚。聞其中啾啾馳驟。一鬼叱曰。邵都堂來矣。倘援擾耶。心私識之。一日渡西門河。大風覆舟。獨爲水漂至岸而免。甫起時。有物負其足。旣登岸。視之屍也。收而瘞之。夜夢來謝曰。感都堂厚恩。其先兆如此。永樂丙戌。登進士爲御史。宅母憂時。哀毀盡禮。所居産芝者再。歷官陳臬。所至有聲。蓋孝廉人也。

秦新名諱

秦始皇名政。諱正月曰征。至今因之不改。宋仁宗名禎。諱貞爲正。如貞觀則曰正觀。貞元則曰正元之類是也。易世之後。無復諱之者。豈仁宗之仁。不及秦政之暴耶。王莽下令天下不得有二名。雖匈奴單于囊知牙斯。亦改其名曰知。東漢君臣。迄於三國。皆因之。後魏孝文帝變夷從夏。凡虜複姓。皆更易以從中國。如拓跋則爲元氏之類是也。曾未幾何。而北帝已復拓跋氏矣。宇文周出而盡復之。甚或更高歡氏賀六渾。楊堅氏普六茹。計孝文之令。僅行於數十年間。曾不若新莽之遠也。以臣簒君者。乃行於外夷。用夏變夷者。反不能行於中國。二者皆愚所未解也。以此言之。因襲之弊。豈常分別善惡哉。鄉俗鄙習。牢不可破。先王典禮。廢而不行。大抵類此。

宋元倫理

倫理莫大於君臣父子。此而不明。何以爲國。宋理宗無子。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禥爲後。卽度宗也。旣卽位。加與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依前太師判宗正事。咸淳三年。上太后尊號。册封后妃。然後與芮進封福王。主榮王祀事。五年。加食邑一千戶。此外無殊禮矣。度宗入繼。與漢安帝同。然淸河王慶。薨在安帝卽位初。與芮則宋亡後猶在。子爲君。父顧爲臣。無乃舛與。史記。舜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雖禪繼不同。然用伊川濮議。尊爲嗣國太王。朝用家人禮。則善矣。皇太子。國之儲貳。必右之嫡長居之。然後名正言順。唐不師古。以爲追贈。是以官爵視之也。岐薛本兄弟爾。乃諡以太子。甚爲無謂。然猶行於旣沒也。胡元武宗文宗。皆立其弟爲皇太子。倫理何在。民俗化之。繇倫不敍。故高皇帝禁約榜文曰。以弟爲男。不思弟之母是何人。於乎。人倫至我朝。其大明之世哉。

經書對句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二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祭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虛四方。閉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祜。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處。則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豈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宜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採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詩。皆膾炙人口。至於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我豈魏徵。與嫵媚。人言盧杞是奸邪。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爲不聚哉。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此卽可資一笑爾。

衝甲吐卷

偶讀附書多四六句。如曰。衝甲示於姬墟。吐卷徵於孔室。不知何謂。蓋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係麟角。豈其謂是耶。他如羲皇出震。觀象緯而法天。史頡佐軒。察蹤迹而取地。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以爲家。鍾樹應聲。鴻池播美。東探石豆之符。西藏羽陵之策。山藏奚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學擬半古。才不逮人。適鄢郢而迷途。入邯鄲而失步。杖高車以載蹤。發明珠之彈雀。視漢臣之三顧。似陟雲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欽。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胥謂脅於齊廷。宏演納肝於衛懿。賤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爲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峻五岳以作鎭。環四海以爲池。崇閶天閭。承雞日觀。威咫先路。烏奕蒼門。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皆造詞綺麗。如今表判。蓋承六朝之遺習。而風雲月露。正自不免也。衝甲吐卷四字尤奇。

典史大魁

宋制。進士先有官者。當爲狀元。必遜眾峻。徽宗時。皇子嘉王楷廷對第一。詔升次名王昂爲首。雖親王亦然。惟我朝無此例。寧晉曹文忠公萬鍾。奮起諸生。中京闈第二名。署代州學訓導事。上章言年少寡學。求歸太學讀書。以需再試。或授別職。亦得自進。命授儒職。遂改泰和縣典史。許赴南宮。癸丑得雋。遂大魁天下。前代所未有也。後至少宰兼學士。入閣。死於土木之難。官其子恩修撰。陞入翰林者。金忠之子達。胡廣之子種。與恩稱三人。自餘在近侍。惟尙寶中書而已。其父子寵被。可謂奇爽。

斷鬼石

八十七
31 B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臨漳石仲玉璞，初陳臬江西時，民娶婦三日矣，壻婿往拜其家，壻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搒掠，自誣服，云棄屍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屍，獄成。獨璞疑曰，殺其人而棄屍，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昏，方燕好，胡乃爾爾。出囚問曰，爾辭信乎。因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服僩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污名，又枉死，於理安耶。天其以夢覺我。夜果夢人附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因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闚，璞令人召入曰，爾來客胡為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稿麥中。其事遂白。江西人號曰斷鬼石。璞為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凛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其家，見上陳銀卣，前列金杯十餘，問曰，女官幾年矣。曰，未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貪，奪職。璞曰，嘻乎，使吾治女，女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歷事六科

近侍以翰林六科為清要，觀洪武中文華武英之選可知已。永樂中，徽州府學教授許河趙文，皆乞便養，建文時，左轉教諭鄱陽。既復官，罹艱，及服闋詣京，文廟甚念之，命歷事刑科，參駁一年，乃除滄州府學。已而詔吏部選老成能講說者，以侍東宮。上曰，趙文可。即召至御前面諭，授春坊左中允，賜講，俾為輔導。蓋以向歷事為優異也。宣德癸丑冬，章皇命吏部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命內閣試諸延，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樊升七人，上命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是時合三科進士選庶吉士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琦，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庶吉士分翰林六科兩等，為此年為然。

外任改京秩

祖宗時中外之臣，惟論品秩尊卑，未嘗重內而輕外。永樂庚寅，許州知州潘文奎，以非當降，近臣有薦其文學者，即擢春坊左司直郎。乙未春，湖廣按察僉事王霖，啓言蘄州同知桂宗儒，柔懦當黜。儒老人顧豫等言也。宗儒亦啓稱在任日淺，公差日多，乞容補效，期以歲月，果無成功，能黜非晚。時東宮監國，令仍同知名色，月支米一石，在都察院問刑，以三年為期。己亥六月，以無過奏聞，上曰，同知任職，五閱月耳，何嘗歷事，而遽欲黜之，何不來奏，而啓東宮耶。僉事其令御史詰問。宗儒在吏部聽候，霖詰問畢，九月，擢宗儒為翰林修撰。宣德丙午七月，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陳璉，持憲非所長，璉儒者，素有文學，永樂間，嘗獻歌頌，被寵任，上雅知之，召至京師，擢南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是三人者，皆由外官改京秩，而宗儒尤出異數。文奎官終參議，璉晉廣東莞人也，後至禮部侍郎。

曹月川學行

永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夫，端 戊子鄉薦，己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州，教人以踐履為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西銘通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略、

存疑錄、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愉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懈。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建義祠以祀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壓舉同僚之喪，貧不能赴任者，賑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於禮義，郡人皆薰炙而化。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章說留之，霍州先上，得允。宣德甲寅，卒於官。正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澠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猗蘭操

宣廟御製四言招隱詩，復作七言招隱歌，以賜吏部尚書蹇義，又出擬猗蘭操，賜諸大臣。其辭曰，幽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宣德壬子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詩歌以示意。內閣少傅楊士奇、楊榮，舉交阯南靈知州黎恬，建安教諭楊壽夫，臨清教諭彭琉，踰半載，無舉者，乃敕諭行在吏部切責之。八月，始以吏部員外魏驥，鴻臚寺丞周銓，吏部郎中楊應春等名上，即擢驥南京太常少卿，恬春坊右諭德，壽夫、琉行在翰林編修，銓等為參政參議副使，凡十有九人，可謂殷勤旁求者矣。其後有贓罪，并罪舉者，按高皇帝時，大學士吳伯宗，坐弟仲實舉不以實，降檢討，是亦舊章也。洪武中，奏薦凡已仕而廢，由薦起者，謂之賢良官，未仕者，則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人材賢士懷材抱德通經孝廉等科。文皇帝命舉沉滯下僚，隱居山里，二者以儀容俊、善言語、能文章為賢，而略其過。永樂己丑，取用孟周等三人，以為御史，命洗雪其在前罪犯，嘗顧問近臣，思得詩文之士，令其察舉，尚寶少卿袁忠徹，以海寧朱祚應詔，即命兵部驛召至京師，用為行在中書舍人，祚以能賦，受知東宮，時皇太孫在側，心亦奇之，及即位，擢祚左右，數進其所為詩，大見稱賞，考滿，超授翰林修撰，歷九載，進尚寶少卿，雖推舉才行，而文學尤見重者如此。繼祖武，明舊章，蓋非一日之故也。

謫官盡職

河南參政孫原貞奏，旌賢事，故汜水縣典史什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黜降，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禮，修農事，務女工，尤恤貧窮，無牛具者，勸與耕種，乏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以示勸懲，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逋稅，辦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傳運，設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俗淳訟簡，家給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人，然求其用心之勤，治事之能，見效之速，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思，至今稱之，乞敕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為天下士風之勸。泉字本清，吉安人，謫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張僨架載，服舊采章，氣燄然，藐視民事，若不干涉，冀泉之罪人也哉。

賜降虜姓名

永樂中，迤北虜酋率衆降附者，悉賜姓名，拜官都督至百戶有差，既奠居，則給與牛羊孳牧，前後凡數十

人。其最可稱者。與允誠金忠。允誠本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嘗率騎士。往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部將脅其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忠本元大將也。先士干。永樂癸卯來歸。封忠勇王。宣德戊申。屢從巡邊。遇兀良哈萬衆入寇。奮前斬馘。累加太保。此二人效用。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亦無以過。孰謂夷狄不可以推誠器使哉。

恩宥軍伍

國初。民出塗炭。樂於從軍。後因征調。率多逃絕。謫配者尤甚。惟垜集最爲良法。戶三丁以上。垜正軍一名。別有貼戶。正軍病死。貼戶丁補役。永樂初。貼戶止一丁者免之。當軍之家。仍免一丁差役。其最嚴者。惟齊黃奸惡九族外親姻連。亦皆編伍。有偏一縣遠蔓盡。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故刑部北京浙江廣東三清吏司事繁。增設主事。乙未五月。文廟御奉天門。召吏兵二部至前。色甚怒。謂曰。洪武年間。因多官少。事無不辦。今則因少官多。冗食甚矣。刑部官斟可裁。剩員補他官。如無缺。可配隆慶保安諸衛爲軍。吏部以缺多。啓東宮。兼補行在諸部。事乃已。向非仁廟委曲善處。則冗員亦編伍矣。宣德丙午九月。故待詔孫眘侍上講讀。坐罪竄虛龍。有司追其子與補伍。上聞。即削其戍籍。而官與爲鴻臚序班。己酉四月。楚雄衛軍李志道。死而無嗣。有司追補其孫宗侃。已於原籍浙江中式。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肄武以自效。上即從之。安南黎利旣得國。兩命右通政徐琦副禮部侍郎章敞奉使。有功將賞之。琦言家籍戍軍伍。詔除其戍。此三事。皆宣廟之仁也。柄用之臣。允廣德意。除竄戍之籍。復垜集之規。通變宜民。未爲不可。

陳御史斷獄

武昌。陳御史孟機。嘗按閩。有蝦生者。殺人當死。其色有冤。詢之。生曰。鄰居王嫗。許女我。已納聘矣。父母歿。我貧無資。彼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某所。贈我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往。被殺。嫗執我送官。不勝拷掠。故誣服。即遣人執楊生至。色變股栗。遂伏罪。張生獲釋。人以爲神智。有聲宦正歷。至右都御史。

雙槐歲鈔卷第五

閱武將臺

將臺在朝陽門近郊。宣德中閱武於此。乙卯春。英宗初御極。方議開經筵。而中官王振謀。乃導上右武。於是詔在廷文武大臣。偕振閱武將臺。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第一。遂陞都指揮僉事。廣蓋旣尋常。性復庸懦。嘗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役閹門。大見親暱。與論部之。正統丙辰十月望日。車駕駐蹕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嘖嘖。聲徹天地。觀者羨其容貌碩壯。藝又精絕。相謂曰。此福將也。上亦大喜。推徹上尊賜之。觀者又相謂曰。往年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耶。然竟無殊錫。戊辰秋。虜酋也先拘我信使。侵我邊圉。命源與恭順侯吳瑾等五人。各將一軍。充總兵官爲前鋒。逆戰塞外。己巳。上親征。廣扈從至大同。路左右得遁。八月。召至沙嶺。陞都督僉事。仍守萬全。源自大同趨援來。迎護聖駕。與弟潤從。至土木。力戰俱死。旣蒙塵。廣乃帥師離沙嶺北行。獲虜猛羌兒。以功上。十一月。景帝即位。陞廣都督同知。廣錄陣亡子孫。源無子。官其弟漢錦衣鎮撫。家道日落。所居宅歸尚書陳汝言。英宗復辟。盡以源莊田賜內侍。廣乃累官鎮朔將軍左都督。卒。追封溧陽伯。諡僖順。子孫世襲。其禍福懸絕如此。世固有幸不幸耶。

內府教授

國初。設大本堂於內府。東宮親王讀書其中。學士宋濂。祭酒梁貞魏觀等。迭爲講授。而選國子生爲伴讀。則布衣高啓謝徽分教之。時命功臣子弟常茂康鐸等入伴。於是諸生出就六館。而啓徽亦各授官。永樂中。令聽選學官。入教小內侍。正統初。太監王振開設書堂。擇翰林檢討錢溥吏部主事宋琰輪日入直。名爲內府教書。實則與國初異矣。宣德初。九真判官劉翀。服闋來朝。以傳學之臣。改主事。尋改行在修撰。會大學士陳山。離開趙邸。上疏辭之。命解內閣幾務。與翀同教內侍之秀慧者。開席於文華殿東廡。後登以主事王一寧。給事中朱應康振。時有司以神童瑞安任道遜薦於朝。年纔十二。上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殿。積學。未幾出爲國子。乙卯春三月。英廟改一寧爲行在修撰。應振俱檢討。未幾應卒。翀與振皆擢僉事去。獨一寧與遜少宗伯兼學士。入閣。蓋受業者之力也。景泰時。選小內侍黃賜覃昌等七人。俾中允倪謙呂原教之。亦於文華殿東廡。天順後能之。惟於內府書堂。專命翰林官往教。遂爲定例。

蒙古瓦剌

元順帝北遁。以洪武三年殂。國人諡曰惠宗。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十一年殂。諡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帥師大敗之於捕魚兒海。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遇害。五傳坤帖木兒。皆倏立倏弒。其強臣猛哥帖木兒據瓦剌。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其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六年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爲其下所戕。瓦剌三酋不附阿魯台。日相讎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被殺。瓦剌襲敗阿魯台。本雅失里走臚朐河。是年七月。命征虜大將軍淇國公邱福討之。全軍覆沒。八年車駕親征本雅失里遁去。阿魯台遣使貢馬。十年瓦剌馬哈木。滅本雅失里。而立答里巴爲主。阿魯台請討。十一年。封阿魯台爲和寧王。自是瓦剌朝貢不至。十二年上親征瓦剌。敗之。馬哈木遠遁。遂班師。十三年。瓦剌遣使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子脫歡嗣封順寧王。阿魯台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上親征。次殺胡原。阿魯台北走。遂班師。二十二年。上復親征阿魯台。次清水源。不見虜而還。晏駕於榆水川。宣德九年。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後脫脫不花爲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嗔等部皆應之。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屢犯邊。十四年。上親征。車駕被遮。景泰元年。也先奉太上皇帝還京。自是入貢不絕。四年。殺脫脫不花。遣使致書。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啓詔稱爲瓦剌王。蓋蒙古諸部。悉爲所併矣。雖慕義來朝。人輒千餘。馬至萬數。覘我虛實。坐斃中國。包藏禍心。未可知也。料其俗畜牧駝馬牛羊。飲酪食肉。衣其毛革。造弓矢刀鎗。以爲兵器。馳騁射獵。勇於戰鬭。每入寇。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爲糧。不將輜重。故其人馬不能。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迷不可追。惟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然則備邊之策奈何。足食足兵。且屯且守。俟其部衆志驕心離。以計破之而已。

朵顏三衛

兀良哈。古山戎也。後爲契丹及奚。洪武初。其衆數爲蒙古抄掠。不能安處。乃相率歸附。皆守臣節。太祖設三衛。官以統之。自寧前抵喜峯。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

開原。曰福餘。皆逐水草無恆。部落以千計。而朵顏最強。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馬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竟叛去。仍附蒙古。先是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以爲外邊。復修山海關至古北口。以爲內邊。太宗靖難初。兀良哈騎兵。先雖粗來助。遂棄大寧故地與之。以內邊爲界。永樂改元。仍舊制設三衛。有官至都督者。尋復陰附阿魯台。掠我邊戍。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大敗其衆於屈烈河。宣德三年。車駕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出喜峯口。選精銳三千大敗之。俘斬無算。正統九年。寇伏塞北時出擾邊。上命發偏師二十萬。分爲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深江。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諒招遠伯。懷平鄉伯。蓋外邊之地。西自密雲之墓田嶺。東至山海關。乃其所住牧。正統末附瓦剌。爲也先鄉導。後亦朝貢不絕。其俗習偷竊擄掠。嘗入北溝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邊人陷以酒者。貨執而殺之。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剉衄。數十年不敢入。性本貪黠。叛服無常。若誠信撫之。可不勞兵而戢也。然遼東宣府大同聲援本相聯屬。自大寧爲彼所得。遂爾隔涉。可無慮哉。

倭國逸書百篇

日本。即倭也。洪武辛亥。國王良懷遣僧祖來入貢。祖訓云。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乃於遼浙閩廣沿海。設備倭官軍。永樂初。國王源道義入貢不絕。後犯遼東之金州。廣寧伯劉榮大敗之。雖朝實詐可徵矣。宣德中。以久不通貢。求可往使者。誠言主事浦城潘賜。皆爲行人。兩使日本。復除鴻臚少卿。充正使。求可副者。禮部尚書胡濙。薦國子學正金壇高遜。遂改行人。俱賜一品服以往。既至其國。即遣陪臣隨之入貢。宣宗甚加獎勞。乙卯五月。以舉賢擢遜翰林編修。按温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夫既絕之矣。信使往來。俾進逸書。使五經由是而完。帝王大典。得以不泯。顧不韙與。

朝覲旌勵

正統乙丑正月。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敕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昭著。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親加獎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上是其言。不許徇私。於是會議推舉司府州縣官丁鉉等。廉能治行。賑衆爲優。賜以敕諭。各賞衣一襲。鈔百錠。賜宴於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此盛典也。按洪武中。河間知府楊冀安等來朝。命吏部第爲三等。稱職無過者爲上。賜坐宴。有過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爲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永樂中。考察以貪去者。皆顯戮。旌勵之道備矣。倘稟酌而行之。其務爲寬厚者與。

石主事捄師

石大用者。蘇州豐潤人。正統癸亥。貢入太學。明年。李祭酒時勉忤權璫王振。枷號於監前。大用會六館。疏請代罪。諸生始則從。中則疑。終則無一人與偕者。乃獨具疏曰。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李時勉指伐

官樹。牌示標號。切緣時勉年已七十。衆患風疾。況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存師生恩義。故上並釋之。是秋大用中京闈鄉試。時勉感其誼。令舉人五日一升監。自大用始。後大用就銓。得戶部主事。蚤歿。誼槩為人所重故也。

胥掾官至尚書

蒙古用人。重吏輕儒。七品文資。選為省掾。八品流官。選為令史。公卿多由此進。舞文弄法。殃民甚矣。聖祖革其亂政。惟崇儒術。然猶得銓京職。洪武中。吏部主事談士奇輩。不可枚舉。自儒入吏者。庚辰十一月。宗人府吏三名。以辦事下第舉人王章尹啓敬等為之。蓋是時掌府事者。為秦晉燕王。故重其事也。丙子正月。吏部具缺奏聞。選舉人監生周原張勤李遜引奏。王命還監卒業。惟選無過吏為之。自此科目之事。掾復少濫矣。凡吏途發軔。多至三品。無位八座者。惟靖難初。北平布政司吏清苑李友直。告以密謀。擢至工部尚書。非年資也。永樂己丑正月。上御奉天門。戶科都給事中南海李晟奏事。上謂吏部曰。吏員中多有才幹者。然亦能害人。可令給事中保舉。若非其人。則平日交結可知。其併罪之。晟受命而出。乃奏保郎中萬子雅。辦事官前御史傅衡。詔試二人以事。然後任職。其慎重如此。已而御史洪梁龍士安等四人入見。上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術、達治體者。安用吏為。遂黜梁等為序班。此後銓京職者。部局一途耳。宣德中。松江守進賢黃子威。蘇州守靖安況鍾。前後以郎作郡。各擅政聲。人謂南昌多賢吏。正統中江陰徐孟晞（晞）以郎中試兵部侍郎。鎮甘涼。累遷至兵部尚書。為人謙慎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戍緩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苦無可償。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成。明日詢其人曰。女何至此。卒為脫免。他事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背曹幀驕。寇在晞。晞不為意。後主事歿。晞為舉殯。遣之歸。及為殿試讀卷官。刻錄。惟書江陰人而已。其功名出蘇松二守上。皆掾中一奇士也。

士夫孝行

前史列傳孝行。皆出編氓。士夫興者蓋尠。我朝以孝治天下。薦紳多被旌者。姑記數人。崇縣魏誠。洪武中進士。吏科給事中。母病。予告歸省。未至而訃。即往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朝夕哭奠如初。裴東阿師逵。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思食藤花菜。地不當有。逵夜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逵驚而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愈。後入太學。擢御史。陞陝西按察使。丁母艱。去官。廬墓側。不茹葷飲酒三年。永樂中。召為兵部侍郎。終南京戶部尚書。掌吏部事。錢都王讓。有孝行。皆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永樂中。簡侍皇太孫。累官吏部侍郎。真定梁恕。父斌州學正。卒於官。葬於營。時猶幼也。比長言及。輒嗚咽涕泣。養母不離左右。比母喪。衰絰徒步走晉。負父骨歸。而合葬焉。廬於墓側。朝夕哀臨。野鹿助其悲鳴。有雉引子遊其廬。若素豢者。巨蛇蟠於門右。夜衛守之。正統壬戌。登進士。為御史。光州庠生劉進。貢入太學。景泰癸酉。中順天鄉試。除太平通判。連遭父母喪。結廬墓側。負土成墳。手植柏數百株。烏鵲巢結。日夕馴集。陞太僕丞。獲旌褒焉。子廷璽廷璣。皆登科第。而

廷瓚。官御史。東平舉人張琛。正統間。為衢州同知。喪父。廬墓側。泣血三年。不入家室。服闋。陞吏部郎中。桂林劉本。第進士。授刑部主事。宅憂。廬墓。芝草生焉。旱饑小溝坎中。忽出白蓮花。人以為孝感之瑞。渾源王誠。以貢丞慶都。罹憂。于廬墓無日不哀慟。終喪乃已。此八人。皆詔旌其門者。近世士夫。以孝為迂。遭喪則覬奪情以為榮。其賢不肖何如也。按。奪情起復。始自永樂初右副都御史劉觀。刑部右侍郎李慶。工部右侍郎趙毅。其後相沿成風。至於今日。吁。可悲也已。

場屋知人

場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儲吏雜職人員許應鄉試。文字許減義。所出四書題。或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者。皆不拘也。人各一經。兼經者鮮。洪武甲戌會試第三人景清。刻詩經義是已。詔誥表內科一道。兼作者鮮。永樂辛卯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誥及表是已。主考惟南京用翰林。各布政司惟用教官。或郡縣京官之居鄉者。亦有貢士儒士主考職官分考者。翰林居鄉。如侍講余學夔。侍讀尹鳳岐。皆嘗為吾廣主考。宣德己酉。編修董璘在浙江。正統丁卯。修撰許彬在福建。則見任奉旨者也。其所取士。五名內或經魁不備。如洪武辛未第一人許觀。第五人胡濙。皆書是已。所刻文或中庸孟子皆二篇。如正統辛酉府東鄉試是已。或有論策重複者。不能悉數也。桐鄉楊長史宗道（進）掌教盤利時。正統甲子。同考蜀闈。簡一誠場卷為舉首。衆從之。乃周文安公（洪謨）也。丁卯復往閩闈。得陳康懿公（俊）為舉首。皆至尚書。為時名臣。近時所命之題。所刻之文。皆有一定規矩。所取必須全場。誠則貼出。然知人如述者鮮矣。壬戌會試。商文毅公（輅）下第。本房周學士（鐸）以為恨。吾廣邱文莊公（濬）擢於辛未。係編修（正）見其卷。大惜之。皆作序文。期以入閣。後皆如其言。若周岳二公。其亦巨眼者乎。

京軍邊軍

京軍三大營。皆取近畿之卒。更番上操。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因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牧馬草場。總在霸薊二州及永清縣。若定興安肅二縣之閻。則五軍營專之。薊之安和鄉。則三千營專之。香河之孟家庄等地。則神機營專之。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上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收放樵採。皆不出圍外。正統末。處者以三營各自關操。武藝不能相通。於是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肅愍（謙）簡精銳馬步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員把總。每五百各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則令原管都督等官領時。後馬恭襄（昂）改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簡選三大營。餘者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用。乃益以在京在外精兵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操聽征。此京軍之大略也。邊軍有三等。在本鎮為本兵。調自他鎮為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為土兵。近日本兵多被扣減糧賞。占田私役。採打松榛。斫伐薪木。客兵則一例屯種。採辦巡哨。扛拽。月餉則本客

八十七編

31 B

混文舊例折色者六月本色亦如之今自折銀七錢減至二錢五分爲則本色糧每一石止與四斗至於器械欠缺馬匹羸弱皆不恤也士兵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幫貼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差役自二十石以下盡蠲之其後就募者山東河南之礦徒而已此邊軍之大略也邊軍不足則調京軍人各銀一兩布二疋炒二升然猶沿途搶掠且安佚日久少經戎陣腥羶一遇人馬辟易挫衄則首先逃避以搖人心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爲己利況邊衆有限餽餉不繼是生他變可無慮乎近則濟役私門雇倩代操益不可用矣愚切以爲京軍止衛京師邊軍各守本鎮惟土兵用操練之法正貼二戶如古濱卒使不乏絕關外閒田及沒官亡廢者人給二十畝使自耕之尤必廣開鹽額而輕其子本或招商上納而倍息以償俱令輸納本色邊儲可旬月足也在京則冬衣布花在邊則胖襖褲袴必豫期給焉養軍大計似不出此然事勢亦已難矣

馬政

國朝馬政掌於太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量免糧差然陪補受累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苑馬寺養以恩隊軍千餘人然有名無實政日耗矣其與夷市易者洪武初於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制金牌四十一上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上號藏內府下號降各番族三年一差官齎往對驗以茶易馬上馬八十斤中馬六十斤下馬四十斤私茶出境犯人與把關頭目俱凌遲處死家遷化外貨物入官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其爲厲禁可知也永樂中遣御史三員巡督茶馬然增給茶數至百斤而禁亦少弛正統十四年停止金牌惟令番族以馬來易而已西番之族以茶爲命一

背中國不得茶則病且死故設法王國師以統領之官民相承以馬爲科差我以茶爲酬價故哈立麻讚見禮於文皇帝時非利其術也制西番以控北虜之良算也乃若回回市馬價直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陝西慶陽鞏州臨洮鞏昌延安鹽課召商開中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下馬不與此亦可行然不如茶馬干係之大萬世不能易也惟是牧之於民者宜做監苑之法擇水草之地立廐庠之所順游息之性定爲牧式數以降解尤必寬其追賠以俟蕃息民其或少紓乎

周鳳錢譁

江陰周鳳聰敏多伎倆人家婦女見之鳳行鬼術皆淫惑更無投梭之拒事發官司捕之歲久稍懈乃暮夜潛歸室人爲設酒食盡懽鳳欲就宿輒辭曰不可鳳詢其故對曰君在外之日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倘聞妻生子將訟跡之君之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鳳字岐鳳能詩文姑蘇錢譁嘗寄之詩曰寶劍飄零西復東幾遊淸興幾時同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贈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篷機心盡逐東流水惟有家山在夢中譁亦豪黠以貨爲都司經歷鄉人訟其不法知府楊貢執而罪之譁多所屬托反訐奏貢與錦衣官校奉命與巡撫崔都憲恭同訊有旨以同寮不和俱黜爲民譁本一畜民第以貨得冠帶與貢並無寮友之義命下之日人無不快譁

戊辰登科錄

正統戊辰科進士首甲三人時稱儒道釋狀元彭時安福儒籍榜眼陳鑑家本姑蘇謫戍薊州衛依神樂觀道士年三十四矣然猶未娶出家故也探花則會元岳正通州漷縣人父府軍衛指揮與蓋世生母劉氏曰陳莫知其姓幼避嫡妬居大興隆寺故人以釋目之齒最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任太監尤爲異事古稱謁者監局嘗有兒然則秦非邪舊制讀卷官例用內閣九卿及翰林堂上官是科預者有掌光祿寺事戶部左侍郎奈亨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書程南雲太常寺少卿黃養正亦讀之變如此

賈斌進忠義集

宣正時貂璫熏灼逆王振貽禍士木觀敢訟其非者景帝改元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疏首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怨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閹寺用事之所致也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羣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寧君能致其身豈空言歟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經宸斷除去竊柄閹人專擅縛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擬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私矣時胡忠安濙在禮部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斌擅自離役欲送法司問罪誠恐阻塞言路合發回原衛仍行天下在官之人建言不許擅離職役違者罪之若奏機密重事不拘此例制曰可斌山東商河人莫考所終

蠱吐活魚

正統間吳江周禮行貨廣西思恩有陳氏女寡返在室贅爲壻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歲矣禮忽思歸妻不能止置蠱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默囑曰若父肯還則與醫治因授以解蠱之法禮至家蠱發腹脹飲水無度其子因請還期禮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瘥即行矣曰兒能治之即返接禮於柱上禮告渴以瓦盆盛水近口傍欲飲則掣去之如是者亡慮數百次煩劇不可當遂吐出一鯽魚撥刺尚活腹遂消蓋蠱中多有限年限月之蠱稍踰期則毒發不可救故寡婦號爲鬼妻人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冤魂入夢

吾廣陳參議貴記一事云戚譔爲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淸江廠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即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屋入門有男子臥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旁曰欲救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淸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中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居人鬪而死告以所夢舉家皆大哭婦人乃其姊歸寧而暴死者即捕居人寘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時正統八年四月也

巳巳難將諸將

正統己巳冬。也先以其主脫脫不花及諸酋鐵頸等。自紫荊關入寇。我師敗走。遂逼京師。時武淸伯石亨。協守爲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退虜贖罪。兵部尙書于謙。總督軍務。營於城北。亨帥師出安定門。挺刀先馳。從子彪持巨斧。與諸子弟從之。突入虜陣。所向披靡。轉戰西南。虜潰去。追至關。斬首萬餘。虜相蹈藉死。管神機營都督范廣。復之於德勝門外。飛鎗火箭。殺傷數百。追至涿州。俘馘無算。虜主遂不敢入關。與也先皆夜遁。遣使講和。都督楊洪。孫鏜。及廣。帥師破餘虜於固安。逐至關。盜藏之。洪子俊。平斬數人而還。論功加謙少保。亨進封侯。洪昌平侯。詔命俊充參將。守宣府。宦官喜寧。本胡種。導也先入寇。俊誘而執之。送京師伏誅。以功陞俊右都督。虜方竊懷來。俊調永寧兵往守。奉御黃整奏聞。謙惡其擅調也。請誅俊。上不聞。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從之。既至。謙併劾其守獨石。馬營。賊破其城。喪師辱國。謂非誅俊不可止。命逮繫議罪。俊辯曰。逐虜之時。顧前失後。官軍聽調。閫外之常。乃罪俊那。詔斬於市。臨刑。有縞而至者。所狎妓高三兒也。慟而呼曰。天乎。忠良死矣。奚以功爲。紉其元。合於頸。使其家收殮。卽自經。觀者泣下。時景泰元年五月也。虜自求和。不復近邊。至是聲言奉上皇來大同。坐中。鐵頸太師坐右。脫脫太師坐左。其意蓋卑辱我也。於是石亨楊洪帥師巡邊。挑修溝塹。布列營陣。築立墩臺。撥哨隄備。餽運不絕。仍設法招募在京軍官子弟素閑弓馬者。人賞銀十兩。月糧五斗。得萬餘人。虜見有備。遂奉駕還。亨等之功也。初。張軏自貴州征苗召還。謙劾其失機負罪。不可用。上宥之。自是軏與亨比。恨謙最深。景泰末。亨。軏與宦官曹吉祥等。奪門復辟。乃首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倂殺之。廣旣死。軏一日過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亨得志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內閣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以爲言。上乃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譴。斥爲民。購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尋得罪。下獄死。彪亦棄市。一時驍虜名將。亨。洪與廣爲最。孫鏜。郭登衞穎柳溥次之。張軏紀廣皆齷齪不足算矣。亨。淵南人。與彪皆方面鉅軀。鬚垂至膝。望之煉然。洪。俊中人。起自行伍。最善騎射。虜畏之。呼爲楊王。俊死後。令痛而歿。追封穎國公。諡武襄。納追其祿米。家產蕩盡。廣。丹徒人。世官遼東。善遠斲。論者曰。律有八議。功其最也。宋人所謂手滑。其楊俊之誅乎。于少保之功自奏。而范廣納鬱九原。石亨雖自拔禍。然罰不及嗣。彪宜未誠。向使洪父子無智名勇功。則家至今存也。悲夫。

因災却瑞

正統己巳六月丙辰。夜二鼓。南京雷電。燒。烈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亦皆煨燼。御史呂昌劾奏守備豐城侯李賢。及府部諸司。皆當逮治。上宥之。是年有土木之變。郕王監國卽位。詔凡有災異。有司卽時奏聞。言祥瑞進諂諛者罪之。景泰辛未正月戊午。南京太常寺山川壇署奉祠羅輔呈言。道童顧學誠。於壇井汲水。聞酒氣芳馨。見水色黃白。守備太監袁誠曰。此醴泉也。會兵部尙書靖遠伯王驥及府部諸司。詣井取酒。薦奉先殿。然後具奏。禮部以聞。景皇以謙答之。不爲僞瑞所惑。仰誠德事也。

雨滿謠

正統末。京師旱。童謠曰。雨滿雨滿。城隍土地。雨若再來。謝了土地。滿音弟。謂與弟也。城隍土地。謂郕王有此土也。雨若再來。謝了土地。謝卸同。謂上皇再來。卸却此土還之也。景泰驗矣。復辟又驗。

太學生進諫

景泰初。大開言路。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廒。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方建隆福寺。不爲停止。會寺成。上方議臨幸。有司夙戒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疏言。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會儀制郎中章綸亦以爲言。上卽日罷行。先是虜賊自稱其主脫脫不花。而擁其衆。浩疏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兵討之。二疏旣上。名震京師。筮仕河東運司判官。英廟復辟。用薦擢知順德府。陞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及寶鏹以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而顯不究於用云。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賜額者。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於世哉。

易儲詔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堈被弑。庶兄都指揮使玹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副總兵武都督毅。發玹情罪。眞獄當死。巡撫廣東揭侍郎稽。乃奏言玹守潯州。軍民畏服。賊不犯境。近聞爲事。以致賊徒洸搆。德慶曲加寬宥。仍前嘷守。則廣西寧而廣東無流劫之害矣。識者笑之。時上皇長子在東宮。玹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奏請易儲。命禮部會多官議。內閣陳循等將覆奏署名。少傅王文端公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號。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流泣。都給事中林聰出語人曰。吾慟不署名。其實不然也。奏上。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爲太子。生母杭氏爲后。而汪后廢。於是陞賞太監。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尙書之謠。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儕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遷詹事府丞。聰右春坊司直郎。皆不辭也。玹以大赦原免復職。于少保以廣西賊起。請賞玹以作其氣。上從之。已而陞都督。充參將。殺以事降黜。棠因此致仕。其後見濟殤。御史鍾同。郎中章綸疏請復儲。皆下獄。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於所封沂州。出上皇與俱。以絕人望。景王怒。出正爲雲南衞經歷。正復奏所遷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衞。及上皇復辟。時玹已死。發棺戮屍。以示懲戒。逮正至。正懼破腹。使溺皆潰。遂磔於市。初太子太保兼吏部尙書何文淵。因言官劾其貪縱。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天佑下民作之君。已所屬對也。得釋罪致仕。至是懼禍自縊死。時揭稽已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淵弟子也。與其子主事喬新。等爭訟。詣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新亦令人告稽巡撫廣東時。代黃玹爲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俱獲釋焉。

京闈二科舉首

南北京闈。例令四方髦士。遊太學。寄京籍。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嶽。冒試中順天

府第一。爲京士許奏。詔光原籍學生。丙子復領江西三十九名解。是科順天舉首。又江陰徐泰也。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不與選。循等論奏考試官少卿兼侍讀劉儼。侍講學士呂原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策及正統。摘其語以激上。峻文巧詆。必欲置儼於死。有旨令翰林科道覆考。少保高穀力疾言於朝。時挺已就逮。訊之弗實。驗泰等卷。復如式。儼等得免。而瑛倫欽賜舉人。許赴會試。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文罪狀。不報。未幾。景帝晏駕。循謫戍鐵嶺衞。文棄市。後遇恩宥。二家子姓放還。倫行其字宗彝。竟取進士。而泰以避嫌。終不第甲科。除知荊門州云。近時南京吏部右侍郎倫子元。應舉於京闈。再舉於浙江。事絕與宗彝相類。

雙槐歲鈔卷第六

北京十景

北京自元建大都。已有所謂八景。不知何人品題。至我朝太宗文皇帝。因潛邸定天邑。當時翰林諸儒臣胡廣輩。作八景詩。傳播海內。天順辛巳端午節。英宗睿皇帝賜文武侍臣以扇。有御製七言古詩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即前所謂八景。曰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薊門烟樹。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垂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而益以二景。則東郊時雨、南囿秋風也。明年壬午。亦以端午賜扇。扇面御製清暑解慍二歌。大概言爲臣者。仰輔上德。俯恤民隱。助隆代天之績云爾。蓋國朝賜常朝官扇。竹骨銅釘。鈒青絹傳格言。以示訓飭。越一二日。乃召大僚于內殿。賜象骨銀釘鈒扇。然但寫以物象。其有御製詩。惟此二年爲然。

大元洞極潛虛

蔡元定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氏之太元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今致之太元八十一首。曰中。曰周。曰礥。曰閑。曰少。曰戾。曰上。曰干。曰狩。曰羨。曰差。曰童。曰增。曰銳。曰達。曰交。曰耎。曰傒。曰從。曰進。曰釋。曰格。曰夷。曰樂。曰爭。曰務。曰事。天元 曰更。曰斷。曰毅。曰裝。曰衆。曰密。曰親。曰斂。曰彊。曰睟。曰盛。曰居。曰法。曰應。曰迎。曰遇。曰竈。曰大。曰廓。曰文。曰禮。曰逃。曰唐。曰常。曰度。曰永。曰昆。地元 曰減。曰唫。曰守。曰翕。曰聚。曰積。曰飾。曰疑。曰視。曰沈。曰內。曰

去。曰晦。曰瞢。曰窮。曰割。曰止。曰堅。曰成。曰闔。曰失。曰劇。曰馴。曰將。曰難。曰勤。曰養。人元 洞極二十七象。曰生。曰萌。曰息。曰華。曰茂。曰止。曰安。曰燠。曰實。爲天 曰資。曰用。曰達。曰興。曰素。曰悖。曰靜。曰平。曰序。爲人 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燥。曰幾。曰抑。曰冥。曰通。爲地 潛虛五十五行。曰元。曰裒。曰柔。曰剛。曰雍。曰昧。曰昭。曰容。曰言。曰慮。曰聆。曰覿。曰繇。曰憤。曰得。曰罹。曰耽。曰歬。曰卻。曰庸。曰妥。曰蠢。曰訒。曰宜。曰忱。曰喆。曰戛。曰特。曰偶。曰暱。曰續。曰考。曰范。曰徒。曰醜。曰隸。曰林。曰禋。曰準。曰資。曰賓。曰戒。曰斆。曰乂。曰績。曰育。曰聲。曰興。曰痡。曰泯。曰造。曰隆。曰散。曰餘。今按三家之作。大元僭矣。邵子以難知歷之理。最所稱服者。厥後元定之子沉。作洪範皇極內篇。亦準卦氣。與八十一首同。

夏二子

宋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略云。天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剝剝之罪。當是時。湯商飇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殄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于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琮得之。往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編管容州。尋謫死於南雄。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適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文寶江表志。楊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鸞即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蠅蚋字。不知是幾事者也。適友人潯陽王進士良璧攜至。相與賞之。良璧謂曰。子謂元美本昌黎。安知鸞不本昌黎邪。二十八字。其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鸞則幸免耳。余曰。子可謂善爲鸞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

曹教諭詩評

松江曹教諭詩評。謂國朝詩不及前代。諸名公似唐人者。惟甘學士巢睫集而已。入選者亦惟甘詩爲佳。七言以詠物弔古爲難。劉伯溫題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吉水李子儀昭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春風。玉顏翻作塞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詠物弔古。使無題。亦難猜也。浙人張庸題陶穀驛亭云。蒼蘚綠篁湘紋涼。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搖夜將半。琵琶仙侶人斷腸。不必加貶。自有清意。可謂佳作也。四明李照王荊公墓云。天津橋上聞鵑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淩白日。千年新法苦蒼生。富韓國老緣誰去。祚宋基圖自此搖。荒塚臥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意則太露矣。凡謂國朝詩人不一。佳者多不入選。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淄。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簾綠幙承恩日。蛾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碑。釋佑題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稿存。誰歌楚些爲招魂。愁憐芳草春無迹。吟到梅花月有痕。華表柱存遼鶴返。少微光冒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想像高風酹酒尊。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年春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消魂。陳淵卽墨牛爭鬭。戰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存。天涯一點青山小。屹立中流任吐吞。臨川黎擴擬唐宮人人道云。高髻雲鬟能靚

黃冠初入白雲鄉。碧桃春有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如隨玉輦。步虛渾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伴吹簫引鳳凰。紹興劉師邵失鸜鵒云。來從西域發經年。飛入青雲最可憐。銀甕空遺香稻水。雕籠閒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青幌。學舞長疑在綺筵。此去想應尋舊侶。隴山雲樹尙依然。嘉禾陳延齡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涕豈厭膻腥。兩宮環珮烟塵迥。百戰河山草木青。雨暗靈祠嘶鐵騎。月明陰井泣銀瓶。淒涼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不忍聽。僧德琇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長使行人淚眼枯。壟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烏。夫差古墓迷黃壤。伍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巖山色在。峥嶸樓閣屬浮圖。此數詩。大類元體。亦未見其進於唐也。振大雅之音。上追漢魏。豈尙有待耶。

禱神弭寇

正統末。晉邑多鬼物。有白晝見形。拋磚弄瓦者。予先府君禱諸城隍。夢神云。時方大亂。可誦妙法蓮華經。覺而飯僧。先府君因請誦焉。景泰改元。寇果至。先府君在外。予啓神櫝。抱主避之而寇去。先府君歸日發諷誦。以函盛經。供奉嚴潔。是年六月。先府君遘疾。十二日。琉璃燈墜。焚函經七卷。燈盡無餘。案棹一無所損。是日先府君捐館。亦異事也。禱神一念精誠。遂致弭寇。故曰心者人之神明。豈待外求哉。

先聖大王

正統改元之春。郡國多蝗。三月。有制分命大臣捕之。工部右侍郎邵旻。往保定。至府西北四十五里爲滿城縣。縣之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父老言往歲遇蝗。禱之立應。時天久不雨。蝗生徧野。捕之愈盛。旻乃如父老言。帥郡縣吏。齋沐禱於祠下。旬月間。蝗果殄息。乃勒石以彰神功。神姓項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史記甘羅傳。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者此也。第土人誤謂託耳。旻以大臣精誠。不能格天。而小兒妖鬼是禱。亦可笑也已。

草廬原理

元草廬先生吳文正公。澄。嘗作原理。予愛其辭據明白。分爲上下二篇。其上篇原天地陰陽之理曰。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淸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淸。其凝聚於內者。漸漸重濁。輕淸者積氣成象而爲天。重濁者積塊成形而爲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則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天形正圓如虛毬。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博骰。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天之積氣爲辰。凡無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積氣之中有光耀爲星。二十八宿及衆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中。與天不相係著。各自運行。速遲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自地之正午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觀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每日運行一周匝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有奇。則地之午中所直天度。始與三百六十五日以前子時所起之處合。故定天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

與地相直處。日月所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三日過三度。故歷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爲右行一度。蓋以截法取其易算耳。天傾倚於北。如勁風旋繞。其端不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依於北方。故曰北極。下臍不動處。謂之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其星辰常隱不見。以其偏近於南方。故曰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春秋二分。正與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沒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晝短而夜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則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日南至。而其出沒。則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晝長而夜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則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爲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度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大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月亦左行。猶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遲。然月遲行於月。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日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之三十日而盈一閏。日之有餘爲氣盈。月之不足爲朔虛。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其行過於天則爲逆。其行與天等則爲留。其行不及天。則爲順。日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値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後初生明時。昏見於庚。下明上暗。象震。上弦時。昏見於丁。下明已多。而上猶暗。象兌。望之時。昏見於甲。全體皆明。象乾。

望後初生魄時。晨見於辛。下暗上明。象巽。下弦時。晨見於丙。下暗已多。而上猶明。象艮。晦之時。晨見於乙。全體皆暗。象坤。地西北高而多山。東南下而多水。先天方圖法地。乾始西北。坤盡東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於西北之崑崙。猶乾之始於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歸於東南之尾閭。猶坤之盡於東南也。夫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氣。陰爲質。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疏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觀此則理學類編諸書所言渾儀歷法。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皇極觀物

邵子皇極經世所論性情形體飛走草木。解之者未有能指其爲何物。祝氏鈴朱隱老集說諸家。皆不能明。亦惟草廬能言之。其原理下篇曰。天有四象。地有四象。日月。天之用。星辰。天之體。水火。地之用。土石。地

之體。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日。陽中陽。月。陰中陰。星。陰中陽。辰。陽中陰。水。柔中柔。火。柔中剛。土。剛中柔。石。剛中剛。錯而言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陽也。月陰也。星剛也。辰柔也。水陰也。火陽也。土柔也。石剛也。日火之精。爲夏之暑。月水之精。爲冬之寒。星體光耀。爲晝之明。辰體昏暗。爲夜之晦。水氣下注而爲雨。火氣外旋而爲風。土氣上蒸而爲露。石氣內搏而爲雷。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耳目口鼻爲首。猶天之日月星辰也。脈髓骨肉爲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心臟脾腎四藏屬天。肺肝胃膀胱屬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物有飛走草木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者。鴻鵠鷹鸇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鵝雞鴨鳧之屬。情之飛。飛之情也。飛木者。隼鳩燕雀之屬。形之飛。飛之形也。飛草者。蜂蝶蜻蜓之屬。體之飛。飛之體也。走飛者。蛟龍之屬。性之走。走之性也。走走者。熊虎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猿猴之屬。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蟻蛇之屬。體之走。走之體也。木飛者。松柏之屬。性之木。木之性也。木走者。樟櫸之屬。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棫樸荊榛之屬。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穀木芙蓉之屬。體之木。木之體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蔦之屬。情之草。草之情也。草木者。蒿艾之屬。形之草。草之形也。草草者。莃芥之屬。體之草。草之體也。觀此。似是鑿自胸臆。他無所據。容或牽合。終不若上篇之純耳。余謂邵子元會運世之說。寅爲開物。戌爲閉物。其源出於佛老。佛氏之書曰。過去名莊嚴劫。現在名賢劫。未來名星宿劫。謂之三世。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有大風起。吹水聚波。濤沸湧生大沫。吹置空中。從生至下。依舊建立天地。久後大海枯乾。天下烟起。漸至磨滅。此卽開物閉物之說也。然猶未詳也。老氏之書曰。天地之數。有五劫。東方起自子。曰龍漢。爲始劫。一炁孕於空洞之中。大無之始。上無復色。下無復淵。混沌濛洋。如龍變化。周流於虛空也。南方起自寅。曰赤明。爲成劫。運推數極。三炁開明。猶皇極開物之會也。中央起自卯。曰上皇。北方起自午。曰開皇。俱爲住劫。梵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演。立天生地。西方起自酉。終于戌。曰延康。爲壞劫。以日言之爲夜。以人言之爲死。猶皇極閉物之會也。然則皇極觀物之云者。其殆二氏之緒論哉。

性敏善斷

武城王道亨。士嘉 年十八。貢入太學。後就銓爲大同府山陰知縣。性敏善斷。有持者齎鈔百緡。醉臥城南荊樹下。覺則亡矣。訴於道亨。道亨曰。此荊樹爲妖也。卽出城按問。民大駭。皆隨從之。令人密捕不在者。得一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遂還其鈔而罷。代府內藏失鈔幣。而戶牖扃鐍宛然。莫知其由。王以道亨有知略。召問之。道亨至。察視氣樓。似有物胥往來。而非人跡。疑爲狐所竊。乃列幣庭中。伺察狐過而伺之。一狐果獲。取之。因詰其主。主卽款服。盡還之官。自是鄰邑有訟。皆請決焉。母老。就養山陰。嬰疾。忽氣絕。道亨哀號。聲徹天地。母得復蘇。由此治行聲名大著。累遷方面。正統初。官至禮部侍郎。初。道亨垂歲而孤。母教之聰敏好學。遂爲邑庠生。年十二。已能賦詠。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嶒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鄉先生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他日必至公卿。果如其言。

腿指揮氣節

正統十三年二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先是巡按御史柳華。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大小巷道首尾俱設一隘門。門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鄉村大者。立望高樓於四隅。小則立於其中。編各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夜則輪宿重屋。鳴鼓擊柝。不從令者。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人。罔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爲總甲。咨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租輸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輙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其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至是慨計。乃刑白馬。歃血誓衆。遂舉兵反。他縣游民。皆樂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僞號。署官職。入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括蒼賊葉宗留咋諸途。陳詔與戰。敗死。楷請濟師。十四年。詔以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征夷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爲左右副參。刑部尙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梧監軍。御史丁瑄張海紀功。大發兵討之。春二月。師次建寧。而茂七先攻郡城。爲延平官軍所殺。傳聞張楷詩有句云。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遠近譏歎。初不知茂七之遇死也。已而餘黨推茂七兄伯孫爲主。傳聞茂七果死。始有向前意。於是幕府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自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撫之。衆莫敢往。惟千戶龔遂榮與致仕驛丞周鑰。毅然請行。遂榮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榮乃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因設草具。遂榮與鑰飲食之。意氣揚揚。略不爲動。食竟。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遂榮鑰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作告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衆伯孫來降。伯孫竟敗。就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之功。沮其賞弗行。遂榮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給。征閩回日。口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而貧益甚。時睿皇帝歸自北狩。尊爲太上皇。居南宮。幽閉如狴犴。至穴牆以通飲食。一時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榮獨草疏。請還政于睿皇。疏未上而語泄。景帝大怒。下遂榮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竟不能行者數年。睿皇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井妖致殃

香山教諭平南張公輝 以廣右解首。自負文學。爲人甚温雅疏俊。士子敬之。景泰元年。來主師席。忽見廨舍井中。有人紅衣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罵之。走上蓬篆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丞爭坐位。交相攀毆。歸投井死。縣官收斂輝柩。遂塡其井。其子孫至今顯貴。豈輝有學行。天于非命。天故報之獨厚歟。

旌忠祠

英廟九齡嗣位。寵信司禮太監王振。竊弄威福。或請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不允。一日召英國公張輔。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尙書胡濙。入見便殿。宣振至前。戒諭之。正統壬戌。太后崩。振恣肆。作大宅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自撰碑文。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今陷虜中。反爲虜用。籍其

家產。玉盤徑尺者十枚。金銀十餘庫。馬數萬疋。族黨皆坐誅夷。宅沒入官。改京衛武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賊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勅賜額曰旌忠。儼然勝奉其香火。貲緣以孝行被旌。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任。以語州人羅綺。時綺以副都御史降參政。家居。爲人奏其謗訕。皆獲罪。許學士彬稍不平。賦詩曰。忠臣偶附陷車獨。孝子胡然傍髮膚。智化寺中祠屋上。薊門風雨夜啼烏。

王忠肅公

王忠肅公翱自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太宰。與內閣李文達最相得。一日偕文達趨召。入文華殿。英廟臨前檻見之。顧問畢。去。見其衣後穿。呼還。笑問其故。公頓首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命遽不及易。臣聞君命召不俟駕。而暇易衣乎。賜綺一端。叩謝而出。上益知其誠恪可用。嘗至東閣立候。遙見從行主事與左順門內豎談笑。公呼之。謂曰。曾讀論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奉天門御椅。豈嬉笑處耶。其敬慎如此。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及入爲大司馬。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夫人爲壻求遷官。至下跪。公叱罵之。終不遷。每過銓除。人無敢干以私者。主事曹恂俄陞參議。出至通州。病還。公爲奏聞。有旨仍舊職。恂怨公。過於朝。捽公毆之。公疑立不動。觀者謂恂必得重罪。公具言恂實喪心。奉旨罷其官。令有司防閑出入而已。景泰時召妖妓李惜兒入宮。優人張甚通同東廠邏者。害及舉子。予在太學。上疏言正身正家六事。禮部奉旨本無他意。楊興濟善必欲文致予罪。以問公。公徐曰。皇上光復之初。乃首罪一監生耶。遂報而止。吁。公之盛德。何能盡書也。

薛尚書論禮樂

天順改元。薛公繼遠遠自戶部郎中。超拜本部侍郎。從人望也。予上疏時。獲免罪責。公有力焉。尋延予長安西邸。以教其子。每謂予曰。向使禮部說行。予固今之陳東也。然宇宙內事。當視爲性分。子其勉之。公博學無所不通。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皆涉其要。嘗出周禮及逸周書示予曰。周禮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王安石解保郊所以防患。祀於社所以弭兵。非也。當作一句。謂郊社同在一處。蓋泰壇有三百步

四周爲壝宮。據魏儒劉芳言。則壇有四門。門外爲四郊。觀覲禮。大略可見。故逸周書曰。設大社於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卽澤中方丘。而圜其頂。卽地上圜丘也。大司樂冬日至。以陽聲召陽氣。其律相織。故天神降。夏日至。以陰聲召陰氣。其律相生。故地祇出。合爲九變。陰陽相得。其律相合。故人鬼格。此所謂大合樂。非分祀也。二至演樂。則分陰陽以召驗之。及祀天地。配以后稷。則同在一處。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我太祖高皇帝合祀天地。最得禮意。當時耆儒汪克寬。謂祭天必及地。尊可以統卑也。正如人子奉養饋食於父。必及其母。豈可分別哉。觀此二書。則可見矣。其言天官書以日及斗爲主。語多不能盡憶。公本廬之無爲州人。祖祥。洪武中工部尚書。謫海南。因家焉。故舉吾廣鄉試。正統壬戌進士。終南京兵部尚書。最諳國家典故。所履有聲。爲時名臣。

張都督不欺

南京僉都督鳳陽張九衢軏文武全材也。初守大同。與石亨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爲友壻。每相得。亨迎駕南宮時。公方在京。使人索賂。將爲公及鏞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効勞。敢欺君乎。且貧無以爲獻也。卒辭之。久之。仍舊職。改南京。未嘗介意。及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職。雖學士黃諫。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可謂賢矣。公博通經史。尤善吟詠。詞翰傑出一時。大書遒勁有體。予在學時。頗好作詩。公謬見重。期予大用。謂於詞章相貌徵之。嘗爲作坊牌扁及友琴堂大字。今公沒已久。而予碌碌負公。每睹遺墨。爲之黯然。

馬楊二義士

天順中有二義士。曰馬士權。楊塤。初。御史楊瑄劾奏忠國公石亨太監曹吉祥使占民田。上從徐有貞李賢言。以瑄不避權倖。命戶部駁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以告亨。亨入訴。言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上命收鵬及瑄。逮御史文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之。曰。亨若有罪。何不早言。悉下錦衣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問之。鞫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下有貞賢於獄。會有風雷雨雹之變。降有貞賢參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參政。御史盛顒等謫知縣。瑄鵬俱戍鐵嶺衛。會薛瑄致仕去。欲用王翺。翺薦留賢爲吏部侍郎。亨慮有貞之復用也。令人僞作給事中李秉彝劾奏吉祥過惡。語甚危激。秉彝久臥病。則以貌肖者持上之。命訊秉彝。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等爲此而滅其迹。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於途。收士權等俱下獄。考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纘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皆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之理。都指揮門達等。竟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猶以誥爲制文。當斬奏聞。上以有貞

犯在赦前。得釋。發金齒爲民。士權亦免。其後門達怙寵驕橫。惡同僚袁彬質直不附。乃使邏卒發其陰私。考掠成獄。彩漆軍匠楊塤憐之。疏言昔者駕留虜廷。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併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送達問。達緩塤死。令誣大學士李賢主使。塤陽應諾。達遽以聞。遂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塤言事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大沮。而彬猶降黜。未幾英廟賓天。言官劾達罪。謫戍南丹以死。彬得復官。嗚呼。天下禍機多由於激。向使瑄言甫行。而鵬等俟其終。則衣冠之禍未必如是之甚也。主使之套。今猶擬用之。豈成若然哉。賢之不爲有貞。特天幸爾。吾於二十年有感。

非非國語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同耶異耶。豈紹述而勦取之耶。求其書不可得。蓋亦罕傳矣。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闢虛誕怪誣之說耳。雖中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焉。其非誠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惜之

以較。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其可以盡非耶。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勤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闢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餘類此者。不容枚舉。此所以來三子者之譏與。

雙槐歲鈔卷第七

金錢銀豆

景泰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鎡。左春坊左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相傳云。是時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侮莫能得。有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有識者病其褻瀆。時宮中又賜諸內侍以銀豆等物爲閑笑。楊文懿公守陳時在翰林。賦銀豆謠曰。尙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璫半墮羅裳繡。爭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淸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華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幷刀翦碎飣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發木皮和草根。步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錢糴。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顰。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於乎。國皁用汰至此極矣。

黃寇始末

南海賊黃蕭養者。沖鶴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都獄。逾年。所臥竹牀。皮忽青色。漸生

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也。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鐐。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商人遂逃去。不知所在。官隸獄卒追之。揮斧而行。人莫敢近。其黨艤船以待。遂入海潛遁。正統十三年九月也。於是嘯聚羣盜。赴之者如歸市。旬月至萬餘人。十四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饑死者如疊。製雲梯呂公車衝城。雖爲所破。設開都僞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都指揮王淸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廣。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鬻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淸。盡殲其軍。城中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刃矢森發。相顧號泣而已。間道告急。驛至京師。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尋命信民巡撫廣東。賊旣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授僞官者百餘人。據五羊城爲行宮。四出剽掠。信民佯爲廣東耆議。將至。賊衆漸散。景泰元年春。興等進兵。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江西。夜半聞雞。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雨當霽不明。願公嚴軍令。及經淸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徵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其勢甚張。衆欲請兵。軾曰。兵貴神速。若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及旦。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興帥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榜。諭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我父母也。昔徐恩之獲鉅魚爲獻。信民受之。立斫數十段。頒於有司。賊出而嘆曰。勢不佳矣。叛蕭養者漸多。留者不滿一千。會信民中毒卒。鑑乃益加招徠。蕭養中流矢而死。爲官軍所擒。於是奏捷于朝。蕭養伏誅。餘黨悉平。詔鑑代信民巡撫。乃析南海沖鶴大良諸堡爲縣。名曰順德云。

王淸權難

王淸。字一寧。淸寧衞指揮。倜儻多勇略。嘗提兵入衞。官錦開。率所部出居庸口。及至賊襲海岸。累立奇功。曾有句云。落日旗竿觀房還。劍光直射斗牛寒。少年氣節應無敵。肯負平生一寸丹。正統丁巳。陞廣東都指揮。以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於原衞。詔許之。壁夷叛據大藤峽。淸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已巳協同總兵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劫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淸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淸威望。不敢害。淸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棒天書鎭百蠻。惆悵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繞鬼門關。恐君獨有衣相寄。因爲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淸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淸罵賊不絕。遂遇害。有雄盛集行於世。

太宰上壽

南京吏部尙書魏文靖公驥。天順甲申。遇憲廟卽位。詔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年九十一歲。進一品官階。閒居述懷詩云。廷臣不覺已成翁。鎭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逍紫詔。百年將屆荷恩隆。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己丑元日。年九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藹淸芬燭吐花。宮綿任披隨所戀。椒觴從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健。官拜深恩秩更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統慶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簫鼓慶新年。老我風情只自

然。庭竹禁寒呈晚翠。臘梅和雪獻春妍。酒香旋滿延佳客。詩就淸吟續舊編。最喜康強勝去歲。從人說是地行仙。辛卯元日年九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圞子與孫。升平又遇沐晨昏。江河合派歸滄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春梅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栖蓬蓽。只效封人祝至尊。秋夜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天恩乞得老江鄉。謾隨分貂鐺鼎。泉石長甘卽廟廊。雅索欲追陶靖節。疏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屆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詩云。汩汩華池水漸來。今朝懷抱暫還開。上蒼未必重煩福。殘喘何期更復回。瑤島不勞青鳥至。菊籬遙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去。翠水丹山喚作陪。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國朝大臣罕與之儷。期盡作詩。固不暇計其工拙也。

南苑射獵

京城南有苑。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稍增治之。自太宗定都以來。歲時蒐狩于此。天順戊寅孟冬朔旦。朝退。駕出。旣入苑。上由中道。從臣分道由左右。會於臺下。時日加午矣。長圍漸合。羽毛畢集。上親御弓矢。命中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旣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賚從臣。命之先歸。上御飛輪後至。是日天氣明霽。風埃不驚。歸途見月。時鷹人樂學士劉定之詩云。聖明天子中興年。大閱軍容故卜畋。射雁得書卑漢武。貫魚入詠邁周宣。追風玉勒從晨出。吹月金笳及暮旋。有獲應爲王者佐。屬車命載舊先鞭。

布衣進心學圖

淳州布衣陳剩夫。（名眞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証事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朝上曰復。靜作十六點黑。動作十六白。蓋太極生兩儀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變而向左。又各作十八黑白點。如前而大。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卽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審冬至。乾姤在上。審夏至。升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爲中。曰立夏。蓋兼太極而一之也。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朝上曰復。靜之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動之右。半白而黑。黑復白。卽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總爲之說曰。右體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動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卽知至誠意之事。是爲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

大圈同一渾然粲然。而無閒矣。一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卽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執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新）傳之文（緝熙）武（戒）周公（旦待）孔子。（約博）孔子傳之顏（克心）曾（貫一）思（性中）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師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眞傳焉。今幸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剝。但能體此下學之功。（主敬）至於得其上達之妙。（太極全體）則此圖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祇是吾所得於天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大悉備。孰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者共焉。而尤望有以是正之。（後晉居南布衣陳眞晟）（遂非道星體也）書未上。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旨下禮部。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

壽星塘

宋廣東經略使蔣之奇。嘗作蓬萊仙傳。陳仁嬌。香山陳氏女子也。自少絕粒。修鍊成仙。身輕。能從諸仙飛遊四方。嘗降廣州進士黃洞家。今吾邑惟壽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挂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纍纍垂下。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蹟也。予竊謂不然。蓋土石之怪。夔魍魎耳。又有大鵝。高七八尺。立與人齊。見肉食。卽啄去。景泰元年冬。予葬先考妣於此。人蹤日多。二物日少。因思劉靜修詩云。人道乖張鬼道侵。若人盛則鬼衰。亦乘除之數。天地自然之理也。

蓮峯卿雲

景泰丙子仲秋朔旦。邑庠行香後。忽見五色雲出於蓮峯之上。靄靄亘天。黃彩爲多。予時在庠。同舍鄭賢。領批居首。自負時名。其讀書自扁元吉齋。作詩有元吉協黃裳之句。予竊哂之。因次韻云。蓮岫倚空蒼。卿雲忽降祥。九霄懸錦綺。五色煥文章。遙靄兼山碧。非烟帶日黃。虞廷如可獻。將補舜衣裳。此上瑞也。豈吾人所敢當耶。

登科夢兆

予應景泰七年鄉試。七月時同鄭賢李濬。自石岐登舟。忽千戶林興來送。揖賢及予曰。興夢最驗。恭喜二位。俱登第矣。鄭秀才名在前列。但山字上如虛狀。殊不可識。豈傳臚之兆耶。黃秀才中五十七名。夢中見之甚眞。濬不悅。佯醉而臥。興遂辭去。及揭曉。予叨領薦額。恰如其數。有鄭賢在予前。乃鹽山人也。

湯陰精忠廟

湯陰縣西南。有岳武穆王精忠廟。正統末。大學士徐武功有貞所建也。其碑文曰。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欲。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武穆王是已。當徽欽之旣北狩而高宗南渡也。乘風幾淪。戎禍方熾。宋之不亡。猶如一綫之屬纊。國之無人。誰與復立。王於時蓋自徒

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雖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群盜。傾僞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爲者。故以恢復爲己任。才與忠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眞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蔽於奸。忘讐忍恥。自棄其士。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鎭。兀朮將棄汴遁。詔趣班師。使王持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壓撻之勢。逞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雖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邪。此亦一說。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遙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裕溫又非王之所貴爲者。此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烏乎。於此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發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巳八月。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熸。上皇未復。邊方內備。乃命侍講臣珵等十有五人。分鎭要地。遏亂略。糾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珵實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則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塋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論之忠義。及王之祠事。皆踴躍効力。其明年春。珵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既成。勅賜榜曰精忠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碑文內珵。即武功之初名也。立齋宋憲副崟倫常著岳飛班師論。正謂王知經而不知權。一時士子翕然韙之。予獨致疑。以爲不然。今觀武功之論。實與予合。乃知義理故人心之所同然也。當時使王行權而不守正。違君命以前征。軍士心必解體。誰與爲戰。而高宗奸檜。亦有辭矣。是自棄其師。兼敗其身也。一失其正。萬惡皆歸。王豈肯爲哉。故錄武公之文。以俟斷史者採焉。

岳武穆遺詩

覽池州府志。得岳武穆遺詩二章。皆精忠錄所未收者。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題池口樂光亭云。愛此倚闌干。誰同寓目閒。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疏外。征帆杳靄閒。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

理宗本生系

宋史理宗紀。不著本生世系。獨於宗室表見之。按。燕王德昭生冀王惟吉。惟吉生廬江侯守度。守度生嘉國公世括。世括生房國孝恪公令稼。令稼生修武郎子奭。子奭生伯旿。伯旿生師意。師意生希瓐。希瓐生理宗。若濟王竑。則秦王德芳之後。德芳生惟敘。惟敘生從溥。從溥生世堯。世堯生令攸。令攸生子乙。子乙生伯存。伯存生師丑。師丑生希瞿。希瞿生竑。於寧宗爲近屬。故當時立竑爲皇子。而以理宗後榮王者。蓋親疏之殺云。

莊周亂名實

偶讀莊周之書。觀其論事之體。如懸河文海。電馳霆轟。龍蛇走陸。而雲烟綺天。令人驚畏而不能已。至其荒唐誕放。啓天下後世亂名實而紊載籍。是則可以惡惡也。周之罪大矣。蓋其稍據實事。附入己說。如接輿之歌者。是也。而聖賢行跡。自此不足信。詭爲姓名。恣其伸喙。如肩吾連叔之問答者。是也。而古人姓名。自此不足信。虛實相半。是非交雜。如盜而子問許由。仲尼見老聃之類是也。而天下實理。自此不足信。自周之書行。而古今之事。紛糅顛錯。虛實混爲一途。而不可辨識矣。其尤甚者。則姓名之詭撰。足以啟人之聽聞。非若事跡之尚可稽也。余嘗謂編輯類書。當分實事寓言二科。以精別之。斯爲無弊。且以小說諸書致之。如牛僧孺之元怪錄。郭元振烏將軍事。本寓言也。祝穆於事文類聚。則以爲實。魏泰之碧雲騢所載司馬光營妓事。本誣謗也。陰復春於韻府羣玉。則以爲實。龍城記所載趙師雄夢梅花事。本戲筆也。惠州志則以爲實。梁四公記所載姓名。本不知所據也。王應麟於姓氏篇。則以爲實。開元天寶遺事所載張彖冰山事。有無本不可知也。資治通鑑則以爲實。似此之類。未易枚舉。迺其所自。則莊周啓之也。六經語孟之書。瑩潔純粹。有其事則書。未有詭撰其事者。有其人則書。未有詭撰其人姓名者。經於秦火。壞於漢儒。蓋猶有致疑於其闕者矣。然則小說孟浪無稽之淺談。其可據以爲實乎。故嘗以爲自六經語孟諸儒正說之外。大半皆烏有無是公也。豈非莊周作俑之罪哉。

薛文清公德學

內閣學士河東薛文清公。瑄名德碩學。海內推重。嘗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論內外風憲。緘默不言。顧部遷佐憲之後。公考滿。顧署下下不稱職。坐是不得進階及封贈父母。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其識度可知也。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謂言於上曰。薛瑄賢能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爲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狥其情。聽之去也。於是詔留復職。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召入內閣。時論方重顧公。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王侍劣何如也。天順丁丑。薛公主會試。未幾去位。予在太學。往謁送之。以復性爲問。因質以繼善成性與相近之義。剖析分明。謂繼善即天命。成性即氣質。孟子指天命本然說。孔子兼論氣質。其說乃備。德容溫粹。言詞質直。眞君子人也。忽一客至。予辭而出。同舍王舉人政。皆以史中諸疑誤質之。如宋太祖授受事。公沉思。徐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蓋確論云。

郕邸官寮

正統庚申。景皇在郕邸。吏部奉勅擇儒臣爲官寮。人皆托故避之。其不得已就者。翰林侍講東莞儀銘爲左長史。修撰吳郡楊鼎爲右長史。訓導嘉興俞山。晉江楊興爲伴讀。中書舍人金陵俞綱爲審理正。南昌余儼太原朱綬爲審理副。皆不由科目者。及王即大位。首擢二長史皆侍郎。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鼎終禮部尚書。山爲鴻臚左寺丞。歷少卿吏部左右侍郎。興爲戶部郎中。陞南京戶部侍郎。綱擢太僕少卿晉兵部右侍郎。且竊居內閣。月餘罷。儼遷僉都御史。綬遷大理少卿。人之功名富貴。不可豫料如此。綱字

廷立.嘉善之青山鄉人.後徙金陵.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預修宣廟實錄.得中書.後驟進.得與密勿.人詫爲異.英皇復辟.加太子少保.仍兼侍郎.改南京禮部.致仕.怏怏病卒.其遭逢可謂過分.而綱猶不自足.有女爲柯狀元繼室.每過其父.觖望之言.殊可笑也.

彭蠡蠶精

天順初元.予計偕北上.經彭蠡湖.舟人言宗三秀才靈異.當具牲醴求神福者.聞之.扣齒搖首不敢言.既望奠後.乃言曰.昔聖祖之鏖戰僞漢也.有棕毛巨纜.分判爲三.歲久化爲蛟龍.宗一.宗二.飛騰而去.獨其季弟淹留在此.每蜿蜒波濤中.舟人稍欠修敬.遇之輒有覆敗.或化爲丈夫.題詩作讖.後輒不驗.予大不然之.後告往南盜.再經其地.則妖亡熄矣.時都昌孔知縣詔文鏞者.最號廉能.偶歲大旱.聞其出沒.乃往驗之.一巨木歲久爲水草交絡.眞若鱗蟲然.笑曰.宗三秀才.乃汝耶.命左右乘炬焚之.了無他異.詔文由是聲名大著.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工部侍郎.系出先聖.家于姑蘇.景泰甲戌進士.

絕句近唐

景泰甲戌.選進士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入館修纂.字通志.皆成授官.首則邱文莊公濬.次則彭學士華.尹學士直.俱編修.而牛綸以太監玉姪亦與焉.授科道者.吾鄉東井陳先生政.及耿裕.倪鉀.劉釪.孟勤.嚴登.何琮.甯珍.陳龍.黃甄.王寬.吳禎也.修撰兼攻課業.惟此科爲然.彭長於絕句.詠陶淵明云.解印歸來辭翡翠.呼兒磨寫前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騎來馬上塞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風味近唐人矣.

古廉敍織錦圖

蘇若蘭織錦回文璇璣圖記.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傷嗟情家明葩榮志庭閣鳳
作人讒佞奸凶害我忠貞桑凶慈寵恩荒淫河慘歎中無鏡紛爲篤明難受消源讒因所恃恣極驕盈檢
頑孝和淑自爲隔懷愴傷君明光誰終榮苟不義姬班女婕妤辭輦漢成禕漫休家貞記孝塞姦所路房
容殊識智城傾在戒后妃趙氏飛燕實生愆讒退遠敦貞敬殊增離嚬輪飾昭恩奇狡猾炎盛興漸至
大伐用昭青青昭愚讒危節所是山疑經遐清華英多若形未在慎深歲微察遠禍在防萌西滋蒙疑容
持從梁心荒淫妄想感所欽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光流電逝推生民堂妃閣飛衣誰追何
思情時彩寒歲識凋松懋居歎如陽移陂施爲祇差生空后中翁衰爲相如誠傷在勞貞物知終始仿獨
懷何潛西不何誰神無感惟自節能我容髮將自孜君想顏喪改華容是爲女賤曜日月激興通者嘯思
輿厲不歌治同情寡孜側步仁賢別行士念誰收鄰賢自無情將上採悲詠風梵歎發觀羽機龍旋容衣
詩情明顯怨哀情時傾英殊衰殊身節非路和周楚長雙華宮髮虎彫備繡始璇璣圖義年勞歎奇華年
有志飭志對長晉南鄭歌商流徵殷繁華觀曜終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身藏徵衛詠誰
曜情多文曜壯顏無平蘇氏理往髮歲異浮惟必心華惟下微摧伯女志興榮傷忠藏榮麗充端比作麗

辭日思慕世異逝倏遼榮盛體悧悲窮河遐頒翠盛生聖漫丁寃詩風興鹿鳴懷悲哀誰遊倏無一附髮
作己聲冤廣路人桑我艱是何桑翳盛孟宣傷感情者頹然盈體仰情者處發淑恩遠其感情惟髮
何艱生時盛昭業傾思永戒我流若不忠容何成幽仙姿歸延頹毅悲苦我章徵恨微元悼歎感知沙驗
虧離儀貲辭房秦王懷士眷傷鄉身加兼愁悴少精神遐幽嘯遠離鳳麟龍昭德懷聖皇人西遊桑鳩揚
仇傷榮身我乎集袂寃華何因備旨苦辛當神飛文遺分歸賤荻西翳雙激好摧君深日潤浸愆思罪積
怨其根難尋所明輕殊孤卑應爲激階陰巢水悲容仁均物品育施生天地德貴平均匀專通身榮姿殊
翔女楚步林燕情思發離洛漢之步飄颻離微陽翻木誰陰一盛奇傷散聲應有流東桃飛泉君歎殊心
改者惑聽親間遠離殊我同衾志精浮光離哀傷柔清廓休翔流長愁方傷伯在誠故遺舊廢故君子惟
新貞微雲輝翠悲春剛寒芳蘭凋茂熙陽春鷙面殊意惑故新霜冰齊潔志清純望誰思想懷所親

四圍縱橫.初行八行十五二十二二十九行.及仁嗟斜至春親.孝廉斜至基津.以朱畫.其形如織.按讀法.此色凡三圖.餘四色.色各一圖.共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四隅嗟情至英多.遊桑至長愁.神飛至悲春.凶慈至持從.縱橫皆六字.以墨畫.正面如圖至趁悲.移陂至賤辭.縱六字.橫十三字.兩旁庭閣至防萌.身我至惟新.縱十三字.橫六字.以青畫.中方正面龍旗至麗充.衰情至慕世.縱四字.橫五字.兩旁寒歲至行士.詩風至微元.縱五字.橫四字.以紫畫.中方四隅思情至側步.聖殷至若我.懲居至賤鄰.懷悲至感知.縱橫皆四字.又中縱合五字.詩情至顯怨.端此至麗辭.橫各五字.詩始至無端.怨義至理辭.空中心璇璣圖始平蘇氏.以黃畫.

古廉李祭酒時勉敍曰.扶風竇滔妻.陳留令武功蘇道賢第三女也.年十六.適滔.滔爲苻堅秦州刺史.有能名.後以事忤堅.謫戍燉煌.及堅取晉襄陽.擇守.復起滔.拜安南將軍.鎮襄陽.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寘於他所.蘇氏偵知之.求而加捶楚焉.滔頗恨之.陽臺又媒孽蘇氏短.而讒諸滔.由是情好日疎.然滔赴襄陽.邀蘇氏與俱.恚不肯從.遂攜陽臺以往.絕蘇氏不復與通音問者久之.蘇氏悲恨.不得以伸其思.乃織錦爲回文.遣家僮賚之.期至滔所.欲以感動其意.滔覽之.不釋手者數日.乃得探其兆微之情而悲傷之.遂送陽臺之關中.具車從迎蘇氏至襄陽.恩愛益篤於初.吾友黃君卓.持此圖以示余.余感夫世之惑讒邪以害正.彼謗以自屈者.曾不如蘇氏之義諷.滔之能悟.而由其正也.特爲賦詩云.蘇氏.名蕙.字若蘭.滔.字連波.右將軍子眞之孫.朗之子也.今觀此詩.三言似急就.四言似千文.五七言似古選.首言娥英.以比嫡妾.中及飛燕.以比陽臺.出入經史.反覆成文.事林廣記所載.未云顚.放兒夫及早返者.其僞可知矣.

雙槐歲鈔卷第八

名公詩讖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瓊崖之望也。少保邱文莊公濬少時詠之。爲人所傳誦。詩曰。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煙。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與日必貴。後竟如言。又聞夏忠靖公原吉少年極穎敏。或指屋上雞頭使賦之。公即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禽。頭角崢嶸造化爲。不向草茅誇氣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俯瞰冰霜苦。默默長承雨露滋。寄語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以爲居顯位而不失昵小人。此其驗也。詩言志者也。二公之志見於詩矣。則其應驗。固理之自然者。世謂詩有讖。不可苟作。豈此類之謂乎。偶與客談及此。有舉高季迪啓所題維峯詩者。雲來濃似墨。雁去遠成字。千載只寄空山靈。怨何事。季迪辭侍郎不拜。家居。忽罹腰斬。亦其讖也。

全寅王泰卜筮

全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乃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挾寅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休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寅決之。由是名聞四方。己巳秋。虜酋也先大入寇。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大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

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衛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參將守雲中。賢寅。引爲上客。動必咨之。既景帝即位。虜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有幹略。薦以自輔。寅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召寅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英廟北還。時率以爲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畢義。我中國反失迎奉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承與來歸。實庚午八月也。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洶洶。忠一日屏人請筮。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爲風狀。南宮乃安。忠後伏誅。果如寅言。景帝兆豫。中外以儲嗣未定爲疑。寅言於亨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英廟復辟。將官寅。寅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鑑四字爲筮錢十八文。又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象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出涖徐州。上曰。全寅得無偕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寅後因辭不允。見亨擅位已極。每筮以持滿之道。反覆戒之。弗納。卒及於禍。寅年近九十卒。又有王泰者。小名驢兒。清軍衛人。雙目瞽。其一稍通明。賦性靈巽。嘗遇一老嫗。授以陰陽一籍。居數日。嫗乃去。或曰。嫗老狐精也。泰貢卜。由是厭發。歷中人以爲神。都御史馬昂嘗微服訪泰。泰愕然謂曰。是何大貴人也。刻期某月日必陞兵部尚書。果然。漕運僉都御史王竑入覲。就問泰。曰。此去必陞。三年必有大禍。然亦有大名。至京果陞左副都御史。是歲甲戌也。丁丑。爲石亨所害。除名爲民。復問之。泰又曰。公至某日。當有詔命。仍舊官巡撫西北。及期。果如所言。指揮盧彬金帶自來。復問者三。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是夕。彬入舍人王鏜家。爲鏜所殺。其神妙如此。二人者可以備藝術傳矣。

唐試進士排律

唐試進士。五言排律。例用六韻。天寶十年。錢起及第。賦湘靈鼓瑟是也。詩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可謂絕妙矣。世猶以兩不字少之。胥有編錄試詩。自爲一編以傳者。然而無聞焉。莫宣卿者。閩建人。唐大中間進士第一。今縣之金穀村。有宣卿讀書堂及片玉亭。水環之。流猶清瀅。父老呼爲龍吟水。然其言行爵位無傳焉。得其詩於唐詩品彙。題曰百官乘月早朝聽殘漏。疑省試所作也。詩曰。建禮儼朝冠。重門耿夜闌。碧空蟾魄度。清禁漏聲殘。候曉車輿合。淩霜劍佩寒。星河猶皎皎。銀箭尚珊珊。杳靄祥光起。霏微瑞氣攢。忻逢聖明代。長願接鵷鸞。吾廣狀元及第。實自宣卿始。

宋賜進士

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宗咸淳辛未。吾鄉狀元張鎮孫謝恩詩云。當寧宵衣務得賢。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要語垂清問。仁敬陳言上奏篇。愧乏謀猷裨乙覽。忽蒙姓字首臚傳。乾坤大

德知難報。普乘孤忠鐵石堅。御賜狀元以下詩云。臨軒再策匪虛文。要語詢謀敢弗遵。昭格天心推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言喜見洋洋對。來譽知爲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有儲珍。鎭孫和上云。聖主游心六藝文。先皇成憲日將遵。天人親屈九重問。領海同歸一視仁。已忝臚傳魁衆俊。復叨燕衎逮微臣。終身祇佩丁寧訓。遠到功名顧自珍。當時所以貴士者至矣。今刻石廣郡學中。

夜見前身

大宗伯周文安公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吾卽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濟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山人也。丁其姓。家維揚。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維揚太守三原王侯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悲衰歸來又姓丁。侯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詢之。耀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歿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蕃王。有德人也。侯卽以此復公。世以爲異。如羊祜房琯之事云。然予竊疑之。公嗜學人也。精神恍惚。人或附會之耳。前此大宗伯毗陵胡忠安公濙生而髮白。善啼。有僧至門。謂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示寂時。言當生公家。以一笑爲驗。果如言。易啼爲笑。近時進士太原王德非。理幼年能讀番經。恍然悟前身爲西僧。予竊以爲此皆豪傑之士。自託神蹤。以欺人耳。安足信哉。

河套墩臺

黃河套周迴六七千里。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鎭。東至二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踰河則唐三受降城。又東則爲東勝址也。國初。虜遁黃河之外。正統初。始度河來犯近邊。鎭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仍設法綴之。往北二三十里之外。沙漠平地。則築瞭望墩臺。虜窺覘卽舉烟示警。往南二三十里之外。則埋軍民種田界石。多於硬土山溝宜焉。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鄉道。遂至河套所在。久居其中。以伺機釁。不時出沒。然猶不敢輕犯人家。自是虜顧居內。散漫潛住。而我列屯反在其外矣。成化初。邊人被掠日多。於是毛里孩糾衆深入。攻圍墩臺。而孛羅忽繼之。秋冬則舉衆爲寇。春夏則潛退河套。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勾引滿都魯癿加思蘭。聚衆益爲邊患。朝廷遞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諸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齎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料芻束。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復恐財力狀耗。致生他變。止留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客兵及兩班軍馬各一萬二千五百員名。相機戰守。議者皆請於榆林堡立衛。猶未成也。都御史余公子俊始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凡墩臺每座基各闊三丈。高三丈。對角懸樓二座。長闊各六尺。空內挑壕塹。闊一丈五尺。深一丈。依界石一帶。隨其山勢彎曲。剷削如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去處。兩傍俱築大墩。撥軍防守。虜既出套。乃東起淸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

比不絕。於其空處築邊牆者二。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墩十二。崖砦八百十九。小墩七十八。大墩十五。凡兩月而功成。然寧夏東路。自花馬池往西。爲黃河東岸平山墩。西路則爲黃河西岸黑山營。相距一百九十餘里。乃河套要害。停歇工築。蓋有待也。且又拓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率范銅鐵爲之。又奏立衞學。以教軍中子弟。榆林俗不務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鎭。與寧夏甘肅鼎立爲三矣。入套之路多由黃甫川南焦家坪。以兩岸夾山。冰先合後泮。此外則娘娘灘及羊圈子渡口。冬月冰堅。隨其所擇。而官軍駐劄。多在神木堡。或高家堡。莫能測也。成化十五年。滿都魯癿加思蘭死。其子僭稱小王子。弟亦思馬因僭稱太師。播遷宜大邊外。使有勇知之將。一鼓剿蕩。循搜匿套者。彼將喙息不暇。於是招募勇士。築城屯種套中。虜患或可除矣。

車戰器械

成化甲辰七月。余公子俊爲總督尚書。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輕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徵。迨至後世。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戰功。仰惟我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賴之。臣今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臣等議得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

十人爲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轉車營闘去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則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衞以俟。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卽隨處起其伏兵。或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誠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乃具圖本。其一。下兵車營圖。周圍用車五百輛。每輛轅長一丈二尺。挽車者每輛十人。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壕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二。接兵車營圖。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輛。挽車者每輛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幷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三。接鹿角柞營圖。周圍用鹿角柞五百副。每副長五尺。用鐵打錠頭。鐵環聯絡。每副肩柞馬軍一人。共用五百名之上。營內可容馬隊官軍四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千餘人。其四。下樁繩營圖。周圍用樁繩五十副。每副樁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樁繩外。壕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其五。接樁繩營圖。周圍用樁繩五十副。每副樁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凡器械。神鎗以竹爲餠。神砲以木爲矢。以鐵爲鏃。俱可致三四百步。每步隊十人。獨挽戰車一輛。輛用繩二條。側牌二。旗一。砲四。車箱內安其三。虎尾上安其一。火桶二。各藏火箭十枚。

砲上用狼頭迸子、馬子、圍石子、并一窠蜂、鐵彈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團牌五、神鎗五、砲二、鹿角作連綑鐵鍬及钁各二、斧及剪鋸各一、其鑼鍋皮袱脫火鐮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國之長技也、予得其詳、賦二詩以志喜、曰、靈夏城邊沙草春、賀蘭山下少閑人、神鎗火砲兼天起、河套年年靖虜塵、車騎連雲砲震雷、邊牆如月接墩臺、娘娘灘上河冰合、不見胡兒牧馬來、於戲、若余公亦可謂壯猷者矣、

西番遺狀

天順八年春二月、甘肅總兵官宣城伯衛穎、巡撫僉都御史吳琛、奉詔率師往平西番、二公將中軍、與其偏裨分五路、以進甘涼蘭靖山丹北浪等衛所軍、在行者三萬五千人、追討至崆峒山寫爾沖殺唐川、俘斬其酋及部屬萬餘、得其雜畜十餘萬、夫西番古之氐羌、唐之吐蕃也、其地西至于四川、西北至于靈南、西南至于陝西、漢時所謂南賓析支至于河首者也、尤切近甘肅、當爲北虜右臂、更互伸縮、以抗中夏、元得其地、皆郡縣之、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大元帝師、領其人民、我朝洪武六年、因其故俗、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朵甘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後分封爲大寶大乘法王、及闡化闡教輔教等六王、皆僧也、既髡首黃衣而僭尊制、又假寂滅虛幻之術、爲猖狂背叛之計、至於入掠北涼、敢拒王師、至是始殄殲、貢獻如常矣、東非陳先生宣之政爲雲南憲副、嘗見西番僧至滇、過卑能入海擒龍鉢中、以劍擬之、輒雷電而雨、足履猶石、深入數寸、既去則鞋迹在焉、咒六畜、生者輒死、復咒之、則死者再生、此元人所以尊信、加帝師號、至於臺天之下、一人之上、蓋惑其邪術故也、書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敍、以南徼西戎、今肅州地也、又曰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敍、今西番西南至甘肅、有崐崘山存焉、析支即今西番有析支水存焉、渠搜即河套東有渠搜縣故城存焉、三國皆以織皮爲貢、即彼云者、以次相歸、使居塞北狄也、三代因唐虞故迹、西戎而獫狁襄矣、故若謂西番今既貢獻、而大邊城東自延綏黃甫川西至寧夏紅山堡、豈無即古之地乎、或於偏頭關外娘娘廟、或於寧夏鎮外賀蘭山、使西寧衛官軍、控制大寶法王等部落、往過北虜出沒之路、或徑住河套、彼懾其妖幻、必不敢坤、亦制狄之大機也、首鼠有叛者、討平之後、亦必分北以離西戎、如旋相來降、遷於南土之法、或曰、以夷治夷、用賊殺賊、我文皇嘗崇禮西番尚師、徧爲建寺、蓋有意於此、惜乎當時無以唐虞故迹告之也、

四代通祀

永新劉文安公定之、與李學士克述賢、同陞庶子、劉學士宣化鉉、戲謂文安曰、先生嫌庶子也、蓋公本庶出、遂默然無以應、初、其父有澗先生髦將納其母、側室、或謂不宜同姓、不從、及公請封、乃改爲留氏、鄉人嘗訂之、今觀丙辰進士登科錄、所書生母實劉氏也、其後將入祠室、故爲墨制、以諱乃翁之失、見諸呆齋存稿、中有家書云、奉先之禮、古來儒者、未必皆同、今亦豈能盡依朱子、欲作祠堂之時、整齊同作一大龕、龕中懸一軸、軸上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代考妣五服親疎神魂席、公號名儒、而其父亦敦古道者、其失欲蓋而彌章如此、禮貴謹始、可不鑒哉、今按唐制、大夫三廟、皆祔西第一室、祖祔以次而東、攷諸韓文可

見矣、予初疑廟主之升祔、取日出沒之義、然朱子大全則謂席南鄉、以西方爲上、是亦一道也、士大夫祭四代、實自朱子家禮始、國初用行唐知縣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當從時制、高曾居中、祖左禰右可也、公不從朱子、而國朝禮制、亦不之考、謂之何哉、

始終清操

錢塘王文進璡、鄉貢試禮部乙榜、授泗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爲丕變、改四川、不樂行、乞致仕、年纔五十、歸以清介自將、在公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閒陶如也、值歲大饑、無以朝夕、冬且葬、大雪、日僵臥、不能出門戶、有饋者、非有故舊、拒不受、即故舊至、亦却之、有唁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於心耳、心無所愧、雖饑且寒、無不樂也、何唁之有、竟以饑寒卒、杭守胡濬郡而弔之、告于藩臬、祠諸杭學鄉賢云、

棠花表節

封邱庠生彭儀妻吳氏、喪夫時、年甚少、頗欲以死殉、顧姑老子幼、乃止、不三載、姑亡子殁、其母受巨室厚聘、欲改嫁之、吳怒曰、吾聞之、夫失節事極大、異日何面目見夫耶、即更衣沐浴、潛至夫墓側、大哭、兩手扒土深尺、欲入葬不得、哭至夜分、淚竭血繼、衣襟盡赤、自縊棠樹下死、遠近聞之、往視其面如生、見者莫不灑泣、鄉人共率錢買棺、與夫同穴、是歲仲冬、所縊棠樹生花殊盛、雖摧風雪不隕、蓋貞烈所感也、成化初、事聞、旌表、予嘗賦一絕云、夫君一逝倶無訴、直入泉臺作一家、歲歲霜彫不得、至今英爽在棠花、自媿非詞、未能揄揚其烈也、

貞燕烈鴛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巢、其雄驚墜、貓食之、雌彷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人視巢生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獨之殼耳、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觀者譁然、目爲貞燕、成化六年十月、淮安驛城大蹤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漁人悲其意、爲棄不食、余稱之曰烈鴛、禽鳥微物、乃能如此、彼梁寡尚在、而孫壽私婢於秦宮、夫君已亡、而息嬀偷生於楚國、何以爲人哉、因賦二詩、以愧不如鳥者、貞燕詩曰、貞燕貞燕、影煢煢、尾涎涎、去年雄共棲、今年雄不見、深沈簾幙花隨風、寂寞梁獨宿思故雄、何人並臥牀前月、羅袂鸞鴛花影中、烈鴛詩曰、烈鴛可悲、雄已死、雌依依、寧向鑊中烹、不向湖上飛、生來相隨不相舍、如今齊翅同所歸、何事楚宮嬌不語、露桃脈脈東風裏、

木工食一品俸

蒯祥者、蘇州人、永樂中、父福能主大營繕、爲木工首、以老告退、祥代之、丁酉扈從至北京、凡宮殿廟社皆所從事、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效勞尤多、天順末、奉勑書作裕陵、成化間、委任尤專、自工部營繕所丞、進所副、遂陟工部營繕司主事員外郎、歷擢太僕少卿、遂爲工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其祿累加至從一品、成化辛丑三月卒、年八十四、皆贈及祖父母父母、其子爲錦衣千戶、又蔭爲國子生、其祿壽蓋爲木

工者所罕見也。

三十六宮

邵子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氐爲天根。楊雄賦曰。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四卦圖。以乾遇巽爲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爲復。復當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著於酉。天根自子而後著於卯。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體熱而氣在內。首在上而親天。故躡天根而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爲九。兌四畫。對艮五畫。爲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爲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十六。皇極之學。以不用爲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其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往。陰自酉而閉物以來。是閑來往也。由是八卦陰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以八卦言。殊謂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爲三十六宮。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奇而隱矣。當時猶不能知。況後世耶。

緣木求魚

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候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汁如白汗。乃無毒。鯢魚出四川雅州榮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鯢。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孟子謂緣木求魚。理所必無也。然而物之不可窮者如此。天壤間亦何所不有耶。

尹氏八士

逸周書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小人難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王乃勵翼于尹氏八士。惟固允讓。德降爲則。振于四方。加用禱巫。神人允順。又曰。王赫奮烈。八方咸發。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尹氏八士。本師三公。成作有績。神無不饗。王克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永寧。由是言之。尹氏序于八士之上。蓋周以典禮天寶。重尹氏其祝者也。及克殷。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畢從。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乃班。蓋其所重在典神天。其罪紂亦以此。詩曰。天保定爾。又曰。百神爾主。此之謂也。史佚。即尹逸也。伯達仲忽與南宮括。即八士之三也。其後皆爲周世臣。

祭公芮伯

逸周書。雜錄有周之事。每段爲一解。有似書者。有似禮記者。然似詩者。如程典商誓皇門之語。闕文尤多。

豈孔子刪餘殘剩至此耶。惟祭公之顧命芮誥二篇。最爲完整。今抄于此。王若曰。祖祭公。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惟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于王所。勗宅天命。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惟皇皇上帝。度其心。寘明德。付俾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克龕紹業。以將天命。用夷居大商之衆。我亦惟有若祖祭公。執和周國。保乂王家。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謀父。疾惟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商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之。咸茂厥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惟武王申大命。戡厥敵。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惟周之基。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惟我后嗣。旁建宗子。丕惟周之始并。嗚呼。天子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丕乃有利于宗。丕惟文武由之。公曰。嗚呼。天子由我丕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人疾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惟大不弔哉。昔在先王。我亦惟不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克沒我世。嗚呼三公。予惟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王拜手稽首黨言。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內顛。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按畜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聵禍翫災。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奠君。惟禍發於人之攸怨。變至於人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惟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按。謀父。祭公名也。良夫。芮伯名也。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語。與此同。特誤以祭爲葉耳。此可見西漢以前。已行於世。不待汲冢而後出也。明矣。

襄郢朝禮

諸王自谷府變後，鮮朝久矣。天順初，晉王請朝，詔止之。先是土木之變，襄憲王時居兩疏請安聖烈慈壽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敢勇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詔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諸宮中，睿皇覽之感歎，勅取入朝。王遂趣是而促，故事，當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絕。適宗伯胡忠安濙致仕去，莫有知者，侍郎鄒幹掌部，檢太常典故行之。初，景泰不豫，羣臣願復睿皇。惟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欲立襄世子，陳循覺知之。已而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茂陵于東宮。僉以為宜。王文獨曰：雖請之，知其欲誰立乎。學士蕭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故奏辭以請擇元良為言。奏上不允。人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往襄府矣。副都御史徐有貞及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張輗、鴻臚卿楊善等共謀復辟，太監曹吉祥蔣冕白太后勅焉。正月壬午黎明，亨、軏以甲士入于南城，毀門迎睿皇復位。王文、于謙皆以大逆棄市。始有貞猶豫，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遂決。或謂文與王誠初謀，謙未必知。金牌勅符在太后閤中，未嘗出也。然睿皇陷虜時，也先以復辟為名，從逼京師，謙使人謂之曰：中國有君矣。恐其毋復至大同，定襄伯郭登言亦如之。初謙總督軍務時，行事自專，為亨等所惡。及既復，上詔羣臣，有喪師辱國有玷宗廟等語，實出內閣代言，故謙文猶疑不決，以至於此。然郭登雖犯上怒，惟削爵安置甘肅而已。使謙等早決大計，亦未必誅也。及襄邸來朝，上禮待甚隆，庚辰再朝，錫賚愈厚。其後世子立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益可知矣。謙等之死，亨、軏實為之。上之盛德，抑皆少累哉。要之，襄王疏語，實為至論，惜謙文術淺，見不及此。

玉堂賞花

文淵閣右，植芍藥，有叢，相傳宣廟幸閣時，命工栽者。初植一本，居中淡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然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為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為兆。明年暮春，忽各折英，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陞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月，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淡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宮寮成和，彙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謂昔韓魏公在廣陵時，是花出金帶圍四枝，公甚喜，乃選客具樂以賞之，蓋以人合花之數也。予今會客以賞花，初不取合於花數，蓋花自合人之數也。夫人合花數者，係於人，花合人數者，係於天。係於人者未免有意，係於天者由乎自然。雖然，魏公四人，皆至宰相，豈獨係於人哉，蓋亦合乎天數之自然矣。花歇於前，而發於今，且當復辟之初，實氣數復盛之兆，所關甚大，又非廣陵比也。然不久諸學士中，有從戎謫官者，事見水東日記，而不悉其詳，故識之。

馬恭襄殊錫

馬恭襄公諱昂，河間之滄州人，儀表俊偉，聲音洪亮，然無學術，累官兵部尚書。時宦者曹吉祥竊柄，昂附之。其嗣子欽，冒奪門功，封昭武伯，驕恣狂狠，為衆所惡。昂時屬欽得管大營，尋掌前府禁兵。天順辛巳

秋，虜侵寧夏，寇延西。上命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而以昂總督軍務。吉祥自石亨誅後，久蓄異圖，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遂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鋐、弟都指揮鉉，謀入宮行逆，約吉祥為內應，并結韃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作亂。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四鼓，欽舉番漢兵犯闕，搗殺錦衣指揮逯杲，燒內閣學士李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王翱於東朝房。鐸率數騎往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斬傷廣寧侯劉安，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潰散，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信鏜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之，自辰至午，錡敗死，瑾為欽所殺，相拒至西，斬鉉、鐸，於是欽入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追獲之。是晚上出御午門，吉祥等下御史獄，伏誅，籍其家，以賞將士，論功加繼宗太保，鏜進封侯，昂太子少保，仍掌兵部。自是上寵待特厚，賜金玉束帶、織金麒麟服，其餘銀幣玩器皆翡為時鮮之賚，歲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剌者，雖勳戚不可得，上以賜昂，可謂殊錫也已。初，昂以鄉貢入太學，選授鴻臚序班，正統丁巳，薦授御史，巡按有聲，癸亥，行在刑部禁囚劫獄而逸，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超陞昂右侍郎，後以副都參贊甘肅，迕旨致仕，景泰甲戌，起督兩廣，棄功至左都，天順丁丑，被論致仕，及入見，復留遷還理院事，遂柄本兵，至是有功，得掩其屬欽之罪，而復留掌部，兩蹶復起，殆有奇遇若此，人謂昂相貌有福云。

萬祺祿命

程子曰：三命，律也；五星，曆也。特人小用之耳。予按三命以太歲為主，自天干地支納音三者，取用祿馬貴人羊刃劫煞之類，而審五行刑合生剋。五星以身命為主，審生時所值七政四餘遲速合伏向背宮度，皆可斷吉凶，辨貴賤。世傳珞琭子、沙瀦射、斯琴堂諸書，至元人徐子平，始專日主，增人元，取用益闊，而盡納音不論矣。南昌萬尚書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僊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精研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辦事，吏部神其術，拜鴻臚序班，進主簿，景帝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及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徐有貞仰視乾象合，已而英廟復位，召觀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甫七日，進員外郎，無何進郎中，石亨敗，凡所引薦，皆坐譴，人為祺危，祺自觀祿命，謂無事。言者論及，上果留祺。曹欽反，執王忠肅、李文達，時祺在旁，欽問之，對曰：萬公勿負國，急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修翁碑文，非李公筆邪？公勿忘父。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皆是也。欽遂揖王李二公退，事平，上召二公及祺，問遇賊始末，甚壯之，賜燕勞焉。尋陞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吾鄉順德張御史叔亨，嘗館祺于易州，祺謂曰：公位至八座，即休，當歇畝十年，且刻期當謝病歸，後果如其言。予亦喜玩此術，然求如祺之神奇，竟莫能也。

鵲橋總

東莞方彥卿俊，敏才博學，最善戲謔，作詩文走筆立成，座中懾服，射詩釣謎，用輟耕錄，人鮮能之。又善意錢之戲，用九錢，分三行，使人默識，第云在某行，自右末緯左，復自左上經右，始中如之，終則數曰：天人天地，天天，地人，地地，地天，人人，人地，人天，無不著者。又善拆字作謎，如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

在下．謂一字也．木了又一口．非杏亦非呆．勿作杏字說．勿作因字猜．謂梅字也．自餘尤多．每在讌席．人樂近之．天順癸未．與予同會試．寓新安俞君玉家．正月六日．賀予縣弧．遂往預賞花鐙．肆精饌．遞酒戲贈予詞云．草頭乂足．一團大腹．持螯笑向俞君玉．花鐙預賞爲先生．生日是新正初六．今宵過了．七人八殺．又七日天官賜福．福如東海壽南山．願歲歲春盃盈綠．借蝌寫予姓名．大笑曰．子謂韻用日數何耶．予謝不知．則曰．出齊東野語．七夕以八煞爲韻．子忘之乎．卽朗誦曰．鸞輿初駕．牛車齊發．聰隱隱鵲橋伊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設垂彩幔．月明銀燭．更覆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且問優劣．予曰．比方殊欠俊耳．君玉亦誦其鄉先生方秋崖除夜小盡生日詞曰．今朝廿九．明朝初一．怎欠秋崖箇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消三十．春盤縷翠．春缸搖碧．便泥做梅花消息．雪邊斟問是邪非．笑今夕不知何夕．復問予．對如前．始促予指其姓名．大笑．浮白盡懽而罷．詞蓋鵲橋僊也．

草馬骨羊

雲南越賧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廡．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賧駿．見唐書．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脛骨．舉杵堅築．久之羔從脛骨而生．臍未斷時．馬傍踏振之．卽跳躍而起．入隊肥腯最美．其皮宜作褥．播見吳萊淵穎集．吾廣溫埒鵪卵出雛．或以東廣火焙鴨．對西域骨種羊．予謂不如草馬之尤奇也．

妖僧扇亂

自中官崇尙釋氏．爲奸兇逋逃藪．妖書讖緯．惑民扇亂．正統間尤甚．耀浮有景泰歸師卓錫泉．宋唐庚作記可考也．少監阮能鎭守吾廣．信妖僧德存．創寺於白雲山半永泰泉上．指爲卓錫泉．景帝改元．詔至．卽稱歸師出世．僞立寺額．遇聖節．輒爲營齋．立天龍八部．統領村民．嘗欲謀逆．人不敢言．及能取回．德存就擒．禍變乃息．予計偕北上．過虛滸橋．聞道才與之事．大率類此．才與扶風人．爲僧．創覺塔菴．自言知兵．武功右衞百戶趙忠．薦于朝．兵部遣大同總府．無功．乃與廣通寺僧眞海．道人謝福通．號三結義．化緣修橋．聚衆立天龍八部．刻期稱帝作亂．眞海素與義勇後衞百戶段旺母張氏通．媒其女妙果爲才與妻．立爲后．方舉兵．爲官軍緝獲．伏誅．景泰二年四月也．已而天台山僧韋能謀亂．稱眞明帝主．亦建寺聚衆．興府軍前衞軍餘王斌同逆．事覺．能械擒．斌得脫．祝髮爲僧．名悟眞．結菴於襄城之胡城山．誘流民作亂．建僭百官．稱帝改元．立所淫女子王氏爲后．攻掠傍近諸縣．得數千人．爲漢中府官軍所擒．上命誅斌及同謀者．餘皆充軍．天順元年四月也．氣機乖戾．愚民從逆．如嚮斯應．可謂異矣．吳徵士(與弼)曰．除去宦官釋氏．乃成世道．韙哉言乎．

獄囚冤報

予鄕同年丙子解首梁敘志熙(旼)．弱冠連第進士．令崑山．登朝爲御史．明敏諳法律．遇獄囚輒笞殺之．惟妻一子．夜見枷鎖數囚相謂曰．且侮弄渠孩兒何如．子倏不見．明早得諸街上人家．又數日．竟無疾．忽見數囚近前．扼其喉．大叫數聲．遂卒．予聞永樂中刑部侍郎(麟)好折囚臂指．後患疵脹．臂指斷落．乃死．人命關天．官有冤報也．

椓人妻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第宅莊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元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元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由是觀之．椓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輩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雙槐歲鈔卷第九

南京科道

憲廟初政．閹椓尤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彭教廷對策．引用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截去下句．是也．南京刑科給事中山陰王徽．與金陵王尙文．敦氣誼相得．乃率同官言五事．一曰覽史書．謂古昔得失．載於前史．昔唐仇士良語同列曰．人主愼勿使之讀書．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乞經筵兼講通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爲法戒．二曰開言路．諫官之言．有可採者．乞戒有司．勿令廢滯．權倖者不得假託以中傷之．三曰重大臣．選任府部卿寺．在外方面總兵官．隆體貌．大罪不可宥．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四曰選良將．近年將領．多以私賄進．緣本兵者非其人．先覘衍者品．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五曰保全內臣．宜遵舊制．使無與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恥大臣．與之交結．或行扣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囑託．鬻獄貨官．擅作威福．事跡敗露．治以重刑．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盜立田宅．其家人義男．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視淸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上嘉納之．先是癸未七月．册吳氏爲皇后．太監牛玉之力也．十月復下詔．言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於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狗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册立．德不稱

位。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仍遵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然玉猶免死。惟謫南京。徽念其故。謂瑚曰。是可輕貰乎。遂率同官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鑑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置諸法。因指斥執政。奏入。嫌閣欲以危法中之。科道交章論救。俱謫遠州判官。徵濟安州。瑚茂州。餘不能盡憶也。初。副都御史周銓掌南京院事。追憾苯嶷時。諸御史劾其貪暴。數責之。從功過簿。請且而言曰妥不懷。如是者累日。十三道范霖楊永尊不平。乃令疏銓平日不法事。聞於朝。奉召銓詣獄。銓亦訐奏。既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於是十三道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恤刑。霖得減死。出獄數日卒。正統丁卯六月也。輿論咸謂二王之樹。覘前爲薄。忠廟之仁至矣。然自是言路風力。北不如南。時人語曰。南京科道如猛虎。九年考滿陞知府。北京科道如綿羊。九年考滿陞京堂。實因二事而發云。

莊定山

莊定山先生孔暘。（嘗）記大梁書院。有云。善觀經書者。觀吾心之經書。郢人之運斤。九方皋之相馬。取乎內而忘乎外也。神交默契於不言。而闔闢渾合於眞靜。往年陳白沙過余。論及心學。余以是質之。蓋先生之學在是。而世以爲禪。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離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不同矣。他日白沙贈李世卿序亦云。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其意正相符也。學士張東白（元禎）寄詩曰。有著眞無妙。無稍萬有粗。繭無寧有有。泥有定無無。口噤擬前夢。身勞醉裏扶。若爲逢有道。細與究圖書。蓋指此爾。昶善爲詩。詠包節婦云。二十夫君棄奕身。諸郎擬小骨結貧。已甘薄命同衰葉。不插蛾眉別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勝塵。鏡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似自春。羅一峯（倫）見之曰。可以泣鬼神矣。昶不以爲然。惟乾坤造魚老眼脚頭之句。自謂爲作。如枝閒鳥共天機語。江上梅挺太極行。諸句是也。時稱陳莊體。先是

倫抗疏論李賢奪情起復。謫福建副提舉。及成化丁亥十一月。內閣分題令翰林諸公賦詩。爲上元賞玩。昶時爲檢討。與編修章楓山（懋）黃未軒（仲昭）同疏。言去年以來。遣人造格。國家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禹湯而後。未之有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烟火爲樂哉。北虜毛里孩窺伺掀際。所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宜將烟火之事。亦皆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質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富庶。四夷賓服。本養兩宮。其孝豈有大於此哉。蓋燃華也。奏入。上怒。杖之。調懋及仲昭知縣。昶判官。未行。用給事中毛宏言。改懋及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副。未幾倫亦召還。時謂翰林四諫。昶後在病復起。爲郎中。考察去官。白沙謂其有疏。謂無一分可說。不知此際靜如何也。

追復位號

天順元年二月乙未朔。廢景泰仍爲郕王。歸西內。皇太后制諭也。戊戌。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仍號宣

廟賢妃。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懷獻太子見濟。爲懷獻世子。肅孝皇后杭氏及貴妃唐氏。俱革其名號。欽天監奏革除其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癸丑。郕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戾。唐氏等妃嬪。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成化初。追謚郕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後汪妃薨。亦追謚景皇后。予按建文之自焚也。祭葬以天子之禮。未嘗被廢。故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發喪縞素。謚爲孝愍。然非上意也。例宜追復位號。一如景泰。其當軸者之責歟。

林玠降箕

侯官林廷玨。（玠）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成化乙酉。弟廷玉（璫）亦領薦。同赴會試。至鵝湖驛。玠得疾。璫扶以歸。甫及門。卒。其魂鬱不散。家人每接之夢寐。彷彿聞其聲跡。盡几間器物或自動。乃如紫姑神法。置箕布灰於几。箕輒自飛。遂令人扶之。箕運不休。就視則皆詩文也。別父母有句云。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雁厨雲悽隻影。池塘芳草惜殘春。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說。節義冰霜不可虛。賦書樓極目云。淸風搖動硯池雲。飛鴻點破江山影。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紅芳傾。若人已僊去。此花空自榮。作文贈序。凡七十餘首。家人次以成編。自名之曰靜庵。廷玉序之。有曰。玉之體雖藏於山。而其德自弗泯焉。蓋以自況也。初箕動成文之時。祝友臨者毛髮悚豎。久之則答問如平生矣。如是年餘乃已。瑯琊御史提學南畿。語人如此。而其妻守志。果不虛冰霜之戒云。

伏闕諍諫

伏闕諍諫。自唐宋以來有之。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憲廟嫡母也。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行仁綱常之大體。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實大典禮。萬一有違。

廷臣有辭。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羣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上聞之。使中官宣諭。使羣官退。翰林中有呵中官使退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詔。且不待命。不敢退。時興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如此。實天理所在。望朝廷俯從。於是中官人奏。上感動。母后亦悟。即傳旨諭羣臣曰。卿等昨者所議。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懇禱。所幸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蓋此事非上曲全孝道。何以至此。實盛德主也。

詠竹言志

襄陽王良璧（璞）初領薦至京。與予談論。頗相契合。自是日相往來。及予授官。追送至張家灣。然後返。成化乙未。第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蘇松有聲。吳地號繁劇。僞詢與豪巨奸猾。一鋤而盡。平生淸苦。人所不堪。卒之日。衾襆不備。合葬助焉。嘗題夏太常（昶）竹。贈予曰。幽人研玉露。寫此青琅玕。淸標正相似。循然同歲寒。蓋言志也。昶本名昺。字仲昭。東吳人。登進士時。冒姓朱。後復其姓。以善書徵入翰林。文皇以所書爲第一。願見其名。謂曰。太陽麗天。照臨萬國。日宜書在永上。昺頓首受命。士夫以爲榮。一時同名者皆

改爲國朝。墨竹自毘陵王中舍孟端紱後。惟泉精絕。

建州女直

女直。金之後也。洪武初降附。永樂中。設奴兒干都司。統建州等衛所二百有四。世受官賞。爲不侵不叛之臣。初建州海西兀者等衛夷人。先居斡木河。與七姓野人有讎。投奔朝鮮。復爲所掠。乃復歸附。朝廷處之遼陽迤東蘇子河一帶。逃年往來朝貢。成化丙戌。背義掠人畜數萬。天威震怒。將元惡董山等二百五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乃調大軍抵巢征勦。未有成功。己亥九月。賊首剌達等猶爲邊患。巡撫都御史陳鉞。總兵歐信。從鴉頭山鐵門等處攻之。斬獲賊首二百餘級。全軍而還。復分兵於遼陽迤東五堡。北接撫順城。南連鳳凰山林木稠密處。按伏以守之。己亥。賊首伏當加糾三衛入寇。命撫寧侯朱永總兵。中官汪直監其軍。陳鉞贊畫往討。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間。獲馬及軍械倍之。永由是進封保國公。然其後犂我大邦。繇肆猖獗。女直自此叛矣。

彭陸論韻

古人用韻。大率合六書諧聲而來。往往通而不拘。如六經可見已。宋吳棫才老韻補。乃據唐宋諸文士以律古人。是不足爲準也。成化初。陸鼎儀釴大不然之。彭學士彥實華與之書曰。夫有聲而後有字。合字與聲而後有韻。諧韻也者。類其聲之叶者也。使古韻書盡存。則古人字音。固可識得矣。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浸以泯滅。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夫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有不同。明矣。詩三百篇。強半出於閭門里巷。其所謂非當時語而何。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降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爲芒。特叶韻借轉其聲邪。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爲芒。古人之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距今稍遠時。而今之韻。於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爲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而爲二。其不同已如此。而況數千百年。欲其一一若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爲房六切。而服之見於詩者。皆當爲蒲北。無與房六叶者。古人未嘗讀爲房六也。今讀坡爲邱正切。而坡之見於易詩者。皆當爲驅羊。無與邱正叶者。古人未嘗讀爲邱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爲蒲波切。轉而爲蒲糜耳。顏延年以𩋠叶施。𩋠以畢得聲。則𩋠初讀爲陵之切。轉而爲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黯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莫之取義。絲士陞高。能自勝特也。後人乃訛轉爲苦皆。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字文韻語觀之。字自蒼頡古文。變而爲籀篆。又變而爲小篆。又變而爲隸。又變而爲楷爲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五言。又變而爲七言。又變而爲近體。爲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賴有載籍之傳焉。字之音韻。亦猶是也。於今可見古人音考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叶韻。非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強轉其聲。何溺於今而疑古人也。彭所論如此。惜陸所與書無聞焉。

龍洲魁讖

泰和古名西昌。芳洲陳閣老德遵循家於東城。永樂甲午鄉試第一。明年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第一。先是嘗有讖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至是楊文貞公士奇爲祿德在南京。寄二絕。其一云。龍洲過縣千年讖。黃甲初登第一名。從此欵欵姻榜首。東城迎喜過西城。其後六年辛丑科。城西曾鶴齡舉進士第一。後十八年爲宣德癸丑。眞定曾翀爲泰和典史。亦進士第一。文貞以爲詩讖。而其初則爲芳洲發也。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科。曾彥復爲進士第一。邱文莊公濬時爲祭酒。以其門下士也。爲綵聯以迎之云。江右賢科。十回虎榜魁天下。西昌文運。三應龍洲過縣前。蓋不數曾者。以曾乃宦遊人故耳。龍洲在縣治南。三人登魁時。亦未嘗見其過縣前也。民之謠言。遂成讖耳。

妻救夫刑

國朝妻救夫刑。蒙恩獲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言翁姑年老。願代孚斬首抵罪。奉旨俱釋之。此二婦可謂毅烈。而朝廷寬宥不疑。眞堯舜之仁也。予聞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盛。生程通。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尊。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全其孝。世猶侈爲美談。而況婦人當死生之際哉。可以爲難矣。

山阜變占

成化庚子。閩之長樂十八都見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鄉人築觀以爲異。明年。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古者曰。女主爲男之兆。武后時有此變。幸其小耳。時裕陵宮人萬氏。冊爲貴妃。最被寵幸。每侍宸遊。戎服男飾以從。上益愛之。此其應也。乙巳二月丁巳四鼓。泰山微震。三月壬午朔四鼓。大震。人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有易儲意。而未宣露。內臺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懼。意遂已。其驗如此。

瑞夢堂

祁陽甯竑有瑞夢堂。諭德王德輝華記之。記曰。成化甲午。歲當大比。於時大司馬松江張公時敏。方爲浙提學。首以華與今大學士謝公於喬處於主司。其年謝公遂發解第一。華獨見黜。復歸讀書龍泉山中。方伯祁陽甯公元善。忽以書幣來聘予爲其子竑講學。遁自浙抵祁陽。居於梅莊書堂。明年乙未。謝公狀元及第。公聞之。以書來賀曰。先生與謝君齊名於時。今謝君及第。此亦先生進之兆也。良不佞。敢爲先生賀。華閱書。謂竑曰。昔公此言。慰余客中落莫之懷耳。豈眞謂余能然。雅書篋中。初亦不念動也。是夜余就寢。忽夢歸吾邑。如童稚時。逐衆迎春東郭門外。衆昇白色土牛一。覆以緋蓋。旌旄節鼓吹前導。方伯昌黎杜公益之府與隨於後。遠適自東門入。至余家遂止。既寤。未解所夢。質明。是爲端陽前一日。竑侍余晨餔。因語之夢。竑俯不應。久已。迺屈指迴輪者再。作而復余曰。是狀元之兆也。家君之賀非誣矣。余曰。何居。竑曰。牛。一元大武也。春。歲之首而貳之期也。夫狀元時亦謂春元也。金色白。其神爲辛。牛之神丑也。中之歲。

其以辛丑乎。余曰。鼓吹前導者何。曰。是蓋恩榮次第。所謂傘蓋儀從送歸第者也。余曰。奚爲而杜公徵之。曰。以傘蓋從者。實京兆尹。昔江西李公裕以方伯尹京兆。是歲也。京兆尹其杜公乎。余聞而笑曰。嘻。有是哉。子之言殆隍中之鹿也。兹遂請爲記。余曰。徵而爲之。其既晚乎。兹乃私識於禮經之卷末。而以復余曰。願先生無忘今日之言。余曰諾。歲丁酉。余復黜於主司。奔走江湖。日斯邁而月斯征。夢之眞妄。不復記憶。庚子。適領薦鄉闈。明年辛丑。試春官得雋。入奉臨軒之對。果明進士第一。傳臚畢。承制送予歸長安私第者。又果杜公也。一時湖湘章逢之士。遂盛傳是夢以爲祥。兹乃易扁梅莊書屋。爲瑞夢堂。而數書請如約爲記。且曰。先君之書。亦庶幾知言者。梅莊地蠱。實與聞先生之言。敢固以請。余惟晝之所思。夜之所夢。商宗之夢見傅說。思得良弼也。孔子之夢見周公。思行其道也。近世科目之士。雖以狀元及第爲榮。而余之心思。則未嘗及此。然此夢徵於六年之後。若合符節。毫髮不爽。豈所謂禎祥之先見者邪。余自及第迄今。具員侍從。幾二十年。曾未能如傅如周。以對揚明天子之休命。顧徒誇詡於一夢之榮。以爲之瑞而記之。亦且陋矣。第以兹之請。屢至益勤。而夙昔之約。有不能以終違者。遂爲備錄顛末。以塞其請。且以見夫人之窮通遲速。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可以趨避爲也。兹亦丙午貢元。不願祿仕。詔授散官。其占是夢。人稱其穎悟云。

文武換易官秩

憲廟憫于少保之死。賜謚立嗣。擢其子千戶冕爲應天府尹。此以武秩換文也。永樂中。祥符張信。自鄉舉積官侍郎。與英國公張輔同族。改四川都指揮僉事。近則成化辛丑進士夏邑梅純。以駙馬殷之後。爲中都留守。此以文秩換武也。舉人爲武官尤多。如駙馬周景之子賢。中丙午鄉試。赴禮部場屋。太后遣人畀酒食入視之。及下第。授指揮同知。世亦詫以爲異。

會試論表

會試錄。洪武初惟列序。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而錄不可見。辛未。惟傳許觀經義一篇。其論題。洪武則大德受命。甲戌 持心操節。丁丑 春秋大一統。建文庚辰 永樂則治國平天下。甲申 禮樂明備。丙戌 洪範九疇。己丑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壬辰 大人與天地合德。乙未 正誼明道。戊戌 經綸大經。辛丑 天人一理。甲辰 宣德則聖人之大寶。丁未 聖人法天立道。庚戌 聖人以仁育萬民。癸丑 正統則聖人人倫之至。丙辰 誠者聖人之本。己未 仁統天下之善。壬戌 至誠立天下之大本。乙丑 舜爲法於天下。戊辰 景泰則孟子功不在禹下。辛未 大舜善與人同。甲戌 天順則中正仁義而主靜。丁丑 心妙性情之德。庚辰 聖人在天子之位。甲申 成化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丙戌 孔子立萬世常行之道。己丑 予授官後。不能備其餘也。所擬表。洪武永樂中。祥瑞稱賀爲多。如野蠶成繭。五色卿雲之類。近始易以進書授官。漸與昔異矣。

拔例入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愼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

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監預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國學。蓋亦選俊法也。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餼廩。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璲。嘗在首甲。以援例與選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準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邱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爲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益奇古。參以前後場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於海內。於是援例之士增價矣。

龍與蜘蛛鬭

酉陽雜俎載。蜘蛛有大如車輪者。人多不信。成化七年。薊州盤山有大蜘蛛與龍鬭。爲龍所斃。野人獻其皮。如車輪然。乃知段氏所云。不我誣也。天壤間亦何所不有哉。人局於見聞。則陋矣。盤山一名盤龍山。在薊城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餘仞。周百餘里。其高峯曰上盤。絕頂有二龍潭。禱雨輒應。蓋盤據也。

京官折俸

高皇帝時。京官支全俸外。尙多歲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例賜酒米錢。永樂間。營建北京。乃定每歲京官

之俸。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其十之三若四。米也。是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宣德中。禮書胡濙攝戶部事。始請米一石。折鈔二千。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軍國之需益繁。折支曠數歲。僅一給。成化五年。御史李璐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綾羅紗羅紬布之衣帳衾褥。以及書籃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皆委積塵土中。日久腐壞。將歸於亡用。乃請以充俸鈔。制曰可。以是藏吏檢會趙倫估直。枚議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屬。然自後亦數歲一行。有終任弗及支者。若鈔則支者日益罕矣。

援溺得子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戶者。備禦遼左。使將過家料理。別顧小舟而行。渡湖風作舟覆。僅獲免。乃懲險。從湖堤陸行。至半途。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援。烟霧中了不可辨其爲誰。張心憐之。呼岸傍小漁艇。俾往援。不肯。則解裝出白金十星與之。乃行。援之至。則其子也。因候父爾來。遭風溺者半日。出自水。尙援掉不能言者久之。稍定則吐魚腹矣。人詫爲異事。豈父子天性。默相感通邪。不然。行旅絡繹。寧無一人惻隱者而援之。乃獨張邪。

六臣忠諫

語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成化間。憸邪雜進。左道亂政。然賴有六臣焉。內閣商公 輅 劉公 珝 都憲王公 恕 鄭公 時 府丞楊公 守隨 刑曹林公 俊 忠藎格君。其何傷日月之明哉。丙申七月。黑眚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刃。晝服夜作。說者曰。陰盛之狀。又曰。胡虜之兆。旬餘輒戢。建言者。劉公首請開言路。上嘉納之。已而妖

孤夜出山西妄男子侯得權詭姓名李子龍謀入內爲逆伏誅乃開西廠靈濟宮前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品以上擅自抄札內外恂恂商公疏直十罪以聞上不省劉公復疏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爲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若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時權宜因而不易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讒怒再此中渡上使懷恩詰責二公力辯始詔革去而商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梁芳進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錄吳興書爲名資緣傳旨與官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而僧道樂工之躐其儕者又不足數李孜省僧繼曉尤皆顯用事妖人王臣皆爲姦盜被焚傷脛號王瘸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內豎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寶將簽吏民吳越大被其害皆覺金蝦蟆拷訊無有里胥通賄乃詭令設酒遊山酒半蟆蟆樹間皆此物也其幻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翟怒欲擊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適王公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擬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詔竄敬僇臣於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陝西大飢鄭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保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誠進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命諭貴州參政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上稍厭芳所爲癸卯冬旱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上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勘書俱復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於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讙謂納諫黜邪格天之應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爲吏坐贓楊公以御史巡按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與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久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訪察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因譖楊公令公以應天府丞遜職既辭朝行矣忽中官傳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乃令其居歷賜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請詿之由復命奏聞乃調外任左遷知南寧府孜省自是引進奸黨排擠忠良後以工部尚書伏誅僧繼曉者始以淫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其術得售爲法王出入禁闥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置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員外郎備劾芳薦進繼曉過惡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吉水張黼素號命敢亦下獄貶石州判改師宗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爲吏部言俊黼忠直上悟傳旨俱復原職府京用而俊已卒於家矣林公今爲雲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鶴慶清佛寺歲久放光男女爭施金箔即燭而銷之得金八百兩歸諸庫其持正此類也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多談論不知者或曰爲狂躁然當國介直言默格君心後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讒使道卒嚇之求退即疏致仕歸養乙巳九月也父母沒各廬墓三年竟得疾卒人稱其孝鄭公亦皆廬墓有白兔馴狎之異忠孝大節世鮮知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其諸公之謂與

簡除保舉

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於用人尤慎每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羾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是也宣德七年三月勅命自今布政按察司及知府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保舉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奏聞並授一職後犯贓罪并罰舉者其積滿不及薦者會官議其賢否定黜陟正統初有言今不便者內閣楊文貞公疏謂浮薄不肖之徒畏不得薦造爲謗語欲隳壞先帝之良法冀得循資格遷轉耳於是仍舊令京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於吏部者無幾成化二年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四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爲中官意也御史戴用請令吏部會同內閣或多官計議或從自推舉從而裁斷之上曰此祖宗舊規也乃敢狗私背公妄言沮止乎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珤等會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過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十二月覆題以聞上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邪中間擬有情弊其究治之自是不復有言既數月薦擢者咸愜輿論乃知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吏部遴舉惟據撫按皆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中官傳奉人以爲恥然則用人出於至公其必上下交而成泰乎

荊襄兵兆

成化乙酉天雨黑黍於襄陽掬之盈把彗星見西北隅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蓋兵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推千斤劉爲首流劫鄧州官軍捕之遂糾衆反以石和尚爲謀主每戰輒勝越明年僭號於南漳事聞上命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書白圭督其軍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至會永有疾震分道進攻大破之擒千斤劉已而永疾搗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誘執石和尚又戰於古路山獲賊子劉聰等百餘并軍械僞印斬餘孽萬餘級而還請將張功遂殺張英人心不平後賊黨李胡子反遣都御史項忠用蹇人檢討張寬爲鄉導又討平之湖湘乃靖獻俘論功永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後永征韃虜有功又征建州進封公沒追封宣平王謚武毅功臣異姓王者自開國六王靖難二王後僅見永爾

卜馬益

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者山後人其子錫性猛悍好拳棒一全眞道士自山西來以此藝干之館穀於家久之謂曰此一夫勇爾吾有小術子盍觀乎即磨鈍刀稍銛叱令斬府中大槐凌空而去有小刀百餘飛躍隨之所著柯葉墜落如雨夜經門樓抑望其楣峻甚錫戲曰先生能燎及之乎笑解其髮舉手拂之髮皆直豎上接屋極又從清江門下躍城壕望見倡家怒曰潑賊不良神明所惡我當燬其廬揮袖向天火從袖出熾焰徧地錫急止之言於益曰道士正人也間黃白術點化輒成益以爲眞仙禮敬若父母縱其出入益妻妾多麗道士取其髮呪之夜迭從門縫奔其臥所苦其淫毒涕泣以告益不勝憤往守備廳白

八十七冊
34 B

焉。道士被逮。鎖梏輙脫。急塗以狗血。乃囚送京師。會興寧伯李震。與叅將吳經有隙。經弟綬。以舍人從征討劉石。立功官至千戶。汪直用爲心腹。經使綬譖於直曰。震嘗窩一全眞學讖緯兵法。即其人也。直信之。奏下震獄。削爵而誅道士。人皆知事出彼父子。而震含冤無以自明。

才力不及

舊制朝覲考察天下官員。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成化丁未。豐城李裕爲吏部尚書。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乃創立才力不及。通前爲五。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材之意。從之。至今爲例。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此其媚衆之術也。又裕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皇天鑒之四字。與二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并選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於簿。至期引奏畢。對簿塡榜。更不移易。且免錯誤。外雖近公。然品第之時。實容私云。凡才力不及者。俱照級調簡僻衙門用。然人亦無譽之者。此可見天衷之公也。宋立齋(端儀)曰。孜省嘗托言神降。有江西人亦心報國之語。以尹太宰(旻)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謀擠罷。而用裕代之。又用計罷劉閣老(珝)。而用泰和尹直代之。起永新劉敷長臺憲。擢高安黃景武禮部。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出翰林。競亦附麗。一夔進司空。宣亞吏部。物議喧然。惟族旴江何公(喬新)之介特。予聞都御史王越特爲汪直所厚。旻偕卿貳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白訖。叩頭出。比見直。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由此言之。旻未爲賢也。

名蹟古器

純皇好玩名蹟古器。南京西華門。舊有二黑漆圓櫝。振之則中空有聲。蓋國初臣室之籍入者。以不可啓視。故棄於此。守閤小內使張本穴而窺之。則畫幅存焉。一爲王維傳色山水。約三丈餘。一爲蘇漢臣所繪宋高宗瑞應圖。本以王維送安寧。蘇推送黃賜。皆太監坐廠守備者。未幾寧死。賜攫得之。併以獻上。賞賚頗多。並加寵任。甲辰二月。荊州農夫耕田。遇古塚。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塚中人儼臥。猶帶弓矢。驚駭。扑之於地。又見塚家室戶。男女宛然。以爲怪物。擲之不復顧。獨攜燈臺。置於宮室。且談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官室以獻於官。時四川崇慶州舉人萬本知州事。得之大喜。寄餽其叔祖萬閣老(安)。遣官亦道及鏡事。安欲併得鏡以獻上。乃移書索之甚亟。本遂逮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獲釋。

東海二僊

北人劉勛爲予言東海近出二僊。其一即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實。字全一。元元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爲棺殮。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永樂中。遣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楊永吉。訪求未獲。天順末。或隱或見。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眞人。後往來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蹤跡。其詠揚州瓊花。蓋自況也。其一濟南海上老人。初不知其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

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永樂間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有王姓者。傳聞五世祖學道海上得仙。上召見之。賜姓名王士能。問其年。乎陳友諒之歲也。百二十三年矣。貌如四五十許。自言平生惟不食肉。不近女。不學氣而已。或曰宏治辛亥羽化之日。今東宮誕辰也。予不敢信。漫識之。

虎臣進諫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氣節。成化末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監廟奇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其買禍。乃會六堂鳴鼓擊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命銓選時。吏部予臣七品正官。誾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鄧嶲縣。卒於官。楚雄姚鵬哭之以詩曰。獻策當年爲國憂。至今浩氣貫皇州。只期事業垂千古。豈料形骸付一邱。靑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復耀麟遊。蒼天不管忠良士。空使窮荒草木愁。

道具體用

巡撫朱都憲(英)與方伯彭鳳儀(韶)薦白沙陳公甫於朝。部檄至。彭公作序送行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使命不辱爲先。修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內外之道。該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爲是而畢既成矣。人不吾知。嚚嚚若將終身焉。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物。以經濟顯揚爲務。未嘗狹視斯世。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亦未嘗厚誣吾民。而曰輔漸澆訛也。於是遂應君命陳力就列。不出位。不曠官。若遭時行志。則如傅說武侯伊川魯齋其人。揭正義於中天。振斯文於來裔。其烈亦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幾而作。引身以退。而亦不忍歸曲上下。求以吾學焉。夫用心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爲此大全之學哉。新會陳公甫先生。隱學三十年餘矣。巡撫大臣賢之。薦於朝。下所司勑駕。先生徐白於時。折然命之行。噫。此斯文正氣之一幾。茲行其必有合哉。一時注想。何異神明。先生亦必有以處之矣。留忝相知於其行也。贈以詩曰。大道本無外。此學奚支離。人己彼此間。本末一貫之。是以古人心。何偏無退遺。卷舒初不滯。動止在臨時。白沙陳夫子。抱道眞絕奇。林間三十載。於學無不窺。術周材亦足。知崇禮益卑。珠玉雖固閟。山水自含輝。聲名滿四海。薦牘遂交馳。一朝徵書至。八十慈顏嬉。有司勸就道。東吾敢遲遲。精誠動天聰。納牖契神機。治化淳以洽。轉移良在茲。及彭公疏梁芳有弟授鄉。作官閩貴州。公甫書贈言曰。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不累於耳目。不累於一切。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二公之意。蓋以體用交相勸勉者如此。

獎賢文

吾廣方伯陳克庵士賢(選)嘗作獎賢文曰。保民以固邦本者。臣之忠。教子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國家之所褒嘉。方伯連帥之宜獎予也。廣東市舶太監韋眷。招集無賴。凱侚數百十人。分布郡邑。專魚鹽

之利。又私與海外諸番相貿易。金絹寶玉。犀象珍玩之積。郿塢不如也。然猶脅其威詐。漁獵民財無厭。銜冤者莫敢訴。持厭者莫敢問。官府所鞭撻者。囹圄所繫者。皆種禾撈蜆之民耳。由是嶺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澤。而諸司懾其威。甘逢其非。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其虐。番禺令高瑤獨毅然不與爲之屈。民有遭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孺赤子。謂非保民以固邦本之忠臣不可也。且聞其母賢。恆勵瑤以忠孝大節。古人有言。非是母不生是子。信然哉。予承方伯之乏。於是命匠人作戲綵圖貽之。以示獎予也。噫。斯舉也。豈爲高氏母子哉。爲國家也。爲嶺表之民也。爲食祿者勸也。克庵雅尙澹泊。無異韋布。每食僅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凡事涉風教。必捐俸爲之。日使瞽者振木鐸以徇道路。設深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予之。使教子弟。聽訟不事刑扑。隸人惟令業巾網於左右。以閑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出詣官。罔不從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瑤字廷堅。閩人。丙子鄉貢。涖政廉公有威。縣左有韋眷所創寺。僧不敢忤鎰。眷問其故。曰提高正衙耳。及覺眷私貨歸縣庫。以身當之。克庵稱爲古循吏。及克庵奏眷不法。反被逕就逮。瑤亦落職。束背數策。載平頭巾。飄然去。士民攀道號泣。送之者幾千人。

雙槐歲鈔卷第十

孝穆誕聖

萬貴妃始爲宮人。司東宮盥櫛。譎智善媚。旣顓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與其兄弟子姪萬通萬喜萬達。寵威赫奕。大學士萬安。認爲同族。與劉吉皆附之。朝士無恥希進者。羣趨其門。成化戊子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彭文憲公時在內閣。乞歸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有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令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材。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臣下。上優詔答之。己丑九月。幸昭德宮。時皇妣紀氏在御妻之列。旣有娠。萬氏知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上命出居安樂堂。托言病痞。庚寅七月己卯朏。今聖上皇帝誕焉。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以未奉命。不敢剪剃胎髮。辛卯十一月。悼恭太子祐極正位東宮。已而薨於痘。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慮爲萬氏所忌。乙未五月。張敏厚結段英。乘萬氏喜時進言。萬氏許之。上即召見。髮已覆額矣。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矩度不凡。上撫之大喜。萬氏具服進賀。遂令內閣擬名至再。上親名之。送仁壽宮撫育。中外聞之皆悅。皇妣受萬氏鴆。有疾。徙居西內永壽宮。六月戊寅朔。文武大臣詣

建元良。甲申。奉上命。待皇子稍長行之。是月乙巳。皇妣薨。追封淑妃。京師藉藉。謂薨於鴆也。十一月。始立今上爲皇太子。及登大寶。追尊皇妣。諡曰孝穆皇太后。縣丞徐頊。請究皇妣薨逝之由。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萬安劉吉力請已之。惟訪求皇妣親屬之在廣西者。未幾猺峒有紀姓者。詐冒皇舅。有司信之。遂以上聞。其後敗露。守巡官保奏者皆黜。吾鄉黃僉憲珣亦其一也。旣而用內庭言。皇妣本出李氏。宏治庚戌九月。降制封聖母之父李公爲慶元伯。母唐氏爲伯夫人。命有司建祠於桂林城南。春秋祭享。張敏家本福建同安。成化末年卒。其弟當以承奉廕中書舍人。不三載遷至南京通政使。附其祖銓初如己官。父太常又以兄敏功。蔭錦衣千戶。而當子定。庚戌登進士第。或曰。內侍潘貞嘗與人言。皇妣諱妙善。入宮時。誤報李爲紀。故二姓族類難究。上孝思追悼不已。念吳后保抱之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復其姪官爲錦衣百戶。

進御當夕

進御之禮。據鄭注。天子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三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望前卑者先。尊者後。望後乃反之。凡十五日而徧。諸侯兩兩而御。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至六日還從夫人。如后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當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故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然詩小星註。凡妾御於君不當夕。三禮義宗曰。進御天子者。十五日而徧。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法陰道也。晦明是其所忌。故人君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滅。望者爭明。故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妾御與后。並皆當夕。旣與詩背。除去望晦。則十五日不得而徧。后以尊在後。遇望反不當夕矣。嬪儲隨見。所以啓後世嬖妾顓寵之端也。予謂一日之閒。有朝有晝有夕有夜。夕謂日入星未出時。人君修令而退。王后每夕皆進於王所。以正內治。故妾進御侯夜。不敢當夕。小星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謂夜見星而往。夙見星而還也。后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故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敘於王所。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者此也。夫人坐論婦禮。在燕人則致飲。掌客則致禮。世婦惟掌喪祭賓客之事。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爲后六宮官局。故王制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則以先世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進御者。嬪與御而已。夫人世婦不與。可知矣。自諸侯大夫以下。雖妾媵有多寡。然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者此也。詳見羅鄂州集中。

御製靜中吟

守成之君。顧其於崇高富貴者。固不足言。然亦有般樂多難。不能啓聖興邦。發爲詞章。委靡不振。唐裕宗遣司馬子微還天台詩云。紫府求賢士。淸溪祖逸人。江湖與城闕。異跡且殊倫。間有幽棲者。居然厭俗塵。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調神。地道窺稽嶺。天台接海濱。音徽從此閒。萬古一芳春。宣宗避地有爽溪樓詩云。殿閣連雲接爽溪。鐘聲還與鼓聲齊。長安若問江南事。報道風光在水西。宋高宗中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睠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旣盛

大德世嶷其仁。匪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勵君子。周意補藎臣。三詩俱有石刻。絕句則元周伯琦爲僧克新書之者。夫睿宗既於武殿。而役志幽栖。英宗窘於會昌。而留連光景。高宗嫂於強虜。而自比勾踐。皆志不足以帥氣。氣不足以配道故爾。嘗莊誦今聖上御製都中吟曰。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眞。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是時召學士張元禎。進講太極圖。契於皇心。見於曷言。深符主靜立極。純心用賢之說。蓋不徒偶見之知而已。詞氣渾融。太極同體。豈彼三君庸瑣之作所可盈哉。

午朝奏事

春秋傳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今之早朝。朝也。午朝。晝也。晚朝。夕也。夜乃即安。祖宗勤政之典如此。故奏中午朝。許大臣造膝奏事。面決可否。即施行之。若陳循王文欲殺考官高文義公力疾造朝口奏曰。少保陳高穀有事門上說。即召對議行是也。宏治庚戌。彗見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刑部右侍郎彭韶。疏言臣竊隨午朝。竊念日奏時當起數。於事無補。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奏乞。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口奏取旨奉行。次日勅本偏照若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温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羣臣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曉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張弛矣。其言與晝以訪問合。上嘉納之。

謫仙亭

郴吉士汝愚嘗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道吾廣。有司留館坡山。士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梧吳獻臣臣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竊簽之。泣受而不辭。宏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虞知其故。反加禮待。其資卸。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白沙陳公甫追次汝愚詩曰。遷客一亭過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獻臣和曰。浮雲浩浩南海濱。落月獨照窮愁人。狼籍幾株桃李蘂。謫仙亭上可憐春。翹進士饒曰。狂頰孤亭野水濱。閱盡風月謫仙人。而今只有殘鵑在。啼老東風二月春。蔣知縣昇曰。謫仙亭子海之濱。仙去亭空月傍人。二十四番花落盡。一杯誰共送殘春。汝愚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丁未進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胡宁之聞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適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愚疏言。王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廉恥。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怙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疑大姦。巡撫直隸右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之也。陛下法太祖以

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知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宮。此心之發。一如事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宏治己酉。御史湯鼐坐事逮及。遂下錦衣獄。議坐大辟。刑部侍郎彭公韶稱疾不爲判案。始獲免謫死時年二十六。

湯李自相標榜

初。萬安子翼第進士。官至侍郎。翼子宏璧。丁未復倖儁。其同年麻城李文祥。有才學名。將奉大對。安欲托以孫。因許及第。文祥以正對。乃使宏璧延諸別館致款。屬題琵琶。文祥即席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等閒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文祥每見沉浮世事者。輒叱且詈。上登極。御史湯鼐等交章薦起三原王公恕爲吏部尚書。公素禮重風義之士。文祥及鄒智十餘人與鼐往來。高自標榜。謂鼐爲先鋒。文祥爲大將。餘不能紀。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奸。虛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從容辯對而出。既而得旨俾佐劇縣。遂補咸寧丞。時王公恕巳沒。三原因論薦召彭公韶爲刑部侍郎。鼐以印馬詣內閣會勸。安與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鼐即以其語劾奏之。數日。召鼐入。諸中官示以疏。已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鼐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疏草示人。又劾都御史馬文升等。復聲言將劾三原。已而安直皆免。鼐與文祥晝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播海內。吉使門客徐鵬。昭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概與鼐書。言嘗夢一叟牽牛將入水。鼐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鼐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章奏以陳其除爲首。韶捕鼐及概下詔獄。文升時掌都察院。欲坐妖言律斬。三原力救之。乃謫戍甘肅。大理丞缺。吉欲用璋。三原不從。璋遂外補。尋奏召文祥。遂授職方主事。居十八日。中書舍人長安吉人。以言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妄議朝政者。於是被逮成獄。下法司擬罪。當死。會有密解之者。乃從輕降貴州衛經歷。既抵任。進表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南河城曲。河冰陷溺死。時年三十。鼐後數年。始釋放爲民。

劉蘇花

鄧情起復。自天順初給事中吾數奏革後。有李文達。薛一峯論之。得謫。成化庚子。內閣劉吉丁外艱。詔賚以羊酒寶鈔。起復視事如故。吉三上疏辭。托黃成萬喜。得不允。陳編修上疏。勸其力辭。吉不答。人無敢言者。吉每談笑對客。殊無戚容。丁未。今聖上新政。科道交糾萬安尹直以次能遣。吉獨不動。倚任尤專。處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款門。斬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會詔甚才舉用廢滯。吉特爲奏陞者。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強珍等十人。部屬惟員外林俊一人而已。時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爲此者。媚衆也。凡科道爲舉情採納者。悉謂山巳。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宏治改元。風霾發自天壽山。毀瓦傷物。虞龍陵寢。上戒飭羣臣修省。道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以奸邪尙在樞機之地故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

口劍腹。賈似道之卑龍言路。合而爲一。其患可勝道哉。伏望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系逮法司。明正其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薄小人。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何喬新贈以詩曰。鄰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頻。抗疏俱求裨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憐石介非狂士。任誕西山是小人。賀別髮坡非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目吉爲劉綿花。以其耐彈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詼諧者。吉奏允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上命撰皇親誥券。吉稽遲候賄。始惡之。使中書至吉家。勸令致仕。吉疏上即允。猶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八名。降勅護之還鄉。漸行。京城人攔街指曰。咦。綿花去矣。昇亦被召。擢少詹事。而舉人會試。亦除禁限。

牛生麟

沈約宋書符瑞志。以麒麟爲首。效周書王會解。凡瑞皆訓釋之。至曰玉女天賜妾也。則物態亦興焉。部倍甚矣。予謂諸福之物。當以六籍所載者爲先。文皇朝。祥瑞無間遠邇。永樂甲申八月。騶虞出周郊。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剌國。乙未麻林國。俱貢麒麟。宣德己酉。荼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是關雎鵲巢之應。皆備於一時也。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福祿元虎四祥詩。福祿。番人本名福但。狀如騾。其文白黑相錯。勻瑩可觀。乃王會所無者。獅子本非瑞應。日食牛羊百斤。扛之大爲民害。成化戊戌。西夷扣嘉峪關來獻。御史徐綱按甘肅。令守關者勿納。疏上不從。蓋不明言其非瑞故也。又有馬哈者。如羊而純黑。頭有雙角。其長過腰。駝雞者。高七尺。玉觜元翮而金距。豈王會所謂雉雞文翰之屬邪。如發令以六籍所載四靈之外。無得有獻。則外夷無所售其奸矣。以予所聞。成化甲辰。泗州牛生一麟。怪而殺之。人見其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如半錢。然同時武陵田家。牛亦生麟。頭尾及足皆牛。但遍身生麟。麟縫中紋巳。井井然緻秀。方出胎。見貓犬倚壁。即往囓食。家人驚殺之。其皮見存常德府庫。宏治辛亥。蒲所自水村鄧榮家。牛又生麟。大率類武陵者。不食而死。故判吳聞人言。牛在水濱。雲霧凝起。即有龍與交。因有此異。由此言之。奇祥極瑞。中國所自有。第在人知而察之耳。雖絕外夷之貢可也。

備邊勵治策

吏科給事中閩人林祥夫。（延玉）父芝。司訓信宜。母沒。[illegible]。及父遷韓府紀善。占籍平涼。遂領陝西解首。連第進士。以從都憲使兩廣。因過信宜。訪得母墓。慟哭祭之。欲負骨以歸。陳白沙止之。有與[illegible]之何。乃圖山形而去。其至廣西也。詢知猺兵勇悍。皆由土官[illegible]。信將出征。識其姓名。椎牛釃酒。使縱一日之獄。及師還。則譴責其無功退縮者。閱其川原。因賞有功。撫卹陣亡之家。所獲頭畜金帛。盡以入己。故遇敵奮勇。所向皆捷。比在諫垣。宏治改元六月。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官各陳所見。祥夫上言邊塲治十策。則賞罰以振軍旅。禁暴掠以安黎庶。革宿弊以清吏治。[illegible]以成人才。表忠良以垂世教。慎師儲以敦化本。肅禮儀以廣敬提。普惠澤以恤困窮。舉遺才以昭激勸。究元惡以示懲戒。大意言虜寇犯邊之時。間有驍勇軍士。斬獲首級。則冒爲己功。或與所私。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追併拷打。其陣亡者。失

律避罪。俱報病死。且不刪復其家。使其父母妻子。至於困餒。故得功者徒爲癡人。陣亡者空作寃鬼。惟役滑奔逃。乃得兩全無害。似此賞罰不明。誰肯捨命效死。以邊將受閫外重托。而反士官不如。此臣所以三嘆息也。自今恩義以培養於平日。威信以振起於臨時。毋藉士卒之功。毋匿陣亡之假。重退縮之禁。恤死難之家。其奪回頭畜財物。以十分爲率。有主者。四分償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並聽軍士入己。庶幾賞出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律不嚴。致令軍士搶掠。以充盤費。亦有將帥生事。百端搜索。近聞天花寨一斤。價銀三兩。其餘可知。宜禁戢軍士暴掠。供應毋恣科斂。則邊人蒙福。當不貲矣。內治之務。在用人才。明賞罰。且如逃僧繼曉。奸吏李孜省。方士鄧常恩。趙玉芝等。姦黨勢焰。傾動一時。皇上洞燭其奸。首行斥逐。然孜省下獄。當矣。而繼曉遁漏不追。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玉芝謫戍。宜矣。而其冒濫諭祭。父母墳塋。煒煌如故。非所以昭法戒也。乞勅法司。擒械繼曉。明正其罪。仍行巡按。平毀墳塋。則將來姦宄知所懲矣。上悉行其言。命錦衣官校。逮繼曉。戮於市。天下快之。

劉王疑冢

南漢劉隱。僭據廣州。傳四世。皆好虐。多立疑冢。以廣搜掘。今北郭外有之。宏治壬子。予覓書藏白雲之巔。有擕磚來售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景定辛酉預備磚。又有傳硫碟盤盂者。其色黑而潤。若磁然。詢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冢。往觀藏處。實大墓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庠山人飛卿（[illegible]）居西城外荔枝灣。墾田得長刀。其鋒已蝕。而嵌銀文彩。如繡猶新。豈當時昌華苑之遺物與。又北十里。多甃石。亦指爲劉王冢。發之。惟水涓滴而已。蓋所謂明月峽玉液池也。予詠西城古蹟云。江水東流西日斜。劉郎基跡倚天涯。昌華苑外裙腰草。玉液池邊鼓吹蛙。隔隴牛羊鬧牧笛。遶林烟火見樵家。賢年黎笑曾遊地。留與東風長稻花。

天地神化

橫渠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蓋天包地外。而氣行乎地中。只一物爾。在陰在陽。消長進退於無窮。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陰陽不測者也。一陰一陽。化生萬物。雖是兩體。要之只是推行此一物耳。所謂爲物不貳者也。人測天地之化。因陰陽兩在。而知其神。不特圭臬求晷。律琯葭灰而已。漢志曰。天子陳八音。聽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此即周官大合樂分陰陽之道法也。以聲召氣。故神祇可得而禮。執是以爲南北郊。則褻矣。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其氣天地之塞也。飲食煖於心。既久而達於四肢。此可以體天地之化。剸割揲撫。緩及於府。而心即悟。此可以體天地之神。又何待外求哉。

名字稱呼

文質迭爲盛衰。觀於名字稱呼。亦自可見。漢孔安國。唐郭子儀。皆以名爲字。逮宋鮮矣。我朝淳風。超出漢唐。洪武至天順。登科錄多有之。成化己丑進士[illegible]時中。字時中。張禎叔。字禎叔。廖德徵。字德徵。此後始罕見耳。惟吉水彭氏兄弟。敬古道術。教以主一用二貫三崇四敷五爲字。人甚異之。又有張用也。孫識兮。則

八十七年

新奇甚矣。書簡稱人以閣下明公。自稱不過侍生而已。足下友生。又其常者。方韓都憲之撫兩廣也。首斬一指揮以令衆。藩臬謁見。卽行跪禮。旣平大藤峽。其威張甚。然吾郡吳太守中聘教授王文鳳脩郡志。公聞之。以所得書簡附入。惟日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寶。其中大司馬王公稱竑拜書復都憲永熙知己閣下。大宗伯姚公稱夔頓首都堂永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百拜奉書永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生溥端肅奉復總杵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邢皆瑣州人。錢又屬吏。宋皆有所諂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字。官皆齒爵則稱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豈亦文盛之弊哉。

給由賑濟

吏部舊例。凡在外官員考滿。給由至部。必察其行能。審其年貌。從公考覈稱職平常及不稱職。以憑黜陟。惟雲貴軍職者領遠者及驛遞等官在外者。各赴布政司。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北直隸者亦赴本部。成化甲辰。預備饑荒。始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五石。俱聽巡撫官撥缺糧倉分納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造完須知功業牌册。并通關。差人繳部而已。宏治庚戌三月。三原公奏題。略謂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俸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下。貪惰之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格不行。中間雖有老懦貪酷。無從辨驗。是非臧否。混於一途矣。今後遇有災傷所在。缺米賑濟。許令有司措置。其考滿者。俱要赴部給由。照例考覈。上從之。予按。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吏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寺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永樂初元。江西左參議孫浩。廣東副使鄒侑考滿給由。途此。遂蒙拿問。最宜復也。宜革者旣革。而宜復者不復。何哉。

潞陽雞異

河間潞陽中屯衛前千戶胡泰。母死已十年。父亦再娶。宏治己酉。泰夢亡母告曰。我已托生爲雌雞。毛色黧黃。明日當爲某屯軍貸儀。奎則好收養之。明日泰偶出。果有荷米食及雞至者。卽欲烹雞餉之。雞人言曰。毋烹我。且待泰兒回。家人大驚異。及泰回。繞身喃喃。敍及家事。泰告父以夢徵。乃畜不殺。後益作孽。飛啄後妻面首。且自矜存時辛劬艱難。今家業日耗。皆夫縱後妻之故。詬罵不已。遠近聞之。借觀者衆。泰扣不納。無何。後妻逐入炕下。撲殺之。考諸五行志。近雞禍也。

木蘭復見

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聰者。年十二。失母。有姊已嫁人矣。父販線香爲業。往來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母。又不可寄食於姊。乃令爲男子飾。攜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爲張勝。有李英者。亦販線香。自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爲火伴。與同寢食者踰年。恆稱疾不脫衣襪。溲溺必以夜。宏治辛亥正月。與英偕還南京。己年二十矣。突然峨巾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外。胡爲來。乃笑曰。我卽善聰也。泣語之故。姊怒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汝辱我家矣。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謂曰。妹此身却要分明。苟有汚玷。死未晚也。姊呼穩婆視之。果處子。始返初服。越三日。英來候。善聰出見。英大驚愕。歸。怏怏如有所失。

飲食頓減。英母發之。以英猶未娶。乃求婚焉。善聰執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其謂我何。所親與鄰里交勸。則涕泣詬之。事聞三廠。勒爲夫婦。且助其奩具。成婚之日。人有歌之者。以爲木蘭復見於今日云。予按。女易男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時有東陽婁逞。五代時有臨卭黃崇嘏。國初蜀有韓貞女。蓋不獨善聰也。

長幼禮嚴

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年長者每呼姓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雍憲副世隆泰。性氣廉厲。凜不可犯。旣貴。使道過家。往訪同窗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曰雍泰乃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草廬。奉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氈帽。背隻雞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辭。泰後爲都憲。巡撫宣府。風度稜峻。參將李傑來見。不與爲禮。傑頗不法。卽數其罪。呼左右縛傑。使跪庭下。大棍撻之三十。坐是從官。其官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是以當之矣。泰。陝西咸寧人。

聖賢後裔

宣聖五傳曰順者。魏封爲文信君。又二傳曰鮒者。秦封爲魯國文通君。其後侯于漢。進封公。唐襲封文宣公。宋南渡。故衍聖公金又增世襲曲阜令。元因之。我朝洪武初。詔並如舊制。仍免孔氏差發。仁廟賜衍聖公甲第於東華門北。景帝賜三臺銀印玉帶麒麟襲衣。皆前所未有也。永樂丙戌。試乙榜舉人。賜冠帶。太學讀書。以孔譔聖人後。授春坊左中允。景泰甲戌會試中式孔公恂。聞母喪。上知之。命翰林給紙筆。俾就殿試。賜進士出身。服闋。授禮科給事中。後擢少詹事。兼左諭德。輔導東宮。正統初。浙江僉事彭勗奏宋衍聖公孔端友。從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遺祭田五頃。嘗給賜。詔如所請。宏治癸丑。用守臣言。端友遠孫杳繼嫡派也。命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主衢廟祀。先是景泰辛未。擢顏子之後希惠。孟子之後希文。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廌官亦如之。僉謂不須。宏治壬子。上念開國功臣六王。惟中山黔寧子孫世公。而開平岐陽寧河東甌。皆爲編氓。乃徵其裔孫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並授南京錦衣衞指揮使。禮科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伯後。不當爲博士。於是錄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衞世襲指揮使。聖賢後裔。自此不混於功臣矣。

裴周二大魁

唐高鍇爲禮部侍郎。知貢舉。唐書稱其頗得才實。然摭言載裴思謙自攜仇士良一牋。入貢院。易紫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接之。書中與求巍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鍇不得已。從之。洪容齋謂鍇猶因璫意。以爲舉首。史謂才實。恐不然也。宋理宗開慶元年。太平州人周震炎。附丁大全。及省試得雋。大全竊御題示之。卽擬構數千言。大全力薦。遂擢第一。旣唱名。大全進賀曰。此太平狀元也。上大悅。公卿向背見其在大全私第。執役如奴隸。物議喧駭。而不敢言。是年大全敗。追奪震炎恩例。降名五甲。二大魁倖進。乃爾。亦可歎哉。或謂國朝吉安人當路。曾棨等三人及第。出吉安。福建人當路。林震等三人及第。皆出福建。

恐亦氣機所孚,非狗私也。然成化甲辰、弘治庚戌,首大對者皆行不逮文,道降之制,似亦宜復。

何孝子

何孝子子完,字新甫,之博羅人。少失父,事母至孝,有傳其事者可異焉。其詞曰:宇新母死,貧不能葬,鄉人感其行,無遠邇爭賻之,發引致奠,至七十餘筵,過積耐不止,及輀車迴道,隨在輒晴,雨若爲之迂避者。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蹤其門,宇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食我,毋徒相怖。穴壁闚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浹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鄉人舁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之去,疾愈返墓,則虎又來,逐視之若素豢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畜一黃犬,每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銜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返,似此孝感不一。士庶百餘人白其事於藩司,及其奏有旨旌其門,後宇新舉鄉貢入南監,蘇人錢士宏者與之友善,見其近體衣尚結衰絰,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喪云。宇新嘗求李西涯諸名公爲作廬墓詩,陳白沙封其卷,題詩有宜從天地罔三冬之句,惜其自隳也。近聞吉水羅孝子母居母喪,廬墓螺子山下,亦有馴虎狎犬之異,與宇新事頗相類。

進士教職長史

進士教職授長史,皆病途也。然有自痛轉達者,洪武庚戌,仁和儒士俞友仁領薦,辛亥,取會元,賜第在三甲,筮仕丞長山,辭不能吏,改襄陽教諭,後調諸城而終。錢塘王儼之羽,年十九領首薦,辛未進士,賜儀制郎中,陞太常少卿,乞歸,改掌教餘杭,卒。永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第三人陳景著,皆久於編修,乞便養。貞得高州教授,景著得福州教授,俱不遂而歿。弘治庚戌進士無錫楊文遂,作縣教授,命華今陞南京丞矣。其遂可益邪。授長史者,永樂甲申進士第三人周孟簡,自翰事府丞擢襄府周府長史,卒。天順庚辰,德王出閣,選進士楊完、劉誠出蒞尉祥,授翰林檢討,俾侍講讀,已而完祥擢德府,誠擢秀府,孟簡終於長史。成化己丑,李昊亦授檢討,擢忻府,其後越秀忻三王早世無子,國除,忱改工部侍郎,誠改寫國,同知陞湖廣參政,昊改南禮科,擢浙江參議,獨宗握訓,使提學山西,出不可料如此。弘治庚戌,興王出閣,選檢討進士何治、楊鐸、劉淳、徐淀得與,而淀輒憤悶,吏部併治等皆奏黜之,而別銓其同年前列者張景明、袁宗皋爲左右長史,遂不敢辭。宗皋,吾廣方伯訓之子也。

哈密

哈密,在西北大磧之外,本古伊吾廬,乃蒙古回回雜處之國也。地居平川,城周四里,開二門,其東有溪,西北流,爲城南開有秋杏,農耕覆麥及豌豆二種,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唐置伊州。至元有肅王忽納失里者,鎮其地,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來朝貢馬,二年設哈密衛,改封忠順王。三年爲可汗鬼力赤毒死,無子,兄子脫脫自幼俘入中國,遂得其祖母速可失里,俾還之命襲王,賜以金印玉帶,官其頭目爲指揮千百戶鎮撫經歷,以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而安克帖木兒妻屬反依鬼力赤,其後脫脫酗酒病死,九年十月,封其從父之子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掌事,以俟其子長,戊戌宣德元年,免力帖木兒死,封脫脫子卜答失里爲忠順王。三年,以其幼不更事,仍封免力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

義王以輔之。天順中,忠順王卜列革傳字羅帖木兒與脫歡之後俱絕,王母理國事。成化癸巳,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使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戊戌,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先是哈密相撒刺,都督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喇灰。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畏兀兒人也,寓甘州,壬寅,甘肅守臣請封罕慎爲忠順王,從之。甲辰,遣使送入哈密。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朝廷,遣給事切責。辛亥,王母已死,乃歸城池金印,有曲先安定王朝貢,自稱忠順王裔孫奸人教之,其實非也,兵部馬文升謂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識者曰:哈密貴種類山先本西戎,安定不儂種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癸丑,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上命兵侍張海、都督緱謙率其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略之。甲寅三月還,以無成功,海降參政,謙閒住。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俱安置閩廣,閉嘉峪關,絕不與通,蓋土魯番距哈密七百里,恃其險遠,至是益橫,然兵馬亦少,使大軍及罕東衛番兵從捷徑出其不意襲之,可擒也。今開用此策,然大軍不出,恐終難靖耳。

鳶魚辯

程子曰: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又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陳公甫合言之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又與陳秉常論詩云: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陳盆庵步祥作辯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爲,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耶?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恆,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豈何嘗無耶?以實爲虛,幻也;以有爲無,妄也。其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予謂公甫意從程子來,想是會得時,不必深辯耳。甲寅三月,予自香山省檖回,至白沙訪之,留後廳,草鷹譜,鞋而花,相見大笑,語話竟日,各賦一詩而別。予未云:吟弄不知春已暮,滿天風月玉臺巾。蓋許以與點之意,公甫末云:與話平生燈火事,老看白髮滿烏巾,豈以予老猶耽六籍,故云爾乎?不可知也。特其翰歸,除通府見之,酷愛,遂取去。其爲世賞重如此。

一月千江

朱景濂序端嚴和尚語錄云: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偏照,凡蘇迷盧境界,其湛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莫不有月,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曹端夫首倡理學,以月川自號,豈有取於月映萬川之喻與?薛文清曰: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佛氏嘗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得此意矣。陳公甫嘗作西江月二闋,張學士元禎和韻云:一月千江千月,一通萬感萬通。先生何必苦加功,無用中藏有用。一個法身如粟,大千有象皆龍,不須淘粹不須鎔,本自無迎無送。了了千條萬緒,皇皇四達八通,入頭下手怎施功,外面中間夾用。眼孔豈芒洞見,肚皮天枝包籠,聖賢坏璞此陶鎔,鑄作更加風送。都汝思亦嘗著論曰:天下豈有性外之

物哉。昔觀諸月矣。出沒乎丹崖青壁之上者。月也。容與乎虛窗空谷之間者。月也。蕩乎江。止乎淵。依乎樹杪者。月也。古人之所見者。月也。今人之所見者。月也。其為月也。豈有異乎哉。觀宋薛稍廣。予按程子謂佛氏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於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是日亦可喻。不獨月也。夫中者天下之大本。性固萬理之一源。又奚必取諸禪。名理而取諸禪。吾儒其衰矣夫。

子陵太白

嚴子陵足加帝腹。感動星象。高風不可尚已。李太白使力士脫靴。貴妃捧硯。亦一世之豪也。搆詞者無容喙矣。近見柳倅桑思元悅客星亭記。乃謂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舊因。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當。似因子陵而諱古也。且犯帝座。與晉劉聰時入紫微同。其太史康相以為非常之變。聰遂滅亡。光武無其應者。豈非政鮮闕失。即日前下賢一事。亦可彌其舊恩歟。然世常擬子陵為客星者。蓋於其名。而不於其實也。濟寧城南。有太白酒樓。古今題詠甚多。予同年謝同知國賢匪華傳誦一律云。詩聖推刪後。風流數昔餘。一生惟麴糵。千首半拮据。飛燕眞危語。騎鯨豈信書。參乎愛手足。爭肯飼江魚。乃劉進士承華世所作。嗟乎。自甯公去位後。即有歲御史疏舉汪直。遂復西廠。得驟遷。從亦從風而靡者。乃爾敢侮太白邪。太白當明皇。直奴視力士。其譖於貴妃。以飛燕新粧之句。得左謫。正其讜論。反以危語見嘲。覦悅尤為謬矣。

邱文莊公言行

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邱公薨於位。概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袞袞不休。為學以自得為本。以術禮為要。成化初。予寓京師。得長子。名之曰都生。公顧予。易以都得。取自得之義也。陳主事[illegible]衣緇。唁公聞喪。面斥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自學士為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三原嘖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上責其賣直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訐譏公。公實不知也。謝侍郎鐸至形諸言論。皆其著述。劉學士健謂曰。邱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鄙其門生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術禮。毋狎欲廢事。至而檢毛修撰[illegible]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校公素嚴。於諡法例得文正文清而整諡文莊者。其以此夫。

保舉神童

弘治乙卯。吾鄉西溪張御史叔亨泰按雲南。會鎮守太監劉祝。總兵黔國公沐琮。巡撫都御史張誥。保舉神童董元者。紹興人。知雲南府復亥子也。八歲時。能詩翰。詠卵賦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肆開混沌毅。渾是一團仁。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團。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九歲以來。眞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亦皆能之。今十三矣。請查照李東陽程敏政楊一清洪鐘事例。考送翰林院讀書。疏上。上召試。不如所言。命還籍。乃充會稽縣學生。更名思。予按敏政一清及鐘。皆由翰林院秀才。登進士。而鐘授中書舍人。夭死。時年十八。惟東陽雖受上知。然為順天府學軍生。登第。未嘗讀書翰林也。今為學士。與敏政一清俱將大拜矣。玘其可量邪。

修省直言

弘治乙卯二月。洪州雨霜。六月。黔欽雨豆。七月大雨雹。八月貴州地震。九月吾廣颶風暴雨。十月南京地震。南畿大疫。十一月貴州陝西地震。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長河。江西大震雹。禮部以聞。上命兩京文武群臣。同加修省。直言無隱。於是戶部主事柴湖胡仲光卓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蝗。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末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蔡左道。惑亂衆心。靡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如小吏徐珪忠義敢言。陛下誤聽奸臣之怨。置之於法。御史王槐依阿罪之。陛下所以奉行天地之事。群臣所以奉行陛下之事者如此。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奸佞斥而陰孽消矣。疏入。人為燿危之。未幾廣翟果以贓敗。由燿啓之也。今上仁明神聖。眞可與堯舜比隆矣。

雙槐歲鈔後序

夫上不足以厚人倫。扶世教。下不足以紀名物。經變故。近不足以彰鴻烈。闡幽光。遠不足以垂遺憲。詔後聽者。君子不書也。恩生也晚。不足以窺古作者之意。然竊聞之。記事載言者。必文直事核。求不謬於此而已。嘉靖丁未。恩受從化之役。開抵鄒城。得請見於泰泉先生。出是編見示。恩受而讀之。知為先生王父長樂公所著。其曰雙槐者。公燕息之堂也。曰歲鈔者。述作者之名也。紀述起於景泰丙子。迄於宏治乙卯。首之以神功峻烈。以尊君也。繼之以嘉言善行。以徵獻也。參之以祥瑞災眚。以示儆也。博之以禮物撰德。以遊藝也。或標其條目以舉。或擬其樞要而幾微以著。其文直而肆。其旨曲而顯。其要歸一折之於道。信良史也。昔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東方朔好古傳經術。博觀外家之語。公之綜核。非斯人之儔與。公始以鄉薦入太學。即上六事。幾觸忌諱。及蒞長樂。能剖析滯冤。諸所施為。蓋不負所學矣。然而試邑。遂解組而歸。其論撰止此。蓋自其所聞見而筆之。示傳信也。使公歷膴要。以紬金匱石室之藏。其可傳者。顧若是邪。今先生以宏材碩學。蔚為儒宗。其所載記及郡邑志乘。已不下數十種矣。將來勒成聖代一經。貽之永久。必有以續是編之所未及者。昔司馬遷成史談之志。業章賢傳祖孟之詩禮。雖不敢以擬諸先生。而繼述之迹。則似之矣。於戲。公之積學種德。將攄忠以匡時也。而著此以見志。先生惟恐湮迭其光。而刊布以流無窮。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然則忠孝之久且大者。亦少

概見矣乎。恩先生督學時門人也。忝其謹陋。謾識末簡。以質諸知言者焉。嘉靖戊申孟秋吉日門下晚生。淮陽呂天恩謹書。

跋

右雙槐歲鈔十卷。明香山黃瑜廷美撰。按通志。先生棄官歸。徙居會城番山下。手植槐二。搆亭吟嘯其中。自稱雙槐老人。因以名其文集及此書也。今越山下數武。有雙槐洞者。殆即其故居歟。明史藝文志黃瑜雙槐歲鈔十卷。注起洪武迄成化中事。然如古注疏。過探九六。案新名諱。衔甲吒卷等。十數條。亦不僅專言明事也。又如金尚書際遇己巳魏府諸將。卜馬盆數條。王世貞史乘刊誤。皆議其失實。又如所云孝宗皆贈后父李公爲慶元伯。沈德符野獲編。亦疑其未確。而山阜變占一條。則又援其說以爲證。蓋傳聞之詞。彼此互異。即操史筆者。固不能兆而同之矣。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則謂其載述廟時事。頗爲詳實。如六臣忠義。邱文莊言行。名字稱呼。長幼禮嚴諸條。皆備載之云。錄出以俟作史者。則亦明代野史中難得之書矣。是書元孫逵卿重刻於康熙甲子。迄今傳本寥寥。爰爲校正數十訛字。而重刊之。辛卯花朝後學伍元薇謹跋。

閒中今古錄摘抄

黃溥　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閒中今古錄摘抄

黃溥

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于宮中然後鳴鐘殊不省更庚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末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延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㬎子詳見後錄我　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觀劉向賓集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謚順帝云由此觀之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益信數之不爽

本朝開進士科始于洪武四年後止至十七年開科鄉試例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例以辰戌丑未年洪武十八年乙丑狀元丁顯二十一年戊辰狀元任亨泰二十四年辛未狀元許觀吾鄞董恭禮陳祿二人皆此年進士今有刊本國朝登科錄行世者去許觀名及此科進士姓名俱不刊乃別錄第一甲一名韓克忠二名王忠三名焦勝第二甲蔡戴等二十九名第三甲燕文等二十九名俱北方人無一名江南人不知何謂而然二十七年甲戌狀元張信而榜眼探花俱無三十年丁丑狀元陳䢿已後則革除年間庚辰狀元胡靖後更名廣者是也永樂甲申狀元曾棨厥後六十年為天順七年甲申狀元彭教也噫有數存焉例以辰戌丑未開科取進士茲者兩度甲申進士為號數豈得而逃乎

本朝狀元洪武四年辛亥科起至正德九年甲戌科凡四十科吾浙狀元自正統元年丙辰科周旋十年乙丑科商輅成化十一年乙未科謝遷十七年辛丑王華二十年甲辰李旻五人之中周與商王與李俱同鄉舉一舉各兩狀元固可美而商謝李俱發解首冠又可美其商之三元開科以來一人尤可美也然商與謝又皆入閣豈但狀元乎哉書此以感發吾浙之後學

元順帝有一象宴羣臣時拜舞為儀　本朝王師破元都帝北遁徙象至南京一日　上設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疾告乃謫含山縣尋卒今墓在焉

洪武初吾鄞天寧寺有朱道人能幻術每夜五更出神往南京早朝乘雲在空中自言姓名朝畢還寺日猶未出其本體偃然在寺之靜室中若酣於睡者及還時則欠伸起坐若此者幾月　上賜童子十人俾學其術且密命偵伺其動靜久之秘其術不泄偶喜一童子曰我術傳汝切勿食狗肉其童子得此言復命後　上乘其乘雲未時洒以狗血其神不能復體差人取其屍戮於京今天寧寺軍戶者各其當時寺僧客之也

王仲大吳縣人學貫天人洪武中避地大湖中戊寅歲儲君即位有詩云數莖白髮亂蓬鬆萬理千梳不得通今日一梳通到底任教春雪舞東風與袁柳莊至契柳莊至燕遣子忠徹見於太湖以乾象詢之曰此數莫逃開兵仗曰雖地窖無聲聞一勝後即多有矣回以告其父而知其言後姚廣孝還蘇州反初服往見弗克見但云道衍一箇和尚教不結果後終於家

蔣景高象山人元末遺儒也內附後仕本縣教諭催表箋禍起京師斬於市斯禍也起於左右一言耕

洪武甲子開科取士留意右文諸勳臣不平　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諸勳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　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　上由此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

方谷珍一女年十八患痘瘡延慶寺開王神既愈躬往奉油謝之寺僧作偈用梵語誦於神前名曰回回偈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未堪攀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與待春深僧料女之莫喻而女甚聰明聞之志歸以語父知谷珍怒捕僧將戮之其戮人用竹籠狀若豬籠之投之浮橋急流中僧既至谷珍曰我亦作一偈送汝曰江南竹巧匠作為籠留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又訴曰死即死再容一言谷珍頷之僧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鈎如鑑不臨紅粉面如鈎不上畫簾頭空自惹場愁谷珍笑而宥之曰饒你弄聰明的小和尚可見谷珍雖不讀書而此詞亦可美又且容人如此內附後此女配黔國公之子在雲南宣德間吾鄞徐憲副訓未化應方伯嚴平仕

於彼此女年已老以鄉里視之往來如親戚云
弘治十三年庚申四月望後夜半行者見彗星出壯
方予時在京師聞之特夜半起視果出紫垣掃五
尚書竊思之今不知何人而應此占也未幾白司
寇昇先去位而徐司空貫徐宗伯瓊周司徒經繼
之至五月二十七日大宦屠公亦去五尚書之應
不爽如此孰謂天道遠而不可稽耶
舊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之增廣其
亦有額者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
後成化三年又額時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
數禮部姚夔顛覆國祚不得已又附學之名立焉
祖訓條章云後代不許設丞相華除年間又設其左
丞相齊泰右丞相黃子澄故靖難後定其罪名曰
姦黨惡是也不但設丞相且更改官名如六部
侍郎改曰侍中如池州許觀爲禮部侍中六部郎
中員外主事改曰上士中士下士給事中改曰左
右拾遺如嘉興朱進吉爲右拾遺改都察院爲御
史府見遜志集御史府記廷試策問改　皇帝制
曰爲勅問諸生皆變亂舊章不守成憲如此故靖
難之師出有名矣
少保于公行狀載景泰七年西湖水竭爲公不祥之
兆似矣何不載是年七月間晝漏當申刻之末彗
星如洗箒狀微見於西方至酉刻以後漸長如掃
箒人呼曰掃箒星日既沒其長竟半天如此兩月
而滅人皆寒心莫知何兆明年正月　英廟復辟
而乃置公罪則公上應乾象豈止一方之湖水哉
此予童時目擊者書以補狀之闕云
洪武十八年乙丑復開進士科三月一日廷試畢揭
曉前夕　上夢一鐵釘掛絲于殿前覺而語左右
及拆卷乃狀元丁顯也協於夢兆不爽如此後正

統戊辰廷試前一月　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
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幼曾爲慶壽寺
書記探花陳鑑幼曾爲神樂觀道童也幼年出處
皆形夢兆豈偶然哉
國初象山人錢彥親魁梧善飲食元末天下大亂隱
而不見年將陞旬見四海定於一起京敷陳王道
先獻一詩其詩曰　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
天地響　龍飛在天雨如膏天地山河增氣象山
人昔往東海山山形如象山名丹丹山之南有白
石山人隱道松林間一朝陰氣蔽白石天昏地暗
人變顏人人變顏心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
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吳江江上吳山青
吳山有叛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
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　聖旨致君
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詩既稱　旨授刑
部尚書明年已酉條孟子節文欲去其配饗即上
疏先是有旨來諫者當射殺之唐是置棺袒胸當
箭　上見其諫甚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饗得
不廢成化初我先大父南山先生作四月八詠有
錢丈奇節之詩曰引棺絕粒箭當胸拚死扶持亞
聖公仁義七篇文莫盡晃旒千載繪仍龍批鱗既
奮回天力沒齒終成衛道功那得　洪恩偏寰宇
泮宮東畔置祠宮
成化間曾見前元至正四年江浙鄉試錄其解元許
瑗饒州樂平縣人年二十八歲治易經後予官撫
湖學上謁太平府官見府治西忠臣祠進拜乃
國初太平路總官許瑗判官王鼎二人也蓋許雖
中鄉試不仕而入我　朝得國之初因陳友諒寇
太平與王鼎同死於敵計其時當有四十餘歲矣
能識　真主於天造草昧之時而克忠於其職載

在祀典以示於後宜哉惜乎無碑以紀其事特書
於此使知忠臣乃許瑗樂平人也其王鼎尚俟考
而書云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
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珍來擄慶元遁
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
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
雪蔡伯喈之耻其曲調拔草前人入　國朝遣使
徵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命　上曰朕聞其名欲
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　上覽畢曰五
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
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其見推許如此今流傳華
夷不負所學云
宋太祖與陳希夷論國祚五更六更之事予述之篇
首矣而六更之說未竟茲畢其說嘗聞先大父南
山先生曰永樂間一日謂尚寶袁公公曰昨日同
太監二人侍　上位看歷代帝王象看到宋太祖
上曰果然面方耳大又曰真宗而下諸像清楚
如今時太醫樣一般看到元世祖　上曰北人南
相看順帝像又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不能對而
退大父答曰公尚不曉此也昔宋幼主㬎之妻有
娠元明宗見貌美悅之乃生順帝也尚寶因歎不
得以此對爲恨仍備述於符臺外集而不明大父
所云近觀葉文莊水東日記載一詩云皇宋第十
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
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
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
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胷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
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
尊之妻夜生子明帝厲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

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王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但此詩不知何人作則順帝實幼主所生其生之年大德七年庚申歲也由此言之則太祖六更之言既不爽而容貌之類又不誣天道玄默曆數莫逭有若此夫

世間治亂有數存焉且如胡元只任胡族爲正官中華人官佐二到末年數當亂任非其人酷刑橫歛台溫處之民樹旗村落曰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由是謀叛者各起黃岩方谷珍因而肇亂江淮紅巾徧四方矣初谷珍之亂也又非因刑歛甚黃岩風俗貴賤等分甚嚴若農家種富室之田名曰佃戶見田主不敢施揖伺其過而復行谷珍父爲佃戶過於恭主谷珍兄第四人既長谷珍謂父曰田主亦人爾何恭如此父曰我養贍汝等由田主之田也何可不恭谷珍不悅父卒兄弟戮力家道漸裕釀酒以伺田主之宗祖一日主僕至其家盛饌宴主先以美醖醉死其僕而主亦醉死焉皆瘞其屍於酒瓮越數日主家不見還來詢荅以宗祖去久矣詢其僕荅曰但見主僕等到其家何不見出也日久事漸露主家訴於官遣人捕之至則拒而殺之既而官躬往捕亦被殺而兄弟亡命于海者十餘年乃擾漳州賊船寇漳州惟時文恬武嬉一寇賊陷朝廷命泰不華招降陷其討亦死勢日猖獗竊據台道明十二郡十有八年而吾明乂爲其巢窟以上虞之通明壩爲界民有死罪惟沉於江耳　大明中天聲靈漸消谷珍初逃于海欲效徐福既而其下誘之內附焉先是袁柳莊相其貌出語人曰南人胡相每裘服見人則可觀若正其衣冠則鄙俗矣終非成

美名者谷珍肇亂先天下而起兵數之莫逭有如此錄其始末得於父老之傳聞云

張東海集中載書陳僉憲先生墓志後云台郡陳先生璲提學江西語學者曰永樂脩大全諸書始欲詳鍰爲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未免抵牾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蓋先生纂脩官其言如此則予前所錄永樂十三年　上還南京問纂脩事而館中倉卒集成以進者卽所謂被詔促成也東海又載云宣德間章丘教諭餘姚朱應吉疏於朝言大全去取有未當者下其議於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校許兼采諸說一斷以理噫纂脩之言如此廷議如此蓋以萬世公論閑來學也泥者終無權度孰以爲斷陋哉此皆東海集所載故予先祖南山先生每見大全抵牾輙發嘆云

宣德中慈谿一新知縣因此縣才風視事之日進里長老人而謂曰汝等知得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否意欲潛消此風老人桂姓者荅曰此間生員多讀詩經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知縣默默

予昔日應舉在杭有吾鄉士人徐翁者年七十餘寓居湖州市雲漢坊一日訪予旅邸云我任三都高錢令祖南山先生作字說見贈至今感仰且云令祖經書補註有益後學如欒肇作四書駁乃朱文公之忠臣予問其駁何如荅曰我有殘編止存論語數段其駁曰注書不宜立例集註云凡君問而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之辭也先進篇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是豈尊君乎哉不有祝鮀之佞章云難乎免于今之世矣集註云非此難免本文既云難乎免註又云非此難免不知所免者

何也食不語寢不言漢儒注荅述曰語自言曰言此註非是集註從之則食可言而寢可語乎殊不知言與語互文也因誦此數段而別予後見韻府羣玉入聲韻中莫字下引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由此言之則知徐公之言可徵矣但欒之全書惜不克見耳故朱子每云以俟後之君子其以是歟

奉化應方伯履平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髯及肸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糨得硬綳綳末不書姓名闇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司郎中越三年出爲常德知府又三年陞貴州按察使仕終雲南左布政使然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冢宰亦知過能改皆可以示後故錄之

吾鄞袁尙寶公相術之驗故具于墓誌家傳矣間有一事人成未知諺云父命推其子蘇夫壽可以妻延永樂中順天尹王公驟患傷寒亟往視其疾神色俱變不可久目亟請其妻出視之云疾雖云甚大事不妨夫人之貌直到一品命婦已而疾果愈後王公以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是則一品命婦之言不爽而夫壽可以妻延之諺不誣矣

大凡人生而父命名亦係乎數天順庚辰殿試讀卷定祁順卷第一旣而司禮監太監閱所定卷閣老以姓名對太監曰此卷固出人一等但傳臚時北方人音與　御名相似閣老愕然乃以王一夔卷易之而祁第二甲中祁廣東人仕終郡守司禮監之識見又出閣老一等此五代史傳張承業豈無謂耶

八十七冊

景泰中于少保謙王都憲文權重于時後　英宗征辟石亨等誣奏以不軌奉　旨本該凌遲處死從輕斬了罷欽此二人赴死所于則連呼皇天后土王但云今已到此伸起頭來就砍連呼何為人後自明白噫王之言其過於于遠矣

鶴林玉露云物無小對能殺虎鼠可害象宣德中王公驥征麓川調者回云彼右象陣公思象畏鼠此間何得鼠乃廣收猪猫數百為備臨陣果然悉放猪猫於前象懼退以此師遂得勝寇既平論公封伯曰靖遠此特紀其一端而鶴林之言可徵

永樂中有親軍指揮三員曰紀綱曰劉江曰袁剛　上喜其名雖各異音則相同因號為三綱日侍　上左右每呼則呼三綱而不名惟紀之權勢熏灼既而劉調官遼東袁調官寧波紀後志滿怙勢以坐事伏誅籍沒夷族今北京貢院其遺址也劉袁子孫至今猶蕃衍之

天順間冢宰王公翱左侍姚公夔一日試該選監生出論題曰道盛德至就試者不敢斥言題目之差但告云題目甚難姚又不得顯言惟體試士之意從容請于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嚴書已久望易此題王曰汝可一易姚曰只易了盛德至善則諸生便可下筆王笑而然之噫冢宰但知道與德之對言而失記章句訓道為言也年老病忘非姚婉言以請則試者情何由達而皆閣筆矣哉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是伊父他人割父遺體以愈他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睿斷若此豈人能窺測哉

宣德中先祖司訓南昌為崔太守彥俊題子昂胡馬圖曰寒馬肥時首蓿枯鷄官早已着貂狐可憐松

雪當年筆不識擅溪寫的盧胡祭酒謂此含畜褒貶每誦之不輟

人之識見不能皆同如海虞吳先生訥戒學者曰記得韻府羣玉秀才猶如趁夜航船聽人說話者謂不必記者我先祖則曰世間學者不能見全書只一部韻府羣玉撮故事之要若欲考驗一看便知來歷嘗謂溥曰記問之學先從韻府使不離左右其庶幾也溥佩服不忘

本朝太和山即古云武當山也真武祀典之盛亦有其由昔洪武末當歲壬午靖難起兵勢如破竹南兵遙見空中真武二字旗幟皆攻後以北也既而入正大統崇重其祀典矣溥嘗問故先祖荅曰聖天子則百靈咸助豈偶然哉

史云郎官上應列宿誠哉是言也列三公九卿乎故中台星折則張華應之長庚入房則李白應之趙普乃紫薇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不能枚舉前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我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又若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則　車駕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薇垣五尚書予以錄於前矣此皆予所聞所見者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哉

文廟起兵靖內難帷幄之功惟姚少師廣孝姑蘇人初為僧於北平仰山寺名道衍字斯道歲壬午靖難功成反初服復姓名曰廣孝是名也蓋因元世祖時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即元史劉秉忠也姚因秉忠改名廣孝位亦至少師吁一忠一孝皆官公孤逃佛入儒有如此人之出處豈可次

故

昔宋太祖微時有詠初日詩云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蓋宋以火德王天下及登極削平僭竊混一寰宇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又有詠月詩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大哉王言撥亂反正見于詩如此我　太祖皇帝一日觀見新月時諸皇子在侍命皆作詩詠之東宮詩云雖然未到團圓夜也有清光照九州我　太宗年尚幼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青天痕影落寒潭底魚龍不敢吞　太祖甚異之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官因亂來依方谷珍與呂玄英為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程得詩即日促裝回番陽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之功績者審有千嗣願自淨身入宮中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太監正統初居中得寵至　張太后崩權傾中外歲己巳虜人也先犯邊勸　上親征者是也乃沒土木之難世莫知其由教職故識之以示儆

吾隣先達鄭大參阜義二十三歲時南京會試有豐城監生與扶鸞云藩府聲名重家邦氣象新行年逢八九天地一開身又云之子青年氣不凡九重深處受恩覃今若問之官去南海功名事業全復永樂十年北京殿試中進士時　上親選方面官問吏部尚書蹇義小秀才寫兩名並來當除鄭山東參政張鸞廣東參政次日又問道兩秀才那個有學問蹇以鄭對就調鄭廣東張山東後鄭任八九十七年甫四十歲卒於北京其官職南北死生壽夭莫不有命存焉

33 B

世儒論陰陽激而爲雷何神是豈知一物必有一神
乎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毋孝一日拉十兵駕舡
販私鹽至郡江北渡忽霹靂一聲挚人舡上江岸
十人皆震死獨敬觀昏絕中默念我死了我母靠
誰即有人援之去死所三丈地而甦惟雷火燎髮
半禿毋殺卒於電所雷之有神如此
宣德間大父南山見生與慈谿王公來俱以教職同
薦入憲臺王巡按北直隷時予少保謙任兵部侍
郎欲舉王自代附書問消息大父復詩云出處雖
同謂睽離各一方只因交最厚常是念難忘賈誼
曾陳策曹參解促裝明年二三月延佇看翱翔西
楊先生甚奇此詩王在職幾五年陞山西叅政大
父未滿六年受　勅任廣西督學僉事常奏保明
經章致和等六人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意氣日
相信交游四十年自非楊烱後誰意祖生先散地
宜藏拙明時肯蔽賢殷勤一封疏消息竟茫然是
宜出處窮通有命存焉
元薩公天錫常有一詩送濟天淵入朝地濕厭聞天
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聞者無不膾炙惟山東有
一吏鄙之公以素愜意特步訪問其故吏曰此聯
措詞固善但聞字與聽字一合耳公曰當以何字
易之吏徐曰看天竺雨公詰其看字吏曰唐人有
林下老僧來看雨公俯首拜爲一字師
宣德初先祖在南昌題出帖於學門云學冠西江列
郡仰詩書之府道宗東魯四方推文獻之邦方伯
孟公見而謫題藩司外門先祖以堂堂藩府襟三
江而帶五湖濟濟官僚順四時以宣八政呈公即
命刻之至今不易
正統己巳先祖在湖臬與巡撫侍郎王公一寧督漕
湖南聞木土之變公與先祖笑於洛陽驛曰不意
今日亦見此事後　景帝即位有　詔開讀於戲
後云云先祖謂王公一寧曰似黔王言體公曰如
何而後可先祖語以對云於戲漢高帝誤圍白登
非無奇計周宣王薄伐獫狁正在中興宣宗室休
戚之相關實天下臣民之攸望詔告天下咸使聞
知公稱善後公以語徐武功徐亦擊節嘆焉

縣笥瑣探摘抄

劉昌 纂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九

縣笥瑣探摘抄　　劉昌

劉昌

龍卵

成化五年六月朔五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蠹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尺布易焉因馳以告始觀之甚恐以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氣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其類也越三日予過和僉憲于州橋西見圖其狀于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又聞前一日卵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門墜于地中惟水而已

菊有黃華

吾鄉范文穆公至能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輩直云始華而菊獨云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與予始甚疑之信如譜中所載其色已不勝其多而月令獨云菊有黃華何也及來河南行熊耳錦屏弘農崤函諸山時正秋草木俱衰謝盡山上下暨木厓罅落皆黃菊大如錢蘩生粲然乃悟河南為中州得風氣之正黃為正色而正秋時著花隨地皆有此月令紀候所以獨言之也然則如譜中所載諸品得無人智力變幻所致與則其見述于月令宜矣

姚太守重士

蘇州知府姚公善多才下士在郡聞有才者必躬請之有王賓仲光博學能文隱于璧姚公過之賓不為禮姚公笑而退明日又過之賓衣母氏布褉持扇佯狂踞坐姚公上與語輒唾涎仆跌姚公又笑而退洎三過之始款論如平生又有俞貞木者姚公以未覿之而誤送錢過忠所繼忠以太守所覿勉為之受他日貞木見姚公姚公言覿未事貞木曰吾不知得無送吾鄉友錢繼忠所乎則吾拜覿均也候公曰繼忠如何可得見乎貞木曰可姚公乃使人迎之繼忠曰吾民也姚公太守也太守與民分如是之絕吾不得詣府然太守主也吾爲儒賓也以賓主相見必在郡學乃可人以復于姚公姚公笑許之明日詣學繼忠已先在遂杭言曰太守以民待繼忠繼忠無所置身若以儒見待請就賓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再拜繼忠袖出書授姚公即去姚公甚重之繼忠後至京以疾死姚公亦死于京市中繼忠之婿曰宋昌裔善草書與沔陽同知偶武孟皆與伊宗性交故所聞于宗性如此

大臣有容德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為作時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於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唐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困於讒誹病進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袁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邪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過者聞之將必以為譏已其孰不加擯也而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其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陣法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還守南京沈靜有大略嘗閱師盟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為方圓斜直之勢令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幖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為二十五人為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為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為二百五十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為游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共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游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統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為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

故當時將校莫不信服公嘗語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陣法不知本于何人愛其所得者爲多也

東南五才子

吉水解學士(縉)天質甚美爲文不屬草頃刻數千言不難一時才名大譟時杭有王(洪)希範吳有王(璲)汝玉閩有王稱孟揚常有王達達善皆官翰林四人者詞翰流麗孟揚常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者足以桴柱東南半壁議者謂爲知言後希範以侍講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公總裁國史希範因言其書徵屬士胡褀于五星聚奎之下若以其祥爲褀發者公爲褀子疑有私且漢書五星聚東井後高允辨其誣國家神功聖烈之盛正不必藉此頗忤旨左遷禮部主客主事而史因是脩正汝玉作神龜賦上親定爲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玉賦第一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玉文辭甚妙臣寔不能勝上喜時安南平乃召新城侯與六部賀表皆令王汝玉撰既上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淮)侍側上曰汝玉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忝文簡公叩首言汝玉以是自矜退多後言王孟揚亦不自安南還得罪乃與汝玉先後下獄死獨王達善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況太守

蘇州知府況公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勅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鍾何乃舉朕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遂爲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擬用鍾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皆授璽書以行公至蘇府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歲禁狡猾而患豪縣弱執勢家侮慼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命唯謹又來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鄭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後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表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爲義類如此歲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爲歌謠曰況太守民父母早歸來一田叟又曰況青天朝命宣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其柩歸其政績具見張脩譔洪所著傳

楊文貞公爲士

楊文貞公士奇頗愛士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爲文仁廟即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入謝上曰此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識蓋夏忠靖公治水蘇浙得繼文以歸公偶見之耳

曾狀元絕筆詞

曾狀元子啟名棨永豐人仕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善草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既入內辦試上曰堂堂翰林獨操一人如彼者乎眾以子啟應詔御試天馬歌子啟之文先成文多潘晃士人後成詞復賽遂上立賜子啟瑪瑙帶始授士人官由是子啟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提筆書曰宮詹不小歲周非夭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郎

軒都憲

左都御史軒公(輗)持己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復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侍公牘之存問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朝廷脩英廟實錄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送官耳

學與才不同

翰林侍講劉公(鉉)于始舉進士以鄉曲上謁踰年公始報禮坐定言年老懶不欲與人競相往來必俟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闊而簡于接人亦省事又言吾鄉國初仕翰林者梁用行滕用亨皆傳學能文章每有所作必旬日始成王汝玉時爲贊善日爲文數篇謝老先生驚嘆傳觀則曰此皆吾所讀書非有所加也何故其速成如此今翰林吾吳中二三人吾每作文必旬日始成而張士謙益則日作數篇信學與才不同蓋公隱然有自負者

風變得雨

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明後之二日也且時微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瀰漫東鶩其色正黃觀衢衢如衍柴然土沾人手面洒洒如瀑少頃天地晦冥微覺慘淡偶紅如血仰觀雲天煌煌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黑至午未時復黃始開明當晦冥時人相顧慘懼時方憫雨百計禱之終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帚輕掃拂之勃勃如塵積地皆黃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風如雷明且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黃四際尤甚時或紅黑蓋不知其爲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

日午後始霽民庶大悅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竄其中向時襄陽石賊是已發覺自頜予赴南陽至麒麟崗見大塚數十皆若嚴發者問從吏曰崗上有大塚今摧陷矣此石麒麟即故塚上物也予悵惜久之至十二里河見大塚益多文至三里河則一草菴菴外方塚石甃橋且治碑紀建橋功皆粗完予入菴中惟一小童云有僧且暮入城矣予問此大石何從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爾余徧行石間見石上有泚血嚴滿問從吏此何爲曰當是殺牛馬然予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予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予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涴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予愁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識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爲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何邪昔韓滉嘗曰賊非牛酒不嘯結滉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予身在述職恥自嘆息而已

金侍郎殊遇

吾鄉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公忘護持已失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公觀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宣廟促令內侍爲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歸于完蓋殊遇也

恃才矜傲

予讀唐書藝文傳所後文章士矜誕傲鄭世翼鄭州榮陽人嘗遇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追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

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文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及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如何荅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其矜誕若此而居之不疑何邪予在鄉時聞鄉御史亮作三麥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公子曰湯家公子善琴謝好似蜉蝣撼大樹文章光燄萬丈長却說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窓此三人者予獨不識蘇平湯名胤勣字公讓在江陰時予與同寓今有松陽學諭錢端學聞胤勣名乃候拜之坐定端學屢質所爲詩胤勣始曰可中而厭終則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端學蹐蹐去予贓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以今觀之乃果然也胤勣曰吾詩正學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草窓名溥字原博嘗爲翰寓詩有今古茫茫白雲老之句衆推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楊謂老草窓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已草窓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溥詩不得予以爲白雲老者蓋指翰寓如白雲常在則謂之老亦無害況晉人題李老谷固有駱駝夜吼青雲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胤勣同過草窓胤勣執禮甚恭携八詩就評草窓以手掩之問曰此何詩也胤勣曰北京八景詩草窓曰此在當時胡文穆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講詩皆未易及公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已也胤勣曰第讀之草窓爲讀一首即已還曰不如矣又言昨與楊帥作白鵲詩殊不佳我亦嘗作乃爲遐將白鵲詩如公之作直學課詩耳草窓詩曰早隨金印出遐州晩送懽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繡幕旗竿一丈掛胡頭胤勣大稱服此頗近夸而夸者亦復自屈於夸者要亦遇其敵而然也（當時有晏鐸王淮及平等謂之十才子）

木氷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予自西華抵扶溝明且坐堂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并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輿卓此何物曰樹孝也因檢王筍集有云氷凌禾稼達官怕既而聞河南李少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卒大夫之所繫固重也夫

白楊

予初不識白楊〃來河南廵行郡邑嘗出北邙經平疇入山谷見丘塚閒旁大樹問從者曰白楊也乃悟古人哀挽用此不爲無謂東南丘壠旁植松栢故人多不識白楊蓋其種易成葉尖圓如杏枝頗勁微風來則葉皆動其聲蕭瑟殊悲慘陝號南山谷尤多高可二三百尺圍可丈餘修直端美用爲寺觀材久則蹶裂不如松栢材勁實也

鼨鼠

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猫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班黑正類豹文豈所謂鼨鼠而俗謂之石虎邪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枚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公卿多有與四品以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就服朱馬導引有搢笏于帶者有手自持者有人爲持者要之皆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笏有囊而世因置笏囊乃知古人擧動不苟如此今人借使能置人亦無肯效者

藝事自負

王孟端中書寫山水爲一代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從後呼之孟端不爲應有同行者曰黔公呼君孟端曰吾亦聞之必其與吾索畫耳黔公追及之果云云孟端亦不荅黔國又造其第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負奇黔公其西賓平仲微者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待彼與求耳使人之售其身之易者覩孟端之於畫亦可以自媿矣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蘭陽縣掘地得二印上送于河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五六分文曰宣差副摠領之印背有天興六年六月日行宮禮部造十二字旁書宣差副摠領之印七字其一文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印視總領之印差小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宮禮部造九字旁亦正書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八字此是大金時物而篆文不甚疊字畫或五或七或九皆取陽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亦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失記其所造年月當是同一時也我朝凡印章每字篆疊皆九畫此正乾元用九之義豈彼之所能知哉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曰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予有藏者湯東谷鼐從予索之詩曰無句無酒飲詩腹千焦枯聞有黃封在何妨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堂曰片言曾抗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伯禮部尚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斐柱西山笏間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

古銅欵識

予嘗至南内于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平直首微殺下有靶長可二尺濶僅及寸皆欵鋘作童子奉牌舞牌上有古并聶家四字面欵鋘題模稜難斷佞臣頭碎腦翻成百倍憂解使英雄生膽氣從今不用佩吳鈎詩直似宋元人作然不可考矣

龍鬬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予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一月二日自南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在濃雲間蜿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蹴然若草書盂字之狀忽又有一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鬬云

守宮詩

湯徵勳與予極善嘗作六體香奩詩六百首予嘗序之記得其素腕守宮一詩曰惟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斷腸堪斷蜥蜴魂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釧曉茜花光映玉鞲寒何時試捲香羅袖笑語東君子細看予誦於人人有知詩者曰此何職李商隱公議後爲拳將守邊一日登城四望曰黃沙白草漫漫吾一腔血乃委於此地耶從者聞之曰何出此不祥語公議曰吾既受節守邊豈可偷生乎既而胡人有牧馬城下者公議怒即勒兵赴之既接戰而胡大至同事無有救者遂遇害朝廷贈官賜祭雖其無長慮而輒輕發顧不謂之奇男子耶

二十八宿

文廟嘗任大學嘗于進士中選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親課試之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周文襄公忱時奏言願入選然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曰此有志之

士許之凡二十九人又令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羲獻書以黃文簡公淮領之一日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者亦日習書然不敢儕諸人之列但從陛下臨榻顧遇耳上曰卿嘗持其所書來否公因出諸袖中上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中之後也上聞剛中名改容久之曰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者同習書公曰然尚在匠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上從之且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雅善山水又能寫神習書未久爲中書舍人歷事三朝以刑部主事致仕云

讀書錄

薛文清公瑄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齋則予不敢必耳

著書爭名

四書詳說蘇州知府況公刻于郡庠袁鉉作序以爲王廙熙陽作言熙陽丞沔池時稿留曹端家刻既成其書四出端爲霍州學移文于蘇言四書詳說乃其所著孟子中有其訂定白馬之白一段又言熙陽已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熙陽爲山西左布政使以公事死無害其著書也端辨四書詳說爲其所著可也言熙陽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非也

贗譜

袁鉉績學多藏書然貧不能自養游吳中富家依棲之間與之作族譜研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爲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歷代封謚誥勅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鉉贗作者鉉年七十餘竟以作譜事致一家爲

其所所究破其產入四竄避去而鉉亦不復來矣

詩讖

正統三年十六月一日予始入吳縣學爲增廣生是年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爲春秋魁第四名吳瓛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既而赴會試槃作詩留別其詞有曰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又咏胡蝶云莫怪風前多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已而果狀元及第

讕言長語

曹安輯

亦政堂訂正讕言長語卷上

松江　婁莊曹　安輯

天生沈德先
繡水　　白生沈孚先　校

作古詩爲上劉坦之選詩補註可法又李杜全集不可不味選唐者非一世以唐音爲尚及范德機云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律以唐人爲宗之意惜有唐音輯釋丹陽顏潤卿註宋祭酒訥爲序平陽劉敬伯輯古詩選唐蘇平仲序之云楊伯謙唐音盛時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異乎十三國風大小雅之所以爲正變者矣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予觀虞伯生序唐音謂知言之難不爲無意故王永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葉水心云爭妍鬪巧極物外之變能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宋眞西山集古之詩文曰文章正宗其於詩必關風敎而後取盧陵趙儀可譏之曰必風敎云乎何不取六經端坐而誦之而何必於詩詩之妙正在艷冶跌宕梁石門寅辯趙之言爲非由是言之詩學漢魏盛唐有關風敎去艷冶跌宕等而上之其惟三百篇乎康衢之謠虞廷賡歌五子之歌洪範數語又三百篇之權輿古詩之祖也讀詩者不可不知

文章之選自漢　下梁昭明太子統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元之文爲文選宋姚鉉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之文爲文粹宋呂東萊選宋人之文爲文鑑元蘇天爵選元人之文爲文類迂齋疊山又各批點古文又有續文章正宗諸集古人之選亦備矣以予觀之枉精不在多韓退之嘗取巳文二十六篇爲韓子余斯遠盡平生文才二十餘首首稱善然詩文不能兼工故謂曾子固不能作詩曾昔云古者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有以哉昔人謂老蘇不工於詩歐陽公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數公之文名世而人猶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

唐以詩取士故舉進士者多以詩名家四明烏斯道序王子與詩云詩嚴於文故文與詩不能兼工

三場之學在今時出身之階梯也然足以知聖賢之言之與古今事務之緊粹亦不易矣吳臨川云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善詞末場在通今而知務長於此而短於彼得其一或失其二其間兼全而俱優者不多見也

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紀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胾此吳草廬支言集中語

宋葉適浙龍泉人號水心嘗云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適士擅其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或不得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爲可惜也又云爲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

唐子西謂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六經不可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故宋景濂謂作文專法漢史信然

作史實難非司馬遷班固不能以致其傳非孫

盧劉鑿齒吳兢不能以及其決非司馬光劉恕不能以達其權非朱子不能以守其經

太祖高皇帝云宋濂之文不如王禕之典雅王禕之文不如宋濂之華麗楊士奇亦言劉伯溫之文不減於宋景濂劉特以功業掩之耳今三公之文具在識者考之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于以見漢之文章渾厚森嚴試以漢之文章讀之自見漢詔尤不可及

近年所刊之書多不關世教以予取之宋胡致堂崇正辨一書蓋因僧仁贊之所論按其事而折之燎然明白佛之徒無以逃其妄今刊本在南陽府元張養浩衛聖編謂老莊申韓楊氏之書與吾聖經黑白較然惟左氏荀子秦漢以來諸儒濁亂聖人之言則爲之申別毘陵謝蘭取聖賢問荅之語關異端者爲書名曰辯惑編經書子史先儒扶正抑邪之言備裁合而觀之眞可以正人心

周易人多讀本義不讀傳不知傳義不可闕書讀禹貢節要詩不讀變風雅春秋不詳崩薨卒葬禮記喪服大記等多不考學庸多不讀或問論孟多不讀序說經有節文史有纂本百家諸氏之書皆有纂集以爲一切目前苟且速成之計父兄以是誨子弟師儒以是訓學徒近時書坊又刊時文以衒末學不使義理淹貫可勝嘆哉

離騷爲詞賦之祖朱子論屈原者盡矣揚雄乃作反離騷其後有非國語者又有作非非國語者有刺孟者又有作刺刺孟者辯言思之可發一笑

資治通鑑倣春秋而作楊文貞公謂有關治道之書予少不知正統十三年授徒海鹽王翁尋以綱目爲問遂日手之不釋蓋左史記言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綱目所以接春秋今續資治綱目於宋元二代亦備

三體唐詩有實接虛接用事前後對等目謝疊山批點文章軌範有放膽小心幾字句等法竊恐當時作詩文時遇景得情任意落筆而自不離於規矩爾若一一拘束要作某體某字樣非發乎性情風行水上之旨

杜子美律詩自成一家言元進士臨川張伯成註杜詩演義曾鼎大作傳有此作又有刊版告語惜其少傳往往作杜律虞註以爲虞伯生古今人冒前人之作爲己作者居多

予家有陽春白雪小本元人如劉時中關漢卿諸公之作尤多大抵元之詞曲最擅名予嘗私論之曰漢之文唐之詩宋之性理元之詞曲試以漢之文言之果有出於董賈之策乎以唐之詩言之果有出於李杜之什乎以宋之性理言之果有出於濂洛關閩之論乎以元之詞曲言之果有出於陽春白雪之所載者乎況四代人物又不止於此乎

作詩亦要着題如杜工部亦有不着題者如天台黃庚試枕易詩云古鼎烟銷倦點朱翛然高卧夜寒初四簷寂寂半床夢兩鬢蕭蕭一卷書日月眞心知代謝陰陽回首驗盈虛起來萬象皆吾有收拾乾坤在草廬考官李侍郎應祈批云此詩題莫難於枕易自非作家大手筆豈能模寫盡以其不涉風雲月露江山花鳥此其所以爲難也余閱三千餘卷鮮有全篇純粹正如披沙揀金令人悶悶忽見此作君紛紛盆盎中得古罍洗把玩不忍釋手此詩起句便含賸意頷聯氣象優游殊不費力曲盡枕易之妙頸聯眞心回首四字極其精到結句如萬馬橫奔勢不可遏全篇體製音調諧宮商三復降嘆此必騷壇老手望見旗鼓已知其爲大將也冠冕衆作誰曰不然黃山谷在場中試野無遺賢詩云渭水空藏月傅岩深鎖烟考官批云此人不特此詩冠場他日當有詩名滿天下後山谷果爲江西詩祖

歐陽玄爲浙省考官本房得四靈賦一卷詞意高迥覈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玄爭之力且曰其人氣埸如此經義必高督掌卷官取其本經視之至則偉然老成筆也及拆卷乃程端學同列高翻襲瑞素知姓名謂玄曰此四明程先生之弟徵先生幾失此佳士明年會試經義策冠場試官白於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使學子得挾書入場屋十毀之下未必能作此等文字湔置道榜第一然則文須老成主司必然刮目

松江府志云三泖乃古由拳縣沉沒每天晴月朗舟過者分明見其中井欄街衕宛然正統九年夏予赴梁之南京舟過泖中予適俯舷忽見水清處井欄街衕如故是亦一遇古迹不淺有如此

天順六年予校文江西新建縣之舉子以落卷中取一一可者其卷不批倒蹬取之乃李士實也李發進士第進刑部主事陞郎中今爲提學憲副有文名成化十二年校文山西同考以詩卷一篇采采卷耳三章文甚奇特予以他篇不甚稱置之至填榜同考又言及予以爲言僉曰可遂拆卷填其名然則宋木點頭之事豈無哉

昔舉士巢睫集絶似唐予天順六年校文江西舟廻泊鄱陽湖女兒港舟人下舟間予讀何書予呵之其人曰我少從賀祭學士泊此港有一詩予索一誦其人即誦予筆之詩云彭蠡湖邊女兒港秋水未乾湖水長女兒一去今幾秋時有行人來繫舟岸柳汀花濕紅翠拂似鬢帶花濺涙茅屋參差石徑斜港口人烟凡幾家當初知是誰家女後來嫁作誰家婦嫁時湖上隨弓鞋至今尚想凌波步我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欲從前大姑問大姑默默凝新恨紅顏薄命眞堪惜女兒名姓無人識年去年來湖水春空使行人弔陳迹君不見古來多少大丈夫老死湖山名亦無巢睫集中無此豈非滄海遺珠

予於成化五年之元江署學一吏人家多藏書蒞洪武迄今不遺內一詩乃江浙省提舉臨川艾性夫作貫酸齋作序予手鈔之其七言律大辣古選五七言絕歌行語古多關世教如賦銅雀硯末句云請君唾去勿復用銅雀猶在吾當擲拋滿吟云區區小器安足惜萬金乘塌廓亦然臨卬道上招魂歌云安得天上蓬萊宮却若人間馬嵬鬼

元江鄰於緬國多榕樹其風俗大異予賦一詩以紀之曰日春日給作生涯土屋平鋪幾百家地軟黃牛都睡足車里多黃牛其足軟止可食草深灰象並張牙車里緬並良地出象能鬭飛來鸚鵡渾身綠此鳥能人言人家多畜之嚼罷檳榔滿口霞以檳榔和蔞葉灰食之當茶又多芭蕉實酸角蘇木胡椒瘴癘不世三伏暑誰知臘月尚穿紗言之鄙俚姑道其實

文人辭賦於史者多曹植七夕詠曰日牽牛今桃織女交有際今會有期張文潛七夕歌言牽牛織女二星云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牽牛夫世人遂實其事曰樂天長恨歌敘明皇思貴妃天上人間會相見云云人讀之不覺可喜元艾性夫作臨卬道士招魂歌云安得天上蓬萊宮却若人間馬嵬鬼今剪燈新話餘話等一切鬼話啓蒙故事收之後人遂以爲實然

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祭於宋中葉唐先天開元間封爵爲王宋大中祥符間加曰帝廟之爵之像之皆非當理以地祇而不人其像笄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一其祠廟祭於其方嶽而不徧于天下爾雅祭山曰庪縣謂庪牲幣掛儀物陳北溪曰泰山魯鎮惟魯邦之所得祭而立祠於諸州何謂歸然而峙者山之形而人其貌何爲立寢殿於後者又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也惟

太祖高皇帝改正嶽鎮海瀆城隍廟號詔止稱東嶽之神於禮方正搜神記據東方朔謂杠氏即東嶽帝君一何悖耶予兩抵濟瀆在懷慶濟源縣只一池水水之清洶非凡水比其西即北海搜神記謂江瀆楚屈原河瀆漢陳平淮瀆唐裴說濟瀆楚伍大夫甚是無謂

天下有眞武廟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天下尊崇聖祖嫌名玄朗改玄爲眞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眞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塑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腳踏龜蛇一何悖耶宋祭酒訥宋學士濂嘗辯之

老人星一名狐南一名南極見則天下治平只一星耳今人往往以長頭短身在杖侶以龜鶴等謂之壽星此皆傳襲之弊畫工取巧而然士君子亦信之何哉

世有三官廟三官經有上元中元下元三品之說東南人於正七十月齋素謂之三官齋一日觀宋學士濂跋三官祠記云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其法畧同而魯爲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斬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府三官三官之名肪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雖大亦兩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爲三是必有其說矣朱公之論足破群疑元揭文安公作曲阿三官祠記一切歸諸道家不將何哉

天下學宮皆立文昌祠奉之以王可也而人其像春秋祀之以牲世俗相傳其神爲周時賢士張仲死後爲之搜神記又按清河內傳爲吳會間人張戸老之子名亞又有七十三化之說近又刊七十九化書使人可驚可愕而儒者亦信之不知北斗之前有星曰文昌史謂其理文司祿但一星耳有是星則有是神祠而奉之在禮雖未之有亦崇文之義焉予見作此祠之文多矣惟山西大同文昌祠記進士松陽盧璣之言爲當、

凡寺中有輪藏者供一傅大士問之僧衆皆妄說無稽少時聞一詩云架裟新補片雲寒足躡儒鞋戴道冠欲把三家歸一轍慇懃終是不成團蓋譏之也俗云其人道冠儒屐釋架裟正此而搜神記謂其名翕義烏人幼通三教書自號善慧大士云云又不知何據此不足論姑識之以警愚俗

關羽廟亦在在有之或云義勇武安王或云壽亭侯或云關王不知廟像之設以魏王嘗畫羽戰克龐德俘于禁降伏之狀于高陵之壁爲之權輿也或據其有義勇之烈塩池之功亦淺之乎知羽者矣若其大節在不忘先主之約王肅曰有北面爭天下之志是巳作廟記者多矣予偶見金田特秀解州廟記云方曹勢熾燄劉力孤弱事君不忘其本見利不失其義海東馮子栗眞定廟記有云當其賊操九州之地巳有其七之時獨不忍棄背顛沛流離之玄德昧二公之言羽之衷愫暴白于天下後世矣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止稱府州縣城隍之神惟有司得祭士庶無預城隍之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爻城隍之有廟殆亦以稷配食者之靈祭城隍於配食之廟猶明堂之祀帝云耳此先儒之正論今多塑像寢殿立配又置兩廊之獄如東嶽七十二司之謬可供一笑儒者察之

毘陵趙應芳謂吳人不當祀范蠡本太史公之筆杜牧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爲比越人祀之可也如諸葛武侯蜀人祀之吳魏未嘗祀焉亦有議論以予觀之范蠡張翰陸龜蒙皆取其去之爲高他未暇論觀高季迪三詩可見

神有不當祭者予嘗過濟源軹城有聶政廟鄉人賽之杭有秦檜祠又吳草廬集云去曹操廟郎州立梁松廟名陽山廟劉賓客有詩方回云馬伏波爲其所傾者似不當祭人有官君子若此者宜去之

世之人多以儒釋道爲圖或塑像於寺觀釋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當道有司見之者畧不介意而斥之孫復作儒辱云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天下之人愚衆賢寡莫不爭競而趨之於是其教與儒爭馳並駕峙而爲三吁可怪也儒者不知其辱而反尊之者多矣得不爲罪人乎

佛初入中國有四十二章經以生中國爲難今人往往欲生西方何也明道觀佛書曰不觀無由知其理吳草廬註道德經其云治國如烹小鮮佳兵不祥可取

道士竊老子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而爾徒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燥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竿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唐呂用之以桐人書高駢姓名於胷桎梏釘之

胡致堂曰桐人桎梏世所謂咒詛也或見高駢之誅以爲驗彼呂用之之死又誰咀哉苟明乎理則不以此惑矣

楊萬里與零陵唐人鑑假爐焚香以問卜唐答以詩云聞爇爐香要决疑不疑何用卜蓍龜聖人自有常編在進退存亡豈不知

顏魯公喜仙佛及使李希烈死之故王仲光詠公書虎丘道士詩刻云長生心慕神仙侶終不貪生奉逆臣

賦比興爲詩之正體古人多有作比詩者近年不作比詩如元進士德興董仲可明皇貴妃對奕圖云內詩縱橫勢已危三郎何事不知幾秖因一子參差久費盡神謀爲解圍劉伯溫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緑苔吉水李子儀墨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春風玉顏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三詩非題亦難猜也

世言宋元人詩不似唐然文獻通考取宋人如石曼卿王介甫諸公詩歐陽文忠公論宋人詩中多警句近有詩入玉屑詩林叢話瀛奎律髓詩學梯航皆雜宋詩在人自擇元程雪樓邉渠舟圖云如此風波惡舟中坐宴如此時不經濟借問讀何書吳草廬楊妃病齒云

齒痛自顰眉君王亦不怡此痴如早割何待馬嵬時浙人張庸陶穀驛亭圖云蒼鈞纖簟湘紋凉緑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寒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兆自有清意四明李照詩一冊予記其王荊公墓云天津橋上鵑聲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麥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緑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擾荒塚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又如宋景濂劉伯溫王子充蘇伯衡詩又非淺學可到子充洪武初使雲南不屈而死予始至葬其墓乃編一集公之節不下古人予作序云文人往往不得其死如司馬遷班固蔡邕嵇康范曄謝靈運崔駰如九泉下人公可謂志士仁人矣公之詩文逼古冊中戶號云挽舡上逆水欲進不得前丈夫得意日何異下灘舡

國朝詩人不一多有刊本其間好詩亦多不入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巳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緇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能池黃簾綠幕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碑廬陵陳循海棠山鳥云數聲啼鳥正關關嫩綠輕紅雨未乾一段雅容誰不愛春風能得幾時看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年春雷震海門

初來遠客欲銷魂嬖開即墨牛爭觸戰罷陽馬亂弃伍相猜疑何日散錢王功業予今存天涯一點青山小砥立中流任吐吞鼎作和埔塞云詩落人間有恐存誰歌楚些為招魂愁連芳草春無迹魂斷夢花月有痕華表柱存遼鶴返少微星殞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想像高風醉酒尊臨川黎擴擬唐宮人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著入白雲之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雲蹤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伴吹簫引鳳凰吳興丘天祐弔趙子昂云宋家王孫鳳凰雛骨冷空山不可呼一代文章藏翰苑千年詞翰落江湖秋風白鶴飛遼海夜雨銅駝卧綠蕪今日吳興山色裏尚餘光彩照吾徒金陵王徽舟中雨夜聞鴈云群鴈來何晚寒聲渡遠空凄凉應帶雨悲咽爲兼風獨客雙垂淚孤舟半掩蓬如何愁不寐聞尔別離中王汝玉漁村云汀蘆紛有白露凝一灘寒月未收罾西風吹醒江南夢四壁蛩聲半夜燈山行云蘿蔦陰中是幾家青山數轉到門斜桃源秖在鷄聲裏不用緣溪認落花張弼送羅狀元倫謫官福建云烈烈轟轟好丈夫曾從金殿聽傳臚十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郭隗臺前折枯柳考亭祠下掃寒蕪時人欲識襟懷否天上浮雲自有無

詠物詩亦難唐人池鷺鷓鴣無以加矣餘姚徐菊坡蕭杖詩句句見蕭杖緊竅霜鋒入手輕知音未遇伴閒行刻搗賜老聲還壯隨鳳升山力可憑弄月松根因枉石衛風花底爲和笙何當扶上雲霄路吹徹鈞天合九成紹興劉師邵失鸚鵡云來從西域養經年飛入青雲最可憐銀甕空遺香露水雕籠閑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書幌學舞長疑在綺筵此去想應尋舊伴隴山雲樹尚依然蘇平綉鞋云幾日空閨綉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半彎嫩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脫蒂輕南陌踏青春有迹西廂立月夜無聲摘花又濕蒼苔露曬向西窓趁晚晴三詩貼題

弔古詩古今最多如李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遂不題釣臺詩人有一首云嚴陵臺下大江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滕王閣元僧一詩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青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嘉禾陳延齡年少作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便覺獻庭腥兩宮環珮烟塵迴百戰山河草木青雨暗霞祠嘶鐵騎月明陰井泣銀瓶凄凉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不忍聽又僧德珙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常使行人淚眼枯輦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烏夫差古墓迷黃蘖伍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岩山色在峥嶸樓閣倚浮圖二人皆少年作此頗有唐氣

挽詩今人多作余鼎挽蕭時中狀元云待漏共趨丹鳳闕聯班每侍建章宮芳郊遊覽軒車並秘閣編摩几席同沈約體羸吟獨苦相如病渴賦尤工死生一旦悲乖隔追想前時似夢中又尹鳳岐一首沉酣醲郁醉葩經禮樂三千對大廷天上幾年依化日斗南一夜暗文星玉堂仙去名猶在石室人歸戶已扃萬里故鄉回旅櫬白頭老母淚零丁祭文韓柳歐蘇集中可法近觀解學士縉祭沈指揮文壽夭一理富貴一命百年非久二十非促既咸振乎西廂不同腐於草木老淚如泉仰天一哭

送行詩古今千萬楊少師士奇南歸中朝少以詩送公吟一絕云東岳祠前動別驂歸心先已到江南同官敢怨無言贈天語叮嚀已再三至南京言及吏部尚書黃宗載送一詩云不到鄉關四十年承恩深荷九重天衣分內帑金花重詔出宸衷御墨鮮周道北來奔電馬大江南去順風舡遙知拜掃先塋處人羨

蓬萊第一仙永樂中尚書夏公原吉送弟還長沙颯颯金風八月闌汝今歸去寸心安萊很有味莫嫌淡茅屋無書可借看日具旨甘宜奉母秋收租稅早輸官明年此際還來望莫遣家參鴈影寒一皆質中自然語讀書陽文集維揚程廷珪送余廷心赴太學云蘆葦蕭蕭江上秋吳舡三日任揚州舵花深淺青綾被雲葉新裁紫綺裘官驛馬嘶風滿樹別筵人散月當樓明年征鴈將書去人在蓬瀛第幾洲似覺清婉

宴集詩古今尤多正統初鴻臚楊善東郭草亭宴集詩一冊予時年十三四獨喜少師楊士奇一首有杜意帝城南畔春韋曲浩蕩風光三月中衢路塵埃過雨淨園林草木競春紅主人置酒與非淺衆客題詩歡不窮一杯一曲日西下莫待銀蟾生海東

詩難得句句好前人亦然薛道衡死隋煬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文士王胄死帝曰庭草無人春自綠復能作此邪近徐國公宅扁恕齋一人聯云窓前適意存芳草林下歸心放白鷴又扁夢軒一聯云謝家兄弟池塘草商室君臣鼎鼐梅又一人作聯趣予忘首二句次聯云溪邊倚杖看雲起石上橫琴待月明曲徑苔深留莫榻閒庭花落聽無聲山童且莫獻茶曰秪恐松陰鴻夢驚翰林編修賴世隆左遷台州府經歷卒于揚州臨海王倕挽詩兩聯云却投班馬堂中筆來運龔黃幕下籌祝史無由發癖死看花有夢到揚州又如前人春水渡邊渡夕陽山外山之句皆奇

五言絕句如汪神童詩各賢詩其中首首佳勿以小詩忽之作此熟勝於五七言律如身閒茅屋穩心定菜羹香識破世間事淡中滋味

長二十字深有意味程雪樓賦一初云一從何處起初自幾時名昨夜山中夢梅花雪乍晴張光弼題鷄云鳳凰有五色鷄亦有五德鼓翼不妄啼一聲天下白

吳與弼作詩學性理惟杜鵑詩有情景詩云西川如錦自忘歸啼到江南意却悲古樹淡烟殘月曉落花疎雨暮春時空遺蜀帝千年恨誰續唐人再拜詩欲向青山一相問數聲不盡又何之予走四方見人詠麗情者元旋子賦老妓云閑却春樓是幾宵舞衣香減不勝腰西風鬢影羞鸞鏡明月歌聲怯鳳簫雲冷東山春寂寂花殘南國草蕭蕭江州流落商人婦一曲琵琶恨未消前人美女折花云梳罷雲鬟出戶來輕移蓮步海棠堦臨風折處香生手對日看時影在懷蜂簇露華凝翠鈿蝶隨春色上金釵曲闌干外苔痕濕歸去多

應換綉鞋舊記姑蘇徐庸楊妃妒舞云曲按霓裳舞翠盤滿身香汗怯衣單凌波步小月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定海棠無力雨初乾風流自古迷心目莫笑三郎倚醉看

吾松張弼以草書擅名不如其古文詩超邁等夷僉言一首寄予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得隴望蜀徒尔爲未知是福還是禍云此翁寒號虫也古人未作予故補之予與以寧先生萬里相思無以寄意聊書以通云時予在滇之臨安成化五年也十二年秋予之京除武邑又送一詩云三十餘年走宦途壯心牢落雪盈顱著書只欲明忠義每懷何嘗計有無天地恩私蒙聖主河汾事業在諸徒嗟予鄉曲無窮意都付臨岐酒一壺小序云先生所纂比千錄王文忠公錄皆有關於

世教詩故及之題晉寧凌節婦云柳葉桃花幾度新寒窗獨坐不知春世間碌碌隨流者空有須眉愧婦人又題一舟泊一舟行小畫前舡乘風棹千里後舡挹矴猶未起同在江湖各待時傍人且莫論行止

古人和詩和意如賈至早朝大明宮和者杜子美王右丞岑參可見後來次韻未免屑屑近時凡有詩章惟歌律與古選全不之尚予嘗

欲取皐陶賡歌五子之歌洪範及詩之三言
五言七言體刻之使人習之以復古而未暇
予十七游松江府學見東齋壁宋昌裔草書風
入松二詞偶考虞伯生集云此詞臨安士人
作末云明日重扶殘醉思陵改爲重携殘醉其
一虞伯生在館閣作以寄柯敬仲傳士二詞
膾炙人口夫詞調最難周美成有片玉集予
嘗跋其某名某名者康伯可九日遇雨望江

南何何有九日故事弁雨又一人題項羽廟
酹江月云鮑魚腥斷楚將軍鞭虎驅龍而起
空費咸陽三月火鑄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
陰陵道狹月暗雲如壘楚歌聲發山川都姓
劉矣悲泣呼醒虞姬爲伊兆別血亦飛花碎
霸業休休騅不逝英氣烏江流水古廟頹垣
斜陽紅樹遺恨鴉聲裏興亡休問高陵秋草
空翠
王昭君歸州王嬙女入胡琵琶歌云蒙茸蔓蔓
其葉立黃有鳥處此集于苞桑
漢劉敬封奉春君主與匈奴和親王昭君怨之
元文性夫詩云合爪胡天怨奉春以予考之
昭君自請行若無怨
後漢匈奴傳言呼韓邪單于來朝願爲漢婿後
宮王嬙以積怨自請行此事之實也西京雜
記乃云元帝使畫工毛延壽圖宮人形貌按

圖召幸王嬙以賂金少畫不及貌及將單于
宮人王嬙當行帝見之悔乃殺延壽梁石門
寅已辨之惟李太白杜子美二詩得正王介
甫明妃曲云體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
延壽歐陽永叔亦云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
益自是後人多本之成化十二年夏予過歸
德閱州志載王嬙事李杜二詩在予跋以正
其誤在滇聞人言詠昭君一首云塞上北風
吹翠鈿橫梳來狐白勝於綿將軍食肉自無恥
女子別家誠可憐青草不凋胡地雪碧梧空
老漢宮烟琵琶千載人猶學哀怨分明第四
絃不及延壽事又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須
卜單于復姓居次云其名次徐連反
論詩文體製文章正宗蔑以加矣然諸體中亦
有遺者元詩體要爲類三十有八曰四言體
曰騷體曰選體曰樂府體曰栢梁體曰五言

古體曰七言古體曰長短句體曰雜古體曰
言體曰詞體曰歌體曰行體曰操體曰斷體
曰吟體曰嘆體曰怨體曰引體曰謠體曰詠
體曰篇體曰禽言體曰香奩體曰陰閣體曰
聯句體曰集句體曰無題體曰詠物體曰五
言近體曰七言近體曰五言排律體曰七言
排律體曰五言絕句體曰六言絕句體曰七
言絕句體曰拗體曰側體固無不備尚少擬
古體和唐體倡和體回文體吳訥編文章辯
體其目有古歌謠詞賦樂府書記序論說解
辨原戒題跋雜著箴銘頌贊七體問對傳行
狀詩諭告誓書批答詔冊制誥制策表露布
論諫奏疏議彈文檄誥法諡議墓碑墓碣墓
表墓誌墓記埋名誄辭哀辭祭文連珠判律
賦詩詞曲亦無不備尚少文啓表狀問答奏
狀諸體此外詩文有風雅頌賦比興又有典

謨訓誥誓命教令勅宣祀移箋簡牒劄子諸
體然則詩文之作難矣不可不知也
禮記月令春其數八夏七中央五秋九冬六但
舉天地成數中央土獨舉生數者土旺四時
以土之五各兼配爲生數亦各得成數也皆
考數以五者天有五實地有五類如五性五
常五品五倫五教五福五行五位五爵五旗
五際五子五廢五官五穀五味五臟五兵五
與五權五量五度五禮五射五御五刑五侯
五王五技五色五音五方五肉五領五河五
均五反五畜五湖五溪五屬五部五倉五果
五萊五飯五法五馬五常五殺五兩五鬼五
胡五毒又五達道五弗措小司寇以五聲聽
獄訟求民情洪範五行禮有五經史云三老
五更又有五君詠五老榜鷄有五德馬氏五
常五年一巡狩之類不可枚舉孫卿用兵亦

有五權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皆宜商榷而類推

蘭亭會四十二人流觴賦詩成二篇者王羲之王凝之孫統謝安孫綽王宿之王彬之徐豐之謝萬袁嶠之共十一人成一篇者魏滂郗曇桓偉虞友王渙之曹茂之庾蘊虞說王玄之謝繹曹華王蘊之華茂孫嗣王豐之共十五人詩不成者謝勝謝瑰丘髦任凝王獻之楊模后綿呂系孔盛劉密勞夷華耆卞迪呂本曹禮虞谷共十六人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王右軍序其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智永得之授弟子辨才唐太宗令蕭翼取之後從葬昭陵宋米芾題褚遂良所搨柳公權集詩李公麟爲圖王晉卿家謂之三絕予惜太宗愛此帖元張光弼詩云君臣龍遇一歡偕禊帖曾來事可憐誰料萬年歸殉後却將繭紙累昭陵又其中詩有不成者如獻之輩昔人謂詩盡塲亦難矣然刻燭賦詩擊鉢次韻倚馬可待庶明聯句者亦偶然耳四十二人其不見於史世莫知其姓名今備錄之覩此帖可以備忘

西園雅集圖宋紹興初石林居士葉夢得序叅元祐諸賢會駙馬王詵晉卿西園李伯時即席中所畫也凡十一人蘇子瞻王晉卿蔡天啓蘇子由黃魯直李伯時秦少游陳碧虛米元章王仲玉圓通大士劉巨濟乃鄭天民記鄭記作於政和甲午可信紹興丁未邵諤進述古圖圓硯云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硯旁刻茲圖黃滑作述古堂記增張文潛陳無己晁無咎李端叔四人劉松年臨伯時圖無此四人又僧梵隆趙白駒亦臨此十六人陳思允亦題又少李端叔陳無己二人爲十四人楊文貞公家藏本則十六人豈前後會不一如楊鴻臚東郭草亭之會在正統中亦前後不一者邪看此圖當以意會之可也夢得蒼梧人爲書序禮記徽宗時附蔡京得起居郎文人無行信然怡龍眠居士善繪有名雅集圖有二女子王晉卿家姬雲英春鶯也

詩詞中有院落籬落村落部落落居也唐宮中巷有野狐落落者亦居也又有碧落句踐戰敝卒三千人會夫差於干隧隧者道也干是水灣之高地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金陵名長干落干二字實字也史云踰隱以待之隱短墻也與垣同

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後人易見字爲望楊萬里謂易此一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杜甫山鳥山花吾友于黃魯直改曰山鳥山花共友于說者謂易一吾字便覺不特此也經書亦有妄加增損詿解其甕天之蠛蠓耳學者信之作文尤爲可笑

白樂天自嘲一詩云垂老繭成不庇身蜂饑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辛又一詩有所悲云獸中刀鎗多怒吼鳥遭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緣何事闇死屠門無一聲偶閱二詩錄之亦可以警

唐呂溫由鹿賦謂由此鹿以誘致群鹿也彼禁鹿者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嗥不食者累日故賦曰徵獸傷類如不自容伊人賣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兮隳義風會麋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高季迪鵁鶄歌云昔尔高潔非凡禽胡爲銜食移此心愛人馴養忘遠舉好習同類机腸深嗚呼世上幾人號君子得利相傾亦如此

韻府群玉亦收之悖矣解縉陳繼文人也亦不之取其中正要緊者漏之如足字欠管寧灌足柵字欠青溪柵蘇峻攻青溪柵卞壺拒之高頡殺張麗華於青溪柵二字尚失之他可知也人當自擇

袁悅之還都止齎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李榷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縱橫用之何

為然太史公取以著史記文辭高古子長敢法韓愈以揚雄與孟荀並稱司馬光尤好雄學且謂雄文簡而奧惟簡而奧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復述潛虛以擬玄抑又何說哉宋儒有不喜杜甫詩而喜韓愈詩者謂杜題李尊師松障子歌老夫清晨起梳頭玄都道士來相訪二句之俗一儒曰韓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與此二句何異亦不能荅人之好惡不同有如此殊不知杜二句起得平直似鄙俚通篇變化之妙意兼比興試取而味之自見

極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今人多能行之其最難者如西京趙岐避難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嵩問岐岐以實告遂與俱歸藏複壁中數年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在壁作孟子章句古人於獄中授経又有帶経而鋤有薪而讀者手鈔而讀者今有明窻淨几書坊印本而不讀者獨何心哉

鄭玄承秦焚書之後其所著訓詁亦難及矣然有大害理者不可不辯如周禮以九賦斂財賄乃正賦也玄以為口率出錢君子非之謂此乃周公之罪人而流禍萬世者也石門梁寅著釋経之謬可不察哉然五経四書中其釋之謬者亦多而史之斷者尤多謬君子宜辯之

予閱史至齊大司馬王敬則為齊王所疑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王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懊儂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王愈猜愧後敬則敗死以予度之此歌亦偶然道情耳如楊惲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為當時以此詩為誹謗得罪以予度之怨也又如謝景運既臣宋却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則是有是心求免於禍難矣蘇軾詩獄不免口多古今人詩多無意作人有病者致之遂成大禍謝疊山解唐詩絕句有首有意予恐未然解杜詩者亦似此予在滇送劉進士詩一聯云埜鳥偏於風外轉蠻溪多在雨中渾一秀才為譏其夷人亂作詩不特詩也六經四書子史亦有解差者不可不辯

杜甫贈虞十五司馬詩云書籍終相與說者謂子美欲悉以書籍與虞庶幾傳子美之業也沈約見王筠文嘆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予蓄書千百卷有子舉人死諸孫恐不能繼凡書多與人甚亦此意雖然古今人家有書遺子孫不肯失之亦多矣財帛之積未有不散者也不如遇賢者與之為高

劉長卿生子詩云且免琴書與別人以言無後之苦然有子賣父書者多矣亦何貴乎有後哉

宋周行已跋薛肅卿泰璽文謂見李斯之書哉不疾嗁而却走元艾性夫題銅雀硯云寧容污寸硯又嘗見有毀秦檜梁松廟皆卓然有見者也予一日讀古文見武塱丁謂王介甫之作皆厭觀之使文如朱子字如顏魯公雖眾人亦知敬

涪溪在永州祁陽縣南五里元次山中興頌刻溪陰石上廬陵蕭泰登題涪溪詩云雲武歸來大難紓忠臣孝子義何如涪溪石刻人爭重只為平原太守書

讕言長語卷之上

亦政堂訂正讕言長語卷下

松江　婁莊曹　安輯
仲醇陳繼儒校

朱子文答劉韜仲督賦云正是索千金于乞丐之夫亦無下手脚處不恤則得罪于民不辦則得罪于上官

宋王益知韶州綺縣翁源多虎公令捕之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王與致州爲頌以獻公使歸之曰政在德不在異

元不忽木因河東守臣獻嘉禾曰汝部內所生盡如是耶曰惟此數莖不忽木曰如此則既無益于民何足爲瑞遂罷遣之

元泰不花爲台州守有所廉察因夜宿村家聞鄰婦有姊姒夜績者姊曰夜寒如此我有旋酒在床下汝可分其清者留以奉姑下濁者吾與爾飲之姒如其言起而注清者于他器且曰此達元帥也吾等不得嘗矣姊曰到底清耶遂笑而罷不花聞之未曙即去不花字達兼善殁戚死節台州

李易安趙丞相挺之之子趙德夫之內也序德夫金石錄謂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與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又謂蕭繹江陵陷没不惜國亡而毁裂書畫楊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嗜生死不能忘之歟又謂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二女子微也有識如此丈夫獨無所見哉

魏太和中宦者符承祖用事時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强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其一姨伏法姚氏姨貧敝魏主見而特赦之噫丈夫之附富貴者反不如此婦之見多矣可不鑒哉

宋鄭清之母生將臨蓐三日饑鳴南生嫡母欲不舉嫂請於舅姑乳之後長發授峽州江陵帥趙方善風鑑夜夢有告者曰明日當有貴客來厥明報清之謁方從屬屏間窺清之

狀貌蕉瘁且短小殊不稱所告夢肩次坐逾日炅方往來益視清之危坐迄不惰方大器服且曰公他日大貴後果佐理宗爲相封公

宋王觀復以詩送黃庭堅黃庭堅曰詩生硬不諧律呂此病只是讀書未精博耳

黃庭堅過東平侯趙景珍墓詩曰朱顏苦留不肯住白髮政爾欺得人嬋娟去作誰家妾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來丘壠當時近前左右嗔花落鳥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

海昌蘇平言詩貴心平氣和如高太史啓詩工則工其中多心不平氣不和惟夜聞吳女誦經一律心平氣和

程明道送呂晦叔赴河陽詩云曉日都門颭旆旌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君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作楊龜山跋見黃氏日鈔

宋相李玢玉堂即事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無事簡書稀

梅溪王十朋號也文曰梅溪集嘗云不善文者宜秘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祭昭烈文旁觀八陣細讀二志我雖有酒不祀曹魏祭武侯文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旁有閑張一龍一虎祭杜工部文讀書萬卷益欲有爲明光三賦短赫一時文之有警如此

作詩文等忌頭上安頭所謂閑門閉戶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時候　宋徽宗因至三河吟曰半醒半醉當半夜三更三點過三河

文字忌註脚中註脚如拔本塞源論即講仁義足矣乃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反去講仁義遺了題上字又如爲之

難言之得無訒乎註云蓋心常存故事不苟
反講不措於鷄犬之放不馳於鴻鵠之思不
知心常存是推出來的所以作時文古文詩
句最難古人之文老杜二蘇多不知道歎老
嗟卑如七歌及赤壁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
也等可見
左傳室如懸罄如訓而謂室將空也後誤以爲
似罄之空宋呂居仁兵乱後雜詩一聯云官
府室如罄人家錐也無可見丁謂詩有天門
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
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
後如其言李紳作憫農詩稱其有宰相器韓
愈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慈孝最隆也
槪文足以知人
李斯不向倉中借陳止齋作李斯焚鼠傳柳宗
元作李赤傳吳草廬跋謂王叔文亦厠鬼也

二文說盡二人之心
柳宗元在八司馬中最巧者也作乞巧文又作
愚溪對以愚自名而謂宗元豈拙愚者哉
韓文公送李愿盤谷序讀之愿之高不可及矣
不知愿乃李晟之子愬之弟屢爲節度使皆
以貪奸敗事韓文假借大過愿有觀翟玉妓
詩最爲淫褻
史所以傳信司馬遷號爲良史如鄆都之功績

乃爲酷吏傳首班固又因之何以傳後哉此
權德輿所以譏之也
胡三省註通鑑云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
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可爲註書自信者
戒
秦之焚書焚天下之書其博士官所藏者故在
項羽燒秦宮室始盡焚之蕭何收秦圖書之
日不能併收之耳

錄史在推見至隱如唐玄宗立忠王璵爲太子
人皆知太子瑛之廢由武妃林甫不知出於
張說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
益昭成方娠府說侍東宮知其異事謂王常
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衆耳說事明皇
情意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異議乎使
明皇之意已移變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逆其
過矣此孫甫之論又云曹操自云日飲醜酒
夜啖鵲使人不得而毒之至劉元城先生始
燭其奸又如曹操作七十二疑塚使人不可
尋後人云直須發盡七十二疑塚必有眞者
曹丕不爲操喜欲立植爲太子賴賈詡諸人調
護定丕爲太子丕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
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其女憲英曰太子
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
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

能久魏其不昌乎魏王芳謁高平陵曹爽從
司馬懿以太后令閉城門爽司馬魯芝將營
騎斫津門出赴爽呼參軍辛敞欲與俱敞謀
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大傅閉城門人云
將不利於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
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
就爽才非大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
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
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
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嘆曰吾
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
曹操欲植爲嗣操屏人問賈詡詡默
然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
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
笑終以丕爲太子唐李德裕言方慶爲相子
爲眉州司戶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
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
庸敢相近二人之對可謂諷諫者矣

鄒忌謂妻曰我與城北徐君孰美妻曰美於徐
君忌不自信復問其妾妾曰徐君何能及君
也且日客來又問之客曰徐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視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
又不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
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

有求於我也此乃忌說齊王受諫然則諫之亦可不受哉不然諛言日至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異於衆人者不在名與字也視其德與行耳虺虫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蠖動之微也而王蠋爲烈士周公子伯禽孔子子伯魚以人之美不在名字也

號古無有因其名之有字而復字其字以示訓故程雪樓於賴安撫歸字曰伯高高而不自高號曰謙齋歸者衆山中獨高者今人取號一切外之而夸詡

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筆談記登州海市事登州岸東海中春夏之交於波濤掩靄閒見城郭邑屋樓臺觀閣參差隱見而人物車騎稗販之類往來雜遝餘時莫之見蘇長公以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起知登州二十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念奇觀之非時而茲遊之莫再致禱於海神明日見所謂海市如春夏焉因作七言古體詩一章如文公之謁衡岳異體同符儼道傳謂儒者語常不語怪海市之云涉於奇詭佛之幻境豈近是耶元平陽林景熙著蜃說謂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是亦一蜃也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顛娛於目俄爲郗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柳勒其憤恚殆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曰以倉庚爲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郗氏之後妒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從進曰願陛下廣蒐諸以徧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妒於有才挾私者不妒其奉公潔者不妒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勝忌前皆知革心亦助化之一端帝深納其言將詔廣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戒於殺生其議遂寢

唐裴炎猩猩銘序云與之酒兼之以屐可以就擒刺血問與多少隨所加而得弗如此弗肯與里人將烹索其肥者乃自推其肥泣而遣之有客曰此獸何其愚也一僧謂客曰獸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親兒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乎

予偶作梟狐喻一首云世之人皆惡梟之不祥狐之妖媚不知人之爲梟狐者多矣梁蘇循爲禮部尚書敬翔李振曰循唐之鴟梟胡氏謂循之來相與梁之篡國何異朱溫敬翔舍巳鴟梟而謂人鴟梟蓋以循爲唐臣賣國求利故二人云云狐有雌雄能惑男婦以予觀之不獨真狐爲然彼鄧通韓嫣董賢諸人非雄狐乎妹喜妲巳褒姒潘妃張麗華輩非雌狐乎梟又名流離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狐亦有三德二物可鄙猶有可取人之爲梟狐者何如哉噫嘻

瀘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作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欲賣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不食而死唐昭宗將有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溫篡位欲猴起居不從詈趨溫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平陽林景熙謂李陵事虜馮道濫祿不若二物也其詩曰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兒𦒍𦒍長樂老閱代如傳舍

劉禹錫鶴歎云聞毓終日翔舞調態一如相信華亭之凡物也鶴惟華亭縣鶴巢村所出者爲得地他處雖時有皆凡格也陸機謂華亭鶴唳可得聞乎信然

周禮敘日月食王必親擊鼓有聲以陽事以壓陰氣

世稱墨爲玄玉玄名其色玉喻其質墨之堅青光黑者佳黑青全謂之玄而黑易青難但黑不青縮爾非玄也堅光條謂之玉而堅易光難但堅不光石爾非玉也

筆之才四圓健尖齊皆易惟妙難四者可以數得而力致惟數之不可得力之不可致有至妙存焉妙不能喻在人自得之耳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㓒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今之硯尚端溪歙硯有銀星者佳大滑川江有石可爲硯歐陽公曾評之成化十二年予過川江一驛官餽以石硯用之大廢墨柰脆而易破銅雀硯不眞皆後人僞造

王十朋貧好作文無紙可書書於卓幃之無盡藏紙也

鋟板肇於五季宋益盛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力筆工刻印章不廢倉頡籀斯二體之文其後隸行篆廢況又姿媚而楷簡要而草乎

陶器梓器皆範金兆於盛宋一二僻儒之口而其流遂成於季宋亡國姦諛之手二者皆變而爲金至今皆然

書上二紙條名曰驚燕燕泊紙凡有紙條處則飛去紙條古不粘任其飄動

畫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又以神逸妙能爲次

雙陸艇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雙陸最近古號爲雅戲始於西竺流於曹衛盛於梁陳魏齊隋唐閒宋太宗搢之聲詩見於奎文雙陸有光焉

鄒長倩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曰撲滿以土爲之畜錢之具可入不可出滿則撲之有聚而不能散者致有撲滿之敗可不戒哉丈性夫有撲滿吟朱昆瀍有撲滿說意皆諷此

襴衫馬周以三代布深衣因於其下及襈名襴

衫以爲上士之服今舉子所衣之服是也笏周制也晉宋以來謂之手板

賓以禮服來王欲從簡便傳之曰請衩衣客以便服進又服燕褻之服而遇交際之服者必謝曰衩袒無禮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衩服見彥昭

席上掌酒令者謂之觥錄事元稹於解縣寶暉府廳罰虞卿黃承連飛十數觥不勝逃去

予在臨安府學郡人作學社每五日一會酌酒强予出令以詩句行久之思竭乃以古人一名一字者行之予言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阿平字原曾皙名點樊遲名須劉邦字季項籍字羽枚乘字叔數人又行二名一字者予言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李適之字昌李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相者又以婦人名如男子者予言蔡琰薛濤崔徽又美人連名者予言鶯鶯好好簡簡紅紅賽賽楚楚人有言聆聆翠翠卿卿小小燮燮東東當當眞眞李當當元教坊名妓眞眞唐進士趙顏於畫障上呼名一婦人名眞眞又英英劉賓客有和楊師皐給事傷小姬英英三律李端端崔崖張祜詩云善和坊裏取端端又狐名紫紫

予行一酒令一字四呼如差差差差數數數數行行行行射射射射

東坡云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夜飲之家生姦盜予少時聞一大家主翁號文雅尊客唱南戲諸子弟在家一人役僧與其室通醜聲聞于外主人亦不疑且肝爲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日面黃以血不得歸故也肝氣和則血脈流通津液流暢

水歸東海化爲氣鶴食從頂咽下云一百六十年一胎生牛不耳聽聽以角夏至日猶鼻暖餘日皆冷予以此言於人遇夏至日驗之猶

鼻仍冷不信予曰未至夏至時刻忽至此時乃暖以此物物要格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

予少遊松江千山宿李昇郎中宅近山有虎嗾一人時二十一日予問之咬何處云咬下腿十五六時讀洗冤錄云虎之咬人如猫之咬鼠初一至十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

果然俗云千聞不如一見信然

先見亦人之所难人始不信終乃服之如張九齡知安祿山必反玄宗曰卿毋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後祿山果反宋明帝泰始中兵亂宋主問蔡興宗興宗曰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後子業之世衣冠百不一存衆服興宗之先見王旦思李沆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之言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李師

中以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曰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呂誨可為御史中丞王安石新拜參政公彈之温公後曰誨可之先見予所不及其他先見尤多足以資人之識

韓魏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為难 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較也 有客極召請教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难守 石守道徧一朝政錄將上來質之其一 太祖時爲一宮嬪吳起群臣有言太祖惜潜剚殺之公曰此皆可以為萬世法也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發將不勝其殺矣逐夫之守道服其清識 公州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為鄰近侵占欲經官陳理公止於書尾題一詩云他人侵我且從伊仔細思量未有時試向含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番衍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

其寬大之德致然也

人非堯舜皆罷每事盡善然古之人有殺直名者多矣失其所依或改其初心之類不一固可憫焉亦不逃君子之清議也史有數百言不能悉其事者詩以二十八字詠而盡之如范增之從項羽錢舜選云暴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尊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劉後村詠楊雄云執戟浮沉亦未迂無端著頌美新都白頭所得能多少枉被人言恭大夫方秋厓詠張華云堪笑張華死不休徒精象緯古無儔中台星折何曾識秪識龍泉動斗牛亦可謂之詩史然詩亦責之人過者完顏璹詠馬援云可嘆迂疎一老翁豈堪床下拜梁松明珠薏苡猶難辨萬里爭敎論杜龍瞿宗吉詠狄梁公云社鬼祠神總遁藏花妖月媚敢披猖梁公正直難欺侮却

事宮中武媚娘世謂杜牧之項羽廟詩死中求活王荆公解之云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捲土來辞能訊孔明張養浩解之云廊廟草廬初不異誰言只合臥終身能後遭軍亂殺死則孔明未可薄也

古聖人之為每得乎中下此不大過則不及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謝也可食吳草廬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程嬰公孫杵臼之救趙武公孫杵臼先死嬰後亦自殺新序曰公孫杵臼程嬰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是知君子之處事宜審哉

卞和泣玉世多稱之以予膚見所謂衒玉求售不識時務者也襄陽有卞和廟作記謂其自見之明自信之篤亦過許矣不特和也王通隋之儒者獻太平十二策於隋君陳子昂唐之詩人也勸武后興明堂大學二君何如其人哉可謂不識時務者矣古今人之自售者豈特三人而已哉

古今人優劣於言行可以槩見如漢文帝却千里馬云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光武却千里馬曰朕不用使之駕鼓車管寧華歆鋤園得金寧視如瓦石歆則視之不忍舍既而擲之優劣亦可見

祖約好財阮孚好屐同有是累而未判得失有詣約家約正料財客至收不盡餘二簏置後傾身以障之後意未能平有詣孚者見孚正蠟屐因嘆曰一生未知當著幾兩屐神色閒

暢勝貧始分

劉三吾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此蘇長公詩也韓文公符讀書城南未免示以富貴利達

宋祭酒訥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於家疾革監官請還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祀兩祭齋戒中耶

沈存中筆談梅詢爲學士草制思索至再徐行廊下見一老軍鼾睡方暑以篡擊之老軍醒公問睡得快活否答曰快活公又問識字否答曰不識字公曰更快活也東坡尺牘云閒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又往往自笑不會取快活于一生不會取快活亦可笑也

予少聞姑蘇陳嗣初先生召用楊少師士奇言其才求文者千百得錢即予人少師曰先生可留以養老陳曰秀才不貪高傲殺人濁漢

讕言長語　六七

不富敎化無路

景泰中予家食偶得啓蒙故事玩之多取剪燈新話事其中事皆托言非實史亦多妄故劉靜修讀史云紀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

予在滇聞一人作詩文每有奇語後覩之乃東萊左傳博議陳繼傳士者一書秘之稱人中難入一日友人來訪起身忘其之書案中友人取看不與言竟奪此書默記亦與稱人中言及陳始不出口蓋亦蔡邕秘論衡之意

黃夔炎十一歲鄉先生出一對云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對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

黃炳蘇武舉啓云舉子忙槐花黃早已覺忙心之動府文衰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一

總兵門對云門迎珠履三千客戶擁貔貅百萬兵一人云今年總兵出征必輸人在內者少在外者多改云戶擁貔貅兵百萬門迎珠履客三千方喜湖廣一總兵得勝回彩旗迎者千百一敘官有天下有名眞宰相世間無比大將軍總兵喜賞二娼他俱不視

讕言長語　六八

韓子感二鳥賦王勃滕王閣記皆少年麄豪之氣呂東萊大事記春秋左傳博議皆少年之作驗之古今人皆如此

呂東萊左傳儘有議論儘有格言只是少年之作

胡安國謂左氏繁碎耽翫文采莫如春秋經世大典

易言愼言語節飲食先正以禍從口出病從口入訓之書言惠迪吉從逆凶實萬世吉凶之斷案世人以區區陰陽小數求吉避凶一何小哉

致堂胡氏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

讕言長語　六九

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予以爲人亦有此病

或問爲學多爲事廢曰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過時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人有千來可不可便說

是變復契何書可讀非無書可讀也所行之事即其所讀之書也

宋祁云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胷中則不爲人所輕訶矣

元傅與礪素貧初學裁縫所生於地一家用裁縫宋裁衣逐出之傅遂學裁縫又一家延客令裁衣縫出外傅愧之乃讀書今傳之詩文兵在膾炙炙人口人可以不自勵耶

龜山云當無利心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

讕言長語　七十

范純仁聞諸子怨竟悖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悖爲之

士之爲學求仕者多故於刑書等不可不覽如律令洗冤錄諸司職掌三事忠告等須知之他日爲政便不被人瞞予自少觀洗冤錄知男子作過死後走四方多以此死者官司不知斷以謀財豈不大誤

元城云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
處親往徧問私置一簿隨所語記之其後結
證無能出初語者
殺不於市日劉詠令瘠使人殺所仇之人不用
器械而自手殺曰脩殺得城爲扳拔邢丘也
文移宮府不親臨則爲移元移元者善也非
一善人也　獄因招成之辭曰款言得其實
也

魏蘇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
之法後人多遵用之僕射周惠達稱綽有王
佐才
古者府州部諭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
謹籤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籤今公文籤日下
誅語又云秣語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
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德宗建中元年正月作
兩稅法從楊炎之請也又行稅間架除陌錢
法又墊陌錢宋神宗熙寧四年行募役法令
人出免役錢七年呂惠卿言免役法出錢不
均行手實法有仁心者宜考以爲戒
伊川云凡濟飢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
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以給先營
寬廣之地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官親嘗恐
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者無此理也平日游

惰至且飢餓哀矜之一也一郡守鷄鳴而起
親依散飢民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于是流
民至者日衆未幾穀盡爭者滿道須宿戒使
晨入至巳則閉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日得
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不來矣
此之不擇而與當活數萬之多也予觀世說
新語云郗鑒永嘉末天下大亂在鄉里甚窮
餒鄉人以其名德共餉之鑒常攜兄子邁及
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
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于
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間還吐以與二兒
後並得存劉辰翁批云兩頰所著能幾足哺
二兒非甚小在穀氣不絕哀哉此二事可以
爲救飢之法富弼在青州活飢民之法尤可
取

居官居家出外皆不可無備倘闒冗木屑事似矣
宋溫忽如相州刺史李思安無備削官書曰
有備無患
趙岐預爲壽藏陶潛預爲祭文杜牧預爲墓誌
李太白于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承
禎浮屠中識僧伽後太白永王璘之累得子
儀之救
義鶻事杜甫得之樵夫至今以爲美談然所
遇也夷齊古今義士得孔子而名彰然夷齊

豈求名者哉
古今人相得不以窮達論者如陳蕃之于徐稚
李膺之于郭林宗韓愈之于孟郊歐陽修之
于梅堯臣李及之于林逋馬伯庸之于陳旅
近時楊士奇之于陳繼夏原吉之于吳訥者
不少
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我之憎人也人不能知
人之德我也不可忘我之德于人不可不忘

宋董傳云古來風義道才少近世公卿薦士稀
劉秉忠爲王文統才智不知其爲小人　崔頻
曰小人如蚊蝎其身恐害人根乎天性隨遇
必發　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
竇武死于曹節之手張柬之五王爲武三思
所害　古今天下有君子中之小人有小人
中之君子人有平日高談濶步自以爲明智
不知能識破此樣人否
古之釋怨者如廉頗藺相如賈復寇恂馬燧李
抱真輩不一載稱目讀史管見可以爲法然
賈寇事不及廉藺
忿怒之際切不可指人隱諱及祖父家門之事
古人詈傷人之言深于矛戟
鄭伯使陳乞侯曰鄭何能爲呂東萊曰惟此一
言實亡國敗家之本
古云得一良將則天下無難制之四夷呂東萊

云天下之事皆賊詐惟兵貴詐
樊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宮爲上鴻門誚讓項羽
次之排闥之忠又次之屠狗之人識見有如
此
關羽死于潘璋之手綱目書曰孫權遂斬之罪
權之無漢也
司馬懿逼曹爽〻投刀于地曰我亦不失作富
家翁然終不免誅夷之慘石勒執王衍〻自
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然終不免排墻之厄
二人之愚可鑒
好戲者陳亡好訟者獄死雖俗語蓋與張文潛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云好謀之士敗于謀好
辯之士敗于辯同
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
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爲反正晉孝惠孝安
是也唐德宗東奔梁州後還長安此亦反

正也
事固有一勞而可以永逸者誅人而使人覺其
情則不得其志矣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
而生
魏司馬懿斬公孫淵入其城築爲京觀〻去声
積戰死之尸封土其上以彰克戰之功謂之
京觀京大也觀視也封土之上爲屋如觀闕
形也

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屍不得乃刻
木爲信狀而祭又龐德與關羽戰敗不降爲
羽殺帝令于陵屋畫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
降伏之狀二者立像圖形之始
苻堅宇文周雄之子能用王猛以治秦晉王浚
又一袁術浚大原人勒上黨武鄉人浚遺勒
麈尾麈鹿屬尾能生風可避蚊蚋出鄞縣宜
君山

唐李德裕不忘乎泉山居而終不得少償其志
故其詩曰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放不由
人杭于少保謙山西巡撫時一詩云何日西
湖上扁舟趁晚風亦不得如志
唐蕭穎士有文學而性褊急少容有奴事十年
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變其主才
耳噫兼愛好德之良心孰無哉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〻足意得當
有此二不足處便好人〻才事〻足意便不好
事出來亦體消長之理然也
宋劉奉世曰得喪常理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
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人云與其死後祭我之頭不若生前祭我之猴
與其死後哭泣不若生前一甌亦可以爲世
勸
伊川之姪病陰證傷寒而醫者乃大下之又與

洗心散遂至冤死服藥可不慎哉　扁鵲因
秦人愛小兒遂作小兒醫
早慧者不壽顏子賢而夭李賀才而夭
詩亦有讖成化七年予過滇通海驛偶題一絕
第二句孤臣萬里歎無家至白鶴鋪又題一
絕杜鵑声裏怨無家人見之云此人喪偶不
二年予妻喪之
娘字俗書古無當作孃今通爲婦女之稱予觀
韓魏公安陽集公傳中云宋宮中稱郭后爲
大娘劉妃爲小娘則皇家亦如此稱之不獨
民間
石曼卿呼韓琦家爲韓家宋小民凡予所畏尊
官則呼厥姓曰某家今人稱爲某家某家本
此
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則婦人亦跪也宋太祖問
趙普拜禮男子跪婦人不跪王溥子貽孫舉

此以對
措大能舉措大聲謂賁顯大人也稗碎米中巷
瑣碎之言曰稗官小說枝梧枝者大拄梧者
小柱
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騑謂之驂周又
益以騑謂之駟
舟以離岸爲張傍岸爲檥同洛訛稱言不知也
截趾適屨言其愚也當爲秋霜無爲檻羊檻

半言受制于人也

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漢以來葬祭者瘞錢後世俚俗以紙寓錢爲鬼事玄宗用之胡氏謂廢幣帛而用楮泉是以蹟交于神也

朱子議葬狀云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雖葬于墓猶欲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背陽而向陰乎又曰葬

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礼也

家譜何爲而作使爲人子孫者知所本始也

朱子曰財猶糞也近則污人豪傑之士恥言之

瀛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鶖奔走水上不問水瘠泥沙必唼唼然必盡索之而後已無一息少休其名曰謾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興謾畫均度一日無飾色視謾畫加壯大然則人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視二物之爲何如哉

列子牛缺遇耦沙之中盗盡取其物無憂色盗曰以彼之賢見趙君必困我追而殺之燕人相戒其弟適秦至關下遇盜憶兄之戒與盜力爭請物盜曰我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牛缺以無吝招患燕人以有戒受禍安危不可預圖也

列子梁之富家財無訾訾量也登高樓臨大路擊博樓上俠客樓下獲勝大笑適飛鳶墜腐鼠而中之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以腐鼠辱我此而不報無以立勇于天下乃聚衆積兵以滅其家夫驕奢致禍不一虞氏心無陵人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著故也

進賢包希魯先生言人欲貴而不得貴欲富而不得富者一人應科舉云令科不中定不回果不中儆一居嘗書對門樓一女窺之有意令一賣婆通信婆乃令巳子去與女通女有娠告官女云秀才逮至官苦楚萬狀誣服黜之後秀才受誣不甘訴于他官他官疑之召女再鞫問女云彼時與秀才通身有何驗

女曰背上有一瘡瘢官呼秀才驗之無有乃責女女言是賣婆之所爲官召婆之子驗之果有瘢事雖白而秀才之受苦楚亦多矣一大富家遇凶年家空經營皆不獲利乃從人去販牟值冬寒至牟皆凍死竟以貧終二人之有心于富貴而終不遂其志亦可鑒也

予仕武邑日至北鄉見一老者云吾壯時嘗應役于縣縣之官吏謂吾能事每有差委不三四年身衣羅綺乘堅策肥今老矣復值凶年欲如前之奢侈不可得聆其言似有不安分之意予因戟手與衆言曰滄海三變爲桑田董卓郿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石崇王愷鬪富珊瑚枝擊碎不以爲意元載家胡椒八百斛後皆不得其死況人不脩德行善而欲希不義之富貴安能保其有終否泰乘除自然理也汝輩豈知予乃策馬回馬上

忽憶許魯齋一詩云花謝花開時去時來福方慰眼禍已成胎得未足慕失未可哀得失在天敬聽天裁抵家書以予二子

陳搏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爲身爲身忙卻可

史莫信子書春秋莫信子史記　鄭玄云作毛詩箋箋薦也薦成毛義也　陳腐詩之病强學俊語亦詩之病

通鑑續編載文天祥請爲黃冠不可信

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兎蟾蜍者月陰蟾蜍亦陰也而與兎並明陰繫于陽也徐雍云月中有物則明如人眼中有瞳則明

按輿地圖與稽書載之義趙公子成諫武靈王胡服書曰俗僻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在昔有之

爾雅爾者近也雅者正也言近而取正也謂周

公作非也郭璞註埤雅宋陸佃農師著爾雅
之輔也故曰埤
中庸重祿勸士古者府史胥徒下士同祿薄者食
五人厚者至于食九人祿足以代耕人人有
士君子之行何也惟其有養是以有守也
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荀息牽衆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
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以馬齒歲論壽考
之年老也中庸序齒孟子曰齒一　令之千年
老勤以齒言是也
陶朱公家在華容縣謝安東山在上虞縣今爲
國慶禪寺甘露寺石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
仲謀論曹公也
洗馬太子出則前驅等礼儀猶言先于馬
駕馬爲驂駕人爲輦直曰街曲曰巷雜比曰音
畢出曰声自上臨下曰險自下升上曰丑危

諝言長語　八五

者欲陷而未陷之辭慮是思量之重復詳審
悔是悔惡向善吝是未至于惡夏商周皆訓
大殷亦訓大庚之言更辛之言新日實也月
缺也日則常實月則有缺　丞相丞承也相
助也謂掌承天子助理萬幾者也
詹事詹者給也春秋御廩災吳氏曰君之在車
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
御史御妻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然御
食御書御藥之類是也尚書尚音常沈存中
云尚只音上尚書秦掌書籍官天子所御皆
曰尚以名尚書如尚衣尚食之類是也出書
朕望識註
凡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釋名寺嗣也治
事者相嗣續其內也息心所棲曰精舍凡講
誦之所亦曰精舍
請帝將樂師伶倫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

諝言長語　八六

樂官曰伶官
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受天子
大社之土各劑所封之方色與之東方青土
他如其方色授之使立社于其國有土則有
民故曰民社
戒石銘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四句令天
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
坐則正對之宋高宗紹興六年六月頒黃
庭堅書摹本于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座右至
今郡縣有之　廷獄廷平也治獄貴平故號
廷獄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文易故
曰市井
士一廟于所居之左蓋祠堂一間兩　以祭用分
至取氣之中府之均凡讀祝吉礼出左東向
凶礼出右西向

圓如明月者扇竹骨摺者曰箑今曰鍵　私娶
曰曲娶珊上以牛轉軸曰牛埭　聚火無燄
謂之熅火音云今冬月烘爐火是也　塞者
以障寒爲名徵者取邀遮之義　箏蒙恬造
故曰秦箏帊只帕字衣幞也扉屧扉草也
阜隸造成事而言謂之阜屬于吏謂之隸
平兩家買賣之價曰權會權音角會猶駔儈
祟謂禍咎之徵故其字從出示言鬼神所
以示人者也　文面始于有苗至劉仁恭朱
全忠加甚
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言大器不可小用　麝
別麝犀退角象退牙　犬生三子曰猥虎生
三子有一彪　梟謂之流離其肉甚美可爲
羹臛又可爲炙　狗懸曰嗌喋猪聲嘆々鷄
口嘂々音竹　人家狗至夜不可與糟食醉
不能吠凡大家每夜狗喂飽恐外人以糟或

諝言長語　八八

毒喂之　燕啣泥嘗避戊巳日鵲巢戶嘗避
太歲利斗成蛀桑虫作蛾齊物也
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之資此言可味　張儀
曰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　馬援云傳聞
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　後漢韋彪曰求
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偶檢杜詩錄之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歲貢之名意此　世

嘗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金井字非井也
陶淵明巾上垂帶曰尊重帶
六蹄麒麟二闕皆因獲二獸而名之　乘車入
鼠穴擣虀取鈌杵言無此事　男功非一故
以工力爲字而女唯在于絲故以系工爲字
曰紅紅者功也
山東俗語呼拿物來曰取得來取此苟切孟子
可以取可以無取張良圯下取履魯仲連排
難解紛而無所取杜甫遭田父泥飲云今年

調言長語　八九

大作社拾遺能任否呼婦開大瓶盆中爲吾
取皆此音韻府收在二十五有是也南人多
不知此音若七麌取字則士庾切義然後取
狂者進取孟子樂取諸人史攻必取秋毫無
取〻青拾芥是也
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皐陶與舜言朕言惠
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
爲稱漢至今因而不改
環遶之環音宦環珮之環平聲　先發制人後
發人制
二歲半一尺五尺十二歲六尺十五歲
事以急而敗者十常八九天下之事成于愼而
敗于急
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不犯法必
不行

調言長語

工于論人者察已常疎拙于能直者所發多弊
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漢書右賢左愚右貴左
賤故曰左道惑衆言邪道也　天下事公則
立私則踣勇則決懦則二
巳旁而人逸所謂代庖人字爲大匠斲也
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
許由字武叔莊周字子休妲巳鍾氏妲字巳姓
孟母姓仉氏孫叔敖名僥　田文云孟嘗君
孟字嘗邑名　王莽天水人字稚叔陳搏眞
源人魏了翁臨邛人　五胡漢元海匈奴後
趙石勒羯前燕慕廆鮮卑前秦苻洪氏後秦
姚弋仲羌　南朝八達胡輔謝鯤阮放畢卓
羊曼桓彝阮孚光逸　武則天文水人楊貴
妃四川茂州人文木至今有武之碑龜人不
能動
交阯諱李字李姓皆易以阮　師駐曰次次止

調言長語　九十

也允宗允蔽也
唐僧懷素字藏眞以草書擅名
陳容字公儲號所翁寫龍頭多自題
僧法常號牧溪善龍虎
晉袁甫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惟
欲爲縣不爲臺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
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縠中
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蓋　長語終

題調言長語
右調言長語安丘學諭吾淞曹先生所著也
先生少負儁才游淞庠其學不經師授自得
于心登正統甲子鄉第歷涉仕途四十餘年
著述甚富此其一也自六經百家子史以及
稗官小說輒隱括無遺其紀事纂言皆有考
據非臆見淺識者可及始順輿修
憲廟實錄于公府先生將爲揔裁蒙點鐵之功

調言長語　九二

居多然猶以不肯錄于念遠垂顧貽相與劇
談累日乃出是書使爲之校仇顧順何人而
敢高下其手耶嗚呼以先生如是之作于文
章制度不待辯而明疑似得失可以一覽而
悉且歉然若虛不自盈滿目爲調言長語因
怪夫抱升斗之材者遂欲奮然掉鞅于詞翰
之場以陵轢前輩視他作未能少旨其意趣
即咕咕然動其喙從而笑且排之如此者吾
不知其几視先生爲何如也及讀輒比子錄
分所編洪武初翰林待制使雲南金華王子
充忠節事皆大手筆有關
國體恠大登顯位食厚祿者反噤其舌不肯出
一語以褒旌忠義如此者又不知幾視先生
何如也第以先生見棄于時職居下僚當道
無有薦之者豈天將豐其才而嗇其他耶或
者以先生之抱負僅止於斯式後生爲措抑

不知後之人讀先生之文者其敬仰豈能忘
耶故題先生之文而并序其出處以爲讀是
書而不知其人者道
弘治五年春二月鄉貢進士莒州儒學正
後學任順書

刊讕言長語跋

書自六經子史聖賢立言垂訓之外以著述
而名家者曷可勝數然其論次雖盡非大經
大法間有可誦可傳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若近世劉西江先生所著霏雪録一梓行而
識者把玩恒手弗釋至名公碩儒尤謂有稗
于學者則是書之不可無亦明矣茲同寅
鄭抑之一日特以寧先生所著讕言長語
寫本以相訂正且曰是編亦可梓行否予觀
其爲書議論正大紀載弘博論事評詩亹亹
不倦非深于道而邃于理老于世故者孰能

到此其托名以是者自道耳梓而行之其所
裨益豈在霏雪録之下哉或謂可以並行而
純正過之遂相與捐俸鋟梓以與四方共況
先生平生識見之高與其著作之雅且復有
諸公之前後序在觀者尚當因是而考其所
自云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夏四月望後二日奉直
大夫吉州知州華陰史紀識

讕言長語一卷

明曹安撰安字以寧號蓼莊松江人正統甲子舉
人官安邱縣教諭是書前有安自序謂皆零碎之
詞故名曰讕言長語讕言者逸言也長語者剩語
也則長當讀爲長物之長矣書中多摭所見聞發
明義理其論詩不中肯綮所錄諸詩亦大抵不工
蓋眞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風雅之派至於
欲取皐陶賡歌五子之歌洪範及詩之三言五言
七言體刻爲一集使人習之以復古尤萬不能行

之事然大致持論醇正於人心風俗多有所裨其
論讀經一條尤切中明代俗學之弊成化丙午顧
純題詞以輟耕錄水東日記比之正德乙亥史紀
重刊跋又以霏雪錄比之今以四書相較劉績霏
盛二家書大致相近陶宗儀書直小說家言遠不
逮此書也

三餘贅筆

都卬著

三餘贅筆 全

吳郡 都卬 著

夜半日出

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近閱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賜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爲之俱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怛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雞初號。遙見東方日出。輪亦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岸夜深嘗見日。非虛語也。

古字相反

古字有相反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是以亂爲治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息爲長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禮曰。若纓皆佩容臭。是以臭爲香也。禮曰。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是以坐爲跪也。如此類者甚多。

飲食必祭

古人每飲食必祭。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釋老。食時猶祭。而士大夫乃反不行。古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可見。

十友十二客

宋曾端伯以十花爲十友。各爲之詞。荼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淨友。巖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豔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敏叔以十二花爲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貴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荼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敏叔名景脩。宋紹聖郎中。吳中人。

傳書鴿

鳥之中惟鴿性最馴。人家多愛蓄之。每放數十里或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爲人傳書。昔人謂之飛奴。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迎逆旅主人屋上困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視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三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

艾一壯

醫家用艾一灼。謂之一壯。沈存中云。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梓潼神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𢹂科之士往事之。或謂神爲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晝夜百刻

晝夜有十二時。十二時有百刻。一時八刻。以十二時計之。止九十六刻。餘四刻不知何在。或以問予。予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晝夜者。陰陽之象也。以晝夜而分之。則有十二時。以十二時而分之。則有百刻。以百刻而細分之。則又有六千分焉。非陰陽之數止於此也。蓋陰陽無窮。數者愈推則愈有。姑以六千分而爲之限耳。故以一刻言之。則得六十分。八刻六八四百八十分。亦多二十分。蓋八刻有上四刻。下四刻。上四刻如初刻正也。有初初刻多十分焉。合二百四十分。所以十二時一百刻而總六千分也。

吳綾出火

吳綾爲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星出。蓋吳綾俗呼爲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膏光潤。人服之。體氣蒸鬱。宜其致火也。

論語辯惑

金翰林學士王若虛。嘗著論語辯惑。其總論曰。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爲失其實。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爲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爲旨告之。終篇堯舜禹湯之事。殘缺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爲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也。而謝

聞道曰。是猶有求名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爲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爲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爲義。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爲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爲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於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詞。必周遮諱而爲之說。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概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乎眞語。何害於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爲自稱之詞。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爲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語。若是之類。皆過於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若虞學從之博學有高才。詩學白樂天。文以歐蘇爲正脈。平生於經解不喜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辯之。凡數百條。遺山元好問皆表其墓。

鹿角

今宦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

道家南北二宗

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巖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丘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玄。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鈺及鈺之妻孫不二。此外又有所謂全眞者。其名始嚞。蓋嚞大定中抵寧海州。馬鈺夫婦築庵事之。題曰全眞。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眞道士。

淫沛

浙中人家水溝。多用陶瓦爲之。如竈突狀。名之曰淫。取其流通不壅滯也。此地少水。人家多於山上鑿開畜水。遇旱歲開以灌田。名之曰沛。取沛然之義也。

風馬牛

書云。馬牛其風。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蕈

蕈生皆陰溼地。風味殊美。然間有毒者。食之往往殺人。周公謹齊東野語皆載其事。近傳一法。煮時和燈心草。或以銀簪淬之。若燈心與簪色黑。即有毒。棄之勿食。

辨鳥雌雄

鳥雌雄不可辨者。視其翼。左掩右爲雄。右掩左爲雌。一說拔其毛。置水中。沈者爲雄。浮者爲雌。

戒指

今世俗用金銀爲環。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者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則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來矣。

老醫少卜

世言老醫少卜。則醫者以年老爲貴。卜者以年少爲貴。老醫人皆知之。聞之少卜。不知何謂。按王査輔臨史云。老取其閱。少取其決。乃知俗語其來久矣。

鍾馗曆日表

唐故事。歲暮賜羣臣曆日。并賜鍾馗。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賜鍾馗曆日表云。圖寫威神。驅除羣厲。頒行元曆。敬授四時。弛張有嚴。光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爲掌握之珍。又有代李中丞謝賜鍾馗曆日表云。繪其神象。表去厲之方。頒以曆書。敬授時之始。

急須儴儜

吳人呼暖酒器爲急須。呼暖飲食具爲儴儜。急須者。以其應急而用。吳人謂須爲蘇。故其音同。儴儜以錫爲之。背柔將邪得稱寶。故借之也。

說虎軒

宋鄭先生范文穆公愛談虎事。嘗構一軒。榜曰說虎。予嘗居無事。客有談及此者。因舉舊聞一二以資博識。虎頗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骨甚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身蔽。及其虓然作聲。則巍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故不得而食。兼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又人或罹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爲之前導。今之人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之威能使之自解。是鬼之爲也。又虎饑。則㩄果實皆啖。不特獸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漸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

白樂天愛姬

白樂天有愛姬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他日又有詩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注云。菱谷紅紫皆小臧獲名。則樂天之侍兒蓋不止於蠻素。而蠻素特其尤耳。

雷公電母

俗呼雷電爲雷公電母。然亦有所本。易曰。震爲雷。離爲電。震長男。陽也。而雷出天之陽氣。故俗云雷公。離爲中女。陰也。而電出地之陰氣。故俗云電母。

豕象

或問易之彖象何以取義。予曰。繫辭已有明說。不必深究。嘗見一說云。二字皆假獸以名。彖爲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喩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喩之。

鬚眉髮

人之鬚眉與髮。皆毛類也。而鬚下生。眉横生。髮上生。或問予亦有說乎。予曰、鬚腎屬也。腎爲水。水潤下。故鬚下生。眉肝屬也。肝爲木。木旁敷。故眉横生。髮心屬也。心爲火。火炎上。故髮上生。

古玉器

古玉器有奇特細巧。非人所能雕琢者。多傳鬼工所爲。予曰。非也。此皆昆吾刀及蝦蟆肪脂也所刻。按本草云。蝦蟆能合玉石。陶隱居亦云。其肪塗玉。則刻之如蠟。但肪不可多得。取肥者剉煎膏以塗玉。亦軟滑易琢。惜未嘗試耳。

二十三十字

二十三十二字。按說文二十作廿。音入。二十并也。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國語云。行玉二十瑴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二十有六季。則又以四字爲句。而以二十爲一。尤明白矣。

角三弄

譙樓鼓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爲曹子建作。其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咽者。皆難字之曳聲耳。

病逸漫記

陸釴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一

病逸漫記

陸釴

國朝欽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樣十一月朔頒大統曆於百官進 內有 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壬遁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于宮門御屏上又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降鑄欽天監印以所造曆偏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私造律處斬

八月聽選監生袁慶祥江西袁州人進一本內言朝廷賞賜過多所入不當所出刑部尚書董方不能執法而折辱屬官又言欲愼簡縣令正本清源從學校監胄始黜去衰老以止貪汚起用高明夏塤張元禎羅倫奏入送東華門打五十

內閣商輅等上言六事節財用開言路飭邊備足邊餉重地方愼刑罰

雲南鎮守太監錢能獻金銀結絲燈

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地形高通州六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但有一二處走沙大通橋去通州四十地形高通州五丈置十閘方可行舟

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爲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后誤中上予嘗過雷太監質之云皆不然蓋陰症也

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溥東西鄰謂溥曰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啣之 上初即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輩皆易視之又 仁壽太后初嘗欲見 上于東宮爲倫所沮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 上即位詔并下獄黜爲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

徐有貞初名珵 正統十四年建南遷之議內中甚惡之後吏部擬進輒不見用遂易今名珵傳學能文辭任智挾數天順元年以復辟功陞武功伯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諸學士草復位詔有貞獨不署已而 上問故有貞乃別挾詔草以進內云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等語蓋謂 景泰帝爲篡也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擠不可而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紿學士薛瑄云予若言恐忤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於其語半時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而罷

英國公張輔坐五軍營襄城伯三千營武靖伯趙輔神機營撫寧侯朱永寧西侯蔣琬團營冬夏每月操三日春秋五日間操一月之內凡十五日

錦衣衛校尉五所約八九千人二十四監催事二百五城巡城五百東西廠共二百朱指揮一百緝指揮一百巡店二十名上直每番運官共五百二十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造官

太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三年一易孳生馬匹一牡三牝爲一羣一歲產駒二匹三年差內官車駕司主事太僕少卿各一員印烙俵散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府寄養每歲江南北共納馬二萬匹江南折銀十兩一匹歲收烙馬百匹印馬駒用種字印大馬用江字印 遼東養馬皆恩軍 國初以富民充專養馬匹不以征進馬毛稀秘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又云識馬有病無病取其毛附掌中相粘者爲無病粘少者則有病

景泰帝復諡恭仁康定景皇帝

清寧宮本太子所居之宮今 皇子既冠者皆居於此

武昌勞山田畝稅五升歲辦杉木板牛皮五百張及違內細茶以充貢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凡何劉應聲曰廐馬皆洗夫獨大司馬洗不得也聞者爲之絕倒

京官有守領官者得稱堂上考滿得單引不出考語其餘如庶子諭德等皆出考語又給事中外除職事相等得前後通考御史外除則不得通考有司官考滿至部如戶口不增者送問清軍得三分以上者得陞其餘雖錢糧未完不在問例

邊北進貢者待之厚於四夷順天府供床稱禮部置酒宴光祿人日供米一升肉一斤酒半瓶又 欽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賜頭目十六表裏一云八表裏加賜織金其餘各兩表裏又各人衣服一套靴襪全馬價高者三表裏次者二表裏其罷當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給萬億庫錢糧頗爲大官侵欺以馬草爲名軍士

所糴者少而官入已者多
光祿寺教坊司皆禮部支糧教坊司支糧者七百餘
人光祿行移俱以手本至禮部禮部爲轉行科以
手本至順天府轉行盖光祿六科皆內府衙門故
也
尚寶司所領寶璽凡十二顆第一　皇帝奉天之寶
郊天齋醮用之第二　尊親之寶上尊號用之第
三　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顆　誥命之寶　敕命
之寶　廣運之寶用之最多　敕命遠去者悉用
一寶封識其文云册符出驗四方凡寶皆內尚寶
司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
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
歲終尚寶司繳進數目
白浮泉今入清河一畝泉在甕山後已塞甕山下玉
龍雙龍青龍等泉入西湖經高良橋注皇城濠一
自西流入內一自東會入通惠四里至慶豐慶豐
十一里至平津慶豐地形高平津一丈許水甚絕
故平津閘開則慶豐河身立見議者欲於慶豐南
添置一閘又云濬慶豐河身然濬深則兩淮易至
恐不若增閘之便平江伯陳某盡力欲通舟左右
多阻之或云道士仰瞻高爲　上言黑青之出爲
濬河之故或云河通則西湖田不可種故權貴止
之迄無成功
子游之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寮之西郊得而獲麟
之地
張子房墓云在壽張當再攷
張秋舊云景德鎮　西鄆城曹州定陶以至金龍口
正統十三年河決處
禮部遞驛馬同司禮監太監欽天監官等俞銜本百
戶覘其隱驛馬曾聘者聽其所從

鄭村壩以鄭當時得名
于準江西餘干人能通五經
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楚府秦府次之趙府韶王
太祖高皇帝愛子田地最多故富其他如韓府襄
城范德最貧至有衣不能寒衣食不能充者
漢時封王止以皇帝所生之子爲王王之嫡子世爲
侯其他支庶皆同庶人但蠲其徭役今王之子爲
郡王郡王之子爲鎮國將軍自此以降凡六等至
其末世爲奉國中尉故不能無窮迫之嘆
王妃之父駙馬之父俱爲兵馬指揮無祿
毋雖以子貴然嫡在則不敢並封生母未封則子嫡
亦不敢受封
三年須知考退官老疾者同致仕例罷軟與素行不
謹者冠帶閑住但有冠帶無品級一應服色儀仗
皆不得用其有贓者爲民
將軍馬日給料四升草十五斤校尉以下馬俱三升
選將軍身長五尺三寸擔城磚一塊重四百斤方
爲中式隸錦衣衛月食米二石五斗侍衛二十年
以上得冠帶（此係詔書內事例不爲常制）其數凡千人每直三
百二十四人其四十八人身幹最長分兩番侍立
奉天門東西各十二人其餘布立丹陛左右
廣平侯袁瑄總領宿衛忻城伯懷寧侯輪直宿得九
門凡十八衛內外開閉圍子手二千六百作兩番
指揮八人日輪一人銀牌一千多少校尉五百三
十將軍三百二十四侯伯以下帶仁字號金牌將
軍以下帶智信等號金牌其餘帶銅牌雜名金牌
亦以銅爲之銅牌式較長
各處之巡撫都御史總兵參將等俱請雙馬或單馬
或雙船單船符驗先從兵部題本得　旨車駕司
以手本送尚寶司尚寶司又題本得　旨然後給

與勘合起送印綬監關領他日繳納又從車駕司
送尚寶司尚寶司類繳其餘小官出行但以車駕
某字號符驗從會同館起関其符驗隨繳入車駕
司巡按御史出巡領印與領雙馬符驗行移同
五軍三千神機團營軍共二十五萬之數連各處輪
番有三十萬之數團營十二萬稱爲精軍　南京
不過四五萬之數鎮江除京操不滿百名
天下歲運米至京師者有四百餘萬民糧不在其數
南京御史刷卷清軍皆從北京都察院進本點差遣
人賫印送去
南京飯貧米領於光祿寺內官主之悉用白糧米爲
賚
京師去年七月有尼妖　上遣內官汪貿出主灰廠
中評鞫之後即以灰廠爲西廠伺察陰私今四方
以妖言見補者日至其來未艾以尼爲之禍端南
和縣執送一人名王英者能行鍊布形法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科每一房用太監三人每
草一萬須用銀二十兩其馬數不許查理嘗有一
進本乞查理馬數問發充軍
通州五衛通州衛係在京衛分其左右衛并龍虎等
衛皆外衛
通州秋青草自　正統十四年其積草爲虜所焚自
今天津入衛打秋青草遂以爲例
在京倉糧每月放二十七萬石內承運庫每季散軍
職折糧銀十二萬兩其軍職通計二萬七千有餘
翰林檢討王無學孟揚其父某在勝國時守潮州值
天兵至寘歸閩中其友吳海屢勸某死某以無
嗣辭既而得僞吳復勸之死某曰吾今可死矣期
在明日吳明日素服往吊至則某自縊于寢國君
子曰守土之官當死于土有子無子豈可從計惜

蓋其之死緩也然其雍容商確不以事過而害其
亡亦賢也矣
姚壽南陽泌陽人父仲道　永樂九年舉人毋某氏
喪明居床褥者十五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
跪進親人初不能知後後門隙竊覘始知其然還
其毋沐浴身親奉之不使其妻爲力謂妻曰汝未
必不獻吾毋也
南陽衛卒有遷風其林氏女聘未行而夫卒乃白其
毋至夫家送死畢遂行三年之喪事其舅姑曰舅
姑無他男獨妾夫今已死吾寧忍去耶太守段堅
賢之月廩其家
温州平陽小木最工寧波奉化大木最工木匠中又
有圓曲一色如做交椅凳桌之類
高季廸撰蘇州府上梁文爲御史張度[illegible]所奏與
知府魏觀等俱罹極典
輒城北甲乙丙丁戊五庫與天財承運等庫惟天財
庫貯罰銀香料等項最富輒城內文華殿南是內
承運庫以藏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女官庫
雲南各處礦銀各閘辦銀歲進若干各入女官床
其各處折糧銀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送西
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景泰間廢儲之議自廣東指揮王弘發之其謀出老
江學士瀾當時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何
文淵之語天降下民作之君則陳循之言當時以
爲妙對後文淵家居與禍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
於朝其中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實有以發之發
之以自進功可謂自實其罪者矣
英廟復辟群臣奏請建儲勅云從立元良蓋尊言
今上王文之于改云選立元良後迎湘之說實基
於此豈文等自以罪逆深重無面目見　上故妄

意欲選立耶可謂自取誅滅矣
正統十四年　駕幸土木成國公朱勇軍駐鷂兒嶺
有　旨微選勇以虜寡嶺口救軍一徹虜即至矣
上不從遂內徙虜至　駕陷晴　駕下營平地
四面有山
兵部尚書鄺野一日與恭順侯吳某取五軍軍數奉
覲闕於上鄺走謝以軍之數非外人所預知此
祖宗舊制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壯虜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
陳鎰御史姚龍等應赴失期合城宵遁渡滹沱河
斷橋結三營以待合堅城而屯曠野可謂無謀之
甚矣城中留者惟七十餘家
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苗蠻兵部尚書石璞總督軍
務工部尚書王木壽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太監六
人郎中二人摠兵方英以京軍十餘至南京發將
調各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指揮董綵以五哨從
公入進其苗民所居凡十四寨每寨二三千人大
率柔脆之兵遠勞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也
景泰七年黃蕭養反黃蕭養以強盜禁廣州獄時無
賴子弟若干人繫獄獄吏與之索錢不可得盡實
之重刑與蕭養同處因相通謀置兵器于飲食中
後劫牢出嘯聚爲亂有都指揮王清被擒嘗臨城
勸降蕭養所爲詔文疑出其手後死以陣亡聞亦
在褒贈之列
修撰岳正旁李之入內閣太監牛玉所薦也墓志作
王翺薦正父其指揮與牛玉善故數稱薦正於
天順元年五月十一日入閣先一日　英廟召至
文華殿喜其壯人又所親擢第三人令與呂原協
同辦事入閣僅一月前後宣召無虛日正以天下
事自任即語　上欲乞解曹石兵柄　上令往諭

之正即親往道所以保全之意石駭之詣上前哭
乞哀　上云非干　朕岳正言汝二人有謀反意
故爾由是二人怨正
某月某日有人於左順門進一木假給事中李秉彝
出名內具詳品曹吉祥徐有貞等數人善惡內云
曹吉祥之權不減王振而曹欽之惡不減山林獨
石亨不與時有貞閒住吉祥怒令京師大索且勒
上榜示必得其人逮補至者頗衆正自云與呂
原許彬諸人勸止
羅綺都御史其愛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爲內
援且以銀千兩賂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事
但欲汝陰索徐有貞事來告不患不得也羅竟無
所報
岳正之被黜也頗以饒舌之故　上嘗疾視之曰岳
正敢多言乃爾耶後以家事田畝之類爲曹石所
怨出爲欽州同知尋以逗遛發充軍曹石敗放回
原籍爲民
雲南木邦宣慰司龍川宣撫司俱有寶井出寶石宣
撫司衆行美是婦人名頗與宣慰作抗不能屈服
五月初九日罷西廠　上使御馬監太監汪質即西
廠審問妖尼遂以徙尉百人與質專以伺察爲事
而百户韋英爲質鷹犬遣人四出所得贓吏一二
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聞凡文官無辜受其屈
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遇韋英失敬遂爲英鞭
撻不可言左都御史李賓迎侯風旨惟恐或後復
與英結爲父子恬不爲恥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
恐至內官黃賜等亦受害近賜等摠內閣商輅等
及六部尚書同日奏質年幼不識世務韋英奸惡
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正體　上即日令革去西廠
官校各回原衛着役汪質入內十二日着黃賜逼

南京陳祖生降一級往鳳陽十六日調尚寶卿朱
輝爲四川某府同知汪景昂等四人爲禮部郎中
等官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府所譖蓋　太宗初有易
儲之意而高煦窺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
濙往伺察　仁宗令書其不軌事以聞時梁潜黄
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善若保護教太子守禮法
而濙亦不敢曲意上奉回朝但言　皇太子敬天
孝親　上意稍解後終見讒乃徵諸　東宮官悉
下獄士奇引咎得免黄淮等繫獄十年潜語家人
云此長麻線也不足多慮後竟被害
國朝修永樂大典亦宋朝修冊府元龜之意
弘文館在大內之西　正統中始革去黄淮金問曾
直事
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　章
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　旨付弘文
館於是劉球等始入自部屬進侍經筵
京師通州兩處積米除每歲支用外餘二千餘萬可
六七年之食
王信替李某王朝遠替宋有文年甫李敬替張鎣大
同彰武伯楊信參將江山陳鶴替彭誼秦紘巡視
以此三關王永駙馬十日謝恩
偏頭關近榆林寧武關居中鴈門關在東
正統初年北京東角頭有馬姓者通其里婚某遇婚
之夫自外歸馬潛隙以伺至五鼓夫起有他出以
天寒不欲其婦同起且爲之覆被按撫極其周至
然後去馬竊覗之甚審因念其夫之篤愛如此而
其婦乃反私外通於人甚爲之不平入厨中取刀
殺其婦而去後以夫殺死坐其夫棄市馬遂陳其
見殺之由曰是某殺之也監刑者止其事遂皆釋

之
國朝以漢中府隸陜西瞿州等衛隸湖廣者所以分
全蜀之險　山西磁州守禦千户所在河南界中
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千户所在山西境內亦犬
牙相制之意
戴村壩以分汶水出龍王廟口入運河堽城壩以分
汶水入洸河出濟寧金口壩以分泗水入洸河出
濟寧水利主事公廨在寧陽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余初
在內書館教小內吏吉提督內使因識其人亦一
溫雅誠篤之士識大禮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
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
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
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兵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
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得天下有
賢主足矣　上嘗賜　東宮莊吉備曉以不當
受曰天下山河皆　主所有何以莊爲使勞傷財
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
里經而吉適至殿下驚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
携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方誦孝經爾其
見畏特如此　東宮出講吉必使左右迎請講官
講畢則語　東宮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不
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姑記此三事以
傳後人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舉子通詩經自腐以進從
太監張敏今　殿下衣服飲膳皆鏞幼所服事
云
太子三加初折上巾二遠遊冠三九旒冕
景泰帝之崩爲宦者蔣安以帛勒死
太宗時教庶吉士曾子啓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嘗親

爲試誦一日令背誦蛇者說莫有全誦者詔　戊
遲而貸之令搜大木樁等以書恐執政執政袖其
書見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黄鉞常熟人與胡濙高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
家居　永樂初元徵赴　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
王艮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承旨　靖難兵至
南京金川門艮是死其一妻二女俱被執有　旨
配象奴妻詭言被難時有金銀若干寄城外其家
須吾毋子去取不爾爲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
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云吾毋子當以衣裾幅
相結恐稠人中相失不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
女亦不辭毋意比至江側遂繫二女同溺死
安南之北雲南之南八百車里老撾本邦一帶西南
孟密舊屬木邦今漸熾盛欲侵木邦求爲宣慰實
井在孟密
宣德六年作北京禮部　正統四年作北京城樓六
年仍作兩宮三殿
保定劉先生丁憂禮部題本奏祭　聖旨不惟終喪
劉鏻二本謝恩明日賜四表裏銀五十兩米五石
鈔十硯羊四羫酒十瓶差少監送至其家

琅琊漫鈔

文林撰

琅琊漫鈔

明　衡郡　文林撰

太高祖皇帝生于盱眙縣靈跡鄉。土地父老相傳云。生時夜臨。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方四丈許。不生草。

和州城隍廟額曰勅封承天鑑國司民顯護王。聞之鄉老。云太祖渡江。神顯靈異。故特賜封號。今加封誥。猶存錦標玉軸。其文云。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知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睠此名城。雖列江右。王師屢臨。屢底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此必有超出于高城深池之外者。宜封曰承天鑑國司民顯護王。益則威加于顯。明則福及于保綏。此因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鑑于我國。享茲明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日。又頒降神像。聖旨可封云云。王冕服九旒九章。青衣緋裳。緋膝。緋白大帶。緋襪履。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蹕編家。飢甚。坐殺龍架上。問編此何物。對曰。龍牀。紫綠雜爲食。問何肉。曰鹹魚。飯以大麥。曰仁飯。太祖默喜。蓋龍牀登基。仁飯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編賓之。至今有餘家鎭云。

堯典曰。象恭滔天。蔡註。滔天未詳。按史記作似恭漫天。近是。蓋史遷去伏生猶未遠。必有所受也。諸葛孔

明曰。滔慢則不能研精。蓋滔與慢相通。古有是言也。

亳縣成湯廟雨甚。已淪入于河。（湯有天下而廟爲魚林不盡誰納在亳者遂人爲耳）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爲異。及經亳。及太和。渡黃河。皆然。今上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常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至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宏治戊申二月廿六日。浙東處州縉雲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羣。首尾相銜。從牛背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門開。入馬百萬自下而入。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爲詩。次年。憲宗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發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鰍鱓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鬪雞亦是五百兒。吠堯桀犬下陛走。牧豬奴戲令人嗤。

晦翁先生稱陳子昂詩如自然之奇寶。但恨其不精于理。而自托于仙佛。然自三百篇後。一變而爲離騷。騷有遠遊諸篇。卽多仙怪矣。再變而爲漢賦。則入于誕妄。至于魏晉之四言五言。則皆神仙樓樂之事矣。子昂數漢魏而作者。又何怪其托于仙佛也。

三皇本紀系少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于寅。此卽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

經世書自古相傳之數也。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鐫。碑陰鐫紋明朗而敬。閱實德閔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鐫其牟爲神道碑。鐫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曰。恐後人復欲鐫耳。黃默然。

溢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翰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家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爲戒也。

天順間。桂廷珪者。寓館于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廿某。洗馬江朝宗之婿。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宏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閱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昺。給事中周紘既往點。亡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摭拾掩飾。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從太解之。有命補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爭之。乃得調京首領。

左傳。曹人請于晉。晉侯曰。吾歸而君。則歸曹伯者晉也。胡傳曰。其言自京師。王命也。則歸晉君而以畀乎

天王、理固然乎。春秋、聖人之筆也。其詞嚴、其義博。晉伯之初執也、書曹伯歸于京師、晉之也。斯時也、天王因其執、聲其罪而討之。晉雖不臣、其誰不服。以是而號令天下、其爲東周乎。緩至一年有奇不決、而後皆得以歸之。則是天王與晉以操縱之權也。其曰歸于京師、又曰歸自京師、若晉之京師矣。王之所以不王、臣之所以不臣、一言盡之。嗚呼微矣。

世傳毛寶放龜。寶被潰、龜爲之渡。按寶傳、寶爲苻堅裨將所逐、溺河死。寶先曾畜白龜、後放之河。寶潰時、養龜人亦墮水、若履石上。既渡、視之、乃向所養龜也。長已五六尺。謂寶、誤矣。

桓彝忠于晉室、子溫及孫元謀篡、史分爲兩傳、固當。而桓振諸人皆叛賊、不應亦列桓彝傳中。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于上前作院本、頗有方朔諷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酗詈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越、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于是憲廟密遣太監尚明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矣。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盡去得。憲宗微哂而已。

閣老保定劉公吉爲臺諫所論、而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爲劉綿花、謂愈彈愈起也。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自脅下生一男。宏治改元戊申、余按宿、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黃將官之甥。先是、母娠時脅腫如癰、比就褥、母亦恃弟不知。比娩、視脅已平、斑痕宛然。乃知脅下生也。子狀頗磊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決非聖賢、他日或作一高僧耳。蓋誕之異也。

子賤墓在壽州南、孫叔敖有祠、亦在壽州安豐塘上。

虹縣壁滋抵河南約千餘里、在河無水。云是隋煬帝行舟處。

靈璧縣北齊眉峯、涯傍有石嶙峋、立臥偃側、二十餘里。其色黑潤可愛、土人稱爲活石。問之、曰近有人掘歸、即死。至今莫敢犯者、蓋亦偶有他傷耳、非石也。

春秋書鸜鵒來巢、下書昭公出奔。宋史宜書杜鵑鳴于天津橋、下即書以王安石爲羣牧判官。世傳臣見君呼萬歲、自漢武登嵩山聞山呼萬歲者三、遂爲臣祝君故事。按優旃傳曰、秦始皇置酒有頃、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之矣。但無山呼字耳。

永嘉閨婦以靑梅雕刻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綴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爲梅、謂之梅簽。李太白詩云、珍盤薦雕梅、豈即梅簽歟。

南京朝陽門外、天晴微雲、忽雷震死數人爲灰燼。適守盧席老卒、問之人、云是罪惟務狠忍、取良人財物

者。

宏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戈水絕矣、故清。三年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水同、而淮水反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不知有何災祥、俟識之。

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無水害、則舉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氣候使然。山西鐵冶鑄火盆面洗之類、出爐、乘紅刷以臍膠水、作生銅貨之。受欺者多矣。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白重、嘗休沐居興善寺。時有兵部尚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給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皴笑而偕之。非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譏其非有德學所致也。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道私謁、人以爲權檯。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邪。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兵部曰、公眞聖人。高黨詐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尙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諂聖人。辯之聲氣將百言。衆惱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以事敗。

聞見錄載、呂文靖致仕居鄭、范文正出爲陝西河東宣撫、過鄭。呂問曰、參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圖欲報于外耳。呂笑曰、公誤矣。既離步去朝廷、豈能了事。文正愴然有悔意。夫文正之出、所謂直道事人者也。其出處必自有見、豈必因呂文靖之言始悔耶。又將牢補數以是間公、公不敢直斥、故云然。若出而有悔、烏足爲文正哉。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吞薏苡而生、卨以含燕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魯襄揮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正眞、可以鍼盲曚、破邪妄。至以雷爲太陽熱氣、又謂太陽火氣常爲毒、則謬甚矣。蓋熱自能燒物、太陽曾有毒邪。又甚至于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又天地間之罪人也。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爲史記也。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爲傳、不怪其然也。又或辨其有無者、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弒其君、則盾固未嘗殺于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于屠岸賈也。史氏之言不足信者多。

蔡先生作洪範方圖、自是正理。其圓圖、與洛書全不同。且洛書以一數居下爲水、後天爲坎、配冬至。圓圖配自九九、尙未大謬。八數居北、後天爲艮、配立春、而圓圖以二配之。二、死數也、陰之陰也、以配立春、斷乎難矣。三居左正東、爲震、配春分、與圓圖偶合。四居東南、爲巽、配立夏、圓圖止合其半。五居中、後天無定屬、所以無定位、運四時、根五行。今圓圖以爲夏至之半。六居西北、屬金、後天曰乾、於時爲立冬、圓圖以立秋夏至各當其半。七居正西、後天爲兌、當配秋分、圓圖止合其半。七七以下始分屬之。九數居正南、爲火、後天爲離、配夏至、圓圖以配冬至、殆與洛書本圖相反矣。一者、數之始、乃氣之始、而以屬冬至。二者、陰之純、於後天屬坤、洛書位于西南、於時爲立秋、故八卦九宮相爲表裏。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

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術家有遁甲。想亦是古昔。其配合無不差。而避五不用。豈蘇先生以其術家而忽之邪。

（以下原闕十行每行二十一字）

蘇先生所作洪範方圓圖。非不精詳校勘。但一時失于虛五。遂至舛謬如此。後生非敢致疑先哲。考之于古。證得未穩。姑錄以俟再講。

九九數八十一也。虛五九位七十二也。虛五則一數爲一候。四時分而七十二候周矣。新圖以多數配少數。故不合。又順數以定四時。于本圖又相背馳耳。若然。則八卦九章何以相表裏。

禹會郡在塗山西南二十里許。土地平衍。相傳爲禹會諸侯處。

汪氏老母。於皇寺側酒媼也。高皇側微時。受其恩多。皇陵著劉氏恩人墳主之妻也。趙氏乾娘。高皇發父之妻也。故以其子孫世襲指揮。

奥官萱。韓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至十四年。英廟蒙塵。官萱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邪。官萱曰。我君豈有不識者。于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奥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萱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英廟與也先曰。爾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英廟配。問于官萱。萱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婿邪。後史何以載。御之則拂其情。乃紿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英廟在虜時舊隸也。英廟令官萱問曰。也先何失信邪。當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英廟叱曰。豈有茲事。復戒曰。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戮之。彪之反狀既明。而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奥官萱歸自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急。石亨乃謀于上。曰。得奥官萱。可以計退。詔出之。見上。釋其械。問曰。爾能退此胡否。功成賞以侯。對曰能。賜易新衣。押至石營。石曰。吳先生至。吾無憂矣。官萱乃逐一驗。藏破帽。手持傘。直擁人達闕。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萱乃番語云。吾某村人。吾母甫病。入城買肉哭之。執我何爲。復曰。我非與爾等有鄉情。吾固不言。言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國已有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至爾地。勦老營。爾尙守此何爲。某日又當出戰。吾非有鄉情不言。言之祇自害耳。虜聞言。始有退志。然後亨以火器擊之。圍遂解。蓋亦所謂先聲者也。石殆得之矣。由是官萱以口舌至都督僉事。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兩府。

嘗讀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固愛其文。而心竊鄙其事。及蘇老泉上田樞密書。倘不能無求也。工人之文。足以傳世。故人皆及見之。下此。不知乞憐之辭幾千百億萬也。洪時此類文字絕少。逮宋盛時。此風未息。故程明道對韓持國云。惟不求而得。則求者不至。豈上之人有以來之邪。國初至今。士稍有立

者。皆以此爲恥。謂能韓能蘇之文章者。肯爲之乎。

戰船用秋塗地。然後加彩。高皇聖制也。南京功臣廟壁。與陳漢大戰。高皇乘白船。友諒紅船。既平漢。命以紅船入遞運裝因。白者加彩。載使臣。亦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尙有此制。

予在家時。聞王僉憲葬死於溫。察院對院有樟榕樹。蓋三四百年物。王先夢人謂曰。我張容也。幸與公同往。心竊疑之。次早。見樹有火。益怪。介鋸一鐵牌。列其銜。填以硃砂。以鐵釘并樹縛之。明日病。遂昏亂。半月死。死時。樟榕卽倒。予聞之。異甚。及至溫。所謂樟榕固無恙。而假倒乃傍樹也。然則傳言可盡信邪。

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芳悅。詩意微婉。喩宋公尤妙。

宋義非楚懷。而逆料項梁之亡。敗若辨黑白。可謂知而明矣。所以自處則未也。夫人情有眞僞。王霸是也。王者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伯者則不之顧矣。王伯眞僞在爲人滅否耳。而項梁爲人。滅乎否乎。使宋義一時知其眞爲復楚。而羽復何如其人也。羽固勝梁。能兀兀久處人下乎。能眞知父子君臣倫理者乎。能至死不變乎。人人知其不能也。其所以立楚懷。又因人之言。而假以服衆耳。使懷王可事。則勸其去而別圖。或不可事。亦必勸以自圖。毋陷虎口。不聽則遜去以避禍。是亦不待智者可以能之。而乃併其身與懷王就戮。智者固如是哉。或曰。宋義與項氏合而不以言爭於懷王。則失事君之忠矣。勸項氏立懷王者。義也。今言而不聽。當明告懷王曰。昔項氏所以立王者。聽臣之言耳。今不聽。王必不能久矣。而後去之。豈不兩全。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時易太子。錮南城。非少保而何。及景皇帝病亟。實欲迎襄府。但事未決。而中宮猶豫間。事泄。乃爲內監曹吉祥傳播。因起張石之謀。迎立憲宗。乃出衆議。皆非少保意也。憲宗但知有詔章。遂復其官。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哉。然其功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時張石輩皆武臣。不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能辨正。故今之議紛紛然。大槩廢太子一事。凡署者皆當誅。豈獨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從違惟頤指。故其罪爲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爲無辜。人至今惜之。

史記舜世紀曰。生生之具曰什器。軍法曰。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共器具什物。故云。又作役者十人爲火。則火伴、家火。皆當從火。作夥者非。

先公官太僕時，政事之餘，書在案前，即信手草一二紙，或當時見聞，或考訂經史，間命璧錄於冊中，而一時遺亡多矣。且皆漫言，未嘗修改。璧每以請，則嘆曰，此豈著書時也。他日閉門十年，當畢吾志。嗚呼。豈謂竟不竢耶。自公少時，即有志著述，有日程，故錄甚富，在滁失之，此編蓋百分之一耳，姑存之，以著公志。在溫一二事，散錄詩文稿中，不忍棄去，併鈔入之，總四十八則。宏治庚申十月，仲子璧拜手謹書。

方洲雜言

張寧輯

高奇齋訂正方洲雜言

海鹽　張　寧靖之輯

檇李　沈德先天生　沈孚先白生　校

雜言

景泰中一日晨出暮歸抵家天色盡瞑入室更衣趨解下裳腦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襪上爲熒流落凡三四見荊婦相顧失色不

敢言時方嚴告並戶科孫珉遠戍邊地余自意平生不家於官何適逢此異先反覆研省忽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而余所爲裳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況余被酒體氣蒸鬱或因以致火亟呼婢令於旋後力持曳裳余以手摩拭無算及手熱幾不可忍而火星應手至明日入朝見兵科王汝霖道此事汝霖因先君爲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袴襠中有之以此知事物異常者必有所自不可盡爲驚駭傳惑下人也

于安雜氏河間人衣冠胄也至其父門祚少衰以魚鹽爲業常早至長蘆行海濱有虎當道倉皇中復有一虎絕其後自分必死向之左右拜稽顙哀懇久之虎相繼躍入蘆荻中因匍匐伏行至所舍田舍人見其不能語知其驚虎也以湯灌之稍蘇報其家扶舁以歸病三月乃已西

陽雜俎暨予翁聞東坡泳上抵省之說信有之或言猶得鼠弗能遽死號嚇作聲俟其並骨脫態方能食人之形神不先脫喪虎雖猛終不能搏噬之彼有寘虎阱而卒無害理固可論哉

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今京師人家多存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類鵠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陝九成所記松雪翁所畫六蹄蓋此類也天順中予復見之御馬監坊巷道上但不受羈啗不知其行日幾何也造物奇偏固有常異是又不可與柳宗元貌八駿圖龍鳳麒麟螳螂爲妄者並論

京尚寶忠徹世善相人人有以相干之則叱罵甚有與之往還終其身不得其言相者士大夫至其家爲之留連飲酌久之俟其喜而自言十中八九人謂其高貴不肯輕用其術予謂此正

其所以專乎術者也凡人之貴賤壽夭禍福根于心而動乎體固有隱而難見者必從容玩押得其眞而后言否則寧不言也使不善自固其術易于而好談一日所接豈止數十內鑒不精目力隨亂與世之凡士何相遠哉唐舉許負而下載諸方冊者皆其驗者不驗而弗傳者尤多也忠徹非能盡相人能用其相人之術者耳

湯胤勣公讓信國公族孫也博記而言誕天順七年冬坐不法除官編籍常州遣發之日諸故舊皆出餞胤勣謂所親陳嘉猷魏瀚曰勞負親友然非久別明年正月十七日後便當相見也公等幸識之及次年適符其語胤勣果以放還考其學術未必精鑒如此豈常遇異人耶予出京後胤勣鎮西陲逐虜歿竟不得詰其前語

世之奇花異卉莫貴於牡丹得之者愛護培養無所不至然十植一存酷難生發五穀莫貴於

稻然者土氣生得水便長耘耔之際用功甚粗而秀實盛倍他物此見天之生物固常厚於養人也

草木中耐寒者極多素馨車前鳳尾治牆薜荔石菖陽冬青木犀山梔黃楊石楠山茶不可勝紀然惟松栢梅竹獨擅晚節之名豈以其材能適用不專取其耐寒耶人有偏長之德而無所取材亦不足稱矣但梅竹自大江以北漸寡而

無則亦未爲耐寒上品是猶所謂一國之善士
爲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宜齊魯之
間不見梅竹耶柳別有意耶
正統丁卯予年二十二初赴鄉舉中場之日老
父於中庭得桂一枝葩葉新茂不知所從來因
貯瓶浃以水祝曰倘吾子獲薦花其發榮逾宿
盛開香氣滿室是年八月二十四日揭曉先一
夕先母孺人夢一老叟自門入中庭持筆如椽

蘸毫大水缸書孫字於挹清樓外粉墻字崇廣
尋丈母自捧泥依字畫漫圬之翌日報書至後
學士呂逢原嘗作瑞應記自是兩試春官皆下
第辛未二月入場之夕沐浴焚香再拜禱于都
城隍之神曰寧親老家貧千里棄養以求尺寸
之進今兩舉矣如功名可期神賜顯夢如命分
淺薄神幸昭示寧當領教一方不復有意於進
士矣禱畢局促就寢夜半夢登海臨縣隙海石
揖前曰大山一老叟指謂予曰此岱宗山也凡
三揖三語方欲詰問忽驚悟遂起呼家童索燭
取禹貢織皮昆崙研旨紬繹因不復寐亟趨試
院與支中夫遇於道共相勞苦奬進取未遂予
曰中夫今日看書經題若有昆崙字是予佳候
也中夫愕問所以遂以夢語之中夫笑曰人嘗
言鄉人信夢靖之良是焉及得題果織皮昆崙
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桐鄉楊稽事靑屏舍

相近走予所疾言曰六題皆得只惟禹貢一題
不能通洽因爲開陳意義并述註疏是年靑登
第名在第七録其文一篇余竟下第甲戌二月
初三日予方抵京夙促僑寓不暇檢閲舊業自
分此行又成畫餅初五日夜夢兩狀元柯孟時
過舍以梅花見遺方受花柯曰足下今年狀元
耶予方謙讓問答間忽雷霆交作予素畏雷正
驚怖頃有霹靂聲聳同座一人仆遂寤是年予
幸登榜名亦在第七録文一篇開主司閲卷時
黄學士諫欲以余爲第一與錢學士溥張郎中
穆互持高下取決于主考學士商公輅公以予
策論雅優而經書義不及彼卷遂以彭華爲首
尹直爲經魁蕭彖負氣因與二公有隙嘗筆批
予卷有　大廷之對必出人頭地之語開院後
具以此言諸人次日以紅紙糊一端見惠曰
唱名之後當以是爲朝服努力向上幸毋相忘

也及　廷試之日扇乘未半禮部侍郎姚公過
予所熟視墨草曰汝即張寧耶筆力甚高所欠
實語耳予方以勤勤　上爲中興之務因姚語
遂以勤德爲體要有頃姚與尚書胡公濙偕來
相顧有喜色自是內外執事諸公皆接踵繼至
無少間觀者咸屬目期待晷刻盡未予初脫稿
適胡姚二公至輒附耳曰此卷應當讀善自珍
重予以紙短告遂命儀制司檢納卷得李曰良

衍紙續楮尾予以天晚爲懼胡曰第自留心吾
爲汝進本依曾棨故事給燭親爲添硯水命監
試官研墨以助天且暝同年皆出尚未畢乘昏
老草不復計端楷忽傳宣閉門諸執事官校皆
散出胡亦不能獨止亟命儀部郎中俞欽收卷
送予宿禮部戒勿還歸明日攜予入朝候直房
下胡姚二公詣內閣請容足卷者三大學士王
公文豳言曰張寧南方人耶君今日謄卷如謂

臨軒何兩趨不復言館閣臺省因共相憤命卷
儐閲少保于公謙謂如天馬行空胡公謂某秦
知貢舉久矣乃誤此一人柰何大學士陳公循
因衆論未平取卷視曰此厚皮饅頭也衆知事
不濟乃陰寘卷於循所閲卷中得預第二甲胡
姚之力居多放榜之辰中外士不知者猶相傳
謂予爲第一及唱名乃孫賢也自是宮僚累日
聲入禁中尋有　旨取進士張寧寫不了卷及
生倫試策　御覽異復送　內閣收貯閣老宴
罷吏部尚書王公翱戶部侍郎李公賢皆從容
見問慰藉再三延譽甚至是年禮部奏選庶吉
士入翰林首及予各自念親老與治一命之封
君俟備養事必後期具以情懇辭胡曰吾聞士
多矣以足下之材入翰林十年必獲進用姚曰
足下若不做吉士急於仕進天下皆薄汝遂引
詣內閣呼選既及因對曰寧貧曾年長輒策不

前不願留也時陳王二公因對策事乃黜出對策之蓋倉皇出禁中忘持　勝策後得之於周公修撰洪謨而所對文字了無遺稿後一年呂公逢原黃公廷臣自內閣錄出欲令裝一卷諸公咸爲跋識其詳予辭之乃不果皆自觀省文雖不留陳窗君比之古義求爲之徇且不可何足爲天下先時新出草野不識忌諱幾使成窳亦不堪上讀兄先好要非于七年之前已有孫字之應予爲孫賢榜下士蓋數定也又遺殆害震之事先後同符不足多訝但厚負王司及趙先達汲引之盛心爲可愧耳其間捧泥燬字至今未白惟縱皮之蒙既驗而虛若爲青毀者及予中會試名第事實一與青同造物之於人豈固有巧哉科目止于終身無足爲意老病還家偶憶舊事用記其始末以見予之厥遇云

王汝霖民望聰厚清重文行皆佳人以其閑擱子弟多棄覩之不知其爲良器也然好作吳語以資笑談一日與兵科劉昭刑科陳嘉猷過民望謂劉曰西門豹將何之陳應曰東門瓜欲何往蓋俗呼陝人爲豹子蘇州人爲冬瓜陳實爲劉復訓也民望正色曰不必邪談吾適在科中看漢書見狄與二公論之文帝初耕藉田時借牛於田家既終畝二耕叟互錯認牛喧鬧不已帝召問之曰父老何自錯牛物色系何一叟前曰此小而馴者某之牛彼大而劣者臣家牛也始皆傾聽以爲正論及落語莫不絕倒可謂不爲虐矣

予使朝鮮抵遼出連山臨口二日按登荒野官役指言北山中有居人數家一老者自宣德末見時已年八十餘今猶强健因與副使武士英單騎徐行約里許抵委徑處所居累墼架梁覆以樹皮男女皆壟髮草服老者見客殊不

省異問其年幾何曰不知問其曾至遼城否曰昨日曾去始若不解人事者蓋自來生長草野世無服役不過墾植收歛或食松榛實蕨參菊苗飲泉水自相呴沫不知有營度憂慮事平生不經嘗五味豐腴之物清淡安全所以致壽漢胡廣傳載穰縣菊水其旭飲之者上壽百二十歲七八十者猶以爲夭觀此老人信有之也人能不以外物勞心而又淡薄于世味久而不渝自足致壽彼偃仰呼吸以求鍊形服氣者適徒自苦耳

魏人伐蜀戒嚴費禕方與來敏對碁意無厭倦卻與謝安之事相類然安遂破敵禕竟爲郭循所害大率禕性寬簡過度安外寬內密觀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此便可見彼二子之成敗亦異

聖賢知人之明與愛人之仁互相發現之於縣

既知其不可猶望其能治水而已諸葛孔明之於馬謖先主嘗言其不可大用亮雖知之猶冀其能受吾之節制可以致功其後皆敗績故聖賢寧傷其明不忍咈乎仁後世若裴行儉之徒乃欲以一見之間鑒別不遺此必有曲巧也不然史過言耳

韓魏公盜入齋寢事人皆羨公有量予謂當先稱其有識也量雖大使盜不捨而殺之已則已矣如國何此殆與春秋戰國之士等耳於量也何益蓋公明識之深灼見盜者之必不加刃於公故使之既黠而相與言因而示之以閑雅定靜也故世之有量者無不自識中來此格致之功所以先於誠正也

嘗疑昌黎先生三上宰相書及自薦諸書事頗傷於難進然觀其論用世屢以孔墨同語宜乎以博愛爲仁也則豈以上賢兼愛爲急務哉

人才之生如貨物之產用而求焉則聚而見不用不求則散而藏其賤且輕者遇貪買猶可以屈取其貴且重者苟不得善價廉賈寧沒身不售甘遺齎矣于後世焉不及其故而謂天下無才是猶謂天下絕貨物也

岳州巴陵易公名海初仕爲瀘州通判到任時知府常州李宗美死已一月欽于公廨公恐棨閑聞其妾病甚所隨惟一僕常使詢視遣以藥

餌新米之資久之妾病少差泝告所使詢甂者
曰妾非李素娶因此地云多瘴疾其妻子僕從
皆不行就道府始執我及備此藥與偕來不意
李即死備見妾病意將不良通府公節有所遺
脩皆擅畀爲已有妾無織悉沾惠幸爲我達公
全妾爲命公聞之惻惻不已戒使勿言其告鎮
守參將馬義擇行伍中謹厚老婦往侍候日夕
不許暫離詢甂益切至妾病良愈公畀不與見

爲之經營買舟歸其喪收斂其俸給及賻贈得
白金三百兩使一吏護喪責付其家先爲移文
至常郡會入其數仍遣老婦守侍李妾抵其室
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及公文乃返其所以周
給老婦家飭約吏人者無不備盡備竟不得一
毀其志而李之棺柩得入于土妾亦無幾微少
損時成化十二年也予嘗聞其事于江湖士大
夫中及公移任嘉興數相過從乃得備詢其實
加此嗟哉易公厚矣若宗羨之處事君子可以
爲鑒

鄰有患盜者嘗固守其前門而不虞其後戶盜
覘其不虞也常入自後戶而詭迹于前門以售
疑於主人其後守益固而盜益數或告之故於
是重關累杙加之扃鐍而時其啓閉盜亦時其
恒懈也而月循一至焉主人不勝其勞也遂塞
戶塗壁絕其所由而尤偵伺惟謹盜乃絕君子

曰天之生人凡耳目口鼻諸有竅者畢前而一
不背繫豈嚴錮之則固當在後耶予謂斯役未
足爲居室之恒法然于防　盜也爲可一用焉
內蕭寇副因公務至海鹽分司旬日以書見問
答之云云

火浣布予初於蘇州張廷義家及仁和縣紀一
儕院見者皆大如折二錢近於朱孟瑜縣丞家
見者稍長如衣帶漬油則可代燭覆火則可爇
香油盡火熄則完全如故槃襲帨巾魏武所所
貢元別怯赤山石絨所織信皆不妄因記向在
京時嘗於指揮胡纖寓所見其父宗伯公所得
宮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其形色絕似雲母石類
世之所子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爲柄

紐制其末合則爲一岐則爲二如市肆中等子
匣老人目昏不辯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明大
加倍近者又於孫景章參政所再見一具試之
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剌似
聞其名爲僾逮二物皆世所罕見若論利用于
人則火浣雖全足亦當退處于僾逮也

予見某　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一人緋袍玉
帶端拱而坐又見觀音寺衙衕寺僧所收謝庭
循一石方廣三四寸中劈爲二內函魚骨一具
首尾皆全予先考恭祖考所啓祖妣殯合葬發
砌石一紫色者剖爲二片其中樹石茂密一人
冠帶立樹下若凝眸遠望了如筆墨描畫先考
謹藏欲解爲書屏後因波夾而燬又家藏石蟹
一枚其體如生以水磨之腥氣如蟹病目者揩
塗兩皆頗能定痛大氣流行融結變化眞有不
可强論者

方洲雜言　終

方洲雜言一卷

明張寧撰寧字靖之方洲其號也海鹽人景泰甲
戌進士官至給事中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所述
皆見聞瑣屑之事於登第前兆記之尤詳頗近猥
雜又祗二十餘則篇帙寥寥疑非足本也

蘇談

楊循吉撰

蘇談

楊循吉

姚守重士

革除年間太守姚公最爲重士嘗禮命貞木於布衣之中數數饋以薪米因此遂復得載繼中二老儒皆徵出郡下曰姚公祈節頗好悉爲貴客郡中嘗開宴彥士並集一右列指使椽坐上席繼中罵之貞木踐繼中足勅使勿罵繼中罵愈急太守問故繼中曰公今日設會當以尊士爲重更無日子使一武臣坐諸賓上耶右列慚謝退避下座是時四海初定武公方盛衛將赫赫在姚公固不敢與之抗禮置之上坐蓋非其本心云而繼中當筵叱罵太守爲之彌縫周全指使爲之從容避席皆可謂難得者也

黠妓賺詩

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黄秀雲好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爲詩百首贈我以爲聘資乎體方信之爲賦至六十餘首而沒情致清婉傳誦詞林然是妓性質黠特利於多得其詩而已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爲詩時人多笑其老耄不敏而欣然每談於人以爲奇遇焉

韓公有度量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之斬大藤峽嶺未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焉門列畫戟數十面每有出入則擁之以爲節凡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貴其尊嚴擬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賓無笑而士氣帖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息不出至于今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謗亦竟坐用侈一事解政及後代者至則栩栩繩墨無復公之洞達矣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認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凡易四五人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見爲不廢也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乎

僧中善記

陽山寺僧道昆能默誦法華經七軸熟如注水每旦入城則沿途持以爲課至午道輒一周焉他如圓覺了義慈悲懺法金光明地藏皆能口述不煩披閱餘惟華嚴般若則稍對經本然開目亦能諷誦略攏行墨而已吾輩士人因多愧之也

吳中醫派

今吳中醫稱天下蓋有自矣初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脩既盡其術來吳爲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方率銀五兩王仲光爲儒未知醫也慕而謁焉因咨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原禮復來見仲光談論大駭以爲不如恐壞其技於是登堂拜母以定交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原禮有彥脩醫案十卷秘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知其藏處俟其出也徑取之歸原禮還而失醫案悔甚嘆曰惜哉吾不能終爲此惠也於是仲光之醫名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

史明古脩志

史明古脩吳江縣志欲列山川爲一門吳江本無山循吉因論問及此問之明古曰橫山亦在吾邑境內循吉曰橫山是吳縣山吳江但得一角耳豈可相割與乎時都玄敬亦在座相與一笑

顧阿瑛豪侈

顧阿瑛在元末爲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每處皆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才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當時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尤寵者爲秦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辭語流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則亦非獨以財故也復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爲在家僧

吳都憲膽氣

常熟吳都憲訥少爲士時素負氣剛介章御史珪於邑爲差後然亦一不屈士也二人不相下各以豪邁自雄欲闘見之福山有東嶽祠塑鄷都獄至爲獰惡又爲挑括誑伏於地下人不知躡之則有機偶鬼奔而搶焉殿堂閴寂人非携一二件侶不敢單身而入也章與吳約以月黑天陰之時獨往以散餅爲驗每鬼前必置一餅約既定章私先往福山匿神帳中具時餅諸鬼前每至一更必云與汝一個次章所匿處章伸手出乞我也要一個吳遂以餅與之云也與汝一個殊無驚異由是章大驚服後吳仕至都御史亦多有著述爲時名儒焉然福山今亦焚毀余數年前一至土偶零落無復向日之可駭者矣

常熟酒令

常熟士人飲酒立令至爲嚴酷杯中餘瀝有一滴則罰一杯若至肆滴伍滴亦罰如其數人惟酒録事是聽不敢辭也又其爲例頗多如不說後語及落臺說話不檢舉飲不如法皆有罰罰而辨者爲攪令亦有罰必滿飲飲後犯令則復罰雖十罰必罰十杯無一恕者其爲深刻慘酷殆杯勺中商君矣如飲者飲本杯乾主令者故欲其飲則驗杯唱云有五滴則徑罰五杯或主令者刼擧酒時揚杯唱云如法而不告以其故及飲者効之揚杯則唱云不如法不得不飲故其爲令非有深意者未有不賊恣毒者也不知此法起於何人亦不仁之甚矣然亦其本邑自行之他邑不用也飲酒本以爲歡乃苦人如是豈善飲乎

中峯草堂

中峯卓錫處皆以幻住名之道行既高四衆歸向凡建所謂幻住庵者有數十處今在吳中者若吾家鳫蕩村之西無二里遠也殘碑旺草莽中雖殿堂三間基址去地殆五尺餘云靡師之所築也故老相傳是此庵時馮海粟煉泥趙子昂搬運中峯自以塗壁即此草堂是也或謂馮趙二公貴爲王臣豈肯爲是此俗人之見耳前人高勝處至多要此亦是其操致常事何足怪也

武功治水

武功在章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去耐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冊三求源發處不得乃設以物使人縋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人在是冊役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

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杜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之

姚少師爲孝雅量

少師在松下散飯曳屐獨步不將餘人一縣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答而訊之少師受答不自道丞使人縶置後随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答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

林屋洞天

武功平生好奇每遇游覽必窮其勝林屋洞天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游者武功列炬而入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寛崇特爲幽妙壁上下皆作金色有石乳自上滴下相接至地瑩如白玉謂之曰金亭玉柱者是也中設石床顯爲仙者之外室再欲進步則有流水阻絕漸爲深不能前矣不知何人題曰陽起字勢飛逸疑非人間書也武功欲留作其間爲同游俗

子所促悵然而出自後更無往者

東平誌異

前輩王某正統中爲東平州判官因濬水於石堤下得一壙有石誌曰前封吉後封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我葬河東王異之顧河東果有義冢乃移葬焉後王陞知州嘆曰前人止言我爲州判今至擢印得無過乎竟終於官其子洪余與交親言之也

文襄仁政

周文襄公閔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皆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文襄佛癖

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誚之文襄笑曰即如以年齒論之彼長吾蓋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

桐村事武

周伯器寓居吳中以教授爲業正統末福建盜作僉尚書統兵往征厥討伯器拱立轅門吹自薦唱曰

有布衣儒人周寓願効力軍前尚書壯之顧其衣猶儒服謂曰既趨武事雖仍舊衣伯器曰諾亟易短袍載小帽來服而進尚書納之後至福中遂爲尚書親信凡帳前命用文字皆令製焉賊平論功尚書與張僉都不協其勞不得盡上止爲沐陽典史

蘇治失火

况守時府治廢火焚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也火熄况守出坐磯場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歸舍亟自草奏一力歸罪己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當死况守嘆曰此固大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奏上罪止罰俸而已

東里薦吳人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爲錢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政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何論誰復問有薦一人者哉

楊尚書遇仲舉

仲舉昔戍武昌楊文貞公爲學官以失印避罪至其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　九

地汧落無依變名曰楊立可因行途中值雨偶憩仲舉之家見其方爲童子句讀與談有契文貞因善易遂許授焉仲舉下拜頓終其聽文貞以無資爲言仲舉即讓館與之而自教授於他處往返日十餘里不以爲劳文貞感薦乃相引拔

文貞貴德

楊文貞公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至焉曰此門何不容有德之人先践也

周巡撫解嘲

周文襄公以侍郎初涖美化未行歲適不登人說之曰周白地文襄咲曰今年呼我周白地明年教汝米鋪地治未踰年粟米盈羨民間銀十両至糴米五十石

夏卿風致

夏太卿以七十致仕家居風度曠達爲吳中一時人士所宗其子鉞舉之甚備太卿好與賓客游樂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鉞先令人遍召太卿所善客集城外盤桓所以肩輿舁太卿至其處盡歡方歸盤桓太卿之別業也有林木花竹之勝太卿晚歲優游凡二十二年而下世太卿爲人善因娛飲後情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　十

暢則以杯擲起而楼之歌弄自若其風韻如此近世所不復見也

劉氏世德

先外祖虞衡府君厚德人也先舅初爲學生小試第一人以爲賀府君曰須得鄉試如此方可喜耳及試應天府學士高穀楊先舅之文而奇之曰是必山林老儒果擢第一揭曉曰先舅才二十歲人來報府君曰且喜賢郎已作解元府君徐曰知會試如何顏色自若不異平時明年試禮部復魁天下府君得信復然府君後以先舅貴封虞衡主事爲人好事禮佛諷經終身每坐竟日人有詆之者未嘗不信也年八十歲得疾數日延至次年元日而殁蓋復添一歲焉

薦人反噬

葉文莊公在兩廣巡按御史吳禎有小才文莊愛之遂舉同治戎事吳由此得擢爲僉都既而吳不樂爲之下謀傾葉結閣老李賢召之還鎮口外而已得獨任文莊後至吏部由此不薦一人與先舅參政劉公爲莫逆交參政以文學知名四方而浮沉外藩二十年文莊不爲引薦士論薄之或以其猶以前故若其果然是何以一人之負己而遂以天下爲皆然耶大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　十一

臣之量恐不如是後文莊殁其家請參政作傳參政辭之縉紳稱快蓋文莊在吏部僅僅保祿卒至老死未聞有進賢之稱云

壽不係人

酒之爲害有至酷烈者尊生之士不可不知也成化中故崇真宮道士龔尚賢飲燒酒過多夜向卧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是事非遠數年間耳大抵酒皆有火非但燒酒也然世固有一生飲酒而壽者吳中蔣大卿平生未嘗一夕脫杯姬妾其飲酒至百鍾不醉今年九十餘　猶日行數十里也則亦其禀受之厚有酒色不得而損者乎若曰酒色不能害人則非也然不飲酒而得壽者世固多有之吾家先伯祖老亦不絶姬妾惟不飲酒壽九十一而沒又毋族之一長者曹翁君京師年九十餘步履如壯人問其飲酒亦涓滴不飲也則可知飲酒之能損壽矣余以爲蔣大卿之飲酒得壽此自其得於天者厚耳不可學也吾家二老之不能飲酒登九十則養生者宜師之雖不能必如二老要亦有此理也若龔尚賢則其死信不由命可爲狂飲者之深戒也

陳氏世家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　十二

陳惟允在張太尉開府時爲潘左丞客甚貴常在馬上遇王止仲步來止仲嘗微賤不爲所禮惟允揚鞭呼云王行可去我家看畫止仲羞之惟允死其子繼事止仲爲師止仲待之殊薄報前恨也止仲嘗稱惟允爲先友後有說之者云當時止仲望惟允馬塵猶且不及安得與之爲友乎繼即五經博士爲西楊公所薦者也

萬三遺宅

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没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

劉守鎮訛言

處州葉宗留叛時有童謡曰到中秋過蘇州人皆相傳驚疑不已或傳賊有二飛劍能殺人者人益惑之忽有决囚使臣自北來者鄧卒執小黄旗馳報呼云殺人者至矣人聞之莫問其詳皆相傳報以爲處賊至也棄擔負皆迓走入城自楓橋至閶門肩背相疊皆滿至不能行焉明日始定郡守執鄧卒杖殺之

陸道判捐貲

元時吳人陸道原貲甲吳下爲甫里書院山長一時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　十三

名流咸與之游處莫年對其治財者二人以貲曆付之曰吾産皆與汝惜爲汝禍耳道原遂爲黃冠師居陳湖之上開瑞雲觀居之改名宗靜又納貲爲道判時稱陸道判其故宅今爲竹堂寺所謂二者其一即沈萬三秀也其一姓葛亦富名不傳

五經文累

陳五經嗣初家居後王淮學士展墓還台州過蘇相與登城而游焉王公引其二子拜五經於城上乞文遂爲命筆時五經老矣目瞑瘦耗精至成疾乃戒弗復親翰後一客頗無狀必欲五經爲之辭而不獲因

忽曰若獨吾作須死耳客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宜與之吾故人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循之構脉而疾重遂以不起大抵作文出於思索其傷心役氣時甚又兒執筆對題爲世俗酬應之文亦何意味茍非沛然有餘之才鮮有不爲所困者也

桐村徒文

周伯器往来吴中常以文自賣平生所作蓋將千篇閒卷視之自初至終非堂記則墓銘耳甚至有慶壽哀挽之作亦縱横其間然伯器之才特長於此每爲人作一篇必有所得或銀壹两少則錢一二百文

耳伯器毎諾而許之一日作數篇不竭精粗間出在乎得者遇之然伯器稍舉筆便得成章細字正書雖趍章亦然不見其勞也豈其才固有長於此者歟及既死所遺諭者無一篇識者惜其有才而錯用之也

巧仕

鍊從道御史剏在大學時有例選諸生爲御史堂上大臣各舉一人時吾鄉陳僖敏公在都察院俞尚書公在刑部從道先詣僖敏曰綱貧士窮約久矣適有御史之選本不敢覬然賴俞公見憐已許相舉望公賛之勿沮其成也僖敏駭愕不意俞公之舉之也頃之而去然俞公實未嘗有意舉之也從道則又詣俞公請曰陳公將薦我公勿格之俞亦愕然明日二公會于朝各以所聞相質乃始知從道有求薦之意而故爲此也然二公已各有所舉又從道鄉人涉嫌不可乃別請他堂上薦之從道竟得爲御史是時從道嘗進中興十二策其言激切又有吏材二公實畏之故爲所脅不敢不從焉

敍諭

韓公雍初浙江參政居憂在郡中而両廣蠻弗靖朝廷以都御史起之令往征焉公將行祖客駢列酒

聞公持骰子祝曰看吾此行能盡定諸夷不負委任願一擲六紅展手而六骰皆四在盆焉衆客歡慶公爲引滿及到廣一征悉定卒如所祝

聽雨紀談

都穆　著

聽雨紀談　全

吳郡　都穆　著

成化丁未自夏入秋不雨至九月淫雨洽旬齋居無事客有過我消談竟日漫爾筆之得數十則命之曰聽雨紀談既而以其瑣雜無補亟欲毀棄而客以為可惜聊復存之

小名小字

古之人有小名必有小字離騷云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蓋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予嘗見宋進士同年錄皆書小名小字猶存古人之意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司馬相如小名犬子揚雄子小字童烏相如未聞其小字揚氏子亦未聞其小名也今之人生子亦但有小名而無所謂小字唐陸魯望有小名錄宋陳思有小字錄又有所謂侍兒小名錄豈小名小字固可互稱邪

載歲祀年

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嘗稱歲而不專曰載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專曰歲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而不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亦嘗稱祀而不專曰年蓋載歲祀年古人通用之耳

大學致知格物傳

朱子作大學章句嘗取程子之意以補致知格物之傳黃氏日鈔載董丞相之說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蠹正未盡者耳首章明明德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

及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此正釋致知在格物不俟他補後黃巖車清臣著大學沿革論其見與葉氏合王魯齋聞之謂洞照千古之錯簡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知不偏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疑焉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也如曾西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為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則稱六世祖為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五世祖子襄為先人也

瀧岡歐陽墓

歐陽公生四歲而孤其父崇公葬吉永豐之瀧岡公自登進士及歷任中外惟葬母鄭夫人僅一至其地蓋終公之生瀧岡未嘗兩至也公中歲欲家潁上有思潁詩十餘篇又有續思潁詩十七篇後竟薨於潁子孫遂為潁人洪景盧謂歐陽氏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且公無一語及於松楸為之太息瀧岡有西陽宮宮之道士歲時展省如其子孫吳正公嘗撰宮記中亦探寓不滿歐公之意殆有同於洪氏之太息者乎

東道

世人稱主人曰東道蓋本鄭人謂秦舍鄭以為東道主蓋以鄭在秦之東故也漢光武時常山太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他日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今人但知有東道主而鮮知有北道主人者

急急如律令

道家符呪其末皆云急急如律令說者謂律令（讀作平聲）雷部鬼神之名而善走用之欲其速也此殊不然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宋人云符到奉行漢末賊張陵私創符呪以惑愚民亦僭用之道家遂祖述之耳

敘齒

鄉人敘坐以齒雖貴為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謙退從

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攷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予嘗謂鄉之薦紳同輩齒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為得之矣

文章繁簡

文章貴簡不貴繁言簡而意盡文之至妙者也而亦豈易得哉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若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

之辟論語則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及觀之書乃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記禮者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冠服而坐論語則曰迅雷風烈必變夫同一敘事也而繁簡不同如此此可見簡之難矣

金縢

宋杜太后金縢之事載之信史莫有知其非者元袁文清公集載其事云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此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由普以死今宋史普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取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牀側與普忿爭文清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而人鮮有知者故表而出之

卷籍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為薄帙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鳥獸語言

無能子曰凡鳥獸之號鳴咆嗥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意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邪其言蓋不之列子列子云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言血氣之類心知不殊遠也史記謂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矣則古人固有解鳥獸語者又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

卷

鄭玄何休

鄭玄注毛詩曰箋何休注公羊傳曰何氏學蓋毛公嘗為北海太守玄是郡人故云箋以為敬何氏學者休謙辭受學於師不出己也

釋氏稱號

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蘊謂喪狄請拜為膜音謨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訛為謨又因之而為南無南摩子聞之一儒者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克金也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據

孟陶二母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為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坩音甘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為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予惟世之為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為法也

不再娶妻

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為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卒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者多慘虐孤遺離間骨肉甚至亡人之家亦不少矣昔之賢達所以不再娶者非有見於是歟

新唐書太略

新唐書李白傳云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材英特稍益以學可比相如及喜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寂寥數語似未盡太白之為人古本太白集有上安州裴長史書唐文粹亦嘗載之自敘其平生甚悉新唐書皆不及載此雖作史之體當然然恐失之太略劉元城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進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者病正坐此今觀太白一傳則元城之言其弗信矣乎

莊氏子

君平子陵本皆莊姓東漢避顯宗諱遂易莊為嚴考之君平唯隱於卜子陵之風節特著至其州與灘悉以嚴稱之予謂莊當諱於漢而不當諱於後世今之稱二子者當復其姓可也

孟子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譜云孟子周烈王之四季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為孟子之從昆弟與譜不同

舜塚

書舜典言歲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史言舜南巡狩崩

於蒼梧之野今舜塚乃在零陵之九疑山按九疑去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廣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夷服今亦不聞其有舜塚孟子去古未遠而傳聞猶未免若此況後代乎意者舜南巡至於南岳其或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歟

事類

天下之事有絕相類者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略望塵之潘前有嵩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冰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他如雪中高臥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胡定着竹事人知有王猷而不知有袁粲咳炁事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若是者又不可以悉數也

石刻

近世凡墓志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并篆蓋題額書於前至往往假顯者之名以誇於人此甚可笑歐陽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不必僭官銜題日及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皆以前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遠字皆略草與志文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

意況久遠自知歐公此言甚無所見而云邪予觀古之碑志有止書撰人姓名而不著書人者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止書書人姓名而不著撰人者蓋文或書者之所為也有止書某官某人於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即其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志石其一開元二十八年周府君志其一太和二年顧府君志皆不著書撰人名可見在唐猶然而不特晉以前也又嘗於城南草間見宋時墓石一方乃子志父其諱如之乃知諱為其人親書此又可見古人作事之不苟

佛法

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

沽酒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鄭康成訓沽為榷沽之沽朱文公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注詩云無酒沽我毛氏注謂一

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榷沽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為是

倀褫

字書謂倀為虎傷蓋人或不幸而權於虎口其神魂不散必被虎所役為之前導今之人凡甏於虎者其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此倀之所為也倀可謂鬼之愚者或曰虎捕人已死能步繞呪禱使死人自去衣服而後食褫字從衣從虎者以此更考之

書進士

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揚維禎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黼榜進士至用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之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者則失之矣

穀雨芒種

穀雨之雨當讀作去聲芒種之種當讀作上聲蓋自雨水後土膏脈動可以播植雨其穀於水也詩云雨我公田是也芒種種之有芒者即今之麥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是也

喪祭

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看果或土或木任意為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焚楮錢及金銀楮錠楮錢亦有用金銀者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為之形色如生則看果五代時已有之矣唐書王璵傳今賢之貴其真也東坡其之一字可謂斷盡陶公一生他日論其瓶無儲粟之語乃謂此翁只於瓶中見粟言雖近又似知陶公未盡蓋瓶無儲粟不過極言貧乏之甚予於是益見陶公之真固不必以瓶為累也

父子之稱

今人自稱其父多曰家嚴稱人之長子多曰主器謂皆本之於易也按易家人之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父雖稱嚴母亦可以嚴稱矣序卦於震之後而曰主器者莫若鼎故授之以鼎謂震為長子可以主祭非謂長子為主器也

巫術

沈氏筆談載山陽有女巫極靈有白氏數白黑棊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棊不數而問之則不能知

其數矣又元人小說載江州有卜者問無不驗一人以錢置合中曰欲知其數言不復驗其人曰是劫人神術也我知之彼即知之錢數既不自知彼又安能知邪二事偶類是以破巫術之妄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正此謂耳

柳韓言佛

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言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

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論旨黎弟武侍御所書佛文曰有爲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法焉其土大樂能相爲附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二公非佞於釋者但直述彼之言耳近觀洛陽迦藍記謂後魏遣燉煌人宋雲與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場國其國東連天竺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穀豐登刑措不用且地饒異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彼國有聖人否雲具我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言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夫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爲夷狄之君者一聞周公仲尼之道乃欲生於中國使誠有輪迴之說則外國之鬼可以爲智而中國之鬼不亦愚之甚乎

圖書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唯用以識圖畫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概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西子

西子事昔人文辭往往及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唐宋之問詩云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沈荷花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則西子嘗甘心於隨蠡矣及觀東坡范蠡詩云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以爲蠡竊西子而隨蠡者或非其本心也姑識之俟博識者

十二辰禽

十二辰所屬如子鼠丑牛之類人多不解或以問予予曰其說見王充論衡充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也曰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然亦有不相勝者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禽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大凡含血之蟲相服至於相啖食者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自相勝服也

花木

凡花木之異多人力所爲種樹家謂苦楝樹上接梅花則花如墨梅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合之其開花黃白相半以蓮菂投靛甕中經年移種則發碧花芙蓉先一夕以靛水調紙蘸花蕊上用紙裹之來日開花亦成碧色此雖非其本然然能奪造化亦一奇也

韓子論語解

唐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傳學者不在集中予家藏古本韓文有之但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解云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爲言冉有爲泰山非禮也如宰予晝寢解云晝當作畫字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如人之生也直解云直德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如子所雅言解云音作言字之誤也如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鳴鶪之鶪雉之聲也如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當作先如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沿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解云仁當作備如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如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諒如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鄉原德之賊解云鄉原當作內柔巳上諸說朱子嘗謂其鄙淺復曰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及觀韓文有答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註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然則朱子之所謂鄙淺固韓公之欲求信於後生者耶

蘇李李杜

蘇武李陵世稱蘇李唐蘇味道李嶠蘇頲李程當時亦皆稱蘇李是三蘇李也李白杜甫世稱李杜漢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當時亦皆稱李杜是四李杜也

讀書不如寫書

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蘇公此言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蓋古人書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錄蓋以其得之之難故其讀亦不苟自唐世始有板刻至宋而益盛雖曰便於學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不讀或讀之而不滅裂則以有板刻之故無怪乎今之不如古也古語云讀書不如寫書信哉

曹植未知道

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郗儉悉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辯之以操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務桼所以悅口何以

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之植雖苛道未爲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朱子不註尚書

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古文之全也然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謂日本國有其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攜者予初未之信後觀歐陽公日本刀詩有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則外國眞有其本歐公之言未必無據朱子之不註者豈以是邪

陰陽中數

醫家書謂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蓋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竭皆數之窮也

姓氏

姓氏所以別婚姻明貴賤古之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宋紫陽謂秦漢以來奴僕冒主姓今有大姓所在必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奴僕類也元虞奎章云異姓不可以爲後天理民彝固當然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牽情狥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予觀今之奴僕皆冒主姓雖士大夫家亦然此非奴僕之失殆所謂牽情狥利者邪予家自前元以來祖有遺訓僕輩各姓其姓子孫守之至今不易親友中亦間有效之者

先生

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生者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後世不明其義以生爲賤薄之稱上下之間翕然相諂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目之則怒士不通古一至於是亦可悲矣

呂洞賓

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中有呂洞賓詩一首郝天挺注曰洞賓名巖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值巢賊亂移家歸終南得道莫測所往則洞賓嘗仕於唐矣予觀洞賓于江州望江亭自記曰吾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遊江湖間年五十道始成及觀洞賓本傳曰祖渭禮部侍郎父讓終海州刺史洞賓始名紹先年二十不從婚娶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乃罷舉縱遊天下岳陽風土記云洞賓嘗爲中兩舉進士不第卽有棲隱之志王舉雅言系述云洞賓咸通中舉進士不第未嘗言及第與爲縣令也天挺此說豈別有所據邪

隱說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蹤跡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爲江西從事不親公務人稱仕隱然予觀白樂天詩云大隱在朝市小隱在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

素書

宋張商英注素書一卷謂卽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者其曰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之自是始傳人間又曰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以爲其愼重如此此可以見其僞矣子房以三寸舌爲帝者師而卒之謝病辟穀托從赤松子遊君子稱其明哲保身顧有死而葬以玉枕其僞一也自晉逮宋歷年久遠豈是書旣傳而薦紳君子不得而見亦未聞一言及之其僞二也書有秘戒乃近世術家欲神其術之僞言而謂圯上老人爲之其僞三也且書中之言往往竊吾儒之緒論而飾以權詐蘇文忠謂圯上老人秦之隱者而其言若是烏足以授子房其爲張氏之僞明矣

鯤魚

莊子云北海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人多以爲寓言然所謂鯤者蓋實有其物也釋氏書謂海中有魚其大如山背產大樹葉風鼓撼痛苦難喻元王文定公惲汎海錄云洋中之物莫巨於魚其背鬣蟲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折不合[illegible]山庵繼錄載至元癸卯有人自奴兒干來見其處有魚從海中過揚鬐露脊撥浪而行凡四日夜始盡其身則其大又不止於千里而已正統辛酉春吾蘇之崇明一夕忽有魚頭閣海灘上長餘十丈儼如刀截夫一頭而其大若此則其體亦當有丈然以前數說觀之直小鮮耳

聽雨紀談一卷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穆登宏治己未進士而此書自題成化丁酉九月所作距其登第時二十有一年又考穆敘授滁上幾二十年始補博士弟子三年而成進士則其時並未爲諸生矣其書皆參考經史異同陶珽嘗刊入續說郛多所刪節此爲李蓘瑣探中所載猶全本也

都公譚

都穆撰
陸釆編次

都公譚纂卷上

門人陸釆編次

元太祖尊禮邱長春.屢試其術.一日.長春入朝.語弟子可掘坎以俟.及入.太祖賜酖酒一杯.長春飲之.無難色.頃歸.臥坎中.得生.頂髮盡禿.明日.又謂弟子索絲繩以入.太祖賜玉冠.長春出絲繩繫之而謝.太祖神其術.禮之愈隆.後欲妻以公主.堅不可辭.遂自縊以告絕.其日乃十月九日.今京師謂之閹九.爲會甚盛.

張氏被圍時.松江人有以其鄉兵來援者.蓋延嘉定.知州張孟循方坐堂上.松江人荷戈而來.孟循斥之曰.若等非病子.則狂童也.今姑蘇亡在旦暮.尚誰援哉.衆怒舁之以往.孟循復以是叱其爲首者.越二日.師至.遂平松江.孟循上謁其主帥曰.嘉定非畔我者.弄兵自松江耳.願以某餘生贖數萬人命.帥然之.孟循乃得還.嘉定.縛爲松江之徒者數輩.而爲檄以告州人.州人得以無虞云.

陳惟允.偉貌有文才.爲僞吳左丞饒介上客.嘗乘白馬過皋橋.王止仲拱立其旁.惟允不下.但舉策揖曰.王行可來吾家觀畫.止仲敬諾如命.後其子嗣初從止仲遊.止仲題其畫.稱惟允爲先友.劉解元致.惟允壻也.以雜塗之曰.王行昔望吾舅馬塵不及.何先友爲.今畫尚存.上有塗擦處.

楊廉夫.倪元鎮.一日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妓.廉夫興發.脫妓鞋.置酒盃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盃.

元鎮素有潔病.見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面.

倪元鎮性好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鄒氏塾師陳子章.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鄒翁.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鄙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愧憤.不見主人而去.鄒翁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已斥之矣.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粉胡桃及雞菓成塔.切置茶內.名清泉白石.有趙行恕者.宋宗室也.慕元鎮清致.訪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恕連啖菓茶.元鎮艴然曰.吾以子爲王孫.故出此茶.乃略不知風味.眞俗物也.行恕歸.自是絕交.

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兼侑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卻其幣.一日.士信與文士游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爲勸解.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以是得釋.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滕某者.宋舉士元發之後.家於無錫.元季楊鐵崖維禎.將訪倪雲林.天晚.泊舟其門.滕富而禮賢.知爲鐵崖.請至其家.鐵崖曰.有紫蟹醇醪則可.主人曰.有.鐵崖入門.滕設盛饌.出二妓侑觴.且命妓索詩.鐵崖援筆立成.詩云.颯颯西風秋漸老.郭索肥時香晚稻.兩螯斫貯白瑪瑙.半殼微紅含瑪瑙.憶昔當年蘇子瞻.咬膾咄咄論囷尖.吾今大嚼不知數.況有醇醪似蜜甜.

倪瓚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其清閟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外國人進貢.道經無錫.聞瓚名.欲見之.以沉香爲贄.瓚令人紿云.適往惠山飲茶.翼日再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瓚密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彝尊罍.夷人方驚顧間.謂其家人曰.聞有清閟閣者.能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楊廉夫好大言.嘗自題其所撰貞趙菁文云.此等文字不宜多作.恐鬼神見忌.一借詩有佳句.便題云.宛然鐵門家法.又跋宋克書云.予每有所作.必命仲溫書之.大言多類是.

倪元鎮既散其田.而枕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登集.元鎮逃去.潛於蘆中.爇龍涎香.被執.因於郡獄.每餽食.獄子倘以入.元鎮必戒以舉案過額.獄子不省.以問知者.曰.彼好潔.恐汝唾沫及飯耳.獄卒怒.鎖之溺器上.衆爲祈解而免.今人云.爲太祖校之廁中.非也.

四明陳子桱在勝國時.嘗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爲鄭王.（[illegible]書.宋太祖本周主.爲[illegible]正.今易本爲國.）出忽震其几.子桱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桱之臂.亦不換矣.後三日.子桱因苦疑.夢至一所.類王者居.有人入報陳先生至矣.其中坐者.衣黃袍.起坐待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篡邪.子桱心知其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即死耳.史貴直筆.不可易也.遂驚寤.後爲我太祖所戮.

元江浙行省有某平章者.將之任.道間忽染中風.四肢不舉.延吾鄉葛可久治之.可久登其舟.適金華宋彥修先在.二公素相聞而不相識.見之甚歡.乃共脈平章.彥修曰.疾已殆不可藥矣.可久曰.吾固知其

殆。然尙有一鍼法。彥修曰。君之鍼第可運其二股。無益也。左右強可久鍼。鍼入。如彥修之言。彥修問平章家道里遠近。以指計之。謂左右曰。卽何尙可抵家。稍遲無及矣。後平章還。果以及門而卒。

嘉興吳仲圭。家甚窮。與緇世子昭居密邇。當時鄉人多愛子昭之畫。仲圭每見人持紙絹過門。必謂之曰。吾畫能賣錢。汝曷不求我。往往與之作一紙半幅。俟其去。潛使人以重價購之。由是其畫湧貴。求者塞門。子昭不能逮也。

誠意伯劉基。元末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久無售者。基至。手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招基昨所觀。則已能成誦矣。翁大驚。乃以書授之。且爲語其奧。基歸復往。則翁已閉肆。不知所之。

松江袁凱。字景文。洪武間爲監察御史。時周王有罪。高皇帝欲誅之。懿文皇太子日夜號泣。上不能決。一日臨朝。召問諸御史。凱對曰。陛下欲誅之。法之正。太子欲宥之者。心之慈。上怒。以爲持兩端。命繫之獄。嘗使人往視。曾食否。曰。不食已三日矣。上因引對。諭之曰。女言亦有理。但可在父子之間。使他事則不可也。遂赦其罪。凱懼。因佯狂不朝。上問袁凱如何不見。衆以凱疾對。上曰。吾聞風顚者。不識痛痒。因异之來。以木鑽鑽之。凱殊無痛苦。上曰。闒茸不才。放回原籍。凱歸而其狂如故。上聞。遣使諭曰。上常思念先生。使先生爲一郡教授。鄉飲酒位大賓。何如。凱方負鐵鏈謳小詞。瞠目不答。遂得免死。

袁景文善謔。洪武中嘗擊邑中崔氏亭柱。景文撰俚詞。末云。電光明滅處。爭不把衆人嫌的先下手。或訐其指斥。訴之而免。後佯狂家居。故人朱慶餘乘長耳過其門。景文據而揖之曰。朱慶餘騎。朱應聲曰。此畜生非驢。乃獬廌戲去角爾。

國初。宋學士景濂精於釋。釋宗泐季潭精於儒。太祖每稱之曰。泐秀才。宋和尙。

國初。林膳部子羽作義象行曰。有象有象來天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擲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哺。屹然十日受饑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留。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殳。象戰久不克。兵捷象乃死。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罽氍。紫泥函封載玉璽。萬樂爭擁黃龍纛。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老象心甫求。背死。骨蕩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污。天子垂衣萬世治。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

楊廉夫。洪武初被召入見。太祖曰。卿在前元時何官。對曰。左榜進士。太祖曰。卿張氏時亦曾仕乎。對曰。非其君不仕。時廉夫服新製巾。太祖問卿所服何巾。對曰。四方平定巾。太祖悅。命中書省臣依此製。使天下蓋服之。今之平巾是也。太祖又令廉夫賦鍾山詩。廉夫援筆立就。曰。鍾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眞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嶽低。願效華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太祖曰。此詩値一千貫。今日廉夫方殷。姑賜五百貫。又曰。宋濂在內閣。與諸儒共修元史。卿可往觀之。廉夫辭謝入閣。人有以宋公所爲文示廉夫者。廉夫笑曰。格氣卑弱。辭語散漫。何得爲文。

或以告宋公。宋公曰。誠有如是者。後廉夫辭歸。不久以疾卒。宋公銘其墓。推其文。至比之日星河嶽云。

塞忠定公。初名璿。洪武乙丑登第。擢中書舍人。掌外制。丁卯春三月。聞內艱陛辭。以其祖嘗冒李姓。父籍有木易。因請於上。上憫然憫之。爲復其姓。御筆丹書一義字賜之。以易璿名。仍賜楮幣五十緡。俾乘傳而歸。公之榮遇可爲至矣。

松江人孫道明者。家業屠豬。爲夏萬戶家佃戶。道明每日坐肆中。手執一編以讀。一日萬戶坐轝經其門。怪而問之。知其爲家佃戶子也。遂挈之以歸。所儲書恣其披閱。道明一生寫書。精行楷字。至老不倦。所寫積至數千本。洪武間。其人猶在。死後。書散落人間。每本後皆有道明題識。

張潞公仲舉。歿於至正末。無子。一女嫁民間。洪武中。其人充陝西軍。攜女自隨。潞公妻吳夫人尙在。年已八十。替嫂曰。無人供養。寄食北平軍營中。病甚。軍卒惡之。移置風簷之下。遂死。然無棺以斂。時僧道衍居北平。素與潞公友善。或告之。衍飭徒往視。檢其敝篋中有詩一紙。乃潞公筆。衍曰。此眞吳夫人也。爲買棺葬之。衍有和潞公詩二十首。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有樓三間。正對泰山。叔明愛泰山之勝。張絹素於壁。每興至。輒一舉筆。凡三年而畫成。傅色多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肯往値大雪。山景愈妙。叔明曰。改此畫爲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吾姑試之。乃以筆塗粉。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詩以爲無一俗筆。後惟允因欲得之。叔明因慨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丹靑。聞陳氏畜是圖。往觀之。臥其下兩日不去。以爲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嘗謂客曰。余昔觀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火作。此畫亦付煨燼。惜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製作稱旨。召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値夫人病。數月不至。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之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値。後復起爲文淵閣大學士。

陳郊。福州人。知天文。洪武丁丑。登賢書進士第。傳臚日。私語同列曰。吾觀乾象。今歲狀元必不利。及唱名。郊爲榜首。太祖以榜中多南人。誅考官劉三吾等。郊亦連坐。五月二十日再試。親擢韓克忠爲首。卷通榜皆北人云。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老者同赴召見。太祖于便殿上問二老者。卿事何業。一對曰。臣業農。上曰。卿爲農。亦知禾麥之節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上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以春。至秋而獲。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人對曰。臣業醫。上曰。卿爲醫。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蜂釀黃連花。則蜜苦。猴食果多。則膽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爲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臣所業訓蒙。上曰。卿亦有好惡乎。對

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上曰。是能明理者。擢爲國子助教。

鄭尚書沂。浦江義門人。太祖嘗一日問尚書。汝家累世同居。何以致之。尚書叩首曰。但不聽婦人言耳。上深然之。後此言聞於掖庭。尚書懼。永樂初。其家遂析。

無錫錢仲益允升。號鋸樹山人。元末年十六。中江浙鄉試。爲杭州路錄事。國朝以字行。高皇怒其不爲己用。取入京。釘其右手於木。自是得疾。常以左手作字。平生天資甚高。書過目。即背誦如流。洪武末。起爲本縣訓導。後以御史薦入爲太常博士。與修高帝實錄。陞翰林修撰。卒於漢府長史。後漢府謀叛。事敗。帝閱其啓。大加歎賞。其家得免於難。

吾蘇易經。永樂後始盛。實顧順中發倡之。順中易學。蓋來自嘉興。有鮑恂仲孚者。精於易。國初徵至京師。太祖欲官之。仲孚以元舉子不肯仕。但曰。臣老。不能效忠。有二子。願皆充軍以報陛下。上然之。令人押仲孚徒跣回取二子。仍令仲孚徒跣送子上京。後仲孚卒老死廡下。順中易學。仲孚之再傳也。

鐵冠道人張景華者。精天文地理之術。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以道人從。友諒中流矢死。兩軍莫之知。道人望氣。語上曰。友諒死矣。使上作文遙望祭之。陳軍奪氣。戰遂敗。上定鼎金陵。其相地多出道人。道人嘗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一日乘間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戲之曰。脚穿芒屩迎人。足下無履。時玉以椰子瓢飲。道人答云。手執椰杯勸酒。尊前不鍾。蓋術寓譏諷之意。玉武臣。勿悟。相與一笑而散。不久。玉果被禍。而道人之言始驗。道人一日無故投大中橋水而死。後遼關守臣奏有鐵冠道人者。以某日過關。計之。即投水之日也。蓋異人云。

杭州冷謙。字啓敬。善幻術。居嘗鍛泥作釘。貨以供食。人莫測也。洪武初。太祖有志雅樂。或有以謙精音律爲言者。皆召至京。授太常協律郎。未幾。即謝事歸。其在京時。鄉人有爲吏者。知謙之多術也。告以貧故。謙以手畫其壁。作房舍之狀。謂之曰。必堅以首觸之。入其中。即可得物。然慎勿多取。多取。禍恐難免。此人如其言。每一觸。金帛財物隨手可得。一日。呼其僕偕入。意在多取。僕偶遺路引其中。未幾。內庫失物。中檢得紙。且姓名具在。捕其人鞫之。對曰。昨吾主攜入失此引耳。復逮至吏。則曰。此冷謙教吾也。上遣中使往捕謙。謙將至龍灣。懇中使曰。京已近。欲沽一盃與諸君酌別。何如。衆頗憐之。稍寬其縛。酒將盡。謙視酒甕。因躍入甕中。衆驚惶無措。不得已持甕入見。上曰。謙汝第出。吾貰汝死矣。謙曰。陛下欲殺臣。臣決不出。上大怒。命力士碎甕。每持其一。呼謙名即應。或云謙被逮時。剪紙鶴騎去。甕中言者乃劉月林也。

洪武中。山西張姓者多巽術。以其鄉人不善金箔。嘗往杭州學以授之。鄉人因呼爲金箔張。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素稱靈巽。貨帛財物有假貸者。隨出水面。張見之曰。是不難。殆伏機耳。歸即整袖。做其制爲之。已而果然。每客至。輒以爲戲。嘗有道人踵門。張引之觀袖。道人曰。吾亦有小術。特請君試之。翼日天未明。張見空中二童子乘龍。復控一龍下其家。請張升龍。龍不服。二童鞭之。張乃得上。須臾至一山。有草屋三間。道人坐其中。張入作禮。道人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當移家同住耳。張留月餘。頗得道人底

蘊。一日。偶出散步。回視惟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由是其術愈神。高皇帝聞其名。召至京師。曰。聞卿多術。願一觀焉。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之。瓶口出五色雲。少焉。充滿殿庭。上大悅。欲盡其術。張以蓮心投金水河。頃刻花葉滿池。張曰。臣願解吳歌。乃剪紙作舟。吹墮水中。張與妻子咸操舟唱歌。其行如飛。倏忽不見。上嘆異久之。

高皇帝征陳友諒。舟次九江。有周顛仙者。伏謁道左。上命登舟。其人若風顛之狀。一語不發。上曰。汝何爲者。對曰。欲太平耳。曰。我伐陳友諒何如。曰。中途覆舟。上怒。令推墮水中。不溺。行水上如履平地。遂與同載。至中途。舟果覆。上驚。得免。陳氏既平。上至南京。送顛仙於靈谷寺。顛仙日與住持僧貼惱。僧銜之。一日以聞。上命以缸覆顛仙焚之。一晝夜。啓缸如故。復命焚三晝夜。缸內結如霜露之狀。顛仙頗有微汗。僧復奏。上怪之。然顛仙自是不說。終日不食。僧亦不與。幾閱月。上知之。命仍餓十日。而顏色自若。上始大驚。親幸寺中見之。既而顛仙求歸廬山。許之。臨行。上問世間何事最樂。曰喫飯去便最樂。顛仙歸。上一日忽大便不通。百方不效。顛仙已預知。密令廬山赤脚僧獻藥闕下。并銜以詩。適是日至。上見藥乃一小石。問其僧。曰。清涼石。心頗疑之。見詩乃顛仙手跡。用水磨之。異香襲人。久之不散。服已。大便隨通。上感其意。令人隨僧入山求之。杳不可得。人還。乃親撰碑文。命石工舉書。立於廬山之上。

陳友諒據江西日。天兵臨之。南昌太守勢迫。以城降。南昌。江西要衝。友諒聞之。且驚且怒。自引兵欲殺太守而屠其城。天將曉。見一神人。道士冠服。長數丈。坐城上而濯足於水。一草履遮友諒艦上。長近尺。友諒懼。兵不敢進。城遂以全。神人蓋許真君云。

李鳳鳴。字時可。家焉馱沙。上高皇帝時。瓜步渡江。道出焉馱沙。時可以米二千斛牛羊數百頭犒師。上親幸其家。及上旋師。手詔借米二萬斛。時可奉命惟謹。無幾何時。可遂挈其妻子并家貲。浮海而去。或傳其子孫在琉球云。然時可讀書。工文詞。以家貲得封。頗事侈靡。楊廉夫聞其名。嘗往訪之。時可出迎數里。廉夫飯之舟中。所用皆碧玉器。意欲夸示之。抵其家。殊無甚異。時可有園。櫻桃樹八株。下各設一案。案皆瑪瑙玉器稱是。每客一美姬侍。共摘櫻桃薦酒。名櫻桃宴。廉夫大悅。時可家復有荷花宴。每花時。設几十二面。皆嵌以水晶。盛金鯽魚其下。上列器皆官窯。間出歌妓。爲霓裳羽衣之舞。一時豪靡罕有其比。

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疾卒。妻權哉。自陳無子。欲朝廷給養。太祖問之。曰。汝夫死年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汝夫以百戰得一官。將以富貴遺後嗣耳。而不畜妾。豈非汝之悍耶。本欲斬汝。第念汝夫之勞。著光祿司給與蔬碗木杖。日令乞丐功臣之家。以爲妬婦者戒。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太祖甚愛之。一日給米一升。上一日令君佐說一字笑話。對曰。俟臣一日。上諾之。君佐出尋瞽人善詞話者十數輩。詐傳上命。明日諸瞽畢集。背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上。大喝曰。拜。諸瞽倉皇下拜。多墮水者。上不覺大笑。上嘗令人押君佐投江。意皆戲之。君佐至江濱。濡其衣以歸。上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上曰。屈原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

卒投江死。汝過明君莫下來。上一笑釋之。

甘肅都指揮馬葉者。有妖術。能騎草龍上天。太祖知之。密令駙馬都尉李堅與宦官一人往捕。設酒邀馬葉擒之。與宦官連鎖以行。是夜在途。聞有急呼曰。爺爺來了。衆視之。乃一小蛇也。馬曰。此行不死。當繞我項。出于口中。否則吮吾中指。馬葉言畢。蛇果吮中指。馬大慟曰。吾必死矣。抵京。上命斬于大中街。忽大風雨。屍肉俱不見。

襄陽人閻俊。少嘗侍高皇帝。帶刀上殿。上以俊久勞。擢蘇州衛右所百戶。永樂中。郡民倪宏三嘯聚爲盜。衛有曹百戶者。巡捕追至楓橋。爲賊所殺。由是賊勢益猖獗。事聞于朝。命錦衣校尉隨俊捕之。時賊殺人。奪其舟。由太湖渡揚子江。俊追抵宿遷。賊方賽神於廟。俊詐爲丐者。視其儔。殊默默。心知其賊。遂擒之。舟中凡十九人。其首果宏三也。即械繫京師。皆剮之。朝廷賜俊光祿酒饌鈔兩錠衣四襲而還。後俊以擒賊功。遂陞千戶。先是郡之西天王堂有土地像。爲元劉總管所塑。俊一日見之。即號慟俯伏於地。曰。此絕肖我高皇帝。第少氣耳。蓋俊侍高皇日久。熟識龍顏故也。像至今存。

王止仲博學。嘗館于香澤趙氏。趙富而禮賢。每食必呈食單。冬月以蛙名進。止仲硃點之。主人使僕請蛙何在。曰掘老桑樹根下當有。如言果然。主人服其識。

江陰相子先。非國手也。洪武被召遣還。宋太史有文送之。子先以碁自負。嘗榜于門云。天下碁師。一日有野僧來較勝負。僧實高。佯北以誘之。明旦大會賓友。而子先速敗。其榜由是遂撤。

太祖嘗怒一內侍灑掃不如法。反接之市。內侍衣綠。別有一綠衣隨之。臨刑赦免。兩綠衣翕成一人。蓋其魂也。皆阮嶠云。今人見死者着生時衣服。衣亦當有鬼耶。此理殆不可曉。

洪武中。橫塘人某以負薪爲業。性至孝。母雙目失明。每歸即市一餅。置懷中以奉母。一日。有人要而奪之。某以情告。堅執不還。歸家。母言適有人來云。爾寄一餅。吾食之甘。目遂見物。約三日再來。爾姑俟之。三日某久俟之不至。遂出。已而其人果來。以小葫蘆與母曰。凡有病者倒其中。但得物。煎湯飲之。立愈。某遂棄所業。人求之者。其門如市。後某死。二子爭欲得之。倒其中。則不能出物矣。

蘇叔瑜。郡人。性至孝。洪武中。戍雲南。未幾。母卒戍所。叔瑜請於官。奉母骨。從雲南抵蜀江。登舟。人不知其有母骨也。忽江濤怒激。舟欲覆。或指江蛟有所觸。同舟者盡恐。叔瑜不得已。懷母骨登陸。緣山嶺越三日。夢一叟語之曰。江行不危。無恐也。叔瑜驚覺。思其語。乃復就舟。江波帖然。竟得葬母于鄉。

劉彥敬。洪武間謫戍雲南大理衛。言其地設佛寺。有僧多神異。好頂笠子。人呼大斗笠和尚。嘗渡滄浪江。躡笠而行。不用舟楫。指揮恐有他變。置諸獄中。一日出行。遙見此僧吹笛山上。歸將笞獄卒。以爲失僧。時僧已端坐六日。僧預告獄卒。喚吾必當擊吾首。卒如其言。擊首一下。僧醒曰。吾正熟睡。何攪我也。指揮知不可殺。遂釋之。

洪武初。有江西人精地理之術。嘗往建安。寓於楊氏之第。與楊氏翁甚相得。楊氏居密邇土地祠。術士間語楊翁曰。吾德翁無以報。然吾觀土地祠。善地也。翁能得此以居子孫。富貴當不可言。楊翁勿之信。固

強之不可。術士潛移祠中塑置楊翁第。楊翁質質。不知術士之爲也。躬迎遷之。既而術士復移神像。鄉人知之。咸詣其門。且驚且喜。謂楊翁曰。得非神欲君家耶。願易以祠。翁頗惜術士之言。遂易居焉。未幾翁卒。術士謂其子曰。葬翁就此地。勿他圖也。將葬。鄉人有善地者。惜楊不招。來詰術士曰。此地何佳。而汝取之。術士曰。掘地丈許。必有石板。板下有井。其中藏兩金魚。楊氏葬之。子孫富貴。當不可言。鄉人必欲驗之。掘地果得石板。術士曰。石不可啓也。鄉人不肯。半啓之。見金光直上如流星狀。地中有聲如雷。術士急下立石上。曰。還爾一個三公。後楊氏孫即文敏公也。官至極品。果如術士之言。

吳江人王姓者。爲山東某衛軍。正統末。以老疾歸於家。嘗爲人言。其從軍時。自海道運糧。將至遼陽。中途遇風。舟覆。官軍盡死。惟王與二人得附舟一板。浮於海中。不知幾晝夜。三人有人餒者。共分食之。食盡至嚙其衣以充腹。後遇運船獲救。其在海中。見一山撼動不止。洪濤大作。然與王相距尚遠。翹視之。山有巨蛇蟠結數周。其首入海取食。遂爲大魚所吞。兩力相持。故動。又嘗隨風飄蕩。遙望如檣木然。意其舟也。近之。則大蝦。乃其鬚云。海島中蜘蛛極大。有身兼數牛者。予聞數十年前。登州山中蜘蛛嘗與龍戰。蛛以絲罥龍。龍困。爲蛛所殺。復有火龍焚其絲。蛛不能爲。遂死。龍取其腹中珠去。身徑一丈六尺。則王言似數牛者。誠非虛妄。覆載之間。何所不有。但人自不見耳。

前庚辰科廷試。禮部翰林院官讀卷。翰林欲以楊文定公魁多士。禮部欲取胡文穆公。爭不能決。聞之於上。上命取二策閱之。將擬胡公第一。以未見其人。命左右宣湖廣秀才甚急。楊公湖廣石首人也。疑

聞。楊裝將出。而胡公已至闕廷。上見之。意甚悅。遂決。且更其名爲靖。永樂乃復舊名。

義烏龔泰字叔安。以字行。建文中。爲戶科都給事中。燕王渡江。叔安與其妻訣曰。事變至此。我惟有死耳。汝第撫幼稚以歸。否則俱溺於井。庶可免也。言未既。火起內廷。叔安馳往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燕王於金川門。以叔安非奸黨。釋之。叔安遂投城而死。余聞其鄉人云。叔安以散策食不支。被衆捕死。或云投降後乃卒。更考之。

方正學先生。洪武中從師學士宋公居京師。宋公酷信佛。先生獨不好。嘗一日同遊天界寺。主僧宗泐有詩名。與宋公相得。聞二公至。鳴鐘鼓。執禮甚恭。宋公入門。見佛像便拜。先生但拱立。宋公云。子何不禮佛。先生曰。某素不識佛。時泐在旁色動。宋公笑謂之曰。未到老夫田地耳。

溥洽南洲。國初右善世。爲建文啓樂師燈儀以誑太宗。又爲建文削髮。太宗即位。微聞其事而未審。因之十餘年。以姚廣孝臨沒之言得釋。時白髮長數寸。拜廣孝牀下。云吾餘生。師所賜也。

僧道衍。俗姓姚氏。蘇州相城人。少師事桐城道士席應珍。應珍通儒家書。兼多異術。衍盡得其傳。以才氣自負。欲返冠巾。嘗入城。見僧官導從甚盛。嘆曰。僧中亦自富貴。遂不果。洪武三年。奏皆燕周等十王之國。召選高僧。國一人從。衍與選從燕王。居北平慶壽寺。後燕王舉兵。大抵多衍之謀。三十五年。燕王入南京。詔復衍姓。賜名廣孝。拜太子少師。初邑王賓有高行。永樂二年。廣孝以朝命賑飢蘇松。暇日往謁賓。賓不肯見。後廣孝再過。乃屏去騎從。以指扣門。賓問爲誰。曰道衍。賓曰。吾析薪忙。廣孝立候門外。久

之門啓。遂相與再拜。坐定。賓語不他及。但連聲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廣孝慚而退。予識姚廣孝幾孫廷用。好著故衣。一日以里役見太守楊貢。跪而耕袍見。詰之。答曰。先祖遺衣。問何官。曰少師姚廣孝。貢大怒。飄越之。同知者趨曰。公言信直。奈太宗皇帝何。貢默然。

無錫王達善。洪武間爲大同訓導。嘗過北平。以書私謁太宗。太宗優禮之。建文末。助教國子。太宗卽帝位。達善爲草詔。得入翰林爲侍讀學士。達善雖居禁近。上心終薄之。一日嘗問十難字。達善識其八。上曰。吾還有難字問汝哩。達善聞之懼。服銀屑死。今無錫人多能言之。或云。草詔者、括蒼景彰也。彰亦爲翰林學士。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充五開衛軍。太宗一日問文靖公。聞汝有弟。今安在。其才何如。文靖叩首。嘗弟進見充軍五開衛。其學與臣相似。上卽命取回。試天馬歌并經難二道。除大庾縣學訓導。大庾自開科無舉人。汝嘉至。擇其天資明敏者。晝夜督教。自是登進士者二。汝嘉遷入翰林爲五經博士。陞侍講卒。

仁宗在東宮時。王文靖公爲贊善。極蒙眷待。仁宗嘗一日問解學士縉曰。王汝玉吾甚敬之。而父皇不喜其人。何也。解公對曰。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但汝玉無福耳。仁宗賞其善對。

朝廷庫藏內一銅人。不知其何年。然亦壞其半。人莫能修。永樂間有西域人至。自云善此。太宗命修之。毫髮不差。泯然無痕迹。又南京渾天儀亦此人所修。渾天儀與璇璣玉衡并周髀三器皆承以四龍。景泰中。周髀一龍忽飛入後湖。今在司臺。十一龍皆鎖之。司天官所用唯渾天璣衡。周髀不用也。

太宗入京之日。止於宮門。尙書茹瑺至。呼之曰。瑺。吾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瑺叩頭曰。陛下應天順人。太宗悅。進封忠誠伯。

永樂三年。戶部尙書夏原吉治水蘇松。嘗延儒碩講求水利。時松有葉宗行者與焉。宗行爲人。性頗剛直。以原吉治水日久。未底成績。潛具奏以聞。有旨令原吉覆奏。原吉初不知。及得旨大驚。卽日引咎。朝廷方倚重原吉。竟不加罪。後宗行上謁。原吉下階迎。謂之曰。原吉治水無功。誠有如先生之所云者。受益多矣。待之益厚。未幾卽論薦於朝。於是宗行得錢塘知縣。宗行居官。一介不取諸人。日惟飮錢塘之水。後卒於官。民爲立祠祀之。

錢塘方公賓在學宮時。嘗跨驢入陋巷。至一皮工家。驢繫門外。適獎都司節過。驢欲蹄。隸卒鞭之。驢愈蹩躄。公出大罵。獎怒。命鞭公。公一時忍辱歸。卽刻志好學。不三年。登進士第。歷官至大司馬。後獎至京以負前罪。夾且數四。不得已見公。公厚待之。且曰。君勿以前事介懷。吾非君焉克至此。獎大喜過望。人報公長者。

呂尙書震在禮部時。文皇帝數自將征沙漠。吏部蹇尙書義、戶部夏尙書原吉。皆切諫。上不聽。一日問原吉曰。今糧儲足支幾年。原吉意上又將出師。因詭對曰。才敷支半年耳。上疑其誕。命中官及御史案之。則十年尙有餘也。上大怒。以原吉等朋黨欺妄。居嘗憤罵。時兵部方尙書賓提調靈濟宮。日有中使至

宮賜香。數語賓以上怒。賓惶懼自縊死。朝房中有司以聞。上命斲其屍。且械繫原吉錦衣衛獄。以震兼領戶兵二部事。時變起倉卒。諸大臣相繼罪死。上震怒不已。中外洶洶。咸不自保。上慮震自危。親諭之曰。茲事卿本無與。朕坦懷相期。卿得無疑。但當爲朕盡忠輔政耳。又令校尉十人隨震起居以防之。勑曰。震萬一自盡。爾十人者皆代之死。震乃自安。震聰明絕人。每朝奏請。他尙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郞更進迭奏。震旣兼三部。奏牘愈多。皆自專請對。侍郞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流。未嘗有誤。又嘗扈從北狩。上駐蹕時。有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之。震亦與焉。後上一日語及碑事。因詔禮部差官往錄之。震奏曰。其文臣尙記憶。不須遣使也。遂請筆札上前疏之。上不信。密使人至其地拓文以回。校之無一字脫誤。其強記如此。

崑山魏翊字大章。建文末年。以戍卒守金川門。城破。爲之一慟。後宣德中。周文襄兩薦爲崑山太倉教官。謝曰。某任亦無害。但恐負吾往日一慟耳。竟隱居終身。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

杜用嘉與朱存理、朱凱交。每訪二子。必先過存理。下輿謂曰。吾交凱在先。當先謁凱而後至君家。及至凱所。留之飯。不可。曰。君貧。當飯於存理氏。

永樂初。朝廷徵天下善鼓琴者三人。四明徐仲和、松江劉鴻、姑蘇張用軫、同詣闕廷。劉彈楚歌。爲言官所劾。張但和弦。不能彈。徐彈文王一曲。上大喜。除錦衣千戶。今兩京及浙中琴皆其所授。惟姑蘇則尙劉氏。楊濩、父瀹弟子也。

長洲夏建中。洪武間行貨下鄉。泊舟。夜方半。鄉人共來。欲肆劫掠。建中素勇悍。善技擊。以木擊卒。盜有墮水者。已而盜大聚。建中知不可免。乘手中木潛遁。行約三四里。見田家有燈光。踰垣而入。告以故。盜追之不能得。建中以過用力。且受驚。歸家得疾。臥牀席。不能屈伸。九年。遍醫藥之莫効。時建中母尙在。聞浙江趙良仁以德神於醫。久寓其鄉。然莫可蹤跡。適有老嫗言。沙湖田舍有趙提舉者。匿其中。日手一編不置。得非其人乎。母聞之大喜。夏氏里人有顧亨之者。與趙公交。母買舟。懇顧生往。時冬月。趙方曝背簷下。見顧來。大驚。顧以建中病告。欲屈其一視。趙曰。吾不出久矣。顧懇之再。遂與偕來。時羣醫咸集。趙視建中顏色曰。吾觀子之聰明。踰於衆醫。病可起無疑也。然必服一年藥則可。後果如其言。趙以建中可托。盡以其術授之。建中旣精於醫。尤潛心經術。永樂初以薦爲訓導。陳太保有成、俞司寇仕朝、李侍郞貴、仰大理瞻。皆其弟子。後建中以考績至京。適外國人進貢得疾。官醫不能療。太宗命在京官員軍民有善醫者。許奏以聞。御醫盛啓東與建中同郡。素知其精醫。遂舉以應命。建中藥之。亦無效而死。太宗怒。建中與盛醫皆下獄。踰年。大臣爲之奏解。上曰。吾亦忘之矣。死生有命。非諸醫之罪也。遂宥之。建中出獄。已有疾。不久。竟客死京師。

張倬師。俗稱張皮雀。名景忠。後更名道修。別號雪峯。長洲人也。父道。江西參議。攜倬師以隨。時倬師年才十餘。翛然有塵外之志。嘗潛出經宿不返。母夫人使人覓之。見一民家延道流誦經。倬師從旁竊聽。若有得者。夫人異焉。年十六。還吳。時求道之志愈堅。遂不肯娶。入元妙觀。禮胡元谷、俗稱胡風子爲師。胡

蓋得嚳溪莫月鼎之傳，然秘其術，不輕授人。尊師事之甚謹，一日，天將雨，胡呼謂曰，汝亟其乘屋，如其言，啓瓦，見有書一帙，取視之，乃月鼎五雷諸法也，大喜而下，胡復謂曰，捉得麼，云已得之矣，由是尊師之名藉藉，聞吳楚間，宣德八年夏，長洲不雨，苗將槁死，江陰大家周氏懇請尊師，尊師往而頗有怠意，尊師登壇，怒甚，命雷神擊碎大樹凡二，周氏之屋悉為雷火所焚，粟無粒存，已而黑雲蔽天，有龍凡四，雨下如注，觀者莫不股慄，十年乙卯，崑山不雨，縣尹某延尊師致禱，尊師約三日雨，雨果如期而至，田疇沾足，尹酬以金帛，尊師麾之去，尹為塑其像以遺焉，尊師風神高朗，橫兩髻，著青布袍，每天日晴美，行市井間，人招之不至，或不招自來，惟聞人之患，則猶己之患，朱明寺橋有戴翁，以鬻雞為業，子忽遘疾，譫語不省人事，延尊師治之，尊師入其門，求棒就牀灰連擊十下，子病遂瘥，槐市里馮氏婦一日自外來，為祟所憑，狂叫欲走，見尊師來，即俯伏於地，起而如故，憩橋巷丁某女病傷寒，諸藥莫效，請尊師至，索酒痛飲，杯行無算，瀕行告之曰，勿藥，至五更愈矣，既而果然，蓋尊師之術之神如此，尊師年六十一，以正統庚申四月無疾而沒，沒後一月，人有見於吳江之長橋者，咸疑為屍解云。

城南梁興甫者，身幹短而膂力絕人，永樂間，嘗往南京，偶止某門，見守門軍士掠人物，心甚不平，因以好言諭之，軍怒，撲興甫，興甫連踣數軍，軍以達于指揮，逮興甫至，從高手者十人，堂上堂下列勇士百人，興甫見指揮，長揖不拜，言辭慷慨，指揮心頗與之，曰，聞汝之技，願一觀之，興甫即結束下堂，拳所至，衆皆斂避，莫敢措手，以是得出其門，鄰城有衆惡少日聚賭，必勝人乃已，興甫聞之，攜一色斗（式壺傳捲中者三斗），從錢數千以往，惡少方博樓上，興甫至，與博，佯敗，後乃大勝，曰，吾欲歸，不博矣，惡少將詬侮之，興甫以樓中不可用手，盡以錢貫斗中，幾滿，以其肘挾斗，徑下樓，若空斗然，惡少大駭，不敢肆侮，甸之人知其為興甫也，他日至北京，有一勇士與陳鬍子者，素號多力，兩人方撲，興甫旁觀竊笑之，撲已，勇士取興甫手，手中曰，汝欲東邪西邪，興甫曰，第隨所之，言已，興甫立于地，而勇士跌矣，陳鬍子怒，徑前扼其胸子，鬍鬍為之勸，興甫躍起陳肩，陳不覺仆地，良久而起，與勇士皆再拜，願為師弟子，興甫挾其能，遊四方，竟無敵手，廣西僧有號勒菩薩者，以拳手高天下，遊食至吳，時興甫已老，約與北寺相見，興甫往，僧已先在，北寺殿前有施食臺，其高幾丈，闊倍之，二人登臺相撲，觀者如堵，興甫一拳中僧右目，睛突出於面，僧以手去之，分必死，誓力相角，擊興甫，墮臺，被興甫以足跟傷其胸，興甫歸，內傷二日死，僧亦三日死。

戴俊者，蘇州將家子，少師事梁興甫，嘗與一陝西人同往四川，經一山巷中，有老僧善撲，揭字於門，二人入，僧有兩童子守門，亦善撲，遂與對手，童子不能勝，乃驚人報老僧，老僧者坐禪牀上，曰，汝二人能勝吾童子，亦高手也，因命其一人前，老僧坐按不動，惟略舉手，而其人已仆於地，及俊至，僧仍擲之，俊立不仆，僧異之曰，汝可教也，因留止，盡以其術授之，蓋僧居山中，見老猿二日相角為戲，其技甚神，非世人可及，後一猿中箭死，僧閑暇時，與[illegible]猿戲撲，因得其妙，俊既得僧傳，思天下惟僧為愈己，乘其不意殺之，出山，由是俊之技益神矣，南京人有尤十六者，力舉千斤，素無賴，出行，常要人索飲，有不識者，即以手

毆，倚廊柱，從人衣據其下，人許酒乃脫，俊聞入南京，知之，一日同集教坊觀雜劇，俊故踐尤一足，尤大怒，將拳之，俊佯怯，出尤胯下，而尤仆地，被俊數十跟子，乃呼謂曰，尤十六，汝不識戴二官人耶，尤拜謝，乃免，觀者千人稱快，尤後肆不悛，時仁廟監國，命官軍捕之，弗克，俊復擒以獻，決脊四十，嘔血死，太宗在北平，聞之甚惜。

蘇廷潤，城西人，小字阿康，身長七尺，有勇力，然家甚貧，賣餅肆中以養母，景泰間，寧陽侯以朝命征鄧茂七，軍經吳門，人皆投避，廷潤獨無所懼，賣餅自若，餅悉為過軍所奪，廷潤怒曰，若輩討賊，而乃奪吾餅耶，一時撲倒數十軍，即以白於寧陽，寧陽乃下令，軍士有奪人財物者斬，三軍皆吐舌，城西有大盜十八人橫行，官不能捕，廷潤夜度其過江村橋，執流錘伏橋下，使其弟廷澤持虎尾鐵鞭候之，夜半，盜將劫人，果經是橋，廷澤於上作咳嗽聲，廷潤出與弟共前擒賊，獻於官，蓋廷澤亦多力云。

毛某者，衢州人，精於醫，一日騎驢行深山中，童子負藥籠以隨，至絕壁下，林木陰翳，有猴千餘，以藤縛毛身，并取其藥籠以上，童子得脫，驚遽歸，皆以毛為必死矣，毛升石壁，高可千尺，上有平地數畝，架薪為屋，中臥一老猿，若有病者，引毛手按脅上，毛脈之，投以小柴胡湯，猴病愈，毛留四日，懇辭求歸，老猴於牀下出一小盤，非木非石，四周皆竅，置毛籠中，意似酬毛，復縋之下，毛還家，言其故，人皆驚嘆，然莫辨盤為何物，未幾，太監鄭和以朝命將采寶西洋，毛以醫士當從行，因獻鄭此器，欲祈其免，鄭撫器曰，此定珠盤也，汝曷從得之，賞鈔三百錠，仍免其行，鄭往西洋，昏夜以此盤浮海上，光明如月，海中之物皆吐珠盤中，鄭急收盤，得珠不可勝數，其中有徑寸者，鄭既回，召毛見，復贈珠三升，其家因以致富，鄉人呼胡猻毛云。

寧波去海二千里，有分界山，與日本國相邇，其山周二三百里，上多桃李竹橘之類，舊有居民，國初盡遷之中國，寧波人皆往來其山，采野菜，多見野人及毛女，其毛女與婦人無異，貌益美，唯兩耳類犬，不能言，以樹葉蔽其體，同行人嘗有病者，舟中恐其傳染，架屋齎糧，置此山中，後月餘，復經此山，而人已無恙，乃附舟歸，言初臥山中時，見毛女持兩山鵲來，坐其傍，唯飲鵲血，其人取肉烹食之，由是毛女日日取果來食之，數日，遂與之合，如夫婦，人病遂瘥，後此人登舟，毛女浮水追及，舟人以篙沉之。

嘉興金晟，永樂中為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強盜若干人械部，金鞫之，其渠魁年百二十五歲，面如童子，金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因問其所以致壽之故，蓋少時居荊山，有人以草實其臍，云令而多壽，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

元齊雲西有僕夏汲清，能畫，同時有黃大痴僕韓老善畫鷹，設色有法，太倉陸參政文量為余言，洪武初，其鄉人周元素妙於畫，有蒼頭阿留，愚騃無比，然能為元素研色，元素取其長，用之終身，近沈石田家亦朱太平，亦善山水。

王光菴先生之僕有袁端者，事先生日久，亦精於外科，先生沒，無子，端德之不忘，刻木為像以事焉，亦義僕也。

溫州瑞安縣有元進士高明則誠墓，上有穹碑，宣德間，黃少保淮銘其半，作其家墓碑，高有裔孫，出語黃曰，公銘去碑何太薄耶，黃曰，足矣，乃曰，吾恐後人復來銘公碑耳，黃慚無以對，

酒色財氣，人鮮能除去此四字者，郭定襄登自言平生不惑酒色與財，惟氣則不能忍，錢尚書溥平生極耐氣，然酒色與財皆著力，此正相反，余曰，郭公爲不忍氣，故酒色財皆無所好，錢公犯此三字，故不得不耐氣耳，

鄉先生俞貞木嘗作厚薄銘，言近而意切，深中今時之病，銘曰，厚於淫祀，薄於祖宗，厚於妻子，薄於父母，厚於巫卜，薄於醫藥，厚於嫁女，薄於教子，厚於異端，薄於賢士，厚於誇誕，薄於信實，厚於居室，薄於殯葬，厚於權內，薄於提法，厚於貨財，薄於仁義，厚於責人，薄於責己，厚於祈禱，薄於修德，公爲石磵先生之孫，初名楨，字叔元，復更名貞木，字有立，洪武間嘗知樂昌、都昌二縣事，

應天府鄉試，每科取中式舉人百三十五名，其三十五名取自太學，乃洪武舊制，四明陳祭酒敬宗在南京時，每值大比揭曉時，隨門出入院，親視填榜，必取三十五名而後返，若今日則不能然矣，

工部侍郎羅汝敬，吉水人也，宣德中，以使事過蘇州，適大理卿熊槩巡撫江南，盛作威福，大家巨族稍被逮者，隨至籍沒，冤鑒之聲不可聞，汝敬與槩有鄉里之好，嘗會間，因以陰騭之說諭之，槩不能從，爲之發其，汝敬至京，謁見陳未使事畢，以槩事具奏，宣宗覽之惻然，即日召槩回，以工部侍郎周忱代之，自是東南之民稍稍得安矣，

南昌況公鍾，字伯律，宣德庚戌，以禮部郎中奉璽書出守吳郡，國朝自洪武以來，郡守之賜璽書，蓋自公始，公爲人剛介有爲，既下車，即以興利除害爲己任，修政條，明禁令，一以璽書從事，首寧民之冤，爲軍而復其後者千七百家，民有聚蕪誣害善類，公治尤者數人，餘皆斂跡，先是工部侍郎羅公汝敬奉使江南，將詳吳郡糧賦，計二百八十餘萬石，天下田糧之重無出吳者，遂奏請於朝，得減糧七十二萬一千餘石，戶部尋沮之，欲征前數，公即上章，其辭有失信於民之語，宣廟嘉而納之，公又奏調沒湖田之糧十四萬九千五百石，壬子秋，積雨傷稼，朝廷賜免長洲等縣糧二十九萬五千餘石，亦以公之奏也，是年冬，公入覲，宣廟遣中官召郡守七人宴光祿寺，并賜以詩，公實爲之首，癸丑三月，公至郡時，麥不收，公奏免夏稅十四萬石，秋，蝗生嘉定，公禱於天，風雨大作，蝗遂死焉，初公考績吏部，吏部將大用之，會郡民二萬詣闕留公，時英廟在位，嘉公成績，錫之誥命，進階中議大夫，食二品祿，俾復其任，公歷中外，侃侃自持，事苟有益於國家、利於民者，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其治郡時，有羣鶴來翔、老嫗步詣之異，其去郡也，民爲歌曰，況青天，朝命宣，宜早還，又歌曰，況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田叟，公在郡十一年，封章幾三百餘上，年五十九，卒於郡治，士民繪其像，祀於范文正公之祠，

錢塘瞿宗吉著剪燈新話，多載鬼怪淫褻之事，同時廬陵李昌期復著剪燈餘話續之，二書今盛市井，予嘗聞嘉興周先生鼎云，新話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鄭公之後，家杭州吳山上，楊廉夫在杭，嘗至其家，富生以他事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戲爲作此，將以遺主人也，宗吉少時爲富氏養婿，嘗侍廉

夫，得其稿，後遂掩爲己作，唯秋香亭記一篇，乃其自筆，今觀新話之文，不類廉夫，周先生之言豈別有本耶，昌期名楨，登永樂甲申進士，官至河南左布政，致仕卒，其爲人清謹，所著詩有運甓漫稿，景泰間，韓都憲雍巡撫江西，以廬陵鄉賢祀學宮，昌期獨以作餘話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歟，

楊文貞公好獎拔士類，洪熙初年，仁廟嘗幸文淵閣，問公曰，當今山林亦有人乎，公以吾鄉陳先生繼對，仁廟即使使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繼入謝，仁廟謂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公蓋未嘗識繼也，又劉祭酒宗器在翰林時，公嘗問云，東南文士陳嗣初外爲誰，劉曰，有張肯繼孟者頗善文，公曰，其文如何，對曰，粗枝大葉，公嘆曰，粗枝大葉，此文章之所難，然張已老，公不及薦也，

馬都督俊，其先回回人，不食豬肉，宣宗一日宴武英，宣俊甚急，俊至，以所食豬肉賜之，俊即奉之幾入口，上笑曰，汝回回人，亦食此耶，俊叩首曰，陛下欲臣死即死，況食肉耶，上即命左右取肉，且曰，吾戲之耳，不可破汝戒也，俊復叩首謝，

蔣用文，淮南人，儒而精於醫，初以戴元禮薦入太醫院爲御醫，永樂中，陞院判，極蒙寵異，仁宗在青宮，尤眷待之，後公以老卒於京師，仁宗特加院使，賜謚恭靖，命中使護喪以歸，國朝太醫院官無賜謚者，有謚惟公一人而已，

人之貴賤壽夭，固云有命，其間亦有不盡然者，姑以余所知言之，沈先生啓南與盧知縣鏞生年月日無不同者，盧乃官至七品，先生雖清高，竟不沾寸祿，朱孝子顯與唐惟勤廣亦同年月日時生，唐爲吉安

縣醫官，年六十一而卒，而孝子年垂七十，且四人皆產吳中，此則不可曉也，

吾鄉沈孟因，永樂中以人材被徵，出吏浙江布政，謝公以其讀書善吟，禮之頗厚，一日嘗會大賓，布政扇偶墜地，命吏拾之，其人但拱立，答云不敢，復命之，則云有皂隸，布政笑曰，是吾差了，遂令隸卒拾之，略無怒色，觀此猶可想見前輩風致，

吳都憲訥爲御史時，出巡貴州還，例當言三司官得失，有潛以黃金追送於道者，與公略不啓封，但題詩其上云，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私贓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于少保嘗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其還京日，一物不持，人傳其詩云，手帕蘑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讀二詩，可見前輩之爲吏，而貪污亦少媿矣，

胡忠安公在母腹時，母嘗夜夢有老僧來謁，手持三花，以其一遺之，驚寤而公遂產，其髮尚白，踰月乃反黑，數日，有老僧至門，曰，聞汝家生男，亦有異乎，其家不對，僧遂索觀之，公出見僧，微有笑容，家人怪問，僧曰，此吾師天池長老後身也，吾師示寂後，夢吾而告曰，今托生常州某家，俾嘗來視我，以一笑爲記，今真是矣，聞者咸嘆異，其後李翰林賓之、郡人邵文敬挽公詩，皆有前身是禪之語，蓋紀實也，天池山在吳郡西四十里，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年八十二，辭免師傅，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弟，年皆七十餘，皆康強無恙，蒼顏皓髮，燕樂一堂之上，公遂名其堂曰壽堂，自爲之記，公歸七年，年八十九而薨，蓋公自建文甲辰登第，立

朝幾六十年，爲尙書者三十一年，十知貢舉，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又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斯世一人而已。

國朝六卿之壽考者，以余所知，若霍山魏公驥九十七，毗陵胡公濙八十九，吾鄉楊公翥八十五，睢山黃公鄉八十四，四人惟魏公之齒最高，白校官歷仕至南京吏部尙書致仕，詔進階一品，人傳其九十歲時，髮不落，燈下納書蠅頭細字，日應酬詩文，無有倦色，後朝廷聞之，遣行人齎勑存問，并賜羊酒，甫及門而公亦薨矣。

監察御史廬陵孫公鼎，正統間提督南畿學校，公爲人外和內剛，教學者必以力行爲先，終日端坐，未嘗敧側，人多化之，性至孝，嘗爲松江府學教授，其父將往觀之，公聞之，喜躍，西向再拜，既而父至，公趨見，卽拜俯伏岸側，候父登岸而起，後公致政家居，一日忽沐浴，具衣冠拜謝，別父母，告以某日某時當死，父母怪之，勿信，及期，復拜別如初，遂端坐而逝，蓋公平日之學，一本以誠，故能前知如此。

都公譚纂卷下

正統間，北京忠勇前衛百戶楊安以病死，其妻岳氏美色，有一校尉欲犯之，不從，因誣岳氏與婿邱永通，欲謀殺夫，與隣婦郝氏召術士沈榮，書符焚灰中，飲之，以致夫死，上其事于官，岳氏郝氏并邱永沈榮皆被逮繫獄，刑部都察院覆審，皆如初擬，轉送大理寺，時左少卿薛瑄掌寺事，以岳氏前後獄辭不同，屢駁之，都御史王文以瑄官大理，進頗弗懌，詐事張祝援宣德年間事例，獄有疑不決者，取旨定奪，瑄等具奏以聞，有旨着都察院老成御史一員，體訪得實來說，御史潘洪據岳氏四隣及隣人供詞，係百戶楊安瘋癲經半年死，其召術士沈榮，因家不寧，身日操練，令妻岳氏借隣婦郝氏請至，並無謀害等情，擬奏，得旨，既是冤枉，都饒了，能原問官好生不用心，罰俸三月，刑部奏係都察院四川道問，御史劉俸亦如刑部，遂奏連錦衣衛，上悉皆宥之，錦衣衛指揮馬順自慚，召旗校等鞭之，校尉銜潘御史，遂訐御史潘洪奏事詐不以實，洪發充大同威遠衛軍，岳氏獄事着多官午門外問，岳氏等四人不勝拷訊，卽皆誣服，次日，薛瑄、張祝、與右少卿顧惟敬、賀祖嗣、寺副費敬、周觀等皆被拷問，王文命鞭瑄，乃奏術士沈榮原係蘇州府常熟縣人，而顧惟敬寺丞仰瞻、周觀、張祝等，若蘇州人，顯有情弊，上命錦衣衛摘別打問，時仰瞻捕蝗淮上，周寺副被馬順窘辱，不得已辭遂連瞻，瞻提問，亦自誣服，刑部定罪，岳氏邱永凌遲處死，郝氏沈榮絞罪，薛瑄秋後處決，仰瞻軍與潘洪同衛，顧惟敬以下咸降官二級，未幾，薛

瑄以讞獄官奏稱其冤，發原籍爲民，於泰初，復起爲南京大理丞，轉北京少卿，英宗復位，進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王文之誅，瑄傳旨也，瑄入閣四月，卽懇致仕。

景泰間，廣寧伯劉安守大同，郭登爲參將，時英宗在北廷，一日敵騎擁之至大同城下，安與登計，登曰，敵人之來，情未可測，不若拒之，安不從，乃縋城而下，謁見英宗，言也先別無志，但欲多得財貨耳，安返檢庫藏及民間，得金帛鉅萬，明日下城，悉以勞也先，復密奏英宗，欲開城門誘敵騎入，因而奪駕，英宗曰，敵人狡猾，不可當此計，一泄，禍必及我矣，計遂寢，也先得金帛，復擁駕去，安卽日具奏，朝廷似有怒意，取安回南京，而以登代之，後英宗復辟，登禍幾至不測，時徐有貞當國，與登有文字之好，爲力爭上前，獲免，然登亦自是解兵權矣，安遂召還北京，上一日能朝，御文華殿，宣安至，首言大同事，慰勞再三，凡昔所費悉倍賜之，而安之寵遇日隆矣，未幾，兵部尙書陳汝言以贓敗事連登，遂充甘州軍，上崩，登乃復爵。

天順初，英宗以徐有貞有復辟功，進爵武功伯，獨任機密，極蒙眷愛，有貞爲人傾險，爲石亨等所忌，會監察御史楊瑄巡撫河南，回奏宦官曹吉祥與亨強占民田等事，上欲窮治瑄，有貞固爭之，已而御史張鵬復奏亨，亨疑有貞之爲，乃陰結吉祥，密言于上，御史奏事不實，皆有貞使之，上命錦衣衛鞫問誰所使，令瑄等對引都御史耿九疇鞫問，官承上旨，兩御史不勝拷訊，辭遂連有貞，有貞與九疇皆降官，而有貞爲廣西參政，瑄等皆發充軍，然亨必欲害有貞，乃潛使人進匿名本，上覽之，大怒，命追有貞至京，下錦衣獄，幾有不測之命，適承天門災，遂發落金齒爲民，及曹石事敗，上感悟，一日問呂原等，徐有貞安在，原言現爲民金齒，不勝困悴，望陛下哀憐之，令本州爲民，上由是特召有貞，使還田里，後上欲復用之，而爲李賢所沮，最後閣下缺人，出自上裁，令中書科寫勅取徐有貞來，用勅未下，而上崩矣，有貞家居四年，純皇帝卽位，詔復其章服，閒居八年，以疾終，年六十有六。

邵胤績爲錦衣指揮，時徐武功李文達當國，權寵赫然，胤績圖大用，乃繪二公像縣之書室，晨夕執禮甚

恭，或以言于徐公，公怪之，且曰，胤績乃狂生，未用必僨事，未幾，李公薦爲參將守邊，一日，敵騎有牧馬城下者，胤績輕勒兵赴之，已而敵騎大至，胤績兵寡，仍無援者，腦中流矢而死，以是服徐公之知人也。

正統丁卯，劉草廬先生貢舟上京，途次晚泊，其子宗序登岸散步，見人家畜一牛而五足，其一足生于頷，蹄反向上，宗序言于先生，先生勿信，往觀之，果然，先生曰，牛土畜，而蹄則尤駭者，今反居上，得非有小人之變乎，後二年，王振致北狩之禍。

俞司寇父仲良素寬厚長者，嘗一日自外歸，見有偸兒方竊其家堂前錫燈檠，仲良迴避，俟其袖出乃入，後家人以失器告，仲良曰，此器久不堪用，吾已與錫工新之也，後竟復買，終不令家人知之，又嘗一日宴客，客有貧者，飮畢，袖其銀杯，其妻屏後見之，呼仲良人告以故，令檢之，仲良笑曰，酒器夜來吾已收其一，汝何視之誤耶。

俞公士悅，由進士歷官至太子太保兼刑部尙書，貴顯無比，一日有相士至門，公適微服，相士見之，不以

公爲貴人既退人謂之曰子善相猶不識俞尚書耶其人弗信翼日往熟視公見其頷大驚曰貴在是矣人皆笑其妄公獨以爲然蓋公初生一月頷患疳脫去頷骨母夫人甚憂之一夕夢神人謂曰兒後大貴吾爲易其頷骨耳此與周益公易鬢楊誠齋易腦骨事甚類也

陸參政孟昭爲人豁達大度嘗有同門友某人者家貧無依行乞于市公致仕歸一日送客出門適其人立門側求乞守門者叱之公曰勿叱也引入中庭命與之食公熟視良久入語夫人曰吾視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人豈卽其人耶遂令人問之丐者具道姓名乃眞其人也公卽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貧至此乎相見晚矣卽延之坐與共夜飯飯畢具浴更命家人取衣一襲與之易服留止十餘日其人感謝辭去公親送之至一小室請其人入曰吾已爲子置此但安居可也室中器用備一不備又遺米十石白銀十兩曰聊爲生植之資毋浪費也其人感刻入骨

參政吳公惠正統間爲行人與舒給事使占城舟中遙見青山一抹時風浪大作頃之忽至其下蓋琅琊山也其山稜利如劍鋒下白骨無數鬼神出沒煙霧中舒給事分必死慟哭公顏色自若作文祭神投洋中風忽得過公有詩云巨浪摧山撼別島黑波涵月撼危檣則其險可知矣

陳都憲有戒俞司寇仕與同爲郡學生而居亦相邇嘗偕往學中時天尚未明學前有小民早起聞隸卒前呵之聲以爲貴人節至啓門視之寂無所見惟見二公談笑而來其人心願與之後二公皆仕至極品豈權禍之人雖鬼神亦預知畏而爲之避耶

城西陳生以煎銀爲業嘗有商人就生家煎銀生以假銀易之商年少勿之悟也既而持歸其父知之怒其商人無以自明卽經死未幾其母以子故悲憤而死父曰妻子既亡吾何獨生于是亦就經焉後陳生在家忽白日聞雷一聲出陳于戶首與四體皆已斫去其家悉被雷火所焚延及百餘家

郡人李茂少失怙恃叔伯順撫之成人茂篤于孝敬一日伯順病將死藥不能療茂操刀入室割心肉如小指大用香灰封其瘡乃以心肉和豬首煮之進于伯順伯順食之甘美疾遂愈茂亦無恙

滁州劉侍郎濟少爲州學生嘗過目成誦嗜酒賦詩尤好滑稽嘗丁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劉公略不之顧戲作彈文揭明倫堂壁曰天將曉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炒炒爭胙肉的你精吾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回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餓孳既而醉臥忘之明旦御史下學見壁上字召諸生責之獨奇劉公不責也後劉公官京師三品與大臣上疏言事左遷四川參政乃作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臺閣諸公盡左遷獨有風流老參政滿船簫鼓下西川其風致可想也

景泰甲戌會試商閣老爲考試官取中門人九人有滑楷學手禮部門者云天下解元俱下第翰林高弟盡登科時毗陵胡忠安公爲大宗伯知之遂付一笑又軒公輗爲刑部尚書儉甚每部中午食止豆腐乾一塊嘗有爲詩一律嘲于公之座上其一聯云終日公堂飧豆腐長官私宅倒命膂公見之曰此必諸司官所爲然無如之何也（梁按軒公實行非外飾也）

三山游璧字文固嘗仕寧王府教授王雅重之然性剛介少容竟坐事落職流寓荊州日惟賣文爲生求之者甚衆每有所作輒援筆立就未嘗起草自巡撫大臣以下皆禮貌之武昌府檢校尹君文與之交爲予言固年百十餘歲頭不童齒不豁步履輕健如飛壯者或不逮云

四明儒士胡宏任之精卜筮之術尤善測字嘗一日途行有二舉子將赴鄉試以識胡拉而問之胡曰二君一有阻一中選皆以爲不然後一人果以父喪不得入試一人果以是年領薦或問之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吾是以知有哭泣之戚又人問時偶人立其旁立旁有人位字也吾是以知其必中

眞六者京師人瞽目善說評話而家甚貧其隣某翁將往來河南瞽告以貧故欲與偕往翁諾之一夕與眞出西化門外以一驢共乘戒之勿言耳畔惟聞風聲久之聞雞號翁呼眞下驢則河南某府也眞以河南去京師若千里非一夕可達心大駭然以翁戒終不敢言居半月爲人說評話獲布五十疋大喜過望翁乃買驢自乘命眞乘驢尾之復一夕而歸眞以翁多術心生覬覦抵家曳翁衣曰翁必教我否則吾將聞之官翁曰此縮地法也汝不可學不得已以卜筮授之眞大精其術後有瞽人馬六者亦京師人師事眞六人問其術者日滿戶外言無不驗天順間有強盜數人校尉捕之不能得乃問于馬馬曰汝急往山東某地酒肆中同飲者卽羣盜也校尉馳往如其言獲盜盡縛之盜驚問曰吾輩實盜然已改行將爲商何知之神若是願言之死無悔也校尉曰吾實不知卜者馬六教我耳羣盜大銜之中一人命其家於夜半持刃行刺馬六牀上聞叩門聲亟呼家人曰有人來殺吾言未畢其人破門而入刺殺之

王瞽兒濟寧人少瞽雙目爲人推命每午買燒酒二樽留其一以爲夜需一夕瞽忽醒心疑酒家欺己質之不服中夜扃閉伺焉聞壺有聲起撫壺無有矣遂徧室摸得一狐沉醉以破帽籠其首繫之五鼓狐醒呼王求釋王不可乃曰汝與吾有緣合以推命相授亟釋我不汝欺也釋之遂成一人與王談命數月窮其妙由是以其術名天下人叩之者日滿戶外景泰中吾鄉徐武功有貞以都御史治水張秋時王尚書竑亦以都御史督淮上漕運二公一日微服過王生命其推命王生聞二公聲知非常人遂起延入內坐各問生年月日曰貴人也徐公紿之曰吾兩人爲商何貴之有曰公等皆顯官繫金帶切非隱也徐公大驚復紿曰吾揚州太守王公曰吾湖廣參議曰非也其都憲乎皆不應曰二公官至尚書但徐公之爵較王公尤高惜乎不久王公能急流勇退耳後王公入兵部不三年卽乞致仕徐公天順初亦陞尚書至武功伯未逾年謫皆如王生之言

王呂大者義興山中人也身長七尺膂力絕人家故農以服田爲業自負其力不畜牛每春作方興則解衣往田間躬背犂以耕耕或近田塍塍爲之崩遇休耕力無所用時時作戲鬬狀必延坂數樹而後已他日行之野見有持槍逐虎者呂呼謂曰槍幹堅乎取視之應手而斷笑曰槍如是乎虎烏能斃哉拔道旁竹刻其末未及竟而虎至虎張頤將向呂呂卽以竹貫其喉更持虎兩足投林薄中則已斃矣義

興山有巨蛇。長數丈。案為人害。昌一日出樵。見草間蠕蠕然。心疑其蛇。披草視之。果巨蛇也。即提其尾。向空擲之。蛇墮地而死。又嘗輸運于京。道值水涸。聞昌之多力也。然以其田夫。共肆詬侮。昌怒。舉所載舟檣木拔之。仆水者幾百人。衆駭曰。彼豈同若是耶。及抵京。同漕者咸以驢蛇米輸之。困昌。獨囊米縣長木。負之以行。囊多至二十餘。步無窮側。雖素稱有力人者。亦皆以為莫及也。

無錫教諭金廷輝。四明人也。成化癸卯。大比。為江西考官。夜閱卷倦甚。忽坐睡。夢有丱角書生揖子前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願賜為拔。金覺而心異之。偶閱一卷。文理頗優。疑似之間。明夜復夢書生來謂。其晉如初。金意決。遂取是卷。揭曉拆之。乃費狀元子充。時子充年十六歲。正在丱角。語其步。蓋不知也。

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農家延僧誦經。懸幡於門。時暑天。人有負牛皮過之。渴甚。置牛皮幡下。入野店沽白酒飲。忽陰雲四合。一霹靂擊碎幡竿。牛皮飛去。不知所向。農家草屋上但見竹釘萬計。皆長二三寸。滑潤可愛。不可曉也。

北京安化門有古窰。成化間。一貧人偶宿其中。夜深月明如晝。有二人攜手過言。明日當會順承門外。呂先生亦來會。貧人竊聽之。疑其仙也。明旦亟往其處。見一人執扇。有出塵之態。即曳其裾再拜曰。子呂洞賓也。願有以教我。其人大驚。且行且卻。迤邐至天池壇前。曰。汝執吾扇。吾欲溺。指穢中蟲謂曰。汝食之。貧人方厭穢不肯。人與穢物忽皆不見。惟手中扇存焉。

侍郎孔公韶文。言向為廣西按察司副使。艤舟江濱。登岸。其鄰舟有古城人。將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從圈中毛色炳然。有一人能馴虎。開圈門。以拳直入虎口。虎捧之。拳出略無所傷。後復戲其足。作退縮狀。夾人言虎甚惜跡爪故也。又呼其名而問飢否。語言莫辨。虎為長吼。若求食然。公大驚而退。又言。宰南康之都昌時。其地多虎。縣有隸卒。身長七尺。素稱多力。嘗晚回。遇虎於道。其人倉惶上樹。樹不甚高大。虎怒嚙之。幾倒。人知不可免。遇虎飲泉。即躍下。與虎抱持。良久而絕無人來。乃言於虎曰。吾與汝氣力已盡。若不見害。可長叫三聲。吾即釋汝。否則俱死此樹下耳。言畢。虎果悲號者三。其人隨手縱之。低首掉尾而去。

陸儀吉言。乃父崇福知寧波府日。天久不雨。聞郡之金井山有金線者。能致雲雨。遂往禱焉。山去城約五六十里。金線在山之第四潭。崇福焚香致敬。置一小瓷潭側。見有物蜿蜒而入。即攜之以歸。置城隍中。果大雨沾足。崇福吾甚欲親送其還。而憚於遠。乃命儀吉與郡學袁先生者偕行。二人舟中觴酌。既醉。袁先生者譁諾。遽金線屢為袁所侮。儀吉亦乘醉啓瓷。取盛出金線視之。其身細如燈心。而黃色。然已殭矣。儀吉笑曰。龍果若是乎。幾欲以手斷之。竟懼其龍而止。及抵山。開瓷中有聲。視之則已能動。不復殭矣。遂攜之上山。將至潭。見黑雲四起。潭中之魚皆跳躍。似有迎意。金線出瓷。漸大如臂。已而雷雨交作。天昏黑。咫尺莫辨。皆相顧大驚。匍匐而下。登舟。雷雨益甚。舟幾覆。二人罔知所措。皆再拜謝罪。舟始克濟。

濟寧人王士能。年自二十三歲。朝廷聞其老。嘗召見之。賜寶鏹以歸。成化丙午。余友禮部楊君循吉以使事過其州。微服訪之。見士能衣白袷衣坐木牀上。年可四五十人。楊君問其所以致壽。士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食肉。不畜妻妾。不識教。不爭氣耳。又問其日食幾何。曰食一餅及少菜而已。

北京劉老者。嘗往湖廣岳州。其地往往有殺人者。謂之採生。過每年閏月。人五六成羣。以長竹竿挑小筐。竿上有鉤。用以鉤人。凡遇人。採隻不採雙。雖親識遇之。亦不能免。僧或婦人尤善。彼地人謂婦人和尚利市十倍於男子也。有老人教劉。凡宿時以足踐泥垢。履其家門限上。視之須臾垢去者。其家必行此術。蓋鬼為之掃除。急行勿宿。又其人採生時。或反被有力所縛。每人出銀五十兩。謂之買命錢。嘗有一僧野行。被採生者六人悉以竿鉤其衣。僧知不免。佯謂衆曰。吾死固不可逃。但禪衣新受人賜。不欲滅其德。脫下就死何如。衆從之。僧素有力。甫脫衣。即疾揮禪杖。盡倒六人。悉縛之。六人者求救。共出銀三百兩。僧遂釋之。持其銀去。

肇慶人言。其鄉善捕虎者。嘗夜持藥箭。隱深山草莽中。聚山木燃之。有虎與熊偕來。熊身兼三虎。時天寒。見燃薪。皆附之。其人潛以箭中熊喉。熊以掌拔箭。對虎似有怒意。虎伏地旋痛甚。即以所燃木擊虎。虎斃。熊亦繼之。其人并得二物以歸。

宿州民徐某者。嘗過其州一山。見鵲跳躑草間。近之。已不能飛。疑為蛇傷。取視之。有小蛇蟠草間。其臂不墮被嚙。徐知有毒。即以所佩刀剜去臂肉如錢。急歸以藥裹之。得無恙。無幾時。復往山中。見剜去肉大如升。心頗怪之。剝以物。感毒氣。回家即死。

金齒山中多猿。人家畜牛。屢為猿所害。每牧時。必衆守之。蓋猿見牛即跨其背。以掌入牛穀道。盡取腸胃以出。牛痛甚。猿坐自若。竟不肯下。牛雖有力。無如何也。

薊州一僧寺。每年七月十三日有僧坐化。觀者如堵。布施財物。不可勝數。適御史劉濟按其地。聞之。亦往觀焉。僧死。坐龕中。御史有疑。命左右撼之不動。細視之。其身釘於榻上。由是僧皆服罪。蓋寺中每養丐者肥美。過是日用計死之。以規利耳。

南海張曉初以授徒為業。老而無子。嘗有舉子挈家將赴南雍。舟泊曉初河下。曉初延之登岸。皆會間。其人詢知曉初無子。乃以己女給為女奴。貢於曉初為妾。以供路費。曉初憐其貧。以白金五兩內焉。入夜。問其女。則云嘗舉子所生。曉初驚曰。吾士人而取衣冠女為妾。以供路費。吾不忍也。明早急遣還舉子。而不索其銀。舉子愧謝而去。踰年。曉初生子。廣東僉憲習是也。人以為陰德所致。

相城有丐者王姓。嘗操小舟往來乞食。每得酒肉遇佳者。別貯一竹筒中。歸以奉母。母飲食。必起為歌舞。欲其心之悅而後已。時陳先生繼主沈氏館。日睹其事。嘆曰。王某眞孝子也。

吾鄉沈徵士希明正統初遇僧宏慈濟者。陝西人。年九十餘。言在元居李思齊幕下。思齊死。乃削髮為僧。書無不讀。嘗為徵士講周禮與易。能前知未來事。尤精於星命。是沙溪先生再傳。盡以其書授徵士。且曰。今之推命者。動稱子平。蓋祖宋末徐彥升。非徐子平也。子平名居易。五代人。與麻衣陳摶同隱華山。

蓋興人也。沙灘之法較子平爲勝。微士亦精其術。然祕其書。不肯輕與人推。

兵部侍郎李公貴。居吳城之東。公自爲郡學。至歸老於家。每出必於城外上馬。遂同。望城門即步。未嘗一日易也。大理寺丞仰公瞻。少亦爲郡學生。時見建中先生爲訓導。後公每經其門。必爲下馬。人識之。且尊皆然。觀此二事。亦可見前輩謙德。

四月十五日相傳爲呂純陽誕日。吳中福濟觀。每年遇是日設大會。游人往來。簫鼓不絕。觀主老道士爲余言。是日必晴。雖陰雨亦必開霽。余十數年來驗之果然。陸放翁筆記云。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余客蜀數年。屢赴此席。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放翁是說。正與此類相似。皆非偶然者。不可曉也。

望信橋織工趙某產子。三足二陰。一足在左腹下。其一陰生於左股左脇上。復有塊如杯。纔一晝夜不死。人來觀者衆。遂壓殺之。

李都御史賓。四川合江人。其鄉有土地祠。李微時。經祠前。見塑像起立。心竊怪之。歸以語母。欲碎其像。母止之。神忽托夢祠旁人云。李秀才過。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母。吾不免矣。李後復過其祠。戲書像背云。此人無禮。合送鄷都。鄉人復夢神泣告曰。李秀才今將送我鄷都。煩急求救於其母。鄉人往告母。怒李。遂滌之。後果至大顯。

鄞人沈氏兄弟二人。其兄嘗一日倚屋柱。有所思。忽雷碎其柱。半身爲雷火所焚。視之甚黑。但聞空中若有人云。誤矣。視其家則已如故。身亦絕無痛楚。其弟藏書樓上。一日震雷碎其柱。其藏書木匣以鐵線四角盡鎔爲汁。銅鎖與匣中數錢亦鎔。而匣與書俱無恙。不可曉也。

石湖農民有管某者。其妻通於人。謀所以殺之。未果。一日與其母結他事。械管於河。醉之酒。推墮水中。時水淺。管救於漁人。獲免。抵家。勿悟妻之謀也。妻見夫歸。大驚。天晚。遂誘其浴。復爇沸湯。欲因而灌之。湯未前。忽聞雷霆一聲。其妻已斃死矣。

閶門人陸某。嘗夜夢皁衣者四人至其家。再拜乞命。明旦。忽有人持四鱉來饋。陸笑曰。昨宵之夢。其殆汝耶。然吾必欲食汝。不能釋也。竟烹食之。不二日。疽發於背。諸藥莫救而死。

成化末。內官阿丑年少機敏。善作教坊雜劇。憲宗每令獻技以爲戲。時汪直勢方赫赫。丑欲傾之。裝一醉人仆臥于地。或呵之曰。某官至。醉人不起。又曰。皇帝駕至。臥亦如故。後云。汪直至矣。醉人倉惶從起。或問之曰。汝不畏駕至而畏汪直。何也。曰。當今之世。吾知有汪直而已。他不知也。上悟。待直頓衰。保國公朱永治居第。私役軍士頗衆。丑一日裝兩人手上前。一人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笑之曰。何爲誤八千爲六千。一人答曰。二千在保國公家造房。上疑之。勿信。密令人視之。果然。保國懼。即日撤工。

三原王公爲都御史時。巡撫南畿。嘗一日至吳。有市井無賴乘其醉而罵公于道。公見之。略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若王可謂有輔相之量者矣。

沈石田先生嘗與陳起東會飲于吳太史家。時賀解元恩陳進士策在座。先生不善飲。酒至輒辭。起東云。

吾有一對。君能對之。吾當代君飲。先生曰。然。起東云。恩作解元。禮合賀其榮也。（其榮賀字）先生應聲曰。策爲進士。職當陳嘉謨焉。（嘉謨陳字）合座無不擊節。

右都御史王越。嘗出入太監汪直門下。又嘗從汪出征北邊。官驟陞至威寧伯。一日忽作詩曰。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白髮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爲誰開。平生報國心如火。夜西風化作灰。未幾汪敗。越以附汪故。竟削爵爲安陸州民。亦詩讖歟。僧起宗爲予言。紹興某寺有老僧。年七十餘。云五十年前曾手錄此詩。起宗近見其藁。始知非王所作。蓋好事者嫁之耳。

慈谿張御史昺。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成化間。知江西鉛山縣。縣有寡婦。止一子。爲虎所食。訴于張。張與之期五日來。乃齋戒作文。祭城隍神。大堅言神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五日內必驅虎伏辜。否則毀其廟而更造之。後五日天未明。步有人告曰。虎至矣。虎至矣。張遽起佩箭升堂。急令啓門。忽二虎至俯伏庭下。若有神人守之者。張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不傷人。退。一虎起。繞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張素善射。拔所佩箭三發。三中其首。虎猶不死。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其虎。由到官。凡淫祠悉爲破毀。獨鄉落一祠。民祕之獲存。後張以公事經其地。夜忽夢神告曰。願公恕我。無毀我祠。翌日詢于鄉民。急毀之。神忽降于隣縣之民某曰。吾被張知縣毀祠。張公陽官。且正人。吾不敢近。願借片地。暫棲吾身。張公去。祠可復也。汝不從吾。五日內必禍及民。初不信。不三日果類遭吐逆。神仍降。皆羅拜許之。遂爲立祠。張不知也。又有道士善隱形術。寓某觀中。淫人婦女。不可勝數。張一日擒至。重鞭之。殊無所苦。頃之併其形不見。張紿以他出。竟馳觀中。縛之而歸。裸其身。用印印其背。然後鞭之。隨聲稱冤。竟死杖下。

西番長耳僧法奴居中國三十年。善漢人語。丁酉歲遊吳。止禮拜寺。爲予言。其生編西里國。在天方國西。五年可達中國。去其國一年之程。有藏國把國者。地廣千里。人長五丈。其聲聞一二里。日飯米一石。然膽怯。聞金鼓或砲聲。必疾走。其小兒亦丈餘也。長耳僧宗回回教。遊行海上。凡數十國。其在中國。足跡遍天下。約其年。幾百歲。每日惟食飯一盂。雞鵝羊肉亦皆食之。或數日不食。亦不飢也。後渡錢塘江觀潮器。溺死。

松江有老醫凌公壽者。神其術。然不肯輕傳。其鄉嘗有一婦。懷孕將育。一日誤跌。遂悶絕。延公壽治之。公壽取頂上鍼。使開婦胸。當心鍼之。隨產一子。公壽命視手。果有鍼穴。蓋此婦被跌。爲子手捧其心。故悶絕耳。後此子遂曲一指。

嘉定縣八都有農家產一女。左股有肉塊甚薄。三日塊破。出一女。大如指。眉髮手足悉具。出時尚活。未幾。與此女全死。

湖廣劉長史泉。少年在學。景泰壬申。其兄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明年秋。汝弟中舉。名在百十二。候資宏中狀元。汝弟方得進士。且語長史。皆以爲湖廣解額九十人。夢必無驗。明年開科。長史果中一百十二名。

時年才十七。後殿試下第。頗憶步中之言。不就教職。成化丁未。始第進士。榜首果費宏也。亦異哉。

河南都司有王指揮者。妾生一子。後繼室生子。病不離體。一日召女巫治之。巫云所居屋有厭鎮。發之果得木人。王疑庶子所爲。時庶子居城外莊屋。王命兩家人縛之回。禍至不測。家人勸子弗行。子以父命不可逆。遷延至晚。至則城門已閉。是日適有劉憲副者。亦因病召此巫。巫亦詭言如王氏。發屋復得木人。巫云此必門子所爲。劉曰。門子無怨無德。胡爲厭我。命搜女巫。于其懷得小木人甚多。即杖殺之。王氏聞之亦悟。父子歡然如初。

揚州寶應縣有周秀才者。年少時。其父與聘仝縣張御史女。張卒。女患顛疾。周氏欲罷婚。女家亦許之。周生獨不肯。曰。女之疾。吾之命也。且張公已沒。人將不議吾家耶。卒娶之。逾一年。生一子。女疾亦瘥。

無錫有金生者。嘗有役事至湖廣茶陵州。時暑天。經溪澗浴之。忽陰中痛。及歸。痛時作。每作覺其中有物。用力出之。其物類蟲核。堅硬如鐵。後每痛必出。不久逮死。又有周某者。畜一黑犬。甚愛之。食必親飼。後犬病瘈。周恐傷人。鎖之屋柱。一日飼之。被嚙其臂。周且痛且怒。乃烹食之。食已疾作。口出犬聲。有物如蚯蚓狀。從陰中出。痛不可忍。諸藥莫療而死。

沈萬三之富。爐火所致。其子既成。遂猶用以自給。畜牛馬千計。無錫某御史嘗按遼陽。友人知其事。勸取其方。御史至。即坐沈以強盜。繫之獄。沈求免。御史曰。能予我丹方者。貸爾罪。沈謝言無方。但先世所遺成藥耳。因獻數合得免。御史歸。分友少許。友亦致富。

天順成化間。吳有賭獸子者。與妻僦居。每三五日一出市薪米而歸。歸即閉門。不治生產。人不之疑也。雙後老死。隣人於其家得鼎盎之屬。始知其有爐火術云。

有道者語先君云。不生不殺。先君遂不畜雞豕。客至。市以供之。又云。人求道。須於功名上關一關。方心死。

朱晦翁有乞米帖云。欲觀造化之理。今藏湖之道場山。

朱晦翁居白鹿洞。與白玉蟾善。一日登山値雨。有田父舉手指空。雨爲之不濕。門人問曰。何術也。翁曰。偶然耳。他日翁患膝倒顛劇。玉蟾取水爲洗之。隨手而脫。翁謝再拜曰。師何神哉。玉蟾曰。偶然耳。翁大慚。然終不窮其術。翁爲江西提刑。聞唐開府紫虛眞人尙在某山中。使人持書乞爲弟子。拒曰。能以道相授者。當來。不爾不敢見。紫虛復云。道不可傳。朱某必不至。門人請曰。仙師嘗云傳道必擇世間忠孝之士。元晦眞儒。奈何拒之。紫虛曰。吾道貴誠。朱某不誠耳。弟子請其故。曰。朱某陰悅吾道而陽非之。是謂不誠。不可傳也。

張三丰有道。猥僕少好道。走四方無所得。至正末某歲。遇陸龍先生於嵩山。授以眞訣。遂而超悟。陸先生圖南之高弟子也。

三丰去金陵。太祖欲見。不可得。命眞人張宇初求之。宇初慨。詣武當山。拜表云。望都差將吏訪於洞府名山。今其表見本山志。

今俗祈子奉張仙。其狀紗帽挾彈者。乃蜀末孟昶像也。初花蕊夫人得幸於昶。國亡入宋。藝祖亦寵之。夫

人德故宮。日懸其像室中。一日藝祖入見而問之。夫人倉卒對曰。此張仙也。奉之宜子。由是傳播民間。眾按張仙五代人。名遠霄。於青城山遇四目仙翁得道。蜀西碑刻其像。并蘇老泉讚。則又若眞有其人者。不可曉也。

孝宗皇帝山陵畢。有五色雲起於陵上。結成綵鳳飛去。聖主返仙。不偶然也。

予在禮曹。當郊天之前一日。與同官齋坐。忽五色雲見於日下。氤氳鮮翠。予急索酒跪飲之。亦平生奇觀也。

義門鄭氏藏書最多。永樂初進其什之四五。今內閣多有其本。徐天全所藏。蓋多出此。予教徐之孫。嘗見有義門印記。後其子售逸狼藉。予貧不能買也。至今惜之。

浙江人錢知縣嗣繼室許氏。臨平人。名瑤姬。善於詞翰。嘗有絕句詩云。鵲噪未爲喜。鴉鳴豈是凶。人間吉凶事。不在鳥聲中。又有新月詩云。三星明燦爛。一仰一鈎金。似吾深閨裏。春來夜夜心。

江西袁御史道爲太平知縣時。縣有老民。家深山中。以羸驢馱錢物。乘之出山。中途羸拗不肯行。老人無以爲計。適一人乘驢而至。謂老人曰。汝何之。曰縣前耳。其人紿以偕往。且曰。汝老人羸拗若是。我驢馴。暫以代之何如。老人謝焉。其人乘羸鞭之疾行。老人追不能及。失其所在。悔恨欲絕。不得已。訟於袁。袁命以驢置廳事。後四日來。袁餓驢四日。老人至。問曰。汝認羸去路乎。曰知之。遂命隸卒牽驢。與老人抵失羸所。縱驢任其所之。驢以餓甚。且熟識故道。疾奔至家。則羸正繫於門。吏卒縛其人見袁。竟服罪焉。

文宗儒宰永嘉縣日。有商人糴米。倩人擔之。其人出商不意。從別道去。商蹤跡不能得。訟於文。文受其訟。佯爲不理。命姑退。未幾。召倉官云。欲下倉視糧。命各鄉里正集腳夫于倉。是日。文人命商人立于門倉。腳夫一一過目。果獲其人。遂服辜。

木瀆市民張玉。性甚孝。父雖老。好爲人解紛。一日爲鄉里閒鬪訟事。與玉議。欲得白金數兩。賂公使。則事易平。玉初不欲翁往。恐拂其意。乃計所貿易有鋌。即取其一。剪白布尺許。裹以與翁。翁與衆至邑前。叢飲酒家。歡呼大醉。失所攜物。謂同行者曰。我與兒議。彼不欲吾來。而吾強來。今物已失去。事亦無成。我何面目歸見彼耶。乃留宿邑西精舍。同行者歸語玉。玉曰。錢帛儻來之物。失之則已。何爲不歸。復取所貯鋌。裹以尺布。與衆入城。紿曰。翁昨日之物。乃衆相戲劇。藏挾而歸。今復攜來。勿懊惱也。以鋌視翁。翁以爲然。遂與同歸。若玉可謂善孝其親者矣。

陸某。長洲農民也。嘗染風疾。鬚眉盡脫。衆藥無效。自以爲必死。遂辭其家。操小舟。攜一孫自隨。往來江湖間。丐食爲活。嘗晚泊酒家求酒。適有白衣老人。惻然憫之。曰。吾善治此疾。即以鍼刺其兩股。血流如注。命以河水沃之。須臾血止。復探囊中。以紅藥一丸。如小指大。與之。曰。服此至夜半。當出大汗。可急入水浴之。問其姓。曰姓鍾。問其所居何地。曰黃村。某服其藥。至夜半果然。時暑天。如其言入水浴之。浴畢。呼其孫曰。吾疾去矣。吾疾去矣。驚喜不勝。明日操舟還。人亦大驚。問某。具言其故。往其地訪之。則絕無所謂鍾先生者。始知爲鍾離仙云。或言某嘗救一投水婦人。亦陰德所致。

弘治六年夏。吳中大疫。常熟尤甚。小民多闔門死。無棺以斂。往往推屍水中。雙鳳李氏。一門死者凡十二

人．所存惟婦女小兒．然亦皆病臥．同鄉一匠與李氏翁善．一日忽李翁至門．言其家人疫死．欲棺十二口．每口之直糲米二石．翁浼倩壯夫數人．舉尸入棺．翁去．匠家惟六棺．截之以往．入門寂無一人．再入中室．見尸十二臥於地．而翁在焉．匠大驚．欲返棺．則心有疑．且念舊交．乃碎坏坆於翁前．祝曰．兹米不知翁死．若許取米．仍截棺如數．言畢擲之．果如祝．匠者急回．造六棺．情人一一斂之．遂載其米以歸．後亦無他異．

豐鳳鄉居民盛氏．家頗富．一日所藏錢盡飛入鄰家．盛親見之．然無以爲計．

鄉人朱某居閶門之西．夏月嘗夜半啓門就涼．見正北雲際露一龍頭．其大如屋．睛光爍然．旁立一披髮人．朱大驚欲仆．須臾雲擁不見．朱疑披髮者爲眞武神．以問於予．予曰．此司龍之神．非眞武也．

弘治壬子六月．浙江定海縣巨室某氏．一日忽血流滿中不止．漸至散漫．頃焉遍所居皆是．定海衞官與知縣聞之．皆來聚觀．不知何怪也．

白蓮樵有漁人網得一物．繁頭眼赤如火．鮎魚尾．四足如鴨．狀類小犬．鱗甲悉具．漁人以爲怪．鞭數百不死．復放水中而去．

滁州魏生嘗夜乘馬過近州山間．時已昏黑．見一物如金盤．相去甚邇．魏疑其爲鬼．且進且卻．旣而漸近魏馬．不得已．以鞭擊之．墮地．視之乃一盤也．

予嘗過一方士．自云嘗遊青城山．見供佛水盆．乃大桃核．可一升許．異而扣諸小僧．僧云．吾師採之山後．方士俟其歸．求往．老僧怒其徒輕言．不得已易衣而往．初度嶺三四里．抵危磴．捫壁而步．僧行如飛．至一橋．窮橋得廣平石數畝．其下隱隱若聞雞犬之音．崖側偃臥一桃．樹長數十丈．枝葉四布．花方盛開．香芬襲人．其崖上有桃都二字．大如席．遒勁可愛．後數年再遊．則其僧已亡．故道迷塞矣．

嘉興焦通判．陝西人．其叔焦三素狠戾．生子病瘳．禱於城隍．不效．擊毀神鼻．其妹爲王妃．忽鼻痛不可忍．夜夢城隍訴焦三破鼻事．妃曰．吾兄無狀．何不病之．而乃病我．神蹙額曰．此人凶惡．吾不敢犯．妃告於王．以十金改塑．乃差．諺所謂鬼怕惡人也．可發一笑．

鬼仙降筆．時有之．近在鄒氏所見頗奇．主人請撰作聯．時命改易不厭．旣退．余語客曰．此靈鬼爾．然亦可謂能秋無爲．明旦．仙至．遂書云．今日一字不易．予笑曰．當因吾言耶．月餘在江陰某氏．忽降筆云．爲我謝都少卿．如何考吾能秋無爲．予爲拊掌．蓋醉中一言．鬼亦聞之．其爲題清嘯樓絕句云．四圍山色繞闌干．六月清風人座寒．對此令人發佳句．襟期一片海天寬．亦可喜也．

正德中．予在禮曹．安南會試訓導朴實堅．舟漂入廣．遂入邊關下．予遣使事檢其橐．得古抄周易．從而借觀．中與華異者數十處．如盛德大業至矣．下無哉字．是與人物以前民用．是下有以字．可備異聞也．其見周易考異．

吳優有爲南戲於京師者．錦衣門達奏其以男裝女．惑亂風俗．英宗親逮問之．優具陳勸化風俗狀．上命解縛．面令演之．一優前云．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悅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優於

教坊．華優恥之．竄崩．遁歸於吳．

陝西秦府有龜鈕金印．重九斤六兩．文曰秦王之寶．蓋太祖特賜秦府．他王所無也．秦府又有徑寸珠．一重七錢七分．一重八錢七分．名太歲彈．成化末．取入內廷．

南昌鐵柱宮晉許眞君鎭蛟之所．鐵柱在池水中．徑尺餘．水退可見．昔有人燃燈其上．水騰沸．急滅燈乃已．蓋眞君與蛟立誓．鐵柱開花釋之．蛟見火．將謂柱開花也．池上至今不敢燃燈．宮有眞君塑像．成化初．韓都憲雍總督兩廣軍務．道經南昌．入宮．塑像忽墜地．韓公驚愕．許殺賊勝．爲眞君鑄銅像．至廣東獲賊．像遂易焉．

南城羅侍郎玘．有異質．九歲始能言．言即知書．十五歲始寐．十五以前未嘗一瞑目．恆見一老婦紡績其牀側．言旣通．不復見．蓋鬼魅也．又羅公爲士子時．游鄉校．尊經閣見梯邊一狐皮．初亦不怪．行數步返而取之．則已撤去．蓋妖狐所脫也．

正德中．教坊莊賢素多貲．其父卒．求志墓於浙江一主事．不能撰．托一友爲之．其間有云．君配某氏．有賢德．三女皆適名族．時人傳以爲笑．

張公元禎居翰林久．其門生之子又有出門下者．其人不敢稱門生．而通狀曰門孫．冢宰馬公文升齒德並尊．鄉人以書通者．不敢稱鄉尊．而曰鄉祖．此亦可作對也．

錢山錢秀才兄應役糧長．縣令點名．兄偶不在．遂易服以代．令怒．欲鞭之．錢以實告．令曰．汝旣爲秀才．吾有一對．秀才糧長．打糧長．不打秀才．錢即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令笑而釋之．

華亭之王巷有王姓者居焉．一日王出．有女方十餘歲．偶於嫂室見一僧．長約二尺餘．從牀下出．牽其衣．女推之．再四得脫．擒告其嫂．嫂曰．汝無懼．第先入．我潛門外．如僧出．當執之．女如言而入．僧果出．擒女如故．女高叫曰．和尚來了．嫂進執之．眞一小僧也．但不能語．似欲斯脫．有頃則變一木塊．辨之．乃紡車輪心耳．王歸．怪而焚之．不滅．遂以刀碎之．視其中．隱隱有血．投之於水．後其家或不舉火．則釜中悉皆灰泥．鼎亦有不潔汙其中．如是月餘乃息．

鄒人王生自蜀回．言嘗見一驢而五蹄．其一生腹下．比四蹄稍長．人束起之．則其行如飛．雖毒焉勿遽解其束．則一步不能行．

南京一貴人家慶壽．命廚人於羊羣中取母羊．將宰爲享客之用．廚人置刀盆上．及羊取至．而失刀所在．頗怪之．乃盡逐羊尋之．唯一羔跪．不肯起．視其腹下．乃刀也．蓋此羔即母羊之子．廚人感悟．遂棄其業．

有一道士善書符篆．人求之者．往往有驗．盧巷施先生文扣之曰．汝符何以能靈．道士曰．信手揮將去．知他靈不靈．先生曰．此名言也．大凡人之學術到純熟處．己亦不知．方見其妙．

成化丁未八月廿九日．常熟之李墓．人有掘地得古塼一塊．乃唐顧府君墓誌銘．其文曰．太和二年十一月八日．葬府君於黃鄢舊塋．禮也．曾祖思緒．祖迪．父寬．府君諱良輝．字德光．府君即曾子也．性好幽居．邱園順德．抑強伸弱．非公不字（缺一）．死年五十有六．茲年九月十五．遊歿．終於私第．有子四人．長顧秀．次

缺一字。次康。次芳。並哀號泣血。氣竭而卧。恐里巷移改。勒碑爲銘。詞曰。赳赳丈夫。雄雄氣色。倏忽遷化。幽魂莫測。身沒名在。嗟之何極。

常熟一鄉民。因歲歉。攜其妻將往溧陽。依大家以居。附舟至宜興。舟人欲圖其妻。乃紿夫曰。汝何必往溧陽。吾熟此處大家。與汝登岸投可相依者。來取妻。庶不省跋涉。夫然其言。令婦候舟中。與舟人行。時天色已暝。舟子負木梃隨行。至松林。以梃擊其夫仆地。意其死矣。回舟紿婦曰。而夫已爲虎食。而今奈何。婦人號哭。舟子曰。而毋哭。我亦有家。與爾完聚足矣。婦叫號不已。欲尋其屍。舟子仍負梃引婦同行。欲併殺之。行至一林莽間。有虎躍出。直趨舟子。婦奔走宿野寺。明日回舟。與舟中伴同至溧陽某家。言其故。主人不納。婦復號哭。鄰有里正。繇其旁。偶問故。婦具言其事。里正曰。適在縣前見一男子。訴在某處被舟人謀殺。幸而不死。豈汝夫耶。導婦至邑門。夫婦大哭。復歸常熟。

朝鮮入貢。必遣六曹參判爲正使。其官即中國之侍郎。別一人曰書傳者。蓋糾察參判之官。一或失禮。必歸奏於王以罪之。位卑而權重。參判不敢慢也。

朝鮮設官。名與天朝殊。故以官通。安南則同名。故總稱陪臣大頭目而已。正德中。予在禮曹。正使劉德光。其翰林學士由狀元及第。來見予語之曰。德光在道。必有紀行之作。肯出示乎。德光謹謝。明日與副使御史阮秉和共作古風一篇。律詩三篇以呈。詩意大抵歸美於予。諸亦有可取者。今藏於家。

洪武中。鄉試主考有儒士、或致仕官。今惟兩京翰林官主試。其他止聘教官而已。鄉試有錄。謂之小錄。前必有序文。余見三十年前小錄。前後序凡三四篇者。今則惟前後二篇。同考官不得作也。又嘗見永樂四年登科錄。第二甲在前列者。亦得刊策。今策惟第一甲得刊。永樂十年。會試中庸一題。刊義二篇。今則題止一篇。唯論或二篇耳。往時鄉試作誠場。知前場七篇止作五篇。亦得中式。宣德十年。應天府鄉試。吾鄉祝參政顥以誠場得高魁。今則凡誠場者皆帖出矣。

釋氏瘞口向上。上者、陽也。求人於陽之義。瘞口向下。下者、陰也。求人於陰之義。

僧入定。有至數十百日。欲其醒。不可呼撼。當以小磬向耳旁擊之。旣醒。又當以人乳滴口中。待其腸胃復通。然後食以湯粥。乃得不死。

張士誠初據姑蘇。居承天寺佛殿。朱誌誠夫人祠在其旁。每夜出。驚恐士卒。士卒不安。遂居府治。

慈溪楊名父子器。爲詩敏捷。下筆數百言。不屬草。一日。余與楊君謙同會。名父援毫立成數律。君謙曰。君之才敏捷。堪奉使外國。足以驚倒番人。名父曰。吾詩不行於中國。係可以驚番人乎。相顧一笑。

周文襄公在吳。有郡民負黃帕。直入廳事。公異而問之。曰某孫道也。楷書千字文一本。進呈朝廷。乞公引拔。公取觀。爲給驛傳以行。及入。乃得旨云。孫道書法鄙俗。令再習小楷。道失意而歸。自後每爲人作字。必題云。欽命再習小楷孫道。又郡人吳英好作大字。往來徐武功之門。武功得罪。以黨被逮。有司無以入其罪。坐流民。配之廣西。後赦回。自署紙尾曰欽謫廣西民人吳英。

上饒婁諒以道學爲鄉人所尊禮。桑民懌爲太和訓導。往謁。時諒方構室。其柱且合抱。民懌因笑曰。顏氏

陋巷。亦有是乎。諒色不怡。坐定。民懌求觀所爲文。諒出一編。民懌覽數篇。即還之曰。吾始聞先生名甚重。今觀先生之文。散漫無法。殆不滿余望也。諒憮然曰。吾文何爲無法。請明言之。民懌抵掌笑曰。先生過矣。詩文不佳。道問學之功已欠。吾猶意先生能尊德性也。今聞人毀己而怒。血氣勃然。則所謂尊德性者又安在。言訖趨出。諒爲之氣沮。

陽明王公爲刑部主事。決囚南畿。有陳指揮者殺十八人。繫獄。屢賄當道。十餘歲不決。王公至。首命誅之。巡按御史又爲立請。而王公竟不從。陳臨刑呼曰。死而有知。必不相舍。公笑曰。吾不殺汝。十八人之魂必當不舍吾汝死。何能爲乎。竟斬於市。市人無不嘖指稱快。陳之父死於陣。而其子又以禦賊失機伏誅。三世受刑。亦異事也。

都公諱穆。字元敬。吳縣人。弘治己未進士。官禮部郎中。加太僕少卿而歸。好讀書。至老不倦。里有聚婚者。夜大風雨滅燭。衆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在。扣之。果得火。一時傳爲佳話。生平著作最富。如西使記、金薤琳琅錄、玉壺冰、聽雨紀談、諸書。邑志稱其著所刊行者二十種。近則鐵網珊瑚。公七世孫肇斌刻于吳門。寓意編。平湖陸烜氏刻入奇晉齋叢書。又皆次第梓行。膾炙人口。余向藏譚纂上下二卷。傳抄日久。亥豕較多。因與蔣子春雨略爲校訂。以公同好。春雨云。尚有南濠文跋。亦無刊本。容訪諸藏書家。倘得補刻。豈非藝林一大快事耶。卷首門人陸粲。乃先生之壻。號天池山人。年十九即撰玉仙客無雙傳奇者。其編輯此書。亦殘膏賸馥不忍棄置之意云爾。甌山金忠淳識。

皋言

馬中錫撰

皋言　　故城東田馬中錫天祿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魏有一士曰孟子有一士曰樂毅得樂可霸得孟可王二士在魏而乃相犀首與張儀是猶捨照乘而玩蜣丸不智甚矣惠王既卒孟子去魏而適齊燕昭禮賢樂毅去魏而適燕二士既去魏何以為國樂未去魏孟先至齊而燕大亂孟嘗以湯武之事勸齊矣然齊終無興滅繼絕之舉使齊移薛公之位以位孟子孟子豈但為一薛公而已哉王者之佐有言無位宣王不得為桓公矣況湯武乎及其致為臣而歸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千古之痛也

劉静脩云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此語吾不敢謂盡然晦庵誠大儒然遂能極盡周邵二程之學而一以貫之乎抑揚太過遂啓後人之疑况横渠張子平生規矩謹嚴踐履篤實乃不寘數公之列千載寧無遺憾若於周邵二程之下繼之曰張至嚴也朱至博也未知可否先儒又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愚以為所謂集大成者非謂其遂能集周邵程張也蓋謂南軒東萊廣漢欲溺之勢耳幸明哲之教我也

伯夷太公同避紂于海濱同就養于西伯意氣相合久矣然太公佐文王伐紂伯夷則叩馬諫武王太公竭力依歸以樹勲名伯夷則極口唾斥以鋊憤恨是何大異也蓋太公救天下之大亂而中稱事之權伯夷謹萬世之大防而遂匹夫之節易地則皆然

屈原楚之宗臣受懷王之任王西行蹈虎狼之秦原嘗以死諫不從以身先之否則與之俱行王死與死可也夫何後主放逐江潭卒至飲恨溺死使移所以葬魚腹者而葬之於虎關則得所當死之地矣

李泌度肅宗必不能保己之不殺故急去於五父橿權之日顏魯公不量德宗終不能保己之不傾乃不高舉於盧杞亂治之時夫年踰八十位為太師棲依不去尚何求也若魯公者可不必死夫不必死而竟死之真可惜也

朱子卦變之說漫無根據近於傅會蓋宋熙寧元豐間有鄭夬者曾著書談易變曰乾一變生復得一陽二變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六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歸妹者歸宿之地也一時無人解其旨獨秦玠者知之謂所親曰此天地之秘藏西都邵雍稍知粗迹已能洞達吉凶之變鄭君何敢筆之於書必有天譴吾因達是動遭坎軻恐亦不久於世已而鄭與秦俱死此即焦延壽所謂四千九十六卦者晦庵求其說而不得乃强為卦變之說如此而夬與玠之言至今未有解者

霍光於昌邑未可廢也王吉諫游獵而加禮龔遂捽大奴善衛士長行法而不禁天資廣朴猶可為也在位二十七日而廢觀其言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其所以望於輔臣者切矣斯言也千古之痛也不學無術乏輔弼之良而視如玩物去取在掌握間後世董卓桓溫之徒以及南北朝五代間紛紛效之光實作俑赤族之禍萌於驂乘空哉

洪平齋云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不特為世間一佳對句而抉精蘊於象外露生機於晝夜已迥然非世間言語矣嘉哉平齋之善言也易曰七日來復蓋自姤卦一陰始生至十一月來復及七爻為七日之象是周易道之自然究而論之自夏至至冬至凡七月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半夜凡七時一日之復也以十二支記之自午日至子日凡七日一月之復也自午歲至子歲凡七歲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析之為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而七日其定期不可易也周子以静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子以動静來往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雪積分或自中孚起卦或謂應鍾當復純體破體本氣餘氣縱横設施無不可觀

大易休咎寓彌綸之道於策筮之中洪範庶徵建皇極之中於兆象之外故在易非中正惕厲不足以得吉在範非肅乂睿哲不足以得福即天以驗人神道以設教此聖人之書也今諸小道家淺陋無理葬得善地雖殺人巨盗亦可獲福課得美占雖弒父與君亦無大害傷教敗俗莫過於此蓋有不待攻而自破者自不察也愚人固不足責儒者亦酷好之不希蹤於盡性之聖人而一聽於渺茫之術數惑之甚矣賈誼謁司馬季主外寓書而論聖賢揚確從嚴君平依卜敢而談忠孝如此庶可雪易書洪範之耻

宋王介甫創新法貸本收息得周官救荒之遺意

前聞記

祝允明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二

前聞記

祝允明

高皇帝敬天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功德廣大金匱之策不可勝紀草莽臣何敢僭竊以人私編然剽聞一二不敢隱嘿其敬天事神至於禮樂末節罔不究心以樂生不妥顧樂特創神樂觀居之俾從黃冠之列贍給優厚所轄戴糧例不制卷曰要他事神明庶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賜之外復益予內人若干曰無使飢寒亂性諸武舞執干宥之屬後易楯甲以給兵其工防微之意又因以見焉

正經傳

上萬幾之暇留意方策嘗以尚書咨以蔡和惟天陰騭下民二節蔡沉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同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書成名曰書傳會選又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詞氣或抑揚太過今天下一統學者倘不得其本意而槩以見之言行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又命三吾刪其過者為孟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當時禮部劄付言書傳曰凡

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也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視乾象甚爲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含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爲順行左旋爲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革正有誤方來今後學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雪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保護和洽使强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于天而君但安安自若而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平吳仁言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蓋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憲臺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甦困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

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千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粮大勢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香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朕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　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之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兹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刼於江湖兵興則首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矛在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也占據江浙錢粮十年不貢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達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尤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爲張氏臣僚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

房舍仍前爲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故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卽當移兵勦殄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出文榜曉諭敬依　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須議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州判官許士條齎到）

制度

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　太祖皇帝召會稽楊維禎維禎戴此以見　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方平定巾　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勑進樣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落後儼如民字形遂爲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郎張智同各官奉　聖旨恁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制再申明整理智乃奏行先爲軟巾制度已嘗欽定而小民往往或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布裹竹絲漆布混同造賣有乖禮制今行申禁仍前違制者賣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緣維禎與手按也

公宴節錢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上謂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以有司公宴擾民今後支與官鈔布政司一千貫以下衙門令衡等詳定十月勑八日衡等遂奏准行移各官司遵守凡遇正旦冬至聖節筵宴節錢就於彼處官錢內支給其無府州縣都司衛所行移附近有司關用其錢則例每一節布政司一千貫（其在城都司衛所州縣附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賜皁耆民俱赴本司筵宴）府（其在城都司衛所并附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賜皁耆民俱赴本府筵宴有都司七百貫無都司有衛六百貫無衛有所四百貫無所三百貫）州（其在城衛所并附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賜皁耆民俱赴本州筵宴有衛五百貫無衛有所三百貫無所二百貫）縣（其在城衛所并附郭大小衙門官吏

二

師生賜皁耆民俱赴本縣筵宴有衛四百貫無衛有所二百貫無所一百五十貫）無有司衛門衛所（所一百五十貫）

給有司官錢

二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一員給與盤纏鈔一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并後定給引錢爲堂食費於乎養廉之意至矣

驛兒屬對

太祖皇帝一日閱遠方驛夫見一小兒在其中問之兒對曰臣父當此役近日死臣代來耳　上曰你幾歲了對曰七歲　上曰能作對麼兒對曰能　上曰七歲孩兒當馬驛卽應聲云萬年天子坐龍庭　上大喜蠲其役

龍須

太祖皇帝嘗進膳於膳中得髮一莖召光祿官問之對曰告陛下此不是髮　上曰是何物耶對曰龍須也　上卽自將聖須隨手得一二莖遂叱去不復問

歐陽都尉

洪武中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事發官逮妓急妓分必死欲毀其貌以覬萬一之見一老胥聞之往謂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爾死妓立予五百金胥曰　上位神聖豈不知若輩平日之佚肆乎愼不可欺當如常貌來鳴或冀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須沐浴極潔仍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艷之極首飾衣妝須以金寶錦繡雖私服褻服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盡天下之麗能奪目蕩心則可只如此就捕更無他術妓問其詞曰一味哀鳴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　上叱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撈起殺了群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繒采珍貝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桂束不減而膚肉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這小妮子使我見也

三

當惑了那廝可知哩遂叱放之

勤政

上勤民之心振古罕儷凡得內外封疏卽命左右疏其事粘之壁間甲乙治之裁決如流壁帖有一日數易者

示儉

上每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紃後宮屏幃垣壁多繪耕織像也

持志

上持志兢業無愧堯舜三王每夕膳後自於禁中露坐玩察天象有違旦不安寐者蓋　上蓋善推測於天心無不洞然也

天王堂土地

姑蘇閶門子城之濠股有東西二天王堂其西堂東廡有土地祠神貌甚類　太祖皇帝相傳張氏僭據日有道者潛塑此像意謂此土地當屬　太祖云耳道者失其名蓋異人也或曰偶肖聖容初無道者事

誅李司徒

張九四之敗實由其臣僞司徒李行素倒戈也我太祖皇帝始命勞之以酒花綵迎賞於京城三日然後取對九四斬之以示大義此固類漢祖斬丁公事而施之尤切當也

床下義氣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鄰婦通一日侵晨校瞰其夫出卽入門登床夫忽復歸校倉皇伏床下夫入房婦問曰何故才去又回夫曰我既行見天寒恐爾熟寢足露衾外恐爾冷來爲加覆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曰彼愛其妻至此此婦乃忍負之而與我淫耶卽取刀徑殺其婦而去少頃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卽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竟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登場大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了

一七

祟何要別人償命遂自監央者我要面奏監者引見校曰告上位此婦人是臣殺了不干竇萊老子事上曰如何校曰婦頗有姿色臣貲與之通姦其日臣聞其夫說話臣因念此婦必負其夫如此臣在床下一時義氣發作校不下就殺了他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佳也即釋之

宋祭酒

國子祭酒宋公訥剛正威嚴不忝其職而 高皇所以待之者亦極隆厚君臣之契殊鮮倫比 上燕閒之際常思見之不欲數召以勞之乃命畫工因寫其神以來畫工受命潜處廡間訥方公服危坐不語畫工竊圖以進 上覽之收訖明日訥朝罷 上謂之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訥對曰然 上曰卿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踣而碎茶碗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陛下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且笑而慰之更賜茶若干斤

先曾祖受天恩

洪武中朝京開燕脂河大起工役先曾祖臣始文與焉時役者多死先曾祖獨生全工滿將辭歸偶失去路引分該死眞爲謀其將工百戶者紿謂之曰 主上神聖吾當引汝面奏庶有生理先曾祖從之既見 上百戶奏其故 上曰既失去罷先曾祖方欲叩辭 上忽又顧曰看你模樣也似箇本分的可賞鈔二十貫臣與文受賜謝恩而歸鄉里莫不驚羨

危素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大祖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爲舒徐 上問屏間爲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齊來

或云文天祥

嘉定縣吏人

洪武二十四年蘇郡人有爲嘉定縣吏者郡中一鄉人以事詿誤至縣潜白吏求私直之吏曰今上自郡府下及縣首領官皆秉公奉法吾曹亦單心戒謹豈敢私出入文牘耶然汝事既直第公理之決無枉理鄉人如教果獲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驚愧卻去辭讓久之吏曰我以鄉曲之故爲君受一斛鄉人强去既半載吏假歸遂以原粟奉鄉人之母曰此若兒寄我處之物耳今以還母

道不拾遺

聞之故老言其時道不拾遺親有見遺鈔於塗者第拾起一視恐汚賤更置階所高潔之處耳竟不取也

修書

大宗皇帝大崇文教以四書五經經宋儒發明之後又諸說不一命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會萃去僞并纂先儒論議有俾斯道者爲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通二百二十九卷當時供賜甚渥惟禮記先修書成最號精當餘帙闕日久催纂之故或未協輿議云或云禮經最後成未審其後又開局修永樂大典凡古今言行巨細綱羅無遺意如宋太平御覽之類而浩博過之以太穠濫竟未完序而罷聞其目錄且槩百卷云

仁廟右文

仁廟好學右文詞翰並精尤留科舉之業在青宮已然踐阼猶不廢每得試錄必檢摘瑕疵于標眦之以示宮臣嘗戲諸人曰使我應舉亦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宦侍郎

英宗皇帝在北狩時至聚徽俯瞰逐臣或命取財貨諸物諸臣不敢多獻或畏縮失前多不稱 上方惟大同府同知霍瑄奉行必極力呈進惟恐不及及上回鑾即召見瑄嘉勞久之至朝遂陞爲工部侍郎

睿皇徵吳處士

睿皇既復明辟政治大新慨然欲得賢才而用之嗣江西有吳與弼者乃舉徵賢之禮起之下詔曰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求惟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爾與弼潜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爾乃嘉遯在園不求聞達朕懷高誼 思訪嘉言渴望來儀以資啟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審矣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徵爾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故諭天順二年五月十五日與弼既至上表曰江西撫州府崇仁縣民人臣吳與弼謹奏爲賢事天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欽差行人曹隆齎捧 勅書禮幣降臨衡茅以臣爲才而徵聘赴闕 命驚惶慌然自失罔知攸措竊緣臣雖幼承父師之訓粗涉經史而粗冠沾病加以立志不堅是以虛名雖出實學全無迨夫暮年疾病愈深夙志漸息自愧虛度此生何之長嘆蟻螻微賤何意復蒙 聖明齒錄大甲寵厚幣惟賢可以當之而臣何人敢膺曠古所希之盛典哉恭惟 皇帝陛下亶知聰明聖神文武四方風動萬國歸仁而崇儒重道之盛心闡治濟時之美意實與天地同大日月並明有血氣者莫不忻悅況在於臣敢不趨蹌恭 命詣于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日陪鄉郡老稚驩歆舞蹈伏惟聖德愛民之盛何幸逢於今日而碍且衆之譏實雖免於輿論於時肅將前

件勅幣謹用緘封候春氣和暖伏疾既使賫赴闕庭以圖辭免挂在二月十六日上道五月十五日至京十六日引見家　聖恩授臣左春坊左諭德臣以非才既未辭免禮幣之求又安敢冒昧以受寵擢之重謹將原賜禮幣進上伏望　聖慈矜臣愚憫憐臣兄患兩足風痺大施曠蕩之恩特回所命放臣歸田少全微分日將歌頌雍熙於水邊林下以畢餘齡不勝萬幸謹具奏聞伏乞　聖裁本年五月十七日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朝廷久聞高義特用徵聘今忽然遽來朕深為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非過也不允所辭既而與弼於文華殿見曰臣多病失學不敢當聘本　聖旨莫讓賜表來與弼對曰常禮不敢辭聘禮固辭本　聖旨莫過固不止久之與弼復辭歸　上乃從之賜勅曰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間爾與弼懷抱道德甫遯林泉特遣行人造廬徵聘爾其忠懇首來深慰朕懷欲爾輔導東宮授以官職爾其衰老固辭官之數月果然病勢弗已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不能供職故爾且以褒隆易朕足嘉忠厚之誠特賜銀幣用表至懷仍遣行人送歸故里復命有司月給糜米二石以資供膳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以度遐齡倘精力未衰尚期勿忘纂述以繼先賢輔教垂世之意故諭（己上原作一卷）

英宗皇帝聖德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羣臣兆民若喪考妣之情至甚以為神德聖政不可殫言然卓絕者四事尤為神聖之極蓋終世未嘗以非罪殺一人未嘗差遣內官出外幹事復中宮位號不用宮人殉葬此皆自古人君所甚難者而出於　帝之剛明獨斷其他固未能悉計也

英宗免祔官罪

正統中三殿新成　上御正殿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偕雁之觀甚勝而容臺鳴唱若於拜之際偶耽於令若燈燭遂誤呼五拜覺之無及矣廷中皆惕息謂大失瞻望譴戾必重禮畢糾儀御史舉劾之天顏忽笑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是誤多了也罷其人謝恩就位頃之錫宴豐渥也

沈孝子

吳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諸丐兒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籠中隱君怪不為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始異之潛令人偵其所為丐至一岸旁生地出筐中飲食整理之擎至一舡邊舡雖陋而甚潔老嫗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毋前俯酒跪而奉之伺毋擧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毋毋意殊安之也必毋食盡乃更他求自得若無得則自受餓終不先食已也日日如之凡數十年毋死丐始不見隱君嘆許亦時少周之此非有為而為可謂真孝矣

妻代夫死

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東驛驛丞王佇妻李氏謹奏為陳情乞恩代夫死刑事妾聞為人臣則當死君之難為人子則當死父之難為人婦則當死夫之難為臣而不死君之難是為不忠為子而不死父之難是為不孝為婦而不死夫之難是為不義此古今之常經乃天下之大道也洪　武國家聖聖相承況又教之以詩書禮樂培之以仁義道德勵之以忠孝節義所以百年於茲家詩書戶禮樂閭閭三尺之童亦知所以忠所以孝所以義臣雖妾婦幸生太平之世切蒙化育之恩豈不知忠孝節義之為當務乎切思臣夫王佇幼蒙父訓長沐　聖恩除授前職為佇者正當夙夜戰兢鞠恭盡瘁上以報朝廷榮顯之恩下以副

父毋劬勞之德奚乃不知自保出位而言將本州知州徐平千戶孫綸連結事情親賫其奏越理犯分罪不容逃致蒙法司問擬比造妖言斬罪發都察院收監此正朝廷至公之法臣復何言臣獨念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臣夫之死固自其宜但夫之父毋俱年七十之上衰病老朽嬰憊極甚將不久於人世而兒所生止於臣夫別無以次人丁自夫在獄欽人侍奉痛哭悲號日夜不止煢然孤苦死無所依臣欲守事公姑則夫在監未食斷絕不無失所是臣孝於公姑而不義於其夫而夫婦之道乖矣臣欲合公姑而供給夫之衣食則公姑貧病飢寒將何所恃是臣厚於夫婦而不孝於公姑而子婦之義缺矣此臣於孝義不能兩全得此失彼所以與其苟全性命以偷生於一時不若代夫之死以全孝義也何則臣夫既死夫之父毋豈不痛切肝腸憂傷致死夫之父毋死臣為未亡人亦當與之偕死是失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之也使臣而死則不過一人之死耳而使夫得回故里侍養父毋子以全孝於其親親以得養於其子父子怡愉享有天年之壽是臣一人之命有以全三人之生也此臣之死所以不足惜也臣聞至誠可以感天地可以動鬼神臣雖賤蟻雖微而一念之誠惟天可表臣幸遇聖明遭逢堯舜心即天地之心也德即好生之德也諒雷霆無非意之怒知天地無終棄之才如蒙　聖慈俯垂矜憫憐臣公姑老病飢寒之苦饒夫一死俾得歸侍以全其父毋之恩却將臣身斬首抵罪用彰國家大義則夫不失其孝臣得全其義亦陛下教天下以孝以義之心也豈特臣之幸甚臣之夫之幸甚臣之夫之父毋之幸甚哉臣激切至誠冒干　天聽臣不勝恐懼戰栗待死之至緣係陳情乞恩代夫身死事理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本
聖旨是都饒死罷欽此

平淮碑

姚内史文於載平淮碑黜韓録段人多議之予觀其後載石烈士之說則不足於韓明甚去取之際自有意在非誤也

碧落碑

碧落碑凡數書載之咸以爲不得事實昔丘衍學古編曰按碑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高宗咸亨三年庚午爲五十三年敦牂午也自庚午至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計二百一年舊云韓王元嘉之子訓爲妣房氏立此碑元嘉乃高祖子然則碑刻於咸亨三年庚午而釋文刻於二百年後乎世傳李陽冰睨看三日陽冰與李杜同時人若是則此碑也久矣又云道士書且畢化鶴飛去此之寓言可也但不知鄭承規奉何人之命而書釋文耳豈李訓時不果立而後子孫始克立之歟鄭承規奉命書之　古爲可疑豈即其人之篆歟蓋此篆多奇恐人不解故併釋之耳 允明 按宋吳桐所著五総志載其事云唐韓王元嘉守絳澤二州其子黃公爲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碧落在絳州者立于天尊之背在澤州者立于佛龕之西絳之道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剔人陳惟玉書然則碧落豈亦惟玉之筆歟石誌今不見不知文與書何如也雖澤碑亦不知爲何人書然可以見與絳碑同時並建定非咸通所補立也先公仕晉時搨得此碑甚多石在絳州而澤無有矣近胡憲副謐修志載其目乃註云李譔書當或有所據抑誤以爲李訓書而又誤訓爲譔耶

王敦殺妓

王敦殺行酒美人事見王愷傳謂爲愷妓而世說以爲石季倫樂史作緑珠傳亦然未知孰是

楊尚書

吾鄉尚書嶰顏先生楊公葬其先墓前有一石碑傾欹不穩一日因兒數輩來戲其下共撼碑碑遂仆壓兒一時驚散守墓者奔告先生蓋恐先生怒豫爲辜兒家地先生遽云傷兒乎曰否先生曰幸矣可語兒家善護兒勿驚兒也

陳節婦

鄉先生檢討陳公繼幼而孤母　節婦守義甚堅教公尤篤郡邑上其事於朝朝命趣按御史廉覈之御史既勘結得實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畚從之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同灌地未畢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遽望見遽擲畚趨迎至前跪地兩手捧茶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嘆即以上聞即旌表門閭

片言折獄

閩之前輩說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既裝載民在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輜貨如此而了然一身僕猶不至地又僻寂圖之易耳遂急擠之水中携其貨歸乃更詣商家擊門謂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舡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縣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政竟决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舡家來扣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何如官人久不下舡米言止此耳令屏嫗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諱曰何服邪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

唐宋金石

成化丁未八月常熟李寔人治地得古墓塼一塊框方正光瑩吾友邢麗文 参 乾轉獲觀之將至于家不諧而毁乃唐顏良粹墓銘越月郁玄敬 穆 又得一石于虎丘殿中之佛後石可二尺餘四周皆斲平如匣則唐汝南周良之誌也玄敬即笿歸之數日玄敬復聞花園村有舊石露在壟土亟與史引之 鑑 吳子明㩁趣步往觀則宋德壽宮使祝公端友之壙文也諸君遂取之以同姓故歸于 允明 兩月之內連得唐宋金石凡三亦奇事也今録三文于此顧詞曰唐故顏府君墓誌銘并序大和三年十一月八日塋府君於貫卯舊學禮也曾祖思緒祖廸父奠府君諱良粹字德光府君即胄子也性好幽居丘園順德抑強伸弱非公不　死時年五十有六茲年九月十五日遘疾終于私第有子四人長頓秀次禎　次顧康次顏芳並衰號泣血氣竭而息恐思卷移陵勒塼爲銘詞曰赳赳武夫雄雄氣色倏忽遷化游魂莫測身歿名在嘆之何及周詞曰唐故周府君墓誌銘并序君諱良字處然汝南郡人也祖度父玩爲代素尚介然常尚心無它悁丘園養性君即父之第二子也君韞牛知而植質禀夙植以崇因廣該八解之門高蹈四卿之域至哉妙覺無得而稱焉何期積善無徵殲我哲以開元廿八年正月廿日寢疾終於私第享年五十有七嗚呼甦運不留奄弃明其年二月九日窆於郊西北九里武丘東山新塋禮也有息懷欽懷德等並陟岵纏哀趨庭絕訓吳天殉烈扣地崩摧恐陵谷遷移勒石以爲銘記詞曰惟君敬法道禰規模五欲

斯校三髣髴丘一其泰山其頹而子安仰撫櫬增悲惟神昭矣二其隹城見日石槨銘詞一倘此室萬古何之三其天道微昧誕育人倫死生有命坱圠無垠刊貞礎兮紀歲陵谷兮不湮四其二文皆不著譔人名氏銜書予未見周書琴鶴右刀劒冢列稍稍類李北海官使之文則其子宗尹流血志也詞繁不錄已上原作二卷

嘆執炙者

顧驃騎嘗以炙啖執炙者卒賴以保身人知之然南史陰鏗傳載鏗一事甚相類鏗與賓友飲見其觴者回酒炙授之衆皆笑鏗曰我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乃前所行觴者也鏗在元公後豈用其故智耶抑延壽之誤耶

武功伯賦何文淵

徐武功公在史館修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溫州太守重來歸昔何廉退今何遼卻余雖在已如掃掩月堂寒空掩屏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訊盜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去一金瓶一庖人執事瓶所藏謂其竊之無疑告捕繫獄榜掠不能堪竟誣伏索其贓無以為對追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覓之不獲又繫之將斃焉俄真盜以瓶繫金絲鬻於市市人疑之聞于官逮至則衛士也云既竊之遽無以藏遂瘞於壇前只挨取繫索耳官與俱去發地果得之乃寤比庖人漫言之處相去纔數寸耳使前發者稍廣咫尺則庖人齏粉矣訊盜之難如此

身丁錢

洪君王逸民漫抄有身丁錢辯云國初蘇州人戶編免丁錢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二貫九百四十六文今無之世言蘇秀身丁錢係丁謂為三司使日有請而除之按真宗實錄祥符四年七月詔除兩浙福建等身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文則非特二州而已當時謂實為三司使而實錄不書其請吳人至今德謂像而祀之甚謹謂本倖進天下不聞其德而能此舉吏民不應沒人之美如此是年八月謂言東封汾陰賜與億萬加以給復諸路常租除免東南口算皇澤寬大然有司慮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惜澤及於民但救本抑末節用愛人自富足矣則知身丁之免決非謂所請無疑也范文正公亦吾吳父子皆近世社稷臣所當百世祠祀歲時奉嘗之反不如謂閭閻之見固不足道而通官顯人亦從而神之誠可嘆也然謂彼險夛智必嘗叨天子之恩而歸於已既欺當世又欺後人惜不遇狄梁公筆一掃而清之遂為三絕以曉郡人云云嘉熙間金壇王實齋遂端人也以法從典吳門因誅妖民徐典贊等遂親詣岳祠祠捕不係祀典之神皆碎其像而沉于河覩謂亦在從祀之列不勝其忿問典謁李祈云云奸謂何得廟食於此祈以昔曾奏免丁錢為對實齋一聽信之乃不加罰於謂使倖免至實祐間丁大全當國與謂同姓驟動天下吳門泛糴三百萬衆皆以官誥折直焉約齋楊祖奉行甚嚴莫不切齒有士人李姓者入岳廟出語毀責大言一絕焚於前曰實齋昔欲便加刑幸得全完土木身底事若無悛改意又教孫子害生民詩傳四方人皆發笑今兩浙諸郡皆不納身丁錢者乃因韓平原秉政日奏請而永除之民受其賜多矣而無一祀者允明按猶文瑩湘山野錄云吳越舊式民間盡算丁壯錢以增賦與貧匱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棄於襁褓或賣為僮妾至有提携寄於釋老者真宗一切蠲放吳俗始蘇文學嘗聆人其言想得其實況又及韓之不祀則伲曹豈賢於謂哉蓋小人亦未必無一長可取也

晉元帝

晉元之生據本紀只云夏侯妃通小吏牛氏蓋其時牛金以為宣王鴆死又吏役人皆云金生誤也

鼂錯張遼

鼂錯上奏更令諸侯皆反錯錯父謂錯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宋苗傅既逼高宗禪位聞外兵將起乃憂恐朝夕其黨張遼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小人不知君臣之義惟以安危相校視其君與已若敵人之角勝負者今古一律甚可嘆也然猶能識其危而不能不為則亦何為而不改乎所謂小人枉却做小人者要之至愚而已

曾狀元

永樂中曾狀元棨以俊才入翰林朝野聳望一日外邦貢使至絕能飲　上命左右覓善飲者館伴左右或舉下僚武弁　上曰堂堂朝廷豈無一大臣能飲者乎狀元聞之即自請行　上問卿量幾何狀元曰只消待得此使過足矣不必盡臣量也　上悅令伴之連日痛飲使輒大醉狀元殊無酣容使人愧服事畢　上大喜謂狀元曰不論卿文學只酒量豈不當作我大明狀元耶賜酒甚厚

修史人李至剛

李至剛與修國史偶有事　上命罰去冠服只服士人衣巾每旦暮出入禁門門者詰究至剛既不敢稱其職銜欲但稱史官又冠服不相當乃自稱為修史人李至剛而至剛操鄉音史音如死時館中諸公聞之大笑足之遂呼為脩死人李至剛

詠王少卿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王音洪亮初楊殊聳

覩聽而其薦奏之際必旁吃誤其欵美辭而无須朝
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制犇無敵宣章字有訛教逍
頭奚少前面口稱旁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誦此詩
問爲誰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

度面事際

今兵人呼素昧平生者曰陌面不相識陌恐是度字
即左傳所謂晉吾見度之面之語耳又稱事務爲事
際按南史王晏專權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惡之
註事際謂事之際　二字恐出此

盛寅乙生

鄉先生盛乙死東寅嘗夜夢有人寄椒於家久爽急發
椒遂秘〻而用之既覺深自咎曰豈無平日義心不
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李瓊

予嘗得一故牒中有題李郡王山東事迹因節述於
此景定壬戌二月三日離漣水帶漣水西海東海及
僉軍五萬餘人入裏二十七日抵濟南府三月五日
小捷三月離濟南五十里老倉口十八日大捷於清
河四月三日受圍離城三十里開河築城凡三河三
城而國起十七路人馬高麗國兵亦來自國救城中
嘗有白蜃氣觀者以爲白蛇精史天澤總把丞相差
人於東平取開山人來開山人者即吾國補蛇之人
一見其氣謂是白蛇精未食血若食血了難收今則
用百日捕得此蛇城即陷可活得李行首乃於白氣
之方掘一土穴收禁蛇於其內早夜繞城吹牛角咒
之大蛇不出小蛇出小蛇不出大蛇出至六月半間
其白氣騰空而去自是李郡王似失精采日復昏沉
雖軍伍不齊將士作亂以致絶糧俱不能號甚至截
屋蓋草拌塩而飼馬已而亦無相將食人七月十三
日結陣而出人已無力復戰殺入由是諸軍鬧有出

殺拜者云昨夜天文見當主兵散郡王曰俺每也無
理會自是日遂兵出殺拜十八日午出殺拜十九夜
一鼓有大星墜於府治李祐香而拜曰李璮死於此
於是坐於庭中以鑷摘去長髭二十日早分付衆人
出各討路去王下小舟入海口子殺水止及其膝有
一老子姓黃曰相公爲天下不平做出這事何故自
隕引而登岸至孟椎府千户治所寄報張相公差人
縛出嚴相公首問曰此是何等做作王荅曰你每與
我相約却又不來嚴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問之曰
何不殺拜王不荅又問曰忽必烈有甚虧你處王曰
你有文書約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噢黃眼回回砟去
兩臂次除兩足開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斬首令其子
梘其首以下山東諸郡王有子六人長曰祟山次舜
山南山乃王夫人生猶子封平州總管鳳山乃梒察
兒妹生牛山景山俱在祟山爲忽必烈取去鳳山爲
梒察國王取去李王之死身無滴血惟是黃膿與尸
無蠅蚋亦可怪也其受圍之日作水龍吟一詞曰腰
刀帕首從軍戍樓獨倚闌凝眺中原氣象狐若兔穴
暮煙殘照投筆書懷枕戈待旦隴西年少嘆光陰對
霍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調　世變滄海成田奈埊
生衆蚕驚擾干戈爛熳無時休息憑誰驅攝眼底山
河胸中事業一聲長嘯太平時相將近也穩穩百年
燕趙

奸獄

蘇之嘉定有民家將嫁女呼待詔吳俗呼梳工爲待詔徐達爲
女開貌達見女貌美因謀爲男家喜筵茶酒供事人之稱
至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輒不辭而去約同黨惡少期
共竊女昏時壁惡少於後埔外達復入供事至日更
乘女獨在室遂突入急負女于背奔至後垣開門以
女授惡少復閉門入家內公出前門而去乃往會惡

少同挾女去如飛女耸俱不能聲喚也俄而男家失
新婦方共駭訝莫究有點者頭面家長茶酒素士頗
此日間見其群睨新人殊似有姦態兒兩度不辭而
去正可疑也女父母亦言達開面事成以爲見其所
爲即同入後巷追之恭甚未而一途無他岐惡少見
追急棄女而逸達獨持之行然無計以脫之適道旁
有井遂擠女其中既而追及達就執問之不荅待旦
送於縣達始吐實乃押達往覔屍果得之然而男子
也達亦駭怪又逮惡少來惡少供吐如達詞舅姑或
謂事由父母又逮妁人及兩家鄰皆無可言於是縣
官與女父母翁姑婿達惡少媒鄰咸迷惑無所決榜
示屍親人之竟無認者乃姑釋諸連坐羈於外獨繫
達與惡少數加拷掠終無狀君年餘一日縣官方到
治達忽開封之某縣起解至二四一男一女也達見
之大駭號叫人昧女所在此寘是也鬼耶官速前問
之乃始得其實蓋方女入井井昏不死女大呼求救
而諸人得達於半路只自擁之而回喧哄間不聞井
中聲也將曉始有二男子過井旁乃開井人同商於
松而歸者聞女聲趣覗之因議使一人下井救女一
人以布接而出既出接者覗之美女也因遽起惡念
彼商獨與偕又其貲甚厚今因而戕之誰則知者頗
獨得美婦兼其貨非計耶遂以甎石亂投之商斃焉
即官所出疑屍也商將女問知其故謂曰汝第隨我
去我家開封富室汝當事我爲妾吾家卯汝第言蘇
人之嫁爲妾者不然開口即死不死亦不能還故鄉
也女懼而從之既至家彼商來問商第言分手於蘇
州女如商戒相處商妻悍甚毒女百端女
絶不能當一日商出女計諸鄰媼鄰媼曰若固無罪
特從誘脇而來今爾何苦自忍因道之奔訴於官於
是逮商同女解來皆驗耳蘇死命廝之大嘆息速同

文正論誅於其黨而賊達死并正惡少之辜歸婦於其夫云

南京義僧

諸民惟錯從不可盡察大姦賊多竊其閒予聞之者多矣頃聞南京一賊尤可惡京城外僻地有婦人撫視獨行一僧蹑尾以去至迥寂處乃迫婦人調之始以好語不從繼以財賄又不從又繼以威脅出刀擬之婦懼而從焉既復謂婦我欲視爾雙乳即推仆草亦中據坐其體取囊間利刃割取雙乳頭藏衆而去婦痛絶而甦適兵馬趨邏過之見婦仰卧道旁口不能言第舉手指胸乳間又指賊所去路官知其故亟追之不遠獲焉乃以伏法問其割乳之故乃是將以爲煉指之用蓋割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加藥物粘牢然後燒之則肉肉了不痛也予謂凡燃指煉頂刺血之類必皆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鞫之一知也

閔千戶開弓

徐易說何在湖襄謁錢大守于册中錢說此有閔千戶開弓試生召觀之乃覔之來身長七八尺偉男子也錢命取四弓與之閔一一取張之視其強弱取一强者兼一弱者兩分之命力均乃以兩手各握雙弦以帛裹四弦之中横着口內嚙帛強而兩手挺弓開省蒲焉閔自云烈雲長之後

義虎傳

弘治初予得義虎事爲作傳文曰荆溪有二人婁非交莊而貧富不同婁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曰若困甚盍同游乎婁曰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與若姻也盍往訃吏覓父丈若才正應府此耳若欲吾爲若介之耶婁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婦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固未嘗以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

且不可得復進當而內守舟先客告計也婁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窮僻底破碎血出被踝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蹤而委之地出腰鐵聽之窮僻絶富子不審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若夫君噬於虎矣若知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棄而求逞之婦未答忽有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噬富子去婦驚婦驚定心念彼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然寥轉身而歸迷故途而哭俟見一人步於旁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告之官得歸爾舟在彼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蹤迹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歟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抱大慟而互各道故夫曰彼固逞若固未逞若固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賊也婦曰我苦若死若固不死固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賊亦何不可置哉於是更悲而慰更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党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逞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戲語得婦

蔣生餘杭人嘗與二客行遠歸至諸暨村間遇瞑逆望大莊宅即趨之宅扉雙牙內悄無人聲二人若至裝小憩俄忽雨作衆意甚不住蔣稱門內欲有入二客不可蔣言何傷乎此吾婿家二人笑止之門忽啞然而開一叟出揖客曰適聞客言婿無狀誰耶二人遜謝蔣面發赤不能仰視叟覺之乃特肅二客入曰請即與若避雨此耶既云云乃戒於耳禮不可與

客等可立俟于門二人不能違姑從之叟遂開門至堂揖坐二客通姓名叟曰老夫陶某也暄凉罷復揖蔣曰人孰無顛沛途 閒不謹如此豈周身之道耶二客又爲遜謝迫又命酒勞客竟不邀蔣蔣栖栖獨倚雨簷殊不堪也俄雨止月稍出蔣自行覓旅舍時將一更向盡方起行忽聞門內聽中低語云勿行有物在此少待將之去也蔣諾念此必二君既厚待供享乃復留主人物乎良久墻頭擲出二裹蔣取視皆文飾飲器俱貴白也速負之行不久又聞墻頭墜物聲回顧則二人耳昏黑不能辨又念此爲二客竊逸無疑急復開襆取金匿懷袖間仍負裹疾走二人尾之然不逼近黎明同視乃一姆及青衣耳蔣大驚駭問之姆亦驚既而曰姑到君旅邸言之蔣即挽與去入一舘客扣之姆曰我主人女也幼許嫁某今且替矣我不願歸常恚于一姆家即期今夕竊負而逃我何之不至忽聞父入內喧言門客妄語云云我計窮私即作矣亟妝并少貲貨鄉而踰垣意爲人覺故不延君今業已如此即應給事君耳餘固不容計矣蔣於是不待二友挈携之還家給家人以娶之途婦入門甚賢能爲蔣生一子已而思其父母不置謂蔣曰始吾不願從嫁夫故潛禮至此今則思親不能一刻忘追痛矣奈何然父毋愛我甚脫使之知當亦不汝譴君試圖之蔣因謀於一友其人報當爲君效委曲乃至叟所爲商人貿易者事竟叟款客縱談客邑中事客言二三年前餘杭有一客商而歸道里閭以片言得一婦翁仙邑人也翁寧知之乎叟曰知其姓耶曰聞之陶氏也翁愕然曰得非吾女乎客復說其名歲容貌了悉叟曰真吾女矣客曰欲見之歟曰固也與妻二媪屏後奔出哭告客吾夫妻生只此女自失之殆無以爲生客誠能見吾女何幸座謝客耳

客曰翁媼同欲見乃女得無難若輩乎叟曰苟見之慶幸不違尚何忤情爲答曰然則請丈人偕行矣叟與俱去既相見相持大慟載之以歸母女哭絶分此生無復聞形迹詎復知有今日哉搏扣頭謝罪其述往語叟曰天使予爲此言真前言也何咎之有遂大召族里宴會盛禮厚貲遣歸之復禮客爲姻遊覲甚夥云事在成化間

下西洋

永樂中遣官軍下西洋者屢當時使人有著瀛涯一覽星槎勝覽二書以記異聞矣今得宣德中一事漫記其槩

題本 文移不錄

人數 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醫士鐵錨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五十員名

里程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龍灣開舡 十日到徐山打圍 二十日出附子門 二十一日到劉家港 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長樂港 十一月十二日到福斗山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門 行十六日 二十四日到占城 七年正月十一日開舡 行二十五日 二月六日到爪哇 斯魯馬益 六月十六日開舡 行十一日 二十七日到舊港 七月一日開舡 行七日 八日到滿剌加 八月八日開舡 行十日 十八日到蘇門答剌 十月十日開舡 行三十六日 十一月六日到錫蘭山 別羅里 十日開舡 行九日 十八日到古里國 二十二日開船 行三十五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到曾乙忽謨斯 八年二月十八日開船回洋 行二十三日 三月十一日到古里 二十日大綜船回洋 行十七日 四月六日到蘇門答剌 十二日開船 行九日 二十日到滿剌加 五月十日回到崑崙洋 二十三日到赤坎 二十六日到占城 六月一日開舡 行二日 三日到外羅山 九日見南澳山 十日晚望見望郎回山 六月十四日到碕頭洋 十五日到碗碟嶼 二十日過大小赤 二十一日進太倉 行程不錄 七月六日到京 十一日關賜獎衣寶鈔

船號 如清和惠康長寧安濟清遠之類又有數序一二等號

船名 大八櫓二八櫓之類

天象

下洋兵鄧老謂予言向歷諸國唯地上之物有異耳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極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予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舍分隸中國之九州者爲謬也

程南雲

宣德中尚寶少卿程南雲甚寵幸嘗在禁中 上令左右引一虎蹲其所處屋旁室中而闔其門不令南雲知之乃遽召南雲南雲趨出至虎室門前忽啟虎突出正與遇南雲驚踣號呼久始定 虎乃去牙爪不能傷人 上大笑更有壓驚之賜蓋用爲戲弄如此

逸詩

今世傳逸詩一首云寥落東南四十秋而今霜雪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詞旨殊悽愴也

尤六十王昌四

予觀角力記所載勇之者甚多中如惠新婦以指畫石石入指痕殆寸又唐軼史載辛讜持鬬牛之角而擘之牛身遂兩皆怪以爲近誕近聞國初有尤六十者則前言可信六十南京人父以六十歲生之因名六十絶有力途人或不識與較六十不怒更好爲前且來遂引其襟衫至廊簷以手掖起廊柱引裾壓其下人懇告之乃復舉柱出衣其他如此甚多當時稱勇者無不畏服又近成化中有王昌四者力尤大予嘗傳之今錄口食與人王昌四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挈而耕妻餽之昌一畚土去四尺或抵膝膝爲之動嘗從運昌肩舟之梳而撐焉前後徑十鍾達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觸我耶雖百人胡能爲衆恚集舟船得百許人爭欲擊昌昌持槁拂左右左右反拂者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蠅蝻紛然赴叢薄間呧之有巨蛇長殆十尋昌走不竟蛇蛇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舉擲空中遽地死矣途間遇搏虎者持搶戟來昌騎其背都折而置之板巨竹削其端使廉甚水以和之火以堅之方術倭治竹未就虎突至後昌不及運竹使以兩手搶虎兩膊又交執之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倍下一擲斃其死猶後擁抄斃焉昌或尺虎其力極手足低掉不自休速奔山中摧林木數株運矢之或捉頑石行匝兩無爲栓窒則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稻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修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命昌昌病命女女徃僻人徧盤舟手及舟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行速其名呼曰昌四 贊詞不錄 觀此則孟賁烏獲又殿斯下矣今朝制選將軍 謂直殿者號大漢將軍 身力相應以長八尺 所司有木架高八尺選者立其旁與之齊則是 擧五百斤瓶行殿庭二匝爲合格

弄

今人呼屋下小巷爲弄按南史蕭諶被鬱林王出至延德殿西弄弒之丁度集韻弄屋也屏也又作㢅蓋即今稱耳字書又出衖字 衖又呼弄唐亦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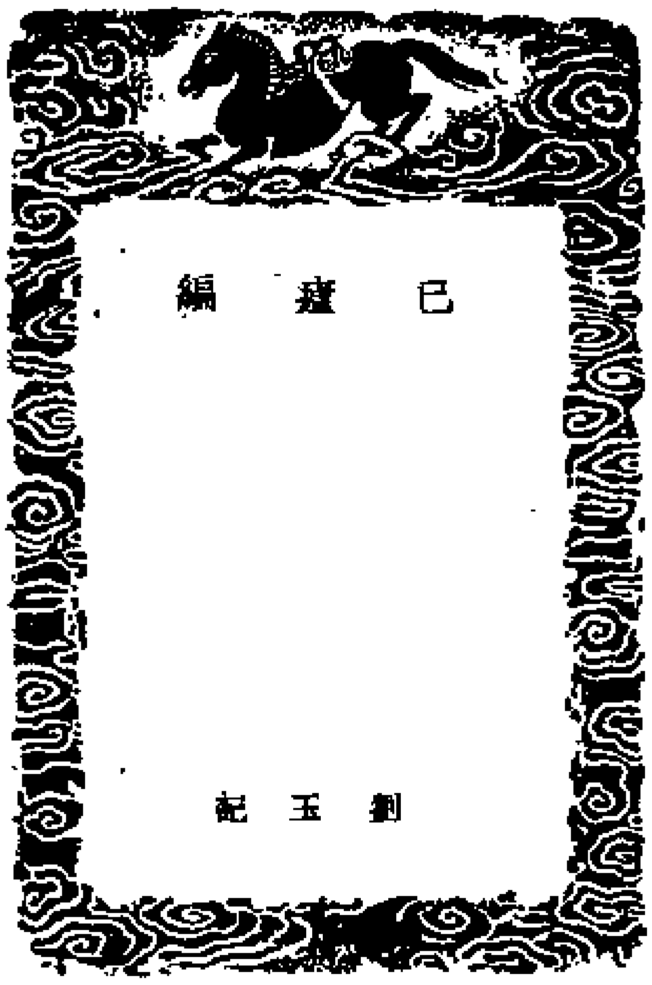
娼冤

吳邑人朱生宣德中商於湖襄泊舟官河下其旁四方客雲集娼船附焉一日忽傳名妓新王二者至矣衆競出覘至則果艷姬也與一僕偕來其船凡朱生之舟既數日凡生言笑動作娼罔不審察有眷眷意數以言挑生生亦漫應之一日生登岸獨留一僕在娼乃移船就僕寄問生之年里性度及其家俗生計以及妻之態悍子之多寡極悉僕一一告之乃去迨生還僕陳其狀生亦不爲意明日晚娼艤生在舟使僕邀生飲又著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則可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娼既入生舟飲間戚戚無歡容生數殷勤之娼亦泫然不領倩其歡亦不肯依先去臥榻上生曰小娘子既辱臨近何不開意爲歡乎娼曰我自不耐煩君勿纏嬲也生有新彩在榻娼取碎裂之生亦無愠容惟心念風塵驕賤不足介意酒罷就寢中夜聞之娼顧旁舟無覺者乃低語生曰我有冤欲調之人久不獲日者吾察君久似見君有心人故輒自求近凡君身家吾固悉知矣獨不見君性度適裂彩乃試君度耳我用意精如此不知君有此力量否若果能擔負則我事乃濟而君亦不爲無益也生曰我素負義俠豈不能庇一婦人乎娼潸然曰我非娼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以公錯謫湖廣之襄陽衛挈家以行至江中舟人王賊乘公醉擠之江并毋兄焉僮婢悉盡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爲妻吾父貲橐豐賊席載欲商於他不能曰復爲盜刼吾賊僅免死吾家貲仍空焉賊欲歸以有我不可進退維谷遂以身畀餘貲買小舟使我學歌舞爲京娼而來此君能救我仇於官我終身事君爲妾侍焉因出父文牒示生生慷慨許諾翌日俟來曰二姐未起予生大詈曰賊賊不知死所復見二姐乎俟知事泄隨往語自救於朱生遂挈娼歸家偕卒老焉

近時人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予嘗謂爲人如蘇文忠則兒童莫不知東坡爲人如朱考亭則豪稚亦能識晦庵是頊之人何必妄自標榜近世士大夫名實稱者固多矣其他蓋惟農夫不然自餘閭市村曲細夫未嘗無別號者而其所稱非庸淺則狂怪又重可笑爾桂泉石之類此擬彼占所謂一度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噫愚矣哉至於近者則婦人亦有之又傳江西一令嘗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已瘧編　　蔡閣生劉　玉記

江東門外洪武間建輕煙澹粉梅妍翠柳四樓令官妓居其上以接四方賓客大賈及士大夫休沐時往遊焉後士夫多以耽酒悅色廢事漸加制限

三山門外有醉僊樓以中秋與學士劉三吾宋濂董倫王景陶安等醉飲得名樂民樓以春時賜民花酒錢傳盃浪盡得名又有鶴鳴樓亦在三山門

宋琥朝用之子尚安成公主襲西寧侯弟瑛尚咸寧公主謝達秀之子二十七年選尚汝陽公主有玉帶勒馬之賜袁容壽州人尚公主封西平侯郭鎮英之子尚永嘉公主張麟鳳陽人洪武乙丑尚福清公主胡觀海之子尚南康長公主陸賢仲亨子尚第五皇女汝寧公主梅殷思祖從子尚江陵公主沐昕英次子尚臨淮公主李祺善長子尚臨安公主李讓舒城人尚公主封富陽侯黃琛武昌人尚皇兄蒙城王女慶陽公主耿璿炳文從子尚清湘郡主授國賓徐茂先達孫周府儀賓也

魏國公家一對鴛鴦硯甚奇兩硯並處則硯水自流光彩潤澤分則與常硯無異

丞相胡惟庸畜胡孫十數衣冠如人有客至則令供茶行酒能拜跪揖遜吹竹笛聲尤佳又能執木戟舞蹈人稱之爲孫慧郎

秦愍王聲妓爲當時冠有弄嬌者絕美時左布政王廉會稽人極有文名人皆稱爲叏山先生王重之會宴出弄嬌以行酒一坐縱觀廉獨端首正視王問故廉對曰昔李白止聞其聲今臣得見其面爲幸多矣何敢縱觀

周王開一園多植牡丹號國色園品類甚多建十二亭以標目之有玉盃紫樓等名儀部郎尤良作十二詩富陽侯李駙馬縱侈侍兒悉效宮妝有蝶粉蜂黃花羞玉讓之號

都下妓柳青頰爲流輩所推一時文人達士盡與之遊最厚者常嗜之嗜絲白如雪香滑可愛目爲嗜花人爭以得嗜爲榮

常開平家豪富無比每燕飲童妓滿堂預飲者多賚賞物方往人皆苦之謂之歡喜錢

信州人袁著夜經廢宅遇一黑面婦人自稱裂娘堆髮髻衣紅褐佩兩金環正語間忽不見著疑懼旋走退宿于故知家明日復至其所但見汚塵中積褐一堆撥開得一把剪刀乃知昨所遇者剪刀精也

南夷魁離國進絕色十人服以金絲數霞鈕花之衫垂以泉潤穿雲鳴玉之佩(雕作)輕疾倢捷手足相當能爲迷心舞于軍前舞之則三軍解體元順帝命雪雪代脫脫出十人以隨雪雪至高郵與張士誠戰十人舞于陣前兩軍士卒皆倒戈熟視士誠弟信素號驍勇乃出其不意突陣連刺數戟十人皆墜馬走士誠遂揮軍奮擊雪雪大敗

閩中杜景新亦文人也嘗官于安陸性好清翫每出必以珍物自隨時遊漢江舟至解珮亭即鄭交甫遇僊女解珮處也擊楫中流暴風忽作舟幾覆者數四景新具公服于船首拜之又致祭禮風愈猛烈景新計無所出柁舟人曰相公舟中必有奇異之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景新以張良鐵籠頭筇竹杖獻之風如故又以樊妃琪木盤鸞碧鏡臺獻之亦無驗乃于篋笥中撿得徐熙墨杏花用筆貞潤有篆籀法并近代楊補之墨梅一幅補之作梅自負清瘦有持入德壽宮者內中嚬不佳于逸與謂曰村梅補之因自題曰奉勅村梅二畫景新朝夕所玩不得已持出獻之既獻風息日無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景新亦不復前去怏怏而歸長吁大嘆曰好古玩奇子之所以爲癖也不意江神水鬼亦甚耶自是景新不敢嗜異物矣景新之得竹杖與鏡臺也遇于荊州杖乃本州富民裴氏所藏父子相傳數世景新使囚犯誣以贓私頃覆一家鏡臺本春秋時楚夫人樊妃粧臺物形製古樸州人陸數得之海賈景新誣其發塚而取(樊妃塚在州城西)以法奪之流配遠方江中之應殆不偶然也

成都路捴管張廷瑞有一歌姬詞色俱美年十九而卒張甚哀之葬于城北石斛山下至正間以省試事士人並集時值暮春天氣和風送暖麗色牽人汶川秀才穆敬之厭于囂紛將爲浴沂之遊從散花樓下出北門登諸葛武侯讀書臺

又北走十餘里徘徊久之見相近煙翠中一座山秀才復行數里乃是石斛山也山下重樓大厦似一富人之室門掩一扉一女子傍扉而立且吟曰十日春陰一日晴春來猶覺曉寒輕(作棘)(深)蕭條病骨殘花瘦次第閑愁蔓草生映戶新波平野沼倚樓山色繞墻陰東風早晚持樽酒去聽橫塘楊柳鶯又吟一絕曰倚門懸望續絃膠綠庭棋子懶將敲春愁何自鶯頻喚(自一作處)海棠亭畔杏花梢秀才聽之心揣其風情雅致非娼家之女必孀居之婦故有續絃膠之句于是從往窺焉其女欣然有就生之意生亦以言挑之兩情遂合生詰其姓氏族里女曰妾張幕府之愛女也小字多嬌幕府去官時以道路沮塞留妾嫁于此山之富人不幸富人半世而徂家計伶仃使妾無持門之托際此風景少年中能禁落花流水之念乎是以倚門而望寄之吟詩也郎官至此得非天賜乎遂握生手與之同行延入後堂但見饈饌絕精鼓歌簇擁女濃粧以酒勸生曰今夕願與君結百年之好生避席曰敬之知書之士夫人孀居之婦無媒妁而私會其如國法何況糟糠在室父母未命總曲成之烏得以此身久事夫人乎女曰荒山中豈問媒妁有親與妻待成之後有處也生辭不得已相與成禮引之周歷屋宇指其綠庭曰此月心綠紫藥繩所結也指其石圍處曰此藏形窩也指其寢曰此息蠶之室也指其寢前案曰此逍遙几也指其庫曰此臼杵藏也指其隙地曰此無爲囿也復置酒與生盡歡凡再宿生別去以古桐琴遺之約數日再會女以手中所執桐花鳳扇贈生又口占一絕贈送之云臨行折柳送君郎北往南飛兩可傷眉葉腰條君取去情重丘山切莫忘生遂南歸及他日再往無復所見唯草間一塚而已兵荒間形骸暴露所謂庭者兎絲與藤所結也窩則㢲也寢則棺也几則棺前石案也曰消遥者消魂之意生觸目感傷乃悟是鬼涕然而別

魯子京遊中南山記 凡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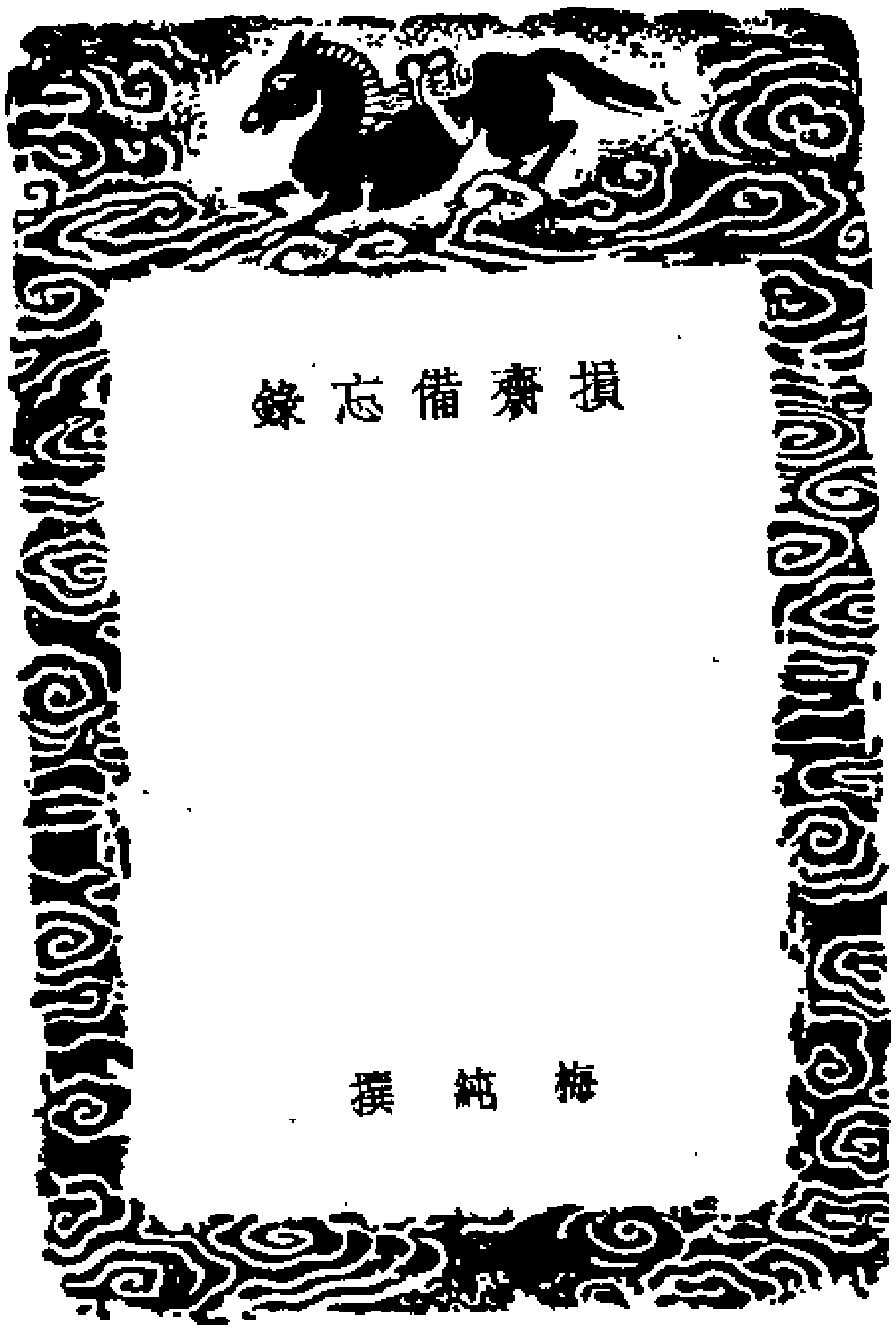
陝西魯子京勇力過人性不喜營產業日以樵獵爲生有搏虎法見處則先伏于地俟其來即以藥刀刺其喉虎應手而斃藥刀九曲五尖取謹舉山(山在商州)劫律草搗汁淬其鋒虎當之則虎毛腐裂五喉九結(虎有五喉俗喉木喉風喉骨喉横喉)無不破傷虎亦畏之屏跡遠處武功頻以安靜一日遊中南山(或曰終南)山險不可入傍有支山曰地脉頗有行徑遂緣徑披榛而進進數里巖石崢嶸松林蓊欝又行數十步南轉由土嶺上自嶺至大谷又數里谷中有太乙元君湫池水甚清魚殊不可識一云是太乙君所畜者或赤鱗或金尾或繁鬐或露角又有一種毿毛遍身首尾欒聚望之如雪團也因呼之爲毿白谷左右二十里名福地峯嶂環拱峻削壁立惟少陽峯平坦可登登之以望中南見中南迥出雲表山皆俯仰攢蝶翠碧交輝恍若僊宇神境也水簾峯下有飛流澗澗之上天成一橋橋處山泉亂落如雪有數時行過迸聞人語云是此懸螭噴珠排空走玉佻靈幽若見必將歌瀉霄步玄冲敵之矣須臾一簇人擁盃至盃制甚蘇九旋京疑是神僊乃隱客林中窺之見二人各執一器似斧形而三口短柄以鬪重器忽開明洞達別一天地內有瓊宮珠殿廻廊曲檻延蔓數百里浮青之垣抱一之坊倚碧之宇涵元之閣東文之樓綺星之室浩怡之圃雲子之田具在焉人稱此器爲逼梁鋼而謂此洞爲漾辛州也少頃一衛士跨白驢而入背負一金字牌云洪消使者督南天祁光會隨後數十人揚旗而至亦入洞去旗皆七彩貫琪九大者一十三小者不可勝計只見大書丹雘標榜不一或云赤城同剛或云小有署郎或云天市司會或云榴花宮直或云玉樓學士或云鴈都分御或云生洲實帳掌籍或云太岳府西清文正或云侍宸或云木史或云陸兵大統制或云八洲都首領或云東井糾知餘不能悉見有三人開一處殿宇殿名紫檻一人義冠絳綃袍一人奎冠碧黼袍一人委冠青縷袍殿設銀津玉女錦幃(幃作)刻幡節各十數對張文琳案兩序置樂舞之器有景鑾(句)要(平聲)管(句)紅律(句)沉句(句)(音拘)曲界(句)且(音沮)平(句)吳衍(句)麥斜(句)削棘(句)羽指(句)端翟(句)風根(句)理橫(句)的奕等名景鑾似鸞形而大吹之聲如鸞可以召鸞鳥要管三節長三尺二寸刻龍形吹之類龍吟可以召諸仙紅律六孔用六人吹之聲寬緩曲盡其妙沉句擊之以節樂曲界負而扁中虛用若木枝敲聲自別且平琴之類敲之和氣翕然吳衍神簫達八風者隨竅吹則世間變風麥斜舞干也削棘天棘草爲之十根迭爲上下羽指曲戚也以足舞之惟蹈雲堦踏青陽步步交可用端翟華干也風根舞于風中離空三丈理橫以玉爲飾以八玲舞之聲倫八音的奕三奏之以聚異香于是鷹雪孫之膳露虆之漿諸仙人畢集樂舞並作出金閨玉女葛零令(平聲)羅半髻虞漢卿衛子文冀星環皮祿衡桂少娃鄭一春

數十人歌躡海擬山催霞戴月詞作飛鴻躍鳳
促筋潑脉舞彈千徽之咫撥九轉之披紗卽戴
奪秀巾（奪作鼣）舞落皆枝頭茲一曲神仙各散去
重巖如故京遂有塵外想謝絕妻子入深山求
道永樂間年八十餘日常賣藥市上人莫能識
之乃題句東城云一入青山數十年無心不結
舊時緣歸來惆悵荒凉地盡是高官共有錢（言富
貴不可久未若神仙之常存也）又云地是人非未百年權孫弄
子總徒然未若長嘯深山裏配地發光意獨全
後有人遇于牛首山揮蓋策馬數十人執流金
綠羽幢形似月圓四面擁簇人欲趨避大呼曰
我長安曾子京也汝勿避人驚懼叩頭因請其
故京曰我自入山將及百年已署名僊籍上帝
暫命我掌天死使事言訖山後一群奇獸奔至
隨之而去此人亦尋舊路出世上始知有曾子
京僊人也

國初內中嘗失金餅盞謂執事內監竊之命斬于
市臨刑追究之盞已得也竪言入市時猶懾懼
旣而覺身坐屋簷上下臨市并見反縛一人將
就刑頃之聞報至我乃下屋驅還耳大抵死者
魂爽先逝如此又異敘謂人魂非一可以分爲
死生去來者亦可參審之也

四庫全書提要

損齋備忘錄二卷。明梅純撰。純。夏邑人。成化辛丑進士。太學題名碑作南京京衛人。蓋純為洪武中駙馬都尉梅殷之元孫。世隸勳籍故也。書中自稱初以廕襲指揮使。登進士後。復讀近思錄中張子論世祿子孫不應工聲病。售有司一條。遂請於朝廷。而復舊官。蓋亦戛然自異之士矣。是書上卷分紀事纂言知人格物四類。下卷分說詩論文補闕拾遺辨疑刊誤六類。其說詩論文。頗能中理。而亦每傷於迂闊。如謂韓退之畫記。先儒謂其體似顧命。觀之信然。但顧命所言。皆經世遠圖。其所敍載。亦皆一時聲容禮樂之盛。而退之所紀。不過游玩翫荒。是可同年而語哉。韓之不以其道得之。又玩而弗置。不幾於喪志乎云云。可謂膠固之甚。且顧命何嘗有樂。而曰聲容禮樂之盛。殆譌為大言。不核事實矣。其紀事類中。述梅殷之歸京師。乃以辭老之故。其擠死笪橋下。出於趙深譚騰之構害。非成祖之意。是以其家受恩未艾云云。與史迥異。亦曲筆也。



損齋備忘錄

明　金陵梅　純一之撰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七卷所載。乙未夏六月。從太祖高皇帝渡江者凡十人。今略考其終始如左。曰徐達、官至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封信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魏國公、十八年薨、追封中山王、謚武事。長子允恭。襲封公爵。次子增壽。永樂初封定國公。曰馮國用。官至帳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早卒。後追封郢國公。子誠。官至僉大都督府事。弟勝。洪武三年封宋國公。曰邵榮。官至平章政事。尋以謀反伏誅。曰湯和。官至御史大夫。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二十八年薨。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子鼎。先卒。追封信世子。曰李善長。文臣。官至太師。中書左丞相。封宣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韓國。二十四年賜死。長子祺。駙馬都尉。曰常遇春。官至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將軍。封鄂國公。洪武二年薨于軍。贈太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長子茂。三年封鄭國公。茂以罪廢。弟昇襲爵。改封開國。曰鄧愈。官至御史大夫。洪武三年封衛國公。洪武九年薨。追封寧河王。謚武順。長子鎮。襲封公爵。改申國。曰耿君用。官至管軍總管。死于戰陣。後追封長興侯。子炳文、官至鎮國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封長興侯。曰毛廣、一名麒、文臣。官至參議。早卒。子驤、官至都督。曰廖永安、官至同僉。與張士誠戰。被執。卒于蘇州。後追封楚國公。弟永忠。官至平章。洪武三年封國廣侯。又方渡江而歸附者一人。曰俞通海。官至都督同知。卒于軍。後追封虢國公。弟通源。洪武三年封南安侯。

甥一人。曰李文忠。母曹國公主。父貞駙馬都尉。追封隴西王。謚恭獻。文忠官至同知軍國事。三年封曹國公。十七年薨。追封岐陽王。謚武靖。子景隆。襲公爵。義子一人。曰沐英。官至征西將軍。洪武十年封西平侯。二十五年薨。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襲侯爵。卒。次子曰晟。仍襲侯爵。永樂間。進封黔國公。已上皆從王師初起者也。逮至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則增多矣。

封公六人

韓國公李善長　魏國公徐達　鄭國公常茂　宋國公馮勝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封侯二十八人

中山侯湯和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濟寧侯顧時
淮安侯華雲龍　江夏侯周德興　長興侯耿炳文　臨江侯陳德
鞏昌侯郭興　六安侯王志原　滎陽侯鄭遇春　平涼侯費聚
江陰侯吳良　靖海侯吳禎　南雄侯趙庸　德慶侯廖永忠
南安侯俞通源　廣德侯華高　營陽侯楊璟　蘄春侯康鐸
永嘉侯朱亮祖　潁川侯傅友德　豫章侯胡均美　東平侯韓政
宜春侯黃彬　宣寧侯曹良臣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至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五十七人。其因革次第。則又異於前矣。

曰功高望重。連歲嘗總兵者八人。

魏國公徐達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信國公湯和
宋國公馮勝　西平侯沐英　江陰侯吳良　長興侯耿炳文

曰奇籌而總指示者。一人。

韓國公李善長

曰以義氣而封者。三人。

滎陽侯鄭遇春　六安侯王志原　平涼侯費聚

曰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

江夏侯周德興　鞏昌侯郭興　南雄侯趙庸　安慶侯仇成
崇山侯李新　南安侯俞通源　永平侯謝成　鳳翔侯張龍
靖海侯吳禎　東勝侯汪興祖　普定侯陳桓　航海侯張赫
軸轤侯朱壽　德慶侯廖永忠　臨江侯陳德　濟寧侯顧時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淮安侯華雲龍

曰建功者。十五人。

潁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靖寧侯葉昇　景川侯曹震
會寧侯張溫　定遠侯王弼　武定侯郭英　懷遠侯曹興
雄武侯周武　安陸侯吳復　宣德侯金朝興　永成侯薛顯
東川侯胡海　鶴慶侯張翼　永嘉侯朱亮祖

曰因父而封者。四人。

開國公常昇　蘄春侯康鐸　金寧侯陳鏞　西涼侯濮璵

曰持兵負固于南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

東平侯韓政　宣寧侯曹良臣　營陽侯楊璟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豫章侯胡均美　宜春侯黃彬

得與功臣廟祀者。惟二十有一人。

中山王徐達　開平王常遇春　岐陽王李文忠　寧河王鄧愈
東甌王湯和　黔寧王沐英　郢國公馮國用　越國公胡大海
梁國公趙德勝　濟國公丁德興　巢國公華高　蔡國公張德勝
虢國公俞通海　江國公吳良　海國公吳禎　蘄國公康茂才
安國公曹良臣　黔國公吳復　泗國公耿再成　東海郡公茅成
燕山侯孫興祖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者三人。曰李善長。以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曰汪廣洋。以中書右丞封忠勤伯。曰劉基。以御史大夫封誠意伯。後李與汪皆賜死。惟劉公令終。國初將臣封爵七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公。三人之子孫。尚承襲。餘皆廢罷。徐沐二王。御製爲善陰隲。固常載其有功不殺。及忠愛之德矣。近觀楊少傅榮所撰武定侯神道碑。又知侯自少事高廟。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沉毅多智。嘗從征陳理。其將陳同僉驍健善槊。驟入中軍幔下。上遽呼曰。郭四爲我殺賊。侯奮臂持鎗。賊即應手墜。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無不通曉。性尤孝愛。母夫人卒。廬於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臥寢於地。毀瘠日甚。一夕夢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而傷生。汝竭忠報效。爲父母光。即孝矣。慕不必廬也。遂感悟而歸。三年之間。哀痛如一日。其亦不忘忠孝者矣。豈天眷有德。俾立功一時者。其報自不同耶。

都督劉貞。合肥人。洪武中。事獻王封大寧。公爲總兵。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秉方苦近邊無一人聽公命者。公恐被執。一夜竊負勅印。浮海而南。京師聞衆已去。意公亦降矣。因籍其家。下獄。明日。公由間逕還。家人遂皆得釋。至今子孫不替。蓋當時幸全。似亦非偶然者。今純母淑人。即公曾孫女也。其大寧舊地。向既失守。遂棄於塞外。其軍今皆散置保定等處。而獻王則遷國南昌矣。

先高祖駙馬都尉。汝南侯從子也。洪武末。出鎮淮安。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共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先高祖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同時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謂其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嘗仰觀此言。則上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姦諛者乃擅害之。痛哉。賴聖明卒寘於法。而臣家逮今受恩未艾。蓋福善禍淫。天道聖心。一而已矣。

本朝文章首臣。洪武初。則學士宋濂所記。當時盛美。有洪武聖政記。自永樂以後。則少師楊士奇所記。有三朝聖諭錄。天順間則少保李賢有天順日錄二錄。近皆印行。而聖政記獨亡。僅見其序於文集爾。惜哉。

歐陽子本論。謂佛老之害。宜修其本以勝之。竊以為未然。蓋修其本。異端不入矣。今其教方熾。而遽欲修其本以勝焉。是猶病劇不治。惟務培養元氣也。其愈也難矣。

狄梁公始終為唐。卒授五王反正。功固偉矣。然非守道者所可取法。何也。蓋君子於義有不安。不敢須臾處。以成事有命。難取必於將來也。若梁公者。後雖幸而成功。其身固已委質為臣。而處於所不安矣。況或不能終。遂又將何以自獻於先君乎。

潛溪文集內一事。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志壹動氣也。程氏遺書內一事。南中有人因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風。便化為石。此氣壹動志也。天地間陰陽變合。何所不至哉。

針指南。或金性趨南也。若水之下。火之上。皆出於自然。非有所使之也。但他金體重。每藉於物。莫遂其自然。故惟針可驗耳。

世所謂凉燄。恐無是理。蓋陽能制陰。故水可以為湯。而泉亦有溫者。陰不能制陽。若極寒則克之矣。不能使之從其性也。夫陽之成形為火。而燄則火之餘也。惡得凉。

火浣布蓋金石之屬。其纔若今銅鐵絲綢。入火不能遽化耳。

方諸見月生水。此未及試。縱有之。其生當亦不多。蓋火以木為體。得其種。可以傳。故千尋之燄。卒爾可滅。水自有體。其生也豈得遽盛。今以一杯水費束薪爇之。且難卽消。則長也詎能頓異哉。知死之道。則可以知生之道也。

朱啓明謂人之目與舌皆有形。而所覩所嘗者亦有形。鼻惟容氣。故所嗅者亦惟氣。至於耳。則中虛者也。而所聽之聲亦無迹。事物各以類應也固矣。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檻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其維新丕治。於是見焉。於惟盛哉。

太祖征偽漢。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苜蓿香。片雲片雨渡瀟湘。陳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縱睿藻。豪容英邁如此。

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聖祖命都督僉事楊文南征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豪雄。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藹藹奎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蓋石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覩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煙霞變翠。剡溪花雨生香。揮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眞帝王之言也。

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先君子聞丐者有感而作也。與前蠶婦吟所謂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然彼方自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此唐人陳陶詩也。末二句。蓋謂地遠不知其死。而猶夢見。命意可謂精到。然讀之。初若不經意者。在今人不知費多少詞說。

元人薩天錫秋宮詞云。清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初讀若汎言一時事。細玩之。則見深宮寂寞。望幸不到氣象。且造語渾然。追蹤盛唐。若此者。亦不多見也。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李貞伯獨寫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遺石屏附。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廣陵茅大方作詩。一時莫能尚。洪武末。先高祖守淮安。公時任都憲。寄以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閫中事業爾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悲歌。百餘年來。淮人傳誦。

鐵鉉。色目人也。為山東布政。抗禦靖難師甚力。文皇卽位。擒至闕下。不屈而死。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後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有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妝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喜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周易自漢儒以彖象諸傳分隸各卦爻之下。歷代因革。遂各不一。至東萊呂氏考定十翼。附於經後。始復孔氏之舊。但大小二象。雖分上下。似猶可疑。蓋大象主象。小象主辭。義既不同。文體亦異。恐各自為篇也。先儒大象小象之稱。豈亦因其篇而別其名歟。

尚書精密之旨。若虞書精一執中。商書主善克一等語。今文皆無。孰謂古文為偽書耶。

春秋紀事。非以用字為褒貶。但據事直名。則褒貶自見。如下殺上為弑。此殺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猶酒

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舍之而不曰弒。則非下之殺矣。故凡殺上者必以弒。書弒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弒字以示貶也。故曰春秋正名。蓋謂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假智力於其間哉。

地有四遊。竊謂不然。地之凝結。由稟於天氣之急勁。旋遶而不可墜也。地而可遊。是天氣尚可墜也。此非惟不知地。亦不知天也。

或謂雷形似斧。此倒言也。先王制器尚象。正斧取象於雷耳。

天香閣隨筆

李介撰

天香閣隨筆卷一

明　江陰李　介介立撰

余友湯仲曜。於己丑臘辰游蘭江。題詠甚富。有浪游集二卷。余爲之敍。後仲曜削髮于大雄。易名遠遁。予曾珍藏其稿。偶爲一友借觀。遂失去。獨所撰浙江游記尚在。舟行十九日。抵杭之北關。是夕雨。明日予與方十七、徐仁一冒雨至江頭。過西湖。歷湧金、錢塘諸門。湖上桃李俱無。南北兩山松柏。赭伐殆盡。湧金門外一片瓦礫。當游之地。今皆不可識矣。遶南湖。欲擔入山店飲酒。甫出門。風雨驟至。仁一避雨簷下。予與十七進湖南淨慈寺。十七戲數羅漢。輒錯亂不能舉。予時微醉。起行羅漢前。彈指云。諸君閒坐。有何功受人間供奉。餘杭山賊殺人。恐汝亦坐不定也。因大笑出殿門。冒雨至江頭。主人接見甚恭。蒼頭亦解人意。立取溫水濯足。進茶點。又送火爲逼熨溼衣。主人置酒樓上。適潮水大至。予推窗看湖。聞樓下人云。今年臘月二十。湖頭猶高一丈。大是異事。時天已晚晴。越中諸山。翠色入座。因誦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之語。不覺起舞。次日天色晴暖。如二三月。江頭小兒以竹枝簪蠟梅置花籃中賣。花聲徹樓上。予下樓獨行江邊。江梅亦半吐。故事客貨雜集。江船未便。則諸客商皆食宿于主人。主人款洽不倦。時蘭陰貨物阻北關不得進。而江船亦未到。予得以徜徉江頭。凡三日焉。江頭酒佳。又不甚貴。予時一飲諸樓中。醉則臥于潮上。兩傍觀者。輒相語爲顛子云。二十二日晚。上江船。明晨。舟人解纜掛帆。行十餘里始覺。急起披衣。推篷出視。見舟方東行。予心甚疑。因問舟人。桐廬、富陽在臨安西。而今舟行。反背之何耶。舟人謂君無言。少待

當自解耳。予卜船留滯。而舟更西行矣。浙江之源有三。一自新安。一自三衢。一自婺州。三衢、婺州之水。會于蘭溪。北下與新安之水合。總會于睦州。然後過桐廬。經富陽。下臨安而歸于海。方水之在桐廬以上也。不過或折而北。或折而東耳。至富陽、臨安之間。則有若折而東。復折而西。形如之字矣。浙江之得名。其以是與。江旁兩岸皆山。一水中貫富陽而下。其江面之廣有十餘里者。有八九里者。其狹處不能得半也。桐廬以上。有二三里者。有一二里者。有不及一里者。而廣處亦常倍焉。江自新安三處而奔走數百里入臨安。合山谿之水。自上而下。勢如建瓴。然非大漲之歲。則江波平坦。舟行無泝流之苦。惟逆瀨而前。則稍爲費力耳。富陽上下無瀨也。至桐廬爲一瀨。桐廬以西爲一瀨。近七里瀧爲一瀨。出七里瀧爲一瀨。自此以上。淺瀨甚多。不能盡紀。每至一瀨。舟中人輒起佐篙。其老弱則上岸。使舟輕易過。瀨淺處不過二三十步。多或至五六十步而止。過此則平流矣。方過嚴州瀨。舟中人皆上岸。牽舟而行。其在舟中者。則把篙佐力。時瀨水迅駛。舟不得上。諸人皆號呼不已。唯一休寧人端坐不動。予方理頭。心不平。急起持篙。方十七阻予曰。子未習水。予謝曰。吾幸獲與同舟。公等努力。而予袖手。獨不愧于心乎。于是休寧人亦變色而起。各把一篙。須臾淺瀨過焉。蓋舟行浙江者。逆流而前。則捉力於瀨上。順流而下。則顧計於潮頭。浙江之潮。自龕山赭山而來。奔流噴激。勢如怒馬。昔人所謂十萬軍聲者也。每至秋夏之間。朔望之際。潮頭高者如山立焉。江船東下。適過其來。當此之時。心目交趨。手足相赴。舟師之巧。於斯見矣。土人云。潮汐奔流而上。近至富陽而回。遠至桐廬而止。以予觀之。富陽、桐廬未嘗有潮也。何也。浙之上流。三路俱發。地勢高懸。人復有力。海潮自兩山來。行百餘里。至富陽界。強弩之末。勢不能相敵。亦廢然而反耳。而江水自富陽而東。遇海潮。至下流反高。勢不得行。又不能中止。則倒流而回。土人遂謂潮至富陽、桐廬。而潮實未有至於此者也。故臨安江西之水。皆明淨如鏡。可鑒鬚眉焉。人知浙江爲東南之形勝。而不知爲吳越之奇觀。自一二客帆。漁艇而外。未嘗有橫舸畫舫于烟波。負笈囊千郎擊者。今世之騷人墨士。不過侈談西湖耳。夫西湖有南北山之擁翠焉。有兩高峯之停雲焉。有蘇隄之桃李焉。有湖面之芙蕖焉。山頭有保叔塔焉。湖中有湖心亭焉。朱闌畫棟。排布于雲霞烟水之間。廟房道院。星列于樹光濃影之際。故南北之宦游四方之客履。皆繾綣于此。以予觀之。西湖雖勝。非浙江匹也。始予舟過桐君山下。一祠門老人亦同舟。時迴帆拔翠曲嶂擁青。雲氣蒙籠。波光淡蕩。孤鶩浮沈于水面。羣鷗繚繞于沙頭。老人指謂予曰。君以此景爲何似。予曰此有脚西湖也。老人點頭久之。蓋西湖不及浙江者有六。西湖南起吳山。北盡孤山。而缺其東。以杭城當一面焉。非得已也。浙江四山接抱。一水悠游。天設書圖。不假人力。此西湖之不及者一也。西湖之山位置一定。雖人工巧妙。亦不能移。南北之峯。爲東西之嶺也。浙江之山。屢變而爭奇。每遇一折。鼓櫂而前。則山非向者之山。水非向者之水矣。此不及者二也。蘇堤之桃柳。華而不實。若夫桐溪口水之間。兩岸江楓。蔚蔚蒼蒼。少者千百株。多至數十頃。微霜初落。秋風乍來。丹黃交間。青紫相陳。布宮錦于江湄。展畫圖于山足。及夫風高霜老。虬枝見霜。葉去而落。其實爲爲炬之用者。又不可以數計。此不及者三也。西湖近城市。販夫賈客。摩肩接袂。車馬塵生。浙江在萬山之中。懸隔千里。自非幽人逸士。不登子陵之臺。訪方干之

谷。此不及者四也。西湖之勝，自公創于前，蘇公繼于後，而梵宮別墅，以次而起，然湖岸易于崩塌，湖濱易爲葑田，兩堤之花柳，易于凋謝，而山根之樓臺，亦易于朽落，非若浙江兩岸，綠樹刺天，古榭層疊，金錢不費，終古長新，借筆賓于過鳥，託絲竹于飛泉也，故西湖有十年之盛衰，而浙江無百代之休戚。此不及者五也。西湖之魚，大者不過數尺，濟而少味，又湖水力弱，取以釀酒，不能久蓄，浙江之魚尋丈，味厚而不腥，金華之酒，名擅天下。此不及者六也。若夫擁帶臨安，控制甌越，縉雲之木，十閩百閩，沿江而下，避牽挽之勞，雁宕之舟，下石萬石，傍海而來，就風潮之利，金處之兵，朝發而夕至，徽嚴之產，不時而直下，孫吳以之抗衡蜀魏，六朝以之鬭制中原，錢鏐以之保境和民，作東南之望，聯江海之交，則人固有能道之者，不俟予之贅也。豈若西湖彈丸之地，客帆不接，食貨鮮通，不過六橋奏絲肉之音，湖舫蓄鉛華之女，爭奇逞之巧，爲亡國之助哉。惜也予得于此江之日淺，而又與詩文之緣濟，未能儲三寸之毫，展尺幅之案，一寫此江之神奇，而繪其生動，聊存大概，以貽臥遊之徒云爾。

古菴先生號重生，隱居飛來峯下，隨身唯一妾，拼擋炊餁之外，則抄寫書史，執勞兼役，絕無怨言。此不特白家楊柳所難，恐劉伯壽之二草，亦不能及也。昔淵明尚嘆室無萊婦，敬通每恨家有悍妻，妾、奴僕類也，乃能相主，成其高隱如此。

古菴先生著西湖志，搜摭四十年，稿與几等，片碣隻字，一草一木，無不收錄。聞未版行，惜哉。

武林嚴印持先生詩，蕭疏自喜，大有物外風味。其遺友人乞豆詩云：卯門倚檻立，荳花香出園，入門不數

武，紫花籬前軒，逍遙座花下，煮荳開清尊，年衰苦脾鈍，白扁能加飧，兼之善解醒，百體任所吞，何必羅官庖，馥馥風味存，何必兼法醞，淡淡古道敦，今日醉且飽，且得開心魂。故人省予嗜，言荳正繁，得餐更來取，信彼朝與昏。老饕聞之喜，餅乃復爲煩，君荳合有盡，君情難可諼。眼前指奚奴，日遣撞君門。卽事詩云：病魔日夕戕吾懶，春盡如年只下簾，飢帶三分脾較醒，倦教至再睡方甜，高簷卜鳥窺攤藥，塵几牽絲閉卷籤。滴禍難消多兩事，吟詩作字獨瀟瀟。晚更名錤，號麋翁。錢牧齋序其詩，比之唐之羅昭諫，謂昭諫當唐之季，十上不第，坎坷終身，嗟窮士之空籠，惜雲英之不嫁，誦其詩，未嘗不爲之神傷。印持之不遇，與昭諫同，而其窮有加焉，作爲詩歌，往往原本性情，鋪陳理道，釋然于功名身世之際，蓋印持意識通廣，中年參雲棲老人，悟卽心卽佛之旨，故將視宇宙如微塵，等劫運于風雨，而况于功名身世，夢幻泡影之閒乎。士不可以不聞道，以印持之詩，擬于昭諫，其志之所存，固未可同日語也。牧齋之推論如此。

常郡司理吳兆嶲，閩人也，冷而慈腸，信心而行，絕無顧忌。每出人罪，雖上司嚴駁，十駁十上，必出之而後已。江邑巨富金姓者，爲巡方訪拏，發府會審，府公衆言之曰：金某惡跡多端，罪難未減。公抗首曰：此人無他罪，人利其金耳。府公色變，此公素婪，將大取于金，憚于公而止。然以其富也，慮爲人議，雖知其枉，不敢出，公力出之。後去任，金使長子齎貲三百，餽之舟中，請少備道途費。公曰：彼時活而父，公也，今可私受而金。堅卻不受。齎乃呼公僕，授之金曰：善爲我致于公，另酬以十金。僕出，併返其酬金，曰：不可致也。齎取酬金，納僕袖中曰：此固而物也。僕曰：吾主不受，吾豈可背主自利，亦堅不受。吾每見循良之吏，有活民之

心，而民終不能活者，不斷也。剛矣而擊于上下，不得行其志者，不清也。公剛以行其德，清以伸其剛，故信于上司，化其家人。公嘗自勵其堂柱曰：雖不能笑比河清，却也要人防路哭。嗚呼，公之存心，可驗于此矣。

順治二年乙酉，避兵陳市，因往虞山，觀所傳梁昭明手植山茶，古本死久矣，旁發一枝，已巍然覆屋，兵戈碎膽，何暇操觚，作不情風雅事耶。己丑過此，登樓眺玩，見壁間題詠甚多，有崑山顧潛一律頗佳。造化厚培何代物，崔嵬直與此樓高，何如蜀相祠前柏，花勝劉郎觀裏桃，壹樽倘期他日到（到字予所改，原本作字·）斧斤閒說有人操。叮嚀地主勤呵護，莫遣蘗根所遭。大抵僧不利有花，小而迎送之煩，甚而呵斥是非之累，故僧弱花殘死，僧強花立死，比比皆然。卽如勸忠寺之宋梅，掩映蒼崖，慶雲菴之垂絲海棠，半天紅雨，因茲遭伐。予和一律答鮑君之意，兼爲寺僧解嘲。遊人驚日云：聞說昭明植甚異，孫枝猶見昔時春，廢興一物非無數，呵護千年定有神，狂客醉呼湯般若，蠻奴狠踏瓦爲鱗，激成斫伐由吾輩，莫怪山僧太俗人。

予入楚界，泊舟道士洑，有山突然下臨回溜。士人曰：西塞山也。江流自巴陵，會洞庭諸水，下至武昌，會漢水將出此地，賴此山障住水口，故名西塞。後閱陸放翁入蜀記，于此山下載張志和斜風細雨一詩，不知志和浮家泛宅于苕霅之間，乃吳興西塞山也。放翁不知較證，此類尚多。

武昌負山帶江，對岸卽漢陽城，城趾插入江溜。武昌城西門卽黃鶴樓，在黃鵠磯上。漢陽城外，大別山則晴川閣，蓋得名崔顥晴川歷歷漢陽樹也。袁中郎云：晴川閣與黃鶴分岸立，壽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繡陌，若爲之設色者。予登其上，一望瓦礫，山童地枯，唯江濤日夜悲鳴而已。時好事者方作補樹文，粘晴川

閣。

張獻忠破武昌，悉驅城中民數十萬口入江中，江水斷流數日。慘哉賊也。然賊獻亦有快人處。其破衡州也，有游僧百餘來投，賊入夥。獻忠曰：我輩勢成騎虎，爾既皈依淨業，又何利焉。亦擁入湘江死之。

廣寧既失，遼東險要盡去，議築城大凌河，當其衝。僉舉祖大壽往，板築未完，大兵已迫城下，吳襄擁數兵不敢進，城遂陷。大壽被虜，某王知其世將，甚重之，與之鑽刀設誓，命以固山管正黃旗事。大壽進言曰：某守錦州，妻子俱在，願歸舉城以聽命。某王大喜，命餞其行。其下諫不可，曰：吾既許之矣，可食言乎。大壽既行，懼其追也，由他道疾驅，果追之不及。既至錦州，會衆議，其弟大弼先鋒寧夏，經略洪承疇以勦賊至，大弼辭，舉殿承疇，被疏能歸錦州，乃謂大壽曰：吾屬世受國恩，奈何獻城。□□遂定城守計，而飛章上聞。□□大至，圍未合，大弼欲乘其未定衝擊之，大壽曰：吾衆少，藉以拒守，待救兵，此萬全策也。兵不果出。圍日急，朝廷命洪承疇爲經略，簡九邊十三路大總兵，皆精兵二十萬出關往援。大兵□□圍錦州已三年，聞之，□□將解圍去，輜重先發，承疇兵至，營于呂洪山。某王登山望其營，謂左右曰：彼以數十萬衆而團聚一隅，可破而走也。乃伏兵于南，而英王率銳騎直衝上山。時承疇大兵樹木柵中，列火器，唐通督前部所練火器，百發不絕者，英王一騎先衝至柵下，下馬肩開其柵，卽驅入，火器皆不及發，營中大亂。承疇皇遽不知所出，謂諸將曰：若自爲計。乃各奔。吳平西將從西大路奔，所親柏總兵曰：大路烟起，必□伏兵也。盡從而南，南則寂然。平西曰：君未悉敵虛實，乃俱西奔。奔而南者，遇伏多死，獨二總全部歸，柏乃服。大兵扁

承疇去。承疇愛將曹變蛟從至渡河。謂承疇曰。可以死矣。承疇不死。變蛟乃挺吭而死。變蛟西人。文韶妊也。驍勇能臂上過車。在關西殺賊有功。爲承疇所親愛。當與人博。以乘馬償所負。承疇爲贖還之。城中聞承疇敗。皆喪氣。大壽自剄。衆救止。某王曰。若以城下。予不若仇也。及開門。待大壽如初。白眼狂生曰。承疇竟不知兵。當是時□□□□□□□□□□□□□□兵出山海覺。渡山坌。直指瀋陽。置兵死地。則人自爲戰。□遲兵自救。則擇便地。設伏以待□。則□□□□遼地可復。而錦圍自解矣。即不然。以我銳師鼓行而前。□□□□內外合擊。□將奔走之不暇。不知出此。聚數十萬衆于一隅。立柵當毆。示之以弱。自敗而後人敗之也。乙未。承疇經略雲貴。駐節長沙。閧傳爲定國所獲。予獨以爲不然。人問何以知之。予笑曰。以醫知之。語云。學醫人廢。又云。三折肱知爲良醫。遼左之敗。兵將俱盡。身復被擒。人廢矣。肱折矣。舉至於此。醫必良矣。客笑而退。

承疇蒞任未幾。李定國攻圍寶慶。林、李、劉、謝四將。兵出辰州。承疇使遊擊彭世龍、知府張雲龍、檄遣長沙城。加高數尺。催督至再。後聞定國敗。始下令能其役。昔子常城郢。沈尹戌非之。以爲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幸而敵人無遠謀耳。使知承疇懼而城潭。定國出衡廣。而可望督精兵順沅而下。趨洞庭。泝湘江。焚舟登陸。遺其腹心。則支體自解。□□□□□□□□是一舉而湖以南去矣。由是觀之。承疇雖人廢肱折。而醫猶然不良也。

梁谿馬君常先生。死甲申之難。二妾皆從。吾邑貢介子先生以詩弔之。恭惟甲申歲。三月十九日。思宗烈皇帝。聖躬殉社稷。侍臣誰死之。吾友馬文節。嗚呼此一時。天崩厚地裂。羣盜胡爲者。未幾同蟻亂。出沒不可常。隨風恣飄忽。兵法故芒昧。所長惟閒諜。詭稱仁義師。黔首爲誑惑。守土乃倡逃。甚者或從賊。秦隴天下險。鳥鼠于焉穴。皇沙睹汾晉。順網連王室。翠華恥蒙塵。蓬跣誠激烈。煌煌念百姓。千古悽以惻。未是無心人。誰能不沾臆。有軀皆可捐。況乃蒙祿秩。人倫始古今。天道有順逆。生者牛毛繁。死者麟角特。靦顏人世間。多至千三百。殉君十數公。文節蓋其一。自傷忝侍從。羣盜至此極。主辱臣罪死。主死臣敢活。五拜十號呼。一叫再流血。平生節書長。命舉猶奉教。不獲把天衣。生與堯舜訣。廉熙帝左右。仍戴纓頭筆。轉身南向拜。哀哀孺子泣。豈不懷老母。王事有倉卒。累月書信稀。世梗道途擁。從今遊子魂。猶號長途膝。老僕牽衣諫。忍志倚門夕。慷慨語之故。忠孝本一轍。臣節既以虧。子道亦云缺。矧予太夫人。匪伊常情暱。爲壽也母。軾母常教軾。去去勿復言。吾從朱赫貞。侍妾羞瓦全。即時碎雙璧。聖母借聖君。爭光日與月。烈女殉死士。比潔冰與雪。人生無百年。均化爲異物。流芳與遺臭。顧所自樹立。卓無切雲冠。便爲傀巾幗。誰哉著柘黃。羣然舞袍笏。或出自西門。低頭氣索默。耳畔笙竽吹。眼前桎械列。出其東門者。揭揭甚自得。騎馬類謗官。逢人即嗔喝。明微理浩蕩。高雲書皆黑。識字徒羨新。翻笑死者拙。一朝爭勢故。神器正南國。至尊念公詩。涕泗衰衣溼。易名不須臾。千秋許廟食。當時反側子。國若猿猱捷。身解完肌膚。重足草閒匿。叢魂聚不定。悲風飄觸鐵。辛苦賦歸來。疎網復見及。乃知物性異。貞脆莫能奪。君親值兩難。壯公臨事決。天柱未應墜。地維未應絕。安得不生公。砥柱此爲濡。浮萍鄭廣文。茂松蘇司業。天寶舊齊名。靈武遂區別。宿士礦

且縉。使人疑翰墨自公驅列星。斯文獲淵藪。偶聞旅櫬還。願言與執紼。并執孝子手。少道懷孤貧。其如簀病身。伏枕艱難歷。上皇先帝逝。遺弓委荊棘。卜偶萬姓冤。蒼苦生白骨。中痛吾友朋。尸冶臍內熱。大悲尙戴天。夜夢未變肆商。維行人少。青徐去烏疾。遙傳幽薊聞。□□□□。盜賊鼎中魚。咸秦猶杌隉。斯言行荷戈。介馬夜馳突。力每與願違。雛寄嘶管葛。徒倚日云莫。慘淡裝黑色。寶旌開翠羽。快劍森長戟。倘是先帝遊。我公應清蹕。

王雲闕鎮江人。以弩名。客居江邑。乙酉之變。兵至城下。死於弩者無數。城破逸去。王善製弩。有求弩者。相其人。材力所宜。授以弩。并授以射法。倉所欲射。百發百中。不縱指點。雖得其弩。無用也。有人受其弩與法。發不準。請吏。王乃援矢飽命物而中。矢矢相屬。一撥之閒。其人乃悟。唐時潞州弩手在太原上。今猶有人得其遺妙如此。

陝西同官縣璧。杜子美曾題詩其上。今止傳二句。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同官鄰白水。定避祿山亂至其地者。此雖吉光片羽。要當表出。與世共寶之。

予自江右入浙。過鄱陽湖。進舟上饒江。所歷安仁、貴溪、弋陽、廣信、玉山諸郡縣。入其城。大都不過數十家。而江中行舟。竟日罕見。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廉鎮將者。河南人。日率健兒入村落。繫鄉民以歸。指爲山賊。居掠徧廣信一府。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余以業強。持引穿橫卒而過。無敢呵者。入貴家大族。皆閉門圍坐待死。得吾升粟抄襲。則大喜。惟吾所欲。而不較。予聞此言也。掩耳急去。時甲午八月。

廉副將移鎮袁州。其侍妾皆廣信所掠者。因謂之曰。爾輩有親戚欲歸省者。可自言。羣妾喜欲歸者三十餘人。皆令治裝上轎。發三十里。封刀授健兒。取首以驗。

登州徐偉明末起兵。據有其地。時左懋泰亦起兵萊州。以故紳自雄。欲部署偉。偉不爲下。因圍之。文登。偉急。請救于青州。一棄主雅與偉不相知。鄰即遣壯士六百。晨夜進。直薄懋泰壘。擊之。懋泰十萬衆皆辟易遁去。

梁谿鄒公履。放誕自喜。詩與字皆奇妙。嘗製紙衣冠以標異。其父學憲公。造園惠山下。樞于湖上。榜曰雙履處。蓋取黃石弒子房故事也。後公履爲人所殺。屍正棄其處。

隴頭流水歌。古詩中僅傳其隴頭流水二絕。予閱登昌府志。得一首云。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得語。舌捲入喉。妙過前篇。而古本不收。何也。

祖寬夷種。幼爲祖大壽所得。使之牧羊。羊數百羣。終歲無一失者。及長。驍勇善戰。大壽嘗獲敵俘。問□□長我否。曰。不長。然則□孰長。曰。長祖寬。

大壽守錦州。城陷被虜。其子二錦衣在京。錦有不測之命。遍兌黃金。賂周延儒。問以保全之策。周俛首數日。報之曰。得之矣。請繳可時講廣熾甚。遍擄中原川廣。上日夜焦勞。思滅此朝食。而當其任者。輒遷延推避。聞此大喜。如其請。周之善揣摩君心者如此。

江邑城破，後人見萬壽閣上縲縛一婦人，被叢箭死。予友湯伯曹作一詩弔之，有意求全不自全，較甄蘇武反安然，未知當日將何法，激得騎兵箭上弦。

邵貳公，徽人，賈吾邑，有膽勇，善射。大兵入境，慨然率吾邑人直抵夏港，發二矢，連斃二人。回顧無一人在者，因反走。後欲以兵法部署予邑人，羣噪而下之獄。城守事急，出之，併力堵禦，大有功焉。城破被獲，不屈而死。

鞏昌府城西七十里，有首陽山，古首陽縣在其下。進五十里，有夷齊祠。後人專指蒲阪，無人齒及此者。萬歷末，邑人楊司農恩著首陽辨，力言其非，斷以鞏昌首陽爲夷齊餓處。會分守朱燮元主其說，倡賓興復，故迹煥然矣。當是時，夷齊辟紂，歸西伯，至武王伐紂，叩馬而諫，武王東出，夷齊西遯，理蓋有之。予錄其文，以示好古博雅之君子。惜其文未適，欲稍節之，未能也。首陽山其名最古，中古以前，一首陽耳。自孔子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其名遂與五嶽爭高。然語不著所在，後世好奇之士，爭欲私之，尋聲傍影，指點紛然。說文以爲在遼西，劉延之以爲在偃師，馬融以爲在蒲阪，方輿勝覽以爲在隴西，曹大姑著通幽賦，亦云在隴西。莊子云，北至岐山，西至首陽。故索隱以爲在岐山之西。寰中遂有五首陽。後來不知何時崇祠，失于考據，斷以河東蒲阪者爲是，卽其地祠而祀之，今相因弗絕。觀場者翕然信耳，以爲此卽夷齊餓處，他首陽皆贋矣。野史楊子曰，河東之首陽，非夷齊餓處也。然則何者爲是？曰，隴西者爲是。何以明其然？是有五可辨焉。夫考古者，唯經。河東首陽不經見，史稱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鄉原註，山在蒲阪，止名首山，不名首陽。禹貢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注者曰，雷首在蒲阪南，止名雷首，不名首陽。春秋傳曰，趙宣子田於首山，止名首山，不名首陽。使蒲阪者果爲首陽，何爲經史俱不注以陽字也？惟唐風有之，而毛氏通考則曰，采苓乃秦風之首，誤收唐風之末，篇次相連而錯簡耳。亦以首陽在秦不在唐爲斷，此可據明甚。乃安成劉氏注唐風，求首陽不得，以意度之，曰，卽古之雷首。夫雷首可以爲首陽耶？不核實以證誤，而反曲解以就舛，宋儒之陋，何可據也。書曰，道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縣以山得名。今首陽與鳥鼠竝峙，昭昭若此。書經孔子手刪，計必不誣，傳爲漢儒所作，去古未遠，今舍經傳明書之首陽不信，而獵以首山雷首當之，奈何不信孔子而信劉氏耶？此一證也。又論世者原心，夷齊不嘗辟紂乎？不居紂土，而居北海之濱，意在遠引可知。茲既以恥食周粟而去，則周地何處非周粟，亦必遠引，其心始安。蒲阪去豐鎬不四百里，固周之畿內地，辟周而顧居畿內，不食其地之粟，又食其地之薇，薇與粟奚擇乎？此不通也。隴西古西光地，至周孝王時，始封非子于秦，開天水郡，則周初尚未入版籍，夷齊固樂居之，此一證也。又徇名者責實，夷齊之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是明言山爲西山也。蒲阪之山，何所據而稱西山？堪輿大勢，太行爲北山，據周都爲東山，據蒲阪爲南山，非西山而云西山，夷齊豈不辨方隅者耶？隴西在天地之西，首陽又在隴西之西，顏師古亦云，登歌西山，當以隴西爲是。斯所謂登彼西山者矣，此一證也。又驗名者稽義，山名首陽，其義何居？以居羣山之首，陽光先被耳。蒲當輿地胸腹之間，不得言首，又負坎而立，亦何得言陽？卽稱山南曰陽，亦蒲之陽耳，首陽云乎哉？不過以雷澤發源爲雷首，中條起處爲首山，於

首陽無常也。天下之山，自崑崙來，在北戒者，爲上諸山爲頭顱，終南、太行、中條爲胸腹，醫無閭爲尾，隴西地高山峻，與東海對立，相望曙靈出海，陽光首被，斯命名之意也，又一證也。又訓採者稽實，夷齊採薇而食，是山有薇矣。今蒲阪首陽，薇所不產，每致祭則取于他所，後來好事者每或移植之，亦復不多，地氣然耳。隴西薇蕨，偏滿山谷，土人以之代食，且鬻以濟飢，賈人轉販江南京師者，皆隴山產，又一證也。且其地原有二賢祠，今雖頹唐，而雙冢屹然見存。夫是數者，有一焉，亦足以明此是而彼非矣，況歷歷者此乎。祇緣近代以來，隴西人文湮鬱，著述鮮少，遂爲河東攘取，更千百年，人無拈出者。夫攘不攘，亦何傷？忠孝節義，天下之公論，賢人君子，古今之共師，吾而誠有志乎，千古猶旦暮，萬里猶比鄰，河東隴西，孰非我闕？在此在彼，豈暇深辨。但以神之享祀，必顧其安，而祠之妥神，當求其是。二賢之神，遊于隴西，今時之祠，舉於河東，謂二賢入周畿而歆之乎？是當千百載猶飢也，可哀也。當道君子，誠念此而興復遺跡，表章崇祀，比之河東，世世不絕，俾二賢者生雖爲殷周之餓夫，沒不爲若敖氏之餒鬼，則二賢之心白，而風化所關非小也。斯區區所以致辨之意矣。

予寓居陝之三原，自冬徂春，與揚州崔闇修唱和甚多。雪中和東坡韻，分得八首，其春初詠雪二首甚佳，予不及也。連關篇底避飢雅，萬里塵飛儼素車。夜半黑窗疑缺月，春初枯樹忽開花。壚邊樽鼻難收市，江上漁蓑不返家。最是客程愁欲絕，行行迷失路三叉。百草萌芽出地纖，東風舞雪減威嚴。開懷共擊鳥鳥缶，擬闕遲歌昔昔鹽。萬里遥平封蘚屋，千山頭白擁樓簷。只憐鄰婦慵開鏡，抹粉頻呵凍指尖。

秦中梅花絕少，有一種梅轉而杮色者，曰山桃花，亦開在春初雪中，艷甚。故予和坡韻，有山桃寒重亦能花句。昔戴文進寫紅衫釣雪圖，未免著意，惜不見此天然妙景也。

無錫華鳳超以部郎家居，大兵下江南，卽閉門不出，已七年矣。其從子姊偶一登堂，鬚髮宛然，爲奸人所首。撫院下縣捕之，時傳聞甚閧，子姪勸其薙髮以免禍，不聽。縣官捧檄至，勸其少薙，卽可報命，又不聽。方巾便服，縲至姑蘇。撫院姓周，雖巽，頗訝重之，傳令薙髮相見，出櫻帽□□并薙具至客館，終不聽。衙卒擁之入，脅之跪，不可，擊碎其膝，下之獄，解北死。其從子聞，一慟死。息痛夫亦自經矣。

李定國始封秦王，秦王孫可望所欲封者也，怒甚，入朝請誠者，使人刺殺首相嚴，于是秦王歸可望，而定國改封安西矣。定國兵三萬，頗精練，盡心于永曆。可望則擁三十萬衆，常窺貴之門戶，有逆意。甲午冬，永曆密敕定國來安隆護駕，中途爲可望所獲，可望又怒甚，僇大臣數十員。兵部尚振楊愬其跋扈，疏其二十四大罪上之，歸而自縊死。先是壬辰春，永曆大擧出師，兵分三路，可望出辰沅，定國出桂林，撫南王劉興秀出保寧。可望破辰州，止兵不進，興秀爲平西所敗，死者萬餘，遁歸成都，獨定國銳甚。定南王孔有德遣驍將率師禦之，一軍皆沒。有德懼，議明晨出兵扼險以待，而定國已至城下，城中將士有應之者，有德倉皇自焚死，部下皆爲所虜。定國下全州，長驅直抵湖之衡州府。衡州鎮將總順公沈永忠有兵三萬，聞定南王之死也，棄城宵遁。長沙撫院金廷獻扁舟載其家屬，出洞庭，沿長江至鄂州避焉，于是總司以下遁走一空，兵鋒未及，千里無人矣。定國駐師長沙半載，日俟西師，無應者，兵遂不敢下。當是時，永曆孱甚，

所餘彈丸地,人皆輕其一錢,不及定國之銳也,皆大驚,□□□□□會恭順王率大兵至長沙,而定國亦以孤軍老矣,旋而南,恭順勇悍,追至衡州,定國伏兵襲擊間,恭順猛追不戒,卒中埋伏,□□□□□□□□□一云,定國已下桂林,抵衡州,定南王自東越入,復桂林,將絕定國後,定國聞之,卷甲而旋,一晝夜行三百里,桂林之北有嚴關,爲控扼要地,有德將發兵守之,則定國已踰關而西,去桂林不遠矣,有德有驍將,素所恃,遣禦定國,定國大破斬之,乘勝攻入桂林,□□□□□□□.

明春,予至楚,長沙人皆言定國兵律極嚴,駐師半載,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輸買,定國所將,半爲羅倮猺狫,雖其士官,極難約束,何定國御之有法也,予又聞,癸巳,定國復攻桂林,廣南出象,古以之戰,定國以之攻城,桂林城門爲象坐開,城中皇急,以火禦之,得不破,軍營城下,營中寂然無聲,明日,銃三聲,師盡撤矣,城中猶不知,二日,發馬往探,始知在象州歇馬,紀律如此,可稱節制之師,故能以三萬之衆,出入兩廣,長驅千里,□□□□□□,然恃其材武,連年攻戰不休,有敗道矣,此兵家所戒,而定國不知,何歟,以古論之,定國其姜伯約之流也,天不祚漢,伯約何爲焉.

定國之敗於肇慶也,洪經略使人持檄招之,不從,因躬率大兵進討,將乘其敗而甘心焉,終不能得,先是定國舟載器械攻具,順牂牁江而下,水陸並進,攻肇慶府,肇慶介兩廣間,廣東有平靖二王,廣西有線伯,有總督,兩鎮,督撫標下,及各鎮將,皆不敢進,會朱馬喇統□□大兵而南,原議贛州養馬三月,朱老將知兵,至贛州,聲言養馬,而陰選勇士,□□□兼程抵新會,襲破山口守兵,直臨定國營,連戰二日,定國大敗,時定國營牂牁江北,使周金湯、高文貴合師營江南,金湯見定國敗,燒營夜遁,定國麾下死降殆盡,餘不滿五千,朱合兩廣之師,追至湯摑,不能得定國而還.

戊戌夏,每夜村落有怪,如魏,入人家作橫,爪利甚,專傷婦人,家家鳴鑼聚守,徹夜不寐,由武進而至無錫,與予邑,月餘始息,偶閱朱國禎大事記,萬歷壬午,湖州烏鎮,亦見此怪,每夜火光遍燭,中有甲士揮戈狀,鄉民呼噪,哨哭聲震天,經旬,廣數百里,有點者,見小舟中有人剪紙作人馬,長數寸,報捕之,隱形矣,嘉靖三十六年亦然,自杭州過紹興,直至寧波,有黃冠假符於市,捕之,其妖乃息.

鄒振凡先翟,博學善劍舞,爲人剛直,有豔趣,爲諸生祭酒三十年餘,及貢而卒,常訪友人方克敬,值方繞堂念佛,呼之不應,乃連呼十數聲,方怒曰,何疾遽如是,曰,吾呼汝十數聲而汝怒,汝終日呼佛,當何如,方亦爲之崛噱,君之談宕詼諧,皆此類也.

楊中洪爲部郎,鄉人有以白糧役至京者,叩門求見,中洪欣然具酒饌,召諸鄉人宴待之,明日,令長班持帖往各衙門,代爲輸納,事畢,不費一錢,後曹子玉在部,役者希風往干,子玉授意收糧官,身爲之居間,中分所勒,且揚示德色,而追其酬金,鄉人大窘,稱貸而歸,數年償之始足,即此一事,而二人之居官可知矣.

淨慈裕堂和尚,工詩畫,性喜遊覽,嘗買一漁艇于竹樹下,漫漫漠漠,烟水一灣,題一詞其上,來往烟波十年,自號西湖長,秋風五兩,吹出蘆花港,得意高歌,夜靜聲初朗,無人賞,自家拍掌,唱得青山響.

駱學使駿曾歲試予邑,童子,得黃子心眷,喜甚,拔置第一,于心方垂髫,其尊人則邑中名士介子先生也.

駱公因以孫女配子心,成婚之夕,燈燭交加,自舉箸接其舍焉,亦一時風流佳話也.

江邊船舟山下,有迴溜,秋風起,鰻魚下,操網于此,比他處利十倍,相傳東門外秦氏祖,與人爭此宕,官不能斷,乃熱桐油置銀錠于中,約曰,能赤手取者,世有此宕,秦氏祖欣然下手,銀起而手隨墮矣,迄今爲秦氏世業,人莫之奪.

楊嗣部嗣昌之討賊也,天子御平臺作詩,寵其行,所以屬望之甚厚,楊亦慨然以滅賊自任,時闖逆縱橫陝豫,獻忠踞張楚地,曹操、過天星、闖塌天、出沒兩川,其他股落尚多,楊開督府襄陽,三年,闖陷汝雒,操破川中諸縣,我兵猶然尾追,剿聚一隅,而獻賊由間道以十八人襲破襄陽矣,跡其致敗,蓋有由然,觀萬元吉之序籌軍錄,可以見當時之失策云,元吉幼弗敏,軍旅未學,武陵楊公授鉞專征,急于將伯是助,己卯十一月,自襄陽遣一介至永州,持郵符見辟,予封還郵符,辭以封疆大役,不敢冒昧嘗試,亡何,楊公悉索見任,閩撫多人,列疏上請,乃命元吉解永陽司李篆,以評事護軍,仍有旨勒限赴任,先是楚直指楊公薦余考選,撫軍方公薦余堪任武昌兵巡,兩疏俱下部,楊公銜予封還郵符之嫌,欲示裁抑,故其題疏云,臣在京在外,諮訪才能,稱本官堪任監軍道者十人八九,但推官資淺,遽難陞道,亦乞加部寺一銜,赴臣標委用,蓋明破武昌兵巡之薦也,予念楊公之辟可辭,君命不可避,引往役不往見之說自處,于是以庚辰閏正月,自永州募湖南殺手以行,瀟南殺手精者善用鈀頭,鈀頭與旁牌相類,稍狹而厚,橫有柄可持,能支敵馬與箭,我兵鋒鏑,藉以爲捍,戊寅歲,臨藍寇起,合兩越虔南之師討平之,黨羽實未能盡,至是俱願充督師健兒,以示湔雪,予捧督師檄,精簡嚴核,得一千七百人,偏裨訓練,必躬必親,從衡湘泛洞庭泊荊沙,所至秋毫無犯,三月之望,楊公劍節抵荊門,點閱當意,所用金錢,悉其疏奏明,予以是役,始得識楊公而,公詢人才孰可用,予舉成御史實慈對,予與公初相見,不直,則道不見,故且直之,公亦改容聽受,但不能實見施行而已,四月,從公駐夷陵,蜀偏單薄,警報狎至,閤公有憂色,予上書勸公,親詣夔門,大振軍聲,適公枉顧,屬予代行,且齎御前賞銀犒閫,予以五月初三日至巫山,曹過七股,亦以是日破大昌之巴霧口,直犯夔州,山背倚秦師賀李二副將、楚師張副將、及汪參將,各以追勦獻逆,麋集開縣,予乃冒洪濤以一葉試于灩澦,如馬如象之時,兩日夜至夔,與蜀撫邵公檄,催主客兵迎敵之,蜀中主兵素有名,浸假濫觴,倏脆不可恃,又多予虛,見敵即北,幸賴秦楚各將,夾持互用,曹過七股,先後俱殺,轉折入楊公十申羅網之內,曹過之爲賊也,雖號稱七股,惟操老而猾,過擁衆稍多,二雄氣力相倚,在上下田家諸壩,爲我所逼,欲返楚中,時值巴霧水漲,不能渡,遂閃我兵空處,復突隘之半耳山,犯下關城,予與邵公守東門,嚴檄各兵分走間道,出賊前阻賊,秦將賀李,由原路堵尖山關,楚將張汪及主兵,由雲陽堵淨堡江口,曹將在下關,因[illegible]箸人雀山貓兒窖,議以兩路取道至開縣會師,曹操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鶯,爲賀李逆敗于馬蹄溪,遂轉大寧之小嶺子,過天星率滿素,偷渡淨堡,楚將及主兵追至新寧達州壓北之,過天星與予所遣降將鄧國安,涕淚乞撫,猶豫未果,然予闞其來衷語,反正之志甚決,上書楊公,屬左師迎機解散之,二賊卒降,今降將惠登相、王光恩是也,初,獻逆自瑪瑙山敗後,精銳一時瓦解,止擁驍騎千餘自

隨。逃楚興歸間。予在蜀追殺曹過。上書楊公。宜乘其新敗。屬左師及京楚各兵進師合圍。楊公爲山寨諸生所賣。外以一二寄贼報功。而內輸兵情于贼。且待嚇來寄難接濟。挾其軍脅贼。以此得休息山中。養敗爲銳。有衆十萬。黑雲祥者。自歸州就撫。部下諸贼多抗桀不肯附。復相率而投獻逆。黨與稍衆。歸巴將士更以輕敵挫衄。獻逆遂得進據蜀界。將闖闚蜀。蜀土客兵盡往開達。追殺過關。撫軍止遣房旅三千人。付予鎮夔門。曹秦五股。潛據大甯。獻逆復窺蜀界。予百計支吾。遣降丁入曹贼營招降。贼約入楚就諸楊公乞撫。然操係老贼。香油坪之役。戕殺楊羅二將。疑我不赦。適京楚兵在豐邑坪擒贼得志。小秦王僉翅鵰諸股相率投降。曹贼見事急。遂與獻逆合夥。牢不可解矣。二逆既合夥。闖蜀之志益決。蜀主兵分守隘口。楚兵張任二將。自巴霧口營土地嶺。日待賀李分道進攻。賀李諸部皆降丁。雖驍勇能殺贼。舉進止自由。不可繩以常律。賀在開縣報推平贼將軍。復報留左供職。先是楊公入軍時。因左師戰後關防。請上鑄平贼將軍印佩之。後以左備強。密白中樞。用賀代之。既而左師有瑪瑙一捷。又極爲諸降所擁戴。楊公度未能動。復飛章留之。改賀另用。當獻之敗也。使得一大師秉執忠勇。倡衆先登。可以縛渠生致闕下。乃左以推新條缺。賀以留舊灰志。是以一平贼印。而失兩將之歡心也。故賀李之兵。自開縣疇還。予百計爲楊公畫策。終不可挽。請公以強兵一旅。自蜀壓贼。書十數上。不聽。張任兵僅三千。新增胡總統所募三千。皆市人。驟戰在土地嶺月餘。贼窺我虛實。竟爲所敗。予納降將士臥薪嘗膽。代蜀守隘。與操獻對壘而營。多遣降丁招降操贼。獻逆惆疑。遏曹贼恐降。以故不敢近予所守隘口。乘馬渡無備。遂襲破之。馬渡將破。巂一日。楊公親詣巫夔督勦。予力勸公攜左師自隨。以盡贼爲主。先是操過二贼最相親。比過就撫後。獻逆日

令人恐喝操贼云。過某雖降。附部已解京。獻佯矣。若楊公肯依予說。攜左師自隨。使過某于陣前招降操贼。操贼必降。則獻逆自孤。楊公以爲贼必入秦。止□予往巴達選銳尾擊。欲身督左師回楚。辦餉革。及贼已渡昭化。蹌劍閣。直犯川西。予又力勸公當用勁兵遏贼歸路。用主兵護守西南一帶城池。而用奇兵逐贼。使不得安坐飽食。書數十上。皆不報。及予兵抵安岳。聞客兵皆深入內地。擁擠一隅。歸路盡空。再上書條畫。力言不可。公批答悖悖。予自是矢不復言兵事。已心知贼得勝算矣。贼走瀘州。止有一路出立石坫。可從北潰。予方悄兵遮擊。不虞秦師于小市廂隔水而陣。致贼折回原路。予聞訊。即欲取捷道。仍扼綿灉。楊公日飛檄來淳諸將。以爲距贼不宜太遠。諸將囁嚅。計無所出。咸相約尾追。又予所望猛帥舊部曲止六百人。借用左師降丁。皆驕怯不用命。逐贼四十餘日。至開縣始及之。猛帥及劉士傑先以百人挑戰。贼勢披靡。會日暮雨作。諸將皆恇懦。兵返走。前隊爲贼所截。猛帥元子劉弁等俱殲焉。聞楊公至是亦悔不聽予扼歸路之計。然已無及矣。我兵以辛巳正月十三日與獻操開縣交戰。十九日闖夔山之天羅寨。從夔城上望。贼騎歷歷不滿數千人。初。楊公報贼入川西。始反前令。讓左師夷夔迎勦。差使有某者給楊公曰。左帥已至漢中。既慮己言不實。又紿左帥云。贼必往潰中。于是左帥自襄陽往。楊公調兵之使凡十九道。聞左帥云。昨歲若依督師令。反旆興安。瑪瑙安所成功乎。其往遂決。以故左帥入漢中。贼出夔門。若巧相避者。楊公所攜多川湖步卒。皆落贼後。襄陽守備不設。二月初四日夜。贼哨報數十人襲破襄城。襄城

人盡逃。越卅日。獻逆馳至。襄國主遇害。遂由白馬渡而北。蹂踐中原矣。予以正月十七日。單騎至夔。遣人至開縣。敦趨猛帥收召敗卒。來夔扶傷弔死。以厲忠憤。將背城借一。廿七日猛帥與楊公悉至。二月初一日。楊公更勸予督川湖兵三千。下荊沙護藩。三峽石尤大勁。以初九日始抵沙市。即聞襄陽之變。十七日楊公亦自夷陵放舟抵沙市。覓醫于荊南巡使者。至廿八日疾大作。予與道府入視。勸令及早部署兵餉各務。且引古人述呼渡河之事相勗。公重嘆。闔嫗目視手顫。卒不發一語。三月朔日。長逝于徐官之別業。予身任護藩。盧公逝後。軍中必有變。川始詔故事。代爲收拾一一。繕疏上聞。華容孫中丞齎以書白予。謂楊公遂厥王事。例有遺表。應使宜代草。爲賁官端諸賢請貸地。予答孫公云。公病篤時。某力勸公子以此啟公。公寂無一言。若今捉刀爲此。此豪傑所爲。非先帥勿欺之義也。初六日四鼓。公闔逝。丁勾黨潛謀。縱焚稱叛。予急就猛帥。道鍵兒蕭數收捕付誅。潘封以宿。幸得免于襄陽覆轍。猛帥力也。公未逝時。寧夏兵三千。奉旨入蜀協勦。衆議以猛帥節下無勁卒。屬予力勸公。遣調來楚付猛討贼。及公逝。衆又屬予暫止蜀界。已經題知。而蜀撫廖公具餉爲難。急欲遣之出蜀。予更謀于楚南臺。使介就鄖中與猛合營。疏請比督師標兵例加月餉。有差。條議甫就緒。而先太君訃聞至矣。先太君産自楚閩方公萬予分臬武昌。欣得就養。後見爲楊公所縻。倚閭過切。感疾不瘳。不孝之罪。尚可勝言哉。尚可勝言哉。自念予生平有介癖。不能擇官而居。猥以十六年司理。止因封還鄭符之嫌。隨司一席。巧相傾之。彼軍前營營無官而有官。

有官而速化者。其貪佚淺深。爲何如耶。然予既以身許封疆。自分吾守吾拙。恥效營進者。枉出塞詩云。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聊用自勉。至于有謀必告。有告必正。明知納鑿。終未忍漬。認以誤封疆。潰州報捷。楊公借口未遇贼見糾。鐫級戴罪。維予昧不可則止之戒。爲是爲非。公道終常在人也。謹搜軍中管窺諸稿。摘其要者。按月分彙。梓成一帙。以備覽時者采擇焉。辛巳中秋日。南昌萬元吉題于苫次。

予邑顧公諱言。爲南昌守。宴劉大將軍綖。酒酣間。劉公袖箭。命中而發。何其妙也。劉言此應急之技耳。公欲見之。請一發。爲公樂。因移坐前軒。使人掛一銅錢于坐後數十步。劉左手持盃。而右手發矢。向後鄉之。矢矢貫銅錢而出。十發無一失者。昔蕭摩訶善鏃。齊西城胡弁大刀十餘人出戰。摩訶鏃中之。遂大敗齊軍。公之袖箭。蓋鏃之遺製也。

江邑破後。舉使著樓上。不知何女子被害于此。屍影宛然。體側臥。而髮植如竿。絲絲皆見。見者無不聳然。

昔永新趙烈婦死于明倫堂。每陰雨則血痕畢露。懷中尚抱一子。愈刮愈見。此皆英靈結成。非偶然也。

金道隱。諱堡。庚辰進士。爲永曆御史。彈孫逆廷杖數十。責。戍金齒。時瞿啓泉督師廣西。留之不行。孔有德破桂林。脅啓泉降。不屈。同張別山死獄中。道隱上書有德。請葬啓泉。有德義其請。許之。葬畢。即削髮被緇。僧服東歸。自號澹歸。今隱居廬山歸宗寺。司馬張別山。乃江陵之孫。癸巳。予登金山。讀壁間詩。有無月可憐山是客。有風却爲寺留人之句。

庚子三月廿八初漏。有星大如斗。光芒數丈。熚熚射人。自東方移向西去。

戊戌春。予游廬山。程公弦出其先祖諱宗撫夷雙觀之。西南風景。歷歷在目。蓋其時孟密與木邦爭地。相

殺.朝命公往勘.因從畫工往.偏寫一路山川.及夷人風俗.每寫一處.公卽題詩其上.詩頗淸佳.而劉本往往點竄.不類圖中所載.俗筆誤人.可爲三嘆.

孟密本屬木邦宣慰使.成化十六年.孟密侵木邦地.請從屬藩司.內閣萬安欲許之.二劉執不可.曰.此朝天子命三晉意也.土官宣慰聞之.誰不解體.乃卽家起公往勘.公南度南牙.撫定而還.南牙、山名.夷中之極險者.昔郭定襄登從千騎征木籠川有詩云.險隘南來鳥道牙.天分夷漢與中華.萬盤山繞一線路.百丈峯開千葉花.毒霧嵐烟相映帶.鳥聲人語共嘩呀.停驂每勞征南士.莫聽猿啼苦憶家.可以知其險矣.然卒立孟密爲宣慰.故論者罪公受安意旨.而何喬新撫夷序.又極論其往復辯論.爲有功.明事之未定.大都如此.

予邑北門外人.邊江.多勇而不好義.惟陸賓嶽以義聞.嘗入獄看一盜.盜對之泣.陸呵之曰.男兒死則死矣.何畏也.盜曰.予非畏死.但恨不見吾母一面.盜與賓嶽非素交.又非同邑.偶于道途閒相識如舊.慨然曰.吾當保汝歸.翼日呈縣.縣公以大盜死且夕.不許.陸懇請.願死不悔.縣公亦爲之動.乃召其家族十人復保賓嶽.過十日則代死.而盜竟過江去.十人駭然.乃謀以術絆賓嶽.日輪一人.徵妓歌呼.飲酒高會.十日不見盜.縣差到門.賓嶽起身便行.衆問之.曰.往就獄矣.尙何言.及上道而盜適至.賓嶽呵之曰.何不養汝母而復至乎.其好義如此.

青州徐振芳.一字大拙.宏光初立.從邱大將軍磊南下.左右幕中.磊至淮安.劉澤淸謀奪其兵.使所親柏總兵.陽爲好會.而陰伏兵殺之.振芳失所依.挈家居安東.予丙申入秦.過陝州.店壁讀其屬函谷關詩.有云.二陵風雨天連晉.六國旌旗地入秦.高岑名句也.振芳奇士.有膽智.欲一暢其所爲.悉不就.奉歸竟死.惜哉.

山西張宗孟.崇禎九年.以進士令郟.時流寇遍關中.焚掠及郟.公聞警.兼程間道入.率民登陴.賊中宵遁.公憫小民望賊奔入城.卒爲賊斧.乃擇形勝、建堡屬六十六所.每堡選發謀剛練諸長.給以令箭與棍.堡得義勇三百.月三操.多給火器.總計鄉兵二萬一千餘.而城中四隅築敵臺.中心建文昌閣.戰備所向.由是賊破他縣.而郟不敢犯.常一過城下.公登城謂之曰.爾知我有備乎.曰.知之.借道耳.公無我疑.其爲賊所畏如此.昔正德初年.流賊劉六、趙風子.所至皆破.許遂令樂安.預築城浚隍.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下開竇.僅容一人執刀俟.餘人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因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盡擒斬之.後人作詩頌之.以爲平原配.曰.平原太守樂安令.公之此舉.比于樂安.計非愈周.規模愈大矣.

癸未科.文運剝蝕盡矣.獨吳江吳日生.英偉浩瀚.嘉定黃緼生.博大嚴正.然二公不特異其文.其識見亦異.是科考選庶吉士.皆百計鑽謀.人有爲二公地者.二公棄之不顧.策騎出都.未幾變作.後大兵下江南.緼生城守死.日生起兵湖中死.其節義又異.天生二公.砥柱三百年文運.非僅一科生色也.

吾邑大酉山人徐益.工詩畫.喜吹笛.家貧.饘粥不繼.不以介懷.常臨風按笛.而妻曰.瓶粟罄矣.笑曰.粟罄

何害.悠然數弄.洒洒如也.尹偉如對雪有詩云.惟有高人徐酉望.洞簫一曲倚江樓.可想其風致矣.年九十餘.吟寫不衰.其山水蕭散數筆.傳者絕少.蟹則人家多有之.今益貴重矣.高風逸致.何時復見此輩人哉.

東鄉顧玉川.偉面長髯.如世所畫俠人劍客.善走.能日行五百里.相傳玉川少時憩山下.一病道者顧之曰.公能負我上山乎.玉川負之上.贈以一草履.自此遂善走.昔王進以善走.位節度使.歐陽修作五代史.深嘆亂世功名.可笑若此.今玉川生當盛世.雖無其遇.然以善走.出入貴人門下.貴人爭重之.

天香閣隨筆卷二

有姚姓者.脅隸黃將軍得功麾下.云.左兵東下.將軍師太平扼之.前鋒爲左所敗.得功怒.呼酒飲三椀.一馬直奔左營.時左兵勝還.方解甲坐臥.望見一騎.殊不在意.得功竄入營門.大呼黃闖子來.皆大驚.搶攘.後騎亦至.遂大破之.憶前歲遇一棒師.徽人.自云.曾客左軍中.因言左兵掠子女玉帛滿舟中.其將領皆方巾大袖.雍容養威重.鬬敵先戰.甚有以金錢倩予代行者.其言如此.此豈黃將軍敵耶.將軍葬太平城外.

左兵之東下也.以太子爲名.馬賊體甚.急移諸將西堵之.時豫王已下河南.使其時得一威望重臣.宣慰軍中.責以社稷大義.把臂庚衣.聲淚俱發.未必不回犯上之師.爲勤王之舉.譬如人家盜巳進門.而家人猶爭鬬不解.無怪乎其竟入堂闥也.

豫王渡河.兵不滿萬.合許定國軍.聲大振.先是定國殺高傑.傑妻邢氏.請于史閣部.必報其讎.定國懼.乃納款□□.請兵南下.而已爲鄉導.時攝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決.得定國乃決策下.豫王以輕兵遠行千里.直抵揚州.定國一人故也.

攝政王分遣肅王入蜀.豫王下江南.兵旣渡河.聞將黑劉自太行攻圍懷慶.其鋒甚銳.懷慶附太行.爲黃河.爲南北要道.懷慶守將戰死.衛輝祖總兵馳入代守.黑劉百計進攻.月餘不能下.乃退走.

甾豔國在紹興。以錢塘江爲邊界。開守邊諸將。日置酒唱戲歌吹。聲達百餘里。後丙申入秦。一紹興婁姓者同行。因言曰。予邑有爲先王故長史包某。聞王來。畏有所發。匿不見。後王知而召之。因議張樂設飲。啓王與各官臨其家。王曰。將而費。吾爲爾設。乃上百金于王。王召百官宴於廷。出優人歌妓以侑酒。其妃亦隔簾開宴。予與長史親也。混其家人得入見。王平巾小袖。顧盼輕溜。酒酣歌緊。王鼓頤張唇。手箸擊卮與歌板相應。已而投箸起入簾擁妃坐。笑語雜沓。聲聞簾外。外人咸目射簾內。須臾三出三入。更闌燭換。冠履交錯。傞傞而舞。官人優人幾幾不能辨矣。卽此觀之。王之調亦樂色。君臣兒戲。又何怪諸將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敗。非不幸也。予戊戌游山陰。登西施山。戲占一絕曰。魯國君臣燕雀羣。共言嘗膽事全無。越王自愛看歌舞。不信西施背逆吳。言戲而意則苦矣。

順治十六年己亥六月。鄭國姓舟師破江上。艨艟鬭艦。不下二三千。直抵京口。京口自張名振破後。備禦頗嚴。橫江架木起戰樓。設大銃。衆數十萬。番爲國姓所焚。乘勝營金焦二山。二十二日。□□□□□下潤城。留周姓者守其地。遂至金陵。鬨之。分舟師上安慶。□□□□□□□七月二十三日。城中乩。其無備。舉火焚其舟。分門出死士薄之。水陸營皆亂。一潰覽下。掠鎮江居民。揚帆下海去。時傳聞金陵已破。予獨決其不然。顧爲諸友訕笑。後問余何以知之。予曰。已定于七年前矣。名振之詩不云乎。薦留孝陵應有感。會將大纛祗龍津。龍津。南京龍江關也。彼至京口而不能至龍津。今至其地則其言驗矣。金陵安能破也。一時題詠。遂成詩讖。予之此言。識爲不知者答耳。其實予別有見也。

下海。六年。圍漳州。衆十數萬。漳州韓守將徐州人。明末梟徐州長鎗手三千征流賊。韓數有功。至是衆寡不敵。嬰城而守。以待救兵。總督張存仁救至。城中已絕糧數月餘矣。救兵不滿三千。城中亦有千人。內外合擊。國姓數十萬衆。皆披靡大敗。八年。復圍福州。半年。大兵至。復敗去。閩人懦。衆數萬。雖多、不能堵立。見敵皆走。安能戰。國姓乃以古兵法教練士卒。十三年。攻掠溫台。□□□□□□□□□□□會台州守將馬信與兵巡道有隙。捲衆歸國姓。國姓遂舉衆深入。十六年六月。兵至京口。先攻下譚家洲。斷其截江鐵索。時大兵雲集京口。堵兵登岸。國姓駐師江中。作欲登勢。大兵日夜提防。滿人衆。斂民家飯以給軍。軍士繼欲下馬息甲。江中戰鼓起。又倉皇上檣立。苛日中。飢能中暑。人馬皆病。二十二日。國姓盤衆上□□□□。國姓分兵營蒜山。明日。□□□□□□□□□□□□□□□□□□□□管提督西走。締撫院東奔。有某同知者。素爲鎮民所信服。一騎馳至城下。呼城上人曰。吾僑同知某也。來活汝一城人。城上人未信。免冑示之面。鎮江遂下。漕院兵至瓜州。又爲國姓所敗。脫亡無幾。并下瓜州。于是留周都督守鎮江。而大軍西上。周爲小將。戰於瓜州譚家洲。皆先登陷陣。足中矢不顧。由是拔爲大將。委以要地。國姓兵至金陵。三戰三勝。爲久困計。連結十三營。城中危迫。日夜備禦各路兵。而國姓以京城在握。不煩攻擊自下。會軍中有得罪者。暗縋入城。告以某處營虛。某日卸甲。制臺定計。乃遣人日操小舟。載酒肉。爲村民。穿舟師而市。七月二十三日。乃分遣管大人焚其舟。而東西出兵分擊其首尾。戰酣。潛開神策鳳門。擣其

中堅。蘇松總兵梁化鳳。關西人。以武進士起家。知兵善戰。諸軍戰久皆退。梁將軍敗退矣。望見火起。知國姓兵有變。復進戰不休。先是梁將軍從蘇松來。營于城東。不知制臺計也。制臺亦不告。以故俾其一營爲餌。亦制于東。故西得成功焉。國姓兵大敗。走八十里。始及舟而免。斬其將三十餘員。甘余二大都督。國姓所倚。皆被擒。國姓遂收兵趨鎮江。合周將軍兵。慟哭下海去。

偶閱常州府志。見宜興玉女潭下。載東坡調水符詩。不覺失笑。此詩乃東坡官鳳翔時。遊終南山玉女洞所作。讀其遊南山諸詩自見。志爲唐公鶴徵與吳俗治諸名公所修。何憒憒也。宜興志于蜀山下載徐尋隱于此。竟所隱居者。湖州之蜀山。非宜興也。循其名而不考其實。修志者往往若此。

熊廷弼督三吳學。以威嚴御士。士皆凜凜。公見童生顧考者。不必待府縣試。即門而入。文理通者。即時送學。否必痛責之。每閱文至佳處。連舉數大觥。或拔劍起舞。先是無錫鄒愚谷校文三楚。付卣公數十。公至首謁愚谷謝曰。不是老師三十板。焉有今日。

永平道張公春。□□十年不剃髮。不改冠服。始終不屈。某王善待之。時遣使餽食。公曰。此吾□□土地所產之食也。吾當食。每箕踞慢罵。左右不能忍。慫恿某王殺之。某王終不殺。病且死。上書某王。勸以□□□□□□□□以順天意。嗚呼。公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或曰。監軍道吳春。

江西金王之變。操兵而赴者。日以千計。不旬月。衆至數十萬。南昌城中。街巷皆滿。家有數人。時李虎子攻掠東粵。金聲桓欲開贛州。以通聲氣。會守將不從命。乃率兵泝流往攻之。贛州天險不能下。胡譚將軍兵渡鄱陽。乃返。初戰敗去。□□□將其舟背進。再戰。金王大敗。譚將軍知其糧少援絕。乃結長圍。以待久計困之。城中百萬之衆皆餓死。

王陽明提督南贛軍務。會勘事福建。至豐城。甯王變作。豐城令顧泌奔告。陽明乃返舟吉安。馳檄會兵。予以爲此飾詞也。勘事福建。取道汀州。不過十驛。若下贛江。過鄱湖。遡盱江。或遡上饒江。過嶺。下建江。迂曲數千里。若云順道杭州省親。不應先私後公。此必陽則往賀甯王生辰。適有天幸。不遇其禍。故爲此以自諱耳。究竟大丈夫處世。磊磊落落。甯王未反。則爲國藩。理當賀。既反。則爲國賊。理當討。各不相妨。諱之適彰私見之未融也。

予邑戚伯屏勳。崇禎朝中書舍人。閏六月初。大兵將至。公亟令妻子出城。人勸公并出。曰。吾爲王臣。義當死。不去。及城破。公書壁云。不敢效古人之忠貞。但願冠帶見先人于地下。書畢。舉火自焚死。□□燬。獨所書壁巍然峙立。墨汁淋漓。書法遒勁如平時。

平西王妃陳氏。名元。武進奔牛人。父好歌曲。傾貲招善歌者與居。家常十數人。日夜謳歌不輟。以此破其家。由是謳者不來。家居無聊。有一子甚騃。顧其女倩而慧。恆教之歌。蓋以自樂也。父死。失身爲妓。予邑金霱進貢二山之子若甫。往金華省父。道出滸關。見之悅。輸三百金贖之歸。室人不容。二山見之曰。此貴人。縱之去。不責贖金。田皇親覓女優於姑蘇。得元。歌舞冠一部。平西旣破闖賊。入京都。宴於皇親家。出女樂侑酒。時平西入關討賊。苦形勢絀。必報君父讎。以五千兵破賊數十萬于永平。連戰至都邑。疲敝數月

安。至是賊走。復始解甲數飲。有一夕之樂。見元豔甚。而晉淑又精。獨戲數齣。視元。及元捧觴為壽平西前。平西連舉數大觥。是夜。皇親送元平西軍中。會平西鎮漢中。正妃賀于都。元獨從平西。寵之專房。元有數智。得家人心。皆畏而愛之。事事如正妃。平西移檄江南。為訪其母兄。撫按下之武進。榜于通衢。旬日。其兄聽而村居。不知也。其親戚知之。奔以告。其兄不敢認。細察檄中姓名居址。果其妹也。逡巡久之。為衆人慫慂。乃敢自言于官。官發人夫傳而去。元聞母兄至。擁侍女百餘騎。出郭來迎。其母髮年。見□裝飛騎至。已惱惱矣。及相近。元跳下馬。抱母而泣。母不知為己女也。驚怖死。久之乃甦。由是不樂居府中。數請歸平西。乃厚賚遣之。先是□□妃至。平西出迎。閉帳房不與平西相見。曰。必殺元也。偷後入平西從諸將千騎。揭揭而出。見妃拒之帳外。有慚色。平西二姪婉曲調之。妃終不聽。元聞之。謂平西曰。妾久有修行志。蒙王愛。故不決。今願辭去別居。布衣疏食。禮佛以畢此生足矣。平西不得已從之。二姪如其言往告。妃猶不許。二姪曰。今者王同千騎出。若不許見。使王何以面將士。妃悟。乃傳令啓帳房。與平西會。元由是另居一室。隨通飲食。平西至。呼之亦不見。

夏孝廉□□子某。尹解元濟如子某。同往虞山謁錢牧齋。刺入。牧齋以通家年姪。故命家人具飯。出見。首問席帽山人。二人愕然相視。不知所謂。及別去。家人請帖往邀。牧齋笑曰。席帽山人尚不知。且省却一席飯。

順治七年。庚寅秋。萊州總兵海時行反。率衆南下。總漕沈文奎拒之於河。賊不能渡。循河西走。文奎亦從河應之。北府總督馬文輝日夜調兵。自大名逐賊至永城。兩軍合。初戰。賊銳甚。兩軍不能當。督臺急自披甲臨陣。斬退走者。于是諸軍復進。殊死戰。賊窘。大呼請降。有高兵備者。單騎馳至賊旗下。受其降。蓋十月二日也。時祖公是岳。改調睢陳兵備。歸永。其所轄也。行至商水。聞賊將入境。留家屬於商城。兼程抵永。而賊已敗矣。督臺獎其壯勇。明晨。會衆官于堂上。召永城令楊祖南數之。將以軍法從事。祖南閣中人。以甲科令永。賊去城七十里。與大兵遇。戰十數合。砲聲震天。而祖南偵探不設。城守不備。夜半。督臺叩城門而入。祖南猶不知。在至堂上。祖南乃起。督臺追賊墮河。衣甲淋漓。急索公館。祖南乃引督臺遍民家問寓。督臺恚曰。此無學官乎。乃館之明倫堂。由是大怒。并罪及歸守王登進。諸人悚懼。皆無敢為二人言者。祖公獨婉轉解救。督臺怒釋。乃命登進而薄皰祖南。祖南得削職去。時行之未反也。河南人張明宇流寓儀眞。賣燭糊口。有男子過曰。好大漢。乃如此終身乎。我富貴可隨我行。明宇隨至江邊。登巨艦。見所謂某伯楊鯤者。給以總兵劄付。令往河南鼓衆起兵。期以十月朔。明宇至歸德。聚黨百餘矣。有老嫗于棉花田中拾一紙。持以示人。乃永曆扎付也。首之官。將密捕之。其黨有桑生者。獨與父居。謂蒙精大六壬數。夜過明宇曰。事敗矣。君與我俱去。遲則禍至。明宇請待明晨。桑生乃棄父獨遁。夜半捕至。擒明宇黨羽皆獲。桑生之父亦不免焉。丙戌。漢中鎮將賀珍起兵恢復。武天定畢棠昌應之。合兵圍省城。十八日後敗走。天定奔歸永曆。

大同總兵姜瓖反。榆林王副將永強偕高名顯乘勢起兵。席捲南下。所至迎降。皆改官易冠帶。旋趨省會。至富平。卒遇平西大軍。出不意一戰大敗。追至延安。圍名顯于吳堡縣。三年始克。

甘肅獨人反。勢甚猖獗。數千里響應。兵抵鞏昌矣。大兵至。戰敗。追至鎮城。竭力守禦。有麻將軍者。驍悍。披三重甲先登。遂克其城。

丙戌七年內。陝西三大變。聲勢猖甚。兼南北兩山壁險。覬覦者尚多。陝西提督。□□傅將軍。□□□□□□以簡靜鎮物。故秦人雖狡悍。經三大變而本不搖。各省□將軍或三四年一易。傅將軍十餘年矣。

黃子明訪予綺山精舍。留詩償望。予歸過訪亦不遇。後緘詩寄予。前詩云。閒步山前意悄然。野花如綺似當年。千層石黛奇堪繪。百尺松鱗勢欲騫。樵笠遠頭衝細雨。佛燈分火試新泉。我來君往空惆悵。夜話何時一榻連。後詩云。蹋若幽閒到處家。相思遙望綺山霞。題名但見舊蒲葉。會面眞同優鉢花。知有新詩供獨賞。不將奇策向人誇。何當就爾談終夕。細指山陬與水涯。子明少擁萬金。頃以族難貧。釜塵撫罄。楚子[illegible]。呼租吏日夜叩門不絕。而吟咏自如。父子唱和。其堅忍有古人所不能及也。

湯伯蕃入山訪予。道得一律云。立春登峻嶺。俯視大江開。僧杖穿松出。樵歌過隴來。笠低雲氣合。履厲鶴雛猜。怪道山中煖。溪邊先有梅。

祖大壽祖墓在寧遠。每夜有白氣二道起墓上。光燭天。白兵象也。故出將。大壽之父為遼東副總兵。驍悍□□□□□因名祖鶴鷹。言其勇而捷也。功為李成梁所抑。不得大拜。今一門四固山公。外甥王。即吳平西也。餘總兵督撫以下。共數十人。富貴之盛。中朝無比。噫盛矣哉。予觀牧齋少陵詩箋。如寄韓諫議太子舍人張遺織成褥段。深嘆其好學深思。能得古人心肺于語言之外。至塞盧子一首。未嘗不笑其鑿也。蓋五城者。三受降城。定遠。豐城二城。在朔方營內。即今之甯夏河套一帶。張說為朔方軍節度使。往巡五城。措置兵馬。即其地也。盧子關在今安塞縣北。一百七十里河套內。與靈武東西徑直。若出太原。旁塞西行

渡河。據盧子為中趨。進薄靈武。不十日可至。二崤。函谷界長安洛陽兩京間。為往來必由之道。時肅宗即位靈武。收兵東向。進屯長安西。刻期收復。而祿山僭號洛陽。思明秀巖攻取兩河。我攻長安。賊必自洛陽來救。行在必虛其從崤函正道而來。而不知由間道走朔方。出諸軍後。雖不救長安。而長安自解。何有於崤函哉。兵法守其所不攻。攻其所不守。所謂不意之師。行無人之地。擣其空虛。傾其本根者。賊計殺。未必不出此。故公慮之尤深也。當賊克京城。隴右騷動。吐番生心。自裝仙破賊。克扶風而守之。而後秦隴安堵。靈武移以南徼。扼盧關以抗思明秀巖。即如守扶風以制山賊。與見夷也。此引之以證盧子之要害當塞耳。賊犯我。必兼行捷取。攻我無備。我防賊。亦當見可而進。事在不疑。故曰疾驅。故曰速如鬼。詩意甚明。而解者說夢。由不辨方隅。不知道理。不明時勢。不諳兵機也。

網巾之初興也。以髮結就。上有總繩拴緊。名曰一統山河。(或名一統天和。)至末年。皆以結鬃。淺不過二寸。名曰懶收網。興亡已徵于此矣。是亦服妖也。

甲辰。北門外有王姓者。一子年十二。熟睡數日。及醒。陡長三尺。巍然如巨人。兼有大力。以手指運磨如飛。

乙巳祝塘孔氏女嫁王姓者，不半載，月經不斷，忽產小人一雙，長五六寸許，手頸具鉤，如世所畫和合，以五行志言之，小而變大，草莽中必有蝙起者，兩兩鉤連，必有盜賊比附而起者，此皆所謂人妖也。

江邑顧赤文，幼業制藝，略能涉筆，為令士仁政不善，有投匿名帖者，臚誣其歲，疑為赤文，夜半，點卒杳人圍其室，搜獲之，竟逸去。時張公國維為巡撫，偶為同年子上謁，赤文碧眼黃須，善為儀觀，談吐嫺雅，張公不之疑，皆接具殷，遂買巨室于蘇郡中，陳設古彝鼎玩，其書籍滿架，虎邱設樓船，作伎樂，與諸大老日事游宴。時一回家，青油轎乘，行李充塗，邑人目之，而莫敢誰何也。有一弟善走，能日行三百里，專剌取人事。一弟善篆刻圖章，自京貴人，外至司道，以及鄉紳印章，列左右，其僞書遍行郡邑，不專借張撫院也。兵舉兩浙，駐節江城，公文往來者，先投至赤宅，凡私啓文書者，用燒酒微濡，待其墳起，赤文則手裂之，闖巢，換封箱付之去，若私書然，其膽識無忌如此。大兵渡江，黃將軍飛走太湖，赤文從之，敗於吳江，脫歸，冒錫邑已故顧紳名，見土撫院，土奇之，薦于洪制臺，洪亦奇之，上疏稱其才堪一面，請以沿江監軍道授之，命下，自江常發至錫邑，怒詈丞之見殺也，責而數之，丞懼，求援於顧孝廉某某，廉得其僞，見撫院言狀，時敕書已下撫院所，竟以奸人論，置之法。

山西馮皋謨以進士令予邑三年，明察精勤，人不能欺，可方明之岑之豹。之豹，廣西人，猺種，以春秋中進士。魏黨周應秋子中于其房，先是應秋令其子拜于門下，其妻力諫，時魏勢張甚，不聽。後魏收，岑竟以此削籍。皋謨入丁酉鄉簾，老吏沈某為富人通節，綏頰再三，皋謨週上科事，儼不敢應，上科科場事發，房考皆要斬者也，吏才如岑馮，而勢利所是不能自主如此。

乙卯，郡城南門外數里，村民場上，地裂出血，流成溝澮，城中于某夜，合城盡聞鬼哭。

甲辰秋冬，日旁有數小日，每當日之出沒，跳躍于日之左右，而日上有一日，摩蕩不止，或云有小日數百。

丙午，由里山前居民王姓者，妻產一子，猴頭鷹腳。丁未，于塘民家產一子，兩頭四手四足。

順治四年丁亥，常郡五邑同日起兵，□□武進，白土地方聚衆數萬，五鼓薄郡北城，放火燒門，夏府公同黃同知馳至，門將破矣，夏領家丁數十騎，開門殺出，黃止之，夏曰，彼衆雖，天明則其勢成矣，此時不辨我多寡，可破也。遂衝過弔橋，數萬衆皆散走，夏逐入，生長邊方，久更兵難，故知兵如此。

二老坐談今古事，水邊疎樹好風來，悠然同眺吟情逸，山半白雲合復開，塵垢何曾累耳根，蓬頭赤脚玩乾坤，筒中撥動其消息，散作雲烟自吐吞，此吾邑大西山人題畫詩也，萬曆間，吾邑有滄洲詩社，社中如許伯清、張貓吾、鄧濟川，皆有文有行，而西皐品致尤高，山人詩有數卷，亂後無從訪覓，惟有隨見隨錄，庶夜光之珠，不全瘞泥沙也。

徐仲昭先生諱遵勛，晚號十借居士，攻古文詞，頗得曾王之妙，遇人恂恂，若不能出諸口，下筆則滾滾數千言，風馳浪湧，若古人所謂成誦在心，借書於手矣。詩尤高雅，錢牧齋極推重之，比于國初之王原吉，與張岵望育葵同筆硯交好。丁卯鄉闈，兩人適同號，岵望書義三篇頗得意，而經義不稱，仲昭授以經義四稿曰，請成子，因挪卷出，岵望遂以經魁名世，而仲昭僅晚得拔貢，未授職而鬪變，又十餘年而卒，有詩文

數千首，手自刪寫，付其甥曰，吾無力壽之梓，有借抄者，汝則與之，沒後幽不示人，將掩為己有，若郭象之于向秀也，仲昭有族兄為僧，號牧，其老與仲昭相頑，頗親侍密，為其書記，後仲昭數年卒，其徒遠去，無從覓其稿，庚戌秋日，得仲昭山中三字韻詩十七首于鄰僧，備錄于此。

占得山中第一龕，軒窗面面俯烟嵐，廣陵散絕冰弦七，欸乃歌傳水調三，盡日跏趺雙足逸，有時詩口一肩擔，漁郎欲問桃源路，萬樹琪花是指南。

脫帽披襟曠翠嵐，孫登柳下兩何慚，酌泉松際神俱朗，枕石山頭夢亦甘，但放不須名第五，能癡何必絕成三，牧童漁父來山徑，暫拉風前作塵談。

一几清風薄數函，支頤無語對山南，才窮皆覺新情少，興至還將舊句參，研底九州皆履入，馬頭五嶽已過三，太湖萬頃杯前瀉，好挾扁舟問遠嵐。

烟塵淡淡草毿毿，新綠殘紅自戰酣，莫嘆生年不滿百，祇憐春事已過三，花飛滿徑成丹碧，柳色連天淺蔚藍，偶一登樓輕燕入，若為王謝話呢喃。

朱闌白板接精藍，花雨長飛貝葉函，鹿苑千門歸不二，虎溪一笑偶成三，法身自合隨緣見，大宅還應作偈參，設道探豪妨白業，須知辭叟亦相疊。

披裘帶索笑腦柑，牛馬隨呼應自甘，非陸非舟需可二，為稽為阮亦堪三，鑿坏遁去今何敢，挾策游來儘已諳，多是忘機無繫著，白鷗黃鶴盡交參。

坐擁烟霞啓石函，騷壇法苑各分參，鳳衰不礙苞成九，龍臥何須顧者三，寂寞自憐揚執戟，風流偏喜杜征南，醒來多少塵勞夢，輸得山泉似醴甘。

蒼茫斗氣劍光涵，秉燭宵遊不厭酣，吐出英談頻捫蝨，拈來險韻似抽蠶，莫云儀事多陽九，且任時情自暮三，明月闌干長徙倚，銀河如練落寒潭。

唾壺缺盡氣難含，擢折雄心髻髮鬖，旗鼓代興難借一，文章鼎立且分三，中原久矣推江左，斯世何人繫斗南，咄咄書空聊歎息，威懸蓬矢號為男。

變幻風雲在立談，漢陰抱甕我能甘，愁看西子顰為態，愛殺南宮拜亦憨，名讓後來推第一，品齊下乘自居三，山村故事須妝點，對草汀花滿鬢鬖。

天高晴影散層嵐，水石清芬似出藍，祇任陰陽分甲乙，莫從前後問庚三，法為泉寶納嫌貼，多向糟邱不耐酣，忽憶長安車馬客，春來多少望江南。

大地山河在一龕，須彌芥子不須參，聲分星斗文成五，龕貯神仙字有三，閒處翻添閒事冗，苦來祇覺苦吟甘，題詩漫虎勞相憶，風雨牀頭執對談。

且喜生來免負擔，草衣木實淡能堪，有文難送韓窮五，是璞曾經楚刖三，越水吳山容短鋏，方言鳥語入喜談，花開花落尋常事，阮北何須笑阮南。

百花深處百花潭，齊著東風草木馣，翠嶼水聲環五五，屏移峯影自三三，輕肥隊裏歎如沸，紛華叢中能

若黎，笑我芒鞋無地駐，好將雲徑叩松扉。
有客攜尊駐短驂，殺香笋嫩好分甘，行藏未許時人識，風月偏宜我輩談，縱飲莫辭杯罰百，盛時亦復鼓
過三，作聽同學春飛捷，不覺悲歌拂劍鐔。
花開臺榭竹開扉，百折逶迤放客參，平樂按歌懷中報，黑□移石動丁男，傍湖括出芙蓉九，觸地能□鳥
嶒三，落拓無錢難買宅，借山權作住山莪。
元駒白鳥智光涌，嶽瀆分條在一龕，但向儀揚觸害馬，莫從去婦問遺簪，懶人自有難堪七，大業何知不
朽三，烽燧九邊連九野，樂郊誰說是江南。
超世，題沙河道中詩云，蘼蕪山下路，楊柳水邊村，馬足銜泥滑，雞聲帶雨喧，野蠶繭常被，草屋廟爲門，忽
覩汙樽飲，猶思古俗存。
遼安府城西北有山須水注之，有司馬溫公讀書臺，其下鑿石爲洞，上讀司馬東崖四字，先是爲積土所
淤蔽，歷戊子，水嚙石出，見洞中一詞曰，楚山青，渭水綠，春風蕩漾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酌，歌相續，
信洋沈無拘束，釣回乘月歸灣曲，酒盈尊，雲滿屋，不見人間榮辱，梁谿陳卿茂、字本符，予未識其人，曾于
友人處見其詩箋一幅，玩其詞意，亦今日之遺民也，云宋季諸老詩，如程自修嵗月百聚集，江山一笑歸，
花鳥偏于前輩好，江山更有後人哀，如冉務士論原無的，人生各有終，雪泥幾年白，山是太古青，如師巖
大言闊步好公卿，三百餘年涵養成，既同事王室，于義如弟兄，不愁逢魍魎，可笑繫麒麟，如汪淮擁空貲，
葉晚風定，飛蓋碧天晴，鳥回，如皇甫子明社稷資高算，髭鬚近暮年，龍蹲虎踞江山大，馬去牛來社稷空，
如魚潛兒子歌鴝鵒，幽人拜杜鵑，如楊應登聖朝臣已老，往事客何言，皆從江山變易之後，以淚淚爲詩
歌，令千載後人歌呼不絕。
松陵沈自徵，字君庸，譔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三曲，極盡豪宕激昂之致，徐文長之四聲猿，不能及也，君
庸少年裘馬，揮斥千金，負縱橫捭闔之才，游長安塞外，竟不得志而死，妻張倩倩，美而慧，工詩詞，幽居食
貧，常于寒夜憶夫，作蝶戀花一闋云，漠漠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淚濕霜花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
綠西風片，千遍相思纔夜半，又聽樓前，叫過傷心雁，不恨天涯人去遠，三生緣薄吹簫伴。
辛亥秋日，過石墩庵，庵僧出八景圖示予，各有詩，乃大西山人徐益筆，予把玩不忍去手，又出半村袁文
可若山雪霽圖，圖後書云，壬寅季冬十日，見吾陳子邀飲若山時，雪初霽，同事者吳且浦、沙若河、花左峯、
王雙汀、卻巒崖諸子，皆疎放出群，而悲興賦詩，觸予醉中不自能也，因繪一圖以記一時之跡，此日凭孤
闌，雲低雨欲來，山陰殘雪在，江岸亂帆開，直北關河渺，征南鴻雁哀，故園風物好，把酒一登臺。
滁州北有關山，即古之清流關，險阨爲南北要路，地過此北走中原數百里，皆坦道，南唐姚鳳、皇甫暉守
此，周師不能過，宋太祖得趙普策，自閒道入，始克之，南渡逢不能守，萬歷時，尹澹如北試，過關山留題云，
擎天一柱鎮神州，南老烟荒劇可愁，莫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閉自春秋，當是時，天下全盛，戶留行客，犬
足生龍，朝野嬉恬，士夫玩愒，而尹君獨深憂若此，厥後盜賊縱橫，越關山而攻滁州，太僕卿李覺斯、知州

劉大棨，極力守禦，城雖不破，而城外數百里，居民殺戮殆遍，南破和州，及江而止，尹君之言驗矣。
春日過祥有三谿峴出其高祖夏滃先生畫卷，花凡數十種，種不一筆，筆不一墨，不拘形似，而丰神特妙，
同時鄭薇山亦善花卉，頗自矜許，而推重先生不容口，觀其所贈長歌，可知已，夏滃先生神骨清，竹騎麟
鶴遊赤城，歸來高臥與世隔，軒窗白日烟霞生，呼吸五嶽飽元氣，吐納總是瓊瑤英，有時信手作圖畫，意
匠往往歸天成，楚畹之崗湘江竹，叢久無人問幽獨，先生下筆自不凡，一枝兩葉開秋菊，洛水還添步月
魂，女冠愛著朝天服，縱橫偃仰各盡態，須臾滿紙驚神速，封題遠寄草堂來，展卷忽令心眼開，飛飛屋裏
碧雲亂，颯颯耳畔秋風哀，昔人已辭彭澤令，我欲醉登宋玉臺，銀河之槎不可致，獨心彷彿生塵埃，先生
定是羲皇叟，古懷直造無何有，落日相尋路不迷，菊下同傾一杯酒，他時更擬邀群仙，坐覽八極周雲烟，
公還騎鶴我騎鵠，招攜再踏蓬萊巔，夏滃自題畫諸詩，乍雨乍晴風力微，山花濺花撲欲飛，急走南鄰
覓酒伴，日日看花醉不歸，太湖石畔草堂前，昨夜新開粉牡丹，露重曉寒扶不起，一枝一倚赤闌干，直與
宮梅絕後塵，雪霜叢裏鬪花新，流傳不用重題請，已有陳王賦洛神，水仙，爲有鹽陽質，不爭桃李芳，最憐飄
落處，遺襪舞衣香，分得猗蘭種，春來自作花，一情真徹骨，偏稱野人家，梨花，三月暮春水，一帆高何處村
醪熟，輕舟且自操。
江邑鄭欽文字徵父，別號薇山，先世自交趾來歸，鄭其賜姓也，詩做唐，婉麗清新，善小楷行書，深得趙文
敏筆法，畫能寫意，尤工花卉，同邑觀察沈建南、大參季連江皆重之，而尤與大司馬劉公應谷相友善，自
宦游以至致政四十年，無一日不與俱，有紀游倚竹二編，友人吳撝謙選得若干首壽之梓，總名鄭山人
詩集。
尹澹如工書，每以意爲之，初仕中書舍人，與錢牧齋同年，甫最相好，牧齋以詩嘲之云，書家近見尹中書，
書不中書論更迂，叔重說文皆欲改，中郎石刻盡爲奴，□□有盤曲如蛛網，□□橫拖學鼠鬚，聞說三倉
無此樣，多應變體趙凡夫，澹如答之云，詞林久矣不中書，却笑中書書說迂，誰向結繩窺象帝，但將新様
付官奴，從君課子添蛇足，老我圖中畫虎鬚，三六成伊能識否，好將墨海問狂夫，澹如詩多散失，牧齋歷
朝詩搜訪不獲，僅錄其所臆記者七首，辛亥春，偶得其手書詩稿一冊，字畫清勁，兼李北海廣秘書之妙，
其小詩風雅有致，裴迪、錢起不是過也，題畫云，山深夏亦秋，高樹碧雲流，正可拋書坐，誰當載酒游，遠樹
浮烟淡，黃山翠影涼，清言不歸去，雲氣濕衣裳，崖崩吼雨漲，林木欲飛去，徑轉一燈明，知是禪栖處，登君
山云，山古積寒烟，潮生欲暮天，春中墳下路，千載使人憐，過新嘉驛，柏亭云，境僻憐樹靜，放少覺情多，遙
憶客山裏，秋風吹薜蘿，又有詩云，鳥語異之異，翻聲重復重，洞穿三百里，寺湧最高峯，石賣山瓢水，杯傳
雪竇鐘，問僧亦不答，更覺定何從，詩題云，蓬萊畫道人採藥烟霞洞，遇山僧以瓢代鐘，以石投之，飯熟矣，
雪□□洞，惟聞鐘聲隱隱，予因賦之，又有詩云，萬竿烟雨作秋聲，御史風流最可人，更有鷓鴣花雨韻，翻
翩直與盛唐親，附記云，御史陳軒題畫竹云，昔我弔湘靈，扁舟過洞庭，萬竿烟雨外，無處不秋聲，又一賈
人贈友云，柳暗花明雨後天，鷓鴣聲裏一歸船，重逢又是十年別，爲問人生幾十年，二絕皆吾邑名作，今

失傳矣。特記于此。後余閱揮麈閒談載附友詩。乃江邑古漁王授字子予者所作。送常熟李瑞卿者也。羅本子順況。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個別。而風味特佳。又嘆前輩愛惜詩文。不曾已出。急于表章如此。

江邑南關外十方菴。有畫達磨一幅。不知誰人之筆。衣褶甚古雅。上有宋神宗贊云。坤之上。乾之下。中開一寶與無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九年不說話。如何贊。如何賛。一會舉起一會怕。係徐充篆山八分書。

唐伯虎客大宅。嘗於屏上畫宮女數百。服飾炫麗。姿態百出。共得四扇。傳爲寶物。後人求籤□□□。西溪索爲潤筆資。後西溪子求墓文于錢牧齋。復爲牧齋索去。又有穿針圖。皆伯虎筆。并倪雲林手卷。價值千金。乃伯虎僧傅負者。俱在大宅。今俱不可問矣。惜哉。

江邑南有華山。郭璞條山記曰。由里。郡人呂天策。則以爲尤里。王逢又以爲游鯉。謂其形似之。或云。四面皆九里。名九里。或又以爲九里。訛爲尤里。尤里訛爲由里。今按山半有鯉魚宕。是碎石結成。儼然無二。嘗以此爲游鯉。若以山之形勢如鯽。則不然矣。且源山須知云。山上觀音禪。遠望碎石也。如觀音。雖其跡已泯。安知不因此而附會與。又山有白龍洞、太公望釣臺。俱在鯉魚宕之左右。此所以有游鯉之名也。

予邑沈驁。字飛霞。工詩。善飛白。以布衣游京師。詠虞美人草。一時閧動公卿間。其結句云。却恨拔山人不見。託根芳草向江南。無有唐人風韻。餘情忘之。

平涼趙時春貞女節婦解云。未娶曰士。未嫁曰女。士納采。女家受之。氏名通焉。曰聘。未有夫婿也。士贄雁。女家受之。父命之東階。母命之帷。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婿奉登車。士御輪先歸而侍諸門。

至則揖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既成昏禮。故曰夫婦。始易士女之名也。婚昏也。陰陽交際人道取焉。是同生死。故婦從一而終。曰節也。聘而未嫁。非婚也。女非婦也。待婿而行。行不越閫。以順父母。故曰貞。貞者。正而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禮不備。則貞女不行。行則非貞矣。在家從父之謂何。士未迎。婦弗待也。而奔以哭士而事其親。于律無服而強持服。不備禮而行謂之奔。違親命而往則弗孝。是宜爲鯉大禁。今取而與節婦同論。抑非禮也。時曹氏女未嫁而奔死。故時春立論如此。此解大有益于風教。備錄之。以醒世焉。

晉景公時。下宮之難。邱明傳禍由趙氏。史記則歸獄于屠岸賈。且敍文公孫杵臼、程嬰之事甚詳。效屠氏之亡。晉國止有朦夫。公行二官。並無六卿執兵政者。屠岸賈何人。敢於稱兵。傳世卿之族。晉君不敢問。六卿不敢違。舉國不敢議。若是。邱明賢經作傳。孜核必眞。馬遷去周已遠。傳聞未確。故當以邱明爲是。

宏光初。守四鎮。來歸。當是時。河南山東土地尚在。史閣部宜乘其初至。鼓其銳氣。分鎮二省。使高元吉往來調遣。而身居徐州節制之。外接吳鎮。聲勢內開江淮根本。收羅河南北一帶士豪。與屯蹇馬。相機進取。隱然虎豹。訓□□□□□□□乃不守門戶。而守堂奧。□□□□□□□聚各鎮于內地。始而兵民相爭。繼而兵自相爭。再而鎮將相爭。高黃爭奪揚州。挐鬪不已。竟不能制焉。用督師元吉。由爲和解。始解甲聽命。同室爭鬪。何暇外侮。財賦之地。幾激大變。可謂無策之甚。黔驢之技。□□□公。然長驅直入矣。蓋史公本承平之康吏。原非撥亂之奇才。身離君側。權奪奸手。一死謝國。不足深責矣。高元吉將赴瀋陽上疏。言臣以月朔力疾見朝。祗候敕書關防。八日于茲。竟無實落。頃聞揚州臨淮六合一帶。所在兵民相爭。在

兵柔無紀律。在民近更乖張。總由地方有司不能先機安插。遂致一城之隔。民以兵爲賊。死守不容。兵以民爲畔。環攻弗釋。長此安窮。兵民兩困。卒有寇至。民必至於通降。兵必至於驚竄。與今日莫大之憂也。臣先期叱馭。往爲極力開譬。歸有愛民之心。斷無銷兵之術。就中調停。惟是官兵駐札地方。合先曉諭城外居民。盡移城內。空下房屋。聽各將領派兵住宿。嚴禁毀傷其蔬菜等項。仍諭城內居民。盡出城外。有無貿易。有司會同各將領。戶相防護。嚴禁搶掠。如此設法。自然民不苦兵。兵不恨民。臣前監軍楚蜀時。行之甚效。今日何獨不然。伏乞皇上敕下撰文閣臣。于臣敕書中。備將此段開載。俾有司將領。凜承天語。益加祗遵。如有抗違。許臣從公參奏。此風猶或可轉也。予所見高兵之在瓜州也。一兵分居張秀才家。奸占其女。女亡奔外祖家。又爲外祖居兵所占。其兵往與之爭曰。此張家女。分屬我。則我物也。汝何得占。彼兵曰。女既來奔。則我物也。汝何得奪。爭競不已。訴之主兵者。主兵者斬此女兩段。棄屍通衢。而二兵竟不之呵。一事如此。其他可知。萬公此疏。雖爲下策。猶勝史公之無策。予故錄之。以嘆斯民之不幸也。

元吉儆事不堪再壞疏曰。臣待罪方郎。青豪簡命。監軍江北。封疆安危。臣與有責。今陛辭前往。一得之愚。不敢不爲皇上陳之。切惟勵世磨鈍。首繫主術。獻可替否。全藉官常。主術無過寬嚴。道存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臣歷任廿載。屢經險難。竊見先帝大度英武。銳意刷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者何也。則寬嚴之用偶偏。而任議之途太畸也。先帝初臨海宇。慮逆璫用事。斵削元氣。固當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雅之爭意見之元黃。略綱紀之桑土。□□郊圻。束手無策。先帝赫然震怒。一時宵壬。遂乘閒抵隙。中先

帝以用儆之說。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種種新法。備極操切。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如故。寇禍蔓延。十餘年以來。小人用謂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乘之以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攖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滅。蓋諸臣之蠱。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有激于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北山之詩曰。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此言任議不均。其甘苦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有輕重。不可明以理。事有獸數。不可喻以言。乃議者求勝於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亦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己日爭。闖外之從違遙制。使閫外從之。或可容身。而餘事必阻。若其違之。不待濟事。而此身已危。即如前歲督師係傳廷擁兵關中。議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糧絕兵敗。關中不守。形勢遂失。然已有逗遛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與閣臣史可法、姜曰廣云。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相輔迎擊。可□□□。則都城始固。既蒙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盡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幸。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要亦權宜所□。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復功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大率類如是。當局者心慮無全利之害。非朴誠通達。誰敢違衆獨行。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意氣爭鋒。必欲強人從我。其末流之弊。督撫更置專事。苞苴封疆。功罪悉從意見。釁窾實著。慨乎未講。夫安得不敗。臣所謂任議之途太畸者此也。痛悼先帝之慘。追原禍始。故敢直究前事之失。以爲後事之鑒。仰祈皇上。博覽載籍。延訪臣工。詩稱不競不絿。書稱柔克剛克。大概以寬爲體。以嚴爲用。蓋崇簡易。

推與誠之謂寬。而濫實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鉤距索瘢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誰乃合。故念當事之艱難。則倚信宜專。洞道含之紛呶。則批答宜審。羣力拘諸原野。勿使灰心于風影之談。軍機變在須臾。勿使蹈指于塗壺之議。惟從庭無復聚訟。權去而斷自清。庶建闔不事彌縫。餉實而兵可銳。仍求于任事之人。嚴敕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間再踐藏垢。邊才久借。然後其自建牙以建贊幕。必才守並茂。始充斯選。夫人不自負。必不負國。果勇如曹子。何妨三敗奏功。識比老种。自能再劫取勝。械收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原係殲改南樞急救封疆事理。伏祈留神省覽。元吉久在行間。熟諳兵事。故南渡後。所上諸疏。俱鑿鑿可行。此則初入朝第一疏也。惜乎奏九成于聾者之側。耀五采于瞽者之前。予錄此疏。以見當時非無人也。有人而不能用。千百年後。同一發慨耳。

安遠撫臣張亮奏復讎義不容緩。歷陳可乘之機四。且言臣西鄙人也。南任邊道。□□□難。無弧矢之長。頗知兵家之事。自闖國難以來。一腔忠憤。指髮難已。皇上假臣以征伐之權。使臣得召募義勇。獻鼠復讎。緊闖賊之頭。而獻之闕下。復全盛之金甌。□□□之痛憾。臣卽有餘榮。乞早簡一官。代臣巡撫安廬。俾臣得一意辦賊。視賊所向。必滅此而朝食。非徒託之空言也。觀亮此奏。何異祖逖。晉元南渡。無志中原。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畔也。今戎狄毒流。遺黎咸奮。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庶幾國恥可雪。元帝以逖爲豫州刺史。練兵積穀。河南歸附。獨趙屏息。使亮如逖。躬提一旅。進據雍邱。撫御劉宏道。許定國輩。縱不能□□西北。而士雅之勳名。未必不與之匹敵也。況撫臣名位高於軍諸祭酒。手握重兵。不煩召募烏合。而劉許非樊雅張平。闖賊非石勒劉曜。其事半而功倍者也。惜乎此號呼而彼充耳。庸其壯志。灰其豪氣也。當其時。神京既失。中原板蕩。而兩淮安帖如故者。西有亮而東有路振飛王燮也。諸公才氣皆足以辦賊。而庸奴當璧。奸相當軸。麾儒當關。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乙酉夏。大兵渡江。江邑周新所。晨起巾服。不告妻子。私往定山紅塔灣。投虎跑。僧出之井。亦不知何許人也。忽于井旁得其遺扇。知其號。訪而知爲東門外周家塢人。少習舉業。訓蒙村中。年四十矣。予知之。十年後。往叩庵僧。庵僧因引予登其家揖之。

天啓時。南京有童謠曰。張打鐵。李打鐵。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還要家去學打鐵。皆連臂而歌。手作打鐵勢。

又有謠云。朱衣星。七個星。東邊上。西邊下。誰人念得七遍過。得官做。

般陽晁穎陽詩話有云。初至穎上。見梅生雙友便面詩云。夕陽西下晉王宮。蜀鶴追人婁子風。一望白雞分馬棘。千年青不了龜蒙。夢中丹椽隨尼父。座上尊罍儼孔融。假見臨林□色好。不知是月是流虹。題曰兗州道上作。款曰。逍庵寄興。氣邁。筆法奇縱。以問梅生。生曰。此固不知何許人。借名而偕行者。負書擲囊。往來濠淵間。所至以名香古硯自隨。詩文觸處而成。不暇思索。積稿滿三尺許。緘紮堅密。不輕以示人。嘗竊發視其序。爲庚辰巨公筆。有三十年前文龍文虎。同已紙貴長安之語。則逍庵殆前代遺賢而隱者與。

武進吳鍾巒。老名士也。以貢授河南教官。年六十矣。入河南鄉試。中舉人。聯中進士。授長興知縣。好酒。不知民事。終日昏飲。每斷大獄。縣中再四叮嚀。及出堂。瞢然耳。長有木知縣之謠。後陞廣西桂林府推官。歸爲隆武禮部主事。遂相隆武。受命督舟山海師。大兵過舟山。自縊而死。鍾巒在舟山。其子勸其乘間歸家。曰。吾家何在。□□□□此卽吾家也。吾當死于此。蓋其志已決矣。非漫然爲之者。

閩僧石浪參學于吳。得法于廣隱和尚。因歸閩。開堂說法。隆武卽位。謀相于衆。僉曰無相。官惟舉石浪。且曰。非和尚不能主其事。遂登請來朝。拜爲宰相。後行視城郭。爲大銃擊死。肢體皆散。石浪一名石雨。俗稱林師太。後爲相。稱林太師。

浙僧石田。隱居紹興秦望山下。茅屋三間。師徒四衆。荒寂不堪。魯藩開府紹興。舉爲將。有兵三千左右。魯藩走下海。大兵將至。石田曰。事急矣。請南行引兵來迎。遂往說鄭帥。迎魯藩去。大兵追之不及。

洪武時。錫邑王孟端甫以善書徵爲中書舍人。兼善繪事。尤以竹名。後百年而有王仲山。樹仲山起家進士。官至僉憲。卽致仕歸隱湖中之寶蓋山。三十年不出。亦善書。精于繪事。二公邑同姓同。善書畫同。其詩蕭閑淡雅。陶韋之流。格調又同。欲合二公詩。聯爲一編。未逮也。

孔有德之圍萊城也。按臣徐從治竭力拒守。贊畫主事張國臣撫難以出。且爲□來撫于從治。時有德以撫愚孫元化。已破登城矣。攻萊四月不下。并欲以此法破萊。從治乃抗疏上聞云。國臣以撫爲□解嘲。而□借撫爲緩兵急攻計。國臣使每至。則□攻轉急。國臣曰。我不當縋城出。擊以懲□也。果爾。則必使□任意攻打。我拱手以萊授□。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當孔□之過青也。督撫臣余大成。擁兵三千。甚易追擊。元化遺書云。□已就撫。兵不可以往東一步。以壞撫局。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明知張燾兵已順孔。□又使燾領兵出戰。又賂三百餘□誑言。而開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圍。□視臣等猶元化也。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止兵不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僞報。盈廷集議。必以一紙賚于十萬。援兵絕跡不來。職此之故矣。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而誤至尊。淆亂國是。送封疆而戕生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

張鶴潤題秋林小景詩云。誰家亭子面秋山。喬木千尋水一灣。爲問主人何處去。東鄰看竹未曾還。

歲在戊子。身世之感。因裹糧入定山紅塔灣。借榻老僧龕下。將欲買田數畝。投山僧爲終焉計。而母老。無兄弟代養。明年。復館于葛氏。去山五里而近。峯色到門。嶺雲接樹。每舉頭見山。輒生愧赧。嘗口占句云。慚愧沈郎鄭子真。出山一步卽風塵。樂天終負廬山約。白石清泉也笑人。

黃將軍得功。宏光初與高傑、劉良佐分駐淮上。捍金陵。左兵東下。移將軍師太平拒之。左兵敗走。而大兵已入金陵矣。宏光倉卒走依將軍。而豫王以重兵晨壓將軍營。使良佐來說。詞甚曲。將軍怒。責以大義。出不意。旁□箭射將軍中喉。因慷慨語其下曰。將與諸君死敵。三問無一應者。遂拔劍死。

右天香閣隨筆二卷。集一卷附焉。明李介撰。按介、字介立。江陰人。事蹟僅見卷首附錄自撰崑崙山樵傳。俟考。原鈔本玉生廣文偶得於羊城書肆。卷首有同邑徐恪題識。亦不知何許人。謂從陳孝子丹忱借閱。其兵鑒一書。卷帙浩繁。難以摘錄。然亦宇宙間不可少之書也。隨筆八卷。雜記鼎革間瑣事。及遺聞軼詩。予稍删其仙釋迂誕之說。錄存若干頁。亦可以見先生大概矣。云云。無卷數。茲釐為二卷刻焉。內如備載高元吉籌軍錄序全文。暨將赴滁陽上疏、漏事不堪再瀆疏等。均足補史乘之缺。其他野史。亦未及詳載。又如紀吳三桂使陳元事。與鈕玉樵觚賸及各說部互異。亦足以備參考。又如稱誣洪文襄。不遺餘力。亦無怪其然。至如史閣部。將略或非所長。而身騎箕尾。氣壯山河。論古者作恕詞焉可耳。咸豐壬子小雪後三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林泉隨筆

張綸言

林泉隨筆　淮浦張綸言

愚嘗謂論孟之外若子史若詩文辭賦與夫異端方技術數之書雖有純駁邪正淺深偏全之不同然而吾心之體未始不該也苟能覃思熟究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抑豈不可以為學之助乎既又自以為太史公言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傳如司馬遷然尚云爾況今天下九流百氏之書止則充棟字出則汗牛馬窮鄉白屋焉得悉致而有之一耳目之管窺蠡測又焉得徧觀而盡識也於是遇書不復力求惟取家藏故書而讀之讀竟則思然又性質庸塞加以俗事紛擾所得毫髮旋復遺忘終未能資乎外而養乎中也數年以來哄釣江淮自愧無益於時追思往昔所讀經傳子史諸書其或理有未暢語有未瑩舛有可考疑有當辯者疏而通之補而足之推廣而明之不分倫類隨筆記錄久之不覺成編至於性命之精微道德之深奧則未敢啓而弗敢以輕言也第恨家乏四録片紙隻字無遺輒筆之際無所考證往往不免郢書而燕說世之博洽君子不以膚末於學而遽云云見噫改而正諸則幸也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泰誓十有三年春蔡傳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其說詳矣未嘉史氏嘗竄外編所載諸儒論辯不勝其多或以為春秋書春王正月非春也聖人假天時以立義耳又謂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以行夏之時既曰行必因當時不行而言也又引左傳春蒐夏苗與未獸秦等事為証反復數百餘言不過皆為商建丑即以丑月為歲首周建子即以子月為正月今按山堂許氏言春秋改時改月出於聖人特筆而他書月數不改乃時王之制如是則諸家不改月數之說為有據矣而考亭朱子詩傳孟註亦未以周月為夏月也夫衆言淆亂折諸聖聖經無明文而折衷以吾心之理可也諸家之辯考之古誠不謬矣蔡氏之說又豈不可為來世法乎不然則漢之太初曆以寅月為歲首歷代因之更千載而不變者得非天道不來而人事得其宜乎由是言之則蔡說自可垂法後世商周月數改與不改不必深泥也

蔡傳中有前後自相異者如堯典舜典若稽古與召誥越若來三月及大誥弗弔與多士弗弔昊天字義本同而皆訓釋不同何也謂

易乾卦爻言九四或躍在淵無咎本義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蓋乾卦至九三聖人德業進修無以加矣至九四則將居位而行道也欲及時者勉之之辭雲峰胡氏曰三四重剛不中危疑之時自昔聖賢處此惟有進德修業而已此說與本義頗異未詳其義

九四重剛而不中本義曰九四非重剛剛字疑衍蓋以九雖陽爻而四非陽位故也雲峯胡氏猶以為上乾之剛以五為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與九二並言之何哉

隨卦六二係小子失丈夫程傳曰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是也在隨之初當為之戒本義曰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二說不同今按臨川吳氏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五向初也但以其近比易於牽係故爻辭示戒

又按九五孚于嘉吉本義曰陽剛中正下應中正下應中正指二也二既中正必不舍九五而係比初九其為戒辭明矣

師卦六五弟子輿尸本義曰弟子三四也今按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無咎此弟子蓋獨指六三一爻而言本義無而無咎之戒字有訛誤耳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本義有曰小人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竊恐此語頗有訛誤夫軍旅之興用人非一道凡有一智一能之士皆可使也功成之後分其高下等差封之爵土榮以祿位加之賞賚則人懷敵愾之心矣苟但優以金帛而不封之以爵土則賞不酬功恩不補勞而功臣為之解體矣如韓彭黥布之叛尉遲恭之流皆一時貪力逐利之人也使無高位重爵以激揚之則必望望然去矣亦安能得其心而盡其力哉又按朱子有曰開國承家是公共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以此說易本義中數句可也

夬卦莧陸夬夬朱子莧馬齒莧陸商陸也一名章陸程傳誤以為一物本義亦欠辨

詩汝墳父母孔邇傳言父母指文王又曰父母甚近不可辭於王事而貽其憂劉氏亦曰父母行役之父母也蓋婦人言其夫歸勞之曰爾不可辭於王事爾雖行役然父母甚近可以知其安否也竊恐後說為勝

氓三歲食貧又曰三歲為婦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又曰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總角而至於老則不特三歲矣此歲豈指淫奔之初而言也傳言是婦失身於人宜為人所賤惡然少而覬睢老而棄之則其人忍矣宜其謂之蚩蚩之氓也

野有死麕魯齋王氏研幾圖以為淫詩今考此詩首云有女懷春傳曰當春而有懷也既曰有懷則必不拒人之誘

矣又曰吉士誘之說曰吉士則亦非強暴之人矣其末三句蓋是女信其人之誘使之舒緩而來無動我巾無使尨吠欲人不驚覺而適其願之辭也況其語意又與將仲子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等句相類其為淫詩無疑宜亦鄭衛之詩而誤列於此也歟

十月之交傳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一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而一周天此據曆家之說也然張子獨以為天右旋日月皆左旋蓋以天行健日月不能及及若右旋正其後諸儒皆本說而見於蔡氏書傳左詩東萊呂氏以為曆家攷驗天象其法自有傳授先儒之說固為有理恐不如曆家之精也今按朱子輯詩傳則先述曆法晚年訂書傳則取正蒙語錄中雖有史論而詩傳竟無改易則史氏之說似不可不從也

小弁首章傳曰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及釋卒章相彼投兔等句有曰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其後篇題下又曰序以為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孟子註亦曰幽王廢宜臼宜臼之傅為作此詩嘆王信讒而不察傷已無辜而被廢棄怨追切而無過甚之辭非孝敬篤至者弗能及也使平王而知此東遷之後必能正申侯之罪報乃父之讐而周室中興矣序謂此詩太子之傅述其情而作似不必疑也

緜之八章云註疏以為文王事朱子傳曰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孟子曰文王事昆夷集註曰事見詩大雅疑指此章而云也

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胡傳謂聖人以常情待晉秦而以王事責秦穆故晉侯得稱爵也二年秦晉戰彭衙傳又謂以晉侯為主於處己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則似又以王事責晉襄矣前後似不照應周禮祭祀供蕭茅鄭

氏疏曰蕭讀作包而引左傳証之蓋以為一物也今以郊特牲及管子所謂一茅而三脊者攷之則蕭者香蒿也茅者其為二物明矣當從鄭說

禮記曾子問篇吾聞諸老聃馮氏曰老聃古壽考者之稱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是作五千歲者本朝宋大史曰老子周柱下史李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謂耳漫無輪也壽一百六十餘歲周平王二十四年以書授關尹喜一月八年入春秋孔子則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上距老子授書關尹之時已一百四十年按此說則孔子適周之時則聃猶未死也莊周宗其道言必稱之家語所記又與史記合豈歟後世故朱子雖嘗疑有兩老聃而終亦自以為不然註禮者直述之可也乃曲為之回護而其實終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玉藻君酒肉之賜弗再拜子思於魯繆公之饋鼎肉稽首再拜而受孟子因萬章之問亦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何歟豈禮道其常而聖賢變禮以從宜歟抑亦所記之位與所遇之時有不同歟

明堂位周之大赤言周人尚赤而旌旗之色因之也史記周紀云武王伐紂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縣嬖妾及二女頭於小白之旗二說不同荀子言紂縣於赤旆必有所受而遷史之說誤矣

莊子逍遙遊篇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焉蓋言堯往見神人而有志於道雖有天下而不與若喪之也陸氏以四子為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本按堯讓天下與許由則堯許固同時矣若夫三子皆在堯前堯豈得一時而皆見之哉此四子雖有所指然非陸所言也其讓王篇言子州支父即子州支伯亦恐非

湯之問棘也是已梁簡文云湯廣大也棘狹小也今按列子湯問篇張湛註曰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則棘為夏革明甚郭李得之但失不引列子為証耳

荀子言武王誅二人又兩言懸紂首于赤旆史記云斬紂與妲己首是誅二人也尸佼遂言武王親斷紂頸手汙于血愚謂武王伐商在於除暴救民非復讐報怨也紂死而天下定矣懸其首於旗欲何為乎懸首且不可信手刃之事又可信乎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又言施惠鄧析子法先王不是禮義及其論治天下則曰隆禮義而殺詩經又曰法後王以一天下制度前後語意自相矛盾又曰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道與法果何分乎豈道謂隆禮尊賢之類而法乃治世刑重亂世刑輕者耶先儒言其學不純粹而言時或出入申商間於此信矣

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以衣食之楊註謂紫紶未詳又曰俗傳是紫具附石生大者如手其內含珠古謂蠡貝為貨故曰衣食之愚按此說雖稍通然於衣字有礙竊疑紫紶如禹貢皮服織文之類既無考証不如之缺

相者之術巧發而奇中見諸傳記多矣荀子非之以為相形不若論心其言亦似有理東萊呂氏猶以為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若夫列子莊子晏子張子思孟軻于惠施宋鈃之中而既非之則其失抑又甚焉楊雄曰荀卿非數家之說倪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蓋亦不以卿之言為然矣

楊子法言問明篇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蓋指孟子言孔子疾鄉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之言而言也其下或曰亦有疾乎問楊子亦有所疾乎故復答曰我所疾者則在撰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指意甚明不待釋註而知其秘乃謂雄譏孟子擬我而實我食失之遠矣

史記鄭世家子產鄭定公之幼子也其下無註愚按鄭穆公生公子喜公子騑公子弃疾公子偃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此所謂鄭之七穆也發字子國古者孫氏王父字于

產發之子公子僑也僑子參習之國參今曰足公幼子循吏傳又曰成公幼子曾傳寫之誤耶謂子貢家益饒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分庭抗禮使孔子名布揚天下者子貢實先後之也其意蓋謂孔子非子貢多財歷聘諸侯則不能致此聲聞之盛殊不知聖賢取重於人者初不在財與勢也謂孟子書爲軻自著韓子以爲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二說不同朱子以史記爲是今按古者諸侯死後方謚孟子所見若梁惠梁襄齊宣滕文鄒穆數君此皆死于孟子之前也竊恐韓說爲長

淮南王安傳王子有韓子不害最長王弗愛後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蓋言不害不爲王愛王后蔡不以爲子數太子遷不以爲子兄數如淳註曰不以爲子兄秩數意雖近而文別耳白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氏言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氏謂古人以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朱子兩存其說今按史記湯壽一百歲而崩豈有八年九十餘而猶生子乎當從趙氏爲是又按蔡氏書傳言太甲繼仲壬而爲王亦主趙說而言之

經傳中言帝與老氏不同今以書多士篇證之尤爲明白始言惟天不畀繼言惟帝不畀末又言惟天不畀此三語反復一意不過皆言商紂不君天不佑之而致於喪亡也可見天即帝帝即天寧有彼此之間哉程子曰以其形體而言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孟子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趙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饒氏以爲微旨川上之嘆是也今按荀氏宥坐篇子貢問君子遇大水必觀之說孔子答之甚詳仲尼稱水其指此歟

荀子言孟子惡敗而出其妻今按韓詩外傳言孟子欲出妻因母言而止二說不同豈荀子在前或別有傳云揚氏

荀子天地比註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此比最爲有功朱子言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自不覺耳其言蓋本此

楚辭九歌大司命一篇朱子極稱其善蓋因其言之以爲人物之命雖各稟於有生之初而不可移然君子行法俟命正義明道如剝之六三復之六四而未嘗以吉凶悔吝易其所守也屈遭讒放逐之際不忍宗國淪喪拔壓忠悃聲之歌賦冀其君之感悟而其君終不寤也於是捐身赴淵視死如歸其必有見於此宜朱子之深嘆而重許之也

或曰今之術者以人之時日支干及日月五星躔度推人之一生窮達壽夭莫不巧發而奇中何也曰此則氣數之命君釋氏所爲定業者蓋以五行之衝合生尅四時之休囚旺相而以六十干支互相搭配則人之生死休咎固於此數而可以前知矣宋太史著祿命辯力詆其謬未引子罕言命繳之而欠理氣之分唐韓昌黎三星行有曰我生之辰月入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宋蘇子瞻亦云已之命有同韓公故一生遭人口語無數於是始以術者之言可信而宋說亦自有理不可遺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者利不苟趨禍不苟避惟義所在

惜誓洪氏以爲賈誼作朱子亦以其辭壞異奇偉非賈誼莫能及今攷史記漢書本傳惟弔屈原鵩鳥兩賦而無此篇且其死特年僅三十三篇首乃謂惜予老而日衰又曰壽冉冉而日衰漢文之時而謂之亂世可乎誼未嘗如技伯比干之所爲而又曰惜傷身之無功反復一篇旨意而證以出處本末以爲誼之作未敢信其必然也

宋玉九辯曰今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遂踢跳而遠去又見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韓子雜說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一篇主意自此變化來故曰師其意

不師其辭此類是也山谷黃太史言作賦須讀宋賈馬揚之作而效其蹤使有古風愚謂屈宋辭賦之祖苟能究心離騷二十五篇而有得焉則宋馬諸作又在我取舍矣

神仙者流此老莊列子之外如黃庭經參同契淮南子抱朴子悟真篇物外清音中和集列仙傳等書次第祖述其言修煉之術備矣大槩言人之有形不過精氣神三者而已苟能保固三者可以長生葡卿言精神相反一而不二惟聖人意與此合然而世之傳其書用其術者悉皆不得其効而反以召禍不能成丹而適足以安軀其故何哉豈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歟抑亦無仙風道骨弗足以承此歟先儒程子有日置風于密室之喻以爲學其術者可以延年致壽而未能飛昇慈化朱子感興詩則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還能安又詩曰述心昧性哂竺學貪生惜死悲方仙其說如此然則神仙之術果可學乎

譚氏化書有曰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者化爲秦漢之戰爭竊惟道德仁義一道也其行與否則在乎人爲爾秦漢戰爭由不知仁義故也而曰仁義化爲戰爭則是戰爭反緣仁義起也豈不誤哉又云有賞罰之教則邪道進有親疏之分則小人入是不然使爲國者賞所當賞罰所當罰則觀感懲而邪者退矣親所當親疏所當疏則賢否分而小人遠矣又何誤諸之足患哉又曰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爲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爲亂亡之基此語亦未然夫恩賞所加惟患不當耳當則孚滿高下各有等差則功多者勸而功少者勉矣而曰恩賞雖當猶爲爭奪之漸吾未聞也又謂儒者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愚聞道者天理之當然禮者道之節文也知禮與道者始名爲儒今曰莫知其窮則又惡足謂之儒哉予觀是書文雖高妙而言則駁雜其中或祖黃老莊列或本釋氏

或述妥墨語皆親切至其言儒則不相似由其本不知儒故言愈精而意愈遠也但其後七奪紆綸雀㒵等篇極言民食之急以規夫剥民以自奉者則爲懇惻有補於世老子曰民之貧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貧景昇之言亦有所自云

李氏中和集言人有斷蛇作兩段而其首尾猶動蟹已熟而其足猶動或問其故曰此氣動非性動也愚謂人物之生死不過陰陽合散之所爲耳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理之常也蛇斷蟹熟猶動者餘氣散未盡生理未遽絕也夫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未有氣存而性不存氣動而性不動者也

況釋後漢書南蠻傳載高辛帝以女妻槃瓠之事覽者未嘗不笑其誕且妄嫁簡狄之生稷契後人猶或疑之況有甚於是者乎後之作史者於此類皆勿書可也洛陽令董宣殺湖陽公主之蒼頭光武不知罪則倚勢假威者知所憚而忠直者知所勸矣范曄正宜表而出之以勸後人乃例倂之酷吏傳何耶

陳壽三國志龐統爲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言統非百里才先主與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蔣琬除廣都長事不理先主怒欲罪之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先主乃不加罪後事後主功業畧與亮比嘗謂人之才器各有所宜非長於知人者弗能隨其才而用之也唐韓子言賢師之用藥匠氏之用木有如相之用人其取譬可謂親且切矣統與琬固一時之彥也使不遇魯肅諸葛爲之先主則終於下位而已又孰能知其才之美而使之居大位以盡其才哉由是知世無不可用之人顧用之者何如耳

吳暨艷爲選曹尚書好爲清議時見郎署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等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處之後孫權聽讒罪艷及選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典艷彪皆自殺夫分別賢否襃貶而黜陟之選曹之職也艷彪所行如此可謂不負任使矣使其取舍進退一以至公而不損人聞林之失以顯其譎亦何不可之有哉惜其君臣之間誠意未孚而驟欲行已之志貪汚肆行而遽欲沙汰大過此取禍之道也雖然艷彪固可罪矣孫仲謀以公道黜而罷之可也而乃聽受譖言迫之死地則過矣

法正言許靖有虛譽而無實用今觀靖雖聲聞過情行事舉動未悉允當未嘗如法正之殺人報怨也正既知浮譽且不足重而所爲悖理乃如此使不過知己之主亦殆矣豈非明於責人而暗於省己者耶

步騭困窮時同衛旌俱刺奉以獻焦征羌焦待之甚薄衛怒而騭畧不介意且曰吾貧賤主人以貧賤待之固也宜也後騭爲相而衛卒以無聞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誠必異乎凡庸步騭遭人鄙薄而能處之寬泰如此其器識過人遠矣卒致爵位通顯宜哉

晉書王戎傳言戎見晉室將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卷舒愚竊怪焉夫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非與時浮沉者也若戎者居平時既乏蹇諤之節遇亂世又無康濟之才躭祿嗜利畧不知愧正孔子所謂鄙夫可與事君者而曰慕伯玉之爲人不亦謬乎

郭舒爭繆坦事引堯舜以諫王敦且曰晏子稱君曰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敦爲君而已爲臣也然則舒之罪豈在錢鳳沈充之下乎況舒先事王澄澄爲敦所殺舒縱不能爲澄報讎絜身而去可也今乃俛首以事之亦已甚矣史氏贊其忠亮焉在其爲忠亮哉

北史王軌傳言軌被禍雖其自致然亦爲賀若弼所陷吾讀史而悲之使軌謹足以防姦謙足以下人密其口語而不泄竭忠少主而不依則禍曷從而至哉戴溪氏推人之保全功名以其能謙謹也然則謙謹二字其爲將之要歟

唐李太白蜀道難一篇或以爲爲章仇兼瓊而作或以爲爲房琯杜甫而作蕭氏盡廢舊說以爲因玄宗幸蜀而作以今攷之皆無証據且其間君西遊何當還等句輕忽而衛汝之稱尤非人臣所當施於君上蓋白之天才絕人是樂府諸題各效一篇以寓其傷今懷古之情蜀道難亦其中之一耳初非有諷有爲如說者之云也

唐杜子美之寓居同谷七歌註謂其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下予讀之信然然而朱子不取之以續騷者其病在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之言有幾於不知命者歟

柳子厚憎王孫文晁氏叙之曰離騷以龍蛇鸞鳳托君子以惡臭物指讒佞而宗元倣之今詳其詞旨蓋言君子之作忠効勞如此而群小之妨賢蠹國如彼其是非善惡如猨之與猢猴不難辯也人君曷爲不斥遠小人以杜其奸曷爲不親用君子以展其才其言似矣然則子厚之竄謫亦君子之過乎蘇子瞻論賈生有曰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吾於柳亦云

非國語詞簡旨微其中小有差失然非深於理者不能分別也如屈到嗜芰之說蘇子瞻亦嘗辯之而蘇說亦未盡也蓋柳意主於孝親而蘇則重在忠國各舉一偏言也虞槃乃曰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言亦非也乃著非非國語而辯斥之則過矣朱子嘗言非國語辯得皆是不知虞何所據而非之也惜不得其書而詳攷之

子厚不信羵羊之說蓋以其性在怪妄也而後有述諭龍城之說何歟

鐃歌鼓吹曲自漢魏而下惟柳作爲首浦陽吳氏作楚漢正聲取其所作辭賦繫於司馬相如楊雄諸賦之後而他作不預焉其意從可知矣謝臯羽宋末遺老而其作辭隱指遠中含黍離薤露之悲非俗眼所能識也宋太史宋曲洗與典雅極力模倣猶瞠乎柳之後至於劉陳連之作造製益工其去愈遠矣

鈷鉧潭西小丘記一篇言新理暢狀物如畫今因其語而釋之如曰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視不塞也瀯瀯之聲與耳謀聽不雜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神虛故能通也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心靜故能應也所謂君子必有遊息

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澂慮滌志無所容其入者如此

韓退之嘗欲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及後與劉秀才書論史事則云懼刑禍不敢爲是言自相南北或者疑之蓋畏刑禍乃韓公之本心其言述史以褒善貶惡則一時有激而云也柳子厚遺書諷之辭雖婉而意則實嚴矣

白樂天長恨歌備述明皇楊妃之始末雖史傳亦無以加焉蓋指其覆車託爲聲詩以諷時君而垂戒末世爾易曰冶容誨淫左傳妝向之毋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書有內作色荒之戒詩言褒姒周之禍唐室之不競豈不亦由是哉但其辭語迫切淺近發揚太過有失爲尊者諱之義也不然則國風於姜氏齊侯之事曷爲爲諱之乎

五代史周世宗伐契丹取瀛莫易保定三關復趣進師左右諫曰陛下離京四十餘日兵不血刃而取關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燕之地未宜深入世宗不悅會有疾乃還歐陽吉史臣譏世宗輕萬乘之尊馳千里而襲人殊不知世宗此舉蓋假克南唐之威而乘遼律之衰其取勝必矣說者又謂虜兵果聚幽燕之地周師深入未必能勝今攷遼史言燕人聞周師至皆遁入西山以避或請出師拒戰遼主不肯且言所失皆漢人故地不足惜由是觀之則述律之怠可知使世宗乘機進兵則契丹不足平而十四州之地可指麾取矣不幸天不假年中道崩殂逮至有宋革命坐受其侮而莫敢誰何也他日遂成靖康之禍易曰履霜堅冰至此正陰陽消長之機夷夏盛衰之會也是可爲嘆息哉歐陽公秋聲賦寫意深遠九秋之時草木零落百物變衰亦由當時君亂將至而氣象慘慘也元城劉公與馬永卿論國事亦以春風秋霜生殺爲言公之此賦豈以王安石引用群邪妄行新法而作也歟蓋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盛衰無常吉凶靡定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通鑑綱目書唐魏徵王珪事其下分註載范氏之言而論語註亦曰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可以相掩其辯明矣尹氏發明乃曰王魏爲東宮之臣受命於高祖也受命於高祖則是高祖其君也王魏之與太子秦王均之人臣也王魏不死建成之難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後復事太宗亦受命於高祖也若是則二子非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讐太宗但失於不請不能輔導失職之罪耳愚謂斯言辯則辯矣無乃啓後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夫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也王魏受高祖之命爲東宮之臣亦猶父擇婦以配子也豈有人殺其夫而爲之婦者又從而首以從之乎由是觀之尹說之謬不辯而明矣宋璽遼漢會師侵周周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帥師禦之亂至陳橋爲衆擁立而還今攷遼史是年首書宋太祖廢其主宗訓而自立無出師會北漢伐周事近故侍講永新劉定之以爲此蓋宋太祖欲追恭帝禪位周之將相欲圖篡立之功故爲此舉以駭衆毋孤兒借兵力以成宋事耳此說是也先儒又謂宋太祖之取天下出於無心其得天下出於有意此言亦未盡也宋之取天下與梁晉周無異但不至於已甚焉耳所謂以逆取之以順守之者其歷年三百宜哉

蔡卞請重修神宗實錄從之嘗聞史者錄實事而著惡是非具見其所係亦重矣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熙豐之朝君則偏聽獨任相則淺敢執拗自是君臣上下皆無可稱之善矣蔡卞欲諱其婦翁之惡請重脩神宗實錄哲宗感其說而從之蓋恐范祖禹黃庭堅諸人私有損益於其中而是非善惡不得其實故也殊不知天下有公是公非有非語言文字可得而變移是當者其用心亦誤矣其後蔡絛所著鐵圍山叢談所紀多汙京末事且諄諄爲其父諱豈非卞有以啓之

宋南渡錄所紀徽欽二帝北狩之事細微曲折靡不周備此蓋當時山林疎棄之士傳聞綴緝遺辭之際妄爲增損暴揚太過不可信以爲實也其間如聖僧獻茶天雖王不免馬足之厄之說本無因由求衣覓食之事間關道途數千里之遠夷狄之人不諳文字中國之臣又無在者孰從而記之劉氏宋論亦謂梏宰履下有瘢類太祖廼時之狀故入汴之時盡取太宗子孫以去人謂太祖復生以報竟吾於此皆未敢信其必然但其說可爲後世之鑑誠故用宋而出之

三畧曰務廣地者荒貪人之有者亡使徽宗不助女直夾攻遼則我猶有一藩籬也靖康之禍雖曰天命素定亦由人爲有以致之觀程史所載燕山先見之說能不爲慨數乎

金史文藝傳蔡松年言利興黨誣殺田毅而贊乃謂之文不能掩其所短愚謂言者行之表無行之人其言未能中法度而有條理也今松年之心術行事如此文辭雖美奚足尚哉又謂李純甫知道今攷其始末無異晉之阮畢之流晚年用力佛老之學而著書詆祖其意至以孔孟老莊同稱爲聖人則純甫之沉溺異端深矣知道者固如是乎又謂李汾任氣今觀汾雖有文學可謂不知命者古之君子居易以俟命崇辱得喪皆聽於天而無較計於利害之私今汾仕而不達動輒尤人狂疎無忌卒以不得其死宜也隋書劉焯劉炫傳贊有曰天之於人常與者聰明而不與者貴仕焯炫其如命何吾於李汾亦云

方技傳劉完素張從正皆以醫名世完素用藥多寒涼其法專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治疾多效從正則熟汗吐下三法用藥如完素而少變之亦多奇驗今觀二子所著原病式儒門事親等書各有所見可與丹溪朱子格致餘論參互而用信知醫矣其術之精微變化亦必自有傳授後人不得其秘拘泥紙上語而用之鮮不誤矣此又學醫者所宜察也

金末有完顏陳和尚者一時驍將也當蒙古初入中原之特三戰三捷北兵爲之奪氣本傳止言其梗槩而不紀其赳敵制勝之詳史偁於元豈有所諱耶

宋鑑言秦檜將終猶起大獄思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異己謀欲殺之會檜死乃免論者以爲出於一時之幸使檜不死則諸賢危矣是不然夫人之生死有命在天非智力術數可得而謀也諸賢無致死之道使檜不死亦未必能殺也昔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虛杞使顏真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鎮救吕夷簡誘富弼往契丹蓋皆欲致之死地其後三子皆免而真卿獨死由是觀之人之生死豈不有命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已謬乎或曰如子言則漢末諸賢死於黨錮者[redacted]皆果有致死之道乎是又不然古之君子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若李膺范滂之徒則不知時勢者也邦無道危行言孫王昏政亂姦邪橫行欲以口舌救之無益於君而卒就誅戮其與宋之諸賢所遇之時有不同矣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機會之至有緩有急君子不幸而遇禍難雖不苟生以幸免亦必先覺其未發而有道以處之如邵伯溫所謂權輕重於於所當死可也禍已迫而如楊椎楊億之所爲則爲後人之所笑矣又奚足道哉

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朱子曰五星皆是地上木火金水土之氣上結而成嚴恩蕃曰山川之精氣上爲列星今按諸家皆以星宿爲地二五之精氣上結成象于天者誠爲不易之論又按臨川吳氏言天開五千四百年輕清之氣勝上始有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爲天又歷一萬八百年濁氣摶在中間者始凝結堅石而成土石水火四者成形而共爲地如是則地未凝結之時在地者未成形而在天者何以成象乎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燿者楊泉曰星者元氣之英也斯二說比

之諸家辭優而與三說不相妨學者詳之

張子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致堂胡氏又排其說而推明之皆不易之至論也朝軒張氏說大略亦與此合但其言人遭震死者而其背有黝者大書篆文不類世間文字神物主之焉能如是朱子曰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神物亦聚則須有繞過便散既有神物則震死人書其背夫復何怪

梅聖俞贈郭功甫采石月一首言功甫是李白後身生爲郭氏子以報子儀納官贖死之恩今按前後身之說始于佛老漢以前未有也歐陽公平生不喜佛老詩文中未嘗不辯而序之聖俞與公交最久而其言乃如此何耶

蘇子瞻應制科策有曰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今按六韜一書吾嘗以本文辭氣當時事實及前漢書藝文志唐李衛公問對等書考之知其非周太史本文蓋後人依倣而爲之也觀其文伐篇文王問文伐之道太公告之以陰謀詐計至百餘言而不厭亦獨何心哉當是時文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卒商之畔國以事紂守節仗義而爲商之臣子仲尼稱其德蓋以此也今乃與師尚父謀爲伐君之計則是越句踐事吳報讎之心也豈文王之心乎他如死將之子贅壻人虜之類皆秦漢以後之事其非古書無疑矣蘇氏此說雖主爲時君用人而言非正爲此書而發然亦易爲人所信故深辨之

臨川吳氏言漢張良三國諸葛亮唐狄仁傑宋范仲淹四公出處雖不同其爲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或曰范公之於孔明若是班乎德則無愧才則差不及耳曰朱子嘗稱范公傑出之才與周益公書又言其才德兼備而謂其不及孔明何也曰趙元昊之才智孰與司馬懿靈武五郡甲兵之強孰與曹魏孔明舉數萬之衆往而伐之而懿悉力禦備之不暇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范公爲師乃卒受元昊之侮慢以中國全盛之力而不能制其死命

後書中至以大王稱之於此一事而其才可見矣朱子與氏之說蓋特舉其大者耳歐陽公亦言范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爲將之道固當持重然雍容簡靜而坐失機會亦不可也陰符經二十一句張氏無註黃氏言朱子所深取者正在此內今反不註蓋不可曉豈先得褚氏本而後得褚氏本耶別當考之

陰符經註有曰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亦族今按史記蘇秦爲齊大夫所殺張儀卒於魏申不害相韓而卒韓非因秦飲藥死四子惟蘇韓不得善終如此云爾者蓋以四子所學之弊皆足以殺身赤族也張與申幸而免

朱子感興詩二十首雖云倣陳子昂感遇詩體而作然其辭嚴義正有補世教非陳可得而髣髴也感春賦有九歌遺意其辭婉其旨隱其寄意于君可謂深切矣亞于朱子其心則一也戊申封事其末有曰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經筵面陳四事劄子亦有曰臣竊老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虞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竊恐自今已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也此等語句讀之使人流涕惜其主不能用也其註離騷恐美人以遲暮謂屈原憂君之切嘗恐不得及其盛年而事之其意蓋亦如此杜詩所謂更覺良工心獨苦諒哉年譜言先生嘗作臥龍庵祀諸葛武侯門人言其微意有在竊以爲朱子此意蓋以高宗南渡之後偏安一隅委靡頹惰不能振迅奮發恢復疆土以雪讎恥故於此而致意焉觀於垂拱奏箚二篇及戊午讜議序又復以天經地義內脩外攘不可逆爲言又與出師二表各華夔等正議等篇相表裏且其詩又有未忘千載人冊心豈今亦之句蓋意氣相合無間古今者也

韓文童生行朱子考異曰嗟哉董生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辭也今按小學亦載此篇其末句誤爲誰能與儔詩者

不攻本文而曲徇之固無不害亦可見數百年之間而遂爲訛舛若此劉大收拾補綴於煨燼之中者乎

歷代之將若晉之羊祜吳之陸抗唐之李抱真將錯傳議皆深與之今攻乎陸則有文歡邊境之失抱真雖善用兵晚年惑方士服丹喪軀其智無足言而裁亦或不能無遺議者當時取其一長而不責其備亦或思慮未及而舉彼以棄此歟

文文山丞相爲人賦詩曰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西山曲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泣秋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公齒人能笑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此或人爲褚留夢炎之流也夫宋亡迨今三百餘年夢炎之塚骨已朽而公之名真與日月同光其視一時之富貴真夢幻泡影露電之不如也

朱子曰莊子言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他看得君臣之義似逃不得須著臣服他無自然相須一體之意至哉斯言夫臣之於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所謂義也不得已而臣服之則是畏其勢而非所謂義歟

唐薛逢詩云病來猶作晉春秋郝氏註以桓彝稱諸葛之言當之愚謂作者撰述也皮裹春秋不過言其內有褒貶耳何撰述之有此蓋指孫盛晉春秋爲得

忠武錄中所錄薛能詩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詩含不滿諸葛之意不當錄入也

潮汐之說朱子極稱余氏之說最爲切當如其言有早晚大小之異則以爲繫乎月蓋以水與月皆陰類而氣相感故也余嘗游婺州之屬邑曰浦江其地有泉名日月泉其水晦日則涸月生明則漸瀉出未望則長既望則漸由是觀之小者如此大者亦然矣豈山之鍾靈降則鳴亦氣之相感也

周子愛蓮說一篇僅百餘字形容蓮之可愛宛然如在目前豈不必求太極於梅使而全體呈露矣邵康節公四愛

堂記有曰夫愛出於仁者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則玩夫生物之理而見天地之心焉亦無所不愛也而所愛亦豈徒然哉即一物之生而知其與道爲體也其樂爲可已哉是故恩有以成其愛而私也哉之培之照之潤之附蓋其不及防閑遠去其爲害者皆其事也古之君子因物以寓其意焉非溺情於形質之偏也姑以周子愛蓮之說論之竊意夫日用彝倫之間飲食男女之欲同行而異情者非出於泥而不染乎明睿洞照安行無爲而不矜說以索隱行怪者非所謂濯清漣而不污者乎不蔓不枝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亭亭淨植者中立不倚之謂也此其所以爲可愛者乎今按虞公此說雖不主於發明此篇然其雍容整暇言有盡而意無窮亦可謂深知周子之愛而善於形容者矣學者合而觀之由辭以求意而於道也其庶幾乎

蘇子瞻李氏讀書山房記極稱公擇善讀書而遺其書以淑後人且言古之人無書可讀而皆明於禮樂深於道德秦漢而下紙與字畫日趨簡便而學者益以苟簡今之士又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一篇反復致意于斯韓退之送諸葛覺詩有云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鴻鵠蓋言覺往從李繁游讀其家藏書而學必有得也柳子厚亦言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宋太史當元末授徒義門鄭氏取其奕世所積書而閱之其後送東陽馬生叙尚謂少時家貧無書借之而讀手自抄錄日夜不倦精勤專一而學所以成也凡此數公皆一代儒宗其言類皆若此而其德業文章卓然名世者又豈窮一經用一歲月之功而能然耶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何天之衢亨是故博以求之於散漫不一之途約以會之于混融不同之域然後可謂之學豈可以卒易苟略而求之哉

劉靜脩夢吉之詩古選不減陶柳其歌行律詩直逼盛唐

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其爲文章動循法度春容有餘味如田孝子碑輞川圖記等作皆正大光明較之文士之筆其氣象不侔矣慈乎學仙臺詩有云大塊如洪罏金石能久堅三山巨鼇眷世人蟣虱然天地會有盡何物爲神仙使無不足道信有亦可憐桃源圖詩云但至于今又千載不聞更有漁人迷其言皆明白痛快近世文臣曾棨游長春宮稽杜詩有云仙道諒未然誰能識其故則驕墻之說也

元詩體要馬伯庸無題詩有云秦氏故侯歸漢主石家小婦嫁孫郎此語深有諷刺豈以當時宋之宗族舊臣有再仕於元者而發歟

葉衡題畫馬圖詩云澗有清泉原有草不知何苦戀金鞍此蓋譏士之慕戀於軒冕不若隱退而自適其性也

莫誠父掉歌第四首云小魚易釣不值錢大魚往往潛深淵漁者日取小魚去還使大魚長乘桴北蓋以漁者喻君相而以魚喻人材也言當時國家雖多方求賢然而所獲皆一才一藝之人至於卓偉非常之士則多隱于深山大林之中必待上之人致敬盡禮然後出雖欲致之而終不可得此詩與唐陳陶閑居雜興詩意相類所謂六義之比也

宋誠夫大都樵詠詩云紫雲樓上如澠酒孤負春風二十年此蓋四十時所作也猶有少年之態又云徇者已仕明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召賈生語涉譏刺大抵如蘇劉詩

傳子金寄修史諸公詩云仙李摧殘六十秋此言唐亡已久矣又云剖羓北去空亡晉言契丹德光滅晉而北歸也剖羓五代史言德光死後剖其腹實以鹽載北去晉人謂之帝羓其下三句蓋宗宋太祖代周高宗南渡兒頻亮伐宋之事而錯綜以成詩也若夫三史並立之失惟近世會稽楊維禎之論最爲確當後之作者必有取焉

松雪翁子昂題岳武穆墓詩古今絕唱昌鶴謂趙公宋之宗室宗國之喪原於殺良忻請和之初此等語句慷愴痛憤

非公所忍言也其後賦詩又有往日興亡君莫問且將忠
赤報皇元之句亦不知心安否也今觀元人題閻元亮歸
去來兮圖云文章撐住晉乾坤三徑清風宛若存何事搡
老松雪老不知芳草怨王孫嗚呼斯言盡之矣至於尊信
佛典爲之書錄流傳皆非儒者之事也
天台陳剛中之詩豪邁卓異每每驚人其題范增墓詩云
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
勸鴻門殺漢王博浪沙云一擊車中膽氣高祖龍社稷已
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此皆有出人意
外之見較之杜牧赤壁項羽廟二詩庶幾近之而他作亦
不減云
張文忠公三事忠告誠有位者之良規觀其在守令則有
守令之式居臺憲則有臺憲之箴爲宰相則有宰相之謨
醇深明粹真有德者之言也蓋嘗讀其書攷其爲人能
竭忠徇國正大光明無一行不踐其言希孟之學豈有得
於懷孟之傳者歟
趙子龍題昭君出塞圖詩云我見此圖重太息毛生本是
忠君客冶容若使留漢宮十年未必盈四百又云禍胎已
入虜庭去王闕寂寞無天驕此蓋蹈襲前人之意也與王
安石所謂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之語略同
皆是反說或曰女之不遇亦猶士之不遇也當時元帝按
圖召幸昭君自恃其貌之美不賂畫工而卒不蒙寵幸遂
致遠嫁匈奴所謂脩正而不蒙福者也此固然矣夫君寵
榮幸可誇耀於一時而未必能垂於永久趙飛燕尊寵昭
陽楊太真三千第一迨至時勢一去廢棄死亡泯沒澌盡
與腐朽同化若昭君者雖一時不遇而千載之下莫不
歌詠而傷嘆之其爲孰得孰喪必有能辯之者
張素仲舉別號蜆庵遭元末喪亂其詩悠深思遠屬詞命
意皆有懷君念國閔亂思治之意晚年寓居衡山托交釋
大杼其所題詠尤爲忼慨悲壯大杼既歷其遺載又編刻

六五

其詩浮屠氏中乃有斯人乎其張公之惠勤歟
南村陶九成所紀古今事雖間有可取然怪誕淫褻之事
禍福報應之說雜於其中則非吾儒之所宜言也錄中言
鐵崖楊廉夫嘗以宴飲中見歌兒舞女纖足纖小者取其
鞋載盃以勸客號爲金蓮盃且謂其疏放可喜予則以爲
此小人乘富貴之態也曾謂儒者而有是乎且馬融絳帳
之設君子譏之謝安東山之携賢者猶焉陶穀奉弱蘭之
事遺笑千古楊公以一世文儒嘗預脩元史不此之監而
乃放情於禮法之外甘酒嗜音隨俗沉浮至以女襪貯酒
而飲其有玷名教深矣陶氏不爲掩覆顧反誇道而筆之
於書冊中以爲後人勸傷誨淫之具不亦甚哉至今吳中
見有蟹盃售而用之者其楊公之罪人也歟
楊伯謙唐詩正音始音遺響諸體咸備其用心亦勤矣邵
庵虞公叙稱嘆其知言之難蓋作詩雖難而選詩尤難非
有過人之鑒裁者不敢當此任也夫自三百篇楚騷之後
歷漢魏晉以至於唐而詩體大備和平清麗有風雅之遺
意又歷晚唐五季及宋作者往往辭不勝理而唐之音節
於此焉變矣元人雖變宋習而又過於工巧所謂氣運使
然非偶爾也其間雖有追尚古作不隨俗而遷變者又在
學者善擇焉耳
魏伯陽參同契有云牝牡四卦以爲橐籥俞氏註曰橐如
鞴籥其管也冊法位乾坤於上下列坎離於東西而乾坤
之闔闢坎离之往來儼如橐籥之狀蓋鞴橐即鐵匠鼓風
之袋籥即袋口過風之管括蒼劉氏所謂肯綮之以徒鞴
之鞴是也今按晏氏既以爲鞴囊又何物也不知橐與籥
本一物而以籥爲三孔笛則是又以爲二物矣不知其言
繼體復生龍明指鞴囊而以後卦言之亦不識何說也又
謂朱子無師授口訣不能得其術今觀其感興之詩豈笑
以三光陸沉温養子珠陰在上陽下奔之語爲要法豈真
有所不知者哉要則學儒不至而流於技術窺覘想像於

六六

形似彷彿之間偶得一二遂自以爲是豈亦果有教外別
傳而得仙家之要訣乎乃敢以是而狃前世大儒誠可謂
不知量矣曲折來九都朱俞皆無註陳註以爲九都之府
不知何所指也其仙家之隱語乎
河鼓臨星紀兮今按爾雅柳氏乞巧文河鼓謂牽牛之異
名俞註以爲其位在斗牛之間不知的指何星也
腐露其形骸陳註言學他術者往往致於死亡腐臭其形
骸豈知金液還丹並與父母肉身變化而飛騰者哉蓋謂
丹成之後血肉之軀亦能飛昇變化不特蛻骸之身爲能
然也俞氏則謂蹈火不焦入水不濡道成之後法身則然
豈可以血肉之軀投昇水火乎今按陳俞皆自謂得仙而
其言或相同異如此
故爲亂辭朱俞皆訓爲謬亂其辭晏氏以爲如楚辭亂曰
之亂蓋述廬陵黃氏之說也今觀此後文法如騷體當以
晏說爲是其以空同道士鄒訢爲朱子寓名則亦祖他說
浦陽吳立夫論倭書嘗其年十八時所作也規模倣司馬
相如諭蜀文其末所述諭其王之言雖古之辯士莫能過
也其他大游觀日兩賦與夫形釋泰誓論補牛尾歌辭等
篇皆雄深卓絕真先秦先漢間作者前輩柳待制黃侍講
以文雄一世皆稱賞之自謂莫及信哉宋太史雖游黃柳
之門而有得於吳者多所著龍門疑道記蘿山雜言六經
論七儒解諸子等辯文過法言中說遠甚宜其名滿天下
文傳四裔爲一代之宗師也歟
胡仲申衛運一篇深有得於邵子元會運世之旨其他文
如井牧慎習尚賢廣譏原道樂道齋記等作皆醇正通達
有關世教庾毅翰子原道原性諸篇比其學鄭氏心學圖說
則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爲主辯釋老而參以先儒之言
非心悟理融洞見道妙者不能及此先文恭庵先生嘗謂
仲申持養純熟踐履篤實有伊洛諸儒氣象豈其有得於
白雲許氏之所傳歟

七一

國初文明之盛前代莫及若宋公景濂劉公伯溫蘇公平仲胡公仲申王公子充許公存仁高公季廸皆元末遺才其學最稱該博論著者作直欲跨越董馬班揚左思范曄而下弗論也惜其詩詞頗染宋人氣習而不能純乎盛唐之音論者以爲不古若也諸公既没作者輩出求其精著述之妙窮述作之工無愧於西京盛唐者猶未多見也

永樂中閩人林鴻字子羽爲膳部郎中以詩名嘗賦絶句數首作夢遊仙記言夢入武帝瑶華洞中與仙女賦詩倡和女云其詩每爲其父録入露光集中如一鳥鏡天峰萬潭花雨春等句尤見稱賞此事之妄不必深究但其中詩如亦欄馬道掛雲煙夢入瑶華小洞天塵念一萌仙境閉桃花流水自年年等句誠爲清新娩麗一時諸家有所不及近年晏鐸樣

國朝諸公之作編爲鳴盛詩選而以鴻作弁諸首其中去取雖或未悉當亦可謂之知詩者矣

近世鄭露註孫武子十三篇務推求本義不雜以己意妄其言詳其事覈有功於兵家太原劉寅作七書直解証援經史辯析舛謬其論歷代兵制尤有的見讀之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可謂深於兵法者矣蓋河東風氣剛勁而鍾於人者亦皆奇偉雄傑故其見於言論也如此

劉侍講宋論三卷議論精確文法嚴密反復曲折說盡事情但其擬英宗之小失而不察其賢哀光宗之卑弱而不責其懦又謂南渡之後相雖有趙汝愚將雖有韓世忠岳飛諸人止可以保固江左不可以恢復中原嗚呼使高宗若能聲罪雪讎恥付托岳飛專意進取而不惑於姦檜則金虜不日遁矣又况韓劉二吳皆良將乎劉公言止可恃以支吾而不能制吳乞買粘罕之死命斯言恐未爲得也又云子朱子非集濂洛諸儒之大成蓋集同時湖浙江西之大成今按邵庵虞氏因論周程張子之學繼之曰先元晦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臨川吴氏論道統亦謂朱子集

周程之大成由是觀之則此說亦攷之不審矣其論蜀黨洛黨相攻以爲賢者自不相攻意亦未盡夫程氏蘇氏之學術言行其是非得失見於諸子之論辯詳矣後之君子發求至當之歸以朱說爲主而考其果孰爲是果孰爲非孰爲得孰爲失可也今乃惟知斥其不當分黨相攻以較其曲直是非而不顯著抑揚取舍於其中是使美玉珷玞混然無別而於真儒俗儒之學又孰知其所以然而定其何皆也哉此外褒貶予奪無大遺失

嘗見宋史筆斷一書其論尤爲詳悉觀者若能以史爲案以此爲斷并取羅氏遵堯録李氏長編等書參攷而折衷之則一代之治亂得失亦可見其大略矣

長春真人語録或問入道之要如何進修答曰當務忠孝以報君親其末謂其弟子曰明日是先人忌日可辦供祀之具可見其平日孝親之實又言欲脩仙道先脩人道人道立而仙道成又謂學者不欺心不背理閑情念存神氣惡衣惡食聽其自然庶合乎道又曰其師弟授以日記一帙令每日凡有舉念動心出言下筆應接人事皆書之其不敢書者即不敢爲既爲之即書之所謂人心即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心標其帙云凡此數條皆推老以附儒雖先賢格言不過如此但未知其果能踐其言否而不自欺也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勇於自治者其孰能之昔金華許子有日省編一帙凡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及疾亟方始絶筆今劉氏道家者流宜其放縱於禮法之外乃能嚴於檢束如此可謂暗合道妙矣使其從事於吾儒之教其所就豈可量哉

胡推官朱子大全一序余近讀之覺得其中鋪叙不甚詳備脉理亦不通暢如曰聖賢之生豈偶然哉關教化之盛衰係吾道之否泰論謂氣化盛則聖賢之生必得位以行道氣化衰則聖賢雖生居下位而道不得行所謂關氣化之盛衰者然也而又曰係吾道之否泰其意亦謂聖賢生

則道泰聖賢不生則道否語意重復而非文字之體矣既曰扶持名教而又曰振立綱常名教之與綱常亦有異乎六經之中精而性命道德之蘊粗而名物度數之詳大而脩齊治平之具細而動定衣食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舉事上下內外本末無一事之不該無一理之不具也今而曰觀其發明之旨則帝王之大經大法無所不具則是六經所載止是人君可得而用乎至於奏劄之類又皆子朱子平日事君治民見於行事之深切而著明者勉齋黄氏所謂立朝之言論州縣之設施者此也綱目一書續春秋之筆削定千載之是非乃棄不言而曰述劄奏以啓人臣忠義之心何其陳之甚歟又曰先生既没道不與之俱没書之幸存而名與之俱存言天地人物之理固不隨一人而存没也聖賢名窮天地亘古今而不磨者雖云待書而傳然其所以傳者是果待於書耶抑攷是書雖頗甚重刊復文誤字間見層出不可殫舉亦由校正之人不知道者也

林泉隨筆終

雙溪雜記

王瓊 言

雙溪雜記

洮汾王瓊言

昔司馬遷罪廢之餘作史記爲萬世史學之宗後世山林隱逸之士有所紀述若無統理然即事寓言亦足以廣見聞而資智識其所紀特事得于耳聞目擊有出于史冊之所不載者皆足以示勸懲而垂永久是宜人見而愛愛而傳之于不泯也然其所紀載聞見或不實毀譽或失其甚至雜以詼諧之語怪誕之事者亦有之矣若是者雖傳于世讀者何益焉惟夫事核而詞簡理明而論公大而有關治道小而切於日用雖曰信手雜録而舉一事寓一理使讀者忘倦如留參之悅口斯不爲徒言矣予所居嚴穴在雙溪之間恰神養氣之餘忽有所思輙録于册久而成帙雖不敢自謂盡合道理然皆紀實無空言者格物君子得而觀之未必無所取云

陰陽五行動靜循環本無一定故世道反覆相尋亦無一定試觀歷代帝王創制立法未有久遠可行而無獘者氣數使然也若曰自我立法萬世無獘聖人不能矣今以法制不能盡善者論著于左有志經世者欲求至當必將有感與斯焉堯禪舜舜禪禹善矣魏禪晉周禪隋未善也禹傳啓武王傳成王善矣秦傳胡亥隋傳楊廣未善也然則傳賢乎傳子乎未可定也封建善矣爭奪之害生郡縣善矣數易之獘起然則封建乎郡縣乎未可定也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則有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下至漢周蕭曹丙魏唐用房杜姚宋宋用韓范富歐善矣趙高李斯㓕秦王莽曹操篡漢虞世基李林甫牛僧孺亂唐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亡宋未善也然則將立相乎將不立相乎未可定也井田善矣阡陌之獘生阡陌善矣兼并之患作然則井田乎阡陌乎未可定也寓兵於農善矣邊夷之侵不可行聚兵於衛善矣坐食之久然自困然則將爲農兵乎將爲衛兵乎未可定也什一而稅以一方之貢供一方之用善矣轉輸有遠近腳費有多寡將裒益之使平乎抑隨其地而任其輕重乎未可定也有兵政則有馬政馬育于監苑善矣兵不得而熟習焉馬給于兵善矣馬不得而蕃息焉然則將育于監苑乎將給于兵乎未可支也古昔聖帝明王創立制度令子孫世守不許變更然終不能使其必不變者非帝王智慮有所不及也勢之所使不能不變耳亦猶造化陰陽晝夜寒暑不能一定非人力之所能爲者也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 親王歲支禄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禄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七十子論之一歲皆支米一千石反多於 親王禄米矣先年陝西 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特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禄米弘治某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條上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于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禄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且益不及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又宗室除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一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支宗室例不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禄不給勢所必至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貪婪之難禁也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選法漸變蓋因四品已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皆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 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篆字出身在 內閣書辦陞至編脩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皆無可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五員以此俱無署職 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中書九年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爲貧苦此津官之

制之變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
遷轉而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
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類定之員
兩不相悖矣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不百官
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
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又
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
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陞之例天下
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
往回勞費且誤公務惟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
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閱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
覲定黜知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也
天下官員設額若干計算取士須是勾除用若官多人少
則官職曠虛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武初天下學校
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二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
後開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
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
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
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
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補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
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
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
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
所若取士肯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
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不安天下不治者
未之有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眞才如黃福以貢
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
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也未必無
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

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翰林學士專掌詞命代草然亦有預議朝政者如唐憲宗
時裴洎權德輿爲相然軍國大事必與學士李絳等謀之
至學士備顧問則可若專委決大事則置宰相於何地如
學士陶穀出制草於袖中使宋太祖受周禪以後世論之
必以爲有翊戴之功然宋太祖未嘗寵任嘗曰陶穀代草
依樣畫葫蘆耳緣不登之政府蓋以視草之人即爲府相
之托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
國初在內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蓋
太祖聖神文武凡事獨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爲務嘗與誠意
伯劉基論可爲相者基曰大宰相者以義理爲權衡而已
無預焉者也胡惟庸小犢相僨轅而破犁矣後胡惟庸爲
相事敗遂罷丞相不設
祖訓首章云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本
身凌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
政者斬蓋鑒古宰相專權結黨之失爲慮至深遠也朱子
著中庸或問致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如不
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樂下獘上以成其私而主
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是正坐不知
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脩身爲本
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盧杞李林甫之徒則
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苟爲不然吾恐君上之權不在大
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
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姦臣蒙
蔽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無偏任獨任之
弊此法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法害謀得糾正論
劾
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
曾見紀 國初章疏者內載洪武間設有 殿閣大學士

其職不過代草詞令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製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紙織之不書其每日群臣奏章商奏
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
旨意覆奏求樂初始建 內閣於東閣門內命解縉黃
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
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
院掌之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
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
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
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雖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
銜方得預纂脩之事況胡廣等所兼不過右春坊大學士
則是時 殿閣大學士不設也久矣今尚書在內閣辦
事六部請 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駕
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
爲衙門所拘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爲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
少傅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進太子少傅
兼 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 內閣辦事
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
常卿兼學士 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 龍飛超陞
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
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 內閣正統四年修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然自此
官制一變其後遂使凡在 內閣者辦年久者亦得陞
至尚書至於序班典樂等官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
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
正統初三楊在 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私能持公論

楊榮寔部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始建議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勾軍丁榮止之驥後力奏不已乃從之凡事循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肆意行私善繼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術純正也然於國家大治體以未諳習如北征之馬聚於馬房為邊之兵終歸匠籍中官委外遂為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悉歲入屯田北京衛多而不知沙汰為精銳律書變改始於徒法緣而流決充軍職冗濫併銓比試之法為虛文降級充軍之法廢不能用皆不能講究修復至於新增漕運北京米四百餘萬石遠及於浙江湖廣而不知折徵以寬直達替頒漕運南京米四百餘萬石俱改折徵每石銀一錢五分而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之民歲輸六邊稅糧五百餘萬石則令庭運本色若折徵每石折銀一兩是北方民稅一石當南方民稅四石之數遂使
祖宗什一中正之稅有南北輕重之偏故曰國家大治體以未諳習者豈敢誣哉

柳宗元論晉文公問寺人勃鞮以趙衰宗元以為不宜謀及嬖近以秦王命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此論欲信任大臣不信任宦官誠為至論然自秦漢以來文臣誤國者豈少哉若謂趙高李斯之罪大相遠勃鞮雖賢而不可聽恐於理終有未安書曰稽于衆又曰僕御侍從罔匪正人辭好察邇言孟子論用賢初及左右故詢于芻蕘不遺葑菲惟求其合理得中不偏于一途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果如宗元之論是以人而廢言矣寧不能無疑焉姑識之竢有道而正焉

正統己巳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和議身任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摧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往迎
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繒以口舌悅譬國威不屈遂

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功忠義揚眉吐氣於班行而豈自慶其有殺身亡家之禍於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蒙怒之際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
上皇回鑾居於南城又際
皇儲而謙乃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際也景泰禮臣失倚苟以迎 駕為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際二也非造讒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為無名迎
駕之舉為無功此可乘之際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快之以大利害則亨或不從故駕其說于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敕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將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懼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駢首就戮矣程篁墩先生敏政論于肅愍公謙之受誣以謂主于柄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禍之罪則通於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惡可畏之不減而自異于孔氏之家法哉可謂萬世之公論矣中官吉祥者傳
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 駕有功然不通文墨凡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為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榦助之先吏部侍郎鈇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陞至兵部侍郎代文曜蓋權於陞本部與尚書王翺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為今謫出謙意深鄭之後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為賢奸黨都御史蕭維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為欲行主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為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其事載于李賢所著天順日錄并都察院蕭維禎所擬案皆有可考天順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如無不言又

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其當道亨持公以助之遂改前輒覩此則有貞設害于謙之事謂其不與謀情乎光日錄所著從短文雕以為黨附于謙士林非笑不知于謙非邪人而文曜黨附為何事也唐李訓鄭注為宦者王守澄等所引用既而欲除王守澄等以自新而李訓又恐鄭注獨擅其功遂致甘露之禍徐有貞李賢為吉祥石亨所引用既而慮為二人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如石亨每來內閣議事則欲出己意而令內閣行之徐有貞等得無厭乎一日論及江西隱士吳與弼亨慨然欲薦之賢乃代草付亨奏之則吉祥石亨與徐有貞等李賢相親厚可見矣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進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蹇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其璫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翺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

永樂初雖建 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踰也
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特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侍郎後至少傅榮溥皆初陞太常卿數至尚書士奇兼 華蓋殿大學士榮兼 謹身殿大學士蓋踰常格非可以為例也楊溥仍兼翰林學士終身榮正統五年卒士奇正統八年卒溥正統十一年卒曹鼐以修撰為楊士奇所薦入閣沒於土木之難景泰間易 東宮陳循在閣草詔有

曰天生烝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蕭鎡為太子少師兼戶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江淵為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商輅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俱在閣雖不宜妄比三楊之例加至少保尚書而兼翰林院學士者三人商輅猶以侍郎在閣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陞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薛瑄由大理卿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成化弘治以來多由尚書侍郎入閣若先已陞尚書則曰不得入閣矣正德初劉瑾用事吏部尚書焦芳交結劉瑾取入內閣楊廷和由南京戶部尚書取入內閣自是遂以尚書為入閣階梯矣

戶部尚書孫交湖廣人與李東陽為同鄉相厚又與楊廷和父楊春同中辛丑科進士有世講之好楊一清改吏部遂以交代一清自南京吏部尚書召為戶部尚書交雖愛民而未知所處與東陽輩負文學之名而未見措之施為畿內山東地方因承平日久物產繁盛且州縣壤界相接如星羅棊布若降一令官軍捕賊經過州縣驗所報勘合供給口糧草料惟其視不足官為措處事畢補還如此簡且便矣而交等慮不及也命戶部侍郎楊潭總督軍餉發太倉庫銀貳伯餘萬兩分送各州縣和買糧草軍所處亦積蓄預備有司派民強買欲散之際益生紛擾杜借貸及為盜所劫者為數滋甚賊平以督餉功陞俸一級廕子一人入監讀書劉瑾用事太倉庫銀積至三百餘萬至是為交所費幾盡雖費而民不沾惠蓋軍皆民供粟食每馬雖日支草一束然每束重三十斤料三升草多餘剩非燒則賣之正德八年賊平瓊任戶部尚書奏查餘剩料豆令補給所在軍粮餘草數千萬束多朽腐不堪用令減價變賣得銀二十六萬兩運送宣府補給軍餉方流賊猖獗之時民苦焚劫殺掠而禾稼豐熟民不告饑惟河澗一府水災民多饑餓耳孫交與東陽等不計國用不可缺廢 詔蠲租正德六年七年二年之間起運京邊粮草數

百餘兩悉守蠲除富民雖被賊害其力尚能輸納而幸得悉免貧民無田被賊害者反不及也如山西靈石縣賊入城焚劫殆盡然皆市民無田其鄉民有田賊未至乃盡蠲其租由是京師歲用不繼轉借於太倉五京場糧草支給發太倉銀召買販糶者勒取高價遞至騰湧公私俱困邊儲甚乏亦發太倉庫銀助之邊儲未充而太倉庫銀已竭矣繼孫後使無勾考之法完惟正之供而又申明舊法以勒之則邊兵缺食必生缺望矣蓋孫輩所行所謂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踈者處置不得其宜不能足國裕民也雖然當流賊內亂之時而胡虜不侵猶能支也設使胡虜又大舉入寇李公等必束手無策矣

自古論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賞罰而不能見於施為著于實功正德六七年間盜賊四起當道者不能預知中外武備廢弛不可用當專用驍將選勁兵討平之因賊攻破曲阜縣犯闕里李東陽女嫁衍聖公子聖公言于李以為布按二司守巡官迴避賊見城破不救始于守巡官獄逮為民及谷大用等既出師何鑑奏山東巡撫趙都憲真定巡撫蕭都憲等撫馭無方皆差官校拿解赴京問以失機既而放為民又著為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律擬死彼時 朝廷諸公自以為公行賞罰而不知盜至七萬非巡撫布按二司官及州縣官所能制是時州縣有被賊殺死者以節義旌之如霸縣知縣[illegible]自城上跳下墮水死贈官廕子世襲錦衣百戶延綏參將馮禎被賊射死封伯爵廕子錦衣百戶寧夏參將仇鉞因捕獲何錦等已封咸寧伯至是遂散河南流賊趙風子等非有攻城畧地之功乃因是進封咸寧侯世襲都御史馬炯然挈家歸江浙歸四川為劉七等所掠殺死因與楊廷和鄉親亦贈官廕子蕭中和楊廷和鄉親邊憲楊一清門生罷官未二三年復起用邊憲巡撫寧夏蕭翀巡撫陝西是非賞罰果有定論乎谷大用陸完毛銳統兵討賊毛銳

喪師不加罪自後賊益熾攻城劫殺人放火益多皆不責問陸完等奉職不效之罪惟以斬獲首級報捷論功冒陞完陞右都御史官軍與賊交錯往來或趙鐩曾之區一年餘而谷大用等奏帶權勢倖從坐冒首功日費廪餼又紀功給事中柴王吳禁御史王寅宙宗皆得干預兵事調度民兵各為戰守官軍數百里外函首送驗巡撫都御史張鳳急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挑選皆責布按二司官刻期完辦巡撫真定都御史寧杲召募無賴數千家權器具取給州縣事煩民擾其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史張瓚真定人積怨不能平奏論谷大用陸完等師久無功地方受害既下都察院都御史王鼎奏乞令兵部差官勘究何鑑不行咼罷歸竟以完代鑑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加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衞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番酋之族屬者封為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生事啓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安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也克力引路擒殺土魯番人畜又將嘗賜土魯番衣赴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眾來哈密刀裂死阿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忍殺擄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略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

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狩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
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衛阿孛剌等怨陝巴猜妬
陰誘阿黑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哈密陝巴棄城
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奪占哈
密耳若有人來守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守奏令
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陝巴亦虎仙至哈密撫諭
夷衆仍令陝巴守國阿孛剌等執迷不聽欲立帖木兒守
城奄克孛剌等將阿孛剌等六人擒殺餘黨分縱甚服遂
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
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
回還領依奄克孛剌暫住哈密朱瑄恐陝西懷疑生變携
真帖木兒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于速壇拜牙
郎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屬夷哈郎欲謀害之正德八年
走入土魯番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
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
我段一萬將城與我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
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
土魯番書聞且言遂虜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
海故事差官經畧彭澤者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
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貴冊徙人兵部尚書
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才而澤在四川事完回
京遂薦澤總制甘肅軍務議曰番夷狡求實靳不可與差
官經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逼番夷內逐
達賊請　勅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
勅亦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御史張麒上言既
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慣陝西不宜差本貫
公幹楊廷和怒撰　旨斥責尋外補鳳陽府知府後竟
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爽其者局
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統戎務亦外補江鳳翔知府澤
自四川等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價銀買屬

盜取爲題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貲以百萬兩計適
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衛殺掠甚慘遣人來
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任情以爲番夷好利可以利
啗乃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千銀酒
器一付贖取哈密城印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孛剌失拜
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剌阿王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
信馬驯等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皆土
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
子兒甚麼稀罕我奏　朝廷將末膝闌織金段紗羅銀
器琺瑯都與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加峪
關十七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末至澤取奏河
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侍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
史燕濱者真定府人也澤爲真定知府時相善澤陰托濱
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
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
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
陰賄錢寧靳貴陸完等因燕濱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
缺官掌印爲澤掌都察院印催乾道方燕濱之奏也巡按
甘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番之酋長尚獨驕倨哈密
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請好大開溝壑之慾要我以難從
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覩靳貴令陸完
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
哈密金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
仙等尚在途未到陸完敗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雍奏
復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回京
不准行彭澤正德十年閏四月取回京寫亦虎仙等八月
內到土魯番交割贈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匹取回金
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
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加峪關正德十一年

四月二十六日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進貢使
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夷情送
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十二名驗
放入加峪關初彭澤之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貴
亦同年進士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俟代報
離任陝西左布政李昆亦貴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爲人
尤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共謀取來以雜幣二百疋
付來使亦卜馬因滿剌哈三齎遺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
忠順王回國質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
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
時曲爲撫處厚加賞賜彼甚畏德猶稜稜幹事不能自任
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
因等同以質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等來
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倒剌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
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巴思等來甘州遺番書云我
幾次差人去爲和好不從監責如前射石不得九疇以巴
思等爲姦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肅州候
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
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犯肅州九疇急令游擊將軍
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衆甚寡芮寧全師敗沒
蔣存禮幾不免攻破堡寨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懼恐哈
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舍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
擾亂都督失拜因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亦遣其出禦土
魯番既而疑其爲姦捶撻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
魯番皆於賊退使擂死巴思等皆爲姦細拘繫擂死虎都
六寫亦火者撒兒亦以爲姦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
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匹惹邊
患於失拜烟答者皆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
彭澤大懼密謀于閣老梁儲事未下兵部　傳差大臣提
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傳旨于吏兵二部

曰須彭澤一往蓋澤自知奸狀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
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尚鐸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
贊兵部都給事中汪文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
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勒
切責昆等裁罪彷禦患寧勘究王奏差給事中黃臧往甘
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前事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
昆之姻家黃臧亦山東人春出毛紀門下黃緣徇私黃臧
未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裁罪令吏部
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臧至與趙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
原案同奏一無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迹既
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
昆但令兵部會議密囑附澤者沮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
儒者南陽府人也少特爲門隸知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
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
出仕因堅以識澤爲刎頸交至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
毛珵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謂大夫出使於外
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本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
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事須勘明更
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一人爲事昆庇者奏上澤罷
免爲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
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
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
與段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寇并李昆坐視玩寇辱
國喪師皆無異詞特楊廷和丁憂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
庇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爲民黃臧趙春調
外任因是忤兵部尚書王瓊不附己深入骨髓正德辛巳
三月十四日
武宗崩四月二十二日
今上踐位楊廷和草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令法司套黃臧趙
春原擬問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云以瓊爲勾引奸夷科

道本原無勾引奸夷事欲令法司因此中傷瓊法司以事
干夷情關係重大不敢徒廷和意令同諂法司乃以寫亦
虎仙問結死下獄逮及彭澤所差取邱夷使火者馬黑木
及辯免供明米兒馬黑麻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死之竟
與瓊無干御史楊秉中者彭澤同鄉素厚又見瓊繫獄承
廷和風旨上言逆害澤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乃催取
彭澤赴京爲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轉兵部侍郎陳
九疇陞都御史巡撫甘肅土魯番因寫亦虎仙等皆
被殺聚夷兵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殺掠以殺
降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禍甚慘皆楊廷和彭澤等
之所致也後給事中史道劾廷和爲漏網元惡彭澤附廷
和奏乞罪史道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治
罪逮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
楊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科道同奏啓南北科道官亦交
章論劾澤阻塞言路蔣冕毛紀黨廷和彭澤調曹嘉外任
知縣令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楊一瑛者小
人也奏言廷和孤忠時望所係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于
桂則導其流曹嘉則揚其波乞暴白是非懇留廷和以慰
中外之望蔣冕乃極是其說令廷和速起視事廷和蔣冕
思史道曹嘉因揚露己奸故論恐公論終不容欲再假言
官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聞給事中閻閎與曹嘉
史道議論相合不附己乃令給事中毛王御史劉廷簠劾
免道曹嘉閻閎爲疑間忠良變亂國是再謫史道陝西縣
丞曹嘉四川判官閻閎已陞僉事遂寘雲南家自縣丞給
事中孟奇御史呂鎧等十九人相繼論救皆責之時釋史
道閻閎曹嘉爲部中三傑楊廷和將冕毛紀爲閣中三黨
後宜府遊擊將軍靳英以贓敗御史郭輔劾兵部用人徇
私給事中曹懷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澤自
陳准致仕楊廷和因主事桂萼論其爲權奸首亂大禮幸
家
聖明開悟亦令致仕蔣冕毛紀繼去給驛人夫月米并蔭子
世襲指揮一如廷和恩典喬宇以附廷和等亦罷免其後
金獻民亦以交通邊帥去任其子檢討金皋以接受邊帥
書簡降湖廣荊州府推官廷和子狀元楊慎雲南充軍史
道閻閎曹嘉皆召還復其官天道好還其速如此

國朝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順天間以布
政王恕爲禮部尚書初無禮部必用翰林出身之例又楊
士奇以儒士由齊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賢由吏部主
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無內閣必由翰林出身之拘
成化弘治以來南京吏部必須用翰林一人南北禮部非
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陞顯要而科道部
屬不得齊驅並駕矣

天順間蕭維禎爲都御史阿附吉祥石亨徐有貞等于謙
等文　獄案故入死罪律當反坐後維禎陞南京刑部尚
書都御史寇深爲吉祥姪曹欽殺死與代者李賢首薦維
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
夫蕭維禎奸黨誣忠而賢薦用之則賢爲有禎之黨益昭
昭矣

雙溪雜記終

知命錄

薛深著

寶顏堂訂正知命錄

雲間 儼甫楚 深著
仲醇陳繼儒
檇李寓公高承埏 校

嘉靖十四年二月廿一日入關晚出楊州西門過胡安定祠入謁乃舊司徒廟改作其東別作司徒廟未成觀所謂蜀岡者盖地脉自西北來一起一伏皆成岡陵志謂之廣陵天長

亦名廣陵以與蜀通故云

廿二日宿張公舖是夜風雨大作抵曉未息起坐支折足鐺爇生柴當土牖晨光煜然甚有野意因念得居田間挾一二村童當此境界讀書以自適頗亦足矣而奔波就老爲之慨然

盱眙縣令在山椒背淮面對不甚險塞臧質守盱眙抗魏太武古今之奇功也其戰爭處不復可見或謂臧質傳東文帝所爲殆非實錄

蜈蚣畏雞雞死而蜈蚣尤之此有情無情報應之必然者予觀五行生尅之數亦有然者令夫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其次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承水生木木復生火推之皆然水克火火生土土復克水火克金金生水水復克火餘亦復然但生數疎而克數密豈猶報恩者常難而報怨

者常易耶人爲可以報恩之難而忽生生之德可不以報怨之易而勇於釋怨耶

未至洛陽東十五里小村店道傍椿樹成列內兩株相去一丈五尺餘土剝露其下西根一條大可拱把纖直如椽長過東根連綴如一甚奇木固有連理今復見連根云

張文潛擧板蕩詩篇名其義不同非也板蕩之詩同一亂世也若單擧一字爲義如堯稱蕩蕩云則板豈可訓亂也

都太僕玄敬嘗爲予言姚少師廣孝還吳中數事內一事云少師嘗與嘉定王太史彝同學太史有姊姊晨爲少師總髻撫之有恩故少師事之如母少師既貴還欲拜之姊不肯出甚堅家人懇恩之曰少師貴人也且執禮恭豈宜終拒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少師望見之即下拜至第三拜姊遂抽身入戶云我不要

爾拜許多那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麼好人少師恬然受之狄梁公有盧姨在午橋南別墅梁公事之甚謹偶雪中往候之適姨子攜雉兎自外入意甚輕簡梁公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何樂願悉力成之姨曰止一子爾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慙此二媼頗相類可謂英烈矣

予登華山盖至青柯坪焉自此以上則攀緣鐵索矣小憩希夷峽供菜飯啓觀希夷蛻骨作黯淡黃色入手堅實而骨節頗長大惟顱骨頂有二竅爲異世云作粉紅色與異香咸無之時敘州守趙儒字廷文在傍拈腎骨一枚云亦漸輕矣盖亦經歷五百餘年信異人也

崔銑子鍾嘗謂余云劉勝菴少師爲庶子時奉命祭告以六月登絕頂顧其下白霧漲如大海時見霧中作烟突狀高低不一而仰覗

赤日當天同行亦有兩司官下山始知大雷霹靂驟雨如注向所見烟突即雷也而不聞聲古云山頭只作小兒啼豈謂此耶凡聲自上下者也

初夏望後行役既倦趁夕陽登驪山之麓北望灞滻合流如練東望則秦始皇之葬隱甚山當時可想矣道傍海榴作花繁英簇絳擁輿東下浴溫泉甚適起觀古石刻而還

少師蘅巷劉公健字希賢洛陽人也今贈太師謚文靖葬北邙之麓予往拜焉觀賈南塢閣老所撰墓碑頗不稱公相業還過其家問其孫承學中書遺事說公不甚言九十四歲終時亦無疾西過武功會康修撰德涵道此共惋惜之相約各書所聞見以補家傳之闕德涵云往歲奔喪西歸見公於洛陽里第留入臥內微揭幃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顏黑髮肩

知命錄　五

幃中語云往歲陝西編修借來俞琰參同是汝批抹的却是我幾被此書誤了既而相對則一老翁也大聲云我眼日已昏闇闇見人休胡說丁寧再三德涵以爲仙去入斂時甚輕惟夫人知之故速舉入柩人不甚傳云

咸陽西三十里馬嵬鎮在焉又西四五里卽馬嵬坡楊妃葬處夷然一壠當路傍問之土人云楊妃粉乞土四尺餘可得如礓礫后研之可御想亦一時傅會之談直南百步有敗屋一區卽劉瓊所生之宅劉本姓笪云

漢中形勢絕佳渭南諸山深厚七百餘里擁蔽其後西南巴蜀東接荆襄不惟輓輸之易而饒沃亦甲天下曹洪謂三輔三塗皆不及非虛談也異時亦一都會之地

益門鎮在渭南二十里而風景氣候與關陝迥別秦漢界限天地自然之理也自此入連雲

知命錄　六

棧七百餘里惟八盤雞頭關二處最險處嶺則迤邐而高雞關則陡峻而最自入武關而南棧閣始相連屬有甚孤危處眞天下之險道也武關以北棧道才十一兩按宋大安軍圖經云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一十八間護險偏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本朝洪武間普定侯所修連雲棧橋凡四十五處共九百六十七間方正學發褒城過七盤嶺宿衙架橋閣詩一橋至一百四十二間今橋無數處有一橋才十餘間而行旅無阻礙漸次開闢矣

武夷山形勝佳絕品題者形容不能盡所謂釣臺者遠不及嚴灘之奇褒城雞頭關北五六里有山臨黑龍江雙峯孤峭大類子陵但自高下跌而嚴陵則對列若柱云

山陰也水陽也陰氣凝結於西北至東南而極

知命錄　七

故陽氣極盛於東南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西北瀛海在東南文王後天之作用也高行人登京師人與陳給事侃俱使琉球高還會於廣陵與余言海中風甚又與中國風不同湯浪有如山故後天巽位亦置東南巽風也

王摩詰詩云褒斜不容幰褒斜二谷名卽今棧道是也寶雞以南曰斜谷褒城出口曰褒谷漢鄭子眞耕於褒中曰谷口

洋縣在漢中府東一百二十里居萬山中宋文與可守洋州卽此地篔簹谷與園池舊跡某坡所爲題咏者尚可考詩按洋字昔从水从羊本盛大之義故曰汪洋莊子曰望洋吾上海東臨巨海之上故亦曰上洋不知山中何取以名閩中凡山之險峻者亦曰某洋某洋云

洋縣之俗每歲過春第四日居人遊江上過葛

知命錄　八

縣綫繞處卽解之謂之解繳豈古祓禊之遺耶釋家謂人不能解脫者亦謂之葛藤云

金牛事載蜀記胡曾詠之前人多有辨其非者今沔縣西百里金牛驛在焉西十里餘入所謂五丁峽峽本天成斷非人力所能與寶漢水之源至若險陡隘處似有斧鑿如棧道者或五丁所爲傳疑可也入峽二十里東西相對兩巖上有石鐘石鼓形像宛然民間有謠如地鈴者曰石鐘對石鼓金銀有萬五若人識得破買了興元府賈胡過其下疑有寶鑿之金鐘形有殘闕焉

寶雞南二十里爲大散關和尚原在焉山自四來卽秦嶺一支不獨爲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江水在嶺北者北行通名曰河朱子釋河亦曰北方流水之通名字書江河本諧聲今屬之南

知命錄　九

北方戶飲兼命甚愚矣

賞顏堂訂正知命錄終

知命錄一卷

明陸深撰深亦雜志之類而所記秦蜀山川名勝爲多乃深於嘉靖十三年赴四川左布政使任時途次所編也其曰知命者以初授陝藩道經揚州蜀岡巽其名問之則曰由此可通蜀已而得入蜀之命追數先徵信由前定因以爲名

豫章漫抄

陸深撰

豫章漫抄一　　儼山外集卷二十三

南昌武寧縣地名常州亥蓋市井之區謂之亥者不知何所取義豈方言耶嶺南謂之虛柳子厚詩綠荷包飯趁虛人是已其義蓋取市會不常多虛日也又古語云市朝滿而夕虛也古詩云日中市朝滿其語多有所本按虛墟古字通用允墟或有墟斷之義惟西蜀謂之痎解之者曰如瘧疾間而復作也甚無謂北方謂之集聲轉亦謂之積豈痎即集之謂耶南方謂之行鎮店南中諸夷謂之場每以丑卯酉日爲市故曰兎場牛場雞場豈用亥日爲市故謂之亥云

朱宗海華亭人洪武間知靖安縣志稱其愛民禮士潔己奉公修壇壝興學校治橋道勸農桑績有政聲

洪武間松江太守黃蠡字子威進賢人宣德間蘇州太守况鍾字伯律靖安人皆起吏員皆生南昌皆有能聲

江西通志載豐城朱善備萬洪武初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則備萬當爲　本朝狀元第一而無錄傳焉實錄所載善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被爲除翰林修撰後陞文淵閣大學士與通志微不同按　本朝科第鄉試則以子午卯酉年會試則以辰戌丑未年因事則移易故進士科有洪甲申其一以　太宗渡江其一以文場火故也　太祖以洪武三年庚戌鄉試明年辛亥則吳伯宗爲狀元後至十八年開科值乙丑則程以善爲狀元一云陳以善登科錄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安子寧登洪武乙丑榜第二名則花綸爲狀元今金川玉屑中所載送花狀元應　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記載　高皇帝夢雙絲墜地時張顯宗狀元及第豈即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亨泰爲狀元世傳　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其名蓋據所刻登科錄而言其實不然自任以前已有人矣辛未則許觀爲黃觀錄避以今登科錄所載則韓克忠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丁丑則陳安庚辰則胡靖建文之首科也更名廣一云本名廣靖則唱第時所更也

浮梁程尚書瑀記漫吾亭曰夫遠名利之畏途而從事於谿山之勝是舍世間之桎梏就物外之羈靮不近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其言似有見者

南文毅公輅字弘載仕至尚書大學士自鄉試至廷試皆第一世稱爲三元　本朝三元者唯文毅一人

泰和尹文和公正言瑣綴錄中所載但鍾強珍二公以名相謔事固有偶然者因憶予乙丑科內閣試庶吉士以春陰爲詩題下註不拘體同年王韋欽佩作歌行爲諸老所賞時柴墟儲靜夫巏爲太僕少卿過訪欽佩予時在座因索其稿讀之至警句云朱闌十二晝沈沈畫棟泥融燕初乳柴墟擊節歎賞曰絕似溫李予曰不是王韋蓋指摩詰蘇州以戲之爲之一笑吉本徐舜和先生名爲翰林作讀以生朝設席邀諸吉士會飲凡同年會皆序齒若至座主家則門生進一席舜和審考易房時徐子容穆伯潛皆執門生禮舜和以犬行酒大聲曰徐穆二生坐於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亦爲之一笑

誠意伯劉基嘗丞高安登至元間進士蓋重紀至元云

黃恭正統間贑州知府通志備書其律己謙卑蒞事勤慎興學校勸農桑以憂去郡人至今思之吾松江人出衆人

世間戲之具惟奕盛傳其次則象戲又次則抹牌近刻打馬圖人少習之又別有七國象棋以爲出於溫公或未必然亦猶俗云堯以奕誨丹朱也至南史諸紀傳中却載圍碁在第幾品此尤可笑古之樗蒲陸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棋亦不復見矣想諸伎倆亦自隨時興廢而俚俗者尤爲不常元滕玉霄自敘少時以累棋蠟鳳爲戲不知所謂蠟鳳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不如十二似有譜者此雖無益之事覽之茫然殊以博洽爲愧

景時字秀發華亭人宋慶元三年知吉安府龍泉縣木滲之餘一意撫摩催科不迫修學校建譙樓縣倉嘗曰吾於龍泉政事無以踰人惟不擾二字始終守之

宋孝宗升祔將復祧廟孫逢吉言太祖造邦與漢高帝同而未正東向之位當此時宜更定廟座時爲侍講不以爲然以爲殷周之祖是謂稷契與禮不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興與

商周異安得以稷契爲比不酌人情而必曰三代人將得而議矣此當以逢吉之言爲正逢吉字説之龍泉人

江西大家頼糧經催之人往往設法取償於小戸有糧不滿升者索銀至五六錢其名曰小包大吞邑三鄉歳難並恐大家有立戸在此一鄉而田畝在彼一鄉者此鄉遭荒而彼鄉成熟則據戸蠲免謂之熟作荒事相倚類皆弊政也

紅巾賊李明號饒大膽據安福凡十年甲辰鄧國公愈擒其父子始平之元末兵起皆以紅抹額稱紅

巾者不獨一李明也按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紅巾破九江閏三月蘄黃沔陽紅巾破江州江州即九江我　太祖高皇帝以是年六月與中山王等二十四人始起義畧定定遠後戊戌紅巾徐貞一下陳友諒始據江西時改元天啓明年巳亥爲天啓二年四月又改天定五月陳友諒自稱大義元年庚子辛丑年十一月矮陳叅政據泰和改稱龍鳳七年明年壬寅二月又作大義三年癸卯大義四年八月友諒敗亡改德壽元年明年甲辰德壽二年仍改稱龍鳳十年明年乙巳又明年丙午至丁未爲吳元年戊申正月初四日我　太祖高皇帝改元洪武按癸卯即至正二十三年時明玉珍僭號于蜀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亦稱紅巾云

江西府州縣皆被帶山谿有田有險其阻深者尤勝大抵賦税難清盜賊易起則府州官之入銜如前代勸農監押之類皆不可廢而縣令尤急按唐縣七等一曰赤京都所治二曰畿京之旁邑三曰望滿四千戸四曰緊三千戸以上五曰上千戸以上六曰中不滿千戸七曰下五百戸以下凡注爲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與戸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

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戎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其職守若是宋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遵行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畜積七曰備水年八曰戒宰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恤田戸十二曰無妄訟而以勸課農桑總之因考前代官制漫録於此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軍判官一員

録事司理司戸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者不與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税一員

監戸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事

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員

推官二員

經歴知事照磨兼架閣各一員

司獄一員

中萬戸達魯花赤正萬戸副萬戸各一員

鎮撫經歴知事照磨各一員

千戸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戸三員

百戸三十員　彈壓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各一員

録事司理司戸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者不與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税一員

監戸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事

同知州判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録直學各一員

六齋訓導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各一員

税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縣丞主簿縣尉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縣丞二員　主簿縣尉典史各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録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一員

陰陽學教授一員

税課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及大使副使各二員

驛提領一員　鎮市巡檢各一員

豫章漫抄一　　儼山外集卷二十三

豫章漫抄二　　儼山外集卷二十四

袁州萬載縣西北行百里有慈化寺爲普庵道場周里餘蓋爲宏闊四圍皆山面浸池水如半月有二十四寮僧衆至二三千正殿深十八丈餘後圃中有側栢甚奇以三人圍之少弱二尺高二三丈已上分爲兩岐至頂則禿而枝鬚如根相傳以爲普庵手植乃倒我之此難盡信但木木枯枝堅如鐵石風霜所不能摧折爲少異爾然數百年物也又西過青谿喻氏有一栢植谿上絕似慈化但差小而頂尤尖禿此樹與江南垂絲檜是一類但栢身栢葉耳

國朝儒臣出翰林者類諡爲文惟劉忠愍從其所重陳莊靖則避其名此李文正公序董文僖集語也按曾棨諡榮襄金忠諡文忠是翰林亦有不諡文而諡亦未嘗避名者恨無從質證也

先聖之祥有麟書定世符流傳惟異初不藉是以爲輕重其實讖緯之始也若覺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祕書云後有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端門書云趨作法孔子沒周姬亡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皆叶韻可讀特其文明白無隱語廋詞如讖緯之艱澁者疑皆事後好奇者爲之爾

嘉靖十二年予以八月廿六日江藩領任九月六日過各道相訪入湖東道未時未盡於東方見月時鄭大參時夫朱少參子純共觀而異之十一月二日予出巡湖西是日天氣朗霽晚將至市汊於西方見新月前月乃小盡是月冬至在二十七日大盡所餘三日明年乃閏二月以月驗之則是月該小盡若非推步之訛則躔度之差必居一於此矣

予庚寅歲在山西別記冬至與歲閏亦差一日云推閏訣指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二十日冬至則所餘十日來歲則閏十月小盡則九月如冬至在上旬則數足十二日除之更從一起數焉

廬山天池寺以周顛仙興建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周顛仙傳甚奇其中載顛仙以手畫地成圈指謂　太祖曰打破箇桶做箇桶蓋隱語代革之事桶統也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桶閲憲副尚友聞謂予言亦　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楊維禎廉夫以方巾見　太祖問其製廉夫對以四方平定巾　太祖喜令庶人皆得戴之重佳名也商文毅公輅召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以翰林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裕伯爲待制袁濂璀稱爲翰林應奉裕伯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撤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孝不忠之人何益於人國乃上書于中書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稱疾不起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鬭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遂入朝裕伯博辨善爲辭說　上欲命以官屢以故辭至是以爲待制

洪武二年三月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隘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隘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

苟局於狹小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
伯對曰誠如　聖諭
洪武四年七月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常
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
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
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
之人不可使也
右三則皆於國史錄出又按洪武三年庚戌應天
首科鄉試召前御史中丞劉基今治書侍御史秦
裕伯爲考試官見宋景濂小錄序吾鄉新舊郡縣

志載裕伯事甚畧止具錄　手勑故人侍傳之今
海濱有二秦氏皆云裕伯後亡友秦文解先自邦
溝來而裕伯嘗寓揚州或當近之秦監生鋼家收
有裕伯上中書書草云其閘港住宅即裕伯故居
初有　勑書樓被燬抑其始末兩家子弟多不能
詳鋼云裕伯竟不出而不知其嘗爲翰林侍讀學
士又爲侍制備顧問又爲治書侍御史豈皆非世
嫡耶無亦淪落於齊民而忘其先耶按裕伯在元
時已有盛名北方文章多出其手今間見于元文
類中當時必有成集以傳後訪之若吾邑志宜題
曰流寓今閘港有裕伯題橋訛而呼爲俞伯奇橋
云
甲午二月三日宿獅初起春陰欲開權肩輿度石梁
掩映重湖之間徐孺子蘇雲卿之遺跡歷歷在目
波光雲影與霄吹相推盪灑然自得
趙善鳴字元默與同年湛元明俱出陳白沙之門三
十年前因元明識其人甲午春以南京戶部員外
公差過豫章出許司徒函谷所刻論辯爲惠始得
盡見一時賢俊論學之說予向嘗疑氣以成形而
理亦賦焉爲有語病今諸公併與性即理也一言

爲不通之論大抵義理之學要在悅心處如登山
然高一步則所見自別若未至其地而議之何益
之有函谷至以太極圖爲周子之贋贓實犯此何
言與
河源出吐蕃朵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洳渙
散方可七八十里淖溺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
星是之謂星宿海云夷言火敦惱兒火敦星惱兒
海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夷言阿剌惱
兒也自西來連屬吞噬迤邐而東行一日程始成
川名赤賓河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
與赤賓合又三四日程有水南來名忽闌又有水
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會于赤賓其流浸大始曰
黃河云然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乃爲九度
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廣六七里又四五日
程水始渾濁土人抱革囊或乘馬過之亦有槧舟
傳革以濟僅容二人繼是東以兩山廣可一里二
里或半里深叵測矣
朵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腹至頂積雪常不
消山最高即所謂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約
計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

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四達之衢
是謂哈剌別里赤兒崑崙之西人跡鮮少多處山
南具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狐可一躍過
也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黃河又兩日
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
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
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州隸河州元所置吐蕃宣
慰司也又四五日程始至積石禹貢所謂導河自
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
至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

一日程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河州過應吉里州
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即東勝州也世言黃河
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
也
言河源者惟此二說爲近因删次元臣潘昂霄所
志如此而併記異同之說于左
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
行出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伏至臨洮出焉今洮
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闐葱嶺水
下流散之沙磧云

唐吐蕃傳河上流由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
春可涉秋夏乃勝舟
山經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
陬實維河源
又曰陽紆之山河出其中
又曰凌門之山河出其中
水經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
穆天子傳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
漢張騫使西域以爲能窮河源蓋出於傳聞所云
織女支機石者妄也
其言崑崙最妄者云去嵩高五萬里閬風玄圃瑤
池華蓋爲仙人所居云
西域記稱阿耨達大山即崑崙山
地理志稱崑崙山在臨羌西
吐蕃傳亦稱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
崙者其言頗是宋人比之饅頭撚尖者或合元柯
九思以爲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所謂星宿海者
更在崑崙之西數千里之外唐史所載河源在紫
山之間者亦未盡事實也
凡言程以日記者廣邈之野難以步測計一日之

力約可百里而潘志準以廣輪馬行廣輪之義未詳諺云推車步步是與馬之蹄跨開闔停勻馳秣而步疾者猶車行然又謂之答罕步答罕蓋胡語云若此馬所行恐不止日百里也潘志又云行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則日又不能百里矣蓋地有險易行有緩急百里者大較也宋景濂治河議亦以日準百里云蓋自星宿海至積石總計六千七百餘里自九渡河抵崑崙南可三千里而柯九思記云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似亦以百里程日也余既删次河源為圖記復倣經修詞曰河源于星宿海匯為二澤流合三水岐為九渡行二千餘里經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又北行二千餘里至于積石

豫章漫抄二　　儼山外集卷二十四

豫章漫抄三　　儼山外集卷二十五

凡門榜題字各有避忌形聲吉凶所招亦不可譏也吾鄉縣治舊有高樓四踦以樓更漸皆呼為鼓樓嘉靖初為颶風所折時莆田鄭洛書啓範作令以緯樓易之予為題曰望弦歌四字後啓範召去以東南壯觀易之自後縣僚俱乏清與而常應文汝實予同年守德予也乎以民去因憶正德壬申秋予以翰林編修使　淮經吾府時陳威氏堂為守更新譙樓榜以壯觀二字同知王卿陝西人也頗有守指題字愁然為予曰何名壯觀自我西音乃贓官也相與一笑予還自饒至富陽陸行過蕭山入紹興拜吏部尚書海日公王先生于家先生名華字德輝辛丑狀元新建伯守仁之父予鄉試座主也時廣東參喬為守先生陪入郡齋訪之梁適他出先生握予手登越王臺觀蘭亭石刻還過廳事指所扁牧愛二字笑謂予曰往年處編修瀾文瀾還謂時守曰此便可撤去我自下望之乃收受字也似含譏諷予心以為可對吾松壯觀蓋一聲一形云今市閭之處人家門值路者必樹一碑題曰石敢當蓋厭勝之辭諺識忽畧人有曰走馬看石碑右取富非與方伯戴會溪書出過南浦驛丞於道偶命曰有使客來自京師者可訪七政曆得一本丞乃寫漆正録遍求之相與撫掌曰漆正録正堪配右取富蓋亦一聲一形之訛偶書之以資雅謔

甲午閏二月六日同餞　詔使於都司戴陸二方伯與予並出申時見五色雲在日之上形如鸞鳳毛翎簇簇文彩爛然儼若垂楸回首之象至都司廳事與三司諸公尚觀之方散明日都司劉永昌自浙移蜀道過豫章予在浙時同事也一見即問之

曰先生夜來曾觀昴宿否有一星犯之是何星予曰當是金星夜來不曾候之是晚酌子滕王閣天氣清霽星月朗然果是太白犯昴然去之甚速已遠昴六七寸餘矣然光芒尚爛然有氣當是邊事有捷也

朝廷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士大夫必有浴沂風雩之趣然後可以收綱紀大章之治

永樂四年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講求遺書

太祖高皇帝以壬辰年六月舉義乙未克太平首用陶安至己亥召儒士胡翰戴良等會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庚子夏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遣世子受經癸卯五月置禮賢館以處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意向文儒駸駸乎一統氣象矣先是丙申中山武寧王下鎮江得徐從龍　上喜甚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與其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灣迎之以入時上居富民陳綵帛家因邀從龍皆盡言無隱既而上以故元御史臺為府居從龍於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竹板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未稱為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誕日　上與世子俱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會從龍子澤死請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歲冬從龍亦病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撫其棺哭之命有司營葬賻卹其家諸儒臣中始終優禮之厚未有過於從龍者也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地鎮江云

揮麈録致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

若貴當梓鋟之以遺學者後王宰相遂跋其言此與焉道師拔之日孰爲後先耶

壬午歲論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特薛宗鑑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歲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横映粉墻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爲奇格而不知冒雪着花乃實境也

珠光照乘玉價連城似是定論後世文人互用之無礙名理如枚乘云夜光之璧李太白詩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

朱子敘讀詩記有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事之訓一字之義未嘗不諸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此真註釋之例後有作者宜三復焉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詩相傳卽糟首之遺頗爲近之

元練師處州麗水縣人松江府學教授

陳寧初名亮茶陵人仕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同賜死洪武二年以兵部尚書出爲松江知府嚴酷人呼爲陳烙鐵

九江德安縣布政分司有松當月臺之左合抱餘不甚聳拔而西偏拘出一枝作偃蓋曲屈盤旋類人力所爲遠望之若鵲巢然土人以爲有茯苓云甚可愛訝古稱松千年乃偃蓋果然耶聞之葉子奇云松有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再過開先寺道旁長松二百餘株一徑森然若龍起就列大者數圍其細瘦者亦不下徑尺相傳李後主所植亦已五百餘年矣此皆江西嘉木也

李文達公云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好官風俗如此蓋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恥於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夜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爲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或曰殆有甚者今有一人焉求爲好人而因失好官者則群起而非笑之鄙賤之有人先已不好而幸得好官又思爲保全之計則凡脅肩諂笑吮癰舐痔之事無所不至衆方稱譽之不曰有才則曰是善處人者今去文達時未百年而已如此後將若何予曰世變則有之若文達之言則宰相之體宜爾如吾子言不幾於責人太厚乎且夫君子進修之道顧吾自處何如耳豈容留心於贊毀耶因記之以警俗

鄱湖之濱民以巨罾漁乃洞其底以篙承之設道篇焉使魚能入而不能出也上施轆轤颺網而觀魚之有無以漸約致魚之初失水也跳躍不已以漸約下至入篇而水始涸而不知死地之近也愚民於罪何以異是故曰法網

有同事同意而措詞各有工拙如唐人云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可謂痛快矣不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爲流者又不如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尤覺深婉予行章江過武寧觀漲頗悟其旨

宋北都時每年上供糧米六百五十萬比之我　朝多二百五十萬宋運自江淮入汴頗爲近使所稱仰給東南六路不知與今地方廣狹何如耳

今人家池塘所畜魚其種皆出九江謂之魚苗或曰魚秧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於海無別種也蓋江湖交會之間氣敘所鍾每歲於三月初旬挹取於水其細如髮養之舟中漸次長成亦有贏縮其利頗廣九江設廠以課之洪武十四年　欽差總旗王道兒等至府編僉漁人謂之締戶

餘干新志載至正十二年彭翼兵起湖南遺項普畧取饒州吳塘人吳宏字德廣聚義兵復之後授翼江南行省參知處事至正庚子番陽院判子光取饒州鄧愈攜之送通款　太祖討友諒舟次康山幸宏營升堂拜母盡歡而罷遂以宏代愈守饒州番陽陳琪珮之貳守吾松嘗爲予言宏奉母最孝太祖自池州來過宏拜其母卽來歸金陵曰猶吾母也宏戀其母遂以城降以爲　太祖用兵多奇謀類此新志雖載拜母事乃在子光取饒州後珮之言嘗有據又云饒州城亦宏所築嘗被攻圍宏一夜先毀其家磚甓石砌爲倡各家效之不日而就此嘗是與元左丞若老復饒州時事耶漫記之以備參考彭翼卽所謂妖彭者十八年爲友諒所殺

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春秋人秦而書錄楚晉雖百世可知固聖人餘事而其持論有多少和平氣象

宋亡多忠節論者以爲養士之報當時文山生於吉疊山生於信而草廬生於撫文謝死而吳仕魯齋在懷孟而容城在保定魯齋之赴召也實過靜修而一出一處至今議者恕魯齋而責備草廬以草廬嘗登宋科第故耳生也以濟時死也以明道是義果何如耶不然則靜修爲中行矣而竟不與於

斯文也昔夷齊微箕孔子均謂之仁人豈遺無定在死生仕隱之間不足以盡之耶鄭思肖居杭終身不肯北向坐見北人則峻避之謝翱居越著西臺慟哭記惟子昂以宗姓居湖去登膴仕推封三代至親刻石以表之曰臣幸以膚敏受知列聖荷國厚恩世世子孫不能忘也此與黍離麥秀之歌玉馬洪範之事又何如耶每致疑其間而未釋及讀道園集有曰爲臣之道一也無古今異代之間則邪淫甚矣偷生於是乎失言

元至正初史館遣屬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有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其家貲徧遊江南四五年間得書三十萬卷溯峽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江南號稱文獻故邦予來訪之藏書甚少間有二姓往往新自北方載至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爲彼善若吾吳中則有群聚有精美者矣

楊文公億登千越亭歎曰長洲茅屋曲水漁署樓閣參差峯巒遠近或白雲或返照或殘雪在樹或微雨弄晴朝暮掩映誠絕境也予自饒城陸行南至餘干良田流水平林遠山極目蕭蕭千越亭久廢今爲學宮下臨琵琶洲朱子注楚詞之地溪水自

玉山來者匯在十里外宛有退避之意文公品題要爲實錄

虞文靖公跋趙子昂所書陰符經爲李荃僞書與余意合惟友人穆玄菴孔暉以爲此決古書也每論之便擊節不置以爲楮河南嘗奉勑書其來已久然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此文靖之所爲歎也

滕王閣舊與傳朋書虞文靖公猶及見之稱其深穩諱潤今閣既易地而扁不知所向往矣南昌惟鐵柱宮扁最佳豈亦傳朋所書耶字學一藝雖非六藝所急漸以廢亡而惡札徧布爲之三歎

李導濟寧鉅野縣人元上海縣尹嘗刻九經四書送孔林

永樂十年壬辰科進士得除僉事吾鄉黃汝申翰江西是也當時有數人同除胡若思先生各題詩送之會鼎饒安張思安皆陝西顏吳陳琦皆江西陳賞廣東錢述浙江徐則學福建今由進士有十年不得此官者昨壬辰科及第之二人孔天胤以王親例除僉事提學河南昨以歲貢非人遷降壽州知州

甲午十月四日舟過安仁偶讀書坊宋學士文集諸跋語有云區區富貴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知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不覺感歎

宋景濂先生在元時著述每書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衛嘗以危太樸承旨薦授

松雪翁妙解音律自言至老不能琴而松雪之號復有取於古琴名何耶

五日未至弋陽二十里已過龜峯溪下時新月在木位木星入之頃刻遂出西行是日月躔牛二十度木星尚在初度七日方交一度當是太陰亢疾所致又明日過鉛山見費少師鵝湖首問及此彼以爲星與月相去才五度云

木各有土宜予行清化見柿樹衢州之橘田皆異他產饒信之間柏亦異冬初葉落結子旋蠟每顆作十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多在野木亂石之間遠近成林眞可畫也

吾鄉諺云斤九釐用以目時人之精慧者不知所本弋陽德興產梨頗大有至一斤九兩者土人謂之斤九梨蓋最其類之大者言之猶言魁也

浮梁縣山昔人謂爲一省之冠饒以饒名亦由景德之陶爲信佳境也十月十六夜宿公館二更時大雷雨聲甚震撼是月二十二日已屬大雪矣乃有此異

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姑蘇石林字少蘊官至宰執貴溪石林則南渡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今性理大全所引用石林葉氏又名西山眞氏之後者非少蘊也

瓜經見於詩比也秦故東陵瓜美始以味稱昔人謂之瓜果又謂之茶瓜蓋以之實邊而饗客矣至于今不廢廣志云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爲美故燉煌郡有瓜州云廬江今廬州南康九江之地亦名廬江云余伏暑時至南康僉瓜殊不佳蓋西瓜也五代史載胡嶠爲蕭翰掌書記隨翰入虜中契丹破回紇得西瓜如中國冬瓜而味甘近世葉子奇又謂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西瓜豈誤以契丹作元耶由是言之則先時所稱瓜者自是中國之瓜而今所味啖者乃西瓜爾省城產瓜尤不佳土人惟利其子以剝仁故江西瓜仁至充贈遺爲名品云按神仙傳記青登瓜大如三斗魁玄表丹裏呈素含紅似今之西瓜矣豈可謂古所

無耶彼交梨火棗之云雖以盡信可也若魏劉禎
瓜賦所云藍皮密理素肌丹瓤者此何物也豈木
一物而西種特嘉故得名爾陸士衡又謂其種族
類數則有括摟定桃黃瓤白傳金叉蜜筩小青大
斑玄骭素椀狸首虎蟠按括摟本草所載今之苦
瓜也惟以入藥儲含雲芝水芝土芝三品則皆甘
瓜也張載又稱羊骹虎掌桂枝蜜筩而廣志又載
魚瓜羊核瓜女臂瓜此數種豈同產而異名與惟
月令所載王瓜生今類以閩中早熟絲瓜有刺者
呼之閩尚友謂予云此非也王瓜本生土中俗稱
土豆者是已張秋崖又云非土豆王瓜生如瓜形
而小亦有二種前代稱瓜者亦未之及一說魏瓜
亦非瓜也乃星名今中國之瓜凡圓者總名曰菜
瓜止以充蔬傳曰田中有瓜海之以爲葅者是已
小而白色者曰銀瓜色黃者曰金瓜二種香色味
皆美條而斑者曰生瓜亦曰筲瓜微小而色黃者
曰黃瓜晚熟者曰秋黃瓜架而垂生至尺餘者曰
絲瓜別有並蒂生者曰嘉瓜則不常產云有花類
海棠而實大如桃者曰木瓜詩曰投我以木瓜是
已閩中復有一種土生如葛曰土瓜味尤甘美南

人亦以充果

都少卿玄敬南濠先生嘗云家有宋抄京房易傳許
借未償比於鄱陽余少宰子積家錄之於易纂所
發明蓋亦自成一家言卦分世應起星氣算位帥
今世錢卜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文理微審比
太玄顛爲易僭云

元世祖分明有帝王之度但病在好利故阿合馬桑
哥盧世榮之徒易爲遇合雖敗而不悔丘處機能
燒金佐國實世祖尤寵遇之其尊禮西僧本於劉
秉中圖祚之言大抵亦利心也其後子孫率以淫
於西僧之術而失天下帝王豈宜示人以意向哉
古語有言爲名與爲利特清濁之間耳

鐵柱宮在江西省城東南隅宮之庭南隅方丈甃池
作石闌檻鐵柱在焉相傳爲許旌陽治蛟之物中
午冬初予與同僚偶往俯觀焉微露其端乃石爾
非鐵也亦不作柱形豈厭勝所爲與

甲午十一月廿一日雪中舟行塘栖與張秋崖謙尤
未事秋崖口誦一詩云金陵使者過江來漠漠風
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無處不周回其
言率土皆王化且喜江南有俊才歸去丁寧頻祝

付春瓜先到鳳凰臺此順帝詩贈我 太祖者漫
記於此

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處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
於處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順帝時徵處士杜本等不至授以官故云）

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
柔軟非刑部可用阿魯圖曰選儈子耶若選儈子
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
官何用強壯者爲

學士巙巙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
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
元順帝之失天下也此三人者皆有大臣之度而不

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
元順帝之失天下也此三人者皆有大臣之度而不
救於亂亡豈未能任用耶

于學彰懷遠縣人名見潛溪遊荊塗二山記亂建文
時學士也

太祖一日用舟師至江上適柁壞江東廟有樹可爲
柎將取之禱于神降之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一
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
矩 太祖神之遂不伐其樹祝之曰使我有天下
當新其廟宇後乃興建巨麗故金陵江東廟遂著
名云

豫章漫抄四 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六

玉堂漫筆

陸深　著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玉堂漫筆摘抄　陸深

陸深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謂爲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渫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頂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爲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右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尹則石峯郡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中飛出滿衎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楊文貞公跋玉海云松江府學有刻板蓋得之傳聞其實無之

閣前輩翰林先生嘗道柳菴先生王文端公直爲吏部尚書頗致憾於楊文貞公蓋以爲擠之也今抑菴集中有東里翰墨卷引正記其事其序楊文敏公集謂直在翰林三十七年其出也惟公深惜之而反爲忌者病焉意亦有所指又題冢用之詩後謂内閣在東角門内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爲文淵閣則翰林諸公之所處也今内閣傍文淵而不在東角門之内諸學士所處者則在左順門之南廊而傍爲東閣云

今制惟翰林列銜散官署於職事之下未聞所據獨楊文貞公以爲故事南京太學碑文學士宋公訥奉　勅撰散官書於職事之上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音虞）與夏字相類少一發筆下作乂行人遂訛呼爲夏國公蓋鎮遠侯顧公玉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　太祖累立戰功　靖難師起輔　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

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玉者也玉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　仁宗於文華殿曰　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理不足計意爲漢府然其辭指溫厚亦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爲溫州路學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闢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興焚香叩天願生　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　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既定鼎贊畫寔多命爲翰林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爲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爲禮部尚書又固辭　上嘉奬連稱君子數論之曰卿即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石首劉永清永樂辛丑進士庶吉士授檢討修五經四書成陞侍講正統初陞廣東左布政陳莊靖文自及第以侍講陞雲南右布政

儀銘鄜府長史在　景皇監國時忠知可觀即文簡公智之季子父子可謂克肖者矣

陳束字約之以翰林編脩出官二司令以參議擢表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子業集序爲贄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胷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殆名言也

巳亥八月當六年考察予循例自陳俟　命閒居少宰張先生甬川以華朝遺忠錄見貽題其緘曰及謝客時一覽乎閑關讀之義例無雜似是棄卓前有三序文不知誰所爲觀其引用亦近日之作也

予嘗有意纂齊其事在國子時嘗作編年未就今
日就衰退恐無成矣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為第一奕恭以江陰相子
先為國子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　太祖
以廷鉉書法過孟舉令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達亦
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
云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邋遢張仙
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大師之後寓居鳳翔
寶雞縣之金臺觀脩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
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大僕玄敬嘗為予言蘇城
人家有三丰手筆答與劉太保秉中吟協律起敬
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
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
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
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
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
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
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
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毅者為誰答曰吾高
祖也三丰曰吾嘗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
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
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
其常識三丰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
所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
齎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
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
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
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
質疎庸德行非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

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夙
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末云
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為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
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
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　文
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
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近
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三則觀希
哲野記吟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奏　太祖聖旨山東河南足
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
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為
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
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面低處不熟按
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
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
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
末南北兵興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今惟
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
撫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
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召為光祿入　朝面見候五
日乃罷因兜　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學詹事兼
學士皆不得面　恩當時敘菴李公時在內閣曾
與論請行午　朝禮敘菴以為難彭惠安公韶弘
治初因彗星上疏云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
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
也臣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
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粮邊報工部
法司有緊關工程因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
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　朝
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
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
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
就行口奏取旨　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
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
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
各官先行博議於下惟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
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　聖明耳目
開邊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
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
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
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
見可敬可服已亥南巡還有　旨各衙門俱嚴公
虔仍許禮部都察院參劾予掌詹事印日往衙門
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畫會一時吟局為
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　御座設黃幄於上將
朝廷欲脩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羅封誠意伯劉　有
華蓋殿侍宴退　朝時云闔圍褐羅傘被服金文
章可見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
改曰展武因陷為湖
扈瀆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境晉袁崧築
壘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初割
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
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築杭州城松江入　皇

朝當在龍鳳年間吳元年上海錢鶴皐平
蘇丑字叔武欲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
隱遯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
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
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
又可為監戒也

懷素自敘帖近刻石於蘇州兼刻古今題跋出於文
徵明父子之手爛然可觀內蘇舜欽一跋云予先
和仲蓋謂東坡自題曰蘇轍同叔在紹聖三年三
月謫高安時所寫豈有所諱耶將別有字行而子
瞻子由特顯著者耶其印仍曰子由李西涯跋云
舊聞秘閣有石本今不及見在弘治十一年九月
所寫時已入閣似指今　內閣而言空青曾紆紹
興二年三月曾跋一過而文徵明所引曾空青云
為當世本後歸上方而石刻為內閣本此指宋內
閣而言按宋無內閣而本　朝無秘閣用字微有
不同而制度當考釋文虛蕩字細觀刻本當是薄
字草法稍作轉捐爾若蕩字亦可通不若薄義為
順也建業文房之印當是徐鉉臣兄弟筆意尚存
繆篆之體爾嘉靖庚子四月廿日晨起偶觀柝書
所疑爾寔丁兩目作北　伏筆浩歎

張戶侍西磐潤字汝霖山西平陽人一日過予與論
薛文清公西磐云曾聞劉少師晦菴言讀書錄乃
公記每日所得故不厭重詞複說以資尋繹玩味
最可觀後來為人分類剖析作著述之體殊非本
旨近樊御史得仁所寄重刻本則又決裂破碎矣
不但著書之難而傳書之難如此

全椒樂韶鳳洪武　以兵部尚書轉翰林院大學士
以病免起為國子司業

永州府舊志李應宗零陵人洪武五年進士蔣琰洪
武八年進士亦零陵人道州李克遜洪武丁卯科
進士丁卯為十九年皆不開科當有誤唐福領永
樂乙酉科永樂進士有丙戌亦無乙酉科

國朝進士科始於洪武四年辛亥吳伯宗為狀元自
後罷試至十八年乙丑為丁顯榜二十一年戊辰
為任亨泰榜二十四年辛未為許觀榜是年五月
重試則韓克忠為狀元二十七年甲戌為張信榜
洪武中又有張顯忠花綸皆稱狀元送花狀元歸
娶詩見練子寧集丁丑年有陳安榜庚辰則胡靖
也

王文端公抑菴知制誥幾廿年其出也楊文貞公為
之也初文端與文貞同鄉里且聯姻文貞雅重其
人欲留以代己文貞之子稷惡狀已盈中朝士大
夫皆知而不敢言於是慫恿文端言文端直諒人
也遂言於文貞文貞甚德之歎謝以為非君不能
聞文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實欲制其子也稷之
狡猾已陰得文端之言而為之備驛遞中皆先置
所親譽稷之賢復颺言曰人皆忌其功名之盛故
謗稷耳及以是中文端文貞歷數處皆然稷復逆
於數百里外氈帽蠟油靴舊青衫朴訥循理儼然
謹愿人也家中惟圖書蕭然為惡之具悉屏去而
親戚皆畏稷交譽之文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
疑其妬己及還　朝遂出之於吏部初　仁廟時
官爵最不輕授陳德遵循以狀元滿三考　仁廟
最愛之欲陞侍講學士文貞以為太驟止與侍講
仁廟面諭德遵以故猶以許之德遵遂啣文貞未
幾　仁廟賓天德遵已失遭逢之會遂鬱鬱移疾
還日夜嗾其鄉人告稷惡狀鄉人皆畏其宰相之
子不敢發會建安楊文敏公既卒鄉人訴其子於
朝中官王振持其奏言於閣下曰楊先生肉未寒

而遂受誣若此何以處之初文敏與文貞同事頗
不相能及是遂曰既然須典別其是非中官曰當
下撫按耳文貞以為不可使宰相之子而辱於撫
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既來白其
辜坐告人以罪　朝廷與其子為尚寶官而去德
遵聞之遂言於鄉人曰汝以為宰相之子
務姑息之文敏公獨非宰相乎具橐逮其來上王
振得之遂不告於文貞而以文敏故事處之逮來
獄成議置重典初　仁廟與三楊君臣俱泣曰汝
必輔朕子孫朕亦貸汝子孫死故三楊子孫皆有
勅稷之敢於為惡亦有所恃也稷既繫獄文貞得
疾猶欲援　勅以贖稷死命次子導檢勅巢密秘
之託以稷先持去遂弗及救余聞之册徒斬官論
云

予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　君臣之際
焉大將軍為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
事其歷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
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嘗久帝天下
吾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
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
矣

玉堂漫筆

陸深著

玉堂漫筆

雲間儼山陸　深著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謂爲天地之初。陰陽凝聚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昇降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頂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往矣字相應。是克然不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橫渠亦有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言。恐與孟子之意不同。

性字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爲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氏之所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賢實人。雖無妄語。然不言亦可也。

釋氏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氣也。所謂性。似吾儒之所謂心者。命名取義。各有宗旨。不必比而議之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爲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

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此意甚好。我朝立法最爲周密。似少此耳。

漢哀帝時。王舜劉歆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殷之三宗。是已宗無數也。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又云。宗其道而毀其廟。此皆據統一之君而論。又曰。迭毀之禮。親疏相推。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漢儒之說。不過如此。似涉傅會。姑錄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盡。天包水外。水包地外。地水皆在天中。晉志述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恐亦難據。使天果有外。恐只是氣耳。豈容有水耶。氣無窮。理亦無窮。卻倒說。

嘗見閩閣尚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爲我文皇帝白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圭齋論風雅取名最有理。前輩說詩者之所不及也。其言曰。風即風以動之之風。雅即雅烏之雅。以其聲能動物也。又曰。風雅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

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魄生明之說也。嘉靖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朝。有事於太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廿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周髀步日自東而南。而西而北。穹天所論日繞辰橫寖西而道東。不出入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己亥。叨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從南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雅事也。內閣元老顧公居守。賜關防。石門翟公扈行邊。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給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朱公。戶部右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尹。則石峯鄒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晨池中。飛出蒲梢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未正名命者爲試。宋制則高一品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等爲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制趙充國爲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
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楊州瀞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虔音與夏字相類。少一發筆下作夊。行人遂訛呼爲夏國公。蓋鎮遠侯顧公玉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玉者也。玉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仁宗於文華殿曰。殿下於事君父。愼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理。不足計意爲怨府。然其辭指溫厚。亦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爲溫州路學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閒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興焚香叩天。願生聖主以救世。我太祖克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上。卽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旣定鼎。賚賚多。命爲翰林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爲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爲禮部尚書。又固辭。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卽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陳東字約之。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今以參議擢表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子業集序爲贄。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胷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殆名言也。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爲第一。奕棋以江陰相子先爲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太祖以廷鉉書法過孟舉。命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達亦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云。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邋遢張仙人。卽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爲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淸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爲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栢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栢城時多擾汝家。名毅者爲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爲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齎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眞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眞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

遍詣名山。虔請眞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俟。雲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爲。忠安行事有密勑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遍請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近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三則。祝希哲野記冷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圖。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　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爲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可。而低處不熟。按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國之巡撫。事竣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要。而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南省邊隅。稍添巡撫官矣。今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

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召爲光祿。入輔而見。候五日乃罷。因免朝故也。後轉太常兼翰學詹事兼學士。嘗不得面恩。當時敘菴李公時在內閣。嘗與論龍行午朝。蘧敘菴以爲難。彭惠安公龍弘治初因星變上疏云。臣觀國午朝。稱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遷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裁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導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擬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旣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聖朝耳目開達。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躬。旣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見。可敬可服。己亥南巡還。有旨各衙門俱嚴公座。仍許禮部都察院參劾。予掌詹事印。日往衙門。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會。一時洽局爲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御座。設黃幄於上。將朝廷欲修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

張文潛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謂激蕩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之弊。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襲封誠意伯劉基有華蓋殿侍宴退朝詩云。闌團揭羅傘。被服金文章可見。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頤浩當筆．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文章之弊一至於此．爲之浩歎．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改曰展武．因陷爲湖．

扈瀆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堰．晉袁崧築壘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初割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爲監戒也．

衡山後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爲飯．節處可置盤盞．然在深山中．人跡不到之處．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即竹林七賢爾．有人持其畫來求題．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即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爲畫爾．姜南舉人云．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樓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

元高德基云．吳人尙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較微利．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謂之蘇州獃．自今觀之．獃豈獨蘇哉．

富韓公嚴重．每言辭皆厲．邵氏聞見錄記其一則曰．弼嘗病今之作文字無所發明．但模稜依違而已．人之爲善不易．人之爲惡．必用奸謀以逃刑戮．君子爲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發善貶惡．使善者貴．惡者賤．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畏怯也．

世言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律論之目．至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宋至道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予見南宋藏經與元藏亦不同．而本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襄陽大堤曲有倒著接䍦花下迷．蓋用白紗作巾．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又別有白𢂁巾．白綸巾．後世惟凶服乃用白．

予遊金陵．觀大功坊．回能巷．想見當時君臣之際焉．大將軍爲人謹謙不伐．又從父老聞大勝軍時事．其圍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嘗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矣．

文章貴簡明．王伯厚甫嘗稱歐陽公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過於唐人所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皐嚴忌善爲文章．而不知巖廊．終不若漢人所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尤爲痛快也．

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第八百餘人．宋朝故事．每廷試前十名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間．始曰取士當務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此眞帝王之辭．古所謂君明樂官不明樂音者．正如此．

晉悼公入告羣臣之辭．左氏國語並載．而不若左氏之簡嚴也．左氏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國語作寡之及此天也．惟此語勝左氏．

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宣夜無傳．周髀蓋天考驗多失．獨渾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因日一晝夜所躔闊狹而名．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行躔．皆以其度度焉．蓋天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一度略廣三千里．周天大路一百一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後漢地里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又按學林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則地至天萬五千里爾．按唐書一行梁令瓚候之．度廣四百餘里．上下四方徑各五萬餘里．周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宜幷存之．

天圜如倚蓋．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繞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入地三十六度．繞極亦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規．

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動者二十八宿是也．日爲陽精．月爲陰精．五行之精爲五星．布於四方．二十八舍爲宿．咸列布於天．運行躔次．用示吉凶焉．

天道左旋．七政右轉．以一（云．日月五星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旋．磨疾蟻遲．）天一晝一夜而一周又過一度．日一晝一夜而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云．日行遲．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強而周天．又二日．月追及日會．）

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無度也．度之最多者莫如東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如觜觿．纔一度．何則井斗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得不闊．觜鬼與日纔相及．其度不得不狹也．

日所行謂之黃道．本無道．況色乎．曆家入算．姑以色標識之．黃色之中．日道居中故也．月行青朱白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方色也．傳曰．朱道一出黃道南．蓋指南陸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陸稱朱．所以避之也．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於橫．故黃道爲之增．若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於中．故黃道爲之減．此自然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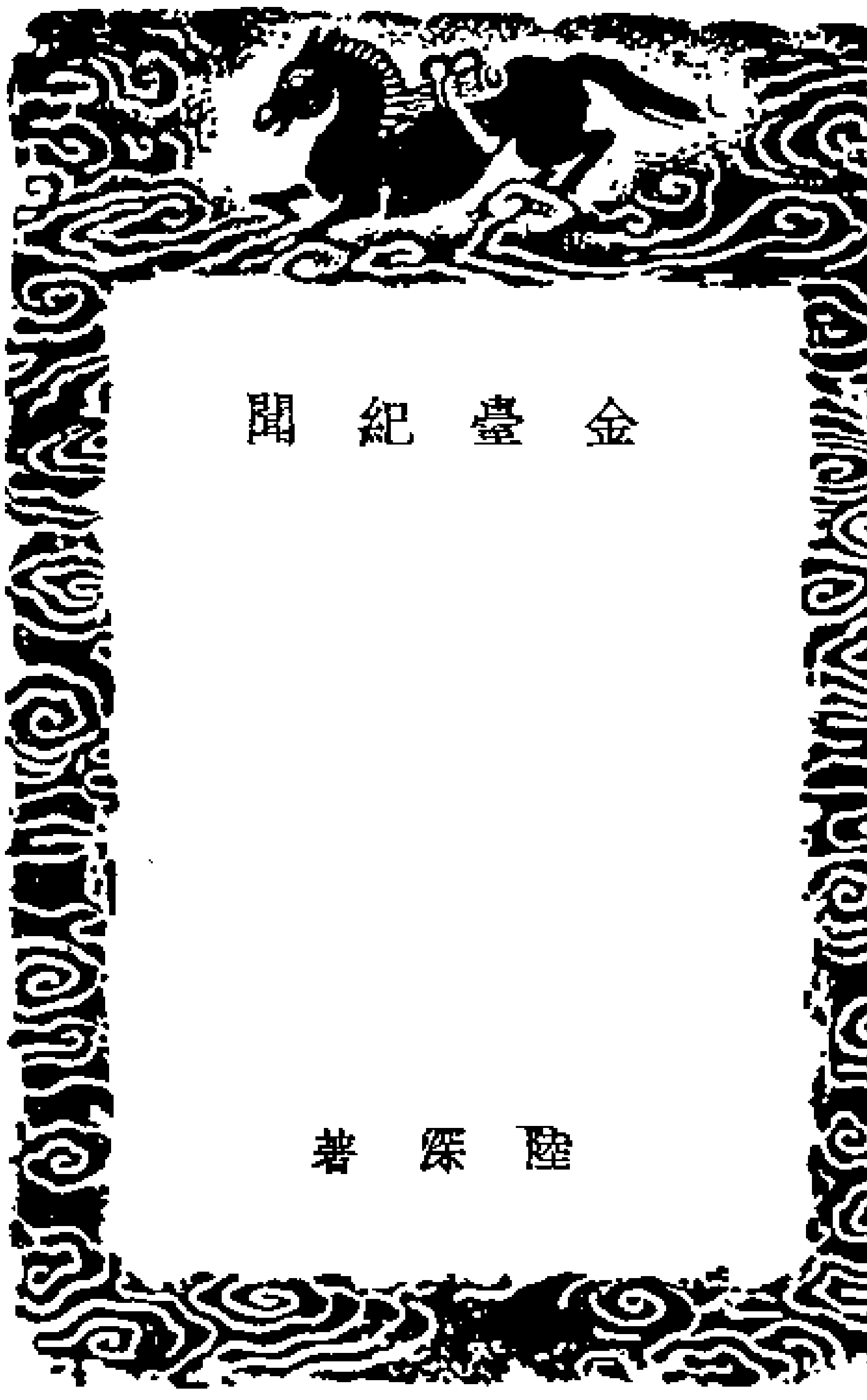
日行黃道．七政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北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極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

日行黃道．月行九道．日月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此其交也．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

月行黃道內謂之陰曆．行黃道外謂之陽曆．東方青龍七宿謂之東陸．西方白虎七宿謂之西陸．南方朱雀七宿謂之南陸．北方玄武七宿謂之北陸．總之二十八宿．而天體周矣．

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凡日月無光曰薄．虧毀曰蝕．虹蜺曰暈．氣在日上曰戴．旁對曰珥．半環在旁向日抱背曰背．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發袄曰散．五寸之內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過曰陵．掩之曰食．自下往觸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曰歷．相擊曰鬬．環之曰勾．繞之曰巳．早出曰贏．晚出曰縮．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太史總．甘石巫咸之星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金臺紀聞

明 儼山陸 深著
明 雲間 仲醇陳繼儒 檇李 寓公高承埏 校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能從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予忝登朝爲史官。記載職也。偶有所得。輒書漫之。蓋自乙丑之夏。訖於戊辰九月。錄爲一卷。題曰金臺紀聞。藏之庶以便自考焉爾。江東陸深書於靜勝軒。

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爲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我胸中所有。苦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此爲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直忠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跪答之曰。此我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僊也。蜀人劉希召秋官向余如此說。蘇老泉時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也。

李少卿子陽叒自南京來。與余論綱目數事。其論書新莽云。莽操溫之徒。皆篡弒之賊。於魏書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莽者何。實錄也。何以謂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儼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美惡無一定之諡。將從何書。書其國繫之名爾。此春秋據事直書之舊例也。其言有理。又謂莽大夫楊雄死。與晉徵士陶潛卒。則爲賢筆。春秋之法。大夫致仕卒而不書。若曰借二人以爲漢晉起例。則孔子何以不得卒於春秋云。

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正月丙寅。冬至在十一月廿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之。黎明三星正入地。而河冰亦適合云。

天妃宮江淮閩浙濱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示。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爲女子。此理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丘濬詩

東白先生張廷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之禮凡幾變。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爲首相。司禮監巨璫以議事至者。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三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堦。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出。其餘或使少監并用事者傳命而已。

牖口上以石鑿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曰蚆蝮。昔鴟鵄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今之鐘紐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是也。次曰蚆蝮。好飲。即今牖口所置是也。

鄜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魚。又平陽府侯馬驛澮河兩岸仄土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耳。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脛節。皦皦然。關中之山數處亦爾。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爲遊蜂所螫。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簷際。見石蜂爲蜘蛛所罥。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焉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毀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

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從旁竊覷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恩諸元老內閣。則西涯李公時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加俸一級。守靜焦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

嘗如故守發王公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戶書如故。冢宰許公進。司馬劉公宇俱太子少保。宗伯李公傑。司寇屠公勳。司徒顧公佐。司空李公鐩。皆賜玉帶。余嘗聞前輩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余初登朝。所見亦止五條。爲內閣劉少師健。李東陽。謝遷二太保。冢宰馬少師文升。司寇閔太保珪。皆官至一品云。今上登極。明年五月。馬少師致仕時。守靜焦公以吏侍進吏書。不久遂賜玉。十月。劉謝二公致仕。焦公以吏書入閣。文班才三條。既而守發公被賜。曾司空以池是奉天殿鵝毬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數日。曾公卒。閱兩月。閔公致仕。自是六卿無腰玉者。又三月。許冢宰劉司馬同日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時四明屠公滽以太子太傅吏書起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適過其數。今至十玉。盛矣哉。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鍾山王公翺泰和王公直並爲吏書。時有滿朝皆少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木齋鴻臚寺卿賈斌。太常寺卿崔志端。俱帶禮書。時有翰林十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今可稱六卿皆玉帶。吏部四尚書矣。內閣李焦二公與左都御史屠公俱吏書。但二王公並蒞天官。而今則帶銜云。

公穀文法悉著何字。書與汪檢討器之論及。必當時口相講授。作答問語。而其徒纂之爲也。故其間文有極拙者。非必如左氏操縱爲之。近見元儒郝文忠經伯常三傳折衷序亦云。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曲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云。乃知古人先有以此求之者。文忠又有與友人論文法書。亦前人所未道者。其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揠杼軸。求人之綵案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歸緒。未措一辭。鈐制天閾。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質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祇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友人王瑄字瑩中。江浦人。與定山莊孔易同里。嘗往來定山之門。爲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定山。定山挈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在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慍猶未巳。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姑蘇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朝作對聯云。一雙探花父。兩個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己丑狀元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爲兵部主事。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己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瓚則壬戌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時喬梓。前此未之有也。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酬應不閒。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餳字耳。元禮急爲正之。嗚呼。不辨餳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楊文貞公云。東坡之竹妙而不眞。息齋之竹眞而不妙。

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礙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晴虛所射者。余未敢信以爲然。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於世。國初詩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爲御史。太祖高皇帝嘗欲戮一人。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朝釋之者心之慈。太祖怒。以爲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曰。風疾當不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應茸不才。故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卻大鰻鱺。何處尋得。遣使卽其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爲凱誠風矣。遂置之。聞之都主事玄敬穆。余少聞故老談景文既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類豬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覘知。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禍者耶。

國初高啓季迪侍郎。與袁海叟嘗以詩名。而雲間與姑蘇近。殊不聞其遺往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玄敬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新詩還似我。雄健不如他。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之朱應祥岐鳳。岐鳳吾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爲序在野集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建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卽援毫左右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從殿下頓首賀曰。陛下江山已定。無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頷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刻書之始也。石林葉少蘊以爲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道爲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建本之濫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絕無刻。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惟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

古書多重手抄。東坡於李氏山房記之甚辨。比見石林一說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其說殆可與坡並傳。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誤。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茲雖小故。可以觀醫矣。

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為之以互易成帙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圖鬻也國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以充饋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善乎胡致堂之論明宗曰命國子監以本本印書所以一立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放之可也禁之不可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致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得為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廷宴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遺下果物怪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敕太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一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今此制尚存然有以懷歸不盡而獲罪者

魯司業鐸振之欲乞終養還戊辰四月中餞謀之夜夢幞頭騎青羊乃去占者以為當乙未日得請是時六月廿九日得乙未振之屈指以為是其期也時禁方嚴因循遂過其期後乙未乃八月三十日以為不至是八月六日已得旨矣俄為吏部覆疏以前夢不驗振之遂再請旨從中許之明日謝恩適當八月之乙未振之公服入直房待漏衆共異之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猶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舜時以冀州為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為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本不為害者天幸爾萬一洚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隱憂難以言盡

春雨堂隨筆

陸　深　著

春雨堂隨筆

明　雲間儼山陸　深著

世傳花卉。凡以海名者。皆從海外來。理或當然。予家海上。園亭中喜種雜花。最佳者爲海棠。每欲取名花塡小詞。使靑歌之。有海紅花。海榴花。更欲采一種爲四闋。累年而不得。辛丑南歸。訪舊至南浦。見堂下盆中有樹。婆娑鬱茂。問之曰。此海桐花。即山礬也。因憶山谷賦水仙花云。山礬是弟梅是兄。但白花耳。卻有歲寒之意。

本朝畫手。當以錢唐戴文進爲第一。宣廟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廟閱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爾。宣廟扣之。乃曰。大紅是朝廷品官服色。卻穿此去釣魚。甚失大體。宣廟頷之。遂揮去其餘幅不視。故文進在京師頗窘迫。宋毛士元畫武王誓師獨夫崇飲圖。識者以爲精盡入神。與六經合。孫四皓進之天子。下圖畫院品第。高文進妬之。定爲下品。止賜三十縑。古今忌才。雖曲藝亦然。可爲浩歎。文進名亦偶同。

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爲貢於東夷。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宋以來

詩詞。咏聚扇者頗多。予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面。摺痕尚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正今摺扇。蓋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製爲泥金面。烏竹骨。尤貴。出自東夷果然。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幣帛罄殫。選過故鄉。肅淸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此司馬宣王過溫歌。宜入詩準。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鎭。凡二十五所。是役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

長子羊頭山秬黍。可以驗律。河內葭莩灰。可以布琯。非其地則無驗。今長子與河內地相連屬。豈天地之氣。鍾於此耶。

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

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爲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鎭。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每以十二生肖配年爲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豈此皆胡語耶。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一條自具大學始終節目。亦吾道異端之所以分也。如告子之學。可謂定矣。而未能靜。禪者之學。可謂靜矣。而未能安。惟其未能安。故貴

於神通。惟其未能慮。故失之誕謾。豈能有所得耶。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爲。可題爲筆經。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不及。秋苗方靑。即征之。號爲靑苗。荆公靑苗之法雖不同。其爲虐政一也。

王忠肅公翺。字九皐。鹽山人。爲太宰時。每呼二侍郎爲崔家尹家。至今相傳以公爲朴直。此字亦有所本。蓋尊敬之詞。漢稱天子曰官家。石曼卿每呼韓魏公爲韓家。若今人則爲輕鮮之詞矣。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爲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

栝松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納香。吾鄉錢鶴灘先生號艾納。蓋取諸此。趙文敏公號松雪。乃是一翠名。若艾納香。亦可稱曰松雪。

昔人云。讀漢書要取意扁合作者。僅難得。宋呂文靖題鏡湖天花寺一絶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予欲取愛閒二字。署山居一軒。

今世官司。各有俚語。以寓譏評。如在京兵部四司。曰武選武選。多恩多怨。職方職方。最窮最忙。車駕車駕。不上不下。武庫武庫。又閑又富。聞他衙門中尙多。惜不得其詳。此語蓋自宋以來卽有之。元豐時有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褲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紹興後時事不同。又爲之語曰。吏勳考封。三婆二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韲麵。兵職駕庫。嚙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身餓鬼。本朝國子監。自祖宗以來。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正德戊寅。予自翰林轉司業時。適祭酒闕。予得旨遂署印。稽考錢糧。其實空虛。典簿嚴至起息揭債。予問之前祭酒石熊峯邦彥先生。云自來如此。余遂舉劾典簿。千勳者黜之。適送供堂皂隸銀數兩。至色如黑銅。予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聞者絕倒。

世目薦行人爲夜前程。此語亦有所自。柳子厚作非國語。人以爲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因知其短長而持之。故謂子厚爲夜前程。然則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從古已然。可歎也。

丘文莊公仲深濬。近世最號博學強記。洛陽劉少師希賢健嘗戲之曰。丘先生是有一屋散錢。卻少一條索子。文莊聞之曰。劉先生有一屋索子。卻少散錢。蓋報之也。吾聞崔同年子鍾銑云。訥齋嘉話云。貫如散錢。一是索子。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池疊假山。以此爲奇。大至尋丈者絕少。武康縣今屬湖州。山溪間多產此石。予行江南山中。亦見此類有甚大者。或云出海島中。水洗而成文。海舶取以壓風者。往年入蜀自棧道過鳳縣嶺。純是此石。人家用作短牆。有甚佳者。摺皺成文。而方整可坐。其品格頗多。惟疊雲者爲甲。橫文疊起如摺。有黑白層疊相間者。有白石作腰帶圍者。曰玉帶。流水其文皆堅。麻衣如人衣麻之狀。錦屏紅黃色相間成文。虎皮大文圓嵌。作黃黑色。麻皮如畫家麻皮皴。海石蒼黑色。面作礬頭紋。鬼面石紋突出。而猙獰有透漏。如太湖石。謂之湖石。武康嘗欲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品也。粗記如此。

歙石製硯。識者以爲在端溪之上。予讀江賓暘送姪書硯序。因刪次其語爲歙硯志。

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長城里。琢爲硯。遂聞天下。山在羊鬬嶺之麓。兩水夾之。水盡處乃產硯石。有坑一曰緊足。次曰羅紋。今呼爲舊坑。又次曰庄基。三坑相去百餘步。而石品龜異。舊坑又自爲三。曰泥漿。曰眉心。曰綠石。去舊坑纔數尺。而石品復異。自庄基北行二里。泝溪而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今在水底。不可斲矣。

舊坑絲石爲上。生在石中。斲者先去頑石。次得硯材。然極麤。工人名曰麤麻石。石心最緊處爲浪。出至慢處爲絲。愈慢處爲羅紋。故曰緊處爲浪。慢處爲絲。如木理然。

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獨吐絲爲奇。正視之。疎疎見黑點。如酒壓。側視之。刷絲粲然。工人謂之硯寶。蓋石之精云。惟棗心坑或有之。他產則劣。故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暗而黝。綿潭絲石浮而滑。夾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燥。皆不甚宜筆墨云。

宋謝壁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嘗有五色雲氣如錦衾。郡檄隨雲所覆處斲之。得佳

石。有白文繞兩舷。宛轉如二龍。既發爲硯。而雲氣不復見矣。

哥窯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窯。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卽官窯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窯。

顧豐堂漫書

陸深著

顧豐堂漫書

雲間儼山陸　深著

南畿辛酉鄉試。少傅劉野亭先生忠以翰林侍講爲考試官。策問中有及宗室日繁。而祿入不繼者。余嘗時才以恩義立說。謂恩之所不能周者。則當裁之以義。與其過於恩而非禮。不若裁以義而無患。此特場屋體耳。漫無籌策。遂占首選。程文所刻。乃欲折衷以當傳入。亦非通論。此事嘗往來於懷。常與朋僚講之。今補將軍殿下。亦歲給祿米二百石。金枝玉葉。日以廣衍。積之千萬年之後。雖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之。至坐困之道也。宋神宗時。王荊公安石作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訴馬前。荊公徐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孫。宗子遂散去。其後宋宗室無論戚疎少長。昔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與閭巷通。生子則冒爲己子。以利其圖給。其醜若是。今太宰邃菴楊先生一清。議宜自郡王而下。以次減其妃嬪之數。蓋有見也。

凡圖畫雷形。作人間小鼓環而聯之。或畫其神。狀如飛鳥而銳喙。肉翅赤色而人足。按宋大觀間。大滌山人胡異隱居山間。一日忽聞有聲若疊鼓鼓百。黑雲靉靆。閃火毬相逐。已而迅雷烈風。移時乃止。夫陰陽相搏擊則爲雷。非若七政可以形象求也。雷若有象。則火毬近是。霹靂斧。先儒所謂星隕而石之類。火餘生土故也。晦菴劉少師健爲庶僚時。奉命往祀華山。正及夏日。晦菴與客高登。巔見山下白雲瀰

漫若大雨。然而山頂赤日了無纖翳。俯瞰突煙暴起。或丈餘。遞至尺許。亦無所聞。頗異之。從者以爲雨作也。及下山。村館人云。適有驟雨挾雹害數百。已過矣。向所見煙中突起者。悉雷也。凡聲自下聞之則震。自上聞之則否。所謂山頭只作小兒啼者是已。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權。慮其異己也。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已。公預令人度其堂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爲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鋪。檜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檜默然不樂。鄭竟得罪。二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其心術之微有不同耶。

楊髠發宋諸陵。有竊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錄所載以爲唐義士珏。瞿宗吉歸田詩話所載以爲林義士德。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爲宋陵使羅銑者。蓋中官云。

張莊懿公鎣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即與至夫家守制。事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侯德資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附麗。旌女則已去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不罷。郡中一閧。予時遊兩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元余忠宣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爲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

婦人首飾以髮爲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俑於晉太元中。弘治末。京師婦女悉反戴之。今漸傳四方矣。殆非佳兆。

正德壬申秋。自滇還過蘭谿。拜楓山章先生懋於所居白露山下。因留一日。語間及吳徵士與弼康齋。先生云。昔見白沙陳公甫獻章。公甫就學康齋時。忽一日晨光初動。隨外見康齋手自簸穀。其子從作。厲聲曰。秀才恁地懶惰。只如此何到伊川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手爲鎌傷。流血不止。舉視傷處曰。若血不即止。而吾收之。即是爲爾所勝。言已而穫如故。又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竟不與。或勸之曰。即此便是暴殄天物。乃負擔而夜往焉。

燕閒錄

陸深　著

燕閒錄

明　雲間儼山陸　深著

杜詩。風吹滄江樹。雨洗石鼈來。自是以實字作虛字用樹樹立之樹。晦翁以爲誤字。欲更爲去。對來字。恐未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祖此。但長公不若老杜之簡雅遠矣。

山西地寒。予六月初踰五臺嶺頭。澗底層冰積雪皚皚。尚衣裌棉。再加一棉適可當寒。嗣蘇汝止伯安兵備代州爲予言。北上雁門更寒。雲中更寒。然綏木實產其間。此陰中陽也。

水潤下。情也。性最上。故雨露自高降。而露又高。凡水失其情。則潰決之禍甚烈。性上故也。

聞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葬北倉村數里間。凡五十二人。皆尚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宇內之罕有也。

六月廿三日。予以傷足臥分司。承綱司關會議救荒事內。申明弘治間南科給事中羅鑒建言。部議舉行。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石。遞至八百里以下。積糧一十九萬石。此外遞增者旌擢。遞減者黜罰。是歲可行之蘇松等七府。亦爲彌文耳。若山西則豈能舉行。山西州縣多在山谷之間。路逕崎嶇。搬運艱難。加以地瘠天寒。縱豐稔之歲。十里之間所收亦不滿一二萬。而先積一萬五千於官。則民無歲不饑矣。莫若約以十里之內。令其勸力耕種。每歲加收數千。官司增價糴入倉中。以備救荒。庶幾民貪於利。而糴糶日廣。則粟多而民自可給。乃是藏富之策。此勸農之官不可以不設也。信乎立法者。以隨時變

通爲難。

栽石屛詩。委勢朝充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話。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風。

一盞而三。有至四者。皆陰氣盛而母道壯也。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爲次第耳。

李勘字定臣。唐渤海王奉慈七世孫。好學。明六經。舉進士。就試禮部。吏唱名乃入。定臣恥之。遂隱居陽羨。常恨元白詩纖豔。乃集詩人之類古。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其體超卓矣。惜其集不傳於世。無由考觀。

陳後山有一帖矣。山谷云。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厭饘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講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亦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濟否。偕黃講居意味。讀之慨然。但謂仕者相駮。意尤可惜。仕本同類。豈其初心。一爲人作鷹犬。亦何所不至。舒亶李定輩果何人耶。又柳子厚矣蕭思儀書云。飾知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其言豈可儀矣。嗟乎。人之禍福。儀所自取。而世態所從來非一日矣。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先矣。

東白先生張公元禎。以太常卿兼光事教乙丑科庶吉士。先生天順庚辰進士。以道學名世。嘗爲予首。自小子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意。蓋指李文達公輩也。再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蓋指李文正公儔也。及今來登朝。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徵笑。是時新少卿黃字充道。徐侍讀縉字舜和。皆好推星而翰林斷先生每會晤。僩皆宴觀五星三命。故術士遊京師者多獲名利。亦一時之風尚也。予素不信其術。嘗有數說以闢之。同年聞每以爲拘。劇學士鼎臣字九和。素善此。以爲汝不信。自不信命。自是有范文正公有言。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首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多言命運。是非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其論則正大矣。

序記之系銘詩。本於漢書諸贊。如蒯通等贊云。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若減去首一二字。分明一篇七言古詩。特少韻爾。若東方朔贊云。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飾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則成韻矣。

王荊公經法。大抵見於上神宗一疏云。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

之天下也。一切與生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賞。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序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黜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訪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擧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後來事功。不出於此。國史舊有荆公文集板。介谿嚴氏藏。侍維中。爲祭酒時。重爲修補。予囑介溪爲祭酒。命典籍廳搨印數部。以分遺朝士。時學錄王玠署典籍。至廂房中。覆新言曰。好奸世界。如何要將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王安石事業來。予憮然遂止。斯言固不可以人廢也。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竊謂密具數義。有親密。有秘密。有隱密。有深密。有愼密。有微密。有機密。有疏密。此之謂密。對疏而言。蓋謂君臣之間。事機之際。皆須密密而行。令無滲漏罅隙可乘。非專主於隱密也。趙清獻公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乃所謂密歟。其密在不敢爲。非在不敢告。

嘗稱韓魏公之功業甚偉。閱古堂記。所謂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寧有既乎。觀此則知其所本。范文正公特擧中庸以示張子厚。皆在濂洛未興之前。眞豪傑哉。

今衢州。古之太末。其山與武夷山石理大類。予未能周履其地。觀其起伏脈絡。宜即一山所分也。曾子固記道山亭。亦謂粵之太末。與之豫章。爲其通路。今廣信古之豫章。上饒諸山。自武夷發而叠峯尤類武夷。豈其左右臂耶。記曰。路闕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上下。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鑲。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予入閩。然後知其文之工也。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爲然。

石璞。平定州人。靖難死節。州志載璞洪武中爲燕府左長史。太宗靖內。緣諸郡縣皆下。在江西城。獨爲守備。上怒。攻拔之。得璞。不爲屈。遂支解而死。此恐失實。按燕始封。乃今之大寧。與太宗同起兵渡江。因不之國。江西之封。乃在永樂中。安得璞守備江西伏節。此當是約兵之日在大寧盡節。不當繫之江西。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后土。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此社稷之配祭所緣起也。按蔡邕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

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則社稷本無定祀。至宋又嘗祀契爲稷。祀后土爲社。今制祀稷爲稷。仍祀句龍氏爲社。按共工氏有三。俱見外紀。其一稱共氏爲太昊上相。其一稱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所謂頭觸不周山崩者也。其一曰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滅而誅之。五帝時。文籍荒野。要不可據。以時代考之。疑即一人。又按濂記疏言。共工有子謂從世子耳。然句龍之爲后土。亦不知在於何代。禮記注亦稱后土官闕。又顓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爲后土。後祀以爲社。予以爲祭專報功。若稷爲稷。此萬世之通義。自古水土之功。莫大於禹。社宜祭禹。又稱聖人功德兼隆。最義之得者。漢平帝時。亦嘗以禹配社。以稷配稷。是亦未可以葬所嘗爲而非之也。唐制。社以句龍配。稷以后土配。此雖殊不可曉。句龍后土。據前說是一人。宋孝宗時。則以社爲后土句芒氏。則又少異矣。

我朝擧周禮建官。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第。在庭立班亦然。未制雖不合。而轉遷之次亦同。畢仲游職官制云。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禮部遷戶部。戶部遷吏部。顯與今制同。獨不言兵部遷禮部。今制禮部班出兵部上。而兵部實高。自宋已然。豈禮與兵所職有不能相通與。

綱目凡例曰。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禪。此義恐未穩。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予謂以國與人者。有正有變。當其二義乃備。

凡天下混一爲正統。恐亦未精。先師方正學先生嘗論之。又似過繁。予意欲析而言之。蓋有正而不統者。若周之東遷是已。晉宋之南附之。統而不正者。若秦晉隋元是已。新莽附之。三代而下。眞正異甚。唐次之。宋初與魏晉無大相遠。後來功幅過之。聖人輩出。惜乎輿地不完。而政教號令未徧於海宇。不應混一之議。由是觀之。惟我皇朝。功德土宇。有漢唐之所不及者。史家正統。宜曰漢唐明。而宋不得與焉。

晉水調行。類閩越。而悍湍怒號。崎甚難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瀑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埸之具。爾子行三晉諸山間。嘗教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做兩越閘作壩。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此。而晉人簡窳。亦竟不知所事。甚爲可損。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擧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皆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石炭。即煤也。東北人謂之楂。南人謂之煤。山西人謂之石炭。平定所產尤勝。堅黑而光。極有火力。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遺竈在平定之東浮山。予謂此即後世燒煤之始。所謂天柱折。地維闕者。乃荒唐之說。不足深辯。天一氣爾。豈有損幅可補。爾之補天。猶曰代明云。予別自有記。

石守道作怪說。以議楊大年之文體。吾鄉濂初有王彝先生字宗常。作文妖以詆楊廉夫之製作。文章痺裁。閩嘗有辯。妖怪之目誠過矣。

將相之材。尤貴度量。足以鎭物。若謝安石度量。已先勝矣。而將材尤難。宋稱狄青偉甚。只如却從行者一節。亦眞不可及。嘗觀曾南豐所記云。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

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醜。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亡。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如行。則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今每命將。託勢請行者無限。有將帥之任者。宜以此爲法可也。

劉恕字道原。溫公門人。宋儒中有史學者。皆著自訟文。以爲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過之勇。自知之明。實前賢之尚。尚顧其所謂失與蔽者。予皆有焉。又若爲予而發者。因錄之以自警。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卹咨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己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闇論。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其中惟苛察深刻。予似可免。然賦性弛緩。而每欲示人以肺肝。亦不得不謂之失與蔽也。若夫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者。則又中予之沈痼。循省之餘。輒復自笑。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左傳國語。並出丘明之手。如敍用田賦一事。左傳則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不聽。國語則曰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不惟詞異。而事實亦不同。何也。若以文論。國不如左。

樂府中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戴油帽。高昌。西域。國西州也。

頃兒盤弧發誓狀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者。上有太陰。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豬。舉家絕滅。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發言誅殺也。其言質野切直。粲然成文。有僮約之體裁。具載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又有兩詔乞睿樂文。其後曰。古人有云。察賢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己之人。幸逢相謁。言音未同。情虛相契。吾聞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期而會。豈不習夫子之言哉。便有華風。復附詩曰。言音未會意相

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亦是唐律。夫天之生才。未嘗限域。而人能力學。何所不至。況區區藝文之末乎。夫子所以欲居九夷也。

爲端臨論圩田曰。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皆而爲水也。此數言極盡吾鄉湖湖之利害。當大書深刻。以示愚民之嗜利者。

吾鄉姚氏所藏錢譜。盡哀歷代之錢穴。紙譜之奇形異狀。無所不有。而各疏時代由來。前輩。楊鐵崖維禎錢艾納叢俱有論撰。予嘗閱之。亦博古之清玩也。或謂錢之通塞。頗繫人倫。予少時。見民間所用。皆宋錢。雜以金元錢。謂之好錢。唐錢間有開通元寶。偶忽不用。新鑄者謂之低錢。每以二文當好錢一文。人亦兩用之。弘治末。京師好錢復不行。而惟行新錢。謂之倒好。正德中。則有倒三倒四。而盜鑄者蜂起矣。嘉靖以來。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鉛剪紙之濫極矣。夫錢之用。本以權輕重。而世終靡。若開元寶爲輕重之中。鼓鑄者宜以爲準。然自買賈通達大體。而錢議爲得要領。至兩齊孔顗則曰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斯乃不易之論。而伊川程子。亦有權歸公上。而民不犯罪之說。其變通之道。亦略可覩矣。

世恆言韓范富歐。國自有次第哉。歐不脫文人。宜列諸公之下。韓公嘗云。用兵先責勝負於度外。好水川之敗。爲范公所笑。范公亦有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敗不計之說。但韓公論兵。却是主張太早。在兵家所謂責勝負於度外者。先勝故也。若伊尹相湯以伐桀。太公周公佐武王以伐紂是已。所謂聖人

無死地者。韓公料勝未定。故范公得以因事笑之。范公英發勘虜城郢。乃是閱歷少而議論多。故爲呂許公所困。後來解仇一事。未必然。忠宣父子之間。當有眞見。歐公大體之言。恐非實錄。晦菴固是懸斷耳。富文忠公嚴重。以英宗册立之事。頗憾魏公。後來致仕。鄭公居洛。魏公在相位。每歲魏公必遣人爲鄭公生朝慶壽。鄭公竟不報謝。但答曰。老病無書而已。如是者十餘年。鄭公憾愈甚於魏。歐陽公不信易繫。不喜文中子。魏公同在政府。見歐公未嘗道二書。其識量宏密。眞天人也。王荊公與之並政。至詆之爲俗吏。又曰相公但相親好耳。若魏公者非徒才業過人。亦有福有德之士。後生何由一望其風節哉。觀其調和兩宮一事。眞能包荒藏納。信非長厚者不能。若於義理亦恐未合。賴英宗遷善改過。方成就此一段好事。魏公眞有福哉。

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即今日開中給引之始。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嘗聞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宜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爲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爲驗於燕地稍偏比故。然外國有燕羊胛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於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之於陰陽消長也。

世間靡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散偕於上下之制用。凡金作薄。皆一往不可復。蓋天地所產有限。甚可惜也。東坡號知事者。見後世金少。以為寶貨神剩不可知。復歸山澤。此何言與。按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尚有六十萬斤。莽歸漢。蓋富有天下。固應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萬斤。彼藩封亦乃附至燕王劉澤諸侯也。一歲田生金亦二百斤。何漢世之多金耶。二百斤當今之三千二百兩。使在今日。雖人主一時亦有難者。

四明歸養字友規。國初人。為吏講臨洮。卒年三十六。為詩文有規矩。水東日記嘗載其事。備其與遠番麻序別口神答二文。其謫臨洮自澗洲一時交遊有詩文。講行俱佳作。內華亭黃仲璞一首云。九霄風雲舉濟秋。萬里驅然吁漫遊。真謂流離含初志。卽看登用納嘉猷。黃河太華供詞翰。策馬天涯在宿留。及早歸來拜家廟。故鄉終不似并州。其詩亦壯浪可喜。而吾郡中遂不復知有此人也。嘗是錄景文一章人。漫記於此訪之。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俊王。異姓異王。俱擅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殖產。其條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西豈能有此富家也。一隅偏安而有此。宋安得復興事。

嘗見三教平心論一冊。當是近時人書。稱靜齋學士謂雖撰。本朝學士無所廬劉謐者。想亦一僧之辯而聽者所為。託名以傳。其言趨歸甚淺。頗歸今世一類議論。甚可笑也。其所按詆者。程張而下皆不免於拆韓尤力。次及歐而甚右柳。蓋其護法之論皆不足深辯。獨援處州孔子廟碑不屑而壇以為退之不知經義。自是公論。又謂上書媚于顛貶朝陽後勸憲宗封禪。作毛仙翁序。購黃陵廟數字。雖出於仇讎忿怒之深文。然君子之處患難。安可以一事不謹。而為異端之人所指目耶。取以志戒。

今歲庚寅。官曆九十十一。連三月皆大盡。冬至節在二十三日己酉申正一刻。閏歲產閏乃在六月。曆法真閏來年閏。便數多至剩。剩頭餘也。今年十一月大盡。則冬至所餘正七日。而閏在六月。何與氣溢生閏。豈所謂差一日者耶。

江南放債一事。滋豪右兼并之權。重貧民抑勒之氣。頗為弊孔。然亦有不可廢者。何則。富者貧之母。貧者一旦有緩急。必資於富。而富者以歲月取贏。要在有司者處之得其道耳。只依今律例。子母之數應行。各為其主張。不使有偏。亦是救荒一策。正如人有兩手。貧富猶左右手也。袭右以助左。足以價事。一等好功名官府。往往嚴禁放債之家。曾如戕右以助左。則為廢人矣。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溫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價有私債欠還息與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高宗謂輔臣曰。若止償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為細民害。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以依條除放。此最得公正之道。

宋孝宗乾道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赦內一款。應為人曾孫祖孫四世見在。特與免本身色役二稅諸般科敷一年。前代恩典。顯厚者此。

世恆言秦隋不道。然不道真甚於始煬。後世有遵用其法。過於堯舜者。稱皇帝。歸長城。列郡制。為始皇所為。進士科。是煬帝所設。

天下之務。日盛而未已。如茶古所無。今則不可廢。茶之用始於漢。著茶經始於陸羽。種茶始於吳。詩爾雅經釋荼。荼之名始見於此。吳志孫皓密賜韋曜茶荈以當酒。飲茶始見於此。注以早採者為茶晚取者為茗又名荈云

漫記

崔銑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二

漫記　崔銑

五月十日　上告事九廟臣銑當陪祀先以子刺入俟是日頭痛體倦又雨甚寒　上至廟門步入又自太祖廟步至　憲宗寢　聖容恭肅而安雨不張蓋臣懌然曰聖人也頃忘其疾祭歸康適矣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聖人以神道設教此之謂也

七月十日入賀　皇子生陰霧蒙黯臣銑拜下而出始覺烝觸不堪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心方致敬外物不干也

一日入　朝百官俱青衣角帶小臣肩貴僚而行及辯貌乃驚而遜若他日緋衣刺補腰帶金玉品以自章卑不抗尊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釋者曰變化而無爲此之謂也夫讀聖經者不得之躬行徒校諸紙上之言祇增煩贅銑入朝有審識之以見凡學莫不然也

客有譽張懋恭能立事者銑惑焉問張甬川常父常父曰張壞者多而得者少壞者皆大體得者僅細故也銑以爲然

成化中風俗儉朴先君爲司馬郎銑時十歲尚記先君肖屋自深巷入轉東土垣小門內屋三間秣馬又土垣小門入寢三間東三間爲客次寢之對有垣及門小屋二間爨室也弘治中官顧治屋然西涯閣老宅尹天官故第天官又名以賄敝者在酒巷榱柱皆樸樕小材但稍廣敞今敝　召至京大官自造華居製石飛椽連甍別院價至萬金者李序菴第燕客酒半出王笙相酬金銀不足珍噫侈樂極矣莫無患乎

詔還梁儉菴司徒徒入丐子相語曰今天開眼取回

梁翁然則司馬入朝百姓留之宜也西長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予嫌其敝陋儉菴至郎居之但掃地塗壁余愧不及也然余不能久留京故假官署貰民室而已

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能文者間有之衆皆蔑說必得美除自　孝皇在位朝政有常優禮文臣士奮然興高者模唐詩襲韓文閣老洛陽劉公惡之教人者經窮理弘治末顧知習左氏史記矣今日士者書則自謂周漢摛詞則自任風雅然皆六朝餘習講學戒於相襲各擇一義爲門戶敷演令不可破甚者崇好佛經老子曰精於六經大抵釣名以致利而已其行猶夫人其心之詐則莫測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八七
作者＝
页数＝６８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